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二三册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二三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9.62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二三册目次

史部・别史類

鄭端簡公徵吾錄二卷 〔明〕鄭曉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海鹽夏儒刻本 …… 一

標題詳註史畧補遺大成十卷首一卷(原缺卷九卷十) 〔明〕李紀撰 江西省圖書館藏明刻本 …… 六六

荒史六卷 〔明〕陳士元撰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自刻歸雲外集本 …… 二一五

藏書六十八卷(一) 〔明〕李贄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七年焦竑刻本 …… 二六六

鄭端簡公徵吾錄二卷

〔明〕鄭曉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海鹽夏儒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徵吾錄二卷》提要

鄭端簡公徵吾錄敘

吾學編者取孔子從周之義蓋士名博古有矣通今則未也惟吾翁之學能兼之翁既輯是編而事[illegible]意猶未盡則又川分條析為今言三百四[illegible]又即二書撮其大且要者究本末窮源委[illegible]錄上下卷俾據已然直書而經制籌略昭[illegible]如彼行路岀其康莊指南矣愚嘗讀蔡中郎獨斷詞義紀述皆無甚異迺傳千數百年未泯昔人謂賈生通達國體生會其精英以策治安餘藴[illegible]新書愚竊疑新書非誼筆也朝出一人而

鄭端簡公徵吾錄目錄

上卷
孝陵 長陵 獻陵
景陵 裕陵 景皇
茂陵 太陵 康陵
顯陵 仁皇后 恭讓后
懿文太子 懷獻太子 諸王
平漢 平吳 平胡
平蜀 平雲南
下卷
征胡 谷庶人 漢庶人
寧庶人 安化庶人 哈密
兀良哈 平流賊 逆瑾
北虜 齊庶人

目錄終

鄭端簡公徵吾錄上卷

臣海[illegible]

孝陵

高皇帝濠州鍾離東鄉人本顓頊後封邾子孫去邑為朱鍾離之朱世居沛徙句容句容族益大高曾累世積仁厚隱約田里宋季大父徙渡淮居泗濱父世珍又徙鍾離母陳生四子 上最少 上生赤光滿室里中人皆見朱氏廬有光驚夭夜起呼朱氏且大起及至無有也舍傍故有二郎神廟是夕東北徙百餘步空中聞人言亟徙去 朱氏未幾母抱兒浴池河嘆曰家貧乏襁褓奈何忽紅羅浮水上母取製之襄 上所謂紅羅幛是也稍長姿貌雄傑志意恢廓獨居沉念人莫能測歲甲申年十七值旱饑疫四月喪父不數日喪伯兄又數日喪母窘甚鄉人劉繼祖與地始得葬九月入皇覺寺逾月僧乏食散遣其徒 上西至合肥病甚得兩紫衣人解衣覆衛左右護調甚勤病少差又强起行數日至一浮圖下兩紫衣人辭去曰爾留此待我三日三日後疾大愈兩紫衣人竟不至遂歷光固汝潁凡三年泗州盜起復還皇覺寺壬辰

春定遠人郭子興稱元帥攻拔濠州皇覺寺焚
上禱于神以珓卜卜出與處皆凶曰然則從雄而
後昌乎一卜吉又祝曰從雄非易事吾甚恐益許
我出避兵乎再卜珓躍而立會有故人在郭元帥
所書邀　上遂至濠見子興子興奇　上狀親留
左右稍與之兵時時輒召謀事輒中出戰輒勝子
興益喜已而子興為趙均用彭早住所執　上又
能脫子興於難俄中山王李太師從　上營中諸
豪傑又皆樂從　上乙未遂率衆取和州會子興
乃自和州起兵渡江克太平諸將奉為大元帥丙
申取集慶改為應天府諸將奉為吳國公癸卯滅
陳友諒甲辰奉為吳王吳元年丁未滅張士誠遣
諸將北取中原吳二年戊申正月四日即皇帝位
建國號曰大明改吳二年為洪武元年是年七月
諸將逐元主北遁改大都路為北平府今京師是
也在位三十一年壽七十一　塟孝陵　帝本天縱
之資晦迹田里見元政凌夷豪傑並起恣為殘虐
天下大亂憫焉傷之不得已起義兵即條法令明
約束務以寧輯為事所至安堵十餘年間盡滌虜
寇平一天下雖曰天命人歸要亦神武不殺之所

致也即位之初制作禮樂修明典章興舉廢墜定
郊祀建學校崇儒術育賢才黜異端表章經籍
謹宮壼之政嚴宦寺之防杜戚里之謁正神鬼之
號嚴祭祀之典察禎祥推曆數審法度詰兵戎斥
侈靡絶遊幸却異味辭祥瑞馭撫四夷恩威浹洽
昧爽臨朝日晏忘食虛心清問從善如流神謀睿
斷昭見萬里　上初不識書每退朝暇延接儒士
講論經典又取古帝王嘉言善行書之殿廡出入
省視凡詔誥命令揮筆立就或命侍臣立楊下操
觚授詞混混千言皆淳雅高簡洞達物情戒諭臣
下動引經史諄切懇至聽者感動訓勑子孫臣庶
具有成書足法萬世至於罷獻俘禮亡國尊高年
興孝弟勸農桑蠲逋負旌廉能斥貪酷摧奸佞佑
善良寬仁愛人專務德化三十餘年吏清民安海
內殷富功德文章巍然煥然過古遠矣建文君即
位謚為　高皇帝廟號　太祖配　南郊永樂元
年六月加謚　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
天大孝高皇帝廟號如故嘉靖十七年十一月朔
　今皇帝稽古禮文典制大備尊廟配天更上尊
號冊曰欽惟我　太祖皇帝當夷狄據華之秋實

天地易位之變乃奮揚神武取中國于冠裳滅裂
之餘恢闡聖文明王道于綱常淪斁之後掃獮天
之虜于宇內經百戰而帝業成翦群雄之亂于四
方不十載而天下定得國之正視商周而功烈有
光受命維新比虞夏而艱難事倍殆與闢乾坤於
混沌肇人紀於狉獉同一揆也若夫制禮作樂經
文緯武仁恩溥於萬類教化行於四海躬帝王之
大德建聖神之極功則又無總百王高視千古獨
立一代卓乎無前者也不有顯號其何以昭八議
於萬世乎玄孫早以冲人纘承大位求念祖德莫

可名言茲者不量謭蒙敢效摹擬謹恭奉冊寶加
上尊號曰　太祖開天行道肇紀立極大聖至神
仁文義武俊德成功高皇帝宋濂曰帝有度越前
聖六事功高萬古也得國之正也獨禀全智也敬
天勤民也家法之嚴也兵政有統也謝鐸曰我朝
度越歷代五事一攘克夷狄以收復諸夏二肇基
南服而統一天下三威加勝國而鋒刃不交四躬
自創業而臨御最久五申明祖訓而家法最嚴

長陵

成祖　太祖第四子母　高皇后庚子四月生於
建康　后五子長　懿文太子標次秦王樉次晉
王棡次　上次周王橚　上聰明仁孝勤學好問
經史一覽終身弗忘通天文地志外家語日從名
儒講論虛己納善意豁如也洪武三年四月乙丑
封燕王國北平十三年二月壬寅之國　上貌奇
偉美髭髯有相工見　上退語人曰龍顏天表鳳
姿日章重瞳隆準太平天子也在藩任賢使能磊
落好奇之士皆樂為用時時奉命出塞征胡料敵
制勝信賞必罰二十三年獲名王酋長人畜數萬
威振朔漠虜不敢近塞問民疾苦力行節儉上下

咸和年穀屢豐商旅野宿道不拾遺人無爭訟
懿文太子卒　太祖頗欲立　上為太子問　高
后高后曰幸無洩又密問侍臣曰太子卒皇孫弱
未更事朕欲立燕王儲位可乎翰林學士劉三吾
曰立燕王置秦晉二王何地且皇孫尚富春秋
皇上朝夕訓教徐俟其成可也又頓首曰大統立
嫡嫡子喪立嫡孫禮也　太祖默然始立允炆為
皇太孫是為建文皇帝建文元年七月癸酉　上
起兵靖難四年六月乙丑入京師建文遜位去已
巳謁孝陵詔改明年為永樂元年革除建文紀年

仍稱洪武以故洪武有三十五年　上在位二十
三年永樂二十二年征胡七月崩于榆木川壽六
十有五尊謚　體天知道高明廣運聖武神功純
仁至孝文皇帝廟號　太宗㽹長陵嘉靖十七年
九月十一日更　上謚號冊曰恭惟皇祖文皇帝
躬英聖之資抱神睿之略文章煥然而可述功烈
巍乎以有成當眷顧維新之命遭艱難未造之家
將周公東征之師而大定王室則所以成繼述之
孝者何其勤遷武王鎬京之都而永建帝業則所
以成創守之功者何其大表章六經垂範萬世禮

樂明備教化大行有經天緯地之文親御六飛威
振絕漠四裔君長咸奉職貢有勘亂除兇之武光
踐寶祚而二紀之治坐致太平晚付皇儲而萬幾
之勤不廢總攬至於敬天勤民右文重道親賢遠
佞兼有若師之衆善乃若懋賞輕刑畏災重穀憫
農僾艾備有帝王之全德此則自載籍之傳未有
豐功駿業而可以加茲者也玄孫　朕忝以支童繼
承大德比已恭建特廟用圖百世不遷茲者加
上尊號期以酬天罔極謹奉冊寶上尊謚曰啓天
弘道高明肇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廟號

成祖　上文武全材寬嚴兼濟規模濶大條理
精密知人善任讒間不行用兵應變機智如神臨
事閒暇決戰先登大將小校盡識能否隨才指揮
各稱任使拊循士卒同其甘苦擒王縛將推心不
疑郡縣災傷蠲租賑穀軍機奏報中夜起覽總攬
權綱愛重名爵容受直言屏却祥瑞貢節禮文經
略徼塞訓迪子孫一書萬言敦睦宗庶保全功臣
收交南嚴海運通西域降北胡表章聖經謝絕封
禪置內閣儒臣削藩王兵柄海外諸國受命為王
者三十餘國長算遠慮徙都北平寔貽孫翼子乂

大之基也詔封甌寧承祀懿文方黃諸人寬旨開
釋尤盛德事矣

獻陵

仁宗　成祖長子母　文皇后洪武戊午七月生
于鳳陽幼端重沉靜言動有經四五歲時宮中聞
讀書聲輒喜稍長不好馳射諸奇巧玩好好翰墨
冊書日從儒臣問學經義　太祖嘗召秦晉燕周
四世子入侍一日令燕世子閱皇城衛卒還奏遲
問何後也對曰旦寒甚衛士方食俟食既乃閱以
故遲上喜曰善孺子知恤下人乎又令閱奏疏獨

取言及民莫者上曰　太祖輒喜曰兒生長深宮
乃亦知民間有疾苦事乎嘗問曰堯九年水湯七
年旱當時百姓奚所恃對曰恃聖人有恤民之政
耳　太祖又喜稱善文皇靖難世子留北平早業
繕守備禦敵下已推誠人知效力尤恭順不自專
李景隆圍北平乘城拒敵數令人夜開門斫敵營
敵輒驚亂無幾　文皇兵馳至城中兵亦出夾擊
景隆大敗走時兩郡王高煦從行高燧佐世子居
守內官黃儼以高燧幼鍾愛為奪適計利已使其
黨往來短世子曲譽高燧又謂世子通中朝且據

北平拒父　文皇問高煦曰爾兄素孝豈宜有此
高煦素〻弟忌兄遂乘問言兄誠孝順但　太祖
時與太孫善　文皇不應會中朝遣使貽間書世
子世子得書不啓緘立械使并書上　文皇儼允
已密遣人馳至　文皇所言世子與中朝通使者
持書至世子世子藏書甚密不知書中云何言未
既世子械使并書亦至　文皇覽書嘆曰父子至
愛尚讒間況君臣間姦人不吾毀乎　文皇即位
以北平為北京命世子居守而煦先隨兵入京結
二三功臣萬方欲奪嫡　文皇即遣高煦還北平

而令馬京等數人輔世子北平諭曰世子朕適長
善事之永樂二年二月召世子及高煦至京師立
世子為皇太子封高煦漢王高燧趙王令中外啟
務啓太子大事請上時　文皇入二王巧譖二王
又賂左右奄奚及從征諸大將凡所以中傷　太
子及東宮官者相糾結肆奸巧必欲易　太子太
子危者數矣　文皇以　太子妃有賢德　太孫
又英武故得不廢已而覺二王驕險陵　太子為
惡言稍稍裁抑二王　太子益孝謹時時與妃相
對泣　文皇頗益愛　太子巡狩征行必屬　太

子監國漢趙二王數有罪　文皇輒大怒　太
子必曲解王射成之獄非　太子趙王幾失國漢
王得之國樂安亦　太子力也以故　文皇益知
太子孝友永樂二十一年十一月　太子坐文
華殿密諭士奇曰內侍黃儼江保數造危語天可
欺乎非賴　父皇明聖我安得尚在此語畢泣下
曰吾知盡心子職而已他不暇顧也　太子先後
守兩京聽政從仁厚愛百姓天下咸歸心　太子
二十二年七月　文皇崩遺命　太子即皇帝位
八月丁巳即位詔改明年為洪熙元年五月崩在

位二年尊謚曰敬天體道純誠至德弘文欽武章
聖達孝昭皇帝廟號仁宗壽四十八塟獻陵帝天
禀純明至性孝友諧讓之言未嘗與辯益恭約順
謹乂自孚洽二弟驕恣曲意調護或正色訓戢專
志愛民始終無間初在東宮清心寡欲被服寬博
宛若儒生每詢民間疾苦既即位盡行其志每詔
書下萬姓歡呼一遇水旱齋居露禱郡縣飢祲即
遣賑貸罷科市已逋責加官俸優軍餉約已裕民
恒如不及明乎知人任用不貳廷臣才行高下瞭
然綏急器使靡不曲當寸長可用咸所不棄苟犯

名義雖小必黜未嘗以愛惡移是非甲乙遷喜怒
嚴謹邊備不勤遠略邊將陛辭每戒曰民力罷矣
慎毋貪功虜至塞驅之而已毋為首禍違命獲功
吾所不賞賞功懋德寧過於厚屢勅法司崇寬厚
戒深刻然極惡贓吏每戒法司曰贓吏務厲民裕
己國家恤民必自去贓吏始重學校嚴薦舉每諭
所司用人必求實才授官必責實效樂聞直言多
見褒容間有咈逆無幾悔悟雅志儒術務學問諸
經皆通於書尤熟卜筮不用俗占必取正周易反
覆卦爻彖象之辭及程朱氏說信之甚篤少侍

太祖曉識天象長益探究日官諱避輒見窮詰作
臺禁中時自觀察苟有災氛深自省咎恒念　祖
宗創業艱難每事必問祖法又曰循　祖宗之法
者當明祖宗之心嘗錄　太祖皇陵碑文授諸子
俾熟讀又刻真德秀大學衍義賜諸子在儲位二
十年天下傾嚮嗣位之後弘施霈澤號稱仁廟不
亦宜乎

景陵

宣宗　仁宗長子母　孝誠昭皇后建文元年二
月生於北平　成祖即位時甫四歲　文后携至

南京間出見群臣儀容儼恪屹如巨人群臣瞻望
驚異稍長孝敬喜書冊初就學設講席華蓋殿東
令太子少師姚廣孝及內閣翰林臣侍講讀已而
移講讀武英殿　成祖　仁宗時時臨視智識益
廣襟度益弘　成祖嘗勅東宮官曰朕惟令德所
成本乎天賦養正之學實弘聖功故有聰明純一
之資必有詩書禮樂之教朕嫡長孫孝友英明寬
仁大度年未一紀宿夜孜孜日誦萬言心領要義
朕嘗試之以事輒能裁決得中斯實宗社之靈福
佑基命無窮然宏材之達必由匠石圭瓚之成必

假琢磨卿等皆茂簡德藝職輔東宮東宮之子必
資兼術宜協心同志輔導于成推廣道德之原開
陳帝王之治與我　高皇大經大法凡創業守成
之難生民稼穡之事朝夕講論涵養本源恢弘智
量國家有無窮之休卿等亦有無竆之聞欽哉永
樂七年　上巡北京　皇長孫從令過田家徧覽
農具及其衣食病苦之狀又作務本之訓授長孫
具言農事勤勞王業艱難曰此帝王切要之道長
孫天資明睿讀書一目數行大義瞭然覽必盡卷
輒記不忘出閣未幾遂能應制作詩賦矢口成文

雅俊奇偉　成祖時時見之喜輒出珍奇賜長孫
曰長孫似我八年北征命原吉佐長孫留守北京
九年立為　皇太孫自是巡狩征胡皆從　成祖
崩　仁宗命　太孫出居庸關迎梓宮開平當是
時中外危疑　太孫請曰兒去即有封章白事非
印識何以防奸偽　仁宗曰善即付東宮小圖書
曰　皇考初儲謙乂不决幾致內變今與汝圖書
儲位即歸汝　仁宗即位立為　皇太子洪熙元
年南京地屢震四月群臣請命諸王及重臣居守
仁宗曰非太子不可壬子發北京五月庚午
仁宗不豫馳書召太子時南京知仁宗上賓群臣
不敢言但言戒嚴請整兵衛行或勸　皇太子行
從間道曰余適至即還非衆所測竟驛道馳還六
月辛丑至良鄉先是　皇太子未至籍籍言高煦
有逆謀人心危懼京師戒嚴　皇太子至即諭英
國公輔解嚴輔對未可　皇太子曰天下神器非
智力所能得況　祖宗有成命孰敢萌邪心耶庚
戌即　皇帝位詔改明年為宣德元年在位十有
一年宣德十年正月崩尊謚　憲天崇道英明神
聖欽文昭武寬仁純孝章皇帝廟號　宣宗葬景

陵　帝天資英暢豁達大度致孝睦宗思賢求士
臨朝蒞政動咨成法動恤民隱仁惠孳孳四方每
奏水旱蝗災即遣馳視賑貸蠲租聞江南農民困
弊屢屢詢察減除田租人非大過曲賜保全慎於
用人博咨獨斷方岳郡守不輕付畀着令會舉期
在牧民責課公卿警箴玩怠法司覆上刑名常垂
寬宥獨懲贓吏削籍戍邊不少假借法行貴近刑
先化理或言臣下過失密加詳察如其謗誣踈斥
言者重則嚴懲用防讒殄間有直言忤旨旋復覺
悟獎遇加隆嘗謂侍臣曰君臣一體貴在孚協聖

王推心置腹人樂為用若知賢不用用賢復疑上
下睽隔惡在其為一體也以故禮敬大臣元獮家
宰未嘗易人當是時群賢並用百姓相安雖有夷
狄盜賊水旱之憂不害其為治平也

裕陵

英宗法天立道仁明誠敬昭文憲武至德廣孝睿
皇帝　宣宗長子母　孝恭章皇后宣德二年十
一月生明年正月立為　皇太子是年三月　宣
宗曰母以子貴廢皇后胡氏立孫貴妃為皇后是
為　孝恭章皇后宣德十年正月　宣宗遺詔國

家重務啓　皇太后　皇后施行是月癸未即
皇帝位改明年為正統元年大赦天下時　孝誠
昭后輔育於內三楊弼亮於外海內雍熙晚年王
振用事有不麓川之役征夫餉卒動衆百萬東南
騷動於是福建鄧茂七浙江葉宗留廣東黃蕭養
相衆而起僭號攻城殺掠吏民湖貴苗獠兩廣猺
獞亦所在聚兵各數十萬正統十四年七月虜酋
也先入宣府塞獨石馬營永寧懷來龍門諸守將
棄城走遣駙馬都尉井源等四將軍出宣府禦虜
是月既望王振導　上親征群臣力諫不聽遂命

郕王居守　上至宣府源遇虜戰敗歿八月甲申
上至狼山成國公朱勇西寧侯宋瑛武進伯朱
冕遇虜鷂兒嶺戰又敗歿先鋒都督顧興祖戰敗
走是日　上至土木壬戌虜使來議和上移營頃
之虜乘我大潰車駕遂北狩內閣曹鼐兵部尚書
鄺埜戶部尚書王佐恭順侯吳克忠太寧侯陳瀛
襄城伯李珍遂安伯陳塤永順伯薛綬平鄉伯陳
懷皆歿英國公張輔亦歿內官喜寧降虜郕王乃
即帝位改明年為景太元年七月癸卯遣禮部侍
郎李實大理少卿羅綺指揮馬顯與虜使出塞迎

上皇貽書虜剌可汗賜勅淮王太師也先知院
阿剌虜剌可汗脫脫不花遣皮兒馬黑麻貢馬庚
申遣都御史楊善工部侍郎趙榮指揮王息千戶
湯胤勣與虜使出塞迎　上皇實等見　上皇於
虜廷定議送　上皇南還辭歸至懷來遇善榮癸
亥實及也先使把禿等至京師諸大臣上疏乞迎
上皇丙寅再上疏下廷議丁卯實上言臣至虜
剌將命講和也先定約有成乞迎　上皇亦下廷
議是日把禿等還諭也先所言送還　大駕果
出誠心即令楊善等奉迎還京諸大臣又請再遣

賓迎　上皇内批候善還已已善至虜營庚午也
先引善見　上皇八月癸酉　上皇發迤北庚辰
遣太常少卿許彬至宣府奉迎戶科給事中劉福
等言奉迎　上皇禮不宜太薄　上不喜下禮官
議禮官言福本效忠無他勝壬午　上皇至宣府
癸未千戶龔遂榮匿名投書内閣高穀穀傳示文
武大臣石亨王直胡濙等禮科給事中于太言諸
大臣持一帖群立午門傍聚觀議論籍籍俄散去
乞宣問　上詰諸大臣諸大臣言得帖穀所帖言
上皇出以宗社故非遜政都人聞　上皇且還

無不踊躍今迎復禮宜厚上亦宜避位懇辭而後
復位否則貽譏萬世内批朕未嘗塞言路穀大臣
胡不告朕大索匿名書者遂榮發憤自白書本出
臣綽下錦衣衛獄門謝兩鎮撫坐千戶末減奏上
從之濙等因言奉迎禮不可簡稍益故儀注請備
法駕候安定門外内批虜詐未可信備禮遂迓輙
中虜計恭伺仍具車馬便即　大兄入城宗社奠
安親親尊讓事在朕躬　上皇駕入東安門朕迎
諸門内頓首朕同百官隨至南城便殿　上皇升
座朕行禮百官行禮卿等勿再紛更是日　上皇

駐宣府下罪已勅甲申遣翰林侍讀商輅候　上
皇居庸關　上皇勞輅諭曰朕還京願居閒卿為
朕寫書皇帝知朕意并詔文武群臣丙戌　上皇
至京師自東安門入　上迎拜　上皇答拜相抱
而哭　上皇入南宮群臣就見而退景泰八年正
月庚辰總兵石亨等及太監吉祥謀請　上復位
稱　皇太后懿旨天子疾大漸殆弗興天位久虛
上皇居南内春秋鼎盛于今八年聖德無虧天意
有在人心所屬頃以奸臣擅謀悶而不聞欲迎立
藩王以承大統將不利於國家亨等其率兵以迎

上皇壬午夜四更亨等暨群從子弟家兵叩南宮
門請　上皇升輿月華門入奉天殿即皇帝位侍
衛都督范廣禦戰死闕下詔改今年為天順元年
大赦天下天順八年正月十七日帝崩在位二十
二年壽三十八葬裕陵　帝天資英明冲年嗣位
孝敬重闈信任舊臣留心學問不喜玩弄既親政
崇儉恤民夙夜孜孜蠲租省徭每勤詔諭禮祀群
神加俸百官開薦舉嚴考察設提學祀宗儒謹災
青勵風憲輯戚里文武將相宰執侍從臺諫皆務
擇人久任尤惓惓詢民間利病雖嘗北狩本為社

稷非徒巡幸已也復辟之後旋憂啓聖敬天勤民
小心翼翼石曹既誅閔念于岳進賢去邪益加明
慎萬幾精覈號稱治平若乃禮遇　孝莊追謚
恭讓悼念建文友愛　景帝升遐治命定后妃禮
分止殯御殉葬尤盛德事也

景皇

恭仁康定景皇帝　宣宗仲子母吳賢妃　英宗
在東宮極愛弟時時抱弟嬉即位初封郕王年八
歲矣正統十四年七月　英宗出禦虜命郕王居
守坐左順門西面見百官八月　英宗北狩　皇

太后令郕王監國午門南面坐受朝已巳　太后
立　皇長子　見某爲　皇太子命郕王佐　太
子廷臣班劾太監王振監國倉卒未及處分廷臣
大哭錦衣指揮馬順黨振叱百官去給事中王竑
等憤捽順捶死且索毛王二長隨二長隨亦振黨
廷中大譁監國起且退兵部侍郎于謙趨上掖監
國裾曰請殿下坐監國復坐問爾意云何謙進
前密對數語頓首下監國遂白百官前振罪當赤
族予且請　太后行誅順罪亦應誅今擊死勿論
立縛二長隨至令將軍瓜擊死廷臣拜謝出遂命

都御史陳鎰籍振家誅振從子錦衣指揮山夷其
族庚午移監國坐奉天門左南面以謙爲兵部尚
書從征諸將領興祖宣府守將楊洪石亨皆下吏
九月丙子太監金英以　太后諭令監國即皇帝
位詔尊　太兄皇帝爲　太上皇帝改明年爲景
太元年大赦天下翰林侍讀彭時商輅入內閣大
賞百官六軍時虜酋也先貽書悖慢答書言中國
立　皇帝練兵積粟行當決戰　上召謙議禦虜
方略謙請出洪亨獄中總京營兵以羅通孫祥爲
副都御史守居庸關紫荊關勅遣翰林侍講徐珵

等十五人兼監察御史分鎮要害糾義旅護京師
外禦胡虜內還盜賊是月都指揮岳謙至虜營起
居　上皇冬十月也先使人議和還車駕賜也先
金銀綵幣喜寧道也先詒　上皇且送還京虜遂
入塞是月七日至大同九日至廣昌破紫荊關孫
祥走死京師戒嚴謙條上禦虜方略以交趾敗將
故成山侯王通爲都督鴻臚卿楊善爲副都御史
守京城都督等官孫鏜衛穎范廣張義張軏雷通
等分兵守戰以侍郎江淵給事中王竑葉盛程信
等監其軍謙及亨洪安遠侯柳溥統兵出戰移四

郊人入城令虜所過堅壁清野固守勿與戰官軍
預支通州糧百萬石入都城盡焚都城外積芻十
一日也先至都城掠西北郊謙亨統兵出德勝門
禦虜虜見我師堅不可撼喜寧嗾也先邀謙及吏
書王直禮書胡濙等五六大臣出議和索金帛萬
萬計謙力言虜詐不可信以通政司參議王復為
禮部侍郎中書舍人趙榮為鴻臚卿出見　上皇
進書勅　上皇視漢字書虜視番字勅也先曰爾
皆小官急令胡濙王直于謙石亨楊善來　上皇
諭復榮曰彼無善意汝亟歸虜益四出摽掠焚三

陵燬寢祭器逼宣武門南逾蘆溝橋分掠下邑謙
亨對壘約戰以　上皇在虜中我不敢動已諜知
虜移　上皇西我發大砲擊虜虜死炮下無算斬
其茜鐵頭元帥亨及其姪彪誘敗虜于彰義門又
敗虜于清風店也先稍却諜瞞回達奚漢能擒斬
也先來獻者賞萬金封國公疑虜虜聞我勤王兵
且至宣府大同守將朱謙郭登遏其歸路十六日
也先出居庸伯顏帖木兒奉　上皇出紫荊去十
九日可汗普花即脫脫不花王也遣使貢馬尋和
上不許胡濙王直言普花也先君臣素不睦宜因

以間之　上曰善厚賞虜使二十二日洪鐘廣擊
零虜未去者二十五日破虜于固安又破虜于涿
州羅通自居庸關襲破虜召入參贊軍務理院事
以給事中王竑為僉都御史代通是月　上皇在
伯顏帖木兒營遣王通守天壽山十一月八日京
師解嚴明日詔天下又明日百官遙拜　上皇聖
節于朝天宮十三日洪等班師加謙少保總督軍
務封亨武清伯尋進封侯洪獲封昌平伯命洪及
羅通練兵東教場亨西教場十九日勅給事中葉
盛撫民練兵於河南二十三日也先遣使索大臣

迎　上皇書詞慢勅各邊守將防虜京師戒嚴二
十九日日南至不受朝賀是時三輟三陵祭十二
月　上皇在迤北詔尊　皇太后曰　上聖皇太
后生母吳氏為皇太后　皇后為太上皇后居仁
壽宮　皇太子母周貴嬪為　上皇貴妃立妃汪
氏為皇后大赦天下景泰二年廢皇太子封為沂
王立子見濟為　皇太子遂廢皇后汪氏而立見
濟母杭妃為　皇后明年　太子卒謚懷獻景泰
八年正月庚辰　上皇復辟詔改是年為天順元
年廢景泰皇帝仍為郕王二月十九日景王崩十

西宮在位九年壽三十陸西山成化十一年尊謚
為恭仁康定景皇帝　景皇恭儉明達知人善任
使以故能弘濟艱難奠安宗社云當是時于謙感
上信任誓死勤國以是成大功亦以是罹奇禍也
內閣陳循彭時商輅執政及方鎮大臣王直金濂
胡濙石璞王翺陳鎰羅通王驥軒輗年富耿九疇
薛瑄韓雍楊信民將帥石亨彪楊洪柳溥郭登朱
謙孫鏜衛穎范廣曹義臺諫王竑葉盛程信鍾同
劉孜練綱

茂陵

憲宗繼天凝道誠明仁敬崇文肅武宏德至孝純
皇帝　英宗長子母　孝肅皇后
生正統十四年八月　英宗北狩立為
皇太子巳而郕王監國卽帝位景泰三年五月廢
皇太子封為沂王天順元年復立為　皇太子八
年正月裕陵崩　太子披髮衣素出後右門召諭
內閣李賢陳文彭時吏部王翺及文武執政大臣
曰　父皇賓天爾等宜盡心輔佐予　太子慟哭
群臣皆慟哭良久會昌侯孫繼宗懷寧伯孫鏜尚
書翺賢年富馬昂侍郎文學士時會衆官議處軍
國重事甲戌卽　皇帝位詔改明年為成化元年
大赦天下尊　母皇后錢氏為慈懿皇太后　生
母皇貴妃周氏為皇太后時太監夏時欲止尊稱
仁壽宮內閣李賢彭時力爭大義不可　上孝敬
純至始成兩宮大禮詔天下二十三年八月二十
二日崩在位二十四年壽四十陸茂陵　帝仁恕
英明少更多難練達情理臨政涖人不剛不柔有
張有弛進賢不驟而任之必專遠邪不亟而御之
有法值虜寇數侵邊惟遣將薄伐不務勤兵以竭
民財力虜亦離散內外寧輯荊襄嶺海時有寇竊

推轂之際戒勿妄殺或不用命賞罰兼行崇尚理
學褒封儒賢江淮大祲蠲漕賑贍星文示變側身
省過臣僚進諫卽賜採納時有干忤薄示遣謫旋
蒙宥復若乃尊禮　孝莊追尊　景帝保護汪后
褒恤于謙其於愛憎恩怨絕無介蔕粹然於天理
人彝者也以故雖屢有彗孛之災而國家康靖有
由然矣

太陵

孝宗建天明道誠純中正聖文神武至仁大德敬
皇帝　憲宗第二子母　孝穆紀皇后成化六年

七月已卯生於西宮萬貴妃秘之　憲宗不知也
成化七年十一月立悼恭太子未幾卒　憲宗時
時憂念左右因秉間言西宮有皇子　憲宗大喜
即駕至西宮　帝出見　憲宗牽衣呼爺爺　憲
宗泣左右皆泣時成化十一年五月也即日出西
宮宮闈京城百官萬姓六軍歡聲如雷內閣彭時
商輅上疏略曰　皇子聰明岐嶷國本攸繫天下
歸心重以昭德宮貴妃撫育保護恩踰已出百官
萬民皆謂貴妃賢掊近代無比但外議皆謂　皇
子之母因病別居久不得見揆之人情事體誠為

未順伏望勑令就近居住　皇子仍煩貴妃撫育
俾朝夕之間便於接見庶得遂母子之至情慊朝
野之公論六月　皇子母薨於永壽宮贈淑妃是
年十一月立為　皇太子成化二十三年九月壬
寅即　皇帝位詔改明年為弘治元年大赦天下
十月尊　太后周氏為聖慈仁壽太皇太后　皇
后王氏為皇太后十一月尊謚母妃紀氏為孝穆
慈慧恭恪莊僖崇天承聖皇太后祔葬茂陵祀奉
慈殿十八年五月　上不豫召內閣健東陽遷入
乾清宮東暖閣御榻前　上諭諄復累數千百言

大要以　皇太子付託內閣言　東宮今歲儲是
勤學乞　聖心寬慰以膺萬福臣等不敢負朝廷
上呼水浣盥令司禮監官具筆劄內閣受顧命而
出是月七日　帝崩在位十九年壽三十六葬太
陵　帝仁恕恭儉敬慎英明清心寡慾愛民節用
方術宦寺莫敢干撓憫災思患戢盜防胡且崇德
報功興滅繼絕憂勤惕勵始終不渝迹其修齊治
平之效蓋有得於二南六典九經之道矣若乃崇
祀奉慈而秩分甚嚴友愛　獻皇而恩禮愈篤悼
念昭德而保護益至廟號孝宗不亦宜乎即位之

初徐溥劉健入內閣王恕入吏部自是衆賢並進
李東陽謝遷丘濬耿裕倪岳馬文升劉大夏周經
戴珊張敷華賈鉞何喬新彭韶楊守陳周洪謨許
進楊繼宗屠滽秦紘鄧廷瓚謝鐸章懋張悅林瀚
吳寬張元禎王鏊楊廷和劉忠韓文林俊楊一清
樊瑩熊繡諸君子襄贊皇猷旬宣方岳當是時朝
多耆俊之臣野無廢錮之彥士修端靜之節入懷
競躁之恥吏鮮苛蹟之風民懷樂利之澤洋洋乎
蔚蔚乎有豐芑棫樸之化焉說者又曰太陵畫接
冊三歷懷齋色勵精訪落將大有為而諸君子志

在包荒意存裕蠱多恩少斷坐失良萠然十九年間財以足民為富兵以薄伐為威刑以緩死為恩禮以隨時為大可謂與民消息培植元氣者矣內外安寧幾致刑措商周甲戊成康之盛何以加焉升遐之日萬方哀痛如喪考妣豈偶然哉豈偶然哉

康陵

武宗承天達道英肅睿哲昭德顯功宏文思孝毅皇帝　孝宗長子母　孝康敬皇后弘治四年九月二十四日生弘治五年三月立為　皇太子弘

治十八年五月壬寅即　皇帝位詔改明年為正德元年大赦天下元年劉瑾入司禮監殺忠正太監王岳徐智范亨遂方正大臣內閣劉健謝遷戶部尚書韓文兵部尚書劉大夏吏部尚書馬文升而焦芳入內閣武選主事王守仁廷杖謫驛丞盡逐忠諫言官及端諒骨鯁之士二年楊廷和入內閣未幾焦芳去而劉宇入內閣張綵入吏部代宇四年虜入花馬池塞殺總制尚書才寬是年劉宇去而曹元入內閣五年四川賊起四月安化王寘鐇反以誅瑾為名寘鐇平獻俘至京而瑾坐反誅

畿內流賊遂起六年江西浙江賊起七年流賊平而江彬入豹房是年李東陽致仕九年乾清宮災以洽密故用兵西垂江西副使胡世寧上書發寧王反謀世寧下詔獄久之謫戍遼十一年以守仁巡撫汀贛州明年提督軍務是年廷和憂去十二年八月　上幸宣府十三年還京復幸宣府至大同榆林山西是年廷和復入內閣十四年二月上自稱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更名壽勅巡狩南北直隸太安神州廷臣兵部郎中黃鞏等上疏諫下詔獄廷杖謫戍削籍降官奪俸有

差是年六月寧王宸濠反七月守仁討擒之八月上下詔親征至南京是年起世寧為湖廣按察使十五年十月　上駐通州宸濠伏誅十二月　上還京師十六年三月丙寅帝崩於豹房在位十七年壽三十一葬康陵　帝英武剛斷豁達雖屢巡遊而臣民無恐兵革時起而賦役不煩狎弄佞幸而果于用法不相假借大漸之際為天下得人竟開太平之治也

顯陵

睿宗知天守道洪德淵仁寬穆純聖恭儉敬文獻

皇帝 憲宗第二子母 孝惠皇后成化十一年
封興王國衛輝弘治四年言衛輝瀕河請安陸即
故梁邸 孝宗從之梁即故郢邸偏城西隅至是
改正中五年賜梁邸故莊田七年之國請奉養
孝惠皇后 孝宗曰弟以一國養不若朕養以天
下也不許九年長史張景明言六事 帝悅命揭
諸宮門十年請廣州北城城成獻馬謝十一年請
得赤馬野猪蘆洲長洑湖田十三年長子生五日
而夭是為岳懷王十七年賜郢邸遺田十八年荊
襄旱大飢出邸粟賑流民正德二年八月壬午

今皇帝生宮中赤光燭天是歲黃河清三日卿雲
見翼軫三年夏大飢疫出邸粟賑活萬人四年流
賊至江上出邸金繕州城十一年五月漢江溢漂
居溺人出邸金募舟拔溺者人錢五百十三年出
邸金繕文廟十四年六月己卯崩 帝體貌凝重
不妄言笑清心省事屏去一切玩好聲色遊佚事
專親近儒臣讀書賦詩於善玉筯鳥跡柳葉諸篆
書自號純一道人嘗曰祖訓一書我 聖祖成憲
周至子孫能遵守弗隳永保天命矣余手楷書一
冊俾子孫敬奉為守國之寶教育 今皇帝必曰

祖訓祖訓又曰正心修身親賢取善河間東平未
足法也朝廷每軍興時獻數千金 孝宗 武宗
尤敬愛禮秩獨優于諸王明年堃松林山又明年
今皇帝入繼 大統是年十月尊為興獻帝嘉靖
元年三月尊 獻皇帝五月令后宗人蔣榮奉祀
山陵三年三月尊為 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改
松林山名顯陵七月神主入京奉安觀德殿是年
尊為 皇考恭穆獻皇帝四年修 帝實錄八月
置顯陵衛七年七月改謚恭睿淵仁寬穆純聖獻
皇帝十七年九月辛巳又上尊謚冊曰恭惟 皇

考獻皇帝睿明天縱恭儉性成蕩蕩難名道配乎
帝堯之大乾乾不息德比于文王之純學本聖傳
心契乎四書六經之旨國封南服化行於江沱汝
漢之濱方 憲祖賓遐之後當 孝皇在祚之年
迎養一辭昭昭乎神明享其孝遺治一踈恢恢乎
帝皇同其情奏藩二十五年心罔不在王室而昭
事上帝之忱翼翼如有臨閱世四十四載身罔敢
自暇逸而學道愛人之志孜孜不少倦乃若游情
翰墨則精究古法非經訓之辭弗書至於怡神宮
廷即應接斯須非聖賢之事弗語喜怒不遷賞罰

必當有發而中節之和明照無私幽隱必達有無
所不通之靡摛辭雷發煥然其有文章寘心天遊
廓乎其有容德誠可謂包衆善而難名無百行而
備有者也臣御名祗繼遺休茂承餘烈永惟至恩
大德無物可稱是以恪稽典禮率籲群心謹奉册
寶更上尊謚曰知天守道洪德淵仁寛穆純聖恭
儉敬文獻皇帝廟號 睿宗十八年閏七月戊申
啓祥宮庚申合 獻皇后塟于新寢先是 憲宗
既失悼恭太子每念儲位輒愁嘆會 孝宗出西
宮大喜即立為 太子比 帝生喜帝欲易 太

子者數矣諸大臣及內官懷恩覃昌等皆不可遂
止然 憲宗鍾愛帝嘗稱 帝骨相非常竟誕
今皇帝承天位也

仁皇后

孝誠仁皇后有聖德初為東宮妃保護 仁宗仁
宗崩後尊為 皇太后皇太后歷宣德正統群賢
滿朝海宇寧謐皆 仁后力也后崩王振即用事
未幾即有土木之變先是永樂二十二年十月立
為 皇后册文曰朕祗膺景命統紹鴻基求惟治
教之先宜重彞倫之本家人正內外之位以端化

基關雎頌后妃之德以成坤道聖經所紀萬世攸
承咨爾張氏淑慎懿恭齊莊誠一早膺 皇祖之
命用登嬪予之選孝事 皇妣秉恭順匪懈之忱
於予夙夜備儆戒相成之益有琴瑟諧和之懿有
環珮雍容之儀貞靜率身寛惠逮下至化興樛木
之詠嘉慶衍螽斯之祥協賛春宮二十餘載朕已
欽承大統爾宜正位中宮特遣使賫册立爾為皇
后於戲配皇極之尊奉神靈之統表正六宮母儀
天下惟勤儉可以裕德惟靖恭可以輔治惟仁可
以睦族惟善可以進賢有初匪難慎終惟吉遠稽

聖后之道欽承 皇妣之規益懋芳猷永膺天祿
欽哉是日册郭氏為貴妃李氏賢妃父麒永城人
洪武二十年以后為燕世子妃授兵馬副指揮食
俸京師二十八年從世子還北平三十二年老子
昶從 文皇靖難戰永平大寧有功至鄭村垻遇
齊尚書兵大戰先登陞義勇中衛指揮同知建文
四年與內臣琰東援薊州還又從梁銘戰沈都司
兵白河上陷陣斬首有功陞都指揮永樂中調金
吾再調錦衣旗手二十二年后正位中宮陞左都
督洪熙元年封彭城伯食祿千五百石與世券贈

麒彭城侯謚恭靖　宣宗奉母后謁二陵昶兄弟
從　太后特召見行宮諭令謹飭保家祚　宣宗
厚母家禮昶兄弟正統三年卒子輔病廢孫瑾嗣
成化十六年卒子信嗣正德三年卒子欽嗣嘉靖
八年　今皇帝覃恩澤侯惟彭城惠安以軍功半
得世嗣如故十六年卒明年子勳嗣昶家本謹厚
又　昭后有功德　仁宗在宮非后誠孝禍且不
測以故其恩澤兩封至今傳世昶弟昇靖難時以
舍人守北平有功陞義勇中衛正千戶永樂三年
陞指揮僉事十二年從　上出塞至忽刺忽失温

遇虜有戰功稍進官二十二年冬陞都督同知明
年陞左都督正統五年秋封惠安伯食祿千一百
石與世券六年卒子軾為典寶先卒孫琮嗣成化
三年卒無子弟瑛嗣無子庶兄瓚嗣弘治六年卒
子偉嗣正德中為總兵征流賊失律下獄論死會
赦得釋嘉靖初為京營總兵十四年卒贈侯太傅
謚靖襄子鑭嗣二十年坐郭勛姻黨下詔獄未減
得出

恭讓章皇后

恭讓章皇后濟寧州人父胡榮生女七長女洪武
初為女官給事掖庭頗見任使官榮錦衣百戶后
其第三女也永樂十五年冊為　皇太孫妃　仁
宗嗣位冊為　皇太子妃　宣宗登極正位中宮
授榮光祿卿驃騎將軍中軍都督僉事兄安府軍
前衛指揮僉事弟瑄百戶宣德初海內安寧車駕
頗事遊幸后每乘間規諷宣德二年無嗣多疾請
避位　上勑諭禮部曰比皇后胡氏自惟多病不
能恭承祭養重以無子固懷謙退上表請間朕念
夫婦之義拒之不從而懇辭再三益加懇切已從
所志就間別居其稱號服食侍從悉如舊后退居

長安宮事黄老清淨之説越十八年薨葬西山謚
靜慈仙師天順七年勑禮部曰昔朕　皇考臨御
之日　母后胡氏讓位於朕　母后孫氏　皇考
已從所志就間別居厥後　母后胡氏遺榮慕道
益向清虛優遊有年以至令終朕時幼冲不敢固
違其志已奠謚為靜慈仙師而凡祭葬之儀亦惟
是稱皆所以成其志也朕今思之　母后之志雖
成而為子之心終有未盡禮部宜會群臣仍議
上皇后尊謚令所司修葺陵寢如制[illegible]其志
之所安而致尊崇庶幾於禮於情兩[illegible]憾也

於是禮部尚書姚夔等議上尊謚為[illegible]順康
穆靜慈章皇后

懿文皇太子

懿文皇太子標母　高皇后元乙未九月生于太
平府陳迪家　上為吳王立為世子從宋濂受經
吳元年年十三矣　上遣世子及其弟謁臨濠墓
諭曰世稱商高宗周成王為守成令主高宗舊勞
於外成王早聞無逸之訓皆知小民疾苦故其在
位勤儉不敢驕逸兒生長富貴習于晏安今出傍
近郡縣遊覽山川經歷田野因道途險易以知鞍

馬勤勞觀小民生業以知衣食艱難察民情好惡
以知風俗美惡即祖宗所居訪求父老問吾起兵
渡江時事識之于心以知吾創業不易也又命中
書省擇官輔導以行凡所過郡邑山川之神皆祭
以少牢過太平訪迪家賜白金五十兩至臨濠以
上意告祭　祖考妣考妣墓及兄姊墓是冬從
上出觀郊壇　上令左右導之農家徧觀其服食
器具又指道傍荊楚謂之曰古用此為朴刑以其
能去風雖傷不殺人古人用心仁厚如此兒念之
洪武元年正月立為　皇太子帶刀舍人周宗上

書乞教　太子　上嘉納中書省都督府議放元
制以　太子為中書令　上曰不可吾兒年未長
學未充更事未多宜尊禮師傅講習經傳博通古
今識達機宜他日軍國重務皆令啓聞何必為中
書令乎乃選勳德老成舊人動有典則及新進之
賢者兼領東宮官於是左丞相善長右丞相達中
書平章錄軍國重事遇春兼太子少師少傅少保
右都督馮宗異兼右詹事中書平章政事胡廷瑞
廖永忠李伯昇兼同知詹事院事中書左右丞趙
庸王溥兼副詹事中書參政楊憲傅瓛兼詹事丞

同知大都督事康茂才張興祖兼左右率府使大
都督府副使顧時孫興祖兼同知率府事僉大都
督府事吳禎耿炳文兼左右率府副使御史大夫
愈和兼諭德御史中丞基溢兼贊善大夫治書侍
御史文原吉范顯祖兼賓客諭之曰朕東宮不別
設府僚而以卿等兼領者蓋軍旅未息朕若有事
於外必太子監國若設府僚卿等在內事當啓聞
太子或有聽斷不明而與卿等意見不合卿等必
謂府僚導之嫌隙易生朕所以特置賓客諭德等
官輔成太子德性且選名儒為之賓友昔周公教

成王克詰戎兵召公教康王張皇六師此居安慮
危不忘武備蓋繼世之君生長富貴泥于安逸不
諳軍旅一有緩急罔知所措二公所言不可忘也
是年　上命選國子生周鎬王璞張傑等十餘人
侍　太子讀書禁中鎬等入對謹身殿皆姿狀明
秀應對詳雅　上喜因謂殿中侍御史安慶儒士
郭淵友等曰吾觀諸生於文藝素習矣然與　太
子處當端其心術養其德性庶不流于浮靡　太
子之德亦當有助也因厚賜之未幾以梁貞三儀
為太子賓客秦鏞盧德明張昌太子諭德先是

上建大本堂取古今圖籍充其中徵四方名儒教
太子諸王分番夜直選才俊之士充伴讀　上時
時賜宴賦詩商榷古今評論文字無虛日命諸儒
作鍾山龍蟠賦置酒讙甚又自作時雪賦賜東宮
儒冠儒服令二師賓客諭德朝賀東宮東宮荅拜
二三年　上命東宮及王府官編輯經史古人行
事可為鑒戒者訓諭　太子諸王四年春　上製
玉為大本堂記賜　太子十年六月令自今政事
並啓　太子處分後奏聞因謂曰人君治天下一
日萬幾自古創業之君歷涉勤勞達人情周物理

故處事咸當守成之君生長富貴若非平昔練達
少有不繆者故吾特命爾日臨群臣聽斷諸司啓
事以練習國政惟仁不失於疎暴惟明不惑於邪
佞惟勤不溺於安逸惟斷不牽於文法凡此皆心
為權度凡人雖有明敏之資自非歷練臨事率意
而行未免有失知悔而改亦已晚矣吾自有天下
以來未嘗暇逸於諸事務惟恐毫髮失當以負上
天付托之意戴星而朝夜分而寢爾所親見爾能
體而行之天下之福吾無憂矣時令儒臣為　太
子講大學衍義二十二年置詹事院　上諭吏部

侍郎侯庸曰輔導　太子必得忠正賢良之士以
兵部尚書唐鐸兼詹事二十四年八月勅　太子
巡撫陝西　上時欲都陝西遣　太子相宅既行
使諭曰爾自幼至長未嘗遠出今命爾巡行陝西
方渡江之際天道赫然有變雷起東南爾征西北
以造化言之雷天威也爾前行雷後從威震之兆
也然一旬之間乂陰不雨占法主陰謀事爾宜慎
舉動節飲食嚴宿衛親君子遠小人務在存仁養
性施德布惠以回天意雷之嘉兆未可恃也爾其
慎之比還獻陝西圖遂病病中上言經略建都事

二十五年四月丙子卒　上慟哭命禮部議喪禮
戊寅　上御東角門召諭廷臣曰吾老矣太子不
幸至此命也大哭而退比公除　上不忍禮官請
之始鳴鐘鼓朝京耆老上香慟哭　上亦哭諭曰
爾念太子耶意良厚顧農事方興諸父老善勤生
亟歸勿失時諸未至者諭朕此意八月庚申祔葬
孝陵東謚懿文冊曰朕惟先王之典生既有名歿
必有謚名所以彰德謚所以表行故行有大小則
謚有重輕此古今通義雖在至親不敢廢也爾皇
太子標居儲位者二十有五年分理庶政裨贊弘

多今焉永逝特尊古典從公議賜爾謚曰懿文嗚
呼德以名彰行因謚顯公論所在朕何敢私建文
元年追尊為　孝康皇帝廟號興宗　成祖靖難
後復稱懿文皇太子。　太子元配常氏開平王女
太子既立　上念王有大功早卒遂冊其女為皇
太子妃先　太子數年卒謚懿敬建文君即位追
尊為孝康皇后靖難後復稱懿敬皇太子妃　太
子繼妃呂氏生建文君妃父本壽州人建文君即
位尊為　皇太后靖難兵入金川門遣人送　太
后太后至　成祖述不得已起兵之故　太后還

未入宮宮中火起建文君遜去建文四年七月隨
其子敷惠王允熙居太子陵

懷獻太子

懷獻太子見濟　景帝長子母杭妃景泰三年四
月廣西潯州守備都指揮黃竑者思明土知府瑀
庶兄也瑀老子鈞襲知府竑欲殺鈞奪知府與其
子嬌軍門令徵兵思明令其子糾諸心腹驍悍數
千人去府城三十里結寨夜馳破府城滅瑀家支
解瑀父子納甕中瘞後圍即引衆還寨明日城中
報至佯不知驚哭仆地揮淚遣人告竑急捕賊後

此家門大讐方竑子殺瑀時瑀有僕福童藏屏處
見竑子并識其左右人福童得脫走憲司訴竑父
子殺瑀父子狀郡中人亦皆知賊本竑父子也左
副總兵武毅疏聞于朝竑大懼謀于侍郎江淵遣
千兵衣洪走京師上奏請廢　太子立見濟為太
子疏曰　太祖百戰艱難取天下期傳之萬世往
年　上皇輕身禦虜文武將吏十喪八九駕陷虜
廷危至都門幾喪社稷不有　皇上臣民何歸今
且踰一年皇儲未定臣惟人心易搖多言難定爭
奪一萌禍亂不息　皇上即循遜讓之美復全天

叙之倫恐事機叵測反覆靡常語曰天與不取反受其咎近日仰觀天象土星逆行入太微垣與諸災變皆可畏愕願早留意萬一羽翼長養權勢轉移委愛子于他人寄空名于大寶階除之下變為寢譬肘腋之間自相殘戮 陛下此時悔之晚矣乞與親信文武大臣密定大計以一中外之心絶覬覦之望疏入 景帝大喜曰萬里外有此忠臣亟下廷臣會議且令釋珫罪陞都督是月乙酉禮部尚書胡濙侍郎薛琦鄒幹集文武群臣廷議衆相顧莫敢發言久之司禮太監興安厲聲曰此事

不可已即以為不可者勿署名無得首鼠持兩端群臣皆唯唯署議於是濙等暨魏國公徐承宗寧陽侯陳懋安遠侯柳溥武清侯石亨成安侯郭晟定西侯蔣琬駙馬都尉薛桓襄城伯李瑾武進伯朱瑛平鄉伯陳輔安鄉伯張寧都督孫鏜張軏劉深張通郭瑛劉鑑張義錦衣衛指揮同知畢旺曹敬指揮僉事林福尚書王直陳循高穀何文淵金濂丁讓俞士悅左都御史王文王翱楊善侍郎江淵俞山項文曜劉中敷沈翼蕭鎡王一寧李賢周瑄趙榮張敏通政使李錫通政參議王復參議馮

貫卿蕭維禎許彬蔣守約齊整李賓少卿張固習嘉言李宗周蔚能陳誠黃仕儁張翔齊政寺丞李茂李希安柴望鄺庸 詢王溢翰林學士商輅六科都給事中李讚李侃李春蘇霖林聰張文質十三道御史王震朱英涂謙丁大亨強宏劉琚陸厚原傑嚴樞沈義楊瑄王驥左鼎上言父有天下必傳子子 陛下膺天明命中興邦家統緒之傳宜歸聖子黃珫奏是制曰可朕上請 聖母上聖皇太后太后言予老矣願宗社安天下得太平人心既如此不可拂朕敢承慈命禮部具儀擇日以聞

即日簡置東宮官亨懋濙直四人太子太師溥循穀議四人太子太傅軏文淵濂南京禮部尚書儀銘士悅工部尚書兼大理卿石璞都御史鎰文翱九人太子太保淵一寧鎡三人太子少師俞山太子少傅錫維禎兵部左侍郎俞綱都御史羅通四人太子少保輅兵部左侍郎綱兼左春坊大學士中敷太子賓客嘉言詹事文曜琦少詹事幹左庶子侍讀彭時侍講劉儼左右春坊大學士周旋趙恢左右庶子修撰林文侍講徐埕左右諭德修撰李紹侍講劉定之司經局洗馬侍講楊鼎陳鑑呂

原修撰柯潛左右中允李侃御史魏齡詹事丞編
修周洪謨劉俊檢討錢溥編修岳正左右贊善編
修萬安李泰林聰典籍鄒循左右司直郎侍書陳
榖徐泌監丞鮑相縣丞高誠左右清紀郎檢討曾
暹傳宗五經博士陸藝典籍李鑑左右司諫編修
王璵校書中書舍人劉鉞趙昂正字教諭劉潔錄
事序班楊欽王政周宣傳榮通事舍人凡東宮公
孫皆支二俸五月甲午立見濟為 皇太子廢汪
皇后立見濟母杭妃為 皇后詔曰天佑下民作
之君實遺安於四海父有天下傳之子斯本固於

萬年大赦天下先是一夕陳儀仗奉天門有男子
執赤梃直入華香亭奮呼曰先打東方甲乙木諸
內使急縛男子詔付錦衣獄乙未以東宮令大賞
文武官吏軍士丙申禮部言 太子冲年百官朝
朔望丁未祢濘于謙充正副使持節更封 太子
為沂王癸丑以立 太子故大賞諸親王公主乙
卯賞邊鎮文武內外群臣又加賞大學士陳循高
穀學士江淵王一寧蕭鎡商輅各黃金五十兩六
月以后兄杭聚為錦衣正千戶四月二日乙未
太子冠命胡濙持節掌冠高穀贊冠蕭鎡宣戒勅

甲辰冠沂王及其弟榮王命陳循于謙持節掌冠
何文淵儀銘贊冠商輅宣戒勅十一月以御史張
鵬言簡東宮師傅講讀官 上命胡濙王直陳循
高穀王文儀銘江淵蕭鎡俞山俞綱商輅日更番
侍班彭時日專講書李齡錢溥劉吉日專侍讀書
王謙趙昂更日侍書越四日 太子薨謚懷獻塟
京師西山天順元年改稱懷獻世子

諸王

吳元年冬 上念七子漸長宜習勞令內侍制麻
履行縢凡出城稍遠馬行十七步十三洪武二年

設王相府是年令博士孔克仁授諸子經三年封
諸子三詔曰朕荷天地百神之祐 祖宗之靈當
群雄鼎沸之秋奮與淮右英將帥宣力創業江左
曩者命大將徐達總率諸將以定中原不二年間
海宇肅清虜遁沙漠大統既正黎庶靖安欲先論
武功以爵賞緣土番之境未入版圖今年春復命
達等西征是以報功之事未及舉行朕聞昔帝王
嫡子正儲位眾子封王朕今有子十人即位之初
已立長子標為 皇太子諸王之未封本待報賞
功臣之後然尊卑之分所宜早定乃以四月七日

封第二子樉為秦王次棡晉王次　燕王次橚吳
王次楨楚王次榑齊王次梓潭王次杞趙王次檀
魯王姪孫守謙靖江王皆授以冊寶設置相傅官
屬及諸禮儀已有定制於戲奉天法古實為生民
明此彝倫非文武賢能三軍用命江左人民之助
何以致此尚賴各盡心力以成治功六年春賜諸
王昭鑑錄又賜　祖訓令書殿中宮中八年初定
諸王宗人俸祿米每歲親王五萬石鈔錦紵絲紗
羅絹布綿鹽茶粟又萬計靖江王二萬石郡王六
千石鈔等減十九郡王諸子年十五人賜田六十

頃為永業除其祖是年定王邸親王殿前曰承運
中圜殿後存心城門四南端禮北廣智東西體仁
遵義　上曰使諸王睹名思義斯足以藩屏帝
室永膺多福矣九年中書省上言王宮飾彩　上
曰惟儉養德惟侈蕩心居上能儉可以導俗居上
而侈必至厲民獨不見茅茨卑宮堯禹以崇聖治
阿房西苑秦隋以失人心諸子方及冠年去朕左
右豈可使靡麗蕩其心也是年申定王府官制諸
在百官述中再定諸王及公主歲供之等秦晉燕
王將之國　上令辭　皇陵曰若等覲　祖宗塋

基之地當知王業艱難也又命　皇太子率三王
祭開國功臣然後行會星變求言平遙訓導葉伯
巨應詔上萬言書謂今分封太侈用刑太煩求治
太速其論分封曰　主上有天下掃除群雄如踣
草芥包絡豪傑如臂使指公卿大臣數十萬衆戰
勝攻取者一介使召拱手聽命無敢後時況敢有
抗衡者乎傳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
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蓋强榦
弱枝遏亂原崇治本也國家裂土分封諸王各有
分地以樹藩屏復古制蓋懲宋元孤立宗室不競

之弊然秦晉燕齊楚吳諸國各盡其地而封之都
城宮室之制廣狹大小亞于天子之都賜以甲兵
衛士之盛恐數世之後尾大不掉然後削其地而
奪之權則起其怨如漢七國晉諸王否恃險爭衡
擁衆入朝甚則緣間而起防之無及也議者曰諸
王皆　天子親子　皇太子親骨肉所謂磐石之
宗天下服其强耳禮莫大於分使王侯之國與京
畿同則為列國矣尚有君臣之分乎今秦晉燕齊
楚吳諸國連帶數十城而復優之以制假之以兵
何不撫漢晉事觀之乎漢景帝高帝孫也七國諸

王皆景帝同祖父兄弟子孫也一削其地遂擁兵
西向晉諸王皆武帝親子孫也易世後迭相擁兵
以危王室遂成五胡雲擾之患分封踰制禍患立
生援古證今昭昭然矣昔賈誼勸漢文帝早分諸
國地空之以待諸子王孫謂力少易使以義國小
無邪心使帝盡從誼言必無七國禍願及諸王未
之國之先節其都邑之制減其衛兵限其疆理亦
以待封諸王之子孫此制一定然後諸王有聖賢
德行者入為輔相其餘世為藩輔可以與國同休
世世無窮矣　上見疏大怒曰小子敢間吾骨肉
吾見且切齒可使吾兒見乎速取來吾將手射之
且啖其肉逮至瘦死刑部獄十九年冬　詔王國
慶賀稱國城官致禮在外文武官不得赴府賀有
事遣人咨開不得遣將官二十年秋　詔給親王
歲祿五萬石停茶鹽布絮勿給二十六年賜諸王
永鑑錄二十八年八月　詔更定宗人封爵冊寶
之制　皇太子親王金冊金寶　皇太子妃王妃
金冊無寶　皇太子嫡長子為皇太孫金冊寶庶
子年十歲封郡王塗金銀冊銀印庶子年十歲封
郡王冊印亦如之凡王世子必以嫡長以庶奪嫡

降庶人重則遠竄王年三十妃未有子庶子止封
郡王俟王與妃年五十無嫡子始封庶長子為王
世子若王世子嗣封王世子郡王納妃郡王受封
郡王長子嗣封朝廷遣使行冊命禮郡王次子授
鎮國次孫輔國次曾孫奉國皆將軍凡三等次玄
孫鎮國次五世孫輔國次六世孫奉國皆中尉凡
三等親王女曰郡主郡王女縣主郡王孫女郡君
郡王曾孫女縣君郡王玄孫女鄉君靖江王府視
郡王降一等宗人有文武才能堪任用者宗人府
名聞考驗陞轉如常選法有犯宗人府訊聞量罪
降等重斥為庶人但有罰不加刑責　上謂戶部
尚書郁新曰朕今子孫衆盛原定親王歲祿五萬
石今天下官吏軍士多俸給彌廣其斟酌古今稍
節減各王歲給以資乏用至是　上議更定親王
歲祿萬石郡王三千石鎮國將軍一千石輔國奉
國中尉二百石公主及駙馬二千石郡主及儀賓
八百石縣主及儀賓六百石郡君及儀賓四百石
縣君鄉君次減一百石　皇太子庶子既封郡王
俟出閣歲賜如親王子封郡王者女俟嫁歲賜如
親王女已嫁者郡王子嗣郡王者比始封郡王減

半祿是時　上重定　祖訓錄名　皇明祖訓更
箴戒為首章遣使召諸王至京諭減祿之故賜
皇明祖訓九月新言親王歲米既有定議請令有
司如數給之　上曰晉燕楚蜀湘府給如數代肅
遼慶寧谷府遠在邊民少賦薄歲且給五百石齊
府千石嗣秦王幼應用米有司月進其餘給及多
寡異者並出一時權制云十月製二十字命名詩
發王牒三十年勅遼寧諸王就邊場孳牧勿侵民
田是年令王府官不得三六九年考覈建文即位
詔王國所在惟國事聽王文武吏士聽朝廷王不

得節制永樂二年諭天下諸司事關王府遵　祖
訓啓王有司合行事務不許槩啓若王府事馳奏
不待報輒行者重論罪三年五月　上以代寧秦
晉諸王屢驕恣怨謗賜書戒飭諸宗人云宣德元
年定將軍主君儀賓品給冠服儀式王府官不得
外調陞不知起於何時或曰靖難後事也然宣德
中周忱以越府長史陞侍郎出撫江南鄭府長史
王瀹改行在戶部郎中滕府長史姚友直陞雲南
左參議掌長史司事洪熙中淮府長史王棨改吏
科左給事中荊府長史曹曼齡改翰林院修撰嘉

靖八年大學士楊一淸言楊士奇以審理副選翰
林院編修周忱亦自長史累陞尚書成化中霄霖
以德府長史爲山西提學副使又言布政使雍泰
秦府有姻亦陞巡撫都御史乞容王府官與內外
官一體陞用王親亦選京官吏部議不可此　祖
宗微意如近年江西婁性足爲監戒况王親縱不
得京任得仕至左右布政使官與尚書等使非區
區自愫重內輕外之心則展布才猷亦足自見一
清再請吏部執不可二十二年蜀府長史高鵬九
年考滿至吏部吏部請奪職遂請王府官凡稱病

乞改用者並勒致仕輔導失職調者不得授府州
縣親民官時陝西山西河南湖廣積欠王祿百數
十萬有司不能給宗人告飢譁有司或杜門或踰
墻走　今皇帝每下詔即念宗人歲祿顧歲祿百
倍洪武時有司竟不能給也宗人有上言願停祿
如唐宋故事得應舉效用者有請田力耕自養者
竟莫敢決河南諸郡縣主君至入布政司坐堂上
罵官吏宗人有罪者錮高墻高墻在中都凡先後
入高墻者男女且一千人嘉靖四年釋二百九十
人十二年釋十三年又釋三十八人十八年又釋

四十五人傳遝原郎給薪米自便

平漢

癸丑五月友諒遣兵攻陷吉安執參政劉齊知府
朱叔華又攻破臨江執同知趙天麟三人皆不屈
友諒縛之狗洪都又攻陷無為州執知州董曾曾
不屈縛而沉諸江友諒既得吉安臨江洪都上流
刻期必拔洪都晝夜督戰指揮薛顯開門突戰斬
其平章劉進昭擒其副樞趙祥友諒兵稍却六月
友諒增修攻具襲水關不克轉攻營步門德勝力
戰中流矢死總管元帥萬户諸將校多戰死内外

阻絕文正遣張子明間行告急建康　上問軍中
事子明曰友諒雖勝鬬死者亦不少今江涸賊艦
不利又糧盡援至夾擊必破賊　上曰汝歸語文
正但堅守一月吾當擒此賊子明還至湖口被獲
友諒曰若能誘城降宥若死且富貴若子明曰諾
比至城下大呼曰援兵旦夕至諸君幸努力友諒
怒殺子明七月癸酉　上自將達遇春馮國勝廖
永忠俞通海等舟師二十萬征友諒壬午風覆國
勝舟　上不喜遣國勝還建康癸未進次湖口遣
一軍屯涇江口一軍屯南湖嘴遏其歸師又調信

州兵守武陽渡防弃逸丙子友諒聞大軍至東出
鄱陽湖逆我師洪都之圍盖八十五日矣率諸軍
由松門入湖丁亥遇于康郎山戊子我分兵十二
屯達遇春永忠諸將進薄戰敗其前鋒通海復乘
風發火砲焚其舟殺溺無算我軍將陳兆先宋貴
等力戰亦死火遂爇達舟　上進援達達力戰脫
張定邊者友諒驍將也直前圍　上舟舟膠淺甚
窘遇春從傍射定邊定邊稍却通海驟舟來援上
水湧起　上舟得脫永忠急以飛舸追射定邊定
邊被百餘矢走而遇春舟入膠淺　上麾舟救遇

春忽有敗舟順流下觸遇春舟亦得脫會日暮
上急登樓船鳴鉦集諸將約明日死戰是日命達
還守建康備友諒己丑復戰張志雄丁普郎余昶
徐公輔皆力戰死晡時東北風起　上令七舟載
葦荻裹硝硫乘風縱火焚其戰艦數百艘煙焰漲
天湖水皆赤友諒弟友仁友貴及平章陳普略皆
焚死庚寅再戰時　上舟白檣敵識之併力來攻
圍　上急韓成詐降投水死是夜　上令諸舟盡
白其檣敵見之大駭辛卯復聯舟大戰通海永忠
張興祖趙庸等六舟深入敵艦中縱火飄颻而出

我師見之益呼噪力戰聲動天地波濤起立白日
爲晦自辰至午敵兵大敗定邊欲挾友諒退保鞋
山我師扼之不得出乃斂舟不復敢戰　上勞通
海等曰今日之捷諸公力也是日移舟柴棚挑戰
敵竟不出諸將請退休士　上不許移舟渡淺泊
左蠡友諒亦出泊潴磯相持三日友諒左右金吾
將軍率衆降兵力益衰　上貽書友諒友諒得書
大怒留我使人盡殺所獲戰士　上乃悉出敵俘
遣還遂出湖口令諸將横舟截湖湖岸立柵邀其
歸路凡旬有五日友諒不得出戊申　上又貽書

言公屢戰屢敗何不卽帝名待真主否則喪家滅
族友諒憤不答　上與博士夏煜等曰草檄賦詩
休兵侯戰又遣諸將攻下鄿興國友諒乏食掠都
昌文正遣兵焚其舟益窮蹙八月壬戌突出湖口
欲奔還武昌　上麾諸將邀擊舟聯比隨流而下
自辰至酉力戰不已比至涇江口涇江口之師復
出擊之鐵冠道士大笑賀　上曰友諒死矣　上
笑曰勿妄言急遣人覘友諒降卒奔走　上舟曰
友諒被矢貫睛顱死諸軍呼萬歲喜躍戰益奮敵
兵大潰擒其太子善兒平章姚天祥等明日餘衆

皆降得其樓船軍資萬計戰士五萬人定邊等夜
以小舟載友諒尸及其少子理走武昌復立理爲
帝改元德壽九月丁卯　上發湖口壬申至建康
賞遇春等田金帛有差諸將請曰友諒據上流待
我代以彼逸今勝之何也　上曰友諒人衆心疑
遍狂連戰數敗不能養威俟時勞東鶩西群情怨
怠夫兵貴時動動則威威則勝我以時動之師威
不振之虜將士一心人百其勇如鷙鳥搏擊巢卵
俱覆也諸將皆伏地頓首稱善壬午　上留善長
愈守建康復率遇春茂才永忠胡廷瑞等伐理十

月壬寅　上至武昌命諸將柵其門聯舟爲長寨
江中斷其出入徇下湖北諸郡十二月丙申　上
發武昌命遇春總督諸軍曰理猶孤豚處匣萬一
突出愼勿與戰但堅守榛柵久當自服甲寅至建
康戊午閱武雞籠山召諭華雲龍等曰陣勢方圓
縱横斂合布散倏往忽來使人莫測善用兵者逸
已勞人先機制勝運陰陽行鬼神使勇失其力智
失其謀斯爲妙矣甲戌正月丙寅朔善長等奉
上爲吳王建百司官爵以善長達爲中書省左右
相國遇春通海平章政事汪廣洋右司郎中張昶

左司都事二月乙未　上發建康辛亥至武昌督
兵攻城漢丞相張必先自岳州来援軍於洪山
上令遇春遂擊之擒必先狗城城東南有高冠山
下闞城中　上問諸將誰能奪此山者友德曰諾
一鼓奪之城中大懼又數日　上遣中書諮議羅
復仁入城諭理定遂降理肉袒率群臣詣軍門伏
地戰慄　上憐其小弱起擊其首曰吾不罪爾無
恐命奄入其宮慰友諒父母凡府庫儲蓄悉令理
自取發粟大賑市井晏然民大悅漢荊岳潭郡縣
相繼来降立湖廣行中書省三月己丑朔　上至

建康封陳理為歸德侯友諒父晋才承恩侯友富
友直歸仁懷恩伯句容儒士戎簡入見　上語及
平漢事簡曰　主上向敗陳氏九江何不乘勝抵
武昌乃引還今雖克之勞已甚矣　上曰汝不聞
覆巢之下寧有完卵乎況事有緩急兵貴權宜兵
法曰窮寇勿追吾固縱之遣偏師綴其後恐其奔
逸料彼創殘之餘人各偷生喘息不暇豈復敢戰
我以大軍臨之故全城降服一我師不傷二生靈
獲全三保全智勇所得不亦多乎簡大悅服

平吳

丙午七月召省府議征吳善長曰張氏兵力未衰
土沃民富又多儲積恐難猝拔宜俟隙而動　上
曰不然彼淫昏益甚讒嫉日慶生隙不已終為後
患達曰士誠奢暴時值天亡諸將李伯昇呂珍皆
驕侈齷齪不足數徒擁兵娛富貴耳其居中用事
黃菜葉三叅軍皆迂腐書生不知大計臣請奉命
致討三吳可計日而定　上喜顧達曰善達等將
發上問曰用師孰先遇春對曰當直擣姑蘇姑蘇
破旁郡可不勞而下上曰不然士誠起鹽販與張
天麟潘原明等皆兇悍死黨士誠窮慶天麟輩懼

俱弊必併力来救今不先分其勢而遽攻姑蘇天
麟出湖州原明出杭州援兵四合難以取勝當出
兵先攻湖州使其疲于奔命羽翼既披然後移兵
姑蘇取之必矣遇春猶執前議　上怒曰攻湖州
失利吾任之若先攻姑蘇失利吾不汝貸遇春不
敢言　上乃屏左右謂達遇春曰吾欲遣熊天瑞
從行俾為吾反間天瑞降非本意心常怏怏適謀
戒諸將勿令天瑞知但云擣姑蘇天瑞知之必叛
從張氏輸此言如此則墮吾計矣癸丑諸軍發龍
江辛酉至太湖己巳遇春首擊吳兵於湖口遂進

至洞庭山癸酉至湖州又敗吳兵于毗山熊天瑞
叛降吳甲戌至三里橋吳兵三路拒我師大戰敗
走擒其黄恭政胡元帥士誠遣李伯昇援湖州潛
入城我師合圍不敢出士誠又遣呂珍等援屯舊
館達遇春和分兵築十壘東阡鎮吳將校屯舊館
者稍稍逍去士誠又遣兵屯烏鎮為珍聲援我師
夜擊逍去遂亜漕滄塞餉道士誠大懼自率衆来
救達等與戰皂林之野大敗之九月士誠又遣徐
志堅以軽舟出東阡遇春擊敗之文忠攻杭州廖
永忠薛顯取徳清士誠遣弟士信覘舊舘遇春出

徵吾錄　不十卷　五十六

別港追襲於平望火攻敗之十月辛亥達以吳俘
狗湖州壬子遇春敗吳兵于烏鎮追至昇山破其
陸寨甲子文忠攻桐廬略富陽圍餘杭戊寅達攻
昇山水寨遇春少都薛顯先登大敗其五太子及
呂珍等以舊舘降十一月甲申達馮國用以呂珍
狗湖州李伯昇降乙丑達引兵向蘇州至南潯降
其元帥王勝辛卯降吳江文忠亦下餘杭遂進兵
杭州丰至潘原明遣人納款庚子士誠守將以紹
興路降葉雲龍降嘉興遂降海寧癸卯達兵至蘇
州城南鮎魚口敗其將竇義康茂才又敗其兵尹

山橋達遂進兵圍城攻婁門指揮副使茅成戰死
吳元年春正月嘉定州降夏四月上海賊殺松江
知府荀王珍達遣葛進討之餘黨走掠嘉興悉擒
斬之錢塘衛指揮同知袁洪攻下崇德五月貽書
士誠不報六月士誠突圍決戰敗走墜水又突出
胥門索戰遇春禦之兵卻士信急收兵遇春乘之
大敗之益急攻飛礟擊殺士信九月辛巳達克蘇
州執吳王張士誠及其平章李行素黄菜葉三叅
軍將校流寓二十萬人并元宗室神保大王黒漢
等九人叛將熊天瑞士誠舟中閉目不食至建康

徵吾錄　不十卷　五十七

自經死誅天瑞送神保大王等還元初達與遇春
約城破日分地撫集刻木為令曰掠民財者死毀
民廬者死離營二十里者死至是達軍其左遇春
軍其右秋毫無犯閭里晏然達分兵取通州　上
遣平章胡廷瑞攻無錫莫天祐降平吳師還封善
長為宣國公達信國公遇春鄂國公將士馮宗異
等陞賞有差

平胡

吳元年冬十月召諸將議北征遇春請直擣元都
上曰元建都百年城守必固若如卿言懸師深入

不能即破頓兵堅城餽餉不繼援兵四集進不得
戰退無所據非我利也吾欲先取山東徹其屏蔽
旋師河南斷其羽翼拔潼關而西據其戶檻天下
形勢入我掌握然後進兵元都則彼勢孤援絕不
戰可克既克其都鼓行而西雲中九原關隴可席
卷而下諸將皆曰善甲子命信國公達為征虜大
將軍鄂國公遇春副將軍率甲士二十五萬由淮
入河北取中原諭諸將曰征伐所以奉天命平禍
亂安生民故命將出師必在得人今諸將非不健
鬭然能持重師有紀律戰勝攻取得為將之體者

莫如達當百萬之衆勇敢先登摧鋒陷陣所向披
靡莫如遇春吾不患遇春不能戰但患其輕敵耳
吾前在武昌見遇春纔遇數敵挑戰即輕身赴之彼
陳氏如定邊者何足稱數尚據城指揮遇春為大
將顧與小校爭能甚非所望慎宜戒之若遇大敵
遇春領前鋒或敵勢強則遇春與參將馮宗異為
左右翼各執精銳以擊之右丞薛顯參政傅友德
皆勇冠諸軍可各領一軍當一面或有孤城小敵
但遣一將有膽略者付以總制之權皆可成功達
專主中軍策勵群帥運籌決勝不可輕動古云將

在軍君不與者勝汝等其識之丙寅檄諭齊魯河
洛燕薊秦晉之人達兵至淮安諭沂州王宣及其
子信降十一月王宣叛達進兵討之信走山西執
宣誅之達分兵下兗東郡縣十二月達別將下東
平尋取濟寧達至濟南守將以城降別將取萊陽
達兵至益都登萊二州降遣使撫輯山東洪武元
年春二月遇春克東昌遣康茂才從達北征三月
達至濟寧開耐牢坡壩引舟師由鄆城趨汴取河
南僉取唐州克南陽達遂入汴城夏四月達自中
灤進至虎牢攻河南元守將降留左丞趙庸守之

宗異進攻潼關李思齊張思道宵遁遂入關西平
華州達取陝州降鈞陳許汝五月達自陝州還河
南庚寅　上至汴以何文輝守河南六月達朝行
在所　上問曰朕欲取元都將軍計安出對曰臣
自平齊魯下河洛王保保逡巡太原徒為觀望今
潼關又為我有張思道李思齊失勢西竄元之聲
援已絕請乘勢搗其孤城　上據圖指示曰卿言
固是然此土平曠利於騎戰不可無備宜選偏裨
提精兵為先鋒將軍督水陸之師繼後下山東之
粟以給餽餉由鄆趨趙轉臨清北搗元都彼外援

不至內自驚潰可不戰而下達曰臣慮進師之日
恐其北奔將貽患於後必發師追之　上曰元起
朔方世祖始有中夏乘氣運之盛理自當興運去
即衰成敗由天若縱其北歸天命厭絕彼自澌盡
不必窮追但出塞後即固守疆圉防其侵擾耳達
受命還次河陰督諸將會兵發陳橋秋七月晝進
征陣圖賜達茂才自陝州渡河取安邑　上將發
汴達等自陳橋入辭命宗異留守達檄諸將會東
昌閏七月遣使犒北征將士達分兵取衛輝降彰
德廣平次臨清遇春取德州達遂會馬步舟師北

進下長蘆至直沽獲海舟濟師元都大震敗其兵
河西務又敗之通州拔其城乙丑夜元主携其后
妃太子出建德門北遁達留別將纂通州八月
庚午達入元都擒其監國宗王將相市肆不移明
日順德守將來降分兵據右北平諸隘戍守直沽
蘆溝橋己卯大赦天下改大都路為北平府留孫
興祖華雲龍守之以和為偏將軍從達西征友德
署大同遣宗異率兵從達九月興祖下永平遇春
下保定冬十月克真定宗異和入澤州環戰元兵
於韓店敗績元兵遂攻潼關于興擊卻之和取澱

州戊寅以平元都詔天下友德下平定州徙北平
人於汴梁以懷慶衛輝彰德廣平順德大名河間
保定真定隸河南北平隸山西碎元水晶宮漏十
一月達發北平降井陘茂才克河中達遂至定州
愈定金商均房十二月達克太原擴廓帖木兒遁
河西達分兵擊賀宗哲于石州宗異克平陽達檄
諸將會太原遣將取榆次關以通潞州洪武二年
二月元兵侵通州達下平陽次河中遣遇春宗異
渡河趨陝西三月達渡河降奉元趨鳳翔李思齊
奔臨洮達留炳文守奉元唐州兵亂南陽郡縣應

之達遣楊璟討平之夏四月達趨隴州入伏羌降
鞏昌遣宗異征臨洮降思齊思道聞之懼自慶陽
奔寧夏達克蘭州遂入安定　上使諭達曰張思
齊兄弟譎詐即降慎防之元豫王窺西安達遣兵
襲之遁去五月達出蕭關下平凉克延安良臣以
慶陽降至涇州良臣復據慶陽叛達合兵圍之六
月遇春文忠還兵北平克開平薊北悉平秋七月
征虜副將軍中書平章鄂國公常遇春卒於軍中
詔文忠領其兵王保保分兵陷涇原以援慶陽達
遣宗異屯驛馬關元兵遁去八月宗哲寇鳳翔文

忠破元兵於大同　上遣吳禎勅達既克慶陽及和還京定議功賞宗異禎鎮慶陽炳文李伯昇守陝西茂才鎮山西達克慶陽斬良臣宗指遁去掠蘭州冬十月遣使貽書元主十一月達還京十二月賞平定中原將士金帛有差王保保襲蘭州鞏昌守將于光援之戰敗被執死之洪武三年春正月以達為征虜大將軍文忠勝左右將軍愈和左右副將軍征胡　上問諸將方略對曰王保保以元主故寇邊若直取元主保保失勢可不戰而降　上曰王保保今在邊忘近趨遠非計吾欲分兵二道大將軍自潼關出西安擣定西取王保保左副將軍出居庸入沙漠追元主使彼此自救不暇應援况元主遠居沙漠不意兵至如孤豚遇猛虎取之必矣諸將皆曰善王保保侵安定二月金朝興取東勝文忠降興和進兵罕腦兒擒元平章竹貞三月汪興祖克武朔州達兵至定西王保保退屯車道峴愈柵而逼之達兵出安定王保保來戰胡德濟敗達援之虜退斬趙指揮狗再敗王保保奔和林械德濟送京師　上宥之諭達曰制閫無姑息五月蜀明昇閏與元達自將攻興元都督孫興

祖等遇元兵戰殁五郎口文忠克應昌獲元主孫買的里八刺太子愛猷識理達獵遁去達督諸軍至畧陽入沔州遣金興旺張龍出鳳翔入連雲棧攻隆與元達還西安愈克河州文忠奏捷封買的里八刺為崇禮侯免獻俘始聞元主殂謚曰順帝丁丑　詔曰朕本農家樂生元世庚申之君荒淫昏弱豪傑並起海內瓜分遣兵四出無救于亂此天意也首禍之徒謀奪土疆欲為王伯多行無禮皆底滅亡亦天意也朕當是時年二十有四盤桓避難終不能居遂托身行伍驅馳三年觀群雄無成徒擾生民乃率衆渡江訓將練兵奉天征討于今十有六年削平强暴混一天下大統既正民庶皆安而元之遺孽時犯邊場勞我師旅今年六月十有五日左副將軍李文忠等遣使來奏率兵北至應昌獲元君之孫買的里八刺及其后妃寶冊等物知庚申君已於四月二十八日殂於應昌大軍所至朔庭遂空左副將軍禮送買的里八刺至京朕憐帝王之後特封為崇禮侯總其眷屬以及母后等同居飲食服用出官民上裨存元祀體法前王嗚呼天命靡常惟啟是鑒可不畏哉

平蜀

洪武四年春正月以中山侯和為征西將軍江夏
侯周德興德慶侯廖永忠左右副將軍營陽侯楊
璟都督葉昇率京衛荆湘舟師入瞿塘趨重慶潁
川侯傅友德征虜前將軍濟寧侯顧時左副將軍
暨都督何文輝等率河南陝西步騎由秦隴趨成
都伐明昇臨江侯陳德南雄侯趙庸等充戰將衛
國公愈訓兵襄陽轉餉蜀軍三月璟兵進次夔州
大溪口戰不利赤甲白鹽兵皆退還歸州夏四月
友德克階州和克歸州木寨仍駐歸州友德兵攻

文州都督同知汪興祖力戰死友德急攻之遂克
文州　上念伐蜀久無功以永嘉侯朱亮祖為征
虜右將軍濟師友德兵渡青川白水江遂進克隆
州五月友德兵至漢江造戰艦六月友德拔漢州
守將吳守仁走陳德顧時迎擊再敗之走保寧
詔和曰傅將軍冒險深入克階文隆諸州渡白水
口進次平川蜀人失險宜水陸並進使彼首尾受
敵罷於奔命將軍久住候水路進兵何怯甚和始
趨夔州永忠先發度瞿塘關入夔州和始至分道
並進友德進圍成都降金州永忠舟師至重慶州

昇遣人納欵和至昇詣軍門降亮祖兵亦至重慶
秋七月友德遂分道狗下蜀州郡勃文忠按行四
川明昇至京師封為歸義侯冬十月友德等班師
還京十二月賞平蜀將士金帛有差　上曰璟庸
亮祖三侯功不掩罪朕不汝賞璟等皆頓首謝明
日　上復諭中山侯曰朕前命爾統師伐蜀爾駐
歸州逗遛不進非潁川侯越關渡險直入劒閣攻
戴壽撤瞿塘之兵還援漢州德慶侯因得乘虛攻
破瞿塘則西蜀何由可下後攻保寧又不勇往爾
朕舊人自濠梁相從軍功不細宜爵爾為公緣過

不相掩封汝第一侯今又不能自奮而使他將得
上功朕為爾惜論功行賞必合于大公至正之道
雖欲爾私不可得和叩頭謝曰　陛下屬臣以大
任而臣愚劣失機緩事死有餘責　陛下曲宥不
誅臣已過望敢希重賞

平雲南

洪武十四年九月以潁川侯為征南將軍永昌侯
藍玉西平侯沐英左右副將軍帥諸侯督衛兵征
雲南播州宣慰使楊鏗率酋兵一萬為先鋒十二
月征南三將軍由辰沅趨貴州進克普定留兵戍

守遂至曲靖擒達里麻留兵鎮曲靖傳將軍率衆
擣烏撒分遣兩副將軍趨雲南把匝剌瓦爾密遁
羅佐山入普寧州驅妻子赴滇池死遂與達的驢
兒夜入草舍中縊死兩副將軍至雲南板橋觀音
保等出降永昌侯遣景川侯曹賑定遠侯王弼宣
德侯金朝興分道進取臨安諸路傅將軍城烏撒
得七星關通畢節克可渡河東川烏蒙芒部諸蠻
降洪武十五年春正月甲寅以雲南平　詔天下
命設雲南布政司汝南侯梅思祖平章潘原明署
雲南布政司事以試左通政張紞為雲南左叅政
詔諭雲南諸夷貴州宣慰使靄翠来朝英攻克大
理分兵取鶴慶麗江破石門關下金齒車里平緬
相率来降三月烏撒諸蠻復叛秋七月友德英進
兵擊敗烏撒九月雲南諸夷復叛右副將軍英等
討平之洪武十六年三月命長興侯耿炳文諭征
南三將軍審度班師諭英留鎮雲南六安侯王志
安慶侯仇成鳳翔侯張龍經畧雲南洪武十七年
夏四月論平雲南功進封友德為潁國公諸將陳
桓胡海郭英張翼為普定東川武定[illegible]
鄭端簡公徵吾錄上卷終　子[illegible]正

鄭端簡公徵吾錄下卷

臣 海[illegible]

征胡

永樂十九年十一月　上欲征胡有司言兵食皆
不足且連年出塞宜務休息以安民庶　上不喜
戶部尚書原吉繫內官監籍其家兵部尚書方賓
自經于私第明年二月命英國公輔等議北征餽
運輔等議分前後運前運隨大軍行後運繼之前
運總督官三人隆平侯信尚書李慶侍郎李昶車
運驢運各分官領之領車運者二十六人泰寧侯
愉都督張遠吳顒都御史王彰侍郎張本伏伯安
指揮十人郎中員外郎主事五人御史五人驢運
二十五人鎮遠侯興祖都督張安尚書趙羾侍郎
崔衍都指揮李得指揮十人郎中員外郎主事五
人御史五人後運總督官二人保定侯瑛遂安伯
瑛為之副者侍郎郭敦都指揮陳璟先指揮十人
郎中員外郎主事十人御史五人總督官各率騎
兵千人步兵五千人護行凡前後運用驢三十四
萬車一十七萬七千五百七十三輛挽車民夫二
十三萬五千一百四十六人運糧凡三十七萬石

並出塞分貯三月虜阿魯台圍興和守禦都指揮
王祥戰沒邊將檄聞　上遂親征丁丑發京師辛
丑駐鷄鳴山虜遁諸將請追虜　上曰少俟草青
道開平逾應昌擣其巢穴四月辛丑駐龍門諜言
虜馬二千在洗馬林本掠我塞上馬去倉卒遺馬
走且以啖我　上命收馬入宣府五月駐獨石丁
卯大閱將士戊辰　上為平虜三曲俾將士歌庚
午召英國公輔安遠侯升寧陽侯懋武安侯亨陽
武侯祿隆平侯信應城伯亨新寧伯忠興安伯亨
營中馳射輔升懋連發輒中餘半中應城伯不中

罷領兵信稱病不至降辦事官　上謂諸將曰為
將勇智貴兼全勇而無智一卒之能耳辛未次西
凉亭癸酉令軍中樵牧皆不得出長圍時大營居
中外駐五軍左右前後哨掖總之步卒居內騎卒
居外神機營在騎卒外神機營外有長圍各周二
十里　上諭諸將曰兵法云多筭勝用兵之際智
在勇先馭戎之道固須部伍整肅進退有律然必
將帥撫士卒如父兄於子弟則士卒附將帥亦如
手足之捍頭目上下一心乃克有濟至於同列尤
須和協一隊當敵各隊策應左右前後莫不皆然

譬如舟行遇風舟人齊力波濤雖險靡不獲濟六
月壬辰次清平鎮令大營五軍將士出應昌地益
平曠宜結方陣進神機馬隊必整列癸巳次威遠
川開平報虜復攻萬全　上召諸將問計皆曰宜
分兵還擊之　上曰不然此詐謀也虜患大軍徑
擣巢穴為此牽制術然其衆多不知大軍此行必
已喪膽敢攻城乎庚戌次王沙泉以深入虜地勅
前鋒都督朱榮等各領徤卒三百人人馬二賫二
十日糧宵行晝伏探虜都督吳成等領兵千人踵
後策應七月己未次殺胡原前鋒都督朱榮等獲

虜言阿魯台北走　上曰獸窮則走然黠虜未可
遽信或詭謀示弱誤我不可不嚴備前哨獲虜部
曲亦言虜恐衆夜遁乃召朱榮吳成等還發兵盡
收虜所棄牛羊駝馬焚其輜重是日命旋師遂召
諭諸將曰兀良哈羽翼阿魯台為逆殺掠我吏民
阿魯台遁兀良哈近東塞門庭之寇當還師剪此
虜諸將曰然命簡步騎二萬分五道　上授方畧
進擊曰兵貴神速又曰虜聞我師東必西走吾邀
其西辛酉諸將東行至清水泊庚午　上率精騎
數萬西至屈裂兒河虜數萬驅輜重西奔陷山澤

中遇大軍倉卒逆戰　上麾騎兵為左右翼齊進虜欲突走　上率前鋒衝之斬虜數百人虜大潰走其地背河前左皆山大將軍輔依山而陣　上來高望虜虜稍復聚急麾兵繞出虜右十餘里又急分兵渡河斷虜後虜果突而右走盡獲之又麾兵繞出其左十餘里令甲士持神機弩伏深林中戒曰虜過此發山下兵嚴陣以待虜果盡棄其輜畜馳突而左　上麾騎士與山下兵馳追之虜驚走至林中神機弩競發虜又潰餘虜百騎圍結甚堅走且疾　上曰必酋也率騎兵追奔三十餘里

直抵巢穴擒其酋伯兒伯克等盡收其人畜焚其輜重詢降虜言屈裂兒河東北深谷中有虜千餘人令寧陽侯懋以騎兵五千追之懋率精騎伏隘中虜襲我輜重方援戰懋發伏夾擊虜大潰斬獲過半凡獲虜牛羊十餘萬盡賞諸將士八月戊戌次玻璨谷諸將擣兀良哈者斬虜首千餘俘其人畜道大寧入喜峰口侯　上辛丑班師書諭　皇太子詔天下九月丁巳　上度居庸關壬戌至京師百官上表賀平胡癸亥左春坊大學士士奇吏部尚書兼詹事義尚書呂震下錦衣衛頌繫尋釋之是歲阿魯台弒其主本雅失里而自立永樂二十二年榆木川之變原吉始出掖廷獄復為户部尚書

谷庶人

谷庶人橞母郭惠妃滁陽王女也妃三子長蜀王次代王次如意王或曰即谷王也洪武二十六年建邸宣德即上谷建文初靖難兵起庶人走還京靖難兵至橞守金川門登城望見　成祖麾盖開門迎　成祖成祖入即位賜橞樂七奏衛士三百及金銀鈔馬加祿歲三千石官其護衛指揮僉事

張興為都督僉事儀衛正張成為指揮使已而改封長沙之國驕橫不遵藩職尚書伯茹瑺不謁橞下詔獄死橞益肆無忌造戰船弓弩器械招匿亡命習兵法戰陣日與都指揮張成宦者吳智劉信等謀呼成師尚父智信國老令公成智信亦輒應偽作讖書以為讖有十八云　高皇帝十八子也陰傳播惑衆心製巧燈上獻擇壯士俾入朝架燈又選壯士習音樂與燈並上朝廷乘隙為變奪民田侵公稅殺無罪人踪跡益露長史虞廷綱屢諫不聽誣罪磔殺廷綱張興懼禍及已因奏事北京

白其狀　成祖未信與過南京又啓　太子曰臣肎死上聞　上頷不信臣言臣萬死願陛下垂聽憶臣言他日得無連坐𢦏臣家臣死不朽橞又遣劉信持所為讖致書蜀王為隱語曰德蒼時不可言桓文之事桓文時亦不可言德蒼之施欲結蜀王為援蜀王切責不聽已而蜀王子崇寧王悅燇得罪入投橞橞納悅燇因詭衆曰往年我開金川門出建文君建文君今在我宮中我將舉事為建文君復辟事將發會蜀王上變告永樂十四年七月　成祖見蜀王疏嘆曰朕待橞厚不宜有此心

蜀王忠孝又不宜欺我張都督嘗為我言我不忍信今果然立命中官持勅諭橞令橞遣悅燇還蜀橞不意使猝至不得已就徵十月至京入見　成祖以蜀王章示橞橞頓首自伏死罪死罪成國公朱勇都御史劉觀諸大臣廷劾橞曰周辟管蔡漢戮安長皆大義滅親　陛下縱念橞柰天憲何成祖曰橞朕弟朕且令諸兄弟議明年正月楚王楨等各上議曰橞違　祖訓謀不軌踪跡甚著大逆無道罪誅不赦　成祖曰諸王奉大義國法固爾吾寧生橞二月削橞及其二子賦灼賦爚爵為

庶人父子皆安置廬州相繼卒景泰五年五月遷其少子賦烒居南京月與食米二十石卒無後

漢庶人

漢庶人高煦　成祖第二子初　太祖嘗召秦晉燕周四世子及高煦輩學于京師高煦不肯學日與晉恭王三子濟熿周定王二子有勳遊嬉輕躁無行　太祖不悅建文君即位初仁宗及高煦奔喪京師舅氏魏國公徐輝祖密戒之不聽盜輝祖馬不朝辭渡江走歸途中輒殺吏民至涿州又殺驛丞其凶橫滛荒狡黠險狠跋扈不可御乂矣靖

難兵起　仁宗居守高煦有膂力善騎射從行屢有功江上之戰靖難兵稍却高煦適引胡兵至成祖撫其背曰吾力倦矣汝努力已而議建儲藩府舊臣淇國公丘福駙馬王寧善高煦時時稱二殿下功高　成祖曰居守功高於扈從儲貳分定於嫡長且元子仁賢其社稷主汝等勿復妄言永樂二年立　仁宗東宮封高煦漢王國雲南怏怏不肯去曰我何罪斥我萬里改青州又怏怏不肯去曰我何罪置我瘠土　上不說　仁宗力解得暫留京師又請得天策衛為護衛曰唐太宗天策

上將吾得之豈偶然又益請兩護衛曰我英武豈
不類秦王世民　文后崩　成祖狩北平高煦益
不法陰蓄壯士肆出盜刼兵馬指揮徐野驢擒之
高煦怒手鐵瓜撾殺徐指揮衆莫敢言遂僭用天
子車服十四年　成祖巡北京高煦聞不豫逆謀
益著　成祖聞之大怒促駕南還召高煦褫冠衣
囚繫西禁門條其罪惡數十事且誅高煦　仁宗
頓首伏地涕泣力救乃之削兩護衛誅其左右狎
暱從封樂安州促即日行　成祖顧謂東宮及太
孫曰樂安近北京即聞變告朝發可夕擒比至樂

安怨望異謀益急　東宮數書戒竟不悛　成祖
北征晏駕高煦子瞻圻在北京凡朝廷事潜遣人
馳報一晝夜六七行高煦日亦數十人遣入潜伺
京師幸有變　仁宗固知之顧益厚遇高煦書召
至倍加歲祿賜資萬計先是瞻圻憾父殺其母屢
發父過惡　成祖曰爾父子何忍也至是高煦悉
上瞻圻前後覘報中朝事又曰廷議旦夕發兵取
樂安　仁宗召示瞻圻曰汝處父子兄弟間讒搆
至此乎稚子不足誅遣鳳陽守皇陵二十二年十
月封高煦嫡子瞻垣為漢世子次瞻埈濟陽王瞻

坺臨邑王瞻坦昌樂王瞻墿淄川王瞻坪齊東王
瞻壔任城王瞻埬海豐王瞻埛新太王未幾　仁
宗大漸　太子自南京奔喪高煦謀伏兵邀于路
倉卒不果　宣宗即位賜二叔視他府特厚高煦
日有請及言朝政　上曲狥其意索駝與之駝四
十索馬與之馬百二十索袍服又與之袍服高煦
益自疑宣德元年八月壬戌朔遂反遣枚清潜來
京約英國公張輔内應輔暮夜繫青聞於朝又約
山東都指揮靳榮等反濟南為應又散弓兵旗令
真定諸衛所盡奪傍郡縣畜馬立五軍都督府指

揮王斌領前軍韋達左軍千戶盛堅右軍知州朱
恒後軍諸子瞻垐瞻域瞻埣瞻墿各監一軍高煦
率中軍世子瞻垣居守指揮韋賢韋興千戶王玉
李智領四哨部署已定偽授王斌朱恒等太師都
督尚書等官御史李濬樂安人棄其家變姓名間
道詣京上變言高煦刻日取濟南然後率兵犯闕
陛濬行在左僉都御史遣中官侯太賜書高煦言
昨枚青来言叔督過朝廷子誠不信　皇考至親
唯二叔子所賴亦惟二叔小人離間不得不敷露
中懇且傳播驚疑或有亦間竊發者不得不略為

之備唯叔鑑之太至樂安高煦出兵見太傲倨不
拜敕南面坐跪太大言曰　太宗信讒削我護衛
從我樂安　仁宗徙以金帛餌我今又輒云　祖
宗舊制殊令我鬱鬱豈能久居汝試觀我士馬
豈不橫行天下汝報　上急縛對臣來徐議吾所
欲太懼唯唯歸　上問高煦何言太對無所見
上曰太二心已而錦衣官從太往者具陳所見
上大怒太是月丁卯高煦遣百戶陳剛進疏言
仁宗違洪武永樂舊制與文臣誥勅封贈　令上
修理南巡席殿等事為朝廷　近斥二三大臣夏原

吉等為奸佞並索誅之又書與公侯大臣驕言巧
詆汚蔑乘輿　上嘆曰高煦果反議遣陽武侯將
兵討高煦輔臣榮力言不可曰　皇上獨不見李
景隆事乎　上默然立召張輔諭親征輔對曰高
煦素怯今所擁非有謀能戰者願假臣兵二萬獻
闕下　上曰卿誠足擒賊顧朕新即位小人或懷
二心行決矣令大索樂安奸諜乙丑勅遣指揮黃
謙同總兵平江伯陳瑄防守淮安勿令賊南走令
指揮芮勛守居庸關令法司盡施軍旗刑徒從征
戊辰命定國公徐景昌彭城伯張昶守皇城安鄉

伯張安廣寧伯劉瑞忻城伯趙榮建平伯高遠守
京師已巳命豐城伯李賢侍郎郭璡郭敦李昶督
軍餉鄭王瞻埈襄王瞻墡留守北京廣平侯袁容
武安侯鄭亨都督張昇山雲尚書黃淮黃福李友
直協守輔少師義少傅士奇少保原吉太子少傅
榮太子少保吳中尚書胡濙張本通政使顧佐扈
行陽武侯祿為先鋒辛未發京師癸酉駕過楊村
馬上顧問從臣曰試度高煦計安出或對曰樂安
城小彼必先取濟南為巢窟或對曰彼曩不肯離
南京今必引兵南去　上曰不然濟南雖近未易

攻聞大軍至亦不暇攻護軍家在樂安不肯棄此
走南京高煦外多誇詐內實怯懦臨事狐疑展轉
不能斷今敢反輕朕少年新立眾心未附又謂朕
不能親征即遣將來得以甘言厚利誘餌幸成事
今聞朕行已膽落敢出戰乎至即擒矣戊寅獲樂
安歸正人益知賊中虛實言賊初約靳榮取濟南
山東布按二司官覺之防榮不得發又聞大軍至
不敢出來恒應天人力言宜引精兵取南京得南
京大事成矣眾不從曰爾顧赴家崇我輩何又曰
高煦初聞陽武侯等將兵攘臂喜曰此易與耳聞

親征始懼於是授歸正人官厚賞給榜令還樂安
諭衆　上仍書諭高煦曰張敖失國本之貫高淮
南受誅始於伍被今六師壓境王即擒獻倡謀者
朕與王除過恩禮如初不然一戰或擒或以王爲
奇貨縛來獻悔無及矣　上英暢神武詞旨明壯
我師氣盛龍旗鉦鼓千里不絕庚辰祿駝奏前鋒
至樂安約明日出戰　上令大軍蓐食兼行文大
臣請慎重武大臣曰林蓊間或設伏百里趨利不
可　上曰兵貴神速我抵城下營彼阱中虎爪牙
安施大軍至烏合之衆方洶洶何暇設伏遂行夜

分至陽信時慶雲陽信吏人皆入樂安城無一人
來朝者辛巳昧爽駐蹕樂安城北城中黑氣黯黲
我兵壁其四門賊乘城舉砲我軍發神機銃箭聲
震如雷城中股栗諸將請即攻城　上不許勅諭
高煦再遣勅皆不荅圍中人多欲執獻高煦者高
煦密遣人詣行幄願假今夕訣妻子明旦出歸罪
上許之是夜高煦盡焚兵器及交通逆謀書壬午
移蹕樂安城南高煦將出王斌等力止曰寧一戰
死無爲人擒高煦紿斌等復入宮遂潛從間道出
見　上群臣請正典刑　上不允以劾章示高煦

高煦頓首言臣罪萬萬死惟　陛下命　上令高
煦爲書召諸子同歸京師赦城中罪止同謀脅從
者不問遂執王斌等下行錦衣獄癸未令祿本鎮
撫樂安改樂安爲武定八月乙酉班師命中官頌
繫高煦父子赴北京錦衣衛械繫王斌朱恒盛堅
典仗侯海長史錢巽教授錢常百戶井授至京皆
伏誅惟長史李默以嘗諫免死謫口北爲民詠榮
榮子義天津鎮守都督孫勝山西都指揮張傑楊
雲青州左衛指揮使　誠河間衛鎮撫溫英滄州
衛指揮鄭典鎮撫劉志皆約舉城應者先納軍馬

糧仗數事覺相繼誅六百四十餘人其故縱與藏
匿坐死戍邊者一千五百餘人編邊氓者七百二
十七人庶人至京鎖縶大內逍遙城一月　宣宗
欲往觀左右力止不聽及至熟視久之庶人出不
意伸一足勾　上仆地左右即扶起　上大怒亟
命壯士舁銅缸覆庶人缸重三百斤庶人有力頂
負缸起積炭缸上如山燃炭逾時火熾銅鎔庶人
死

寧庶人

寧庶人宸濠　太祖五世孫也　太祖第十六子

擁以洪武二十四年封大寧大寧在喜峰關外古
會州地洪武初設北平行都司東聯遼東西接宣
府為巨鎮　文皇時討北平每歲秋七月會廣寧
遼王及寧王宣府谷王大同代王太原晉王西安
秦王韋州慶王甘州肅王出塞捕虜名肅清沙漠
以故諸王皆有重兵　文皇靖難兵起曰曩予巡
塞上見大寧領朶顏諸夷驍勇善戰戍卒皆閭左
罪謫不能寒吾得大寧斷遼東得胡兵助戰吾事
濟矣令　仁宗居守率銳卒千人倍道趨大寧遺
書寧王言窮蹙求解吾弟王邀　文皇單騎入城

執手大慟言不得已至此南兵百萬旦夕且破北
平非吾弟表奏吾死矣寧王為草表謝請於居數
日欵洽不為備　文皇銳卒伏城外諸親密吏士
稍稍得入城遂令陰結諸胡酋長及閭左思歸之
士皆喜定約　文皇辭去寧王餞郊外伏兵起執
寧王擁入關諸胡士卒一呼皆集守將朱鑑不能
禦戰沒總兵官都督劉貞遯還京師行軍都督陳
亨等皆降　文皇於是靖難兵益強當是時寧王
善謀時時草檄　文皇即位遣內官書諭王冊三
王入朝相見甚歡因乞改南土初欲得蘇州　文

皇曰蘇州圻內不許又欲得杭州　文皇曰乃弟
初封錢塘為吳王　皇考以為不可改封開封建
文無道封其弟允熥吳王竟不克享建寧荊州重
慶東昌皆善地惟弟擇焉寧王得書遂出飛旗令
有司治馳道　文皇大怒王不自安屏從兵從五
六老中官走南昌稱病卧城樓乞封南昌　文皇
不得已即藩司為府封王南昌已而人告王誹謗
巫蠱事　文皇書諭王王益不自安稍稍自斂戢
仁宗時乞朝京師又言江西非其封國請改封
上諭王叔受封　先帝已二十餘年朕不敢違

宣宗即位以大父行又復輙恣橫請於封內選子
女　上不許重違其意賜女婦八十四人王令省
中官衣朝服用天子儀仗賀王元旦長至千秋節
習儀鐵柱觀副使石璞聞於朝乞罪其長史王堅
朝議定宗室將軍祿米視品王抗言宗室安得有
品詞不遜時漢庶人方以反誅　上答書詞甚厲
云將軍中尉有品　祖訓也王不得棄　祖訓肆
煩說王即不謹非獨群臣有言不已天下人心亦
不容已徒恃尊屬誣蠛朝廷典憲且存朕不敢荒
未幾又乞灌城田　上不許王見　上英武又稍

欽戕托志神仙正統十三年卒謚獻子盤烒未嗣
卒謚莊惠世子景泰元年以子奠培嗣王追封寧
惠王奠培以世孫嗣王弘治四年卒謚靖靖王長
子覲鍚天順八年封上高王弘治五年嗣王十年
卒謚康康王庶子宸濠母馮針兒故娼也弘治八
年封上高王十二年嗣王宸濠輕佻無威儀好弄
吾兵嗜利狥色凌宗室黷亂無禮養死士為群盜
湖江間及刼郡邑府庫財萬萬計術士李自然李
日芳妄言宸濠骨相天子也宸濠喜時詗中朝事
聞諂言輙喜聞言　上明聖朝廷治即怒不應王

邸故以罪削護衛至正德初通逆瑾賂金錢無算
得復議給安化王反瑾誅革護衛未幾復結錢寧
諸權奸又得復護衛益大肆擅殺都指揮戴宣逐
布政使鄭岳御史范輅幽知府鄭瓛宋以方殺辜
魏二姓幾千人盡奪諸附王府民廬副使胡世寧
言天橫無道不早裁抑禮樂征伐不復出自朝廷
宸濠不吝金璧萬計遺奄余欽入京徧遺中朝内
外文武等大臣朱寧蕭敬張雄張鋭江彬陸完石
玠欲殺世寧賴　武宗明聖世寧得不死謫戍遼
東自是益復無顧忌日與李士實劉養正王春謀

不軌又見武宗巡遊東宮久虛令典寶萬鋭益賂
諸奸佞欲召其子大哥入京以上廟燒香為名幸
事萬一成得自取正德十二年府典寶閻順内官
陳宣劉良上變告宸濠疑出承奉周儀意盡殺儀
家及典仗查武數百人令承奉劉吉持金錢又徧
遺諸權奸佞幾殺順等於是逆謀益急妃婁氏累
泣諫不聽大集群盜凌十一閔廿四吳十三等數
千人置丁家山諸處四出行刼時奄畢真鎮守浙
江約起事為應又結廣西土官狼兵及南贛峒蠻
是時士實養正春吉鋭日夜與宸濠謀恐起事以

反名人心未服伺一日宴駕大位未定乘變即起
萬一事成遣奸黠人盧孔章等分布水陸孔道萬
里傳報浹旬往返蹤跡大露朝野皆知宸濠旦夕
必反巡撫都御史孫燧日夜防遏宸濠托剿賊名
制置郡邑城郭兵食事甚悉嘗歎曰即賊起吾不
滅賊賊必以吾所處分故速滅又連上七疏言宸
濠反且在旦夕宸濠諸奸邀諸途即不得諸奄權
奸得宸濠金錢多恐事洩并誅又幸冀非望往往
匿不聞　上不知也十四年言官合詞為　上言
宸濠必反狀　上為遣駙馬都尉崔元都御史顔

順壽太監頼義諭宸濠令改過府中人以為名宸
濠也六月丙子因諸司入謝宸濠酒遂稱密旨反
刼燧及副使許逵燧逵叱宸濠無反自速死吾死
不從賊遂殺燧逵偽授士實太師養正國師吉太
監春尚書凌十一等都指揮急走入令畢真反杭
州為應遣余欽等攻九江南康王春等發傍縣諸
賊黨九江南康城破七月壬辰進攻安慶知府張
文錦守將崔文楊鋭力禦不肯下宸濠以江西僉
事潘鵬安慶人遣鵬招安慶文誅鵬家宸濠議僭
大號改年順德士實養正言需至南京正位然後

改元布詔是時汀贛都御史王守仁已傳檄遠近
名宸濠賊起兵討宸濠宸濠不敢離南昌已而聞
守仁兵未集士實養正造偽檄指斥朝廷謂　武
宗以莒滅鄫　高皇帝不血食建寺禁內雜處妓
女胡僧玩弄邊兵身衣異衣至於市井屠販下流
賤品之事靡不樂為棄置宗社陵寢而造行宮於
宣府稱為家裏曠費無厭荒遊無度東至永平諸
處西遊山陝三邊所過掠民婦女索取贖錢又謂
常懸都太監牙牌稱威武大將軍又謂既奪馬指
揮妻稱馬皇后復納山西娼婦稱劉娘娘原其為

心不能御女又將假此婦人以欺天下抱養異姓
之子如前所為也留萬鋭拱條等守南昌偽勅吉
提督軍務參政王綸參贊軍務分諸賊為五哨一
百四十隊戊戌直趨安慶庚子攻城不克甲辰以
天梯攻又不克安慶守益堅又聞守仁兵且至宸
濠懼方欲退還南昌丙午聞守仁辛亥破南昌擒
拱條萬鋭等及宸濠子三哥四哥宸濠益懼解安
慶圍甲寅至樵舍乙卯遇守仁兵黄家渡戰敗丙
辰又敗丁巳守仁急督戰火攻宸濠大敗婁妃投
水死擒宸濠及其子大哥吉士實養正等宸濠曰

紂用婦言亡而我不用婦言亡　武宗初聞宸濠
反江彬等幸　上出遊巡勸　上親征遂下詔曰
宸濠天性兇淫自作不靖誣陷郡王淫亂宗女打
死無罪平人不下千數强奪官民田產動以萬計
誘陷良善毒害忠貞包藏禍心妄窺大位聚集群
盜招納叛亡私造戰船擅置軍器造謀作孽積有
歲年流言日聞朕未遽信前年本府內官赴京告
變近日在京科道交章舉發朕猶念在親誼曲為
保全特遣親臣齎書戒諭宸濠自知罪在不赦使
者未及半途先已肆行反逆殺害巡撫囚禁守臣

分遣賊徒四散流刼占據官府縱放獄囚攻圍城
池燒毀郡縣搜刼印信搶奪運船南京各處守臣
連日飛章奏報具有實跡反狀甚明爰下大廷會
官集議僉謂宸濠悖逆天道得罪　祖宗古今大
惡朕不敢赦祇告　天地　宗廟革其封爵削其
屬籍親統六師正名討罪詔未下守仁已擒宸濠
宸濠六月丙子反七月丁巳就擒宸濠反謀雖久
意侥倖倚奸人得竊位不欲顯言稱亂及事急反
始掠省城兵器燧已名討賊移外郡倉卒不能備
招賊又為諸下邑遏不得去諸偽將皆賊徒未嘗

徵吾錄　下卷　二十一

知戰士實養正徒以區區文詞議論負時名不知
兵諸附者皆富貴子弟聞守仁倡義誅討未及見
兵皆逃避去燧初所置城遏賊不得逸盡就縛宸
濠檻車至南京　武宗頗出遊幸諸權奸得宸濠
金錢者尚在　武宗左右或握兵間通語言宸濠
謂且得釋獨忌守仁知兵有威望又兵精慣戰不
敢動　武宗回鑾至通州誅宸濠弋陽王拱樻攝
府事初獻王五子二子盤熚臨川王天順五年罪
廢為庶人幽高墻三子盤烑宜春王四子盤烓新
昌王五子盤熿信豐王弋陽王者靖王弟奠壏始

封弋陽謚榮莊榮莊子覲錄嗣弘治十年卒謚僖
順僖順三子二子天季子宸汭弘治十二年嗣正
德九年卒謚莊僖莊僖次子拱樻正德六年封鎮
國將軍嘉靖元年攝王府事二年嗣弋陽王二十
年得稍設官屬子多焜嘉靖五年封鎮國將軍郡
王存者八將軍鎮國十五輔國五十六奉國四十
中尉鎮國十八輔國一未封者二十五未名二百
二庶人五十一

安化庶人

寘鐇者慶靖王曾孫也祖秩炵靖王第四子永樂

徵吾錄　下卷　二十二

十九年封安化王謚惠懿父邃墁封鎮國將軍弘
治六年贈安化榮和王寘鐇成化二年封長孫弘
治五年嗣正德五年奄瑾擅權毒亂天下寘鐇遂
起逆謀告生員孫景文曰日者言我有帝王骨相
覡王九兒降鸚鵡神妄言禍福每見寘鐇呼老天
子寘鐇益冀望非分會大理寺少卿周東度田寧
夏倍益頃畝畝虛厚租徵馬屯租甚急景文謂寘
鐇曰殿下欲圖大事此其時矣寘鐇遂為酒召都
指揮何錦周昂指揮丁廣謀反以誅奄瑾為名是
年四月五日寘鐇為酒大會巡撫安惟學總兵姜

漢周少卿等太監太監及漢至巡撫少卿辭不去
錦等矯言虜入塞急呼壯士申居敬捕虜執兵械
蹄馬呼噪儀賓韓廷璋等伏府序下錦等趨安化
府推門入序中伏兵起殺漢及奄走行臺殺惟學
都指揮楊忠又殺周少卿縛侯參議放獄囚焚官
府刼庫藏奪河舟大索慶諸王將軍金幣萬計召
逆黨平虜城千戶徐欽引兵入城僞造印章旗牌
又令景文為僞檄言瑾蠱惑朝廷變亂祖法屏棄
忠良收集西狹阻塞言路括斂民財籍沒公卿封
拜侯伯數興大獄羅織無辜散遣官校脅持遠近
張綵劉機曹雄毛倫文臣武將內外交結意謀不軌
今將舉義兵清除君側凡我同心並宜響應傳布
邊鎮以錦為討賊大將軍昂廣左右副將軍景文
軍師張欽先鋒將軍魏鎮等七人都護朱霞等十
二人總管當是時遊擊將軍仇鉞陷城中欲起兵
擒賊自效恐河東兵未集稱病卧鉞蒼頭潛入城
言副總兵楊英都指揮韓斌延綏副總兵侯勳遊
擊將軍時源各率兵屯河上廣武營都指揮孫隆
焚兩墩樓捲河舟盡奪泊東岸矣鉞喜尚稱病卧
脫都指揮鄭卿等三千人出泊渡口留昂守城昂

問鉞病鉞猶稱病不起伏諸蒼頭候昂入殺昂鉞
即起開門一呼諸遊兵壯士楊真等聞之即趨安
化府殺朱霞等十一人擒寘鐇及其子台溍遣古
興兒衮告鄭卿令反正卿遂殺魏鎮等十人錦廣
走追擒之賀蘭山外朝廷聞變遣都御史楊一清
太監張永督諸軍討賊未至寧夏賊平一清永至
陝械寘鐇錦廣等至京頒繫寘鐇諸王館錦廣等
下錦衣獄廷鞫并寘鐇等伏誅弟寘鏃寘鐫坐黨
廢庶人者凡若干人將軍鼒材俘至京既論死正
德中山僧大千和尚者財富凌同類同類毆和尚

和尚憤曰我皇帝家人也衆異其言聞於朝逮至
京下部獄和尚曰我安化府鼒材也衆不能辨安
化宮人左寶瓶在浣衣局召驗和尚寶瓶曰此鼒
材殿下也得免死送高墻竟不能知當時代鼒材
死者誰也

哈密

哈密本古伊吾廬地在燉煌北大磧外西北羌胡
往來要路也元封忽納失里為威武王已而改封
肅王卒弟安克帖木兒嗣國初置甘州五衛於張
掖肅州衛於酒泉涼州衛於武威西寧於湟中又

置山丹永昌鎮番莊浪四衛高臺鎮夷古浪二千戶所自陝西蘭州渡河千五百里至肅州肅州西七十里為嘉峪關長陵初設關外七衛曰哈密曰安定曰阿端曰赤斤蒙古曰典先曰罕東左七衛皆在嘉峪關西哈密又在六衛西東去肅州西去土魯番各千百里北至瓦剌數百里永樂二年改封安克帖木兒為忠順王以頭目馬黑麻大只等為指揮等官分其衆居苦峪城三年忠順王卒無子兄子脫脫先是俘縶夷邸　上曰此西域入貢孔道可釋脫脫令嗣王賜金印誥命玉帶文綺遣使

送還令察諸番向背凡諸番貢物表文譯上四年賜王及其祖母速哥失里母妃從母綺幣有差是年速哥失里逐脫脫　上勅諸酋復立脫脫為王六年脫脫暨祖母各遣使朝貢九年脫脫卒勅都指揮哈納為都督僉事守哈密是年封力帖木兒為忠義王賜印誥玉帶守哈密卒從父子孛羅帖木兒嗣仍封忠順王賜誥印十二年行在驗封員外郎陳誠奉使西域還言哈密城在平川河三四里東北二門王稱速壇人僅數百戶頗非一種多蒙古回回人俗習各異產馬駝玉石鑌鐵犬尾羊

陰牙角城北大山西南東皆平曠地多鹻鹵宜稻麥豌豆農耕亦用糞壤人獷悍好利西域三十八國入貢經哈密者相擱出入索道路錢乃已洪熙元年貢硫黃　上詰邊臣何以有硫黃正統四年貢玉求紵絲與四表裏天順四年貢賜紙金箔薑桂茶礬成化元年令歲一貢貢不過三百人至京不過三十人貢物馬駝玉石鐵器諸獸皮三年以忠順王外孫為都督賜銅印金幣八年都督赴京嗣官貢馬駝加賞時酋者林栻孛羅帖木兒無子王母努溫荅力理國事九年土魯番速壇阿力欲

以哈密掠赤斤諸夷王母不從虜王母金印去遺番離散王母外孫都督把他木兒子罕慎避居苦峪其奸狡者陰附阿力俟我塞下遣高陽伯李文通政劉文討阿力調罕東赤斤番兵數千駐苦峪不敢進阿力遂輕中國文等謬言不見土魯番遂還王母金印竟為阿力所留益侵我城郭諸夷十四年阿力死子阿黑麻稱速壇未壯二十年守臣乘間請封罕慎嗣忠順王入哈密罕慎貪殘國人怨恨西域諸夷貢使往來者苦罕慎要索亦怨恨二十三年罕慎言瓦剌有克捨太師革捨太師克

捨死其弟阿沙赤為太師華捨弟阿力阿古多兀乇
與阿沙赤讐殺西走據哈密癿剌尋退去弘治元
年阿黑麻强曰罕慎非脫脫俗安得王哈密哈密
我當王欲殺罕慎畏我不敢發好語罕慎曰吾為
若聯姻若為王益安無外侮罕慎喜許阿黑麻阿
黑麻至哈密誘罕慎頂經結盟遂殺罕慎亦未敢
顯言據哈密即遣使入貢言罕慎病死國亂乞遣
大通事和番立我為王居哈密領西域職貢兵部
尚書馬文升言外夷北虜最强屢入貢乞通使我
不聽阿黑麻小夷且與哈密各有分地不可輙通

使亦不得王哈密彼若入貢我亦不拒請勅阿黑
麻諭令還王母及金印還我哈密時王母死已四
年遣哈密頭目寫亦虎仙齎勅諭阿黑麻阿黑麻
以金印城池來歸遣使朝貢厚賞之陞寫亦虎仙
為都督僉事文升言哈密有回回畏兀兒哈剌灰
三種共居一城種類不貴不相下北山又有小列
禿野乜克力數種强虜時擾哈密必得元遺孽嗣
封理國事庶可懾服諸番與復哈密不然未得休
息乃立安定王族孫陝巴為忠順王安定王者亦
脫脫種落令頭目奄克孛剌阿木郎輔陝巴五年

陝巴至哈密六年諸番索陝巴犒賜不得阿黑麻
又恨阿木郎射賜物掠其牛馬遂入哈密殺阿木
郎虜陝巴及金印去內閣丘濬謂文升曰哈密事
重須公一行文升曰方隅有事臣子豈可辭勞但
西域賈胡慣竊利不善騎射古未有西域能為中
國大患者徐當靜之濬曰有識言不可不慮文升
請行諸大臣不可請勅兵部侍郎張海都督侯謙
行視經略時阿黑麻貢使寫亦滿速兒等在京師
令海至河西令夷使二三人與通事致勅諭阿
黑麻歸陝巴金印諸夷使爭欲去海不可乃遣哈

密夷人以勅往阿黑麻竟留不報海不得已修嘉
峪關捕哈密奸回通阿黑者二十餘人戍廣西請
絕西域貢七年春海謙不受命輙還朝　上怒逮
下獄降海山西參政謙奪俸閒住文升言土魯番
恃其强悍哈密奸回又反復欺負中國不懲創彼
益輕中國請安置寫亦滿速兒等於閩廣閉嘉峪
關絕西域貢令諸夷歸怨阿黑麻當是時西域諸
夷皆言成化間我入貢　皇帝先遣中貴人迓我
河南至京宴賜甚多　今皇帝不撫我我泛海萬
里貢獅子謂我開海道卻不受即從河西貢者宴

貢亦薄天朝棄絶我相率從阿黑麻且拒命中國
能柰我何哈密奸回又附阿黑麻阿黑麻遂復入
哈密自稱可汗大掠罕東諸夷諜言糾夷數萬用
雲梯攻肅州且蹂甘州報至文升曰彼虚聲挾我
也土魯番至哈密十數程中經黑風川哈密至苦
峪又數程皆無水草貢使往返皆馱水行使我謹
烽火明斥堠整兵以俟彼至肅州我以逸待勞縱
兵出奇一擊必使彼隻馬不返已而阿黑麻西去
令頭目牙蘭以二百餘人據哈密文升曰非用陳
湯故事此虜終不畏文升召肅州撫夷指揮楊翥

至京撫其背曰汝諳夷情知西域道路　主上令
欲擒斬牙蘭汝計安出翥曰此賊黠非襲之不可
罕東至哈密有捷徑可進兵兵可不十日至文升
曰余欲選罕東兵三千為前鋒我兵三千殿後各
持數日熟食兼程襲之何如翥曰善八年令河西
巡撫許進調兵食遣副總兵彭清統精兵三千由
南山馳至罕東即調罕東諸番兵乘夜倍道襲牙
蘭是冬進及總兵劉寧率兵至肅州久駐關外候
罕東兵不至乃出大路乏水草行不能疾牙蘭詗
知遁去我兵入哈密斬首六十得陝巴妻女獲牛

羊三千哈密脅從者八百餘人皆不殺擄以歸
西徼上師還糧乏士馬亦多物故然西域自是
畏中國文升言兵雖抵哈密然未獲牙蘭首功
少進寧及太監陸誾不遵節制徒取空城無
事獨軍士遠征勞苦宜陞賞　上念邊臣出
功加問歲祿二十石寧陞左都督加俸百石遣左
副都御史清都督僉事九年阿黑麻又襲破哈密
令撒他兒及奄克孛剌住剌木城奄克孛剌密結
乜剌小列禿襲斬撒他兒奄克孛剌還守哈密阿
黑麻遣人圍哈密哈密人舉火小列禿見之來援

退走守臣奏乞令羈留貢使往諭阿黑麻納款文
升曰阿黑麻未見遣使上欵書不許是秋進改陝
西巡撫十年秋阿黑麻令人送陝巴還哈密其兄
馬黑上書言西域諸國不得貢怨阿黑麻令悔過
乞許與黑婁諸國入貢及還寫亦滿速兒等文升
言此虜挾詐俟陝巴金印至甘州取寫亦滿速兒
等於閣廣是冬起王越為太子太保左都御史總
制甘涼等處邊務經略土魯番哈密十一年越出
河西取陝巴至甘州令哈密三種都督回回寫亦
虎仙畏兀兒奄克孛索剌哈剌灰拜迭力迷失佐陝

巴奄克孛剌罕慎弟也恨土魯番亦與陜巴不協
越以罕慎女也先主剌妻陜巴結好奄克孛剌未
幾越卒是秋賜陜巴大帽蟒衣玉帶象笏復封爲
忠順王放寫亦滿速兒等西歸時哈密三種人久
苦土魯番不願還文升請許半留肅州往来自便
十二年春陜巴至肅州畏畨虜不肯出關守臣遣
叅將率兵護行又賞赤斤蒙古諸畨令遂程防護
至哈密是夏寫亦虎仙致賞賜於土魯番諸夷使
入京朝貢十三年阿黑麻及黑妻諸國皆令人入
貢十七年春陜巴嗜酒掊尅國人頭目者力克哈

等迎阿黑麻次子真帖木兒守哈密陜巴棄城走
沙州真帖木兒罕慎外孫也年十三不肯来哈密
哈密入曰陜巴走哈密城空恐爲野乜克力逹子
所據真帖木兒始至剌木城其兄滿速兒乞守臣
令人来守哈密真帖木兒自剌木城入哈密守臣
令官舍董傑及奄克孛剌往哈密撫夷衆諭迎陜
巴還頭目阿孛剌不聽必欲立真帖木兒爲王奄
克孛剌與傑等擒殺阿孛剌等六人餘黨畏服守
臣令都指揮朱瑄率兵送陜巴入哈密撫送真帖
木兒還土魯番時阿黑麻死諸兄仇殺真帖木兒

懼不肯還曰奄克孛剌我外祖頼依之瑄慮陜巴
疑貳携真帖木兒居甘州正德元年陜巴死其子
拜牙即嗣封幼弱守臣恐真帖木兒還来侵哈密
留不遣三年滿速兒稱速壇遣人朝貢乞還真帖
木兒兵部尚書劉宇曰是謂質其所親愛不許四
年滿速兒與拜牙即乞還真帖木兒下守臣議五
年真帖木兒走出城追而獲之六年守臣請歸真
帖木兒下兵部會議請　勑宴賜真帖木兒及滿
速兒拜牙即并其親月七年冬令哈密三都督奄
克孛剌寫亦虎仙滿剌哈三送真帖木兒西還八

年春至哈密奄克孛剌不肯去寫亦虎仙滿剌哈
三送至土魯番八月拜牙即淫暴欲與奄克孛剌
叛中國往土魯番奄克孛剌不從自哈密奔肅州
拜牙即棄城走入土魯番滿剌兒令頭目火者他
只丁與寫亦虎仙滿剌哈三入哈密取金印火者
他只丁又令哈密都指揮火者馬黑木等至甘州
索賞哈密諸酋譯書言拜牙即棄國從畨乞即差
人守哈密巡撫趙鑑謬謂滿速兒忠義令火者他
只丁寫亦虎仙滿剌哈三守城勤勞差撫夷官送
土魯番諸酋金幣二百明年正月撫夷官纔至哈

密滿剌兒率衆亦至分據剌木等山真帖木兒又言河西大飢窘入死亡且半甘州城南黑河可引灌城於是滿速兒及火者他只丁牙木蘭虎力奶翁寫亦虎仙滿剌哈三日夜聚謀侵甘肅番又索金幣萬萬還我哈密否即揮旗甘州門牙木蘭者本我曲先人與寫亦虎仙等專伺我虛實外挾强番內要厚賞自京師至甘肅徧置奸細巧為交結肆行反間然亦專與哈密為仇未敢窺嘉峪關也時總制都御史鄧璋請專勅大臣一人經略哈密大將督兵戰守特勅四川討賊都御史彭澤總督甘

肅軍務統延寧固原諸鎮兵防遏土魯番夷勿使內侵遂勸西海卜亦剌勅寫亦虎仙等共守哈密勅責滿速兒送回拜牙即十年春澤至甘州火者他只丁牙木蘭侵赤斤王子莊澤以段布銀器并勅令通事與三都督送土魯番奄克孛剌時在甘州言我與番世仇不肯去土魯番得寶物以金印與寫亦虎仙以哈密付滿剌哈三澤召還掌院事巡按馮時雍又言土魯番未聞請罪尚數侵邊下兵部尚書王瓊議乞留澤河西不允[illegible]亦虎仙等入京朝貢當是時土魯番四出侵[illegible]諸衛

及苦峪諸城殘破河西藩籬又[illegible]河西十一年李昆代鑑巡撫請　勅滿速[illegible]拜牙即滿速兒不聽令火者他只丁牙木蘭復據哈密滿速兒至沙州脅土巴部落入嘉峪關令肅州奸回斬巴思高彥名等內應攻我肅州遊擊芮寧參將蔣存禮禦之敗績兵備副使陳九疇發憤抵死諸奸回及通賊都督失拜烟答憑城拒戰退賊又急調屬夷兵刼其老營遣人結尾剌搗巢穴破其三城土魯番大創又盡發寫亦虎仙數十年傾陷哈密奸罪坐謀叛論死時失拜烟答子米兒馬黑

麻入貢在京巧賄權倖突入長安門左稱冤下錦衣衛會兵部三法司奏行河西訊報十三年逮昆九疇至瓊請逮鞫幾殺澤九疇昆降浙江副使澤九疇削籍是秋土魯番貢使至京兵部請繫獄輔臣梁儲不可乃已十四年刑部會訊脫寫亦虎仙死會　上幸會同館寫亦虎仙米兒馬黑麻因權倖得見　上賜國姓隨　上南征十六年　今皇帝即位詔逮寫亦虎仙復論斬罪死獄中瓊謫戍澤起為兵部尚書嘉靖元年起昆為兵部侍郎九疇僉都御史巡撫甘肅明年失拜烟答子米兒[illegible]

黑木禿亦虎仙子米兒馬黑麻皆論死

兀良哈

兀良哈在烏龍江南漁陽塞北春秋時山戎地秦遼西北境漢為奚酋所據東漢征之走匿松漠間後魏復還號庫莫奚服屬契丹元為大寧路戶四萬六千口四十四萬八千國初割錦義建利諸州隸遼東設都司於惠州領營興會二十餘衛所所謂北平行都司也洪武十四年封皇子權大寧為寧王二十二年分兀良哈為三衛於橫水之北曰朶顏曰福餘曰大寧虜降胡以脫魯忽察兒海撒

男奚阿扎失里為三衛指揮使同知並邊為我藩籬靖難初首劫大寧兵及召兀良哈諸酋率部落從行有功遂以大寧畀三衛寧王移封南昌徙行都司於保定為大寧都司令三衛歲二貢貢衛百人東起廣寧前屯歷喜峰近宣府為朶顏自黃泥窪逾瀋陽鐵嶺至開原為福餘由錦義渡遼河至白雲山為大寧皆逐水草無恒居三衛朶顏最強分地又最險永樂中最親附宣德時嘗入漁陽塞上率諸將出喜峰關敗諸虜于寬河誅其大酋自後稍馴順正統中又叛侵盜東北諸關塞索鹽米

賞賜而已以故喜峰密雲間有都指揮或都督鎮守驗貢夷己巳福餘大寧結也先為也先鄉道朶顏獨扼險不肯從也先至不能入塞不得利大掠福餘大寧人畜去始勅都御史鄒來學經略已而設太監參將又設總兵景泰四年守臣言兀良哈貢使往來不絕為虜剌間諜詔自後使至併二三入入京餘不得輙入關成化四年與北虜毛里孩通侵天城遣都督李鐸詰之十二年通癿加思蘭謀寇遼東勅邊臣備之然亦未敢大為寇盜弘治中守臣楊友張瓛燒荒出塞掩殺邊釁遂起正德

初部落既蕃陽順陰逆累肆侵盜朶顏都督花當求添貢其子把兒孫深入虜掠動稱結親迤北恐中國華蘭台者花當孫也兀良哈朶顏為大部朶顏花當為貴種花當長子革列孛羅早死其弟把兒孫驍勇十年把兒孫入馬蘭谷塞殺參將陳乾遣都督桂勇討之把兒孫遣扯禿等來言請入貢且獻馬贖殺乾罪又譌言射林孛羅幹兒路阿剌忽旦夕且糾諸部大舉入寇令失台呼扯禿等去我亦苹無事奏虜退班師未幾入寇參將魏祥全軍覆沒時把兒孫狡劣屢謀奪嫡諸酋惡之不相

附尋亦死花當種入皆附華蘭台華蘭台貢馬遲之未請嗣番官也邊臣言下兵部令譯部落後許貢華蘭台遂入寇漁陽諸小關堡皆殘破

流賊

正德六年流賊平先是逆瑾專權淫刑苛政毒海内海内騷動瑾誅霸州賊劉六劉七齊彦明邢老虎劉三聚衆萬餘掠文安獲趙燧賊喜燧通文書驍健以為頭目領三千人久之劉六等欲分衆為寇燧與楊虎劉三邢老虎一夥為河南賊劉六等一夥為山東賊所至張旗盖鳴金鼓屠城破邑發

庾潰獄殺戮燔燒奸淫慘毒僵屍破野千里蕭然至竊名號執王臣截漕舸攻宗藩中原震動 上命惠安伯張偉都御史馬中錫邊憲討之久無功逮偉中錫中錫死獄中令陸完討賊調邊將率健卒從行遊擊將軍許太敗賊景州郤永敗賊阜城燧等奔蒙山副總兵李瑾遇賊戰敗賊得我神器盔甲及蟒衣虎燧衣蟒衣至沂州楊頭管四馬武張通等皆歸賊賊勢轉熾破靈山衛及日照諸縣攻徐州不下至宿遷淮安知府劉祥率兵逆賊不戰自潰溺水死者無筭祥被執縱還遂渡河擒高

郵指揮陳鵬攻靈璧知縣陳伯安出戰被執攻宿州不能破焚其西關欲降伯安不屈劉三欲殺之燧止得釋攻破永城夏邑虞城盡焚居民執虞城知縣釋之攻破歸德州守備萬都司率衆追至亳州武平衛指揮石堅率兵千人僧兵三百人邀戰皆敗殺僧兵七十人至白龍王廟小黄河渡頡兵管河上虎憤率壯士七人奪船渡河與戰官軍以土石擊覆其舟虎死燧等共推劉三為主至蒙城太和官民潰散副總兵白玉兵至劉三率五千餘人與戰殺官軍千五百人奪我神器七十攻破霍

丘殺萬人執都指揮潘翀釋之殺都指揮王保至鹿邑鹿邑潰散執守城千戶有陳翰者自稱兵部主事乞為劉三兒至新蔡致仕張知府率衆遺劉三金帛萬計得不攻當是時河淮南北官吏望風遁諸將利虜掠戰不力賊勢日盛燧劉三等妄欲舉大事與陳翰竊龍謀兵無主必亂共推劉三為奉天征討大元帥燧更名懷忠稱副元帥小張永前軍管四後軍劉資左軍馬武右軍邢老虎中軍並稱都督陳翰為侍謀軍國元帥長史其餘皆有名號分二十八營應二十八宿各樹大旗為號置

金旗二大書虎賁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龍飛九五
重開混沌之天又造釣牌令所至官吏修道路橋
梁備芻糧酒肉供軍迎降者秋毫無犯拒敵者寸
草不遺至上蔡知縣霍恩指揮李　拒守賊破其
城殺霍知縣殘其尸至商水知縣降至西平知縣
王佐拒敵被執罵不絶口賊支解死至舞陽破其
城刼庫釋囚因有僧德静爲稱唐府宫人子因留
之至葉執知縣唐天恩及學官釋之俄爲諸細賊
所殺攻襄城襄城人饋銀馬不攻攻破寶縣僉事
孫磐齎黄榜撫賊燧復書曰群姦在朝舞弄精神

濁亂海内誅殺諌臣屏斥元老乞皇上獨斷梟群
姦之首以謝天下斬臣首以謝群姦營中見撫榜
逃者百餘人賊有虜縣令妻子者燧殺之攻破裕
州殺都指揮詹濟等數千人刼庫釋囚唐王遣人
謂燧曰德静非我子任若等殺之攻唐縣不能破
餽賊鞍轡二十副燒民居去邢老虎病死燧等併
其衆十三萬騎五千轉掠襄陽樊城棗陽隨州新
野破泌陽至西平與官軍戰大敗賊死二千餘人
奔郾陵焚掠而過至新鄭鄭州攻城不能入遂至
滎陽圯水破其城至偃師遇姚總兵夾河而陣燧

率衆過河我軍潰散殺毛莭蓋百餘人至河南府
遇榆林官軍迎戰賊大敗官軍追至河劉三奮勇
殺都指揮及其下四十餘人至汝寧遇湖廣土軍
殺土軍數十人駐朱皐鎮官軍追過河與劉三戰
我軍敗賊至六安州官軍追殺五百人至定遠賊
又敗復至六安劉三率衆萬餘人走商城燧欲還
六安適管四張通率二千人来歸至潁州楊虎下
廻郎二千餘人来歸至鳳陽投書叢蘭都御史約
降不果屢與官軍戰敗陳翰降仇總兵劉三被射
死燧知事不成至應山奪度牒削髮詐爲僧且投

江西賊覔渡舟過武昌軍趙成擒之伏誅虎至河
上官軍扼之虎急馮河官軍亂石擊之溺死楊虎
南去時劉六彦明還寇曹州諸將合擊大敗賊裴
子巖賊亦殺我官軍千人　上復遣中使至陸完
所督諸軍力戰敗於湯陰永又追敗之於穆陵關
總兵劉暉又敗之滕縣賊且走且焚刼殺掠人至
下邳淮上都御史張縉遣兵禦之賊破北門四酋
迭進輙斃之賊郤去參將李瑾邀擊敗之賊奔登
萊完率諸軍追戰嵩淺坡賊又敗劉六劉七彦明
猷挾驍猛三百餘騎逃去北奔霸州突過臨清又

奔河南又奔湖廣劉六溺水死七與彥明奪船東
下犯鎮江江陰退棲狼山忽遡江過南京犯安慶
完馳至江上分兵駐京口張縉及都御史王鎮叢
蘭俞諫副總兵時源各分兵守要害賊復沿江下
狼山完兵至江陰會天大風賊船糜碎諸將襲之
賊奔據山顛矢石雨下陣引所部力戰陣與任璽
戰山北永戰山南咸戴盾蹈行奪其險賊墜巖死
者無算彥明死七乘小舟將遁溺海死　論功
內閣李東陽楊廷和梁儲費宏各廕一子錦衣正

千戶辭改六品文階進封仇鉞為咸寧侯加楊一
清少保完兵部尚書代王敞

逆瑾

正德元年十一月劉瑾入司禮監殺太監王岳徐
智范亨矯旨罷戶部尚書韓文郎中李夢陽少師
兼太子大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劉健少傅
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謝遷致仕
吏部尚書焦芳兼武英殿大學士吏部侍郎王鏊
為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加李東陽
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以許

進為吏部尚書先是　上初即位東宮舊侍內臣
劉瑾等導　上遊戲內閣劉健李東陽謝遷上疏
曰視朝太遲免朝太數奏事漸晚遊戲漸廣長夏
之時遂停經筵并輟日講不知　陛下宮中何以
消日奔侈玩戲濫賞妄費非所以崇儉德彈射釣
獵殺生害物非所以養仁心鷹犬狐兔田野之畜
不可育于宮庭兵矢甲胄戰鬪不祥之象不可施
于禁籞夫使聖學久曠正人不親直言不聞下情
不達而此數者交雜于前則聖賢義理何由而明
古今治亂何由而知民生困苦而莫伸政事弊壞

而莫救宗社所係生民所賴今日之事臣實憂之
六月中旬風雨飄蕩雷霆震驚　正殿鴟吻　太
廟脊獸　天壇樹木禁門房柱各有摧折或至燒
燬天心示警蓋已甚明伏望　陛下惕然修省悔
悟早且視朝依期奏事屏去玩戲放逐鷹犬萬機
之暇省閱往日所進講章直解及諸衙門條上利
弊采納施行庶可上回天意下慰民心報聞復上
疏曰近兩月以來日高數丈尚未視朝侍衞離披
兵仗委棄萬衆共見有傷　國體文武百官久伺
闕廷不惟精神困倦抑且妨誤政事況茲大變民

窮正宜恐懼修省息荒若此禍患將至又報聞已
而太監王瓚崔通南京蘇杭織造乞長蘆官鹽二
千引戶部請與半召見內閣問狀內閣對宜如部
議　上曰用不足柰何對曰寧加銀數不可多鹽
引　上詰其故對曰鹽引有夾帶之弊引多則夾
帶益多　上曰彼獨不畏法乎對曰彼既得　旨
沿途騷擾　朝廷豈得聞知　上色變語益厲曰
豈獨此數人壞事譬諸十人豈能皆賢亦未免有
四五人壞事者時有譖徙遷者　上入其言故云
內閣退復上疏自劾曰　先帝顧命惓惓以　陛

下為託臣等痛心刻骨誓以死報及當初政竭力
臣持衆敢求退近者地動天鳴五星凌犯星斗晝
見白虹貫日群災疊異併在一時京城道路殺人
西北諸邊胡虜猖獗損軍折將戰則無兵守則無
食民生窮苦府庫空虛風俗傾頹紀綱廢弛賞罰
不當法令不行名器冗濫諸司弊政日增月益百
孔千瘡隨補隨漏當此之時內外臣僚協心倍力
猶恐弗堪方且持祿固寵任情作弊讒謗公行姦
邪得計變亂黑白顛倒是非人怨於下而不知天
變乎上而不畏竊觀古今載籍曾未有如此而不

亂者恭惟　陛下即位之初　詔書一下天下延
頸想望太平而朝令夕改迄無寧日百官庶府做
傚成風非惟廢格不行抑且變易殆盡建言者以
為多言幹事者以為生事執奏以為再擾革弊以
為紛更憂在於民生國計則若罔聞知事涉於近
幸貴戚則牢不可破以一二人之私恩壞百年之
定制而不顧以一二人之邪說違滿朝之公論而
不恤臣等即有數陳多未批答若以臣等言是則
宜俯賜施行臣等言非亦宜明加斥責而乃留中
不報視否亦知內告外順人臣之常但政出多門

咎歸臣等捫心反顧無以自明展轉于衷事非獲
已若受　顧命之名而不盡輔導之實竊祿苟容
既負　先帝又負　陛下伏乞罷斥不允又上疏
曰痛惟　孝宗皇帝大漸之時召臣等至　乾清
宮御榻前　面諭顧命諄諄數百言臣等頓首拜
受不勝嗚咽彼時司禮監太監陳寬等實共聞之
伏自　陛下嗣位之初臣等尤得少盡其職近來
歲月往往　旨從中出畧不預聞有所議擬徑行
改易　詔書不信政令失中數事謂謫眾清鹽法
大同冒功次收南海淨身人八千濫賜蟒衣後收

御用監詔華書篆入遣官再查皇庄田主駕帖出
外逮繫民命韋興玄齊未就刑謹私門占役營軍
督造饒州磁器諸細小事不敢言及劉瑾上言政
事多至百數疏其言及朝廷者曰單騎驅馳輕出
宮禁曰頻幸監局曰泛舟海子曰鷹犬彈射不離
左右曰內侍進獻飲膳亦肎曲納　上皆不聽十
月戸部尚書韓文等疏請急除群奸劉瑾等以保
聖躬晚入伏　闕候旨司禮監傳諭已悟痛加修
改瑾等不問文每朝退輒泣恨不能救正屬吏李
夢陽說文公大臣義共國休戚徒泣何益公曰計

安出夢陽云言官章入交劾諸閹章下閣閣老持
劾章甚力公誠及此特率諸大臣死爭閣老又得
諸大臣爭持劾章必益堅去瑾輩易耳公捋鬚昂
眉毅然改容曰善即事弗濟吾年足死不死不足
以報國明日早朝公寀和閣老閣老許之倡諸大
臣諸大臣又皆應曰唯公退具疏曰臣等待罪股
肱值　主少國疑瞻前顧後心焉如割中夜起嘆
臨食而泣者屢矣近歲朝政日非秋來視朝漸晚
仰觀　聖容日就清癯皆言太監馬永成谷大用
張永羅祥魏彬劉瑾丘聚等置造巧偽淫蕩　上

心擊毬走馬放鷹逐犬或俳優雜劇錯陳於前至
導萬乘與外人交易狎暱媟褻無復禮體日遊不
足夜以繼之勞耗精神虧損志德遂使天道失序
地氣靡寧雷異星變桃李秋華考厥占候咸非吉
徵切緣此等細人惟知蠱惑　君上以便己行私
不思皇皇帝業在　陛下一身今大婚雖畢儲嗣
未建萬一起居失節雖將此輩虀粉葅醢何補於
事昔我　高皇帝艱難百戰取有四海　列聖繼
承傳之　先帝以至　陛下　先帝臨崩　顧命
之語　陛下所聞也柰何姑息群小置之左右累

聖德乎今馬永成等罪惡既著若縱不治將來無
所忌憚為患非細伏望奮剛斷割私愛上告兩京
下諭百僚將馬永成等明正典刑以回天變泄神
人之憤潛消亂階以保靈長之業疏入　上驚泣
不食諸閹大懼王岳者亦青宮舊閹素剛厲頗惡
其黨初閣老持言官章不肯下諸閹窘相對泣會
諸大臣疏又入　上遣司禮監八人詣閣議一日
三至閣益持議不肯下岳本八人中人顧獨曰閣
議是明日忽召諸大臣入諸大臣或有咎公者曰
公疏言何公故不應令吏部侍郎王公鏊趨詣閣

候浴陽語王公曰事且十成七八諸公第堅持至
左順門太監李榮手諸大臣疏曰有 旨諸先生
愛君憂國言良是第奴儕事上久不忍即置之法
幸少寬 上自處衆懼莫敢出一言荅榮面公曰
此疏本出公公云何公曰今海内民窮盜起水旱
頻仍天變日增文等備員卿佐靡所匡救 上始
踐阼輒棄萬幾遊幸無度狎暱群小文等何忍無
言榮曰 上非不知第欲寬之耳諸大臣遂旅退
王公前謂榮曰設 上不處奈何榮曰榮頭有裹
鐵邪敢壞國事是日諸閹葢窘自求去南京安置

閣議堅持猶不肯下是夜瑾等繞 上前跪伏哭
頭觸地曰微 上恩奴儕且磔餧狗 上色動瑾
又進曰害奴儕者王岳 上曰何謂曰岳前掌東
厰謂言官先生有言第言議閣時岳又獨是閣議
狗馬鷹兎岳嘗獻否 上心所明也今獨咎奴儕
盖伏地痛哭 上怒夜收王岳范亨瑾又曰狗馬
鷹犬何損萬幾左班官敢譁無忌者司禮監無人
耳有則惟 上所欲為誰敢言者 上立詔瑾入
司禮監竄岳亨南京途中賜死閣復疏曰此數人
者蠱惑誘引罪大惡極得罪 祖宗非 皇上所

得而赦臣等不能及早匡救罪難辭今事既至此
又豈敢阿從以重傷 聖德伏望 聖明剛斷俯
察群言擎送法司從重究治以絕禍根則 聖德
光輝 聖躬安泰上以慰 先帝在天之靈下以
副天下臣民之望 上令司禮監傳諭且貸瑾等
内閣又上疏曰伏見舊年以來 龍顏清减心切
憂惶傳聞每夜戲樂有妨寢膳皇城禁門開閉無
節甚至入市交易全無扈衛皆左右誘引以致
聖心荒怠政令乖違財盡民窮上干 天變昨者
府部科道等合詞累奏所謂事情又有臣等不及

知者皆謂太監劉瑾等狎昵淫巧罪大惡極欲乞
明示典刑臣等讀未終篇涕淚交下連日司禮太
監李榮等三至内閣傳示 聖意乃謂瑾等自幼
服侍不忍遽行斥逐夫人君之於小人若不知而
誤用其失猶小天下尚望其能知而去之知而不
去人心危疑被其離間天下之事無可復為必至
於亂亡而後已今數人者情罪畢露即乞早賜斥
逐且邪正之勢必不兩立今滿朝文武公卿科道
皆欲急去數人而使之尚在左右非但朝臣懷疑
懼而此數人者亦恐不能自安上下相疑内外不

惚禍亂之機皆自此始宗社所關誠非細故　上
不允徙東陽冬上疏求去内批徙遷致仕東陽留
用東陽再乞退　上曰自陳休政臣下職也黜陟
人才朝廷公論卿毋再辭

北虜事畧

國朝取天下於胡元順帝遁去而名號尚存不得
已常遣使欲與通和順帝崩其子愛猷識理達剌
稱帝塞外洪武五年　上書諭元幼主欲其通好
遣使取其子買的里八剌北歸初買的里八剌為
我兵所獲封崇禮侯留京師七年遣使送崇禮侯

北去愛猷識里達剌死其子脫古思帖木兒即買
的里八剌也二十一年脫古思帖木兒為其下也
速迭兒所弑諸酋立坤帖木兒為可汗而猛哥帖
木兒為瓦剌王是時虜數侵邊魏國公達宋國公
勝涼國公玉潁國公友德西平侯英　成祖晉王
周世子相繼討虜虜益擾我塞下建文二年虜中
衰亂其大酋脫列干等乃款塞三年坤帖木兒亦
遣人歸款北平是年坤帖木兒死鬼力赤立為可
汗永樂元年遣指揮朵兒只恍惚等書諭可汗通
好不聽再書諭亦不聽已而鬼力赤與瓦剌相仇

殺始皆遣人入貢然亦數寇邊四年書諭可汗通
好勿拘留我使不報六年書諭本雅失理是時鬼
力赤衰虜中立本雅失理為可汗七年遣給事中
郭驥使虜通好虜不從殺驥　上怒乃封瓦剌酋
馬哈木為順寧王太平賢義王把秃孛羅安樂王
以撓本雅失理而遣淇國公武城侯同安侯靖安
侯安平侯五將軍出塞討虜五將軍入虜伏敗沒
於臚朐河八年　成祖出塞討本雅失理及其臣
阿魯台十一年遣人招阿魯台十二年瓦剌叛侵
邊　成祖北征瓦剌是時瓦剌數攻敗阿魯台

保息塞外遣使奉表稱臣貢駝馬　上曰虜性黠
詐勢窮來歸非其本心然天地覆育豈有所擇納
其貢使封為和寧王久之生聚畜牧蕃富遂叛我
拘留我使數寇邊二十年圍我興和　成祖怒出
塞討阿魯台阿魯台北走班師還是年阿魯台弑
其主本雅失理而自立本雅失理妻率其屬來朝
乞居内地避之二十一年　成祖又出塞討阿魯
台阿魯台時為馬剌本之子脫懽所敗二十二年
阿魯台部落侵塞上　成祖又出塞討之自順帝
至鬼力赤凡七世其二世不可考洪熙元年馬哈

木破阿魯台欲自立衆心不附乃立元孽脫脫不
花為主居漠北宣德元年阿魯台脫懽各遣人朝
貢是時瓦剌強而阿魯台弱八年阿魯台遣人自
遼東入貢　上勑摠兵巫凱曰往年自大同宣府
入今乃迂路從遼東来謹防之九年瓦剌殘阿魯
台遣人来告瓦剌之難賜勑撫諭之是秋阿魯台
為瓦剌所敗死脫懽遣人朝貢告殺阿魯台阿魯
台子阿卜只掩来歸以為中府左都督正統元年
脫懽與其酋朶兒只伯仇殺脫懽遣人貢馬且通
兀良哈女直伺我塞下二年脫脫不花遣人貢馬

四年五年數貢馬亦數入塞六年脫脫不花及其
太師也先遣人貢馬八年又貢馬也先者脫懽之
子也當是時脫脫不花弱而也先強也先又以其
姊妻脫脫不花數年間挾脫脫不花遣人並入貢
馬待賜金帛無筭使人皆館京師逾春始遣還桀
驁不恭時時鈔掠道路我往来通事變詐出好語
告以中國虛實也先因與通事言吾有子請婚南
朝公主通事皆許諾之曰吾為若奏　皇帝皇帝
許爾矣也先大喜誇諸酋曰吾且進聘禮十四年
乃遣二千人貢馬曰此聘禮也朝廷初不知答詔

不及和親事也先大愧怒七月大舉分寇大同宣
府塞上諸城堡多陷沒羽書紛至遣駙馬都尉井
源等四將軍統兵四萬出禦虜太監王振力勸
上親征八月庚申至土木車駕北狩十月虜復至
京城索大臣出議和迎車駕以通政司叅議王復
為禮部侍郎中書舍人趙榮為鴻臚寺卿出見
英宗辭歸時瓦剌可汗普花即脫脫不花也遣使
貢馬尋和十一月也先又遣使索大臣議和皆不
許景泰元年吏部辦事吏徐鎮上疏言京官潜遣
家歸民心驚懼乞禁止時虜酋阿剌知院遣人貢

馬請和賜勑荅之虜遂至大同宣府京師戒嚴阿
剌又遣人貢馬也先亦遣人至居庸關我遣禮部
侍郎李實大理少卿羅綺指揮馬顯偕阿剌使人
至瓦剌貽書可汗賜勑也先及阿剌而脫脫不花
遣皮兒馬黑麻貢馬至京又遣右都御史楊善工
部侍郎趙榮都指揮同知王息正千戶湯胤勣偕
皮兒馬黑麻使虜而李實等及也先使人把禿至
京把禿還賜勑也先八月丙戌楊善等奉　英宗
還京居南宮　景皇宴瓦剌使人於奉天門　英
宗宴之南宮已而脫脫不花也先各遣人貢馬賜

勑也先稱瓦剌都總兵答剌罕太師淮王大頭目
中書右丞相二年也先強盛刼奪脫脫不花而遣
人貢馬三年遣書瓦剌可汗是年也先逐脫脫不
花收其妻妾太子人畜獻良馬二告捷逾月也先
又遣人貢馬請命使往来　上曰正統中緣使臣
往来搆隙幾危宗社令聽虜使朝貢優其賞宴便
遂勑邊鎮練兵防虜十一月宴瓦剌使臣太尉察
占平章哈呵力等二千九百四十五人於禮部是
冬也先及其諸酋乞黃紫織金九龍紵絲及金酒
器藥材樂器佩刀諸物禮部言龍袍金器非所宜

用乞勿與與藥材諸物數年間也先人每至京輙
幾千人出入驕恣毆守衛掠人財物至欲騎入長
安門稍稍約束即彎弓持刀欲奪馬殺人通事都
督昌英每好語阻之不聽輙侮罵貢使尚在京時
時入塞擄掠人畜將官請勑又以通好故恐貪功
啓隙不欲與虜戰虜益驕東結朶顏西交哈密脇
赤斤蒙古往来窺塞下四年正月瓦剌使還勑也
先曰太師求答使朕恐使交搆彼此懐疑以故不
遣太師遣人多二次三千餘人邊將堅請謝絕朕
念太師忠義姑聽使人入京自後可少遣遣時毋

總數文書否守關者閉不納太師并各頭目差正
副使二十二人陞都督都指揮指揮千戶等官賞
金箱犀帶九級花金帶九素金帶二花銀帶一其
三千餘人貢馬貂鼠皮賞織金絲表紵絲二萬六
千四百三十二絹九萬一百二十七衣靴帽萬論
太師知之是月也先攻敗脫脫不花奔兀良哈依
沙不丹沙不丹殺脫脫不花也先遂自立為可汗
十月也先遣哈只貢馬貂鼠銀鼠皮書稱大元田
盛大可汗田盛華言天聖也末書添元元年下禮
官會議答書吏科都給事中林聰言輙稱可汗不

可宜諭以順逆安遠侯柳溥言宜仍稱瓦剌太師
并下廷議禮官胡濙等言大元田盛大可汗固不
可從若可汗乃隋唐以來北狄酋長之常稱非中
國所禁稱為瓦剌可汗便　上令再議儀制郎中
言稱可汗則彼益強橫稱太師則彼必慚憤封為
敬順王或稱為瓦剌王便并下廷議濙等復言稱
瓦剌可汗便言官盧祥李鈞路壁等以為不便宜
仍稱太師　上曰也先雖桀傲亦能致順朝廷宜
如議稱瓦剌可汗勑文武督兵大臣曰也先擅易
名號其所遣使從大同来或從宣府甘肅来奸詐

叵測京師備禦不可不嚴爾兵部選兵訓練條上
長策聽便宜行事并勑沿邊守將十一月瓦剌使
臣貢玉石五千九百斤卻令自售也先弟賽因諸
酋並遣入貢馬時也先新立恐諸部不附欲與中
國通好貢市往来不復深入寇掠然數年賞賜費
亦不下百萬天順初有也先平章哈剌者逐也先
走死部落遂分散而孛来癟王子強孛来殺哈剌
立小王子小王子之名始此不知其所自起孛来
弑小王子天順二年春孛来大舉寇陝西三年
秋寇大同抵鴈門烽火達於京師俄又寇宣府五

年寇河南入蘭州關隴震動六年孛来衰而毛里
孩阿羅出猛可三酋逐孛来共立脫思亦稱小王
子脫思者故小王子從兄也小王子弱不能馭而
諸酋毛里孩阿羅出孛羅出始入套爭水草不相
能以故不敢深入為寇時遣人貢馬成化初阿羅
出結乩加思蘭孛羅出結毛里孩各為黨出入河
套我漢人被虜去及罪人走塞外者又為之鄉道
元年遂入榆林塞入大同塞是年乩加思蘭殺阿
羅出併其衆而結滿魯都滿魯都僭稱可汗以乩
加思蘭為太師脫思不知所終五年孛羅出乩加

思蘭入榆林塞又入寧夏塞掠至固原六年阿羅
出毛里孩乜烈勿屢入陜西塞八年都御史王越
總制關中軍務言自虜據河套邊人大擾乞搜套
復東勝　上遣武靖侯趙輔為總兵出塞搜套輔
以疾還遣吏部侍郎葉盛行邊上方略盛言增兵
守險便復東勝之役未可輕議遂止九年冬虜還
入貢馬牛十年虜寇大同宣府及莊浪寧靜深入
鞏昌平凉然亦遣人貢馬十二年寇宣府十三年
寇宣府滿魯都乩加思蘭遣桶哈剌忽剌一千七
百五十人貢馬駝五千當是時乩加思蘭女妻滿

魯都欲代滿魯都為可汗恐衆不巳服又欲殺滿
魯都而立斡赤来為可汗滿魯都知之索斡赤来
乩加思蘭匿不與遂相仇殺十五年滿魯都殺乩
加思蘭併其衆十六年滿魯都入榆林塞尚書王
越率兵出塞擣虜至威寧海斬首四百三十七封
威寧伯十七年亦思馬因入大同塞十八年又寇
大同十九年入大同宣府塞二十年戶部尚書余
子俊總制禦虜虜退去是時虜衆分散反覆相殘
並陰結朶顏伺我塞下即貢馬諸酋各以部落通
中國恐中國左右以故雖深入彼自相猜不能久

留内地未幾滿魯都衰而把秃猛可稱小王子及
其太師亦思馬因知院脫羅干屢遣人貢馬弘治
初把秃猛可死阿歹立其弟伯顔猛可為王虜中
太師官最尊諸酋以王幼恐太師專權遂不復設
太師三年伯顔猛可及其諸酋與乜剌酋丞遣人
貢馬時馬文升為兵部尚書僉都御史許進巡撫
大同進數條邊事戎政修明中朝大臣知進進疏
至輒允下進嘗遣書小王子言通貢之利小王子
乜剌二種聞進威名遣哈桶察察少保等貢馬凡
三年三貢多至三千人少不下二千皆從猫兒庄

入留大同遣數百人至京師當是時伯顔猛可幼
新立乜剌亦衰以故數年間我無虜患七年遂大
舉寇陝西十年寇甘凉其酋火篩小王子部落也
最強悍結諸部寇大同宣府歸正人言虜謀且深
入勅侍郎許進督軍劉大夏轉餉禦虜又召王越
總制陝西軍務經略哈密是年虜亦貢馬十二年
虜入榆林大同寧夏塞亦遣人貢馬十三年夏火
篩入大同宣府塞京師戒嚴火篩屢寇邊獲財畜
日強盛跋扈與小王子爭雄糾諸部入寇　上遣
都督李澄守潮河川張晟居庸關襄城伯郗紫荆

關侍郎李介經略宣大王宗彝黃花鎮天壽山及
居庸白羊關史琳紫荆倒馬關備虜是秋虜入榆
林塞冬入偏頭關十四年秋火篩入花馬池至固
原大掠自後虜寇關隴輙由花馬池矣十五年秋
虜入大同塞時劉大夏在兵部秦紘總督軍務陝
西十六年虜入榆林塞十七年虜兀良哈結小王
子寇邊小王子遂稱求貢否且深入諜言虜諸酋
期分道並犯黃裏言將犯京師也　上召見内閣
劉健等議兵事是秋虜入大同塞　上鋭意討虜
太監苗逵數請出師大夏力言不可乃已是冬虜

入花馬池清水營十八年虜攻陷清水營起楊一
清經畧陝西正德元年改一清總制軍務一清請
復守東勝據河套水草之利會　泰陵崩逆瑾專
政一清去不果是年大夏致仕四年冬虜入花馬
池殺總制尚書才寛先是小王子太師亦不剌有
女許嫁小王子而小王子之弟阿爾秃厮娶為子
婦小王子恨之欲殺阿爾秃厮亦不剌是年二酋
奔出河套入西海攻破西寧諸族據其地而居之
二酋尋歸小王子未幾亦不剌殺小王子長子阿
爾倫台吉復走入西海八年虜入宣府塞十年[illegible]

額通北虜入馬蘭谷殺參將陳乾是秋虜入固原
平涼十一年春虜入榆林塞秋入宣府塞十三年
入寧夏塞大掠秦隴十六年虜入花馬池尾剌西
徙與土魯番相仇殺小王子三子長阿爾倫台吉
次阿著次滿官嗔阿爾倫台吉二子長卜赤次乜
明皆幼阿著稱小王子阿著死衆立卜赤稱亦克
罕卜赤死而不及兒台吉稱小王子或曰不及兒
台吉即乜明或曰卜赤子也阿著二子曰吉囊曰
俺荅阿不孩亦不剌部從吉囊火篩部從俺荅而
小王子種落又盛

齊庶人

齊庶人榑　太祖第七子洪武三年封青州府十
五年　上令出徼開平且備胡二十四年春再出
開平　勑曰山東都司各衛騎士皆從總兵官潁
國公友德調發爾毋相參遇有戰陣可自為隊或
在總兵之左或在其右有膽略則當先否則繼後
若奏凱之時寧從諸將言功勿自矜伐八月中秋
高水冷人馬入關爾亦回京建文時有言王謀不
軌者執之京師降庶人時周王橚已先削爵與榑
皆係禁靖難兵至　成祖急遣兵衛二王二王不

知靖難兵也大怖伏地哭將兵者言殿下遣來狀
二王乃大喜頓首曰吾屬幸不死永樂改元復封
併封其子賢烶為樂安王賢熧長山王賢賓平原
王榑之國復驕縱　成祖輒書諭戒來朝又面諭
榑曰無忘患難榑益自疑陰蓄亡命養刺客僭帝
號為詛呪輒用護衛兵守青州府城北門自廣智
門外拨園囿築圍墻截往来守吏不得登城夜巡
季珙曾名滐等上變告榑匿其人滅口三年　成
祖賜書索珙諭榑改過是時周王橚上書悔罪
成祖封橚書示榑明年來朝面謝廷臣劾榑罪請

論如法榑厲聲曰奸臣喋喋無乃效建文時殺我
曾當盡誅此輩　成祖聞之益怒留榑京邸奪其
護衛護衛指揮柴直等伏誅嚴遣罪斥府諸傔盡
出王繫囚及諸不法械器群臣又請罪教授葉垣
等不正救　成祖曰齊王凶悖縱恣性習使然朕
與王君臣兄弟出之囹圄寵以祿爵恩禮渥洽誠
心溫詞開諭至六七不悛教授輩柰王何況垣等
皆先自歸發其事可勿論榑留京益有怨言乃召
其諸子至京父子並奪爵為庶人安置廬州宣德
三年福建妄男子樓濂詭稱七府小齊王建陽人

為製王冠服諱不軌縣發其事械至京誅數百人
景泰五年五月搏少子庶人賢爀及其子能型尚
存上遣中官王顒送南京安揷敕守備太監袁誠
寧遠伯任禮叅賛機務兵部尚書張純防察之月
與食米二十石爀型及其妹姪女婚嫁許擇官民
家子女人配一人禁勿與諸人及諸王府往来交
通及生事攪擾人嘉靖初長塹殺人安置高墻久
之得釋南京今有齊庶人皆爀後也

徵吾錄下卷終

徵吾錄二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鄭曉撰曉有禹貢圖說已著錄曉初撰吾學編記當時之事又縷分條析爲今言三百四十餘條復刊汰二書撮其指要以成是編體例畧與紀事本末相近凡三十一篇然事迹本繁而篇帙太簡荀悅刪班固之書尚不能不至三十卷而欲以寥寥兩卷包括一朝此雖左氏司馬之史才恐亦不能綜括也

標題詳註史畧補遺大成十卷首一卷（原缺卷九卷十）

〔明〕李紀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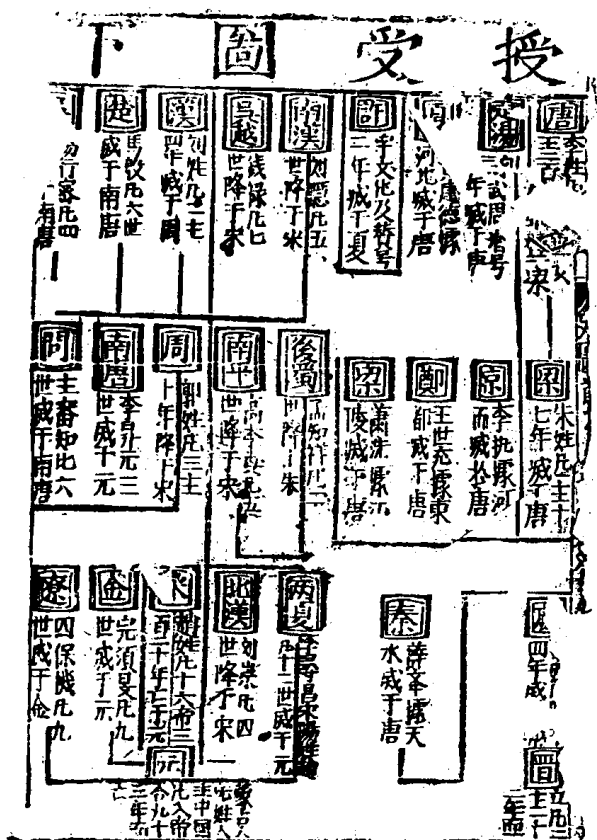
江西省圖書館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史畧詳註補遺大成十卷》提要

授受圖下

唐 李姓
南漢 劉隱凡五世降于宋
吳越 錢鏐凡七世降于宋
楚 馬殷凡六世滅于南唐

梁 朱姓凡二主十七年滅于唐
唐 李抳據河西滅於唐
鄭 王世充據東都滅于唐
梁 蕭銑據江陵滅于唐
後蜀 孟知祥凡二世降于宋
南平 高季興凡五世降于宋
周 郭姓凡三主十年降于宋
南唐 李昪凡三世滅于元
閩 王審知凡六世滅于南唐

秦 薛舉據天水滅于唐
西夏 元昊凡十二世滅于元
北漢 劉崇凡四世降于宋
宋 趙姓凡十八帝三百二十年亡于元
金 完顏旻凡九世滅于元
遼 阿保機凡九世滅于金

以上原缺

卯至乙酉七年〈成王〉起丙戌至壬戌三十七年〈康王〉起癸亥至戊子二十六年〈昭王〉起己丑至己卯五十一年〈穆王〉起庚辰至甲戌五十五年〈共王〉起乙亥至丙戌十二年〈懿王〉起丁亥至辛亥二十五年〈孝王〉起壬子至丙寅十五年〈夷王〉起丁卯至壬午十六年〈厲王〉起癸未至己未三十七年〈犬戎〉逼王流于彘周召爲政號共和自庚申至癸酉十四年〈宣王〉起甲戌至己酉三十六年〈幽王〉起庚戌至庚午二十一年〈平王〉起辛未至辛酉五十一年〈桓王〉起壬戌至甲申二十三年〈莊王〉起乙酉至己亥十五年〈釐王〉起庚子至甲辰五年〈惠王〉起乙巳至己巳二十五年〈襄王〉起庚午至壬寅三十三年〈頃王〉起癸卯至戊申六年〈匡王〉起己酉至甲寅六年〈定王〉起乙卯至乙亥二十一年〈簡王〉起丙子至己丑十四年〈靈王〉起庚寅至丙辰二十七年〈景王〉起丁巳至辛巳二十五年〈敬王〉起壬午至乙丑四十四年〈元王〉起丙寅至辛未六年〈貞定王〉起壬申至己亥二十八年〈哀王〉起庚子在位三月〈思王〉在位五月〈考王〉起庚子至乙卯十六年〈威烈〉起丙辰至己卯二

〈秦〉〈漢〉

十四年〈安王〉起庚辰至乙巳二十六年〈烈王〉起丙午至壬子七年〈顯王〉起癸丑至庚子四十八年〈慎靚王〉起辛丑至丙午六年〈赧王〉起丁未至乙巳五十九年〈周〉至此八百六十七年〈秦〉帝王滅周於乙巳至辛亥七年〈孝文王〉辛亥一年〈莊襄王〉起壬子滅東周至甲寅三年而周亡實計八百七十二年而終〇〈秦始皇〉起乙卯至二十六年庚辰并天下又十二年至辛卯共三十七年〈二世〉起壬辰至甲午三年〈子嬰〉甲午亡〈秦〉自稱帝至此十五年而終〇〈漢高祖〉起乙未爲王四年滅項羽爲帝八年至丁未共十二年〈惠帝〉起丁未至癸丑凡七年〈呂后〉臨朝自甲寅至辛酉凡八年〈文帝〉起壬戌至戊寅又稱元年是爲後元至甲申共二十三年〈景帝〉起乙酉至壬辰又稱元年是爲中元至戊戌又稱元年是爲後元至庚子共十六年〈武帝〉起辛丑改建元凡六年丁未改元光凡六年癸丑改元朔凡六年己未改元狩凡六年乙丑改元鼎凡六年辛未改元封凡六年丁丑用夏正改太初凡四年辛巳改天漢凡四年乙酉改太始凡四年乙丑改征和凡四

〈東漢〉

癸巳改後元凡二年共五十四年〈昭帝〉起乙未改始元辛丑改元鳳丁未改元平共十三年〈宣帝〉起戊申改本始壬子改地節丙辰改元康庚申改神爵甲子改五鳳戊辰改甘露壬申改黃龍共二十五年〈元帝〉起癸酉改初元戊寅改永光癸未改建昭戊子改竟寧共十六年〈成帝〉起己丑改建始癸巳改河平丁酉改陽朔辛丑改鴻嘉乙巳改永始己酉改元延癸丑改綏和共二十六年〈哀帝〉起乙卯改建平己未改元壽共六年〈平帝〉起辛酉改元始凡五年〈孺子嬰〉起丙寅改居攝戊辰改始初共三年〈新莽〉起己巳改始建國甲戌改天鳳庚辰改地皇壬午伏誅共十四年〈淮陽王〉起壬午改更始凡三年〈光武〉起乙酉改建武丙辰改中元共三十三年〈明帝〉起戊午改永平凡十八年〈章帝〉起丙子改建初甲申改元和丁亥改章和共十三年〈和帝〉起己丑改永元乙巳改元興共十七年〈殤帝〉起丙午改延平凡一年〈安帝〉起丁未改永初甲寅改元初庚申改永寧辛酉改建光壬戌改延光共十九年〈順帝〉起丙寅改永建壬申改陽嘉丙子改永和壬午改

〈三國〉

漢安甲申改建康共十九年〈沖帝〉起乙酉改永嘉一年〈質帝〉起丙戌改本初一年〈桓帝〉起丁亥改建和庚寅改和平辛卯改元嘉癸巳改永興乙未改永壽戊戌改延熹丁未改永康共二十一年〈靈帝〉起戊申改建寧壬子改熹平戊午改光和甲子改中平己巳改光熹又改昭寧又改永漢共二十二年〈獻帝〉起庚午改初平甲戌改興平丙子改建安庚子改建康共三十一年兩漢共四百二十六年（魏文帝以庚子）（[illegible]改黃初）〈蜀〉〈昭烈〉起辛丑改章武凡三年（吳大帝以章武壬子僭位改黃武）〈後帝禪〉起癸卯改建興（魏明帝）起丁未改太和癸丑改青龍丁巳改景初己酉改黃龍壬子改嘉禾戊午改延熙戊午吳改赤烏（[illegible]）戊寅改景耀（[illegible]）癸未改炎興共四十三年（[illegible]）至此四百六十九年而終〇〈晉武帝〉起乙酉改泰始（[illegible]）乙未改咸寧（[illegible]）庚子改泰康滅吳共二十五年〈惠帝〉起庚戌改永熙辛亥改元康庚申改永康辛酉改

漢興矣蓋天下有道則四夷來王百邦咸休天下無道則干戈之禍
蕭墻任於四夷而且任蕭墻之內矣故得其道則治失其道則亂究
舜之治以孝悌而已矣儆巳以安百姓唐虞之治也勞身而焦思夏禹
之治也六事以自責成湯之治也作無逸陳戒酒文武成康之治也
除秦苛法與民自新偃武修文勵精求治崇德行興孝悌隆礼義尚
廉恥此漢唐宗宋祖之所以興也至於末世崇尚虛無信誘邪說
垂及敗亡猶不能悟孝元為周師所圍尚講老子梁武為侯景所迫
惟談苦空奉佛之誠舍施之多無以愈於梁武奉道之勤設醮之厚
又何以加於道君然則餓死臺城而佛不之救受辱漠北而道亦不
問秦皇漢武窮極以求神仙了無證驗楚王英敬信沙門之法卒以
誅夷魏帝入寇王欽若出守天雄軍束手無策閉門修齋誦經而已
用此數者當何補於治道哉狄仁傑巡撫江南奏毀吳楚淫祠千七
百所止存夏禹太伯季子伍員四所而已胡穎經略廣東毀佛像
而殺妖蛇伏僧人以脫愚俗所迴淫祠必焚之此萬代之所瞻仰
也嗚呼自漢以来不能紹述三王之道而佛老之教反自明帝始求
平之間遣使之天竺得佛經四十二章緘之蘭臺石室以佛像繪之
清涼臺顯節陵靈帝始立祠于宮中以奉之又有飛仙變化之術冊
藥符籙之技祈祠醮祭之法淪論鬼獄之論皆以老氏為宗而名曰
道晉魏以來其法漸盛僧尼道士門以流裘元魏文號為賓主亦
幸其寺修齋聽講至如石勒之於佛圖澄符堅之於道安姚興
之於鳩摩羅什拓跋太武之於寇謙之唐武宗之於趙歸真宋道君
之於林靈素往事以師礼不聞有福利之報而符得奇異之禍後
轍相尋迷而不悟流弊千有餘載大明高得以逃其責或宪寓旨言
佛老之害甚於楊墨況復有鬼怪人妖邪說果行雖欲無言以惑世

誣民者乎孟子曰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韓愈之說曰人其
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嗚呼其要固在於明先王之
道耳此盛彼衰自然之理也辨人才審治体尊教化厚人倫此明道
之實也武帝好儒術董仲舒進脩治人之策而帝之所與論者公
孫弘東方朔司馬相如之徒卒事封禪以蕩其志神宗立志王道程伯
子上稽古正學定志之論而上之所與謀者王安石呂惠卿章惇蔡
卞之流創制新法以擾其民用舍之間安危所繫妄紹不起則五族
忠賢之禁不除劉裕不興則藩鎮強臣之禍不息朱溫不來則宦官
宮妾之亂不正然離疽既潰而大命隨之蓋人君之真用姦邪者貪
得以從已之欲而已人臣之欺罔其君者亦欲以固其寵祿而已然
君以逸欲滅国臣以寵祿殺身前車既覆後車不戒及至君亡国滅
其臣又安得以独存哉是故秦未亡而李斯趙高先夷三族漢未滅
而宦官張讓等二千餘人已沈誅夷王莽盜竊神器而傳首詣宛梁
冀七族三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卿將尹校五十七人無少長皆棄市
收其財貨合三十餘萬〻以充王府之用明皇幸蜀李林甫斷棺鞭
屍楊国忠斷頭注槊唐祚未終而先斬韓全誨等一日六十二人復
殺第五可範以下數百宦號之声徹于內外崔亂之徒亦隨授首徽
欽未亡而蔡京童貫王黼梁師成已先就戮南宋未滅而賈似道先
死于鄭虎臣之手秦檜削奪官爵韓侂胄梟首淮濱由此觀之昔之
姦邪蔽聰明以圖利已者皆所以自滅而已可不戒哉故為君難為臣
不易治乱興亡之所由也可不慎哉嗚呼观人才之吉凶知邦家之
休戚漢儒有言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蓋人品不同
而事業亦異是不可以成敗論英雄也諸葛亮輔漢於蜀狄仁傑受
詞為唐其心一也郭汾陽克復二京而終身富貴岳武穆志存雪恥

而身死權姦其道同也孟德睥睨神器狐媚欺孤根文若九錫之勸
而致之死姦逆之所為也子儀功蓋天下位極人臣杖郭暧肆言之
失而歸朝待罪臣子之所安也平生姦偽死見貞性操之所以如寇
也猾狡盡力死而後已亮之所以爲龍也蘇武持漢節於匈奴是舍
生而取義貢卿陳禍亂於希烈乃殺身以成仁李陵衛律非退于天
邦呂劉豫心喪于虜虐兇擁立二君而子孫夷滅足傾盛滿而不止
也韓琦定策兩朝而德望蓋世識用舍行藏之道也陶潜為晉處士
心逃而日休楊雄為莽大夫心勞而日拙諸葛入寇晉史白帝魏也
丞相出師討賊明大義也蜀帝為王唐經亂周紀也帝在房州萬古
削群家也故自初命晉大夫為諸侯以來千三百六十二年之間誅
亂賊於既死正名分於當時定褒貶於往前示勸懲於來世此綱目
之所以繼獲麟而作也庶幾撥天下於必至敬仲戒之必念千里生
民之寄希元以命訊日者和叔教以須忘害貴利徙之心是故建安
與青田俱為百世師循序乃脩省工夫齊奴用實殊轍以同歸何後
學之有異呂書所為則夜必焚香以奏于帝豈閣道之治其以乎因
妻邪謀而毀謗朱子以媚侂胄乃卿人之愉於利也馮道歷事於五
季惟恐失之嚴光加足於帝腹忘其貴也明燭以達旦乃雲長之大
節卻衣而凍死實陳言之綱邪少事偽朝官至郎署陳俱之謬也求
仁得仁抑又何怨岳墓之正也溝親鉏曰不同忠孝本無二致是非
得失乃在乎人千載之下公論不泯其亦可畏也哉蓋人才難得爲
民上者宜有以作成之也是故欲治之君須知為治之要夫治也者
親賢遠奸信賞必罰明礼義謹李術以身先之使人知趨向之方上
下相師而人才出矣如此則師道尊而善人多朝廷正而天下治百
姓太和萬物成教蓋為治必以人才為本求人才之道又以教化為

本欲行教化非與禮樂不可也不與禮樂則教化不行教化不行則
民無所措手足無所措手足則三綱不正九疇不叙而欲致天下之
治台矣故治天下者必本諸身七端心誠則賢才輔而天下治矣
書云慎厥身修思永詩云上帝臨女無貳爾心無貳無虞上帝臨女
此之謂也

詳說古文粹總要通論首卷畢

年之水洪水也使鯀鯀人名。治之開導水路九載九年也。弗績弗績無功也堯老倦于
勤於事四嶽官名一人而總四岳諸侯之事也薦舜攝行天子事攝權也補遺堯
作樂名曰大章出前漢禮樂志樂記曰大章章之也堯子丹朱不肖肖笑。不肖不貸父若乃薦
舜於天堯崩舜即位詳見孟子在位九十一年按紀年堯起甲辰終癸未在位實一百單年壽一百一十又
七歲

帝舜有虞氏諡法仁聖盛明曰舜通鑑云黃帝八代孫也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
康敬康生句芒句芒生蟜牛蟜牛生瞽瞍瞽瞍生舜受堯禪為天子

帝舜有虞氏姚姓姓或曰名重華重平声重也言堯既有光華而舜又有光華可合於堯故因以重華
為號也舜為號也瞽瞍音古叟。瞽無目也舜父有目而不能分別善惡故稱瞽之子顓頊六世孫也父惑於
後妻愛少子象舜母死繼母生象常欲殺舜舜盡孝悌之道善事父母曰孝善事兄長曰悌
烝烝父不格姦烝進也又治也格至也姦惡也言舜雖遇人倫之變而能以孝弟之道事父母待其弟使之進進以善自
治不至大為姦惡也此以上言舜之德化於內耕歷山歷山在河東郡亦曰雷首山民皆讓畔畔田界也耕人相讓不爭田界也

五帝紀 十九

漁雷澤漁納魚也雷澤在濟陰人皆讓居居謂所釣之處陶河濱陶燒瓦器也河濱濟陰定陶西南陶丘亭是也器
不苦窳苦音古窳音羽。苦窳病也不缺壞也所居成聚聚落也人衆成村市也二年成邑邑縣也三年成
都都大縣也邑與都即周禮所謂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為縣四縣為都是也成聚成邑成都言民歸舜之衆如此孟子
曰天下之士多就之者此以上言舜之德化於外堯聞之聰明舉於畎畝畎音犬畎畝田野也以取舜於田野中妻去声以女妻之
以二女曰娥皇女英史作皇為后無子女英為夫人生商均釐降釐治也下嫁于嬀
汭嬀音歸汭音芮。嬀在河中府河東縣出歷山入河汭水北也嬀汭二水名蓋兩水合流之內也舜居於此堯治裝以女下嫁亦小水
之遂相去声助也堯攝政攝政總權政事放驩兜放置也驩兜堯臣名謂置之於遠方使不得他往也流
共工共工官名蓋古之世官也流謂而遠去如水之流使不得復返也竄
三苗三苗國名在江南荊揚之間竄則驅逐禁錮之也殛鯀殛則拘囚困苦之鯀人名禹之父
也吳氏不才子曰共工顓頊氏不才子曰鯀帝鴻氏有不才子曰驩兜三苗
按驩兜共工鯀三苗四凶罪舉用才子八元八元元善也八元謂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是也
不服所謂四凶罪舉也
所當加罪何与焉
氏子春秋傳曰舜臣堯使布五教八愷愷和也八愷謂蒼舒隤敳
注云此八人即伯夷朱虎熊羆之倫

敖也皆高陽氏子春秋傳曰舜臣堯之使主后土註云
此八人即垂益禹皋陶之倫。此以上皆舜攝政時事補遺通鑑元年
丙辰舜既即位以土德王都蒲坂。今河中府是也補遺止此命九官禹為司空棄為后
稷契為司徒皋陶為士垂為共工益為虞伯夷為秩宗夔典樂龍作納言咨十二牧牧養民之官也
十二牧舜咨之使厚有德信仁人拒姦惡也四海之內咸戴仰
舜功補遺通鑑於是禹乃興九招之樂九招舜樂名即韶也九成故曰九韶致異物
鳳凰來翔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彈五弦之琴琴長三尺六寸六分五絃
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
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
兮時景星出卿雲興百工之人相和
而歌曰卿雲爛兮禮漫漫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
言日復日也補遺舜子
商均不肖乃薦禹於天舜南巡狩崩於蒼梧
之野蒼梧山名亦曰九嶷在今道州寧遠縣南舜陵在焉禹即位在位五十載壽一百一十歲

皇王皇日帝日王皆有天下之君號稱也以德言曰皇以功言曰帝以王為小焉此言

夏后氏夏禹有天下之號也禹王也言后氏所以別帝也按三代夏商周三代之君也

夏后氏禹諡法受禪成功曰禹姓姒氏或曰名文命文命四海也
鯀之子顓頊孫也黃帝之玄孫也鯀湮洪水湮塞也舜舉禹代鯀補遺
鯀治水無功舜殛死禹傷父功不成而受誅勞身焦思身體焦苦
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入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檋
開九州

海不揚波三年 刑措不用 昭王南巡不返

朙飭諸侯於東都周公召公相輔成王為左右佐佑之義自陝以西○州河南以
西召公主之自陝以東周公主之交趾国名南有越裳氏重平声三譯亦
而來獻白雉交趾郡本南粤之地武帝元鼎六年置越裳之国又在其南通兩番之語者曰譯重三譯者過三国也
獻自下獻上之名也曰使者言吾受命國之黃耇句○耇老人髮白復黃面色常垢故曰黃耇也天無
烈風淫雨暴風曰烈大雨曰淫海不揚波三年矣意者中国有聖人乎以乃黃耇之
言周公歸之于王薦于宗廟使者迷歸路周公錫賜也以軿軿車五乘去声
○軿車四面屏蔽曰軿車皆為指南之制使者載之由扶南南国在林邑林邑亦南蛮国海際
朞年而至國朞一週也故指南車常為先導引也示服遠人而正四方
十成王崩在位三十七年寿五十子康王釗昭立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
錯措同四十餘年不用道隆德盛民不犯刑康王崩在位二十六年子昭王瑕立昭王南
巡狩至楚以膠交舟不以自裝船以膠粘成船膠溶液則敗散載之溺匿不返在位三十一年正義上
曰昭王德衰南征濟漢船人惡之以膠船進王王御船至中流膠液船解子穆王滿立有造縲父者以善

御御車使馬幸得寵於王得八駿馬駿音俊一曰絶地二曰翻羽三曰奔宵四曰超影五曰踰輝六曰超光七曰騰霧八曰挾翼一説一騄耳二赤驥三盜驪四白義五渠黃六踰輪七山子又
遊行天下將皆有車轍車迹馬跡
王西巡世傳王以此時觴西王母杜佑又号金母元君瑤池上池在崑崙樂而忘
歸徐偃王東方諸侯徐子也嬴姓僭称曰王作乱造父御王長驅晝夜奔馳无時休息歸救乱
告通鑑作命楚伐徐徐敗王將征犬戎西戎別種名祭斉去声公謀父祭音昭內之日祭
周公之后為王卿士謀父字也諫曰先王耀布也德不觀兵觀示也陳兵以示人凡以自察
王不聽征之得四白狼以犬戎頭白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遠方
不至要服之外曰荒服見禹貢諸侯不睦崩在位五十五年子共王緊扈共音恭扈音伊立崩
年在位十二子懿王囏古文艱立崩在位二十五年弟孝王辟方立崩在位
十五年寿子夷王燮入立下堂而見諸侯楚始僭称王夷王崩在位十
六年寿六十子厲王胡立無道暴虐侈傲得衛巫使監平声察也○国人之謗者
以告則殺之道路以目史記王行侈傲国人謗王王怒使衛巫監謗者告王則殺之故国人莫復敢言○之

以目謂道路相遇者不敢言以目相視而過也王喜曰吾能弭止也謗矣○或曰是障也防
民之口甚於防川水壅而潰決也傷人必多王弗聽於是国人相與
叛王出奔彘音滯晉彘県今霍邑県二相去声周召同邵下共理国事非共伯也周公召公自周召
二公行政号曰共和和者十四年而王崩于彘在位三十七年子宣王靜
立謚法聖善周聞曰宣任賢使能有召穆公名虎出平淮夷方叔南征荊蛮尹吉甫北伐
仲山甫以補袞職等為政於內外王化復行周室中興焉崩在位
四十六年子幽王宮湦立初夏后氏之世有二龍降于廷為褒人之神化止于
曰予褒之二君卜藏其漦沫也○龍所吐沫龍之精氣也歷夏殷莫敢發發者開
周人發之漦化為黿元○似鼈而大童女遇之而孕去声生女棄之不夫而育故棄之
宣王時有童謠曰檿弧檿山桑弧弓也箕服箕竹名
也○言山桑木為弓箕草為弓箭袋實亡周国適有鬻音育是器
者宣王使執之其人逃自於道見棄女哀其夜號而取之逃於褒

褒人有罪入是女於王是為褒姒以姒姓名王嬖之寵爱也至幽王時
之褒姒不好笑王欲其笑萬方方計以万般設計以誘其笑故常不笑王與諸侯
約有寇至則舉烽火召其兵來援之以為號晝日烽夜日燧有急則於高處舉烽侯表也
一説晝則燃狼烟為烽夜則火炬為燧也援救也乃無故舉火諸侯悉至而無寇褒姒大笑
以誘其笑無故舉火王廢申后及太子宜臼以褒姒為后其子伯服為太子宜
臼奔申申姜姓国宜臼母家也申在鄧州信陽軍之境王求殺之弗得伐申申侯召犬戎攻王
王舉烽火徵兵召兵不至犬戎殺王驪山下驪山在華州所居故日南驪縣諸侯立
宜臼是為平王以西都逼於戎徙居東都王城時周室衰微諸侯強
并併同弱齊楚秦晉始大制○蘇氏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過也自平王以後不音
遷之過也自平王而至于亡非有大無道者也頭王之神聖諸侯不知東
遷之過也自平王至于亡非有大無道者也其武王之失計未有如東
享然終以不振則東遷之過也昔武王克商成王營之周公既沒君陳畢公更居焉以重王室而有敗亡之鄙乃作洛邑成王周
公營之周公既沒君陳畢公更居焉以重王室而有敗亡之鄙意於遷者也今夫富民之家無子孫者田宅而已不幸而有敗之此可假而生於
也今夫富民之家所以遺子孫者田宅而已不幸而有敗而假以一敗而略
也然終不敢議田宅今平王舉文武成康之業而棄之此一敗而
田宅者也夏商之王皆五六百年而后王之敗亦不減幽厉然至於

衣書五綵龍文，束兵刃其角，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隨其後。牛尾熱，怒奔燕軍，所觸盡死傷。而城中鼓譟從之，聲動天地。燕軍敗走，七十餘城皆復。為齊迎襄王於莒，封單為安平君。單攻狄，三月不克。魯仲連曰：將軍在即墨，曰無可往矣，宗廟亡矣，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莫不揮泣奮臂欲戰。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淄上之娛，黃金橫帶，騁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故不勝也。單明日厲氣巡城，立於矢石之所，援枹鼓之，狄人乃下。襄王既立，而孟嘗君中立為諸侯，無所屬。王畏之，與連和。初，馮驩聞孟嘗君好客，而來見，置傳舍十日。彈劍作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遷之幸舍，食有魚矣。又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輿。遷之代舍，出有輿矣。又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為家。孟嘗君不悅。時邑入不足以奉客，使人出錢於薛……貸者多不能與息。孟嘗君乃進驩，請責之。驩往，不能與者，取其券燒之。……孟嘗君怒。驩曰：令薛民親君……孟嘗君竟……為辭公終……於薛。襄王卒，子建立。母君王后賢，事秦謹，與諸侯信。君王后卒，齊客多受秦金，為反間，勸王朝秦，不脩攻戰之備，不助五國攻秦。秦既滅五國，兵入臨淄，王建遂降，遷于共，處之松柏之間而死。以齊為郡。齊人歌之曰：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耶。

……之先本與秦同姓，祖於蜚廉，有子勝。其後有造父者，事周穆王，以功封趙城，由是為趙氏。春秋時有趙夙者，事晉。夙生成子衰，衰生宣子盾。人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冬日可愛，夏日可畏。盾生朔，大夫屠岸賈滅朔之族。朔有遺腹子武，賈索之不得。朔客程嬰、公孫杵臼相與謀曰：立孤與死孰難？嬰曰：死易，立孤難耳。杵臼曰：子為其難，杵臼取他兒匿山中。嬰出謬曰：與我千金……乃言趙氏孤處。賈喜，乃使人隨嬰殺杵臼及兒，而趙氏真孤在嬰。後與武滅賈，竟立武而自殺，以下報宣孟及杵臼。武卒，號文子。文子生景叔，景叔生簡子鞅。簡子有臣曰周舍，死，簡子每聽朝，不悅，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諸大夫朝，徒聞唯唯，不聞周舍之鄂鄂。簡子長子曰伯魯，幼曰無恤。書訓戒之辭於二簡，以授二子曰：謹識之。三年而問之，伯魯不能舉其辭，求其簡，已失之矣。無恤誦其辭甚習，求其簡，出諸懷中而奏之。於是立無恤為後。簡子使尹鐸為晉陽，請曰：以為繭絲乎？以為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損其戶數。簡子謂無恤曰：晉國有難，必以晉陽為歸。簡子卒，無恤立，是為襄子。智伯求地於韓魏，皆與。求於趙，不與。率韓魏之甲以攻趙。襄子走晉陽。三家圍而灌之，城不浸者三板，沈竈產鼃，民無叛意。襄子陰與韓魏約……其敗知……

伊闕在其南（高誘曰伊闕在洛陽西南六十里禹所鑿也）羊腸在其北（皇甫謐曰羊腸阪在太原晉陽西北九十里）湯放之紂之國左孟門（索隱曰按紂都朝歌孟門在其西今言左則東邊別有孟門也）而右太行（山首始於懷孟府河內縣西北至幽州凡百嶺亘十州之界）恒山（胡登切）在其北（山北嶽在真定府曲陽縣西）大河經其南武王殺之君不脩德舟中之人皆敵國也武侯曰善武侯卒子惠王立［illegible］東敗於齊將軍龐涓與太子申死南敗於楚西喪地於秦乃卑辭厚幣以招賢者孟子至而不用子襄王立孟子去之魏人有張儀者與蘇秦同師嘗遊楚為楚相所辱［illegible］其妻慍有語［illegible］儀曰視吾舌尚在否［illegible］時蘇秦約從欲激儀使入秦［illegible］儀曰蘇君之時儀何敢言蘇秦去趙而從解［illegible］儀專為橫［illegible］連六國以事秦

秦惠王時儀嘗以秦兵伐魏得一邑復以與魏而欺魏割地以謝秦（事見通鑑周顯王四十三年）歸為秦相已而出為魏相實為秦也［illegible］魏襄王立時復歸相秦已而復出相魏以卒魏安釐王立封公子無忌為信陵君［illegible］無忌愛人下士［illegible］食客三千人秦攻趙魏王使晉鄙救之秦昭王欲移兵先擊救者王恐止晉鄙兵壁于鄴［illegible］又使新垣衍說趙王尊秦為帝魯仲連往見衍曰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illegible］即肆然而為帝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衍再拜曰先生天下士也吾不敢復言帝秦矣趙平原君夫人無忌姊也趙急使者冠蓋相望於路責救於無忌無忌請於王及使賓客辯士說萬端王不聽用客侯嬴［illegible］策因王幸姬竊得晉鄙兵符［illegible］

［illegible］晉鄙合符而疑之則擊殺晉鄙而奪其軍一如嬴言得兵以進大破秦兵解邯鄲圍而無忌不敢歸魏［illegible］秦伐魏魏王思之使人請無忌不肯歸客毛公薛公［illegible］見曰魏急而公子不恤一旦秦克大梁夷先王宗廟公子何面目立於天下乎無忌趣駕還諸侯聞無忌為魏將皆遣救無忌率五國兵敗秦兵於河外追至函谷關而還無忌卒十八年而魏王假立後又二年秦王政遣兵伐魏殺王假而以魏為郡（世家曰文侯受命至王假凡九世）

韓之先本與周同姓武王之子韓侯之後也國絕其後裔［illegible］事晉為韓氏韓武子之三世曰厥厥五世［illegible］至康子與趙魏共滅知氏又二世［illegible］曰景侯虔［illegible］以周威烈王命為侯韓相俠累與濮陽嚴仲子有卻［illegible］仲子聞軹人聶政之勇以黃金百鎰為政母壽政曰老母在政身未可以許人也及母卒仲子乃使政圖之俠累方坐府上兵衛甚嚴政直入刺殺之因自皮面抉眼［illegible］韓人暴其尸於市購問莫能識政姊嫈往哭之曰是深井里聶政也以妾在故重自刑以絕蹤妾奈何畏沒身之誅終滅賢弟之名遂死政尸旁景侯四世［illegible］至哀侯遷都鄭哀侯三世［illegible］至昭侯鄭人申不害［illegible］以黃老刑名之學［illegible］為昭侯相國治兵強昭侯有弊袴命藏之不以賜左右侍者曰君亦不仁者矣昭侯曰明主愛一嚬一笑

二世皇帝 名胡亥。元年，東行郡縣。謂趙高曰：吾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終吾年。高曰：陛下嚴法刻刑，盡除故臣，更置所親信，則高枕肆志矣。二世然之，更為法律，務益刻深。公子大臣多僇死。○陽城人陳勝字涉，少與人傭耕，輟耕之壟上，悵然久之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曰：若為傭耕，何富貴也。勝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至是與吳廣起兵于蘄。時發閭左戍漁陽，勝廣為屯長。會大雨道不通，乃召徒屬曰：公等失期，法當斬。壯士不死則已，死則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衆皆從之。乃詐稱公子扶蘇、項燕，稱大楚。勝自立為將軍，廣為都尉。大梁張耳陳餘詣軍門上謁。勝大喜，自立為王，號張楚。郡縣苦秦法，爭殺長吏以應涉。○謁者從東方來，以反者聞。二世怒，下之吏。後使者至，上問之，曰：群盜鼠竊狗偷，不足憂也。上悅。○陳勝以所善陳人武臣為將軍，耳餘為校尉，使徇趙地。至趙，武臣自立為趙王。○沛人劉邦起於沛，父老爭殺令，迎立為沛公。沛邑掾主吏蕭何曹參為收沛子弟，得三千人。○項梁者，楚將項燕之子也。嘗殺人，與兄子籍避仇吳中。籍字羽，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梁怒籍。曰：書足以記姓名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梁乃教籍兵法。會稽守殷通欲起兵應陳涉，使梁為將。梁使籍斬通，佩其印綬，遂舉吳中兵，得八千人。籍為裨將，時年二十四。○齊人田儋自立為齊王。○趙王武臣吏將韓廣略燕地，廣自立為燕王。○楚將周市定魏地，迎魏公子咎立為魏王。○二年，吳廣為其下所殺。○陳勝為其御莊賈所殺以降秦。○秦將章邯擊魏，齊救之，齊王儋魏王咎與周市皆敗死。○趙王武臣為其將李良所殺，張耳陳餘立趙歇為王。○居巢人范增年七十，好奇計，往說項梁曰：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蜂起之將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必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求得楚懷王孫心，立為楚懷王，以從民望。○趙高與丞相李斯有隙。高侍二世方燕，婦女居前，使人告丞相：斯可奏事。斯上謁。二世怒曰：吾嘗多閒日，丞相不來，吾方燕私，丞相輒來。高曰：丞相長男李由為三川守，與盜通，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然之，下斯吏，具五刑，論腰斬咸陽市。斯出獄，顧謂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中丞相趙高欲專秦權，恐群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邪，指鹿為馬。問左右，或默或言。高陰中諸言鹿者以法。後群臣皆畏高，莫敢言其過。○項梁與秦將章邯戰敗死。宋義先言其必敗。梁東敗秦，攻趙。楚懷王以宋義為上將，項羽為次將，救趙。義驕，羽斬之，領其兵，大破秦兵鉅鹿，虜王離等，降秦將章邯董翳司馬欣。羽為諸侯

焉得而臣之乎(安得六國為臣)誠用客謀大事去矣漢王輟(止也)食吐哺(步)罵曰豎儒(師古曰言其賤劣無智若童豎也)幾(机)敗乃公事(幾近也乃汝也公漢王自謂也)令(平声)趣銷印

○楚圍漢王於滎陽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平曰項王骨鯁(師古曰食骨留咽中曰鯁以喻諫諍之臣直言難受如骨之哽咽也)之臣亞父輩數人耳行間(音間下並同○謂行反間之謀反其言以惡章其使楚使之類是也)以疑其心破楚必矣王與平黃金四萬斤(詠史詩漢業如何做得成削緣陳平可憐許大秦天下只值黃金四萬斤)不問其出入(聽其為反間)平多縱反間羽大疑亞父亞父請骸骨(請求骸骨歸葬)疽發背死

○楚圍漢王急紀信曰事急矣請誑(居向切○欺也)楚(誑言欺楚)乃乘漢王車出東門曰食盡漢王出降(降音杭)楚人皆之(往也)城東觀漢王乃得出西門去項羽燒殺紀信

○漢王軍成皋(地在孟津東)羽圍之王逃去北渡河晨入趙壁奪韓信軍令(平声)信收趙兵擊齊

○酈食其說王收滎陽據敖倉(山名秦於此築倉大倉故曰敖倉)塞成皋之險王從之○酈食其為(去声)漢王說齊王(田廣○案酈生有天下之說而定之語)下之(降)蒯(上声)徹說韓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間使(並去声行反間計之使臣也)下之寧有詔止將軍乎(謂寧有詔命止將軍不伐齊乎)酈生伏(憑)軾(車前橫木)掉(調去)三寸舌(掉搖也)下七十餘城將軍為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

○四年信襲破齊(上)王烹食其而走○漢與楚皆軍廣武(孟康曰於滎陽築兩城相對為廣武城在敖倉西三室山上)羽為高俎(烹肉之器)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不急下(降)吾烹太公王曰吾與羽俱北面臣事懷王約為兄弟吾翁(父)即若(汝)翁(父)必欲烹而(汝)翁(父)幸分我一杯羹羽願與王挑(去)戰(調戰二人獨校勝負曰挑戰)王曰吾寧鬥智不鬥力因數(上声○數責也計其罪而責之也)羽十罪(謂羽負約王我於蜀漢罪一矯殺卿子冠軍罪二救趙不還報而擅劫諸侯兵入關罪三燒秦宮室掘始皇冢私其財罪四殺秦降王子嬰罪五詐坑秦子弟新安二十萬眾罪六王諸將善地而徙逐故主罪七出逐義帝自都彭城奪韓梁地罪八使人陰殺義帝江南罪九為政不平主約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無道罪之十也)羽大怒伏弩射(石)王傷胸

○楚使龍且(子余切下並同)救齊龍且曰韓信易與耳寄食於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於胯下無兼人之勇進與信夾濰(維)水(水出琅邪箕屋山北至都昌邑縣入海)而陳信夜使人囊沙壅(上声)水上流(壅塞也)曰渡擊且佯敗還走且追之信使決水且軍太半不得渡擊殺且信使人言之漢王請為假王以鎮齊漢王大怒罵之張良陳平躡(以足躡王足以喻之)漢王足附耳語(附耳而言有漢方不利禁不信自王之語)王悟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耳何以假為遣印立信為齊王

○項羽聞龍且死大懼使武涉說信欲與連和三分天下信曰漢王授我上將軍印解衣衣(上如字下去声)我推食食(上如字下飲飼)我言聽計用我倍(背)之不祥雖死不易○亦蒯徹亦說信(有相君之面不過封侯相君之背貴不可言之語)信不聽

○漢立黥布為淮南王(國在九江)

○項王少助食盡韓信又進兵擊之羽乃與漢約中分天下鴻溝(在滎陽大成在浚儀縣此縣西北渠水東經此城南又北屈分為二渠其一東南流始皇鑿引河水以灌大梁謂之鴻溝今之汴河是也其二渠為官渡水)以西為漢以東為楚歸太公呂后解而東歸漢王亦欲西歸張良陳平曰漢有天下大半楚兵饑疲今釋不擊此養虎自遺(去声)患也(遺留也)王從之(陳氏曰先儒以為張良謀此為非是既和而即背之不仁不義不知項羽既殺高祖何所惜而張良欲報君父之仇奚不可)

○五年王追羽至固陵(縣名晉灼曰即固始也師古曰後漢為固始耳地理志固始屬淮陽)韓信彭越期(約)不至張良勸王以楚地梁地許兩人(張良請以睢陽以北至穀城與彭越從陳以東傅海與韓信)王從之皆引兵來黥布亦會羽至垓下(垓是高岡絕岩今猶高三四丈其聚邑及堤在垓之側因名垓下在亳州真源縣東十里)兵少食盡信等乘之羽敗入壁圍之數重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漢軍而為楚人之歌者欲以動楚人)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何楚人之多也起飲帳中(命)虞美人(虞姓也羽愛姬)起舞悲歌慷慨泣數行(杭)下其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追)不逝(馬蒼黑色曰騅)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騅者羽平日所乘駿馬也(言時運不順則馬亦不行也)左右皆泣莫敢仰視羽乃夜從(去声)八百餘騎(去声下同)潰(音会)圍南出渡淮(至陰陵)迷失道陷大澤中漢追及之至東城

於鄉則長幼有倫而俗化美用之於國則君臣有敘而政治成用之於天下則諸侯順服而紀綱正焉豈直几席之上户庭之間得之而不亂哉夫以高祖之明達聞陸賈之言而稱善睹叔孫通之儀而歎息然所以不能肩於三代之王者病於不學而已當是之時得大儒而佐之與之以禮為天下其功烈豈若是而止哉惜乎叔孫生之為器小也徒竊禮之糠粃以依世諧俗取寵而已遂使先王之禮淪沒而不振以迄于今豈不痛甚哉 ○匈奴寇邊（為寇盜也）帝自將擊之聞冒頓（音墨突）單于（通鑑注單于匈奴天子之號也漢書曰單于者廣大之貌言其象天單于然也冒頓單于名也）居代谷（史作代上谷代州名上谷郡屬此平今易州也）悉兵三十萬北逐之至平城（縣屬大同）冒頓精兵四十萬騎圍高帝於白登（山名屬大同）七日用陳平秘計使閒厚遺閼氏（音烟支○匈奴皇后之號）冒頓乃解圍去（補遺應劭曰平使畫工圖美女閒遣人遺閼氏云漢有美女如此今皇帝困厄欲獻之閼氏畏奪己寵因謂單于曰漢天子亦有神靈得其地非能有之於是匈奴開其一角得突出）平從帝征伐凡六出奇計（王氏曰六計請捐金行反間一也以惡草具進楚使二也夜出女子二千人解滎陽圍三也躡足請封韓信四也請偽遊雲夢縛信五也今解白登之圍六也）輒益封邑（更曲逆侯）○九年遣劉敬使匈奴和親取家人子（婁敬傳云庶人家女子也）名公主（王者天子之女不自主婚使公侯同姓者主之故曰公主帝姑為大姑公主姊妹為長公主）妻單于○十年夏五月太上皇崩葬萬年○代相國陳豨反帝自將擊之淮陰侯韓信舍人弟上書告信陰與豨謀（王氏曰舍人得罪信囚欲殺之故舍人弟告信反也）呂后與蕭何謀詐稱豨已敗死紿信入賀使武士縛信斬之信曰吾悔不用蒯徹之謀乃為兒女子所詐遂夷信三族（司馬溫公曰世或以韓信首建大策與高帝起漢中定三秦遂以分兵北禽魏取代仆趙脅燕東擊齊而有之南滅楚垓下漢之所以得天下者大抵皆信之功也觀其距蒯徹之說迎高祖於陳豈有反心哉良由失職怏怏遂陷悖逆夫以盧綰里閈舊恩猶南面王燕信乃以列侯奉朝請豈非高祖亦有負於信哉臣以為高祖用詐謀禽信於陳言負則有之雖然信亦有以取之也始漢與楚相距滎陽信滅齊不還報而自王其後漢追楚至固陵與信期共攻楚而信不至當是之時高祖固有取信之心矣顧力不能耳及天下已定則信復何恃哉夫乘時以徼利者市井之志也酬功而報德者士君子之心也信以市井之志利其身而以士君子之心望於人不亦難哉是故太史公論之曰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勳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胡氏曰功高當賞罪大當誅賞其功而誅其罪則常典也功不可忘也以免其死未有反逆之罪可以贖也當時信未有反討則當誅以次國其逆謀而追錄其功各有其道如此則漢祖於韓信之功罪兩得之矣）○十一年帝破豨還詔捕蒯徹（通鑑上還聞信死問呂后曰信何言曰信言恨不用蒯徹計）

亦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又曰秦失其鹿喻天下也於是高材疾足者先得之（補遺蒯通曰秦失其鹿言秦失道也天下共逐之）當是時臣獨知韓信非知陛下也（又曰狗吠非其主云云）天下欲為陛下所為者甚眾力不能耳又可盡亨邪帝赦之○梁王彭越太僕（官名主正御僕侍御天子九卿之一也又云太僕御車之官）告其將扈輒勸越反上使人掩捕越囚之（廢為庶人）已赦越廢為庶人徙蜀呂后曰此自遺患遂誅之夷三族（補遺大夫梁人欒布使於齊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以聞上欲亨之布曰方上困彭城敗滎陽彭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則楚破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而陛下以苛小案誅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亨上乃釋布拜為都尉）○遣陸賈立南海尉佗為南越王（南海縣屬今廣州尉事佗姓趙故名佗也令行南海尉事）佗稱臣奉漢約（曰趙佗自尊王數而陸賈不服封之遂奉漢約也）賈歸報拜太中大夫（太中大夫）賈時前說稱詩書（曰賈將前說詩書則除之也）帝罵之曰乃公（高帝自謂）居馬上得天下安事詩書賈曰陛下以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使秦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有之帝曰試為（去聲）我著（著音注謂述也）秦所以失吾所以得及古成敗賈著書十二篇每奏稱善號曰新語（陳氏曰高帝平生故未嘗聞此言也）○淮南王黥布見帝殺韓信醢彭越（以彭越作醢）自疑禍及遂反帝自將擊之○十二年帝破布還過魯以太牢（牛羊豕具曰太牢）祠孔子（劉氏曰孔子乃代仁義禮樂之宗主生民之類不至于今吾聖道扶持之功用也自秦焚詩書至陳勝則孔子乃見其戎馬溺儒冠然過魯祠孔子乃見天理之在人心有不可得而泯者故漢高以馬上得天下不事詩書嫚罵溺儒然過魯祠孔子乃見天理之在人心有不可得而泯者漢氏四百年基業其精神命脈只在此也矣）過沛置酒召宗室故人友（故舊）飲酣（音含）上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陳氏曰大風帝自喻雲喻亂也言已平亂而威加故鄉欲得猛士以共守之也）令沛中子弟皆歌之以沛為湯沐邑（史云朕湯沐邑以其賦稅共湯沐之費也）○初戚姬有寵生趙王如意呂后見疏太子盈仁弱上以如意類己欲廢太子而立之群臣爭之皆不能得呂后使人劫張良（要也）張良畫計

其太尉勃不能主兵。平、勃使酈寄説祿解印以將勃。【補遺】

勃入軍門，令曰：為呂氏右袒，為劉氏者左袒。軍中皆左袒。

朱虛侯劉章與卒千餘人殺呂產，殺之，分部悉捕諸呂，無

少長皆斬之。【補遺】

諸大臣迎

立代王恒，南鄉讓者再。

遂即位，誅子弘等，赦天下。是為太宗孝文

皇帝

孝文皇帝

名恒，母薄氏，夢蒼龍據胸，遂生帝。辛生文帝。帝立，尊為皇太后。○元年，陳平為左丞相，周勃為

右丞相。○時有獻千里馬者，帝曰：鸞旗在前，屬車

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於是還其馬，與道里費，而下詔

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來獻。○帝益明習國家事，朝而

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不知。又問：一歲錢穀出入

幾何？勃又謝不知，惶愧汗出沾背。上問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即問

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君所主者何事？平謝

曰：陛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

宜，外鎮撫四夷，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其職焉。帝稱

善。勃大慚，病免。○河南守吳公治平為天

下第一，召為廷尉。吳公薦洛陽人賈誼，年二十餘，一歲中超遷

為太中大夫。○陳平卒。○二年，賜天下今年田租之半。○三年，

張釋之為廷尉。上行中渭橋，有一人橋下走，乘輿馬驚。

於是使騎捕，屬廷尉。釋之奏犯蹕，當罰

金。上怒。釋之曰：法如是足也。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廷尉，天下之平也。

一傾，天下用法皆為之輕重，民安所措手足

乎？上良久曰：廷尉當是也。其後人有盜高廟玉環，

得，下廷尉治。釋之奏當棄市。上

大怒曰：人盜先帝器，欲致之族，而廷尉以法奏之，非吾所

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曰：盜宗廟器而族之，假令愚民

取長陵一抔土，何以加其法乎？帝許

之。○六年，淮南厲王長謀反，廢徙蜀而死。民有

歌之者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帝聞而

病之，後封其四子為侯。○匈奴冒

頓死。○先是，上議以賈誼任公卿，大臣多短之，

上以為長沙王太傅。【補遺】後帝思誼，召至，入見。上方受釐，

坐宣室，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其所以然之故。至夜半，

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

從梁王。曰：方今事勢，可為

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

可為長太息者六。

○十年，帝舅薄昭殺漢使者，帝不忍誅，使公卿群臣往

哭之，昭自殺。○十二年，賜民今年田租半。○十三年，太倉令

淳于意有罪當刑，少女緹縈上書曰：死者不可復

生，刑者不可復屬，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也。願沒入為官婢

以贖父刑。上憐悲其意，詔除肉刑。○是歲除田之租稅。（陳氏曰……）

○〔補遺〕十五年，作渭陽五帝廟。（從方士新垣平之言）○十六年，親祠之。以方士新垣平為上大夫。○後元年，平以詐伏誅。○六年，匈奴入上郡、雲中。（郡屬山西）詔將軍周亞夫（周勃子）屯細柳，（在長安）劉禮次霸上，徐厲次棘門，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大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門士請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上乃按轡徐行。至營，成禮而去。羣臣皆驚。上曰：嗟乎，此真將軍矣。向者霸上、棘門軍兒戲耳。○七年，帝崩，在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何以臺為。身衣弋綈，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以示朴為天下先。吳王不朝，賜以几杖。張武受賂金錢，更賞賜以愧其心。專以德化民。當時公卿大夫風流篤厚，恥言人過。上下成俗。是以海內安寧，家給人足，後世莫能及。葬霸陵。（即霸上）〔補遺〕徐氏進曰：文帝以儉自奉，故和親……以德化民，故肉刑雖除而……然惑於妖言而祠五帝之廟，弱於小仁而短三年之喪，深為盛德之累，惜哉。太子即位，是為孝景皇帝。

孝景皇帝

孝景皇帝名啓。即位之元年，丞相申屠嘉等奏：功莫大於高皇帝，宜為帝者太祖之廟；德莫盛於孝文皇帝，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制曰可。○帝為太子時，鼂錯為家令，得幸。太子家號為智囊。帝即位，錯為內史，言事輒聽，寵幸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初，吳王濞太子入見，得侍皇太子飲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殺之。濞稱疾不朝。錯數言吳過可削。文帝不忍。及帝即位，錯曰：吳王誘天下亡人，謀作亂。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反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雜議，莫敢難。（林曰：鼂錯在文帝時亦嘗有更定法律、裁削諸侯之議，文帝不從。及景帝即位，錯亦以此說之，而景帝即從之。……）鼂錯又言楚、趙有罪，削一郡。膠西有姦，削六縣。及削吳會稽（郡屬浙東，今紹興府）、豫章（郡屬江西，今南昌府）書至，吳王遂反。膠西、膠東、菑川、濟南、楚、趙……

七國反 亞夫擊吳楚

趙皆先有吳約至是同反齊王膠西膠東菑川濟南諸王先諾後悔約初文帝且崩戒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及七國反拜亞夫太尉將三十六將軍名姓未詳往擊吳楚鼂錯素與袁盎盎去声○吳相不善盎言獨有斬錯復音伏○諸侯故地言还其所削諸侯之故郡也兵可無血刃而罷錯於是要腰斬東市父母妻子同産無少長皆棄市補遺未加陳氏曰吳王招亡納叛反形已見淡固不容不為之慮也若楚趙之徒初易嘗有反心哉向使鼂錯之議止於削吳則其反也亟今也并七國而削之使吳王得以藉口誘諸侯為左右我死在旦乎發卒死亦縱者不亦宜乎周亞夫大破吳楚諸反者皆平亞夫後為

亞夫許忤上意

相封條邑名侯以諫忤逆也上意罷上曰此鞅鞅不滿也非少主臣按通鑑初上廢栗太子亞夫固爭不得及竇太后欲以皇后兄王信為侯亞夫諫阻其事后匈奴王徐盧等降上欲侯之亞夫諫不從遂謝病免相卒為去声人誣告下獄歐嘔上声血死通鑑亞夫子為人盜買縣官器亞夫召詣廷尉不食五日歐血而死補遺陳氏曰周亞夫為大將折吳楚之鋒不數月而平大亂及其為相守正不阿而隱其禍也不屈遂以無罪杀之哀哉○自漢興掃除煩苛除繁多苛察之政與民休息按加以恭儉至帝

與民休息

遵業遵守祖宗之遺業五十六載之間移風易俗改變風俗黎民醇厚國家無事人給家足都鄙都見上鄙五百家為鄙廩庾倉也○有屋曰廩在野曰庾皆滿言積聚之多也而府庫

太倉之粟

餘貨財京師京大師衆也皇都史記曰之錢累上声鉅萬貫穿錢繩也朽而不可校計也太倉之粟陳陳陳舊也因仍也謂陳而又陳故曰陳陳相因充溢露積總○庾曰露積於外紅腐不可勝升食勝言多也為吏者長上声子孫當時死事吏不數遷至於子孫長大而不遷居官者以為姓號居官者多官名為姓故有倉氏庫氏此以官名為姓人人

罔疏民富

自愛人自愛其身而重犯法重不輕也不輕犯法也然罔網疏法度之罔疏民富故民得以富足或至驕溢驕放溢兼并之徒兼謂勝吞并之豪武斷斷去声○武斷謂以威武斷制鄉曲鄉曲之人宗室有土天子宗族皆封有土地公卿以下爭侈無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通鑑自是之后孝武內窮侈靡外攘夷狄天下蕭然財力耗矣帝崩在位二十七年有中元後元凡三元年太子徹立是為世宗孝武皇帝

始立年號

孝武皇帝名徹即位之元年始改元曰建元年有號始此○舉賢良

方正直言極諫之士親策帝自出策問之廣川邑名屬董仲舒對曰事在強上声○又如字下同勉而已矣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又曰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不一於正而無邪氣奸干也其間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群生和萬民殖○多也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陛下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然而教化不立萬民不正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平声張之解除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

更化則善治

更改也而化民也乃可理也治也漢得天下以來常欲治而至今不可善治猶不得也者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又曰養士莫大乎太學太學即國子監也太學

太學教化本原

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所原也教化之本原也原與源同師以養作成天下之士又曰郡守縣令民之師帥師帥之義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承流在上之流行而宣揚德化宜使列侯郡守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進各二人又曰春秋大一統春秋書王正月大一統也天地之常經常經常行古今之通義也義理之所由今師異道人異論去声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科也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滅也然後統紀總統綱紀可一法度可明而民知所從矣上善美也其對以為江都相去声○江都國在揚州王名非景帝之子○陳氏曰自漢以來尊尚黃老六藝未彰太學未建仲舒所言皆當世急務武帝是用其說興太學表六經黜百家其言卓然可用亦以正心之言告高宗之言亦以正於是人主身之學仲舒之言亦是切然強勉之道不過如此傳說告高宗之言終始與此何異武帝分明先王成憲○胡氏曰武帝好其名而不務其實公孫弘張湯知其意而御其名故上以此之名而辭其實故上以其實棄之○上使使下去声上如字者奉安車蒲輪以蒲裹輪欲其安束帛加璧迎魯申公既至問治亂之事公年八十餘對曰為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補遺胡氏曰申公之言當矣第未知所謂力行者何事耳申公開端而未告

五言令千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威示羌虜揚威武六言以閒暇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七言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瘃墮之患坐得必勝之道八言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九言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勢十言又亡驚動河南大开小开使生它變之憂十一言治湟陿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十二言大費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奏每上輒下公卿議，初是其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魏相任保其計可必用，上從之。○三年，丞相魏相採故事（舊制）上書者皆為二封，署其一曰副（次也）。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下同）。相白去副封以防壅蔽。又為相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數條漢興以來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晁錯、董仲舒等所言，請施行之。敕掾史案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異，郡不上，相輒奏言之。與御史大夫丙吉同心輔政，上皆重之。至是吉代為丞相。吉上寬大，好禮讓，嘗出逢群鬥死傷，不問；逢牛喘吐舌，使問逐牛行幾里矣。或譏吉失問，吉曰：民鬥，京兆所當禁；宰相不親細事，非所當問也。方春未可熱，恐牛暑故喘，此時氣失節，三公調陰陽，職當憂之。以為知大體。

○四年，河南太守嚴延年棄市。延年陰鷙酷烈，論囚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府丞義上書言延年罪，因自殺以明不欺。按驗得其怨望誹謗數事，坐不道棄市。延年母從東海來，適見報囚，大驚，止都亭不肯入府，因數責延年：幸得備郡守，專治千里，不聞仁義教化以安民，顧乘刑罰多殺人，欲以立威，豈為民父母意哉！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忍老見壯子被刑戮也，為汝東歸掃除墓地耳。遂歸。後歲餘果敗，莫不賢智其母。

○五鳳元年，殺左馮翊韓延壽。延壽為吏好古教化，由潁川太守入為馮翊。民有昆弟相訟，延壽閉閤思過，令民有相讓之語，各悔不復爭，郡中翕然（和合也）相敕厲（謂民更相勸戒勉厲，不犯禁令），恩信周徧，莫復有詞訟，吏民推其至誠，不忍欺紿（台上声）。○至是坐事棄市，百姓莫不流涕（事見通鑑）。

○二年，丙吉薨，黃霸為丞相。霸嘗為潁川太守，吏民稱神明（神靈聰明），不可欺。力教化，後誅罰（緩也）。長（上声）吏（官主左郡即郡丞也，又曰治中，又曰別駕）許丞（姓名）老病聾，督郵（官主糾察群吏，即御錄事也，今廢此職）白欲逐之（稟白黃霸逐去許丞），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重聽何傷？且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送舊官去，迎新官），及姦吏因緣（因此機緣）絕簿書、盜財物（言交代之際，前不照後，吏因此絕去簿書，盜竊官物），公私費耗甚多，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舊官），徒相益為亂。凡治道去其太甚者耳。霸以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治為天下第一。至是代吉。霸材長於治民，及為相，功名損於治郡時。

○四年，大司農耿壽昌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糶以利民，名曰常平倉。

○殺前光祿勳（九卿之一，掌宿衛宮殿，即光祿勳也，武帝改曰）楊惲。惲廉潔無私，人上（上声，下同）書告惲為妖惡言，免為庶人。惲家居治產自娛，其友孫會宗戒之。惲書曰：過大（去声），行戲當為農夫以沒世。田家作苦，歲時伏臘（伏日見前，臘，案曆書云冬至後第三戌日為臘日也），亨羊炰羔（炰同炮），斗酒自勞（去声）。酒後耳熱，仰天拊缶（擊也）而呼嗚嗚（上声也，一云關中曲名）。其詩曰：田彼南山（山高而在陽，人君之象），蕪穢（惡草也）不治（平声○荒亂也○喻朝），種一頃豆（喻百官也），落而為萁（其○豆莖也，豆之零落在野，喻己見放棄）。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淫荒無度，不知其不可也。人上書告惲驕奢不悔，下廷尉案（考問）得所與會宗書，帝見而惡之，以大逆無道要（腰）斬。（司馬溫公曰：[illegible]）

甘露元年，公卿奏京兆尹張敞（昌），○惲之黨友，不宜處（杵）位。上惜敞材，寢（止息不行）其奏（不行也）。敞使掾絮舜（女平，又音如○姓也）有所案驗（案驗若獄事務），舜私歸曰：五日京兆耳（言不久當去京）。

原缺第十八葉後半葉至二十二葉

傕氾犯闕（于門）殺王允，呂布走。興平元年，涿郡劉備字玄德，先出於景帝中山靖王勝（景帝第六子）之後也。有大志，少語言，喜怒不形於色。河東（今河中府）關羽、涿郡張飛與備相善。備起，二人從之。○孫堅之子策與弟權留壽春，遷于舒（今安慶府）。堅死，策年十七，往見袁術，得其父餘兵千餘，歸，將已交結知名之士。舒人周瑜與策同年，亦英達夙成（英達，言英俊通達而老成也），至是從策起。策東渡江，轉進（也），所向無敢當其鋒者。百姓聞孫郎至，皆失魂魄，……所至一無所犯，民乃大悅。○初曹操自討呂布，時戰于滎陽，還屯河內，詔領東郡太守，治東武陽（東郡屬邑），已而入兗州，山東據之，自領兗州刺史。遣使上書，以為兗州牧。上還洛陽，操入朝，遷上於許（許州）。○操擊殺呂布。初布自關中出奔（去声，下同）袁術，又歸袁紹，已而又去，為（去声）操所攻，走奔歸劉備，襲下邳。備走歸操，遣備與沛布使……見操

求為徐州牧，不得。登還，謂布曰：登見曹公，言養將軍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噬人。公曰：不然，譬如養鷹，饑則附人，飽則颺去。……也。去，布復攻備，備走，復歸操。操擊布，至下邳，布屢戰皆敗，困迫降。操縛之，曰：縛虎不得不急。遂縊殺之。備從操還許。

○袁術初據南陽，已而據壽春（今壽州），以讖言代漢者當塗高，自云名字應之，……之義也，遂稱帝，淫侈滋甚。既而資實空盡，不能自立，欲奔袁紹。遣劉備邀之，術走還壽春，嘔血死。○孫策既定江東，欲襲許，為故所殺吳郡（今平江府）守許貢之奴因其出獵，伏而射之。

孫策創甚，呼（去声）弟權代領其衆，曰：舉江東之衆，決機於兩陣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任賢使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年二十六。○袁紹據冀州，簡精兵十萬、騎一萬，欲攻許。沮授（沮，慈呂反，姓也）諫曰：曹操奉天子以令（去声）天下，今舉兵南向，於義則違。紹不聽，操與紹相拒於官渡，襲破紹輜重，紹軍大潰，紹慚憤歐血死。○車騎將軍董承稱受密詔，與劉備誅曹操。操一日從容謂備曰：今天下英雄，唯使（去声）君與操耳。備方食，失匕箸。值雷震，詭曰：聖人云迅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因備既被遣邀袁術，因之徐州起兵討操，操擊之。備先奔冀州，領兵至汝南，自汝南奔荊州，歸劉表。於表坐起至廁，還，慨然流涕。表怪問之，備曰：常時身不離鞍，髀肉皆

消，今不復騎，髀裏肉生，日月如流，老將至矣，功業不建，是以悲耳。琅邪諸葛亮寓居襄陽隆中（襄陽府屬河南，隆中其地名），每自比管仲、樂毅。備訪士於司馬徽，徽曰：識時務者在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徐庶亦謂備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備三往，乃得見。亮問策，亮曰：操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令（去声）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國險而民附，可與為援而不可圖。荊州用武之國，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天下有變，荊州之軍向宛洛，益州之衆出秦川，孰不簞食（飯也）壺漿以迎將軍乎？備曰：善。與亮情好日密，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士元名統，龐德公從（去声）子也。德公素有重名，亮每至其家，獨拜床下。

原缺第二十九葉

原缺第四葉

凶上。湧躍。歎曰、嗟乎、固天所以限南北也。四年、魏主丕殂。改元者一、曰黃初。諡曰文皇帝。子叡立。是為明帝。叡母被誅。魏主嘗與叡出獵、見子母鹿。既射其母、使叡射其子。叡泣曰、陛下已殺其母、臣不忍殺其子。丕惻然。及是為嗣、即位。處士管寧、字幼安、自東漢末避地遼東三十七年。魏徵之、乃浮海西歸。拜官不受。○五年、漢丞相亮率諸軍北伐魏。臨發上疏曰、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危急存亡之秋也。誠宜開張聖聽、不宜塞忠諫之路。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平明之治。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許先帝以驅馳。先帝知臣謹慎、臨崩寄以大事。受命以來、夙夜憂懼、恐付託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遂屯漢中。率大軍攻祁山、戎陣整齊、號令明肅。始魏以昭烈既崩、數歲寂然無聞、略無所備。卒聞亮出、朝野恐懼。於是天水・安定等郡、皆應亮。關中響震。魏主如長安、遣張郃拒之。亮使馬謖督諸軍、戰于街亭。謖違亮節度、郃大破之。亮乃還漢中。已而復言於帝曰、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

……食不至數升。懿告人曰、食少事煩、其能久乎。亮病篤。有大星赤而芒、墜亮營中。未幾亮卒。長史楊儀整軍還。百姓奔告懿。懿追之。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懿者。懿不敢逼。百姓為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懿笑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亮嘗推演兵法、作八陣圖。至是懿案行其營壘、歎曰、天下奇才也。亮為政無私。馬謖素為亮所知、及敗軍、流涕斬之、而卹其後。李平・廖立、皆為亮所廢。及聞亮之喪、皆歎息流涕。平至發病死。史稱亮開誠心、布公道。刑政雖峻、而無怨者。其識治之良材。而謂其材長於治國、將略非所長、則非也。初丞相亮嘗表於帝曰、臣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至是卒、如其言。諡忠武。……○魏主叡好土功。先是

曰郡督郵至吏白應束帶見之潜歎曰我豈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即日解印綬去賦歸去來辭五柳先生傳徵不就自以先世為晉臣恥復屈身後代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至是終世號靖節先生○魏數與夏戰執其昌以歸○夏赫連定稱帝於平涼○西秦王乞伏熾磐卒子慕末立○燕王馮跋殂弟弘立○夏主定擊西秦以慕末歸殺之西秦亡○定又擊北涼欲奪其地吐谷渾襲其軍執定送魏夏亡○北涼沮渠蒙遜卒子牧犍立○宋謝靈運以罪誅靈運好為山澤之遊從者數百人伐木開徑百姓驚擾或表其有異志靈運詣闕自陳宋主以為臨川內史靈運遊放自若有司糾之遣使收之靈運執使者興兵逃逸作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遂追討擒之徙廣州已而弃市○魏伐燕馮弘奔高麗而彼殺燕亡○魏伐涼北涼主牧犍降後彼殺北涼亡○魏殺其司徒崔浩浩自明元時已為謀臣輒有功信道士冠謙之劝魏主崇奉天師道場受符籙而最惡佛法誅沙門毀佛像佛書魏主命浩修國史書魏先世事皆詳實刊石立之衢路北人忿恚○潜譖某楊國惡魏主大怒遂案誅之夷其族○宋魏連年

互相侵伐王玄謨勸宋大舉沈慶之諫曰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今欲伐國奈何與白面書生謀之宋竟遣玄謨出師取碻磝進圍滑臺先是魏主聞宋取河南怒曰我生髮未燥已聞河南是我地今天將尚熱始收兵北歸俟河冰合以鐵騎蹀之至冬魏主自將渡河號百萬鞞鼓之聲震動天地玄謨懼走魏人追擊玄謨敗走魏主引兵南下至瓜步聲言欲渡江建康震懼民皆荷擔而立宋主登石頭城北望歎曰檀道濟若在豈使胡馬至此道濟立功前朝老於用兵是以被收目光如炬脫幘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既誅魏人聞之喜曰吳子不足復憚至是長驅無能禦者宋人或欲斬玄謨沈慶之止之曰佛貍威震天下控弦百萬豈玄謨所能當殺戰將以自弱非計也魏師還殺傷不可勝計丁壯者斬截嬰兒貫槊上盤舞所過赤地春燕歸巢於林木宋主即位二十八年間號為小康至是兵革之後邑里蕭條元嘉之政衰矣○魏中常侍宗愛懼譖東宮官屬東宮多坐誅死太子晃以憂卒魏主追悼不已愛懼弑魏主諡曰太武皇帝廟號世祖晃之子濬立討愛誅之○宋太子劭巫蠱呪詛事覺宋主擬廢之劭弑主而自立宋主在位三十年改元者一曰元嘉○武陵王駿舉兵誅劭王立是為世祖孝武皇帝

國之棟梁故曰柱國于謹帥師伐梁兵至南郿梁主猶講老子百官
戎服以聽魏軍至城下梁主焚古今圖書十四萬卷歎曰文武之道
今夜盡矣乃出降或問何意焚書曰讀書萬卷猶有今日且有今日之禍
言讀書無益也尋被弒在位三年改元者一曰承聖 補遺 史斷曰元帝以武
人事其可誣乎 西魏取襄陽從梁王詧于江陵使稱帝屯兵守之是為後梁
臣于西魏 王僧辯陳霸先奉晉安王稱制于建康貞陽侯淵明梁宗
室子南史作蕭淵明先是為北齊所獲至是以兵納之送王僧辯奉歸建康稱
帝陳霸先殺僧辯廢淵明立晉安王是為敬皇帝
敬皇帝名方智元帝子也年十三即位陳霸先為丞相錄尚書事。
西魏初建六官初宇文泰以西魏官繁命蘇綽及尚書令盧辯依周
禮定六官至是行之六官謂太師大傅大保大冢宰大司徒大宗伯大司馬大司寇大司空自餘百官皆倣周制
西魏太師大冢宰安定公宇文泰卒世子覺嗣年十五宇文護泰兄子
輔之未幾以覺為周公 補遺 史斷曰宇文泰因魏擾亂挾天子而令之
西魏主廓禪于周
廓遇弒後謚曰恭皇帝西魏建國四世二十四年而亡

原缺

勇決手刃嬖臣而受制權臣四集禍不旋踵孝武當
宇文覺稱周
天王性剛果惡宇文護之專謀誅之後謚曰孝閔皇帝立泰之長
子毓 補遺
梁丞相陳霸先為相國封陳公加九錫尋進爵
為王遂稱皇帝廢梁主弒之梁主在位凡三年改元者二曰紹泰
曰太平 梁自高祖武帝至是四世凡五十六年而亡 補遺

陳

陳高祖武皇帝姓陳名霸先吳興郡屬江浙今湖州府人也梁武帝大同中為
廣州參軍廣有亂討平之以功為將軍尋為交州司馬西江都護高
要今肇慶府屬廣東太守諸軍屢平寇亂侯景陷臺城霸先時
守始興結郡中豪傑起兵討景先取江州為刺史引兵會諸軍卒
平景遂為將相於梁以至受梁禪即帝位三年殂改元者一曰
永定子二人昌頊昌以江陵陷時沒入長安臨川王立是為世祖
文皇帝 補遺
世祖文皇帝名蒨武帝之兄始興昭烈王子也在武帝平梁亂時已有功至

欲以宣靈侯侍也我邪默之○定府兵史定各府兵制凡十道置府六百三
十四句而關內二百六十一句皆隸隸屬也諸衛及東宮六率
上府兵凡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
人三百人為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為隊隊有正即今之總旗十人為火火
有長即今之小旗每人兵甲糧裝各有數句輸之庫句征行給之句二十
為兵六十而免能騎射者為越騎其餘為步兵命統軍別將
為折衝果毅都尉以教戰當給馬者官與
每歲季冬折衝都尉帥卒以教戰
當宿衛者番上上声下同兵部以遠近給番
制遠疏近數皆一月更平声○補遺
先儒謂三代而下兵制之善惟唐之府兵猶得寓兵於農之意
近古之良法也惜其子孫不能守其後唐以遠近給番
皆一月而更恐太紛擾不若以一歲更代為善也○補遺十二

年末與公虞世南卒世南外和柔而忠直上嘗稱世南有五絕一德
行二忠直三博學四文辭五書翰○十二年夏旱詔五品以上言事
魏徵言陛下不比貞觀初漸不克終者十條
以上皆言不如貞觀初上深獎歎○十四年上詣國子監平声即
太學親釋奠是時大徵天下名儒為學官數幸國子監使之講論學生
能明一經已上皆得補官增築學舍千二百間增學生滿三千
二百六十員自屯營飛騎亦給博士授經有能
通經者聽得貢舉於是四方學者雲集京師乃至高麗百濟國在東夷新
羅高昌吐蕃諸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升講筵者至八千餘人上
以師說多門章句繁雜命孔穎達與諸儒定五經疏去声
謂之正義○高昌王麴文泰先是多遏絕西域朝貢及

日逐已滅延陀鐵勒西夷別種百餘萬戶請為州郡○太古以降
未前聞宜備禮告廟仍頒示天下上為詩曰雪恥酬百王除凶報
千古
范氏曰太宗不得志於東夷而欲立功於北荒因延陀破亡以
遺後嗣安中國之道也
上悲不自勝玄齡佐上定天下及終相位三十二年號為賢相然
無迹可尋上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諍而房杜
讓其賢英衛英公李勣衛公李靖善將兵而房杜行其道理致太平善歸人
主為唐宗臣○二十三年上有疾謂太子曰李世勣才智有餘然汝
與之無恩我今黜之我死用為僕射親任之若徘徊顧望則當殺
之耳乃左遷疊州都督勣受詔不至家而去○上崩在位二十四

年即位三年改元改元者一曰貞觀○上雖以武功定禍亂終以文德綏海
內常自以驕侈為懼嘗曰人主惟一心攻之者眾或以勇力或以辯
口或以諂諛或以姦詐或以嗜欲輻湊三十輻共一轂言眾欲如眾輻共湊
之各求自售音壽○求賣也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此其所以難
也嘗問侍臣創業守成孰難玄齡曰草昧之初草而不齊昧而不明○言隋末之亂也
群雄並起角力角競勇力而後
臣之創業難矣魏徵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於艱難失之於安逸守
成難矣上曰玄齡與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創業之難徵
與吾共安天下常恐驕奢生於富貴禍亂生於所忽故知守成之難
然創業之難往矣守成之難方與諸公慎之自知神采為臣下所
畏常溫顏接群臣導人使諫嘗謂諫者以求之惟末年東征之役
諸遂良嘗諫不聽太子立是為高宗皇帝

（十志／布衣交）

是為布衣交（忘己之貴）遣使召之謁見（現）於靈武（朔方郡也今夏州是括地志靈武郡即今靈州是）也事無大小與之謀上皇至成都遣朗寶（朗肯寶字謂皆上玉朗宝傳國璽）及太子以冊（天子以玉后及太子以金）如靈武。〔補遺〕祿山宴其群臣於凝碧池（在陝西安府城內唐禁苑中）盛奏衆樂梨園子弟往往歔欷（感傷貌）泣下賊皆露刃睨之樂工雷海清不勝悲憤擲樂器於地西向慟哭祿山怒縛於試馬殿前支解之（王維詩云萬戶傷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葉落深宮裏凝碧池頭奏管絃）○遣使徵兵於回紇○招討節度使房琯（管）與賊戰于陳濤斜（邪在咸陽）琯用車戰大敗。○至德二載安慶緒（祿山子）殺祿山祿山自起兵以來目昏至是不復見物又病疽躁（音）竈暴欲以殺妾子慶恩代慶緒為嗣慶緒使人弑之而自立祿山僭號僅一年餘。○〔補遺〕殺建寧王倓（音談）倓上次子也英果有才畧上自馬嵬北行倓遂冠盜倓選驍勇居上前後血戰以衛上軍中皆屬目李輔國張后譖殺之。○上至鳳翔（府屬陝西即扶風郡）回紇（切骨反亦通作鶻）

（太單／西京／賊陷／睢陽／張巡／許遠／死節）（死為／厲鬼／殺賊）

遣子葉護（回紇太子之號）將精兵四千人至（句）天下兵馬都元帥廣平（郡）王俶（讀）副元帥郭子儀（讀）將朔方等軍及回紇西域之衆發鳳翔至長安擊賊賊大潰大軍入西京（長安）俶留鎮撫三日引軍東出至洛陽與回紇來擊賊大敗遂復東京（安慶緒走保鄴）。○賊將尹子奇陷睢陽張巡許遠死之（初巡移軍寧陵慶緒破城）既而入睢陽與遠共守賊食盡或欲棄城巡遠謀曰睢陽江淮之保障若棄之賊必長驅守以待救（句）食茶紙（云茶與紙）盡遂食馬馬盡羅雀掘鼠雀鼠又盡巡殺愛妾以食（飼）士四萬人僅餘四百終無叛者賊登城將士困病不能戰巡西向再拜曰臣力竭矣生既無以報陛下死當為厲（猛也）鬼以殺賊城遂陷巡遠被執南霽雲雷萬春（皆巡將）等三十六人皆被殺（林氏曰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舜之究廩捐階而無怨斯可謂能竭其力張巡守睢陽至於殺妾以食士斯可謂能致其身史斷曰巡遠可謂烈丈夫矣以突至）

（史思／明僭／号）（李輔／國逼／上皇／遷於／西內）

卒有孤墉抗方張之虜大小數百戰雖力盡乃死然唐得全江淮財用以濟中興引利害以百易萬可矣巡生死不為遠遠死不為（張巡死三日而救至十日而賊亡天以完付二人俾名不窮不待留生而顯也）○上皇發蜀郡還西京。○乾元元年（是歲復改載為年）命郭子儀等九節度（朔方郭子儀淮西魯炅興平李奐滑濮許叔冀鎮西北庭李嗣業鄭蔡季廣琛河南崔光遠河東李光弼澤潞王思禮）討安慶緒。○二年史思明引兵救慶緒九節度之兵潰于鄴思明殺慶緒還范陽僭號（仍稱大燕皇帝）。○李光弼代郭子儀為朔方節度使兵馬元帥（句）光弼號令一施士卒壁壘旌旗精明（通鑑作物）皆變與史思明戰屢敗之。○上元元年太僕卿李輔國遷上皇於西內（天子宮禁曰內）上皇愛興慶宮自蜀歸即居之多御樓（天子所居處也）父老過者往往瞻拜呼萬歲上皇常於樓下賜以酒食又嘗召將軍郭英乂（刈）等上樓賜宴輔國言上皇居興慶日與外人交通陳玄禮高力士謀不利於上（謂廢立也）數（朔）啓上遷之不許秉上不豫（謂病而不樂也）率衆劫遷（句）上皇曰以不懌因不茹（如去声）食

（上皇／辟穀／成疾／史朝／義殺／思明）（汾陽）（上崩）（李輔／國弑／后）

也葷（薰）。（禮韻曰辛菜世俗去肉食）辟穀寖以成疾。○二年史朝義（思明子）殺史思明思明愛少子（朝清）而惡朝義因其敗軍欲斬之朝義使人（駱悅）射（石）殺思明而自立（劉氏曰夫祿山思明狡黠有餘矣叛而稱帝坐席未煖而及于腹矢及于頸天之報施亦明矣速矣不可而亂臣賊子有相摩足相踵也夫豈不監往轍乎）。○李光弼為大尉統八道行營節度（即前九節度光弼代子儀兼朔方故云八道行營）鎮臨淮（郡屬淮西今泗州）。○寶應元年郭子儀爵汾陽王知諸道節度行營兼興平（屬陝西今興平縣）定國（即鄜）等軍副元帥（屬二十上）復入朔方（一字為句）。○上皇崩於西內傳位後七年也壽七十八。○上寢疾聞上皇登遐（登升也遐遠也天子崩曰登遐又曰升遐）轉（上声）慟（甚也）乃命太子監國遂崩在位七年改元者四曰至德乾元上元寶應。初張皇后與李輔國相表裏專權用事晚更（庚）有隙上疾篤（危困甚也）后召太子謂曰輔國久典禁兵陰謀作亂不可不誅太子恐震驚上体不可輔國聞其謀上崩殺后及皇子二人而後引太子立之〔補遺〕（華陽范氏曰肅宗信任李輔國上不保其）

重編入建州（建寧府）刺史□□入辭上問建州去京師幾何曰八千里上曰卿到彼為政善惡朕皆知之勿謂遠（此階前則萬里也）令狐綯奏擬李遠杭州（屬浙江）刺史上曰吾聞遠詩云長日惟消一局棋安能理人綯曰詩人托此高興耳（托物興）未必實然嘗記刺史毋得外徙必令至京面察綯嘗從故人為隣州刺史便道之官上聞之曰朕以刺史多非其人為百姓害故欲一一訪問知其優劣以行黜陟詔命既行直廢格不用宰相可謂有權方史綯汗透重裘上臨朝對群臣未嘗有惰容每宰相奏事旁無一人威嚴不可仰視奏事畢忽怡然閑語一刻許徐復整容曰卿輩善為之常恐卿輩負朕日後不得再相見綯嘗謂人曰吾十年秉政最承恩遇每延英奏事未嘗不汗沾衣也左右問之曰近日內侍權勢如何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比上閉目搖首曰全未全未尚畏之在又嘗與綯謀盡誅宦官恐濫及無辜綯密奏曰但有罪勿捨有缺勿補自然消耗至盡宦者竊見其奏由是益與朝士相惡南北司如水火〇大中十三年上崩在位十四年改元者一長子立是為懿宗皇帝

懿宗皇帝初名溫封鄆王以無寵不得為太子宣宗崩宦者立之更名漼〇浙東賊裘甫起嘗振中原觀察使王式討斬之〇九年徐州賊龐勛起先是南詔稱大理皇帝率兵入寇陷播州發兵戍桂州過期不代遂作亂勛為糧料判官以為主北還過剽掠至徐州因殺節度使陷諸郡詔討保康承訓擊之以沙陀邪赤心（盡忠孫也）為前鋒勛敗死賜赤心姓名李国昌為大同軍節度使尋改振武節度使〇補遺十二年上幸安国寺〇十三年幽州節度使張允伸卒允伸鎮幽州二十三年勤儉恭謹邊鄙無警上下安之〇十四年遣使迎佛骨至京師上遣使諸寺門寺迎佛骨群臣皆諫至有言憲宗迎佛骨尋晏駕者上曰朕生得見之死亦無恨遂膜拜流涕宰相以下競施金帛七月上崩在位十五年改元一補遺子晉王立是為僖宗皇帝

僖宗皇帝名儇懿宗少子也年十三為宦官（劉行深韓文約）所立自懿宗以來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賦斂愈急水旱不以實聞百姓流殍上下相蒙無所控訴所在相聚為盜濮州（屬山東）人王仙芝之起聚曹州冤句（縣名）人黃巢助之巢善騎射喜任俠嘗舉進士不第與仙芝共販私鹽至是聚眾攻剽州縣旬月民歸之數月數萬仙芝之攻陷汝鄭唐鄧寇鄂州陷安州寇荊南與招討曾元裕戰於申州而大敗又大敗於黃梅斬之黃巢陷鄆沂濮掠宋汴南渡陷洪虔吉饒信寇宣州入浙東為鎮海節度使高駢所破遂趣廣南陷廣州出潭州北渡南襲揚敗於荊門復引而南陷宣州自采石渡江已而渡淮陷申州入潁宋徐兗之境陷東都引而西入潼關入長安上出奔蜀黃巢僭號大齊皇帝諸道發兵赴援度使王處存□□兵入□□先是沙陀李国昌之子克用為兵馬使戍蔚州大同軍諸將謀曰今天下大乱朝廷號令不復行於四方此乃英雄功名富貴之秋

石敬瑭陰為自全之計 契丹立敬瑭為晉帝

○閩人弑其主曦而立其子繼鵬，更（庚）名昶。○唐主初與河東節度使石敬瑭素不相悅。唐主立，敬瑭不得已入朝，尋歸鎮，陰為自全之計。唐主移敬瑭鎮鄆州節度（天平），敬瑭遂反，求援於契丹。契丹敗（拜）唐兵，立敬瑭為晉帝，引兵向洛陽。唐主自焚死。在位不三年，改元者一，曰清泰。唐自莊宗至是四主，實三姓，凡一十四年。（司馬溫公曰：武皇以沙陀微種，奄有河東，黃巢之亂有功於唐。上元之變，訟不能直，遂與朱氏相攻，紛紛不解，至於晚節，鋒銳亦衰。莊宗以弱齡襲位，麾下諸將皆武皇並勢之人，乃能以恩信結其心，英果折其氣，莫不竭力致命，順指如意，策馬渡河，而朱氏失國。惜其志小氣近，驕心易生，纔及三年，隕身亡族。明宗元取国之志，而為衆所附，資性寬厚，克終天祿。清泰於兔離之中，坐神器之重，負扆未安，家為煨燼。十年之中，易姓者四，禍福相承，何其速哉。）

晉 倒綱敗紀，禍不于其身而于其子，宜乎。

晉高祖皇帝 姓石氏，名敬瑭，沙陀人，唐明宗之壻也。初與從珂皆勇力善鬭，事明宗，皆有功，內相忌。從珂稱帝，敬宗自河東來朝，將佐勸留之。時久病骨立（瘦削），唐主不以為虞（防也），遂得歸鎮。公主在洛陽辭歸，唐主醉曰：何不且留，遽歸欲與石郎反邪。敬瑭聞之益懼，尋命移鎮鄆州，敬瑭拒命。唐主發兵討之。桑維翰為（去声）敬瑭草表稱臣於契丹，事以父禮，約事捷割地。劉知遠以為太過，厚賂金帛足致其兵，不必許以土田，恐異日大為中國患。敬瑭不聽。表至，契丹主大喜，將騎（去声）五万而來，與唐兵戰於晉陽，大敗（拜）之。契丹主立敬瑭為帝，國號晉，割幽、薊、瀛、莫、涿（即涿郡）、檀、順、新（今奉聖州）、媯、儒、武、雲、應、寰、朔（即馬邑）、蔚十六州與之（按今幽薊瀛莫涿檀順屬今北平，新媯儒武屬河東，雲應寰朔蔚屬山西）。契丹以晉主南下，又破唐兵，至潞州。契丹北還，晉主引而南。唐將（去声）校皆飛狀以迎（將校之官迎接之，形皆如飛之速也）。唐主自焚死。晉主入都洛，已而還汴。

補遺 胡氏曰：敬瑭之罪在不叶閔帝，苟以閔帝失国，則當尊奉許主，不為衛州之事，而歸奪国弑君之惡，是從苟兵以義，舉名实皆正，則其德美矣。乃急於近利，称臣契丹，割棄士衆，以父事之，其利不能以償其害，乃及死窮，故以功利謀国而不本於義理，未有不旋中其禍者也。○吳

割十六州與契丹

吳主知誥受吳禪 國号南唐 契丹改國號大遼 閩主…弑 南漢…立 刘玢立

徐知誥稱帝，奉吳主溥為讓皇。（世紀：吳自梁太祖開平元年僭号，至是四世，歷三十七年，南唐篡之。）初徐溫命知誥治（平声）昇州，致繁富，城市府舍甚盛，溫自徙居之，知誥入廣陵輔吳政。溫卒，知誥以中書令鎮昇，而留其子璟輔吳政。廣金陵城（即昇州，楚威王以其地有王氣，埋金鎮之，故曰金陵）。吳加知誥大元帥，封齊王，備殊禮。至是遂受吳禪。知誥本徐州李氏子也，自謂唐後，國號唐，尋復（伏）姓李，更（庚）名昪（弁）。是為南唐。○契丹改國號大遼。○閩王曦弑其主昶而自立（昶之叔也）。○吳越王錢元瓘卒，子弘佐嗣。○南漢主劉龑卒，更（庚）名龑（按篇韻並無此字，疑當作龔，居容切，布髮貌也。○按南漢主初名岩，更名陟，又因白龍見更名龔，至晉高祖天福六年以龔名不和，乃自造龑字而名之，取飛龍在天之義），龑殂，子玢（彬）立。○晉主在位不七歲，殂。改元者一，曰天福。齊王立，是為出帝（又曰少帝）。

出帝 名重貴，高祖兄（故）敬儒子也。高祖臨終，命幼子重睿拜宰相馮道，欲其輔立。景延廣議以國家多難（去声），宜立長（上声）君，遂立重貴。延廣用事。

○南唐主李昪殂，子璟立。○閩王之弟王延政據建州，稱殷帝。○南漢主劉玢之弟弘熙弑玢而自立，更（庚）名晟。○閩朱文進弑其主王曦而自立。殷主延政遣兵討之。閩人殺文進，傳首於殷。殷改國號曰閩。唐人攻拔建州，延政出降，閩亡。（世紀：閩王審知自梁太祖乾化三年僭閩，至是六世，凡三十三年。）而唐攻福州（閩王之腹地），不克。後吳越遣兵取之。○初晉高祖事契丹甚謹，至少主即位，景延廣〔[illegible]〕以高祖之喪訃告也，不復稱臣，契丹大怒。延廣又因其回圖使（回圖務名，梁太祖於汴、荊、襄、廣、郢、復州置回圖務，運茶於河南北，以易絹纊戰馬。後契丹以喬榮為回圖使，亦置回圖，交易至是，因之也）。已而遣歸，大言曰：歸語（去声）而主，先帝為（去声）北朝所立，故稱臣奉表。今上乃中國所立，為鄰稱孫足矣。翁怒則來戰，孫有十萬橫磨劍相待。桑維翰屢請遜辭以謝契丹，每為延廣所沮。於是契丹入寇，渡河。晉主自將及遣李守貞等分道擊之，契丹敗走。契丹再至相州，引還。晉主又自將追之。契丹旋兵南下，晉人擊之，[illegible]

契丹入寇

丹又敗走。晉主既再勝，意契丹不足畏。契丹主大舉入寇，晉將杜威降。句 契丹遣兵入汴，執晉主以歸其國。在位五年，改元者一，曰開運。

通 自晉高祖至是，冊世二十二年而亡。司馬溫公曰高祖以地尊勢重溺於情勢親就臣子之禮以事戎狄賂之土地藉其兵力以取天下羽翼未成不可以高國家未治不可以應敵晉王捨桑維翰之深謀信景延廣之狂策內政不修而外挑強鄰能無亡乎胡氏曰興晉者桑維翰也亡晉者景延廣也二人用心異而受禍同者何也歐陽子曰本末不順而與夷狄共事者未見其福也

契丹主入大梁，胡騎去聲四出剽掠，謂之打草穀。言以糧食也 丁壯斃鋒刃，老弱委溝壑。丁中壯健者死於鋒刃老羸弱者棄於溝壑 自東西兩畿 東西二京也 及鄭滑曹濮 州屬河東 數百里間，財帛殆盡。契丹主謂判三司 官掌判鹽鐵度支 劉昫 呼去 曰：「契丹兵應平聲有優賜。」遂括 搜檢也 都城士民錢帛，遣使者數千人括於諸州，皆迫以嚴誅。威嚴誅遣 人不聊生。不聊且以生言貧困也 括至，初無頒給，頒分給散 皆欲輦歸。中外怨憤，皆思逐之，所在盜起。契丹主曰：「我不知中國難治如此。」居汴三月而還。晉劉知遠先[?]一月即位於晉陽。

通鑑 史斷曰少主信景延廣之狂策內政不修外挑強胡自易成一捷之後顧謂國勢無虞驕奢益甚四方貢獻皆歸內府廣置宮室崇飾後庭賞賜伶優多寡無算委任馮玉倚勢弄權當旱蝗水潦困疲如綫之時方且今年遣使括民谷明年遣使括民財迨夫契丹入寇境內皇皇猶且調度兆內排沮人言遂使橫斂野宗廟近虛迹其人謀豈不幸哉夫以晉之立國絕滅三綱屏棄五常以叔母為妻而夫婦亂矣尊夷狄為父而父子亂矣為中國主而臣契丹而君臣亂矣三綱既失中國已淪胥為夷不待契丹之猾諸抱坐崇元殿令百官行入閣禮而風声氣習之來侵已非一日之故此蓋人道之大變中國之巨禍至使斯人與禽獸雜處而又罹其害焉此豈容以常理斷哉

漢 二主一姓共四年

後漢高祖皇帝 姓劉氏，初名知遠，沙陀人也。事晉祖敬瑭於兵間，功最多。晉祖在河東，唐潞王移之鎮鄆。知遠曰：「明公久將兵，得士卒心，今據形勝之地，士馬精強，若稱兵傳檄，行文 帝業可成，奈何以一紙制書移敬瑭鎮鄆之書 自投虎口？」言死地也 遂拒命。唐遣將張敬達攻之不克。通鑑 舉兵叛唐入洛陽，知遠時為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分漢兵入營 館契丹兵於寺，天官寺在洛陽 城中肅然。言不敢犯令也 後晉主以知遠鎮河東。晉祖殂，遺命以知遠入輔政，晉人匿之。不召知遠 知遠由是怨朝廷。契丹連入寇，晉雖以知遠為行營都統，知遠不行。契丹滅晉入大梁，知遠稱帝於晉陽。契丹去，乃發太原入洛，遂入汴，國號後漢，更庚名暠。杲 ○契丹王耶律德光歸，至殺胡林，胡本作狐按契丹志殺狐林者昔民於林中射殺一狐因名焉今名為死狐嶺在真定欒城縣北 而死。剖腹實鹽數斗 載之去，人謂之帝羓。巴 腊也 ○諡曰太宗。凡子兀欲立。○楚王馬希範卒，弟希廣立。○吳越王錢弘佐卒，弘倧宗 立。其下 南牙統軍使胡進思 廢之而立其弟弘俶。○漢主殂，在位一年，改元乾祐。子周王立，是為隱帝。

隱帝 名承祐，年十八即位。先是漢祖以弟崇尹太原，為太原府尹 開封散此 後為留守，猶言留後 河東節度使。屬上十八字為句 崇與郭威有隙，至是威為樞密使侍中執政，十二字為句 崇為自全之計，選募勇士，招納亡命，繕治也 甲兵實府庫，罷上供財賦，不供貢賦於上也 朝廷詔令多不稟承。○荊南高從誨卒，子寶融知軍府。通鑑作保融 知留後 ○漢護國節度使河中李守貞反，以郭威督諸軍討克之，守貞自殺。○漢以郭威為鄴都留守。○楚王馬希廣之兄希蕚殺希廣而自立。○漢主自即位以來，同平章事楊邠總機政，樞密使郭威主征伐，侍衛指揮使史弘肇典宿衛，三司使王章掌財賦。邠頗公忠，弘肇[?]京師，道不拾遺，章措摭上均上声下音只 遺利，供饋不乏，國家相安。弘肇嘗謂：「天下須用長槍大劍，安用毛錐子？」筆也 章曰：「若無毛錐，財賦何由取辦？」章輕文人，嘗曰：「此輩授之握一把也 算，不知縱橫，縱直也筭法縱一橫五也筭籌也所以計歷數者其法用竹徑一分長六寸二百七十二枚而成六觚為一握 五代史作此輩與一把筭子未知顛倒 慈湖王氏曰筭子本俗語歐陽公據其言書之以有古意盧公通鑑改作授之握筭不知縱橫[?]知歐史矣見鶴林玉露今載之于此 何益於用？」漢主左右嬖倖寖用事，親戚干政，邠等每裁抑之。漢主益壯，年長 厭為去声被也 大臣所制。弘肇嘗議事於上前

汝正破試

曰陛下但禁声言也不得發有臣等在漢主積不能平積累不能平言非一事也左右
因譖之乾祐三年殺郊弘肇章遣密詔欲殺郭威於鄴將佐勸威入
朝自訴威引大軍至漢主遣兵拒之或降或不戰而還漢主為亂兵
所弑在位二年仍號乾祐威白太后迎武寧節度贇徐州號為武寧節度贇隱帝弟崇之子也贇於倫反

澶州兵變

未至聞契丹入寇遣威將兵擊之威至澶州將士大譟裂黃旗以被

郭威代漢

威躰共扶抱之呼萬歲震地擁威南行遂代漢漢二世四年而亡司馬
温公曰高祖雖精鋭之兵居形便之地為胡騎北旋中州乏主故雖
容南面而天下歸之豈有材能之道出哉會其時之可為也隱帝雖
有南面之號而政非己出輕信群小之言
欲除暴亂之臣禍不旋踵自然之勢也

周　五代之君太祖稍有可嘉

○周太祖皇帝姓郭氏名威太原人也唐莊宗有宮人柴氏歸其家擇
姻歸父母家別擇婣對一日窺于門見有疾走而過者柴氏大驚問何人告者
曰從去声馬軍使郭雀兒也威微時刺其項為雀兒故有此名柴氏欲嫁之父母不肯
曰汝讀帝左右人句歸讀嘗嫁使句柰何嫁此人柴氏堅不嫁
他人竟歸威漢祖鎮河東威為孔目官漢六曹按掌之官契丹在汴威勸漢
祖舉兵遂成帝業漢隱帝時威擁兵征伐隱帝欲殺之不克威擁兵
入汴已而出禦契丹軍士擁還汴時已迎贇於徐州乃以漢太后令
廢贇為湘陰公威為監國尋即位國號周號叔之後世次未詳蓋亦慕名者也國

北漢劉崇立

號周周主威弑漢湘陰公贇漢劉崇稱帝於晉陽初崇聞隱
帝遇害欲起兵南向及聞迎立贇則曰吾兒為帝吾復何求贇廢死
崇乃稱帝於晉陽所有并音兵汾忻代嵐憲隆蔚沁遼石屬己上皆屬山西十二
州之地謂其臣曰顧我是何天子汝等是何節度使邪是為北漢遣

北漢伐周不克

子承鈞伐周不克遣使乞師於契丹契丹遣使冊命北漢主更名旻音民○
周主命罷四方貢獻珍食詔百官上封事周主曰朕起寒微備嘗艱
苦遭時喪亂一旦為帝王豈敢厚自奉養以病民乎命四方貢獻珍
美食物悉罷之又曰朕生長軍旅不親学問未知治天下之道文武
官有益國利民之術各宜上封事以聞周主毀漢宮寶器曰凡為帝王
安用此物聞漢隱帝與嬖寵珍玩不離側茲事不遠宜以為鑒
胡氏曰召公曰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明王慎德所獻者惟服食器用
而已周祖起於卒伍非知古訓者然能於漢隱偶合帝王之盛節其
賢於過人者矣五代之君同世宗為之
唐明宗次之周主又次之其餘无稱焉○唐淮南饑民過淮糴穀周
主曰彼之民與此何異無得禁止○周以王峻范質李穀同平章事
時國家新造四方多故王峻夜畫心知無不為軍旅之謀多所裨
益范質明敏強記謹守法度李穀沉毅有器論議忼慨善譬喻以開
主意忼明朗反○忼慨竭誠貌又悁懣貌○唐司徒李建勳卒建勳且死戒家人曰時
事如此一得良死幸矣勿封土立碑聽人耕種於其上免為他日開

契丹弑立

發之標及江南亡貴人冢無不發惟建勳冢莫知其處○契丹述軋
兀欲子弑兀欲而自立述律附述軋討殺述軋而代之○楚自希廣希

南唐伐楚馬氏亡

萼以來相攻奪無寧歲其下又廢希萼而立希崇南唐遣邊鎬擊楚
希崇降南唐遷馬氏之族于金陵楚亡右楚馬殷自梁太祖開平元年受命為王至是六王凡四
十四年○補遺周主如曲阜謁孔子祠拜其墓或曰孔子陪臣也不當
拜周主曰孔子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敬乎遂拜又拜孔子墓命禁樵
採訪孔顏後以為曲阜令及主簿○故楚將劉言自朗州朗州屬湖廣即武陵攻
潭邊鎬走言取湖南請命于周周以言鎮朗王逵鎮潭逵襲殺言於
朗以周行逢守朗逵還潭後又以行逢鎮潭逵自居朗○補遺周主
疾篤詔晉王榮聽政戒曰吾見唐十八陵無不發掘者此無他惟多
金玉故也我死當衣以紙衣斂以瓦棺擴中無用石以甓代之工人
役徒皆和雇勿以煩民塋畢募近陵民蠲其雜徭使之守視勿修下
宮置宮人作石羊虎人馬惟刻石置陵前云周天子平生好儉約遺
令用紙衣瓦棺嗣天子不敢違也汝或吾違吾不福汝○周主…立

周主 卯

三年癸丑改元者一曰廣順晉王立是為世宗皇帝。○補遺史斷曰周祖兩紀其君儉素取大位得国之初罷四方貢獻珍食罷百官上封事毀漢宮主器皿詞訟法定挽牛皮法罷戶部營田務除租牛課又如幽皋諸孔子祠祀其墓况有生而以賛輩事範晉以守法度季敦以尊上意雖享国日淺而施為有足称者故先儒称其為唐明閔世之賢主以此耳然其紀已文身而其心從夷而又疑然自正天位則是黃袍也一激人耳何以令天下從服乎明此語劉崇曰自古豈有花項天子則周祖之自賤亦明矣

世宗皇帝名榮本姓柴氏周祖后兄柴守礼之子也周祖無子故養之周初領節鎮為鎮寧節度使已而尹開封封晉王周主臨終命晉王聽政尋即位北漢主聞周主殂大喜請兵於契丹契丹遣將楊袞將万騎

周主合戰 北漢兵敗

北漢主自將三万人來周主欲自將禦之群臣皆諫周主曰崇幸我大喪平声幸吾喪父之喪也輕朕年少新立此必有來朕不可不往以吾兵力之強破崇如山壓卵耳馮道力爭諍同惟王溥勸行北漢主軍于高平都属山西即澤州周前鋒擊之北漢兵卻退也周主慮其遁去趣促諸軍亟進後軍未至衆心危懼而周主志氣益銳合戰未幾如字周右軍將樊愛能何徽驛先遁右軍潰敗也宿合合兵步卒千餘解甲降周主見軍勢危自引親兵犯矢石督戰宿衛將趙匡胤宋太祖羊正反曰主危如此吾屬何得不致死又謂禁兵將張永德曰賊氣驕可破也公引兵乘高西出為左翼我為右翼以擊之国家安危在此一舉永德從之各將二千人進戰匡胤身先士卒馳犯其鋒士卒死戰無不一當百去声北漢兵大敗楊袞不敢救北漢主晝夜北走僅得入晉陽周主收樊愛能何徽及

匡胤斬不用命者

所部軍使以上去声七十餘人責之曰汝輩非不能戰正欲以朕為奇貨賣與劉崇耳悉斬之自是驕將惰卒始知所懼不行姑息之政矣張永德盛称趙匡胤智勇權殿前都虞侯官掌古同...周主謂侍臣曰兵務精不務多農夫百未能養戰士一奈何浚蜀去声浚削也民之膏...養

大簡諸道

此無用之物乎乃命大簡諸軍又詔諸道募天下壯士咸遣詣闕

匡胤選其尤者謂精勇者為殿前諸班分班上直其騎步諸軍各命將帥選之由是士卒精強所向克捷○周攻北漢汾遼憲嵐音藍石沁七浸反忻州皆入于周周主攻晉陽不克引軍還○補遺周主以羣衆議破北漢兵自是政無大小皆親決百官受成而已河南府推官高錫上書曰四海之廣萬機之衆雖堯舜不能獨治必擇人而任之今陛下以一身親之無乃失為政之本乎○周主詔群臣極言得失詔曰朕於卿大夫才不能盡知面不能盡識若不採其言而觀其行審其意而察其忠何以見器識之淺深知任用之當否若言之不入罪實在予苟求之不言咎將誰執○周主以王朴為諫議大夫世宗常憤廣明以來中國日蹙及高平既捷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謂宰相曰朕思致治之方未得其要寢食不忘又吳蜀幽并皆阻聲教未能混一宜命近臣著為君難為臣不易論及開邊策各一篇朕將親覽焉將群臣多守常偷安所對少可取惟朴神峻氣勁有謀能斷及獻策世宗忻然納之○北漢主劉旻殂子鈞立○周伐蜀取秦階即武都郡成属鞏昌三州皆鳳州○周伐南唐唐遣兵拒於壽州属淮西即壽陽郡而敗周主自將大敗唐兵於正陽地在霍丘唐將皇甫暉姚鳳保清流關在滁州清流縣西南周主命趙匡胤倍道襲之擒暉鳳克滁州属淮東周師取揚泰属淮東即武陵郡光属河南舒蘄其州属淮西唐兵拒周師復伏下同取泰州攻揚州周主命匡胤屯六合属真州唐兵來攻奮擊大破之將士有不致力者匡胤陽與佯通詐為督戰以劍斫其皮笠明日遍閱其笠有劍跡者數十人皆斬之由是部兵莫敢不盡死周主還大梁留兵圍壽州唐遣朱元將兵復江北諸州周守將皆棄去并兵攻壽州周主復自將如壽唐人以城降周主還大梁已而復自將攻濠泗二州皆属淮西皆降進攻楚州属淮東今淮安府遣兵取楊泰周主克楚州遂至楊州唐主遣使盡献江北地周主

乃還唐主更名景去帝號奉周正朔。朗州王逵為潘叔嗣所殺將吏迎潭州周行逢入朗行逢併潭朗有之。召華山隱士陳摶詰問以飛升黃白之術對曰陛下當以治天下為務安用此為乃遣還山詔長吏常存問之。南漢主劉晟殂子鋹立。周主自將伐契丹取瀛莫易州〔三州皆屬北平〕離京四十二日而關南悉平議趣幽州會不豫〔病也〕而止以瓦橋關為雄州〔屬北平〕益津關為霸州〔屬北平〕置戍而還六十日。趙匡胤先是為殿前都指揮使從〔去声下同〕攻淮南又從征契丹至是為殿前都點檢。周主在位六年殂改元者一曰顯德

周主在潘〔為鎮宰節度時〕韜晦及即位首破高平之冦人始服其英武號令嚴明人莫敢犯攻城對敵矢石落左右略不動容應機決策出人意表〔外也〕勤於政事發姦摘伏〔摘他力反挑也伏猶隱也謂姦發私挑出人之隱伏情状〕聰察如神閑暇則召儒者讀史商榷大義性不好絲竹珍玩之物嘗言朕必不因喜賞人因怒刑人文武參用各盡其能人畏其明而懷其惠故能破敵廣地所向無前登遐之日遠近哀慕子梁王立是為

恭帝名宗訓七歲即位。以趙匡胤為歸德節度使明年春鎮定〔地名〕契丹入寇遣匡胤將兵禦之至陳橋驛〔在汴城外〕軍士擁還策立匡胤周主在位半年〔仍称顯德〕遂禪于宋周自太祖至是三世實二姓十年而亡

司馬温公曰太祖負扆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措身無所乘危而發雖發天下之籍而室家先覆矣世宗以異姓之親入承大統知近世之弊起於威令不行下陵上替故高平之役首誅樊何以振軍法遂能变弱為強因敗為功乘勝逐北至于太原歸而簡師習戰弃心進取於是南剗江淮西克秦鳳北開關所攻無堅城戰無強陣又以抱鼓之暇治律曆明典礼審法令修政事敦賢才養百姓可謂知治安之本矣大功未成中道而夭蓋太平之業天將啓聖人而授之非人謀之所及也。〔補遺〕史斷曰恭帝以區區孺子纂承大統不足以當皇天之眷命然有父德業日隆已為天下所歸載則其重負安得不釋乎況先儒有言五代之君十有三周世宗為唐明宗次之周太祖又次之餘無足稱焉歷考五代之世正如中夜晦冥孤山窮谷之間𪕽鼠鼯鼪狐狸魍魎何物不有故有以盜賊而君天下者朱梁是也有以夷人而君天下者後唐晋漢諸君是也有以黥人而君天下者周太祖也有以丐養之子而君天下者唐明宗潞王周世宗是也其變之大者則同姓之親甘心於刀鋸而不恤盜賊夷人之猗則養為已子使紹大統而不顧中国之君已之所當北面而委質者則叛逆篡弑而忍為夷狄之主中国所當拒絕者則称父称臣而不恥首是狗懸冠衣逆置自當矣以求其禍敗之滅亡之速未有甚於斯者也人生斯世何其不幸欤

二　終七　唐

標題詳註史畧補遺大成卷之七終

梁唐晋漢周五代共享國五十七年

標題事義詳註史畧補遺大成卷之八

宋 都汴

宋太祖皇帝姓趙氏名匡胤其先涿郡人也相傳為漢京兆尹廣漢之後父弘殷為洛陽禁衛將校娶杜氏生匡胤於夾馬營在洛陽赤光滿室營中異香一月人謂之香孩兒營少從辛文悅文悅嘗夢邀駕乃匡胤也周世宗時嘗從攻北漢士卒服其恩威數從征伐立大功世宗一日於文書中得一木書曰點檢作天子時張永德為點檢世宗乃遷之而以匡胤代之恭帝即位之明年命領宿衛禦契丹時主少國危中外始有推戴之議大軍既出軍校苗訓見日下復有一日黑光相盪指曰此天命也夕次陳橋驛軍士聚議先立點檢為天子然後北征環列待旦匡胤醉臥不知也黎明軍士擐甲執兵直叩寢門曰諸將無主願策太尉為天子匡胤驚起披衣則相與扶出被以黃袍羅拜呼萬歲擁上馬南行匡胤攬轡謂諸將曰汝等能從我令乎皆下馬曰惟命乃整軍自仁和門入秋毫無所犯恭帝遂禪位以所領節鎮為宋州歸德軍故國號曰宋初華山隱士陳摶聞宋代周曰天下自此定矣遣使賑貸于諸州以弟光義為殿前都虞候趙普為樞密直學士立太廟追帝其祖考尊母杜氏為皇太后后定州安喜人治家嚴而有法及尊為太后帝拜于殿上群臣稱賀后愀然不樂左右

曰臣聞母以子貴今子為天子胡為不樂后曰吾聞為君難天子置身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則此位可尊苟或失馭求為匹夫不可得是吾所以憂也即位之初欲陰察群情好為微行或諫毋輕出上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周世宗見諸將方面大耳者皆殺之我終日侍側不能害也微行數曰有天命者任自為之不汝禁也中外讋服○昭義節度使李筠以周宿將憤反於澤州上命石守信討之尋親征筠自焚死澤潞平○淮南節度使李重進周祖之甥也亦反上命石守信討之尋親征重進自焚死淮南平○荊南高寶融卒弟寶勗代之○泉州留從效稱藩○建隆二年太后杜氏崩南唐主李景遷都于南昌以其子從嘉守建康景殂從嘉立更名煜○上既誅李筠李重進召樞密直學士趙普問曰吾欲息天下兵為國家長久計其道何如普曰唐季以來帝王數易由節鎮太重君弱臣強而已今莫若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矣又言殿前帥石守信等非統御才宜授他職上悟召守信等宴酣屏左右謂曰我非爾曹之力不至此然終夕未嘗安枕也居此位者誰不欲為之守信等頓首曰陛下何為出此言天命已定誰敢有異心上曰汝曹雖無異心如麾下之人欲富貴何一旦以黃袍加汝之身雖不欲為其可得乎皆感泣曰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指示可生之途上曰人生如白駒過隙所為好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耳汝曹何不釋去兵權出守大藩擇便好田宅為子孫計多置歌童

以後事之言信以傳信斷以宋史其可信無疑矣彌二子生草澤之中考究不精見聞不廣以信傳聞之言傾以一己之私見烏足信哉且符瑞志及野録所載者皆出於傳聞之言非正史也涑水紀聞乃温公所述温公平生不妄語其言必不妄也温公亦以為不然則前后太宗入則无此事也明矣……夕而崩加以夕之一言於突丑之下則九所疑者之事皆不待辯矣

遣使覈察官吏

○遣使分行州縣覈察官吏第其優劣罷疲軟不勝升任惰慢不親事者免官○贓吏配者遇赦不敘定配遠方之吏

遇赦不敘

遇赦不敘用○大理評事官等折詳刑陳舜封陳姓舜封名奏事口捷率止類倡優問誰氏子對以父為伶官隷樂工上曰汝真雜類豈得任清望清要之官官改授殿直

陳洪進來朝

○陳洪進初為泉州衙將後據其地也來朝獻漳泉二州漳州屬福建詔以為武寧節度使

吳越獻地

○吳越王錢俶來朝遂獻其地詔以為淮海王吳越錢鏐自梁開平元年據有兩浙至是七世凡七十四年○命潘美伐北漢尋親征圍太原劉繼元出降北漢亡右北漢劉崇自周廣順元年僭號至是四世凡二十九年○詔征契丹易州涿州來降上攻幽州踰旬不下遂班師郡王德昭從征幽州軍中嘗夜驚不知上所在有謀立德昭者上聞不悅及歸以北征不利不行平北漢之賞德昭言之上大怒曰待汝自為之賞未晚也德昭退而自刎

郡王德昭自刎

後二年岐王德芳卒自太祖二子相繼死齊王廷美不自安他日上嘗以傳國意訪趙普普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邪於是普復入相廷美遂得罪降涪陵縣公涪陵縣屬涪州

齊王廷美降涪陵縣公

普復使知開封府李符告其怨望安置房州尋殺之普恐李符漏言因事……德超貶符春州春州屬廣東今南恩州卒○种放种姓也放字明逸隱于終南山在武功縣結草為廬以講習為務後進多從之業上聞召之辭以母老上高其節厚賜錢帛遣之○呂蒙正為參政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參政邪蒙正佯不聞同列欲詰其姓名蒙正止之曰若一知名姓則終身不忘不如無知也

陳摶賜號希夷先生

○召華山陳摶圖南賜號希夷先生摶入朝宋琪問曰先生得玄默修養之道可以教人乎摶曰摶山野之人不知神仙黃白之事吐納養生之理非有方術可傳假令白日冲天亦何益於世今主上博達古今仁聖之主也正君臣協心興化致治之秋勤行修煉無出於此賜號放還○開寶寺在汴京……成前後八年所費億萬田錫奏曰衆以為金碧熒煌臣以為塗膏釁血民之膏血上不怒

○先是西夏李光叡卒子繼筠嗣又卒弟繼捧嗣繼捧來朝獻四州夏銀綏宥地其弟繼遷叛去數入寇邊

契丹主隆緒元

○契丹主明記殂號景宗子隆緒立年十二母蕭氏專其國政○上命曹彬等分道伐契丹彬兵大敗於岐溝關在涿州西南四十里詔班師契丹自是連年入寇後女直以契丹隔其朝貢之路請擊之不許女直遂臣於契丹○上賜李繼捧姓名趙保忠授節度使為管夏銀綏宥靜五州……四州使討繼遷繼遷降賜姓名趙保吉保吉復寇邊命李繼隆討之保忠言已與保吉解仇乞罷兵上怒命繼隆先移兵討之繼隆入夏州擒送保忠於闕下保吉尋亦請降而復叛命繼隆討之○蜀自既平之後府庫之物悉載歸內府士狹民稠有司不無賦外之科斂之外別征利有王小波起為盜小波死李順小波妻弟繼之攻陷成都僭號蜀王上命王繼恩討擒之蜀平○交趾丁璉卒大校黎桓大將校黎姓桓名因其宗族而專其國上初命討之無功已而桓奉貢見以桓為交趾郡王○時霖潦久雨曰霖原水曰潦踰月……上曰朕於刑獄盡心安得積陰之譴寇準越班對言……於法為小過陛下殺之王淮參政王沔之弟盜錢數百萬於法為大憝憝惡也大惡陛下以沔故務相容蔽如此而曰刑獄盡心如之何无積陰之譴上即日誅淮罷沔俄而雨止○上崩在位二十二年改元者五曰太平興國雍熙端拱淳化至道壽五十九自薛居正沈倫趙普宋琪李昉呂蒙正張齊賢呂端等相繼為相皆稱賢相普凡再入再罷……

德二年入相至開寶六年罷太宗太平興國六年復入相至八年又罷端拱元年再入至淳化元年罷前後歷事二朝凡三十二年尋
薨普初以吏道聞寡學術太祖嘗勸以讀書普遂手不釋(捨也)卷每
朝有大議輒闔户自啓書篋取一書閱之及卒家人視其篋則論語
也嘗謂上曰臣有論語一部以半部佐太祖定天下以半部佐陛下
致太平蒙正晚出嘗與普並相普推(平聲)之蒙正嘗置冊子夾袋中
疏(去聲)四方人才姓名以待選用初太祖嘗以張齊賢薦(續)上至齊賢
與進士上欲置之上第而有司第其名在下乃詔一榜特與通判卒
至大用呂端爲相人謂呂相作事糊(鶻)塗(突又皆如字○不分曉明白也)上知之曰
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自上即位以來以小人爲相者盧多遜一
人而已 補遺 胡氏曰帝即位之初首令轉運使兼糾察官吏自是監司之權重置三司使以理財嘗曰財貨所以濟用取之
不以道適患斯庶民之意豈能召和氣乎令裁節無致厚斂命相則
趙普李昉宋琪呂蒙正皆以賢稱寇準李沆向敏中亦已參大政竟爲他日
之賢相田錫在臺諫而作敢言之風李至在經筵而得遠近習之道
重循吏之選嚴贓吏之誅愛民作戒辭以戒州縣官仍書治所戒辭
云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崇儒術則褒先聖之後
幸亭以謁先聖亦可謂太平有道之令主矣所可惜者太祖臨崩則
遥見殿上燭影搖動及聞大聲汝好爲之言不能不起万世之疑而
德昭之死非其罪廷美之卒由於趙普宋后崩不成服於人倫未爲
無歉焉 太子立是爲眞宗皇帝

眞宗皇帝 初名元侃(太宗第三子也)封襄王有舉人楊礪嘗夢至一大殿有
坐殿上者語(去聲)之曰我非汝主來和天尊汝主也指示令謁之礪後
進士第一入爲襄王府記室(官掌代表奏劄)既謁如夢中所見太宗嘗遣相
者(音觀人容貌知吉凶者)詣(進見)襄王及門而返曰王門厮(斯○析薪曰厮)役(厮養役使之人)皆
將相也王可知矣改封壽王立爲太子更(庚)名恒至是即位○以孔
世延襲封文宣公(世延孔宜子也雍熙中代孔宜督糧餉溺死)○咸平二年契丹入寇
上親征至大名府(屬河東郡魏州)而還○三年益州卒王均反僭號大蜀以
雷有終知州討擒之益州平○范廷召擊契丹求援於高陽關(在安州)
都部署(官掌兵事)康保裔亟赴之廷召偕遁保裔爲(去聲)所圍力戰死之○

李繼遷先朝奪所賜姓名(繼遷當太宗朝叛而降賜姓名保吉既而復叛遂削奪所賜姓名)寇邊不
已攻陷靈州(句)西涼六合酋長(上聲)潘羅支(名也)乞會王師討之繼遷攻
陷西涼府(屬甘肅即涼州)潘羅支要(腰)而擊之繼遷中(去聲)流矢死於靈州之
境其子德明請降復賜姓趙後封爲西平王○楊嗣楊延朗智勇善
戰加團練使虜憚之目曰楊六郎○景德元年契丹主與其母蕭氏
大舉入寇中外震駭參政陳堯叟蜀人請幸蜀王欽若江南人請幸
江南上以問宰相寇準準問誰畫(計)此策上曰卿姑斷(端去聲決也)○其可
否勿問也準曰 補遺 陛下神武將相協和若大駕親征敵當自遁不
然出奇以撓其謀堅守以老其師勞佚之勢我得勝算奈何棄廟社
欲幸楚蜀若敵乘勢深入天下可復保耶(補遺止此)臣欲得獻策之臣斬
以釁(欣去聲○以血塗鼓而祭之也)鼓然後北伐耳遂定親征之議上駐蹕(車駕暫止曰駐蹕)
韋城(縣屬開州)尋至衛南契丹擁兵抵(至也)澶(蟬)州圍合三面李繼隆
等出禦之契丹撻覽(名將)中弩死大挫(祖去聲摧折也)退卻不敢動寇準力勸
上渡河殿前帥高瓊亦力贊(贊成渡河之策)猶豫間(猶豫不決之意猶獸名豫疑也故人不能決者謂之狐疑猶豫)瓊麾(指麾)衛士進輦(車)曰陛下若不過河百姓如喪(平聲)考妣梁
適(宋鑑作馮拯)呵之瓊怒曰君輩此時尚責人失禮何不賦一詩退虜耶
遂擁上以濟既至澶州登北城張黃龍幟諸軍皆呼萬歲聲聞(去聲)數
十里契丹氣奪(奪似無氣) 補遺 上悉以軍事付寇準準承制專決號令
明肅士卒畏服(補遺止此)先是王繼忠者陷虜嘗言和好(去聲)之利故雖大
舉亦遣使以繼忠書來上命曹利用報之繼忠於咸平六年與契丹
戰被擒契丹知其才賢授户部使因言通好之利至是利用與契丹
使者韓杞偕來請(求也)世宗所取關南故地(初晉主石敬瑭請契丹共滅唐割幽薊十六州與之後周世宗伐契丹取瓦橋與益津關之南瀛莫易州之地)上曰地必不可得歲與金帛以和準意
亦不欲與且畫策以進曰如此則可保百年無事不然數十歲後戎

南朝為兄北朝為叔

復生以準為欲擊之俊饗輸不返上曰數十歲後當有能禦之者害不忍生靈重困姑聽其和遂遣利用往利用謂歲賂金帛之數上曰必不得已雖百万亦可準召語之曰雖有勅許不得過三十万如過此數勿來見準斬汝矣利用卒以絹二十万銀十万定和議南朝為兄北朝為叔誓約各解兵歸準初發京師命朝士不知消州指於殿府受勅戒曰百姓皆兵府庫皆財不責汝浪戰但失一城一壁當以軍法從事恐欽若沮親征之議以其有智且有福出欽若知天雄軍親傳節度使代其軍曰天雄契丹至城下欽若閉門束手無策縱布巳上還自澶淵古澶州名澶淵待準極厚欽若歸深恨準嘗退朝上目送準欽若進曰陛下敬準為其有社稷功耶城下之盟春秋小国所耻也[illegible]上愀然欽若每曰澶淵之

宋真宗皇帝　十五

役事準以陛下為孤注[illegible]則失之以喻帝在澶淵一月期之言耳準豈有是心哉上待準遂寖衰罷相出知陝州補遺初張詠聞準入相曰寇公奇材惜學術不足及準知陝詠自成都還過陝將別準曰何以教準詠曰霍光傳不可不讀也準莫諭其意歸取光傳讀之至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謂我矣以王旦同平章事旦王祐之子也太祖嘗遣祐按事[illegible]祐還與王溥官職祐不徇太祖意竟不大用[illegible]沅一[illegible]祐曰祐不做須子二郎必做植三槐于庭三槐三公之日吾後世必有為三公者至是旦果為相深沉有德望能斷大事上心深屬付之嘗以民饑上表乞粮群臣共請責之旦曰臣欲詔德明云塞上儲糧不可與已於京師積百万可付遣衆來取德明畢受詔曰朝廷有人上既入欽若之言

三槐

九天司命天尊降　作王清昭應宮

納其說問欽若何以刷恥欽若知上厭用兵謬曰詐言取幽薊州乃可去声其次乃明封禪以鎮服四海誇示夷狄又言封禪當得天瑞前代有以人力為之河圖洛書神龜負文有數至九而出於洛禹遂別之以為洪範九疇果有此邪聖人以神道設教耳易繫辭言此欽若妄言之誑非其本心以求數有天書降於是自大中祥符書云自天降○按太中祥符元年正月其降左承天門南四月降大内六月天書降泰山皆王欽若所為天禧三年降乾祐山巡檢朱能欽若之計既行陳堯叟等附和而天下爭言祥瑞矣惟龍圖閣待制孫奭曰天何言哉豈有書邪默然東封泰山西祀后土於汾陰汾陰者汾水之陰也又有趙氏祖九天司命天尊降一降曰吾人皇中九人之一是趙之始祖乃軒轅黃帝後唐時七月一日復降主趙氏族冊上曰善應育冊忘前志尊號聖祖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祖母曰宗天大聖后天下立天慶觀置聖祖殿諱聖祖名玄朗京師作玉清昭應宮且不能止其事[illegible]時群臣爭奏祥瑞惟馬

宋真宗皇帝　十六

改謚孔子為至聖文宣王

知節深不然之孫奭亦上言方今野雕山鹿并形奏簡秋旱冬雷稱賀將以欺天天不可欺將以愚民民不可愚將以惑後世後世不可惑夫国將亡聽于民將亡聽于神陛下何為而不思也上不能從○賜杭州隱士林逋粟帛逋力學性恬淡好古不趨榮利家貧衣食不足晏如也結廬西湖之孤山二十年足不及城市上聞其名賜以粟帛後將卒賦詩有茂陵他日求遺藁猶喜曾無封禪書之句賜謚和靖先生○改謚孔子為至聖文宣王先號玄聖以玄字犯聖祖之諱故也○八年知陳州張詠卒遺表言不當造宮觀竭天下之財傷生民之命此皆賊臣丁謂誑惑陛下乞斬謂頭以謝天下然後斬詠以謝丁氏○九年時連歲旱蝗飛蔽空上問翰林學士李迪曰旱蝗荐臻將何以濟迪請發內藏庫以佐国用則賦斂寬民不勞矣又言土木之役過甚蝗旱之災殆天意以警陛下也上然之停京城工役

西夏趙元昊立　契丹主宗真立　太后崩　上親政

丈夜爭公蘊遂殺之而自立至是公蘊季子德政立來告（谷夜封交趾郡王）○契丹主隆緒死號聖宗子宗真立【補遺】史臣論曰聖宗理（究滯斧才行察貪戮掎伸捨歸動勞賑貧之貞逆合不忠之罪却高麗女樂之歸河真以恕民歌附以取士改令平一國以富強契丹之賢主也）○西夏趙德明卒子元昊立○劉太后以上為己子而上母李氏默（亡）殤先朝嬪御中（周礼有九嬪九御李本真宗嬪御之中）未嘗自異（其子而別其意也）人亦畏后不敢言疾革（○急也）乃進位宸妃而薨宰相呂夷簡奏太后宜備禮以葬曰他日莫道夷簡不曾說（宋鑑…）…許之乃宸妃卒踰一年太后崩稱制十一年號令嚴明恩威加天下左習少假借○上始親政罷創修寺觀裁抑僥倖中外大悅夷簡上

親政

疏言事（謂正朝綱塞邪徑禁賄賂辨佞壬絕女謁疏近習罷力役節冗費）上嘉納之○追尊宸妃李氏為太后【荊王元儼】言陛下乃李宸妃所生上始知之因號慟累日下詔自責追尊諡曰莊懿（發告易梓宮親臨視之）改葬永定陵（真宗所葬）先是呂夷簡張士遜並相夷簡薦士遜為首相（句）無所發明而罷夷簡復相迪罷王曾復相而權在夷簡夷簡之初罷也以郭皇后之言（宋鑑上與夷簡謀以張耆等皆太后所任悉罷之退告郭后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邪耶由是并罷夷簡詳見仁宗明道二年）（句）及復入而后有尚美人（尚姓也九嬪之下有美人）爭寵之隙（也）遂廢郭后夷簡有力焉臺諫孔道輔范仲淹爭（諍同）不得而出（道輔出知泰州仲淹出知睦州）還朝為待制後知開封府言事愈數（朔○景祐元年召仲淹為刑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勅致）忌之命知（開封府）議時政夷簡訴其越職（越出本職言事）罷知饒州（罷前職而知饒州）在館閣之職余靖尹洙爭之皆坐貶（靖監筠州酒稅洙監郢州酒稅）歐陽修責諫官高若訥不諫謂不知人間有羞恥事（如廢郭后之事）若訥奏其書亦貶（貶修夷陵令）

廢郭后　蔡襄四賢一不肖

趙元昊僭號大夏皇帝　呂夷簡復相

襄作四賢一不肖詩四賢指仲淹洙靖修不肖指若訥也王曾因對斥夷簡納賂市恩夷簡曾並罷王隨陳堯佐代之以無所建明而罷張士遜章得象代之○趙元昊據有夏銀綏宥靜靈會勝甘涼瓜沙肅州之地居興州（已上十四州皆在陝西…）阻賀蘭山為固僭號大夏皇帝入寇西邊騷然范雍經略西夏聞元昊將（叛）攻延州（屬陝西即延安郡）懼甚閉門不救劉平戰（句）中官黃德和坐奏平降（平須賊）以兵圍其家議收其族富弼言平自環慶（二州…）來援發兵（…）不救故敗罵賊而死德和誣人皆免坐（按元昊寇延時德和引兵先走至是遂誣平降…以自免）腰斬德和范雍貶（句）時宜興多事張士遜無所稱（無所補益朝廷）諫官韓琦（音奇上声）疏曰政事府豈養病坊邪（言士遜久居無所作為也）於是士遜致仕呂夷簡復相用韓琦范仲淹為邊帥仲淹尚兼知延州夏人相戒曰毋以延州為意小范老子（仲淹夏人謂知州曰老子）胸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范雍）可欺也邊人為之語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昊之不得大逞（…）藉琦仲淹之力居多契丹乘朝廷有西夏之挑（擾）遣泛使（泛海之使）求石晉所割周世宗所取關南地（上說見）知制誥富弼接伴（迎接陪伴其使）時夷簡任事人莫敢抗弼數侵之（侵傷夷簡）夷簡欲因事罪弼以弼報使（去声○報使契丹）弼至往返論難（去声）力拒其割地使還再遣而國書故為異同夷簡欲以陷弼弼疑而啓觀乃復回奏面責夷簡易（亦）書而往（…）歲賂銀絹各十萬定和議而還（…）

（契丹求關南地）

罷以晏殊同平章事遂欲更天下弊事增諫官員命王素歐陽

石介慶曆聖德詩

脩余靖蔡襄供諫院職○以韓琦范仲淹為樞密副使召夏竦為樞密使諫官論罷竦以杜衍代之國子直講石介喜曰此盛德事也乃作慶曆聖德詩有曰衆賢之進如茅斯拔（拔茅連茹言君子相引）大姦之去如距斯脫（雞之勇也以距距脫則不能為也）大姦指竦也仲淹琦適自陝西來道中得詩仲淹拊股謂琦曰為此怪鬼輩壞事○竦因與其黨目衍等為黨人

歐陽脩朋黨論

歐陽脩乃作朋黨論上之其略曰小人無朋惟君子有之小人同利之時暫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情疎反相賊害君子脩身則同道而相益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進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

范仲淹所奏十事

仲淹遷參政富弼為樞副上既擢仲淹等每進見必以太平責之開天章閣召對賜坐給筆札俾條陳其所欲為者仲淹等皆惶恐退讀列奏十事一曰明黜陟二曰抑僥倖三曰精貢舉四曰擇官長五曰均公田六曰厚農桑七曰脩武備八曰減徭役九曰覃恩信十曰重命令上方信向悉用其說惟武備欲復府兵（見唐紀太宗紀）一說宰相以為不可時章得象晏殊並同平章事未幾仲淹宣撫陝西河東富弼宣撫河北竦等造謗故仲淹等不安於朝歐陽脩亦出使河北〔補遺〕四年作太學初胡瑗為湖州教授訓人有法科條纖悉具備時方尚詞賦湖學獨立經義治事齋以敦實學及興太學詔下湖州取其法著為令○

杜衍裁抑僥倖

晏殊罷杜衍同平章事衍務裁抑僥倖（謂求不當得而得者也倖謂不當得而得者）凡內降（宮闈中所下詔也）寢格（各）不行積詔旨十數輒納上前上嘗語諫官歐陽脩曰外人知衍封還內降邪朕在宮中每以衍不可告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會衍壻蘇舜欽監進奏院用故紙錢公錢祠神會客御史中丞王拱辰素不便衍等所

為因攻其事舜欽得罪有數人拱辰喜曰吾一網打去盡矣衍相七十日而罷賈昌朝平章事兼樞密使韓琦罷樞副知揚州事章得象罷陳執中平章事呂夷簡罷夏竦代為樞密使○貝州卒王則反文彥博宣撫河北討平之彥博入為平章事○

元昊稱臣

趙元昊慶曆初嘗因范仲淹請和又數歲竟納款復稱臣奉命為夏國王名曩霄歲賜銀絹茶絲二十五萬五千遂不復窺邊卒子諒祚立○陳執中以無所建明罷○夏竦罷宋庠代之尋同平章事

張貴妃伯父堯佐除四使

未幾罷○張貴妃伯父堯佐一日除四使○其官職監察御史裏行唐介論之不聽遂劾奏文彥博向守蜀以燈籠錦貢貴妃得執政故黨堯佐上怒遠貶介

唐介

彥博亦求罷龐籍平章事○資政殿學士范仲淹卒諡文正○廣源州蠻儂智高寇廣州連陷諸州自邕至廣西皆被其害命樞副狄青討平之還為樞密使○龐籍罷○

改封孔子後為衍聖公

改封孔子後文宣公世襲為衍聖公太常博士祖無擇言祖謚不可加後嗣乞定美號乃改封焉仍令世襲○

契丹求帝容

契丹主謂近臣曰朕與宋主約為兄弟歡好歲久欲見其繪像至是遣使持其三世繪像以求帝容○

趙抃

以趙抃為侍御史抃彈劾不避權倖聲稱凜然以為君子不幸詿誤當保全愛惜以成就其德小人有過當力遏而絕之○陳執中罷適平章事適罷劉

上，至是年五十七而卒。○置詩書周禮三經義局，安石提舉，呂惠卿
及安石子雱、滂等為檢討。○熙寧七年，天久不雨，河東、北、陝西流民
皆流入京城，而京城外飢民亦多。監安上門（汴州城門）鄭俠畫為圖
上書曰：陛下南征北伐，皆以勝捷之勢作圖來上，無一人以
天下憂苦、妻子不相保、遷移困頓、遑遑不給之狀為圖而獻者。臣謹
按安上門逐日所見，繪成一圖，百不及一（百中無一），亦可流涕，況千萬里
外哉。時以旱故求直言，言者皆咎新法，上疑，欲罷之。安石不悅，求去。
除知江寧府（屬江東路金陵）。安石薦韓絳代己為相，呂惠卿參政，時號
絳為傳法沙門，惠卿為護法善神。惠卿建議免役出錢不均，出於簿
書之不善，行手實法（令人戶具其丁口田宅之實……）。惠卿既得勢，
恐安石復入，遂逆（未至而迎之曰逆）閉其途（入之路也），出安石私書，有勿令
上知之語，凡可以害安石者無所不用其智。又數與絳忤，不合。絳
乘間（如字）白上復相安石，安石罷不一年再入，聞命不辭，自金陵七日
至闕下。後數月，絳與惠卿相繼罷。○行戶馬法（見前保馬法下）。○判相州韓
琦薨（州治鄴）。琦天資忠厚，能斷大事，治平明為首相，政事問
集賢（公亮），典故問東廳（參政趙槩），文學問西廳（參政歐陽修），大事則自
決之矣。出判相州，言青苗不便，朝廷不從，即命散給，曰：藩臣之體
當如是（當奉行上命）。在鄉郡（琦本相州人，而判相州，故曰鄉郡）八年而終。御製碑曰：
兩朝顧命定策元勳之碑。又命韓縝如河東
割地與遼。先是遼使蕭禧至，言河東沿邊增修戍壘，起鋪舍，侵入彼國
蔚、應、朔州界，乞行毀撤，別立界至。蓋遼人見朝廷招高麗，建熙河，
西山植榆柳，創保甲，築河北城池，創都作院（器所），
降弓刀新樣，置河北三十七將，疑有復伐燕之意，故以爭
地界為名，覘朝廷所以處。安石斷之曰：將欲取之，必姑與之。使

西失地七百里。○安石再相一年，屢謝病，子雱死，求去尤力，上益厭
其所為，出判江寧府，遂不復用。自安石用事，口談先王，而專行管商
（管仲、商鞅）之政，知王者富強之志，思所以濟其欲，謂立法當用小人，而後
以君子守之，不悟其無是理也。天下騷然，而國未嘗富；邊鄙生事，徒
多喪敗，而國未嘗強。西鄙自治平末，种諤取綏州，夏人即欲興兵報
復（扶又），夏主諒祚卒，子秉常立，大入寇。安石亦用王韶取熙河之策，徒
構怨西蕃，致鬼章（西蕃大首）等屢為寇患，初不能以此制西夏。所用沈起、
劉彝，又生事南方。交趾李乾德立，起、彝相繼知桂州，集
上丁為保甲，於海濱集舟師，教水戰，禁止州縣與交人（交趾人也）
貿易。交人大舉入寇，圍邕州，陷欽、廉，聲言中國作青苗助役
法以困民，出兵相救。安石怒，遣逵、禹等討之，官軍死者十六。
兵禍蓋安石之去而未已也。吳充、王珪繼安石為相，充在政府，數
言政事非便，既代安石，欲稍變所為，鄧潤甫等共攻之，不能去。〔補遺〕
處士邵雍卒。雍字堯夫，河南人，於書無不讀，始為學，即堅苦刻厲，寒
不爐，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天性高邁，迥出千古，而坦夷溫厚，不
見圭角，是以清而不激，和而不流，人與交久，益尊信之。智慮絕人，遇
事能前知。程頤嘗曰：其心虛明，自能知之。初北海李之才受易於河
南穆脩，脩受於种放，放受於陳摶。之才授雍以河圖洛書〔伏羲〕六十
四卦象圖，雍由是探賾索隱，妙悟神契，洞徹蘊奧，汪洋浩博，多所自
得。及其學益老，德益邵，玩心高明，觀天地之變化，陰陽之消長，遠而
古今世變，微而飛走草木之性情，深造曲暢，精於物數，推無不中。程
顥嘗曰：堯夫內聖外王之學也。顥嘗以其數推之，曰：堯夫數只是加
一倍法（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之類推之無窮）。雍歎其聰明。雍欲以數學傳二
程，二程不受。邢恕欲受，雍不許，曰：徒長姦雄。遂行〔伏羲〕先天之旨著

書千餘萬言居洛遂與堵不蔽風雨躬耕以事親雖屢空怡然甚樂富弼司馬光等皆深敬重之初以王拱辰薦授將作主簿後補潁川團練推官皆固辭著皇極經世書十二卷觀物內外篇內篇十二卷外篇二卷漁樵問對擊壤集行於世至是年六十七而卒○知太常禮院張載卒載字子厚長安人以書謁范仲淹仲淹勸之讀中庸又訪諸釋老累年究極其說後論道學之要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學故其學以尊禮貴德樂天安命以易為宗以中庸為體以孔孟為法黜怪妄辨鬼神婚喪葬祭率用先王之意而傅以今禮又論守井田學校之法皆欲條理成書使可措諸事業初舉進士調雲巖令以敦本善俗為先至上即位思得才哲之士呂公著薦載有古學召見以為崇文校書議新法不合移疾屏居南山下呂大防薦之召知太常禮院以疾歸而卒載學古力行為關中士人宗師著正蒙東西銘行于世世稱為橫渠先生○元豐元年知湖州蘇軾安置黃州先是中丞李定言軾有熙寧以來怨謗君父語亦言軾議時事甚多青苗錢本以榮貧民則曰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明法以課試群吏則曰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終無術興水利則曰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謹鹽禁則曰豈是聞韶解忘味邇來三月食無鹽其他觸物即事無不以譏謗為主乃逮軾繫御史獄詔定與張璪鞫治王珪言軾有不臣意嘗試詠檜詩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陛下飛龍御天而軾欲求之地下之蟄龍非不臣而何上曰彼自詠檜何預朕事上本無意罪軾宰相吳充救甚力王安禮亦勸上容之獄成

而有是命弟轍亦坐貶而坐軾詩案罰者張方平司馬光以下二十一人上實愛軾尋移汝州旋復用矣為蔡確張璪等所沮○吳充罷逾月而卒○元豐三年大正官名○元豐五年官制成改平章事為左右僕射以王珪蔡確為之參知政事為門下中書侍郎章惇張璪為之置尚書左右丞蒲宗孟王安禮為之以三省領百職中書取旨門下覆奏尚書施行珪為相人謂之三旨宰相凡事惟曰取聖旨得聖旨則曰領聖旨退諭之則曰奉聖旨而已上厭之確謂珪曰上久欲取靈武公能任責則相位可保也珪喜如其言命內侍李憲等分道伐夏國攻靈州不克士卒死及凍餒者十五六憲上書再舉之議徐禧又議築永樂新城夏人大舉攻城城陷禧等並漢官及諸軍死者萬二千上聞慟哭○富弼上疏遺表言忠諫杜絕諂諛日進興利之臣為下又言西事之西夏大可憂聖念弼早有公輔之望名聞夷狄遼使每至必問其出處安否忠義之性老而彌篤家居一紀斯須不忘朝廷至是薨○太尉判河南府潞國公文彥博以太師致仕○趙抃卒謚清獻○孝執同對上有無人才之歎蒲宗孟曰人才半為司馬光邪說所壞上不語視宗孟久之曰蒲宗孟乃不取司馬光邪宗孟尋罷司馬光資治通鑑成上即位之初已嘗御製序至元豐七年書始上上嘉之降詔獎諭初官市弘行上欲取新舊人兩用之曰御史大夫非司馬光不可蔡確曰國是方定願少遲之既而上有疾又曰來春建儲當以司馬光呂公著為師保公著夷簡子也上在位十八年改元者二曰熙寧元豐厲精求治自昊不暇食平生不御畋游不治宮室惟勤惟儉將以大有為也夫何熙寧以

史畧詳註補遺大成十卷內府藏本

明李紀撰紀字大正金谿人初元廬陵曾先之撰十八史畧至宋而止明初臨川梁孟寅益以元事名十九史畧嘉靖戊戌紀復以舊註未備爲增補以成是編然弇陋亦甚據所列引用書目十餘種曰萬氏史畧筌蹄曰郭氏帝王世紀曰朱子四書曰倪氏四書輯釋曰蔡氏書傳曰鄒氏音釋曰陳氏禮記集說曰朱子詩傳曰資治通鑑曰吕氏集註曰劉氏翰墨全書曰左氏春秋傳曰林朱音訓曰李氏劉氏宋鑑是惡足以談史乎

荒史六卷

〔明〕陳士元撰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自刻歸雲外集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荒史六卷》提要

刻荒史序

余嘗謂尚書春秋爲經中之史然春秋紀載僅二百四十二年行事惟尚書爲古今通史而仲尼又重闕疑以删書斷自陶唐黄帝以前不次於簡冊遂使鴻荒之迹無從考見好古者盖未嘗不臨卷而興嗟也所余撫楚則聞應城陳君者博極群書其所著述頗多奇秘及搆其書業已入梓者殆十餘種而荒史六卷紀載元始訖於虒犵鈎深索隱疑信竝傳盖皆黄帝以前事云乃尚爲文學輩手録余因念戰國時鄒衍著書十餘萬言稱引

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及海外人所不能睹記之事一時王公大人互相引重適梁梁惠王郊迎過趙平原君側行襒席如燕昭王擁篲先驅惜其書不傳每爲悒悒今觀陳君荒史其即鄒子之類也余旣未得遂見其人執郊迎襒席之禮如三君而又不能求其傳即後之悒悒於陳君者葢甚矣遂爲序而屬德安府刻之俾溺於世趍者由茲以窺古道之槩或亦挽回風俗之一機也陳君甲辰進士仕止州刺史士大夫知陳君者不能無憐才之嘆焉太史公有云虞卿非

窮愁安能著書見於後世然則天之所以厄陳君者其意固有在乎

萬曆二年歲在甲戌夏六月旣望

汝陽趙賢書

讀荒史序

昔太史公作史記五帝紀始自黃帝議者謂其敘五帝而闕三皇余讀養吾陳君荒史上自元始迄於帝摯爲本紀十二帝師傳六帝臣傳十叛臣傳十一義例倣諸史記載厥事實詳矣余有味乎其言也乃敘曰二儀肇分至人首出握符立紀總一人群不謂之至聖至神者哉三五之隆莫可尚已五帝德系見之大戴禮與易大傳所稱略備然年載悠邈世次罕聞世儒闇於稽古不務綜其終始詩書之文雖湮軼籍可考而知也三皇之世

以道爲治以天爲宗在混芒之中與世淡漠無爲渾渾淪淪道尚潛於太始然支干定歳龍鳳演書男女君臣所自起矣自后攝提氏之分畫山川合雒氏之教民穴處鉅靈氏之揣丸變化辰放氏之上下天地渾沌氏之執中涵和東戶氏之熈載拱默稀韋氏之得道以挈天地有巢氏之結繩而治燧人氏之法制大備均是道也以無爲爲之者也史皇氏始刱文字正君臣父子尊卑栢皇大庭栗陸軒轅赫胥祝融葛天無懷皆至德之世與三皇同道者也伏羲氏之王天下

始作八卦再闢渾淪自是神農皇帝顓嚳氏作備物制用隨時順人神而化之一出於道而已道在天地一元流行混混不息上古聖人得之所謂先天而天弗違者也是何可以弗論哉今觀荒史上下數萬載貫穿百餘家勒成一家言述

古帝世次弁其師臣炳如指掌其敘事爽其文馴雅其旨要不詭於理其用心亦勤矣哉陳君少與予同舉於鄉登甲辰進士人咸奇其有良史才宜入史館校天祿石渠之秘乃以才忌弗庸於時退而著作頗富殆十數種其他作毋論而

史學則有新宋史一百六十卷新元史四十卷史書論纂五十卷歷代世紀八卷竝可傳世云

嘉靖乙丑冬十月望日賜蘇張弦書

荒史自序

客問荒史陳子析其義以對客去陳子序於卷端荒者蕪也落也又遠也泛也又蒙昧弗著恍惚可疑也又廣也大也子之史旨晦而辭穢未之删矣前人之所棄遺也非蕪落者耶司馬貞云無懐之前盤古以後年紀悠邈不可備論非遠泛者耶莊周云易姓而王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有二代其有形兆整塄者千八百餘所韓嬰亦云自古封禪者萬有餘家仲尼觀之不能盡識豈非蒙昧弗著恍惚可疑者耶程子云二帝而上聖賢世出

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各因時而立政非廣且大者耶起自元始訖於帝摯者書典稽羌不敢襲也本紀詳續也帝師見聖學也帝臣昭勞也叛臣戒也此史之槩也歲穀不登謂之荒歲果不熟亦謂之荒史之味不啻果與穀也空言苦澁無資世用斯謂之荒史也夫

嘉靖壬子仲冬朔日應城陳士元識

荒史目録

第一卷
元始本紀　二靈本紀
九頭本紀　五龍本紀
攝提本紀　合雒本紀
連通本紀　敘命本紀
循蜚本紀　因提本紀
第二卷
禪通本紀
第三卷
疏仡本紀　止帝摯
第四卷
帝師列傳
第五卷
帝臣列傳
第六卷
叛臣列傳

荒史目録終

荒史本紀卷之一　歸雲外集四十四

應城陳士元輯

元始本紀

盤古氏繼天立極一曰渾沌氏生於大荒莫知其始明天地之道達陰陽之故神靈一日九變蓋陶鎔造化之主也運衍濛澒無端無倪灝粹氤氳凝靜冲謐庶類繁而混茫開是爲三才首君

兩儀初分至人首出盤古之號邈哉𡕒乎不可得而遡已冊壺記謂混沌氏之時上無復色下無復淵地理神鑑謂盤古龍首人身元豐九域志謂廣陵有盤古冢述異記謂南海有盤古冢亘三百餘里錄異記謂成都盤古廟有三郎之名何其妄也又真元賦謂元始應世以一萬八千年爲一甲子荊州風土記謂十月十六日爲盤古生辰可占冬時之陰霽夫邃古之初甲曆未著何由紀其歲月哉召公對文王曰天道海清地德生成人事安寧盤古之宗不可動也釋者謂盤古者盤固也而湘鄉有盤古村贑之會昌有盤古山均取盤固之義

或以湘類爲盤古氏顯化之所謬矣

贊曰太一生兩浮玄凝黃生民伊始厥有祕皇繼天立極開闢洪荒首出庶類運潸淼茫陶鎔造化混合陰陽一日九變神靈無方三才載立灝粹洋洋渾沌盤古億代稱揚

二靈本紀

盤古氏沒天皇氏作是曰天靈(出頗峻始學篇)出於崑崙無外之山(出遁甲開山圖并水經注)以木紀德體真得一(出靈寶經)提名旋覆(出河圖括地象)混合乾曜斟元陳樞(出易通卦驗)亭毒萬有

神運四奥(出路史)制十干十二支之名以定歲之所在其歲紀以攝提爲首(出徐整曆紀)定君臣之位以三輔九翼爲之佐秉籙司契爲龍鳳雲篆之章以演八會之靈書(出洞神部)像符以合元氣(出太微黃書)是時五運始與大化始立人風真淳不殢形色故澹泊無爲而俗自化(出外紀)天皇氏沒地皇氏作是曰地靈出於雄耳龍門之岳以火紀德(出帝系譜)得道之秉立乎中央(出文子)主治八荒四極四海山川谿谷上協天德下俾地利(出洞神部)神與化游覆却萬物龍興鸞集自然成文(出三皇經)爰定三辰是分晝夜以三十日爲一月十一月爲冬至(出通曆并高氏小史)鈞旋轂轉周而復始(出淮南子)而無所盞礙或曰天皇氏一姓十有三人地皇氏一姓十有一人迭爲君長各有一萬八千歲(出帝系譜)

外紀以二靈九頭爲三皇紀史記秦丞相綰與博士議云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貴伯陽父云泰皇之世人道大備非復二皇之代茲故以天皇地皇爲二靈紀而泰皇別爲九頭紀不與二靈參也

贊曰粵維天皇木德應紀八會靈書鳥跡攸始三輔列佐九翼代理澹泊無爲人風淳美爰及地皇出自雄耳主治荒極萬物寧敉雲章揮符龍興鸞跱三辰旣定火運協晷

九頭本紀(寶櫝記云天皇十三頭地皇十一頭人皇九頭頭者人數也或作一姓紀)

地皇氏沒人皇氏作一曰泰皇氏一姓九人故曰九頭氏又曰九皇氏出於刑馬山提地之國(出洞中淵山圖)以七紀德相厥山川裁爲九州謂之九囿(出緯書)兄弟八人各居一區己居中區以制八輔故又曰居方氏(出外

守一得妙道參高厚昭明神靈光際無臬（出三皇經）爰役風雨以御六氣立人之命挏物之情德教不言而自叶駕雲提羽乘祇車出谷口周歷乎青寔覆露六綦罔不承命乃有離艮地精生女爲后（出緯書）飲食男女所自始也有佐無位主不虛王臣不虛貴政教君臣所自起也（出鶡冠子）當是時也萬物群生淳風汾穆天下渾渾出作入息類然而無所用是之謂太平之世

或曰人皇兄弟九人合四萬五千六百年一曰人皇傳世一百五十六代

按洞神部有初三皇中三皇初三皇者盖盤古之代中三皇者二靈九頭是已又謂中天皇姓望名獲字子潤中地皇姓岳名鏗字子元中人皇姓愷名胡洮字文生冊壺記謂天皇碧顱禿楬頎巖三舌人首鱗身水經注謂地皇女面龍顙蛇身獸足雒書謂人皇龍軀人面驟首達腋其身九章三皇經謂中天皇以平初元年出治中地皇以太始元年出治中人皇以太平元年出治其文皆用金玉天皇所授玄玉爲簡青玉爲文地皇所授蒼玉爲簡赤玉爲文人皇所授黃玉爲簡白玉爲文皆緘以金鉤置以玉案覆以珠巾芬以五香襲以千華九此類俱誕而不經故不緊述

贊曰泰皇御極同姓九人君方晝圍才德式承守一得妙道配洪鈞乘雲山谷投露海垠離艮作匹一主八臣政教所始治化渾淪作息順則汾穆風淳世逾百代年越萬春

五龍本紀（真源賦云人皇厭倦塵事乃投擇於五姓五龍五姓也）

人皇氏沒五龍氏作一曰皇伯二曰皇仲三曰皇叔

四曰皇季五曰皇少（出春秋命曆敘）五姓同期治在五方司五類布山岳世巫巢穴日月貞明（出真源賦）駕龍以治天下法五龍之迹行無爲之化故號五龍氏世傳五龍氏乘雲登仙而[illegible]郡胥施有五龍山蓋其出治之所漢宣帝立五龍仙人祠以祀焉

遁甲開山圖謂五龍見教天皇榮氏注云五龍泰皇後君人面而龍身又云五龍以降天皇兄弟十二人分五方爲十二部是五龍在天皇氏前妄矣

酈道元水經注云五龍父子俱仙治在五方長曰

角龍木仙次曰徵龍火仙次曰商龍金仙次曰羽龍水仙父曰宮龍土仙文選郭景純游仙詩云奇齡邁五龍千歲方嬰孩李善注亦引榮鄘之說爲證隋唐地理志宋九域志俱謂五龍祠在延安之膚施然寰宇記又謂耀之雲陽亦有五龍祠云

贊曰五龍理世丑姓同期分布山岳各有專司三辰順軌治尚無爲駕龍以出道幹乾儀龍號伊何音行合揆角木羽水厥類斯推乘雲上昇迹著膚施漢朝徼祀仙苑懷追

攝提本紀 攝提者以攝提首歲爲紀也孟詵錄帶書作括提三墳書作提捷俱非一曰五十九姓紀

五龍氏沒攝提五十九氏作分畫山川各統一隅飆勳景隨而天下治帝號無傳漢時入祀典

鄭玄釋周官祀典古帝王有四類氏以五龍攝提爲一類是所謂六十四氏者也方叔機乃謂攝提紀有七十二氏蓋附合六藝論六紀九十一代之說而不諳其實無待深覈矣

合雒本紀 合雒者龜圖出雒從而合之所謂黄帝合而不死者是也或作合雄又說爲合熊俱非一曰三姓紀

攝提五十九氏沒合雒三氏作乘蜚鹿以理出真源賦教民穴居馬出錄帶書帝號無傳漢時入祀典

按漢儀云三皇五帝九皇六十四氏凡八十有一姓皆古帝王也太史公云九皇氏沒六十四氏與六十四氏沒而三皇與夫六十四氏者蓋併五龍攝提而言三皇者乃合雒之三姓也

連通本紀 連通者道化相承通徹無間也或作連遁非一曰六姓紀

合雒三氏沒連通六氏作乘蜚麟以治天下帝號無傳漢時入祀典

按六藝論以燧人列在連通敘命之前真源賦以連通列在敘命之後路史注云泰皇以下五紀合五萬載馬總徐整輩謂自五龍敘命連通以至燧人合一百一十萬七百五十年春秋命曆敘謂自開闢至獲麟二百二十七萬六千年分爲十紀陳晃曆元謂十紀合二百七十五萬九千八百八十六年乾鑿度謂十紀合二百七十六萬年每紀二十七萬六千年均妄

敘命本紀敘命者能以天命敘而通之也一曰四姓紀

連通六氏没敘命四氏作秉六龍以治天下帝號無傳漢時入祀典

按真源賦謂五龍後傳七十二姓駕六龍而爲治夫七十二姓者攝提五十九合雒三連通六敘命四也其蜚鹿蜚麟六龍蓋皆馬名如後世稱馬爲蜚兎翔麟紫燕白鶴云爾然七十二姓年曆曠絶帝號闕略何從攟据而詮次之哉

攝提至敘命四紀總贊曰攝提氏作開疆畫地統

馭聯擧景隨飆至合雒之興穴居首事連通撫運敘命易位凡厥四紀姓七十二蜚鹿騁騤麟龍攬轡年代迥杳古史闕記帝號不傳祀崇漢季

循蜚本紀循蜚者德厚信研人循其化逑若蜚也補史記作脩蜚非

鉅靈氏繼敘命氏以治一曰尸氣皇出鶡冠子出於汾脽出廣韻與元氣齊生出遁甲開山圖挃大象持化而與物相弊鐵出路史揮五丁之士驅陰陽迈山川正流並生神化大凝居無恒處而跡蹍於蜀出外紀鉅靈氏没句疆氏作句疆氏没譙明氏作譙明氏没涿光氏作涿光氏没鉤陣氏作鉤陣氏没黄神氏作一曰黄袜無易天生無散大璞按圖正端是致天極出鶡冠子治三百四十歲黄神氏没狟神氏作出於長淮駕六蜚羊治三百歲五傳共千五百歲出春秋命曆敘鉅神氏没黎靈氏作其没也尸在東荒久而不壊出東荒經後有大騩氏作出於南客一曰泰塊設於無垓之宇而游於泰清厥後黄帝訪泰塊於具茨盖其人也時有鬼騩氏作鬼騩氏没弇茲氏作弇茲氏没泰逢氏作泰逢氏没乃爲河神司於萯山之陽出入有光出山海經後有冉相氏作得

其環中以隨成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此之謂真人出南華經冉相氏没盖盈氏作出於若水之間禺中之墟盖盈氏没大敦氏作大敦氏没雲陽氏作是爲陽帝出於長沙之茶陵厥化混混厥生濛濛出楚紀或曰都於雍之甘泉云廖道南雲陽氏贊曰遼初灝漾乃自循蜚鉅靈熊明大騩弇茲陽帝開宇宇於雲陽化神而速以奠土疆緬思玄幽遐靡可紀胡以微信稽諸古史雲陽氏没巫常氏作巫常氏没泰壹氏作是爲皇人開圖挺紀執大同之制調大鴻之氣正神明之位盖范無形宰無味要會久視操法覽而長存者出鶡冠子及鮑彪注厥後神農

閒於泰壹小子而皇帝老子受要於泰壹元君有兵
法陰陽雲氣黃冶雜子及泰壹之書（出漢藝文志）其書言
黃帝遊靈臺謁戚看見天真皇人於玉堂咨三一之
道論水火絳宮大淵之事（出龍蹻經及上清記）泰壹之後有空
桑氏空桑究地也一曰廣桑空桑氏沒神民氏作都
於神民之丘蓋使民神異業精氣通行者（出潛夫論）一曰
神皇氏駕六蜚鹿治三百歲（出春秋命曆叙）神民氏沒倚帝
氏作都於倚帝之山一曰倚帝氏倚帝氏沒次民氏
作是爲次是民其後有辰放氏出而天地易命矣

右循蜚紀自鉅靈至次民凡二十有二氏穴處之
世此其終焉其代遠其事駁俗士之所蒙也然蜀
土有鉅靈之蹤蒼陵有雲陽之墟南陽有倚帝之
山新鄭有大騩之蹟至今未之湮滅而莊周稱冉
相氏王符論神民氏皇圖要覽載巫常氏淮南子
鶡冠子述泰壹氏命曆叙列黃神狂神氏咸昭昭
著在簡牘不爽也焉可逸哉
贊曰鉅靈開蜀五丁趨奔黃神按圖抱璞無煩泰
塊泰壹乂視長存冉相持環雲陽鳥騫豨韋泰逢

幽府難論尸乂不壞光照河源神明之世精氣流
宣次民以後衣皮漸繁

因提本紀（因提者其世咸有制作俾後人可因以利時也或云提舉也如衣皮巢居皮火皆因其變而舉之也補史記作回提非一曰十三姓紀）

辰放氏繼次民氏以治是爲皇次屈一曰元皇都於
地郭駕六飛麟而從日月上下天地與神合謀告衿
之人弁服蔽體乃教民搴木茹皮以禦風霜綯髮閭
首以去霖雨號曰衣皮之民治二百五十載傳四世
是時有蜀山氏蜀之有君肇自人皇（出華陽志）其後乃有

蠶叢柏濩魚鳧各數百歲蠶叢治瞿上服青衣以教
民蠶今蜀稱青衣神是已魚鳧治彭山及蒲澤人民
椎結左言不知文字魚鳧蠶叢年祚遂渺事不克傳（楊雄蜀記云二萬四千歲杜甫詩云二萬八千歲李白詩云四萬八千歲或云魚鳧治蜀八萬年其說不一難據）
最後乃有望帝杜宇禪位於開明開明者荊人
鱉令也浮尸逆流入蜀納武都山精爲妃事載益州
記中開明入世都郫其九世開明尚始治成都而黃
帝之子昌意昌意之子乾荒皆娶蜀山氏蓋其宗也
辰放氏之後有豗傀氏傳六世豗傀氏沒渾沌氏作

生而不殺予而不奪天下之人非其服而同懷其德當是之時陰陽和平萬物無息蜚鳥之巢可俯而探也走獸可繫而從也盖執中涵和除日無歲無內而無外者渾沌氏之治也傳七世六韜書以渾沌氏在昊英前班固人表始列於伏羲之下應劭遂以爲伏羲之良佐三墳姓纂皆因之失其實矣昔孔子謂子貢曰渾沌氏之治若予與汝奚足以知之然則渾沌氏豈伏羲之佐哉此班固之謬渾沌氏没東戶氏作東戶氏之熙載也紹荒屯遺芡好埀精拱默而九寨承流當是之時禽獸成群竹木遂長道上顏行而不拾遺耕者餘餱宿之隴首其歌樂而無謡其哭哀而

無聲盖至德之世也傳十七世出子思子并淮南子東戶氏没皇覃氏作一曰皇談一曰離光氏在而不治官天地府萬物審乎無假是故死生同兆而不相陵治二百五十載傳七世皇覃氏没啓統氏作傳三世啓統氏没吉夷氏作傳四世吉夷氏没几蘧氏作不治而不亂狗耳目內通而外乎心知天下之人惟知毋不知父鶉居鷇飲而不求不譽晝則旅行夜則類處及其死也槀舁風化而已今之曰知生之民天下盖不足治也出莊子并亢倉子几蘧氏没狶韋氏作得道以挈天地出莊子傳四世狶韋氏没有巢氏作上古穴居而野處摶生而咀華與物相友無妒傷之心後世人民機智而物始爲敵爪牙角毒槩不足以勝禽獸乃搆木爲巢教民巢居以避之登巢椽蟊墮食鳥獸之肉未有火化飲其血啜其膚茹其皮毛未知稼穡捆橡栗以爲食出外紀民稔血食而起争心於是刻木結繩以爲政木皮未委於是搴其羽革鉄衣擥領加兜冒以貫體出呂覽并高氏小史未知喪葬過者顙泚於是厚衣之薪而瘞之不封不樹也掩覆而已喪期無數也哀除而已其

政好生而惡殺節上而羨下出晏子一曰大巢氏治三百餘載棲於石婁之山出開山記傳二世有巢氏没燧人氏作觀乾象而察辰心自不周之山遊於日月之都至於南埀有木焉鳥啄其枝則火出乃鑽燧别五木以改火教民烹飪以免腥臊之疾人類漸繁羽皮不給乃教民煬煴以蘇冬而禦寒又順天時辰出戌納以濟火之用鬱攸之司九變七化皆火爲之出尸子紀謂木器液於是范金合土爲釜甑甗鬲而火功洽矣當是時雒出四佐以供臣職明繇攷于陛綴必有辨

乎方色成㦞受乎古諸隕丘録乎延嬉四職衆而天道平人事理龍圖呈瑞龜文效靈於是占建正方指天布躔以齊七政時天下多水教人以漁出尸子始注虫魚鳥獸之名出春秋命厤敘通國之輕重以轉民之貲出管子人滋反醇情欲蠢動好嗜外迫則冐禮而忘形以賤其神乃制男女歸娶之年以息其情爲之進退以耻其濫是故父老而慈子壽而孝著之世姓而法自此作禮由此顯矣都於律高之石室以其遂人之情故又謂之遂皇治二百三十載傳四世唐天寶年立

有巢燧人廟於其肇迹之地春秋祀焉羅泌燧人氏賛曰粤有大聖游於南垂別火滲代達其羽皮以炮以燔與人逐性占建糙義方厯以正式通輕重遠近化居四佐效職小大以孚男娶女歸以息以耻父老子壽禮綵顯矣燧人氏沒庸成氏作庸成者墉城也群玉之山平阿無隘四徼中絕庸成氏之所守先王之冊府也冊府所在庸成是立方是時結繩爲政其民僮僕莫知西東摩蜃蓐食而莫知其止息託嬰巢中棲糧隴首虎豹可尾虺蛇可踐而人無有相妬之心出淮南子逮有季子其性喜淫晝亂於市庸成氏怒放之於西南季子儀焉而産子身人也而尾蹄焉是爲三身之國出博物志并路史庸成氏傳八世

臣容成非此庸成氏也班固古今人表以庸成爲容成誤矣

右因提紀自辰放至庸成凡十三氏渾沌氏之執中東户氏之熈載狶韋氏之圖孔門數以爲訓矣至燧人而法制備禮節與其嚴於婚媾者所以順性命端化本而開生人之壽域也顏子將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問焉孔子曰吾恐回與齊侯言黃帝堯舜之道而重之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内求諸己而不得則惑矣夫燧人之言豈不造端夫婦

哉而景公倫敘不明宜乎内求而不得也嗟乎孔顏沒矣千百世之下又安得詳聞燧人之言哉

賛曰辰放駕麟神謀翕赫教民衣皮乾坤再闢渾沌執中東户明辟几蘧狶韋治化融液治於有巢石妻棲跡高避猛毒刻木無數燧皇法備四佐奕奕庸成之府來寳圖冊

荒史本紀卷之一

荒史本紀卷之二　歸雲外集四十五

應城陳士元輯

禪通本紀 禪通者言禪讓之德通乎天道或云封禪自此達也一曰十八姓紀

佘帝史皇氏姓侯岡名頡寔有睿德生而能書出淮南子龍顏出春秋命曆敘侈哆出內館四目靈光出春秋演孔圖并元命苞及長登陽虛之山臨於玄扈洛汭之水上天作命使為百王憲得河圖綠字於是窮天地之變仰觀奎星圓曲之勢俯察龜文鳥羽山川掌指而摹文字出外紀以正君臣父子尊卑之分而天地之蘊盡矣天為雨粟鬼為夜哭龍乃潛藏文字成而記注備著績別生正名乎號而升封介丘介丘在泰安州南以昭於異世而文治興焉治百有十載都於陽武丙寅日崩辛未日葬於衙之利鄉亭出皇覽後世習書者祀之羅泌史皇贊曰上天作令皇辟迭王穆穆聖倉四目靈光受河之圖仰觀俯察立我文字創制垂法朝廷之上以正君臣閭黨之間以肅尊親著績別生升中於岱文治以興布狀奚惟史皇氏沒栢皇氏作姓栢名芝是為皇栢出摶太陽駕六龍以木紀德出春秋命曆敘為而不有應而不求立於正陽之南謂之皇人山傳二十世栢皇氏沒中皇氏作都於皇人山之西是為嵏郘

山一曰中英氏又曰中皇子蓋封禪之帝也傳四世中皇氏沒大庭氏作適有嘉瑞三辰增輝五鳳異色都於曲阜以火為紀一曰炎帝又曰朱滇氏治九十載傳五世厥後黃帝禘於大庭之館而魯有大庭氏之庫蓋其所也大庭氏沒栗陸氏作一曰栗睦氏傳及五世乃敖昏勤民愎諫自用殺賢臣東里子而天下叛之栗陸氏以亡出鄒析子於是昆連氏作昆連者昏瞀之謂也一曰鳌連氏又曰鳌蓄氏傳十一世昆連氏沒軒轅氏作羅泌云軒轅氏古封禪之帝在黃帝前而莊子論至德之世軒轅氏後有赫胥尊盧祝融而後有伏羲神農黃帝蓋黃帝名軒非軒轅也史遷本紀班固人表作軒轅黃帝故學者不詳而孤不考耳都於空桑之北紹物開智見轉風之蓬不已者於是制為車乘橫木為軒直木為轅以尊太上號曰軒轅氏權畸羨審通塞伐山取銅以為刀貨以衡域之輕重而天下治矣傳三世羅泌軒轅氏贊曰禪通若紀伊予握旋乘數精功一德秉乾地不愛珍乃權畸羨制彼貨刀與民通變稱物平施亡無以遝皇上孫尊大號軒轅軒轅氏沒赫胥氏作一曰赫蘇方是時人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鼓腹而游含哺而嬉晝動夕息饑食渴飲莫知作善而作慝出三入一惝怳如遺泰宇以

穹窿域以清出楚紀光曜烜奕而隆名有不居故號赫胥云顯迹於潛山是爲衡岳天柱山葬於朝陽峯感通南赫胥氏費曰栢皇作極中央大庭栗陸昆連赫胥適是名有赫其光於彼南陬尊盧昊英以嗣以續世代形繇那彤弗傳授冥宣鬱於茲有年其後乃有葛天氏作葛天者權天也爰儗旋穹作檝象故號葛天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其作樂也八士捉紒投足摻尾叩角亂之而歌八闋一曰載氏二曰玄鳥三曰遂物四曰奮穀五曰敬天常六曰逹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萬物之極塊柎尾金武枲從之是謂廣樂於是封泰山與貨幣

以制數會故沉滯通而天下泰矣傳四世羅泌葛天氏贊曰旋穹蒼蒼孰測至極不有聖人伊誰執則無言而信不化而行垂法蓋天蕩蕩難名載民玄鳥臨物之極八闋興謡莫知帝力葛天氏沒尊盧氏作一曰宗盧其立政也無所甚親無所甚疎華天下之故惟以幣行抱德葆和以順天下而世用寧焉出路史治九十餘載都於嶅亳之陽葬於浮肺山之陰傳五世其後乃有祝融氏一曰祝誦又曰祝和未有嗜欲無所造化以廣壽爲之師出楚紀刑罰未施而民勸化三綱正九疇敘天下洽和萬物咸若於是聽弇州之鳴爲作屬續之樂通

倫類諧神明而和人聲移風易俗而人多壽則歌樂爲之節文也以火爲紀名爲赤帝故後世火官因以爲號如黎回火正亦號祝融都於鄶故鄭爲祝融之墟在位百年葬衡山之陽故衡山有祝融峯傳二世羅泌祝融氏贊曰伊古祝融人萌揄樂刑罰未施何所造作弇州之聲庸致樂歌樂希屬續是爲祝繇以詣人神以通倫類唄火開祥肇稱炎帝承師繇德三綱以平萬物自若天衡總清後有昊英氏作一曰子英氏人民少而草木鳥獸繁蕪教民伐木而殺獸商子所謂衣薪之代是也傳九世昊英氏沒有巢氏作上世聖人教民巢居以避猛毒號爲有巢氏木處

顛風生燥顛傷燥殀乃有聖人教民編槿而廬緝藿而扉塓塗茨翳免顛燥之患以其革有巢之化故亦號有巢氏又曰古皇氏蓋屋廬之始也駕六龍從日月圖書呈瑞故文成而治隆其爲政也授而弗惡予而弗取天下之民飯仁焉都於璽及壁嶺傳七世至於末世有權臣而貴任之專而不享欲削之權懼而變有巢氏遂亡出汲冢書後有朱襄氏作越有巢氏數世矣其時恒風群陰閼遏陽氣不伸百物散觧而果木不實乃令士逹作五絃之瑟以來陰氣以定群生謂

之來陰之樂都於朱（朱即河南郲城）故號朱襄氏又曰子襄
氏傳三世朱襄氏没陰康氏作都於華原是時水潰
不疏陰凝陽閼人既鬱於內腠理殢著而多重腿陰
康乃制舞儀教人引舞以利導其關節是之謂大舞
（出呂氏春秋并帝王統錄）没葬浮肺山之陰傳二世乃有無懷氏
作以道存生以德安形過而不悔當而不愉其民甘
食而樂俗安居而重生形有動作心無好惡雞犬之
音相聞而民至老死不相往來世用太平鳳皇降龜
龍出風雨節寒暑時於是升泰山禪云云（云云山在梁父山之

東）以祀天地勒石昭示而天下漸趨於文矣（出管子并大戴
禮）傳六世（羅泌無懷氏贊曰惟彼無懷以德安形人甘其食而重其生形有動作心無好惡雞犬相聞龜龍以格登岱降云勒堅昭示孰曰無懷羣臻文辭）無懷氏没太昊伏羲
氏作（三墳書以有巢爲提捷之子燧皇爲有巢之子伏羲爲燧皇之子俱非）姓風名方
牙一曰蒼牙（出易通卦驗）是爲蒼精故號春皇（出寶櫝記）亦號
天皇又號皇雄（出帝王世紀）母華胥居於華胥之渚嘗暨
叔媼遊於渚汾巨跡出焉華胥履之意有所動虹且
遶焉因孕十有二歲以十月十四日生帝得亥之應
故謂之歲生於仇夷長於起城長九尺有一寸望之

廣視之專（出春秋合誠圖）繼天出震承歲而王肇修文教爲
百王典而萬世循用以木紀德木寔屬東故稱太昊
得乎中央別而能全宿而有成故稱伏羲伏者別也
羲者獻也（出禮緯含文嘉）又自有包之地而應曆故稱有包
氏（出潛夫論）是時天下多獸教人以獵（出尸子）豢育犧牲服
牛乘馬草擬皮豢引重致遠以利天下故又稱庖犧
氏河出馬圖於是觀象於天效法於地近參乎身遠
取諸物兆三畫著八卦逆陰陽之微順性命之理成
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而君臣陰陽家國之事始明

焉微顯闡幽章往察來於是申六畫作十言以明陰
陽之中以厚君民之德觀卦之變爻之動於是窮天
地之用極數之原參天兩地而倚數以成變化而行
鬼神天地之蘊盡矣所謂先天易也原始反終幽贊
神明著生龜出乃究天地之賾以著爲策獻南占之
十八變而成卦以斷天下之吉凶政治小大皆取於
易法離爲網罟以畋以漁化蠶桑爲繐帛（出皇圖要覽）因
網罟以建都市神龍降瑞以龍紀官作龍書以同文
而代結繩之政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而文籍著矣畫

地之利分壤蒔穀以制國用心不自聖乃師於宛華爰與神皆制郊禪升薦於群祠正姓名通媒妁以重萬民之儷儷皮爲禮示合姓之難而民不瀆法乾坤以正君臣父子夫婦之義聚銅以爲棘幣外圓法天內方法地以定輕重以通有無察六氣審陰陽而四時水火升降得以有象百病之理得以有類於是嘗草治砭以制民病而民滋壽世稱神農嘗百草而孔叢子則以爲伏羲世紀亦云伏羲制九針以拯夭枉蓋治病之法始於伏羲而備於神農也乃因甲錄合五緯建五氣消息禍福以爲之元命潛龍氏迎日推策相

斗罡考甲子以命歲時干支配類以綱維乎四象作旋蓋著躔舍而天運協審地勢立九部而民事理於是紀陽氣之初以爲法律起黃鍾以驗符分正爻以配氣置重爻以當日乃作甲曆歲建甲寅日臨寅辰三墳云伏羲三十易草木而立三十二易草木而河圖出又三十二易草木而造天書後一易草木作甲曆歲起甲寅是伏羲以辰寅歲生也升敷教之臺聽八風而授民始舉六佐以自策金提主化俗鳥明主建福視默主災惡紀通爲中職仲起司陸陽侯司海出群輔錄六佐職而天地位陰陽得乃體春秋明刑政脩兵伏以威懷以

變脩爲士御敗而達情於是和率萬民平水土道是原因水居方而置城邑百令具舉乃命董龍氏職圖而列禮義而天下治瑞鳳來翔爰作荒樂歌扶徠詠網罟以鎮天下之情命曰立基斲桐爲琴長七尺有二寸繩絲爲絃絃二十有七命曰離以操駕辨之曲而通神明之貺駕辨曲名琴絙桑爲瑟其絃三十有六以脩身理性還其天真灼土爲塤以合天人之和而禮樂興焉其爲治也員方抱圓體一統乾寢矩而枕繩不是賢而非愚不沽巧而尚行去羨去慕惟以道化

是以百姓足而宇宙寧害無供備之民而死不用鄰爲歌虫蛇懷其爪毒事簡俗淳而天下之人浮游儻恍而莫知其所如君親尊而臣子順故星宿溫潤鬼神受職功揆上下而後世不可及也乃封泰山禪云云以昭姓而考瑞在位百六十有四載壽年百九十有四葬於山陽或曰太昊之父葬於震山其母華胥氏葬於藍田䕌車之原其妃死爲洛神世所傳宓妃者是已都於宛丘故陳爲太昊之墟其弟郝骨氏爲之立制云曾稱伏羲贊曰木德風姓八卦創焉龍瑞名官法地象天庖廚祭祀罟網魚畋瑟以

契㸃神德通玄　羅泌伏羲贊曰來始云遠璽人成
能出包應世書契代繩肇脩文教以立治紀經域奠
部畋漁棘幣原始反終分躔畫卦消息甲乙以域變
化陞降禮樂教而不殊道凝體寂雲自蒼梧須方抱
圓明一生策不應不罔鬼神是職爰興
神冑封岱禪云萬世末賴若稽三墳

太昊氏沒女弟女皇氏作以雲紀姓一曰媧媧又曰女希出於承匡之山生而神靈無景無韶少佐太昊禱於神祇而爲女媒正姓氏職婚姻以重萬民之判是爲神媒太昊氏衰共工作亂振滔洪水以禍天下隳天綱絕地紀覆中冀人不堪命於是媧役其神力以與共工戰滅共工氏而遷之然後四極正冀州寧地平天成

萬民復生乃號女皇氏始都於中皇山之原繼都於驪山受瑞脣圖承太昊之制襲木政主於東方鎮宇立極醇一虛無而不喋喋於苛事上際九天下契重壚合元履中開陰布綱而下服度乃命隨作制爲笙簧以通殊風以裁民用命娥陵氏制都良之管以一天下之音命聖氏制班管以合日月星辰擇晨以作樂謂之充樂用五絃之瑟於澤丘動陰聲極其數而爲五十絃以郊天侑神聽之極悲乃破爲二十五絃以抑其情樂成而天下幽微無不得其理總紛而弗

加之鬃帶而頭飾用於是乘雷車轎六蜚龍以御天申祝於祠而枚占之其詞曰昭昭九州日月代極平均土地合和萬國占者曰吉徵也乃設雲幄而致神明道標萬物神化七十器車出澤馬來川嶽效靈微緯應理是故馨烈彌懋不設法度而以至德遺後世出淮南下在位百有二十載葬於風陵堆後世以其始媒故祀爲皇媒之神稱曰皇母馬曹植女皇贊曰古之國君造簧作笙禮樂未就軒轅纂成或云女皇人首蛇形神化七十何德之靈　羅泌女皇贊制度承庖媧彼女希迪主東方前蛇後螭宓穆靈門罔端席圖上際九天下契黃壚川嶽效奇馨烈宏宗脩標萬物神化七十斷鰲立極地平天成笙簧宗今載祀風陵

女皇氏　炎帝神農氏作姓伊耆名軌一曰石年是爲炎八精後帝皇君也出洞神部父少典氏母有僑氏之女名安登生子二人一爲黃帝之祖襄少典氏之國一爲神農神農之生也母安登感神於常羊因而有娠生神農於烈山之石室神農既生九井自出長於姜水以姜爲姓其初國於伊繼國於耆故又號伊耆氏蓋迹烈山烈山者厲山也故又號烈山厲山氏長八尺有七寸三辰而能言五日而能行七朝而齒具三歲而知稼穡日於淇山之陽求其

養民之穀而𥜆之天乃雨粟誕生嘉穀於是因天之時分地之利堂土睽穖以教民播種嗣瓜瓞之實而省殺生之敵民始粒食承火德以王官師特事悉以火紀故稱炎帝焉於是脩火之利范金排貨以濟國用因時變㸍以抑時疾以炮以燔以為醴酪大埏埴以為器而人壽順天命正氣節審寒暑以平早晩之期謂人之生以穀為主乃斲木為耜揉木為耒教民以耕六穀盈稔以供粢盛而給軍國爰申國禁春夏所生不傷不害謹脩地利以成萬物不奪人所務而農得以順其時教民桑麻以為布帛相土停居使人知所趨避乃命赤冀為杵臼作鉏耨錢鎛釜甑井竈民無腥液之患又敬教以重農事制為登穀之法故雖天毀地凶旱澇並作而無有入於溝壑者特其特以待天權也是以年穀順成衣食足而禮義興姦邪不作而人從其政令其政令之詞曰惟天生民惟其奉天惟食喪祭衣服教化一歸於正林林生人無亂政典（出三墳書）於是貿金幣通有無列㕓於國中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和

而化之使民宜之故天下號曰皇神農（出春秋命曆敘）謹蜡祀封豨鬼祔土鼓以致敬於幽而神人以安天下既泰乃紀上元調氣朔而端啓閉三光會於攝提七曜起於天關所謂太初曆也又命司怪主卜巫咸巫陽主筮通變極數以成天下之務謂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於是重艮為首所謂連山易也故亦號連山氏乃以悉諸九靈老龍吉為師法其高矩以致於理又問蔚天之由於泰壹小子於是稽太始閱玉冊以赭鞭擊草木審其平毒旌其燥寒察其畏惡辨其臣使釐而參之以養性而治命一日之間遇七十餘毒極含氣也人病四百藥三百六十有五乃著本草立方書命僦貸季理色脉對㪺摩踠而人得以繕其生又制請雨之法迎赤松子為雨師每歲陽月率萬民蜡祭於國中以報其歲之成年不順成之方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教化與行應冉梓鼓耕桑得利而究年受福乃命邢天作扶犁之樂制豐年之詠以薦釐采是曰下謀制雅琴度瑆瑟以保太和而閑民欲於是神農濩嘉穀（出禮緯含文嘉升譜觀）乃命昇封作穗書以同文

而須令命白阜度地紀脉水道籥木方竹杭潢洋而有無達遂甄四海審地形之遠近約山川林藪之廣袤而正其制辨方定位經土分域處賢以便勢相爲倚輔而寄其威以大馭小國土聯繹乃鳩工畫地爲城池以守之省方設教歲終獻功開明堂以聽政補遂二國不供臣職乃伐補遂萬國定於是崇郊祀封泰嶽禪云云以行大報之禮提挈形氣而嫥挩乎剛柔以寂領天下是故其民樸重端慤不忿爭而財足無制令而人從威厲而不殺法省而不用南交北幽

三危暘谷之民靡不庆止風雨時若而民無札瘥之患後世爲神農之言者謂夫負婦戴以有天下是相率而僞也烏足以治國家哉神農都葬於長沙之茶鄉在位百四十有五載（真武紀云神農在位末年歲在甲午二月三日午時玄帝生祠神部真武經又云玄帝生於甲午之歲）壽年百六十有八一曰赤帝其崩也天下聞之不將者七日焉娶承桑氏之女生子十有三人（曹植神農贊曰少典之胤火德承木造爲耒耜導民播穀正爲雅琴以暢風俗 羅泌神農贊曰火德開統連山感神謹修地利粒蒸民粮炎學早形神志粹辟隱調元以迸人害列我蔡貨吉爲樂盛衰號頓穀禮義以興善俗化下均教勢虐素以公威陽以忒弗傷弗害受福耕桑日月攷獻功明堂天不愛道其光下神盛德不武萬世同仁）炎帝柱者神農之子也七歲有聖德繼神農而有天下殖百蔬匿百穀深耕厚作天均時而地均財於是神農之功廣而天下般賭矣任公而不物任法而不數守其餘以制其裔故其人不能審時而權宜故老幼安而無謝生之心西盪河源東泊海潛南耀丹根北汽幽虛莫不來享而服度亦曰烈山氏五帝以來祀以爲稷焉柱卒歷數世而有炎帝慶甲又歷數世而有炎帝臨魁卒子承立是爲炎帝承設貢賦之制二十而取一儲偫之

法行矣承卒其後裔魁立是爲炎帝魁祇脩自勤克紹祖武是時諸侯夙沙氏叛不用命其臣箕文諫而見殺炎帝魁益脩厥德夙沙之民自攻其主而來歸魁卒孫明立是爲炎帝明明卒子直立是爲炎帝直直卒子釐立是爲炎帝來釐卒其後裔居立是爲炎帝居（外紀作帝襄）炎帝居之母曰聽訞桑水氏之女也居卒子節莖立是爲炎帝節莖節莖生子克及戲節莖卒子克立是爲炎帝克克卒弟戲立是爲炎帝戲戲卒子器及小帝戲卒子器立是爲炎帝器器卒弟小

帝立小帝少君也盖爲政日淺者麼帀以來俱葬於茶陵通系云帝承在位六十年臨八十年明四十九年直四十五年來四十八年裹四十三年榆罔五十年而通鑑外紀以臨魁繼神農在位六十年帝承繼臨魁在位六年諸書不同難據也其後裔有炎帝參盧或曰炎帝居之曾孫也是爲榆罔都於空桑政柬急務乘人而鬬其捷諸侯携貳乃命蚩尤居小顥以臨西方司百工德不能御蚩尤作亂逐帝而居涿鹿頻戟一戰並呑無親時有熊氏寔懋聖德諸侯利賓參盧大懼遂禪於有熊氏賴其力以征蚩尤有熊氏乃率風后力牧神皇鄧伯溫之徒與蚩

尤轉戰執而僇之於是四方之侯爭辯者咸質於有熊氏有熊氏膺天曆代炎輝是爲黃帝乃封參盧於路而崇炎帝之祀於陳

按呂覽暨尸子俱謂炎帝神農傳七十世今可考者僅十六世而篇籍所載又多錯誤通系外紀俱以帝臨爲臨魁夫帝臨在帝承前而帝魁在帝承後本不同世小司馬三皇紀謂炎帝傳八世無臨魁之名春秋命曆叙諸書亦謂炎帝八世而帝臨帝魁互爲存廢或合臨魁爲一或以帝魁即神農或以神農爲魁傀氏於乎炎帝八世尚錯誤難稽若此況名號不存者乎炎帝參盧不絕祖武以致蚩尤僭稱炎帝史云黃帝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謂其征蚩尤也後世遂以阪泉之炎帝爲神農之後謬矣又莊周稱有焱氏有泰氏鶡冠子稱成雅氏素皇氏内端氏路史采之著論於禪通紀柏皇之下予未敢臆列焉傷世次之莫覈也

贊曰史倉刱字書契攸同登封勒崟寔始禪通大庭儀鳳軒轅式逢祝融赫胥遺蹤衡峯朱襄造瑟

無懷治隆伏羲作卦女皇繢彖烈山樹藝稱爲神農參盧不振禪於有熊

荒史本紀卷之二

應城陳士元輯

疏仡本紀（疏以知速仡以審斷仁義道德之所用也補史記作流仡非）

炎帝氏衰黃帝有熊氏作姓公孫（初姓公孫後改姓姬）名荼（出河圖挺輔佐而難經注云黃帝名全字轉訛也）又名軒（出孝經鉤命決）字曰玄律少典氏之子黃精之君也毋曰符葆（一作符寶又作附寶後世廟祀譌為玄天大聖后）感電繞斗軒而娠二十有四月生帝於壽丘（一云附寶孕二十月而生黃帝）故名為軒（史記并外紀作軒轅非）生而紫氣充房神變靈異弱而能言幼而徇齊長而敦敏身逾九尺知幽明生死之故繼少典氏之國更為姬姓并誅蕪智而開國於熊炎帝之季諸侯相侵伐蚩尤作亂最暴赫其火燀以逐炎帝炎帝弗能征乃率諸侯以責於有熊有熊以風后力牧神皇鄧伯溫之徒較其兵旅以遏蚩尤於小顥而弭火災得一峯寘乃臨盛水錄龜符（出太白陰經）納三公五意之機受八門九地之要衍握奇以為式（出六壬書帝有握奇文）設五奇五麾六纛以制其陣年三十有七戰蚩尤於中冀而戮之於是炎帝暨諸侯咸進委命乃即帝位都於彭城以土紀德

故色尚黃而天下稱為黃帝自有熊肇迹故又曰有熊氏其即位也適有雲瑞因為雲紀而百官師長俱以雲名立四輔三公六卿三少二十有四官凡百有二十職以之共理而視萬民乃使知命糾俗天老錄教力牧準斥鵷冶決法（群輔錄有風后無鵷冶）五聖道級窺紀補闕地典絡州七佐得而天地治神明通十有五年帝喜天下之戴己也乃順性命娛耳目放機務捨宮寢而肆志於昆臺方明執輿昌寓參乘張若謵朋在前昆閽滑稽在後風后栢常從負書劇餐軔於紫宮涉乎恒沙居於陰浦陟王屋而受丹經登空桐而問廣成封東山而奉中華君策青城而禮甯生入金谷而咨涓子躡具茨而訪大隗經襄城而扣神牧升鴻隄而受神芝於黃蓋遂遊群神大明之墟而授王策於鍾陰自是愛民而不戰四方共起而誅之介胄斯興邊城日警帝乃嘆曰朕過矣君危於上者民不安於下四盜迭震何以弒乃正四軍即營壘滅四方之盜以安民於是以兵為衛巡行天下未嘗寧居有不順者從而征之身五十二戰而天下大服乃胥能稽

功乘剛秉數而都於陳以大塡封鉅赤誦爲之師至
岐下見岐伯引載而歸以諏治道於是建九法立百
僚命封胡爲丞鬼容蓲爲相力牧爲將而周昌輔之
泰山稽爲司徒庸光爲司馬恒先爲司空風后司天
相常司地見地猷草木乃述耕種之利 出內傳 又使奢
比辨乎東庸光辨乎南大封辨乎西后土辨乎北帝
處中央而正四國分八節以紀農功命天中建皇極
乃施禁令國無邪教市無淫貨於是立貨幣以制國
用乃問於栢高立五幣九棘之利而爲輕重之法財

用足而刀棘由此顯矣又制爲理法法設而民不犯
河出龍圖於是正乾坤分離坎倚象衍數以成一代
之宜謂土爲祥乃重坤以爲首所謂歸藏易也故又
號歸藏氏既受河圖得其五要乃設靈臺立五官以
敘五事命鬼臾蓲占星鬭苞授規正日月星辰之象
於是乎有星官之書羲和占日尚儀占月車蓲占風
隸首定數伶倫造律大撓正甲子容成作蓋天及調
曆於是天地神民事物之官各司其序而不亂民神
異業敬而不瀆乃范十有二鏡八乳四獸變異符以

占馬受祥金隱耀之神鍾於赤城其鏡有九乳神光
玉聲乃命榮猨鑄十二鐘以協月筩以定五音又命
大容作承雲之樂以導天地之和樂興而禮備故別
庶姓謹婚姻所以崇倫類而遠禽獸也於是廣宮室
壯堂廡作合宮朔鶖殿以祀上帝接萬靈而採民言
乃命寗封爲陶正赤將爲木正以利器用命揮作弓
夷牟造矢以備四方命岐伯作鼓吹鐃角靈鞞神鉦
以揚德建武而威天下重門擊柝以待暴客命邑夷
作大輅之車命絃服牛命馬師皇爲牧正而僕蹕之

御全矣法乾坤以正衣裳設服冕深衣大帶黼韠赤
舄玄衣纁裳絍績黈纊以規視聽之逸旁觀翬翟草
木之花染爲文章於是有龍袞之制端璧瑞以奉天
委斿牙以昭武是以衣裳垂而宄惡不起飾棺衾以
送死封崇表木以當大事立儺祓設鬱律說青烏記
白澤以除民害乃命沮誦作雲書孔甲爲史以錄言
動天下已治猶且卹然神慾形茹作丹書瑞書巾几
之銘又命孔甲作戒於盤盂籩豆奩鏡劍屐輿席巾
杖户牖弓矛悉著銘以彌縫其闕又爲金人三緘其

口而銘其背太公金匱云金人黃帝所作夙夕念治瞿瞿不寧是以功高業廣而無遺事於是親事法宮觀八極而建五常咨於岐雷而內經作謹候其時著之玉版藏於靈蘭之室演倉穀出靈樞經推賊曹出黃帝元辰經命俞跗岐伯雷公察明堂究息脉命巫彭桐君處方盄餌湔澣刺治而人得以盡年命元妃西陵氏勸蠶以給郊廟之服祀天圓丘牲玉用蒼祀地方澤牲玉用黃案壇除墠設醪醴制蘭蒲列圭玉而薦之七發之牀十絕之帳奏函夾之宮以致之而榜徨乎青宮出內傳立五祀作祝嘏升薦有數而山川之典禮著矣命共鼓化狐作舟楫以濟不通命竪亥畨道路正里候風后畫野分疆得小大之國萬區而神靈之封隱焉命匠營國經緯市館以竢朝聘之需置左右大監以監萬國侯牧交獻而朝聘之市備茄豐蓮命則刑而放之而萬國服界土設井立步制畝因所利而勸之是以地著而數詳存亡相守有無相貿置法而不變俾民得以安其法是以不誘而成不邑而止策天命而恭宇寧故天報眉壽而德澤及於後世也自即位以來佰候

拆豸不就物不遠害職道義經天地別雌雄等貴賤故法令明而上下無尤不彰功不揚名隱真人之道以從天地之固然故人無忿奪爭傾之患道不拾遺城郭不閉二儀休通五行期化故風雨時若而日月精明星辰不失其度蓂莢砥軟紫房賴芝不廢書鳳皇巢於閣麒麟遊於囿九瀛仰化諸侯貢職莫不來庭而依朔乃撫萬靈度四方乘龍馬高八尺為龍而巡狩東薄海禪九山西逾隴欢笄屯南入江登熊湘北届渤碣臨玄扈於是開東苑被中宮詔群神作清角之樂鳴鶴翱翔鳳凰蔽日乃合符於釜山以觀其會采首山之銅鑄三鼎於荊山之陽以象太一能輕能重能息能行存亡是驗吉凶可卜備百物爲之視大參鑪留梡黃帝三鼎贊曰鼎質文粹古之神器黃帝是鑄以像太一能輕能重知凶識吉世衰則隱世和則出八月既望鼎成而崩焉壽百十有七歲或云三百歲子二十有五人葬上郡陽周之橋山其臣左徹思感取衣冠几杖而廟祀之率諸侯諸臣歲時朝焉奉秀黃帝頌曰邈矣黃軒應天載靈通幽達覽觀象設形誕敷厥訓彝倫攸經無從風流化與雲征邑猷允塞地平天成爰經方各封禪勒銘紛然尚龍騰太清[illegible]旋九亡陟彼高冥弋躬攸恭湯沕[illegible]瓊返而不[illegible]

式頊從聲　曹植黃帝贊曰少典之孫神明聖哲土
德承火赤帝是滅服牛乘馬衣裳是制氏雲名官功
冠五列　曹毗黃帝贊曰軒黃應玄期幼能總百神
體鍊五雲妙氣含雲霧濯捸石曾城岫鑄鼎荊山濱
驂烏天菲闕飄然跨騰鱗儀鬱灑長風褰裳躡紫宸
羅泌黃帝贊曰稽古齊膚崇黃紀雲衆䌫遁尤得
一　奉宸并謀蕉智稽功務德立監與賢命中建極推
策　設部體裁陰陽訪洛岐雷受教五常史垂世動車
陳大路舞樂雲門克諧渕露褒衣椸衾光德不起并
設十一城閒周閼去狄勝殘九瀛仰化澤被生民祚
衍天下　黃帝既崩子帝鴻立是爲帝休母方纍氏感掖
晶而生生而多祥其在位也正朔服度一仍黃帝之
舊故無思無爲不慮不圖而臻至治即位四十有七
載葬雖雖之鴻冢後世列在祀典帝鴻既沒其曾孫

立是爲帝魁毋曰任巳感神而生魁厥後孔子求古
史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是巳帝魁既沒少昊青陽
氏立姓紀名質是爲摯其父名清黃帝之第五子方
儽氏所生也胙土於清是爲青陽始爲紀姓配干類
氏曰娥居河之徼逆星流槎奏便媚之樂樂而忘歸
娠而生質既生其睹爲陵襲青陽之位以居雲陽故
號青陽亦號雲陽氏以金紀德色尚白故又號金天
氏遠憲太昊而承西行乃稱少昊又號白帝朱宣氏
出河圖宋均注　其即位也五鳳適至而玄鳥遺書　出春秋內傳　故

以烏紀官玄烏氏司分伯趙氏司至蒼烏氏司啓丹
烏氏司閉而鳳烏氏董之以爲曆正又立五鳩五雉
九扈之令調氣律行二十有八宿十二月以爲元而
民事定處於井泉興郊禪祟五祀正都邑肇車牛作
布貨以制國用於是通窮扶瘵老老慈幼恤孤合獨
而寡窶瘠登扁遷握遞者皆有所養立史官尋著舊
冬聾景命倣準循規百工守法民無疵癘而奇衎惟
行無敢煩言孟作以過其情是以上天著瑞后土錫
符長庚輝日五色山金鳴澤銅出　出尸子　諸福畢至乃

作鸞書　出書斷并字源　立建鼓制浮磬以通山川之風　出通禮義
纂作大淵之樂以諧神人和上下是之謂九淵　出世紀
德廣遠而樂暢達是以遠服而邇不遷鞮鞻旄人獻
其羽裘賨纎苞篚無所不貢在位八十有四載壽百
有一歲葬於雲陽其神降於長流之山主祀於秋故
稱西皇都於小顥以御窮桑故又稱窮桑氏　曹植少昊贊曰
祖自軒黃青陽之裔金德承土儀鳳帝世官鳥號名
殊職別系衆正設氏各有品制　羅泌少昊贊曰迎
矣西皇小昊青陽秀外龍庭袍雖守常五鳳既至乃
塗度景通窮扶瘵孤獨衍養推能任道人無疵癘德
廣樂特遠無不至降伏長流是
司反景今遊陽淵之所爲盛　後乃有高陽氏繼焉

姬姓名顓頊黃帝之曾孫祖曰昌意黃帝之震嗣也
行劣不似遜居若水娶蜀山氏曰景媄生乾荒乾荒
襲若水娶蜀山氏曰樞是爲河女所謂淖子也淖子
感揺光於幽防之宫而生顓頊淵而有謀疏以知遠
年十五而佐少昊封於高陽始都孤棘後徙商丘故
柳城衛濮俱爲顓頊之墟肇迹高陽故稱高陽氏黒
精之君也以水紀德故稱玄帝載時以象天養材以
任地依鬼神而制義治氣性以立教蠲攺服度符采
尚赤乃立九寺九卿重該脩熙少昊氏之四叔也寔

能金木及水乃命重爲句芒該爲蓐收脩暨熙爲玄
冥又命孫黎爲祝融而炎帝器之孫句龍爲后土是
爲五官咯供厥業遂濟窮桑上世人神異業是以禍
災不作而求用不匱少昊氏没玄都九黎寔亂天德
賢鬼而廢人家爲巫史無有質要人匱於祀禍災荐
臻乃命重黎典司重獻上天以屬神黎抑下地以屬
民絶上下之通規三辰之行使復舊物毋相侵瀆民
用安生於是窮四履稱應易畫郊畿以殿賦立勤人
以職祇設正長以悲窮置宰喪以恤亡制射獵以習

務乃礪名罔保大淳搠十帶以通有無謂之權衡書
分職正而天下治然猶焦思以從事於賢乃敷令曰
毋慢制毋漁民貴臣驕而弗讓男女不相避於道者
拂之四達之衢文龍負圖於是作科斗書制戒盈之
器而著復禮之銘師於大款赤民栢夷父栢亮父渌
圖以濟其明而益其聖脩黃帝之道弗或損益而致
治平出賈氏新書乃注新曆以孟春之月爲元歲紀甲寅
朔旦乙巳月值艮維之初而五星會於營室氷始離
蟄始動鶏始三號天曰作時地曰作昌人曰作樂萬

物莫不應和是爲曆宗帝德合天正風乃行爰命鱓
先爲倡蜚龍和之會八龍之音制爲圭水之曲以召
氣而生物浮金效珍於是鑄之爲鐘作五基六經之
樂以調陰陽享上帝號曰承雲因事而憲功文德錫
之鐘磬武德錫之干戈而人知鄉方矣出淮南子惠浸萌
生信沾翔泳於是設蕭韶陳祼鬯侑萬靈以信順監
衆神以道物馭百氣詔雷電采羽山葛嶧之銅鑄鼎
以藏天下之神而洞臺之山陰宫之化悉移安德之
石塡焉出陶弘景真誥乃乘結元之輦巡四海以寧民北至

幽陵南至交趾西至流沙東至蟠木動靜之物小大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祗屬集㳟成紀以理陰陽處乎玄宮搏心揖志不貪廣遠故地大而不淫在位七十有六載葬東郡頓丘廣陽里務顓之陽其陰九嬪在焉其范林方三百里其立也歲在豕韋其崩也歲在鶉火娶鄒屠氏勝濆氏曹植顓頊贊曰昌意之子祖自黃軒始誅九黎水德統天以國爲號風化神宣威暢八極靡不祇虔羅泌顓頊贊曰王子高陽精契揜光通骨戴干是濟窮桑發時象天駹以知遠上緣黃帝通變不倦集威成紀棱懋自持內戒器室外親客師悫安禎生信沾溯沐秉彼結元梵林何朔帝崩而元子立襲高陽氏是爲孺帝帝卒而帝嚳高辛氏立高辛氏姬姓名嚳一作俈一作一名逡見世紀一作夋山海經作俊字曰亡斤黃帝曾孫也父曰蟜極一作橋極蟜極父曰玄囂玄囂父曰黃帝玄囂與蟜極皆不得在位嚳之母陳豐氏名裒履大跡而生嚳生而神異自言其名遂以名焉厥德靈變厥行祗肅年十有五而佐高陽氏受封於辛爲侯國故號高辛氏代高陽孺帝而有天下以木紀德色尚黑正朔服度惟時之宜仁而威惠而信其容郁郁其性嶷嶷其動也時其服也士普施利物不於其身聰以知遠明以察微順

天之義知民之急取地之財而節用之撫教萬民而利誨之脩身而天下服繇黃帝之道守高陽之膚而身尊其美於是次敘三辰曆日月而迎送之命重爲木正黎爲火正該爲金正修及熙爲水正句龍爲土正是爲五官分職諸國封爲上公社稷五祀是尊是奉黎氏克官火紀昭融而世賴之逮及繼代失其業守乃命黎之第回嗣厥職焉而火道復舉爰封於吳謹農祥飭歆傺故六氣正而四時成乃閨閥塞委關貸賑匱急恤遠人合間連墓使人相親故生無乏用死無傳尸升降有數而長幼有序命臺駘宣汾洮彰大澤導演擊汰而民離湍決之患乃嘉其功封於汾川以處大鹵旌勞醮勳而允格受封飾味受賞矣以日至設丘兆於南郊以祀上帝日月星辰先王皓食潔其祭服備其帷帳陳其圭幣薦之黑繒右社稷而左宗廟制其谿陵明鬼神而敬祭爲之數薦以重本也命咸黑典樂爲聲歌作九招制六列五英享上帝以中璧命柞卜作鞞鼓麥莞壎篪以及祥金之鐘沉鳴之磬伶人咸抃鳳凰天翟舞之以康帝功鼓奏以

觀和舞奏以觀禮禮以樂和政是以成命曰九招咸
黑爲頌以歌九招之就昇以譽射服事先王乃命司
射賜以素矰彤弓嵩矢昇乃去下地之百難而民得
以佚是以昇死託祀於宗布出鴻烈解於是畫地之制受
少昊高陽之經理創九州均畝賦以調民人和以仁
義持以禮智男有分女有歸壯有用老有終凉風至
而陳麾太白高而轉戰然後偃強惠命而天下定乃
周聽廣視以補其明致學於栢昭赤松舟人投書於
鍾山而拜師於牧德饕節移數順天思序以道御世

秉度成紀行星辰遞日月以從天地之常舉星畢曳
雲猶春乘馬而秋登龍黃斧紼衣執中而統天法尚
手一而政尚手信故下服度皇道炳煥萬流仰鏡牛
馬之牧不相反地寶天瑞應誠而至於是省方以齊
物而登封以報其政之成是以四海同風九州共貫
天下歸往而人以樂生都於亳年三十而御位又六
十三載乃崩葬頓丘臺城陰野之秋山所謂頓丘臺
也曾植帝嚳贊曰祖自黃軒玄囂之裔生言其名木德帝世無寧天地神聖鑿察教弭四海明並日月羅泌帝嚳贊曰帝逡高辛厥德神靈生而有異自言其名其色郁郁從衣褳屋次序三辰六畜庶蔀工

賁以通用神牧德樂作五弦飈鳳天擢法尚手一政貴乎信霜遭所沾孰不尊親于摯繼立
荒淫無度不修善政居九年諸侯廢之而尊堯爲天
子堯封摯子玄元於少路

司馬遷作史記首記黃帝即繼以顓嚳堯舜畧少
昊而不紀然少昊之名自三代以來祀於五帝之
位次於月令之秋春秋左傳述郯子祖少昊非虛
語也春秋緯謂黃帝傳十世竹書紀年謂黃帝至
禹爲世三十若然則世次疎闊不旣多乎世紀史
攷通歷外紀諸書所稱號佗紀俱始黃帝訖於周

惟路史訖於夏予茲訖於帝摯者堯舜而下不敢
述也孔子論之詳矣堯蕩蕩舜禹巍巍堯無名舜
無爲禹無間故序書起自二典而門人記魯論亦
以堯曰之篇終焉學者所雅聞也豈容複盃之哉

贊曰黃帝提象建國任賢合符鑄鼎乘龍上仙青
陽顓頊鳥紀龍編樂錄具盛承雲九淵高辛神異
執中統天省方誅暴太白旗懸五鳖樂作拜師採
玄摯荒自廢書始堯篇

荒史本紀卷之三

應城陳士元輯

祝融師一人

廣壽子祝融氏之師也祝融氏問政於廣壽子廣壽子曰有道之人貴爲天子而不驕富有四海而不夸以天爲法以德爲行以虛爲宗與物變化而無所終窮神通乎六合德耀乎海外意觀乎無盡譽流乎無止利而不矜成而不處精充天地而不竭神覆宇宙而無望莫知其始莫知其終莫知其門莫知其端莫知其源定性於天是謂無有無有而天下治矣祝融氏退而脩身刑罰未施而民勸化三綱正九疇叙天下洽和萬物咸若

按國名紀古帝之世有廣壽之國世稱廣壽長生不老而道家混元圖又謂廣壽乃老聃化身遂滋後世慕仙之惑不知祝融所師師其德也賈誼新書謂王者官人六等其首曰師智如源泉行足表儀豈慕其長生不老哉余述帝師有涉道家語亦槩錄而不紕用寓存名之微蘊云

贊曰祝融火帝光耀宇宙嗜慾泯然師於廣壽物變咼窮虛宗是叩無始無終謙冲攷究遺俗離形精充神覆刑罰未施彝倫罔謬治化隆郅皇猷騰茂匪曰性成寔繇師授

伏羲師二人

鬱華子廣成子伏羲氏之師也鬱華子國於宛一曰宛華子伏羲師於鬱華子得道以襲氣母（出莊子）又師於廣成子受靈飛六甲八卦鎮方之籙（出真元賦）廣成子曰慎守而內周閉而外多知多敗毋視毋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故不得之已而能知彼者未有也伏羲乃黜巧偽之端息澆散之由消知能修太常大通混冥解意釋神漠然若無魂魄使萬物各復歸根不設法度而以至德遺後世廣成子之教也（出淮南子）

鬱華廣成載在往史而廣成爲帝師又歷五帝之代莊列淮南抱朴鶡冠等書多載其緒論大端皆老聃道德語也班氏謂道家本出史官歷紀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迹然後知秉要以自守清虛以自持班氏殆爲聃發然其說亦竦矣靈樞經謂上

古真人壽敝天地中古至人強益壽命余所紀古帝自伏羲以前壽逾數百歲豈誑也哉緬想師傳所以全天真而襲氣毋者內可攝身外可馭世不越乎伏羲八卦消息之理爾非若秦皇漢武之荒鶩也

贊曰太昊膺聖出震持盈師彼宛華爰暨廣成乃襲氣毋以握元精乃授靈籙以鎮群生偉哉二師德通神明守內閉外黜偽順情蔚然皇範心遊紫清邈窺王笈未注徵名

神農 六人

神農師於悉諸（出呂氏春秋新序作悉老姓辨作悉諸）又師於九靈九靈者太虛九光元君也得西華至妙之氣毋養群品居於崑崙之圃（出仙傳拾遺）又問請雨之法於赤松子赤松子者上世之諸侯也治國歷年不知何始厥後徙居襄城家於石室神農致為雨師行弟子之敬（出齊孔稚玄館碑）故神農之理天下欲雨則雨五日為行雨旬日為穀雨旬五日為時雨萬物咸若謂之神雨者以赤松子為之師也（出尸子）或謂赤松子服水玉教神農入火不熱焉（出列仙傳又云赤松子隨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神農又師於凞老而受學於泰壹小子凞老者凞陰之老泰壹小子者即上古泰壹氏所謂皇人者也神農問曰上古之人壽過百歲後世不究天年而有殂落之咎獨何氣使然小子曰天有九門中道最良乃稱太始說玉冊磨蜃鞭茇察色鯹嘗草木而正名之審其平毒旌其燥寒察其畏惡辨其臣使釐而參之以養其性命而治病於是乎著本草立方書而天下後世賴以終其天年（出路史）又與婀荷甘同學於老龍吉神農隱几

闔戶晝瞑婀荷甘（荷一作苛）日中奓戶而入（莊注奓音奢開戶也）曰老龍死矣神農隱几擁杖而起嚗然放杖而笑曰天知予僻陋慢訑故棄予而死已矣夫子無所發予之狂言而死矣夫弇堈弔（莊注弇堈體道之人弔其名也）聞之曰夫體道者天下所繫焉今於道秋毫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而猶知藏其狂言而死又況夫體道者乎（以上出莊子）

羅泌謂赤松不室在襄陽之境習鑿齒襄陽傳禁陽界有赤松亭亭下有神陂即南都賦所謂赤松神陂者也酈道元水經注謂赤松子遊金華山自

煳而化故東陽記有石室山赤松澗赤松廟蓋不知鄱氏所謂金華之赤松子乃黃初平爾初平亦號赤松子也列仙傳謂黃帝嚳堯皆師赤松子然張良亦從赤松子遊豈即神農時之赤松子耶或曰峨眉雲陽俱有赤松壇蓋其寓迹焉

贊曰炎帝神農從師舍已九光元君西華妙肯石室赤松餐玉不燬悉諸瘛老叅壹小子巨挈治道細達醫理維帝博學總萃群美兼師老龍書瞑隱凡參尹有聲擁扶而起

黃帝師十六人

黃帝師於大填封鉅天老容成路史云大庭氏之後有大填為黃帝師又云炎帝器之子封鉅為黃帝師張衡云黃帝師天老而炎地典封禪書并列仙傳俱以容成為黃帝師為天子十有九年令行澤流海宇休謐乃往空同見廣成子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群生奈何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閒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卧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蹶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汝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汝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慎汝內閉汝外多知為敗我為汝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為汝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慎守汝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脩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來吾語汝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為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為極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汝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為常人其盡死我獨存乎出莊子 黃帝曰至道之人芒芒昧昧因天之威與元同氣出淮南子 其廣成子之謂矣黃帝又

與宰牧詣首陽（真源賦云黄帝以地皇九年正月上寅詣首陽宰牧從焉）次熊耳

行詣青丘過風山謁紫府先生授三皇錄（度信云黄帝治身紫府問政青丘是也詳抱朴子）還詣王屋啓石函發玉笈得九鼎飛

靈神丹訣乃遊玄圃謁雲臺先生授龍蹻經役使龍

虎於是往見天真皇人天真皇人者即泰壹小子也

黄帝躡峨眉見天真皇人於玉堂再拜稽首曰敢問

何爲三一之道皇人曰而既已君統矣又咨三一無

乃朗抗乎古之聖人合三辰立晷景封域以判邦國

山川以分陰陽寒暑以平歲道執以衛衆齊貧以聚

民備械以防姦車服以章等皆法乎天而鞠乎有形

者也天地有啓閉日星有薄蝕治亂有運會陰陽有

期數賢愚之蔽壽夭之質貴賤之事吉凶之故一成

而不變灝氣浮於上而精氣萃於下性發乎天命成

乎人使聖人以爲之紀是以聖人欲治天下必先身

之而天下自治萬物自得神志不勞而真一定乎以

衆爾之身而百夫之所爲備故天和莫[illegible]悔吝變生

生殺失宜動靜反節而貪欺終無所用無乃已浮乎

黄帝乃終身弗違而天下治（此即玉琅玄嘆沙文也原無[illegible]猶變其詞以爲[illegible]）

（雲華台禹之言）是時東山有中華君者世所稱中黄丈人者

也能知九品之方青城有甯生者甯封也爲陶正能

出五色烟積火自燒而隨烟上下（列仙傳甯封贊曰奇矣封子妙稟自然櫟質洪鑪暢氣五烟飛靈漢表奇跡寄川人覩其跡惡識其玄）金谷有涓子餌朮

延齡導引輕舉所著涓子書（天人經四十八篇）傳於世（列仙傳涓子贊曰涓老餌朮享茲遐紀九仙既傳三才乃理赤鯉投符風雲是使拊琴幽巖高棲冥岫）具茨

有大隗者即上世之泰騩氏也能設於無垓之宇而

游於泰清訪之者多迷其塗焉襄城有神牧者牧焉

童子也得七元六紀三綱之法（出四極明科）能知具茨之

山又知大隗之所存是之謂天師（出莊子）鴻隄有黄蓋

者陽城之童子也得神芝之道求爲童子而不老（水經注云黄帝登具茨之山升於洪隄受神芝圖於黄蓋童子今新鄭縣西南有具茨山上有黄帝避暑宮）

上谷有赤誦子（或云赤誦子即赤松子非）因病癘而入山吹噓呼

吸吐故納新遺形去知抱素反真以遊玄渺上通雲

天（出齊俗訓）又有赤將子輿者不正也不食五穀而啖百

草花能隨風雨往來鬻於市中賣繳故亦謂之繳父

（列仙傳繳父贊曰蒸民粒食孰享遐祚子輿拔俗餐葩飲露託身風雨遥然矯步雲中可遊性命可度）

此八子恬然無思澹然無慮持道要之柄而子行獨

炎上遊於霄霓之匯下出於無垠之門外與物化
內不失其情黃帝虛懷訪之盡得八子之道焉
汝州崆峒山有廣成子祠唐盧貞作記記畧曰不半物而萬類蒙利不致用而玄功溥施廣成子之大吞無嗣然矣孔氏經云平大下在修其身廣成子以修身之道授黃帝而天下治俾千百年人長其神思其德與孔氏之數非殊塗也又作銘揭
於祠之西序銘曰德高三皇唯有熊氏爲皇者師唯廣成子窈冥昏默恍惚低蕤因精活身以淳爲治功被九域形存伯紀天道不窮至人無死其稱述廣成子之道
詳矣地理志載廣成子之崆峒有四一在安定一
在臨洮一在涼州一在汝州然莊周述黃帝問道

於崆峒遂言遊襄城登具茨訪大隗皆與汝州崆
峒接壤而列仙傳謂廣成子授黃帝陰符經帝悅
命奏鈞天之樂至今汝州崆峒有臺名鈞天云
贊曰黃帝有熊厥師十六大塡封鉅廣成宰牧天
老天眞抱道岷隩紫府青丘雲臺王屋中黃大隗
鴻隄金谷赤誦遺形涓子餌朮甯生主陶繳父司
木帝何常師廣牧並蓄

顓頊師 五人

顓頊在位民樸而親百碎就職顓頊悛然不自滿乃
師於大款赤民柏夷父亮父祿圖之流焉五人從
和而蘊眞顓頊徃從之以濬其明而益其聖於是作
戒盈之器著復禮之銘注新曆而作承雲理陰陽而
鎮川嶽寔以五人爲之範云
徃史謂大款大庭之裔赤民赤奮之裔柏夷父亮
父柏皇之裔國名紀謂祿圖國在湘澧之間姓苑作祿圖新序作錄圖或作鹿圖俱非五人之賢顓頊悉招致而師之翯
子謂顓頊上緣黃帝之道不敢微式王符又謂顓
項師老彭然老彭名籛字鏗封於彭謂之彭祖乃

吳回孫陸終子也吳回受封於帝嚳上距顓頊時
遠矣何得師其孫耶是知王符之言妄不足信
贊曰高陽顓頊厲紀採符政憑襄潤道賴師模大
款啓秘赤民示謨夷父亮父澧陵祿圖休矣至人
涵妙幹樞厰情濁世弃跡清都帝乃諮問拜伏勤
劬德隆勛峻惠我寰區

帝嚳師 五人

帝嚳紹高陽之道綏智守數以順其常周視廣聽以
補其明時有栢昭赤松舟人三人皆抱灝氣而長存

者帝嚳皆師之又詣牧德之臺謁九天皇人得靈
秘文九化十變之書可以隱遁日月游行星辰帝嚳
曰嗟予恐後世務述而滋惑遂制玉函藏其書於鍾
山群臣百姓皆莫得而睹巳山四極明科并太霄琅書又有展上
公得九天之道約而能張幽而能明弱而能強柔而
能剛横四維而游宇宙其藏無形其出無迹帝嚳屈
躬而延於執中之館以咨修性御世之方於是天下
大治而帝嚳之名流於後世

姓纂諸書謂栢昭栢夷父之宗展上公展國之侯

舟人禿姓其國在楚而牧德之臺在蜀之青城見
李膺青城記王符又謂帝嚳師祝融祝融者火正
黎之號也黎臣帝嚳見帝臣列傳

賛曰帝嚳從師萬世作則砥躬祗承豈曰輔翼栢
昭赤松舍情玄默亦有舟人靈妙難識真王秘文
臺稱牧德上公隱形長生展國帝得其道執中御
極藏書鍾山臣氏莫測

荒史帝師列傳卷之四

荒史帝臣列傳卷之五 繹雲外集四十八

應城陳士元輯

燧皇臣四人

燧人氏之王天下也占建而正方握機而齊政以火
爲紀而天下遂其性維時雒出四火以爲佐一曰明
繇序爵位曉等級定儀物而民不敢踰分二曰畢毓外紀作必青分方正俗受税賦考徭役之所宜而民不知
勞三曰成博受古侯之國辨其職等又詳於都鄙之
事而民知所向方四曰隕蘆外紀作隕丘主祭祀以延禧

蓋上古之人飲食必先嚴薦未有火化茹毛飲血則
有毛血之薦至是火功巳成而禮物可興乃立祀典
而民知重本故曰四佐職而天道平人事理此之謂
也

易大傳謂有君臣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竊擬三
才務立既有皇君之稱自有臣佐之職其勢然也
河圖括地象謂天皇九翼易通卦驗謂天皇三輔
但年世縣遂輔翼之名茫乎無考耳摘輔象謂遂
人出天四佐出洛鶡冠子謂政教君臣起自人皇

而六藝論即以燧皇爲九頭之人皇殆謬
贊曰於爍燧聖功顯制周華厥皮羽四佐旁求明
豨必有成慱隕丘四佐在職代終惠疇辨序爵級
分定方陬恪脩禧祀詳受古侯共丞火德幽賛神
謀人情允遂光禩揚休

栗陸臣 一人

東里子栗陸氏諍臣也栗陸氏先世繼大庭氏爲治
世稱栗陸氏傳位爰及五葉乃敖昏勤民愎諫自用
有臣東里子入諫不聽繹諫焉栗陸氏殺之天下皆

曰東里子賢臣也無罪見僇乃相率叛去栗陸氏遂
亡
古之教諫臣始此國名紀謂東里子栗陸氏之諸
侯而夏后之臣有東里槐者盖其裔云
贊曰栗陸五世昏悖危陧有臣東里委身就列愛
國恤民豈圖容悅觸諱犯顏矢殫忠節庶冀悔悛
諍言頻切身雖見殺名垂芬烈寳祚潛移群心棄
絕哀哉暴君自取亡滅

朱襄臣 一人

士達樂錄呂覽俱作士達或作不達非朱襄氏之臣也世遭恒風群
陰閼遏諸陽不成百物散解而果實不遂遲春而黃
落盛夏而痁疢天下皇皇然罔知所圖朱襄氏憂之
以諸士達士達曰陰陽之氣乎於冲漠運於寥壤洽
於民情而徹於草木祥孽之由必有類也類同相召
氣同則合聲比則應乃作五絃之瑟以來陰氣以定
群生於是寒暑適而風雨時萬物安寧民神以和朱
襄氏大喜名其瑟曰來陰之瑟
余聞來陰之瑟有助於治理而嘆樂之通天地感

人心至神速也羅泌云瑟陰也故朱襄鼓五絃之
瑟而群陰來琴陽也故虞舜鼓五絃之琴而南風
至陰陽之應各從其類爾推茲類也則樂論所謂
春宮秋律而百卉凋冬宮夏律而雷發聲宮動角
而寒谷生春徵動羽而霜雹夏零者豈浪言哉
贊曰朱襄之代和氣鬱沉民病物瘁帝有憂心乃
得士達燮理其欽裁成化育臣佐高深因時作樂
叶氣諧音五絃之瑟闢滯破淫風雨時若歲無大
侵帝曰休哉瑟名來陰

伏羲臣十一人

伏羲紐神明開衆蘊擧六佐以自策一曰金提主化俗之政指苦蓋謹告藏視民未有居者借力成之以靖敷民而除其災害二曰鳥明主建福之政窮不浮水以濟不通笑八方旌九位而分九土視地之廣物之彩其爭日衆勢不可以偏制而獨任於是經野謀賢以極治紀而閎法度邦國既立故不慮不圖而民志定三曰視默（路史作視昌）治災惡察虛實居百縣以平民四曰紀侗（群輔錄作紀通）主中職定田賦於中邦五曰仲起司陸主平土之政六曰陽侯陽侯者陵陽國之侯也司海主水政（國名紐云陵陽國近江陽侯曰溺死而爲大江之神）是之謂六佐又有潛龍氏因甲錄合五綿建五氣消息禍福以爲之元迎日推策相罡考曆以命歲時配天爲干配地爲支支干類配以綱維乎四象故星辰順則而歲月日時無易蜚龍氏主河圖靈籙藏厥文字以詔後世獻南主占卜以前民用使天下通志而成務芒主九庖以祀上帝而和神明褰修爲士師之官主萬民之判以制婚姻有敗度者禁之而下情得以宣達（[illegible]騷云命褰修以爲理王逸注云褰修伏羲之臣郭璞遊仙詩云褰修時不存劉良注云褰修伏羲時之賢媒也）郝骨氏立制使天下共守而不敢越（郝骨氏伏羲之弟爲伏羲臣唐書氏系表作郝省氏）

班固古今人表以女媧共工容成大庭栢皇中央栗陸驪連赫胥尊盧渾沌昊英有巢朱襄葛天陰康無懷東扈帝鴻凡十九氏敘於伏羲之下世紀及遁甲開山圖即以爲伏羲之臣三墳書亦謂共工爲上相栢皇爲下相朱襄居左昊英居右栗陸居北赫胥居南葛天居東陰康居下且加龍官之號而應劭服虔輩皆因之何其不察也莊周敘古帝大庭之後歷栢皇祝融等八氏而後稱伏羲管夷吾記封禪十二帝無懷在伏羲前孔子告子貢亦稱渾沌氏之治豈伏羲臣然哉

贊曰伏羲登賢群工景從金提鳥明視默紀侗陽侯仲起六佐畜厤推策定曆則有潛龍考圖握籙蜚龍其供獻南主卜庖芒禋宗褰修爲理制婚職兕郝骨立法設險開封

媧皇臣三人

媧皇之臣有隨作有娥陵氏有聖氏隨作制笙簧以通殊風以栽民用娥陵氏制都良之筦以一天下之音聖氏制班筦（一作頌筦）以合日月星辰用以作樂命之曰充樂（出帝系譜）充樂作而陰陽之壅沉不通者有以竅理之不使逆氣戾物傷民厚積天下幽微無不得其理當此之時其卧倨倨其興眄眄其行蹎蹎其視瞑瞑侗然莫知其由悠然莫知所求故媧皇功烈上際九天下契黃壚名聲被後世光輝重萬物乘雷車駕應龍驂青虬援絕瑞席蘿圖前白螭後奔蛇黃雲絡

盖浮游逍遥朝上帝於靈門穆休乎大道而不彰其功不隱其聲隱真人之美以從天地之自然豈無所藉扎寔以三臣爲之輔翼而道德通也

媧皇之臣何其寥寥僅三人也扎史稱媧皇上承伏羲之制故臣工之紀襲守舊章此三臣者咸作樂之選增乎其舊者也娥陵隨聖之稱或亦女臣之巧哲者耶禮記明堂位云女媧之笙簧世本云隨作制笙簧而許慎說文又以爲隨作笙女媧作簧云

贊曰媧皇膺圖上承太昊馨烈彌樹法不更造厥臣三人際時熙皡乃作笙簧宣風爲實乃作律管日星可考九奏廟郊洋洋浩浩是名充樂人神静好太音希聲遠懷古道

神農臣八人

神農之臣有曰赤冀（一作赤奮一作赤制又作赤糞）作杵臼爲耜耨錢鎛鎒耨井竈以濟萬民以爨以劉以蒸以燔而民無腥臊之患有曰白阜帷義之子也白阜生而聰敏能圖地形（出春秋元命苞）度地紀脉水道脊亦方竹杭黄洋

而有無違有曰僦貸季制方書理色脉對察和齊摩踵訑告以利天下而人得以繕生其術嘗傳於岐伯之祖焉（素經云天師告黃帝曰我於僦貸季理色脉已二世矣）有曰昇封（一作丙封）有曰咸嘉教之瑞乃作穗書以同文而頒令（出緊黎并守源）有曰司帷圭卜有曰巫咸有曰巫陽並主筮策卜與而運山之易顯有曰邢天作扶犂之樂（路史云神農之扶犂即伏羲之扶來盖犂來音相近耳是神農因伏羲以作樂出帝系譜云伏羲作扶來神農作扶持）制豐年之詠（辨樂論云伏羲教民吹漁時則有罔罟之歌神農教民粒食時則有豐年之詠）以爲垂耒其訓下謀下謀九成而神明之德通上下之[illegible]

按國名紀云吳權爲炎帝臣權之事實無稽矣又
云上古胡國在楚然炎陵廟有胡真官者世稱神
農侍臣豈胡吳音近而訛耶不敢強附
贊曰粤維炎帝八臣交修赤奮有作杵臼耒耜白
阜度地俞木爲舟傚貸察脉疾痛斯瘳巫陽司柩
筮卜通幽屏封穟書焯貴墳丘邢夭奏樂豐年詠
謳以爲鼇采是名下謀

黃帝臣 六十五人

黃帝有七輔知命糾俗天老錄教力牧準斥力牧路史作力

牧鴆冶決法鴆冶一作鵝冶五聖道級蹻紀稱闕闕紀陶潛群輔錄中
作宛地典絡州論語摘輔象黃帝七輔有風后而無紀鵝冶路史則以鵝冶爲黃帝七輔之
數按漢書藝文志道家有力牧二十二篇兵家有力
牧十五篇鵝冶子一篇地典六篇風后十三篇五行
家有風后孤虛二十卷房中家有天老雜子陰道二
十五卷又世紀云黃帝以風后爲上台與天老五聖
相並謂之三公七輔得而天地治其從征蚩尤之臣則有力
牧神皇以振師旅風后伍胥鄒伯謳以運籌策出玄女兵
法而巫咸爲筮以卜其吉兆其從巡昆臺之臣則方
明軌與昌寓驂乘張若謵朋在前習朋或作習朋或作謂朋昆閽
滑稽在後風后栢常奮其書劍出莊子雜篇𤃫朝紫宮而循

於陰滴然後迎帝乃以風后爲相配上台而職天官
栢常審地利而職地官其後又以鬼容蓲爲相封胡
爲丞漢書藝文志兵家有封胡五篇鬼谷區三篇力牧爲將而周昌輔之
太山稽爲司徒庸光爲司馬後又爲司徒恒先爲司空恒先即常先六帖云常先又爲大司馬
謂之七相故七相翊而下服度出路史
其貞五方而辨四時之臣則奢比辨乎東以爲土
師而平春種角穀論賢列爵勸耕饁而禁伐厲庸光
辨乎南以爲司徒而正夏種芒穀修馳戒僇餘宿藏
慎農力以宛夏功又種房穀以應戊巳之方大封辨

乎西以爲司馬玩巽禽種遂穀收穀薦祖組甲厲兵
戒什伍以從事后土辨乎北以爲李管子五行云春士師夏司徒秋司馬冬李也
行冬阝罪種稜穀剝箭伐木勞農出獵而民
心豫四臣協時叙疇錫福行六禁於天下預闕其釐
而閟其潰六禁者聲禁重色禁重衣禁重香禁重味
禁重室禁重也出呂氏春秋其主星曆之臣則有鬼容蓲
即鬼臾蓲也一作鬼容丘羲和尚儀一作常儀車區出晉志或云即鬼臾蓲非大橈
外紀作大撓風后容成列仙傳云容成公自稱黃帝師見周穆王善補導之事漢書藝文志
陰陽家有容成子十四篇房中家有容成陰道二十六卷晃侯作宛昫凡八人鬼

容蓲占星鬬苞授規規者旋天之儀也察其䂓以正
日月星辰之象分次著應始終相驗浮箭為泉孔壺
為漏以考中星於是有星官之書羲和占日璚珥旺
適纓組抱負闚咎無浮尚儀占月繩九道之側匿緋
五精之留疾車區占風道八風以通二十四氣大橈
正甲子探五行之情而納以五音風后釋其蘊義以
致於用容成參儀躔之秘而詳備縝匜作為蓋天以
象周天之形綜六術以定氣運黃帝問於鬼容蓲曰
上下周紀有數乎鬼容蓲曰天以六節地以五制周

天氣者六期為備終地紀者五歲為周五六合者歲
三千七百二十氣為一紀千四百四十氣為一周太
過不及斯以見矣乃因五量治五氣起消息察發斂
以作調曆歲紀甲寅日紀甲子立正爻以配氣致重
爻以抵日而特節定是歲己酉朔旦日南至而獲神
策得寶鼎冕侯問於鬼容蓲鬼容蓲曰是謂得天之
紀終而復始乃迎日推策造十六神歷積餘分以致
閏配甲子而設蔀歲七十六以為紀紀二十而蔀首
定原名㵗兆率二十而冬至復朔凡二十推三百八

十年而策定然後特惠而辰從矣其定數之臣則伶
隸首因天地生成之數以率其羨要其會而律度量
衡興焉其作樂之臣則有伶倫榮猨大容伶倫一作泠倫榮猨一作
榮援凡三人伶倫自大夏之西阮隃之陰取竹於嶰
谿以空竅厚鈞者斷兩節間三寸九分而吹之分為
黃鍾之宮名曰含少制十有二筩以聽鳳皇之鳴而
別之以為十二律其雄鳴六雌鳴亦六以比黃鍾之
宮生六律六呂候氣之應以立宮商角徵羽之聲治
陰陽之氣節四時之變而消息定榮猨鑄十二鐘以

協月筩以詔英韶調政之緩急分五聲以和五鐘立
天時正人位而天地之美生矣大容作承雲之樂是
為雲門大卷著之椌楬以道其和仲春之月乙卯之
辰日在奎而奏之弛張合施動靜麗節是謂咸池之
音止於五降而不彈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
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
惑蕩蕩默默乃不自得黃帝曰汝殆其然哉吾奏之
以人徵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太清其卒無尾
其始無首陰陽調和流光其聲吾又奏之以陰陽之

調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其聲揮綽其名高融是故鬼
神守其幽而日月星辰行其紀吾又奏之以無怠之
聲調之以自然之命布揮而不曳幽昏而無聲天機
不張而五官皆備是爲天樂於是有焱氏頌曰聽之
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天樂
之謂也出莊子 其作器用之臣則有甯封赤將雖揮夷
牟岐伯邑夷共鼓化狐凡九人甯封爲陶正赤將爲
木正雖爲杵臼揮造弓夷牟造矢岐伯作鼓吹鐃角
靈鞞神鉦以建德揚武而威天下邑夷法斗之周旋

魁方杓直以攜龍角爲大輅之車於是崇牙交旂羽
搒揉稍楄劍華盖屬車副乘記里司馬無不備共鼓
與化狐剡木爲舟剡木爲楫以濟不通而天下利其
主圉僕之臣則馬師皇爲牧正以治馬服臣服牛以
駕車 列仙傳云馬師皇馬醫也知馬形生死之診治之輒愈後因治龍疾乃乘龍而去其讚曰師皇典馬廐無殘駟精感群龍術兼殊類靈虬報德弭鱗御轡振躍天漢粲有遺蔚 其主書史之
臣則沮誦作雲書孔甲爲史執青纂記言動惟實 漢書藝文志雜家有孔甲盤盂二十六篇 凡盤盂遷豆奩鏡劍履輿席巾杖
弓矛户牖之間莫不注銘以示勸戒 孔甲之銘用以譖諭之於戒正

夫蔡邕銘論云黃帝有几巾之銘孔甲有盤盂之戒杜甫亦云風后孔甲充其佐或以爲夏孔甲非也
制貨幣之臣則有栢高黃帝問於栢高曰吾欲陶天
下爲一家有道乎對曰請艾其莞而財之吾謹逃其
爪牙則可矣曰若言可得聞乎曰上有丹砂下有黃
銀上有慈石下有銅金上有陵石下有赤銅青金上
有黛赭下有鑒鐵上有葱下有銀沙此山之見榮者
也至於艾而時之則貨幣於是乎成乃燓山林破曾
數以制金刀立五幣設九棘之利而爲輕重之法故
財用自足而刀棘繇此顯矣其制服冕之臣則有胡

曹 呂覽云胡曹制衣世本云胡曹制冕 設衮冕黼黻紸纊贅存以規視
聽之逸 淮南子云胡度作衣緂麻索縷手經指挂其成猶網羅若然則黃帝之時尚無服冕之制孔子繫易謂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豈虛歟 其制屨舄之臣則有於 國名紀云於造履世本作於則
法地之載物作爲扉屨玄舃以餝足而
配冠鄉之内鄉有於村盖封域也其主醫藥之臣則
有岐伯雷公俞跗巫彭桐君凡五人岐伯雷公察五
氣立五運洞性命紀陰陽窮上下究壽夭乃作内經
著之玉版藏於靈蘭之室岐雷與俞跗又能察明堂
審脉息演倉穀而握靈樞推賊曹而愼鍼灸巫彭桐

者能處方盂餌湔滌剌治而人得以盡年其主封建之臣則有竪亥通道路正疆里風后裁割萬方畫野分土得小大之國萬區而神靈之封隱於其中其明目之臣則有離朱能察毫末於百步之外其鑄鼎之臣則有神治于䂬火參鑪鑄三鼎以象三才能輕能重能息能行可以驗存亡而察吉凶帝崩之後有臣左徹取衣冠几杖廟祀焉九域地理志成州有黃帝廟晉周生招魂議云黃帝登仙其臣扶微等歛其衣冠葬之扶微字誤汲冢周書云左徹立顓帝亦非莊生謂黃帝臣有知有無爲謂有狂屈有喫詬有象罔蓋其寓言

茲不述

風后伏羲之裔善伏羲之道因八卦設九宮以安營壘定萬民之竄蚩尤之臧多出其徵猷蚩尤旣北後以輕兵勦其餘惡於輣谷人賴其利後世祀爲金川之神然風后與力牧黃帝皆以夢得之並操將相之權栢常栢皇氏之裔大山稽大庭氏之裔封鉅庸光皆炎帝器之子兄弟俱登輔佐桐君雷公晃侯岐伯乃當時之國君而揮爲弓正則黃帝之子也其餘制禮作樂立法造器之臣多有也

自則徵者傳曰黃帝立四面豈不然哉或謂倉頡爲黃帝史官其謬盖始於宋衷爾世本云沮誦倉頡作書未嘗言爲史官也衷乃注云倉頡沮誦黃帝史官而常誕傳玄皇甫謐輩皆從其說不及考騈然河圖說徵稱倉帝鴻烈解稱史皇說文稱頡皇曰帝曰皇豈人臣哉故崔瑗曹植蔡邕索靖張揖顧野王皆以倉頡爲古帝不得稱爲黃帝史官云

贊曰黃帝御天適有雲瑞因雲紀官公卿悉備事

傳往牒炳炳可覩七輔協猷七相靖位辨方正時垂衣設制星曆有司征討有飭醫闡雲樞史呈銘記奏樂鑄鼎名流奕世

青陽鳥官臣名缺

青陽氏以鳥名官有五鳥五鳩五雉九扈之制五鳥順時而勤民者也鳳鳥氏爲曆正鳳鳥知天時故爲曆正之官玄鳥氏司分玄鳥燕也以春分來秋分去故司分伯趙氏司至伯趙鵙也一日伯[illegible]以夏至鳴冬至止故司至青鳥氏司啓青鳥倉庚也以立春鳴立夏止故司啓丹[illegible]氏司閉丹鳥鷩也以立秋來立冬去故司閉五鳩鳩民者也祝鳩氏司[illegible]

徒秋鳩鶻鳩也鶻鳩摯故爲司徒主教民雎鳩氏司馬雎鳩王鳩也摯而有別故爲司馬主法制鳲鳩氏司空鳲鳩鴶鵴也鳲鳩平均故爲司空平水土鷞鳩氏司寇鷞鳩鷹也能摯故爲司寇主賊盜鶻鳩氏司事鶻鳩鶻鵰也春來冬去又多聲故爲司事司事納言之職五雉爲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以夷民者也夷平也雉性介直故民可取平鶅雉氏攻木之工雉有五種西方曰鷷鶅通典作鷷雉鶡雉氏摶埴之工東方之雉曰鶅雉通典作雖雉翟雉氏攻金之工南方之雉曰翟雉路史作壽雉鵗雉氏攻皮之工北方之雉曰鵗雉翬雉氏設色之工伊洛以南雉曰翬雉九扈爲九農正教民事禁民無淫者也春扈氏趣民耕種春扈頒鶞也夏扈氏趣民耘耔夏扈竊玄也秋扈氏趣民收斂秋扈竊藍也冬扈氏趣民蓋藏冬扈竊黃也棘扈氏爲果驅鳥棘扈竊丹也桑扈氏爲蠶驅雀桑扈竊脂也行扈氏晝爲農驅鳥行扈唶唶也宵扈氏夜爲農驅獸宵扈嘖嘖也老扈氏趣民収與以刈麥老扈鴳壯鴳也

之謂鳥官若姓名則闕焉無攷矣

右少昊職官可謂詳備惜姓氏之無傳也班固漢書謂伏羲龍師龍名神農火師火名黃帝雲師雲名少昊鳥師鳥名應劭注云龍師者春官爲青龍夏官爲赤龍秋官爲白龍冬官爲黑龍中官爲黃龍火師者春官爲大火夏官爲鶉火秋官爲西火冬官爲北火中官爲中火雲師者春官爲青雲夏官爲縉雲秋官爲白雲冬官爲黑雲中官爲黃雲皆取四時五行之義是即五鳥等制也謝靈運侍宴詩云詳觀記牒鴻荒莫傳降及雲鳥惟聖則天其有羨於黃帝少昊之際乎

贊曰少昊青陽祥徵鳳鸞遂職立號以鳥紀官五鳥勤民諭煥誠寒五鳩糾民禁亂除殘五雉司工器無淫奸九扈司農稼穡惟艱凡厥鳥臣共圖治安古史疎濶姓氏湮沒

顓頊臣 八人

帝顓頊高陽氏立五官以正五位少昊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寔能金木及水乃命重爲句芒主乎春木正也該爲蓐收主乎秋金正也脩暨熙爲玄冥主乎冬水正也厥孫曰黎賈公彥周禮正義序又以黎爲顓頊之子寔能火乃命爲祝融主乎夏火正也炎帝器之孫祝庸之子曰句龍祝庸即庸光爲黃帝司徒者也寔能土乃命爲后土主乎中央土正也是謂五官是時黎國玄都氏亂德民神

雜揉不可方物乃使重爲南正司天以屬神黎爲北

正司地以屬民絶上下之通規三辰之行復舊物而

民安又有通音律之臣曰䱇先曰𦧉龍制金石絲竹

匏土革木之八音以會八風之正䱇先爲倡𦧉龍和

之作圭水之曲以召氣而生物

記謂少昊高陽官制蓋因黃帝而益詳故路史謂

高陽立九寺九卿令焯然有名者五官耳禮傳謂

五官皆古帝之裔其制始於高陽也文選王元長

策問謂五正置於朱宣注云朱宣少昊氏之號而

宋均亦謂五官乃少昊所立夫木正火正豈烏官

哉隋書天文志謂高陽命北正黎司地國語楚語

謂高陽命木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火正司馬遷

故齊書職儀志謂高陽以司馬主火是已然鄭語

又謂重黎爲高辛火正而外傳并堯典註俱以重

黎在高辛之世賈公彥云高辛高陽相繼無隔故

重黎事高陽又事高辛耳楚語又謂堯復育重黎

之後蓋以羲氏和氏爲重黎之後或謂堯之羲和

乃黃帝臣羲和之後妄甚

贊曰高陽顓頊臣鄰火輔重春該秋黎爲夏屯修

熙司冬句龍司土是爲五官應時莫宇布德愼刑

平衡絜矩治定功成式興樂舞䱇先𦧉龍調宮叶

羽圭水之音名遺千古

帝嚳臣 十四人

帝嚳繼顓頊以爲治五官之臣不改乎舊重爲木正

黎爲火正該爲金正修及熙爲水正句龍爲土正此

六臣者分職諸國封爲上公其嗣黎而司火者回也

先是高陽氏娶勝濆氏之女曰嫁生老童老童娶根

水氏之女曰嬌生黎及回黎爲火正淳曜敦芒臨照

四海而氏賴之黎生長琴居搖山是始樂風失其世

業帝嚳乃以回代之封於吳謂之吳回是爲鬻熊之

祖帝嚳又封允格臺駘賞師昧而天下服允格臺駘

者少昊氏之孫昧之子也少昊次妃生子曰昧是爲玄冥之師臺駘宣

汾洮障大澤道演擊汰而民離淵泱之患乃受封於

汾川以處大鹵是爲沈姒之祖允格亦有大功乃受

封於鄀是爲陰戎之祖師味之勞次之故受賞而已

帝嚳命咸黑作卜作樂咸黑[illegible]歌出呂氏春秋又劉勰文心雕龍云帝

〔成之也成累爲頌 成累咸黑字之訛〕作九招制六列五瑩樂成乃以帄
瑩享上帝柞卜作鼙鼓制笭筦壎箎𦐇金之鍾沆鳴
之磬拚鳳凰天翟舞之以康帝功謂之九招咸黑爲
頌以歌九招之就馬羿以善射事先王爲司射之官
帝嚳賜以素矰彤弓高矢以去下地之百難而氏獲
寧謚乃受封於鉏其死也託祀於宗布是爲窮羿之
祖云〔淮南子云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羿妻姮娥竊以奔月所謂羿者蓋指帝嚳之羿非夏羿也〕
高陽高辛之五官三代祀爲五行之神臺駘封於
汾川而通典謂曲沃有臺駘神羿封於鉏而鴻烈

解謂羿死託祀於宗布〔布祭名〕豈非功著當世而享
祀宜無窮哉

贊曰帝嚳紹位五官如故黎孫顓業吳回是付允
格臺駘寵膺封柞帥味論功慶賞有度羿爲司射
託祀宗布咸黑柞卜一時奇遇受命作樂鳳翟攸
聚六列五瑩人神和豫

荒史帝臣列傳卷之五

荒史叛臣列傳卷之六　歸雲外集四十九

廬陵陳士元輯

共工

共工氏伏羲氏之諸侯也始國於康熙名曰回是爲
康回髦身朱髮任智自神伏羲氏沒康回乃滅德尚
刑〔出世紀〕倣亂天常竊保冀方搶攘爲桀於是左概介
丘右挹終隆振滔洪水以薄空桑逞劇於諸國雲弱
以逞乃以浮游爲卿〔浮游出瑣語見晉平公夢子産對之詳言其事〕自謂水
德官師制度皆以水名蓋乘時鵲起而失其紀者也

立法貪貨貿與有無其取民也水處十七陸處十三
乘天勢以隘制天下而用不賈迨其跋扈更復峻刑
暴雪氏不堪命於是立兵使驩逋亡之徒以奸天憲
專任浮游以助其惡自以爲聖天下皆無可臣者故
官曠而國日亂民無所附賢無所從〔出汲冢書幷六韜〕虞于
湛樂淫洪其身猶欲憑怒恃其悍悖擁防百川墮高
堙卑率萬物而潮陷之行違皇乾諸福不畀疾疹作
而階庚孫當是時也天柱若折地維若缺媧皇氏起
而修之共工氏遂亡由是黑龍滅狡蟲死蒼天補四

極正淫水涸冀州平而顓民得以生矣淮南子云女媧鍊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鼇足以立四極殺黑龍以濟冀州積蘆灰以止淫水蒼天補四極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蟲死顓民生無非形容女媧氏征蚩尤之勛烈也共工氏在位四十有五載有子不才死為厲歲時記謂共工有不才子以冬至日死為厲畏赤豆故作赤豆粥以禳之

按列禦寇載共工氏觸不周之山及女媧補天事蓋甚言共工亂狀隳天綱絕地紀女媧滅共工而天下平是謂補天立極說者乃以煉石斷鼇足為實事謬甚矣夫共工作亂宜在太昊既沒女媧繼立之時而賈逵謂共工與高辛爭帝史記文子謂高陽誅共工曹植贊堯克流共工荀卿新書戰國策俱言禹伐共工淮南子稱舜征共工何其紛紛也此蓋惑於二典之共工循然堯典共工乃少昊不才子窮奇而舜典共工則炎帝之裔名垂者也學者見衆說不一遂以共工為官職非人名不知女媧之共工乃封國之氏而舜之共工職也帝曰垂汝共工是已堯之共工名也左氏傳可考矣惑焉

贊曰共工兇慝俶擾天紀厥名康回乘時鵠起竊

保冀方振滔洪水黷貨峻刑民居如燬鴟張虔劉衆兵列壘淫洪驕縱浮游朋比違天拂衆作孽誰誅媧皇出征殲軀殄祀

補侯遂侯

補侯通典作輔侯非遂侯炎帝神農之諸侯也神農在位天下懷其仁而從其令萬物百族各有經紀條理辨方正位畫土分域近國地廣遠國彌小以大攝小由中下外會運臂建旄馬又課工定地設以城池歲時省方獻功考度使侯國相糾相順而無有睽貳補遂二侯逆於神農之都受制大國不得逞乃不供臣職掎助為亂帝曰吾賤尊祚豈奉引其欲而逸樂其身夫下強掩弱衆暴寡詐欺愚勇侵怯懷智而不以用教積財而不以相分吾紹伏羲為治吾一人之明不能徧照四海故分域處賢建小大之國使殊方絕域僻遠幽閒之區皆得被化而逞令補遂不臣化令雖於亟召武臣振旅而征之不絕三光之明不傷百姓之心出呂氏春秋補遂服罪而萬國定出路史

史記蘇秦傳謂神農伐補遂庚有書云炎農本恭

領尚且欲從戎盖指補遂之役也國名紀云補國
即史伯所謂鄔蔽補丹地在虢鄶之間遂國即少
之遂城

贊曰炎帝建邦徧亟八紘遠邇挈柄大小持衡補
遂二侯持勒稱兵逞頑負固嶽撼海傾掩寡兼弱
靡不籠驁帝乃震怒命師徂征二侯就僇三光載
明令行化洽萬國界平

夙沙

夙沙氏炎帝魁之諸侯也興貨殖財貪利無厭乃煑

海爲鹽出世本富溢他國恣横叛亂不受朔度其大臣
諫曰國有罪矣帝其來誅蚤弟自戢是崇罪也夙沙
不聽其臣箕文亟諫之不聽殺之三卿朝而無禮怒
而拘焉大小臣又相率而諫之夙沙竟莫有悛心於
是大臣貳小臣離帝魁閉之益修厥德夙沙之民自
攻其主而以土地來歸

夙沙之名載於世本世紀說苑唐韻淮南子英賢
録而文子作宿沙路史又作質沙其實一也路史
謂質沙之民自攻其主而歸帝魁文子說苑呂覽
又謂歸神農盖神農帝魁俱稱炎帝耳呂梲云宿
沙氏煑海之神謂之鹽宗故安邑有鹽宗廟左傳
夙沙衛乃其後裔云

贊曰帝魁之世夙沙強梗煑海殖貨貪婪雪猛饕
度改朔肆厥狂騁蒙惛暴愎聞言弗省乃殺其文
忍棄忠鯁乃拘三卿臣工憂警極惡窮兇民陷胥
穽宜其覆國殄宗喪領

蚩尤

阪泉氏蚩尤姜姓炎帝之裔也兄弟八十人河圖云蚩尤兄

弟八十一人或云七十二人路史云八十人蚩尤好兵而喜亂蔡黨崇讎
惛慾彌篤作五雪之刑延於平民鴟夷姦宄奪攘矯
虔發葛盧雍狐之金啓九冶作兵刑劍撥矛鎧之器
制爲九雍之戟狐父之戈蚩尤頓戟一戰伏尸滿野
而歲之諸侯相兼者二十一出管子帝榆罔在位諸侯
携貳互相侵伐暴寡雪弱帝乃分正二卿命蚩尤居
小顥以臨西方司百工帝德不能馭蚩尤產亂乃出
羊水登九淖以凌空桑逐帝而居於涿鹿擬尊號封
禪紀世自謂炎帝之裔故亦稱炎帝焉史云炎帝欲侵凌諸侯又

戲禮云黃帝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後周書云炎帝爲黃帝所滅文子云炎帝爲火災故黃帝擒之世謂蚩尤也而書傳以爲炎帝楡罔謬矣驅罔兩興雲霧祈風雨以肆志於諸侯怒戟所指併吞無親九隅洶洶無所避匿兇群日集用兵無已（出汲冢周書）帝知禍不可延乃率諸侯委命有熊氏有熊氏使力牧神皇厲兵稱旅順殺氣以振兵法文昌以命將熊羆貔貅以爲前行鵰鶡鷹鸇以爲旗幟陣既成以逆蚩尤之逆乃使巫咸筮之得大有之睽（左傳晉侯將勤王使卜偃筮之遇大有之睽曰是黃帝戰於阪泉之兆）巫咸曰果哉有咎厥吉在後有熊氏率風后伍胥鄒伯溫之徒提兵挃奇及蚩尤於涿鹿之野三年九戰而城不下雲霧四起郊壘昏塞有熊氏仰天而嘆乃問伍胥伍胥曰城中之將白色商音君則蒼色角音將無以秋敵東方乎有熊氏曰爾其柰何伍胥曰請攻三日而城必下有熊氏曰積三年而攻不下何三日也伍胥曰請更其令乃設五旗五軍具四面攻之三月而城果下（出玄女兵法）蚩尤出走相與轉戰執蚩尤於中冀而戮之殊其肢體身首異處故名其地爲解（即今解州）以甲兵釋怒用大攻順天命叙紀於太常故名其野曰絕轡之野風后又率輕兵誅餘孽於蜩谷木書誅者分其善惡選善者於鄒屠屏惡者於有北（詩云投畀有北惡可知矣）

皆讀往史至黃帝之世而嘆蚩尤之恠異也歸藏啓筮謂蚩尤八肱八趾龍魚河圖謂蚩尤銅頭鐵額（路史注云涿鹿間掘得髑髏如銅鐵俗稱蚩尤之骨弃冢間掘得蚩尤齒長二寸堅不可碎）博古圖謂三代彝器多著蚩尤之像以爲貪饕之戒其狀如獸附以兩翅（一作肉翅）道家謂蚩尤天符之神故行師者禡焉（路史禡作貊）周禮春官祭表貉則爲位是也（周禮注云貉音陌師祭也其神蚩尤）漢書武帝時太原有蚩尤神晝見龜足蛇首殃其里人里人祀之寰宇記謂蚩尤身首異處故壽張鉅鹿俱有冢墓而壽張之冢即皇覽所謂有髀冢也漢宣帝立祠其上常以十月設祭有赤氣出亘天如虹謂之蚩尤旗天文志謂蚩尤之星長十餘丈出則主兵喪豈非占天者以天象妖戾有似蚩尤之恠異故以名之者耶元命苞謂蚩尤作霧黃帝作指南車通典謂蚩尤帥魑魅戰於涿[illegible]黃帝吹角爲龍吟以禦之於

乎不有黃帝孰能征蚩尤哉

贊曰阪泉蚩尤憑威縱慝凌犯揄罔兼併侯國皆擬帝號妄承火德作霧興風妖謀鬼蜮有熊往征三年乃克解磔肢體用懲篡賊載追醜黨屏逐有北涿鹿告平黎庶休息

四盜

四盜黃帝時四方之盜也黃帝在位十五年喜天下之戴已養正命娛耳目供鼻口奸黯昏然五情爽惑乃放萬機捨宮寢出列子振轡於昆峯訪道於風山

東轍馬跡半天下愛民而不戰四方之盜共起而謀之各以方色爲號東曰青帝南曰赤帝西曰白帝北曰黑帝謂之四帝旗旄服制各隨方色邊城日驚介冑不釋黃帝焦然嘆曰朕之過淫矣君危於上者民不安於下主失其國者其臣再嫁今處民上而四盜并起迭震於師何以哉乃命風后神皇正四軍設營壘處山之軍居高水上之軍就卑近澤之軍依水草平陸之軍擇坦易出神武秘略謂黃帝以四軍勝四盜東征青帝南征赤帝西征白帝北征黑帝滅四盜而定天下尚概論云黃帝愛民不戰四帝共謀之邊城日驚介冑不釋若黃帝不能乘虎變之勢與帝同道則天下臣民嫁於四帝矣

傳謂太昊之難七十戰而後濟黃帝之難五十二戰而後濟少昊之難四十八戰而後濟四盜之興懸於黃帝之忘戰也故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

贊曰四盜稱帝阻絕德化邉野紛騷蠭屯狙詐黃帝曰嗟惡盈罔赦乃命風后揚纛嚴禡干戈聿興兵車風馳四盜伏誅協從悉下臣庶懽騰可免再嫁武功烜赫名垂無謝

茄豐茄玄中記音加張揖作荷或作茄俱非

茄豐黃帝時諸侯也帝既誅亂而輯民乃置左右大監以監萬國侯牧交獻以通朝聘之禮茄豐負險不受命左右大監以告帝舉師會之加以刖刑放諸王門之外茄豐受刑不能行乃扶伏而去後稱扶伏氏

按國名紀茄豐之國在楚左傳昭公二十五年楚子使遠射城州屈以復茄人蓋其裔焉

贊曰黃帝建國布列萬牧左右大監如轅轉輻奉朔度度述職修睦乃有茄豐負險不服凌上雲下違背昊育舉師執言戎用九服準譏有華[illegible]河汶

遂刖足難行世稱扶伏

後青陽侯

後青陽侯者繼少昊青陽氏之國者也少昊之父名清開土於青是爲青陽之國少昊紡襲青陽厥後踐天子位紹有熊以治天下而少昊之族有嗣青陽國祚者是爲後青陽侯也侯不安厥位肆強侵伐鄰國重丘氏苦其殘虐有妹冶而豔用謀臣計以妹遺之侯婪慾而無遠識湛樂淫泆惑而不治大臣爭權遂近相襲青陽之民不守遂滅侯而分其國

帝德考云少昊父曰清清地也一曰青陽而國名紀又謂清地有四其在鄆之東阿者爲少昊之國左傳襄公十七年取重丘而括地象則謂曹之武城有重丘故城是重丘與青陽相鄰受害爲切不遺美女其能免乎又茶陵之雲陽山有青陽冢而楚紀稱青陽都葬於雲陽者謂少昊金天氏非謂後青陽侯也或曰南正重者重丘之後冀之青陽精即青陽之後云

贊曰青陽嗣侯貪虐不輟重丘獻妹闔淫佚耽荒淫湛樂忘其危隳權分衆叛身亡祚絕悲哉女容嫁禍慘列妹喜妲己商周喪滅驪姬西施晉吳敗裂遠校青陽千古一轍

九黎

玄都九黎少昊時諸侯也玄都先世胙土於黎謂之黎侯兄弟九人故稱九黎上古民神異業精氣通行是以禍災不至而求用不匱少昊氏衰玄都九黎實亂天德賢鬼而廢人惟龜策之從謀臣不用喆士在外家爲史巫無有質要方不類聚物不群分民匱於

祀神可私狎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災荐臻不盡其氣鬼神龜策不足以舉勝左右背鄉不足以專戰於是顓頊舉師征之而滅其國乃命木正重爲南正獻上天以屬神火正黎爲北正抑下地以屬民絕上下之通覲二辰之行民神各安其業無相侵瀆禍災息而天下寧矣

九黎稱玄都者玄都其氏黎其封國也汲冢周書并六韜俱謂玄都忠臣無祿神巫用國而亡所謂國將亡聽於神非此類耶或以北正黎爲九黎之

𪊍誤也蓋比正黎乃高陽之胤而九黎受封則莫知所始風俗通謂玄都之後有玄氏黎氏路史注謂西伯戡黎即古黎國武王即以黎封湯後然杜預左傳注謂九黎侯國近東夷是九黎乃晉侯之所定非西伯之所戡矣

賛曰九黎亂德鬼神是圖民義不務家有史巫諂祀煩數徼福匿無災眚荐集群氓毒痡高陽振旅順天行誅華厥幽怪滅彼玄都神民業異天地道殊範垂萬世功溢九區

實沈閼伯

實沈閼伯帝嚳之子也實沈爲兄閼伯爲弟居於曠林曠音曠古國名不相能也日操干戈交相征伐帝惡之遷閼伯於商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遷實沈於大夏主參唐人是因服事夏商故晉爲參星厥後鄭子產使於晉晉平公疾卜曰實沈爲祟史官不知以問子產子產述以對

按輿地圖實沈封大夏今太原陽曲之域閼伯封商丘今歸德西南有臺世稱閼伯臺而河南通志又謂歸德有閼伯墓與臺或以商丘在濉水之南商王之墟誤矣道家又謂實沈爲陰陽官閼伯爲候火大神云

贊曰高辛二子居於曠林弟名閼伯兄號實沈用致同氣並起爭心視比讎怨干戈日尋帝怒不肖莫可訓箴分遷遠土俾毋相侵瞻睿察壞一商一參咗嗟人類有媿鴒含

驩兜苗民

驩兜者驩頭也初帝鴻氏子縉雲氏娶土敬氏曰癸融遺腹子名驩兜一曰驩頭帝顓頊封之國名紀云驩頭國在弘農地是爲驩兜之國驩兜以狐功爲嬖臣佞而貪賄恃寵專權昡其是非帝摯在位驩兜爲司徒揜義隱賊好行兇慝天下之人謂之倱伅堯與放之於崇山崇山在澧之慈利其地有驩兜墓驩兜子三人謂之三苗帝嚳封於衡潭之境出路史謂苗民又謂三苗國在柴桑彭澤之間是爲三苗之國三苗長齒上下相冒蹈於飲食婪於貨財侵慾崇侈不可盈厥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人以比三凶謂之饕餮堯與竄之於三危河西

諸羌皆其裔也（三危在燉煌之地）三苗既竄其嗣佃在國者逆舜之命復九黎之德昏迷自賢反道敗德制五虐之刑爲劓刵椓黥以亂無辜練抑惟刑民棄弗保羑言聞於內惡言聞於外內外不相聞天降之咎俾禹徂征猶且負固禹乃誕敷文德舞干羽而苗格遂分北之其入南海者爲驩朱國（山海經云顓頊生驩頭又云鯀妻遺腹生驩頭驩頭生苗民故世以苗民爲顓頊之後若然則驩頭乃禹之弟三苗其姪也堯弑舜時禹方十歲豈有弟姪能作亂耶路史以爲縉雲氏之後爲是）

神異經以倪佹窮奇梼杌饕餮爲四獸夫以四獸稱四凶（少昊不才子曰窮奇高陽不才子曰檮杌倪佹饕餮詳傳中）惡之也孟子車氏謂橫逆之人與禽獸無擇剁四凶扒除四凶而進元凱此泰亨之會也不然堯舜何以治天下

贊曰父稱驩兜于稱三苗貪婪峻刻逞嫚張梟世濟其惡氏生何聊倪佹饕餮寔惱群謡窮奇之黨檮杌之曹習兇紹慝奚容於堯以竄以放屛棄惟遥元凱稟進是爲清朝

荒史叛臣列傳卷之六

荒史六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陳士元撰士元有易象鉤解已著錄是書述洪荒開闢之事九頭等十紀之前增以元始本紀言盤古二靈本紀言天皇地皇共爲十二紀疏仡紀則至帝摯止爲共爲三卷帝師帝臣叛臣三傳各一卷大抵以羅泌路史爲藍本而稍附益之皆恍惚無稽之說胡宏皇王大紀未至侈談神異陳振孫書錄解題已有無徵不信之疑況動引道藏以爲史乎

藏書六十八卷（一）

〔明〕李贄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七年焦竑刻本

藏書序

卓吾先生隱矣而其人物之高著述之富如珠玉然山暉川媚有不得而自揜抑者蓋聲名赫荓盈海内矣或謂先

生之為人與其所為書疑信者往往相半何居余謂此兩者皆遥聞聲而相思未見形而吠影者耳先生高邁肅潔如泰華崇嚴不可昵近聽其

言泠泠然塵土俱盡而寔本
人情切物理一一當實不虛
蓋一被其容接未有不爽然
自失者也吾慨學者沈錮於
俗派而迷溺於聞見於人之

言非其所耳熟不以信先生
程量今古獨出胸臆無所規
放聞者或河漢其言無足多
怪夫孔翠矜其華采顧影自
耀人咸惜之固矣若蛟龍之

興雲雨雷電皆至霹靂百里
即震驚者不無而卒賴其用
豈區區露細巧媚世好而足
哉先生之言何以異是總之
衆人之疑不勝賢豪者之信

疑者之恍忽不勝信者之堅
決余知先生之書當必傳久
之學者復耳熟於先生之書
且以為衡鑑且以為蓍龜余
又知後之學者當無疑雖然

此非先生之欲也有能抉腸
剔腎盡翻窠臼舉先生所是
非者而非是之斯先生忻然
以為旦暮遇之矣書三種一
藏書一焚書一説書焚書説

書刻於亭州今為藏書刻於
金陵凡六十八卷
萬曆己亥秋日琅琊焦竑書

藏書序

予為左轄時獲交卓吾先生于
楚先生手不釋卷終日抄寫自
批自點自歌自讚不肯出以示
人予因異而問焉先生曰吾鎮
日無事只與千古人為友被其

作用多有妙處其心多有不可
知處既已覷破實不與舊時名
案同如何敢以語人也以故特
書而藏之以俟夫千百世之後
爾予聞而疑之試竊取以讀之
則見其包羅千古鑑別衆形古

皆指后頎輔名儒大將意念深
沉事功彪炳以及篡逆不道之
倫伎藝諷諫之類靡不悉載中
間治亂興敗貞佞賢奸一從胸
懷點綴以出品隲區別擬事直
書真可謂斷自本心不隨人啓

吻者也非欲以為異也而何必
藏之名山以待後之人乎但先
生孤介峭直自閩入滇自滇遷
楚寄跡禪林栖心冏單畦徑稍
別疑謗叢生即今世之人已無
有知者又何望於後世之人之

藏書序

知也夫世儒局于成說膠固胸
中尺寸不失雖能凝神于寂以
心相印察其行事之實而獨窺
其不傳之真卿予謂先生此書
千百世後經筵以進讀料塲以
取士如所言無疑也茲游金陵

覓舊侶閱其書已為好事者所
梓業与四方人士共之矣嘻或
應幾即有知先生者哉

皆

萬曆己亥秋

賜進士出身吏部左侍郎前都

察院左副都御史協理院事翰林院庶吉士沁水劉東星譔

藏書敘

衡湘梅國楨撰

自古豪傑之士其識趣論議與世人定不相入故其人惟艱難危急之時用爲當治平無事往往無以自見其磊塊不平之氣

不得已而筆之於書書又不相入而藏之名山以俟千百世之下又安知千百世之人不猶今之人乎豪傑之士不宜於人也如此余友李禿翁先生豪傑之士也當其時士方持文墨矩步

纏繞談性命之糟粕獨一禿翁其識趣論議誰從而信之故官至二千石輙自劾免取漢以来至金元君臣名士撮其行事分類定品一切斷以己意不必合於儒者相沿之是非知其與世

不相入而曰吾姑書之而姑藏之以俟夫千百世之下有知我者而已余不及禿翁遠甚而與世不相入則甚似之其書之藏而傳也藏而不傳也抑亦不藏而傳也皆不可知惟其不得已

而筆之於書又不得已而藏之禿翁之苦心則余所深知也故為之叙而並藏之以俟千百世之下之知禿翁者

藏書序

往予以南宮之役偕潘去華過留都于時先生居北部先生自謂無爲人也唯知有性命之學而已比余入楚先生業已掛冠寓楚矣余雖時獲聞問然先生

猶居然自謂無爲人也唯知有性命之學而已及余釋棨筮爲令而從潘去華得李氏藏書讀之始稍疑其不同焉頃來余叨南省先生與焦弱侯俱南而弱侯已將藏書梓以傳矣

謂其書鑿鑿皆治平之事與用人之方質其始所自謂無爲異矣兩截豈潛心性命已久將古今人物之變治亂之原洞然觀史不能掩即抑治平之事用人之方初非有撤圍即真性命

之學耶予謂之者未由窺見然細繹其書其於治平大道斷然妄矣由其言有善治即有真儒不由其言無真儒即無善治然爲而可以有爲斯語也殆謂先生耶不然先生固不有其才者

一書之中所三致意推是真才
是實豈非識天下之才用天下
之才必自不肯其才者當之耶
抑識才實難唯通於性命了達
物情然後能識之也雖然書曰
藏書先生固將藏之不以示人

也豈先生以已之是非未必盡
合乎斯世之是非而欲藏之歟
昔班氏堅譏子長謂其是非
頗謬於聖人夫班孟堅猶以子
長之是非爲非是而謂先生之
藏書能必斯世之不是非者亦

決無是理矣則先生之以藏書
名其書固宜令其是非果謬也
果當藏也則先生之心是矣其
是非果不謬也果不當藏也則
焦弱侯潘去華之心是矣余
又烏能知之烏能是之然余有

說焉夫使是非而果謬也何可
藏也使是非而果不謬也先生
雖欲藏之必有不能藏者矣夫
至於不能藏也先生亦任之可
也以孟堅之史才猶不能無譏
於子長吾以是觀之愈有識者

必其書之愈有奇也爲史遷者萬古不易譏史遷者千古不易以千古不易之書譏萬古不易之史必如是而後可以讀先生之書矣能讀先生之書則必有善治必有真儒既能出治而有真儒則雖謂先生是非謬於聖人也先生亦任之可也

旹萬曆歲己亥秋七月朔

賜進士第南京吏科給事中

豫章祝世祿頓首撰

藏書叙

千古同一道也千古同一心也是是非非無弗同也達者尚論先得同然不求異也何者忠臣孝子仁人義士途之人知之無不忻慕也亂臣賊子壬人僉夫途之人知之無不誅貶也即有奇譎巧僞能博勛名於一時能徼驩虞於衆口而於心有疚於道有違人心公議無所逃也第

忠孝仁義有同然也而委曲以
全忠孝隱忍以成仁義衆人不
識也匪不同也東於見也衆人
執見乃不同也達者大觀故能
闡其微也善夫李先生之言道

也曰道猶水也無地無水無人
無道也信斯言也權衡當世程
量千古可也

耿叔子定力撰

藏書紀傳總目後論

李卓吾曰聖主不世出賢主不恒有若皆如漢祖孝文孝武之神聖孝昭孝宣之賢明則又何患乎其無臣也唯聖主難遘而賢主亦難遇然後大臣之道斯爲美矣故傳大臣

大臣之道非一有因時而若無能者有忍辱而若自汚者有結主而若媚有客人而若愚有忠誠而若可欺以罔者隨其資之所及極其力之所造皆可以輔危亂而致太平如諸葛孔明之輔劉禪可以觀矣非謂必兼全五者而後足當大臣之名也大臣又不可得於是又思其次其次則名臣是已故傳名臣

夫大臣之難遘亦猶聖主之難遭也倘得名臣以輔之亦可以輔幼弱而致富彊然名臣未必知學而實自有學自儒者出而求志達道之學興矣故傳儒臣

儒臣雖名爲學而實不知學往往學步失故蹊迹而不能造其域卒爲名臣所嗤笑然其實不可以治天下國家亦無怪其嗤笑也自儒者以文學名爲儒故用武者遂以不文名爲武而文武從此分矣故傳武臣

夫聖王之王也居爲後先疏附出爲奔走禦侮曷有二也唯夫子自以嘗學爼豆不聞軍旅辭衛靈遂爲邯鄲之婦所證據千萬世之儒皆爲婦人矣可不悲乎使曾子有子若在必知夫子此語即速貧速朽之語非定論也武臣之興起於危

臣危亂之來出於嬖寵故傳親臣傳近臣傳外臣外臣者
隱處之臣也天下亂則賢人隱故以外臣終焉嗚呼受人
家國之託者慎無刻舟求劍託名為儒求治而反以亂而
使世之真才實學大賢上聖皆終身空室蓬户已也則儒
者之不可以治天下國家信矣若康節先生明道先生龜
山楊先生皆儒也雖曰古之大臣又誰曰不宜又誰敢強
之作列傳

藏書紀傳總目後論終

藏書世紀列傳總目 前有總論

卷之一

世紀總論

九國分爭

東周 西周

周之無王久矣此東西周君耳非周王也周王久
已寄食於東西周矣

燕 田齊

魏 趙

韓 楚

秦

卷之二

混一諸侯

呂秦始皇帝 二世胡亥附

始皇帝自是千古一帝也胡亥書名書附者何若
胡亥不附始皇安所見耶

匹夫首倡

陳王勝

古所未有故特揭而書其名

英雄草創

西楚霸王項籍

自是千古英雄、不成帝、故書名、

乘時復國

齊王田橫

賢矣哉田氏三君、安可泯也、

神聖開基

漢高祖皇帝　西漢共二百一十一年

孝惠帝附　書附、無可紀也、稱帝、猶成君也、以下皆然、

卷之三

明聖繼統

漢孝文皇帝　孝景帝附

英雄繼創

漢孝武皇帝

守成明辟

漢孝昭皇帝

守成令主

漢孝宣皇帝

元成哀平附　吁、此不足稱帝矣、

篡弑盜竊

新莽王氏

乘亂草竊

公孫述

卷之四

聖主重興

漢世祖光武皇帝

守成明辟

漢孝明皇帝　章帝以後附

東漢一百九十四年降爲公又八十九年

三國兵爭

曹魏　孫吳

劉蜀

奸臣篡奪

晉司馬氏　共五十三年、

稱司馬者別牛晉也然則司馬氏僅僅兩世爾費許多機巧何益哉

卷之五

南北兵爭

南朝

晉牛氏　共九十八年　宋劉氏　共六十二年

齊蕭氏　共二十三年　梁蕭氏　共五十四年

陳陳氏　共十九年

卷之六

北朝

漢劉淵　後趙石勒

燕慕容廆　秦苻洪苻堅

西燕慕容沖　後燕慕容垂

南燕慕容德　後秦姚萇

北魏索頭虜　聖主文帝宏

北齊高歡

北周宇文泰　聖主武帝邕附

卷之七

混一南北

隋楊堅　二世共三十六年

雖同爲混一而不得比秦始稱帝矣

隋煬帝楊廣附

廣比胡亥自勝是以稱帝

因亂使智

魏公李密

亡命草創

夏主竇建德

英主肇興

唐太宗皇帝　唐子孫附　唐共三百零六年

嗚呼、唐之孫子、哀哉、

簒弒巨盜

後梁朱溫

討逆正位

後唐莊宗

賢主明宗附　此不宜稱附、而限於時代矣、然賢

聖終難泯也歟哉

借兵臣虜

後晉石敬塘

乘便竊位

後漢劉暠

因時援立

後周郭威　聖主柴世宗附

卷之八

聖主推戴

宋太祖皇帝　宋共三百一十九年

繼統人主

宋太宗皇帝
眞宗附　雖曰附猶以宗稱
守成賢主
宋仁宗皇帝　英宗附
求治眞主
宋神宗
哲徽欽附　嗚呼此皆不得稱宗矣
偏安一隅
宋高宗　孝宗等附
附載

遼　金
華夷一統
元
卷之九
大臣傳　凡五門
大臣總論
一因時大臣
漢叔孫通　曹叅
丙吉
晉王導　附王夷甫　謝安

二忍辱大臣
唐婁師德　狄仁傑　附朱敬則
三結主大臣
漢蕭何　公孫弘
苻秦王猛　傳見智謀名臣
唐李泌　傳見智謀名臣
宋呂夷簡　傳見智謀名臣
卷之十
四容人大臣
東漢陳寔　附陳羣　劉蜀蔣琬

晉山濤　羊祜
唐房玄齡杜如晦　盧懷愼
郭子儀
宋呂蒙正　王旦
畢士安　附李允則　文彥博
卷之十一
五忠誠大臣
燕樂毅　趙藺相如
齊魯仲連　魏侯嬴　傳見直節名臣
漢張良　田叔孟舒

張安世
孫吳周瑜
卷之十二
劉蜀諸葛亮　附傳　唐裴度
宋呂端　李沆
韓琦
卷之十三
名臣傳　凡八門
一經世名臣
漢魏相　晉江統
唐馬周　魏徵　傳見行業儒臣
李德裕
後唐郭崇韜
卷之十四
宋趙普　張齊賢
向敏中　蘇頌
邵雍　傳見德業儒臣　范純仁
程顥　傳見德業儒臣　呂好問
楊時　傳見德業儒臣　葉適
崔與之

元劉秉忠　廉希憲　傳見行業儒臣
耶律楚材　傳見數學儒臣
卷之十五
二彊主名臣
秦商鞅　趙毛遂李同
韓韓非申不害
漢周勃　鼂錯
郅都　張騫
雋不疑　龔遂
傅介子　鄭吉
王尊
東漢董宣
卷之十六
唐張柬之　李吉甫
杜黃裳
宋寇準　附高瓊　王曾
富弼　沈括
李綱　附种師道　趙鼎
陳亮　虞允文
卷之十七

二富國名臣
富國名臣總論
魏李悝
漢孔僅桑弘羊　耿壽昌
隋長孫平
唐戴冑　劉晏
宋陳恕　趙開
卷之十八
四諷諫名臣
齊淳于髡　楚優孟
秦優旃　趙左師觸龍
齊巖下貫珠者　後唐敬新磨
附錄
齊晏子　晉師曠
魏魏敬　漢東方朔
劉蜀簡雍
孫吳諸葛瑾　李忠臣
唐谷那律　王方慶
卷之十九
五循良名臣

漢張釋之　文翁
路溫舒　兒寬
杜延年　朱邑
于公于定國　何武
東漢卓茂　魯恭
唐徐有功　房琯
武元衡
卷之二十
六才力名臣
秦李斯
漢趙廣漢　田延年
黃霸　張敞
尹翁歸　韓延壽
召信臣
卷之二十一
漢薛宣　尹賞
朱博　翟方進
北魏李崇
唐張嘉貞　崔佑甫
宋張咏

卷之二十二

七智謀名臣

智謀名臣總論

東周蘇秦　蘇代

秦張儀　陳軫

魏犀首

秦樗里子　甘茂甘羅

魏侯嬴 傳見直節名臣

卷之二十三

秦范雎　蔡澤

齊孟嘗君　馮諼

楚春申君　齊魯仲連 傳見忠誠大臣

秦呂不韋李園　蒯通

廝養卒

卷之二十四

漢陳平　張良 傳見忠誠大臣

酈食其　張耳

婁敬　陸賈

朱建　韓安國

王先生

東漢虞詡

卷之二十五

曹魏荀彧　滿寵

荀攸　賈詡

程昱　郭嘉

董昭　劉曄

孫吳魯肅　周瑜 傳見忠誠大臣

呂蒙 傳見大將　陸遜陸抗 傳見大將

曹魏劉巴

劉蜀龐統　法正

卷之二十六

符秦王猛

唐姚崇　李泌

宋呂夷簡

卷之二十七

八直節名臣

楚屈原　吳伍員　楚申包胥

晉豫讓　齊聶政

齊魏子與衆賢者　魏無忌侯嬴朱亥

齊魯仲連 傳見忠誠大臣　趙虞卿平原君

齊王蠋　趙肥義
燕荊卿田光高漸離鞠武燕太子丹
卷之二十八
漢濮陽周氏晉朱家　季布欒布
周昌周苛　張良 傳見忠誠大臣
貫高　汲黯
蘇武　霍光
金日磾　朱雲
王章　龔勝等三十九人
東漢董宣 傳見彊主名臣

卷之二十九
東漢朱暉朱穆　彭修
李善　范式孔嵩
王忳　戴封
李固杜喬 附李郃　陳蕃朱震
卷之三十
東漢皇甫規　史弼等
趙岐孫嵩　李膺景毅夏馥何顒
賈彪　范滂
王允等　孔融脂習

田疇
晉周處　祖逖
劉琨
卷之三十一
晉稽康稽紹
唐安金藏　辛讜
顏眞卿顏常山　劉蕡李郃
宋劉安世　蘇軾 傳見詞學儒臣
陳東　陳瓘
胡銓等　洪皓

汪立信等　陸秀夫劉鼎孫
文天祥等　家鉉翁
謝枋得等
卷之三十二
儒臣傳　凡二門
一德行儒臣
二文學儒臣
德行門　又分爲二
一德業儒臣

德業儒臣前論

東周荀卿　孟軻 附樂克論
漢楊雄
東漢馬融　鄭玄
隋王通
宋胡瑗　穆脩
李之才　邵康節
周濂溪　程明道
楊時　謝良佐
羅從彥　李侗
張九成　陸九淵
楊簡
元吳澄　黃溥
德業儒臣後論

卷之三十三

二行業儒臣

行業儒臣總論
漢申屠嘉　蕭望之
孔霸孔光　王嘉
東漢第五倫　宋弘
袁安　黃瓊
楊震等 附晉蔡謨防高頵

卷之三十四

唐黃珪　魏徵
宋璟 附魏元忠 韓休　楊綰 附韋貫之
陸贄　裴垍
李絳
宋李昉　錢若水
杜衍　范仲淹 傳見大將
張方平　司馬光
呂公著　呂大防
范鎮　范祖禹
程頤 傳見易經學儒臣　張載 傳見易經學儒臣

卷之三十五

宋鄒浩　呂大臨
胡安國 傳見春秋經學儒臣　陳師道
張浚　張栻
楊萬里　朱熹 傳見經學儒臣
陸九齡　趙汝愚 附傳
蔡元定 傳見經學儒臣　呂祖謙 傳見經學儒臣
陳俊卿　眞德秀

元廉希憲　許衡 傳見經學儒臣
姚樞　虞集
卷之三十六
文學門 又分爲五
一詞學
漢賈誼　賈山
枚乘枚皐　鄒陽
嚴助　朱買臣
吾丘壽王　主父偃
徐樂嚴安　終軍

卷之三十七
漢司馬相如　伍被
王褒　劉向
楊雄 傳見德業儒臣
東漢張衡 傳見　崔篆崔駰崔瑗崔寔
王充　王符
仲長統　蔡邕
禰衡
卷之三十八
曹魏曹子建　王粲等
晉張華　陸機
左思
宋謝靈運等　顏延之 附劉穆之
鮑照
齊謝朓　沈約
唐陳子昂　許敬宗 附李義甫
張說　蘇頲
張九齡　李白 附張旭裴旻
卷之三十九
唐杜甫　王維

韋應物 附李揆　白居易
韓愈 附孟郊等　柳宗元
宋王禹偁 附丁謂　歐陽脩
王安石　蘇洵
蘇軾　蘇轍 附張耒
曾鞏
卷之四十
二史學
漢司馬遷　東漢班彪班固
劉蜀陳壽 附王隱　宋范曄

北魏崔浩　高允
北齊魏收
卷之四十一
唐姚思廉　李延壽
吳兢　劉知幾
宋宋祁　鄭樵
元歐陽玄
卷之四十二
三數學　又分四門
一音律門

隋萬寶常　宋魏漢津
二曆象門
唐李淳風　僧一行
元郭守敬
三占卜門
晉管輅　郭璞
索紞
唐嚴善思　周傑
宋賓儼　劉敞
元耶律楚材

四星相門
曹魏朱建平
唐袁天綱　王遠知
卷之四十三
四經學　又分六門
一易經
漢田何等　張禹
京房
晉王弼
宋程頤　附譙定　張載

元許衡
二書經
漢伏生歐陽生夏侯勝等
李尋　歐陽歙
東漢伏湛　孔僖
三詩經
魯詩
漢申公　韋孟韋賢韋玄成
薛廣德
齊詩

漢轅固　匡衡
翼奉　平當
韓詩
漢韓嬰
毛詩
漢毛公 附衛宏
卷之四十四
四春秋
漢董仲舒　王吉
貢禹　疏廣疏受 附宋孫復

宋胡安國
公羊春秋
漢胡母生眭孟嚴彭祖
東漢何休　丁恭
穀梁春秋
漢瑕丘江公　晉范甯
唐啖助
左氏春秋
漢張蒼等　劉歆
東漢賈逵　鄭衆

晉杜預
卷之四十五
五禮經
漢高堂生　二戴
梁皇侃　北齊熊安生
宋陳暘
六五經
漢許愼　魏王肅
梁崔靈恩　隋劉焯劉炫
唐孔穎達

宋朱熹　蔡元定
呂祖謙等
卷之四十六
五藝學 又分三門
一字藝
魏鍾繇　晉王羲之 附子敬等
唐褚遂良　懷素 附山谷
宋蘇軾 傳見詞學儒臣　元趙孟頫
二畫藝
晉顧凱之　張僧繇

唐吳道元
五代郭忠恕　郭熙
黃筌
宋李公麟
三器藝
魏馬鈞　元藝元
卷之四十七
武臣傳　凡三門
武臣總論
一大將

吳孫武子孫臏　齊穰苴
魏吳起
趙李牧　趙奢
漢韓信　周亞夫
卷之四十八
漢趙充國　陳湯
東漢寇恂
卷之四十九
東漢班超班勇　鄧訓
虞詡　傳見智謀名臣

吳周瑜　傳見忠誠大臣　呂蒙
陸遜陸抗
晉馬隆　西魏韋孝寬
卷之五十
唐李靖　裴行儉
郭震　張仁愿唐休璟
王嗣宗　附哥舒翰　李光弼
張巡許遠
卷五十一
唐段秀實　李晟

李愬　高仁厚
宋曹瑋　范仲淹
狄青　种世衡
卷五十二
宋宗澤　岳飛
韓世忠　吳玠吳璘
孟珙
卷五十三
二名將
齊田單

秦白起　王翦

漢衛青　附霍去病　李廣

李陵

東漢耿弇　吳漢

段熲

卷五十四

曹魏張遼　劉蜀姜維

曹魏鄧艾　晉王濬

後周賀若敦　長孫晟

隋楊素

宋劉錡　余玠

元董摶霄

卷五十五

三賢將

賢將論

東漢鄧禹　馮異

馬援　皇甫規　傳見直節名臣

皇甫嵩　朱儁

張奐

卷五十六

劉蜀關羽　張飛

唐李勣　王晙

渾瑊　李抱眞

李光顏

宋曹彬

卷五十七

賊臣傳　凡七門

一盜賊

漢赤眉賊劉盆子等　後魏破六韓拔陵

唐黃巢

二妖賊

東漢黃巾賊張角　五斗米賊張魯

晉奉五斗米賊孫恩　隋宋子賢

三貪賊

宋蔡京　賈似道

四反賊

唐僕固懷恩　李懷光

卷五十八

五殘賊

漢甯成周陽由等　趙禹張湯

江充　嚴延年
唐裴延齡　皇甫鎛
宋蔡確　邢恕
史嵩之　附史彌遠
卷五十九
六逆賊
東漢董卓　附呂布
晉王敦　桓溫　桓玄
唐安祿山　史思明　李希烈
朱泚

殺母逆賊附
漢王陵 殺母　東漢趙苞 殺母
晉溫嶠 殺母
七奸賊
唐李林甫　盧杞
宋秦檜　附湯思退
卷六十
親臣傳　凡五門
一太子
漢戾太子據　隋太子勇

唐太子建成　太子忠
太子弘　太子憲
太子瑛
卷六十一
二諸王　附宗室
漢楚元王交　梁孝王武
河間王德　中山王勝
東平王蒼　楚王英
朱虛侯章　吳王濞
淮南王長

晉八王　附齊王攸
宋劉義康
卷六十二
三外戚
漢史丹　王商
傅喜　陰興
樊儵　梁冀
東漢竇武　附胡騰　晉楊駿
唐長孫無忌
卷六十三

四后妃

漢馬后　班倢伃

唐長孫后

宋曹后　高后

孟后

漢呂后　趙后

竇后　竇憲鄧衆附

晉賈后　賈充附　隋獨孤后

唐武才人　吉頊附　韋庶人

壽王妃楊氏　楊國忠附

卷六十四

五公主

宋荆國主　駙馬李遵勗附

唐太平公主　安樂公主

列女附

漢桓少君　王霸妻

姜詩妻龐氏　班姬

樂羊子妻　李穆妻

孝女曹娥　龐淯母趙娥

皇甫規妻　陰瑜妻荀氏

孝女叔先雄　晉羊躭妻辛氏

隋洗氏夫人　元謝枋得妻李氏

卷六十五

近臣傳　凡三門

一宦官

漢正直宦官呂彊　唐小心宦官高力士

唐忠謹宦官馬存亮　嚴遵美

後唐忠節宦官張承業

以上皆大賢有益於國者

秦趙高　狼賊

漢石顯　固寵　單超等五侯　恃恩

曹節王甫等　結恨　侯覽　報怨

張讓趙忠等　固寵

唐李輔國　恃功　程元振　恃功

魚朝恩　恃恩　仇士良　悖逆

二嬖幸

漢鄧通　董賢

三方士

漢李少君少翁謬忌欒大公孫卿

卷六十六

外臣傳　凡四門

一時隱外臣

漢梅福　逢萌王君公等
周黨等　周燮馮良
韓康　范丹
漢濱父老　陳留父老
魏桓　姜岐
申屠蟠　黃憲
戴良　袁閎
郭泰　徐穉

管寧　王烈
夏馥 傳見直節名臣　龐德公司馬德操
魏張臶　焦光
隋李士謙崔廓　張文詡
唐元德秀　鄭遨等
宋南安翁　蘇雲卿

卷六十七

二身隱外臣

東周莊周列禦寇　秦四皓
漢嚴遵　鄭樸
向長禽慶　野王二老
嚴光　井丹
閔仲叔荀恁　梁鴻高恢
高鳳　臺佟
矯慎馬瑝　樊英
周勰　法眞
魏寒貧子　翟莊
晉孫登　皇甫謐 附楊王孫
陶潛
五代陶弘景　宗測

馬樞　阮孝緒
眭夸　李謐
孔淳之　翟法賜
臧榮緒　朱桃椎
唐孫思邈　武攸緒
崔覲　陸龜蒙
司空圖
宋陳摶　邵雍 傳見德業儒臣
魏野　林逋
張堅　順昌山人

元劉因

卷六十八

三心隱外臣

戰國魯仲連 傳見忠誠大臣

晉阮籍 劉伶

隋王績 唐李白 傳見詞學儒臣

宋种放

四吏隱外臣

吏隱外臣總論

戰國侯嬴 傳見直節名臣 韓張良 傳見忠誠大臣

漢東方朔 楊雄 傳見詞學儒臣

胡廣 蜀譙周

晉王導謝安 傳俱見因時大臣

唐婁師德 傳見忍辱大臣 白居易 傳見詞學儒臣

鄭綮

五代馮道

藏書世紀列傳總目終 後有總論

藏書紀傳總目前論

李氏曰。人之是非。初無定質。人之是非人也。亦無定論。無定質。則此是彼非並育而不相害。無定論。則是此非彼亦並行而不相悖矣。然則今日之是非。謂予李卓吾一人之是非。可也。謂為千萬世大賢大人之公是非。亦可也。謂予顛倒千萬世之是非。而復非是予之所非是焉。亦可也。則予之是非。信乎其可矣。前三代。吾無論矣。後三代。漢唐宋是也。中間千百餘年。而獨無是非者。豈其人無是非哉。咸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故未嘗有是非耳。然則予之是非人也。又安能已。夫是非之爭也。如歲時然。晝夜更迭。不相一也。昨日是而今日非矣。今日非而後日又是矣。雖使孔夫子復生於今。又不知作如何非是也。而可遽以定本行罰賞哉。老來無事。爰覽前目。起自春秋。訖於宋元。分為紀傳。總類別目。用以自怡。名之曰藏書。藏書者何。言此書但可自怡。不可示人。故名曰藏書也。而無奈一二好事友朋。索覽不已。予又安能以已邪。但戒曰。覽則一任諸君覽觀。但無以孔夫子之定本行罰賞也。則善矣。

世紀總論

李生曰、一治一亂、若循環、自戰國以來、不知凡幾治、幾亂矣、方其亂也、得保首領、已爲幸矣、幸而治、則一飽而足、更不知其爲蠶櫛也、一睡爲安、更不知其是廣廈也、此其極質極野無文之時也、非好野也、其勢不得不野、雖至於質野之極、而不自知也、迨子若孫、則異是矣、耳不聞金鼓之聲、足不履行陣之險、惟知安飽是適而已、則其勢不極文固不止也、所謂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雖神聖在上、不能反之於質與野也、然文極而天下之亂復起矣、英雄並生、逐鹿不已、雖聖人亦順之爾、儒者乃以忠質文並言

不知何說、又謂以忠易質、以質救文、是猶不根之甚矣、夫人生斯世、惟是質文兩者、兩者之生、原於治亂、其質也、亂之終、而治之始也、乃其中心之不得不質者也、非矯也、其積漸而至於文也、治之極而亂之兆也、乃其中心之不能不文者也、皆忠也、夫當泰之時、其文極矣、故天下遂大亂而興漢、漢初、天子不能具鈞駟、雖欲不質、可得耶、至於陳陳相因、貫朽粟腐、則自然啓武帝大有爲之業矣、故漢祖之神聖、堯以後一人也、文帝之用柔、文王羑里以後一人也、西楚繼蚩尤而興霸、孝武紹黃帝以增廓、皆千古大聖、不可輕議、群雄未死、則禍亂不息、亂離未甚、則聖神不生、

一文一質、一治一亂、於斯焉見矣、

藏書　世紀總論　卷一　十二

藏書世紀卷一

溫陵　李載贄　輯著
虎林　沈汝楫　重訂
金嘉謨
沈繼震　校閱

九國兵爭

東周西周

周烈王立十年崩弟顯王立顯王立四十八年崩子慎靚王立慎靚王立六年子赧王立先是敬王四年子朝奔楚王雖反國然以子朝餘黨多在王城乃徙都成周而王城之都廢至考王封其弟揭於王城爲周桓公自此以後東有王西有公而東西之名猶未立也及桓公生威公威公生惠公惠公之少子班又別封於鞏是爲東周以鞏與成周俱在王城之東也班之兄仍襲父爵居于王城是爲西周武公以王城在成周之西也故自此以後西有公東亦有公二公雖各有所食而周尚爲一至顯王二年趙韓分周地爲二二周公治之王直寄焉而已周之分東西自此始矣九年東周惠公卒子傑嗣慎靚王以上皆在東赧王立始遷於西周即王城舊都也後秦昭王使攻西周西周君奔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秦受其獻而遷西周君於惡狐後七歲而秦莊襄王滅東西周東西周皆入秦周遂不祀

燕

燕名公奭之後也、國於幽州、傳至文公、卒、子易王立、齊宣王因燕喪伐燕、易王卒、子燕噲立、子之相燕、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爲臣、國事皆決于子之、三年、國大亂、將軍市被與太子平、謀攻子之、齊湣王因而伐燕、燕君噲死、子之亡、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爲昭王、昭王於燕破之後、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以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爲

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趨燕、燕王弔死問孤、與百姓同甘苦、二十八年、燕國殷富、士卒樂軼輕戰、於是遂以樂毅爲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伐齊、齊兵敗、湣王出亡、燕兵獨追北、入至臨淄、盡取齊寶、齊城之不下者、獨唯聊莒即墨、其餘皆屬于燕、昭王三十三年卒、子惠王立、疑毅、使騎劫代之、毅因亡走趙、齊乃悉復得其故城、惠王七年卒、武成王立、武成王卒、子孝王立、孝王卒、子今王喜立、立四年、命相栗腹約歡趙、以五百金爲趙王酒、還報曰、趙壯者皆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名昌國君樂間問之、對曰、趙四戰之國、其民習兵、不可、燕王怒、卒起二軍、車二千乘、使栗腹將而攻鄗、唯獨大夫將渠謂燕王曰、與人通關約交、以五百金飲人之王、使者報而反攻之、不祥、兵無成功、燕王不聽、自將偏軍隨之、將渠引燕王綬止之曰、王無以自往、往無成功、王蹵之以足、將渠泣曰、臣非以自爲、爲王也、燕軍至宋子、趙使廉頗將、擊破栗腹於鄗、樂間奔趙、廉頗遂至燕、圍其國、燕相將渠處和、趙乃解、九年、秦王政即位、燕太子丹質秦亡歸、陰使荊軻襲刺秦王、不中、秦王怒、使將軍王翦擊燕、二十九年、秦拔薊、燕王亡、徙居遼東、斬丹以獻秦、三十三年、秦拔遼東、虜燕王喜、卒滅燕

田齊

田齊舜之後封於陳齊桓公時陳敬仲奔齊其子孫世爲大夫執齊權至陳恒弑齊簡公恒之孫和遂篡齊齊威王初卽位不治委政卿大夫九年之間諸侯並伐於是威王召卽墨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居卽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卽墨田野闢人民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曰自子之守阿也譽言日聞然吾使人視阿田野不辟人民貧苦昔日趙攻甄子弗救衞取薛陵子弗知是子以幣厚吾左右以求譽也卽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遂起兵西擊趙魏敗

魏於濁澤而圍惠王惠王請獻觀以和趙人歸我長城於是齊國震懼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情齊國大治諸侯聞之莫敢致兵於齊二十四年與魏王會田于郊魏王問曰王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魏王曰寡人國小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威王曰寡人之所爲寶者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爲寇東取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徙而從者七十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將以此照千里

豈特十二乘哉魏惠王慚不懌而去二十六年魏惠王圍邯鄲趙求救於齊齊因起兵擊魏大敗之桂陵於是齊最強於諸侯自稱爲王以令天下三十六年威王卒子宣王辟彊立宣王元年秦用商鞅周致霸於秦二年魏伐趙趙與韓親韓氏請救於齊齊因起兵使田忌田嬰將孫子爲師救韓以擊魏大敗之馬陵殺其將龐涓虜魏太子申其後三晉之王皆因田嬰朝齊王於博望盟而去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騶衍淳于髡田駢愼到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爲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宣王曰韓子盧者天下

之疾犬也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兎也韓子盧逐東郭逡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兎極于前犬廢于後犬兎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勸之苦而擅其功今齊魏久相持以頓其兵弊其衆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齊王懼謝將休士十九年宣王卒子湣王地立湣王三十六年爲東帝秦昭王爲西帝蘇代自燕來入齊見於章華東門於是齊去帝復爲王秦亦去帝位三十八年伐宋宋王出亡齊南割楚之淮北西侵三晉欲以併周室爲天子泗上諸侯鄒魯之君皆稱臣諸侯恐懼四十年燕秦楚三晉各出銳師以伐齊燕將樂毅遂入臨淄湣王走莒楚使淖齒將

兵救齊因相齊湣王遂殺湣王而與燕共分齊之侵地鹵器湣王之遇殺其子法章變姓名爲莒太史敫家傭太史敫女奇法章狀貌憐而常竊衣食之淖齒既去莒莒中人及齊亡臣相聚求湣王子欲立之法章懼其誅已也久之乃敢自言於是莒人共立法章是爲襄王以保莒城而布告齊國中曰王已立在莒矣襄王既立立太史氏女爲后是爲君王后生子建太史敫曰女不取媒因自嫁非吾種也汙吾世終身不覩君王后君王后賢不以不覩而失人子之禮（有此女定知有）襄王在莒五年田單以即墨攻破燕軍襄王入臨淄封田單爲安平君而相之襄王卒子建立十六年君王

后卒四十四年秦兵擊齊齊王聽相后勝計不戰以兵降秦始君王后賢事秦謹與諸侯信齊亦東邊海上秦日夜攻三晉燕楚五國各自救以故王建立四十餘年不受兵君王后死后勝相齊多受秦間金勸王去從朝秦不修攻戰之備不助五國攻秦秦以故得滅五國五國以亡齊王建欲入朝於秦雍門司馬前曰所爲立王者爲社稷耶爲王耶王曰爲社稷司馬曰爲社稷立王王何以去社稷而入秦齊王還車而反即墨大夫聞雍門司馬諫而聽之則以王爲可爲謀即入見齊王曰齊地方數千里帶甲數十萬夫三晉大夫皆不便秦而在阿鄄之間者百數王收而與之十萬之衆使收三晉之故地即臨晉之關可以入矣鄢郢大夫不欲爲秦而在城南下者百數王收而與之十萬之師使收楚故地即武關可以入矣如此則齊威可立秦國可亡矣舍南面之稱制乃西面而事秦爲大王不取也齊王不聽秦使陳馳誘齊王內之約與五百里之地齊王不聽即墨大夫而聽陳馳遂入秦秦兵卒入臨淄民莫敢格者王建遂降遷於共處之松柏之間餓而死故齊人怨王建不蚤與諸侯合從攻秦聽奸臣賓客以亡其國歌曰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耶疾建用客之不詳也

李卓吾曰齊之亡甚無謂齊王建餓得亦甚可憐然如建

者不餓死中甚用也餓死一無用痴漢而可以全活數十百人猶且爲之況全齊百萬生靈乎干戈不格且四十年戰國之民齊何獨幸與夫天之立君本以爲民爾由此觀之雖謂建有大功德於民亦可

魏

魏之先畢公高之後畢公佐武王有功封於畢其苗裔曰畢萬事晉獻公獻公滅魏以封畢萬子孫遂以國爲氏傳至魏斯與韓趙共滅晉而分其地魏安釐王四年秦破魏及韓趙殺十五萬人走魏將芒卯魏將段干子請予秦割南陽以和蘇代謂魏王曰欲璽者段干子也欲地者秦也今王使欲地者制璽欲璽者制地魏氏地不盡則不知已且夫以地事秦譬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王曰是則然也雖然事始已行不可更矣對曰王獨不見夫博之所以貴梟乎便則食不便則止今王曰事始已行不可更是

何王之用智不如用梟也三十一年秦王政初立三十四年安釐王卒景湣王立十五年景湣王卒子王假立王假三年秦灌大梁虜王假遂滅魏以爲郡縣

趙

先是趙夙爲晉大夫其子衰有功於晉故子孫世爲大夫傳至趙鞅鞅傳子無卹初智宣子將以瑤爲後智果曰不如宵也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鬢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伎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慧則賢彊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夫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也智宗必滅弗聽趙簡子之子長曰伯魯幼曰無卹將置後不知所立乃書訓戒之辭於二簡以授二子曰謹識之三年而問之伯魯不能舉其辭求其簡已失之矣問無卹誦其辭甚習求其簡出諸袖中而奏

之於是簡子以無卹爲賢立以爲後簡子使尹鐸爲晉陽請曰以爲繭絲乎抑爲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損其戶數簡子謂無卹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爲少無以晉陽爲遠必以爲歸及智宣子卒智襄子爲政與韓康子魏桓子宴於藍臺智伯戲康子而侮段規智國諫曰主不備難必至矣智伯曰難將由我我不爲難誰敢興之對曰不然夏書有之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夫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今主一宴而恥人之君相又不備曰不敢興難無乃不可乎弗聽智伯請地於韓康子康子欲弗與段規曰智伯好利而愎不與將伐我不如與之彼狃於

得地必請於他人他人不與必嚮之以兵然則我得免於患而待事之變矣康子曰善乃與之智伯悅又求地於魏桓子桓子欲弗與任章問焉桓子曰無故任章曰無故索地諸大夫必懼吾與之地智伯必驕彼驕而輕敵此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人智氏之命必不長矣不如與之以驕智伯然後可以擇交而圖之奈何獨以吾為智氏質乎桓子曰善亦與之智伯又求蔡皐狼之地於趙襄子襄子弗與智伯怒帥韓魏之甲以攻之襄子將出曰吾何走乎從者曰長子近且城厚完襄子曰民罷力以完之又斃死以守之其誰與我從者曰邯鄲之倉庫實襄子曰

浚民之膏澤以實之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其晉陽乎先王之所屬也尹鐸之所寬也民必和矣乃走晉陽三家圍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沈竈產鼃民無叛意智伯行水魏桓子御韓康子驂乘智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國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以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也絺疵謂智伯曰韓魏必反矣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對曰以人事知之夫從韓魏而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而三分其地城降有日而二子無喜志有憂色是非反而何明日智伯以其言告二子二子曰此讒臣欲為趙氏游說使主疑二家而懈於攻趙也不然二

家豈不利朝夕分趙氏之田而欲為此危難不可成之事乎二子出絺疵入曰主何以臣之言告二子也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臣見其視臣端而趨疾知臣得其情故也智伯不悛趙襄子使張孟談潛出見二子曰臣聞脣亡則齒寒趙亡則韓魏為之次矣二子乃與約為之期日而遣之趙襄子夜使人殺守隄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其衆遂殺智伯滅其族而分其地唯輔果在無恤傳子籍是為烈侯與韓魏共分晉地都邯鄲四傳至武靈王武靈王八年五國相王趙獨否曰無其實敢處其名乎令國人謂己曰君十六

年王游大陵夢見處女鼓琴而歌詩曰美人熒熒兮顏若苕之榮命乎命乎曾無我嬴異日王飲酒樂數言所夢想見其狀吳廣聞之因夫人而內其女娃嬴孟姚也孟姚既寵立為惠后生子何十九年王北略中山之地至房子遂之代北至無窮西至河登黃華之上名樓緩謀曰我先王因世之變以長南藩之地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東有胡西有林胡樓煩秦韓之邊而無彊兵之救是亡社稷奈何夫有高世之名必有遺俗之累吾欲胡服樓緩曰善遂胡服招騎射二十六年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雲中九原二十七年大朝於東宮傳國立王子何以為王王廟

見禮畢、出臨朝、大夫悉為臣、肥義為國相、并傅王、是為惠
文王。惠文王之母有寵、故武靈王廢長子章而立之、而自
號為主父、主父欲令子主治國、而身胡服將士大夫、西北
略胡、而欲從雲中九原直南襲秦、於是詐自為使者入秦、
秦昭王不知、已而怪其狀甚偉、非人臣之度、使人逐之、而
主父馳已脫關矣、審問之、乃主父也、秦人大驚、趙惠文王
三年、主父封長子章為代安陽君、又使田不禮相章、章即
以其徒與田不禮作亂、殺肥義、公子成與李兌起四邑之
兵入距難、殺公子章及田不禮、而主父遂餓死、三十三年、
惠文王卒、太子丹立、是為孝成王、四年、韓氏上黨守馮亭

使者至曰、韓不能守上黨、入之於秦、其吏民皆安為趙、不
欲為秦、有城市邑十七、願再拜入之趙、王大喜、召平陽君
豹告之、對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王曰、人懷吾德、何謂無
故、對曰、夫秦蠶食韓氏地、中絕不令相通、固自以為坐而
受上黨之地也、韓氏所以不入於秦者、欲嫁其禍於趙也、
秦服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強大不能得之於小弱、小弱顧
能得之於強大乎、豈可謂非無故之利哉、王曰、今發百萬
之軍而攻、踰年歷歲、未得一城也、今以城市邑十七幣吾
國、此大利也、乃令楚勝受地、發兵取上黨、廉頗將軍軍長
平、七年、廉頗免、而趙括代將、秦人殺趙括、坑降卒四十萬

圍邯鄲、趙使毅諒至秦、秦王曰、趙豹平原君數欺寡人、趙
能殺此二人則可、毅諒曰、趙豹平原君、親寡君之母弟也、
猶大王之有葉陽涇陽君也、大王以孝治聞於天下、衣服
之便於體、膳啗之嗛於口、未嘗不分於葉陽涇陽君、葉陽
君涇陽君之車馬衣服、無非大王之服御者、今使臣受大
王之令以還報、敝邑之君畏懼不敢不行、無乃傷葉陽君
涇陽君之心乎、秦王曰諾、長平敗後、平原君謂馮忌曰、吾
欲出兵攻燕何如、馮忌對曰、不可、夫秦乘七勝之威、戰於
長平之下、因以其餘兵圍邯鄲之城、趙以亡敗之餘衆收
破軍之敝守、而秦兵罷於邯鄲、趙守而不可拔然者、攻難

而守者易也、今趙非有七克之威也、而燕非有長平之禍
也、今七敗之禍未復、而欲以罷趙攻彊燕、是使弱趙為彊
秦之所以攻、而彊燕為弱趙之所以守、而彊秦以休兵承
趙之敝、故臣未見其可也、二十年、秦王政初立、明年、孝成
王卒、悼襄王立、至幽繆王遷七年、秦人攻趙、趙殺其大將
李牧、而王遷降、邯鄲入秦

韓

韓之先、與周同姓、其後苗裔事晉、封於韓原、曰韓武子、世爲晉大夫、至韓虔、與趙魏共滅晉、分其地、始列爲諸侯、傳至宣王、謂繆留曰、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對曰、不可、晉用六卿而國分、簡公用田成監止而簡公弒、魏兩用犀首張儀、而河西之外亡、今王兩用之、其多力者內樹黨、其寡力者藉外權、羣臣或內樹黨以擅其主、或外交以裂其地、則王之國危矣、十六年、秦敗我修魚、韓氏急、公仲謂韓王曰、與國非可恃也、今秦之欲伐楚久矣、王不如因張儀爲和於秦、賂以一名都、具甲、與之南伐楚、此以一易二之

計也、韓王曰善、乃警公仲之行、將西購於秦、楚王聞之大恐、召陳軫告之、陳軫曰、秦之欲伐楚久矣、今又得韓之名都一而具甲、秦韓并兵而伐楚、此秦所禱祀而求也、今已得之矣、楚國必伐矣、王聽臣、爲之警四境之內、起師言救韓、命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使信王之救已也、縱韓不能聽我、韓必德王也、必不爲鴈行以來、是韓秦不和也、兵雖至、楚不大病也、爲能聽我、絕和於秦、秦必大怒、以厚怨韓、韓之南交楚、必輕秦、輕秦、其應秦必不敬、是因秦韓之兵而免楚國之患也、楚王曰善、乃警四境之內、興師言救韓、命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謂韓王言其情、韓王聞之、大悅、乃止公仲之行、公仲曰、不可、夫以實伐我者秦也、以虛名救我者楚也、王恃楚之虛名、而輕絕彊秦之敵、王必爲天下大笑、且楚韓非兄弟之國也、又非素約而謀伐秦也、已有伐形、因發兵言救韓、此必陳軫之謀也、韓王不聽、遂絕於秦、秦因大怒、益甲伐韓、楚救不至、二十一年、宣惠王卒、襄王立、襄王卒、太子咎立、是爲釐王、二十三年、趙魏攻華陽、韓告急於秦、秦不救、韓相國使陳筮說秦相穰侯、穰侯乃發兵救韓、敗趙魏於華陽之下、是歲釐王卒、子桓惠王立、十年、秦擊太行、上黨郡守以上黨降趙、二十九年、桓惠王卒、子王安立、王安九年、秦虜

王安、盡入其地、爲潁川郡、韓遂亡

楚

楚、芊姓、顓頊之後、周成王封熊繹於楚、後因周衰、遂僭稱王、春秋時、莊王致霸、傳至懷王六年、楚使柱國昭陽將兵攻魏、又移兵而攻齊、齊王患之、陳軫適爲秦使齊、乃爲齊王往見昭陽說之、昭陽遂引兵去、十一年、蘇秦約從山東六國共攻秦、楚懷王爲從長、十六年、秦欲伐齊、而楚與齊從親、秦惠王患之、乃宣言張儀免相、使儀南見楚王、說楚絕齊、請與商於地六百里、卒爲秦所欺、楚絕齊、秦卒不與地、三十年、秦昭王遺楚王書曰、寡人願與君王會武關、面相約結盟而後去、楚王患之、昭雎曰、王毋行、而發兵禦守

秦虎狼不可信、懷王子子蘭勸王行、曰奈何絕秦之歡心、於是往會、秦昭王詐令一將軍、伏兵武關、號爲秦王、楚王至、則閉武關、遂與西至咸陽、朝章臺如藩臣、要以割巫黔中之郡、楚王不許、秦因留之、楚大臣患之、乃相與謀立頃襄王、而告於秦曰、國有王矣、秦昭王怒、發兵攻楚、大敗楚軍、斬首五萬、取析十五城而去、二年、楚懷王亡逃歸、秦覺之、遮楚道、懷王恐、乃從間道走趙、趙不敢入楚王、楚王欲走魏、秦追至、遂與秦使復之秦、頃襄王三年、懷王病卒於秦、秦歸其喪、楚人憐之如悲親戚、諸侯由是不直秦、二十七年、頃襄王卒、子考烈王立、二十五年、考烈王卒、子幽王悍立、幽王卒、弟哀王立、哀王庶兄負芻之徒、因襲殺哀王而立負芻、四年、秦將王翦破楚軍于蘄、殺將軍項燕、五年王翦遂破楚、虜楚王負芻、滅楚、名爲郡

秦

秦之先秦仲周宣王時爲大夫誅西戎西戎殺秦仲秦仲子五人長曰莊公周宣王乃召莊公昆弟五人與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於是復與秦仲後及其先大駱地大丘并有之爲西陲大夫莊公卒子襄公代立西戎犬戎與申侯伐周殺幽王驪山下而秦襄公將兵救周戰甚力有功周避犬戎難東徙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爲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襄公于是始國與諸侯通使聘享之禮數傳至穆公又至獻公獻公元年止從死二十一年與晉戰於石門斬首六萬天子賀以黼黻獻公卒子孝

公立孝公元年河山以東彊國六淮泗之間小國十餘楚魏與秦接界時周室微諸侯力政爭相并秦僻在雍州不與中國之會盟夷翟遇之孝公於是布惠振孤寡招戰士明功賞下令國中曰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間脩德行武東平晉亂以河爲界西霸戎翟廣地千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爲後世開基會往者厲躁簡公出子之不寧國家內憂未遑外事三晉攻奪我先君河西地諸侯卑秦醜莫大焉獻公卽位鎭撫邊境徙治櫟陽且欲東伐復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於心賓客羣臣有能出奇計彊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於是乃出兵東圍陝城西斬戎之獂王衛鞅聞是令下西入秦因景監求見孝公三年衛鞅說孝公變法修刑政內務耕稼外勸戰死之賞罰誘三晉人耕稼於內使秦人力戰於外孝公善之卒用鞅法二十四年孝公卒子惠文君立是歲誅衛鞅二十八年惠王卒子武王立武王有力好戲力士任鄙烏獲孟說皆至大官王與孟說舉鼎絕臏死武王無子立異母弟是爲昭襄王昭王五十一年秦使將軍摎攻西周西周君走來自歸盡獻其邑三十六城五十六年昭襄王卒子孝文王立孝文王除喪卽位三日卒子莊襄王立四年莊襄王卒子政立是爲秦始皇帝

混一諸侯

秦始皇帝

秦始皇帝者、莊襄王子也、名爲政、當是時、秦地已幷巴蜀漢中、越宛有郢、置南郡矣、北收上郡以東、有河東太原上黨郡、東至滎陽、滅二周、置三川郡、九年、王冠帶劍、李斯因說秦王、請先取韓以恐他國、於是使斯下韓、大梁人尉繚來說秦王曰、以秦之彊、諸侯譬如郡縣之君臣、但恐諸侯合從、翕而出不意、此乃智伯夫差湣王之所以亡也、願大王毋愛財物、賂其豪臣、以亂其謀、不過亡三十萬金、則諸

侯可盡、秦王從其計、見尉繚亢禮、衣服飲食與繚同、繚曰、秦王爲人、蜂準長目、鷙鳥膺、豺聲、少恩而虎狼心、居約易出人下、得志亦輕食人、我布衣、然見我常身自下我、誠使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皆爲虜矣、不可與久游、乃亡去、秦王覺、固止、以爲秦國尉、卒用其計策、而李斯用事、至二十六年、秦遂幷天下、令丞相御史曰、寡人以眇眇之身、興兵誅暴亂、賴宗廟之靈、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傳後世、其議帝號、丞相御史大夫等議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太皇、太皇最貴、臣等昧死上尊號、王曰太皇、命爲制、令爲詔、天子自稱曰朕、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他如議、制曰、朕聞上古有號毋謚、中古有號、死而以行爲謚、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也、朕弗取焉、自今以來、除謚法、朕爲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之無窮、周得火德、秦代周、從所不勝、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節旗皆上黑、數以六爲紀、符法冠皆六寸、而輿六尺、六尺爲步、乘六馬、更名河曰德水、丞相王綰等言、諸侯初破、燕齊荆地遠、不爲置王、無以鎭之、請立諸子、廷尉李斯議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讐、諸侯更誅伐、周天子不能禁止、今海内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爲郡縣、諸

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鬭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以爲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更名民曰黔首、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爲鍾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宮庭中、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自雍門以東至涇渭、殿屋複道周閣相屬、所得諸侯美人鍾鼓以充入之、二十七年、始皇游隴西北地、出雞頭山、過回中、作信宮渭南、已、更命信宮爲極廟、象天極、自極廟道通驪山、作甘泉前殿、築甬道、自咸陽屬之、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

上鄒嶧山立石頌秦功德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風
雨暴至休于樹下因封其樹爲五大夫禪梁父刻所立石
於是乃並渤海以東過黃腄窮成山登之罘立石頌秦德
焉而去南登瑯琊大樂之留三月作瑯琊臺立石刻齊人
徐市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州請得齋戒與
童男童女求之於是發童男童女數千人入海求仙人始
皇還過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沒水求之
弗得乃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
幾不得渡上問博士曰湘君何神也博士對曰聞之堯女
舜之妻而葬於此於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

山樹赭其山二十九年始皇東遊至陽武博浪沙（狭人）爲盜所
驚乃登之罘刻石旋遂之瑯琊道上黨入三十一年更名
臘曰嘉平始皇爲微行咸陽與武士四人俱夜出逢盜蘭
池見窘武士擊殺盜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使燕人盧生
求羨門高誓刻碣石門壞城郭決通隄防因使韓終侯公
石生求仙人（駭）不死之藥盧生使入海還以鬼神事奏錄圖
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使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
擊胡略取河南地三十四年始皇置酒咸陽宮僕射周清
臣頌秦威德始皇說博士淳于越進曰臣聞殷周之王千
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爲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爲匹
夫卒有田常六卿（大是）之臣無輔拂何以相救哉始皇下其議
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三字甚可賞）各以治非其相反
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越言乃三代之事（愚、佞、恐、共、亂、義、李斯）
何足法也（之謂矣）異時諸侯並爭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
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禁今諸生不師
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
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夸主以爲名異取以爲高率羣下以
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
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
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辛自殉身滅族者噬矣）

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
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爲
師制曰可三十五年始皇以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廷小乃
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
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建五丈旗周馳爲閣道自
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顛以爲闕爲複道自阿房渡渭
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阿房宮未成成
欲更擇令名名之作宮阿房故天下謂之阿房宮於是立
石東海上朐界中以爲秦東門盧生說始皇曰臣等求芝
奇藥仙者常弗遇願上所居宮毋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

始可得也於是始皇乃令咸陽之旁二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複道甬道相連帷帳鐘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行所幸有言其處者罪死始皇幸梁山宮從山上見丞相車騎衆弗善也中人或告丞相丞相後損車騎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語案問莫服當是時詔捕諸時在旁者皆殺之自是後莫知行之所在侯生盧生相與謀曰始皇爲人天性剛戾自用起諸侯并天下意得欲從以爲自古莫及已專任獄吏獄吏得親幸丞相諸大臣皆受成事倚辦於上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程不中程不得休息貪於權勢至如此未可爲求仙藥於是乃亡去始皇聞亡乃大怒

使御史悉案問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始皇長子扶蘇諫曰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兵于上郡三十六年秋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爲吾遺滈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龍死使者問其故因忽不見使者奉璧具以聞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退言曰祖龍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沈璧也於是始皇卜之卦得游徙吉三十七年始皇帝出游左丞相李斯從右丞相去疾守少子胡亥愛慕請從上許

之十一月行至雲夢望祀虞舜於九疑浮江下觀籍柯渡海渚過丹陽至錢塘臨浙江水波惡乃西北二十里從峽中渡上會稽祭大禹望於南海還過吳從江乘渡並海上北至瑯琊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藥數歲不得乃詐曰蓬萊藥可得然常爲大鮫魚所苦願請善射與俱始皇乃令入海者齎捕巨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至之罘見巨魚射殺一魚遂並海西至平原津而病崩于沙丘車府令趙高丞相李斯矯詔立胡亥賜長子扶蘇死胡亥立是爲二世已而趙高譖殺李斯又弒二世立子嬰降號爲王子嬰殺趙高漢兵入關子嬰降而秦亡

匹夫首倡

陳王勝

陳勝、字涉、陽城人也、勝少時、與人傭耕、輟耕之隴上、而嘆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而應曰、若爲傭耕、何富貴也、勝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秦二世元年秋、發閭左戍漁陽、勝與陽夏人吳廣皆爲屯長、至蘄大澤鄉、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斬、勝廣乃謀曰、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勝曰、天下苦秦久矣、吾聞二世少子不當立、當立者乃公子扶蘇、今或聞無罪、二世殺之、百姓多聞其賢、未知其死、項燕爲楚將、數有功、愛士卒、楚人憐之、或以爲尚在、今誠以吾衆爲天下倡、宜多應者、

廼行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勝廣喜、念曰、此教我先威衆耳、乃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卒買魚烹食、得書、已怪之矣、又間令廣之次所旁叢祠中、夜構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卒皆夜驚恐、旦日卒中往往指目勝廣、勝廣素愛人、士卒多爲用、將尉醉、廣故數言欲亡、以忿恚尉、令辱之以激衆、尉果笞廣、尉劍挺、廣起奪而殺尉、勝佐之、并殺兩尉、召令徒屬曰、公等遇雨、皆已失期、當斬、籍第令毋斬、而戍死者固十六七、且壯士不死則已、死則舉大名耳、侯王將相寧有種乎、徒屬皆曰敬受令、乃詐稱公子扶蘇項燕、從民望也、袒右、稱大楚、爲壇而盟、祭以尉首、勝自立爲將軍、以廣爲都尉、攻大澤鄉、拔之、行收兵、北至陳、兵車已六七百乘、騎千餘、卒數萬人矣、遂攻陳、入據之、而號召其縣三老豪傑會計事、皆曰、將軍身被堅執銳、伐無道、誅暴秦、復立楚之社稷、功宜爲王、勝乃立爲王、號爲張楚、於是諸郡縣苦秦吏暴、皆殺其長吏、將以應勝、勝乃以廣爲假王、監諸將、西擊滎陽、當此時、秦令少府章邯發兵以擊楚軍、廣將軍田臧等相與謀曰、假王驕、不知兵權、不可與計、因相與矯陳王令誅吳廣、而獻其首於勝、勝因賜田臧楚令尹印、使爲上

將、西迎秦軍、臘月、勝之汝陰、還至下城父、其御莊賈殺勝以降秦、勝王凡六月而死、葬於碭、勝雖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將相竟亡秦、由勝首事也、至高祖時、爲勝置守冢三十家、嗚呼、此所以稱高祖與

英雄草創

西楚霸王項羽

項籍字羽下相人也初起兵年二十四其季父梁梁父卽楚名將項燕者也家世楚將封於項故姓項氏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梁怒之籍曰書足記姓名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耳於是梁乃教以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梁嘗殺人與籍避讐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梁下每有大繇役及喪梁常主辦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子弟以知其能秦始皇帝東遊會稽度浙江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無妄言族矣

梁自此奇籍籍身長八尺二寸力能扛鼎才氣過人秦二世元年陳勝起會稽假守殷通素賢梁梁謂守曰方今江西皆反此亦天亡秦時也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守歎曰聞夫子楚將世家唯足下耳梁曰吳有奇士桓楚亡在澤中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梁乃出戒籍持劍居外梁復入與守語曰請召籍使受令召桓楚籍入梁眴籍曰可行矣籍遂拔劍擊斬守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驚擾籍所擊殺數十百人府中皆讐伏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部署豪傑爲校尉候司馬有一人不得官自言梁曰某時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以故不任公衆乃皆服

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聞陳嬰已下東陽使使欲與連和陳嬰者故東陽令史居縣素謹信稱爲長者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欲立長無適用迺請陳嬰欲立嬰爲王異軍蒼頭特起嬰母謂嬰曰吾爲迺家婦聞先故未曾貴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乃謂其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迺以兵屬梁梁渡淮英布蒲將軍亦以其兵屬焉凡六七萬人軍下邳梁聞陳王定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時沛公亦從沛往焉居鄛人范增年七十素好奇計往說梁曰陳

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南公稱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蠭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爲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梁乃求楚懷王孫心在民閒爲人牧羊立以爲楚懷王從民望也自號武信君引兵攻亢父初章邯既殺齊王田儋於臨菑儋弟榮走保東阿章邯追圍之梁引兵救東阿大破秦軍沛公與羽攻定陶定陶未下去西略地至雍丘又大破秦軍斬李由梁再破秦軍益輕秦有驕色宋義諫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爲君畏之梁不聽乃使

宋義如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義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是)行則免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章邯夜啣枚擊楚大破之定陶梁死章邯已破梁軍則以為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北擊趙大破之宋義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顯見楚懷王曰宋義論武信君必敗數日果敗軍未戰而先見敗徵(是)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計事而說之因以為上將軍羽為魯公為次將范增為末將諸別將皆屬號卿子冠軍北救趙至安陽留四十六日(大是)不進羽謂宋義曰今秦軍圍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以

破蟣蝨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敝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先鬬秦趙夫(大不是)擊輕銳我不如公坐籌運策公不如我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狠如羊貪如狼彊不可令者斬遣其子襄相齊身送之無鹽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饑羽曰將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饑民貧卒食半菽軍無見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併力擊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彊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舉秦彊何敝之承吾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埽境內而屬將軍(好漢)今不卹士卒而徇私宴非社稷之臣也羽晨朝宋義即其帳中斬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

反楚楚王陰令籍誅之諸將讋服莫敢支吾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迺相與共立羽為假上將軍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王王因使使立羽為上將軍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人渡河救鉅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兵羽迺悉引兵渡河已度皆沉船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示士必死無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甬道大破之殺蘇角虜王離涉閒不降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侯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好殺)當十呼聲動天地諸

侯軍人人惴恐於是楚已破秦軍羽見諸侯將入轅門膝行而前(千古好漢)莫敢仰視羽繇是始為諸侯上將軍兵皆屬焉羽乃立章邯為雍王漢元年羽將諸侯兵行略地至河南遂西到新安夜擊阬秦軍二十餘萬人至函谷關有兵守不得入羽大怒使當陽君擊關羽遂入至戲西鴻門期旦日與沛公軍合戰羽季父項伯素善張良良時從沛公項伯夜以語良良與俱見沛公因伯自解於羽明日沛公從百餘騎至鴻門謝羽曰臣與將軍勠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郤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

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項王因留沛公與飲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范起出召項莊謂曰君王爲人不忍若入前爲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皆且爲所虜莊則入爲壽壽畢曰君王與沛公飲軍中無以爲樂請以劍舞項王曰諾項莊抜劍起舞項伯亦抜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曰今者項莊抜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卽帶劍擁盾入軍門交戟之衞士欲止不内樊噲側其盾以撞衞士仆地噲遂入披帷西嚮立瞋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眦盡裂項王按劍

而跽曰客何爲者張良曰沛公之參乘樊噲者也項王曰壯士賜之巵酒則與斗巵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王曰賜之彘肩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上抜劍切而啗之項王曰壯士能復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巵酒安足辭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爲大王不取也項王未有以應曰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沛

公已出項王使人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樊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方爲刀俎我爲魚肉何辭爲於是遂去乃令張良留謝良問曰大王來何操曰我持白璧一雙欲獻項王玉斗一雙欲與亞父會其怒不敢獻公爲我獻之張良曰謹諾當是時項王軍在鴻門下沛公軍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與樊噲夏侯嬰靳彊紀信等四人持劍盾步走從酈山下道芷陽間行沛公謂張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間至軍中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桮杓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大

王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大將軍足下項王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大王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項王則受璧置之坐上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抜劍撞而破之曰唉豎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爲之虜矣後數日項王乃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其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寶貨略其婦女而東秦民大失望於是韓生說羽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地肥饒可都以霸項王見秦宮室皆已燒殘又懷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韓生曰人謂楚人沐猴而冠果然項王聞之斬韓生初懷王與諸將約先入關者王其地項王使人致命於懷王

懷王曰、如約、項王乃曰、懷王者、吾家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顓主約、乃陽尊懷王爲義帝、項王與范增疑沛公、業已講解、又惡背約、恐諸侯叛之、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民皆居之、乃曰巴蜀亦關中地、故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道、已自立爲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諸侯各就國、及漢王還定三秦、張良徇韓、乃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卽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項王、項王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項王至城陽、田榮亦將兵會戰、榮不勝走、被殺、項王遂北燒夷齊城郭室屋、盡阬降卒、係虜老弱婦女、至北海、所

過殘滅、齊人相聚而畔之、於是田榮弟橫收得亡卒數萬人反城陽、項王因留連戰未能下、以故漢王得劫五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東伐楚、項王聞之、卽令諸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晨擊漢軍、殺漢卒十餘萬、皆入睢水、漢王乃與數十騎遁去、漢稍收散卒至滎陽、諸敗軍復會、因築甬道取敖倉食、三年、項王擊絕漢甬道、漢王食乏請和、項王欲聽之、范增曰、漢易與耳、今不取後必悔之、項王乃急圍滎陽、漢王患之、乃與陳平金四萬斤、以閒楚君臣、項王以故疑范增、增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賜骸骨歸、行未至彭城、疽發背死、於是漢將紀信、詐爲漢王出

降、以誑楚軍、故漢王得以數十騎從西門出、漢王西入關、復收兵還出宛葉閒、項王聞之、卽引兵南、漢王堅壁不與戰、是時彭越渡睢、與項聲薛公戰下邳、殺薛公、項王復東擊彭越、漢王遂引兵北軍城皋、項王已破走彭越、復引兵西下滎陽城、進拔成皋、漢王獨與滕公出北渡河、從張耳韓信軍、留止、使盧綰劉賈渡白馬津、入楚地、佐彭越、共擊破楚軍燕郭西、燒其積聚、攻下梁地十餘城、項王聞之、謂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皋、我十五日必定梁地、於是引兵東、四年、項王擊陳留外黃、外黃不下、數日降、項王悉令男子年十五以上詣城東、欲阬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往說

項王曰、彭越彊劫外黃、外黃恐、故且降以待大王、大王至又皆阬之、百姓豈有歸心哉、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項王然其言、乃赦外黃當阬者、漢果數挑楚軍戰、大破之、復入成皋、項王聞破、則引兵還、使人謂漢王曰、天下洶洶徒以吾兩人、願與挑戰決雌雄、毋徒罷天下父子爲也、漢王笑謝曰、吾寧鬭智、不能鬭力、項王令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者樓煩、楚挑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項王大怒、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項王瞋目叱之、樓煩目不能視、手不能發、走還入壁、不敢復出、於是項王與漢王相與臨廣武閒而語、漢王數項王十罪、項王怒、伏弩射

漢王漢王傷走入成皐時彭越數反梁地絕楚糧食而韓信已破齊且欲擊楚矣漢王乃使侯公說項王與約中分天下割鴻溝而西者爲漢東者爲楚已約項王解而東五年漢王背約進兵追項王與齊梁諸侯皆大會項王壁垓下軍少食盡漢卒諸侯兵圍之數重項王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乃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多也起飲帳中有美人姓虞氏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乃悲歌忼慨自爲歌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曲美人和之項王泣下數行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項王遂上馬戲下騎從者八百

餘人夜直潰圍南出平明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至陰陵迷失道問一田夫田夫紿曰左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項王復引而東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項王自度不能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爲諸君決戰必三勝之於是引其騎因四隤山而爲圜陳外嚮漢騎圍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吾爲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爲三處於是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殺漢一將是時楊喜爲郎騎追項王項王還叱之喜人馬俱驚辟易數里

與其騎會三處漢軍不知項王所在分軍爲三復圍之項王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兩騎乃謂騎曰何如騎皆伏曰如大王言於是遂引東欲渡烏江烏江亭長檥船待謂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亡以渡項王笑曰乃天亡我何渡爲（說天亦是天與以好勝不與以知慧可如何）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哉（大是英雄語）縱彼不言籍獨無愧於心乎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也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嘗一日千里吾不忍殺以賜公乃令騎皆去馬步持短兵接戰獨項王所殺漢軍數百人身亦

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指騎曰此項王也項王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爲若德乃自刎王翳取其頭亂相蹂踐爭相殺者數十人最後楊喜呂馬童郎中呂勝楊武各得其一體故分其地以封五人皆爲列侯漢王乃以魯公號葬項王於穀城爲發喪哭臨而去封項伯等四人爲列侯嗚呼此其所以爲漢王也

乘時復業

齊王田横

田儋者狄人也儋從弟田榮榮弟田横皆豪宗彊能得人陳涉之初起王楚也使周市畧定魏地北至狄狄城守田儋佯為縛其奴從少年之廷欲謁殺奴見狄令因擊殺令而召豪吏子弟曰諸侯皆反秦自立齊古之建國儋田氏當王遂自立為齊王發兵以擊周市周市因略定齊地秦將章邯圍魏魏請救於齊田儋將兵救魏章邯大破齊魏軍殺儋儋弟田榮收儋餘兵東走東阿立田儋子市為齊王榮相之田横為將平齊地後榮自立為齊王盡幷三齊之地

項王聞之乃北伐齊齊王田榮兵敗走平原平原人殺榮榮弟横收齊散兵得數萬人反擊項羽於城陽而漢王率諸侯敗楚入彭城項羽聞之乃釋齊而歸擊漢連與漢戰相距滎陽以故田横復得收齊城邑立田榮子廣為齊王而横相之横定齊三年漢王使酈生往說下齊横以為然解其歷下軍漢將韓信襲破齊歷下軍因入臨淄横怒以酈生賣已而烹之走博陽齊王廣被虜横乃自立為齊王及漢王立為皇帝田横懼誅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高帝乃使赦田横罪而召之田横因謝曰臣烹陛下之使酈生今聞其弟酈商為漢將而賢臣恐懼不敢奉詔使還報高帝乃詔衛尉酈商曰齊王田横即來人馬從者敢動搖者致族夷乃復使使持節具告以詔商狀曰田横來大者王小者侯不來且舉兵加誅田横乃與其客二人乘傳詣雒陽未至三十里至尸鄉廐置横謝使者曰人臣見天子當洗沐止留謂其客曰横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為天子而横乃為亡虜北面事之其耻固已甚矣且吾烹人之兄與其弟併肩而事主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我我獨不媿於心乎且陛下所以欲見我者不過欲一見吾面耳今陛下在雒陽斬吾頭馳三十里形容尚未敗也遂自剄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高帝曰嗟乎有

以也夫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豈不賢乎哉為之流涕而拜其二客為都尉發卒二千人以王者禮葬田横既葬二客穿其冢旁孔皆自剄下從之高帝聞之乃大驚以田横之客皆賢吾聞其餘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則聞田横死亦皆自殺於是乃知田横兄弟能得士也

漢高祖皇帝

漢高祖劉邦、字季、沛豐邑人也、母媼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父太公往視、則見交龍於上、已而有娠、遂產高祖、高祖爲人、隆準而龍顏、美須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寬仁愛人、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及壯、試吏爲泗上亭長、廷中吏無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嘗繇咸陽、縱觀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矣、單父人呂公善沛令、沛中豪傑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爲主吏、主賚、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高祖爲亭長、素易諸吏、乃紿爲謁曰賀錢萬、實不持一錢、謁入、呂公大驚、起迎之門、呂公者、好相人、見高祖狀貌、因重敬之、引入坐上坐、蕭何曰、劉季固多大言、少成事、高祖因狎侮諸客、遂坐上坐無所詘、呂公因目固留高祖、竟酒後、呂公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季自愛、臣有息女、願爲箕帚妾、呂公女、即呂后也、高祖嘗告歸之田、呂后與兩子居田中、有一老父過、相后曰、夫人天下貴人也、令相兩子、見孝惠帝、曰、夫人所以貴者、乃此男也、相魯元公主、亦皆貴、老父已去、高祖適從旁舍來、呂后具言客有過相我子母皆大貴、高祖乃追及問老父、老父曰、鄉者夫人兒子皆以君、君相貴不可言、高祖乃謝曰、誠如父言、不敢忘德、及高祖貴、遂不知老父處、高祖以亭長爲縣送徒驪山、徒多道亡、乃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高祖被酒、夜徑澤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斬蛇、蛇分爲兩、徑開、行數里、醉因臥、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嫗何哭、嫗曰、人殺吾子、人曰、嫗子何爲見殺、嫗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爲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故哭、人乃以嫗爲不誠、欲笞之、嫗因忽不見、後人至、告高祖、高祖乃心獨喜自負、諸從者日益畏之、秦始皇帝嘗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東遊以厭當之、高祖即隱於芒碭山澤間、呂后與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問之、呂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得季、高祖又喜、沛中子弟或聞之、多欲附者矣、秦二世元年、陳涉起蘄至陳、自立爲楚王、郡縣多殺長吏以應涉、沛令欲以沛應之、掾主吏蕭何曹參曰、君爲秦吏、今欲背之、帥沛子弟、恐不聽、願君召諸亡在外者、可得數百人、因以劫衆、衆不敢不聽、乃令樊噲召高祖、高祖之衆已數百人矣、沛令後悔、恐其有變、乃閉城城守、欲誅蕭曹、蕭曹恐、踰城保高祖、高祖乃書帛射城上、與沛父老曰、天下同苦秦久矣、今父老雖爲沛令

守諸侯並起今屠沛沛令共誅令擇可立立之以應諸侯即室家完不然父子俱屠無爲也父老乃帥子弟共殺沛令開城門迎高祖立爲沛公祠黄帝祭蚩尤於沛庭而釁鼓旗幟皆赤由所殺蛇白帝子所殺者赤帝子故也秦二世二年夏四月項梁擊殺景駒秦嘉止薛沛公往見之六月沛公與項梁共立楚懷王孫心爲楚懷王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當是時秦二世三年也秦兵彊常乘勝逐北諸將莫利先入關獨羽怨秦破項梁奮勢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爲人慓悍禍賊嘗攻襄城襄城無噍類所過無不殘滅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

西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毋侵暴宜可下項羽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卒不許羽而遣沛公沛公與南陽守齮戰犨東大破之畧南陽郡南陽守走保城守宛沛公引兵過宛西張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尚衆距險今不下宛宛從後擊彊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乃夜引軍從他道還偃旗幟遲明圍宛城三匝秋七月南陽守齮降八月沛公攻武關入秦漢元年冬十一月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封皇帝璽符節降軹道旁諸將或言誅秦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人已服降殺之不祥乃以屬吏遂西

入咸陽召諸縣豪傑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吏民皆按堵如故凡吾所以來爲父兄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且吾所以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要約耳（王者之師）乃使人與秦吏行至縣鄉邑告諭之秦民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享軍士沛公讓不受曰倉粟多不欲費民民益喜唯恐沛公不爲秦王十二月項羽帥諸侯兵欲西入關關門閉聞沛公已定關中羽大怒使黥布等攻破函谷關遂至戲下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相

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亞父范增說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財好色今聞其入關珍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小吾使人望其氣皆爲龍成五色此天子氣（是天子氣又可擊）急擊之勿失於是饗士旦日合戰會羽季父項伯素善張良夜馳見張良具告其實欲與俱去沛公乃因良見伯謝羽鴻門羽乃解二月羽自立爲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背約更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四十一縣都南鄭漢王既至南鄭諸將及士卒皆歌謳思東歸多道亡還者因聽韓信策還定三秦二年冬十月項羽使九江王布殺義帝於郴三月漢王自臨晉渡河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

漢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
曰明其爲賊敵乃可服項羽爲無道放殺其主天下之賊
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大王宜率三軍之衆爲之素服
以告諸侯漢王曰善於是漢王爲義帝發喪袒而大哭哀
臨三日發使告諸侯當是時齊王田榮既亡榮弟横收得
數萬人復立榮子廣爲齊王羽雖聞漢東既擊齊欲破之
而後擊漢漢王以故得劫五諸侯兵東伐楚到外黄彭越
將三萬人歸漢漢王拜越爲魏相國令定梁地漢王遂入
彭城收羽美人貨賂置酒高會羽聞之令其將擊齊而自
以精兵三萬人晨擊漢軍大戰彭城靈壁東睢水上大破

漢軍多殺士卒睢水爲之不流圍漢王三匝會大風從西
北起折木發屋揚沙石晝晦楚軍大亂漢王乃得與數十
騎遁去過沛使人求室家不得道逢孝惠魯元載與俱行
審食其從太公呂后反遇楚軍楚常置軍中以爲質漢王
謂謁者隨何曰公能說九江王布使舉兵畔楚項王必留
擊之得留數月吾取天下必矣五月漢王屯滎陽蕭何發
關中老弱未傅者悉詣軍韓信亦收兵與漢王會兵復大
振與楚戰滎陽南京索閒破之築甬道屬河以取敖倉八
月漢王以韓信爲左丞相與曹參灌嬰俱擊魏九月信等
虜豹傳詣滎陽定魏地置河東太原上黨郡三年冬十月

韓信張耳東下井陘擊趙斬陳餘獲趙王歇置常山代郡
隨何既說黥布起兵攻楚楚使項聲龍且攻布布戰不勝
十二月布與隨何閒行歸漢漢王分之兵與俱至成皐項
羽數侵奪漢甬道軍乏食漢王乃從陳平計與平黄金四
萬斤以閒踈楚君臣夏四月亞父勸項羽急攻滎陽漢王
患之陳平反閒既行羽果疑亞父亞父大怒而去發病死
五月將軍紀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於是陳平夜出女子
二千餘人楚因四面擊之紀信乃乘王車黄屋左纛曰食
盡漢王降楚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
騎出西門遁羽燒殺信漢王出滎陽至成皐入關收兵欲

復東轅生說曰漢與楚相距滎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出
武關項王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滎陽成皐間且得休息
使韓信等得輯河北趙地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滎陽如此
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息復與之戰破之必矣漢王
從其計出軍宛葉間與黥布行收兵羽聞漢王在宛果引
兵南漢王堅壁不與戰是月彭越渡睢與項聲薛公戰下
邳破殺薛公羽使終公守成皐而自東擊彭越漢王引兵
北擊破終公復軍成皐六月羽已破走彭越聞漢軍成皐
乃引兵西拔滎陽遂圍成皐漢王跳獨與滕公共車出成
皐玉門北渡河宿小修武自稱使者晨馳入張耳韓信壁

而奪之軍乃使張耳北收兵趙地漢王得韓信軍復大振
八月臨河南饗軍小修武欲復戰郎中鄭忠說止漢王高
壘深塹勿戰漢王聽其計使盧綰劉賈將卒二萬人騎數
百渡白馬津入楚地佐彭越燒楚積聚復擊破楚軍羽乃
謂海春侯曹咎曰謹守成皐即漢王欲挑戰慎勿與戰羽
遂引兵東擊彭越四年冬漢果數挑成皐戰又使人辱之
曹咎怒渡兵汜水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金玉貨賂
漢王遂引兵渡河復取成皐軍廣武就敖倉食羽既下梁
地十餘城聞成皐破乃引兵還軍廣武與漢相守數月楚
軍食少項王患之乃爲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

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若俱北面受命懷王約爲兄
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幸分我一杯羹羽怒欲殺之
項伯曰爲天下者不顧家殺之無益祇益禍耳於是漢王
羽相與臨廣武之間而語羽欲與漢王獨身挑戰漢王數
羽十罪羽大怒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胷乃捫足曰虜中
吾指漢王病創卧張良彊請漢王起行勞軍以安士卒漢
王出行軍疾甚因馳入成皐十一月漢王疾瘉西入關至
櫟陽存問父老置酒梟故塞王欣頭櫟陽市留四日復如
軍軍廣武關中兵益出而彭越田横又居梁地往來苦楚
兵絶楚糧食項羽自知少助食盡韓信又進兵擊楚患之

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洪溝以西爲漢以東爲楚九月歸
太公呂后羽解而東歸漢王欲西歸張良陳平諫曰今漢
有天下大半而諸侯皆附楚兵罷食盡此天亡之時不因
其幾而遂取之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從之五年冬十
月漢王追項羽至陽夏南止軍與齊王信魏相國越期會
擊楚至固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
守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良對曰楚兵且破二人未有
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天下可立致也齊王信之
立非君王意信亦不自堅彭越本定梁地始君王以魏豹
故拜越爲相國今豹死越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取

睢陽以北至穀城皆以王彭越從陳以東傅海與齊王信
信家在楚其意欲復得故邑能出捐此地以許兩人使各
自爲戰則楚易敗也於是漢王發使使韓信彭越至皆引
兵來十二月圍羽垓下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知盡得
楚地羽與數百騎走是以兵大敗灌嬰追斬羽東城楚地
悉定二月漢王即皇帝位夏五月置酒雒陽南宮上曰通
侯諸將毋敢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
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嫚而侮人項王仁
而敬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與之與天
下同利也項羽妬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

不與人功得地而不與人利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英雄語）
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英雄）
如子房鎭國家撫百姓給餉饋不絶糧道吾不如蕭何連（可敬歎）
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
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
所以爲我擒也秋燕王臧荼反上自將征之九月虜荼六
年冬人告楚王信謀反上用陳平計僞遊雲夢會諸侯于
陳信迎謁因執之還至雒陽赦信以爲淮陰侯秋九月匈
奴圍韓王信於馬邑信降匈奴七年冬上自將擊信於銅
鞮連戰乘勝逐北至樓煩會大寒士卒墮指遂至平城爲

匈奴所圍七日用陳平秘計得出十年代相國陳豨反上
令周昌選趙壯士可令將者白見四人上嫚罵曰豎子能
爲將乎四人慙皆伏地上各封千戶以爲將左右諫曰從
入蜀漢伐楚賞未徧行今封此何功上曰非汝所知陳豨
反趙代地皆豨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今計唯
獨邯鄲中兵耳吾何愛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乎是月也
將軍柴武斬韓王信於參合上還雒陽秋淮南王布反上
自將擊布十二年冬十月上破布軍于會缶布走令別將
追之斬布番陽上還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
弟佐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敎之歌酒酣上擊筑自歌

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
四方令兒皆和習之上乃起舞忼慨傷懷泣數行下謂沛（項王矣一遺泣漢王得意亦泣英雄故多）
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之後吾魂魄猶思（感泣矣）
家沛且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爲朕湯沐
邑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十一月上自淮南還過魯以太
牢祠孔子西還長安刑白馬與蕭何等諸大臣歃血盟曰
非劉氏不王非有功不侯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藏（主意定矣）
盟金匱剖符分封使世世襲其爵而誓之曰黃河如帶泰山
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呂后問曰陛下百歲後蕭相國
旣死誰令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曰王陵可然少戇陳

平可以助之陳平知有餘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
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爲太尉呂后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
非乃所知也夏四月帝崩壽五十三卽位七年起兵五年
共十二年呂后與審食其謀曰諸侯故與帝爲編戶民北
面爲臣心常鞅鞅今乃事少主非盡族是天下不安以故
不發喪或以語酈商酈商見審食其曰聞帝已崩四日不
發喪欲誅諸將誠如此天下危矣陳平灌嬰將十萬守滎
陽樊噲周勃將二十萬定燕代比聞帝崩諸將皆誅必連
兵還鄉以攻關中大臣內畔諸將外反亡可蹻足待也審
食其入言之乃發喪大赦天下葬長陵

孝惠卽位、令郡國諸侯王立高廟、元年冬、呂氏殺趙隱王如意、二年冬、齊悼惠王來朝、恐呂后留之、乃獻城陽郡以益魯元公主邑、尊公主爲太后、秋七月、相國何薨、四年春三月、惠帝冠、赦天下、除挾書律、五年、相國參薨、六年、舞陽侯噲薨、七年秋、惠帝崩、在位七年、呂后臨朝八年、太史贊曰、孝惠帝高后之時、黎民得離戰爭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無爲、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稱制、政不出房戶、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滋殖

藏書世紀卷三

明聖繼統

孝文皇帝

孝文皇帝、諱恒、母薄姬也、高祖誅陳豨、定代地、立恒爲代王、高后崩、諸呂謀爲亂、丞相陳平、太尉周勃、朱虛侯劉章等共誅之、使人迎代王、代王郎中令張武等議、皆曰、漢大臣皆故高帝時將、習兵事、多謀詐、其屬意非止此也、特畏高帝呂太后威耳、今已誅諸呂、新喋血京師、以迎代王爲名、實不可信、願稱疾無往、以觀其變、中尉宋昌進曰、羣臣之議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豪傑並起、人人自以爲得之者以萬數、然卒踐天子位者、劉氏也、天下絕望、一矣、高帝王

子弟、地犬牙相制、所謂磐石之宗也、天下服其彊、二矣、漢興、除秦煩苛、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難動搖、三矣、夫以呂太后之嚴、立諸呂爲三王、擅權專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士皆袒左、爲劉氏、叛諸呂、卒以滅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爲變、百姓弗爲使、其黨寧能專一邪、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瑯邪齊代之彊、方今高帝子、獨淮南王與大王、大王又長、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代王報太后、計猶豫未定、卜之兆、得大橫、占曰、大橫庚庚、余

爲天王、夏啓以光、代王曰、寡人固已爲王、又何王乎、卜人曰、所謂天王者、乃天子也、於是代王乃遣太后弟薄昭見太尉勃、勃等具言所以迎立王者、昭還報曰、信矣、無可疑者、代王乃令宋昌驂乘、張武等六人、乘六乘傳、詣長安、至高陵止、而從宋昌先之長安觀變、昌至渭橋、丞相已下皆迎、昌還報、代王乃進至渭橋、羣臣拜謁稱臣、代王下拜、太尉勃進曰、願請閒、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太尉勃乃跪上天子璽、代王謝曰、至邸而議之、閏月己酉、入代邸、羣臣從至、請卽天子位、代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遂卽天子位、羣臣以次侍、使太僕嬰東牟侯興居

先清宮、奉天子法駕、迎代邸、皇帝卽夕入未央宮、夜拜宋昌爲衞將軍、領南北軍、張武爲郎中令、行殿中、還坐前殿、

元年冬十月辛亥、謁高廟、徙右丞相平爲左丞相、太尉勃爲右丞相、大將軍灌嬰爲太尉、諸呂所奪齊楚故地、皆復與之、壬子、遣車騎將軍薄昭、迎皇太后于代、詔益封太尉周勃邑萬戶、賜金五千斤、丞相陳平、將軍灌嬰邑各三千戶、金二千斤、朱虛侯章、襄平侯通、東牟侯興居邑各二千戶、金千斤、封典客揭爲陽信侯、賜金千斤、盡除收帑相坐律令、正月、有司請蚤建太子、詔曰、朕旣不德、上帝神明未歆饗也、天下人民未有慊志、今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嬗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其安之、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上曰、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閱天下之義理多矣、明於國家之大體、吳王於朕、兄也、淮南王、弟也、皆秉德以陪朕、豈爲不豫哉、諸侯王宗室昆弟、有功臣多賢及有德義者、若擧有德以陪朕之不能終、是社稷之靈、天下之福也、今不選擧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爲忘賢有德者、而專於子、非所以憂天下也、朕甚不取、有司固請曰、立嗣必子、所從來遠矣、高帝始平天下、建諸侯、爲帝者太祖、諸侯王列侯始受國者、亦皆爲其國祖、子孫繼嗣、世世不絕、天下之大

義也、故高帝設之以撫海內、今釋宜建、而更選於諸侯宗室、非高帝之志也、更議不宜、子啓最長、敦厚慈仁、請建以爲太子、上乃許之、因賜天下民當爲父後者爵一級、上從代來、初卽位、施德惠天下、鎭撫諸侯四夷、皆歡洽、乃修從代來功臣、詔封周昌爲壯武侯、諸從朕六人、官皆至九卿、又詔曰、列侯從高帝入蜀漢者六十八人、皆益邑各三百戶、故吏二千石以上、從高帝潁川守尊等十人、食邑六百戶、淮陽守申屠嘉等十人五百戶、衞尉定等十人四百戶、封淮南王舅趙兼爲周陽侯、齊王舅駟鈞爲靖郭侯、故常山丞相蔡兼爲樊侯、二年、丞相陳平薨、詔曰、朕聞古者諸

侯建國千餘歲各守其地以時入貢民不勞苦上下歡欣靡有違德今列侯多居長安邑遠吏卒給輸費苦而列侯亦無繇教訓其民其令列侯之國爲吏及詔所止者遣太子三月有司請立皇子爲諸侯王詔曰前趙幽王幽死朕甚憐之已立其太子遂爲趙王遂弟辟彊及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東牟侯興居有功可王乃遂立辟彊爲河間王章爲城陽王興居爲濟北王因立皇子武爲代王參爲太原王揖爲梁王五月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也今法有誹謗訞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

賢良其除之民或祝詛上以相約而後相謾吏以爲大逆其有他言吏又以爲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九月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仍親率羣臣農以勸之三年詔曰前日詔遣列侯之國或辭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爲朕率列侯之國遂免丞相勃遣就國五月匈奴入居北地河南爲寇上幸甘泉遣丞相灌嬰擊匈奴匈奴去上自甘泉之高奴因幸太原晉游十餘日濟北王興居聞帝之代乃反於是詔以棘蒲侯柴武爲大將軍擊之八月虜濟北王興居自殺赦諸與興居反者四年封齊悼惠王子七人爲列侯六年淮南王長

謀反廢遷蜀嚴道死雍八年封淮南厲王長子四人爲列侯十二年春出孝惠皇帝后宮美人令得嫁三月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十三年除肉刑法十四年匈奴寇邊殺北地都尉卬上親勞軍勒兵申教令賜吏卒自欲征匈奴羣臣諫不聽皇太后固要上乃止於是以東陽侯張相如爲大將軍擊匈奴匈奴遁去其春詔曰朕獲執犧牲珪幣以事上帝宗廟十四年矣以不敏不明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媿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後已至明之極也今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於朕不爲百姓夫以朕之不德而專鄉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

不德也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十五年黃龍見於成紀詔議郊祀公孫臣明服色新垣平設五廟夏上幸雍始郊見五帝修名山大川嘗祀而絕者有司以歲時致禮十六年立齊悼惠王子六人淮南厲王子三人皆爲王秋九月得玉杯刻曰人主延壽明年改元後元年新垣平詐覺謀反夷三族詔曰間者數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廢不享與何以致此將百官之奉養或費無用之事或多與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加益以口量

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爲酒醪以靡穀者多六畜之食焉者衆與細大之義吾未能得其中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後二年匈奴和親詔曰朕既不明不能遠德使方外之國或不寧息夫四荒之外不安其生封圻之内勤勞不處二者之咎皆自於朕之德薄而不能達遠也間者累年匈奴並暴邊境多殺吏民夫久結難連兵中外之國將何以自寧故遣使者冠蓋相望結轍於道以諭朕志於單于今單于反古之道計社稷之安便萬民之利新與朕俱棄細過偕

之大道結兄弟之義以全天下元元之命和親以定始于今年後六年匈奴三萬騎入上郡三萬騎入雲中以河内太守周亞夫爲將軍次細柳及宗正劉禮等爲將軍次霸上等處以備胡後七年夏六月帝崩葬霸陵遺詔曰朕聞之萬物之生靡不有死當今之世咸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臨以罹寒暑之數哀人之父子傷其飲食絶其祭祀謂天下何朕獲保宗廟以眇眇之身託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餘年矣今乃幸以天年得復供養于高廟朕之不明與嘉之其奚哀念之有其令天下吏民令到

出臨三日皆釋服無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者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跣絰帶無過三寸無布車及兵器無發民哭臨宮殿宮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聲非旦夕臨時禁無得擅哭以下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釋服霸陵山川因其故無有所改歸夫人以下至少使班氏曰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爲身衣弋綈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爲飾因其山不起

墳南越尉佗自立爲帝召貴佗兄弟以德懷之佗遂稱臣與匈奴結和親後而背約入盜只令邊備守不冐發兵深入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張武等受賂金錢覺更加賞賜以媿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興於禮義斷獄數百幾致刑措焉李生曰歷代詔令多文飾惟孝文詔書字字出肺腸讀之令人深快予故備載之孝文深得退一步法自然脚跟穩實故其詔令不虛也學者未知黃帝老子之實謂之異端楊朱氏能令天下禍敗吁請細觀焉毋但哺前人糟粕也

景帝即位之元年詔曰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孝文

皇帝、高皇帝、宜爲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宜爲帝者太宗之廟、天子宜世世獻祖宗之廟。三年、吳王濞、膠西王卬、楚王戊、趙王遂、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皆舉兵反。遣太尉亞夫、大將軍竇嬰、將兵擊之、斬吳王濞於丹徒、膠西王卬等皆自殺。四年夏、立皇子榮爲皇太子、徹爲膠東王。七年春、廢皇太子榮爲臨江王。四月、立膠東王徹爲皇太子。後元年、條侯周亞夫下獄死。三年、帝崩、在位十六年。班氏曰、孔子稱斯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周秦之敝、綱密文峻、而姦宄不勝。漢興、掃除煩苛、與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年之間、至於移風易俗、黎民淳厚。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

董份曰、太史深服文帝、故末復總敘其德化、海內殷富二句、結盡孝文功效矣。

英雄繼創

孝武皇帝

孝武皇帝、景帝第十子也。建元元年冬十月、詔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侯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遣使者安車蒲輪、束帛加璧、徵魯申公。三年、閩越圍東甌、東甌告急。遣中大夫嚴助持節發會稽兵、浮海救之、未至、閩越走、兵還。五年、置五經博士。六年、閩越王郢攻南越。遣大行王恢將兵出豫章、大司農韓安國出會稽擊之、未至、越人殺郢降、兵還。元光二年冬、行幸雍、祠五畤。春、詔問公卿曰、朕飾子女以配單于、金幣文繡、賂之甚厚、單于待命加嫚、侵盜亡已、邊境被害、朕甚閔之、今欲舉兵攻之、何如。大行王恢建議宜擊、乃以御史大夫韓安國爲護軍將軍、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太僕公孫賀爲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爲將屯將軍、大中大夫李息爲材官將軍、將三十萬衆屯馬邑谷中、誘致單于、欲襲擊之、單于入塞覺之、走出。六月、軍罷。將軍王恢坐首謀不進、下獄死。六年、匈奴入上谷、殺略吏民。遣車騎將軍衛青出上谷、騎將軍公孫敖出代、輕車將軍公孫賀出雲中、驍騎將軍李廣出鴈門。青至龍城、獲首虜七百級。廣、敖失師而還。元朔元年冬、詔曰、公卿大夫所使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也。夫本仁祖義、褒德錄賢、勸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繇昌也。朕夙興夜寐、嘉與宇內之士、臻於斯路。故旅耆老、復孝敬、選豪俊、講文學、稽參政事、祈進民心、深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壅於上聞也。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將何以佐朕燭幽隱、勸元元、厲蒸庶、崇鄉黨之訓哉。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

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有司奏議曰、
古者諸侯貢士、壹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
有功、乃加九錫、不貢士、一則黜爵、再則黜地、三則黜爵地
畢矣、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
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退、此所以勸善黜惡也、
今詔書昭先帝聖緒、令二千石舉孝廉、所以化元元、移風
易俗也、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
免、奏可、秋、匈奴入遼西、殺太守、入漁陽鴈門、敗都尉、殺略
三千餘人、遣將軍衛青出鴈門、將軍李息出代、獲首虜數
千級、二年、匈奴入上谷漁陽、殺略吏民千餘人、遣將軍衛

青李息出雲中、至高闕、遂西至符離、獲首虜數千級、收河
南地、置朔方五原郡、四年冬、行幸甘泉、夏、匈奴入代、定襄
上郡、殺略數千人、五年春、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兵十餘
萬人出朔方高闕、獲首虜萬五千級、夏、丞相公孫弘請為
博士置弟子員、由是學者益廣、秋、匈奴入代、殺都尉、六年
春、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兵十餘萬騎出定襄、斬首三千
餘級而還、夏四月、衛青復將六將軍絕幕、大克獲、前將軍
趙信軍敗降匈奴、右將軍蘇建亡軍、獨身脫還、贖為庶人、
六月、詔置武功賞官、以寵戰士、元狩元年冬十月、行幸雍
祠五時、獲白麟、作白麟之歌、十一月、淮南王安、衡山王賜

謀反誅、黨與死者數萬人、二年冬、行幸雍、祠五時、遣驃騎
將軍霍去病出隴西、至皋蘭、斬首八千餘級、夏、將軍去病
公孫敖出北地二千餘里、過居延、斬首虜三萬餘級、秋、匈
奴入鴈門、殺略數百人、遣衛尉張騫、郎中令李廣皆出右
北平、廣殺匈奴三千餘人、盡亡其軍四千人、獨身脫還、及
公孫敖張騫皆後期當斬、贖為庶人、是月也、匈奴昆邪王
殺休屠王、并將其衆合四萬餘人來降、置五屬國以處之、
以其地為武威酒泉郡、三年秋、匈奴入右北平定襄、殺略
千餘人、四年夏、大將軍將四將軍出定襄、將軍去病出代、
青至幕北圍單于、斬首萬九千級、至闐顏山乃還、去病與

左賢王戰、斬獲首虜七萬餘級、封狼居胥山乃還、兩軍戰
士死者數萬人、前將軍廣、後將軍食其、皆後期、廣自殺、食
其贖死、五年春、丞相李蔡有罪自殺、六年秋、大司馬驃騎
將軍去病薨、元鼎元年、得鼎汾水上、二年冬、丞相莊青翟
下獄死、春、起柏梁臺、四年冬、行幸雍、祠五時、十一月、立后
土祠于汾陰脽上、還至洛陽、封周孽子嘉為周子南君、以
奉周祀、封方士欒大為樂通侯、位上將軍、六月、得寶鼎后
土祠旁、秋、馬生渥洼水中、作寶鼎天馬之歌、五年冬、行幸
雍、祠五時、遂踰隴、登空同、西臨祖厲河而還、夏四月、南越
王相呂嘉反、殺漢使者、秋、遣伏波將軍路博德等、將兵并

馳義侯遺別將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牁江咸會番禺九月丞相趙周下獄死樂通侯欒大坐誣罔要斬西羌衆十萬人反與匈奴通六年發隴西天水安定騎士及中尉河南河內卒十萬人遣將軍李息郎中令徐自爲征西羌平之馳義侯遺兵未及下便令征西南夷遂定越地以爲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眞日南珠厓儋耳郡定西南夷以爲武都牂牁越巂沈黎文山郡秋東越王餘善反遣橫海將軍韓說中尉王溫舒出會稽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擊之元封元年冬詔曰南越東甌咸伏其辜西蠻北夷頗未輯睦朕將巡邊垂擇兵振旅躬秉武節置十二部將

軍親帥師焉行自雲陽北歷上郡西河五原出長城北登單于臺至朔方臨北河勒兵十八萬騎旌旗徑千餘里威震匈奴遣使者告單于曰南越王頭已縣於漢北闕矣單于能戰天子自將待邊不能亟來臣服何但亡匿幕北寒苦之地爲匈奴讋焉還祠黃帝於橋山迺歸甘泉是月也東越殺王餘善降乃詔曰東越險阻反覆爲後世患乃盡遷其民於江淮春行幸緱氏詔曰朕用事華山至于中嶽翌日親登嵩高御史乘屬在廟旁吏卒咸聞呼萬歲者三令加增太室祠行遂東巡海上夏四月還登封泰山降坐明堂詔以十月爲元封元年復東巡海上至碣石自遼西

歷北邊九原歸于甘泉二年春幸緱氏遂至東萊夏還祠泰山至瓠子臨決河命從臣將軍以下皆負薪塞河隄作瓠子之歌還作甘泉通天臺長安飛廉館詔曰甘泉宮內中產芝九莖連葉其赦天下賜雲陽都百戶牛酒作芝房之歌秋朝鮮叛遣樓船將軍楊僕左將軍荀彘將應募罪人擊之又遣將軍郭昌中郎將衛廣發巴蜀兵平西南夷未服者以爲益州郡三年春作角抵戲三百里內皆來觀夏朝鮮斬其王右渠降以其地爲樂浪臨屯玄菟眞番郡四年冬行幸雍祠五時通回中道遂北出蕭關歷獨鹿鳴澤自代而還五年冬行南巡狩至於盛唐望祀虞舜于九

嶷登灊天柱山自尋陽浮江親射蛟江中獲之舳艫千里薄樅陽而出作盛唐樅陽之歌遂北至琅邪並海所過禮祠其名山大川春還至泰山增封祠高祖于明堂以配上帝因朝諸侯王列侯受郡國計赦天下所幸縣毋出今年租賦秋大司馬大將軍青薨六年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舉茂材異等堪爲將相及使絕國者太初元年冬行幸泰山乙酉柏梁臺災十二月禮高里祠后土東臨渤海望祠蓬萊二月起建章宮夏五月正歷以正月爲歲首

色尚黃數用五定官名協音律遣因杅將軍公孫敖築塞外受降城秋行幸安定遣貳師將軍李廣利發天下讁民西征大宛二年行幸河東祠后土秋遣浚稽將軍趙破奴二萬騎出朔方擊匈奴不還三年春行東巡海上夏還修封泰山禪石閭四年春貳師將軍廣利斬大宛王首獲汗血馬來作西極天馬之歌冬行幸回中天漢元年春行幸甘泉郊泰畤二年春行幸東海還幸回中夏貳師將軍三萬騎出酒泉與右賢王戰于天山斬首虜萬餘級又遣因杅將軍出西河騎都尉李陵將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與單于戰斬首虜萬餘級陵兵敗降匈奴是月也泰山琅邪

羣盜徐勃等阻山攻城遣直指使者暴勝之等衣繡衣杖斧分部逐捕刺史郡守以下皆伏誅三年春行幸泰山修封祀明堂因受計還幸北地祠常山瘞玄玉赦天下行所過毋出田租秋匈奴入鴈門四年發天下七科讁及勇敢士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兵萬騎步兵七萬人出朔方因杅將軍公孫敖萬騎步兵三萬人出鴈門游擊將軍韓說步兵三萬人出五原彊弩都尉路博德步兵萬餘人與貳師會廣利與單于戰余吾水上敖與左賢王戰不利皆引還太始三年行幸東海獲赤鴈作赤鴈之歌幸琅邪禮日成山登之罘浮大海山稱萬歲冬賜行所過戶五千錢鰥寡孤獨帛人一匹四年春行幸泰山夏四月幸不其祠神人于交門宮若有鄉坐拜者作交門之歌征和元年春還行幸建章宮二年春丞相賀下獄死三年春行幸雍至安定北地匈奴入五原酒泉殺兩都尉三月遣貳師將軍廣利將七萬人出五原廣利敗降匈奴六月丞相屈氂下獄要斬妻子梟首四年春行幸東萊臨大海後元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遂幸安定二年春二月立皇子弗陵爲皇太子丁卯帝崩葬茂陵在位五十四年

守成明辟

孝昭皇帝

孝昭皇帝武帝少子也母曰趙倢伃本以有奇異得幸及生帝亦奇異後元二年立爲太子年八歲以侍中奉車都尉霍光爲大司馬大將軍受遺詔輔少主明日武帝崩太子即皇帝位大將軍光秉政領尚書事車騎將軍金日磾左將軍上官桀副焉始元元年車騎將軍日磾薨元鳳元年鄂邑長公主燕王旦與左將軍上官桀桀子驃騎將軍安御史大夫桑弘羊皆謀反伏誅時帝年十四能知其詐深信大將軍光語在光傳二年詔曰朕閔百姓未贍前年減漕三百萬石頗省乘輿馬及苑馬以補邊郡三輔傳馬其令郡國毋斂今年馬口錢三輔太常郡得以菽粟當賦

三年春、泰山有大石自起立、上林有柳樹枯僵自起生。元平元年夏四月、帝崩、葬平陵、在位十三年。

、守成令主

孝宣皇帝

孝宣皇帝、武帝曾孫、戾太子孫也。太子納史良娣、生史皇孫、皇孫納王夫人、生宣帝、號曰皇曾孫。生數月、遭巫蠱事、太子、良娣、皇孫、王夫人皆遇害。曾孫雖在襁緥、猶坐收繫郡邸獄。時丙吉爲廷尉監、治巫蠱郡邸獄、故曾孫賴吉得全。因遭大赦、吉迺載曾孫送祖母史良娣家。後有詔掖庭養視、上屬籍宗正。掖庭令張賀嘗事戾太子、思顧舊恩、哀

曾孫、奉養甚謹、嘗以私錢供給教書。既壯、爲取暴室嗇夫許廣漢女。曾孫因依倚廣漢兄弟及祖母家史氏。受詩於東海澓中翁、高材好學、然亦喜游俠、鬬雞走馬、以此具知閭里奸邪、吏治得失。數上下諸陵、周徧三輔、常困於蓮勺鹵中。尤樂杜鄠之間、率常在下杜。時會朝請、舍長安尚冠里。身足下有毛、臥居數有光燿。每買餅、所從買家輒大讐、亦以是自怪。至是即皇帝位、大赦天下、立皇后許氏。本始元年、大將軍光稽首歸政、上謙讓委任、益封大將軍光萬七千戶。三年春、皇后許氏崩。四年春、立皇后霍氏。地節二年、大司馬大將軍光薨、上始親政事、又思報大將軍功德、迺復使樂平侯山領尚書事、而令羣臣得奏封事、以知下情。五日一聽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職奏事、以傳奏其言、考試功能。侍中尚書功勞當遷、及有異善、厚加賞賜、至于子孫、終不改易。樞機周密、品式備具、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三年春、詔曰、蓋聞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猶不能以化天下。今膠東相王成勞來不怠、流民自占八萬餘口、治有異等、其秩成中二千石、賜爵關內侯。四年秋、大司馬霍禹謀反伏誅。八月、皇后霍氏廢。九月、詔曰、獄者不可生、刑者不可息。今繫者或以掠辜若饑寒瘐死獄中、何用心逆人道也。其令郡國歲上繫囚以掠笞若瘐死者所坐名、縣爵

里、丞相御史課殿最以聞。元康二年春、立皇后王氏。四年、詔諸年八十以上、非誣告殺傷人者、他皆勿坐。神爵元年、詔曰、朕承宗廟、戰戰栗栗、惟萬事統、未燭厥理。迺元康四年、嘉穀玄稷降于郡國、神爵乃集、金芝九莖產于函德殿銅池中、九真獻奇獸、南郡獲白虎、威鳳爲寶、東濟大河、天氣清靜、神魚舞河、幸萬歲宮、神爵翔集、朕之不德、懼不能任、其以五年爲神爵元年。是年、西羌反、後將軍充國言屯田之計。二年、羌虜降服、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秋、匈奴日逐王先賢撣將人衆萬餘來降、使都護西域騎都尉鄭吉迎日逐、破車師。九月、匈奴單于遣名王奉獻賀正月、始和

親三年春起樂游苑秋八月詔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
小吏皆勤事而奉祿薄欲其毋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
石以下奉十五四年春潁川太守黃霸以治行尤異秩中
二千石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五月匈奴單于遣弟呼留
若王勝之來朝五鳳二年匈奴呼遬累單于帥衆來降封
爲列侯四年匈奴單于稱臣遣弟谷蠡王入侍以邊塞少
寇減戍卒什二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設常平倉以給北
邊省轉漕賜爵關內侯甘露元年匈奴呼韓邪單于遣子
右賢王銖婁渠堂入侍匈奴單于遣弟左賢王來朝三年
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匈奴呼韓邪單于稽侯狦來朝

贊謁稱藩臣而不名二月單于罷歸遣長樂衛尉高昌侯
忠等將萬六千騎送單于單于居幕南保光祿城詔北邊
振穀食郅支單于遠遁匈奴遂定是年詔諸儒講五經同
異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平奏其議上親稱制臨決乃立梁
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博士黃龍元年冬十二月
帝崩葬杜陵在位二十五年

元帝之母共哀許皇后也宣帝微時生民間年二歲宣帝
即位八歲立爲太子太子柔仁好儒見宣帝所用多文法
吏好以刑名繩下大臣楊惲蓋寬饒等坐刺譏辭語而誅
嘗侍燕從容言曰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
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柰何純任德教用周政
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
守何足委任乃歎曰亂我家者太子也繇是疏太子而愛
淮陽王曰淮陽王明察好法宜爲吾子而王母張倢伃尤
幸上有意欲用淮陽王代太子然以少依許氏俱從微起
終不忍背久之拜韋玄成爲淮陽中尉以玄成常讓爵於
兄欲以感諭憲王由是太子遂安宣帝崩太子即皇帝位
初元元年立皇后王氏二年冬詔曰國之將興尊師而重
傅故前將軍望之傅朕八年道以經書厥功茂焉其賜爵
關內侯食邑八百戶朝朔望十二月中書令弘恭石顯等

譖望之令自殺三年珠厓郡山南縣反待詔賈捐之以爲
宜棄珠厓乃罷珠厓永光四年以渭城壽陵亭部原上爲
初陵詔曰安土重遷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願也頃
者有司奏徙郡國民以奉園陵令百姓遠棄先祖墳墓破
業失產親戚別離非人情也今所爲初陵者勿置縣邑建
昭三年秋護西域騎都尉甘延壽副校尉陳湯撟發戊巳
校尉屯田吏士及西域胡兵攻郅支單于斬其首傳詣京
師縣蠻夷邸門竟寧元年詔曰匈奴郅支單于背叛禮義
既伏其辜呼韓邪單于不忘恩德復修朝賀之禮願保塞
傳之無窮邊垂長無兵革之事其改元爲竟寧賜單于待

詔掖庭王嬙爲閼氏、五月帝崩在位十六年、班彪贊曰、臣外祖兄弟爲元帝侍中、語臣曰、元帝多材藝、善史書、鼓琴瑟、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分刌節度、窮極幼眇、少而好儒、及即位、徵用儒生、委之以政、貢薛韋匡迭爲宰相、雖寬弘盡下、出於恭儉、號令溫雅、有古之風烈、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矣、

成帝母曰王皇后、元帝在太子宮生甲觀畫堂、爲世嫡皇孫、宣帝愛之、字曰太孫、常置左右、年三歲而宣帝崩、元帝即位、帝爲太子、初居桂宮、上嘗急召太子、出龍樓門、不敢絕馳道、西至直城門、得絕、乃度、還入作室門、上遲之、問其

故、以狀對、上大說、乃著令、令太子得絕馳道云、其後幸酒樂燕樂、上不以爲能、而定陶恭王有材藝、母傅昭儀又愛幸、上以故常有意欲以恭王爲嗣、賴侍中史丹護太子家、輔助有力、上亦以先帝尤愛太子、故得無廢、元帝崩、太子即皇帝位、以元舅侍中衛尉陽平侯王鳳爲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建始元年、賜舅王譚商立根逢時爵關內侯、六月、有青蠅無萬數集未央宮殿中朝者坐、八月、有兩月相承晨見東方、河平二年、封舅譚商立根逢時皆爲列侯、三年、光祿大夫劉向校中祕書、謁者陳農使使求遺書於天下、四年、匈奴單于來朝、鴻嘉元年、上始爲微行出、二年春、行幸雲陽、博士行飲酒禮、有雉蜚集于庭、歷階升堂而雊、三年、皇后許氏廢、永始元年、封婕妤趙氏父臨爲成陽侯、封舅曼子侍中騎都尉光祿大夫王莽爲新都侯、六月、立皇后趙氏、三年、尉氏男子樊並等十三人謀反、山陽鐵官徒蘇令等二百二十八人、攻殺長吏、盜庫兵、自稱將軍、元延元年、昭儀趙氏害後宮皇子、二年、行幸長楊宮、從胡客大校獵、綏和元年、詔曰、朕奉宗廟二十五年、至今未有繼嗣、定陶王欣於朕爲子、慈仁孝順、可以承天序、繼祭祀、其立欣爲皇太子、二年、帝崩在位二十六年、班彪贊曰、臣之姑充後宮爲婕妤、父子昆弟侍帷幄、數爲臣言、成帝善

修容儀、升車正立、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臨朝淵嘿、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矣、博覽古今、容受直辭、公卿稱職、奏議可述、遭世承平、上下和睦、湛于酒色、趙氏內亂、外家擅朝、言之可爲於邑者也、建始以來、王氏始執國命、哀平短祚、莽遂篡位、蓋其威福所由來者漸矣、

哀帝元帝第二子定陶恭王長子也、帝覩孝成之世、祿去王室、屢誅大臣、欲彊主威、以則武宣、然寵信讒諂、憎疾忠直、安能彊乎、在位六年、享國不永、哀哉、

平帝元帝第三子中山孝王長子也、年九歲即位、五年王莽鴆弑之、

篡弑盜賊

王莽

王莽字巨君孝元后之弟子也父曼蚤死不侯莽羣兄弟
皆將軍五侯子乘時侈靡以輿馬聲色佚遊相高莽獨孤
貧因折節爲恭儉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外交英俊內事
諸父曲有禮意陽朔中世父大將軍鳳病莽侍疾親嘗藥
亂首垢面不解衣帶者連月鳳且死以託太后及帝拜爲
黃門郎遷射聲校尉久之叔父成都侯商上書願分戶邑
以封莽及長樂少府戴崇中郎陳湯等皆當時名士咸爲
莽言上由是賢莽永始元年封新都侯國南陽新野之都

鄉千五百戶遷騎都尉侍中爵位益尊節操愈厲散輿馬
衣裘振施賓客收贍名士交結將相卿大夫甚衆故在位
更推薦之是時大司馬曲陽侯根乞骸骨薦莽自代上遂
擢爲大司馬莽既拔出同列繼四父而輔政欲令名譽過
前人賞賜邑錢悉以享士愈爲儉約輔政歲餘成帝崩哀
帝即位莽杜門自守其中子獲殺奴莽切責獲令自殺在
國三歲吏民上書冤訟莽者以百數賢良周護宋崇等對
策深訟莽於是徵莽歲餘哀帝崩無子太皇太后即日遣
使者馳召莽詔尚書諸發兵符節百官奏事中黃門期門
兵皆屬莽拜莽爲大司馬使迎中山王奉成帝後是爲平
帝帝年九歲太后臨朝稱制委政於莽莽以大司徒孔光
名儒相三主太后所敬信乃盛尊事光而引光女壻甄邯
爲侍中奉車都尉於是附順者拔擢忤恨者誅滅王舜王
邑爲腹心甄豐甄邯主擊斷平晏領機事劉歆典文章孫
建爲牙爪豐子尋歆子棻涿郡崔發南陽陳崇皆以材能
幸於莽莽色厲而言方欲有所爲微見風采黨與承其指
意而顯奏之莽即稽首涕泣固推讓上以惑太后下以示
信於衆庶始風益州令塞外蠻夷獻白雉羣臣因奏言太
后委任大司馬莽定策安宗廟故大司馬霍光有安宗廟
之功益封三萬戶疇其爵邑比蕭相國莽宜如光故事太

后問公卿曰誠以大司馬有大功當著之邪將以骨肉故
欲異之也於是羣臣乃盛陳莽功德言莽有定國安漢家
之大功宜賜號曰安漢公以故蕭相國甲第爲安漢公第
於是莽受太傅安漢公號讓還益封疇爵邑事云願須百
姓家給然後加賞莽既說衆意又欲專斷知太后厭政乃
風公卿奏言太后不宜親省小事惟封爵乃以聞他事安
漢公四輔平決莽又欲以虛名說太后因上書願出錢百
萬獻田三十頃欲大司農助給貧民每有水旱莽輒素食
所以誑耀媚事太后下至旁側長御方故萬端莽又欲以
女配帝爲皇后奏言乃者國家之難本從亡嗣配取不正

請考論五經、博采二王後、及周公孔子世列侯在長安者、
適子女、事下有司、上衆女名、王氏女多在選中、莽恐其與
已女爭、卽上言身亡德、子材下、不宜與衆女並采、太后以（此處）
爲至誠、乃下詔曰、王氏女、朕之外家、其勿采、公卿大夫咸（似至老叁）
言、安漢公盛勳堂堂、今當立后、願得公女爲天下母、莽遣
長史以下、分部曉止公卿及諸生、而上書者愈甚、太后不
得已、聽公卿采莽女、遂立爲皇后、初莽白太后以帝幼年、
奉太宗爲成帝後、宜明一統之義、以戒前事、遣甄豐奉璽
綬、卽拜帝母衛姬爲中山孝王后、賜帝舅衛寶、寶弟玄爵
關內侯、皆留中山、不得至京師、恐其與已爭權也、莽子宇、

以莽隔絕衛氏、恐帝長大後見怨、卽私遣人與寶等通書、
教令帝母上書求入、莽不聽、宇與婦兄呂寬議、以爲莽不
可諫、而好鬼神、可爲變怪以驚懼之、卽使寬夜持血灑莽
第門、吏發覺、莽執宇送獄、飲藥死、宇妻懷子、繫獄、須產子（又殺一子）
已、殺之、莽奏言、宇爲呂寬等所詿誤、流言惑衆、與管蔡同
罪、臣不敢隱、其誅、莽因是誅滅衛氏、窮治呂寬之獄、連引
郡國豪傑素非議已者、死者以百數、海內震焉、五年冬、平
帝疾、莽作策、請命於泰畤、戴璧秉珪、願以身代、藏策金縢、
置于前殿、勅諸公勿敢言、十二月、平帝崩、時元帝世絕、而（好作伯）
宣帝曾孫、有見王五人、列侯四十八人、莽惡其長大、曰兄
弟不得相爲後、乃選玄孫中最幼廣戚侯子嬰、年二歲、託
以爲卜相最吉、是月、前煇光謝囂奏武功長孟通浚井得
白石、上圓下方、有丹書著石、文曰、告安漢公莽爲皇帝、符
命之起、自此始矣、莽使羣公以白太后、太后曰、此誣罔天
下、不可施行、太保王舜謂莽非敢有他、但欲稱攝以重其
權、鎮服天下耳、明年改元曰居攝、居攝元年、安衆侯劉崇
與相張紹謀曰、安漢公專制朝政、必危劉氏、天下非之者、
莫敢先擧、此宗室恥也、吾帥宗族爲先、海內必和、紹等從
者百餘人、遂進攻宛、不得入而敗、羣臣復白劉崇等謀逆
者、以莽權輕也、宜尊重以鎮海內、五月、太后詔莽朝見太（好說）

后稱假皇帝、二年九月、東郡太守翟義立嚴鄉侯劉信爲
天子、移檄郡國、言莽毒殺平帝、攝天子位、今共行天罰、誅
莽、衆十餘萬、莽惶懼不能食、晝夜抱孺子、告禱郊廟、放大（周公何敢）
誥作策、十二月、王邑等破翟義於圉、莽旣滅翟義、自謂威（好名作此　係人也）
德日盛、獲天人助、遂謀卽眞之事矣、初翟義等擧兵欲誅
莽、太后聞之曰、人心不相遠也、我雖婦人、亦知莽必以是
自危、其後莽遂以符命自立爲眞皇帝、以居攝三年、爲初（不必驚矣）
始元年、改號曰新、先奉諸符瑞以白太后、太后大驚、初漢
高祖入咸陽、秦王子嬰降、奉上始皇璽、高帝卽位、因御服
其璽、世世傳受、號曰漢傳國璽、以孺子未立、璽藏長樂宮、

及莽即位請璽太后不肯授莽莽使安陽侯舜諭指舜素謹敕太后雅愛信之舜既見太后知其爲莽求璽怒罵之曰爾屬父子宗族蒙漢家力富貴累世既無以報受人孤寄乘便利時奪取其國不復顧恩義人如此者猪狗不食其餘天下豈有爾兄弟耶且若自以金匱符命爲新皇帝變更正朔服制亦當自更作璽傳之萬世何用此亡國不祥璽爲而欲求之我漢家老寡婦旦暮且死欲與此璽俱葬終不可得太后因涕泣而言旁側長御以下皆垂涕舜亦悲不能自止良久乃仰謂太后臣等已無可言者莽必欲得傳國璽太后寧能終不與邪太后聞舜語切恐莽欲脅之乃出漢傳國璽投之地以授舜曰我老已死知而兄弟今族滅也莽既得傳國璽又欲改太后漢家舊號易其璽綬恐不見聽而莽疏屬王諫欲諂莽上書言皇天廢去漢而命立新室太皇太后不宜稱尊號當隨漢廢以奉天命莽乃車駕至東宮親以其書白太后太后曰此言是也莽因曰此誖德之臣也罪當誅於是冠軍張永獻符命言太皇太后當爲新室文母太皇太后莽乃率群公奉上皇太后璽綬鴆殺王諫而封張永爲貢符子初莽爲安漢公時又諂太后奉尊元帝廟爲高宗太后晏駕後當以禮配食云及莽改號太后爲新室文母絕之於漢墮壞孝元廟更爲文母太后起廟獨置孝元廟故殿以爲文母篹食堂既成名曰長壽宮莽以太后好出遊觀乃車駕置酒長壽宮請太后既至見孝元廟廢徹塗地太后驚泣曰此漢家宗廟皆有神靈與何治而壞之且使鬼神無知又何用廟爲如令有知我乃人之妃妾豈宜辱帝之堂以陳饋食哉私謂左右曰此人嫚神多矣能久得祐乎飲酒不樂而罷太后沒年八十四沒後十年而漢兵誅莽孺子嬰三年莽篡位十八年而更始代之凡二年而光武即皇帝位

秉亂草竊

公孫述

公孫述字子陽扶風人也王莽天鳳中為導江太守居臨卭有能名及更始立豪傑各起兵應漢南陽人宗成自稱虎牙將軍略漢中郡商人王岑自稱定漢將軍殺王莽庸部牧以應成衆合數萬述聞之遣使迎成成等至虜掠暴橫述不能堪乃名縣中豪傑謂曰天下同苦新室復思劉氏故聞漢將軍到皆歡喜奉迎今百姓無辜婦子繫獲室屋燒燔此寇賊耳吾欲保郡自守以待真主諸卿欲并力者即留不欲者便去皆叩頭曰願效死述乃使人詐稱漢

使者自東方來假述益州牧印綬述即選兵西擊成等大破之而降其衆二年秋更始遣將徇蜀漢述恃其地險衆附欲自立乃使其弟恢於綿竹大破擊更始之將由是威震益部自立為蜀王都成都蜀地肥饒述見兵力精彊遠方士庶多往歸附卭笮君長亦來貢獻建武元年述遂稱帝初世祖積苦兵間以隗囂遣子內侍公孫述遠據邊陲乃謂諸將曰且當置此兩子於度外後又謂岑彭曰人苦不知足既得隴復望蜀耶每一發兵頭鬚為白因休諸將於洛陽分軍士於河內數騰書巴蜀告示禍福述初不答及世祖伐蜀岑彭吳漢臧宮來歙等又水陸並進岑彭擊破

侯丹臧宮破降王元及延岑之衆馬成等遂破河池平武都述始懼使客刺殺來歙帝仍與公孫述書示以丹青之信述左右皆勸述降述曰廢興命也豈有降天子哉冬十月述又使刺客詐為亡奴降岑彭夜刺殺彭十二年春吳漢破公孫述將于魚涪津因入犍為界諸縣皆城守詔漢直取廣都據其腹心漢乃進軍攻廣都拔之遣輕騎燒成都市橋公孫述將相皆恐日夜叛述而去帝必欲降述復下詔諭之曰勿以來歙岑彭受害自疑今以時自詣則宗族可完述終無降意冬十一月公孫述引兵出戰吳漢擊殺之延岑乃以成都降蜀地平吳漢夷述妻子盡滅公孫

氏而族延岑放兵大掠焚燒宮室帝聞大怒遣人譴漢又讓其副劉尚曰城降三日吏人從服孩兒老母口以萬數一旦放兵縱火何以為心尚宗室子孫嘗更吏職乃亦行此耶蜀平後帝以任延為武威郡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曰臣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帝歎曰卿言是也十三年詔封鄧禹為高密侯食四縣李通為固始侯賈復為膠東侯食六縣帝欲完功臣爵土不令以吏職為過遂罷左右將軍官耿弇亦上大將軍印綬皆以列侯就第加位特進奉朝請賈復為人剛毅方直多大節既還

私第閭門養威重朱祐等薦復堪宰相帝亦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並不用是時列侯唯高密固始膠東三侯與公卿參議大事

藏書世紀卷四

聖主重典

漢世祖皇帝

世祖光武皇帝諱秀字文叔南陽白水鄉人高祖九世孫也出自景帝生長沙定王發發生春陵節侯以至南頓令欽欽生光武光武身長七尺三寸美鬚眉大口隆準日角勤於稼穡而兄伯升好俠養士常非笑光武比之高祖兄仲王莽地皇三年光武避吏新野因賣穀於宛宛人李通等以圖讖說光武云劉氏復起李氏爲輔光武初不敢當然獨念天下方亂於是乃與李通從弟軼等謀起兵時年

二十八矣光武遂將賓客還春陵時伯升已會衆起春陵春陵子弟恐懼皆亡逃自匿曰伯升殺我及見光武絳衣大冠皆驚曰謹厚者亦復爲之乃稍自安伯升於是招新市平林兵與其帥西擊長聚光武初騎牛殺新野尉乃得馬進攻棘陽拔之更始元年漢軍大破莽兵於泚水西伯升又破莽納言嚴尤將軍陳茂兵於淯陽進圍宛城二月立劉聖公爲天子伯升爲大司徒光武爲太常偏將軍三月光武別與諸將徇昆陽定陵郾皆下之多得牛馬財物穀數十萬斛轉以饋宛下莽大懼遣王尋王邑將兵百萬甲士四十二萬復與嚴尤陳茂合盡驅諸猛獸虎豹犀象

之屬以助威武諸將見尋邑兵盛反馳入昆陽皆惶怖欲
散走光武曰今兵穀既少而外寇彊大并力禦之或可立
功如欲分散勢無兩全且宛城未拔不能相救昆陽即破
諸部亦滅今不同心膽共舉功名反欲守妻子財物邪諸
將咸怒曰劉將軍何敢如是會候騎還言大兵且至城北
軍陳數百里不見其後諸將遽相謂曰更請劉將軍計之
光武復爲圖畫成敗諸將皆曰諾時城中僅有八千餘人
光武乃使大將軍王常留守乘夜與李軼等十三騎出城
南外收兵時莽軍到城下者且十萬光武幾不得出既至
郾定陵悉發諸營兵而諸將貪惜財貨欲分留守之光武

曰今若破敵珍瑤萬倍如爲所敗首領無餘何財物之有
衆乃從六月光武遂與營部俱進自將步騎千餘前去大
軍四五里而陳尋邑亦遣兵數千合戰光武奔之斬首數
十級諸部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
怪也光武復進尋邑兵却諸部共乘之斬首數百千級時
伯升拔宛已三日而光武不知乃僞使持書報城中云宛
下兵到而陽墮其書令尋邑得之諸將既經累捷膽氣益
壯無不一當百光武乃與敢死者三千人從城西水上衝
其中堅尋邑陳亂乘銳崩之遂殺王尋城中亦鼓譟而出
中外合勢震呼動天地莽兵大潰走者相騰踐奔殪百餘

里會大雷風屋瓦皆飛雨下如注滍川盛溢虎豹皆股戰
士卒爭赴溺死者以萬數水爲不流王邑嚴尤陳茂輕騎
乘死人渡水逃去盡獲其軍實輜重車甲珍寶不可勝筭
光武因復徇下潁陽會伯升爲更始所害光武自父城馳
詣宛稱謝司徒官屬來迎弔光武惟深引過不敢自言昆
陽之功又不敢爲伯升服喪飲食語笑如平常更始以是
慙拜光武爲破虜大將軍封武信侯九月三輔豪傑共誅
王莽傳首詣宛更始乃議都洛陽以光武行司隸校尉前
去整修宮府光武致僚屬作文移從事司察一如舊章時
三輔吏士東迎更始見諸將過皆冠幘而服婦人衣莫不

笑之及見司隸僚屬皆歡喜不自禁老吏或垂涕曰不圖
今日復見漢官威儀由是識者皆屬心焉及更始至洛陽
復遣光武行大司馬事持節北渡河鎮慰州郡光武所到
考察黜陟平遣囚徒除王莽苛政復漢官名吏人喜悅爭
持牛酒迎勞進至邯鄲會王子林詐以卜者王郎爲成帝
子子輿立爲天子都邯鄲遣使者降下郡國光武以王郎
新盛乃北徇薊王郎移檄購光武十萬戶而故廣陽王子
劉接起兵薊中以應郎城內擾亂轉相驚恐言邯鄲使者
方到二千石以下皆出迎於是光武趣駕南轅晨夜不敢
入城邑舍食道傍至饒陽官屬皆乏食光武乃自稱邯鄲

使者入傳舍、傳吏方進食、從者飢、爭奪之、傳吏疑其詐、乃
椎鼓紿言邯鄲將軍至、光武升車欲馳、旣而徐還坐曰、請
將軍入、久乃駕去、晨夜兼行、蒙犯霜雪、面皆破裂、至滹沱
河無船、王霸詭言冰堅可渡、至則冰果合、遂得渡、進至下
博城西、遑惑不知所之、有白衣老父在道旁、指曰、努力、信
都郡爲長安守、去此八十里、光武卽馳赴之、信都太守任
光開門出迎、世祖因發旁縣、得四千人、先擊堂陽貰縣、皆
降之、王莽和戎卒正邳彤亦舉郡降、又昌城人劉植、宋子
人耿純、各率宗親子弟、據其縣邑、以奉光武、於是北降下
曲陽、衆稍合、樂附者至有數萬人、復北擊中山等處、移檄

邊部、共擊邯鄲、郡縣還復響應、因入趙界、拔廣阿、會上谷
太守耿況、漁陽太守彭寵、各遣其將吳漢、寇恂等、將突騎
來助擊王郎、時更始巳入長安、亦遣其尚書僕射謝躬討
郎、光武因大饗士卒、東圍鉅鹿、逆戰南䜌、斬首數千級、進
圍邯鄲、連戰破之、拔其城、誅王郎、收文書、得吏人與郎交
關謗毀者數千章、光武不省、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
安、更始乃遣持節立光武爲蕭王、悉令罷兵詣行在所、光
武用耿弇議、辭以河北未平、不就徵、自是始二於更始、是
時更始政亂、四方背叛、梁王劉永擅命睢陽、公孫述稱王
巴蜀、李憲自立爲淮南王、秦豐自號楚黎王、張步起琅邪、

董憲起東海、延岑起漢中、田戎起夷陵、又別號諸賊銅馬、
大彤、高湖、重連、鐵脛、大搶、尤來、上江、青犢、五校、檀鄉、五幡、
五樓、富平、獲索等、各領部曲、衆合數百萬人、所在寇掠、光
武先擊銅馬於鄡、追至館陶、大破之、受降未盡、而高湖、重
連從東南來、與銅馬餘衆合、光武復與大戰、破降之、封其
渠帥爲列侯、降者猶不自安、光武知其意、敕令各歸營勒
兵、乃自乘輕騎案行部陳、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
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由是悉將降人分配諸將、衆遂數
十萬、故關西號光武爲銅馬帝云、青犢、赤眉賊入函谷關
攻更始、光武乃遣鄧禹率六裨將引兵而西、以乘更始、赤

眉之亂、建武元年、光武北擊尤來、大搶、五幡於元氏、連破
之、乘勝輕進、反爲所敗、賊追急、光武自投高岸、遇突騎王
豐、下馬授光武、光武撫其肩而上、顧笑謂耿弇曰、幾爲虜
嗤、弇頻射却賊、得免、賊雖戰勝、而素懾光武、遂引去、大軍
復進、至安次、與戰、破之、賊入漁陽、光武遣吳漢率耿弇、陳
俊、馬武等、追戰于潞東及之平谷、復大破之、於是諸將議
上尊號、光武大驚、至中山、諸將復請、光武不聽、行到南平
棘、諸將復固請、光武曰、寇賊未平、四面受敵、何據欲正號
位乎、耿純進曰、天下士大夫捐親戚、棄土壤、從大王於矢
石之間者、固望其攀龍鱗、附鳳翼、以成所志耳、今大王留

時逆衆不正號位絶恐士大夫望絶計窮則有去歸之思
大衆一散難可復合言甚誠切光武深感曰吾將思之行
至鄗彊華自關中奉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
集龍鬭野四七之際火爲主羣臣因復奏請光武於是命
有司設壇場於鄗南六月卽皇帝位建元爲建武大赦天
下是月赤眉立劉盆子爲天子九月赤眉入長安更始奔
高陵十月車駕入洛陽幸南宮遂定都焉十二月赤眉殺
更始而隗囂據隴右二年大司馬吳漢率九將軍擊檀鄉
賊於鄴東大破降之秋帝自將征五校大破五校於羛陽
降之三年馮異與赤眉戰於崤底大破之餘衆南向宜陽

帝自將征之己亥親勒六軍大陳戎馬大司馬吳漢精卒
當前中軍次之驍騎武衛分陳左右赤眉望見震怖丙午
赤眉君臣面縛奉高皇帝璽綬出降四年吳漢擊五校賊
於箕山大破之五年耿弇等與張步戰於臨淄大破之張
步斬蘇茂以降平齊地六年山東諸郡悉平七年帝自征
隗囂九年隗囂病死衆復立囂子純爲王十年來歙等大
破隗純於落門純降隴右平十二年吳漢率舟師伐公孫
述大破公孫述將謝豐于廣都十一月吳漢燒宮與公孫
述戰於成都述被創死蜀平十三年大司馬吳漢還京十
四年莎車國鄯善國遣使奉獻十六年交阯女子徵側反

郡國大姓及兵長羣盜處處並起攻劫在所害殺長吏郡
縣追討到則解散去復屯結青徐幽冀四州尤甚冬遣使
者下郡國聽羣盜自相糾擿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吏
雖逗留迴避故縱者皆勿問其牧守令長坐界內盜賊不
收捕又以畏愞捐城委守者皆不問但取獲賊多少爲殿
最唯蔽匿者乃罪之於是更相追捕賊並解散徙其魁帥
賦田受稟使安生業自是牛馬放牧邑門不閉十七年廢
皇后郭氏立貴人陰氏爲皇后甲申幸春陵置酒作樂時
宗室諸母因酣悅相與語曰文叔少時謹言與人不款曲
唯直柔耳今乃能如此帝聞之大笑曰吾理天下亦欲以

柔道行之十八年遣伏波將軍馬援等擊交阯十九年馬
援破交阯斬徵側因擊破九眞賊盡降之六月詔以皇太
子彊爲東海王立東海王陽爲皇太子改名莊二十一年
遣伏波將軍馬援出塞擊烏桓冬鄯善王車師王等十六
國皆遣子入侍奉獻願請都護帝以中國初定未遑外事
乃還其侍子厚加賞賜曰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
在也二十二年烏桓擊破匈奴匈奴北徙幕南地空詔罷
諸邊郡亭候吏卒二十三年高句驪率種人詣樂浪內屬
二十四年匈奴薁鞬日逐王比遣使款五原塞求扞禦北
虜二十五年烏桓大人來朝南單于遣使詣闕貢獻奉蕃

稱臣又遣其左賢王擊破北匈奴却地千餘里伏波將軍馬援等破武陵蠻於臨沅叛蠻悉降二十六年初作壽陵帝曰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使後世之人不知其處太宗識終始之義景帝能述遵孝道遭天下反覆而霸陵獨完受其福豈不美哉今所制地不過二三頃無爲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二十七年益州郡徼外蠻夷率種人内屬朝賀中元元年使司空告祠高廟曰高皇帝與羣臣約非劉氏不王呂太后賊害三趙專王呂氏賴社稷之靈祿產伏誅呂太后不宜配食高廟薄太后母德

慈仁孝文皇帝賢明臨國子孫賴福延祚至今其上薄太后尊號曰高皇后配食地祇遷呂太后廟主于園四時上祭二年東夷倭奴國王遣使奉獻二月帝崩在位三十三年年六十二帝每旦視朝日側乃罷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皇太子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願頤愛精神帝曰我自樂此不爲疲也初皇考南頓君爲濟陽令生光武於縣舍有赤光照室是歲縣界有嘉禾生一莖九穗因名曰秀及王莽篡位忌惡劉氏以錢文有金刀故改爲貨泉或以貨泉字文爲白水真人云後望氣者蘇伯阿爲王莽使至南陽遥望見春陵郭唶曰氣佳哉鬱鬱葱葱然及始起兵還春陵遠望舍南火光赫然屬天有頃不見王者受命信有符乎

守成明辟

明帝

明帝莊光武第四子也母陰后明帝十歲能通春秋年三十卽位改元永平永平二年幸辟雍拜三老五更引五更桓榮及弟子升堂上自爲辯說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薦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上自爲太子受尚書於桓榮及卽帝位猶尊榮以師禮嘗幸太常府令榮坐東面設几杖會百官及榮門生數百人上親自執業諸生

或避位發難上謙曰大師在是帝崇尚儒學自天子諸王矦及大臣子弟功臣子孫莫不受經又爲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子立學南宮號四姓小矦置五經師搜選高能以授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然性明察好以耳目隱發爲明公卿大臣數被詆毀近臣尚書以下至見提曳嘗以事怒郎藥崧以杖橦之崧走入牀下帝怒甚疾言曰郎出崧乃曰天子穆穆諸矦皇皇未聞人君自起橦郎帝乃赦之是時朝廷莫不悚慄唯鍾離意敢諫爭數封還詔書臣下過失輒隨救解帝封諸子爲王皆親定封域馬后曰諸子食數縣於制不已儉

乎帝曰我子豈宜與先帝子等歲給二千萬足矣自爲東海王時知吏牘墾田之弊既即位遵奉建武制度后妃之家不得封侯與政館陶公主爲其子求郎不許而賜錢千萬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民受其殃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帝曰民廢農桑遠來詣闕而復拘以禁忌豈爲政之意乎尚書閻章二妹爲貴人章精力曉舊典久次當遷重職帝以後宮親屬故竟不用是以吏得其人民樂其業遠近畏服戶口滋殖在位十八年而崩悲夫多作數十年皇帝何妨哉

章帝明帝第五子也母賈貴人帝少寬容好儒術顯宗器

重之元和詔曰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朕甚厭之甚苦之安靜之吏悃愊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城令劉方吏民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它異斯亦近之矣夫以苛爲察以刻爲明以輕爲德以重爲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吾詔書數下冠蓋接道而吏不加治民或失職其咎安在勉思舊令稱朕意焉章和二年帝崩年三十一在位十三年帝雅好文章褒崇儒術立白虎觀以會諸儒考詳同異稱制臨決如石渠故事自永平建初之間公卿大夫至於郡縣之吏咸選經明行修之人虎賁衛士皆習孝經句奴子弟亦遣入學三代以還風化之盛未有若此者然帝厭苛切而過於寬容故外戚寖橫竇后以無子之故譖陷宋貴人動搖東宮廢長立幼東漢之衰自此始矣君道貴剛柔則廢信夫范曄曰魏文帝稱明帝察察章帝長者章帝厭明帝苛切事從寬厚盡心孝道平徭簡賦而民賴其慶謂之長者不亦宜乎李生曰長者無用之名也曷足貴乎況帝王哉一不剛始矣

和帝肅宗第四子也母梁貴人爲竇皇后所譖憂卒竇后養爲己子即位年十歲永元元年誅竇憲在位十七年和帝初失皇子十數後生者輒隱祕養於民間羣臣無知者及崩乃收皇子於民間長子勝鄧后誣以痼疾少子隆生

始百餘日故迎立爲殤帝延平元年清河王慶就國慶子祜年十三太后以帝幼弱留祜居清河邸殤帝立八月而崩鄧后臨朝與鄧騭定策立祜爲嗣焉

安帝祜章帝孫即位太后臨朝封鄧騭及弟悝弘閶皆爲列侯初太后以平原王勝有痼疾而貪殤帝孩抱養爲己子及殤帝崩羣臣以勝疾非痼意咸歸之太后恐勝終怨已乃迎立祜爲帝建光元年太后崩帝少號聰明故鄧太后立之及長多不德稍不可太后意太后乃徵河間王子翼爲平原懷王後留京師帝乳母王聖慮有廢置常與中黃門李閏江京毀短太后致帝忿懼及太后崩宮人有誣

告太后兄弟悝弘閻謀立平原王者，帝怒，令有司奏悝等大逆無道，盡誅之，而以耿貴人兄寶監羽林車騎，封宦者江京李閏等皆為列侯，閻后兄弟顯景耀並典禁兵，自此宦官弄權，外戚用事，雖有賢人君子，不能救漢祚之衰矣。在位十九年崩，閻后臨朝，又欲久專國柄，貪立幼年，與顯等定冊，迎章帝孫濟北惠王子北鄉侯懿為嗣，閻顯忌宦官樊豐及外戚耿寶，風有司奏貶寶為亭侯，寶自殺，豐下獄死，王聖母子徙鴈門，而以弟景等為卿校，並處權要，威福在已。

順帝，安帝太子，母李氏為閻皇后所害，延光三年，安帝乳

母王聖、大長秋江京、中常侍樊豐共搆陷太子，太子坐廢為濟陰王。明年，安帝崩，北鄉侯立，濟陰王時方十歲，以廢黜不得上殿臨梓宮，因悲號不食，內外哀之。及北鄉侯薨，閻顯等白太后，祕不發喪，而更徵立諸王子，閉宮門屯兵自守，中黃門孫程等十九人迎濟陰王即皇帝位，誅閻顯等，而封程等十九人為侯。在位十九年而崩。

沖帝，順帝子，年二歲即位，三月而崩。梁太后與其兄冀定策禁中，迎纘立之，是為質帝，年八歲。

質帝聰慧，冀惡之，遂弒帝而立志。在位一年。

桓帝志，蠡吾侯之長子也。帝即位，梁冀以外戚專權，帝與宦官單超等謀誅之，自是宦官益橫，雖有黃瓊、陳蕃，不學無術，而黨錮之禍起矣。在位二十一年。

靈帝，解瀆亭侯之子，即位，竇后臨朝，竇武、陳蕃為政，天下名賢，徵列于朝，中外想望太平，既而陳竇被殺，宦官專權，漢祚終矣。在位二十二年，子辯立，何太后臨朝，袁紹等勒兵入宮，盡誅宦官，董卓遂脅太后，廢辯為弘農王，而立陳留王協。

獻帝協，靈帝次子，年九歲即位，董卓既誅，曹操為相，進爵魏王，操薨，子丕禪位，以帝為山陽公，在位三十一年。魏青龍二年崩，壽五十四，自遜位至崩，又十四年。太子早沒，孫

康立五十一年薨，子瑾立四年薨，子秋立二十年，永嘉中為胡賊所滅，國除，為公共八十九年。

魏

武帝操字孟德沛國譙人也桓帝時曹騰爲中常侍大長秋封費亭侯養子嵩嗣官至太尉嵩本姓夏侯氏嵩生操操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不治行業好飛鷹走狗其叔父數言之於嵩操患之後逢叔父於路乃陽敗面喎口叔父謂是中惡風走告嵩嵩驚呼操操口貌如故嵩曰汝叔言汝中惡風有差乎操曰初不中風但失愛於叔耳自後叔有所告嵩終不信于時惟梁國喬玄南陽何顒知操玄謂操曰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

其在君乎又曰君未有名可交許子將子將名邵與從兄靖俱好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操詣邵問曰我何如人邵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也操大喜而去靈帝崩太子卽位太后臨朝大將軍何進與袁紹謀誅宦官太后不聽進乃召董卓欲以脅太后操聞而笑曰閹豎之官古今宜有但世主不當假之權寵使至於此既治其罪當誅元惡一獄吏足矣何必紛紛召外將乎欲盡誅之事必宣露吾見其敗也卓未至而進見殺卓到廢帝爲弘農王而立獻帝京都大亂操至陳留散家財合義兵將以誅卓始起兵於己吾是歲中平六年也初平元年正月冀州牧韓馥豫州刺史孔伷兗州刺史劉岱河內太守王匡渤海太守袁紹陳留太守張邈東郡太守橋瑁山陽太守袁遺濟北相鮑信同時起兵衆各數萬推紹爲盟主操行奮武將軍卓聞兵起乃徙天子都長安焚燒宮室是時卓兵彊紹等莫敢先進操言舉義兵以誅暴亂大衆已合諸君何疑向使董卓聞山東兵起倚王室之重據二周之險東向以臨天下雖以無道行之猶足以爲患今焚燒宮室劫遷天子海內震動不知所歸此天亡之時也一戰而天下定矣諸將不能用操兵少乃詣揚州募兵得四千餘人二年諸將議以幽州牧劉虞宗室賢

儁欲共立爲主操曰吾等所以舉兵而遠近響應者以義故也今幼主微弱制於姦臣非有昌邑亡國之釁而一旦改易天下其孰安之諸君北面我自西向是時袁紹代韓馥爲冀州牧鮑信謂操曰紹爲盟主因權專利將自生亂是復一卓也且可據大河之南以待其變操善之青州黃巾衆百萬入兗州乘銳轉入東平劉岱欲擊之鮑信諫曰今賊衆百萬百姓皆震恐士卒無鬭志我觀賊衆羣輩相隨軍無輜重唯以抄掠爲資不若畜士衆之力引兵固守彼欲戰不得攻又不能其勢必散我選精銳據其要害擊之可破也岱不聽遂與之戰果爲所殺信乃迎操領兗州

收而自擊黃巾於壽張東信力戰鬬死僅而破之購求信
喪不得衆乃刻木如信形祭而哭焉操追黃巾至濟北受
降卒三十餘萬男女百餘萬口收其精銳者號爲青州兵
遂往征陶謙拔其五城初張邈少時好俠操與之善操之
攻謙志在必死以父嵩見害於謙也勅其家曰我若不還
往依孟卓孟卓邈字也後還見邈垂泣相對陳留高柔謂
人曰曹將軍雖據兗州實有四方之圖未得安守而張府
君恃陳留之資將乘間爲變矣鄉人皆以張曹相親不然
其說已而張邈與陳宮果叛操以迎呂布賴荀彧保鄄城
程昱說范東阿卒完三城以待操二年操襲定陶呂布夜
走東奔劉備張邈詣袁術請救爲其衆所殺兗州平建安
元年操軍臨武是時董卓已爲王允誅滅允又爲卓將李
傕郭汜所殺長安大亂車駕復還洛陽矣操乃將兵詣洛
見天子董昭等勸操遷都許下操遂自稱大將軍迎天子
都許昌時天下亂離民棄農業諸軍並起率乏糧穀饑則
寇略飽則棄餘瓦解流離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袁紹在
河南軍人仰食桑椹袁術在江淮取給蒲蠃民多相食州
里蕭條羽林監棗祗請建置屯田都尉乃以任峻爲典農
中郎將募民屯田許下歲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
官所在積穀倉廩皆滿故操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遂能

兼并羣雄軍國之饒起于祗而成于峻也建安二年操討
張繡三年東征呂布屠彭城布將宋憲等執陳宮舉城降
生擒布宮皆殺之四年袁紹既并公孫瓚兼四州之地衆
十餘萬至是將進兵攻許諸將皆恐操曰吾知紹之爲人
矣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忌刻而少威兵多而分畫不
明將驕而政令不一土地雖廣糧食雖豐祗足爲吾奉也
五年車騎將軍董承等稱受帝衣帶中密詔與劉備共誅
曹操謀泄操殺承等六年操將征劉備諸將皆曰與公爭
天下者袁紹也今紹方來而棄之東紹乘公後若何操曰
劉備人傑也今不擊必爲後患袁紹雖有大志而見事遲
必不動也遂擊備破之備走奔紹獲其妻子備將關羽屯
下邳復進攻之羽降操還官渡紹卒不出卒破紹斬其二
將顏良文醜七年操軍譙使以太牢祀喬玄復進兵官渡
紹自軍破嘔血死少子尚代譚將軍軍黎陽九月操征之
八年袁譚袁尚夜遁操進軍鄴九年操攻鄴十年攻譚破
之斬譚冀州平袁熙與尚奔三郡烏桓操征烏桓十一年
五月操至無終秋七月大水傍海道不通田疇請爲鄉道
引軍出盧龍塞塞外道絕乃塹山堙谷五百餘里經白檀
歷平剛涉鮮卑庭東指柳城尚熙與蹋頓等將數萬騎逆
軍操登白狼山張遼爲先鋒斬蹋頓及名王以下尚與熙

奔遼初遼東太守公孫康恃遠不服及操破烏桓或說操
遂征之操曰吾方使康斬送尚熙首來不煩兵矣九月操
引兵自柳城還康卽斬尚熙及速僕丸等傳其首諸將問
操操曰彼素畏尚等吾急之則并力緩之則相圖其勢然
也十二年至易水代郡烏桓及上郡烏桓行單于等將其
名王來賀十三年南征劉表至赤壁與劉備等戰不利於
是軍大疫多死乃引還劉備遂有荊州江南諸郡十四年
軍至譙作輕舟治水軍自渦入淮出肥水軍合肥十五年
春下令曰自古受命之君曷嘗不得賢人君子與之共治
及其得賢曾不出閭巷豈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今

天下未定此求賢之急時也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
以爲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
今天下得無被褐懷玉而釣渭濱者乎又得無盜嫂受金
而遇魏無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揚明側陋唯才是舉吾
得而用之是冬作銅雀臺於鄴十六年張魯據漢中操遣
鍾繇討之而使夏侯淵等出河東與繇會是時關東諸將
疑繇欲見襲馬超遂與韓遂等叛操於是遣曹仁討超超
等屯潼關操敕仁等曰關西兵精唯堅壁勿與戰八月操
親至潼關與超等夾關而軍操急持之而潛遣徐晃朱靈
等夜渡蒲坂津據河西爲營操自潼關北渡臨濟河先渡

兵獨與都尉許褚及虎士百餘人留南岸斷後超將步騎
萬餘來奔操軍矢下如雨褚乃扶操上船賊戰急軍爭濟
船重欲沒褚斬攀船者左手舉馬鞍蔽操船工爲流矢所
中死褚右手並泝船是日微褚幾危校尉丁斐因放牛馬
餌賊賊取牛馬操乃得渡循河爲甬道而南賊退拒渭水
操乃多設疑兵潛以舟載兵入渭爲浮橋夜分兵結營於
渭南韓遂與操有舊請與操相見操欲離其黨於是交馬
相語移時共道京都舊故拊手歡笑時秦胡觀者前後重
沓操笑謂之曰爾欲觀曹公乎亦猶人也非有四目兩口
但多智耳超果疑遂卒爲操所破及關中平諸將問操曰

賊初守潼關渭北道缺不從河東擊馮翊而反守潼關引
兵而後北渡何也操曰賊守潼關若吾入河東賊必引守
諸津則西河未可渡也吾故盛兵向潼關賊悉衆南守西
河之備虛故二將得擅取西河然後引兵北渡賊不能與
吾爭西河者以有二將之軍也連車樹柵爲甬道而南既
爲不可勝且以示弱渡渭爲堅壘虜至不出所以驕之也
故賊不爲營壘而求割地吾順言許之所以從其意使自
安而不爲備因畜士卒之力一旦擊之所謂疾雷不及掩
耳兵之變化固非一道也始賊每一部到操輒喜賊破後
或問操操答曰關中長遠若賊各依險守阻不一二年不

可定也今皆來集其衆雖多莫相歸服軍無適主一舉可
滅爲功差易吾是以喜十七年十月操征孫權十八年正
月進兵濡須口破權江西營獲其都督公孫陽乃還四月
至鄴五月操自立爲魏公加九錫始建魏社稷宗廟安定
太守毋丘興將之官操戒之曰羌胡欲與中國通自當遣
人來愼勿遣人往善人難得必將教羌胡妄有所請求因
欲以自利不從便爲失異俗意從之則無益於事興至官
果遣校尉范凌往羌中凌果教羌使自請爲屬國都尉操
曰吾預知當爾非聖也但更事多耳十九年立皇子熙等
四人爲王時許靖在巴郡聞之笑曰將欲翕之必姑張之

將欲奪之必姑與之其孟德之謂乎七月征孫權參軍傅
幹諫不聽操自合肥而還十一月操遣華歆勒兵入宮收
伏皇后殺之伏完及宗族死者數百人十二月操至孟津
天子命置旄頭宮殿設鍾虡乙未下令曰夫有行之士未
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陳平豈篤行蘇秦豈
守信耶而陳平定漢業蘇秦濟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
庸可廢乎又曰刑百姓之命也今典獄者或非其人而任
以三軍死生之事吾甚懼之其選明達法理者使持典刑
於是以高柔爲理曹掾舊法軍征士亡考竟其妻子而亡
者猶不息操欲更重其刑并及其父母兄弟柔啓曰士卒

亡軍誠在可疾然竊聞其中時有悔者愚謂乃宜貸其妻
子以誘其還心猥復重之柔恐自今軍士見一人逃亡誅
將及己亦且相隨而走不可復殺也此重刑非所以止亡
乃所以益走耳操稱善久之二十年西征張魯魯降封魯
及其五子皆爲列侯二十一年操進爵爲魏王十月治兵
征孫權二十二年操軍居巢孫權在濡須口築城拒守三
月操引軍還二十三年金禕耿紀等欲挾天子以攻魏未
成而敗操聞之怒召漢百官詣鄴盡殺救火居左者二十
四年西曹掾魏諷謀襲鄴誅操不克死之是年孫權將呂
蒙襲斬關羽操表權爲驃騎將軍荆州牧上書稱臣於操

操以權書示中外曰是兒欲踞吾著爐火上耶侍中陳羣
等陳說天命操曰若天命在吾吾其爲周文王矣二十五
年正月操至洛陽薨年六十六操芟夷羣醜其行軍用師
大較依孫武子兵法而因事設奇譎敵制勝變化若神自
作兵書十餘萬言諸將征伐皆以新書從事與虜對陣意
思安閒如不欲戰然至決機而乘氣埶盈溢故每戰必克
御軍三十餘年手不舍書漢世安平崔瑗瑗子寔弘農張
芝芝弟昶並善草書而操亞之桓譚蔡邕善音樂馮翊山
子道王九眞郭親等善圍棊操皆與埒能又習啖野葛至
一尺少多飲鴆酒獻穆后諱節操之中女也建安十八年

操進三女憲節華爲夫人及伏后被弑節立爲皇后曹丕受禪遣人求璽綬后怒不與如是數輩后乃呼入親數讓之以璽抵軒下因涕泣言曰天不祚爾嗚呼誰知此言遂成讖也漢獻貶帝爲公以后爲山陽公夫人相傳至玄孫秋猶爲公行漢正朔用天子禮樂未絶也永嘉不兢氐羌並起司馬晉巳失天下況魏乎嗚呼又誰知漢以公相傳又且幾百年而魏之不祚一至此也西晉巳亡而後漢之祀絶則漢之祀有五百餘年其末代如周之寄食東西而又勝之矣深仁厚澤之報何如哉故有國者不可以急於取國而恣爲剿絶撲滅之威以自擅而圖後禍也本欲爲

慮後之圖孰知後禍更速乎魏武司馬懿是巳魏武好殺其子丕先殺其弟禁錮其宗其餘盡夷滅於司馬懿之手無孑遺者司馬懿好殺又多殺曹奪國未幾而司馬炎二十五子咸自相啖不盡者懷愍二君總奴虜斬截於羌胡矣天之報施竟何如哉天道好還人不可以獨殺諒哉余故謂曹后天不祚爾之言有驗也

文帝諱丕代漢都鄴徙洛陽首立九品官人之法在位七年壽四十臨終以司馬懿受遺詔輔政丕同母弟植好學多才見寵於武帝幾奪嫡而丁儀丁廙楊修等與植善又爲之羽翼故文帝立而恣之殺丁儀丁廙及其男口植與諸兄弟並遣就國夫恣植巳矣並及諸兄弟何也故卞太后親告丕曰女旣殺我任城不得復害東阿東阿植也黃初二年監國謁者灌均希指奏植醉酒悖慢刼脅使者丕以太后故貶爵爲安鄉侯其年又改封鄄城侯其餘侯王皆寄名空地而無其實老兵百餘人爲之守備隔絶千里之外不聽朝覲雖有侯號實同匹夫皆願爲布衣而不能得法旣峻急伺察者益衆故諸侯王過惡日聞獨北海王衮謹身好學未嘗有過監國防輔相與言曰受詔察王有過當奏有善亦宜以聞遂共表陳之衮聞大驚曰修身自守常人之行耳而諸君乃以上聞是適足以增其負累也

孫盛曰異哉魏之封建也不度先王之典不思藩屏之重違敦睦之風背維城之義漢初之封或權侔人主雖云不度時勢然也魏氏諸王陋同匹夫雖懲七國矯枉過也六合未一而彫翦枝幹委權異俗勢同廆木危若巢幕不嗣忽諸非天喪也五等之制萬世不易六代興亡曹冏論之詳矣余謂曹公屠鄴丕卽入熙室而奪其妻使曹公有今年破賊爲阿奴之嫌卞太后往問丕疾見左右皆昔年侍者因問左右何時過對云正伏魄時過太后遂不入而罵曰狗鼠不食女餘死固應爾至山陵亦竟不臨然則丕之喪心久矣又何有於諸王又何有於經國之長慮乎縱無

司馬懿之奸亦難久有魏也而況司馬父子兄弟終日脫其側哉

明帝叡丕子臨終以曹爽爲大將軍與司馬懿同受遺詔輔政在位十四年

邵陵厲公芳叡養子也卽位三年而司馬懿卒子師繼爲大將軍六年而師殺中書令李豐及太常卿夏矦玄遂廢芳而迎高貴鄉公髦立之

髦丕之孫司馬師卒弟昭繼爲大將軍髦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率兵討昭爲昭所弑在位七年

長道鄉公奐操孫也司馬昭弑髦而立之昭卒子炎嗣爲晉王簒魏廢奐爲陳留王在位七年而魏絕魏之前後五帝共享國四十一年其一被弑其二見廢唯丕與叡僅存然則魏武亦枉苦心矣本欲滅吳并蜀以一天下孰知吳蜀未滅而已先滅耶又豈料俯仰之間四十餘年蕩然遂無復有耶已取天下於人若此其難人取天下於已若此其易難易之故吾知雖以曹公之多智亦必不能逆爲之籌矣可不悲歟奐在位七年虛器也髦在位七年身且不保求爲虛器又不能得也芳雖在位六年乃廢然實他人子非魏物也其與司馬晉之爲牛嬴秦之爲呂等耳未絕而先自絕矣然則自魏明帝而後稱魏帝者空有帝之名無帝之實也吾又以是觀之丕七年叡十四年是魏之有天下也實則僅僅二十又一年也只有二代相繼而爲帝也魏武不亦枉哉而苦心乎哉悲夫

吳

孫堅富春人也、董卓亂、堅舉兵荆州、與袁術相結、術表堅
行破虜將軍、領豫州刺史、轉戰至梁、大破卓軍、卓尋徙都、
焚燒雒邑、堅乃前至洛、修諸陵、平塞卓所發掘、初平三年、
術使堅征劉表、表遣黃祖逆于樊鄧之間、堅擊破之、追渡
漢水、遂圍襄陽、單馬行峴山、爲祖軍士所射殺、初堅娶錢
塘吳氏、生四男、策權翊匡、及一女、堅從軍于外、留家壽春、
策年十餘歲、已交結知名士矣、舒人周瑜與策同年、自舒
來造、勸策徙居舒、策從之、瑜乃推道南大宅與策、及堅死、
策年十七、策乃渡江、居江都、結納豪傑、慨然有復讐之志、

後策到壽春、見袁術、涕泣言曰、亡父昔從長沙入討董卓、
與明使君會于南陽、同盟結好、不幸遇難、勳業不終、策感
惟先人舊恩、欲自憑結、願明君垂察其誠、術甚奇之、以堅
餘兵千餘人還策、策拜表懷義校尉、因進攻橫江當利、皆拔
之、遂渡江、轉鬬、所向皆破、莫敢當其鋒、初百姓聞孫郎至、
皆失魂魄、長吏委城郭、竄伏山草、及策至、軍士奉令、不敢
擄掠、雞犬菜茹、一無所犯、民乃大悅、競以牛酒勞軍、策爲
人美姿顏、能笑語、性闊達、善用人、既又攻劉繇於牛渚營、
又破繇別將於梅陵、轉攻湖熟江乘、皆下之、進擊繇曲阿、
繇同郡太史慈時自東萊來省繇、會策至、繇使慈出往偵

視、慈時獨與一騎、卒遇策於神亭、策從騎十三、皆堅舊將、
慈便前鬬、策刺慈馬、而擥得慈項上手戟、慈亦得策兜鍪、
會兩家兵騎並至、乃各解散、後繇兵敗、走丹陽、策入曲阿、
勞賜軍士、旬月之間、四面雲集、得見兵二萬餘人、馬千餘
疋、策於是威震江東、建安元年、策將取會稽、會稽功曹虞
翻說太守王朗曰、策善用兵、不如避之、朗不從、發兵拒策、
遂爲策所破、朗降、策自領會稽太守、復以虞翻爲功曹、策
好獵、虞翻諫曰、明府喜輕出微行、從官不暇嚴、白龍魚服、
困于豫且、白蛇自放、劉季害之、策曰、君言是也、然不能改、
策嘗爲涇縣大帥祖郎所襲、幾至危殆、劉繇之奔也、太史

慈遁於蕪湖山中、自稱丹陽太守、策已定宣城、惟涇以西
六縣未服、慈因進住涇縣、大爲山越所附、於是策自將討
祖郎於陵陽、擒之、策謂郎曰、爾昔襲孤、斫孤馬鞍、今創軍
立事、除棄宿恨、惟取能用、天下通耳、非但汝、汝勿恐怖、郎
破械、署門下賊曹、又討太史慈於勇里、擒之、解縛、捉其手
曰、寧識神亭時耶、今日之事、當與卿共之、卿天下智士、但
所託未得其人、孤是卿知己、勿憂不如意也、即署門下督、
軍還、祖郎太史慈俱在前道、會劉繇卒於豫章、士衆萬餘
人欲奉豫章太守華歆爲主、歆謝遣之、衆未有所附、策命
太史慈先往安撫、并觀華子魚之爲人、左右皆曰、慈必不

還策曰、子義舍我、當欲從誰、餞送昌門、把腕別曰、何時能還、荅曰、不過六十日、慈行、議者猶云、策曰、太史子義氣勇有膽烈、非縱横人也、其秉心道義、重然諾、一以意許知己、死亡不相負、諸君幸勿言、慈果如期而反、四年冬、策以計攻廬江太守劉勳、破之、遂進擊黃祖、十二月、策軍至沙羨、劉表子虎及南陽韓晞將長矛五千人來救祖、策與戰、大破之、斬晞、祖脫身走、策盛兵將徇豫章、屯于椒丘、謂功曹虞翻曰、華子魚自有名字、然非吾敵也、若不開門讓城、金鼓一震、不能無傷、卿便在前、具宣孤意、翻乃往見華歆、歆即作檄、遣使齎迎、歆自葛巾迎策、策向歆拜、禮為上賓、遂

有豫章、初、策殺吳郡太守許貢、貢奴客潛民間、欲為貢報讐、策性好獵、所乘馬精駿、從騎絕不能及、卒遇貢客三人射策中頰、策創甚、名張昭等謂曰、中國方亂、以吳越之衆三江之固、足以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呼權佩以印綬、謂曰、舉江東之衆、決機於兩陣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五月夏、策卒、年二十六、時策雖有會稽吳郡丹陽豫章廬江廬陵、然深險之地、猶未盡從、流寓之士、皆以安危去就為意、獨張昭周瑜等謂權可與共成大業、七年秋、曹操下書、責孫權任子、權引周瑜詣吳夫人前定議、遂不送質、十三年、權西擊黃

祖、屠其城、祖挺身走、追斬之、是時曹操遺權書曰、近者奉辭伐罪、旌麾南指、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衆、願與將軍會獵於吳、權以示臣下、莫不驚震失色、權用周瑜魯肅計、與劉備并力、破操於赤壁、操大敗、十五年冬、周瑜卒、十七年、權作石頭城、徙治秣陵、改秣陵為建業、秋九月、作濡須塢、冬十月、曹操東擊孫權、十八年春、曹操進軍濡須口、號步騎四十萬、攻破孫權江西營、權率衆士往禦之、相守月餘、操見其舟船器仗軍伍整肅、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如劉景昇兒子豚犬耳、權為牋與操、說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又別紙言、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操與諸將曰、孫權不欺

乃引兵還、二十二年春、魏王操軍於居巢、孫權保濡須、操進攻之、三月、操又引軍還、冬十月、魯肅卒、孫權以呂蒙兼漢昌太守代之、二十四年秋、權遣呂蒙襲公安江陵、獲關羽及子平於章鄉、斬之、十二月、魏王操表孫權為驃騎將軍、假節領荆州牧、封南昌侯、魏王丕黃初元年、孫權遣使奉獻、二年、孫權自公安徙都鄂、更名鄂曰武昌、秋七月、孫權遣使稱臣于魏、魏遣太常邢貞奉策、即拜孫權為吳王、吳中郎將徐盛忿憤、謂同列曰、盛等不能奮身出命、為國家并許洛、吞巴蜀、而令吾君與貞盟、不亦辱乎、因涕泣横流、貞聞之、謂其徒曰、江東將相如此、非久下人者也、吳王

進中大夫南陽趙咨入謝、魏主問曰、吳王何等主也、對曰、聰明仁智雄略之主也、魏主問其狀、對曰、納魯肅於凡品、是其聰也、拔呂蒙於行陣、是其明也、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荆州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州虎視天下、是其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魏主曰、吳可征否、對曰、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禦備之固、魏主曰、吳如大夫幾人、對曰、聰明特達者、八九十人、如臣之比、車載斗量、不可勝數、對不如對

魏明帝泰和三年、吳王即皇帝位、大赦、以黃龍見、改元黃龍、九月、遷都建業、以陸遜輔太子登守武昌、黃龍二年、明年又改嘉禾、三年、十六年、以赤烏見于前殿、改元赤烏、是年、

魏主叡卒、太子芳立、十三年、吳主廢其太子和、立子亮爲太子、太元二年、權薨、年七十一

孫亮權少子、權以宗室孫綝爲大將、傳亮、亮即位、以綝專恣、陰與太常全尚將軍劉丞謀誅綝、綝以兵取尚、又攻殺丞于蒼龍門、黜亮爲會稽王、尋殺之、在位七年

孫休權第六子、綝廢亮立休、休以綝爲丞相、綝一門五侯、皆典禁兵、權傾人主、休陰與張布圖計、臘日、百僚朝賀、詔武士縛綝、即日伏誅、在位七年

孫晧休兄和子、淫虐殊甚、毎宴群臣、咸令沉醉、置黃門郎十人以司過失、宴罷、各奏闕失、過大、即加威刑、小過亦輒罪、又激水入宮、宮人稍不合意、輒流殺之、或剝人之面、或鑿人之眼、又惡人視已、群臣莫敢舉目、丞相陸凱曰、君臣一體、無有不相識者、若猝有不虞、恐不知所赴也、後降晉、封爲歸命侯、在位十七年

先主劉備、涿郡人、景帝子中山靖王之後也、少孤貧、與母以販屨爲業、身長七尺五寸、垂手下膝、顧自見其耳、常與公孫瓚同師盧植、由是往依瓚、瓚以爲平原相、常山趙雲來詣瓚、備見而奇之、雲遂從備、興平元年、徐州牧陶謙疾篤、謂別駕東海麋竺曰、非劉備不能安此州也、謙卒、竺率州人迎備、備遂領徐州、建安元年、袁術攻劉備、以爭徐州、備使張飛守下邳、自將拒術、袁術與呂布書、勸令襲下邳、布乃引兵水陸東下、張飛敗走、布遂虜備妻子、備請降布、布亦忿袁術、乃召備、復以爲豫州刺史、與并勢擊術、使屯

小沛、備因合兵得萬餘人、布惡之、乃復攻備、備敗走、歸曹操、操厚遇之、以爲豫州牧、遂益其兵、給糧食、使東至沛、收散兵以圖布、三年、呂布復與袁術通、遣其將高順及張遼攻劉備、曹操遣將夏侯惇救之、爲順等所敗、順等破沛城、虜備妻子而還、備復走操、操謂備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備方食、値雷震、失匕箸、備因曰、聖人云迅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會操遣備邀袁術、術既南走、備遂殺徐州刺史車冑、留關羽守下邳、身還小沛、郡縣多叛操爲備、備將數萬人、遣使與袁紹連兵、操遂自擊備、破之、獲其妻子、進拔下邳、擒關羽、備乃奔青州、因袁

譚以歸袁紹、紹聞備至、身去鄴二百里迎之、五年秋、劉備略汝潁之間、還至紹軍、陰欲離紹、紹乃遣備將本兵復至汝南、六年秋、操自擊備於汝南、備奔劉表、表聞備至、自出郊迎、以上賓禮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備後在荊州數年、一日至厠所、慨然流涕、表怪問故、備曰、平常身不離鞍、髀骨皆消、今不復騎、髀裏肉生、日月如流、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十三年、操軍至新野、劉琮以荊州降、琮表子也、諸葛亮勸備攻琮以取荊州、備曰、劉荊州臨亡、託我以孤遺、背信自濟、吾所不爲、遂去過襄陽、琮左右及荊州人多歸備、比到當陽、衆十萬餘、輜重數千兩、日行不過十

餘里、或謂備曰、宜速行保江陵、備曰、夫濟大事、必以人爲本、今人歸吾、吾何忍去、操以江陵有軍實、恐備據之、乃釋輜重、將精騎五千急追備、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追及備於當陽之長坂、備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趙雲等數十騎遁去、或謂備曰、趙雲北走矣、備以手戟擿之曰、子龍不棄我也、頃之、雲抱劉禪與關羽船會、因得濟沔、備遂因魯肅以歸孫權、與權共破操於赤壁、十二月、備引兵南徇武陵長沙桂陽零陵諸郡、皆降、備以諸葛亮爲軍師、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租稅、以充軍實、以趙雲爲桂陽太守、十四年冬、孫權以備領荊州牧、周瑜分南岸地以給備、備

立營於油口、改名公安、權後以妹妻備、十五年冬、劉表故
吏士多歸備、備以周瑜所給地少、不足容衆、乃自詣京見
孫權、求都督荊州、周瑜勸留之、權不聽、備還公安、聞之嘆
曰、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略同、時孔明諫孤莫行、其意亦慮
此也、及周瑜卒、魯肅代瑜、肅乃勸權以荊州借備、與共拒
曹操、十六年冬、曹操遣鍾繇向漢中、蜀州牧劉璋別駕張
松說璋曰、曹公兵無敵于天下、若因張魯之資以取蜀土、
誰能禦之、劉豫州、使君之宗室、若使之討魯、魯必破矣、魯
破、則益州強、曹公雖來、無能爲也、璋然之、乃遣法正迎備、
法正至荊州、遂勸備取益州、龐統亦言於備、備曰、今指與

吾爲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
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今以小利而失信義于天
下、奈何、統曰、逆取順守、古人所貴、若事定之後、封以大國、
何負於信、今日不取、終爲人利耳、備以爲然、乃將步卒數
萬人入益州、劉璋敕在所供奉備、備入境如歸、前後贈遺、
以巨億計、備至巴郡、太守嚴顏拊心嘆曰、此所謂獨坐窮
山、放虎自衛者也、備至涪、璋率步騎三萬餘人、車乘帳幔、
精光耀日、往會之、張松令法正白備、便於會襲璋、備曰、此
事不可倉卒、璋與備歡飲百餘日、璋增備兵、厚加資給、使
擊張魯、又令督白水軍、備幷軍三萬餘人、北到葭萌、未即

討魯、厚樹恩德以收衆心、十七年冬、備在葭萌、十八年夏、
備進據涪城、十九年、備進圍成都、璋出降、備自領益州牧、
以諸葛亮爲軍師將軍、於是董和黃權李嚴等、本璋之所
授用也、吳懿等、璋之婚親也、彭義、璋之所擯棄也、劉巴、宿
昔之所忌恨也、備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
競勸、益州之民、是以太和、初赤壁之役、權遣使報備曰、張
魯王巴漢、爲曹操耳目、規圖益州、若操得蜀、則荊州危矣、
今欲先攻取璋、進討張魯、首尾相連、一統吳楚、雖有十操、
無所憂也、於是遂遣周瑜率水兵住夏口、備不聽軍過、謂
瑜曰、汝欲取蜀、吾當被髮入山、不失信于天下也、及備取

益州、權聞之、怒曰、猾虜乃敢挾詐如此、二十年、孫權以備
已得益州、乃遣呂蒙襲奪長沙零陵桂陽三郡、備引兵五
萬下公安、令關羽入益陽、是歲、曹操將擊張魯、備聞之、乃
與權連和、分荊州江夏長沙桂陽東屬、南郡零陵武陵西
屬、引兵還江州、二十三年夏、備屯陽平關、魏大將夏侯淵、
督張郃徐晃等與備相拒、備遣絕馬鳴閣道、徐晃擊破之、
郃屯廣石、備又攻之、不能克、乃急書發益州兵、諸葛亮以
問從事犍爲楊洪、洪曰、漢中益州咽喉、若無漢中、則無蜀
矣、此家門之禍也、發兵何疑、二十四年春、操自長安出斜
谷、軍遮要、以臨漢中、備曰、曹公雖來、無能爲也、我必有漢

川矣乃飲衆拒險終不交鋒操運米北山下黄忠引兵取之過期不還趙雲將數十騎出營視之值操揚兵大出雲卒與相遇遂前突其陣且鬭且却魏兵散而復合追至營下雲入營便大開門偃旗息鼓魏兵疑雲有伏引去雲令擂鼓以勁弩隨後追射魏兵魏兵驚愕自相蹂踐盡墮漢水中備明日自來雲營視其戰處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操與備相守月餘魏軍士多亡夏五月操引兵出漢中諸軍還長安劉備遂有漢中秋七月劉備自稱漢中王立子禪為太子是年孫權襲殺關羽取荆州魏文帝黄初二年春蜀中傳言漢帝已遇害於是漢中王發喪制服夏四月漢中王即帝位於武擔之南大赦改元章武初先主忿孫權襲關羽至是遂帥諸軍伐吳竟為陸遜所敗三年夏先主薨于永安宮時年六十三矣遺詔敕後主曰人五十不稱夭吾年六十有餘何所復恨但以卿兄弟為念耳勉之勉之勿以小惡而為之勿以小善而勿為（此當亦與泥塑語）惟賢惟德可以服人聞丞相為寫申韓管子六韜一通已畢吾亡之後汝兄弟父事丞相可也（當稱起）

後主禪嗣位丞相諸葛亮受遺詔輔政亮卒宦官黄皓用（當時何不立誅）事及司馬昭遣鄧艾鍾會伐蜀禪遂降禪子北地王諶怒曰若理窮力屈禍敗必及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後主不納遂送璽綬是日諶哭於昭烈之廟先殺妻子（可敬）而後自殺禪至洛陽封為安樂公司馬昭與禪宴為之作故蜀歌旁人皆為之感愴而禪喜笑自（可入妙）若昭謂賈充曰人之無情乃至於是乎雖使諸葛亮在不能輔之久全況姜維耶他日昭問禪曰頗思蜀否禪曰此間樂（可憐）不思蜀郤正聞之語禪曰後若問宜泣答曰先人墳墓遠在隴蜀乃心西悲無日不思即閉其目會復問禪對如之昭曰何乃似郤正語耶（真可人）禪驚視曰誠如尊命

奸臣纂奪

晉司馬氏　共五十三年

武帝炎、司馬昭長子也、昭、師之弟、而司馬懿之子、懿字仲達、河内溫縣人、少有奇節、建安六年、郡舉上計掾、曹操爲司空、聞而辟之、懿辭以風痹、操爲丞相、又辟爲文學掾、敕行者曰、若復盤桓、便收之、懿懼、乃就職、於是使與太子游處、遷黃門侍郎、魏國既建、遷太子中庶子、與陳羣吳質朱鑠號曰四友、及操薨于洛陽、懿乃奉喪還鄴、操子丕嗣、懿轉丞相長史、及丕代漢、以懿爲御史中丞、黃初七年、文帝病篤、懿與曹眞陳羣等、並受顧命輔政、明帝即位、詔懿屯

于宛、加督荆豫二州諸軍事、初蜀將孟達之降也、魏朝遇之甚厚、懿以達言行傾巧、不可任、魏王不聽、乃以達領新城太守、封侯假節、達於是連吳固蜀、潛圖中國、蜀相諸葛亮惡其反覆、又患其爲患、達與太守申儀有隙、亮欲促其事、乃遣郭模詐降、過儀、因漏泄其謀、達聞其謀泄、將舉兵、懿恐其速發、急以書喻達曰、將軍昔棄劉備、託身國家、國家委將軍以疆場之任、任將軍以圖蜀之事、可謂心貫白日、蜀人愚智、莫不切齒於將軍、諸葛亮欲相破、惟苦無路耳、模之所言、非小事也、亮豈輕之而令宣露、此殆易知耳、達得書大喜、猶豫未決、懿乃潛軍、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初達與亮書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吳一千二百里、聞吾舉事、當表上天子、比相反覆、一月間也、則吾城已固、諸軍足辦、司馬公必不自來、諸將來、吾無患矣、及兵到、達又告亮曰、吾舉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至是、竟斬達首、傳京師、俘獲萬餘人、振旅還宛、大和四年、諸葛亮入天水、詔懿西屯長安、督雍梁二州諸軍事、統軍騎將軍張郃雍州刺史郭淮等拒亮、張郃勸懿分軍任雍郿爲後鎭、懿曰、料前軍獨能當之者、將軍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爲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爲黥布擒也、遂進軍隃麋、亮聞大軍且至、乃自帥衆將芟上邽之麥、諸將皆懼、懿曰、亮慮多決

少、必安營自固、然後芟麥、吾得二日兼行足矣、於是卷甲晨夜赴之、亮望塵而遁、懿曰、吾倍道疲勞、此曉兵者之所貪也、亮不敢據渭水、此易與耳、進次漢陽、與亮相遇、懿列陣以待之、亮宵遁、追擊破之、俘斬萬計、明帝使使者勞軍、加增封邑、時軍師杜襲等、皆言明年麥熟、亮必爲寇、隴右無穀、宜及時搬運、懿曰、亮再出祁山、一攻陳倉、挫衂而反、縱其後出、不復攻城、當求野戰、必在隴東、不在西也、亮每以糧少爲恨、歸必積穀、以吾料之、非三稔不動矣、青龍二年、亮又帥衆十餘萬、出斜谷、壘于郿之渭水南原、明帝憂之、遣征蜀護軍秦朗、督步騎二萬、受懿節度、諸將欲往渭

北懿曰百姓積聚皆在渭南遂引軍而濟背水為壘因謂諸將曰亮若勇者當出武功依山而東若西上五丈原諸軍無事矣亮果上五丈原將北渡渭懿遣將軍周當屯陽遂以餌之數日亮不動懿曰亮欲爭原而不向陽遂此意可知也遣將軍胡遵雍州刺史郭淮共備陽遂與亮會於積石臨原而戰懿以亮僑軍遠寇利在急戰故亮數挑戰懿終不出亮因遺懿巾幗婦人之飾懿怒表請決戰明帝不許乃遣衛尉辛毗杖節為軍師以制之後亮復來挑戰懿將出兵毗杖節立軍門懿不得出乃止初蜀將姜維聞毗來謂亮曰辛毗杖節而至賊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

心所以固請者以示武於其衆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邪懿與亮對壘百餘日會亮病卒諸將燒營遁去懿乃行其營壘觀其遺事獲其圖書糧穀歎曰天下奇才也辛毗以為亮未必死懿曰軍家所重軍書密計兵馬糧穀今皆棄之豈有人捐其五臟而可以生乎宜急追之關中多蒺藜懿使軍士二千人著軟材平底木屐前行蒺藜著屐然後馬步俱進追到赤岸乃知亮果死百姓為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懿聞而笑曰吾便料生不便料死故也先是亮使至懿問曰諸葛孔明起居何如食可幾米對曰三四升問政事曰二十罰已上皆自

省覽懿告人曰諸葛孔明食少事煩其能久乎及遼東太守公孫淵反帝乃徵懿詣京師問曰君度其作何計懿對曰棄城預走上計也據遼水以距大軍次計也坐守襄平此成擒耳今其計將安出懿對曰惟明者能深度彼己預有所棄此非其所及也曰往還幾時對曰往百日還百日攻百日以六十日為休息一年足矣遂進師淵果遣步騎數萬阻遼隧堅壁而守以距懿懿盛兵多張旗幟出賊之南賊盡銳赴之懿乃泛舟潛濟以出其北又傍遼水作長圍欲向襄平諸將曰不攻賊而作圍非所以示衆也懿曰賊堅營高壘欲以老吾兵也攻之正入其計此王邑所以

恥過昆陽也古人曰敵雖高壘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賊大衆在此則巢窟虛矣我直指襄平則人懷內懼懼而求戰破之必矣遂整陣而過賊見兵出其後果邀之懿乃縱兵逆擊大破之三戰皆捷賊保襄平進軍圍之初淵聞魏師之出也請救於孫權權遣淵書曰司馬公善用兵變化若神所向無前深為弟憂之會霖潦大水平地數尺三軍恐欲移營懿令軍中敢有言徙者斬賊恃水樵牧自若諸將欲取之皆不聽司馬陳珪曰昔攻上庸八部並進晝夜不息故能一旬之半拔堅城斬孟達今者遠來而更安緩何也懿曰孟達衆少而食支一年吾將士四倍

於達而糧不淹月以一月圖一年安可不速以四擊一正
令半解猶當爲之是以不計死傷與糧競也今賊衆我寡
賊饑我飽水雨乃爾功力不設自發京師不憂賊攻但恐
賊走今賊糧垂盡而圍落未合掠其牛馬抄其樵採此故
驅之走也夫兵者詭道善因事變賊憑衆恃雨故雖飢困
未肯束手當示無能以安之既而雨止遂合圍起土山地
道楯櫓鉤橦發矢石雨下淵攻南圍突出懿縱擊敗之斬
於梁水之上既入城立兩標以別新舊男子年十五已上
七千餘人皆殺之僞公卿已下皆伏誅戮其將軍畢盛等
二千餘人遂班師帝乃遣使者勞軍于薊及齊王即帝位

遷侍中持節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與曹爽共執朝政
更直殿中爽以懿年位素高父事之每事諮訪不敢專行
初并州刺史東平畢軌及鄧颺李勝何晏丁謐皆有才名
明帝惡其浮華皆抑不用曹爽輔政驟加引擢以爲腹心
丁謐爲爽畫策使爽白天子發詔轉司馬懿爲太傅外以
名號尊之實欲令尚書奏事先來由已得制其輕重也二
月以司馬懿爲太傅以爽弟羲爲中領軍訓爲武衛將軍
彥爲散騎常侍侍講其餘諸弟皆以列侯侍從出入禁闥
晏等依勢用事附會者升進違忤者罷退內外望風莫敢
忤旨爽又用何晏鄧颺丁謐之謀遷太后于永寧宮專擅

朝政屢改制度懿不能禁於是與爽有隙懿遂稱疾不與
政事時人爲之謠曰何鄧丁亂京城爽晏謂懿果疾篤會
河南尹李勝將莅荊州來候懿懿詐篤疾使兩侍婢持衣
衣落指口言渴婢進粥懿不持杯飲粥皆流出沾胸勝曰
衆情謂明公舊風發動何意尊體乃爾懿使聲氣纔屬說
年長枕疾死在旦夕君當屈并州并州近胡可善爲之備
恐不復相見願以子師昭兄弟爲託勝退告爽曰司馬公
尸居餘氣形神已離不足慮矣嘉平元年天子謁高平陵
爽兄弟皆從是日太白襲月懿於是奏永寧太后廢爽兄
弟太后勅如奏施行大司農桓範出赴爽蔣濟曰智囊往

矣懿曰爽與範內疎而智不及駑馬戀棧豆必不能用也
於是假司徒高柔節行大將軍事領爽營謂柔曰君爲周
勃矣命太僕王觀行中領軍攝羲營懿親帥太尉蔣濟等
勒兵出迎天子屯於洛水浮橋上爽不肯通奏而遣侍中
許允尚書陳泰詣懿觀望風旨懿數其過失事止免官泰
還報爽勸之通奏懿又遣爽所信殿中校尉尹大目諭爽
指洛水爲誓爽意信之桓範至果勸爽以天子詣許昌發
四方兵以自輔爽疑未決範謂羲曰此事昭然今日卿等
門戶求貧賤復可得乎且匹夫質一人尚欲望活卿與天
子相隨令於天下誰敢不應也羲兄弟默然自甲夜至五

鼓爽乃投刃于地曰司馬公正當欲奪我權耳吾以侯就第亦不失作富家翁範哭曰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犯犢耳何圖今日坐汝等族滅也爽乃通懿奏事懿遂奉帝還宮爽兄弟歸家懿發洛陽吏卒圍守之四角作高樓令人在樓上察視爽挾彈到後園中樓上人便唱言故大將軍東南行爽愁悶不知爲計有司奏黃門張當與爽有姦收當付廷尉考實於是收爽義訓晏颺畢軌勝并桓範皆下獄劾以大逆不道與張當俱夷三族懿猜忌多權變初曹操察懿有狼顧相欲驗之乃召使前行令反顧面正向後而身不動又嘗夢三馬同食一槽因謂太子丕曰司馬懿

非人臣也必預汝家事太子素與懿善故得免懿遂勤於吏職至芻牧之間悉皆臨履由是操意遂安及平公孫淵大行殺戮誅曹爽之際支黨皆夷及三族男女無少長姑姊妹女子之適人者皆殺之既而竟遷魏鼎云卒時年七十三師字子元懿長子雅有風彩沈毅多大略少流美譽與夏侯玄何晏齊名晏嘗稱曰惟幾也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是也懿之將誅曹爽獨與師潛畫弟昭弗之知也將發夕乃告之既而使人覘之師寢如常而昭不能安席晨會兵司馬門鎮靜內外置陣甚整懿曰此子竟可也及懿卒議者咸云伊尹既卒伊陟嗣事矣正元元年天子與

中書令李豐后父光祿大夫張緝黃門監蘇鑠等謀以太常夏侯玄代師輔政師密知之即名殺豐逮捕玄緝等皆夷三族師又諷帝擅廢皇后張氏又諷魏永寧太后下令廢帝收帝璽綬仍以齊王歸藩迎高貴鄉公於元城而立之昭字子上師同母弟也毋丘儉文欽之亂大軍東征昭兼中領軍留鎮洛陽及兄師疾篤昭自京都省疾拜衛將軍師卒天子命昭鎮許昌尚書傅嘏帥六軍還京師昭用嘏及鍾會策自帥軍而還至洛陽自爲大將軍加侍中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二年鎮東大將軍諸葛誕舉兵淮南三年攻誕斬之夷三族昭自爲晉公加九錫進位相國

晉國置官司焉景元元年昭弒帝而立燕王宇之子常道鄉公璜爲帝昭復滅蜀進爵爲王昭卒炎繼昭爲晉王泰始元年炎篡魏國號晉都洛陽除魏宗族禁錮大封族屬咸寧七年滅吳詔曰自漢末四海分崩刺史內親民事外領兵馬今天下爲一當韜戢干戈刺史分職皆如漢氏故事悉去州郡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僕射山濤言不宜去州郡武備帝不聽故永寧已後盜賊羣起州郡不能制天下遂大亂然其後刺史復兼兵民之政州鎮愈重矣在位二十六年帝初即位厲以恭儉有司奏御牛青絲紖斷詔以青麻代之太醫程據獻雉頭裘帝命焚於殿

前、及平吳後、天下乂安、遂耽樂遊晏、既多內寵、復納孫皓宮人數千、自此掖庭殆將萬人、莫知所適、惟乘羊車、聽其所之、宮人競取竹葉插戶、以鹽汁灑地、爭引帝車、末年、知太子昏庸、而恃皇孫聰慧、不欲廢立、僕射何曾嘗云、每侍帝語、不論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非貽厥孫謀之道也、指諸孫曰、汝輩必遇亂、李生曰、司馬懿於曹丕、至善也、曹叡之愛禮懿亦至、懿蓋兩朝顧命大臣、受遺托寄、非孟德父子之於漢比也、既受其託、殺而奪之、以爲己有、既廢芳立髦矣、復弒髦而立奐、又廢奐而自立、豈其主有劉禪之庸、孫皓之虐者乎、夫庸如劉禪、而蜀之君臣如故也、虐如

孫皓、而吳之君臣如故也、必如司馬氏父子、則國家崇班重任、盡爲盜柄、君之視臣如股肱心膂者、乃引而納之蕭墻之內也、一介之士、必有審友、況有國者、將奚託哉、是不容不以篡弒論矣

惠帝、武帝第二子也、昏愚不辨菽麥、自爲太子、朝野咸知不堪、及居大位、政由羣下、貨賂公行、南陽魯褒作錢神論以譏之、嘗在華林園、聞蝦蟆聲、謂左右曰、此鳴者、爲官乎私乎、或對曰、在官地爲官、在私地爲私、及天下荒亂、百姓飢餓、帝曰、何不食肉糜、其蒙蔽皆此類也、後因食麪中毒而崩、或云、司馬越鴆之、在位十七年

懷帝、武帝第二十五子也、兄弟相屠、存者三、懷其一也、惠帝崩、即帝位、在位六年、劉聰攻陷洛陽、執以歸、遂見殺、秘書監荀崧曰、懷帝天姿清劭、少著英猷、若遭承平、足爲守文之主、而繼惠帝之後、東海專政、坐致流亡、可慨夫、

愍帝、武帝孫也、襲封秦王、永嘉之亂、避難入於藍田、雍州刺史賈疋遣兵迎衛、達于長安、即位四年、劉曜逼京師、肉袒銜璧輿櫬出降、劉聰出獵、令行車騎將軍、戎服執戟爲導、後因大會、使行酒洗爵、反而更衣、又使執蓋、遂見殺

南北兵爭

南朝晉牛氏

元帝、司馬懿曾孫瑯琊恭王之子也、初用王導計、出鎮建鄴、以顧榮爲軍司馬、賀循爲參佐、王敦王導周顗刁協等侍左右、及懷帝被虜、愍帝嗣立、進位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西都不守、羣臣因請即帝位、既而王敦內叛、四方貢獻多入敦府、將相岳牧皆出其門、元帝遂憂憤成疾崩、在位六年、初玄石圖有牛繼馬後之讖、故司馬懿深忌牛氏、爲二榼共一口以貯酒、懿先飲佳者、而以毒酒鴆其將牛金、而恭王妃夏侯氏竟通小吏牛氏而生元帝

明帝、元帝子也、聰明有斷、時兵凶歲飢、王敦外叛、帝崎嶇遵養、以弱制強、收授荊湘等四州、以分上流之勢、雖饗國日淺、而規模可覩矣、在位三年

成帝、明帝子也、少而聰敏、及庾亮徵蘇峻、峻反、舉兵逼帝遷石頭、庾懌嘗送酒於江州刺史王允之、與犬、犬斃、帝聞之怒曰、大舅已亂天下、小舅復欲爾邪、懌乃飲藥而死、畱心萬幾、務在簡約、在位七年

康帝、成帝母弟也、中書令庾冰以舅氏當朝、言國有強敵、宜立長君、遂以爲嗣、在位三年

穆帝、康帝子也、年三歲即位、褚太后臨朝、會稽王昱爲撫軍大將軍輔政、在位十七年

哀帝、成帝子也、餌方士藥有疾、崇德太后復臨朝、在位四年

海西公、哀帝母弟也、即位六年、桓溫㊣帝在藩、夙有痿疾、嬖人朱靈寶等、參侍內寢、而二美人田氏孟氏、生三男、長欲封樹、時人惑之、因諷崇德太后、下令廢奕爲海西縣公、徙居吳縣、十一月、妖賊許龍晨到門、稱太后密詔奉迎帝、帝曰、我得罪於此、幸蒙寬宥、且太后有詔、便應官屬來、何獨使汝也、汝必爲亂、因叱左右縛之、龍懼而走、帝知天命不可再、深慮及禍、乃杜塞聰明、終日酣暢、耽于內寵、有子不育、時人憐之、朝廷以帝安于屈辱、不復爲虞、太元十一年薨

簡文帝、元帝少子也、桓溫立之、帝雖神識恬暢、而無濟世大略、沙門支道林嘗言會稽有遠體而無遠神、在位三年

武帝、字昌明、簡文帝第三子也、幼而聰悟、威權已出、雅有人主之量、而溺於酒色、好爲長夜之飲、末年長星見、帝在華林園舉酒祝曰、長星勸汝一杯酒、自古何嘗有萬歲天子、時張貴人有寵、帝戲之曰、汝以年當廢矣、貴人恚、因帝醉、夜使婢覆以被、蒙帝面弑之、云因魘暴死、在位二十四

年、時會稽王道子昏惑、其子元顯專權、竟不究其事、
安帝、武帝長子也、自少及長、口不能言、至不能辨寒暑、凡動止皆非己出、故桓玄之篡、因此獲全、初讖云、昌明之後有二帝、劉裕將謀禪、密使王紹之縊帝而立恭帝、在位二十三年
恭帝、安帝母弟也、劉裕至京師、傅亮承裕密旨、諷帝禪位、帝欣然曰、晉氏久已失之、今復何恨、乃書詔、遂遜於琅邪第、宋永初二年、裕使兵人踰垣而入弑之、在位二年

定亂代興

宋劉裕

劉裕小字寄奴、裕素貧、時人莫知、唯琅邪王謐知之、裕常負刁逵社錢三萬、被逵執不得脫、謐代之償、故裕德謐、後裕伐荻新洲、有大蛇數丈、裕射之、明日至聞有杵臼聲、見童子數人皆青衣擣藥、裕問其故、荅曰、我王爲劉寄奴所射、合藥傅之耳、裕曰、王何不遂殺之、曰、劉寄奴王者不死、裕叱之、皆散走、裕遂收藥而反、以傅金創、無不立驗、孫恩作亂於會稽、朝廷遣將軍劉牢之往討、以裕參府軍事、牢之遣裕與數十人覘賊、卒遇賊衆數千、裕與戰、所將人多

死、而裕獨奮長刀、殺傷賊衆、已而衆騎並至、遂平山陰、恩遁入海、元興元年、桓玄篡位、遷晉主於潯陽、桓脩入朝、裕從至建鄴、玄見裕、私謂王謐曰、劉裕風骨不常、蓋人傑也、玄妻劉氏尚書令躭之女、亦謂玄曰、劉裕龍行虎步、視瞻不凡、恐必不爲人下、修尋還京口、裕以此託疾不與修偕行、而與何無忌及弟道規沛國劉毅等、密謀起兵矣、玄聞義兵起、懼而謂所親曰、劉裕足爲一世之雄、劉毅家無擔石之儲、樗蒲一擲百萬、何無忌劉牢之外甥、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謂無成也、時衆咸推裕爲盟主、庚申、裕鎮石頭、立留臺、總百官、焚桓溫主於宣陽門外、造晉新主於太廟、

命尚書王嘏率百官奉迎乘輿初晉陵人韋叟善相術桓
脩今相裕當得州不叟曰當得邊州退而告裕曰君相貴
不可言裕笑曰相若准當用君為司馬至是叟詣裕裕遂
用焉玄挾晉主走江陵劉毅何無忌劉道規等追及玄大
破玄軍於崢嶸洲玄復挾晉主入蜀至枚回州益州督護
馮遷斬玄而桓玄滅晉主至自江陵詔進裕侍中車騎將
軍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五年南燕主慕容超大掠淮
北裕抗表伐之發建康帥舟師自淮入泗至下邳留船艦
輜重步進至琅琊或謂裕曰燕人若塞大峴之險或堅壁
清野大軍深入將奈何裕曰吾慮之熟矣鮮卑貪婪不知

遠計進利虜獲退惜禾苗謂我孤軍遠入不能持久不過
進據臨朐退守廣固必不能守險清野矣超聞晉師至引
羣臣會議公孫五樓曰吳兵輕果利在速戰不可爭鋒宜
據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沮其銳氣然後徐簡精騎循
海而南絕其糧道別敕段暉帥兗州之衆緣山東下腹背
擊之此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險自固芟除禾苗使敵無所
資彼僑軍無食求戰不得旬月之間可以坐制此中策也
若縱賊入峴出城逆戰非勝筭矣超不聽裕過大峴燕兵
不出裕舉手指天喜形於色左右曰公未見敵而喜何也
裕曰兵已過險士有必死之志餘糧棲畝人無匱乏之憂

虜已入吾掌中矣六月裕與燕兵戰於臨朐南參軍胡藩
言於裕曰燕悉兵出戰臨朐城中留守必寡願以奇兵從
間道取其城裕從之丙子克其大城於是因齊地糧儲悉
停江淮漕運超求救於秦秦王興使謂裕曰慕容氏相與
鄰好今晉攻之急秦已遣鐵騎十萬屯于洛陽若晉軍不
退即當長驅而進裕謂秦使曰語汝姚興我克燕之後息
兵三年當取關洛也今可速來劉穆之聞有秦使馳入見
裕裕以所言告穆之穆之曰此語不足以威敵適足以怒
敵耳若廣固未下羌寇奄至不審何以待之裕笑曰此是
兵機非卿所解夫兵貴神速彼若審能赴救必畏我知寧

容先遣逆設此言耶是自張大之辭也晉師不出為日久
矣羌見伐齊殆將內懼自保不暇何能救人乎丁亥劉裕
悉衆攻城或曰今日往亡不利裕曰我往彼亡何為不利
遂進攻獲超送詣建康斬之而南燕滅盧循反廣州循孫
恩妹壻也時裕將鎮下邳進攻河洛聞循反乃班師次于
山陽卷甲徑造江上知賊尚未至乃大喜四月裕至都于
時北師始還傷痍未復戰士纔數千鎮南將軍何無忌又
與循衆徐道覆戰死孟昶懼欲擁主過江裕曰今重鎮外
傾強敵內迫人情危駭莫有固志若一旦遷動便自土崩
瓦解江北亦安得至設使得志不過延日月耳今兵士雖

少猶足一戰若其克濟臣主同休如其不然不復能草間求活吾計决矣議者又欲分兵屯守諸津裕曰賊衆我寡分其兵則測人虛實一處失利則沮三軍之氣若聚衆石頭則衆力不分或可冀也戊午裕移鎮石頭賊大至裕曰賊若新亭直上且將避之若回泊蔡洲成擒耳徐道覆欲自新亭焚舟而戰循多疑少决果泊蔡洲裕登石頭使建威將軍孫處自海道襲番禺戒之曰我于二月必破妖寇卿亦足至番禺先傾其巢窟也二月盧循兵敗回至番禺果爲孫處所破循收餘衆南走交州刺史杜惠度斬盧循父子函七首送都下盧循滅而廣州平八年荊州刺史劉

道規患疾以豫州刺史劉毅代之毅旣有雄才大志與裕俱興復晉室自謂京城廣陵功足相抗雖權事推裕而心不服裕知毅終爲異端遣參軍王鎮惡襲江陵克之毅及黨與皆伏誅而劉毅滅先是譙縱據蜀裕遣劉敬宣往伐譙縱求救于秦秦兵至敬宣引還至是裕復謀伐蜀裕以西陽太守朱齡石有武幹欲用爲元帥衆謂齡石資名尚輕難當重任裕不聽卽以齡石爲益州刺史裕與齡石密謀進取曰劉敬宣往年出黃虎無功而退賊謂我今應從外水往而料我當出其不意猶從內水來也如此必以重兵守涪城備內道若向黃虎正墮其計今大衆宜自外水

取成都而以疑兵出內水因函書封齡石署函邊曰至白帝乃開視朱齡石等至白帝發函見書衆軍悉從外水取成都臧熹從中水取廣漢老弱乘高艦千餘從內水向黃虎於是諸軍倍道兼行毗日圍城戊辰縱棄城走壬申齡石入成都縱自縊死譙縱滅而成都平初裕平齊卽有定關洛意遇盧循及故止至是聞姚興死子泓新立兄弟相殺關中擾亂十二年裕表伐關洛乃以世子爲中軍將軍監太尉留府事劉穆之領監軍中軍二府軍司入居東府總攝內外十三年衆軍至洛圍金墉降之裕修復晉五陵置守衛三月裕率大軍入河五月帝至洛陽謁晉五陵八

月扶風太守沈田子大破姚泓軍於藍田王鎮惡尅長安禽姚泓而關洛平十月裕進爵爲王裕欲息駕長安經略趙魏聞前將軍劉穆之卒乃歸歸遂代晉國號宋三年宋主殂年六十葬蔣山謚武皇帝裕微時耕於丹徒至受命耨耜之具咸命收藏及文帝幸舊宮見之而問不覺有慚色孝武大明中壞宋主所居陰室起玉燭殿牀頭有土障壁上掛葛燈籠麻繩拂侍中袁顗因盛稱主儉素之德孝武不荅獨曰田舍公得此以爲過矣

少帝義符武帝長子卽位一年居處所爲多乖失徐羨之傅亮廢爲營陽王復弒之

文帝義隆、武帝第三子、徐羨之傅亮迎立之、元嘉三年、殺徐羨之傅亮、帝雅重文儒、躬勤政事、百官久于其職、守宰以六期爲斷、惜其不自量力、横挑强胡、使師徒殲于河南、戎馬飲于江津、及其廢立之際、狐疑不决、遂爲子劭所弒、在位三十年、

武帝駿、文帝第三子、舉兵誅劭自立、在位十一年、機警勇决、文章華贍、王僧虔以善書見忌、僧虔至以秃筆書自免、奢慾敗度、待諸弟如讎、

廢帝子業、武帝子、既即位、凶悖日甚、誅殺相繼、壽寂之等弒之而立湘東王彧、在位一年、

好還

明帝彧、文帝子、暴虐諸王、宋子孫盡矣、在位八年、

蒼梧王昱、明帝子、嬖人李道兒所生也、初彧以陳太妃賜嬖人李道兒、已復迎還生昱、故昱毎微行、自稱李將軍、常著小袴衫、營署巷陌無不貫串、或夜宿客舍、或晝臥道傍、排突厮養、與之交易、或遭慢辱、悦而受之、凡諸鄙事、裁衣作帽、過目則能、未嘗吹篪、執管便韻、一日不殺、則慘然不樂、端午、太后賜扇、昱嫌其不華、令太醫煮酖、左右止之曰、若行此事、官便應作孝子、豈復得出入狡獪、昱曰、汝語大有理、後以太后令、追廢爲蒼梧王、在位五年、

順帝、明帝第三子、蕭道成勒兵入宮、泣而彈指曰、願世世

○可○憐○

不生帝王家、遂被弒、在位三年、年十一

誅恭代立

齊蕭氏

蕭道成、東海蘭陵人也、宋明帝即位、以道成非人臣相、而人間流言、咸云道成當爲天子、故明帝疑之、及明帝崩、蒼梧王即位、以道成爲右衛將軍、領衛尉、元徽二年、江州桂陽王休範舉兵尋陽、道成曰昔上流謀逆、皆因淹緩致敗、休範必遠懲前失、輕兵急下、乘我無備、請頓新亭以當其鋒、乃單車白服出新亭、宋主加道成節、都督征討諸軍事、平南將軍、築新亭壘未畢、賊前軍已至、道成乃解衣高臥以安衆心、索白虎幡登西垣、使員外郎王敬則浮舸與賊

戰、大破之、未時、張敬兒斬休範首、臺軍及賊衆尚不知休範已斬也、賊帥丁文豪設伏破臺軍於皁莢橋、直至朱雀航、王道隆劉勔並戰沒、賊進至杜姥宅、府軍長史褚澄又開東府納賊、張永兵潰於白下、宮內傳言新亭亦陷、太后執蒼梧王手泣曰、事敗矣、道成急遣軍主陳顯達張敬兒等從石頭濟淮、間道自承明門入衛宮闕、時休範典籤許公與詐稱休範在新亭、士庶惶惑、詣壘投名者以千數、及至、乃知是道成、道成隨得輒燒焚之、登城謂曰、劉休範父子昨已戮死、屍在南岡下、身是蕭平南、汝等名字皆已焚燒、勿懼也、遂分遣衆軍擊平賊、道成振旅凱入、百姓緣道聚觀、曰全國家者此公也、休範平後、蒼梧漸行兇暴、屢欲害道成、嘗率數十人直入鎮軍府、時暑熱、道成晝臥裸袒、蒼梧立道成于室內、指腹爲射的、自引滿將射之、道成神色不變、斂衫曰、老臣無罪、蒼梧左右王天恩曰、領軍腹大、是佳射堋、而一箭便死、無復的矣、不如以骲箭射之、乃取骲箭一發、即中道成臍、蒼梧投弓於地大笑曰、此堋何如、道成威名既重、蒼梧深忌之、道成憂懼、乃密與袁粲褚淵謀廢立、秋七月七夕、楊玉夫等弒之、而立順帝、道成自爲太尉、都督十六州諸軍事、謀代宋、建元元年、道成即帝位、國號齊、封順帝爲汝陰王、仍弒之（又種毒）、宋宗室無少長皆死、齊

主博學善屬文、工草隸書、奕棋第二品、每曰、使我臨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所著文詔、中書侍郎江淹撰次之、又詔東觀學士、撰史林三十篇、魏文帝皇覽之流也、在位三年

武帝、高帝長子也、在位十一年、

廢帝鬱林王、武帝孫也、少美容止、好隸書、武帝特所鍾愛、勅皇孫手書不得妄出、以貴之、及即位、西昌侯鸞有異志、謀弒之、乃稱廢帝矯情飾詐、陰懷鄙慝、嘗侍文惠太子疾及居喪、哀容號毀、旁人見者莫不嗚咽、裁還私室、即歡笑酣飲、淫虐不道等事、遂遇弒（毒殺）

海陵王鬱林弟也蕭鸞立之復弒之而自立

明帝鸞高帝之姪即位五年大行誅戮殺高武子孫無遺前古未有也

後廢帝東昏侯明帝子在位二年委任羣小誅諸宰臣又鑿金爲蓮花帖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也大虐無道大臣恐懼乃謀應蕭衍遂被弒

和帝寶融明帝子東昏之亂長史蕭穎冑奉寶融舉兵以雍州刺史蕭衍都督前鋒諸軍事及蕭穎冑卒蕭衍遂代齊廢寶融爲巴陵王仍遣鄭伯禽以生金進王王曰我死不須金飲醇酒足矣乃引飲一升伯禽就加摺焉在位二年

誅暴代立

梁蕭氏

蕭衍蘭陵人生而有異光狀貌殊特日角龍顏重岳虎顧舌文八字身映日無影有文在右手曰武爲兒時能蹈空而行及長博學多通有文武才幹初爲衛軍王儉東閤祭酒儉一見謂人曰蕭郎三十内當作侍中出此則貴不可言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衍與沈約謝朓王融蕭深范雲任昉陸倕等並游號曰八友齊明帝將廢鬱林每與衍密謀及齊明即位性猜忌衍避時嫌解遣部曲但乘折角小牛車先是雍州相傳樊城有王氣至是齊明崩遺詔以衍爲都督雍州刺史衍至襄陽乃潛造器械多伐竹木沉於檀溪密爲舟船之備二年冬衍長兄懿被害信至衍乃起兵殺東昏進爵爲王天監元年衍自立爲帝國號梁八年魏取梁三關十六年用釋氏法長齋一食惟菜羹糲飯又詔以宗廟用牲牢有累冥道宜皆以麪爲之普通五年魏有六鎮之亂梁復取三關是年以散騎常侍朱异掌機政八年改元大通梁主舍身同泰寺三年改元中大通元年再舍身同泰寺設大會釋御服持法衣行清淨大捨素牀瓦器乘小車役私人親爲四衆講涅槃經羣臣以錢一億萬奉贖表請還宮三請乃許三年太子統卒太子好

讀書屬文、謚曰昭明、初昭明太子葬丁貴妃、有道士云、此地不利長子、請厭之、乃爲臘鵝及諸物、埋于墓側、後梁主聞之、遣檢掘得鵝物、大驚、悉誅道士等、役主多矣有累冥道以故太子、終身慚憤、不能自明、大同三年、修長干寺阿育王塔、時王侯子弟、多驕淫不法、上年老、厭于萬幾、又專精佛戒、每斷重罪、則終日不懌、或謀及逆事、覺亦泣而宥之、由是王侯益横、中大同元年、梁主幸同泰寺、講三慧經、太清元年、高歡卒、侯景來降、二年、侯景叛、襲破臺城、梁主遂爲所弑、年八十三、武帝少而篤學、雖萬機多務、猶卷不輟手、燃燭常至戊夜、撰通史六百卷、金海三十卷、孝經義、周易講疏、毛詩春秋

荅問、尚書大義、中庸講疏、孔子正言、凡二百餘卷、贊、序、詔、誥、銘、誄、箴、頌、箋、奏諸文、又百二十卷、六藝備閑、棊登逸品、陰陽緯候、卜筮占決、草隸尺牘、騎射、莫不稱妙、晚乃溺信佛道、製涅槃大品、淨名、三慧諸經義記數百卷、聽覽餘閑、卽於重雲殿及同泰寺講說、名僧碩學、四部聽衆、常萬餘人、在位四十八年

簡文帝綱、武帝第三子也、卽位二年、爲侯景所制、旋見廢、帝幼而聰慧、六歲便能屬文、武帝弗信、求面試、攬筆立成、武帝嘆曰、我常以東阿爲虛、今果然矣、及長、器宇寛弘、眄睞則目光燭人、讀書十行俱下、辭藻豔發、然傷于輕靡、時號宮體、所著昭明太子傳、并諸經傳、共六百六十餘卷、並行于世、既見廢、自知不久、指所居殿、謂舍人殷不害曰、龐涓死于此、後王偉與彭雋、王修纂進觴而前曰、丞相以陛下幽憂日久、使臣上壽、簡文笑曰、已禪位、何得言陛下、遂盡酣、謂曰、不圖爲樂、一至于此、既醉而寢、雋進土囊、遂死、時太子大器及王侯在建康者、二十餘人皆死、太子神明端嶷、所親竊問之、太子曰、賊若未見殺、吾雖陵慢呵叱、終不敢害、若見殺時至、雖一日百拜、亦無益也、又曰、殿下居困阨而神貌怡然、何也、太子曰、若諸叔能滅賊、賊必先見殺、然後就死、若其不然、賊亦殺我以取富貴、安能以必死

之命、爲無益之愁乎、及難、顏色不變、徐曰、久知此事、嗟其晚矣

元帝繹、武帝第七子、封湘東王、太清二年、侯景叛、擧兵圍臺城、簡文帝大寶元年四月、繹移檄討侯景、八月、侯景廢簡文帝、立豫章王棟、棟、太子統之孫也、已而景廢棟、自稱帝、八月、王僧辯、陳霸先擊敗侯景、景亡走吳、十一月、王僧辯等奉表勸進、繹立爲帝、繹攻書善畫、自圖宣尼像、爲之贊而書之、時人謂之三絶、著孝德傳、忠臣傳等書、共五百餘卷、在位三年、

敬帝蕭詧、昭明太子統之第三子也、大同元年、除西中郎

將雍州刺史、詧以襄陽形勝之地、又梁武創基之所、時平足以樹根本、時亂足以圖霸功、及侯景作亂、蕭繹攻詧兄譽于湘州、詧率衆攻江陵以救之、會大雨暴至、詧遁歸襄陽、器械資重多没于水、詧恐不能自固、乃遣蔡大寶求附庸于西魏、已而詧與魏師襲江陵、蕭繹被殺、魏相宇文泰命詧主梁嗣、居江陵東城、資以江陵一州之地、其襄陽所統、盡入于魏、詧稱帝于其國、詧見邑居殘毁、干戈日用、常懷憂憤、乃著愍時賦以見志、居常怏怏、抱歎吒者久之、遂以憂憤發背而殂、詧篤好文義、所著文集十五卷、内典華嚴般若法華金光明義疏三十卷、並行于世、在位三年

定亂代立

陳 陳氏

陳霸先少俶儻有大志、及長、涉獵史籍、好讀兵書、明緯候孤虛遁甲之術、武勇明達、爲當時推服、嘗夢天開數丈、有四人朱衣捧日納之口中、及覺腹内猶熱、以軍功除高要太守、二年冬、侯景冦逼、霸先將赴援、時湘東王繹承制、遣征東將軍王僧辯督衆軍討侯景、授霸先東揚州刺史、三年、霸先帥師發自豫章進討侯景、景敗走、承聖三年、進霸先位司空、及魏平江陵、霸先與王僧辯等、請晉安王方智以太宰承制、晉安王至自尋陽、方入居朝堂、而齊遣送貞

陽侯明還、王僧辯納之、霸先固爭不從、九月、霸先討王僧辯、甲辰、霸先至石頭、遣勇士自城北踰入、因風縱火、僧辯就禽、於是廢貞陽侯、而奉晉安王即位、太平八年、霸先代梁即帝位、國號陳、在位二年、子昌項、皆以江陵之陷、没于長安、内無嫡嗣、外有强敵、乃召臨川王蒨嗣位

文帝、武帝姪也、起自布衣、知百姓疾苦、國家資用、務從儉約、一夜内刺閨取外事分判者、前後相續、每鷄人伺漏、傳籤殿中者、令投籤于階石上、鎗然有聲、云吾雖得眠亦令驚覺、其强若如此、在位七年、

廢帝、文帝長子、性仁弱、國柄歸于安成王頊、頊廢帝爲臨

海王而自立在位三年

宣帝武帝次姪也是時淮南之地並入于齊帝志復舊境思及侵地彊弱之形旣異及周兵滅齊乘勝而掠地遂至江際在位十四年

后主宣帝子也在位六年初隋文帝纂周甚敦鄰好太建末隋兵大舉聞宣帝崩乃班師仍遣使赴弔修敵國禮書稱名姓頓首而後主益驕荒於酒色左右嬖佞珥貂者五十人婦人美貌麗服巧態以從者千餘人常使張貴人等八人夾坐江總孔範等十人豫宴號曰狎客先令八婦人襞采箋製五言詩十客一時繼和遲則罰酒君臣酣飲從

夕達旦以此爲常隋文帝謂高熲曰我爲百姓父母豈可限一衣帶水不拯之乎命大作戰船曰吾將顯行天誅卽以晉王廣爲元帥督八十總管來討辛巳賀若弼進軍鍾山乘勝進軍宮城燒北掖門韓擒虎率衆趣宮城自南掖門入城內文武百司皆遁唯僕射袁憲侍側憲勸後主端坐殿上正色以待之後主曰鋒刃之下未可交當吾自有計乃逃于井旣而軍人窺井呼之不應欲下石乃聞叫聲以繩引之驚其太重及出乃與張貴妃孔貴人三人同乘而上旣見隋文帝給賜甚厚令班同三品每預宴爲不奏吳樂恐傷其心監者言叔寶與子弟等日飲一石終日沉醉罕有醒時隋文時使節其酒旣而曰任其性不爾何以過日及從東巡登芒山侍飲賦詩曰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太平無以報願上東封書後從至仁壽宮及出隋文帝目之曰此敗豈不由酒當賀若弼度京口彼中人密啟告急叔寶正飲酒初不知省高熲至猶見啟在牀下尚未開封此亦大可笑李生曰樗櫟以不材得終其天年此之謂矣

卓吾子曰劉裕以讖故弒昌明立恭帝又遣傅亮諷帝禪位帝欣然書詔曰晉氏久已失之重爲劉公所延今日之事本所甘心遂遜于琅琊第夫裕之功德巍巍四海歸心

久矣晉氏衰弱已極卽以琅琊一區處之加漢獻故事亦自無患何必更使兵人踰垣而入弒之也雖司馬懿之毒必發虐必報然裕者亦可以省此毒手矣連弒二無罪之君以自種毒故裕子義符卽位未幾復爲傅亮所弒子孫繼立自相屠夷無孑遺者而蕭道成遂勤兵而入毒亦遂發矣蕭道成之來也猶謂功在社稷志切救主反爲蒼梧所害出不得已於是焉廢蒼梧而立順帝復弒蒼梧而卽帝位封順帝爲汝陰王足矣人心歸齊而怨宋亦自無足虞者乃復弒順帝令宋室子孫無少長皆夷何也是又無故自種此毒也故蕭衍代齊遂廢寶融爲巴陵王仍遣鄭

伯禽以生金進而加搰之此亦蕭道成自種之毒不得不發於其子孫與蕭衍之手者又可逃乎設使道成子孫不自相屠至蕭衍亦決不肯爾種矣最好笑者蕭衍斷死刑則泣以麵爲犧牲而以昭明太子故盡殺道士略無愧顏卒致太子死而身爲侯景所弑其子簡文求死不得竟仆絕於土囊之口矣又并其太子大器及王侯在建康者盡數皆死其毒不更慘耶夫我以生金進彼彼亦以土囊進我一施一報自是常理也獨陳霸先不忍殺一口以代梁故其後主雖荒淫不度遭遇隋堅刻毒異甚反哀而禮之爲不奏吳樂以安其心夫堅豈不嗜殺人者陳霸先之不

殺先之也余是以知毒之發百倍於種福之加萬倍於施天道不爽如此可畏又如此奈之何甘自種毒而不悔也

藏書世紀卷六

北朝漢劉淵

劉淵匈奴冒頓之後也初漢高以公主妻冒頓其子孫遂冒姓劉氏建武初單于入居西河美稷今離石左國城中平中單于羌渠爲國人所殺於扶羅以其衆留漢自立爲單于屬董卓之亂寇掠太原河東屯於河內於扶羅死弟呼廚泉立以於扶羅子豹爲左賢王即淵之父也魏武分其衆爲五部以豹爲左部帥其餘部帥皆以劉氏爲之太康中改置都尉左部居太原茲氏右部居祁南部居蒲子北部居新興中部居太陵劉氏雖分居部然皆家居晉陽

汾澗之濱咸寧五年以淵爲匈奴左部帥淵好學師事上黨崔游習毛詩京氏易馬氏尚書尤好春秋左氏傳孫吳兵法史漢諸子無不綜覽嘗謂同門生朱紀范隆曰吾每觀書傳常鄙隨陸無武絳灌無文道由人弘一物之不知君子恥之二生遇高皇而不能建封侯之業兩公屬太宗而不能開庠序之美惜哉故淵武事亦妙絕於衆猿臂善射膂力過人姿儀魁偉身長八尺四寸鬚長三尺餘當心有赤毫毛三根長三尺六寸爲侍子在洛陽王渾屢言之於武帝帝詔與語大悅王濟曰劉淵文武才幹若任之以東南之事吳會不足平也楊珧進曰臣觀淵之才當今無

比若假之威權、平吳之後、恐其不復北渡矣、帝默然、後秦凉覆沒、帝疇咨將帥、上黨李熹曰、陛下誠能發匈奴五部之衆、假淵以將軍之號、鼓行而西、秦凉可指期而定也、孔恂曰、李公之言、未盡淵若能平凉州、恐凉州方有難耳、會豹卒、以淵代爲左部帥、太康末、拜北部都尉、明刑法、禁姦邪、輕財好施、推誠接物、五部儁傑、幽冀名儒、高門秀士、無不至者、楊駿輔政、以淵爲建威將軍、五部大都督、成都王穎鎮鄴、表淵行寧朔將軍、監五部軍事、惠帝失馭、寇盜蜂起、淵從祖故左賢王劉宣等竊議曰、昔我先人與漢約爲兄弟、自漢亡以來、魏晉代興、我單于雖有虛號、無復尺土、

降同編户、今司馬氏骨肉相殘、四海鼎沸、興邦復業、此其時矣、於是密共推淵爲大單于、乃使其黨呼延攸詣鄴、以謀告淵、淵請歸會葬、穎弗許、乃令攸先歸、告宣等、招集五部、引會宜陽諸胡、聲言應穎、實背之也、及東瀛公騰、安北將軍王浚、起兵伐穎、淵說穎曰、今二鎮跋扈、衆餘十萬、請爲殿下還說五部、以赴國難、穎悅、拜淵爲北單于、參丞相軍事、淵至左國城、劉宣等上大單于之號、二旬之間、衆已五萬、都于離石、王浚率鮮卑攻鄴、穎敗、淵命左獨鹿王劉延年等、率步騎二萬、將討鮮卑、劉宣等固諫曰、晉爲無道、奴隸御我、我單于積德在躬、方當與我邦族、復呼韓邪之

業、鮮卑烏丸、可以爲援、奈何距之而拯仇敵乎、淵曰、善、當爲崇岡峻阜、不當爲培塿、且夫帝王豈有常哉、今見衆十餘萬、鼓行而摧亂晉、猶拉枯耳、上可成漢高之業、下不失爲魏氏、雖然、漢有天下世長、恩德結於人心、是以昭烈崎嶇於一州之地、而能抗衡天下、吾又漢氏之甥、約爲兄弟、兄亡弟紹、不亦可乎、且可稱漢、追尊後主、以懷人望、乃遷於左國城、爲壇於南郊、即漢王位、追尊禪爲孝懷皇帝、立漢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遂進據河東、攻蒲坂平陽、皆陷之、晉永嘉二年、淵即皇帝位、遷都平陽、四年、淵卒、子和立、

劉聰、淵第四子也、年十四、究通經史、兼綜百家之言、十五習擊刺、猿臂善射、彎弓三百斤、膂力驍捷、冠絕一時、太原王渾見而悅之、淵死、聰殺其兄和、即皇帝位、遣子粲及其征東王彌、龍驤劉曜等、率衆四萬、長驅入洛、攻陷平昌門、入于南宮、升太極前殿、縱兵大掠、曜於是害諸王公及百官以下三萬餘人、於洛水北築爲京觀、時愍帝即位長安、聰復遣劉曜等、攻陷長安、降愍帝、晉大興元年、聰死、在位九年、粲少儁傑、自爲宰相、威福任情、既嗣位、荒耽酒色、軍國之事、一決於靳準、準作亂、勒兵入宮、使甲士執粲、數而殺之、劉氏男女無少長、皆斬、發掘淵聰墓、焚燒其宗廟、鬼

大哭聲聞百里準自號漢大王置百官遣使稱藩於晉劉曜聞亂自長安赴之石勒自襄國率精騎五萬進攻準斬之劉曜徙都長安改稱趙後爲趙石勒所滅

後趙石勒 以劉曜稱趙在前也

石勒字世龍上黨武鄉羯人也年十四隨邑人行販洛陽倚嘯上東門王衍見而異之顧謂左右曰向者胡雛吾觀其聲視其志將來必爲患馳遣收之而勒已去矣長而壯健有膂力好騎射大安中并州饑亂并州刺史東瀛公騰執諸胡賣充軍實勒時亦在賣中既賣與茌平人爲奴每耕作常聞鼓角之聲勒告諸奴曰吾幼時在家恒聞如是音聲奴家鄰馬牧因與牧率魏郡汲桑往來勒以能相馬自託於桑遂招集桃豹逯明等爲羣盜及劉淵稱漢勒乃歸淵淵以勒爲輔漢將軍淵死劉聰又授勒征東大將軍

并州刺史勒乃以張賓爲謀主及劉粲攻洛陽勒率騎二萬會粲大敗晉師又南攻襄陽陷江西壘壁三十餘所進至襄城滅王如復屯江西勒始有雄據江漢之志矣初勒被掠平原與母相失至是劉琨遣張儒送母于勒遺勒書曰將軍發迹河朔席卷兗豫飲馬江淮折馘漢沔雖自古名將未足爲諭所以攻城而不有其民略地而不有其土翕爾雲合忽復星散將軍豈知其然哉夫存亡决在得主成敗要在所附得主則爲義兵附逆則爲賊衆琨蓋欲其倚晉也勒報琨曰事功殊途非腐儒所聞君當逞節本朝吾自夷難爲效因遺琨名馬珍寶謝歸以絶之卽於葛陂

繕室宇課農造舟欲攻建鄴會霖雨三月不止元帝又使諸將大集壽春勒兵饑疫死者大半刁膺乃勸勒先送欵晉朝求掃平河朔勒愀然長嘯夔安勸勒就高避水勒曰將軍何其怯也孔萇支雄等進曰萇等請各將三百步卒船三十餘道乘夜登城斬吳將頭得其城食其倉米當破丹陽定江南盡生縛取司馬家兒勒笑曰是勇將之計也各賜鎧馬一匹顧問張賓曰於君何如賓曰將軍攻陷帝都囚執天子殺害王侯妻略妃主擢將軍之髮不足以數將軍之罪奈何復還相臣奉乎天降霖雨方數百里示將軍不應留也鄴有三臺之固西接平陽四塞山河宜北徙

據之晉之保壽春懼將軍往擊爾今卒聞迴軍必欣於敵去未遑奇兵相事也輜重逕從北道大軍向壽春輜重既過大軍徐迴何懼進退失地乎勒攘袂鼓髯曰賓之計是也責刁膺曰君共相輔佐當規成功業如何便相勸降此計應斬於是退膺爲將軍擢賓爲右長史號曰右侯發自葛陂行達東燕聞汲郡向冰有衆數千壁於枋頭勒將於棘津北渡懼冰邀之會諸將問計張賓進曰聞冰船盡在瀆中未上枋內可簡壯勇者千人詭道潛渡襲取其船以濟大軍大軍既濟冰必可擒也勒從之使支雄孔萇等從文石津縛筏潛渡勒引其衆自酸棗向棘津冰聞勒軍至

始欲內其船而雄等已渡屯其壘門下船三十餘艘以濟其軍勒令主簿鮮于豐挑戰而設三伏以待之冰怒出軍將戰而三伏齊發夾擊破之又因其資長驅至鄴攻北中郎將劉演于三臺時諸將佐議欲攻取三臺以據之張賓進曰三臺險固攻之未可卒下舍之則自潰今四海鼎沸戰爭方始遊行羈旅人無定志難以保萬全制天下也夫得地者昌失地者亡邯鄲襄國趙之舊都依山憑險可擇而取之然後命將四出授以奇略則王業可圖矣勒曰右侯之計是也於是進據襄國王浚遣督護王昌及鮮卑段就六眷末柸匹磾等部衆五萬餘人討勒就六眷屯於渚

陽勒分遣諸將連出挑戰頻爲就六眷所敗勒顧謂其將佐曰今寇來轉逼彼衆我寡恐攻圍不解外救不至內粮罄絕縱孫吳重生亦不能固也吾將簡練將士大陣於野以決之何如諸將皆曰宜固守以疲寇勒顧謂張賓孔萇曰君以爲何如賓萇俱曰就六眷大衆遠來以我軍寡弱不敢出戰意必懈怠今段氏種衆之悍末柸尤最其卒之精勇悉在末柸所可勿復出戰示之以弱速鑿北壘爲突門二十餘道候賊列守未定出其不意直衝末柸帳敵必震惶計不及設末柸之衆既奔餘自摧散擒末柸之後彭祖可指辰而定矣勒笑而納之卽以萇爲攻戰都督造突

門於北城鮮卑入陣未定將士鼓譟城上孔萇督諸將突
出擊之生擒末柸衆遂奔散萇乘勝追擊枕尸三十餘里
就六眷遣使求和并以末柸三弟爲質而請末柸勒曰遼
西鮮卑徙國與我無怨特爲王浚所使耳放之必悅不復
爲王浚用矣於是納質遣石虎盟就六眷于渚陽勒以段
末柸爲子署北平公遣還遼西末柸感勒遂專心歸附而
王浚威勢衰矣是月石虎攻鄴三臺克之勒即以石虎爲
魏郡太守鎮鄴三臺時王浚署置百官奢縱淫虐勒欲先
遣使以覘察之議者僉曰宜如羊祜與陸抗故事張賓曰
王浚假三部之力稱制南面雖曰晉藩實懷僭逆將軍威

聲震于海內今權譎遣使無誠款之形脫生猜疑後雖奇
略無所設也羊陸之事臣未見其可勒曰右侯之計是也
乃遣其舍人王子春等多齎珍寶奉表推崇浚爲天子浚
大悅以勒爲信勒募兵戒期將襲浚而懼劉琨及鮮卑烏
丸爲後患沉吟未發張賓進曰夫襲國當出其不意今戒
嚴經日不行豈顧有三方之慮乎勒曰然賓曰彭祖之據
幽州唯仗三部今皆離叛是則外無聲援以抗我也幽州
饑儉人皆蔬食甲旅寡弱是則內無强兵以禦我也此宜
應機電發不可後時劉琨王浚雖同名晉藩其實讎敵若
修牋與琨送質請和琨必欣於得我喜於浚滅終不救浚

而襲我明矣勒曰吾所不了右侯已了復何疑哉於是輕
騎襲幽州以火宵行度至薊叱門者開門疑有伏兵先驅
牛羊數千頭聲言上禮實欲塡塞街巷使兵不得發也勒
遂升其廳事命甲士執浚讓而斬之封王浚首獻捷於劉
聰勒既還襄國劉琨乃遣將軍姬澹率衆十餘萬討勒勒
以孔萇爲前鋒都督設疑兵於山上分爲二伏自輕騎與
澹戰僞收衆而北澹縱兵追之勒前後伏發夾擊澹軍大
敗琨長史李弘以并州降琨奔段匹磾遂爲所害勒於是
自稱趙王并降匹磾寢有平定中原闚闟江左之志矣會
晉征北將軍祖逖據譙自淮以南多背勒歸逖勒憚逖乃

不敢爲寇時逖牙門童建遣使降勒勒斬之送首于逖曰
天下之惡一也叛臣逃吏吾之深讎將軍之惡猶吾惡也
逖是以復與勒修好兗豫之間稍得休息焉初勒與李陽
隣居歲爭漚麻池迭相毆擊至是謂武鄉父老曰李陽壯
士也何以不來乃使召陽既至勒引陽笑曰孤往日厭卿
老拳卿亦飽孤毒手因賜甲第一區拜參軍都尉及祖逖
卒勒始遣將屯豫州又遣石虎統中外步騎四萬討曹嶷
害之阬其衆三萬人勒好書常使人讀漢書聞酈食其勸
立六國後大驚曰此法當失何得遂成天下至留侯諫乃
曰賴有此耳其識達如此後勒統步騎四萬伐趙執罷斬

之以徇於軍、斬首五萬餘級、枕尸金谷、曜太子熙等奔上邽、虎復剋上邽、執太子熙以下三千餘人、皆殺之、進剋集木且羌於河西、俘獲數萬、秦隴悉平、符洪姚弋仲悉降、羣臣請上尊號、勒乃卽皇帝位、晉荆州牧陶侃使使來聘、致江南之珍、勒因饗高句麗酒酣、謂徐光曰、朕方自古開基何等主也、對曰、陛下神武籌略、邁于高皇、雄藝卓犖、超絕魏祖、其軒轅之亞乎、勒笑曰、人豈不自知、卿言亦已太過、朕若逢高皇、當北面事之、與韓彭競鞭而爭先耳、脫遇光武、當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也、大丈夫行事、當磊磊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如曹孟德司馬仲達父子、欺他孤兒

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朕當在二劉之間、軒轅豈所擬乎、勒以咸和七年殂、年六十、在位十五年

石虎、勒之從子也、性殘忍、好馳獵游蕩、尤善彈、數彈人、軍中以爲毒患、勒白母將殺之、母曰、快牛爲犢子時、多能破車、汝小忍之、虎身長七尺五寸、趫捷便弓馬、勇冠當時、將佐親戚莫不敬憚、軍中有勇幹策略與己侔者、輒方便殺之、前後所殺甚衆、至於降城陷壘、不復斷別善惡、阬斬士女、尠有遺類、勒雖屢加責誘、而意自若、然御衆嚴而不煩、莫敢犯者、指授攻討、所向無前、故勒寵之、勒之居襄國、署爲魏郡太守、鎮鄴、及勒卽位、授太尉、守尚書令、封中山王、虎自以勳高一時、謂勒卽位之後、大單于必在己、而更以授其子弘、乃私謂其子邃曰、主上自都襄國以來、端拱指授、而以吾躳當矢石、二十餘年、南擒劉岳、北走索頭、東平齊魯、西定秦雍、剋殄十有三州、成大趙之業者我也、大單于之望實在于我、而授黃吻婢兒、待主上晏駕之後、不足復留種也、咸康元年、虎廢勒子弘、自稱趙天王、立其子邃爲太子、虎荒游廢政、而使邃省可尚書奏事、邃遂有深寵、權傾其父、虎遷都鄴、以咸康三年、稱大趙天王、邃總百揆、荒酒淫色、驕恣無道、虎次子河間公宣、樂安公韜亦有寵於虎、邃疾之、乃私謂庶子李顏等曰、吾欲行冒頓之事、虎

聞之大怒、殺邃、而立其子宣爲太子、又命宣與石韜生殺拜除、皆迭自省決、不復啓聞、宣素惡韜、亦謂所幸楊杯曰、韜凶豎悖逆、汝能殺之、吾入西宮、當盡以韜之國邑、分封汝等、韜既死、主上必親臨喪、因行大事、蔑不濟矣、杯等許諾、遂殺韜、虎不勝悲怒、乃幽宣于席庫、以鐵環穿其頷而鏁之、百法焚燒、初張豺之破上邽也、獲劉曜幼女、虎得而嬖之、生子世、至是虎曰、吾欲以純灰三斛、洗吾腹、腸穢惡、故生兇子、兒年二十餘、便欲殺公、今世方十歲、比其二十、吾已老矣、於是定議立世爲太子、虎在位十五歲而卒、世卽位、尊劉氏爲太后、臨朝、石遵聞虎死、屯於河南、姚弋仲

符洪石閔等既平秦洛班師而歸遇遵於李城說遵行大事遵從之至安陽貫甲擐兵入自鳳陽門升大武前殿擗踊盡哀假劉氏令曰以遵嗣位封世爲譙王尋殺之世凡立三十三日初遵之發李城也謂石閔曰努力事成以爾爲儲貳既而立子衍閔甚失望密謀廢遵使將軍周成率甲士三十執遵於如意觀遵時方與婦人彈碁問成等曰反者誰也成曰義陽王鑒當立遵曰我尚如是汝等立鑒復能幾時遂殺遵及其太子衍遵凡在位一百八十三日鑒乃即位以石閔爲大將軍時石祗與姚弋仲符洪等通和連兵檄誅閔龍驤孫伏都劉銖等結羯士三千亦欲誅閔

皆入屯鳳陽門閔率衆數千毀金明門而入攻斬伏都等自鳳陽至琨華橫尸相枕流血成渠閔班令內外趙人斬一胡首送鳳陽門者文官進位三等武職悉拜牙門一日之中斬首數萬閔躬率趙人誅諸胡羯無貴賤男女少長皆斬之死者二十餘萬屯據四方者所在承閔書誅而死者不可計數于時高鼻多鬚濫死者半石琨奔據冀州段龕奔據陳留姚弋仲據混橋符洪據枋頭衆各數萬仍率衆伐鄴石閔率騎千餘距之城北閔執兩刃矛馳騎擊之皆應鋒摧潰斬級三千琨等大敗走閔又率騎三萬討張賀度于石瀆鑒密遣齎書召張沈等使乘虛襲鄴遣者以告閔閔馳還殺鑒并虎孫三十八人盡殪石氏鑒在位一百三十日虎小兒混將妻妾數人奔晉亦被斬於建康虎十三子五人爲冉閔所殺八人自相殘害混至此又死初讖言滅石者陵尋而石閔徙封蘭陵公虎惡之改蘭陵爲武興郡至是終爲閔所滅閔以晉永和六年自立復姓冉氏國號魏八年慕容儁遣慕容恪攻鄴擒閔斬之

燕慕容廆

慕容廆鮮卑人其先曰東胡爲匈奴所敗分保鮮卑山曾祖莫護跋魏初率其諸部入居遼西時燕代多冠步搖冠莫護跋見而好之乃斂髮襲冠諸部因呼爲步搖其後音訛遂爲慕容焉廆幼而魁岸美姿貌身長八尺雄傑有大度永嘉初廆自稱鮮卑大單于懷帝蒙塵將軍魯昌說廆曰今兩京傾沒天子蒙塵瑯邪承制江東實人望所係明公雄據海朔跨總一方而諸部猶怙衆稱兵未遵道化者蓋以官非王命故也今宜通使瑯邪勸承大統然後敷宣帝命以伐有罪誰敢不從廆善之乃遣長史浮海勸進時

二京傾覆幽冀淪陷廆刑政修明虛懷引納士庶多襁負歸之廆乃立郡以統流人石勒遣使通和廆距之送其使於建鄴勒怒遣宇文乞得龜擊廆廆遣皝攻乞得龜剋之悉虜其衆乘勝拔其國城收其資用徙其人數萬戶以歸成帝卽位加廆侍中廆遣使與太尉陶侃牋約以共攻石勒朝議未定而廆卒慕容皝嗣位三年皝自稱燕王四年皝敗石虎軍于汲城遣使獻捷于晉晉移帝永和四年皝卒儁嗣八年遣弟慕容恪攻鄴擒魏冉閔殺之儁遂稱帝于龍城國號燕又自龍城遷于薊初鮮卑段龕因石氏之亂率其部衆自令支徙廣固至是慕容恪攻龕燕諸將請急攻之恪曰用兵之勢有宜急者有宜緩者若彼我勢敵外有彊援恐有腹背之患則攻之不可不急若我彊彼弱無援于外當羈縻之以待其斃兵法十圍五攻此之謂也龕今恐且堅城上下勠力我盡銳攻之計數旬可拔然殺吾士卒必多矣自有事中原兵不獲息吾每念之夜不能寐奈何輕用其死乎要在取之不必求攻之速也于是高牆深塹以守之龕嬰城自守樵採路絶乃降恪撫安新附悉定齊地晉升平元年燕徙都鄴三年晉泰山太守諸葛攸攻燕燕大司馬恪擊之攸敗走恪遂渡河略地分置守宰謝萬復伐燕以燕兵大盛卽引還衆遂驚潰於是許昌

穎川譙沛相次皆沒於燕四年燕主儁卒太子暐立年十一初儁寢疾謂太原王恪曰今二方未平景茂冲幼社稷屬汝何如恪曰太子雖幼致治之主也陛下若以臣爲能臣請輔少主儁喜曰汝爲周公吾復何憂乃召吳王垂還鄴召恪及司徒評受遺輔政後恪死垂奔秦暐爲符堅所滅李生曰慕容儁何如二字大類劉先主臨終之語舍着北地王諶不立舍着諸葛公不授挈而傳之木偶可笑也

秦符洪符堅

符洪氏人也世為西戎酋長洪好施多權略驍武善騎射屬永嘉之亂宗人蒲光蒲突共推洪為盟主石虎以洪為龍驤將軍處於枋頭累有戰功及石遵即位洪乃遣使降晉永和六年晉以洪為衛州刺史洪謂博士曰孤率衆十萬居形勝之地冉閔慕容儁可指辰而殄姚襄父子在吾數中矣初虎以麻秋鎮枹罕冉閔之亂秋歸鄴洪使子雄擊而獲之以為軍師將軍秋說洪西都長安洪深然之既而秋因晏鴆洪洪世子健覺而斬秋洪將死謂健曰所以未入關者以中州可指日而定也今見困豎子中原非汝

兄弟所能辦關中形勝吾亡後便可鼓行而西洪死健嗣位去秦王號遣使告喪於晉時京兆杜洪竊長安自稱晉征北將軍健密圖關中乃偽受石祇官繕宮室於枋頭課所部種麥有知而不種者健殺之（亦○是○能○人）既而盡衆西行起浮橋於盟津以濟遣其弟雄率步騎五千人入潼關兄子菁自軹關入河東健執菁手曰事若不捷汝死河北我死河南比及黃泉無相見也既濟焚橋自統大衆繼雄而進次赤水遣雄略地渭北諸城盡陷健引兵至長安入而都之遣使獻捷於晉永和八年健即皇帝位十年桓溫率衆四萬趨長安健遣其太子萇率雄菁等衆五萬距溫溫衆大饑

乃歸太子萇與溫戰為流矢中死健乃立其子生為太子

符堅字永固洪季子雄之子也健之入關也夢天神遣使者朱衣赤冠命拜堅為龍驤將軍健翌日為壇以授之泣謂堅曰汝祖昔授此號今汝復為神明所授可不勉乎堅性至孝博學多才王猛呂婆樓強汪梁平老等並為其羽翼略陽權翼見而驚曰非常人也及符生嗣位殘虐無度梁平老等亟以為言堅遂弒生以昇平元年稱大秦天王堅自平諸國之後國內殷實將謀伐晉乃授符融征南大將軍融以虛耗中國投兵萬里不可朝臣又屢諫堅皆不納曰吾統承大業垂二十載四方略定惟東南一隅未賓

王化略計吾兵仗精卒可得九十七萬吾將躬先啟行薄伐南裔權翼進曰晉道雖微未聞喪德謝安桓沖江左偉才臣謂師克在和今晉和矣未可圖也左衛率石越曰今歲鎮星在斗牛福德在吳不可犯之堅曰吾聞武王伐紂逆歲犯星今以吾之衆投鞭於江足斷其流築室於道百計萬端（叙、是、而、非）吾當內斷於心矣羣臣既出堅獨留符融議之融曰諸言不可者皆是上策願陛下納之堅作色曰汝復如此吾當與誰言之乎融泣曰晉之不可伐昭然甚明且陛下寵育鮮卑羌羯布諸畿甸舊人族類斥徙遐方今傾國而去如有風塵之變監國以弱卒數萬留守鮮卑羌羯攢

聚如林臣恐非但徒返而已王景略一時奇士陛下每擬
之諸葛孔明臨終之言不可忘也堅不納羣臣以堅信重
沙門道安謂安曰主上欲有事東南公何不爲蒼生一言
乎安亦深止堅堅所幸張夫人亦諫堅曰今朝野之人皆
言晉不可伐陛下獨決意行之妾聞王者出師必上觀天
道下順人心今人心既不然矣妾請驗之天道諺云雞夜
鳴者不利行師犬羣嘷者宮室將虛兵動馬驚軍敗不歸
自秋冬以來衆雞夜鳴羣犬哀嘷廐馬多驚武庫兵動此
皆非出師之祥也太子宏進曰吳今得歲未可圖也但可
厲兵積粟以待暴主耳道安曰太子之言是也堅弗聽于

時獨慕容垂以爲可伐堅大悅曰與吾共定天下者其惟
卿乎堅銳意用兵寢不能且是時彗星掃東井晉車騎將
軍桓冲率衆十萬攻襄陽遣冠軍桓石虔攻沔北輔國楊
亮攻蜀拔五城進攻涪城及萬歲城皆拔之堅大怒悉發
諸州十丁遣一從良家子年二十已下武藝驍勇富室材
雄者皆拜羽林郎遣符融張蚝梁成慕容暐慕容垂率步
騎二十五萬爲前鋒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
前後千里旗鼓相望涼州之兵達于咸陽蜀漢之軍順流
而下幽冀之衆至於彭城東西萬里水陸齊進運漕萬艘
自河入石門達於汝潁融等攻陷壽春垂攻陷項城梁成

等率衆五萬屯於河間晉遣都督謝石徐州刺史謝玄豫
州刺史桓伊輔國謝琰等水陸七萬距融龍驤將軍劉牢
之率勁卒五千夜襲梁成壘克之斬成等將士死者萬五
千人謝石等因水陸繼進堅與符融登城而望見其部陣
齊整將士精銳又望八公山上草木皆類人形顧謂融曰
此亦勍敵也憮然始有懼色時張蚝列陣逼淝水晉師不
得渡玄遣使謂融曰君懸軍深入置陣逼水此持久之計
若小退師令將士周旋僕與君公緩轡而觀之不亦美乎
融於是麾軍却陣欲因其濟水覆而取之大軍遂退制之
不止融馳騎略陣馬倒被殺軍遂大敗晉師追擊至於青

岡死者相枕堅爲流矢所中單騎遁還淮北顧謂其夫人
張氏曰朕若用朝臣之言豈有今日之事耶潸然流涕聞
風聲鶴唳皆謂晉師之至時諸軍悉潰惟慕容垂一軍獨
全堅以千餘騎赴之垂子寶勸垂殺堅垂不從乃以兵屬
堅堅收離集散比至洛陽衆十餘萬軍容粗備未及關而
垂說堅請巡撫燕岱并求拜墓矣權翼固諫以爲不可堅
不從垂南結丁零烏丸之衆至二十餘萬攻鄴城平陽太
守慕容冲起兵河東有衆三萬進攻蒲坂遂據阿房城初
堅之滅燕冲姊爲河清公主年十四有殊色堅納之冲年
十二亦有龍陽之姿堅又幸之姊弟專寵長安歌之曰一

雖復一雄、雙飛入紫宮、又曰鳳凰鳳凰止阿房、冲小字鳳凰、至是果入止阿房城焉、及冲進逼長安、堅登城觀之、因責冲曰、爾輩羣奴何爲送死、冲曰、旣厭奴苦、復欲取爾見代耳、卽率衆登城入據長安、縱兵大掠、堅走至五將山、姚萇遣吳忠圍之、堅衆奔散、忠執堅以歸、萇乃縊堅於新平佛寺、時年四十八

西燕慕容冲

西燕慕容冲、旣得長安、畏燕王垂之彊、將軍韓延、因衆心怨冲、殺之、立將軍段隨爲燕王、慕容永殺段隨、率鮮卑男女四十餘萬、去長安而東、立慕容忠爲帝、至聞喜、聞燕王垂已稱帝、兵不敢進、乃築燕熙城而居之、永廆弟之孫也、于是長安遂爲姚萇所取、已而西燕又弑其主忠、而立慕容永、後燕王垂攻拔長子、殺西燕王永、得所統七萬餘戶而西燕亡

後燕慕容垂

慕容垂、皝之第五子也、少岐嶷、有器度、身長七尺四寸、慕

容儁卽位、以垂爲前鋒都督、封吳王、徙鎭信都、及敗桓溫于枋頭、威名大振、慕容評深忌之、謀誅垂、垂懼禍、奔于符堅、堅大悅、郊迎執手、禮之甚重、堅相王猛、勸堅殺之、堅不從、以爲冠軍將軍、封賓都侯、食華陰五百戶、堅之敗於淮南也、垂軍獨全、堅以千餘騎奔垂、垂世子寶及弟德、皆勸垂殺之、（此二句垂用不着）垂曰、吾昔爲太傅所不容、投身於秦主、又爲王猛所譖、國士之禮、每深報德之分未一、如使秦運終窮、曆數歸我、授首之便、何慮無之、關西會非吾有、自可端拱而定關東、君子不怙亂、不爲禍先、且可觀之、乃以兵屬堅、堅至澠池、垂請至鄴、展拜陵墓、因張國威、以安戎狄、堅許之、權

翼諫堅不從、仍遣將率衆三千送垂、時堅子丕先在鄴、及垂至、丕館之于鄴西、會丁令翟斌謀逼洛陽、丕乃配垂兵二千、遣其將苻飛龍率氐騎三千、爲垂之副、垂請入鄴城拜廟、丕不許、乃潛服而入、亭吏禁之、垂怒斬吏、燒亭而去、石越言於丕曰、垂反形已露、可急取之、丕曰、淮南之敗、衆散親離、而垂獨侍衛聖躬、誠不可忘、越曰、垂既不忠於燕、其肯盡忠於我乎、且其爲亡虜也、今不擊之、必爲後害、丕不從、越退而告人曰、公父子好存小仁、不顧天下大計、吾屬終當爲鮮卑虜矣、垂至河內、殺飛龍、悉誅氐兵、募遠近衆至三萬、濟河燒橋、令曰、吾本外假秦聲、內規興復、亂法者、軍有常刑、奉法者賞不踰日、乃引師而東、衆至二十餘萬、至滎陽、自稱大將軍大都督燕王、濟自石門、長驅攻鄴、苻丕棄鄴城、奔于并州、於是垂定都中山、即位改元、立寶爲太子、以慕容德爲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垂在位十三年而死、死時年七十一、魏主珪擊燕、進圍中山、燕主寶奔龍城、燕人攻陷龍城、寶復出奔、尚書蘭汗誘而弒之、隆安三年、南燕王德即位廣固

可人

妙語

南燕慕容德

慕容德、皝之少子也、苻堅以兵臨江、拜德爲奮威將軍、堅之敗也、德還次滎陽、言于暐曰、昔句踐敗於會稽、終獲吳國、聖人相時而動、百舉百全、天將悔禍、故使秦師喪敗、宜乘其弊以復社稷、暐不納、德乃從垂如鄴、及垂稱燕王、以德爲車騎大將軍、垂臨終、敕其子寶以鄴城委德、寶既嗣立、德爲冀州牧鎮鄴、時魏師入中山、慕容寶出奔于薊、德乃自鄴徙于滑臺、潘聰曰、滑臺四通八達、非帝王之居、且北通大魏、西接强秦、靑齊沃壤、號曰東秦、土方二千、戶十餘萬、可謂用武之國、廣固者、曹嶷之所營、山川阻峻、大軍臨之、自然瓦解、此亦兩漢之關中河內也、德大悅、引師而南、兖州北鄙諸縣悉降、置守宰、存問高年、軍無私掠、百姓安之、牛酒屬路、進據琅琊、徐兖之士附者十餘萬、自琅琊而北、迎者四萬餘人、諸郡皆承檄降于德、德遂入廣固、四年即皇帝位、時桓玄將行篡逆、誅不附已者、冀州刺史劉軌等並內不自安、皆奔於德、於是講武于城西、步兵三十七萬、車一萬七千乘、鐵騎七萬三千、周亘山澤、旌旗彌漫、

慕容超、德兄子也、超不恤政事、畋游是好、百姓苦之、其公孫五樓爲侍中尚書、專總朝政、王公內外、無不畏憚、劉裕率師討之、超被擒、國滅

後秦姚萇

姚弋仲、羌人也、劉曜之平長安也、以弋仲爲平西將軍、復
晉豫州刺史祖約奔于勒、勒禮待之、弋仲曰、祖約殘賊晉
朝、逼殺太后、不忠於主、而陛下寵之、臣恐姦亂之萌矣、勒
竟誅約、勒既死、石虎廢石弘自立、弋仲稱疾不賀、虎累召
之、乃正色謂石虎曰、奈何把臂受託而反奪之乎、虎憚其（羌胡反重仁義乎）
強正、不之責、弋仲性清儉鯁直、不修威儀、屢獻讜言、無所（虎尚知重義士）
廻避、虎甚重之、後梁犢敗李農於滎陽、虎馳召弋仲、弋仲
率其部八千餘人屯於南郊、輕騎至鄴、時虎病、不時見弋
仲、引入領軍省、賜其所食之食、弋仲怒不食、曰、召我擊賊、

豈來覓食邪、左右言之、乃引見、弋仲數虎曰、兒死來愁邪、
乃至于疾、兒小時、不能使好人輔相、至令相殺、兒自有過、
責其下人太甚、故反耳、汝病久、所立兒小、若差天下必亂、
當宜憂此、不煩憂賊也、犢等因思歸之心、共爲姦盜、此成
擒耳、老羌請效死前鋒、使一舉而了、弋仲狷直、俗無尊卑、（虎亦能容直人乎）
皆汝之、虎亦恕而不責、坐授持節侍中征西大將軍、賜以
鎧馬、弋仲貫甲跨馬、不辭而去、遂滅梁犢、以功加封西平
郡公、冉閔之亂、弋仲率衆討閔、石祗僭號于襄國、祗與閔
相攻、弋仲遣其子襄救祗、戒襄曰、汝才十倍於閔、若不梟
擒、不須復見我也、襄擊閔於常盧澤、大破之、弋仲有子四
十二人、嘗戒諸子曰、吾本以晉室大亂、石氏待吾厚、故欲
討其賊臣以報其德、今石氏已滅、中原無主、自古以來、未
有戎狄作天子者、我死、汝便歸晉、當竭盡臣節、無爲不義
之事、乃遣使降晉、八年卒、年七十三

襄、弋仲之第五子也、年十七、身長八尺五寸、雄武多才藝、
善撫納、士衆愛敬之、晉遣使拜襄并州刺史、楊州刺史、殷
浩憚其威名、遣將軍魏憬率五千餘人襲襄、襄斬憬而并
其衆、會關中有變、浩率衆北伐、襄又要擊浩於山桑、大敗
之、斬獲萬計、收其資仗、後弘農楊亮奔桓溫、溫問襄於亮、
亮曰、神明器宇、孫策之儔、其見重如是、襄尋徙北屈、將圖

關中、符生遣符堅鄧羌等要之、戰于三原、襄爲堅所殺

萇、弋仲第二十四子也、少聰哲、多權略、廓落任率、諸兄竒
之、襄使萇率諸弟降于符生、及符堅伐晉、以萇爲龍驤將
軍、謂萇曰、朕本以龍驤建業、龍驤之號、未嘗假人、今特以
相授、堅既敗歸長安、慕容泓起兵叛堅、堅遣子叡討之、以
萇爲司馬、爲泓所敗、萇遣長史詣堅謝罪、堅怒殺之、萇懼、
奔于渭北、西州豪族率五萬餘家、推萇爲盟主、萇乃自稱
大將軍大單于、進屯北地、羌胡降者十餘萬戶、堅率諸將
攻之不能剋、後符堅爲慕容冲所逼、走入五將山、冲入長
安、堅校尉權翼等文武數百人奔于萇、萇遣將率騎圍堅

殺之、冲既率衆東下、長安空虛、萇遂據長安、卽皇帝位、徙安定五千餘户于長安、萇還安定、修德政、布惠化、省非急之費、閭閻之士、有豪介之善者、皆顯異之、後疾篤、夢苻堅將天官使者鬼兵數百、突入營中、萇懼、走入宮、宮人迎萇刺鬼、誤中萇陰、鬼相謂曰、正中死處、拔矛、血出石餘、寤而驚悸、遂患陰腫、醫刺之、出血如夢、萇遂狂言、或稱死萇殺陛下者兄襄、非臣之罪、願不枉臣、萇卒、子興自立爲帝、傳子弘、爲劉裕所滅

北魏索頭虜

北魏、本名索頭虜、姓拓跋氏、其先、漢將李陵後也、晉惠帝末、并州刺史東瀛公司馬騰、爲匈奴所圍、索頭單于猗駞遣軍助騰、懷帝永嘉三年、駞弟盧率部落、自雲中入鴈門、就并州刺史劉琨、求樓煩等五縣、琨不能制、且欲倚盧爲援、乃上言盧兄駞、有救騰之功、宜以其地處之、又上表乞封盧、愍帝初、進盧爲代王、盧死、子幼、部落分散、盧孫什翼犍壯勇、衆復附之、其後爲苻堅所破、執還長安、堅敗、乃復北歸、犍性寬厚、郎中令許謙、盜絹二疋、知而匿之、常討西部、流矢中目、既而獲射者、什翼犍曰、彼各爲其主耳、何罪

也、犍死、孫珪代立、是時鮮卑慕容垂僭號中山、垂死、子寶嗣、珪自率步騎四萬餘、襲取并州、又攻常山、拔之、常山以東諸郡縣、皆附于代、惟中山鄴信都爲燕守、珪謂諸將曰、中山城固、寶必不肯出戰、急攻則傷士、久圍則糜粮、不如先取鄴信都、然後圖之、進攻信都、信都降、遂圍中山、寶奔龍城、珪遂入中山、遣別將取鄴、慕容德自鄴奔滑臺、珪遂王有中州、改稱曰魏、而徙六州二十二郡守宰豪傑二千家于代、珪暴虐好殺、民不堪命、先是有神巫誡珪、當有暴禍、唯誅清河、殺萬人、乃可免、珪乃滅清河一郡、常手自殺人、欲令其數滿萬、珪寢處、人莫得知、唯愛妾名萬人知之、

妾與珪子清河王私通、王因欲殺珪、令萬人爲內應、珪臨死曰、清河萬人之言、乃汝等也、珪死、次子齊王嗣代立、謚珪爲開道武皇帝、嗣永初三年、克滑臺、又克虎牢、嗣死、謚曰明元皇帝、子燾、字佛貍、代立、壯健有筋力、勇於戰鬬、忍虐好殺、夷宋畏之、攻城臨敵、皆親貫甲冑、初赫連勃勃築城號統萬、至是燾伐夏、渡河捨輜重、以輕兵三萬倍道先行、羣臣咸議、燾曰、用兵之術、攻城最下、今以輕騎直抵其城、彼見步兵未至、意必寬弛、吾羸形以誘之、彼或出戰、則成擒矣、吾軍士去家二千餘里、又隔大河、攻城則不足、決戰則有餘、遂行至統萬、分軍伏於深谷、以少衆至城下、勃勃

尚堅守、燾退軍、遣騎五千西掠居民、軍士有亡奔夏者、言魏軍粮盡、輜重在後、步兵未至、宜急攻之、勃勃從之、將步騎三萬出城、燾身中流矢、奮擊不輟、夏衆大潰、生擒夏主赫連昌、以崔浩爲撫軍大將軍、宋元嘉十七年、魏號太平真君元年也、元嘉二十二年、燾誅沙門、毀佛書佛像、二十五年、魏殺其司徒崔浩、二十七年、燾自率步騎十萬寇汝南、二十八年、燾掠民戶、燒邑屋去、凡破南兗徐豫青冀六州、殺掠不可稱計、丁壯即加斬截、嬰兒貫于槊上、盤舞以爲戲、所過郡縣、赤地無餘、春燕歸巢于林木、魏之士馬死傷亦過半、國人皆尤之、明年、魏主燾爲宗愛所殺、謚爲太

武皇帝、孫濬嗣立、濬死、謚文成皇帝、子弘代立、弘勤於爲治、賞罰嚴明、拔清節、黜貪污、聽睿夙成、剛毅有斷、而好黃老浮屠之學、遂傳位於太子宏、時宏生五年矣、弘自爲魏太上、馮太后怨太上、密行鴆毒、而自臨朝稱制、太后殂、宏乃行三年喪、修堯舜禹周公孔子之祀、宏以平城地寒、將遷都洛陽、恐羣臣不從、乃議大舉伐齊、命王諶筮之、遇革、魏主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吉孰大焉、於是戒嚴、九月至洛陽、詣故太學、觀石經、霖雨不止、詔諸軍前發、宏戎服執鞭、乘馬而去、羣臣稽顙於馬前、曰今日之舉、天下所不願、臣不知陛下獨行何之、宏大怒曰、吾方經營天下、

期於混一、而卿等屢阻大計、斧鉞有常、卿勿復言、策馬將出、安定王休等復慇懃泣諫、宏乃諭羣臣曰、今者興發不小、動而無成、何以示後、苟不南伐、當遷都於此、時舊人雖不願內徙、而憚於南伐、無敢言者、遂定遷都之計、遣任城王澄還平城、諭留司百官曰、此真所謂革矣、是年、齊蕭鸞弑其君而自立、宏謀大舉伐之、至壽陽、衆三十萬、道遇甚雨、命去蓋、見軍士病者、親撫慰之、南臨江、數齊主罪惡而還、二十一年、齊將魯康祚侵魏、齊魏夾淮而軍、魏長史傅永曰、南人好夜斫營、必於淮中置火、以記淺處、乃夜分兵爲二部、伏於營外、又以瓢貯火、密使人於深處置之、戒曰、

見火起亦然之是夜康祚等果引兵斫營永伏兵夾擊之
康祚等走趣淮火旣競起不辯淺處溺死及斬首不知其
數永有勇力好學能文宏常歎曰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
板惟傅修期耳二十二年魏拔新野是年蕭鸞死魏聞齊
有喪還師二十三年齊侵魏宏自將禦齊師還殂于穀塘
原宏幼有至性年四歲時魏主弘患癰宏親自吮膿五歲
受禪悲泣不自勝弘問其故對曰代親之感內切於心文
明太后以宏聰聖將謀廢宏乃於寒月單衣閉室絕食三
朝召禧將立之賴元丕冲等固諫乃止宏亦不憾撫念諸
弟如初宦官譖宏於太后太后杖宏數十宏不自申明聽

覽政事從善如流哀矜百姓百官大小無不留心每言凡
爲人君患於不均不能推誠遇物苟能均誠胡越之人亦
可親如兄弟南北征巡有司奏請修道宏曰粗修橋梁通
輿馬便止不須去草剗令平也巡幸淮南如在內地軍事
須伐人樹者必留絹以酬其直苗稼無所傷雅好讀書手
不釋卷史傳百家無不該涉善談莊老好爲文章自太和
十年已後詔冊皆宏文也少善射有膂力年十餘能以指
彈碎羊髆骨至十五便不復殺生常服澣濯之衣鞍勒鐵
木而已在位二十九年廟號文帝次子恪代立幸戚高肇
等用事在位十六年而詡立年始六歲胡太后臨朝后淫

穢日甚遂鴆殺詡而立臨洮王世子釗釗在位十三年壽
十九歲爾朱榮舉兵而入立孝文姪子攸而沉胡后及釗
于泗水及子攸誅榮爾朱世隆乃反與爾朱兆共立長廣
王曄遷子攸于晉陽弑之子攸在位三年世隆又以曄疎
遠廢之而立閔帝恭恭亦孝文姪也時高歡起兵誅爾朱
氏入洛陽以恭神采英毅恐後難制又廢之而立修恭在
位一年旣失位乃賦詩云朱門久可患紫極非情翫顛覆
立可待一年三易換時運正如此唯有修真觀遂遇弑武
帝修孝文姪孫時高歡專恣修密圖之歡覺遂擁兵至修
懼奔長安依宇文泰歡追之不及乃立清河王世子善見
于洛陽遷于鄴是爲東魏

東魏靜帝善見高歡立之在位十七年爲高洋所篡善見
好文美容儀力能挾石獅子以踰牆射無不中嘉辰宴會
多命羣臣賦詩從容沉雅有孝文風高歡以逐君之醜頗
盡臣禮高澄嗣位以大將軍叅軍崔季舒爲中書黃門監
察魏主動靜澄常侍善見飲大舉觴曰臣澄勸陛下善見
曰自古無不亡之國朕亦何用此活澄怒曰朕朕狗脚朕
使季舒毆善見三拳奮衣而出善見不堪憂辱詠謝靈運
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本自江海人志意動君子
澄乃幽善見於含章堂後遂禪位高洋遇酖而崩

北齊高歡

高歡、字賀六渾、歡累世北邊、故其俗遂同鮮卑、歡深沈有大度、孝昌元年、歸爾朱榮、因隨榮之廄、廄有惡馬、榮命剪之、歡不加羈絆、剪馬而出、曰、御惡人亦如此馬矣、榮遂坐歡於牀下、屏左右、訪以時事、歡曰、聞公有馬十二谷、色別為羣、將何用也、榮曰、但言爾意、歡曰、方今天子愚弱、太后淫亂、孽寵擅命、朝政不行、以明公雄武、乘時奮發、討奸臣、清帝側、成霸業、此賀六渾之意也、榮大悅、及魏明帝暴崩、榮遂入洛、將篡位、歡請鑄像卜之、鑄不成、乃止、遂立孝莊、榮嘗問左右曰、一日無我、誰可主軍、衆皆稱爾朱兆、榮曰、

此正可統三千騎、以還堪代我者、唯賀六渾耳、因誡兆曰、爾終當為其穿鼻、乃以歡為晉州刺史、無幾、孝莊誅榮、爾朱兆入洛、執莊帝以北、歡乃以書諭兆、言不宜執天子、兆不納、殺帝而與爾朱世隆等立長廣王曄、時爾朱氏諸子弟、世隆、度律、彥伯等、共執朝政、天光據關右、兆據并州、仲遠據東郡、各擁兵為暴、天下苦之、大小二十六反、誅夷大半、猶不可止、兆患之、問計於歡、(實是反話)歡曰、六鎮反殘、不可盡殺、宜選王心腹私將統之、若有犯者罪其帥、則所罪者自寡、兆曰善、誰可行、賀拔允時在坐、勸請用歡、歡拳毆允、(奸已甚)折其一齒、曰、生平天柱時、奴輩伏處、分如鷹犬、今日天下安置在王、而允敢誣下、罔上如此、兆以歡為誠、遂委之、歡恐兆醒後致疑、遂出宣言受委統州鎮兵、可集汾東受令、乃建牙陽曲川、陳部分、於是士衆感悅、咸願附從、將出滏口、倍加約束、纖毫之物、不聽侵犯、所過麥地、輒下步牽馬、魏普泰元年、歡遂據冀州、是時爾朱度律廢元曄、而立節閔帝、欲羈縻歡、乃自封歡為渤海王、徵使入覲、歡辭、乃詐為書、言爾朱兆將以六鎮人配契胡為部曲、又為并州符、徵兵討步落稽、發卒萬人將遣、孫騰等偽請留五日、已又再留、及行、歡親送之、雪涕執別、人人號哭、歡喻之曰、與爾俱失鄉客、義同一家、不意乃爾徵召、直向西已當死、後軍期又

當死、配國人又當死、奈何、衆曰、唯有反爾、歡曰、反是急計、須推一人為主乃可、衆願奉歡、歡曰、此亦難事、雖百萬衆、無刑法、終自灰滅、今若以吾為主、不得欺漢兒、不得犯軍令、生死任吾則可、不爾不能為也、衆皆頓顙曰、死生唯命、歡乃椎牛饗士、諭以討爾朱兆之意、遂建義於信都、抗表罪狀爾朱氏、永熙元年、進拔鄴城據之、爾朱兆責歡背己、歡曰、本戮力者、共輔王室、今帝何在、兆曰、永安枉害天柱、我報讎耳、歡曰、我昔親聞天柱計、汝在戶前立、豈得言不反邪、且以君殺臣、何報之有、今日義絕矣、乃合戰、歡將中軍、高昂將左軍、歡從弟岳將右軍、歡戰不利、兆乘之、岳以

五百騎衝其前、別將斛律敦收散卒躡其後、昂以千騎自栗園出、橫擊之、兆等大敗、奔并州、歡至洛陽、廢節閔而立修、修卽位、授歡大丞相天柱大將軍、歡遂酖節閔帝於門下外省、又殺其故主曄、而帥師北伐、爾朱兆大掠晉陽、北保秀容、歡以晉陽四塞、乃建大丞相府而定居焉、爾朱兆旣至秀容、分兵守險、歡揚聲討之、師出復止、如是數四、歡揣其歲首當宴會、遣竇泰以精騎馳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永熙二年正月、竇泰奄至軍人因宴休罷、忽見泰軍、皆驚走、追破之、兆自縊死、旣而魏帝與歡有隙、奔長安依宇文泰、歡入洛、乃立淸河王世子善見、是爲孝靜帝、魏於是

始分爲二、孝靜遷鄴、歡還晉陽、自是軍國政務皆歸於歡、

太平五年、歡卒、

文襄澄歡長子也、歡卒、澄嗣爲大將軍、東魏主不堪憂辱、乃與祠部郎中元瑾等、謀誅澄、澄勒兵入宮見魏主、不拜而坐、曰陛下何意反、此必左右妃嬪輩所爲、欲殺胡夫人及李嬪、帝正色曰、自古聞臣反君、不聞君反臣、王自欲反、何乃責我、我殺王則社稷安、不殺則滅、我身且不暇惜、況于妃嬪、必欲弑逆、緩速在王、澄乃下床居三日、幽帝于含章堂、而澄先爲其下所殺

文宣高洋、歡第二子也、初高澄死、魏帝竊謂左右曰、大將軍殂、似是天意、及洋將赴晉陽、入辭魏帝、見之失色、曰此人又似不能容、吾不知死所矣、於是徐之才盛言宜受魏禪、洋曰、先父亡兄功德如此、尚終北面、吾又何敢、才曰、正爲不及父兄、須升九五、如其不作、人將生心、洋乃鑄像以卜之、一寫而成、洋意遂決、及簒位、留心政術、故宰相楊愔得盡匡贊之力、六七年後、以功業自矜、遂留情耽酒、肆行淫暴、無所不至、每醉輒手殺人以爲戲樂、楊愔乃簡鄴下死囚、置之仗內、謂之供御囚、開府參軍裴謂之上書極諫、帝謂楊愔曰、此愚人何敢如是、對曰、彼欲陛下殺之以成名耳、帝曰、小人我且不殺、爾焉得名、後嗜酒成疾、不復能

食、自知不久、謂李后曰、人生必有死、但憐正道尚幼、人將奪之耳、又謂常山王演曰、奪則任汝、愼勿殺也、十月殂、太子遂卽位、以常山王演爲太師、以長廣王湛爲大司馬、未幾、演敎太皇后、下令廢齊主爲濟南王、令演入簒、太皇太后戒演曰、勿令濟南有他也、演卽位、立世子百年、纔五歲、濟南王在鄴、望氣者言鄴中有天子氣、演乃徵濟南王如晉陽、使人酖之、濟南王不從、乃扼殺之、因出獵、有兎驚馬、墜地絶肋、太后視疾、問濟南所在者三、齊主不對、太后怒曰、殺之邪、不用吾言、死其宜矣、遂去不顧、十一月、詔以嗣子冲耿、可徵長廣王湛繼大寶、又與湛書曰、百年無罪、汝

可以樂處置之勿效前人也是日卒湛即位封百年為樂
陵王既而白虹圍日再重齊主欲以百年厭之百年自知
不免割帶玦留與其妃斛律氏齊主令左右亂捶又令拽（高氏薄自殺了）
之遶堂以行且捶且拽所過血遍地氣息將盡乃斬棄之
池中妃把玦哀號不食月餘亦卒玦猶在手拳不可開
后主緯號無愁天子周武帝代齊執緯以歸殺之夷其族（薄發盡矣）

北周宇文泰

宇文泰字黑獺泰少有大度輕財好施先隨父肱在鮮于
修禮軍後又隨爾朱榮還晉陽後又以別將從賀拔岳討
北海王顥於洛陽既而從岳入關高歡既除爾朱氏遂專
朝政泰請往觀歡歡見之曰此小兒眼目異常將留之泰
詭陳忠款苦求復命乃還謂岳曰高歡豈人臣也逆謀未
發者憚公兄弟耳今若移軍近隴扼其要害西輯氐羌北
撫沙塞還軍長安匡輔魏室此桓文之舉也岳大悅遂引
軍西次平涼表泰為夏州刺史魏永熙三年賀拔岳欲討
曹泥遣使至夏州與泰謀泰曰曹泥孤城未足為憂侯莫

陳悅貪而無信宜先圖也岳不聽遂與悅俱討泥至河曲
果為悅所害眾散還平涼未知所屬趙貴稱泰於眾而令
赫連達馳至夏州告泰泰乃率帳下輕騎馳赴之泰至平
涼將士悲且喜曰宇文公至無所憂矣魏帝將圖歡聞岳
被害遣武衛將軍元毗宣旨勞岳軍追還洛陽泰志在討
悅而未有朝旨大眾未集因假與元毗及諸將刑牲盟誓
同奬王室魏帝因詔泰為大都督統賀拔岳軍泰乃責悅
以殺賀拔岳遂引兵上隴悅遁走泰命原州都督追悅斬
之傳首洛陽時歡已有異志故魏帝深倚泰歡逼京師魏
帝親總六軍屯河橋令元斌之斛斯椿鎮武牢泰謂左右

曰、高歡數月、行八九百里、曉兵者所忌、正須乘便擊之、而不能渡河決戰、緣津據守、大事去矣、即以都督趙貴、從別道趣并州、都督李賢將精騎赴洛陽、會弑之、斛斯椿爭權、鎮防不守、魏帝遂輕騎入關、泰乃奉魏帝都長安、魏帝閨門無禮、從妹不嫁者三人、平原公主明月、從入關、宇文泰使人殺之、魏主不悅、由是與泰有隙、飲酒遇酖而殂、泰乃立南陽王寶炬、是爲文帝、大統二年、高歡來攻、自蒲津濟河、泰迎戰於沙苑、歡大敗走、九月、東魏北豫州刺史高仲密以虎牢來降、泰帥軍應之、及高歡戰于邙山、大敗而還、十二年、高歡來攻圍玉壁、是時韋孝寬守玉壁、歡圍之五

十日、不克而還、十三年、高歡卒、侯景叛東魏而降梁、十六年、泰始籍民之才力者爲府兵、蠲其租庸、以農隙講閱戰陣、馬畜粮糒、大家供之、合爲百府、是年、高洋簒東魏、稱帝、國號齊、泰以齊主稱帝、伐之、自弘農爲橋濟河、至建州、齊主自將、出頓東城、泰聞其軍容嚴盛、歎曰、高歡不死矣、會久雨、乃還、於是河南自洛陽、河北自平陽以東、皆入於齊、十七年、魏主寶炬卒、太子欽立、二年、泰廢魏主、置之雍州、立其弟齊王廓、未數月、欽爲泰所殺、是年、泰遣于謹平江陵、三年、泰北巡、卒于涇州、以後事屬其姪宇文護、世子覺嗣位、泰能駕馭英豪、得其力用、質素明達、崇儒好古、凡所施設、皆倣古而爲之

閔帝、泰第三子、簒西魏、即位未一年、宇文護弑之、而立毓、

明帝在位四年、宇文護憚之、復進毒、垂没、口授遺詔曰、朕子幼、未堪當國、魯公邕朕之介弟、寬仁大度、海内共聞、弘我周家、必此人也、遂卒

武帝邕、泰第四子也、即位十年、誅宇文護、初周主每禁中見護、常行家人禮、至是引護入謁太后、謂曰、太后好飲、屢諫未納、因出懷中酒誥授之、曰、願兄以此入諫、護入讀未畢、周主以玉珽自後擊之、護踣于地、直入斬之、并收護子弟親黨、皆殺之、遂禁佛道二教、經像悉毀、沙門道士並還

俗、諸淫祠非祀典所載者、盡除、十四年、召諸將諭以伐齊、親帥軍六萬、克晉州、十二月、又帥諸軍八萬、置陣東西二十餘里、乘常御馬、從數人巡陣、所至輒呼主帥姓名、以慰勉之、將戰、有司請換馬、曰、朕獨乘良馬、將何之、大軍次并州、齊主走鄴、并州平、乃出齊宮中金銀寶器珠玉麗服、及宮女二千人、班賜將士、復帥六軍趨鄴、圍之、禽齊主、詣行臺、州鎮悉降、明年、遣將破陳師于呂梁、擒其將吳明徹等、是年崩、年三十六、帝自誅護之後、始親萬機、克己勵精、聽覽不怠、用法嚴整、羣下畏服、布袍布被、無金寶之飾、後宮嬪御、不過十餘人、至於校兵閲武、歩行山谷、履涉勤苦、皆

人所不堪。平齊之後，見軍士有跣行者，親脫靴以賜之。每宴會將士，必執杯勸酒，或手付賜物，躬在行陣，果决能斷，故能得士死力，以弱制强，破齊之後，欲遂平突厥，定江南，而不幸死矣。

天元即位，昵近小人，逞奢欲，捶人至二百四十，謂之天杖。在位一年卒，而楊堅為大司馬，堅，天元后父也。

靜帝立二年，楊堅弑之而篡其位。書弑，書篡，以受遺也。

藏書世紀卷六終

藏書世紀卷七

混一南北

隋楊堅　隋二世共三十六年

楊堅，武川鎮人也。父忠，從宇文泰起兵關西，位至柱國、隋國公。堅五柱入頂，目光外射，沈深嚴重，以父勳授驃騎大將軍。周明帝嘗遣善相者趙昭視之，昭詭對曰：不過作柱國耳。既而陰謂堅曰：公當為天下君，必大誅殺而後定。武帝即位，堅襲爵隋國公，建德中，從平齊。天元即位，堅以后父，徵拜上柱國、大司馬。時天元病瘖，不能言，靜帝幼冲，堅入侍疾，因受遺輔政。堅使人謂御正李德林曰：今欲與公共事，必不得辭。又夜召太史庾季才曰：吾以庸虛受茲顧命，天時人事，卿以為何如？季才曰：天道精微，難可意察，竊以人事卜之，符兆已定。季才縱言不可，公豈復得為箕、潁之事乎？堅默然。久之，曰：誠如君言。獨孤夫人亦謂堅曰：大事已然，騎虎之勢，必不得下，勉之。九月，堅進大丞相，殺陳王純、辛未，殺代王達、滕王逌。十二月，進爵為王，建隋國。大定元年，堅遂篡位，降封周靜帝為介公。初，隋主輔政，楊后雖不預謀，然以嗣主幼冲，恐權在他族，聞之甚喜。後知其父有異圖，意不平，及篡位，憤惋愈甚。隋主欲奪其志，誓不許。堅性猜忌，不悅學，既任智以獲大位，殺諸王，弑靜帝，因

以文法自矜明察臨下恒令左右覘視內外有過失則加
以重罪又患令史贓汙私使人以錢帛遺之得犯立斬十
三年詔營仁壽宮於岐州之北於是夷山堙谷以立宮殿
役使嚴急丁夫多死疲頓顛仆者推填阬坎覆以土石因
而築爲平地又以盜賊繁多命盜一錢以上皆棄市或三
人共盜一瓜事發即死喜怒不恒又信任楊素素復任情
不平開皇二十年廢太子勇立晉王廣爲太子仁壽四年
寢疾暴崩廣爲之也在位二十四年
煬帝廣大業元年詔楊素營建東宮內史舍人封德彝等
營顯仁宮南接澗北跨洛凡大江以南五嶺以北奇材異

石盡輸洛陽又求海內嘉木異草珍禽奇獸以實園苑發
河南淮北諸郡民前後百餘萬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
水以達河復自板渚引河歷滎澤入汴又自大梁之東引
汴水入泗以達於淮又發淮南民十餘萬開邗溝自山陽
至楊子入江渠凡廣四十步渠旁皆築御道植楊柳自長
安至江都離宮四十餘所江南造龍舟及雜船數萬艘又
築西苑周二百里其內爲海爲方丈蓬萊瀛洲諸山臺觀
宮殿羅絡山上海北有龍鱗渠縈紆注海緣渠作十六院
門門臨渠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宮樹秋冬彫落則剪綵
爲花葉色渝則易以新者沼內亦剪綵爲荷芰菱芡十六
院競以肴羞精麗相高求市恩寵主以月夜從宮女數千
騎遊西苑作清夜遊曲馬上奏之秋行至江都發顯仁宮
自漕渠出洛口御龍舟龍舟四重高四十五尺長二百尺
上重有正殿內殿東西廟堂中二重有百二十房下重內
侍處之皇后乘翔螭舟制度差小而裝飾無異又有朱鳥
蒼螭白虎玄武青鳧凌波等數千艘後宮諸王公主百官
僧尼道士蕃客乘之共用挽船士八萬餘人謂之御腳皆
以錦綵爲袍又有平乘青龍艨艟八櫂數千艘并載兵器
帳幕兵士舳艫相接二百餘里照曜川陸騎兵翊兩岸而
行所過州縣五百里內皆令獻食二年東京成詔議定輿

服儀衛制度課州縣送羽毛水陸禽獸有堪氂毦之用者
烏程有樹踰百尺旁無附枝上有鶴巢不可上百姓欲取
鶴乃伐樹根鶴恐其殺子自拔氅毛投地或以爲瑞曰天
子造羽儀禽鳥自獻羽三月發江都自伊闕陳法駕備千
乘萬騎入東京文武之盛近世莫及也又多製豔篇令樂
正造新聲播之音極哀怨三年下詔安輯河北巡省趙魏
車駕過鴈門自榆林出於是發榆林北境東達於薊開御
道長三千里廣百步突厥啟民可汗與公主來朝行宮乃
令爲大帳可坐數千人以宴啟民及其部落數日駕發榆
林甲士五十餘萬旌旗輜重千里不絕令宇文愷等造觀

風行殿容數百人離合為之下施輪軸又作行城周二千步以布衣板樓櫓悉備胡人驚以為神因大悅賦詩曰呼韓頓顙至屠耆接踵來何如漢天子空上單于臺吏部侍郎裴矩知主好遠略撰西域圖記三卷奏之主於是慨然慕秦皇漢武之功將通西域自是西域諸胡往來相繼所經郡縣疲於迎送縻費以萬萬計秋詔發丁男百萬築長城西距榆林東至紫河蘇威諫不聽高熲賀若弼皆坐誹謗被殺四年夏至五原因出塞巡長城行宮設六合板城載以槍車每頓舍則外其轅以為外圍內布鐵菱次施弩牀以繩連機有人觸繩則弩機旋轉向所觸而發主無日

不治宮室然兩京及江都苑囿亭殿久而益厭矣每遊行左右顧瞩無可意者乃備責天下山川之圖躬自歷覽以求勝地可置宮苑者詔於汾水之源營汾陽宮五年改東京為東都二月至西京三月西巡河右至西平陳兵講武將擊土谷渾其大酋帥男女十餘萬口來降因謂侍臣曰自古天子有巡狩之禮而江東諸主多傅脂粉坐深宮不與百姓相見此何禮也是時天下凡有郡一百[illegible]縣一千二百有奇戶八百九十萬有奇東西九千餘里南北萬四千八百餘里隋氏之盛極於此矣車駕東還行經大斗拔谷山路隘險魚貫而出風雨晦冥饑餒沾濕士卒多凍死後宮妃主狼狽相失與軍士雜宿山間九月駕入西京冬復詣東都六年正月主以諸蕃酋長畢集洛陽於端門街盛陳百戲胡客每過酒食店悉令邀延就坐醉飽而散不取其直紿之曰中國豐饒酒食例不取直胡人皆驚其黠者見以繒帛纏樹曰中國亦有貧無衣者不以與之纏樹為何市人不能答三月至江都宮以王世充領江都宮監冬敕穿江南河自京口至餘杭八百餘里廣十餘丈通龍舟七年自江都至涿郡御龍舟渡河入永濟渠遂下詔討高麗救幽州總管往東萊海口造船官吏督役晝夜立水中略不敢息自腰以下皆生蛆於是始相聚為羣盜所

在蜂起攻陷城邑莫能禁止八年至遼東七月進軍至薩水高麗擊之諸軍俱潰初九軍度遼凡三十萬五千及還二千七百人爾九年始募民為驍果命衛文昇等輔代王侑留守西京二月主復議伐高麗三月至遼東命越王侗留守東都時所在盜起多者十餘萬少者數萬人遼東城既久不拔主乃遣造布囊百萬貯土欲積為大道高與城齊使戰士登而攻之又作八輪樓車高出於城欲俯射城內會楊玄感反書至乃還及玄感戰敗主乃曰玄感一呼而從者十萬益知人不欲多多即相聚為盜爾不盡加誅無以懲後於是又殺三萬餘人百姓凡受玄感賑發者皆

阬之、感所善文士、俱坐徙邊、捕誅、主善屬文、不欲人出其右、薛道衡死、主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王胄死、主誦其佳句曰、庭草無人隨意綠、是誰語耶、嘗謂侍臣曰、天下皆謂朕承藉緒餘、設令朕與士大夫高選、亦當作天子矣、十年、復伐高麗、時天下已亂、所徵兵多不至、高麗亦困弊、乞降、十月、還西京、十一年、行至太原、四月、至汾陽宮避暑、宮城迫隘、百官士卒布散山谷、始畢帥騎數十萬、謀襲乘輿、義成公主遣使告變、駕馳入鴈門、突厥急攻鴈門、矢及御前、主大懼、抱趙王杲而泣、目盡腫、納言蘇威、侍郎蕭瑀、以帝女嫁外夷、必恃中國之援、又將士之意、恐陛下既免突厥之患、還事高麗、若發明詔、諭以即赦高麗、專討突厥、則衆心自安矣、主乃親廵將士而告之、又遣間使求救於義成公主、公主使告始畢、始畢解圍去、主乃還、九月、還至太原、蘇威言於主曰、今盜賊不息、士馬疲弊、願陛下亟還西京、深根固本、為社稷計、宇文述曰、從官妻子、多在東都、宜便道向洛陽、自潼關而入、主從之、至東都、顧盼街衢、謂侍臣曰、猶大有人在、意謂曏日平楊玄感、殺人尚少故也、玄感之亂、龍舟水殿、皆為所焚、詔江都更造、凡數千艘、制度仍大於舊者、十二年、詔毗陵通守、集十郡兵數萬人、於郡東南起宮苑、周圍十二里、內為十六離宮、大抵倣東都西苑之制、而奇麗過之、又欲築宮於會稽、會亂不果、七月、江都新龍舟成、宇文述勸至江都、從之、遂至江都、以李淵為太原留守、五月、唐公李淵起兵、趣長安、迎代王即位、遥尊煬帝為太上皇、唐高祖淵武德元年、隋主至江都、荒淫益甚、然見天下已亂、亦擾擾不安、汲汲顧景、惟作吳語、嘗夜置酒、仰視天文、謂蕭后曰、外間大有人圖儂、然儂不失為長城公、卿不失為沈后、且共樂飲耳、又引鏡自照、顧謂蕭后曰、好頭頸、誰當斫之、后驚問故、笑曰、貴賤苦樂、迭為之、亦復何傷、主見中原板蕩、無心北歸、乃命治丹陽宮、將徙都之、時從駕驍果、多關中人、久客思鄉、多謀叛歸、虎賁郎將司馬德戡、素有寵、乃與所善虎賁郎將元禮、直閣裴虔通等、謀弒隋主、主曰、天子死自有法、不可加以鋒刃、取鴆酒來、文舉等不許、乃自解練巾、授行達、縊殺之、在位十二年

因亂使智

魏公李密

李密父寬隋上柱國蒲山郡公也密以蔭爲東宮千牛備身密額銳角方瞳子黑白明徹煬帝謂宇文述曰左伏下黑色小兒爲誰此人顧盼不常可無令入衛也述乃往諭密曰君世素貴當以才學顯何事三衛間耶密遂謝病去益感勵讀書聞包愷在緱山往從之以蒲韉乘牛掛漢書一帙角上行且讀越國公楊素適見之曰書生何勤也問所讀項羽傳因與語奇之歸謂子玄感曰吾覩李密識度非常玄感遂與傾心交結大業九年玄感反密與謀曰今

天子遠在遼左去幽州尚千里南限鉅海北阻強胡號令所通惟榆林一道爾若鼓而入薊直扼其喉高麗抗其前我乘其後不旬月齎糧竭矣舉麾一呼衆可盡取然後傳檄而南天下不足定也玄感不聽至東都玄感每戰皆克自謂功在旦暮及隋軍大至玄感乃謂密曰策將安決密曰元弘嗣方戍隴右可陽言其反使迎我我因疾引軍而西玄感從之至陝玄感又欲圍弘農宮密曰今紿衆入關其機在速若追兵躡我何以共完乎玄感不聽留攻三日不能拔追兵及之而敗密爲邏所獲以計脫亡去抵平原賊郝孝德不見禮去之淮陽歲饑削樹皮以食變姓名爲智遠教授諸生自給鬱鬱不得志時時哀吟泣下人有告太守趙佗者佗捕之遁而免往依雍丘令丘君明轉匿大俠王季才家爲吏所迹復亡去說東都賊翟讓與共破金隄關徇滎陽諸縣下之會河南討捕大使張須陁來討讓讓素憚須陁密曰須陁健而無謀且驟勝易驕吾爲公破之密乃率驍騎伏于林莽須陁引兵搏戰讓少却密伏兵發遂殺須陁密持軍嚴雖盛夏號令衆士皆若負霜雪然戰得金寶盡散之繇是人爲用密復說讓曰今羣豪競與公宜先天下攘除羣凶若直取興洛倉發粟以賑窮乏百萬之衆一朝可附霸王之業成矣讓曰僕起畎隴志不及

此須君得倉更議之密遂以千人出陽城北踰方山自羅口拔興洛倉據之開倉賑食衆繦屬至數十萬隋越王侗遣將劉長恭討密又以裴仁基統兵出成皋而西密乃爲十隊跨洛水抗東西二軍令單雄信徐世勣王伯當騎爲左右翼自引麾下急擊長恭等破之東都震恐讓等共推密爲主建號魏公築南設壇場即位以讓爲司徒城洛口周四十里居之進逼東都燒上春門隋將裴仁基淮陽太守趙佗降長白山賊孟讓亦以所部來歸密乃以仁基爲上柱國與讓率兵二萬襲回洛倉守之入都城掠居人火天津橋諸賊帥黎陽李文相及張昇趙君德郝孝德等皆

歸密密又襲取黎陽倉據之齊郡賊徐圓朗任城大俠徐
師仁皆來歸密乃命幕府移檄州縣列煬帝十罪天下震
動是月也唐高祖師起太原密自謂盟主致書于唐呼高
祖爲兄請合從以滅隋大略欲與高祖爲盟津之會殪商
辛於牧野執子嬰於咸陽高祖覽書笑曰密陸梁如此吾
方定京師未能東略若不與同是又生一隋也若爲吾守
成皐拒東都兵使不得西向足矣吾寧推順以驕其志因
令記室温大雅作書報曰頃者昆山火烈海水群飛赤縣
丘墟黔黎塗炭布衣戎卒鋤耰棘矜爭霸圖王狐鳴蜂起
翼翼京洛强弩圍城膴膴周原僵尸滿路主上南巡泛膠

舟而忘返匈奴北熾將被髮於伊川輦上無虞群下結舌
大盜移國莫之敢指七百之基窮於二世周齊以往書契
以還邦國淪胥未有如斯之酷者也天生蒸民必有司牧
當今之牧非子而誰老夫年踰知命願不及此欣戴大弟
攀鱗附翼惟冀早應圖籙以寧兆庶宗盟之長屬籍見容
復封於唐斯榮足矣殪商辛於牧野所不忍言執子嬰於
咸陽非敢聞命汾晉左右尚須安輯盟津之會未暇卜期
今日鑾輿南幸恐同永嘉之勢顧此中原鞠爲茂草興言
感歎實疚於懷脫知動靜數遲貽報未面靈襟用增勞軫
名利之地鋒鏑縱橫深慎垂堂勉茲鴻業密得書大喜曰
唐公見推天下無可慮者遂專事隋九月遣將李士才
攻隋將張珣河陰舉之煬帝遣王世充選卒十萬攻密世
充營洛西戰不利更陳洛北登山以望洛口密引度洛與
世充戰世充奔還師徒多喪自是大小六十餘戰皆捷遂
陰圖翟讓殺之義寧二年世充復營洛北爲浮梁絶水以
戰密提敢死士數百邀之世充大潰士爭橋溺死者數萬
殺大將六人獨世充得脫密乘銳拔偃師又與東都留守
韋津戰上春門執津而還於是海岱江淮間爭響附竇建
德朱粲楊士林孟海公徐圓朗盧祖尚周法明等悉上表
勸進三月宇文化及弒煬帝於江都五月越王侗稱帝于

洛陽六月宇文化及擁兵十餘萬至黎陽東都門東都震
懼有蓋琮者上疏請說李密與之合勢拒化及即以琮齎
敕書賜密時密與東都相拒日久欲東拒化及又畏東都
議其後見蓋琮至大喜遂上表乞降請討滅化及以贖罪
侗乃拜密太尉行軍元帥魏國公密既無西慮悉以精兵
東擊化及密知化及乏食利速戰乃使徐世勣保黎陽倉
化及攻不可下密乃以輕騎五百焚其攻具度化及糧盡
遂進戰化及勢窮轉掠汲郡趨魏而去其將盡帥所部兵
歸密密每戰勝輒遣使告捷于皇泰主隋人皆喜王世充
獨不悅蓋世充本欲以城應化及也然密既殺翟讓心亦

頗驕兼之府庫財竭諸軍戰勝無所賜與而專厚撫新集
於是人心始離民食興洛倉者給授無檢至負取不勝委
棄於道踐躒狼扈賈潤甫諫曰人爲國本食乃人天公賴
人之天以固國本而廪取不節敖庾之藏有時而盡粟竭
人散公孰與成功乎不聽徐世勣數規其失密內不喜使
出就屯故其下多苟且無有固志武德元年密既破宇文
化及其勁卒良馬多死士卒疲病世充乘其弊擊密密召
諸將會議裴仁基曰世充悉衆而至洛下必虛可分兵守
其要路令不得東仍簡精兵三萬傍河西出以逼東都世
充還我且按甲世充再出我又逼之如此則我有餘力彼

勞奔命破之必矣會陳智略樊文超單雄信等皆請決戰
密惑於衆議遂出兵世充先索得一人貌類密者縛而匿
之戰方酣使牽以過陣前譟曰已獲李密矣士皆呼萬歲
密軍亂遂潰邴元貞守洛口倉以城降世充密乃歸關中
高祖聞密來使使迎勞冠蓋相望密大喜曰吾所舉雖不
就而功不滅竇融豈不以台司處我及至拜光祿卿封邢
國公殊怨望因朝會進食密恥之謂王伯當曰往在洛口
常欲以崔君賢爲光祿不意身自爲之乃獻策於高祖曰
臣虛蒙榮寵安坐京師曾無報效山東之衆皆臣故時麾
下請往收而撫之憑藉國威取王世充如拾芥耳時上聞

密故將士多不附世充亦欲遣密往收之密遂詒破桃林
縣驅掠其衆直趣南山遣人馳告故將張善相令以兵應
接時史萬寶鎮熊州謂總管盛彥師曰李密驍賊也今決
策而叛殆不可當彥師笑曰請以數千之衆邀之必梟其
首即帥衆踰熊耳山南據要道伏於溪谷令之曰俟賊半
度一時俱發或曰聞李密欲向洛州而公入山何也彥師
曰密聲向洛實欲出人不意走襄城就張善相耳若賊入
谷口我自後追之山路險隘無所施力一夫殿後必不能
制今吾先得入谷擒之必矣密果踰山南出彥師擊之密
衆首尾斷絕遂斬密傳首京師時徐世勣尚爲密保黎陽

帝遣使持密首往招世勣世勣表請收葬詔歸其尸乃發
喪具威儀以君禮葬黎陽山密素得士哭多嘔血者邴元
貞之降也世充以爲行臺僕射鎮滑州密故將杜才幹憾
其背密僞兵歸之斬取其首祭密冢已乃歸唐

夏主竇建德

竇建德貝州人材力絕人重然諾喜俠節鄉里有喪親者貧無以葬建德方耕聞之遽輟牛以給之有劫盜夜入其家建德知之立戶下連殺三盜餘盜不敢入呼取其尸建德曰可投繩下係取去盜投繩而下建德乃自係使盜曳出挺刀躍起復殺數盜由是益知名大業七年募兵伐遼東以建德爲隊長會邑人孫安祖爲縣令捕劾笞辱安祖刺殺令亡抵建德建德陰舍之時山東饑羣盜俱起建德乃謀曰往歲西征十不一返今創痍未平又重發兵人盡

危矣吾聞高雞泊廣袤數百里葭亂阻奥可以匿衆承間竊出椎埋掠奪且得廣招豪傑觀時變以就大計乃招亡兵及民無產者數百使安祖率入高雞爲盜時鄃人張金稱亦結衆萬餘依河渚間修人高士達兵千餘屯清河鄃上諸盜往來漳南者多剽殺人焚鄉聚獨不入建德閭舍縣官意建德與賊通捕族其家建德至聞其家屠滅即率麾下二百人亡歸士達十二年涿郡通守郭絢率兵萬人討士達士達自以智略不及建德乃推爲軍司馬以兵屬焉建德既統衆思用奇厭伏羣盜乃請士達守輜重自以精兵七千迎絢詐爲亡狀達取所虜賜爲建德妻子殺之

建德遣絢書請前驅執賊自效絢信之建德因襲殺其軍大獲其人馬追斬絢於平原獻首士達威震山東後隋遣太僕楊義臣討破張金稱於清河乘勝欲遂入高雞泊建德謂士達曰義臣隋善將新破金稱其鋒不可當宜引兵避之彼欲戰不得軍老食乏乘之可也士達不納留建德守壁而自將兵逆戰後五日義臣斬士達建德以百餘騎走饒陽取之并招潰卒得數千人軍復振初他盜得隋官及士人必殺之唯建德以恩遇之故隋郡縣吏多以地來歸建德建德勢益張兵至十餘萬又以計取上谷賊魏刀兒十萬之衆而并有其地十四年建德遂築壇埸於河間

自立爲夏王都樂壽署官屬七月隋將軍薛世雄督兵三萬屯河間七里井建德以勁兵伏旁澤悉拔諸城僞遁世雄以爲怯建德乃率敢死士千人襲之世雄引數百騎亡去盡得其衆河間丞王琮率郡屬面縛出降武德元年引兵討宇文化及化及保聊城建德乃縱撞車機石四面乘城拔之斬宇文智及化及并其子二年陷邢趙滄三州復陷冀州八月陷洺州遂遷都焉北聘突厥士馬益精勇俄而世充廢侗建德乃建天子旌旗出入警蹕未幾連突厥侵相州進攻衛州執河北大使淮安王神通黎陽守將李世勣遂降滑人齊濟二州亦降兗賊徐圓朗聞風送款三

年建德殺其大將王伏寶伏寶臨死呼曰我無罪王何信讒自割左右手乎以後建德數戰皆失利會秦王伐世充世充來乞師建德發兵三十萬往救之凌敬說建德曰今唐以重兵圍東都守虎牢我若悉兵濟河取懷州河陽以重將戍之然後鳴鼓建旗踰太行入上黨傳檄旁郡進壺口以駭蒲津收河東地此一奇也建德將從之而世充所遣使日夜涕泣請兵不已又陰齎金玉以啗諸將諸將請曰凌敬書生耳安知戰乎建德妻曹氏（賢○妻○）謂建德曰祭酒計善夫自滏口道乘唐之虛連營漸進以取山北因招突厥西抄關中唐必還師自救鄭難紓矣建德曰此非女子所

知故而前遂大潰建德被重創竄入牛口谷唐師獲之傳斬長安初軍中謠曰豆入牛口勢不能久至是果敗餘黨欲立其長子爲主善行曰夏主奄定河朔號爲威强今一出不復非天命有歸哉不如委心請命無爲塗炭生民也遂分府庫散給將士善行乃與裴矩及建德妻奉山東地并傳國八璽降唐建德起兵至滅凡六年

英主摩與

唐太宗皇帝　○唐共三百零六年

太宗父李淵隴西成紀人也初隋主以淵爲太原留守淵四男建成世民玄霸元吉玄霸先死世民聰明勇決識量過人見隋室方亂傾身下士散財結客長孫順德與劉弘基避遼東之役亡命晉陽與世民及晉陽宮監裴寂晉陽令劉文靜相與同宿文靜見世民而異之謂寂曰此非常人豁達類漢高神武同魏祖年雖少命世才也後文靜坐與李密連昏繫獄世民就省之文靜曰天下大亂非高光之才不能定也世民曰安知其無但人不識耳文靜曰今

主上南巡江淮李密圍逼東都羣盜殆以萬數當此之際有真主驅而用之取天下如反掌耳太原百姓皆避盜入城文靜爲令數年知其豪傑一旦收集可得十萬人尊公所將之兵復且數萬一言出口誰敢不從以此乘虛入關號令天下不過半年帝業成矣世民壯之乃陰部署賓客世民恐淵不從會突厥寇馬邑淵遣高君雅與王仁恭拒之不利而返懼并獲罪世民乃乘間屏人說淵曰今主上無道晉陽城外皆爲戰場大人若守小節下有寇盜上有嚴刑危亡無日矣若順民心興義兵卽可轉禍而爲福也淵大驚曰汝安得爲此言乎吾今執汝世民徐曰世民覩

天時人事如此故耳淵曰吾不執汝汝慎勿出口也明日世民復說曰人皆傳李氏當應圖讖故李金才無罪一朝族滅願大人勿疑淵歎曰吾一夕思汝言亦大有理今日破家亡軀亦由汝化家為國亦由汝矣先是裴寂以晉陽宮人侍淵至是淵從寂飲酒寂從容言曰二郎陰養死士欲舉大事正為寂以宮人侍公恐事覺并誅耳衆情已協公意何如淵曰事已如此當復奈何正須從之耳文靜乃詐為勅書發太原西河鴈門馬邑民兵以擊高麗以故人情恟恟思亂者衆世民即與劉文靜等各出募兵遠近赴集文靜復勸淵與突厥相結資其士馬以益兵勢淵從之

遂以子元吉為太原留守自帥甲士三萬發晉陽至西河會天雨久不止軍中糧乏或傳突厥與劉武周乘虛欲襲晉陽淵議北還世民曰今禾穀被野何憂乏糧武周與突厥外雖相附內實相猜本興大義奮不顧身以救蒼生當先入咸陽號令天下今遇小敵遽已班師恐從義之徒一朝解體還守太原一城之地為賊耳將何以自全也淵不聽促令引發世民復入不得號哭於外聲聞帳中淵召問之世民曰兵以義動進戰則克退還則散衆散於前敵乘於後死亡無日安得不悲乎淵乃悟曰軍已發奈何世民曰右軍嚴而未發左軍去亦未遠請自追之世民乃分道

夜出左軍復還太原運糧亦至八月雨霽淵欲引兵西趣長安裴寂曰屈突通擁大衆憑堅城吾捨之而去若攻長安不克退為河東所踵腹背受敵此危道也世民曰不然兵貴神速吾席累勝之威撫歸附之衆鼓行而西長安之人望風震駭知不及謀勇不及斷取之若振槁葉耳淵兩從之留諸將圍河東自引軍而西十一月世民遂克長安武德元年宇文化及弒隋主於江都唐王淵即皇帝位推五運為土德色尚黃立世子建成為太子世民為秦王元吉為齊王秦王遂平涇州降薛仁杲諸將皆賀因問曰大王一戰而勝既舍步兵又無攻具直造城下衆皆以為不

克而取之何也秦王曰羅睺所將皆隴外驍將悍卒吾特出其不意破之斬獲不多緩之則皆入城未易克也急則散歸隴外折墌虛弱仁杲破膽不暇為謀此吾所以克之衆乃服秦王所得降卒悉使仁杲兄弟及羅睺等將之與之射獵無所疑間二年唐定租庸調法已而劉武周等攻陷并州齊王元吉奔長安武周將金剛進逼絳州復陷龍門關中大震唐主曰賊勢如此難與爭鋒宜棄大河以東謹守關西而已秦王請曰太原王業所基國之根本河東殷實京邑所資願假臣精兵三萬必平武周克復汾晉于是發關中兵以益秦王秦王引兵自龍門渡河屯柏壁與

金剛相持金剛戰屢敗食盡北走秦王追及大破之乘勝逐北一晝夜行二百餘里戰數十合劉弘基諫曰大王深入不愛身乎秦王曰金剛計窮而走衆心離阻宜乘勢攻之若更淹留使之計立備成則不可復攻矣遂策馬而進追及金剛于鼠雀谷一日八戰皆破之秦王不食二日不解甲三日矣復引兵趣介休尉遲敬德尋相舉介休降秦王得敬德甚喜以爲統軍使將其舊衆八千與諸營相參而并州果復後尋相等復叛去諸將疑尉遲敬德囚之秦王曰敬德若叛豈在尋相之後邪遽命釋之引入臥內與之金曰丈夫意氣相期勿以小嫌介意吾終不信讒言以害忠良必欲去者以此金相資表一時共事之情也已而

秦王以五百騎行戰地王世充帥步騎萬餘卒至圍之單雄信引槊直趣秦王敬德躍馬大呼橫槊刺雄信墜馬翼秦王出圍更帥騎兵還戰世充大敗僅以身免秦王謂敬德曰公何相報之速也四年秦王兵乆圍洛陽城中乏食竇建德悉發衆西救洛陽軍于成皋之東原遣使與世充相聞郭孝恪曰世充窮蹙垂將面縛建德遠來助之此天意欲兩亡之也宜據武牢之險伺間而動破之必矣記室薛收曰世充所將皆江淮精銳但乏糧食建德遠來兵亦精銳若縱之至此兩寇合從轉河北之粟以饋洛陽則戰爭未已今宜分兵守洛陽堅壁勿戰大王親帥驍銳先據成皋以逸待勞決可克也建德既破世充自下不過二旬兩主就縛矣秦王善之中分麾下使屈突通等副齊王元吉圍守東都秦王將驍勇東趣武牢甲申秦王將驍騎五百出武牢東二十餘里覘建德之營緣道分留從騎使李世勣等將之伏於道旁纔餘四騎與之偕進秦王謂尉遲敬德曰吾執弓矢公執槊相隨雖百萬衆若我何去建德營三里所建德遊兵遇之以爲斥候也秦王大呼曰我秦王也引弓射之斃其將建德軍中大驚即以六千騎來追從者失色秦王曰汝第前行吾自與敬德爲殿於是秦王

按轡徐行追騎將至則引弓射之隨輒斃追者懼而止止而復至秦王前後凡射殺數騎敬德亦殺十數人追者不敢逼秦王逡巡稍卻世勣等伏兵奮擊大破斬之獲其驍將以歸乃爲書報建德諭以禍福建德迫於武牢不得進留屯累月夏四月諜者告曰建德伺唐兵芻盡牧馬河北將襲武牢五月秦王北濟河南臨廣武察敵勢因留馬千餘匹牧于河渚之間己未建德果悉衆而至秦王將數騎升高丘以望之謂諸將曰賊起山東未嘗見大敵今度險而囂是無紀律也逼城而陳有輕我心我按兵不出彼勇氣自衰陳乆卒饑勢將自退追而擊之無不克矣今與公

等約甫過日中必破之也建德列陳自辰至午士卒饑倦皆列坐爭水飲秦王命宇文士及將三百騎經建德陳西馳而南上戒之曰賊若不動爾速引歸動則引兵東出士及至陳前陳果動秦王曰可擊矣于是諸軍大戰塵埃漲天秦王帥史太宗等捲旆而入出其陳後張唐旗幟建德將士顧見之大潰追奔三十里斬首三千級建德中槊墜馬遂囚建德至洛陽城下以示世充世充乃素服帥太子羣臣詣軍門降世充建德之地悉平是年特置天策上將以授秦王秦王遂開館以延文學之士賓建德故將劉黑闥復叛起兵漳南據洛州盡有建德故地秦王攻拔洺水

與黑闥相持六十餘日秦王度黑闥糧盡必求決戰乃使人堰洺水上流黑闥果帥兵萬人渡洺水壓唐營而陳秦王自將精騎擊破之堤水大至衆遂潰黑闥奔突厥六月太白經天巳未復經天秦王殺太子建成齊王元吉武德九年高祖乃立秦王爲太子太子卽位改年貞觀放宮女三千餘人日引諸衛將卒數百人習射顯德殿嘗言自少經略四方頗知兵之要每觀敵陳則知其强弱常以吾弱當其强强當其弱彼乘吾弱逐奔不過數十百步吾乘其弱必出其陳後反而擊之無不潰敗矣上又於弘文殿聚四庫書二十餘萬卷置館于殿側選天下文學之士虞世

南褚亮姚思廉歐陽詢蔡允恭蕭德言等以本官兼學士令更日宿衛聽朝之隙引入內殿講論商搉夜分乃罷取三品以上子孫充弘文館學生長孫德順受人餽絹事覺上乃復於殿庭賜絹數十匹以媿之曰彼有人性得絹之辱甚於受刑如不知媿一禽獸耳殺之何益分天下爲十道謂蕭瑀曰朕少得良弓十數自謂無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木心不正則脉理皆邪弓雖勁而發矢不直朕以弓矢定四方識之猶未能盡况天下之務乎乃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以御史大夫杜淹參預朝政嘗有白鵲巢于寢殿槐上合歡如腰鼓左右稱賀上曰

瑞在得賢此何足賀命毀其巢故事軍國大事則中書舍人各執所見雜署其名謂之五花判事中書侍郎中書令省審之給事中黃門侍郎駁正之至是上謂珪曰國家本置中書門下以相檢察正以人心所見互有不同苟論難往來務求至當舍巳從人亦復何傷卿曹各當徇公忘私勿雷同也後又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詔敕有不便者皆應論執比來唯覩順從不聞違異若但行文書誰不可爲何必擇才也又曰爲朕養民者惟在都督刺史朕常疏其名于屏風坐臥觀之得其在官善惡之迹皆注于名下以備黜陟縣令尤爲親民不可不擇詔自今奴告主

者斬、四年、上欲修洛陽宮、張玄素諫曰、陛下初平洛陽、凡
隋宮室皆令毀之、曾未十年、復加營繕、何前日惡之、而今
日效之、上曰、吾思之不熟、可即罷之、後以事至洛陽、雖露
居亦無傷也、賜玄素綵二百疋、魏徵聞之歎曰、張公論事
有回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哉、除鞭背刑、上讀明堂針灸
書云、人五臟之系、咸附于背、故有是命、六年、宴玄武門、奏
七德九功舞、更名破陣樂曰七德舞、頒新定五經于天下、
縱死囚三百九十人還家、復來歸獄、詔赦之、十七年、太子
承乾謀反、廢爲庶人、立晉王治爲皇太子、貶魏王泰爲東
萊郡王、高祖今上實錄成、上見書六月四日事、語多微隱、

謂玄齡曰、昔周公誅管蔡以安周、季友鴆叔牙以存魯、朕
之所爲、亦類是耳、史官何諱焉、二十二年、上作帝範十二
篇以賜太子、諭之曰、吾即位以來、不善雖多、頗弘濟蒼生、
肇造區夏、汝今無我之功勤、而承我之基業、苟竭力爲善、
則國家僅安、若驕惰奢縱、則一身不保、且成遲敗速者、國
也、失易得難者、位也、可不惜哉、後有太白晝見、太史占云、
女主昌、民間又傳秘記云、唐三世之後、女主武王代有天
下、上以武衛將軍李君羨小名五娘、而官稱封邑皆有武
字、誅之、貞觀二十三年、帝崩、壽五十二
高宗、太宗第九子、在位三十四年、立太宗武才人爲后、垂
簾聽政、天下大權、悉歸中宮、
中宗哲、高宗第七子、武后臨朝之明年、廢哲爲廬陵王、居
房州、而立豫王旦、使居別殿、凡七年、而后自稱帝、改國號
周、又廢旦爲皇嗣、及張柬之等舉兵討亂、復迎立哲、后稱
周二十二年、壽八十二、初哲爲母所廢、餘十五年、及復位、
昏愚又甚、縱豔妻、信妖女、尊寵三思、奸損譙王、寘殺五王、
殺韋月將、用斜封墨敕而賄賂旁午、以哲一身、始爲母廢、
終爲妻殺、四子皆不得其死、嗣亦不傳、豈天穢其德而絕
之耶、韋氏既酖其主、立溫王重茂、而自攝政相王子隆基
舉兵誅韋、廢重茂、奉立相王、然則哲復位僅四年耳

睿宗旦、高宗第八子、在位三年、傳位太子、
玄宗即位、以風俗侈靡、凡乘輿服御金銀器玩、皆令有司
銷毀、以供國用、其珠玉錦繡、悉焚於殿前、罷兩京織錦坊、
置十節度經略使、以備邊境、開元之際、每歲供邊兵衣糧、
費不過二百萬、天寶後、益兵浸多、每歲用衣千二十萬疋、
糧百九十萬斛、開元二十年以前、專用姚崇張說宋璟韓
休張九齡、厲精圖治、而四夷賓服、衣食富足、西京東都米
斛直錢不滿二百、行者萬里不持寸兵、天寶以後、志欲既
滿、侈心乃生、忠直浸疎、諂諛並進、三子無罪、一日殺之、可
慨也夫、祿山反、出走蜀、後乃還、在位四十五年、壽七十八

歲多歷年所既壽且康胡為也哉

肅宗玄宗第三子初封忠王後立為太子天寶三載安祿山來朝太子識其有反相祿山反玄宗走出避賊行至馬嵬父老遮道請留太子太子乃留朔方留後杜鴻漸六城水陸運使魏少游河西行軍司馬裴冕等共迎太子至靈武太子即位雖賴郭子儀李光弼等擊賊克敵兩京復完唐室然藩鎮廢立因而授之紀綱壞矣在位七年張后李輔國用事終不敢朝西內真庸主也哉

代宗在位十八年寵幸程元振魚朝恩使李光弼以憂死吐蕃入京天子走陝非令公殆矣

德宗在位二十一年初即位詔罷四方貢獻縱馴象出宮女中外皆悅淄青軍士至投兵相顧曰明主出矣吾屬猶反乎舊制天下金帛皆貯於左藏太府四時上其數比部覆其出入及第五琦為度支使奏盡貯於太盈內庫宦官掌之天子亦以取給為便由是有司不復窺其多少殆二十年宦官蠹食其中蟠結根據牢不可動楊炎頓首言曰財賦者國之大本前世皆使重臣掌其事猶或耗亂不集今獨使中人出入盈虛大臣皆不得預政之蠹弊莫甚於此請出之以歸有司上即日下詔從之唐初賦斂之法曰租庸調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則有調玄宗之末版籍浸壞至德兵起所在賦斂迫趣取辦無常下戶旬輸月送不勝困弊率皆逃徙土著者百無四五至是炎建議作兩稅法先計州縣每歲所用及上供之數而賦量出以制入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為行商者所在州縣稅三十之一居人之稅秋夏兩徵之其租庸調雜徭悉省然偏信盧杞出走奉天陷顏真卿幾殺陸贄李懷光率兵勤王親解奉天之圍而使之不得朝見憤懣以反悲夫

順宗德宗長子貞元二十年病風不能言及即位立憲宗而自稱太上皇

憲宗在位十六年神武英斷初用杜黃裳裴度等削平蔡鄆諸鎮強臣悍將斂手削地晚年驕侈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往往獲罪至是暴崩時人皆言內常侍王守澄陳弘志弒逆其黨諱之但云藥發中尉梁守謙與守澄等復殺承璀而立穆宗

穆宗憲宗第三子牛僧儒李宗閔等相繼為相分立朋黨蕭俛建銷兵之議而河朔復失矣改元長慶在位四年餌金石崩

敬宗穆宗長子善擊毬好手搏宦官小過動遭捶撻夜獵還宮克明等弒之在位三年

文宗、穆宗第二子、年十二即位、勵精求治、去奢從儉、而受制宦官、雖憤然欲除之、始謀之宋申錫、再謀之李訓鄭注、皆敗、在位十四年

武宗、穆宗第五子、初封頴王、文宗崩、仇士良等、矯詔立之、上英姿特達、克振威權、與李德裕深相信、故能收復太原等郡、而餌方士金丹、享祚不永、惜哉、已覺有疾、而道士以爲換骨、在位六年

宣宗、憲宗第十三子、穆宗之弟也、明察節儉、而性猜刻、好抉摘細微、裴休請建太子、曰若建太子、則朕遂爲閒人矣、餌方士藥、躁渴崩、在位十三年

懿宗、宣宗長子、奢侈暴斂、百姓苦之、已相聚爲盜、猶遣使往迎佛骨、羣臣有言憲宗迎佛骨壽晏駕者、荅曰、朕得見之、歿亦無恨、及迎至京師、降樓膜拜、流涕霑臆、在位十四年

僖宗、懿宗第五子、懿宗大漸、中尉劉行深等、定策立之、時年十二、稱宦官田令孜爲阿父、善騎射、劍槊法算、至於音律蒱博、無不精妙、尤好蹴鞠、鬭雞擊毬、嘗謂優人石野豬曰、朕若應擊毬進士舉、當中狀元也、黃巢之亂、出走蜀、乃歸、在位十六年

昭宗、懿宗第七子、徙都于洛、昭宗銳然有恢復先烈之志、然當其時、奸臣擅政、藩鎮跋扈、天下之釁、鴟張蟠結、而宦者楊復恭之徒、方且恃功驕恣、自號爲定策國老、斥天子爲門生、終致兵交闕庭、矢及御衣、漂泊莎城、流寓華陰、幽辱東內、劫遷岐陽、朱温遂逼遷于洛陽、殺之、在位十六年、初柳璨及第、不四年爲相、會有星變、占者曰、君臣俱災、宜大誅殺以應之、璨因疏其素所不快者於全忠曰、此曹皆怨望腹非、宜以之塞星變、李振因言於全忠曰、王欲圖大事、此曹皆朝廷之難制者也、不若盡去之、全忠以爲然、除貶竄外、其餘三十餘人、盡殺之於白馬驛、投尸于河、初李振屢舉進士不中、故深嫉搢紳之士、言於全忠曰、此輩常自謂清流、宜投之黃河、使爲濁流

哀宗、昭宗子、昭宗有子九人、全忠盡弑之、祝以幼得立、哀(種○壽)亦受禪被弑、在位四年

篡弑巨盜

後梁一十七年

朱温有膽略善戰初從黃巢爲羣盜後降唐拜爲宣武軍節度使賜名全忠未幾進封梁王更名晃遂滅唐七年而子友珪弑之

末帝朱友貞初封均王起兵誅友珪即位十一年而後唐伐之遂自殺而梁亡

討逆正位

後唐一十三年

莊宗李存勗姓朱耶沙陀人先世事唐賜姓李至存勗滅梁稱帝在位三年國亂被殺五代史云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爲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于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太牢告廟請其矢盛于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係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讎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蒼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又何衰也方其盛時舉天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爲天下笑莊宗既好俳優又知音能度曲至今汾晉之俗往往能歌其聲謂之御製者是也其小字亞子當時人或謂之亞次又别爲優名以自目曰李天下皇后劉氏父劉叟賣藥善卜號劉山人劉氏性悍與諸姬爭寵常自恥其家世寒微莊宗乃爲劉叟衣服自負蓍囊藥笈使其子繼岌提破帽隨造臥內曰劉山人來省女劉氏大怒笞

繼岌而逐之以此用爲笑樂其戰於胡柳也嬖伶周匝爲梁人所得後滅梁入汴周匝謁於馬前曰身得不死者教坊使陳俊內園栽接使儲德源力也莊宗皆許以爲刺史郭崇韜諫曰陛下所與共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之士今大功始就封賞未及而先以伶人爲刺史恐失天下心不可莊宗不聽常與羣優戲四顧而呼曰李天下何在伶人敬新磨遽前以手批莊宗頰莊宗失色羣伶大驚新磨曰李天下者一人而已復誰呼邪於是左右皆笑莊宗大喜殿中多惡犬新磨去一犬逐之新磨倚柱而呼曰陛下毋縱兒女嚙人莊宗家世夷狄夷狄之人諱狗故新磨以此譏笑之莊宗大怒彎弓注矢射新磨新磨急呼曰陛下無殺臣臣與陛下爲一體殺之不祥莊宗大驚問故對曰陛下開國改元同光天下皆謂陛下同光帝夫同銅也若殺敬新磨則同無光矣莊宗復大笑時諸伶獨新磨善俳而無他過惡其敗政亂國甚者景進史彥瓊郭門高三人門高竟與彥瓊共弒莊宗莊宗崩五坊人善友聚樂器而焚之李嗣源入洛得其骨葬于新安之雍陵傳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終莊宗好伶而弒于門高焚以樂器豈不信哉

明宗李嗣源即位年踰六十每夕於宮中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因亂爲衆所推願天早生聖人爲斯民主在位八年年穀屢豐兵革罕用較於五代粗爲小康

明宗死閔帝從厚立廢帝從珂明宗養子也初封潞王弒閔帝而自立石敬塘兵至遂自焚

借兵臣虜

後晉一十一年

石敬塘、沙陀人、明宗之壻也、潞王篡位、以千春節置酒、晉國長公主上壽畢、辭歸晉陽、唐主曰、何不且留、遽歸欲與石郎反耶、敬塘聞之懼、乃借契丹兵以滅唐、稱臣稱父於契丹、割幽薊十六州以奉契丹、契丹乃立敬塘爲晉皇帝、在位七年、無嗣、馮道迎齊王重貴立之、四年而契丹執之以歸

乘便竊位

後漢四年

劉暠字知遠、先亦沙陀人、仕晉以功封北平王、及重貴被虜、暠乃卽位、在位二年、周王承祐立、是爲隱帝、初敬塘之借兵契丹也、知遠諫曰、以金帛賂之足矣、許以土田、恐異日大爲中國之禍、嗚呼、使敬塘能聽其言、安有四百餘年腥羶之苦哉

因時援立

後周十年

郭威仕漢爲樞密副使及隱帝遇害將士推而立之在位三年

聖主柴世宗榮郭威養子也在藩邸時事務韜晦及即位破高平御軍號令人不敢犯攻城對敵矢石雨落略不動容不事絲竹不愛珍玩文武叅用各盡其能故能破敵廣地所向無前登遐之日遠邇哀慕至矣在位六年宗訓嗣立年方七歲

藏書世紀卷之十一終

藏書世紀卷八

聖主推戴

宋太祖皇帝　共三百一十九年

太祖趙匡胤初生洛陽夾馬營中赤光滿室營中異香經宿不散人謂之香孩兒營及長應募居郭威帳下柴世宗即位拜殿前都虞候從征淮南擒南唐驍將皇甫暉姚鳳還拜殿前都指揮使又從世宗沿淮東下拔楚州屢立奇功世宗一日於文書囊中得木長三尺餘題云點檢作天子時張永德爲殿前都點檢乃命太祖代之世宗崩子宗訓立會契丹入寇遣太祖率禁兵禦之大軍發汴京殿前指揮使苗訓善觀天文見日下復有一日黑光摩盪者久之指示楚昭輔曰此天命也是夕次陳橋驛侍衛親軍指揮使高懷德趙彥徽等相與謀曰主上幼弱我輩出死力破敵誰則知之不如先冊點檢爲天子然後北征因具以事白匡義及掌書記趙普共以事理譬曉諸將匡義太祖之弟也黎明將士直逼太祖寢所曰諸將無主願冊太尉爲皇帝太祖未及對則相與共扶出廳事黃袍已加身矣衆即羅拜呼萬歲挾之上馬擁逼還汴太祖乃攬轡誓諸將曰汝等自貪富貴立我爲天子（自然不同）能從我命則可不然我不能爲若主也皆下馬曰願受命太祖曰太后主上我北

面事者不得驚犯公卿皆我比肩不得侵凌朝市府庫不
得侵掠皆應曰諾遂肅隊而行乙巳入汴時方早朝范質
聞變執王溥手曰倉卒遣將吾輩之罪也爪入溥手幾出
血溥噤不能對太祖進登明德門令甲士歸營而自退居
公署將士擁范質等至遂奉太祖詣崇元殿行禪代禮國
號宋遣使徧告諸國藩鎮加官進爵有差以其弟光義為
殿前都虞候趙普為樞密直學士尊母南郡夫人杜氏為
皇太后上欲察羣情向背頗為微行或諫曰陛下新得天
下人心未安萬一有不虞其可悔乎上笑曰帝王之興自
有天命周世宗見諸將方面大耳者殺之我終日侍側亦

不能害微行愈數曰有天命者任自為之建隆二年皇太
后杜氏崩后治家嚴而有法陳橋之變后聞之曰吾兒素
有大志今果然矣及尊為皇太后謂帝曰吾聞天子置身
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則此位可尊苟或失馭求為匹夫
不可得帝再拜曰謹受教及后疾革召趙普入受遺命謂
帝曰汝知所以得天下乎正由柴氏使幼兒主天下也汝
百歲後當傳位光義光義傳光美光美傳德昭能立長君
社稷之福也帝泣曰敢不如教后顧謂普曰爾同記吾言
不可違也普即榻前為誓書於紙尾署曰臣普記藏之金
匱遂崩上遂以弟光義為開封尹光美為與元尹李漢超

在關南民有訟其強娶已女為妾及貸民錢不償者上召
謂曰汝女可適何人曰農家漢超未至關南時契丹何如
曰歲苦侵暴今復爾耶曰無也上曰漢超朕之貴臣汝女
為之妾不猶愈於農婦乎使漢超不在關南汝家尚能保
其所有貨財乎責其人而遣之密使諭漢超曰亟還其女
并所貸朕姑貰汝勿復為也郭進為山西巡檢使有軍校
誣訟進不法事帝詰知其情送進令殺之會北漢來侵進
語其人曰汝敢論我信有膽氣今貰汝罪汝能掩殺敵兵
即當薦汝如敗可自投河東其人踴躍赴敵大致克捷進
即以聞乞還其職上自即位以來先平荊南獲高繼沖得

州三縣十七繼平湖南降周保權得州十四監一縣六十
六上以湖南既平思得通蠻情習地勢者以鎮撫之辰州
猺人秦再雄武健有奇略上聞即擢為刺史使自辟吏再
雄至州訓士兵得三千人皆能被甲渡水歷山飛塹捷如
猨猱又親校二十人分使諸蠻以傳朝廷懷徠之意於是
荊襄無復邊患乃命潘美尹崇珂帥兵攻南漢郴州克之
初南漢內常侍邵廷琄言于南漢主曰漢承唐亂居此五
十餘年幸中國多故干戈不及今天下亂久矣亂久必治
請飭兵備遣使通好于宋南漢主不以為然至是始懼然
是時上方謀下蜀未遑也上乃以王全斌為西川行營都

部署、劉光義崔彥進副之、王仁贍曹彬爲都監、將步騎六萬、分道伐蜀、戒之曰、凡克城寨、止藉其器甲芻糧、悉以財帛分給將士、吾所欲得者土地耳、全斌進次魏城、蜀主命李昊草表請降、前蜀之亡也、降表亦昊爲之、蜀人夜書其門曰、世修降表李家、官軍自發汴、至受降、凡六十六日、得州四十五、縣百九十八、全斌之伐蜀也、屬汴京大雪、上設氈帷于講武殿、衣紫貂裘帽以視事、忽謂左右曰、我被服如此、體尚覺寒、念西征將士、衝冐霜雪、何以堪處、卽解裘帽、遣中使馳賜全斌、仍諭諸將曰、不能偏及也、後王全斌崔彥進王仁贍等、晝夜宴飲、縱部下掠女子、奪人財物、蜀人苦之、曹彬屢請旋師、全斌等不從、蜀兵憤怨、行至綿州、遂作亂、刼蜀邑、衆至十餘萬、獲蜀文州刺史全師雄、推以爲帥、於是邛蜀眉雅十六州、及成都屬縣、皆起兵以應師雄、時成都城中降兵未遣者、尚二萬七千、全斌慮其應賊、謀誘至夾城中、盡殺之、何說 賴劉光義曹彬進擊、大破全師雄於新繁、曹翰王仁贍又圍賊呂翰於嘉州、呂翰棄城走、是夕、呂翰還結衆圍城、約以三鼓而進、曹翰知之、令掌漏者、止擊二鼓、賊衆不集、天明遂遁、追襲又大破之、師雄走死、蜀復平、先是馮瓚知梓州、纔數日、會僞蜀軍校上官進嘯聚亡命三千餘衆、刼村民、夜攻州城、瓚曰、賊乘夜奄至、此

烏合之衆、以箠梃相擊耳、可持重以鎮之、待旦自潰矣、瓚中止有騎兵三百、使守諸門、瓚坐城樓、密令促其更籌、未夜分擊五鼓、賊驚遁、因縱兵追之、擒上官進、降千餘人、五年、全斌等至、具伏黷貨殺降之罪、先是上平荆湖、及定蜀、皆收其金帛、別爲內庫儲之、號封椿庫、凡歲終用度之餘、皆入之、謂近臣曰、石晉割幽燕以賂契丹、朕欲俟斯庫蓄滿、遣使謀彼、儻肯歸我地、則以此酬之、不然、當散滯財、募勇士、以圖攻取也、又常欲以百縑易一胡人首、尋又鑿大池于京城南、號講武池、選精卒習戰池中、其志復幽燕如此、南漢主復侵道州、刺史王繼勳請伐之、上乃以潘美爲桂州道行營都部署、尹從珂爲副、以伐南漢、南漢主鋹出降、凡得州六十、縣二百四十、鋹體質豐碩、性絕巧、常以珠結鞍勒爲戲龍之狀、多制酖毒臣下、一日從幸講武池上、賜以巵酒、鋹疑有毒、泣曰、臣承祖父基業、違拒朝廷、罪固當誅、陛下既待臣以不死、願爲大梁布衣、觀太平之盛、上笑曰、安有此乎、命取鋹酒自飲、而別酌以賜鋹、鋹大慚、開寶七年、命曹彬爲西南路行營都部署、潘美爲都監、曹翰爲先鋒、將兵十萬以伐江南、自王全斌平蜀、多殺降卒、帝每恨之、至是戒彬曰、江南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不須急擊也、又曰、城陷之日、愼無殺

戮設若因閼李煜一門不可加害仍以劒授彬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潘美等皆失色彬自荆南發戰艦東下初唐池州人樊若水舉進士不第因謀歸宋乃漁釣于采石江上乘小舟載絲繩維南岸疾棹抵北岸以度江之廣狹因詣闕上書請造浮梁以濟帝然之遣石全振往荆湖造黄黑龍船數千艘又以大艦載巨竹絙自荆渚而下議者謂江潤水深古未有浮梁而濟者帝不聽權若水右贊善大夫先試於石牌口移置采石三日而成不差尺寸潘美帥兵渡江若履平地江南主危迫遣徐鉉求緩師鉉至言于帝曰李煜無罪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奈何見伐帝

曰爾謂父子爲兩家可乎鉉不能對而還踰月鉉復見帝帝按劒怒曰不須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邪鉉惶恐辭歸江南愈危煜率臣僚詣軍門請罪凡得州十九軍三縣一百八十吳越王俶與妻孫氏子惟濬入朝帝賜禮賢宅以居親幸宴之命與晉王敘昆弟之禮留兩月遣還賜以一黄袱封識甚固戒俶曰途中密觀及啟則皆羣臣乞留俶章疏也俶益感懼三月至洛陽上欲留都羣臣咸諫晉王光義言其非便上曰遷河南未已終當居長安耳光義力請還汴乃不得已從之因嘆曰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上友愛光義光義嘗有疾親爲灼艾光義覺痛帝亦取艾自灸每對近臣言光義龍行虎步他日必爲太平天子福德非吾所及也在位十七年壽五十

繼統人主

宋太宗皇帝

太宗沈謀英斷既卽大位陳洪進錢俶相繼納土未幾取太原伐契丹惟涪陵縣公之貶死武功王之自殺宋后之不成喪大可恨焉在位二十二年壽五十九

真宗太宗第三子也初爲太子兼判開封府開封政務塡委太子留心裁決靡不稱愜京獄屢空故太宗屢詔嘉美

之及踐位寬仁慈愛有李沆寇準王旦相繼爲相在位二十五年講和契丹東封西祀天下稱太平矣壽五十五

守成賢主

宋仁宗皇帝

仁宗真宗第六子也仁宗恭儉仁恕出於天性一遇水旱或密禱禁廷跣立殿下有司請以玉清舊地爲御苑帝曰吾奉先帝苑囿猶以爲廣何以是爲燕私常服澣濯帷帟衾裯多用繒絁宮中夜因不寐而饑思膳燒羊侍臣曰何不降旨取索仁宗曰比聞禁中每有取索外面遂以爲例誠恐自此遂夜宰殺以備非時供應耳夏人犯邊禦之出

境契丹渝盟增以歲幣在位四十二年終始如一可謂聖主矣壽五十四

英宗太宗第四子商王元份之孫也仁宗無子育之宮中初辭皇子之命極其懇切既就召戒其舍人曰謹守吾舍上有適嗣吾歸矣仁宗崩即位毎命近臣必以官而不以名其議濮王等禮薦諸臣泥古不通各執已見非帝失也一日語神宗曰國家舊制士大夫之子有尚帝女者皆升行以避舅姑之尊義甚無謂豈可以富貴之故而屈人倫長幼之序也在位四年壽三十六

求治眞主

宋神宗皇帝

神宗英宗長子也在位十八年壽三十八神宗小心謙抑敬畏輔相求直言察民隱恤孤獨養耆老不治宮室不事遊幸厲精圖治自始至終惜哉宰相王安石非但不能上比伊尹管仲亦不能彷彿商君矣

哲宗神宗第六子也即位之初太后垂簾翕然向治元祐之政庶幾仁宗既而太后辭世熙豐舊臣媒孽復用卒假紹述之言以圖報復黨籍禍興元祐諸君子安能辭其責也不曾幼學而能壯行難矣在位一十五年壽二十五

徽宗神宗第十一子也在位二十六年為金所擄紹興五年殂于五國城

欽宗徽宗長子也金人圍京師乃受禪靖康二年金人復入京師脅欽宗及后太子皆降金紹興三十一年殂于金

一祖八宗在位共一百六十七年

李生曰徽欽蒙塵不被戮辱如晉懷愍者祖宗仁厚所遺也

偏安一隅

高宗

高宗徽宗第九子也靖康之亂以親王奉使後即位應天改元建炎又移杭州建炎三年苗傅劉正彥劫帝傳位于

皇子旉頼張浚等討賊乃復位旉尋卒九月女眞入建康帝走明州女眞陷臨安帝航于海頼韓世忠等敗金人于江女眞乃北還在位三十六年壽八十一先是元祐皇后降手書俾高宗嗣統其略曰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釁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舊服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茲乃天意夫豈人謀

孝宗秦王德芳之後太祖七世孫也初高宗謂侍臣曰太祖以神武定天下而子孫不得享遭時零落朕甚閔之紹興二年乃選帝育于禁中三十二年受高宗禪在位二十

七年壽六十八帝性至孝事德壽宮二十六年孝養純篤銳志恢復値金世宗賢明南北講好易表稱書改臣稱姪減去歲幣俱得休息矣金世宗每戒邊臣積錢穀謹邊備日吾恐宋人之和終不可恃也蓋亦忌帝之將有爲云

光宗孝宗第三子也在位五年年四十乃受禪初卽位總權綱屏嬖倖薄賦緩刑見于紹熙初政而宮闈妬悍內不能制驚憂致疾不孝明矣

寧宗光宗第二子也在位三十年初卽位汝愚爲相引拔善類一時之政煥然可觀及侂胄用事外挑强鄰流毒淮甸頻歲兵敗乃函侂胄之首行成于金旣而彌遠擅權髦

荒益甚

理宗燕王德昭之後也理宗四十年之間若李宗勉崔與之吳潛之賢皆弗究于用而史彌遠丁大全賈似道等與相終始貪地棄盟事釁隨起兵連禍結境土日蹙怠于政事權移奸臣經筵性命徒資口頰云耳

度宗父理宗母弟也理宗無子立爲太子卽位賈似道專權元兵大擧南侵破襄陽諸郡在位十年

瀛國公度宗子也德祐二年元兵入臨安㬎降封瀛國公初文天祥請以二王昰昺鎮閩廣及元兵迫臨安乃徙封昰爲益王判福州昺爲廣王判泉州至是立昰

元兵至建寧昰欲入泉州以招撫蒲壽庚作亂乃移潮州至井澳颶風壞舟昰幾溺死遂成疾殂衆又立昺爲主徙居廣州厓山元兵攻厓山急陸秀夫負昺投海中後宮及諸臣從死者尸出于海至十餘萬（太祖仁德之報）楊太后聞昺死撫膺大哭曰昔我忍死間關至此者正爲趙氏一塊肉耳今無望矣遂赴海死世傑葬之海濱而自溺宋南渡共一百五十二年

附載

遼

契丹、本東胡種、其先爲匈奴所破、保鮮卑山、與庫莫奚異種而同類、及阿保機爲王、最雄勇、北侵室韋女眞、西取突厥故地、擊奚滅之、自稱皇帝、國人謂之天皇王、以妻述律氏爲皇后、置百官、改元神冊、述律后勇多權變、阿保機常度磧、擊党項、留述律后守其帳、黃頭室韋乘虛合兵掠之、述律后知之、勒兵以待、奮擊大破之、由是名震諸夷、時韓延徽使契丹、契丹主怒其不拜、留延徽使牧馬、延徽、幽州人、素有智略、述律后言于契丹主曰、（賢哉后）延徽能守節不屈、此今之賢者、奈何辱之、契丹主召與語、悅之、遂以爲謀主、延徽始教契丹、建牙開府、築城郭、立市里、以處漢人、使各有配偶、墾蓺荒田、由是漢人各安生業、逃亡者少、頃之、延徽逃奔晉陽、李克用欲置之幕府、王緘疾之、延徽不自安、求東歸省母、過眞定、鄉人王德明問所之、延徽曰、今河北皆爲晉有、當復詣契丹耳、德明曰、叛而復往、得無取死乎、延徽曰、彼自吾來、如喪手目、今往詣之、手目復完、安肯害我、既省母、遂復入契丹、契丹主見其至、大喜、及克用遣使至契丹、延徽寓書於克用曰、非不戀英主、非不思故鄉、懼王緘之讒耳、因以老母爲託、且曰、延徽在此、契丹必不南牧、

故終同光之世、契丹不深入爲寇、延徽之力也、（賢者有益人國如此）阿保機卒、述律后召諸將及酋長難制者之妻、謂曰、我今寡居、汝不可不效我、又集其夫泣問曰、汝思先帝乎、對曰、受先帝恩、豈得不思、曰、果思之、宜往見之、遂殺之、（英物）而立中子德光爲天皇王、石敬瑭有異志、欲結契丹爲援、契丹主遂滅唐、因作冊書、命敬瑭爲大晉皇帝、敬瑭即皇帝位、割幽薊瀛莫涿檀順新嬀儒武雲應寰朔蔚十六州以與契丹、仍許歲輸帛三十萬匹、後契丹主又滅晉、至殺胡林而卒、國人剖其腹、實鹽數斗、載之北去、故晉人謂之帝羓焉、永康王兀欲立、自稱天授皇帝、已而燕王述軋殺兀欲而自立、述律后又討殺述軋而代之、故數年之間、不暇南侵、至郭威篡漢、漢主知遠弟閔自立于太原、號北漢、至是閔以契丹兵擊周、周主榮自將勝北漢、已而破南唐、取淮北地、既破南唐、復幸滄州、自滄州治水道、入契丹境、至益津關、契丹守將以城降、至馬橋關、契丹守將姚內斌以城降、周主遂入瓦橋關、契丹莫州刺史以城降、及李重進等引兵繼至、契丹瀛州刺史等、皆舉城降、於是關南悉平、將議取幽州矣、（眞英主）以周主不豫而止、（天也）至宋太宗、平太原、乘勝取幽薊、反爲契丹將耶律休哥、耶律沙、耶律斜軫所敗而還、（一失）先是宋欲遂取幽州、李昉張齊賢力陳其未可、皆不聽、故敗、雍熙三年、

宋復以曹彬田重進潘美等將兵伐契丹戰於岐溝關敗績楊業死之業善戰號楊無敵契丹素畏業望見旌旗輒引去至是太宗以業既死訪近臣可知代州者乃以張齊賢爲之使與潘世美同領緣邊兵馬時契丹主隆緒及蕭太后帥衆南下宋瀛州部署劉廷讓一軍皆沒契丹復薄代州城齊賢豫選廂軍二千出禦敵乃伏步卒二千於土磴砦掩擊大敗之是後契丹屢爲邊患宋遂日以削弱矣眞宗咸平六年副都部署王繼忠與契丹戰於望都契丹執繼忠以去景德元年契丹主隆緒同其母蕭氏復大舉入宋賴寇準請眞宗幸澶州親征乃許成議歲幣眞宗以

契丹講和放河北諸强壯歸農罷諸路行營省河北戍兵之五緣邊三之一詔緣邊毋出境掠奪得契丹馬牛悉縱還之通互市葺城池招流亡廣儲蓄由是河北民得安業皆畢士安之謀也士安請按邊要選守將以馬知節知定州楊延昭知保州又以李允則知雄州孫全照知鎮州以契丹修好則有慶弔之使又置國信司專主其事慶曆二年元昊反契丹又欲乘釁取瓦橋關以南十縣及晉陽之地先遣宣徽劉六符來致書取故地問興師伐夏及沿邊疏濬水澤增益兵戍之故賴呂夷簡奏富弼爲接伴使及報聘增納歲幣乃復通好如初然宋亦從此卑矣英宗時

契丹改國號遼神宗熙寧七年遼以河東路沿邊侵界使蕭禧來言神宗遣知制誥沈括報聘括至遼遼相楊益戒與議不能屈諉曰數里之地不忍而輕絕好乎括曰師直爲壯曲爲老今北朝棄先君之大信以威用其民非我朝之不利也凡六會竟不可奪乃還神宗以問王安石安石大言曰將欲取之必姑與之於是詔於分水嶺爲界東西失地七百里遂爲異日興兵之端云

金

女眞蓋古肅愼氏世居混同江之東長白山鴨淥水之源於夷狄中最微且賤隋開皇時入貢其族分六部有黑水部即今女眞其水掬之則色微黑故目之爲混同江江甚深然纔濶百步唐開元中其酋來朝訖唐世貢不絕五代時遼阿保機吞北方三十六蕃此其一也阿保機慮其爲患誘遷豪右數千家於遼陽分其勢使不得與本國相通謂之合蘇館者女眞是也女眞凡用兵以戈爲前行號硬軍刀劍自副弓矢在後弓力不過七斗箭鏃至六七寸形如鑿入不可出非五十步不射十伍百皆有長伍長擊柝

十長執旗百長挾鼓千人將則旗幟金鼓悉備伍長戰死四人皆斬十長死伍長皆斬百長死十長皆斬將自執旗其後烏古廼卒子劾里鉢嗣及劾里鉢疾篤呼弟盈哥謂曰烏雅束柔善若辦集契丹事阿骨打能之劾里鉢有子十一人烏雅束其長阿骨打其次也及頗刺淑死弟盈哥嗣盈哥死兄子烏雅束嗣時遼主幸混同江釣魚生女眞酋長在千里內者故事皆朝會預宴遼主命諸酋次第起舞至阿骨打辭不能但端立直視遼主逼之再三終不肯及烏雅束死阿骨打襲位遼使使往謂之曰何故不告喪阿骨打曰有喪不能弔而乃以爲罪乎遼主患其辭强遂

發諸軍自爲備阿骨打聞之謂其下曰遼人知我將舉兵集諸路軍備我我必先發制之遂率諸部兵皆會于來流水得二千五百人傳梃而誓且戰且前將至遼界阿骨打之子斡本與數騎陷遼圍中阿骨打救之免胄而戰或自傍射之阿骨打顧見射者一矢而斃謂其下曰盡敵而止衆從之勇氣百倍遼軍大奔寧江州陷初女眞部民皆無徭役壯者悉爲兵平居則漁畋射獵有警則下令諸部徵之遼人常言女眞兵滿萬則不可敵至是始滿萬焉阿骨打既屢勝遂其弟吳乞買勸稱帝不許粘沒喝等復以爲言阿骨打乃即皇帝位國號大金改元收國九月金主攻

黃龍府次混同江無舟以渡金主使一人導前乘赭白馬徑涉曰視吾鞭所指而行諸軍隨之水及馬腹既濟使舟人測其渡處深不得底由是遂克黃龍府十二月金人聞遼主將親征下詔有女眞作過大軍剪除之語金主乃剺面仰天慟哭曰始與汝等起兵蓋苦契丹殘忍欲自立國今天祚親至奈何非人人死戰莫能當也不若殺我一族汝等迎降轉禍爲福諸軍皆曰事已至此惟命是從金主遂帥師迎敵曰彼衆我寡兵不可分視其中軍最堅遼主在焉敗其中軍可以得志使右翼先戰左翼合而攻之遼兵大潰初女眞無步卒惟騎兵千餘刻小木牌係人馬爲

號、五十人爲一隊、前二十人重甲持矛、後三十人輕甲操弓矢、每遇敵、必二人躍馬而出、以覘陳之虛實、四面結隊而持擊、百步之外、弓矢齊發、無不中者、其分合出入應變周旋、人自爲戰、所以恒勝、七年、遼主至應州新城東六十里、爲金將婁室等所獲、遼遂亡、金主亦殂、宋徽宗宣和五年、金太宗吳乞買攻宋汴京、京城陷、金斡離不脅徽宗及太后與親王皇孫、駙馬公主妃嬪、康王母韋賢妃、康王夫人邢氏等三千人、由滑州去、粘沒喝以帝后太子妃嬪宗室、及何㮚孫傅張叔夜陳過庭司馬朴秦檜、由鄭州去、金主殂、兄孫亶立、亶即位、委政於粘沒喝斡本兀朮、縱酒酗

怒、手刃侍臣、而以完顏亮平章事、亮爲人慓急猜忌殘忍、自以巳與金主同爲太祖孫、常懷覬望、天德三年、金主亮弒亶自立、徙都燕、既又南侵、謀遷汴、適亮又爲其下所殺、金（賢主也）主雍乃下令散南征之衆、以高忠建爲報諭宋國使、告即位、金主雍謂太子曰、朕爲汝措天下、當無復有經營之事、汝惟無忘純厚之風、以勤修道德爲孝、明信賞罰爲治而已、如遼之海濱、以國人愛其子、嫉而殺之、此何理也、子爲衆愛、愈爲美事、所爲若此、安有不亡、唐太宗謂高宗曰、爾與李勣無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宜即授以僕射、彼必致死力矣、君人者、焉用僞爲、受恩於父、安有忘報于子乎、（至言）大定十七年、高麗致貢、有司奏高麗所進玉帶、乃石似玉者、金主曰、小國無能辨識、誤以爲玉耳、大定二十九年、金主雍卒、孫璟立、世宗在金、最爲賢主、以夫人烏林答氏守節而死、終身不立后、雅尚儉素、嘗謂近臣曰、朕觀唐史、見太宗行事、初甚厲精、晚年與羣臣議、多飾詞、何也、尚書省奏大興府推官蘇德秀爲禮部主事、世宗曰、朕嘗語卿、百官當使久於其職、彼方任理官、復改戶曹、尋又除禮部、人才（至言）豈能兼此、若久於其職、中材亦勝新人、事既經練、自能有濟、又言凡稱政有異跡者、謂其斷事有軼才也、若止清廉、（千古至言）此乃本分、以貪汙者多、故顯其異耳、及璟即位數年、大爲

北鄙阻䪁等部所擾、無歲不興師討伐、府庫空匱、國勢日弱、璟卒、衛王永濟立、永濟世宗第七子也、永濟嗣位、有詔至蒙古、傳言當拜、蒙古主問曰、新君爲誰、使曰、衛王也、蒙古主南面唾曰、我謂中原皇帝是天上人、做此等庸懦亦爲之邪、即乘馬北去、六年秋、胡沙虎弒永濟而立昇王珣、十六年、金主珣卒、子守緒立、六年、金主守緒走蔡州、金遂亡

元

蒙古之先有曰孛端義兒母生二子而寡居、夜寢屢有光、明照其腹又一乳生三子、孛端義兒其季子也、其後子孫蕃衍、各自爲部、世奉貢于遼金、而總隸于韃靼、至也速該并吞諸部、勢愈盛、遂攻塔塔兒部、獲其部長鐵木眞、還次于盤佗山而生子、因以鐵木眞名之、紹興十七年、也速該歿、鐵木眞嗣立、遂攻西夏、大掠而還、至是大會諸部長于斡難河之源、建九游白旗、自號爲成吉思可汗、侵擾雲中九原、連歲不休、遂破大磔水、以進攻西京、取之、凡破金九

十餘郡、兩河山東數千里人民殺戮幾盡、金帛子女牛馬羊畜皆席卷而去、繼又滅夏、避暑于六盤山、踰月、鐵木眞歿、在位二十二年、年六十六、廟號太祖、蒙古窩濶台太宗立、太宗與其弟拖雷率衆入陝西、至封丘、入鄭州、攻汴城、金主守緒知事急、取寶玉寘于幽蘭軒、環之以草、命近侍曰、歿便火我、遂自經歿、而金亡、蒙古蒙哥擊西域欽察諸部、降之、欽察去中國三萬里、其人皆青目赤髮、宋淳祐十一年、元憲宗蒙哥立、命其弟忽必烈開府金蓮川、總治漢南、蒙古主怒宋囚使臣、命諸王不哥守和林、自將南伐、由西蜀以入、直抵合州城下、秋、蒙古主歿于合州、忽必烈北還、至開平、即位、還定都于燕、召竇默許衡至開平、命劉秉忠酌古今、定内外官制、後宋用賈似道不忠於宋、拘留元使、乃復起兵端元伐宋、宋遂亡、至元十七年、遣使窮河源、行授時曆、三十一年、元主忽必烈歿、在位三十五年、壽八十歲、廟號世祖、世祖既定天下、從容問劉秉忠曰、天下無不敗之家、無不亡之國、朕之天下、後當誰得、對曰、西方之人也、又問劉秉忠曰、今之定都、惟上都大都耳、何處最佳、劉秉忠曰、上都國祚短、民風淳、大都國祚長、民風淫、遂定都燕之計、命劉秉忠築元京城、及開基、得一巨穴、内有紅頭蟲、不知幾萬、世祖以問劉曰、此何祥也、劉曰、異時代

國家者、乃此物也、世祖思太祖創業艱難、俾取所居之地青草一株、置于大内丹墀之前、謂之自儉草、太祖起龍朔、破大金、世祖得襄陽、平南宋、天下一統、取大易大哉乾元之義、國號大元、取至哉坤元之義、年號至元、立中書省以總庶務、立樞密院以掌兵、要立御史臺以糾彈百司、嘗言中書、朕左手、樞密、朕右手、御史臺是朕醫兩手的、成宗諱鐵木兒、世祖之孫、裕宗眞金第三子也、大德二年、以哈剌哈孫爲左丞相、十一年崩、在位十有三年、先是成宗違豫日久、中宮乃出仁宗及其母居懷州、及成宗崩、后又恐其兄武宗立、乃命召安西王入京師、斷武宗歸路、皇后垂簾

聽政、而安西王輔之、時左丞相哈剌哈孫收百司符印、封府庫稱疾守宿掖門內、旨日數至、皆不聽、遣武宗遣康里脫脫計事京師、哈剌哈孫令急還報、復遣使迎仁宗於懷州、仁宗奉其母還大都、諸臣步從入哭盡哀、復出居舊邸、安西之黨、見仁宗既至、謀以三月三日僞賀生辰舉事、哈剌哈孫遣人啟仁宗曰、懷寧王遠、不能猝至、恐變生不測、當先事而發、仁宗乃先二日、率衛士入內、稱懷寧王遣使召安西計事、至、卽并諸王明里執之誅、阿忽台八都伯顏等、諸王牙忽都進曰、今罪人斯得、太子實世祖之孫、宜早正大位、仁宗曰、惡人潛結宮壺、亂我家法、故誅之、豈欲作

威福以覬神器耶、懷寧王、吾兄也、宜正大位、已遣使奉璽北迎之矣、遂自監國、與哈剌哈孫日夜居禁中、以備變、及武宗至上都卽位、乃廢成宗后、出居東安州、賜死、武宗諱海山、順宗答剌麻八剌之長子也、卽位制曰、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所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儀範百王、師表萬世者、可加大成至聖文宣王、遣使闕里、祀以大牢、至大四年崩、仁宗愛黎拔力八達、武宗母弟也、初帝在東宮、宦者李邦寧等、畏帝英明、乘間言於武宗曰、陛下富於春秋、皇子漸長、父作子述、古之道也、未聞有子而立弟者、武宗不悅、曰、朕志已定、汝自

往東宮言之、邦寧慚懼而退、及帝卽位、左右咸請誅之、帝曰、帝王曆數、自有天命、何足介懷、加邦寧開府儀同三司、集賢院大學士、延祐七年崩、在位十年、仁宗天性慈孝恭儉、嘗曰、明心見性、佛教爲深、修身治國、儒道爲切、服御質素、不事遊畋、不喜征伐、事皇太后終身不違顏色、待宗戚勳舊、始終以禮、大臣親老、時加恩賚、其孜孜爲治、一遵世祖之成憲云、英宗碩德八剌、仁宗子、既卽位、宰臣鐵木迭兒奏、比詔內外直言得失、今上封事者、或徑至御前、帝曰、言事者、當直至御前也、至治三年、御史大夫鐵失弒帝于行幄、在位三年、英宗性剛明、嘗以地震減膳徹樂、避正殿、

近臣稱觴以賀、帝曰、何爲而賀、汝爲大臣、不能匡輔、反爲諂邪、斥出之、嘗戒羣臣曰、卿等居高位、食厚祿、當勉力圖報、若爲不法、必刑無赦、又謂大臣曰、中書選人署事、未旬日、御史臺卽改除之、中書亦然、今山林之下、遺逸良多、卿等不能盡心求訪、惟以親戚故舊更相引用、邪果於刑戮、奸黨畏誅、遂搆大變、泰定皇帝、諱也孫鐵木兒、顯宗甘麻剌之長子、世祖長子裕宗之嫡孫也、致和元年、帝如上都、命僉樞密院事燕鐵木兒等居守、帝崩于上都、文宗不爲立廟諡、世止稱爲泰定帝、王禕曰、武宗以兄弟相及、約繼世子孫、迭居大位、而仁宗不守宿諾、傳位英宗、乃使武宗

二子明宗文宗、出居於外、及英宗遇弑、而明宗在北、文宗在南晉邸乘間入繼大統、明宗和世㻋武宗長子也、英宗在上都、謂丞相拜住曰、朕兄弟實相友愛、曩以小人譖愬、俾居遠方、當亟召還、明正小人離間之罪、及英宗遇弑、泰定帝立泰定初爲晉王、既爲帝、而帝兄弟播越南北、人心思之、及泰定帝崩于上都、燕鐵木兒留守京師、遂謀舉事、八月甲午黎明、召百官集興聖宮、兵皆露刃、號于衆曰、武皇有聖子二人、孝友仁文、天下歸心、大統所在、當迎立之、不從者死、於是帝方遠在沙漠、猝未能至、慮生他變、乃迎帝弟懷王於江陵、且宣言已遣使北迎帝、以安衆心、丁巳、

懷王入京師、燕鐵木兒以爲擾攘之際、不正大位、不足以係天下之志、懷王以其兄周王在漠北、欲虛位俟之、燕鐵木兒曰、人心向背之機、間不容髮、一或失之、噬臍無及、懷王曰、必不得已、當明吾志、播告中外、遂卽帝位、改元大曆、詔天下曰、謹俟大兄之至、以遂朕固讓之心、於是文宗遣人相繼來迎、朔漠諸王皆勸帝南還京師、遂發、卽位於和寧之北、文宗遣右丞相燕鐵木兒奉皇帝寶來上、帝宴諸王大臣于行殿、八月丙戌、帝次旺忽察都、圖帖睦爾入見、庚寅、帝暴卒、廟號明宗、文宗圖帖睦爾武宗之次子、明宗之弟也、明宗暴崩、文宗卽位、至順三年、崩于上都、寧宗懿

璘質班、明宗第二子、文宗崩、燕鐵木兒請皇后立皇子燕帖古思、后不從、以文宗遺命立帝、時年甫七歲、百司庶務、咸啓皇后取進止、十一月帝崩、順帝妥懽帖木兒、明宗長子也、至元六年詔曰、昔武宗升遐、太后惑於憸慝、俾皇考出封雲南、英宗遇害、我皇考以武宗之嫡、逃居沙漠、宗王大臣、同心翼戴、于時以地近、先迎文宗、暫總機務、繼知天理人倫所在、假讓位之名、以寶璽來上、皇考推誠不疑、卽立爲皇太子、而乃當躬迓之際、與其臣月魯不花、也里牙明理、董阿等、謀爲不軌、使我皇考、飲恨上賓、歸而再御宸極、又私圖傳子、嫁禍于八不沙皇后、謂朕非明宗之子、出

居遐陬、上天不祐、隨降顯罰、叔嬸不答失里、怙其勢焰、舍長嫡而立幼沖、後不年、諸王大臣、以賢以長、扶朕踐祚、頼天之靈、權奸屏黜、永惟鞠育罔極之恩、忍忘不共戴天之義、至正二年、開金口河、費用不貲、卒無成功、七年、沿江兵起、八年、台州方國珍兵起、繼而潁州劉福通蕭縣李與羅田徐壽輝等兵皆起、有韓山童者、欒城人、以白蓮會燒香惑衆、倡言天下大亂、彌勒佛下生、河南江淮愚民翕然信之、福通等復詭言山童實宋徽宗八世孫、當爲中國主、乃刑白馬黑牛、誓告天地、以紅巾爲號、十三年、泰州張士誠兵起、據高郵、我

太祖皇帝起兵自和陽渡江取太平路十八年天完將陳友諒破安慶元淮南行省左丞余闕死之二十四年我
太祖建國號曰吳二十五年二月日旁有一月一星二十六年
太祖兵徇山東郡縣皆下之時徐達常遇春引兵由淮入河鼓行而東首克沂州於是萊州諸郡悉奉圖籍來降山東既定明年達與遇春會諸將率馬步舟師進克元都元主集三宮后妃皇太子同議避兵北行夜半開建德門北奔遇春等追至北河擒皇孫買的里八剌而還元亡元主駐應昌二年殂在位三十六年

太祖以帝知順天命退避而去特加號曰順帝而封其孫買的里八剌爲崇禮侯順帝非行兇暴而淫亂已甚豈東西南北無思不服之主哉天生我
太祖非偶然也元共一百六十二年

大臣總論

李生曰大臣之道亦難矣予觀古大臣之用心略有此五等者故別而論之夫因時者無作爲之迹遐哉邈乎不可尚矣但能忍辱者亦妙於趨時務結主者尤貴于含垢此非休休有容者不能也而要其實皆本之于至誠惡能彊之哉則謂此五者一大臣之能事可也然世之好尚不同士之志業亦異如必兼全五者而後爲政則千古無君臣矣但能各從所好一門深入亦足當棟梁之任卓然不易幾及此古人所以致愼于學術也惟學術之不究而冒焉以身試之是以知其決不可耳且夫騁其材智恣其胸臆

狃于聞見騖于虛名縱幸而成亦與野戰者等也又安知天下之重不可以輕擲僥倖之事不可以嘗試乎輕擲而屢試之而屢不悔彼所謂大賢君子皆是也而王介甫張德遠其甚也介甫不知富彊之術而必欲富彊德遠不知恢復之計而惟務恢復悲乎是直以君父爲兒戲也矣

因時大臣

叔孫通

叔孫通薛人也。秦時以文學徵待詔博士。數歲，陳勝起，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曰：楚戍卒攻蘄入陳，於公何如？博士諸生三十餘人前曰：人臣無將，將則反，罪死無赦，願陛下急發兵擊之。二世怒作色。通前曰：諸生言皆非。夫明主在上，法令具於下，吏人人奉職，安有反者。此特羣盜鼠竊狗偷，何足置齒牙間哉。郡守尉今捕誅，何足憂。二世喜，盡問諸生，諸生或言反，或言盜。於是二世令御史按諸言反者

諸言盜者皆罷之。乃賜通帛二十疋，衣一襲，拜為博士。通已出，反舍，諸生曰：生何言之諛也。通曰：公不知，我幾不免虎口。乃亡去之薛。薛已降楚矣。及項梁之薛，通從之。梁敗定陶，通從懷王。懷王為義帝，徙長沙，通留事項王。漢二年，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通降漢王。通儒服，漢王憎之，乃變其服，服短衣楚製，漢王喜。拜通為博士，號稷嗣君。通之降漢，從弟子百餘人，然無所進，專言諸故羣盜壯士進之。弟子皆曰：事先生數年，幸得從降漢，今不進臣等，專言大猾，何也？通乃謂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諸生寧能鬬乎？故先言斬將搴旗之士。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漢王已并天下，諸侯共尊為皇帝於定陶，通就其儀號。高帝悉去秦儀法，為簡易。羣臣飲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上患之。通知上益厭之，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謂不相復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妙〕上曰：可試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為之。於是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百年積德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為

公所為。公所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毋汚我。通笑曰：〔真可笑〕若真鄙儒，不知時變。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及上左右為學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為緜蕞野外習之。月餘，通曰：上可試觀。上使行禮，曰：吾能為此。〔太古之人〕乃令羣臣習肄，會十月。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朝十月，竟朝置酒，無敢讙譁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拜通為奉常，賜金五百斤。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共為儀，願陛下官之。高帝悉以為郎。通出，皆以五百金賜諸生。諸生乃喜曰：叔孫生聖人，〔有郎有金便是聖人〕知當世務。九年，徙通為太子太傅。十二年，高帝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通切諫上。上曰：公罷矣，吾〔妙〕

特戲耳。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震動，奈何以天下戲。高帝曰：吾聽公。高帝崩，孝惠即位，乃謂通曰：先帝園陵寢廟，羣臣莫習。徙通為奉常，定宗廟儀法，及稍定漢諸儀法，皆通所論著也。

曹參

曹參，沛人也。秦時為獄掾，而蕭何為主吏，居縣為豪吏矣。既佐高祖定天下，高祖以長子肥為齊王，而以參為齊相國。參之相齊，齊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于春秋，參盡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誰有問人）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

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為言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蕭何薨，參聞之，告舍人趣治行，吾且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乎？吾是以先之。始參微時，與蕭何善，及為宰相，有隙。至何且死，所推賢惟參。參代何為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之約束。擇郡國吏訥于文辭、謹厚長者，即召除為丞相史。吏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輒斥去之。日夜飲酒。卿大夫以下吏及賓客

見參不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度之欲有言，復飲酒，醉而後去，終莫能開說，以為常。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患之，無如何，乃請參遊後園，聞吏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召按之，而反取酒張坐飲，大歌呼，與相和。參見人之有細過，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參子窋為中大夫，惠帝怪相國不治事，以為豈少朕與？乃謂窋曰：女歸，試私從容問乃父曰：高帝新棄羣臣，帝富于春秋，君為相國，日飲，無所請事，何以憂天下？然無言吾告汝也。窋既洗沐歸，時間自從其所諫參。參怒而笞之二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乃所當言也。至朝時，帝讓參曰：與窋胡治乎？

乃者我使諫君也。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皇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參曰：陛下觀參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高皇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具，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參為相國三年，薨，謚曰懿侯。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覯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靖，民以寧壹。

丙吉　獄吏

丙吉，字少卿，魯國人。治律令，為魯獄吏，積功勞，稍遷至廷尉右監。坐法失官。武帝末，巫蠱事起，吉以故廷尉監徵詔

治巫蠱郡邸獄時宣帝生數月以皇曾孫坐衛太子事繫
吉見而憐之又心知太子無事實重哀曾孫無辜吉擇謹
厚女徒令保養曾孫置閒燥處後二年武帝疾往來長楊
五柞宮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於是上遣使者分
條中都官詔獄繫者亡輕重一切皆殺之內謁者令郭穰
夜到郡邸獄吉閉門拒使者不納曰皇曾孫在他人無辜
死者猶不可況親曾孫乎相守至天明不得入穰還以聞
武帝亦悟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郡邸獄繫者曾孫病幾
不全者數焉吉數敕保養乳母加致醫藥以私財物給其
衣食後吉遷大將軍長史入為光祿大夫給事中昭帝崩

亡嗣大將軍光遣吉迎昌邑王賀賀即位以行淫亂廢光
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諸大臣議所立未定吉奏記光遂尊
立皇曾孫遣宗正劉德與吉迎曾孫于掖廷宣帝初即位
賜吉爵關內侯吉為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遇吉絕口
不道前恩故朝廷莫能明其功也地節三年立皇太子吉
為太子太傅數月遷御史大夫及霍氏誅上躬親政省尚
書事是時掖廷宮婢則令民夫上書自陳常有阿保之功
上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上大賢之封吉為
博陵侯邑千三百戶後五歲代魏相為丞相吉居相位上
寬大好禮讓掾史有罪贓不稱職輒予長休告終無所案

驗客或謂吉曰君侯為漢相姦吏成其私然無所懲艾吉
曰夫以三公之府有案吏之名吾竊陋焉公府不案吏自
吉始于官屬掾史務掩過揚善吉馭吏嗜酒數逋蕩從吉
出醉歐丞相車上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
去士使此人將復何所容西曹地忍之此不過汙丞相車
茵耳此馭吏邊郡人習知邊塞發奔命警備事嘗出適見
驛騎持赤白囊邊郡發奔命書馳來至馭吏因隨驛騎至
公車刺取知虜入雲中代郡遽歸府見吉白狀因曰恐虜
所入邊郡二千石長吏有老病不任兵馬者宜可豫視吉
善其言召東曹案邊長吏瑣科條其人未已詔召丞相御

史問以虜所入郡吏吉具對御史大夫卒遽不能詳知以
得譴讓而吉見謂憂邊思職馭吏力也吉乃歎曰士亡不
可容能各有所長嚮使丞相不先聞吏言何見勞勉之有
掾史由是益賢吉吉又嘗出逢清道羣鬬者死傷橫道吉
過之不問掾史獨怪之吉前行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吉止
駐使騎吏問逐牛行幾里矣掾史獨謂丞相前後失問或
以譏吉吉曰民鬬相殺死傷長安令京兆尹職所當禁備
逐捕歲竟丞相課其殿最奏行賞罰而已宰相不親小事
非所當于道路問也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大熱恐牛近行
用暑故喘此時氣失節恐有所傷害也三公典調和陰陽

職所當憂是以問之掾史乃服以吉知大體五鳳三年春吉病篤上自臨問吉曰君即有不諱誰可以自代者吉辭謝曰羣臣行能明主所知愚臣無所能識上固問吉頓首曰西河太守杜延年廷尉于定國太僕陳萬年此三人能皆在臣右唯上察之後居位皆稱職上稱吉爲知人

李生曰曹參遵何約束丙吉守魏之規叔孫因陋就簡制禮作樂以粉太平是皆以無用爲用者也夫禮樂無處無之若必待積德又至百年則人道之滅久矣且夫世無百年之運人無百年之世信如兩生之說則雖賢聖亦徒然耳曷足貴乎彼蓋不知夫擊壤而歌者真聖世之聲也鼓

腹而遊者真盛世之容也當漢時君臣方免於戰爭之苦而歌呼慶幸于殿陛之間皆自以爲至樂矣稍緜蕞之便與天地同節又何待也積亂成治積虐成德三章約法彼案堵之民一言而遂定及是巳盡出於烈焰之中矣其爲手舞足蹈雖有夷夔可得而復加之耶然則叔孫生之禮樂亦若此焉耳矣爲漢儒宗不亦宜歟

王導 附王衍

王導字茂弘瑯琊臨沂人覽之孫也時元帝爲瑯琊王與導素親善帝之在洛陽也導每勸令之國及徙鎮建康吳人不附王敦來朝導謂之曰瑯琊王仁德雖厚而名論猶輕會三月上巳帝親觀禊乘肩輿具威儀敦導及諸名勝皆騎從吳人紀瞻顧榮乃相率拜于道左導因進計曰古之王者莫不賓禮故老以招俊乂況天下喪亂九州分裂大業草創急于得人者乎顧榮賀循此土之望帝乃使導躬造循榮二人皆應命而至由是吳會風靡百姓歸心自（節節見瑯琊）（王之有江左皆導爲之也）此之後君臣之禮始定俄洛京傾覆中州士女避亂者衆導勸帝收其賢人辟掾屬百餘時人謂之百六掾前潁川太守刁協爲軍諮祭酒前廣陵相卞壺爲從事中郎江寧令諸葛恢歷陽參軍陳國陳頵爲行參軍前太傅掾庾亮爲西曹掾時荆揚晏安戶口殷實導爲政務在清靜每勸

帝克己勵節匡主寧邦於是尤見委仗情好日隆朝野傾心號爲仲父永嘉末遷丹陽太守加輔國將軍導上牋曰昔魏武帝達政之主也荀文若功臣封不過亭侯倉舒愛子贈不過別部司馬今者臨郡不問賢愚豪賤皆加重號輒有鼓蓋動見相準有不得者或爲恥之天官混雜朝望頹毀謹送鼓蓋加崇之物請從導始帝從之晉國既建以導爲丞相桓彝初過江見朝廷微弱謂周顗曰我以中州多故來此求全而寡弱如此將何以濟徃見導極談世事還謂顗曰向見管夷吾無復憂矣及帝登尊號進位侍中司空假節錄尚書領中書監帝之始鎮江東也導與從兄

敦同心翼戴敦總征討導專機政羣從子弟布列顯要故時人爲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後敦恃功驕恣帝畏而惡之乃引劉隗刁協等以爲腹心稍抑損王氏權導亦漸見疏外導能任眞推分澹如也而敦益懷不平上疏爲導訟（亦怪不得）屈辭語怨望劉隗勸帝悉誅王氏（胡說）導率羣從昆弟子姪二十餘人每旦詣臺待罪僕射周顗將入導呼之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顗直入不顧（不必）既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至出導又呼之顗不與言（不必）顧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既出又上表明導無罪言甚切帝以導忠節有素特還朝服召見導稽首謝曰逆臣賊子何代無之豈意

今者近出臣族帝跣而執之曰茂弘方託百里之命于卿是何言邪及敦據石頭問導曰周顗戴淵南北之望當登三司無疑也導不荅又曰止應令僕邪又不荅敦曰若不爾正當誅耳又不荅敦遂遣部將收殺之導後料檢中書故事乃見顗表執之流涕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初西都覆没海内思主羣臣及四方並勸進敦憚帝賢明欲更議所立導固爭乃止及此役也敦謂導曰不從吾言幾至覆族導猶執正議敦不能奪明帝即位導受遺詔輔政解揚州遷司徒王敦又舉兵内向時敦且寢疾導便率子弟發哀衆謂敦死咸有奮志敦平進位太保帝崩導復與庾亮等同受遺詔共輔幼主是爲成帝咸和二年庾亮以蘇峻在歷陽終爲禍亂欲下詔徵之導曰峻必不奉詔不若且包容之（有見）亮不聽乃徵峻爲大司農峻遂舉兵反三年正月蘇峻濟自横江入臺城導謂侍中褚翜曰至尊當御正殿君可啟令速出翜即入躬自抱帝登大極前殿導及光禄大夫陸曄荀崧尚書張闓共登御牀擁衛峻稱詔大赦以導有德望（要緊）猶使以本官居己之右峻自爲驃騎將軍録尚書事逼遷帝于石頭峻腹心路永匡術賈寧恐事不濟勸峻盡誅導等峻雅敬導不許永等便有二心於峻導使參軍袁耽潛誘永使歸順導

因攜二子與永皆奔白石四年峻平導入石頭令取故節陶侃笑曰蘇武節似不如是也五月以導爲太傅都督中外諸軍事時宗廟宮室並爲灰燼溫嶠議遷都豫章三吳之豪請都會稽導曰建康古之金陵舊爲帝里古之帝王不以豐儉移都苟弘衛文大帛之冠則無往不可若不績其麻則樂土爲墟矣且北寇游魂伺我之隙今特宜鎮之以靜羣情自安溫嶠卒以平南軍司劉胤爲江州刺史會有詔徵後將軍郭默爲右將軍默樂爲邊將不願宿衛以情愬于胤胤曰此非小人之所及也默由是怨胤時百官無禄惟資江州而胤商販繼路爲有司所奏書下胤不即

歸罪猶自申理有謂郭默曰劉江州密有異圖將不利於郭侯默遂帥其徒襲胤傳首京師導梟胤首於大航以默爲江州刺史陶侃聞之投袂起曰此必詐也(是)卽將兵討之且與導書曰默殺方州卽用爲方州害宰相便爲宰相乎導乃收胤首答侃書曰默據上流之勢加有船艦成資故包含容忍以俟足下豈非遵養時晦以定大事者邪侃笑曰是乃遵養時賊也庾亮以望重地逼出鎭于外南蠻校尉陶稱間說亮當舉兵內向或勸導密爲之防導曰吾與元規休戚是同悠悠之論宜絕知者之口則如君言元規若來吾便角巾還第復何懼哉又與稱書以爲庾公帝之元舅宜善事之於是讒間遂息薨時年六十四帝舉哀于朝堂三日遣大鴻臚持節監護喪事中興名臣莫得(此尠)

王衍字夷甫神清明秀風姿詳雅總角嘗造山濤濤嗟嘆良久旣去目而送之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補元城令終日清談而縣務亦理入爲黃門侍郎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莊立論以爲天地萬物皆以無爲爲本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不存者也陰陽恃以化生萬物恃以成形賢者恃以成德不肖者恃以免身故無之爲用無爵而貴矣衍甚重之惟裴頠以爲非著論以譏之而衍處之自若歷中領軍尚書令又拜河南尹衍說東海王越曰中國已亂當賴方伯宜得文武兼資以任之乃以弟澄爲荊州族弟敦爲青州因謂澄敦曰荊州有江漢之固青州有負海之險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爲三窟矣及石勒王彌寇京師以衍都督征討諸軍事持節假黃鉞以距之衍使前將軍曹武等擊賊退之獲其輜重遷太尉封武陵侯越薨衆共推爲元帥衍以賊寇鋒起懼不敢當辭曰吾少無宦情隨牒推移遂至於此今日之事安可以非才處之(而今方說非才)俄而舉軍爲石勒所破勒呼王公與之相見問衍以晉故衍爲陳禍敗之由勒甚悅之與語移日衍自說少不豫事欲求自免因勸勒稱尊號

勒怒曰君名蓋四海身居重任少壯登朝至於白首何得言不豫事邪破壞天下正是君罪使左右扶出謂其黨孔萇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嘗見如此人當可活不萇曰彼晉之三公必不爲我盡力勒曰要不可加以鋒刃也(說才如此)使人夜排牆填殺之時年五十六

謝安

謝安字安石寓居會稽揚州刺史庾冰以安有重名必欲致之累下郡縣敦逼安不得已赴召月餘卽告歸安弟萬時爲西中郎將總藩任之重安時雖處衡門其名猶出萬之右時安年已四十餘矣乃出爲征西大將軍桓溫司馬

會萬卒、安復投牋求歸、頃之徵拜侍中、簡文帝疾篤、溫上疏薦安宜受顧命、且望簡文臨終禪位于己、不爾便爲周公居攝、及帝崩遺詔止依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溫甚憤怒、乃入赴山陵止新亭、大陳兵衛、將移晉室、呼安及王坦之欲害之、坦之懼問計于安、安曰晉祚存亡在此一行、既見溫坦之倒執手板、安從容就席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須壁後置人邪、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遂笑語移日、時孝武帝富于春秋、政不自己、溫威振內外、人情噂㗇、安與坦之盡忠匡翼、終能輯穆、及溫病篤諷朝廷加九錫、使袁宏具草、安見之輒改、由是歷旬不就、溫薨

錫命遂寢、安以天子幼冲、欲請崇德太后臨朝、王彪之曰（痴人前難說心中事）上年垂及冠婚、反令從嫂臨朝、豈所以光揚聖德乎、蓋安不欲委任桓冲、故使太后臨朝而已得專故也、安與彪之時方共掌朝政、安每臨朝、輒嘆曰朝廷大事、衆所不能決者、以諮王公無不立決（折甚）、其推之也如此、安義存輔導、雖會稽王導子、亦頻弼諧之益、强敵寇境、邊書續至、梁益不守、樊鄧陷沒、安每鎮以和靖、弘以大綱、人皆比之王導而謂文雅過之、及桓冲欲以揚州讓安、桓氏族黨皆苦諫冲、郗超亦深止冲、冲不聽、朝廷乃詔冲都督徐豫兖青揚五州諸軍事、鎮京口、以安領揚州刺史、並加侍中、太元元年、帝

始親萬機、是時朝廷方以秦寇爲憂、詔求文武良將可鎮禦北方者、安以兄子玄應詔、八年苻堅率衆百萬次于淮肥、京師震恐、玄入問計、安夷然答曰已別有旨（只此一看挫賊氣壯）、玄不敢復（大好）言、安遂命駕出山墅、于時親朋畢集、安方與玄圍棊賭別墅、安棊常劣于玄、是日玄懼便爲敵手、而又不勝、安顧謂（圍棊何如哉）其甥羊曇曰以墅乞汝、安遂游涉（妙甚）至夜乃還、時桓冲亦深以秦寇爲憂、遣精騎三千入援、安固却之曰朝廷處分已定、兵甲無缺、宜留以防西藩、冲歎曰安石有廟堂之量、不閑將略、今大敵垂至、方游談不暇、遣諸不經事少年拒之、天下事已可知、吾其左衽矣、及玄等破敵書至、安時方與

客圍棊、安看書竟置書圍棊如故、客問之、乃徐答曰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心甚喜、不覺屐齒之折也、是年八月安奏請乘苻氏傾敗開拓中原、以謝玄爲前鋒都督、帥桓石虔等伐秦、進據彭城鄄城、河南城堡皆來歸、加安都督揚江等十五州諸軍事、加黃鉞（大見識）、于時荊江二州並缺、物論以玄勳望宜授之、安以父子皆著大勳恐爲朝廷所疑、又懼桓氏失職、桓石虔復有沔陽之功、在形勝之地、終或難制、乃以桓石民爲荊州、改桓伊爲中流、石虔爲豫州、既以三桓據三州、彼此無怨、各得所任、其經遠無競類如此、性好音樂、自弟萬喪十年不聽音樂、及登台輔、朞

喪之慘不廢絲竹於土山營墅樓館林竹甚盛每携中外子姪往來游集肴饌亦費百金世頗以此譏安而安殊不以屬意常疑劉牢之不可獨任又知王味之不宜專城牢之既以亂終而味之亦以貪敗由是識者服其知人時會稽王道子專權安乃出鎮廣陵之步丘築壘曰新城以避之盡室而行造汎海之裝欲須經略粗定自江道還東雅志未就而疾作上疏請旋旆并召子征虜將軍琰解甲息徒命龍驤將軍朱序進據雒陽前鋒都督玄抗威彭沛委以董督若二賊假延來年水生東西齊舉遂還都聞當輿入西州門自以本志不遂因悵然謂所親曰昔桓溫在時

吾常懼不全忽夢乘溫輿行十六里見一白雞而止乘溫輿者代其位也今十六年矣太歲在酉吾病殆不起乎薨時年六十六初至新城築埭於城北後人追思之名為召伯埭羊曇者泰山人安薨後曇輟樂彌年行不出西州路一日大醉不覺至州門因悲感不已以馬策扣扉誦曹子建詩曰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慟哭而返

卓吾曰當晉之時何時而其主又何主也中原為胡虜之區其君臣已偏安一隅矣大將持重兵于外欲以擁衛朝廷而反遙制朝廷之權矣此時尚可為乎然而晉祚卒延者何王謝之力也偉焉哉二公之於晉也無求備無取必無敢僥倖譬如人有虛怯之症飲食可進則進之不可進則俟之不遽試以金石之藥功劫之劑以無病視病故其病不治而自愈矣何者忘之也夫天下之病皆以治而失之者多矣若當臥病之時而能忘其為病此其忘身無患固非扁鵲倉公之所能驚也而況世醫乎自道德教遠世之言治者皆苟而已不思因時之政治以不治雖黃帝不能違而況于累卵之時歟善乎王茂弘有言曰人言我憒憒後人當思此憒憒謝安石亦曰不爾不成京師至哉言乎於道德深且遠矣吾獨怪夫有宋之末其君臣俱犯虛怯之病其不足有為明矣一時大賢起而欲救之務為求

全果於取必乃百藥雜試以圖僥倖而遂壞之也悲乎

二忍辱大臣

婁師德

婁師德鄭州原武人也第進士上元初爲監察御史會募猛士討吐蕃師德乃戴紅抹額來應詔高宗假朝散大夫使從軍有功遷河源軍司馬并知營田事與虜戰白水澗八遇八克天授初爲豐州都督衣皮袴率士屯田積穀數百萬兵以饒給無轉饟和羅之費武后降書勞之長壽元年進同鳳閣鸞臺平章事一日后謂之曰軍在邊必待營田公不可以劬勞憚也乃復以爲河蘭鄯廓州檢校營田大使入遷御史大夫知政事證聖中貶原州司馬萬歲通

天二年入爲鳳閣侍郎同平章事後與狄仁傑分道撫定河北進納言隴右諸軍大使復領營田聖曆三年突厥入寇詔檢校并州長史天平軍大總管九月卒于會州年七十贈幽州都督諡曰貞師德長八尺方口博脣深沈有度量人有忤已輒遜以自免弟守代州師德戒以耐事弟請曰人有唾面潔之可否師德曰未也潔之是違其怒正使自乾耳狄仁傑未輔政師德薦之及同列數擠令外使武后覺問仁傑曰師德賢乎對曰爲將謹守賢則不知也又問知人乎對曰臣常同僚未聞其知人也后曰朕用卿師德所薦也誠知人矣出其奏仁傑大慙乃嘆曰婁公盛德我爲所容乃不知吾不逮遠矣總邊要爲將相者三十年恭勤樸忠終始如一方酷吏殘鷙人多不免獨能以功名終與郝處俊相亞故世之言長者稱婁郝焉

狄仁傑 附朱敬則

狄仁傑字懷英并州太原人也舉明經調汴州參軍爲吏誣訴黜陟使閻立本召訊異其才謝曰仲尼稱觀過知人君可謂滄海遺珠矣薦授并州法曹參軍高宗幸汾陽宮爲知頓使并州長史李沖玄以道出妒女祠俗言盛服過者致風雷之變更發卒數萬改馳道仁傑曰天子之行風伯清塵雨師灑道何妒女避邪止其役帝壯之出爲寧州

刺史撫和戎落郡人勒碑以頌轉文昌右丞復出爲豫州刺史時越王兵敗支黨餘二千人皆論死仁傑釋其械密疏曰臣欲有所陳似爲逆人申理不言且累陛下欽恤意表成復毀自不能定然此皆非本惡詿誤至此有詔悉謫邊戍囚出寧州父老迎勞曰狄使君活汝邪相與哭碑下齋三日乃去天授二年以地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武后謂曰卿在汝南有善政然有譖卿者欲知之乎謝曰陛下以爲過臣當改之以爲無過臣之幸也譖者乃不願知后歎其長者會爲來俊臣所搆捕送制獄于時訊反者一問即承聽減死俊臣引仁傑置對荅曰有周革命我乃

臣反固實俊臣乃使王德壽以情謂曰我意求少遷公爲我引楊執柔爲黨公且免死仁傑歎曰皇天后土使仁傑爲此乎即以首觸柱血流沫面德壽懼而謝之守者寖弛仁傑乃丐筆書帛置褚衣中好謂吏曰方暑請付家撤絮仁傑子光遠撤絮得書即上變后遣案視俊臣命仁傑冠帶見使者而私令德壽作謝死表以聞后召見仁傑謂曰承反何耶對曰不承反死笞掠矣示之表對曰無之后（望后）知代署因免死時同被誣者鳳閣侍郎任知古等七族悉得貸萬歲通天中契丹陷冀州河北震動擢仁傑爲魏州刺史前刺史懼賊至驅民保城修守具仁傑至曰賊在遠何自疲民悉縱就田虜已引去民愛仰之復爲立祠俄轉幽州都督賜紫袍龜帶后自製金字十二於袍以旌其忠（聖后）召拜鸞臺侍郎復同平章事張易之常從容問自安計仁（使二張侍伏問計傳矣）傑曰惟勸迎廬陵王可以免禍會后欲以武三思爲太子以問宰相衆莫敢對仁傑曰臣觀天人未厭唐德比匈奴犯邊陛下使梁王三思募勇士踰月不及千人廬陵王代之不浹日輒五萬今欲繼統非廬陵王莫可后怒罷議久之召謂曰朕數夢雙陸不勝何也於是仁傑與王方慶同辭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天其意者以儆陛下乎且姑姪與子母孰親陛下立廬陵王則千秋萬歲後常享宗廟三

思立廟不祔姑后感悟即日遣迎廬陵王於房州王至后匿王於帳中召見仁傑語王事仁傑敷奏切至涕下不能止后乃使王出見仁傑曰還爾太子仁傑降拜頓首曰太子歸未有知者人言紛紛何所信后然之更令太子舍龍門具禮迎還中外大悅初吉頊李昭德亦數請還太子后意不回及仁傑每以爲言后性聰利不能不動故卒復唐嗣云他日幸三陽宮王公皆從獨賜仁傑第一區眷禮卓（愛才是的）異是時李楷固駱務整討契丹克之獻俘含樞殿后大悅二人者本契丹李盡忠部將盡忠入寇楷固等數挫王師後兵敗來降有司請論如法仁傑稱其驍勇可任若貸死必感恩納節可以責功至是凱旋后舉酒屬仁傑賞其知人聖曆三年卒年七十一仁傑所薦進若張柬之桓彥範敬暉姚崇等皆爲中興名臣則天時南海貢集翠裘珍以賜張昌宗仁傑奏事后命與昌宗雙陸曰以何爲賭仁傑（妙）對曰臣願以臣之袍賭昌宗之裘則天曰此裘價踰千金（神哉）仁傑笑曰以昌宗之服對臣之袍臣猶怏怏於是昌宗累（妙哉視若平常令人暢快可謂振古之英雄矣非此公安能）局連北仁傑對御褫裘謝恩而出（當武氏之日吁）

李生曰梁公始者幾危後得免於虎口遂有悟於黃帝老子之旨同塵合汙與世委蛇對主褫裘當朝縱博非但全唐亦以完軀其事偉矣又可喜者婁公實薦梁公而反以

爲不知人梁公實重婁公而反數擠之於外朋黨之疑不開二張之交巳合后雖忮忍而不知反正之權固巳在此老掌握之中乂矣所謂汙其身以善其君者梁公有焉奈之何記史者往往添足其間欲以爲梁公諱也故撮其要者錄之于篇亦以見當斯之際尚有可爲之人則天下決無不可爲之時特未有學術如梁公者徒使人扼捥歎息恨不得起之于九原耳

朱敬則亳州永城人以孝義世被旌顯敬則志尚恢博好學重節義急然諾咸亨中高宗聞其名召見異之武后稱制巳革命敬則諫曰臣聞李斯之相秦也行商申之法杜

私門張公室旣庶而富遂屠諸侯此救弊之術耳故曰刻苛可施於進趨變詐可陳於攻戰天下巳平故可易之以寛簡潤之以淳和秦乃不然卒至土崩此不知變之禍也陸賈叔孫通事漢祖當滎陽成皐閒糧餉窮智勇困未嘗敢開一說惟進豪猾貪暴之人及區宇適定賈乃著新語通復定禮儀此知變之善也臣聞急趨者無善迹促柱者無和聲拯溺不規行療饑不鼎食國家自文明以來流言搆難故不設鉤距無以順人不切刑罰無以息暴於是與神器開告密故能不出房闥而天下晏然易主今者正値變通之時臣願鑒秦漢考時事下寛大之令流曠蕩之策去萋菲之角示頓姦險之芒刃塞羅織之妄源掃朋黨之顯迹曠然使天下更始后善其言遷正諫大夫兼修國史乃請高史官選以求名才時賦斂煩重民多蕩析后數召入禁中訪失得進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張易之搆魏元忠張說欲誅之無敢言者敬則獨奏曰元忠說秉心忠一而所坐無名殺之失天下望乃得不死侍御史冉祖雍誣奏敬則與王同晈善貶涪州刺史旣明其非罪改盧州代還無淮南一物所乘止一馬子曹步從以歸卒年七十五敬則與三從兄弟居四十年貲產無異及執政每以用人爲先細務不省也嶺表叛敬則以裴懷古有文武才用爲推

州都督又薦魏知古爲鳳閣舍人張思敬爲右史皆稱職二張之未誅也敬則密謂敬暉曰公若假太子令舉北軍誅易之兄弟兩飛騎力耳暉用其策卒復唐祚睿宗嗣位嘗曰神龍以來忠於本朝者李多祚王同晈韋月將燕欽融並褒復矣尚有遺者不劉幽求曰朱敬則忠正義立天下所推長安中嘗語臣曰相王必受命當悉心事之及韋氏于紀臣遂見危赴難雖天誘其衷亦敬則啟之也於是追贈秘書監謚曰元

蕭何

蕭何、沛人也、為沛主吏掾、高祖為布衣時、數以吏事護高祖、高祖為亭長、常佑之、高祖以吏繇咸陽、吏皆送奉錢三、何獨以五、及高祖起為沛公、何常為丞督事、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具知天下阸塞、戶口多少、彊弱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得秦圖書也、初諸侯相與約、先入關破秦者王其地、沛公既先定秦、項羽後至、欲攻沛公、沛公謝之得解、羽遂屠燒咸陽、立沛公為漢王、而三分關中地、王秦降將以距漢、漢王怒、欲謀攻項羽、周勃灌嬰樊噲皆勸之、何諫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夫能詘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漢王曰、善、乃遂就國、以何為丞相、何進韓信、漢王以為大將軍、令引兵東定三秦、何以丞相留收巴蜀、鎮撫諭告、使給軍食、漢二年、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侍太子、治櫟陽、諸侯子在關中者皆集櫟陽為衛、為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輒奏上、可、許以從事、即不及奏、輒以便宜行事、上來以聞、計戶轉漕給軍、漢王數失軍遁去、何常興關中卒、輒補缺、上以此專屬任何關中事、漢三年、與項羽相距京索閒、上數使使勞苦丞相、鮑生謂何曰、今王暴衣露蓋、數勞苦君者、有疑君心也、為君計、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於是何從其計、漢王大說、漢五年、已殺項羽、即皇帝位、論功行封、上以何功最盛、先封為酇侯、食邑八千戶、又悉封何父母兄弟十餘人、皆食邑、乃益封何二千戶、以嘗繇咸陽時、何送我獨贏錢二也、七年春、上至長安、蕭何治未央宮、上見其壯麗甚、怒、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宮室、且夫天子以四海為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令後世有以加也、上說、陳豨反、上自將至邯鄲、呂后用何計、誅韓信、上已聞誅信、使使拜丞相為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為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獨弔、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長安城東、瓜美、故世謂東陵瓜、從召平始也、平謂何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內、非被矢石之難、而益封君置衛者、以今者淮陰新反於中、有疑君心、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何從其計、上說、其秋、黥布反、上自將擊之、數使使問相國何為、曰、為上在軍、拊循勉百姓、悉所有佐軍、如陳豨時、客又說何曰、君滅族不久矣、夫君位為相國、功第一、不可復加、然君初入關、本得百姓

心十餘年矣、皆附君、尚復孳孳得民和、上所爲數問君、畏君傾動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貰貸以自汚、上心必安、于是何從其計、上乃大說、上罷布軍歸、民道遮行上書、言相國彊賤買民田宅數千人、上至、何謁、上笑曰、今相國乃利民、民所上書皆以與何、曰、君自謝民、後何爲民請曰、長安地陿、上林中多空地、棄、願令民得入田、毋收稾爲獸食、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爲請吾苑、乃下何廷尉、械繫之、數日、王衛尉侍前問曰、相國胡大罪、陛下繫之暴也、上曰、吾聞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予、今相國多受賈豎金、爲請吾苑、以自媚于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有便于民而請之、眞宰相事也、陛下奈何疑相國受賈民錢乎、且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時陛下自將往、當是時、何守關中、關中搖足則關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爲利、乃利賈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上不懌、是日使使持節赦出何、何年老、素恭謹、徒跣入謝、上曰、相國休矣、相國爲民請吾苑、不許、我不過爲桀紂主、而相國爲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也、高祖崩、何事惠帝、二年、何病、上親自臨視、因問曰、君卽百歲後、誰可代君、對曰、知臣莫若主、帝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何死不恨、何買田宅必居窮僻處、爲家不治垣屋、曰、令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爲勢家所奪、薨、謚文終侯、

李和尚曰、何爲家不治垣屋、而治未央宮、極其壯麗、何哉、

公孫弘

公孫弘、菑川人、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武帝初卽位、招賢良文學士、是時弘年六十、以賢良徵爲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意、上怒以爲不能、弘乃移病免歸、元光五年、復徵賢良文學、菑川國復推上弘、弘謝曰、前已嘗西應命、以不能罷、願更選、國人固推弘、弘至太常、上策詔諸儒、時對者百餘人、太常奏弘第居下、天子擢弘對爲第一、召入見、容貌甚麗、拜爲博士、待詔金馬門、弘復上疏言、陛下有先聖之位而無先聖之民、有先聖之民而無先聖之吏、是以勢同而治異、臣聞周公旦治天下、期年而變、三年而化、五年而定、唯陛下之所志、書奏、天子以冊書問弘、稱周公之治、卿之材能自視孰與周公賢、弘對曰、愚臣淺薄、安敢比材於周公、雖然、愚心曉然見治道之可以然也、夫虎豹馬牛、禽獸之不可制者也、及其教馴服習之、至可牽持駕服、唯人之從、臣聞揉曲木者不累日、銷金石者不累月、夫人之于利害好惡、豈比禽獸木石之類哉、期年而變、臣弘尚竊遲之、上異其言、時方通西南夷、巴蜀苦之

詔使弘視焉還奏事盛毀西南夷無所用上不聽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廷爭於是上察其行慎厚辯論有餘習文法事緣飾以儒術大說之一歲中至左內史嘗奏事與主爵都尉汲黯請閒黯先發之弘推其後上常說所言皆聽以此日益親貴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背其約以順上旨汲黯廷詰弘曰齊人多詐而無情始與臣等建此議今皆背之不忠上問弘弘謝曰夫知臣者以臣為忠不知臣者以臣為不忠上然弘言左右幸臣每毀弘上益厚遇之弘為人談奇多聞常稱以為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儉節為內史數年遷御史大夫時又東

置滄海北築朔方之郡弘數諫以為罷弊中國以奉無益之地願罷之於是上乃使朱買臣等難弘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弘乃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滄海專奉朔方上乃許之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祿甚多然為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然今日廷詰弘誠中弘之病云以三公為布被誠飾詐欲以釣名且臣聞管仲相齊有三歸侈擬于君桓公以霸亦上僭於君晏嬰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絲齊國亦治亦下比於民今臣弘為御史大夫為布被自九卿以下至於小吏無差誠如黯言且無黯陛下安得聞

此言上以為有讓愈益賢之元朔中代薛澤為丞相先是漢常以列侯為丞相唯弘無爵於是封丞相弘為平津侯丞相封侯自弘始也時上方興功業屢舉賢良弘自見舉首起徒步數年丞相封侯於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弘身食一肉脫粟飯故人賓客仰衣食奉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然其性意忌外寬內深諸嘗與弘有隙無近遠雖陽與善後竟報其過殺主父偃徙董仲舒膠西皆弘力也後淮南衡山王謀反治黨與方急弘自以為無功而封侯居宰相位宜佐明主撫鎮國家使人由臣子之道今諸侯有畔逆之計此大臣奉職不稱恐病死無以塞

責乃上書願歸侯乞骸骨避賢者路上報不許居數月有瘳視事凡為丞相御史六歲年八十終丞相位其後李蔡嚴青翟趙周石慶公孫賀劉屈氂繼踵為丞相自蔡至慶丞相府客館丘墟而已至賀屈氂時壞以為馬廄車庫奴婢室矣唯慶以惇謹復終相位其餘盡伏誅

李生曰轅固以弘為阿世仲舒以弘為從諛汲黯以弘為不忠皆似也予以為臣而忠可也獨不思有難乎其為上者與主欲聖而臣欲忠夫誰獨無欲者今臣欲忠而不以聖歸其主主欲聖而不以忠與其臣夫是以愈相持而愈不相值耳必也其至忠乎至忠者不忠平津侯真是已且

帝素憚黯黯亦素能面折帝者帝之多欲如故也黯以忠求帝而帝反以戇與黯吾見忠未獲而淮陽之命下矣平津侯則不然天子使吾丘壽王等難弘弘詘服使朱買臣等難弘弘則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也蓋歸其能于主而居巳于不能上下之道固如是耳然而天子卒用侯言不置滄海不通西南夷族郭解而舍卜式非人情不軌之臣則帝之受益於侯者亦弘矣作史者乃稱其意忌外寬內深而獨引二人以為證夫主父之惡甚於郭解可勿誅耶仲舒以明災異下獄論死誰出之平津侯力也人特未知之耳況乎膠西之相惟正義不謀利者乃宜居之舉能其官又何過乎

藏書大臣傳卷十

四容人大臣

陳寔 陳羣附

陳寔字仲弓潁川人也少為吏給事縣庭有殺人者同縣楊吏疑是寔縣官遂逮繫寔考掠無驗乃出之及為督郵寔反密託許令禮召楊吏由是遠近咸歎服焉尋轉功曹時中常侍侯覽屬託太守高倫用吏倫教寔署為文學掾寔知不可懷檄入見言曰此人不宜用而侯常侍不可違寔乞從外署不足以塵明德倫從之於是鄉論怪其非舉倫後被徵為尚書謂人言曰吾前為侯常侍用吏陳君密持教還而於外白署比聞議者以此少之此咎由故人畏憚強禦陳君可謂善則稱君過則稱巳者也除太丘長約巳清靜百姓安焉本司行部吏慮有訟者白寔欲禁止之寔曰訟以求直禁之將何申不可亦竟無訟者及後逮捕黨人寔曰吾不就獄衆無所恃乃請囚靈帝初大將軍竇武辟以為掾屬時中常侍張讓父死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寔乃獨往弔焉後復誅黨人讓感寔故多所全宥寔所活人者多也寔在鄉閭平心率物有爭訟輒求判正至乃歎曰寧為刑罰所加勿為陳君所短有盜夜入其室寔起自整拂呼子孫訓戒之曰夫人不可不勉

不善之人未必皆惡習以性成遂至于此梁上君子是矣盜大驚自投於地寔徐譬之曰視君狀貌不似惡人此當由貧困故因贈以絹二匹太尉楊賜司徒陳耽每拜公卿輒嘆寔大位未登愧于先之及黨禁解每三公缺連徵不起中平四年卒年八十四何進遣使弔祭海內赴者三萬餘人制衰麻者以百數諡文範先生有子六人紀諶最賢

孫羣字長文紀之子羣為兒時寔常奇之曰此兒必興吾宗魯國孔融高才倨傲年在紀羣之間先與紀友後與羣友更為紀拜由是顯名曹操辟羣為司空西曹掾屬時有薦樂王模下邳周逵者羣封還教以為模逵穢德必敗操不聽後模逵皆坐姦宄誅羣薦廣陵陳矯丹陽戴乾後吳人叛乾死難矯遂為名臣故世以羣為知人魏國既建遷羣為御史中丞時操議復肉刑令曰安得通理君子達於古今者使平斯事乎昔陳鴻臚以為死刑可加於仁恩者正謂此也御史中丞能申其父之論乎羣對曰臣父以為漢除肉刑而增加笞本興仁惻而死者更衆所謂名輕而實重者也名輕則易犯實重則傷民若用古刑使淫者下蠶室盜者刖其足則永無淫放穿窬之姦矣今以笞死之法易不殺之刑是重人支體而輕人軀命也曹丕即王位封昌武亭侯徙為尚書制九品官人之法卒諡靖侯子泰

嗣

蔣琬

蔣琬零陵人為廣都長先主嘗至廣都見琬衆事不理時又沉醉先主大怒欲加治之諸葛亮請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才也其政以安民為本不以修飾為先願主公重加察焉建興元年丞相亮開府辟琬為參軍統留府事亮數外出琬長足食兵以相供給亮每言公琰託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也亮卒以琬為尚書令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拔處羣僚之右既無戚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由是衆望漸服朝野大安延熙元年詔琬總帥諸軍屯住漢中東曹掾楊戲琬時與言通不應答或以為慢琬曰面從後言古人所誡戲欲贊吾是邪則非其心欲反吾言邪則又顯吾之非是是以默然是戲之快也督農楊敏常毀琬曰作事憒憒誠不及前人或以告琬并請推究之琬曰吾實不如前人無可推也後敏坐事繫獄衆懼必死而敏竟免

山濤

山濤字巨源河內人早孤居貧與嵇康呂安善年四十舉孝廉久之遷尚書吏部郎與鍾會裴秀並申款昵二人居勢爭權濤平心處中俱無恨焉武帝受禪以濤守大鴻臚

及羊祜執政時人欲危裴秀濤正色保持之會遭母喪歸鄉里時濤年踰耳順詔以濤爲吏部尚書濤以喪病逼迫詔命力就職前後選舉周徧內外而並得其才咸寧初除尚書僕射加侍中復領吏部濤載居選職十餘年每一官缺輒啟擬數人詔旨有所向然後顯奏隨帝意所欲爲先故帝之所用或非舉首衆情不察以濤輕重任意譖之於帝濤行之自若濤所奏甄拔人物各爲題目時稱山公啟事後以年衰上疏乞歸至免冠徒跣懇上還印綬不允太康初遷右僕射加光祿大夫侍中掌選如故又以老疾辭不允薨年七十九五子該淳允謨簡初陳郡袁毅嘗爲鬲

令貪濁而賂遺公卿以求虛譽亦遺濤絲百斤濤受而藏之閣上後毅事露檻車送廷尉凡所受賂遺者皆見推檢濤乃取絲付吏積年塵埃印封如故

羊祜

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也九世並以清德著聞祜蔡邕外孫司馬昭爲大將軍徵拜中書侍郎祜以高貴鄉公在（高見）位不願爲侍臣求出補吏徙秘書監鍾會誅乃拜相國從事中郎與荀勗共掌機密遷中領軍悉統宿衛入直殿中武帝伐魏以佐命勳進號中軍將軍帝將滅吳以祜爲都督荊州諸軍事祜率營兵出鎮南夏開設庠序綏懷遠近甚得江漢人心與吳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每交兵刻日方戰不爲掩襲將帥有欲進譎計者輒飲以醇酒人有略吳二兒爲俘者祜即遣還後吳將夏詳邵顗等來降二兒之父亦率其屬與俱祜軍入吳境刈穀爲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會衆江沔射獵常止晉地若禽獸先爲吳人所傷而爲晉兵所得者亦送與吳於是吳人翕然說服稱爲羊公不之名也祜與陸抗相對使命交通抗常稱祜之德量雖樂毅諸葛孔明不能過抗病祜饋之藥抗即服之人有止抗者抗曰豈有酖人羊叔子耶抗每告其下曰彼專爲德我專爲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無

求細利孫皓聞而詰抗抗曰一邑一鄉猶不可以無信義況大國乎臣不如此正是彰其（賊對賊）德於祜無傷也初祜以伐吳必藉上流之勢時吳有童謠曰阿童復阿童銜刀浮渡江不畏岸上獸但畏水中龍會益州刺史王濬徵爲大司農濬小字阿童也祜因表留濬監益州諸軍事加以龍驤將軍密令濬修舟檝爲順流之計至是上疏請伐吳帝深納其策而議者多有不同祜乃歎曰天下不如意恒十居七八天與不取豈非更事者恨於後時哉祜歷職二朝任典樞要凡所進達人皆不知或謂祜愼密太過祜曰是何言歟夫拜爵公朝謝恩私門吾不取也每風景必造峴山

言詠終日、嘗慨然顧謂從事中郎鄒湛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如百歲有知、魂魄猶應登此也、湛曰、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聞令望、必與此山俱傳、至若湛輩、乃當如公言耳、後祜寢疾、求入朝、面陳伐吳之計、帝以其病、不宜常入、遣中書令張華問籌策、祜曰、吳人虐政已甚、可不戰而剋、若孫皓不幸而沒、吳人更立令主、雖百萬之衆、長江未可得而越也、將爲後患乎、華深贊成其計、祜謂華曰、成吾志者子也、帝欲使祜臥護諸將、祜曰、取吳不須臣自行、但既平之後、當勞聖慮耳、功名之際、臣不敢居、若

事了、當有所付授、願審擇其人、既疾篤、乃舉杜預自代、卒年五十八、無子、帝爲素服哭之甚哀、是日適大寒、帝涕淚霑鬚鬢、皆凝結而成氷、南州人征市聞祜喪、莫不號慟、罷市、巷哭者聲相接、吳守邊將士、亦爲之哭、襄陽百姓、復於峴山建碑立廟、歲時享祭、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其碑爲墮淚碑、荊州人爲祜諱名、屋室之戶、皆以門稱、又改戶曹爲辭曹、祜卒二歲而吳平、帝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也、祜前母孔融女、生兄發、祜母篤愛之

房玄齡杜如晦

房玄齡字喬、臨淄人也、幼警敏、貫綜墳籍、書兼草隸、開皇中、天下混一、玄齡密告其父彥謙曰、主上無功德、徒以周近親、妄肆誅殺、攘神器而有之、全不爲子孫長久之計、混置嫡庶、競侈僭、相傾閱、終當內相誅夷、立致危亡也、年十八舉進士、時太宗以燉煌公狗渭北、玄齡杖策上謁、一見如舊、署渭北道行軍記室參軍、每從征伐、衆爭取珍怪、玄齡獨收採人物、致幕府、與諸將密相申結、居府出入十年、軍符府檄、駐馬即辦、高祖嘗稱之曰、若人機識、是宜委任、每爲吾兒陳事、千里外猶對面語也、隱太子與王有隙、王召玄齡與計、乃引杜如晦協判大事、累進文學館學士、隱太子忌二人、譖於高祖、高祖乃斥還第、及太子將有變、玄

齡密謂長孫無忌曰、宜勸王行周公之事、無忌入白王、王召玄齡及如晦、以方士服入計事、事平、王爲太子、擢玄齡右庶子、太子即位、進中書令、第功班賞、與如晦長孫無忌尉遲敬德侯君集、功皆第一、封韓國公、食邑千三百戶、居宰相位積十五年、女爲皇妃、男尚主、玄齡自以權寵已極、累表辭位、不聽、晚節多病、疾甚、上命鑿苑垣、以便通問、臨歿、親握手與決、擢子遺愛右衛中郎將、遺則朝散大夫、令及見之、薨年七十一、謚文昭、陪葬昭陵、玄齡當國、夙夜勤公、竭節、聞人善若已有之、議法處令、務爲寬平、不以已長望人、雖卑賤皆得盡所能、或以事被讓、必稽顙請罪、若無

所容、貞觀末、以譴還第、褚遂良言於上曰、玄齡事君小心、不可以一眚便斥、上悟、遽召見、特上以司農卿李緯爲民部尚書、有自京師來者、上問之、曰玄齡謂此人若何、對曰、玄齡說緯鬚好、上遂改緯太子詹事、上初伐遼、命玄齡留守、許以便宜從事、有男子上急變、玄齡詰狀、曰我乃告公、玄齡遂驛送行在、上聞留守送告密人、使人持長刀於前、問告者爲誰、曰房玄齡、上大怒、斥令腰斬、下詔謂玄齡曰、公何以不自信、更有如是者、可專決之、玄齡治家有法度、常恐諸子驕侈、襲勢凌人、集古今家誡爲屛風、令各取一具曰、留意於此、足以保身、子遺直嗣、次子遺愛誕率無學、

有武力、尚高陽公主、公主、帝所愛、故禮與他壻絕、主驕、疾遺直任嫡、遺直懼、請讓爵、上不許、高宗立、出遺直汴州刺史、遺愛房州刺史、主又誣遺直他罪、因敕長孫無忌推鞫、得主與遺愛反狀、遺愛伏誅、主賜死、遺直以先勳免、貶銅陵尉、史臣贊曰、太宗取孤隋、攘羣盜、天下已平、用玄齡如晦、輔政、大亂之餘、紀綱彫弛、而能興仆植僵、使號令典刑、粲然完具、可謂名宰相矣、然求所以致之之蹟、逮不可見、何哉、唐柳芳有言、帝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而房杜讓其直、英衛善兵、而房杜濟以文、持衆美效之君、是後新進更用事、玄齡身處要地、不吝權、善始終、以此成令名、如晦雖任事日淺、觀玄齡許與、及帝所親款、則謀謨果、有大過人者、如晦、字克明、京兆杜陵人也、少英爽、喜書、以風流自命、秦王引爲府兵曹參軍、時府屬多外遷、王患之、房玄齡曰、去者雖多不足惜、至若如晦、王佐才也、因表留僚府、從征伐、常參帷幄、方多事、裁處無留、僚屬共才之、王爲皇太子、授左庶子、即位、遷尚書左僕射、領選、與玄齡共筦朝政、當時浩然歸重、每議事帝所、玄齡必曰、非如晦莫籌之、（非如晦莫斷、房公一不自用也）及如晦至、卒用玄齡策、蓋如晦長於斷、而玄齡善謀、兩人深相知、故能同心濟謀、以佐佑帝、當世語良相、必曰房杜云、卒年四十六、長子構任慈州刺史、次子荷性暴詭、

不循法、尚城陽公主、承乾謀反、荷曰琅琊顏利仁善星數、言天有變、宜建大事、陛下當爲太上皇、請稱疾、上必臨問、可以得志、及敗、坐誅、臨刑、意氣軒驁、構以荷累、貶死嶺表、

盧懷愼

盧懷愼、渭州人也、第進士、神龍中、遷侍御史、開元元年、進同紫微黃門平章事、三年、改黃門監、（真難、真難）懷愼自以才不及崇、故事皆推崇、時譏爲伴食宰相、（真○大○臣○）以疾乞骸骨、遺言薦宋璟李傑李朝隱盧從愿、帝悼歎之、懷愼清儉、不營產、服器無金玉文綺之飾、所得祿賜、（誰肯）隨散輒盡、赴東都掌選、奉身之具止一布囊、旣屬疾、宋璟盧從愿候之、見敝簣單籍、門不

施箔會風雨至舉席自障日宴設食烝豆兩器菜數杯而
已臨別執二人手日上求治切然享國久稍倦於勤將有
憸人乘間而進矣公第志之四門博士張星上言懷慎忠
清以直道始終不別優賜無以勸善乃下制賜其家物百
段米粟二百斛帝後還京因校獵樗杜間望懷慎家環堵
庳陋家人若有所營者馳使問之還白懷慎大祥帝卽以
縑帛賜之因爲罷獵旣經其墓碑表不立停蹕臨視泫然
流涕乃詔官爲立碑而令中書侍郎蘇頲爲之文帝自書
李生日懷慎自以才不及崇每事推崇此與視人之技若
已有見人之彦寔能容何以異乎誠所謂大臣也夫合之

以清介自高下視他人者相踵也況公實未嘗無才者哉
當事而讓姚崇身退而薦宋璟執手數言天寶之後若親
覩之才與識兩俱勝者也

郭子儀　武舉

郭子儀字子儀華州鄭人也長七尺二寸安祿山反子儀
以武舉異等累遷充朔方節度使先是安思順爲朔方子
儀與李光弼俱爲牙門都將二人素不相能雖同盤飲食
常睇目相視不交一語及子儀代思順光弼意欲亡去猶
未決旬日詔子儀率兵東出趙魏光弼入見子儀曰一死
固甘乞免妻子可也子儀趨下持抱上堂而泣曰今國亂
主遷非公不能東伐豈懷私忿時耶執其手相持而拜因
率本軍東討與光弼合破賊史思明衆數萬子儀選騎五
百更出挑之三日賊疲引去乘之大破於沙河安祿山益
出精兵佐思明子儀曰彼恃加兵必易我易我心不固戰
則克矣與戰未決戮一步將以徇士殊死鬭遂破之斬首
二千級俘五百人獲馬如之於是晝揚兵夜擣壘賊不得
休息氣益老乃與光弼僕固懷恩等復擊賊嘉山斬首四
萬級獲人馬萬計思明跳奔博陵於是河北諸郡往往斬
賊首以迎王師方議北圖范陽會哥舒翰敗績潼關天子
走入蜀肅宗卽位靈武又詔子儀班師矣乃與光弼率步

騎五萬赴行在所時朝廷草昧衆單寡軍容闕然及是朝
威始震賊將阿史那從禮以同羅僕骨五千騎出塞誘河
曲九府六胡州部落數萬欲迫行在子儀與回紇首領葛
邏支往擊敗之斬獲數萬河曲平定賊將崔乾祐守潼關
肅宗二年三月子儀大破賊於潼關崔乾祐退守蒲津又
攻蒲津平之自是潼陝之間無復寇鈔是月安祿山遂死
五月詔子儀帥師趨京城與賊將安太清安守忠戰失利
子儀收合餘衆保武功九月從元帥廣平王率番漢之師
十五萬進收長安回紇遣葉護太子領四千騎助國討賊
子儀與葉護宴狎修好誓平國難相得甚好乃以李嗣業

爲前軍子儀奉元帥爲中軍王思禮爲後軍陣于香積寺之北嗣業以長刀突出斬賊數千騎回紇以奇兵繚賊背夾攻之斬首六萬級生擒二萬賊帥張通儒夜亡走陝郡翌日王入京師老幼夾道而呼蹈躍歡迎王休士三日復東安慶緒聞王師至遣嚴莊率衆十萬屯陝以助通儒連出輕騎子儀遣二隊逐之又至倍以往皆不及賊營輒反最後賊以二百騎掩軍未戰而走子儀悉軍横貫其營賊張兩翼包之官軍稍却嗣業率回紇從後擊回紇于黃埃中發十餘矢賊驚顧曰回紇至矣遂大敗僵尸相屬嚴莊等走洛陽挾慶緒渡河保相州遂取東都於是河東河西河南州縣悉平以功加司徒封代國公入朝帝遣具軍容迎至灞上勞之曰國家再造卿之力也即詔九節度大舉討慶緒以子儀光弼皆元功難相臨攝第用魚朝恩爲觀軍容宣慰使而不立元帥子儀自杏園濟河至衛州慶緒分其衆爲三軍將戰子儀選善射三千人伏壁內誡之曰俟吾小却賊必乘壘若等譟而射既戰僞遁賊薄營伏發注射如雨斬首四萬執安慶和遂收衛州復連營進圍相州引漳水以灌城城中糧盡人皆相食慶緒求救於史思明思明自魏來前軍遇之會大風拔木跬步不相物色於是王師南潰賊亦走輜械滿野諸節度引還子儀以朔方軍保河陽時王師衆而無統進退相顧望責功不專是以及于敗魚朝恩素疾其功因是譖之故帝召子儀還更以趙王爲天下兵馬元帥李光弼副之代子儀領朔方軍上元初復以子儀爲諸道兵馬都統率英武威遠等兵趨范陽詔下爲朝恩沮解明年光弼敗邙山失河陽又明年河中亂殺李國禎太原亂戕鄧景山朝廷憂二軍與賊合乃復以子儀爲朔方河中北庭潞儀澤沁等州節度行營進封汾陽郡王屯絳州子儀至屯誅首惡王元振等數十人太原辛雲京亦治害景山者諸鎭皆惕息代宗立程元振自謂於帝有功忌宿將難制因罷子儀副元帥子儀懼讒盡裒肅宗所賜詔敕千餘篇上之帝不得已亦欲以自明也初帝與子儀平兩京同天下憂患至是亦不免爲魚朝恩程元振所讒然是時史朝義尚盜洛帝欲使副雍王率師東討又爲朝恩元振交訾而止悲夫會梁崇義據襄州叛僕固懷恩屯汾州陰召回紇吐蕃寇河西殘涇州犯奉天武功上乃遽拜子儀爲關內副元帥鎭咸陽初子儀自相州罷歸京師部曲離散逮承詔麾下才數千騎驅民馬補行隊至咸陽虜已過渭水並南山而東矣是時天子走陝子儀南收兵得武關防卒數千而已軍不完也會六軍將張知節迎子儀于洛南子儀乃遣知節率烏崇福羽林

將長孫全緒爲前鋒營韓公堆擊鼓讙山張旗幟夜叢萬炬以疑賊於是吐蕃夜潰破賊書聞天子頓焉自變生倉卒天子出走故天下皆咎程元振元振懼乃說帝都洛陽帝已可其奏賴子儀奏請還都疏語明切反覆可聽帝讀之動乃復還長安既見子儀勞之曰用卿晚故至此傷哉帝也是誠不足與有爲矣因賜鐵劵圖形凌烟閣廣德二年僕固懷恩復誘吐蕃回紇党項數十萬人入寇朝廷大恐詔子儀屯奉天帝問計所出對曰無能爲也懷恩本臣偏將雖剽果然素失士心今能爲亂者誘思歸之人劫與俱來耳然皆臣故部曲忍以刃相向乎先驅至奉天諸將

皆請擊賊子儀曰客深入利速戰彼下素德我吾緩之當自攜貳因下令敢言戰者斬永泰元年吐蕃自北道趨奉天党項自東道趨同州吐谷渾奴剌自西道趨盩厔回紇繼吐蕃之後懷恩又以朔方兵繼之京師大震急召子儀屯涇陽軍纔萬人丙寅回紇吐蕃合兵圍涇陽子儀命諸將嚴設守備而不戰是時回紇與吐蕃聞僕固懷恩已死威相與爭長分營而居矣回紇在城西子儀因使牙將李光瓚等往說回紇欲與之共擊吐蕃回紇曰郭公在此紿我耳若果在此可得見乎光瓚報子儀子儀請挺身往說之遂與數騎開門出傳呼曰令公來回紇大驚其大帥合

胡祿都督藥葛羅可汗之弟也執弓注矢立於陣前子儀免胄釋甲投槍而進回紇諸酋長相顧曰是也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前執藥葛羅手讓之曰汝回紇有大功於唐唐之報汝亦不薄奈何負約深入吾地背恩德而助叛臣且懷恩叛君棄母於汝國何有今吾挺身而來聽汝執我殺之我之將士必致死與汝戰矣藥葛羅曰懷恩欺我（自吐情實）言天可汗晏駕令公亦捐館（戎狄可以誠感信矣）今知天可汗在上都令公復總兵於此懷恩又爲天所殺我曹豈肯與令公戰乎子儀因說之曰吐蕃無道乘我國有亂吞噬我邊鄙焚蕩我畿甸其所掠之財不可勝載馬羊雜畜長數百里瀰漫在野

此天以賜汝也全師而繼好破敵以取富爲汝計孰便藥葛羅曰吾爲懷恩所誤負公誠深今請爲公盡力擊吐蕃以謝過子儀因取酒與其酋長共飲藥葛羅使子儀先執酒爲誓子儀酹地曰大唐天子萬歲回紇可汗亦萬歲兩國將相亦萬歲有負約者身隕陣前家族滅絕盃至藥葛（巫能卻）羅亦酹地曰如令公誓（令公而唐若旨不知有令公出不行矣）於是諸酋長皆大喜曰鼎以二巫師從軍巫言此行甚安穩不與唐戰見一大人而還今果然矣子儀竟與約而還吐蕃疑之夜引兵遁去藥葛羅帥衆追吐蕃子儀使白元光帥精騎與之俱癸酉戰於靈臺西原大破之殺吐蕃萬計得所掠士女四千人丙子又破

之於涇州東賊虜敗散京城解嚴令公之功也德宗嗣位賜號尚父建中二年薨年八十五子儀事上誠御下恕遭幸臣程元振魚朝恩短毀方時多虞握兵處外然詔至即日就道故讒間不行方破吐蕃靈州時朝恩使人發其父墓盗未得子儀自涇陽來朝中外大懼帝唁之子儀叩頭號泣曰臣久主兵不能禁士殘人之墓人今發先臣墓此天譴也朝恩又嘗約子儀修具元載使人告曰軍容將不利於公其下願以衷甲從子儀不許但以家僮十數人往朝恩曰何車騎之寡也子儀告之朝恩泣曰非公長者得無致疑乎田承嗣倣狠不軌子儀常遣使至魏承嗣西望

再拜指其膝謂使者曰茲膝不屈於人久矣李靈耀據汴州公私財賦一皆遏絕子儀封幣道其境即令持兵衛送麾下宿將數十皆王侯貴重子儀頤指進退若部曲然與李光弼齊名而寬厚得人過之以身為天下安危者二十年八子七壻皆貴顯朝廷諸孫數十不能盡識至問安但頷之而已子儀禁無故軍中走馬南陽夫人乳母之子犯禁都虞候杖殺之諸子泣訴子儀叱遣之已而歎曰子儀諸子皆奴才也不賞父之都虞候而惜母之乳母為

呂蒙正

蒙正字聖功河南人也太平興國二年擢進士第一初蒙正父龜圖好內寵故蒙正與母劉氏俱被出頗淪躓窘乏及蒙正登仕為翰林學士至參知政事初入朝堂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參政耶蒙正陽為不聞也而過之同列不能平將詰其名姓蒙正遽止之曰若一知名姓則終身不能忘不若不知之為愈也李昉罷蒙正拜平章事監修國史蒙正質任寬簡趙普開國元老蒙正後進歷官一紀遂同相位普甚推許之先是盧多遜為相其子雍起家即授水部員外至是蒙正奏曰臣忝科甲及第釋褐止授九品京官今天下才能死于巖穴不霑天祿者多矣若臣男始離襁褓即膺如此寵命不可乞以臣釋褐時官之自是

宰相子止授九品京官遂為定制一日上語侍臣曰清靜致治黃老之旨也如汲黯臥治淮陽宓子彈琴單父皆眞能行黃老之道者蒙正對曰老子稱治大國若烹小鮮今之上封事議制置者甚多陛下唯清靜以鎮之足矣時輦運卒有私質市者上聞之曰幸門如鼠穴何可盡塞但去其尤者可也篙工楫師有少販鬻但無妨公不必究問蒙正對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曹參不擾獄市者以其能兼愛善惡也若窮之則姦慝無所容故告以愼勿擾耳上嘗欲遣人使朔方諭中書選才蒙正既疏名列上而上不用他日三問蒙正三以其人對上怒投其奏于地

曰卿何固執蒙正曰臣非固執蓋陛下未諒爾固稱其人可使因搢笏俛拾其書徐懐而下上退謂左右曰蒙正器量我不如至道初以右僕射出判河南府至洛多引親舊歡宴以政事委任僚屬已特總裁之而已眞宗即位進左僕射咸平四年以本官復同平章事蒙正至是凡三入相與趙普等矣景德二年表請歸洛日會親舊子孫環列迭奉壽觴後上朝永熙陵過洛兩幸其第謂蒙正曰卿諸子孰可用對曰諸子皆不足用有姪夷簡任潁州推官宰相才也夷簡由是聞知于上富弼之父富言一日入白曰有兒十歲欲令入書院事廷評太祝蒙正許之既見而驚曰

此兒他日名位與吾相似勳業遠過於吾者也遂令與諸子同學又嘗問諸子曰我爲相外議如何諸子云大人爲相四方無事蠻夷賓服但人言無能爲事權多爲同列所爭耳蒙正曰我誠無能但有一能能用人耳蒙正有冊子每四方替罷謁見必問地方人才客去隨即疏之朝廷求人取之囊中故其爲相文武百官各稱職者以此

王旦

王旦字子明大名人也父祐以文章顯于漢周之際事太祖太宗爲名臣常諭杜重威使無反漢拒盧多遜害趙普之謀以百口明符彥卿無罪世多稱其陰德又常手植三槐于庭曰吾之後世必有爲三公者旦幼而沈默太平興國五年進士及第淳化初王禹偁薦其才命直史館二年拜右正言知制誥初祐以宿名久掌書命旦不十年繼其任時論美之錢若水有人倫鑒每曰王君凌霄聳壑棟梁之材也李沆以同年生亦尊重旦爲遠大之器眞宗即位拜中書舍人數月爲翰林學士帝素賢旦嘗奏事退目送之曰爲朕致太平者必斯人也錢若水薦同知樞密院事踰年參知政事契丹犯邊從幸澶州雍王元份留守東京遇暴疾命旦馳還權留守事旦曰願宣寇準臣有所陳準至旦曰十日之內未有捷報當如何帝默然良久曰立皇

太子旦馳至京直入禁中令人不得傳播及大駕還旦家子弟皆出郊迎忽聞後面有騶訶聲回視乃旦也皆大驚三年拜工部尚書同平章事王欽若勸帝封禪帝沈思久之曰王旦得無不可乎日者上書言宮禁事坐誅籍其家得朝士所與往占吉凶之說帝怒欲付御史問狀旦曰此人之常情且語不及朝廷不足罪因自取嘗所占問之書以進曰臣少賤時不免爲此必以爲罪願并臣付獄眞宗曰此事已發矣何可免旦曰臣爲宰相執國法豈可自爲之幸于不發而以罪人也帝意稍解旦乃詣中書悉焚所得書已而帝復悔馳取之已焚之矣契丹來請別假錢幣

旦曰東封甚近車駕將出彼以此探朝廷耳止當以歲給
三十萬銀絹內各借三萬仍諭次年額內除之西夏趙德
明求糧萬斛旦請勑有司具粟百萬于京師而詔德明來
取德明大慚乃止寇準數短旦旦專稱準帝謂旦曰卿雖
稱其美彼專談卿惡旦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闕
失必多準對陛下無所隱此臣所以重準也帝以是愈賢
旦中書有事送密院違詔格準在密院以事上聞旦被責
堂吏皆罰不踰月密院有事送中書亦違詔格堂吏欣然
呈旦旦令送還密院準以是慚及準罷樞密使託人求爲
使相旦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邪準深憾之已而除準武

勝軍節度使同平章事準入見謝曰非陛下知臣安能至
此帝具道旦所以薦者準乃媿歎以爲不可及準在藩鎮
生辰造山棚大宴排設如聖節儀晚衣黃道服簪花爲人
所奏帝怒謂旦曰寇準每事欲效朕旦徐笑對曰準許
大年紀尚騃邪真宗意解曰然此正是騃爾遂不問帝欲
相王欽若旦曰欽若遭逢陛下恩禮已隆且乞留之樞密
兩府亦均旦沒後欽若始大用語人曰爲王公遲我十年
作宰相初欽若與馬知節同在樞府因奏事忿爭真宗召
旦至欽若猶譁不已帝大怒命付獄旦從容曰欽若等恃
陛下厚顧上煩譴訶當行朝典願且還內來日取旨明日

召旦問之旦曰欽若等當黜未知坐以何罪帝曰坐以忿
爭無禮旦曰陛下奄有天下使大臣坐忿爭無禮之罪或
聞外國恐無以威遠帝曰卿意如何旦曰願至中書召欽
若等宣示陛下含容之意且戒約之俟少間罷之未晚也
後月餘欽若等皆罷楊億問旦丁謂久遠當如何旦曰他
日在上位使有德者助之庶得終吉若獨當必爲身累耳
內臣劉承規以忠謹得幸病且死求爲節度使帝語旦曰
承規待此以瞑目旦執不可曰他日將有求爲樞密使者
當奈何遂止諫議大夫張師德兩詣旦門不得見意爲人
所毀及議知制誥旦曰可惜張師德向敏中問其故旦曰

吾累於上前言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師德
狀元及第榮進素定但當靜以待之爾若復奔競使無階
而入者當如何也每有差除旦先密疏三四人姓名以請
所用故旦所薦人未嘗知旦沒後史官修真宗實錄得內
出奏章始知多旦所薦云張詠知成都召還以任中正代
之言者以爲不可帝問旦對曰非中正不能守詠之規也
若他人往必妄有變改矣曹瑋知秦州懇乞求解帝問可
代者旦薦李及衆皆謂及非守邊才本州將吏亦輕及會
有屯駐禁軍白晝掣婦人釵者及方觀書亟命斬之觀書
如故楊億聞之具道其事與旦旦曰禁軍戍邊白晝爲盜

固當斬也烏足爲異旦之用及但以及必能謹守瑋之規摹而已馬軍副都指揮使張旻被旨選兵下令大峻兵懼謀欲爲變上召二府議之旦曰若罪旻則自今帥臣何以御衆急捕謀者則震驚都邑陛下數欲任旻以樞密今若擢用使解兵柄反側者當自安矣上謂左右曰王旦善處大事真宰相也旦素羸多疾自東封復命連歲求解天禧初進太尉兼侍中因薦可爲大臣者十餘人其後不至宰相惟李及凌策耳處士魏野以詩與旦曰從前輔相皆頻出獨在中書十五秋泰嶽汾陰俱禮畢這迴好伴赤松遊旦覽詩復求避位乃以太尉領玉清昭應宮使給宰相俸尋又命肩輿入禁使子雍與直省吏挾扶見于延和殿帝曰卿今疾亟萬一有不諱使朕天下事付之誰乎旦曰知臣莫若君惟明主擇之特張詠馬亮皆爲尚書帝歷問二人旦不對因曰試以卿意言之旦強起舉笏曰以臣之愚莫如寇準帝曰準性剛褊卿更思其次旦曰他人臣所不知也疾甚帝手自和藥并煮薯蕷粥賜之薨年六十一帝臨其喪大慟贈太師魏國公謚曰文正

畢士安　附李允則

畢士安鄭人舉進士太平興國初吳越錢俶納土選知台州言湖海新民始得天子命吏宜一用舊籍詔從之召人

翰林爲學士知制誥李沆卒進士安吏部侍郎參知政事入謝真宗曰未也行且相卿又曰朕倚卿以輔相豈在今日更求與卿同進者未審誰可耳對曰臣駑朽實不勝任寇準兼資忠義善斷大事宰相才也真宗曰聞其好剛使氣對曰準方正慷慨有大節忘身徇國秉道疾邪第不爲流俗所喜今天下之民雖蒙休德涵養安佚而西北跳梁爲邊境患若準者正所宜用也未閱月以本官與寇準同拜平章事準爲相守正嫉惡小人日思所以傾之有布衣申宗古告準交通安王元傑準惶恐莫知所自明賴士安力辯其誣乃下宗古吏俱伏姦罔景德元年契丹引兵分掠威虜士安與寇準合議請真宗幸澶淵真宗嚴兵將行太白晝見流星出上台北貫斗魁士安適臥疾移書準曰屢請昇疾從行手詔不許今大計已定唯君勉之士安願以身當星變而就國事已而少間進至澶淵見于行在及罷兵從還乃条邊要選良守將令塞上得境外牛馬類者悉還之通互市除鐵禁招流亡廣儲畜未幾夏州趙德明亦款塞內附二方既定中外略安量時制法次第施行二年十月晨朝至崇政殿廬疾暴作真宗步出臨視已不能言詔內侍以肩輿送歸第

李允則并州人遷知潭州將行真宗謂曰朕在南衙畢士

安常道卿家世今以湖南爲卿後湖南民列允則治狀於安撫使陳堯叟堯叟以聞乃召還連對三日真宗曰畢士安不謬知人者遷知滄州允則濬浮陽湖葺營壘官舍間穿井未幾契丹來攻老幼皆入保而水不乏斲冰代砲契丹遂解去遷東上閤門使獎州刺史城北舊有甕城允則欲合大城爲一先建東嶽祠出黄金百兩爲供器道以鼓吹居人爭獻金銀久之聲言盜自北至遂下令捕盜移文北界興版築以護神祠而卒就關城浚濠起月隄自此甕城之人悉内城中歲修禊事名界河戰棹爲競渡縱北人遊觀而不知其習水戰也州北舊多設陷馬坑城下起樓

爲斥堠望十里自罷兵後人莫敢登允則曰南北既講和矣安用此爲命撤樓夷坑爲諸軍蔬圃浚井疏洫列畦隴築短垣縱横其中植以荆棘而其地益阻隘因治坊巷徙浮圖北原上州民旦夕登望三十里下令安撫司所治境有隙地悉種榆久之榆滿塞下顧謂僚佐曰此步兵之地不利騎戰豈獨資屋材邪嘗宴軍而甲仗庫火允則作樂飲酒不輟少頃火熄悉瘞所焚密遣吏持檄瀛州以茗籠運器甲不浹旬兵器完足人無知者樞密院請劾不救火狀真宗曰允則必有謂姑詰之對曰兵械所藏儆火甚嚴方宴而焚必姦人所爲若舍宴救火事當不測又得諜釋

紬厚遇之諜言燕京大王遣來因出所刺緣邊金穀兵馬之數允則曰若所謂謬矣呼主吏按籍書實數與之諜請加緘印因厚賜以金縱還未幾諜遽至還所與數緘印如故反出彼中兵馬財力地里委曲實數以報一日民有歐爲契丹民毆傷而逝者允則不治與傷者錢二千逾月幽州以其事來詰答曰無有也蓋他諜欲以毆人爲質驗既無有乃殺諜雲翼卒亡入契丹允則移文督還契丹報以不知所在允則曰在某所契丹駭愕即歸卒遂斬以徇允則不事威儀間或步出遇民有可語者延坐與語以是洞知人情善撫士卒皆得其用盜發輒獲人亦莫知所由在

河北二十餘年事功最多其方略設施雖遊觀亭傳後人亦莫敢隳國信往來費用儀式多所裁定王君玉談苑曰允則守雍州匈奴不敢南牧朝廷無北顧之憂一日出官庫錢千緡復斂民間錢起浮圖即時飛謗至京師至于監司亦屢有奏劾真宗悉封付允則然攻者尚喧沸真宗遣中人密諭之允則謂使者曰某非留心釋氏實爲邊地起望樓耳蓋是時北鄙方議寢兵罷斥堠允則不欲顯爲其備故也李生曰允則真大將之選也當自立傳特爲畢公藻鑑如此若已有之又如此世人未知之故附諸其後焉允則亦可謂真大臣

文彥博

彥博字寬夫汾州人也及進士第知翼城縣轉侍御史元昊入攻邊將劉平戰歿監軍黃德和擁兵觀望欲脫已罪誣平降虜而以金帶賂平奴使附已平家二百口皆含冤械繫詔彥博置獄河中彥博鞫治得實德和黨援謀翻獄已遣他御史來代之矣彥博拒之曰朝廷慮獄不就故遣君今獄具矣事或弗成彥博執其咎與君無與也德和并奴卒就誅及知益州時米價騰貴彥博因就諸城門相近院一十八院減價糶賣與貧民不限以數張榜通衢米價遂減前此或限升斗或抑價直適足以增其氣燄而終不能平其米價乃知臨事當有術也召拜樞密副使參知政

事又拜同平章事薦張瓌韓維王安石等御史唐介劾其在蜀日作間金奇錦獻張貴妃緣此擢爲執政上怒甚却奏不視謫介英州別駕彥博亦罷相知許州至和二年復以吏部尚書同平章事三年正月帝疾暴作彥博呼內侍史志聰問狀對曰禁密不敢漏言彥博叱之曰爾曹出入禁闥不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欲何爲邪自今疾勢增損必以告不爾當行軍法又與同列劉沆富弼留宿殿廬知開封府王素夜叩宮門上變彥博不使入明日言有禁卒告都虞侯欲爲亂者彥博召都指揮使許懷德問以都虞侯

狀懷德稱其人謹愿可保無此彥博曰然則卒有怨誣之耶當亟誅之以靖衆乃請劉沆等判狀尾斬卒于軍門先是富弼用朝士李仲昌策自澶州商胡河穿六漯渠入橫壠故道北京留守賈昌朝素惡弼陰約內侍武繼隆令司天官二人俟執政聚時於殿廷抗言國家不當穿河北方以致上體不安後數月二人又聽繼隆上言請皇后同聽政史志聰以狀白彥博彥博視而懷之徐召二人詰之曰天文變異汝職所當言也何得輒預國家大事邪汝罪當族二人大懼彥博曰觀汝直狂愚今未忍治汝罪二人退乃出狀以示同列同列皆憤怒曰奴輩敢爾何不斬之彥博曰斬之則事彰灼中宮不安矣既而議遣司天官定六

漯方位復使二人往二人至六漯恐治前罪更言六漯在東北非正北也帝疾愈彥博等歸第劉沆密白帝曰陛下違豫時彥博擅斬告反者彥博聞之乃以沆判呈熙寧二年彥博言於帝曰朝廷行事務合人心宜兼采衆論以靜重爲先祖宗法未必皆不可行但有偏而不舉之敝耳不須更張以失人心在樞府九年以極論市易司監賣果實損國體斂民怨爲安石所惡力引去出知大名府初選人有李公義者請以鐵龍爪治河宦者黃懷信沿其制爲濬川杷天下指笑以爲兒戲安石獨信之遣都水丞范子淵

行其法子淵奏用杷之功水悉歸故道退出民田數萬頃詔大名核實彥博言河非杷可濬雖甚愚之人皆知無益臣不敢雷同罔上疏上帝不悅乃請老以太師致仕居洛陽元祐初用司馬光薦復命平章軍國重事六日一朝一月兩赴經筵居五年復致仕卒年九十一彥博逮事四朝任將相五十年名聞四夷契丹使邪律永昌來聘望見彥博於殿門外却立改容曰此潞公也邪蘇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綜理庶務雖精練少年有不如其貫穿古今雖專門名家所不逮使者拱手曰天下異人也既歸洛西羌首領溫溪心有名馬請於邊吏願以餽彥博詔許之

其爲外國所敬如此其在洛也洛人邵雍程顥兄弟皆賓接之如布衣交與富弼司馬光等十三人用白居易九老會故事置酒賦詩相樂序齒不序官謂之耆英會初賓元間河東闕漕使章得象言聞縉紳間說文彥博者磊落有稱呂夷簡曰恨不識也明日召至既退歎曰此大有福人何所任用不可遂自殿中侍御史差委就遷待制不出十年出將入相元豐間以太尉留守西京未交印先就第廟坐見監司府官唐介之子義問爲運判退謂其客尹煥曰先公爲臺官嘗言潞公今豈挾爲恨邪煥曰公所爲必有理姑聽之明日彥博交府事以次見監司府官如常儀或以問彥博彥博曰吾未視府事三公見庶僚也即交印河南知府見監司矣一日謂義問曰仁宗朝先參政爲臺官以言彥博得罪彥博亦罷相未幾彥博復召還即上言唐介所言正中臣罪仁宗用是起先公判潭州尋至大用與彥博同執政相知爲深也元祐元年程頤爲崇政殿說書頤以師道自居每侍講色甚莊繼以諷諫上畏之彥博對上恭甚進士唱名侍立終日上屢曰太師少休彥博頓首謝立不去時年已九十

李生曰結主者慕獲上之誠容人者美秦誓之美有自來矣夫自秦繆著誓孔子取以爲平天下之要訣而後一个

臣者不難擇矣所謂一个臣者無他技蓋斷斷乎其無他技也非有技而藏之不試也夫有其技者必以技爲天下役自無其技則天下之技徃歸焉此自然之勢也故爲君者擇一相而已所擇於一相者非有技也爲其好人之技也而君能好之則天下平矣然自古至今多才與技者未嘗之人獨好技者之難何哉以其未嘗無他技故耳後儒不識好惡之理二且操人之國務擇君子而去小人以爲得好惡之正也夫天有陰陽地有柔剛人有君子小人何可無也君子固有才矣小人獨無才乎君子固樂於嚮用矣彼小人者獨肯甘心老死于黃馘乎是皆不可以無所

而使之有不平之恨也使小人而可以無所則是天地有棄物而慈母有棄子也必天地而不生此物父母而不生此子也而後可否則未有不以抆爲天下役者矣而奈何去之吾恐仁人之所放流者正在此而不在彼也故列敘古之大臣復取其能容人者以爲世鑒焉

藏書大臣傳卷十終

藏書大臣傳卷十一

五忠誠大臣

樂毅

樂毅者其先祖曰樂羊樂毅賢好兵聞燕昭王以子之之亂而齊大敗燕燕昭王怨齊屈身下士先禮郭隗以招賢者樂毅于是爲魏昭王使於燕燕王以客禮待之樂毅辭讓遂委質爲臣燕昭王以爲亞卿久之當是時齊湣王疆南敗楚相唐眛于重丘西摧三晉于觀津遂與三晉擊秦助趙滅中山破宋廣地千餘里諸侯皆欲背秦而服於齊湣王自矜百姓弗堪於是燕昭王問伐齊之事樂毅對曰

齊霸國之餘業也地大人衆習于兵戰未易獨攻也王若欲圖之莫若結趙及楚魏於是使樂毅約趙惠文王別使連楚魏令趙啗秦以伐齊之利諸侯害齊湣王之驕暴皆爭合從與燕伐齊樂毅還報燕昭王悉起兵使樂毅爲上將軍趙惠文王以相國印授樂毅樂毅於是并護趙楚韓魏燕之兵以伐齊破之濟西諸侯兵罷歸而燕軍樂毅獨追至于臨菑齊湣王之敗濟西亡走保於莒樂毅獨留徇齊齊皆城守樂毅攻入臨菑盡取齊寶財物祭器輸之燕燕昭王大悅親至濟上勞軍行賞饗士封樂毅于昌國號爲昌國君於是燕昭王收齊鹵獲以歸而使樂毅復以兵

平齊城之不下者、樂毅留徇齊五歲、下齊七十餘城、皆爲郡縣以屬燕、唯獨莒即墨未服、會燕昭王死、子立爲燕惠王、惠王自爲太子時常不快於樂毅、及即位、齊之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於是燕惠王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樂毅、樂毅知燕惠王之不善代之、畏誅、遂西降趙、趙封樂毅於觀津、號曰望諸君、尊寵樂毅以警動於燕齊、齊田單後與騎劫戰、果設詐誑燕軍、遂破騎劫於即墨下、而轉戰逐燕北至河上、盡復得齊城、而迎襄王於莒、入于臨菑、燕惠王後悔使騎劫代樂毅、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樂毅報遺燕惠王書曰、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廁之賓客之中、立之羣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爲亞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令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爲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練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爲然、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于燕、齊器設于寧臺、大呂陳于元英、故鼎反乎磨室、薊丘之植植于汶篁、自五伯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爲慊於志、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命承教、可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臣聞賢聖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彊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羣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修法令、愼庶孽、施及乎萌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沉子胥而不悔、子胥不早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謗、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

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于君子矣恐
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疏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唯
君王之畱意焉於是燕王復以樂毅子樂閒爲昌國君而
樂毅往來復通燕燕趙以爲客卿樂毅卒于趙

藺相如

藺相如者趙人也（何嫌從宦豎起家乎）爲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惠文王時得
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
璧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
徒見欺欲勿予即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人可使報秦者
未得宦者令繆賢曰（繆賢身邊反有大賢乎可敬也）臣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

對曰臣常有罪竊計欲亡走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曰君何
以知燕王臣語曰臣常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
臣手曰願結友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謂臣曰夫趙彊而
燕弱而君幸於趙王故燕王欲結于君今君乃亡趙走燕
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畱君而束君歸趙矣君不如肉袒伏
斧質請罪則幸得脫矣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臣臣竊以
爲其人勇士有智謀宜可使於是王召見問藺相如曰秦
王以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可予不相如曰秦彊而趙弱
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奈何相如曰秦以城求
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秦不予趙城曲在秦均之

二策寧許以負秦曲王曰誰可使者相如曰王必無人臣
願奉璧往使城入趙而璧畱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兩言逆定如持左券）趙
王於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
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
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
授璧相如因持璧卻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大王
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王趙王悉召羣臣議皆曰秦貪負
其彊以空言求璧償城恐不可得議不欲予秦璧臣以爲
布衣之交尚不相欺況大國乎（好甚）且以一璧之故逆彊秦之
歡不可於是趙王乃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廷何

者嚴大國之威以修敬也今臣至大王見臣列觀禮節甚
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
故臣復取璧（一丈夫決叔萬乘莫當秦王愛璧相如欲碎璧故入其計也）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
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召
有司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
佯爲予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
寶也趙王恐不敢不獻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
宜齋戒五日設九賓於廷（此翻尤妙乃可歸璧）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之終不可
彊奪遂許齋五日舍相如廣成傳舍相如度秦王雖齋決
負約不償城乃使其使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歸璧于

趙。（此時秦王在相如掌握之中矣）秦王齋五日後、乃設九賓禮于庭、外引趙使者藺相如、相如至、謂秦王曰、秦自繆公以來、二十餘君、未嘗有堅明約束者也、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故令人持璧歸、閒至趙矣、且秦彊而趙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趙立奉璧來、今以秦之彊而先割十五城予趙、趙豈敢留璧而得罪於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唯大王與羣臣孰計議之、（冷笑無味、秦王一生只受此人斷）秦王與羣臣相視而嘻、左右或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絕秦趙之歡、不如因而厚遇之、使歸趙、趙王豈以一璧之故欺秦邪、（秦王亦是奸雄者、勢使如此、禮相如也）卒廷見相如、畢禮而歸之、相如既歸、趙王以爲賢、拜爲上大夫、秦亦不以城與趙、趙亦終不與秦璧、其後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爲好會于西河外澠池、（又來了）趙王畏秦、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是）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爲王、以絕秦望、（頗亦過甚）王許之、遂與秦王會澠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爲秦聲、請奏盆缻秦王、以相娛樂、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進缻、因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缻、相如曰、五步之內、（以氣壓秦王）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懌、爲一擊缻、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爲趙王擊缻、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既罷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爲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我爲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之勞、（村）位居我上、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相如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節節見相如智勇俱妙）於是舍人相與諫藺相如欲辭去、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駑、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彊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鬭、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廉頗聞之、（頗亦不低）肉袒負荊、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歡、爲刎頸之交、

卓吾曰、言有重於泰山、相如是也、相如眞丈夫、眞男子、眞大聖人、眞大阿羅漢、眞菩薩、眞佛祖、眞令人千載如見也、

魯仲連

魯仲連者、齊人也、好奇偉俶儻之畫策、而不肯仕宦任職、好持高節、游于趙、趙孝成王時、而秦王使白起破趙長平

之軍前後四十餘萬、秦兵遂東圍邯鄲、趙王恐、魏王使客
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為急圍
趙者、前與齊湣王爭彊為帝、已而復歸帝、今齊湣王已益
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復求為帝、趙
誠發使尊秦昭王為帝、秦必喜、罷兵去、此時魯仲連適游
趙、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前
亡四十萬之衆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去、魏王使客
將軍新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仲
連曰、吾始以君為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
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新垣衍安在、吾請為君責而歸之、
平原君曰、勝請為紹介而見之於先生、魯連見新垣衍而
無言、新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
者也、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也、曷為久
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魯仲連曰、世以鮑焦為無從頌而
死者、皆非也、衆人不知、則為一身、彼秦者、棄禮義而尚首
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即肆然而為帝、過而為
政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為之民也、所為
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新垣衍曰、先生助之將奈何、魯連
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則固助之矣、新垣衍曰、燕則
吾請以從矣、若乃梁者、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

之、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耳、使梁睹秦稱帝之害
則必助趙矣、新垣衍曰、秦稱帝之害何如、魯連曰、昔者齊
威王嘗為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
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
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因齊後至、則斮、齊威王勃
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為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
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新垣衍曰、先生
獨不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而智不若耶、
畏之也、魯連曰、嗚呼、梁之比於秦若僕邪、新垣衍曰、然、魯
仲連曰、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衍怏然不悅曰、噫嘻、
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
仲連曰、固也、吾將言之、昔者九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
九侯有子而好、獻之於紂、紂以為惡、醢九侯、鄂侯爭之彊、
辯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羑里之庫
百日、欲令之死、曷為與人俱稱王、卒就脯醢之地、齊湣王
將之魯、夷維子為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
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
來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辟舍、納筦籥、攝
衽抱機、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
籥、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途於鄒、當是時、鄒君死

湣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棺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劒而死固不敢入于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賻襚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俱據萬乘之國各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爲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新垣

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爲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爲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爲却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軍秦軍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讓使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爲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其後二十餘年燕將攻下聊城聊城人或讒之燕燕將懼誅因保守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聊城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爲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

將書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敗名滅後世無稱焉非智也三者世主不臣說士不載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貴賤尊卑此時不再至願公詳計而無與俗同且楚攻齊之南陽魏攻平陸而齊無南面之心以爲亡南陽之害小不如得濟北之利大故定計審處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衡秦之勢成楚國之形危齊棄南陽斷右壤定濟北計猶且爲之也且夫齊之必決于聊城公勿再計今楚魏交退於齊而燕救不至以全

齊之兵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期年之敝則臣見公之不能得也且燕國大亂君臣失計上下迷惑栗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以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爲天下僇笑國敝而禍多民無所歸心今公又以敝聊之民距全齊之兵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外之心是孫臏之兵也能見於天下雖然爲公計者不如全車甲以報於燕車甲全而歸燕燕王必喜身全而歸於國士民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更俗功名可立也亡意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裂地定封富比乎陶衛世世稱孤與齊久

存又一計乎此兩計者顯名厚實也願公詳計而審處一
焉且吾聞之規小節者不能成榮名惡小恥者不能立大
功昔者管夷吾射桓公中其鉤篡也遺公子糾不能死怯
也束縛桎梏辱也若此三行者世主不臣而鄉里不通鄉
使管子幽囚而不出身死而不反於齊則亦名不免爲辱
人賤行矣臧獲且羞與之同名況世俗乎故管子不恥身
在縲絏之中而恥天下之不治不恥不死公子糾而恥威
之不信於諸侯故兼三行之過而爲五霸首名高天下而
光燭鄰國曹子爲魯將三戰三北而亡地五百里鄉使曹
子計不反顧議不還踵刎頸而死則亦名不免爲敗軍禽

將矣曹子棄三北之恥而退與魯君計桓公朝天下會諸
侯曹子以一劍之任枝桓公之心於壇坫之上顏色不變
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
威加吳越若此二士者非不能成小廉而行小節也以爲
殺身亡軀絕世滅後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感忿之怨立
終身之名棄忿悁之節定累世之功是以業與三王爭流
而名與天壤相弊也願公擇一而行之燕將見魯連書泣
三日猶預不能自決欲歸燕已有隙恐誅欲降齊所殺虜
於齊甚衆恐已降而後見辱喟然嘆曰與人刃我寧自刃
乃自殺聊城亂田單遂屠聊城歸而言魯連欲爵之魯連

逃隱於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
焉

魯連子云齊辯士田巴服徂丘議稷下毀五帝罪三王服
五霸離堅白合同異一日服千人有徐劫者其弟子曰魯
仲連年十二號千里駒往請田巴曰臣聞堂上不奮郊草
不芸白刃交前不救流矢急不暇緩也今楚軍南陽趙伐
高唐燕人十萬聊城不去國亡在旦夕先生奈之何若不
能者先生之言有似梟鳴出城而人惡之願先生勿復言
田巴曰謹聞命矣巴謂徐劫曰先生乃飛兔也豈直千里
駒巴終身不談李生曰田巴之談可無魯連子之談不可

無能如魯連之談則終日談可矣談之益於世也甚矣

張良

留侯張良者其先韓人也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
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卒二十
年秦滅韓良年少未宦事韓韓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
葬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爲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韓
故秦皇帝東游良與客狙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
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良嘗閒步
遊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
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毆之爲其老强忍下取履父

曰履我良業爲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
大驚隨目之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
與我會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
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會五日雞鳴良往父
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曰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
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爲王
者師矣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
卽我也遂去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良因異之居下
邳爲任俠項伯常殺人從良匿後十年陳涉等起兵良亦
聚少年百餘人景駒自立爲楚假王在留良欲往從之道

遇沛公遂屬焉沛公拜良爲廐將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
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爲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
天授及沛公之薛見項梁項梁立楚懷王良乃說項梁曰
君已立楚後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賢可立爲王益樹黨
項梁使良求韓成立以爲韓王以良爲韓司徒與韓王將
千餘人西略韓地得數城秦輒取之往來爲游兵潁川沛
公之從雒陽南出轘轅良引兵從沛公下韓十餘城擊破
楊雄軍沛公乃令韓王成留守陽翟與良俱南攻下宛西
入武關沛公欲以兵二萬人擊秦嶢下軍良說曰秦兵尚
强未可輕臣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願沛公且留

壁使人先行爲五萬人具食益張旗幟諸山上爲疑兵令
酈食其持重寶啗秦將秦將果叛欲連和俱西襲咸陽沛
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耳恐士卒不從不從必危
不如因其懈擊之沛公乃引兵擊秦軍大破之遂北至藍
田再戰秦兵竟敗遂至咸陽秦王子嬰降沛公沛公入秦
宮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
不聽良曰夫秦爲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爲天下除殘賊
宜縞素爲資今始入秦卽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爲虐且忠
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樊噲言沛公
乃還軍霸上項羽至鴻門下欲擊沛公項伯乃夜馳入沛

公軍私見張良欲與俱去良曰臣爲韓王送沛公今事有
急亡去不義乃具以語沛公沛公大驚曰爲將奈何良乃
固要項伯項伯見沛公沛公與飲爲壽結賓婚令項伯具
言沛公不敢倍項羽所以距關者備他盗也及見項羽後
解語在項羽事中漢元年正月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王
賜良金百鎰珠二斗良具以獻項伯漢王亦因令良厚遺
項伯使請漢中地項王乃許之遂得漢中地漢王之國良
送至褒中遣良歸韓良因說漢王曰王何不燒絕所過棧
道示天下無還心以固項王意乃使良還行燒絕棧道良
至韓韓王成以良從漢王故項王不遣成之國從與俱東

良說項王曰、漢王燒絕棧道、無還心矣、乃以齊王田榮反
書告項王、項王以此無西憂漢心、而發兵北擊齊、項王竟
不肯遣韓王、乃以為侯、又殺之彭城、良亡、間行歸漢、漢
王亦已還定三秦矣、復以良為成信侯、從東擊楚、至彭城、
漢敗而還、至下邑、漢王下馬据鞍而問曰、吾欲捐關以東
等棄之、誰可與共功者、良進曰、九江王黥布、楚梟將、與項
王有郤、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
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卽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
楚可破矣、漢王乃遣隨何說九江王布、而使人連彭越、及
魏王豹反、使韓信將兵擊之、因舉燕代齊趙、然卒破楚者、

此三人力也、張良多病、未嘗特將也、常為畫策臣、時時從
漢王、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榮陽、漢王恐憂、與酈食其謀
橈楚權、食其勸立六國後、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
之矣、食其未行、張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
為我計橈楚權者、具以酈生語告於子房、曰、何如、良曰、誰
為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張良對曰、臣
請藉前箸為大王籌之、漢王聞良籌畫、輟食吐哺罵曰、豎
儒幾敗而公事、令趣銷印、漢四年、韓信破齊、而欲自立為
齊王、漢王怒、張良說漢王、漢王使良授齊王信印、語在淮
陰事中、其秋、漢王追楚至陽夏南、戰不利而壁固陵、諸侯

期不至、良說漢王、漢王用其計、諸侯皆至、語在項籍事中、
漢六年正月、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鬬功、高帝曰、運籌策帷
帳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
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
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張良為留侯、與蕭何
等俱封、留侯性多病、卽道引不食穀、杜門不出歲餘、上欲
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諫爭、呂后乃使建
成侯呂澤劫留侯曰、君嘗為上謀臣、今上欲易太子、君安
得高枕而臥乎、留侯曰、始上數在困急之中、幸用臣策、今
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閒、雖臣等百餘人何益、

呂澤彊要曰、為我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
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四人者年老矣、皆以為上慢侮人、
故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無愛
金玉璧帛、令太子為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
以為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必異而問之、問之上知
獨知高祖心中事
此四人賢、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
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漢十二年、上從擊
破布軍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留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
叔孫太傅稱說引古今、以死爭太子、上詳許之、猶欲易之、
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

衣冠甚偉上怪之問曰彼何爲者四人前對各言名姓曰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黄公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辟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爲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爲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爲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搖矣呂后眞而主矣戚夫人泣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留侯乃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讎彊秦天下震動今以三寸

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耳乃學辟穀道引輕身會高帝崩呂后德留侯乃彊食之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何至自苦如此乎留侯不得已彊聽而食後八年卒謚爲文成侯子不疑代侯子房始所見下邳圯上老父與太公書者後十三年從高帝過濟北果見穀城山下黄石取而葆祠之留侯死并葬黄石冢

李生曰漢之三傑皆爲帝所疑獨不疑子房者以子房終始之心至明白也昔人謂子房善藏其用夫秦項滅而英雄之恨已銷可以辟穀謝世矣何用之藏與使子房而功名富貴人也當不已於好謀用智之心雖欲善藏其用以求免帝之疑又可得與信何是已信無足論矣觀何日夜求免於帝之疑者至無遺策矣何亦自以爲得藏身之智也然帝疑何之心卒與何相終始其獲免於械繫者直天幸耳乃知心迹苟明雖智如子房未始藏其用也范蠡惟不勝好智之私故卒以滅吳而霸彊越成萬世之名夫會稽之棲報父之讎也非無罪而興師者也舍而不誅蠡之君臣當用以爲德矣謀之二十餘年自强可也雪恥可也乃句踐既許吳成矣蠡獨鼓進兵焉何哉以長頸鳥喙之人猶掩泣而不忍其使者蠡獨何忍乎太伯之祀忽焉遽

絶句踐之疑從茲甚矣與其逃海避誅以智求免孰若優游廊廟使悍后妒主皆信之而不疑也故爲陶朱公者去越適齊又去齊還陶役役焉名利之場老死而不止是用智之過也則謂留侯善藏其用亦可也

田叔孟舒

田叔趙陘城人也叔好劒學黄老術於樂巨公所爲人刻廉自喜喜游諸公趙人擧之趙相趙午言之趙王張敖以爲郎中數歲未及還會趙午貫高等謀弑上事發覺漢下詔捕趙王及羣臣反者趙有敢隨王者罪三族唯田叔孟舒等十餘人赭衣自髡鉗稱王家奴隨王至長安趙王敖

事白得出廢爲宣平侯乃進言叔等十餘人上盡召見與語漢廷臣毋能出其右者上說盡拜爲郡守諸侯相叔爲漢中守十餘年孝文帝初立召叔問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臣不知也上曰公長者也宜知之叔頓首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是時孟舒坐虜大入雲中免上曰先帝置孟舒雲中十餘年矣虜嘗一入孟舒不能堅守無故士卒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公何以言孟舒爲長者也叔叩頭對曰是乃孟舒所以爲長者也夫貫高等謀反上下明詔趙有敢隨王者罪三族然孟舒自髡鉗隨張王敖之所欲以身死之豈自知爲雲中守哉漢與楚相距士卒

罷敝匈奴冒頓新服北夷來爲邊患孟舒知士卒罷敝不忍出言士爭臨城死敵如子爲父以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敺之哉是乃孟舒所以爲長者也於是上曰賢哉孟舒復召以爲雲中守後數歲叔坐法失官梁孝王使人殺故吳相袁盎景帝召叔案梁具得其事還報上曰梁有之乎對曰有之事安在叔曰上無以梁事爲也上曰何也曰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如其伏法而大后食不甘味臥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於是上大賢之以爲魯相相初至官民以王取其財物訟王者百餘人叔取其渠率二十人各笞二十餘各搏二十怒之曰王非汝主耶何敢自言

主魯王聞之大慚發中府錢使相償之相曰王自使人償之不爾是王爲惡而相爲善也於是王乃盡償之王好獵相常從王輒休相出就館舍相出常暴坐待王苑外王數使人請相休終不休曰我王暴露我獨何爲就舍魯王以故不大出游數年叔以官卒魯以百金祠少子仁不受也曰義不以百金傷先人名

張安世　任子

張安世字子孺少以父湯任爲郎用善書給事尚書精力於職休沐未嘗出上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購求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上

奇其材擢爲尚書令遷光祿大夫昭帝即位大將軍霍光秉政以安世篤行光親重之會左將軍上官桀父子及御史大夫桑弘羊皆與燕王蓋主謀反誅光以朝無舊臣白用安世爲右將軍光祿勳以自副焉久之天子下詔封安世爲富平侯明年昭帝崩未葬大將軍光白太后徙安世爲車騎將軍與共徵立昌邑王王行淫亂光復與安世謀廢王尊立宣帝帝初即位褒賞大臣下詔益封安世萬六百戶功次大將軍光安世子千秋延壽彭祖皆中郎將侍中大將軍光薨後數月御史大夫魏相上封事言車騎將軍安世事孝武皇帝三十餘年忠信謹厚勤勞政事與大

將軍定策、天下受其福、國家重臣也、宜尊其位、以爲大將軍、毋令領光祿勳事、使專精神、憂念天下、安世子延壽重厚、可以爲光祿勳、領宿衛臣、上亦欲用之、安世聞旨、懼不敢當、請閒求見、免冠頓首曰、老臣耳妄聞、言之爲先事、不言情不達、誠自量不足以居大位、繼大將軍後、唯天子財哀、以全老臣之命、上笑曰、君言泰謙、君而不可、尚誰可者、安世深辭弗能得、後數日、竟拜爲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數月、罷車騎將軍屯兵、更爲衛將軍、兩宮衛尉、城門、北軍兵屬焉、時霍光子禹爲右將軍、上亦以禹爲大司馬、罷其右將軍屯兵、以虛尊加之、而實奪其衆、後歲餘、禹謀

反、夷宗族、安世素小心畏忌、已內憂矣、其女孫敬爲霍氏外屬婦、當相坐、安世瘦懼、形於顏色、上怪而憐之、以問左右、乃赦敬、以慰其意、安世寖恐、職典樞機、以謹慎周密自著、外內無間、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聞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與議也、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爲舉賢達能、豈有私謝邪、絕弗復爲通、有郎功高不調、自言安世、應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何長短而自言乎、絕不許、已而郎果遷、莫府長史遷、辭去之官、安世問以過失、長史曰、將軍爲明主股肱、而士無所進、論者以爲譏、安世曰、明主在上、賢不肖較然、

臣下自修而已、何知士而薦之、其欲匿名迹、遠權勢如此、爲光祿勳、郎有醉小便殿上、主事白行法、安世曰、何以知其不反水漿邪、郎淫官婢、婢兄自言、安世曰、奴以恚怒、誣汙衣冠、告署適奴、其隱人過失、皆此類也、安世自見父子尊顯、懷不自安、爲子延壽求出補吏、上以爲北地太守、歲餘、上閔安世年老、復徵延壽爲左曹太尉、初安世兄賀幸於衛太子、太子敗、賓客皆誅、安世爲賀上書、得下蠶室、後爲掖庭令、而宣帝以皇曾孫收養掖庭、賀內傷太子無辜、而曾孫孤幼、所以視養拊循、恩甚密焉、及曾孫壯大、賀教書、令受詩、爲取許妃、以家財聘之、曾孫數有徵怪、賀聞知、

爲安世道之、稱其材美、安世輒絕止、以爲少主在上、不宜稱述曾孫、及宣帝卽位、而賀已死、上謂安世曰、掖庭令平生稱我、將軍止之、是也、上追思賀恩、欲封其冢爲恩德侯、置守冢二百家、賀有一子、蚤死、無子、子安世小男彭祖、彭祖又小與上同席研書、指欲封之、先賜爵關內侯、故安世深辭賀封、又求損守冢戶數、稍減至三十戶、上曰、吾自爲掖庭令、非爲將軍也、安世乃止、不敢復言、遂下詔曰、其爲故掖庭令張賀置守冢三十家、上自處置其里、居冢西鬬雞翁舍南、上少時所嘗游處也、明年、復下詔封賀弟子侍中關內侯彭祖爲陽都侯、賜賀謚曰陽都哀侯、時賀有孤、

孫霸年七歲、拜爲散騎中郎將、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安世以父子封侯、在位太盛、乃辭祿、詔都內別臧張氏無名錢以百萬數、安世尊爲公侯、食邑萬戶、然身衣弋綈、夫人自紡績、家童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內治產業、累積纖微、是以能殖其貨、富於大將軍光、天子甚尊憚大將軍、然內親安世心密於光焉、元康四年春、安世病、上疏歸侯乞骸骨、天子報曰、安世復强起視事、至秋薨、天子贈印綬送以輕車介士、謚曰敬侯、賜塋杜東、將作穿復土起冢祠堂、子延壽嗣、延壽自以無功德、何以能久堪先人大國、數上書讓減戶邑、又因弟陽都侯彭祖口陳至誠、天子以爲有

讓、乃徙封平原、并一國、戶口如故、而租稅減半、薨、謚曰愛侯、子勃嗣、爲散騎諫大夫、元帝初卽位、詔列侯舉茂材、勃舉大官獻丞陳湯、湯有罪、勃坐削戶二百、會薨、故賜謚曰繆侯、後湯立功西域、世以勃爲知人、子臨嗣、臨亦謙儉、每登閣殿、常歎曰、桑霍爲我戒、且厚分施宗族故舊、薄葬不起墳、臨尚敬武公主、薨、子放嗣、鴻嘉中、上欲遵武帝故事、與近臣游宴、放以公主子開敏得幸、放取皇后弟平恩侯許嘉女、上爲放供張、賜甲第、充以乘輿服飾、號爲天子取婦、皇后嫁女、大官私官並供其第、兩宮使者冠蓋不絕、賞賜以千萬數、放與上臥起、寵愛殊絕、常從爲微行出游、北至甘泉、南至長楊五柞、鬭雞走馬長安中、數月成帝崩、放思慕哭泣而死、初安世長子千秋與霍光子禹俱爲中郎將、將兵隨度遼將軍范明友擊烏桓、還謁大將軍光、問千秋戰鬬方略、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光復問禹、禹不能記、曰皆有文書、光由是賢千秋、以禹爲不材、歎曰、霍氏世衰、張氏興矣、及禹誅滅、而安世子孫相繼、自宣元以來、爲侍中中常侍諸曹散騎列校尉者凡十餘人、功臣之世、唯有金氏張氏親近貴寵、比於外戚、放子純嗣侯、恭儉自修、明習漢家制度故事、有敬侯遺風、王莽時不失爵、建武中、歷位至大司空、更封富平之別鄉爲

武始侯、

周瑜

周瑜、字公瑾、廬江人、瑜從父尚爲丹陽太守、瑜因往省之、會孫策東度、瑜遂將丹陽兵迎策、從攻橫江當利、皆拔之、及渡江擊秣陵、轉下湖孰江乘、進入曲阿、走劉繇、策衆遂已數萬、因謂瑜曰、吾以此衆取吳會、平山越、卿可還鎭丹陽、瑜還、袁術欲以爲將、瑜觀術終無成、乃求爲居巢長、遂自居巢還吳、是歲建安三年也、策親自迎瑜、授建威中郎將、從攻皖拔之、時得喬公兩女、皆國色、策自納大喬、瑜納小喬、復進尋陽討江夏、還定豫章廬陵、策薨、策弟權統事、

建安七年曹操下書責權質子權意不欲遣質乃獨將瑜詣母前定議瑜曰昔楚國初封於荊山地不滿百里繼嗣賢能廣土開境遂據荊陽至於南海傳業延祚九百餘年今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部之衆兵精糧多將士用命鑄山爲銅煮海爲鹽洮舟舉帆朝發夕到士風勁勇所向無敵有何偪迫而欲送質質一入不得不與曹氏相首尾與相首尾則命召不得不往便見制於人也不如勿遣徐觀其變若曹氏能率義以正天下將軍事之未晩權母曰公瑾議是也十三年曹操入荊州劉琮舉衆降操得其水軍船步兵數十萬將士聞之皆恐權延見羣下問計議者咸

謂不如迎之瑜曰不然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用足英雄樂業尚當横行天下爲漢家除殘去穢況操自送死而可迎之乎今北土未平加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爲操後患且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本非中國所長又今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四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擒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三萬人進住夏口保爲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

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時劉備爲曹公所破欲引南渡江與魯肅遇於當陽遂共圖計因進住夏口遣諸葛亮詣權權遂遣瑜及程普等與備併力逆操遇於赤壁時操軍衆已有疾病初一交戰操軍散退引次江北瑜部將黄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然觀操軍方連戰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艨艟鬭艦數十艘實以薪草灌膏油其中裹以帷幙上建牙旗先書報操請降又備走舸各繫大船後因引次俱前操軍吏士皆延頸觀望諸船同時發火時風盛猛悉延燒岸上營落人馬燒溺死者甚衆操軍遂敗退還保南郡備與瑜等復共追操操留曹仁等守江

陵城竟自北歸瑜與程普又進南郡與仁相對仁退權拜瑜偏將軍領南郡太守以下雋漢昌劉陽州陵爲奉邑屯據江陵劉備以左將軍領荊州牧治公安備詣京見權瑜上疏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爲人用者愚謂大計宜徙備置吳盛爲築宮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挾（使周瑜不爲先主無處活矣）與攻戰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埸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權以操在北方當廣攬英雄又恐備難卒制故不納是時劉璋爲益州牧外有張魯寇侵瑜見權曰今曹操新折衄方憂在腹心未能

與將軍連兵相事也乞與奮威俱進取蜀得蜀而并張魯因留奮威固守其地好與馬超結援瑜還與將軍據襄陽以蹴操（壯哉）北方可圖也權許之瑜還江陵爲行裝而道於巴丘病卒（大可惜）時年三十六權素服舉哀感慟左右瑜性度恢廓惟與程普不睦普頗以年長數陵侮瑜瑜折節容下終不與校普後自敬服而親重之乃告人曰與周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曹操聞瑜年少有美才密下揚州遣九江蔣幹往見瑜幹有儀容以才辯見稱乃布衣葛巾自託私行詣瑜瑜出迎之立謂幹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爲曹氏作說客邪因延幹入爲設酒食畢遣出就館後三日瑜請幹與遍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仗訖還宴飲因謂幹曰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酈叟復出猶撫其背而折其辭豈足下所能移乎（亦通）幹但笑終無所言幹還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間劉備之自京還也權追送之備因言次歎曰公瑾文武籌略萬人之英顧其器量大恐不久爲人臣耳曹操書與權曰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燒船自退橫使周瑜虛獲此名瑜威聲遠著故曹操劉備咸疑譖之瑜少精意於音樂雖三爵之後其有闕誤必知之知之必顧故時人謠曰曲有誤周郎顧

卷十一　終

藏書大臣傳卷十二

五忠誠大臣

諸葛亮　附傳

諸葛亮琅邪人早孤從父玄素與荊州牧劉表有舊天下大亂亮隨玄往依劉表玄卒亮遂寓南陽亮好爲梁父吟身長八尺與潁川徐庶及孟公威石廣元游三人讀書務於精熟而亮獨觀大略每晨夜從容抱膝長嘯以管仲樂毅自比嘗謂三人曰卿諸人仕進可至郡守刺史也三人問其所至亮笑而不荅先主在荊州訪士於司馬徽徽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司馬徽清雅有知人之鑑同縣龐德公素有重名徽兄事之亮每獨拜床下德公常謂亮爲臥龍統爲鳳雛徽爲冰鏡故徽與先主語而稱之徐庶亦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以故先主凡三往詣亮乃得見既見因屏人語曰漢室傾頹姦人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君謂計將安出亮荅曰自董卓已來豪傑並起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爲強者（淮陰登壇數語武侯草廬數言皆如左券）非惟天時亦人謀也今操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

賢能爲之用、此可以爲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旣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孫權、內修政理、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不悅、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備性好結毦、適有以髦牛尾予備者、備因手自結之、亮進曰、明將軍當復有遠志、但結毦而已耶、備乃投毦而起、亮遂言

曰、將軍度劉鎮南孰與曹公、備曰、不如、曰、將軍自度何如也、備曰、亦不如、曰、今皆不如、而將軍之衆不過數千、以此待敵、得無非計乎、備曰、我亦患之、當若之何、亮曰、荊州非少人也、而著籍者寡、平居發調、則人心不悅、可語劉荊州凡有遊戶、皆使自實、因錄以益衆可也、劉表長子琦、深敬亮、表溺愛少子琮、琦每與亮謀自安之術、亮不應、琦乃與亮游後園、已上樓、令人去梯、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入於吾耳、可以言未、亮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感悟、陰規出計、獲鎮守江夏、曹操南征表、會表卒、子琮代立、遣使降操、先主屯樊、不知

操卒至、遂將其衆去、過襄陽、亮與徐庶並從、操獲庶母、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請從此別、遂詣操、先主至夏口、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時權擁軍在柴桑、亮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何不北面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亮曰、田橫、

英雄語

齊之壯士、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帝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仰慕、安能復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阪、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弊、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强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逼兵勢、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

則荆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權大悅、卽遣周瑜程普魯
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先主、遂破曹公、收江南、建安十六
年亮與先主共圍成都、成都平、亮爲軍師將軍署左將軍
府事、先主外出、亮常鎭守、足兵食、郭冲敘亮五事、其一事、
法正謂亮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跨據
一州、初有其國、未垂惠撫、願緩刑弛禁、以慰其望、亮曰、秦
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
濟、劉璋暗弱、自焉以來、威刑不肅、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
臣之道、漸以陵替、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
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爲治之要、於斯而著矣、

其二事。曰、曹公遣刺客見劉備、間論伐魏形勢、甚合備計、
既而亮入、魏客失措、急起如厠、備謂亮曰、向得奇士、足以
助君、亮徐歎曰、觀客色動而神懼、視低而忤數、姦形外漏、
必刺客也、急追之、客已越牆去矣、建安二十三年、先主屯
陽平關、時法正從先主北行、亮于是表楊洪領蜀郡太守、
衆事皆辦、遂使卽真、頃之、轉爲益州治中從事、初犍爲太
守李嚴辟洪爲功曹、嚴未去犍爲、而洪已爲蜀郡、洪舉門
下書佐何祗有才策、洪尚在蜀郡、而祗已爲廣漢太守、是
以西土咸服諸葛亮能盡時人之器用也、建安二十六年、
先主卽帝位、以亮爲丞相、章武三年春、先主在永安宮、病

篤、召亮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成
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
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後主建興元年、
封亮武鄉侯、開府治事、頃之、又領益州牧、亮嘗自校簿書、
主簿楊顒直入諫、亮謝之、益州郡耆帥雍闓殺太守以附
吳、吳以闓爲永昌太守、闓使郡人孟獲誘扇諸夷、諸夷皆
從之、牂牁太守朱褒越嶲夷王高定皆叛應闓、亮以新遭
大喪、皆撫而不討、三年春、亮率衆討雍闓等、秋七月、亮至
南中、所在戰捷、由越嶲入、斬雍闓高定、孟獲收闓餘衆拒
亮、亮聞獲爲夷漢所服、募生致之、既得使觀于營陣之間、

獲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若祇如此、卽定易勝耳、亮笑、縱
使更戰、七縱七擒、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
人不復反矣、遂至滇池、南中平、皆卽其渠率而用之、或以
諫亮、亮曰、若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食、一不易也、加
夷新傷破、父兄死喪、若留外人而無兵、必成禍患、二不易
也、又吏累有廢殺之罪、自嫌釁重、若留外人、終不相信、三
不易也、今吾欲不留兵、不運糧、使綱紀粗定、夷漢粗安故
耳、于是悉收孟獲等以爲官屬、出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
以給軍國之用、終亮之世、夷不復反矣、是歲魏文帝殂、明
帝立、五年亮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云云、郭冲三事。

曰亮軍於陽平、遣魏延諸軍并兵東下、亮惟萬人守城、司
馬懿率二十萬衆來與延軍錯道、竟至前當亮、亮欲前赴
延軍、而相去遠、將士皆失色、亮意氣自若、勅軍中臥旗息
鼓、不得妄出菴幔、又令大開四城門、掃地却洒、懿常謂亮
持重、而猥見勢弱、疑有伏兵、於是引軍北趣山、六年、亮將
攻魏、司馬魏延曰、聞夏侯楙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
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緣子午而北、不過十
日、可到長安、比東方相合聚、尚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
亦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亮以為此危
計、不如安從坦道、可以西取隴右、十全必克而無虞、故不
用延計、亮揚聲由斜谷道取郿、使將軍趙雲鄧芝為疑軍、
據箕谷、魏遣曹真都督關右諸軍軍郿、亮身率大軍攻祁
山、戎陳整齊、號令明肅、始魏以漢昭烈既死、數歲寂然無
聞、是以略無豫備、而卒聞亮出、朝野恐懼、於是天水南安
安定皆叛應亮、關中響震、初越巂太守馬謖才氣過人、好
論軍計、昭烈臨終謂亮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亮不
謂然、及出軍祁山、以謖督諸軍在前、與張郃戰於街亭、謖
違亮節度、舉措煩擾、舍水上山、張郃絕其汲道、擊大破之、
士卒離散、亮進無所據、乃拔西縣千餘家還漢中、收謖下
獄殺之、亮自臨祭、為之涕泣、撫其遺孤、恩若平生、乃上疏

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是時趙雲鄧芝之兵亦敗於箕谷、集
衆固守、故不大傷、亮謂鄧芝曰、街亭軍退、兵將不復相錄、
箕谷兵退、兵將不相失、何故、芝曰、趙雲身自斷後、兵將無
緣相失故耳、或勸亮更發兵者、亮曰、大軍在祁山箕谷、皆
多於賊、而不能破賊、為賊所破、則此病不在兵少也、是年
十一月、亮聞孫權破曹休、魏兵東下、關中虛弱、復上言曰、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
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不伐賊、王
業亦亡、惟坐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勿疑、臣鞠躬盡
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曹真

不覩成敗何以盡力

以亮懲於祁山、後必出從陳倉、乃使將軍郝昭等守陳倉、
冬、亮果出散關圍陳倉、使郝昭鄉人靳詳於城外遙說昭、
昭應之曰、魏家科法、卿所練也、我之為人、卿所知也、我受
國恩多而門戶重、卿無可言者、卿還謝諸葛、便可攻也、詳
以告亮、亮又使詳重說昭、昭謂詳曰、前言已定矣、我識卿
耳、箭不識也、亮自以有衆數萬、而昭兵纔千餘人、又度東
救未能便到、乃進兵攻昭、起雲梯衝車以臨城、昭以火箭
逆射其梯、梯上人皆燒死、昭又以繩連石磨壓其衝車、衝
車折、亮乃更為井闌百尺以射城中、以土丸填塹、欲直攀
城、昭又於內築重牆、亮又為地穴、欲踊出於城裏、昭又於

城內穿地橫截之晝夜相攻二十餘日曹眞遣費耀等救
之魏主亦召張郃使擊亮郃晨夜進道未至亮糧盡引去
魏將王雙追亮亮與戰破之斬雙七年亮遣陳式攻武都
陰平平之是歲孫權稱尊號議者咸為名體勿順宜顯明
正義絕其盟好亮曰權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略其釁
情者求犄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絕便當移兵東伐與之角
力頓兵相持坐而須老使北賊得計非算之上者若就其
不動而睦於我我之北伐無東顧之憂河南之衆不得盡
西此之為利亦已深矣乃遣衛尉陳震往賀權九年亮命
李嚴以中都護署府事亮率諸軍圍祁山以木牛運遣人

招鮮卑軻比能等魏主命司馬懿西屯長安督將軍張郃
郭淮等以禦亮懿留精兵四千守上邽餘衆悉出西救祁
山亮分兵留攻祁山自逆懿於上邽郭淮等邀亮亮破之
因大芟刈其麥與懿遇於上邽之東懿斂軍依險兵不得
交亮引還懿等尋亮後至於鹵城張郃曰亮孤軍食少亦
行去矣懿不從故尋亮既至又登山掘營不肯戰賈詡數
請戰因曰畏蜀兵如虎奈天下笑何懿病之乃使張郃攻
無當監河平於南圍自案中道向亮亮使魏延逆戰魏兵
大敗亮以糧盡退軍張郃追之蜀人乘高布伏弓弩亂發
飛矢中郃而卒亮勸農講武作木牛流馬運米集斜谷治

斜谷邸閣息民休事十二年春亮悉大衆由斜谷出以流
馬運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懿對於渭南尅日交戰懿戒
服涖事使人覘亮獨乘素輿葛巾毛扇指麾三軍隨其進
止懿歎曰諸葛君可謂名士矣郭淮策亮必爭北原宜先
據之曰若亮跨渭登原連兵北山隔絕隴道搖蕩民夷非
國之利也懿善之淮遂屯北原塹壘未成蜀兵大至後數
日亮盛兵西行淮以為此見形於西欲使官兵重應之必
攻陽遂耳其夜果攻陽遂有備不得上亮每患糧不繼使
已志不伸是以分兵屯田為久住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
民之間而百姓安堵相持百數日其年八月亮病卒于軍

年五十四後主聞病遣僕射李福省侍因諮以大計亮語
福曰君所問者公琰其宜也福請蔣琬之後誰可任者亮
曰文偉可以繼之又復問其次亮不答初漢前軍師魏延
勇猛過人每隨亮出輒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于潼關
如韓信故事亮不許延常謂亮為怯歎恨已才用之不盡
楊儀為人幹敏亮每出軍儀常規畫分部籌度糧穀不稽
思慮斯須便了軍戎節度取辦於儀延性矜高唯儀不肯
假借延以為忿亮病困與儀等作退軍節度令延斷後姜
維次之亮卒儀祕不發喪令費禕往揣延意延曰丞相雖
亡吾身見在府親官屬便可將喪還葬吾自當率諸軍擊

賊云何以一人叛廢天下大事邪且魏延何人當爲楊儀所部勒作斷後將平大怒率所領先歸所過燒絕閣道儀等令槎山通道晝夜兼行亦繼延後延先至遣兵逆擊儀儀等令將軍王平於前禦延平叱先登曰公亡身尚未寒汝輩何敢乃爾士衆知曲在延莫爲用命延獨與其子逃奔漢中儀遣將追斬之平初爲馬謖先鋒謖規諫謖不能用大敗於街亭衆盡星散惟平所領千人鳴鼓自持魏將疑其伏兵不敢徃偪於是徐收合諸營遺迸率將士而還亮圍祁山平別守南圍張郃攻平平堅守不動郃不能克亮卒于武功軍還魏延作亂一戰而敗平之功也亮先時

自表後主曰臣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而已及卒如其所言

董允中郎將和之子也諸葛亮北征以允秉心公亮欲任以官省之事遷侍郎領虎賁中郎將統宿衛親兵獻納之任允皆專之後主大愛宦官黃皓皓便辟佞慧畏允不敢爲非終允之世位不過黃門丞延熙七年以侍中守尚書令爲大將軍費禕副貳九年卒居位凡三年

費禕江夏人遊學入蜀後主踐位爲黃門侍郎諸葛亮南征還羣僚出迎而亮特命禕同載由是改觀亮北住漢中請禕爲參軍後爲司馬值軍師魏延長史楊儀交惡每並坐爭論延或舉刃擬儀儀涕泣橫集禕常入其坐間諫諭分別終亮之世各盡延儀之用者禕之力也亮卒禕爲後軍師頃之代蔣琬爲尚書令於時國方多事公務煩猥禕識悟過人每省讀書記舉目暫視已究其旨常以朝晡聽事其間接納賓客飲食嬉戲加以博奕延熙七年魏軍次興勢假禕節率衆徃禦之光祿大夫來敏至禕求共圍棊于時羽檄交馳人馬擐甲嚴駕已訖禕與敏對戲不輟敏曰向聊觀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辦賊禕至敵遂退禕當

圍棊與却敵何預請問道學先生

國功名略與琬比十一年出住漢中十六年大宴會魏降人郭循在坐禕歡飲沈醉爲循所害禕喜赦大司農孟光責禕曰赦者偏枯之物衰敝窮極必不得已乃行之丞相亮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臣衡吳漢不願爲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啓告爲治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若劉景升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

後主襲位徙廖立爲長水校尉立本意自謂才名宜爲諸葛亮之二而更游散在李嚴等下常懷怏怏亮於是廢立爲民徙汶山郡立躬率妻子耕植自守聞諸葛亮卒垂泣歎曰吾終爲左衽矣遂終於徙所

魏甞眞欲三道向漢川，亮命李嚴將二萬人赴漢中，表嚴子豐爲江州都督督軍，典嚴後事。明年當出軍，又命嚴以中都護署府事，改名爲平。諸葛亮集有嚴與亮書，勸亮宜受九錫，進爵稱王。亮荅書曰：吾與足下相知久矣，可不復相解。足下方誨以光國，戒之以勿拘，是以未得默已。吾本東方下士，誤用於先帝，位極人臣，祿賜百億，今討賊未效，知已未荅，而方寵齊晉，坐自貴大，非其義也。若滅魏斬叡，帝還故居，與諸子並升，雖十命可受，况於九邪。九年春，亮軍祁山，平催督運事。值天霖雨，運糧不繼，遣參軍狐忠諭指，呼亮來還。亮退軍，平聞軍退，乃陽驚，說軍糧饒足，何以

便歸。又表後主，說軍僞退，欲以誘賊與戰。亮具出平前後手書疏，平違錯章灼。於是亮表平曰：自先帝崩後，平所在治家，尚爲小惠。臣當北出，欲得平兵以鎮漢中，平無有來意，而求以五郡爲巴州刺史。去年臣欲西征，欲令平主督漢中，平說司馬懿等開府辟召。臣知平情，欲因行之際，偪臣取利也，是以表平子豐督主江州，隆崇其遇，以取一時之務。羣臣上下皆怪臣待平之厚。臣以大事未定，漢室傾危，伐平之短，莫若褒之。然謂平情在於榮利而已，不意平心顛倒乃爾。若是稽留，將致禍敗。乃廢平爲民，徙梓潼郡。亮又與平子豐教曰：吾與君父子戮力以奬漢室，此神明所聞，非但人知之也。表都護典漢中，委君於東關者，不與人議也，謂至心感動，終始可保，何圖中乖乎。昔楚卿屢絀，亦乃克復。思道，願寬慰都護，勤追前闕。今雖解任，形業失故，奴婢賓客百數十人，君以中郎參軍居府，方之氣類，猶爲上家。若都護思負一意，君與公琰推心從事者，否可復通，逝可復還也。詳思盛戒，明吾用心，臨書長歎，涕泣而已。又與蔣琬、董允書曰：孝起前臨至吳，爲吾說正方腹中有鱗甲，不可近。吾以爲鱗甲者，但不當犯之耳，不圖復有蘇、張之事。孝起，尚書陳震字。平聞亮卒，發病死。平常冀亮當自補復，策後人不能故也。

諸葛瑾爲孫權長史，權遣瑾使蜀，與其弟亮俱公會相見，退無私面。及吳襲殺關羽，先主征吳，瑾爲南郡太守，遺先主牋曰：陛下以關羽之親，何如先帝？荊州大小，孰與海內？俱應仇疾，誰當先後？若審此數，易于反掌矣。時或言瑾別遣親人與漢主相聞者，陸遜表明瑾必無此。權報曰：子瑜與孤從事積年，恩如骨肉。玄德昔遣孔明至吳，孤常語子瑜曰：卿與孔明同產，且弟隨兄，于義爲順，何以不留孔明？子瑜荅言：委質定分，義無二心，弟之不留，猶瑾之不往也。其言足貫神明，今豈當有此乎。

張裔，成都人。汝南許文休入蜀，謂裔幹理敏捷，是中夏鍾

元常之儔、亮以爲參軍、嘗北詣亮諮事、送者數百、車乘盈路、裔還書與所親曰、近者涉道、晝夜接賓、不得寧息、人自敬丞相長史、男子張君嗣附之、疲倦欲死、其談啁流速、皆此類、初亮北征漢中、欲用裔爲留府長史、以問蜀郡太守楊洪、洪對曰、裔天姿明察、長於治劇、然性不公平、恐不可專任、不如留向朗、朗情僞差少、裔隨從目下、效其器能於事兩善、後裔與司鹽校尉岑述不和、至于忿恨、亮與裔書曰、僕自以爲與君古之石交也、石交之道、擧讎以相益、割骨肉以相明、猶不相謝也、況吾但委意於元儉、而君不能忍邪、元儉述字、

何祗少寒貧、體甚壯大、能飲食、好聲色、嘗夢井中生桑、以問占夢趙直、直曰、桑非井中之物、會當移植、然桑字四十下八、君壽恐不過此、祗笑言、得此足矣、爲督軍從事、諸葛亮聞祗游戲放縱、不勤所職、當奄往錄獄、祗夜張燈火見囚、讀諸解狀、諸葛晨往、祗悉闇誦、苔對無所凝滯、亮甚喜之、出補成都令、時郫令鈌、復以祗兼之、二縣切近都治、饒諸奸穢、祗每比人、常眠睡、値其覺悟、輒得奸詐、衆咸畏祗之發摘、或以爲有術、無敢欺者、使人投筭、祗聽其讀、而心計之、不差升合、汶山夷不安、以祗爲汶山太守、及祗還廣漢、汶夷反叛、辭令得前何府君、乃能安我、其信服之如此、年四十八卒、如直所言

諸葛喬、瑾之第二子也、與兄元遜俱有名於時、論者以爲喬才不及兄、而性業過之、初亮未有子、求喬爲嗣、建興元年卒、子攀官至行護軍翊武將軍、亦早卒、諸葛恪見誅於吳、子孫皆盡、而亮自有冑裔、故攀還復爲瑾後、

諸葛瞻工書畫、彊識念、蜀人追思亮、咸愛其才敏、每朝廷有一善事、雖非瞻建倡、百姓皆傳相告曰、諸葛侯之所爲也、是以美聲溢譽、有過其實、鄧艾伐蜀、自陰平由景谷道旁入、瞻督諸軍至涪、艾遣書誘瞻曰、若降者必表爲琅琊王、瞻怒斬艾使、遂戰大敗、臨陣死、時年三十七、艾長驅至

成都、瞻長子尚與瞻俱沒、干寶曰、瞻雖智不足以扶危、勇不足以拒敵、而能外不負國、内不改父之志、忠孝存焉、華陽國志曰、尚歎曰、父子荷國重恩、不早斬黃皓、以致傾敗、用生何爲、乃馳赴魏軍而死、次子京及攀子顯等、咸熙元年内移河東、京爲郿令、尚書僕射山濤啓事曰、郿令諸葛京、祖父亮盡心王事、臣以爲宜以補東宮舍人、以明進善之理、副梁益之論、京位至廣州刺史、

裴度

裴度、字中立、河東聞喜人也、貞元初、擢進士第、遷監察御史、拜中丞、宣徽五坊小使再歲秋按鷹犬畿甸、所至須索、

百姓畏之先、是貞元末、此輩暴横、至張網羅于民家門首、及井、不令出入汲水、曰驚我供奉鳥雀、又羣聚賣酒食家、肆情飲啖、將去、留蛇一篋、誡之曰、吾以此致供奉鳥雀、可善飼無使饑渴、主人賂而謝之、乃肯携去、元和初、故態未絶、嘗至下邽、縣令裴寰不肯曲奉、小使奏寰出慢言、憲宗怒、促令械寰下獄、宰相武元衡等不能解、度入奏事、因極言寰無罪、上愈怒、曰、如卿之言、寰無罪、即决五坊小使、如小使無罪、即决裴寰、度對曰、按罪誠如聖旨、但以裴寰爲令長、憂惜陛下百姓、如此豈可加罪、上怒色稍霽、翌日令釋寰、王師討蔡、以度視行營諸軍、還奏攻取策、與帝意合、

進兼刑部侍郎、王承宗李師道謀緩蔡兵、伏盜京師、害宰相元衡、又擊度、刃三進、斷鞾、刜背、裂中單、又傷首、度冒氈、得不死、哄導騶伏、獨騶王義持賊大呼、賊斷義手、度墜溝、賊意已死、因亡去、議者欲罷度安三鎮反側、帝怒曰、度得全、天也、若罷、是賊計適行、吾倚度足破三賊矣、度亦以權紀未張、王室凌遲、常憤愧自行營歸、知賊曲折、帝益信仗、疾愈、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始德宗時、尚伺、伺中朝士相過、金吾輒飛啟宰相至闔門謝賓客、度以時多故、密延天下髦英咨籌策、乃請還第與士大夫相見、詔可、于時討蔡數不利、羣臣爭請罷兵、度奏病在腹心、不時去、且爲大患、

不然、兩河亦將視此爲逆順、帝曰、一勝一負、兵家常勢、若師常利、則古何憚用兵耶、今但論帥臣勇怯、兵强弱、處置何如耳、渠一敗便沮成計乎、於是左右不能間、十二年、宰相李逢吉建言餉億煩匱、宜休師、唯度請身督戰、帝獨目度留、曰、果爲朕行乎、度俯伏流涕、曰、臣誓不與賊偕存、臣比觀吴元濟表、勢寔窘蹙、但諸將心不一、不併力迫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詣行營、諸將恐臣奪其功、必爭進破賊矣、即拜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度以韓弘領都統、乃上還招討以避弘、入對延英曰、主憂臣辱、義在必死、賊未授首、臣無還期、帝壯之、爲流涕、度屯郾城、勞諸軍、未幾、李愬夜入

懸弧城、縛吴元濟以報、度以蔡牙卒侍帳下、或謂不可、度笑曰、吾爲彰義節度、元惡已擒、人皆吾人也、入朝、進上柱國、晉國公、復知政事、十三年、上命六軍脩麟德殿、戶部侍郎判度支皇甫鎛、衛尉卿鹽鐵轉運使程异、數進羨餘以供費、由是有寵、鎛又以厚賂結吐突承璀、鎛以本官、异以工部侍郎、並同平章事、判使如故、制下、朝野駭愕、至於市道負販者亦嗤之、裴度崔羣極陳其不可、上不聽、表求自退、不許、度復上疏、以爲鎛在度支、專以豐取刻與爲務、凡中外仰給度支之人、無不思食其肉、比者裁損淮西糧料、軍士怨怒、今舊將舊兵悉向淄青、聞鎛入相、必盡驚憂、知

無可訴之地矣程异雖人品庸下不宜爲相然心事和平可處煩劇至如鎛資性狡詐天下共知唯能上惑聖聰足見姦邪之極臣若不退天下謂臣不知廉恥臣若不言天下謂臣有負恩寵今退既不許言又不聽臣如烈火燒心衆鏑叢體所可惜者淮西盪定河北底寧承宗斂手削地韓弘輿疾討賊豈朝廷之力能制其命哉直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耳陛下建升平之業十已八九何忍還自墮壞使四方解體乎上以度爲朋黨不之省度乃纂述蔡鄆用兵以來上之憂勤機略因侍宴獻之請內印出付史官然卒爲异鎛所搆出爲河東節度使穆宗即位朱克融王廷

湊亂河朔加度鎮州行營招討使時元稹結宦官魏弘簡求執政恐度復當國因經置軍事數持梗不使有功度恐亂作即上書暴稹過惡以爲逆豎搆亂震驚山東姦臣作朋撓敗國政陛下欲掃蕩幽鎮先宜肅清朝廷何者河朔患小禁闈患大小者臣與諸將必能翦滅大者非陛下覺悟制斷無以驅除臣自兵興以來所陳章疏事皆切要所奉書詔多有參差蒙陛下委付之意不輕遭姦臣抑損之事不少進退皆受羈牽意見悉遭蔽塞但欲令臣失所使臣無成則天下理亂山東勝負悉不顧矣表三上上雖不悅以度大臣不得已罷弘簡稹近職俄擢稹宰相稹怨裴

度欲解其兵柄故勸上雪王廷湊而罷兵以度守司空平章事東都留守諫官叩延英言不可帝不省會中人使幽鎮還言軍中謂度在朝而兩河諸侯無不懷畏今居東人人失望帝悟詔度由太原朝京師及陛見感慨流涕伏未起帝遽曰朕當延英待卿始議謂度無援與且久外爲奸憸恨抑慮帝未能明其忠及進見辭切氣怡卓然當天子意在位聞者皆竦毅將貴臣至嗟咨出涕乃拜度守司徒領淮南節度使是時徐州王智興逐崔羣諸軍盤互河北議者交口請相度乃以本官兼中書侍郎平章事而權佞側目咸謂逢吉善謀可以搆度共諷帝自襄陽召逢吉還

矣度居位甫閱月果爲逢吉所間罷爲左僕射已而逢吉代相出度山南西道節度使長慶四年王廷湊屠牛元翼之家敬宗羞惋深歎宰輔非人學士韋處厚上疏曰臣聞汲黯在朝淮南寢謀干木處魏諸侯息兵王霸之理以一士止百萬之師一賢制千里之難裴度元勳巨德文武兼備若位廊廟委參決必能使戎虜畏威幽鎮自臣時敬宗雖孺蒙然實注意度中人至度所必丁寧慰安且示召期寶曆二年度請入朝於是有詔復使輔政先是帝將幸東都大臣切諫不納度從容奏言國家建別都本備巡幸但自艱難以來宮闕署屯百司之區荒圮弗治必假歲月完

新然後可行帝悅曰羣臣諫朕不及此如卿言誠有未便
因止不行汴宋觀察使令狐楚言亳州聖水出飲者疾輒
愈度判曰妖由人興水不自作命所在禁塞朱克融執留
賜春衣使楊文端奏稱衣段疏薄又奏今歲三軍春衣不
足擬於度支請給一季春衣約三十萬端疋并助丁匠五
千修東都上憂其不遜問宰相曰克融所奏如何處分我
欲遣一重臣往宣慰便索春衣使可乎度對曰克融家本
兇族無故又行凌悖必將滅亡譬如一豺虎於山林間自
吼自躍但不以為事則自無能為此賊秪敢於巢穴中無
禮動即不得今亦不須遣使宣慰亦不要索所留敕使但

更緩旬日與一詔云聞中官到彼稍失去就待到當有處
分所賜春衣有司置造不謹我方詰之所請丁匠固是虛
語今欲直挫其姦即報云卿所請丁匠脩宮闕可速遣來
已敕魏博等道今所在排比供擬料得此詔必章惶失計
若未能如此則報云東都宮闕事在有司不假卿遣丁匠
遠來所言三軍春衣自是本道常事比來朝廷或有事賜
與皆緣徵發須是優恩若尋常則無此例我固不惜二三
十萬端疋秪是事體不可獨與范陽秪如此處分即得陛
下更不要介意遂進詔草云云皆如度所料不旬日幽州殺
克融并其二子帝崩定策誅劉克明等迎立江王是為文

宗大和四年度數引疾願上政事乃詔進司徒平章軍國
重事須疾已三日若五日一至中書牛僧孺李宗閔輔政
共短損度又出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八年徙東都留守時
閹豎擅威天子擁虛器縉紳道喪度不復有經濟意乃治
第東都集賢里午橋作別墅具燠館涼臺號綠野堂激波
其下與白居易劉禹錫為文章把酒窮晝夜相讙開成二
年復以本官節度河東度牢辭老疾帝命諭意曰為朕臥
護北門可也度乃之鎮三年以病匄還東都薨年七十六
自為銘誌度退然纔中人而神觀邁爽操守堅正善占對
既有功名震四夷使外國者其君長必問年歲幾何狀貌

孰似天子用否其威譽德業比郭汾陽而用不用常為天
子重輕

呂端 官生

呂端字易直幽州人也以父蔭補千牛備身許元王僖尹
開封端為判官王薨有發其陰事者坐裨贊無狀遣御史
及內侍往就鞫端方決事二使曰有詔推君端神色自若
顧從者曰取帽來二使曰何遽至此端曰天子有制問即
罪人矣即下堂左遷衛尉少卿逾月拜參知政事時趙普
在中書常曰吾觀呂公奏事得嘉賞未嘗喜遇抑挫未嘗
懼真台輔之器也太宗欲相端或曰端為人糊塗太宗曰

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會曲宴後苑太宗作釣魚詩有云欲餌金鉤深未達磻溪須問釣魚人意屬端也後數日遂相端端爲相持重識大體以清簡爲務時同列奏對多有異議惟端罕所建明一日内出手札自今中書事必經呂端詳酌乃得聞奏初李繼遷擾西鄙保安軍奏獲其母太宗欲誅之以寇準居樞密獨召與謀準退過相幕端謂準曰上戒君勿言於端乎準曰否告之故端曰何以處之準曰欲斬於保安軍北門外以戒凶逆端曰必若此非計之得也卽入奏曰昔項羽欲烹太公高祖曰願分我一盃羹夫舉大事不顧其親况繼遷悖逆之人乎陛下今日殺

之明日繼遷可擒乎若其不然徒結寃讎愈堅其叛心耳太宗曰然則如何端曰以臣之愚宜置于延州使善視之以招來繼遷雖不卽降終可以繫其心而母生死之命在我矣太宗拊髀稱善曰微卿幾誤我事其後母終於延州繼遷死子竟納款請命端之力也太宗不豫端日與太子問起居及疾大漸内侍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叅知政事李昌齡等謀立故楚王元佐端問疾禁中見太子不在傍疑有變乃以笏書大漸字令親密吏趣太子入太宗崩李皇后命繼恩召端端知有變卽給繼恩使入書閣檻太宗先賜墨詔遂鎖之而入皇后曰宮車已宴駕立嗣以長順也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爲今日今始棄天下豈可遽違命有異議邪乃奉太子眞宗既立垂簾引見羣臣端平立殿下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羣臣拜呼萬歲眞宗每見端入對肅然拱揖不以名呼又以端軀洪大宮庭階陀峻特令梓人爲納陛焉

李沆

李沆字太初肥鄉人舉進士甲科淳化二年判吏部銓嘗侍曲宴太宗目送之曰李沆風度端凝眞貴人也三年叅知政事四年罷奉朝請知河南眞宗卽位擢官平章事監修國史會契丹犯邊眞宗北幸命沆留守眞宗還沆迎于

郊命坐置酒慰勞久之眞宗問治道所宜先沆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爲先問其人曰如梅詢曾致堯等是矣時李繼遷久叛有圖取朔方之意輔臣咸以爲靈州乃必爭之地苟失之則緣邊諸郡皆不可保學士楊億以爲此虜方黠其財猶豐未可以歲月破也須廢棄靈州退保環慶然後以討困之耳帝以訪沆沆曰繼遷不死靈州非朝廷有也莫若遣使密召州將使部分軍民空壘而歸如此則關右之民息肩矣未幾而靈州陷帝由是益重之沆爲相王旦叅政事以西北用兵或至旰食旦歎曰我輩安能坐致太平優游無事耶沆曰少有憂勤足爲警戒他

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沆又日取四方水旱盜賊不孝惡逆之事奏聞上爲之慘然不悅旦以爲細事不足煩上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常懷憂懼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也沆沒後眞宗以契丹既和西夏納款遂封岱祠汾大營宮觀蒐講墜典靡有暇日旦乃以沆先識之遠嘆曰李文靖眞聖人也寇準與丁謂善屢以謂才薦於沆沆不用曰顧其爲人可使之在人上乎準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沆笑曰他日後悔當思吾言也沆又嘗言居重位實無補惟中外所陳

利害一切報罷之此少以報國耳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徇所陳請施行一事即所傷多矣景德元年七月卒年五十八上趣駕往臨哭之慟贈太尉中書令謚文靖沆性直諒頗通內典接賓客寡言笑時以爲無口匏其自奉甚薄治第封丘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沆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宰相廳事誠隘爲大祝廳事已寬矣後遇疾沐浴右臥而逝時盛暑停屍七日如生沒後或薦梅詢可用眞宗曰李沆嘗言其非君子其信倚如此

韓琦

韓琦字稚圭相州人也弱冠舉進士名在第二方唱名太史奏日下五色雲見拜右司諫權知制誥趙元昊反副夏竦爲經略安撫招討使琦言元昊雖傾國入寇衆不過四五萬吾逐路重兵自守勢分力弱遇敵輒不支若併出一道鼓行而前破之必矣乃詔鄜延涇原同出兵元昊來求盟琦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命諸將戒嚴賊果犯山外琦悉兵付大將任福令自懷遠城趨德勝砦出賊後如未可戰即據險置伏要其歸路及行戒之至再又移檄申約茍違節度雖有功亦斬福竟爲賊誘沒于好水川竦使人收散兵得琦檄於福衣帶間言罪不在琦會四路置帥以琦兼秦鳳經略招討安撫使屯涇州元昊稱臣召爲樞密副

使琦與范仲淹富弼皆以海內人望同時登用羣小不便毀言日聞仲淹弼繼罷琦爲辯析不報乃請外知揚州定州久之求知相州嘉祐元年召拜樞密使三年拜同平章事帝春秋高既連失三王自至和中得疾不能御殿中外惴恐臣下爭以立嗣固根本爲言積五六歲依違未行至是琦乘閒進言帝曰朕有意久矣宮中常養二子小者甚純近不慧大者可也琦請其名帝以宗實告琦遂力贊之英宗即位數日挂服樞前哀未發而疾暴作大呼左右皆走大臣駭愕痴立莫知所措琦投杖直趨至前抱入簾以授內人曰須用心服藥仍戒當時見者曰今日事惟某人

見外人未有知者復就位哭盡之若無事然初英宗以驚疑得疾疾雖平而疑未釋每面壁臥不受藥琦率同僚自捧藥以進俯而懇告帝或熟視不言或取藥覆琦之衣琦跪於榻上者移時拜於床下者數四太后每勞琦曰相公亦不易勝矣蓋帝遇我猶少恩左右不悅每道禁中隱密故大臣亦心惑之琦獨昌言曰豈有前殿不曾差了一語而一入宮門得許多錯來琦深疑此事時大臣有不預立太子者陰進廢立之說琦奏事簾前太后忽謂漢昌邑王事琦對曰漢有兩昌邑王不知所問何王耶后語既塞琦即奏曰此語必有從來不知甚人於太后前道此事后亟

曰無他舊常聞耳琦因從容曰太后無親生兒女今皇帝自少鞠於宮中皇后又是外甥乃天安排此兒女以遺太后豈可不自愛惜又謂太后曰大大王長宜且與照管益謂神宗也后含怒曰尚欲舊窠中求兔耶聞者驚懼皆退數步琦獨曰太后不要胡思亂量少間參政歐陽修進曰太后事仁宗數十年仁聖之德著于天下昔溫成之寵太后處之裕然今母子之間反不能忍耶后意稍和修復進曰仁宗在位歲久德澤在人故一日晏駕天下稟命奉戴嗣君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措大爾非仁宗遺意天下誰肯聽從琦又因奏罷謂太后曰太后既無親出子上幸

養在宮中久先帝有詔與子其爲子母不爲不順若更懷猜豫聽讒佞禍亂必起立人之子人皆知不若立己之子然太后既無子不得不自認業太后由此語塞一日送密劄與琦有爲孀婦作主之語琦因見上曰有一文字進呈陛下今日皆太后力恩不可不報願加意承奉便自無事上曰謹承教琦又云此文字臣不敢留幸宮中密焚之若泄則間遂開卒難合矣後數日琦獨見帝帝曰太后待我無恩琦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爲不多然獨稱舜爲大孝豈其餘皆不孝耶父母慈愛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可稱耳帝大悟自是不復言太后短

矣琦慮宮中或有不測一日以言動太后曰臣等在外面不得見官家內中保護全在太后若官家失照管太后亦未安穩太后驚曰相公是何言語自家更是用心琦即曰太后照管則衆人自照管同列爲縮頸流汗琦潛察英廟已安而曹后未有還政意乃先建議英廟曰可一出祈雨使天下之人識官家上然之咨太后太后怒曰獨不先稟此耶孩兒未安恐未能出且人主出不可以不備儀禮琦曰此小事朝廷頤指即辦不數日素杖成上遂幸相國寺京師之疑已解太后不久即還政曹后初未還政琦力引古以動之數日批出示某日更不御殿琦亟令捲簾撤坐

入內都知任守忠者奸邪反覆間諜兩宮琦一日出空頭敕一道參政歐陽修已僉書矣趙槩難之修（得此好幇手）曰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說琦坐政事堂以頭子勾任守忠立庭下數之曰汝罪當死責蘄州團練副使蘄州安置取空頭敕塡之差使臣卽日押行先是后對中書樞密泣訴英宗疾中語言起居狀富弼亦以太后爲然故琦立勸太后撤簾不敢令弼預聞太后還政拜琦右僕射封魏國公夏人冦大順琦議停歲賜絕和市遣使問罪樞密使文彥博難之或舉寶元康定事琦曰諒祚狂童也非有元昊智計而邊備過當時遠甚亟詰之必服已而諒祚果上表謝罪神宗立拜

司空兼侍中初英宗臥疾久琦問起居退神宗出寢門顧琦曰柰何琦曰願大王早暮當在上左右神宗曰此乃臣子之職琦曰非爲此也神宗感悟而去英宗初晏駕急召上未至英宗復手動曾公亮愕然亟告琦欲止召太子琦曰先帝復生乃一太上皇愈促召上琦執政三世或病其專御史中丞王陶劾琦除判相州八年換節永興軍再任未拜而薨年六十八前一夕大星隕于治所櫪馬皆驚琦蚤有盛名識量英偉其爲學士臨邊甫三十天下已稱爲韓公嘉祐治平再決大策以安社稷當是時朝廷多故琦處危疑之際或謂公所爲誠善萬一蹉跌豈惟身不自保

琦歎曰是何言也人臣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濟遂輟不爲哉聞者愧服在魏都久遼使每過移牒必書名曰以韓公在此故也忠彥使遼遼主問知其貌類父命工圖之英宗卽位覃大慶於天下濮安懿王所生父也中書奏請下有司議合行典禮翰林學士王珪等議甫上太后降手書云濮王不當議稱皇考上見太后手書驚駭遽降詔罷議後禮官范鎭等堅請必行而臺官亦各有論列上旣以太后之故決意罷議故凡有言者一切留中言事者但乞早行皇伯之議中書乃略草一事目進呈云濮安王乃朕本生親也羣臣咸請封崇而子

無爵父之義宜令中書門下以塋爲園卽園立廟令王子孫歲時奉祠上覽之曰如此極好然須白過太后乃可行上又未暇白太后中書亦更不議及明年臺議復作中書再將前所草事目進呈乞降詔上曰待兩三日間白過太后是夕忽遣內侍降出太后手書云濮王許皇帝稱親又云濮王宜稱皇與中書所進詔草絕異琦前奏曰臣有一愚見未知可否上曰如何琦曰今太后手書三事其稱親一事可以奉行而稱皇稱后乞陛下辭免別降手詔止稱親而却以臣等前日所進呈詔草以塋爲園以園立廟令王子孫奉祠等事便載手詔行出上欣然曰甚好遂降手

詔云云又慮中外不知詳悉乃詔牓於朝堂曰朕近奉太
后慈旨濮安懿王令朕稱親朕惟漢史宣帝本生父稱親
謚曰悼裁置奉邑皆應經義遂遵慈訓而不敢當追崇之
典臺官呂誨等專執合稱皇伯進封大國朕以本生之親
改稱皇伯歷考前世並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
之道誨等奏促不已忿其未行乃引漢哀帝去恭皇定陶
之號立廟京師封還告敕擅不赴臺明徼留中之奏於中
書錄傳訕上之文於都下暨手詔之出誨等則以稱親立
廟皆爲不當朕覽誨等前疏亦云生育之恩禮宜追厚俟
祥禫既畢然後講求典禮褒崇本親今又以稱親爲非前

後之言自相牴牾兼以某等不顧義理更相唱和朕姑務
含容止命各以本官補外尚慮縉紳之間士民之衆不詳
本末理當申諭庶知朕意二詔皆琦所自草也治平三年
上疾革琦奏曰陛下久不視朝中外憂懼宜蚤建太子以
安衆心上頷之琦請上親筆乃批曰立大王爲皇太子琦
曰大王乃潁王也煩請更書上又批云大王潁王某琦曰
乞卽晩宣麻制下卽設置東宮官屬由是國本遂定判相
州日陛辭上謂卿去誰可屬國者因問王安石琦曰爲翰
林學士則有餘處此地則不可先是琦知揚州王安石初
及第爲僉判每讀書至達旦略假寐日已高急上府多不
及盥漱琦疑安石或夜飲謂安石曰君少年幸勿廢書安
石不答退而言曰韓公非知我者後有人上琦書多用古
字琦謂僚屬曰惜王廷評不在此其人頗識難字安石聞
之益以爲輕已故安石每曰韓公形相好耳作畫虎圖以
詆之不知安石乃畫虎不成者也琦言慶曆中與希文彥
博同在西府上前爭事議論各別一日與希文議西事不
合徑拂衣去琦自後把住其手云希文事便不容商量耶
琦姿貌偉特美鬚髯骨目森秀圖繪傳天下人以爲高山
大嶽望之氣象雄傑而包育微細畜泄雲雨藏匿寶怪理
宜然也自謂才器須周足當四面入籠入細乃是經綸好

手故其論時望諸公皆不以經綸許之又謂成事在膽未
嘗以膽許人蓋自許也近世宰相獨許裴度或問司馬光
呂公著大用如何琦曰才偏規模小晩與歐陽修相知屢
薦之于上曰韓愈唐之名士天下望以爲相而竟不用談
者至今以爲謗歐陽修今之韓愈也而陛下不用臣恐後
之談者謗必及國修亦深服琦之德量嘗曰累百歐陽修
何敢望韓公或謂公之德量無愧於人但文章有所不逮
琦曰某爲相歐陽永叔爲翰林學士天下文章孰大於[illegible]

藏書大臣傳卷十二終

一 經世名臣

魏相

魏相、字弱翁、濟陰定陶人也。舉賢良、以對策高第、為茂陵令。頃之、御史大夫桑弘羊客詐稱御史止傳、丞不以時謁、客怒縛丞。相疑其有姦、收捕客、按致其罪、論棄市。後遷河南太守、禁止姦邪、豪強畏服。會丞相車千秋死、先是千秋子為洛陽武庫令、自見失父而相治郡嚴、恐久獲罪、乃自免去。相獨恨曰、大將軍聞此令去官、必以為我用丞相死不能遇其子、使當世貴人非我、殆矣。武庫令西至長安、大

將軍霍光果以責過相曰、幼主新立、以為函谷京師之固、武庫精兵所聚、故以丞相弟為關東尉、子為武庫令。今河南太守不深惟國家大策、苟見丞相不在而斥逐其子、何淺薄也。後人有告相賊殺不辜、事下有司。河南卒戍中都官者二三千人、遮大將軍、自言願復留作一年以贖太守罪。河南老弱萬餘人守關欲入上書、關吏以聞。大將軍用武庫令事、遂下相廷尉獄。久繫踰冬、會赦出。復有詔守茂陵令、遷揚州刺史。考按郡國守相、多所貶退。相與丙吉相善、時吉為光祿大夫、予相書曰、朝廷已深知弱翁治行、方且大用矣。願少慎事自重、藏器於身。相心善其言、為霽威嚴。居部二歲、徵為諫議大夫、復為河南太守。數年、宣帝即位、徵相入為大司農、遷御史大夫。四歲、大將軍霍光薨、上思其功德、以其子禹為右將軍、兄子樂平侯山復領尚書事。相因平恩侯許伯奏封事、言春秋譏世卿、惡宋三世為大夫、及魯季孫之專權、皆危亂國家。今光死、子復為大將軍、兄子秉樞機、昆弟諸壻據權勢、任兵官、光夫人顯及諸女皆通籍長信宮、或夜詔門出入、驕奢放縱、恐寖不制。宜有以損奪其權、破散陰謀、以固萬世之基、全功臣之世。又故事諸上書者皆為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復因許伯白去副封以防壅蔽。

宣帝善之、詔相給事中、皆從其議。霍氏殺許后之謀始得上聞、乃罷其三侯、令就第、親屬皆出補吏。於是韋賢以老病免、相遂代為丞相、封高平侯、食邑八百戶。及霍氏怨相、又憚之、謀矯太后詔、先召斬丞相、然後廢天子。事發覺、伏誅。宣帝始親萬機、厲精為治、練群臣、核名實、而相總領眾職、甚稱上意。相明易經、有師法、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以為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數條漢興已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鼂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上皆納用焉。相敕掾史案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變、郡不上、相輒奏言

之時、丙吉爲御史大夫、同心輔政、上皆重之、視事九歲、神爵三年薨、謚曰憲侯

江統

江統、字應元、陳留人也、靜默有遠志、時人爲之語曰、嶷然稀言江應元、除山陰令、時關隴屢爲氐羌所擾、統深惟四夷亂華、宜杜其萌、乃作徙戎論、其辭曰、夫夷蠻戎狄、謂之四夷、四夷之中、戎狄爲甚、弱則畏服、強則侵叛、故匈奴求守邊塞、而侯應陳其不可、單于屈膝未央、而望之議以不臣、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惟以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稽顙執贄、而邊城不弛固守、雖寇賊侵暴、而兵甲不加遠

征、期令境內獲安、疆場不侵而已、及至周室失統、諸侯專征、戎狄乘間得入中國、或招誘安撫、以爲己用、故申繒之禍、顛覆宗室、襄公要秦、據興姜戎、當春秋時、義渠大荔、居秦晉之域、陸渾陰戎、處伊洛之間、鄋瞞之屬、害及濟東、侵入齊宋、陵虐邢衛、齊桓攘之、存亡繼絕、北伐山戎、以開燕路、故仲尼稱管仲之力、嘉左衽之功、逮至戰國、楚吞蠻氏、晉剪陸渾、趙武胡服、開榆中之地、秦雄咸陽、滅義渠之等、始皇并天下、南兼百越、北走匈奴、當是時、中國無復四夷也、漢興、西都長安、及至王莽之敗、西都荒毀、建武中、以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於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與華人雜處、數歲之後、族類蕃息、恃其肥強、又苦漢人侵之、永初之元、騎都尉王弘使西域、發調羌氐、以爲行衛、于是羣羌奔駭、互相扇動、二州之戎、一時俱發、覆沒將守、屠破城邑、鄧隲征之、輿尸喪師、諸戎遂熾、至于南入蜀漢、東掠趙魏、唐突軹關、侵及河內、及遣北中軍侯朱寵將五營士於孟津距羌、十年之中、夷夏俱斃、任尚馬賢僅乃克之、此所以爲害深重、累年不定也、雖由禦之無方、將非其才、亦豈不以寇發心腹、害起肘腋、疢篤難療、瘡大遲愈之故哉、自此之後、餘燼不盡、小有際會、輒復侵叛、馬賢狃忕、終於覆敗、段頴臨衝、自西徂東、雍州之戎、常爲國患、漢末、

關中殘滅、魏興、與蜀分隔、疆場之戎、一彼一此、魏武帝令將軍夏侯妙才討叛氐阿貴千萬等、後因拔棄漢中、遂徙武都之種於秦川、欲以弱寇強國、扞禦蜀虜、此蓋權宜之計、一時之勢、非萬世之利也、今者當之、已受其弊矣、夫關中土沃物豐、厥田上上、加以涇渭之流、溉其舄鹵、鄭國白渠、灌浸相通、黍稷之饒、畝號一鍾、百姓謠詠其殷實、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夫戎狄志態、不與華同、而因其衰弊、遷之畿服、士庶翫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至於蕃育衆盛、則坐生其心、以貪悍之性、挾憤怒之情、候隙乘便、輒爲橫逆、而居封域之內、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

收散野之積故能爲禍滋蔓暴害不測此必然之勢已驗之事也當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衆事未罷徙馮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內諸羌着先零罕开析支之地徙扶風始平京兆之氐出還隴右着陰平武都之界廩其道路之糧令足自致各附本種及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戎晉不雜並得其所上合往古即敘之義下爲盛世永久之規縱有猾夏之心風塵之警則絕遠中國隔越山河雖有寇暴所害不廣是以充國子明能以數萬之衆制羣羌之命有征無戰全軍獨剋也難者曰方今關中之禍暴兵二載征戍之勞師老十萬凶逆既戮悔惡初附百姓望寧息之期若枯旱之思雨而子方欲作役起徒使疲悴之衆徙自猜之寇以無穀之人遷乏食之虜恐羌戎離散心不可一前害未及弭而後變復横出矣荅曰羌戎狡猾擅相號署攻城野戰傷害牧守連兵聚衆載離寒暑矣而今異類瓦解同種土崩老幼繫虜丁壯降散禽離獸迸不能相一者子以此等爲尚挾餘資悔惡反善懷我德惠而來柔附乎將勢窮道盡智力俱困懼我兵誅以至於此也曰無有餘力勢窮道盡故也然則我能制其短長之命而令其進退由已矣夫樂其業者不易事安其居者無遷志方其自疑危懼畏怖促遽故可制以兵威使之左右無違也迨其死

亡散離與關中人戶爲讎故可遐遷遠處令其心不懷土也且關中之人百餘萬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處之與遷必須口實若有窮乏糝粒不繼故當傾關中之穀以全其生今我遷之傳食而至附其種族自使相贍而秦地之人得其半穀此爲濟行者以廩糧遺居者以積倉寬關中之逼去盜賊之原除旦夕之損建終年之益若憚蹔舉之小勞而忘永逸之弘策惜日月之煩苦而遺累世之寇敵非所謂開物成務創業垂統崇基拓迹謀及子孫者也時不能用未及十年而夷狄亂華中原不守可勝恨哉

馬周

馬周字賓王博州茌平人也天資曠邁鄉人以其不謹細薄之武德中補州助教不治事刺史達奚恕數加詬讓周乃去客密州趙仁本高其才給使入關周留客汴爲浚儀令崔賢所辱乃遂感激而西去舍新豐逆旅主人又不之顧周命取酒一斗八升獨酌而醉至長安舍中郎將常何家時貞觀五年也方詔百官極言得失何武人不學周因爲條二十餘事太宗怪而問之何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馬周教臣言也帝即令召客未至遣使者四輩趣促及謁見與語大悅詔立門下省明年拜監察御史奉使稱職帝以何得人賜帛三百疋周上疏其略曰臣伏見詔書宗室功

臣恐就藩國、貽厥子孫、世守其政、臣謂宗室功臣宜思所以安存之、富貴之不必世官也、堯舜之父、有朱均之子、設有不肖、襲封嗣職、正欲絶之、則子文之治猶在、正欲存之、則欒黶之惡已暴、與其毒害於見存之人、寧割恩於已亡之臣、則向所謂愛之重之者、適所以傷之也、臣謂宜賦以茅土、疇以戶邑、必有材行、乃隨器而授、漢光武不任功臣以吏事、所以終全其身者、良以此也、帝善其言、除侍御史、又言往貞觀初、率土霜儉、匹絹纔易斗米、而天下帖然者、百姓知陛下憂憐之故、人人自安、無謗讟也、五六年來、頻歲豐稔、匹絹至易粟十餘斛、而百姓咸怨、以爲陛下不憂

憐之、何者、營爲者多不急之務也、夫儉以息人、貞觀初、陛下已躬爲之、今行之不難也、里語曰、貧不學儉、富不學奢、言其自然也、疏奏、帝稱善、擢中書舍人、周善敷奏、機辯明銳、帝每曰、我蹔不見周、卽思之、侍中岑文本曰、馬君論事、論文切理、聽之纚纚、令人忘倦、然鳶肩火色、騰上必速、恐不能久、十八年遷中書令、二十二年卒、年四十八、贈幽州都督、初帝遇周厚、周頗自負、爲御史時、遣人以圖購宅、衆以其興書生素無貲、皆竊笑之、他日白有佳宅、直二百萬、（[illegible]君臣一體也）周遽以聞、帝卽詔有司給直、并賜奴婢什物、子載、咸亨中爲司列少常伯、與裴行儉分掌選事、故言吏部者稱裴馬焉

李德裕　官生

李德裕、字文饒、吉甫子、德裕卓犖有大節、不喜與諸生試有司、吉甫勉之、答曰、好驢馬不入隊行、遂以蔭補校書郎、穆宗卽位、擢翰林學士、始吉甫相憲宗、牛僧孺李宗閔對直言策、痛詆吉甫、吉甫泣訴於帝、有司皆得罪、遂與爲怨、吉甫又爲帝謀討兩河叛將、李逢吉沮解其言、功未旣而吉甫卒、裴度實繼之、逢吉以議不合罷去、故追銜吉甫而怨度、擯德裕不得進、至是閒帝訹度使與元稹相怨、奪其相位而已代之、欲引僧孺益樹黨、而牛李之憾結矣、僧孺

亦爲上所厚、乃以僧孺同平章事、而出德裕爲浙西觀察使、敬宗立、侈用無度、詔浙西上脂盝粧具、德裕奏比年旱災、物力未完、乃三月壬子赦令、常貢之外、悉罷進獻矣、今本道所存者、惟留使錢五十萬緡、率歲經費、常少十三萬、軍用褊急、今所須脂盝粧具、度用銀二萬三千兩、金百三十兩、物非土產、雖力營索、尚恐不逮、願詔宰相議、何以俾臣不違詔旨、不乏軍興、不疲人、不斂怨、則前赦後詔、咸可遵承、不報、又詔索盤條繚綾千疋、德裕復奏言、太宗時使至涼州、見名鷹、諷李大亮獻之、大亮諫止、賜詔嘉歎、玄宗時、使者抵江南捕鵁鶄翠鳥、汴州刺史倪若水言之、卽見

襃納、皇甫詢織半臂造琵琶捍撥鏤牙筩於益州、蘇頲不奉詔、帝不加罪、夫鵁鶄鏤牙、微物也、二三臣尚以勞人損德爲言、豈二祖有臣如此、今獨無之、蓋有位者蔽而不聞、非陛下拒不納也、帝爲優詔停止焉、時帝數遊幸、狎比羣小、聽朝簡忽、德裕上丹扆六箴、表辭皆明直婉切、帝雖不能用、猶敕韋處厚作詔厚荅其意、德裕乂留江介、心戀闕廷、因事寄情、望廻聖奬、然爲逢吉排笮、訖不内徙、在浙西八年、太和三年、召拜兵部侍郎、裴度薦德裕材堪宰相、而李宗閔以中人助、先秉政、乃又出德裕爲鄭滑節度使、引僧孺協力罷度政事、二怨相濟、凡德裕所善、悉逐之、於是

二人權震天下、黨人牢不可破矣、踰年、徙劍南西川、蜀自南詔入寇、敗杜元穎、而郭釗代之、病不能事、民失職無聊、德裕至、完殘奮怯、皆有條次、始韋皐招來南詔、復嶲州、傾内資結蠻好、示以戰陣文法、德裕以皐啟戎資益、其策非是、至元穎時、遇隙而發、故長驅深入、蹂剔千里、蕩無孑遺、今瘢夷尚新、非痛矯革、不能刷一方恥、乃建籌邊樓、按南道山川險要與蠻相入者、圖之左、西道與吐蕃接者、圖之右、其部落衆寡、饋餫遠邇、曲折咸具、乃請甲人於安定、弓人於河中、弩人於浙西、繇是蜀之器械皆犀銳、率戶二百、取一人使習戰、貸勿事、緩則農、急則戰、謂之雄邊子弟、築杖義城、以制大度清溪關之阻、作禦侮城、以控榮經犄角勢、作柔遠城、以阨西山吐蕃、復邛崍關、徙嶲州治臺登、以奪蠻險、於是二邊寖懼、南詔還所俘掠四千人、吐蕃維州將悉怛謀遂以城降、德裕請於朝、僧孺居中沮其功、曰吐蕃之境、四面各萬里、失一維州、未能損其勢、比來修好、約罷戎兵、中國禦戎、守信爲上、彼若來責、曰何事失信、養馬蔚茹川上、平凉阪、萬騎綴回中、怒氣直辭、不三日至咸陽橋、此時西南數千里外、得百維州、何所用之、徒棄誠信、有害無利、命返悉怛謀於虜、以信所盟、吐蕃盡誅之境上、德裕終身以爲恨、會監軍使王踐言入朝、盛言悉怛謀死、拒

遠人向化、帝亦悔之、尤僧孺失策、僧孺内不自安、累表請罷、乃以僧孺充淮南節度使、而以李德裕爲兵部尚書、俄而宗閔罷、德裕代爲中書侍郎、又坐論李訓鄭注爲宗閔所譖、出爲鎮海觀察使、再貶袁州長史、德裕與宗閔既有黨、上甚患之、嘆曰、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未幾、宗閔以罪斥、而注訓等敗、帝悟、乃以德裕爲太子賓客分司東都、開成中、遷德裕淮南節度使、武宗立、召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初德裕父吉甫年五十一、出鎮淮南、五十四歲自淮南復相、今德裕鎮淮南、復入相、一如父之年、當世榮之、既入謝、即進言治亂繫信任、引齊桓公問管仲所以害霸

者仲對琵琴笙竽弋獵馳騁非害霸者惟知人不能舉舉不能任任而又雜以小人害霸也又追論維州事云維州據高山絶頂三面臨江在戎虜平川之衝是漢地入兵之路初河隴盡沒惟此獨存吐蕃潛以婦人嫁此州門者二十年後兩男長成竊開壘門引兵夜入遂爲所陷號曰無憂城從此得併力於西邊更無虞於南路憑陵近甸旰食累朝貞元中韋臯欲經略河湟須此城爲始萬旅盡銳急攻數年雖擒論莽熱而還城堅卒不可克臣初到西蜀外揚國威中緝邊備其維州熟臣信令空壁來歸臣始受其降南蠻震懾山西八國皆願內屬其吐蕃合水棲雞等城

既失險阨自須抽歸可減八處鎮兵坐收千里舊地且維州未降前一年吐蕃猶圍魯州豈顧盟約臣受降之初指天爲誓面許奏聞各加酬賞當時不與臣者望風疾臣詔臣執送悉怛謀等令彼自戮臣累表陳論乞垂矜捨答詔嚴切竟令執還體備三木輿於竹畚及將就路冤叫嗚嗚將吏對臣無不隕涕其部送者更爲蕃帥譏誚云既以降彼何須送來復以此降人戮於漢境之上恣行殘忍用固攜離至乃擲其嬰孩承以槍槊絶忠款之路快兇虐之情從古以來未有此事雖時更一紀而運屬千年乞追獎忠魂各加褒贈詔贈悉怛謀右衛將軍是時已擊敗回鶻未

幾澤潞劉從諫死其從子稹擅留事以邀節度德裕請用兵討稹稹伏誅策功拜太尉進封趙國公德裕固讓言唐興太尉惟七人尚父子儀乃不敢拜裴度爲司徒十年亦不遷臣願守舊秩足矣乃改封衛國公韋弘質見德裕嚮用因建言宰相不可兼治錢穀德裕奏言管仲明於治國其語曰國之重器莫重於令令重君尊君尊國安治人之本莫要於令故曰虧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從令者死五者無赦又曰令在上而論可否在下是主威下繫於人也傳曰下輕其上爵賤人圖柄臣則國家搖動而下人不靜今弘質爲人所教而言是圖柄臣者

也昔蕭望之漢名儒爲御史大夫奏云歲首日月光少咎在臣等宣帝以望之意輕丞相下有司詰問貞觀中監察御史陳師合上言人之思慮有限一人不可總數職太宗曰此欲離間我君臣斥之嶺外臣謂宰相有姦謀隱慝則人人皆得上論至於制置職業人主之柄非小人所得干也時天下已平德裕當國凡六年方用兵時決策制勝他相無與故威名獨重於時宣宗卽位德裕奉冊太極殿帝退謂左右曰向行事近我者非太尉邪顧我髮髮爲森豎翌日罷爲荊南節度使俄徙東都留守白敏中令狐綯崔鉉使黨人李咸斥德裕陰事又貶潮州司馬明年又導吳

汝訥訟李紳殺吳湘事貶爲崖州司戸參軍事明年卒年六十三德裕既沒見夢令狐綯曰公幸哀我使得歸葬綯語其子滈滈曰執政皆其憾可乎既夕又夢懼曰衛公精爽可畏不言禍將及綯白帝乃以喪還白敏中德裕所薦也德裕明辯有風采善爲文章雖至大位猶不去書其謀議援古爲質袞袞可喜常以經綸天下自爲武宗知而能任之言從計行是時王室幾中興德裕所居安邑里第有院號起草有亭曰精思每計大事則處其中雖左右侍御不得預不喜飲酒後房無聲色娛嘗言昔玄宗以臨淄王定内難自是疑忌宗室不令出閤天下皆以爲幽閉骨肉

虧傷人倫鼎使天寶之末建中之初宗室散處方州何至爲安祿山朱泚所魚肉哉初德裕爲翰林學士禮部侍郎錢徽掌貢舉西川節度使段文昌翰林學士李紳各以書屬所善進士於徽及榜出無之及第者鄭朗覃之弟裴譔度之子蘇巢宗閔之壻也文昌言於上曰今歳禮部不公所進士皆弟子無藝上以問諸學士德裕稹紳皆曰誠如文昌言上乃貶徽江州刺史宗閔劒川刺史或勸徽奏文昌紳屬書徽曰苟無媿心得喪一致奈何奏人私書邪取書焚之自是德裕宗閔各分朋黨更相傾軋垂四十年李逢吉用事時所親厚及附麗者甚衆時人目爲八關十六子爲逢吉去而後德裕進德裕討澤潞及回鶻計畫甚長遭遇武宗可謂行其志矣

郭崇韜

郭崇韜鴈門人莊宗即位拜崇韜樞密使梁王彥章擊破德勝唐軍大敗歸莊宗問計崇韜崇韜曰彥章圍我意在取鄆州耳臣願得兵數千據下流築壘於必爭之地以應鄆州爲名彥章必來爭既分其兵乃可圖也然板築之功難卒就陛下宜以精兵挑戰使彥章兵不得來十日壘成矣莊宗以爲然乃遣崇韜將數千人夜行所過驅掠居人毀屋伐木渡河築壘於博州東晝夜督役果六日而壘成

彥章引兵到莊宗迎擊大破之是時唐已失德勝梁兵日掠澶相黎陽衛州而李繼韜以澤潞叛入于梁契丹復犯幽涿諸將皆曰唐得鄆州隔河難守不若棄鄆與梁而西取衛州黎陽以河爲界與梁約罷兵毋相攻莊宗不悅退臥帳中召崇韜問計崇韜曰陛下興兵仗義將士疲戰爭生民苦轉餉者十餘年矣況今大號已建自河以北人皆引首以望成功今得鄆州不能守而棄之雖欲指河爲界誰爲陛下守邪願陛下分兵守魏而自鄆州疾驅擣其巢穴不出半月天下定矣莊宗大喜因問司天司天言歳不利崇韜曰古者命將鑿凶門而出況成筭已決區區常談

何足信也莊宗遂即日下令軍中歸其家屬於魏夜渡楊
劉從鄆州入襲汴州八日而滅梁莊宗推功賜崇韜鐵券
崇韜未嘗居戰陣徒以謀議居佐命第一之功位兼將相
遇事無所回避而宦官伶人用事者甚不便之崇韜頗懼
語其故人子弟曰吾佐天子取天下今大功已就而羣小
交興吾欲避之歸守鎮陽可乎故人子弟皆對曰俚語曰
騎虎者勢不得下今公權位已隆而下多怨嫉一失其勢
何能自安崇韜曰然則奈何對曰今中宮未立而劉氏有
寵宜請立劉氏爲皇后而多建天下利害以便民者然後
退而乞身天子以公有大功而無過必不聽公去是外有

避權之名而內有中宮之助又爲天下所悅雖有讒間不
可動矣崇韜以爲然乃上書請立劉氏爲皇后崇韜素廉
自從入洛始受四方賂遺故人子弟或以爲言崇韜曰吾
位兼將相祿賜巨萬豈少此耶今藩鎮諸侯多梁舊將皆
主上斬袪射鉤之人也今一切拒之能無反側明年天子
有事南郊崇韜乃悉獻其所藏以佐賞給莊宗已郊遂立
劉氏爲皇后同光三年夏霖雨不止莊宗思得高樓避暑
乃遣宮苑使王允平營之左右皆曰郭崇韜眉頭不伸嘗
爲租庸惜財陛下雖欲改作其可得乎莊宗乃使人問崇
韜曰昔吾與梁對壘於河上雖祁寒盛暑被甲跨馬不以

爲勞今居深宮蔭廣廈反不勝其熱何也崇韜對曰陛下
昔以天下爲心今以一身爲意艱難逸豫爲慮不同願陛
下無忘創業之難常如河上則可使煩暑坐變淸涼矣莊
宗默然不悅卒遣允平起樓崇韜果切諫左右因譖之曰
崇韜之第無異皇居安知陛下之熱由是讒間愈入明年
征蜀議擇大將時明宗爲總管當行而崇韜恐以讒見危
思立大功爲自安之計乃請以親王爲元帥率師討之莊
宗乃以繼岌爲西南面行營都統崇韜爲招討使率大軍
入蜀蜀平崇韜語繼岌曰王有破蜀大功師旋必爲太子
俟主上萬歲後當盡去宦官繼岌監軍李從襲等聞之咸

切齒此言莊宗聞蜀破遣宦官向延嗣勞軍崇韜又不郊
迎延嗣發怒因與從襲等共搆之延嗣歸讒之劉后后泣
訴於帝莊宗大怒及孟知祥爲西川節度使將行帝令誅
崇韜并其子廷誨廷信崇韜有五子其二從死餘皆見殺
崇韜自以爲子儀之後其伐蜀也過子儀墓下馬號慟而
去聞者頗以爲笑然崇韜盡忠國家有大略其已破蜀因
遣使者以唐威德風諭南詔諸蠻欲因以綏來之其不幸
被讒以死信矣哉盈滿之難居也利令智昏貪令人愚也

藏書名臣傳卷十三終

一經世名臣

趙普

趙普字則平太祖即位以佐命功授左諫議大夫乾德二年以普爲門下侍郎平章事命薛居正呂餘慶參知政事以副之參政班在宰相後不宣制不知印不預奏事不押班但奉行制書而已蓋欲以寵普也太祖數微行幸普家普每退朝不敢便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意帝不出久之聞扣門聲普亟出帝已立風雪中普惶懼迎拜設重裀地坐堂中熾炭燒肉普妻行酒帝以嫂呼之因與計下太原

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面太原下則邊患我獨當之不如姑俟削平諸國則彈丸黑子之地將安逃乎開寶六年復幸普家會錢王俶獻海物十瓶普置廡下未屏帝至顧問何物普以實對帝曰海物必佳命啟之皆爪子金也普惶恐謝帝曰受之無妨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耳普爲政久頗專屯田員外郎雷德驤判大理寺其官屬與堂吏附會普擅增減刑名德驤憤惋求見上奏之并言趙普強市人第宅多聚賄上怒叱之曰鼎鐺猶有耳汝不聞趙普吾之社稷臣乎引柱斧擊折其上齶二齒命左右曳出將斬之既而上怒少霽乃黜爲商州司戶參軍後又削籍徙靈武將官禁私販秦隴大木普遣親吏詣市屋材吏竊貨大木冒稱普市貨鬻都下權三司使趙玭廉得之普又以隙地私易尚食蔬圃又營邸店規利盧多遜爲翰林學士因召對屢攻普短會得驤子有鄰擊登聞鼓訟堂後官胡贊李可度受賕骫法事普庇之太祖大怒下御史府按問悉抵罪而以有鄰爲秘書省正字普恩始替始詔參知政事與普更知印押班奏事以分其權未幾出普爲河陽節度太平興國初入朝遷太子太保時盧多遜爲相專譖毀普謂普初無立上意以故普奉朝請者數年會柴禹錫等告秦王廷美驕恣將有陰謀上召問普普言願備樞軸以察姦

變退又上書自陳預聞太祖昭憲皇太后顧託之事太宗感悟即召見慰諭拜司徒兼侍中并以子承煦爲六宅使淳化三年卒年七十一謚忠獻上撰神道碑銘親八分書以賜之二女皆笄咸願爲尼上不能奪賜長女名志願號智果大師次女名志英號智圓大師普初得志屢以微時所不足者爲言太祖曰若塵埃中可識天子宰相則人皆物色之矣太祖嘗勸普讀書普後每歸私第闔戶啟篋讀書竟日既薨家人發篋視之則論語二十篇也性深沉有岸谷雖多忌刻而能以天下事爲己任嘗奏薦某人太祖不用明日復奏又不用明日又以其人奏太祖怒碎裂奏

牘擲地普跪而拾之他日補綴舊紙復奏如初又有羣臣
當遷官太祖惡其人不與普堅以爲請太祖怒曰朕固不
與卿若之何普曰刑以懲惡賞以酬功且刑賞天下之刑
賞陛下豈得以喜怒專之太祖怒甚遽起普亦隨之太祖
入宮普立于宮門外竟得俞允乃退一日大宴雨驟至上
已不悅雨又不止左右皆恐普因奏言外間百姓正望雨
時雨難得可令樂官就雨中奏樂上大悅乃終宴焉太宗
時曹彬爲弭德超所讒屬普再相爲彬辨雪保證事狀明
白太宗嘆曰朕聽斷不明幾誤國事即日竄逐德超遇彬
如舊初昭憲太后遺命太祖傳位太宗意欲傳之廷美以

及德昭故太宗即位之初命廷美以開封而德昭德恭等
皆稱皇子及德昭不得其死德芳相繼夭歿廷美始不自
安他日太宗以傳國意訪之普普對曰太祖已誤陛下豈
容再誤當太祖時普鎮河陽時普曾有表自愬云外人謂
臣輕議皇弟開封尹皇弟忠孝全德豈有間然矧昭憲皇
太后大漸之際臣實預聞顧命知臣者君願賜昭鑒太祖
即手封其書藏之宮中至是普復密奏太宗乃于宮中訪
得之因感悟復進用普普遂廉得盧多遜交通秦王事太
宗怒下多遜御史獄命翰林承旨李昉等親治之獄上削
奪多遜官爵流崖州廷美勒歸私第普又以廷美居西京

非便諷知開封府李符上言廷美不悔過而怨望乞徙遠
郡以防他變詔降封廷美爲涪陵縣公房州安置以閻彥
進知房州袁廓通判州事以伺察之雍熙元年廷美年三
十八憂悸成疾卒廷美之得罪趙普爲之也廷美亦可謂
不知早回頭者矣此吳季子所以爲難歟初太祖謂普曰
天下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十姓兵革不息其
故何也普曰其故非他節鎮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所以
治之無他奇巧惟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
自安矣語未畢上曰卿勿言吾既諭矣頃之上與故人石
守信王審琦等飲酒酣屛左右謂曰我非爾曹之力不得

至此念汝之德無有窮已然爲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爲
節度使之樂吾今終夕未嘗安枕而臥也守信等皆曰何
故上曰是不難知居此位者誰不欲爲之守信等乃皆惶
恐頓首曰陛下何爲出此言上曰不然汝曹雖無心其如
麾下之人欲富貴何一旦以黃袍加汝身雖欲不爲不可
得也守信等乃皆頓首涕泣曰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
憐指示可生之塗上曰人生如白駒過隙所爲好富貴者
不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耳汝曹何不
釋去兵權擇便好田宅市之爲子孫立永久之業多置歌
兒舞女日飲酒相歡以終其天年君臣之間兩無猜嫌不

亦善乎。皆再拜謝曰、陛下念臣及此、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稱疾請解軍權、上許之、皆以散官就第。乃設通判于諸州、凡軍民之政皆統治之、事得專達、與長吏均禮。大州或置二員。又令節鎮所領支郡、皆直隸京師、得自奏事、不屬諸藩。於是節度使之權始輕。乾德三年、置諸路轉運使。自唐以來、藩鎮屯重兵、租稅所入、皆以自贍、名曰送使、留州、其上供者甚少。普乞命諸州度支經費外、凡金帛輸送汴都、無得專留。每藩鎮帥缺、即令文臣權知。所在場務、置轉運使掌之。雖節度、防禦、團練、觀察使及刺史、皆不預簽書金穀之籍、于是財利盡歸于上矣。殿前侍衛二司、各

閱所掌兵、揀其驍勇者、升爲上軍、而命諸州長吏選所部內兵、凡材用伎藝有過人者、悉送都下、以補禁旅之闕。又分遣禁旅戍守邊城、立更戍法、使往來道路、以習勤苦、均勞逸。自是將不得專其兵、而士卒不致於驕惰、皆普之謀也。普初與太祖相遇、其事甚奇。蓋當周世宗親征淮南、駐蹕正陽、拒壽陽、劉仁贍時太祖分兵滁州、距壽州只四程。南唐主李璟聞世宗在淮、命大將皇甫暉提兵十萬、控扼滁陽、以援壽州。太祖與暉遇於清流之關、大爲暉所敗。是夜、暉整全師入憩滁陽。太祖兵聚清流、慮暉兵再至、問諸村人、云有鎮州趙學究在村中教學、多智計、村民有爭訟者、多詣以決曲直。太祖乃微服往訪之。學究曰、皇甫威名冠東北、太尉自諒與己如何。曰、非敵也。學究曰、今兩軍勝負如何。曰、彼方勝而我敗、所以問計於君耳。學究曰、然、使彼來日整兵出戰、師絕歸路、不復有焦類矣。太祖曰、當奈何。學究曰、我有一計、可以因敗爲勝。今關背有徑路、人無行者、雖暉軍亦不知也、可以直抵城下。方西澗水大漲之時、彼必謂既敗之餘、無敢躡其後者、誠能由山背小路、率兵浮西澗、徑至城下、彼方解甲休衆、不爲備、斬關而入、可以得志矣。太祖大喜、即下令誓師、夜出、跨馬浮西澗以迫城、暉果不爲備、奪門以入、擒之、遂下滁州。蓋淮南無山、惟

滁州邊淮有高山爲屏蔽。既失滁州、不惟中斷、壽州失援、而淮南盡爲平地、世宗乘破竹之勢、盡收淮南、李璟割地稱臣、皆由太祖先擒皇甫暉、首得滁州阻固之地故也。趙學究、即韓王普。

張齊賢

張齊賢、曹州人也。慕唐李大亮之爲人、故字師亮。太祖幸西都、齊賢以布衣獻策馬前、內四說稱旨、齊賢堅執以爲皆善。上怒、令武士拽出之。及還、語太宗曰、我幸西都、唯得一張齊賢、異時可使輔汝爲相也。或曰、太祖有意取河東、恐謀洩、故置齊賢下、并汾策不用。太宗擢進士、欲置齊賢

高第有司偶失掄選上不悅故一梼盡與京官車駕北征
議者皆言宜速取幽薊齊賢上疏曰聖人舉事動在萬全
百戰百勝不若不戰而勝若動之愼之則契丹不足吞燕
薊不足取自古疆場之難非盡由敵國亦多邊吏擾而致
之若緣邊諸砦撫禦得人但使峻壘深溝畜力養銳以逸
自處寧我制人則邊鄙寧邊鄙寧則輦運減河北之民獲
休息矣臣聞家六合者以天下爲心是故聖人先本而後
末安內以養外人民本也疆土末也五帝三王未有不先
根本者也六年爲江南西路轉運使齊賢居使職行寬大
江左人思之召還簽書樞密院事雍熙三年大舉北伐代

州楊業戰沒上訪近臣齊賢請行先是齊賢言事頗忤上
意上因授齊賢給事中知代州與部署潘美同領緣邊兵
馬是時遼兵自湖谷入寇薄城下都校馬正以所部列南
門外衆寡不敵副部署盧漢贇畏懦保壁自固齊賢選廂
軍二千出正之右誓衆慷慨一以當百遼兵遂却初齊賢
約潘美會戰無何間使爲遼人所得齊賢以師期既漏恐
美衆爲遼所乘既而美使至云師出并州至北井得密詔
東師敗績于君子館并之全軍不許出戰已還州矣齊賢
乃閉其使密室中夜發二百人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
城西南三十里列幟然芻遼兵遥見光中有旗幟意謂并

師至矣駭而北走齊賢先伏步兵二千於土磴砦掩擊大
敗之擒其北大王之子一人帳前舍利一人斬數百級獲
馬二千器甲甚衆捷奏反歸功於盧漢贇遼人又自大石
路南侵齊賢預簡廂兵千人爲二部分屯繁畤崞縣下令
曰代西有寇則崞縣之師應之代東有寇則繁畤之師應
之比接戰則郡兵集矣至是果爲繁畤兵所敗淳化二年
趙普薦齊賢可大用召入參知政事數月拜平章事王延
德掌京庾欲求補外託參政李沆爲請于齊賢齊賢以聞
太宗以延德嘗事晉邸怒其不自陳而干執政於是罷齊
賢爲尚書左丞出知定州至眞宗即位乃召拜兵部尚書

平章事初齊賢從容爲上言皇王之道而推本其所以然
上曰朕以爲皇王之道非有迹但庶事適治道則近之矣
時戚里有分財不均者更相訟齊賢曰是非臺府所能決
臣請自治之齊賢坐相府召訟者問曰汝非以彼分財多
汝所分少乎曰然命具款乃召兩吏令甲家入乙舍乙家
入甲舍貨財無得動分書則交易明日奏聞上大悅曰朕
固知非君莫能定也齊賢自負有致君之術每數奏多不
直致日南至朝羣臣會齊賢被酒上曰卿爲大臣何以率
下乃罷守本官李繼遷陷清遠軍命爲涇原等州軍安撫
經略使齊賢上言自清遠軍陷沒青岡砦燒棄靈武一郡

援隔勢孤。今其蕃部大族首領素與繼遷有隙者，若能啗以官爵，誘以貨利，結以恩信，而又激之以利害，則山西之蕃部族帳自然傾心朝廷。今靈武軍民不翅六七萬，皆陷在危亡之地。使繼遷來春發兵攻圍，則靈州孤城必難固守。萬一失陷，賊勢益增。臣所以乞封潘羅支爲六谷王，而厚以金帛者，正恐繼遷且暮用兵，斷彼賣馬之路故也。苟朝廷信使得達潘羅支，則泥埋等族、西南遠蕃不難招集。西南稟命，而後緣邊之勢張，則鄜延、環慶之淺蕃，原渭、振戎之熟戶，自然歸化。然後使之與對替甲兵，及駐泊軍馬，互爲聲援，則萬山聞之，必不敢於靈州、河西頓兵矣。萬山

既退，則賀蘭蕃部亦稍稍叛繼遷矣。又言靈州斗絕一隅，爲今之計，若能增益精兵，以合西邊屯駐對替之兵，從以原渭鎮戎之師，率山西熟戶從東界而入，嚴約師期，兩路交進，取靈州軍民，置砦於蕭關、武延川險要去處，以僑寓之。如此則蕃漢之兵乘時以爲進退，而成功不難也。時不能用，未幾靈武果陷。改判永興軍。時薛居正子惟吉妻柴氏無子，早寡，盡畜其貨產及書籍，欲改適齊賢。（又以財色小失，棄真才難矣）惟吉子安上訴其事，齊賢坐責太常卿，分司西京。景德二年，改吏部尚書。上疏言曰：臣在先朝，常憂靈夏兩鎮終爲繼遷并吞，當時臣下皆以繼遷只是懷戀父祖故地，別無他心，故先朝與以銀州廉察，以滿其意。是後攻劫不已，直至降麟府州界八部族，蕃酋又脅制賀蘭山下帳族。言事者猶謂封獎未厚，請陛下賜以銀夏土壤，寵以節旄。自此姦威愈滋，屢斷靈州糧路，復擾緣邊城池。數年之間，靈州始爲吞噬。臣初受經略之命，思得一兩處強大蕃族，俾與繼遷爲敵，以蠻夷攻蠻夷，遂請以六谷名目封潘羅支。其時近臣所見不同。今繼遷雖爲潘羅支射殺，其子德明依前攻劫，臣慮德明乘大駕東幸，去攻六谷，則瓜沙甘肅于闐諸處漸爲控制矣。況潘羅支已亡，廝鐸督又非其敵，望乞早委大臣經制其事。是年從東封，還，復拜右僕射。三年出判河陽，

從祀汾陰，還進左僕射。五年代還，請老，以司空致仕。入辭，便坐，方拜而仆，上命二子扶掖升殿，益坐茵爲三。歸洛，得裴度午橋莊，有池榭松竹之盛，日與親舊觴詠。七年夏薨，年七十二，謚文定。齊賢資儀豐碩，議論慷慨，有大略，喜提獎寒雋。四踐兩府，九居八座，以三公就第，康寧福壽，時罕其比。初爲布衣時，倜儻孤貧，落魄有羣盜攻劫，聚飲逆旅，居人惶恐竄匿。齊賢獨徑前揖之，曰：賤子貧困，欲就一飽。盜曰：秀才肯自屈耶？齊賢曰：盜者非齷齪兒所爲，皆世之英雄耳。乃取大杯，滿酌而飲，取豚肩，爪分爲數段，啗之，勢若狼虎。羣盜相視愕眙，咨歎曰：眞宰相也。他日宰制天下，

當念吾曹，競以金帛相遺，齊賢皆受，不讓重負而返。奇士

向敏中 有才有守

向敏中，開封人。初知廣州，是州兼掌市舶，多貨物，敏中至荊南，預市藥物以往，故以淸謹聞。召爲工部郎中。太宗飛白書敏中、張詠二名付中書，曰：此名臣也，朕將用之。乃並用爲樞密直學士。會有言敏中在法寺時，皇甫侃監無爲軍榷務，以賄敗，發書歷詆朝貴求爲末減，敏中亦受之。事下御史按實，嘗有書及門，敏中覩其名不啟封，遣去。俄捕得侃私僮詰之，云其書尋納箱中，逮臨江傳舍驛掘得，封題如故。太宗大驚異，召見慰諭賞激，遂決意登用。未幾，拜同知樞密院事。自郎中至是，僅百餘日。時西北用兵，樞機之任，專主謀議，敏中明辨有才略，遇事敏速，凡二邊道路斥堠走集之所，莫不周知。眞宗咸平初，拜參知政事。四年，以本官同平章事。因故相薛居正孫安上不肖事累及，罷知永興軍。俄遷京兆。是冬，眞宗幸澶淵，賜敏中密詔，盡付西鄙，許便宜從事。敏中得詔藏之，視政如常。日會大儺，有告禁卒欲倚儺爲亂者，敏中密使麾兵被甲伏廡下幕中。明日，盡召賓僚兵官，置酒縱閱，命儺入，先馳騁于中門外，後召至階，敏中振袂一揮，伏出，盡擒之，果懷短刃，卽席斬焉。旣屏其尸，以灰沙埽庭，照舊張樂宴飲。時舊相出鎮不以軍事爲意，寇準雖有重名，所至終日遊宴，或以所愛伶人付與富室；張齊賢倜儻任情，獲劫盜或至縱遣，所至尤不治。帝聞之，稱敏中曰：大臣出臨四方，惟敏中盡心民事。於是復拜同平章事，進右僕射。卒年七十二。敏中姿表瓌碩，有儀矩，昆弟多智，居大任三十年，爲人主優禮，故雖羸疾，終不得謝。在西京時，有僧暮過村，求寄宿，主人不許，於是權寄宿主人門外車廂。夜有盜自牆上扶一婦人，囊衣而出。僧自念不爲主人所納，今主人家亡其婦人及財，明日必執我，因亡去。忽墮眢井，則婦人已爲盜所殺，先在井中矣。明日主人搜訪得之，執詣縣，僧自誣服，誘與俱亡，恐爲人所得，因殺之，投井中，暮夜不覺失足亦墜，贓在井傍，不知何人取去。獄成言府，府皆平允，獨敏中以贓不獲致疑，乃引僧固問，得其實對。敏中密使吏出訪，吏食村店，店嫗聞自府中來，問曰：僧之獄何如？吏紿之曰：昨已笞死矣。嫗曰：今獲賊何如？曰：已誤決此獄，雖獲賊亦不問也。嫗曰：言之無傷矣，婦人者乃村中少年某甲所殺也。指示其舍，吏就舍中掩捕獲之，案問具服，并得其贓，僧乃得出。

蘇頌

蘇頌，字子容，泉州南安人也。父紳，葬潤州丹陽，因徙居之。第進士，知江寧縣，調南京留守推官，留守歐陽修曰：子容

處事精審一經閲覽則修不復省矣時杜衍老居睢陽見頌深器之遂以平生所施設出處語頌皇祐五年同知太常禮院遷知頴州通判趙至忠本邊徼降者所至與太守競頌待之以禮至忠感泣曰身雖夷人然見義則服平生誠服者唯公與韓魏公耳英宗即位召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公事頌請以獲盜多寡爲縣令殿最法以謂廵檢縣尉但能捕盜而不能使人不爲盜能使人不爲盜者縣令也且民罹剽刧之害而長官不任其責可乎遷度支判官送契丹使宿恩州驛舍火左右請出避火頌不許州兵欲入救火頌亦不許但令防卒撲滅之初火時郡中洶洶謂

使者有變救兵亦欲因而生事賴頌不動而止乂之擢知制誥知審刑院大臣薦秀州判官李定召見擢太子中允除監察御史裏行宋敏求知制誥封還詞頭復下頌當制頌奏祖宗朝天下初定故有起孤遠而登顯要者眞宗以來雖有幽人異行亦不至超越資品今定不由銓考擢授朝列不緣御史薦實憲臺雖朝廷急於用才度越常格然隳紊法制所益者少所損者大臣未敢具草次至呂大臨亦徑封還於是並落知制誥歸工部郎中班天下謂爲三舍人云歲餘知應天府呂惠卿語人曰子容吾鄉里先進苟一詣我執政可得也頌聞之笑而不應凡更三赦大臨

還侍從頌纔授秘書監知通進銀臺司吳越饑選知杭州一日出遇百餘人哀訴於道曰某等皆以轉運司責逋市易緡錢故夜囚晝繫若無所償頌曰吾釋汝使營生期以歲月償足可乎卒如期而償足一日宴客有美堂偶聞將兵欲爲亂頌密使捕渠領十輩荷校赴獄迨夕會散坐客不知也使契丹日遇冬至其國曆後宋曆一日北人問孰爲是頌曰曆家筭術小異遲速不同如亥時節氣交猶是今夕若踰數刻則屬子爲明日矣或先或後各從其曆可也使還以奏神宗嘉之神宗因問彼處山川人情向背頌對曰彼講和日久頗竊中國典章禮義以維持其政上下

相安未有離貳元豐初權知開封府又召判尚書吏部兼詳定官制因陛對神宗謂頌曰欲修一書非卿不可契丹通好八十餘年盟誓聘使禮幣儀式皆無所考卿若修之何時當就頌對曰須一二年及書成帝讀序引喜曰正類序卦之文賜名魯衛信錄焉帝又問宗子主祭承重之義頌對曰古者貴賤不同禮諸侯大夫世有爵祿故有大宗小宗主祭承重之別喪服從而異制宜也匹士庶人亦何預焉今五服敕嫡孫爲祖父斬衰三年生而情禮則一歿而喪服獨異恐非先王制禮之意世俗但知三年之喪爲承重豈知爲承大宗之重也哉元祐初拜吏部尚書兼侍

讀五年擢尚書左丞嘗行樞密事七年拜右僕射兼中書
門下侍郎頌爲相務在奉行故事使百官守法遵職量能
授任深戒疆埸之臣邀功生事紹聖四年拜太子少師致
仕方頌執政時見哲宗年幼每大臣奏事但取決於宣仁
后哲宗有言或無對者惟頌奏宣仁后必再稟哲宗有宣
諭必告諸臣俯伏而聽及貶元祐故臣御史周秩并劾頌
哲宗曰頌知君臣之義無輕議此老徽宗立進太子太保
爵累趙郡公建中靖國元年夏至自草遺表明年卒年八
十二頌器局閎遠自書契以來經史九流百家之說至於
圖緯律呂星官筭法山經本草無所不通尤明典故喜爲
人言亹亹不絕朝廷有所制作必就而正焉

范純仁 前靦後得

范純仁中進士第調知武進縣以遠親不赴父仲淹門下
多賢士如胡瑗孫復石介李覯之徒純仁皆與從遊仲淹
沒始出仕知襄城縣襄城民不蠶織純仁勸使植桑有罪
而情輕者視所植多寡除其罰故後人呼爲著作林焉治
平中召爲殿中侍御史以議濮王典禮不合通判安州歷
京西陝西轉運副使召還神宗問陝西城郭甲兵糧儲純
仁對曰城郭粗全甲兵粗修糧儲粗備神宗憮然純仁曰
粗者未精之辭如是足矣願陛下且無留意邊功拜同知

諫院加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時向任發運使行均輸法
於六路純仁言安石以富國强兵之術啓迪上心欲求近
功忘其舊學安遽逐言者而退安石荅中外之望不聽遂
求罷諫職改判國子監去意愈確執政使諭之曰毋輕去
已議除知制誥矣純仁曰此言何爲至於我哉純仁凡所
上章疏神宗悉不付外純仁知之盡錄申中書安石見而
大怒乞加重貶神宗曰彼無罪姑與一善地命知河中府
徙慶州過闕入對神宗曰卿父在慶著威名卿隨父既久
邊事必熟純仁對曰臣儒家未嘗學兵先臣守邊臣時尚
幼陛下若使臣繕治城壘愛養百姓臣不敢辭若開拓侵
攘願別謀帥臣也遂行秦中饑純仁擅發常平粟以賑之
僚屬咸請待奏報而後發純仁曰報至無及矣果有詔遣
使案視民讙曰公實活我我安忍累公晝夜輸納常平迨
使者至已無所負矣會邠寧間有叢冢使者乃發冢籍骸
上之上詔本路監司窮治乃前帥楚建中所封骸也純仁
言建中守法申請以待詔旨故不免有殍死者既已坐罪
罷去矣今緣按臣而復及建中是一罪而再刑也因丐罷
提舉西京留司御史臺時耆賢多在洛純仁及司馬光相
約爲眞率會洛中以爲勝事哲宗立復知慶州召爲天章
閣待制除給事中時宣仁后垂簾司馬光爲政將盡改熙

寧元豐法度純仁謂光去其泰甚者可也差役一事尤當
熟講而緩行不然滋爲民病願公虛心以延衆論不必謀
自己出謀自己出則諂諛得乘間迎合矣役議或難回則
可先行之一路以觀其究竟光不從持之益堅純仁曰是
使人不得言爾若欲媚公以爲容悅何如少年合安石以
速富貴哉元祐三年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章惇得
罪去朝廷以其父老欲畀便郡既而中止純仁請置徙咎
而恤其私鄧綰帥淮東言者斥之不已純仁言臣嘗爲綰
誣奏坐黜今日所陳爲綰已左降不安錄人之過太深宣
仁后嘉納因下詔一無所問知漢陽軍吳處厚傳致蔡確

安州車蓋亭詩以爲謗宣仁后上之及確新州命下純仁
於宣仁后簾前言聖朝宜務寬厚不可以語言文字之間
曖昧不明之過誅竄大臣且以重刑除惡如以猛藥治病
其過也不能無損焉確卒貶新州大防奏確黨甚盛不可
不問純仁面陳朋黨難辨恐誤及善人遂上疏曰朋黨之
起蓋因趨向異同同我者謂之正人異我者疑爲邪黨既
惡其異我則逆耳之言難至既喜其同我則迎合之佞日
親以至眞僞莫知賢愚倒置國家之患率由此也今蔡確
之事不必推治黨人旁及枝葉司諫吳安詩正言劉安世
交章論純仁黨確純仁亦力求罷政出知河南府召還復

拜右僕射宣仁后崩哲宗親政羣小力排宣仁后垂簾時
事純仁奏曰太皇太后保佑聖躬功烈誠心幽明共監議
者不恤國事一何薄哉蘇轍殿試策問引漢昭變武帝法
度事哲宗震怒曰安得以漢武比先帝轍下殿待罪衆不
敢仰視純仁從容言武帝雄才大略史無貶辭轍以比先
帝非謗也陛下親事之始進退大臣不當如呵叱奴僕哲
宗曰人謂秦皇漢武純仁曰轍所論事與時也非人也哲
宗爲之少霽轍平日與純仁多異至是乃服轍竟落職知
汝州全臺言蘇軾行呂惠卿告詞訕謗先帝黜知英州純
仁上疏曰熙寧法度皆惠卿附會王安石建議不副先帝

本意至垂簾之際始用言者特行貶竄今已八年矣言者
多當時御史當時何故畏避不言今却有是言耶哲宗既
召章惇爲相純仁堅請去知潁昌府徙陳州既而呂大防
等竄嶺表會明堂肆赦章惇先期言此數十人當終身勿
徙純仁聞之乃疏曰大防等年老疾病不習水土炎荒非
久處之地憂虞不測何以自存臣曾與大防等共事多被
排斥陛下所親見也疏奏忤惇意詆爲同罪落職知隨州
明年又貶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居三年徽宗即位
即日授純仁光祿卿分司南京鄧州居住遣中使至永賜
茶藥諭曰皇帝在藩邸太后在宮中知公先朝言事忠直

今虛相位以待、純仁懇乞歸養、疾不得已乃許之、疾革、以宣仁后誣謗未明爲恨、呼諸子口占遺表、其略云、惟宣仁之誣謗未明、致保佑之憂勤不顯、又云未解疆埸之嚴、幾空帑藏之積、有城必守、得地難耕、凡八事、建中靖國改元之旦、受家人賀、明日熟寐而卒、年七十五、謚曰忠宣、初罷相、伊川見而責之曰、曩者其事、相公何爲不言、純仁謝罪、如是數事、純仁皆謝、他日伊川見劄子一篋、凡責純仁所不言者、皆已先言之矣、弟純粹在關陝、純仁與書曰、大輅與柴車爭逐、明珠與瓦礫相觸、君子與小人鬬力、中國與外邦校勝、非惟不可勝、兼亦不足勝、不惟不足勝、雖勝亦不武也、其愼邊事如此　卓吾頂門一針

呂好問　宦生

呂好問、字舜徒、希哲子也、以蔭補官、崇寧初、治黨事、好問以元祐子弟坐廢、靖康元年、以薦召爲左司諫、擢御史中丞、時金人既退、大臣不復顧慮、武備益弛、好問言金人得志、益輕中國、秋冬必傾國復來、禦敵之備、當速講求、及邊警急、大臣不知所出、仍遣使講解、金人佯許、而攻掠自如、諸將以和議故、皆閉壁不出、好問言彼名和而實攻、朝廷不謀進兵遣將、何也、請亟集滄滑邢相之戍、以遏奔衝、而列勤王之師于畿邑、以衛京城、疏上不省、金人陷真定、攻中山、上下震駭、廷臣狐疑相顧、猶以和議爲辭、好問率臺屬、劾大臣畏懦誤國、出好問知袁州、欽宗憫其忠、下遷吏部侍郎、既而金人薄都城、欽宗思好問言、進兵部尚書、都城失守、召好問入禁中、軍民數萬斧左掖門、求見天子、好問從帝御樓諭遣之、衛士長蔣宣帥其徒數百、欲邀乘輿犯圍而出、左右奔竄、獨好問與孫傅、梅執禮侍、宣抗聲曰、國事至此、皆宰相信任姦臣、不用直言所致、傅呵之、宣以語侵傅、好問曉之曰、若屬忘家族、欲冒重圍衛上以出、誠爲忠義、然乘輿將駕、必甲乘無闕而後動、詎可輕邪、宣乃服、麾其徒使退、欽宗再至金營、好問寔從、及欽宗被留、乃

遣好問還慰拊都城、已而金人立張邦昌、以好問爲事務官、邦昌入居都省、好問曰、相公真欲立邪、抑姑塞敵意而徐爲之圖邪、又曰、相公知中國人情所向乎、特畏女真兵威耳、女真既去、能保如今日乎、大元帥在外、元祐皇太后在內、此殆天意、盍亟還政、轉禍爲福、且省中非人臣所處、宜寓直殿廬、毋令衛士夾陛、敵所遺袍帶、非戎人在旁、弛勿服、車駕未還、所下文書、不當稱聖旨、及金人謀以五千騎取康王、好問又密遣人以書白王、言大王之兵度能擊、則邀擊之、不然則宜遠避、且言大王若不自立、恐有不當立而立者、既又語邦昌曰、天命人心皆歸大元帥、相公先

遣人推戴則功無在相公右者若撫機不發他人聲義致
討悔可追邪於是邦昌謀遣謝克家奉傳國寶往大元帥
府須金人退乃發金人將還議留兵以衛邦昌好問曰南
北異宜恐北兵不習風土必不相安金人曰留一勃堇統
之可也好問曰勃堇貴人有如觸發致疾則負罪益深乃
不復留兵金人既行好問趣遣使詣大元帥府勸請進元
祐太后垂簾邦昌易服歸太宰位太后自延福宮入聽政
高宗即位太后遣好問奉手書詣行在所李綱以羣臣在（不通甚朝說甚可恨甚）
圍城中不能執節欲悉按其罪好問曰王業艱難政宜含
垢繩以峻法懼者衆矣侍御史王賓論好問嘗汙偽命不（此日殿會給御史）

可以立新朝高宗曰邦昌僭號之初好問募人齎帛書具
道京內外之事金人甫退又遣人勸進考其心跡非他人
比好問自懇力求去且言邦昌僭號之時臣若閉門潔身（只亦如是矣）
實不爲難徒以世被國恩所以受賢者之責疏入除資政（可惜　可笑）
殿學士知宣州提舉洞霄宮以恩封東萊郡侯避地卒于
桂州子本中孫祖謙祖儉皆以學行著名李生曰李綱當
此時不思多方博訪耆德以佐時艱乃一好問不肯容留
怪哉好問跨父越祖不用真可惜真可惜

葉適

葉適永嘉人擢淳熙五年進士第二授平江節度推官召

爲太學正遷博士因輪對奏言二陵之讐未報故疆之半
未復云云帝讀未竟蹙然久之除太常博士兼實錄院檢
討官光宗嗣位以疾不朝重華宮者七月事無鉅細皆廢
不行適見上力言父子親愛出於自然浮疑私畏豈有事
實若因是而定省廢於上號令愆於下人情離阻殆不可
久既而帝兩詣重華宮都人懽悅適復奏自今宜於過宮
之日令宰執侍從先詣起居異時兩宮聖意有難言者自
可因此傳致則責任有歸不可復使近習小人增損言語
以生疑惑不報而事復浸異中外洶洶及孝宗不豫羣臣
至號泣攀裾以請帝竟不往適請宰相留正曰上有疾明

甚父子相見當俟疾瘳公不播告中外使臣下妄生議論（有見）
可乎未幾孝宗崩光宗不執喪軍士藉藉變且不測適又
告正曰上疾不執喪將何辭以謝天下今嘉王長預建參（有見）
決則疑謗釋矣宰執用其言同入奏許立嘉王爲皇太子
俄得御批有歷事歲久念欲退閑之語正懼而走人心愈
搖知樞密院趙汝愚憂危不知所出適告知閤門事蔡必
勝曰國事至此子爲近臣庸可坐視蔡乃與宣贊舍人傅
昌朝知內府省關禮知閤門事韓侂胄三人定計侂胄太
后甥也會慈福宮提點張宗尹過侂胄侂胄覘其意以告
必勝適得之即亟白汝愚請必勝議事遂遣侂胄因張宗

尹闕禮以內禪議奏太后許之詰遂定翌日禫祭太皇太后臨朝嘉王即皇帝位親行祭禮百官班賀中外晏然凡表奏皆汝愚與適裁定臨期以授儀曹郎人始知其預議焉汝愚旣相侂胄恃功以遷秩不滿望怨汝愚適以告汝愚汝愚不從適歎曰禍自此始矣遂力求補外除太府卿總領淮東軍馬錢糧及汝愚貶衡陽而適亦爲御史胡紘所劾降兩官起爲湖南轉運判官遷知泉州寧宗召入除權兵部侍郎以父憂去服除召至時有勸侂胄立蓋世功以固位者侂胄然之適因奏曰甘弱而幸安者衰改弱而就疆者興陛下申命大臣先慮預算思報積恥規恢祖業

蓋欲改弱以就疆矣竊謂必先審知疆弱之勢然後修實政行實德弱即可變而爲強也今欲改弱就強而遽爲問罪興師之舉爲至大至重之事謂金已衰弱姑開先釁不懼後艱求宜和之所不能爲紹興之所不敢則不免於至險至危而已矣除權工部侍郎侂胄欲籍其草詔以動中外改權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以疾力辭兼職會詔諸將四路出師適又告侂胄宜先防江不聽未幾諸將皆敗侂胄懼以丘崈爲江淮宣撫使除適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適乞并節度江北諸州及金兵大入淮民倉皇爭斫舟纜覆溺者衆建康震動適謂人心一搖不可復制乃募市井悍少年帳下願行者得二百人使采石將徐緯統以往夜過半遇金人蔽茅葦中射之應弦而倒矢盡揮刀以前金人皆錯愕不敢進黎明追我則已在舟中矣復命石跋定山之人劫敵營得其俘馘以歸金人乃解和州圍退屯瓜步城中始安又遣將分道而往所向皆捷金遂自滁州遁去時羽檄旁午而適治事如平時軍須皆從官給民以不擾淮民渡江有舟次止有寺給錢餉米其來如歸兵退進兼江淮制置使措置屯田遂上堡塢之議初淮民被兵驚散日不自保適遂於虛落數十里內依山水險要爲堡塢使復業以守春夏散耕秋冬入堡凡四十七處又度沿

江地創三大堡石跋則屏蔽采石定山則屏蔽靖安瓜步則屏蔽東陽下蜀西護溧陽東連儀眞緩急應援首尾聯絡東西三百里南北四十里每堡以二千家爲率教之習射無事則戍以五百人一將有警則增募新兵及抽摘諸州禁軍二千人并堡塢內居民通爲四千五百人共相守戍而制司於每歲防秋別募死士千人以爲劫砦焚糧之用三大堡旣就流民漸歸而侂胄適誅中丞雷孝友劾適附侂胄用兵遂奪職奉祠凡十三年而卒卒年七十四諡忠定適志意慷慨雅以經濟自負始侂胄欲開兵端以適曾有大讐未復之言附之而適自召還每奏疏必言當審

而後發、且力辭草詔、議者乃咎其不極力諫止、侂冑以致
用兵、何其輕於論人也、禿翁曰、此儒者、乃無半點頭巾氣、
勝李綱范純仁遠矣、真用得、真用得

崔與之 用得

崔與之、廣州人、與之少卓犖、有奇節、遊太學、舉進士、廣之
士繇太學舉進士、自與之始、遷知新城、歲適大歉、有彊發
民廪者、與之令執其首、折手足、以狥、金遷于汴、授與之主
管淮東安撫司公事、金人入境、宰相遣與之三書、俾議
和、與之荅曰、彼方得勢、而我與之和、必遭屈辱、今山砦相
望、邊民米麥已盡輸藏野、無可掠、諸軍與山砦併力勦逐、

勢必不能久駐、况東海漣水已為我有、山東歸順之徒、已
為我用、一旦議和、則漣海二邑若為區處、山東諸酋若為
措置、望別選通才、以任和議、既而金人深入無功、和議亦
寢、乃召入為秘書少監、與之力辭召命而還、未幾成都帥
董居誼為叛卒所逐、蜀大擾、與之以選知成都府本路安
撫使、盡護西蜀之師、與之開誠布公、兼用吳蜀之士、拊循
將士、人心悅服、先是安丙嘗納夏人之請、會師攻秦鞏、而
夏人卒不至、遂有阜郊之敗、踰年夏人復攻金、遣百騎入
鳳州、邀守將求援、與之使都統李冲告之曰、通問當遣介
持書、不當遣兵徑入、若邊民或有相傷、則失兩國之好矣、
宜急斂兵退屯、夏人遂不敢言、初蜀盛時、四戎司馬萬伍
千有奇、開禧後安丙裁去三之一、嘉定損耗過半、比與之
至、馬僅五千、與之移檄茶馬司、許戎司自於關外收市、如
舊嚴私商之禁、給細茶、增馬價、總司之給料不足者、亦移
檄增給之、又乞移大帥於興元、雖不果行、而凡關外林木
厚加封植、以防金人突至、鬲第關鑑車領、皆極邊號天險、
因厚間探者賞、以故動息悉知、邊防益密、初至府庫錢僅
萬餘、其後至千餘萬、金帛稱是、蜀人思之、肖其像於成都
仙遊閣、以配張詠趙抃、名三賢祠、理宗即位、與之已棄官
還廣矣、端平初、召為吏部尚書、數以御筆起、皆力辭、金亡、

朝廷議取三京、與之聞之、頓足浩歎、帝注想彌切、又拜與
之參知政事右丞相、又力辭、乃訪以政事之罷行、人才之
用舍、與之力疾奏曰、天生人才、自足以供一代之用、或謂
世數將衰、則人才凋謝、此殆不然、惟陛下收攬大權、歸之
獨斷、獨斷以兼聽為先、倘不兼聽而斷、其勢必至於偏聽、
帝覽奏嘉歎、趣召愈力、與之控疏至十三章、嘉熙三年、乃
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薨年八十二

劉秉忠 傳

劉秉忠、瑞州人也、曾大父仕金、為邢州節度副使、因家邢
州、秉忠生而風骨秀異、年十七、為邢臺節度使府令史、居

常鬱鬱不樂嘆曰吾家累世衣冠乃汨沒爲刀筆吏乎丈夫不遇於世當隱居以求志耳即棄去隱武安山中事天寧虛照禪師爲僧後遊雲中留居南堂寺世祖在潛邸海雲禪師被召過雲中邀秉忠與俱行旣入見應對稱旨遂留藩邸中統元年世祖即位秉忠雖居左右而猶不改舊服至元元年翰林學士承旨王鶚奏言秉忠久侍藩邸積有歲年參帷幄之密謀定社稷之大計今聖明御極萬物維新而秉忠猶仍其野服散號深爲未便帝覽奏即日拜光祿大夫位太保參預中書省事詔以翰林侍讀學士竇默之女妻之至元十一年扈從至上都其地有南屏山因

築精舍以居秋八月秉忠無疾端坐而化時年五十九帝謂羣臣曰秉忠侍朕三十餘年小心愼密其陰陽術數之精占事知來若合符契惟朕知之他人不得而知也

李禿翁曰秉忠履歷與李泌同

藏書名臣傳卷十四　終

藏書名臣傳卷十五

二彊主名臣

商君

商君者衛之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孫氏鞅少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痤爲中庶子痤病魏惠王親往問病曰公叔病有如不可諱將奈社稷何公叔曰痤之中庶子公孫鞅年雖少有奇才願王舉國而聽之王嘿然王且去痤屏人言曰王即不聽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許諾而去公孫痤召鞅謝曰今者王問可以爲相者我言若王色不許我我方先君後臣因謂王即弗用鞅當殺之王許我汝可疾去矣且見禽鞅曰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

用君之言殺臣乎卒不去公叔旣死公孫鞅聞秦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將修繆公之業東復侵地乃遂西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孝公旣見衛鞅語事良久孝公時時睡弗聽罷而孝公怒景監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耶景監以讓衛鞅衛鞅曰吾說公以帝道其志不開悟矣後五日復求見鞅鞅復見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罷而孝公復讓景監景監亦讓鞅鞅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請復見鞅鞅復見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罷而去孝公謂景監曰汝客善可與語矣鞅曰吾說公以霸道其意

欲用之矣。誠復見我，我知之矣。衛鞅復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厀之前於席也。語數日不厭。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驩甚也。鞅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遠，吾不能待。且賢君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數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彊國之術說君，君大悅之耳。（自亦難以免車裂矣。）然亦難以比德於殷周矣。孝公既用衛鞅，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已。衛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敖於民。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是以聖人苟可以彊國，

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曰：善。甘龍曰：不然。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龍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杜摯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衛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孝公曰：善。以衛鞅為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為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為私鬬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戮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令行於民期年，秦民之國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

千數。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鬬，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鞅曰：此皆亂化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城。其後民莫敢議令。於是以鞅為大良造。將兵圍魏安邑，降之。居三年，為築冀闕宮廷於咸陽，秦自雍徙都之。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為禁。而集小都鄉邑聚為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為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平斗桶權衡丈尺。行之四年，公子虔復犯約，劓之。居五年，秦

人富彊天子致胙於孝公諸侯畢賀其明年齊敗魏兵於馬陵虜其太子申殺將軍龐涓其明年衛鞅說孝公曰秦之與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幷秦秦卽幷魏何者魏居嶺阨之西都安邑與秦界河而獨擅山東之利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今以君之賢聖國賴以盛而魏往年大破於齊諸侯叛之可因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東徙秦據河山之固東鄉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孝公以爲然使衛鞅將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旣相距衛鞅遺魏將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爲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魏公

子卬以爲然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士襲虜魏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魏惠王兵數破於齊秦國內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梁惠王曰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

毛遂李同

秦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士不外索取於食客門下得十九人無以滿二十人有毛遂者前自贊於平原君曰遂聞君將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二十人偕今少一人願君卽以遂備員而行矣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矣毛遂曰三年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脫穎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相與目笑之而未發也比至楚平原君與楚合從目出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何也楚王謂平原君曰客何爲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爲

者也毛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衆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也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彊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興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合從者爲楚非爲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而以從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

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此血於堂下公等錄錄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已定從而歸趙曰勝不敢復相士矣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彊於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矣遂以遂爲上客

平原君既返趙楚使春申君將兵救趙魏信陵君亦矯奪晉鄙軍往救趙皆未至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降平原君甚患之邯鄲傳舍吏子李同說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邪平原君曰趙亡則勝爲虜何爲不憂乎李同曰邯鄲之民

炊骨易子而食可謂急矣而君之後宮以百數婢妾被綺縠餘粱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厭民困兵盡或剡木爲矛矢而君器物鐘磬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無有今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之間分功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士方其危苦之時易德耳

於是平原君從之得敢死之士三千人李同遂與三千人赴秦軍秦軍爲之卻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兵遂罷邯鄲復存李同戰死

卓吾子曰余又安得李同而友之哉嗚呼邯鄲之故主灰飛咸陽之宮闕烟滅久矣而李同至今猶在世也傳舍吏子之壽乃余長久耶故讀史至李同戰死遂爲三嘆

韓非申不害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黄老非爲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爲不如非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修明其法制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彊兵而以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於功實之上以爲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今者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

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其書嘆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乃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爲韓不爲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爲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申不害者京人也故鄭之賤臣學術以干韓昭侯用爲相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彊無侵韓者申子

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

周勃

周勃、沛人、勃爲人木彊敦厚、高帝以爲可屬大事、勃不好文學、每召諸生說事、東鄉坐責之趣爲我語、其椎朴少文如此、高帝崩、以列侯事惠帝、惠帝六年、置太尉官、以勃爲太尉、十年高后崩、呂祿呂產秉權欲危劉氏、勃與丞相平、朱虛侯章共誅諸呂、以爲少帝及濟川淮陽恒山王皆非惠帝子、呂太后以計詐名他人子、令孝惠子之立以爲後、用彊呂氏、今已滅諸呂、少帝即長用事、吾屬無類矣、不如視諸侯賢者立之、遂迎立代王、是爲孝文皇帝、文帝即位、

以勃爲右丞相、賜金五千斤、邑萬戶、居十餘月、乃謝請歸相印、歲餘、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絳侯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其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辭、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獄吏乃書牘背示之曰、以公主爲證、公主者、孝文帝女也、勃太子勝之尚之、初勃之益封、盡以予薄昭、及繫急、薄昭爲言薄太后、太后亦以爲無反事、文帝朝、太后以冒絮提文帝曰、絳侯綰皇帝璽、將兵于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邪、于是使使持節赦勃、復爵邑、勃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安知獄吏之貴也、勃復就國、孝文十一年薨、

鼂錯

鼂錯、潁川人也、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生所、以文學爲太常掌故、錯爲人陗直刻深、孝文時、天下亡治尚書者、獨齊有伏生、故秦博士、治尚書、年九十餘、老不可徵、乃詔太常使人受之、太常遣錯受尚書伏生所、還因上書稱說、詔以爲太子舍人、門大夫、遷博士、錯因上書言人主所以尊顯功名揚於萬世之後者、以知術數也、於是拜錯爲太子家令、以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是時匈奴彊、數寇邊、上發兵禦之、錯上言兵事、文帝乃賜錯璽書寵答曰、皇帝問太子家令、上書言兵體三章、聞之、書言狂夫之言、而

明主擇焉、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國之大患、故在於此、使夫不明、擇於不狂、是以萬聽而萬不當也、錯復言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當世急務二事、文帝十五年、策問賢良文學、時賈誼已死、對策者百餘人、唯錯爲高第、繇是遷中大夫、錯又言宜削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書凡三十篇、孝文雖不盡聽、然奇其材、當是時、太子善錯計策、爰盎諸大功臣多不好錯、景帝即位、以錯爲內史、錯數請閒言事、輒聽、幸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丞相申屠嘉心弗便、力未有以傷、內史府居太上廟堧中、門東出、不便、錯乃穿門南出、鑿廟堧垣、丞相大怒、欲因此過爲奏請誅錯、錯聞、

卽請聞爲上言之丞相奏事因言錯擅鑿廟垣爲門請下廷尉誅上曰此非廟垣乃堧中垣丞相謝罷朝因怒謂長史曰吾當先斬以聞乃先請固誤丞相於是遂發病死錯以此愈貴遷爲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其支郡奏上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雜議莫敢難獨竇嬰爭之繇此與錯有隙錯所更令三十章諸侯讙譁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卽位公爲政用事侵削諸侯疏人骨肉口讓多怨公何爲也錯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父曰劉氏安矣而鼂氏危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逮身後十餘日吳楚七國俱反以誅錯爲名上與錯議

出軍事會竇嬰言爰盎詔召入見上方與錯調兵食上問盎曰君嘗爲吳相知吳臣田祿伯爲人乎今吳楚反於公意何如對曰不足憂也今破矣上曰吳王卽山鑄錢煑海爲鹽誘天下豪桀白頭舉事此其計不百全豈發乎何以言其無能爲也盎對曰吳銅鹽之利則有之安得豪桀而誘之誠令吳得豪桀亦且輔而爲誼不反矣吳所誘皆亡賴子弟亡命鑄錢姦人故相誘以亂錯曰盎策之善上問曰計安出盎對曰願屏左右上屏人獨錯在盎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乃屏錯錯趨避東廂甚恨上卒問盎對曰吳楚相遺書言高皇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賊臣鼂錯擅適

諸侯削奪之地以故反名爲西共誅錯復故地而罷方今計獨有斬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毋血刃而俱罷於是上默然良久曰顧誠何如吾不愛一人以謝天下乃拜盎爲太常密裝治行後十餘日丞相青翟中尉嘉廷尉歐劾奏錯曰吳王反逆亡道欲危宗廟天下所當共誅今御史大夫錯議曰兵數百萬獨屬羣臣不可信陛下不如自出臨兵使錯居守徐僮之旁吳所未下者可以予吳錯不稱陛下德信欲疏羣臣百姓又欲以城邑予吳亡臣子禮大逆無道錯當要斬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臣請論如法制曰可錯殊不知乃使中尉召錯紿載

行市錯衣朝衣斬東市錯已死謁者僕射鄧公爲校尉擊吳楚爲將還上書言軍事見上上問曰道軍所來聞鼂錯死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爲反數十歲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爲名其意不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拑口不敢復言矣上曰何哉鄧公曰夫鼂錯患諸侯彊大不可制故請削之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爲諸侯報仇臣竊爲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喟然長息曰公言善吾亦恨之乃拜鄧公爲城陽中尉鄧公成固人也多奇計

李生曰鼂錯區區欲圖袁盎自速反噬無足怪也然而漢

畢之患亦太甚矣若錯但可謂之不善謀身不可謂之不善謀國也鼂賈同時人皆以賈生通達國體今觀賈生之策其迂遠不通者循十而一二豈如鼂之鑿鑿可行者哉故文魏相諸賢多從鼂賈以致中興也然言鼂則賈繼之矣餘無能出賈之右者也又曰斬韓信則生入信罪斬鼂錯則生入錯罪刑官假借以誑一時史臣又久假以誑萬世誣哉冤乎孰肯盡心於所事也

郅都

郅都河東大陽人也以郎事文帝景帝時為中郎將敢直言面折大臣於朝嘗從入上林賈姬如廁野彘卒入廁上

目都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進天下所少寧賈姬等邪陛下縱自輕柰宗廟太后何上還彘亦去太后聞之賜都金百斤上亦賜金百斤由此重郅都濟南瞯氏宗人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於是景帝拜都為濟南守至則滅瞯氏首惡餘皆股栗居歲餘郡中不拾遺旁十餘郡守畏都如大府都為人勇有气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嘗稱曰已背親而出身固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遷為中尉丞相條侯至貴倨也而都揖丞相是時民樸畏罪自重而都獨先嚴酷致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臨江王徵詣中尉府對簿臨江王欲得刀筆為書謝上而都禁吏弗與魏其侯使人閒予臨江王臨江王既得為書謝上因自殺竇太后聞之怒以危法中都都免歸家景帝乃使使即拜都為鴈門太守便道之官得以便宐從事匈奴素聞郅都節舉邊為引兵去竟都死不近鴈門匈奴至為偶人象都令騎馳射莫能中其見憚如此匈奴患之竇太后乃竟中都以漢法景帝曰都忠臣欲釋之竇太后曰臨江王獨非忠臣乎於是遂斬郅都

張騫

張騫漢中人也建元中為郎時匈奴降者言匈奴破月氏

王以其頭為飲器月氏遁而怨匈奴無與共擊之漢方欲事滅胡聞此言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乃募能使者騫以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氏奴甘父俱出隴西徑匈奴匈奴得之傳詣單于單于留騫十餘歲予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居匈奴西騫因與其屬亡鄉月氏西走數十日至大宛大宛聞漢之饒財欲通不得見騫喜問欲何之騫曰為漢使月氏而為匈奴所閉道今亡唯王使人道送我誠得至反漢漢之賂遺王財物不可勝言大宛以為然遣騫為發譯道抵康居康居傳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已為胡所殺立其夫人為王既臣大夏而君之地肥饒少寇志安樂又

自以遠遠漢殊無報胡之心騫從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留歲餘還並南山欲從羌中歸復爲匈奴所得留歲餘單于死國內亂騫與胡妻及堂邑父俱亡歸漢拜騫太中大夫堂邑父爲奉使君騫爲人彊力寬大信人蠻夷愛之堂邑父胡人善射窮急射禽獸給食初騫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還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且爲天子言其地形所有騫曰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問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國身毒國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與大夏同而卑濕暑熱其民乘象以戰其國臨大

水以騫度之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羌人惡之少北則爲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又無寇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俗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則大月氏康居之屬兵彊可以賂遺設利朝也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天子欣欣以騫言爲然乃令因蜀犍爲發間使數道並出出駹出莋出徙邛出僰初漢欲通西南夷費多罷之及騫言可以通大夏乃復事西南夷騫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不乏封爲博望侯是歲元朔六年也後二年騫爲衛尉與李廣俱出右北平擊匈奴而騫後期當斬贖爲庶人是歲驃騎將軍破匈奴西邊殺數萬人至祁連山其秋渾邪王率衆降漢而金城河西並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匈奴時有候者到而希矣後二年漢又擊走單于於幕北天子於是數問騫大夏之屬騫既失侯因曰臣居匈奴中聞烏孫王號昆莫父難兜靡本與大月氏俱在祁連敦煌間小國也大月氏攻殺難兜靡奪其地人民亡走匈奴子昆莫新生傅父布就翎侯抱亡致草中爲求食還見狼乳之又烏銜肉翔其旁以爲神遂持歸匈奴單于愛養之及壯以其父民衆與

昆莫昆莫自請單于報父怨遂西攻破大月氏大月氏西走復徙大夏地昆莫略其衆因留居會單于死不肯復朝事匈奴匈奴擊之不勝益以爲神今單于新困於漢而昆莫地空蠻夷戀故地又貪漢物誠以此時厚賂烏孫招以東居故地漢遣公主爲夫人結昆弟其勢宜聽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爲外臣天子以爲然拜騫爲中郎將將三百人馬各二匹牛羊以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鉅萬多持節副使道可便遣之旁國既至烏孫致賜諭指未能得其決騫即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烏孫發譯道送騫與烏孫使數十人

馬數十匹報謝因令窺漢知其廣大騫還拜為大行歲餘卒後歲餘其所遣副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矣然騫鑿空諸後使往者皆稱博望侯以為質於外國外國由是信之其後烏孫竟與漢結婚騫孫猛字子游有俊才元帝時為光祿大夫使匈奴給事中為石顯所譖自殺

李生曰張騫持漢節入匈奴十三年而不失與蘇武何異同時百十人皆沒獨騫與堂邑父兩人在耳身所經歷者大夏大宛烏孫康居諸國不下萬餘里所至戎狄皆愛而信之以故兩度得脫無困迫憂則其才力固有大過人者予固略其節而愛其才益信漢武之能得士也

雋不疑

雋不疑字曼倩勃海人也治春秋為郡文學武帝末郡國盜賊羣起暴勝之為直指使者衣繡衣持斧逐捕盜賊督課郡國東至海以軍興誅不從命者威振州郡勝之素聞不疑賢至勃海遣吏請與相見不疑冠進賢冠帶櫑具劍佩環玦褒衣博帶盛服至門上謁門下欲使解劍不疑曰劍者君子武備所以衛身不可解請退吏白勝之勝之開閤延請望見不疑容貌尊嚴衣冠甚偉勝之躧履起迎登堂坐定不疑據地曰竊伏海瀕聞暴公子威名舊矣今乃承顏接辭凡為吏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威行施之以恩然後樹功揚名永終天祿勝之知不疑非庸人敬納其戒深接以禮意問當世所施行門下諸從事皆州郡選吏側聽不疑莫不驚駭勝之遂表薦不疑徵詣公車拜為青州刺史擢為京兆尹賜錢百萬京師吏民敬其威信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不疑有所平反活幾何人即不疑多有所平反母喜笑為飲食語言異於他時或亡所出母怒為之不食故不疑為吏嚴而不殘昭帝始元五年有一男子乘黃犢車建黃旐衣黃襜褕著黃冒詣北闕自謂衛太子公車以聞詔使公卿將軍中二千石雜識視長安中吏民

聚觀者數萬人右將軍勒兵闕下以備非常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立莫敢發言京兆尹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諸君何患於衛太子昔蒯聵違命出奔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天子與大將軍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有經術明於大誼繇是名聲重於朝廷在位者皆自以不及也大將軍光欲以女妻之不疑固辭不肯當父之以病免終於家京師紀之後趙廣漢為京兆尹言我禁姦止邪行於吏民至於朝廷事不及不疑遠甚廷尉驗治何人竟得姦詐本夏陽人姓成

名方遂居湖有故太子舍人謂曰子狀貌甚似衛太子方遂心利其言幾以得富貴即詐自稱詣闕

龔遂

龔遂字少卿山南平陽人也以明經爲官至昌邑郎中令事王賀賀動作多不正遂爲人忠厚剛毅有大節内諫爭於王外責傅相引經義陳禍福至於涕泣蹇蹇亡已面刺王過王至掩耳起走曰郎中令善媿人王父與騶奴宰人游戲飲食賞賜亡度遂入見王涕泣膝行左右侍御皆出涕王曰郎中令何爲哭遂曰臣痛社稷危也願賜清閒竭愚王辟左右遂極諫王會昭帝崩昌邑王賀嗣立王即位

二十七日卒以淫亂廢昌邑羣臣坐陷王於惡不道皆誅死唯遂與中尉王陽以數諫爭得減死髡爲城旦宣帝即位久之渤海左右郡歲饑盜賊並起二千石不能禽制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遂可用上以爲渤海太守時遂年七十餘召見形貌短小宣帝望見不副所聞心内輕焉謂遂曰渤海廢亂朕甚憂之君欲何以息其盜賊以稱朕意遂對曰海瀕遐遠不霑聖化其民困於饑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上聞遂對甚說荅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

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加賜黄金贈遣乘傳至渤海界郡聞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敕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持鉏鉤田器者皆爲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乃爲盜賊遂單車獨行至府郡中翕然盜賊亦皆罷渤海又多劫略相隨聞遂教令即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鉤鉏盜賊於是悉平民安土樂業遂乃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尉安牧養焉遂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乃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爲帶牛佩犢春夏不得不趨田畝秋冬課收斂益畜果實菱芡勞來循行

郡中皆有畜積吏民皆富實獄訟止息數年上遣使者徵遂議曹王生願從功曹以爲王生素耆酒亡節度不可使遂不忍逆從至京師王生日飲酒不視太守會遂引入宮王生醉從後呼曰明府且止願有所白遂還問其故王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對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既至前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說其有讓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因前曰臣非知此乃臣議曹教戒臣也上以遂年老不任公卿拜爲水衡都尉議曹王生爲水衡丞以褒顯遂云

傅介子

傅介子北地人也以從軍爲官先是龜茲樓蘭皆嘗殺漢使者至元鳳中介子以駿馬監求使大宛因詔令責樓蘭龜茲國介子至樓蘭責其王教匈奴遮殺漢使大兵方至王苟不教匈奴匈奴使過至諸國何爲不言王謝服言匈奴使屬過當至烏孫道過龜茲介子至龜茲復責其王王亦服罪介子從大宛還到龜茲龜茲言匈奴使從烏孫還在此介子因率其吏士共誅斬匈奴使者還奏事詔拜介子爲中郎遷平樂監介子謂大將軍霍光曰樓蘭龜茲數反覆而不誅無所懲艾介子過龜茲時其王近就人易得也願往刺之以威示諸國大將軍曰龜茲道遠且驗之於樓蘭於是白遣之介子與士卒俱齎金幣揚言以賜外國爲名至樓蘭樓蘭王意不親介子介子陽引去至其西界使譯謂曰漢使者持黃金錦繡行賜諸國王不來受我去之西國矣即出金幣以示譯譯還報王王貪漢物來見使者介子與坐飲陳物示之飲酒皆醉介子謂王曰天子使我私報王王起隨介子入帳中屏語壯士二人從後刺之刃交胸立死其貴人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諭以王負漢罪天子遣我來誅王當更立前太子質在漢者漢兵方至毋敢動動滅國矣遂持王首還詣闕公卿將軍議者咸嘉其

功上乃下詔封介子爲義陽侯食邑七百戶士刺王者皆補侍郎

鄭吉 卒伍

鄭吉會稽人也以卒伍從軍數出西域由是爲郎吉爲人彊執習外國事自張騫通西域李廣利征伐之後初置校尉屯田渠黎至宣帝時吉以侍郎田渠黎積穀因發諸國兵攻破車師遷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南道神爵中匈奴乖亂日逐王先賢撣欲降漢使人與吉相聞吉發渠黎龜茲諸國五萬人迎日逐王口萬二千人小王將十二人隨吉至河曲頗有亡者吉追斬之遂將詣京師漢封日逐王

爲歸德侯吉既破車師降日逐威震西域遂并護車師以西北道故號都護都護之置自吉始焉上嘉其功效乃下詔封吉爲安遠侯食邑千戶吉於是中西域而立莫府治烏壘城鎮撫諸國誅伐懷集之漢之號令班西域矣始自張騫而成於鄭吉

王尊 牧羊兒獄小吏

王尊字子贛涿郡高陽人也少孤歸諸父使牧羊澤中尊竊學問能史書年十三求爲獄小吏數歲給事太守府問詔書行事尊無不對太守奇之除補書佐初元中舉直言遷虢令轉守槐里兼行美陽令事春正月美陽女子告假

子不孝、曰、兒常以我爲妻、妬笞我、尊聞之、遣使收捕、驗問辭服、尊曰、律無妻母之法、聖人所不忍書、此經所謂造獄者也、尊於是出坐廷上、取不孝子、縣磔著樹、使騎吏五人張弓射殺之、吏民驚駭、後上行幸雍、過虢、尊供張如法而辦、以高第擢爲安定太守、到官出教告屬縣曰、令長丞尉、奉法守城、爲民父母、抑强扶弱、宣恩廣澤、甚勞苦矣、太守以今日至府、願諸君卿勉力正身以率下、故行貪鄙、能變更者、與爲治、明慎所職、毋以身試法、又出教敕掾功曹、各自底厲、助太守爲治、其不中用、趣自避退、毋久妨賢、夫羽翮不修、則不可以致千里、閫內不理、無以整外、府丞悉署

吏行能分別白之、賢爲上、毋以富、賈人百萬不足與計事、昔孔子治魯、七日誅少正卯、今太守視事已一月矣、五官掾張輔懷虎狼之心、貪汙不軌、一郡之錢盡入輔家、然適足以葬矣、今將輔送獄、直符史詣閤下、從太守受其事、丞戒之戒之、相隨入獄矣、輔繫獄數日死、盡得其狡猾不道百萬姦臧、威震郡中、盜賊分散入傍郡界、豪强多誅傷伏辜者、坐殘賊免、起家復爲護羌將軍轉校尉、護送軍糧委輸、而羌人反、絕轉道、兵數萬圍尊、尊以千餘騎奔突羌賊、功未列上、坐擅離部署、會赦免歸家、涿郡太守徐明薦尊不宜久在閭巷、上以尊爲郿令、遷益州刺史、先是琅邪王陽爲益州刺史、行部至邛郲九折阪、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後以病去、及尊爲刺史、至其阪、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邪、吏對曰、是、尊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爲孝子、王尊爲忠臣、尊居部二歲、懷來徼外、蠻夷歸附、博士鄭寬中使行風俗、舉奏尊治狀、遷爲東平相、是時東平王以至親驕奢不奉法度、傅相連坐、及尊視事、奉璽書至廷中、王未及出受詔、尊持璽書歸舍、食已乃還致詔、後謁見王、太傅在前說相鼠之詩、尊曰、毋持布鼓過雷門、王怒、起入後宮、尊亦直趨出就舍、先是王數私出入、驅馳國中、與后姬家交通、尊到官、召敕廄長、大王當從官屬、鳴和鸞乃出、自

今有令駕小車、叩頭爭之、言相教不得、後尊朝王、王復延請登堂、尊謂王曰、尊來爲相、人皆弔尊也、以尊不容朝廷、故見使相王耳、天下皆言王勇、顧但負貴、安能勇、王變色視尊、意欲格殺之、即好謂尊曰、願觀相君佩刀、尊舉掖顧謂傍侍郎、前引佩刀視王、王欲誣相拔刀向王邪、王情得、又雅聞尊高名、大爲尊屈、酌酒具食、相對極歡、太后徵史奏尊爲相倨慢不臣、尊竟坐免爲庶人、大將軍王鳳奏請尊補軍中司馬、擢爲司隸校尉、初中書謁者令石顯貴幸、專權爲姦邪、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皆阿附畏事顯、不敢言、久之、元帝崩、成帝初即位、顯徙爲中太僕、不復典權、

衡譚乃奏顯舊惡請免顯等尊於是劾奏丞相衡御史大
夫譚位三公典五常九德以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
俗爲職知中書謁者令顯等專權擅勢大作威福縱恣不
制無所畏忌爲海內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
附下罔上懷邪迷國無大臣輔政之義於是衡慙懼免冠
謝罪上丞相侯印綬天子以新即位重傷大臣乃下御史
丞問狀劾奏尊有詔左遷尊爲高陵令數月以病免會南
山羣盜傰宗等數百人爲吏民害拜故弘農太守傅剛爲
校尉將迹射士千人逐捕歲餘不能禽或說大將軍鳳賊
數百人在轂下發軍擊之不能得難以視四夷獨選賢京

兆尹乃可於是鳳薦尊徵爲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
尹事旬月間盜賊淸遷光祿大夫守京兆尹後爲眞凡三
歲坐遇使者無禮御史大夫忠奏尊暴虐不改倨嫚姍上
不宜備位九卿尊坐免吏民多稱惜之湖三老公乘興等
上書訟尊治京兆功效日徃者南山盜賊阻山横行剽劫
良民殺奉法吏道路不通城門至以警戒步兵校尉使逐
捕暴師露衆曠日煩費不能禽制當此之時有能捕斬不
愛金爵重賞尊盡節勞心夙夜思職厲奔北之吏起沮傷
之氣二旬之間大黨震壞渠率效首賊亂蠲除民反農業
長安宿豪大猾東市賈萬城西萬章翦張禁酒趙放杜陵

楊章等皆通邪結黨挾養姦軌上干王法下亂吏治更數
二千石二十年莫能禽討尊以正法案誅皆伏其辜尊擬
劇整亂誅暴禁邪皆前所稀有雖拜爲眞未有殊絕褒賞
今御史大夫奏尊傷害陰陽爲國家憂無承用詔書之意
原其所以出御史丞楊輔故爲尊書佐欲傷害尊建畫爲
此議以復私怨臣等竊痛傷尊脩身潔已砥節首公而一
旦制於仇人之手傷於詆欺之文上不得以公除罪下不
得蒙棘木之聽獨掩怨讎之偏奏猥被共工之大惡尊以
京師廢亂選賢徵用起家爲卿賊亂既除豪猾伏辜即以
佞巧廢黜一尊之身三期之間乍賢乍佞豈不甚哉書奏

天子復以尊爲徐州刺史遷東郡太守久之河水盛溢泛
浸瓠子金隄老弱奔走恐水大決爲害尊躬率吏民投沈
白馬祀水神河伯尊親執圭璧使巫策祝請以身填金隄
因止宿廬居隄上吏民數千萬人爭叩頭救止尊尊終不
肯去及水盛隄壞吏民皆奔走唯一主簿泣在尊旁立不
動而水波稍卻迴還吏民嘉壯尊之勇節白馬三老朱英
等奏其狀下有司考皆如言於是制詔御史東郡河水盛
長毀壞金隄未決三尺百姓惶恐奔走太守身當水衝履
咫尺之難不避危殆以安衆心吏民復還就作水不爲災
朕甚嘉之秩尊中二千石加賜黃金二十斤數歲卒官吏

民紀之尊子伯亦為京兆尹坐耎弱不勝任免

董宣

董宣字少平陳留圉人也初為司徒侯霸所辟舉高第累遷北海相到官以大姓公孫丹為五官掾丹新造居宅卜工以為當有死者乃令其子殺道上行人置屍舍內以塞咎宣聞知即收丹父子殺之丹宗族親黨三十餘人操兵詣府稱冤叫號宣以丹前附王莽慮其交通海賊乃悉收繫劇獄使門下書佐水丘岑盡殺之宣坐徵詣廷尉及當出刑官屬具饌相送宣厲色大言曰董宣生平未嘗食人之食況赴死乎升車去時同刑九人次應及宣光武馳使

騶騎特原宣刑仍還獄使者詰宣宣具以狀對曰水丘岑受臣意罪不由岑願殺臣活岑有詔放出宣左轉懷令并赦岑罪勿案後江夏有劇賊以宣為江夏太守宣到界移書賊首夏喜等曰朝廷以太守能禽賊故辱斯任今勒兵界首檄到幸思自安之策喜等懼即時降散後以他事坐免又特徵為洛陽令時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以奴驂乘宣於夏門亭候之駐車叩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遂格殺奴主還宮訴帝帝大怒召宣欲箠殺之宣叩頭曰願乞一言而死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人將何以理天下臣不須箠請得自殺即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黃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彊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為白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為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敕彊項令出賜錢三十萬宣悉以班諸吏由是豪彊莫不震慄京師號為臥虎歌之曰枹鼓不鳴董少平在縣五年年七十四卒於官詔遣使者臨視唯見布被覆屍妻子對哭有大麥數斛敝車一乘帝傷之曰董宣廉潔死乃知之

藏書名臣傳卷十五終

藏書名臣傳卷十六

二疆主名臣

張柬之

張柬之，襄陽人，中進士第，永昌元年，以賢良召，授鳳閣舍人，時年七十餘，以忤旨出爲合蜀二州刺史，故事歲以兵五百戍姚州，地險瘴，到屯輒死，柬之論其弊曰，臣按姚州古哀牢國，光武末，始請內屬，置永昌郡統之，賦其鹽布氈罽，以利中土，其國西大秦，南交趾，奇珍之貢不闕，劉備據蜀，諸葛亮收其產入以益軍，選取勁兵以增武備，故蜀志稱亮南征後，國以富饒，今鹽布之稅不供，珍奇之貢不入，戈戟之用，不實於戎行，寶貨之資，不輸於大國，而空竭府庫，驅率平人，受役蠻夷，臣竊爲陛下惜之，昔漢歷博南，涉蘭滄，更置博南哀牢二縣，蜀人愁苦，作歌曰，歷博南，越蘭津，度蘭滄，爲他人，蓋譏其貪珍奇之利，爲蠻夷所驅役也，漢獲其利，人且怨歌，今減耗國儲，費調日廣，可徒使陛下赤子，身膏野草，骸骨不歸，老母幼子，哀號望祭於千里之外乎，疏奏，不納，俄爲荆州大都督府長史，長安中，武后謂狄仁傑曰，安得一奇士用之，仁傑曰，陛下求文章資歷，（今○世○男○子○幾○人○欲○得奇士哉）今宰相李嶠蘇味道足矣，豈文士齷齪，不足與成天下務哉，后曰，然，仁傑曰，荆州長史張柬之，雖老，宰相材也，后即召爲洛州司馬，他日又求人，仁傑曰，臣嘗薦張柬之，未用也，后曰，遷之矣，曰，臣薦宰相，非司馬也，乃授司刑少卿，遷秋官侍郎，後姚崇爲靈武軍使，將行，后詔舉外司可爲相者，崇曰，張柬之沉厚有謀，能斷大事，其人既老，惟亟用之，於是遂即日召見，拜同平章事，進鳳閣侍郎，及誅二張，柬之首發大謀，以功擢天官尚書，封漢陽郡公，不半歲，以漢陽郡王加特進，罷政事，柬之既罷，願還襄州養疾，乃授襄州刺史，至州，持下以法，雖親舊必深文致法，無所貸，會漢水漲，齧城郭，柬之因壘爲隄，以遏湍怒，闔境賴之，又懇辭王爵，不許，俄以三思事貶，又流隴州，憂憤卒，年八十二

李吉甫 官生

李吉甫，趙郡人，父御史大夫李栖筠也，吉甫以廕補官，貞元初，爲太常博士，李泌竇參深器之，陸贄疑其有黨，出爲明州長史，贄之貶忠州也，宰相故起吉甫爲忠州刺史，吉甫至州，益厚贄，（○極○難○）坐是不徙者六歲，憲宗立，以考功郎中召知制誥，俄入翰林爲學士，遷中書舍人，高崇文圍鹿頭未下，嚴礪請出并州兵與崇文趣果閬以攻渝合，吉甫以爲非是，因言漢伐公孫述，晉伐李勢，宋伐譙縱，梁伐劉季連，蕭紀，凡五攻蜀，繇江道者四，且宣洪蘄鄂強弩號天下精兵，爭險地，兵家所長，請起其兵，擣三峽之虛，則賊勢必分，

首尾不救、崇文懼、冊師成功、人有闕志矣。帝從之。劉闢平、吉甫謀居多、吉甫又建言諸州刺史不得擅見本道使、罷諸道歲終巡句、軍國大事、以實書易壐詔、由是帝愈倚信之。元和二年、黄裳罷宰相、乃擢吉甫中書侍郎平章事、吉甫連蹇外遷十餘年、常病方鎮強恣、至是爲帝言、使屬郡刺史得自爲政、則風化可成。帝然之、出郎吏十餘人爲刺史。自王叔文時、選任猥冒、吉甫始簿其員、人得敘進、官無留才。又度李錡必反、勸帝召之、使者三往、以病解、而多持金啗京師貴人、吉甫曰、錡庸材、而所畜乃亡命羣盜、非有闘志、討之必克。帝意決、制削李錡官爵及屬籍、以淮南節

度使王鍔統諸道兵爲招討處置使討之。詔下、錡衆聞徐梁兵興、果斬錡降、以功封贊皇縣侯、徙趙國公。德宗以來、姑息藩鎮、有終身不易地者、吉甫爲相歲餘、凡易三十六鎮、殿最分明。是時吉甫撰元和國計簿、上之、總計天下方鎮州府縣戶稅實數、比天寶戶稅四分減三、天下兵仰給縣官者八十二萬餘人、比天寶三分增一、大率二戶資一兵。其水旱所傷、非時調發、不在此數。欲以感悟朝廷。會竇羣捕醫者、劾吉甫交通術士、吉甫固乞免、因薦裴垍自代。乃以爲淮南節度使、居三歲、奏蠲逋租數百萬、築富人固本二塘、溉田萬頃、漕渠庳下、不能居水、又築隄閼以防不

足、泄有餘、名曰平津堰。六年、裴垍病免、復以前官召。吉甫還秉政、入對延英、凡五刻、乃罷。帝尊任之、官而不名。吉甫奏曰、方今置吏不精、流品龐雜、存無事之官、食至重之稅、故生人日困、冗食日滋、天下常以勞苦之人三、奉坐待衣食之人七、而內外官仰奉稟者無慮萬員、願詔有司博議。乃詔參閱蠲減、凡省冗官八百員、吏千四百員。一日、上御延英殿、問時政記。時吉甫監修國史、先對曰、是宰相記天子事、以授史官之實錄也、古者右史記言、今起居舍人是、左史記事、今起居郎是。永徽中、宰相姚璹監修國史、慮造膝之言或不下聞、因請隨奏對而記于仗下、以授史官、今

時政記是也。姚璹修之于長壽、及璹罷而事寢、賈耽、齊抗修之于貞元、及耽、抗罷而事廢、然則關時政記者、不虛美、不隱惡、謂之良史也。先是、六胡州在靈武部中、開元時廢之、置宥州以處降戶、寓治經略軍、居中以制戎虜、北援天德、南接夏州、至德寶應間、廢宥州、以軍遷隸靈武道里曠遠、故党項孤弱、虜數擾之。吉甫始奏復宥州、乃治經略軍、以隸綏銀道、取鄜城神策屯兵九千實之。以江淮甲三十萬給太原澤潞軍、增太原馬千匹、由是戎備完輯。自蜀平、帝銳意欲取淮西、及元濟擅立、吉甫謀與帝合。吉甫又請自徙招元濟、天子不許、固請至流涕、帝慰免之。（可惜可惜）會暴疾卒。

吉甫畏愼奉法頗大體雖其不悅者亦無所傷初政事堂會食有巨牀相傳徙者宰相輒罷吉甫笑曰世俗禁忌如此命徹而新之卒年五十七

杜黃裳

杜黃裳萬年人郭子儀辟佐朔方府子儀入朝使主留事李懷光與監軍謀矯詔誅大將等欲代子儀黃裳得詔判其非以質懷光懷光流汗服罪于時諸將狠驕難制者黃裳皆以子儀令易置衆不敢亂入爲侍御史爲裴延齡所惡十期不遷貞元末拜太子賓客遷太常卿擢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西川節度使韋皐薨節度副使劉闢自爲留

後表求節鉞憲宗元和元年劉闢旣得旌節志益驕求兼領三川上不許闢遂發兵圍東川節度使李康於梓州上欲討闢而重於用兵公卿議者亦以爲蜀險固難取黃裳獨曰闢狂戇書生取之如拾芥耳臣知神策軍使高崇文勇略可用願陛下專以軍事委之勿置監軍闢必可擒上從之時宿將名臣素重者皆自謂當征蜀之選及詔用崇文皆大驚凡兵進退黃裳自中指授無不切中蜀平羣臣入賀憲宗目黃裳曰時卿之功始德宗創艾多難務姑息故大將私金幣結左右以求節制方鎮選不出朝廷黃裳言陛下宜鑒貞元之弊整法度朘損諸侯由是平夏翦齊滅蔡復兩河以機乘還宰相紀律設張赫然號中興皆黃裳啓之也元和二年以檢校司空同平章事爲河中晉絳節度使俄封邠國公卒年七十黃裳達權變有王佐大略居相位不久未究其才及處外天下常所屬意初韓全義入朝以其甥楊惠琳知夏綏留後黃裳以全義出征無功驕蹇不遜直令致仕以右驍衛將軍李演爲夏綏節度使惠琳勒兵拒之詔河東天德軍合擊惠琳傳首京師李師古跋扈憚杜黃裳未敢失禮有一幹吏寄錢數千緡幷氈車一乘直千緡使者于宅門候伺累日未敢送適有綠輿自宅出從婢二人青衣襤縷使者聞知是相公夫人遽歸

以告師古師古折其謀終身不敢改節

寇準 附高瓊

寇準字平仲華州人也年十九舉進士太宗取士多臨軒顧問年少者往往罷去或教準增年準不可雍熙二年廢太子楚王元佐太子殘忍不守法帝怒會寇準通判鄆州得召見謂曰試與朕決一事東宮所爲不法欲廢之則宮中有甲兵恐因而招亂準曰此易耳請某月日令東宮於某處攝行禮令左右侍從皆從陛下搜其宮中果有不法事廢太子一黃門力也太宗從其策及東宮出果得剜眼挑筋摘舌等器遂廢之擢判吏部東銓嘗奏事殿中語不

合帝怒起、準輒引帝衣、令帝復坐、事決乃退、上由是嘉之、曰、朕得寇準、猶文皇之得魏徵也、淳化二年、春大旱、太宗延近臣問時政得失、準對曰、洪範天人之際、應若影響、大旱之證、蓋刑有所不平也、太宗怒起入禁中、頃之、獨召準問狀、準曰、願召二府至、臣卽言之、有詔二府、準乃言曰、頃者祖吉王淮皆侮法受賕、吉贓少、乃伏誅、淮以參政沔之弟、盜主守財千萬、止杖、仍復其官、非不平而何、太宗乃責沔、拜準樞密副使、改同知院事、後與知院張遜數爭事、帝怒謫遜、準亦罷知青州、帝顧準厚、旣行念之、明年、召拜參知政事、時太宗在位久、馮拯等上疏乞立儲貳、帝怒斥之

嶺南、中外無敢言者、準初自青州召還入見、帝足創甚、自褰衣以示準、且曰、卿來何緩朕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準曰、陛下爲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官不可也、謀及近臣不可也、唯陛下擇所以副天下望者、帝俛首久之、屏左右曰、襄王可乎、準曰、知子莫若父、願卽決定、於是立爲太子、廟見還、京師之人擁道喜躍曰、少年天子也、帝聞之不懌、（眞小人）召準謂曰、人心遽屬太子、欲置我何地、準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會馮拯奏準擅權、康戩亦言宰相呂端等皆準所引、端德之、不敢與抗、太宗怒、召責端等、端曰、準性剛自任、臣等不欲數爭、慮傷國體、及準入對、帝語及馮拯事、準猶

力爭不已、又持中書簿論曲直於帝前、帝益不悅、因歎曰、鼠雀尚知人意、況人乎、遂罷準知鄧州、眞宗咸平六年、遷三司使、眞宗久欲相準、患其剛直、景德元年、以畢士安參知政事、踰月、並命同平章事、是時契丹內寇、縱游騎掠深祁間、小不利輒引去、準曰、是狃我也、請練師命將、簡驍銳據要害以備之、是冬、契丹果大入、急書一夕凡五至、準不發、飲笑自如、明日同列以聞、帝大駭、以問準、準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爾、因請帝幸澶州、同列懼、欲退、準止之、令候駕起、帝難之、亦欲還內、準曰、陛下入則臣不得見、大事去矣、請毋還而行、乃議親征、召羣臣議方略、旣而聞契丹

圍瀛州、直犯貝魏、中外震駭、參知政事王欽若請幸金陵、陳堯叟請幸成都、帝問準、準心知二人謀、乃曰、誰爲陛下畫此策者、可誅也、今陛下神武、將臣協和、若大駕親征、賊當自遁、不然、出奇以撓其謀、堅守以老其師、勞佚之勢、我得勝筭矣、奈何棄廟社、欲幸楚蜀遠地、遂請帝幸澶州、及至南城、契丹兵方盛、衆請駐蹕以覘軍勢、準固請曰、陛下不過河、則人心危、敵氣不懾、非所以取威決勝也、且王超領勁兵屯中山以扼其吭、李繼隆石保吉分大陳以扼其左右肘、四方征鎮赴援者日至、陛下何疑而不進乎、衆議皆懼、準力爭之、不決、出遇高瓊、謂曰、太尉受國恩、今日有

以報國否。對曰、瓊武人、願效死。準從人厲聲曰、陛下不以臣言為然、盍試問瓊等。瓊即仰奏曰、寇準言是。準曰、機不可失、宜趣駕。瓊即麾衛士進輦、帝遂渡河、御北城門樓。遠近望見御蓋、踴躍懽呼、聲聞數十里。契丹相視驚愕。帝盡以軍事委準、準承制專決、號令明肅、士卒喜悅。敵數千騎薄城下、詔士卒迎擊、斬獲大半、乃引去。上還行宮、留準居城上。徐使人視準、準方與楊億飲博、謔歌懽呼。相持十餘日、會契丹統軍撻覽為威虎軍張頭瓌牀子弩所中死、乃請盟。準不從、欲邀使稱臣、并獻幽州地。時有譖準欲幸兵以自取重者、準乃不敢言。真宗遣曹利用往議歲幣、曰、百

萬以下皆可許也。準召至幄、語曰、雖有敕、汝所許過三十萬、吾斬汝矣。利用至、果以三十萬成約而還。河北罷兵、宋免遷國、準之力也。初、真宗語準曰、虜騎未退、天雄軍截在賊後、萬一陷沒、則河朔皆虜境、奈何。準曰、古人有言、智將不如福將。臣觀參政王欽若、福祿未艾、宜可守。準即時進促出敕、召欽若諭以上意、授敕俾行。欽若茫然自失。準曰、主上親征、非臣子辭難之日。參政為國柄臣、當體此意。驛騎已集、仍放朝辭、便宜就途。遽酌大白飲之、命之曰上馬杯。欽若飲訖拜別、準答拜曰、參政勉之、回日即為同列也。故準自澶淵還、欽若深嫉之。會朝、準先退、帝目送準。欽若

因進曰、陛下敬寇準、謂其有社稷功邪。帝曰、然。欽若曰、澶淵之役、陛下不以為恥、而謂準有社稷功、何也。夫城下之盟、春秋恥之。澶淵之舉、是城下之盟也。何恥如之。欽若又曰、陛下聞博乎。博者輸錢欲盡、乃罄所有出之、謂之孤注。陛下、寇準之孤注也。斯亦危矣。由是帝顧準寖衰、出準知天雄軍。北使過、謂準曰、相公望重、何以不在中書。準曰、皇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準不可耳。京兆都監朱能獻天書、託神言國家休咎、欲倚準重望以實其事。準從上之。天禧元年、復召準入同平章事。準請間言曰、太子人望所屬、願陛下傳以神器。丁謂佞人也、不可以輔少主。上然之。

準乃屬楊億草表、請太子監國。億夜屏左右、至自起剪燭跋、中外無知者。既而準被酒漏泄、謂懼、力譖準、罷準為太子太傅、以丁謂平章事、曹利用加同平章事。上雖擢二人、而待寇準猶如故。謂等懼、乃共謀發朱能所獻天書妖妄事、捕能誅之、降準太常卿、知相州。朝士與準親厚者皆斥、楊億尤善準。準敗、丁謂召億、億懼、面無人色。謂素重億、徐曰、謂當改官、煩公為一好詞。億乃安。謂不欲準居內郡、復徙準道州司馬。自準罷相、繼以三黜、皆非上意。歲餘、上忽問左右曰、吾目中久不見寇準、何也。左右莫敢對。乾興元年、再貶雷州司戶參軍。丁謂惡準、必欲置之死、遣中使齎

救就賜以錦囊貯劍揭馬前至道州準方與客宴衆惶恐
不知所爲準神色自若使人謂之曰朝廷若賜準死願見
敕書中使不得已乃授以敕準即從錄事參軍借綠衫著
之短纔至膝拜敕于廷升階復宴至暮乃罷及赴貶所吏
獻圖經首載州東南門至海岸十里準恍然曰吾少時嘗
爲詩曰到海只十里過山應萬重人生得喪豈偶然邪丁
謂出準門下事準甚謹嘗會食中書羹汚準鬚謂起徐拂
之準笑曰參政國之大臣乃爲官長拂鬚邪謂大慚處士
魏野嘗贈準詩曰有官居鼎鼐無宅起樓臺及是北使至
賜宴兩府北使歷視坐中問譯者曰誰是無宅起樓臺相

公丁謂令譯者曰朝廷初即位南方須大臣鎮撫寇公暫
撫南夏非久即還未幾謂亦南竄道雷州準聞家僮欲報
仇乃杜門使縱博伺謂行遠乃出初太宗得通天犀命工
爲二帶一以賜準及是準遣人取自洛既至數日沐浴具
朝服束帶北面再拜呼左右趣設臥具就榻而卒準在中
書日會除官吏進例簿準曰宰相所以器百官若用例非
所謂進賢退不肖也張詠守蜀聞準大拜喜曰眞宰相也
又曰人千言而不盡者準一言而盡然仕太早用太速不
及學耳張冠布衣交也準兄事之及準出陝詠還朝準大
爲供具請詠曰何以教準詠徐曰霍光傳不可不讀也準

歸取傳讀之至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謂我矣準喜劇飲
毎宴賓客闔扉脫驂在鄧州爲花蠟燭名著天下雖寢室
亦然燭達旦厠溷間燭淚成堆少年時愛飛鷹走狗母不
勝怒舉秤鎚投之足流血及貴母已亡每捫其痕輒哭歸
葬西京道出荆南公安縣人皆祭哭于路折竹植地掛紙
錢踰月視之枯竹盡生筍衆因爲立廟歲時享祭準無子
葬後贈萊國公

高瓊家世燕人事太宗眞宗官至太尉曾孫女爲宣仁皇
后事英宗上在澶淵南城瓊請幸河北曰陛下不過河百
姓如喪考妣馮拯呵之曰高瓊何得無禮瓊曰君以文章

爲大臣今虜騎充斥無禮如此君何不賦一詩詠退虜騎
邪上乃幸北城至浮橋猶駐輦未進瓊以所執檛築輦夫
背曰何不亟行已至此尚何疑上乃命進輦瓊執御轡曰
此處好與宰相吟兩首詩也

王曾

王曾字孝先益都人由鄉貢試禮部廷對皆第一通判濟
州代還召試學士院宰相寇準奇之特試政事堂授秘書
省著作郎還翰林學士參知政事時宮觀皆以輔臣爲使
王欽若方挾符瑞傳會帝意又欲陰排異已者曾當使會
靈觀因以推欽若故忤帝意出知應天府王旦語人曰王

君介然、他日德望勳業甚大、昨讓會靈觀使、頗拂上旨、而
進對詳雅、詞直氣和、了無所僭、且王君始被進用、已能若
是、我自循任政事、幾二十年、每進對、上意稍忤、即踧踖不
能自容、以是知其偉度矣、徙知天雄軍、復叅知政事、眞宗
不豫、皇后居中預政、錢惟演時爲樞密、交通宮掖、曾密語
惟演曰、太子幼、非中宮不能立、中宮非倚皇儲之重、則人
心亦不附、后加恩太子、所以安劉氏也、惟演以白后、兩宮
由是益親、曾奉命入殿廬草遺詔、以明肅皇后輔立皇太
子、權聽斷軍國大事、丁謂欲去權字、曾曰、皇帝冲年、太后
臨朝、斯已國家否運、稱權猶足示後、且增減制書有法、表

則之地、先欲亂之、邪遂不敢去、仁宗立、羣臣議太后臨朝
儀、曾請如蔡邕獨斷所述東漢故事、太后坐右、帝坐左、垂
簾奏事、丁謂獨欲帝朔望見羣臣、大事則太后召對輔臣
决之、非大事、令入內押班雷允恭傳奏禁中、畫可以下、曾
曰、兩宮異處、而柄歸宦官、禍端兆矣、既而允恭坐誅、謂亦
得罪、自是兩宮垂簾、輔臣奏事、如曾議、先是寇準貶雷州、
李迪貶衛州、曾疑太重、丁謂熟視曾曰、居停主人、恐亦未
免爾、蓋指曾嘗以第舍假準也、曾踧然懼、遂不復爭、入內
押班雷允恭、管勾山陵大行事、判司天監邢中和謂允恭
言、今山陵上百步、法宜子孫、恐下有石若水耳、允恭曰、第

移就上穴、我入見太后言之、允恭方貴橫、衆莫敢違、即改
穿上穴、既而果有石、石盡水出、允恭坐擅移皇堂、杖死、允
恭初下獄、曾欲因山陵事并去謂、一日語同列曰、曾無子、
將以弟之子爲後、明日朝退、當留白、曾因獨對、具言謂包
藏禍心、故令允恭擅移皇堂於絕地、太后大驚、乃責謂爲
太子少保、分司西京、故事宰相罷免、皆降制、時行欲亟止
召當直舍人草詞、仍以謂罪狀布告中外、始謂命宋綬草
寇準責詞、綬請其故、謂曰、春秋無將、漢法不道、皆證事也、
綬雖從謂指、然有改易、及謂貶、綬猶當制、即草詞曰、無將
之戒、舊典甚明、不道之辜、常刑罔赦、朝論快焉、時眞宗初

崩、內外洶洶、曾正色獨立、朝廷倚以爲重、拜中書侍郎平
章事、會靈觀使王欽若卒、乃以曾爲玉清昭應宮使、始太
后受冊、將御大安殿、曾固執以爲不可、及長寧節上壽、止
供張便殿、太后左右姻家、稍通請謁、曾又多裁抑、以故太
后益不悅、會玉清昭應宮災、乃出曾知青州、復徙知天雄
軍、契丹使者往還、歛車徒而後過、無敢譁者、人樂其政、爲
畫像而生祠之、景祐元年、入爲樞密使、明年、拜右僕射、封
沂國公、寶元元年冬、大星墜其寢、左右驚告、曾曰、後一月
當知之、如期而薨、曾資質端厚、眉目如畫、朝廷進止、皆有
常處、平居寡言笑、人莫敢干以私、少與楊億同在侍從、億

喜談諧、凡僚友無不狎侮、至與會言、則曰余不敢奉戲也、
卒年六十一、仁宗爲篆其碑曰旌賢之碑、改其鄉曰旌賢
鄉、大臣賜碑額自曾始
李生曰、王孝先人品甚高、事業亦偉、以今觀之、俱無足論
者、余獨喜其能以計去丁謂也、以丁之神奸、位元宰、交結
方深、一旦去之、如縛雛然、卒展轉不得、可謂有用之學術
矣、去凶人、定國家、安善類、幾不密、則失身、城狐社鼠、禍蔓
延、必重悞國、自古所難也、予謂公即此是學矣、使以公之
木而知如是之爲學、則當皇帝幼冲之年、女主垂簾之初、
丁謂去而社稷安危之寄、獨存于我、胡爲乎裁抑劉氏、使

不得一行其意、便以爲輔相之能也、其後呂相繼之、卒安
劉氏而成仁宗四十年恭儉之績、公豈未知之邪、奈何復
入而復攻呂之短、又不得容其身於明良之朝也耶、史臣
無識、於公之去丁也、既明丁非其罪矣、又重爲公諱曰、獨
衆論稱快云、夫丁苟當去、不必他罪、去丁果當、不必稱快、
知此則可爲天子大臣矣、噫、公雖不得爲大臣也、獨不可
以爲重臣歟

富弼

富弼、字彥國、河南人、初母韓有娠、夢旌旗鶴鴈降其庭、云
有天赦、已而生弼、少篤學、舉茂材異等、除簽鐵判官、史館
修撰、奉使契丹、會契丹遣其臣蕭英、劉六符來、先是西兵
久不決、六符以中國爲怯、且厭兵、教其主聚兵幽薊、聲言
欲入寇、及是先以書來求關南地、朝廷擇報聘者、皆莫敢
行、夷簡薦弼、弼入對、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帝
爲動色、先以爲接伴、英等入境、中使迎勞之、英託疾不拜、
弼曰、昔使北、病臥車中、聞命輒起、今中使至而君不拜、何
也、英矍然起拜、弼開懷與語、英感悅、遂密以其主所欲得
者告弼、弼具以聞、進弼樞密直學士、辭不拜、曰國家有急、
義不憚勞、奈何賂以官爵、遂爲使報聘、既至、六符來館客、
弼見契丹主問故、契丹主曰、南朝違約、塞鴈門、增塘水、治

城隍、籍民兵、將以何爲、羣臣請舉兵而南、吾以謂不若遣
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弼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
德乎、澶淵之役、苟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
朝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
而人主任其禍、故勸用兵者、皆爲身謀耳、契丹主驚曰、何
謂也、弼曰、晉高祖欺天叛君、末帝昏亂、土宇狹小、上下離
叛、故契丹全師獨克、然壯士健馬、物故大半、今中國提封
萬里、精兵百萬、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必
勝乎、就使獲勝、所亡士馬、羣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
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羣臣何利焉、契丹主大悟、首肯

者久之弼又曰塞鴈門者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在通好前城隍皆修舊民兵亦補闕非違約也契丹主曰微卿言吾不知其詳然所欲得者祖宗故地耳弼曰晉以盧龍賂契丹周世宗復取關南皆異代事若各求地豈北朝之利哉既退六符曰吾主恥受金幣堅欲十縣何如弼曰本朝皇帝言朕為祖宗守國豈敢妄以土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租賦耳朕不忍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已增幣以代之若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為詞耳澶淵之盟天地鬼神其可欺乎明日契丹主召弼同獵引弼馬自近又言得地則歡好可久弼反覆陳必不可狀且言北朝既以

得地為榮南朝必以失地為辱兄弟之國豈可使一榮一辱哉獵罷六符曰吾主聞公榮辱之言意甚感悟弼歸復命於是呂夷簡傳帝旨令弼草荅契丹書并誓書弼奏於誓書內創增三事弼因請錄副以行弼自念所增三事皆與契丹前約萬一書詞異同則虜必疑乃密啟副封果如所料弼疾馳還京見上曰執政固為此欲致臣于死臣死不足惜奈國事何上急召呂夷簡等問之夷簡曰此誤爾當改正弼語益侵夷簡遂易書既至契丹主曰須於誓中加一獻字弼曰南朝為兄豈有兄獻于弟乎曰改為納字如何弼曰亦不可契丹主曰南朝既懼我矣於二字何有

若我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弼曰本朝兼愛南北故不憚更成何名為懼或不得已至於用兵則當以曲直為勝負非使臣之所知也契丹主曰卿勿固執古亦有之弼曰自古惟唐高祖借兵於突厥當時贈遺或稱獻納其後頡利為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禮哉弼聲色俱厲契丹知不可奪乃曰吾當自遣人議之復使劉六符來弼歸奏曰二字臣以死拒之彼氣折矣可勿許也朝廷竟用納字時契丹實固惜盟好特為虛聲以動中國中國方困西兵相臣持之不堅許與過厚虜既歲得金帛五十萬兩因勒碑紀功擢劉六符極漢官之貴是歲復以弼為樞密直學士遷翰林學

士皆懇辭曰增歲幣非臣本志特以方討元昊未暇與角其敢取賞乎三年拜樞密副使辭之愈力七月復拜樞密副使弼言契丹既結好議者便謂無事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願陛下思其輕侮之恥坐薪嘗膽不忘修政以詰納上前而罷踰月復申前命使宰相諭之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遼故也弼乃受命帝銳以太平責成宰輔數下詔督弼與范仲淹等又開天章閣給筆札使書其所欲為者且命仲淹主西事弼主北事弼上當世之急務十餘條及安邊十三策大略以進賢退不肖止僥倖去宿弊為本欲漸易監司之不才者使澄汰所部吏於是小人始不悅矣四

年、契丹受禮雲中、且發兵會元昊伐呆兒族、帝疑二邊同
謀、弼曰、兵出無名、契丹不爲也、元昊本與契丹約相左右、
今契丹獨獲重幣、元昊有怨言、故城威塞以備之、呆兒屢
寇威塞、契丹疑元昊使之、故爲是役耳、二邊卒無事、出知
鄆州、移青州、河朔大水、民流就食、弼勸所部民出粟、益以
官廩、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
資待缺寄居者、皆賦以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
之、仍書其勞、約他日爲奏請受賞、率五日輒遣人持酒肉
飯糗慰籍、出於至誠、人人爲盡力、山林陂澤之利可資以
生者、聽流民擅取、死者爲大塚葬之、目曰叢塚、明年麥大

熟、民各以遠近受糧歸、募爲兵者萬計、帝聞之、遣使褒勞、
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爲粥食之、蒸爲疾疫、及相蹈
籍、或待哺數日、不得粥而仆、名爲救之、而實殺之、自弼立
法、簡便周盡、天下傳以爲式、至和二年、召拜同平章事、與
文彥博並命、宣制之日、士大夫相慶於朝、帝與學士歐陽
修曰、古之命相、或得諸夢卜、豈若今日人情如此哉、嘉祐
六年三月、以母憂去任、詔爲罷春宴、故事執政遭喪皆起
復、帝虛位五起之、弼謂此金革變禮、不可施於平世、英宗
立、召爲樞密使、居二年、以足疾求解、判揚州、熙寧元年、徙
判汝州、詔入覲、神宗御內東門小殿、令其子扶以進、坐語

從容、弼知帝果於有爲、對曰、人主好惡、不可令人窺測、又
問邊事、對曰、陛下臨御未久、當布德行惠、願二十年口不
言兵、明年、召拜左僕射、同平章事、時有爲帝言災異皆天
數、非關人事得失所致者、弼聞而歎曰、人君所畏惟天、若
不畏天、何事不可爲者、此必奸人欲進邪說、以搖上心、使
輔拂諫諍之臣無所施其力、是治亂之機、不可以不速救、
即上書數千言力論之、王安石用事、雅不與弼合、弼度不
能爭、多稱疾求退、章數十上、神宗將許之、問曰、卿即去、誰
可代卿者、弼薦文彥博、神宗默然、良久曰、王安石何如、弼
亦默然、判河南、改亳州、青苗法出、弼言新法臣所不曉、不

可以治郡、願歸洛養疾、遂請老、加拜司空致仕、弼雖家居
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帝雖不盡用、而眷禮不衰、嘗因
安石有所建明、卻之曰、富弼手疏稱老臣無所告訴、但仰
屋竊歎者、即當至矣、其敬之如此、先時慶曆三年、夷簡罷
相、夏竦爲樞密使、復奪之、而以與杜衍、章得象、晏殊、賈昌
朝、范仲淹、富弼、韓琦同時執政、歐陽修、余靖、王素、蔡襄並
爲諫官、石介時爲國子直講、喜曰、此盛事也、歌頌吾職、其
可已乎、乃作慶曆聖德詩、略曰、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姦
之去、如距斯脫、大姦指竦也、介之師孫復見之曰、子禍始
於此矣、夏竦因與其黨、目衍、仲淹及修爲黨人、修又作朋

黨論上之疏因介嘗奏記於弼責以行伊周之事乃使女奴習介書改伊周爲伊霍又僞爲石介撰廢立詔飛語聞上上雖不信而仲淹弼不自安於是弼使河北仲淹使河東介亦求外補歸家待次病卒夏竦銜介甚且欲傾弼會徐州孔直溫謀叛搜其家得介書竦因言介實不死弼陰使入契丹謀起兵爲內應耳事下知州杜衍會官屬議之泰寧節掌書記龔鼎臣獨曰介平生直諒寧有是耶願以合族保其死衍竦然探懷中奏藁示之曰老夫既保介矣君年少見義必爲安可量哉七年竦又讒介說虜不從更爲弼往登萊結金坑凶惡數萬人欲作亂請發棺驗視朝

廷復詔監司體量奉符提刑呂居簡曰今破塚發棺而介實死則將奈何且喪葬非一家所能辨也若人人召問之苟無異說即令結罪保證亦可應詔矣中使曰善還奏上意果釋史評曰黨論之始倡蔡襄賢不肖之詩激之也黨論之再作石介一夔一契之詩激之也其後諸賢相繼斥逐又歐陽邪正之論激之也弼爲樞密相時怪韓琦不關報撤簾事有魏公欲致弼於族滅之地之語歐陽修爲參政首議追尊濮王弼曰歐公讀書知禮法所以爲此舉者忘仁宗累主上欺韓公爾自此與修琦絕後弼致政居洛每歲生日琦必遣使致書幣弼初不荅書而琦之禮終不

廢琦與修之薨也弼皆不祭弔云元豐六年八月有大星隕於所居還政堂下空中如甲馬聲弼登天光臺焚香再拜知其將終也時年八十贈太尉謚文忠

沈括

沈括字存中錢塘人以父任爲沭陽主簿縣依沭水乃職方氏所書浸曰沂沭者故跡漫爲汙澤括新其二坊疏水爲百渠九堰以播節原委得上田七千頃擢進士第後遷太常丞同修起居注蔣大籍民車又市易司患蜀鹽不禁欲盡入私井而輦解池鹽給之言者論二事如織皆不省括侍帝側帝顧曰北邊以馬取勝非車不足以當之括曰

車戰之利見於歷世然古人所謂兵車者輕車也五御折旋利於捷速今之民間輜車重大日不能三十里故世謂之太平車但可施於無事之日耳帝喜曰人言無及此者遂問蜀鹽事對曰一切實私井而運解鹽使一出於官售誠善然忠萬戎瀘間夷界小井尤多不可猝絕也勢須列候加警臣恐得不足償費帝頷之明日二事俱寢擢知制誥時賦近畿戶出馬備邊括言北地多馬而人習騎戰猶中國之工強弩也今舍我之長技強所不能何以取勝謂空以射遠入堅爲法遼蕭禧來理河東黃嵬地留館不肯辭曰必得請而後反帝遣括往聘詣樞密院閱故牘得頃

歲所議疆地書指古長城爲境今虜爭益三十里遠表論
之帝喜曰大臣殊不究本末幾誤國事命以畫圖示禧
議始屈還拜翰林學士權三司使嘗白事丞相府吳充問
曰自免役令下民詆訾者今未衰也是果於民何如括曰
以爲不便者特士夫與邑居之人習於復除者爾無足惜
也獨微户本無力役而亦使出錢則爲可念若悉弛之使
一無所預則善矣充然其說表行之蔡確論括乖剌陰害
司農法出知宣州改延州至鎮悉以別賜錢爲酒命廛市
良家子馳射角勝有軼羣之能者自起酌酒以勞之邊人
歡激執弓傳矢唯恐不得進越歲得徹札超乘者千餘皆

補中軍義從威聲雄他府以副總管种諤西討拔銀宥功
加龍圖閣學士朝廷出宿衛之師來戍賞賚至再而不及
鎮兵括以爲衛兵雖重而無歲不戰者鎮兵也今不均若
是且召亂乃藏敕書矯制賜緡錢數萬驛聞詔報之曰此
右府須行之失非卿察事機必擾軍政自是事不暇請者
皆得專之諤師次五原值大雪糧餉不繼殿直劉歸仁率
衆南奔士卒三萬人皆潰入塞居民怖駭括出東郊餞河
東歸帥得奔者數千問曰副都總管遣汝歸取糧主者爲
何人曰在後即諭令各歸屯未旬日潰卒盡還括出按兵
歸仁至括曰汝歸取糧何以不持軍符因斬以徇括博學

善文於天文方志律曆音樂醫藥卜算皆有論著又紀平
日與賓客言爲筆談多載朝廷故實耆舊出處傳於世

李綱 附种師道

李綱無錫人宣和七年金人攻汴徽宗震恐乃擢吳敏爲
門下侍郎傳位太子而自稱道君除綱兵部侍郎靖康元
年金兵渡河道君皇帝東幸時綱侍對延和殿聞宰臣議
欲奉鑾輿出狩綱進曰聞宰臣欲奉陛下出狩果爾宗社
危矣道君皇帝以宗社之故傳位陛下今捨之而去可乎
上默然太宰白時中曰都城不可守也綱諍曰天下城池
有如都城者乎若能激勵將士與之共守何不可之有上

顧綱曰誰可將綱曰陛下不以臣庸懦倘使治兵臣請效
死乃除綱右丞宰臣猶以去計勸上有旨復命綱留守而
以李梲副綱綱復爲上力陳所以不可去者且言唐明皇
時潼關失守即時幸蜀宗社朝廷碎於賊手今陛下初即
大位四方之兵不日雲集虜騎必不能久留捨此而去如
龍脫於淵車駕朝發而都城夕亂雖臣等留守何益上意
頗回而內侍王孝竭從旁奏曰中宮國公已行矣上色變
降御榻泣曰卿毋留朕朕將親往陝西起兵以復都城綱
亦泣俯伏上前不肯起會燕越二王亦以固守爲言上意
稍定因顧綱曰卿留朕治兵禦寇專在卿矣綱惶恐受命

與李梲同出治兵越五日綱自尚書省趨朝道路紛紛復傳言欲南狩矣綱遑懼無策因厲聲謂禁衛曰爾等願以死守社稷乎願扈從巡幸乎皆呼曰願死守綱因拉殿帥王從滐等入見曰陛下昨已許留今復戒行何也且六軍之情已變彼父母妻子皆在都城萬一中道散歸其誰與我况虜騎已逼乎上悟綱因謂宰相曰上意已定敢有異議者斬因出傳旨宣示禁衛皆拜伏呼萬歲復入勸上御樓以見將士固守之議始決是日以綱為親征行營使方治都城四壁守具以百步法分兵備禦賊渡濠以雲梯攻城綱命班直乘城射之綱時坐酸棗門下有自門上擲下

人頭至六七者皆云斬獲姦細及驗認即皆漢人首級綱於是捕獲數人斬以徇軍是日賊攻陳橋封丘等門而酸棗門尤急上遣中使勞問城上歡呼自卯至申殺賊數千人賊乃退斡離不因遣使請和乘夜欲入城綱傳令敢輒開門者斬竟俟明而入使人出書欲得大臣赴軍前定議時宰臣莫敢出辭綱乃請行上曰卿方治兵不可卿性剛李梲奉使可矣綱曰今虜氣方銳吾大兵未集固不可不和然得和則中國之勢安不然禍患未已臣懼李梲柔懦誤國事也因為上具道所以不可割地及過許金幣之說李梲至金果辱命須犒師金五百萬銀五千萬紬絹各百萬駞驢騾之屬各以萬計尊其國主為伯父又割太原中山河間三鎮之地而以親王宰相為質乃許梲唯唯不能措一辭而返金人相視而笑曰此婦人爾梲至呈金人所須事曰大臣震恐欲如其數綱引前議力爭以謂犒師金幣雖竭天下不足以充其數太原河間中山國家屏蔽號為三鎮其實十餘郡地割之何以立國為今計莫若擇使與之熟議宿留數日大兵四集彼以孤軍入重地勢不能久必求速歸然後與之盟以重兵衛出之其和可久也諸大臣方謂都城破在旦夕肝腦且塗地尚何有於三鎮上為羣議所惑凡爭踰兩時無一人助綱言者綱自度力不

能勝因再拜求去上慰諭曰不須如此卿第出治兵耳綱因出至城北壁復回而誓書已行所求悉皆與之矣宰臣裒聚金銀自乘輿服御宗廟供具六宮官府器皿以至臣庶之家不能充數於是欲盡括在京官吏軍民銀兩立限輸官不輸者斬都城大擾限既滿亦不能足賴四方勤王之師漸至統制官馬忠以京西募兵擊破金兵於鄭州門外於是金人始懼遊騎不敢旁出而京城以南之民稍安已而靖難軍節度使种師道承宣使姚平仲以涇原秦鳳路兵至綱奏曰金精兵不過三萬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已二十餘萬彼以孤軍入重地正猶虎豹自投陷穽當以

計取之扼河津絕糧道禁抄掠以重兵臨賊營堅壁勿與戰俟其芻糧乏人馬疲然後以將帥檄取誓書復三鎮縱其歸半渡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上深以爲然期以二月六日舉事而姚平仲謂大功可自有之先期於二月一日夜率步騎萬人徃刧金寨欲生擒所謂斡離不者既爲虜所覺即遁去上震恐遽詔不許進兵而斡離不亦遣使來詰用兵違誓之故宰相李邦彥謂使人曰用兵者李綱姚平仲之謀非朝廷意也僉議欲縛綱以與金而金使及以爲不可遂罷綱而以蔡懋代之种師道亦罷宜撫時有太學生陳東及書生千餘人詣闕上書明綱及師道不當罷

軍民聞之不期而集者數十萬人上乃召綱及師道入對復綱尚書右丞充京城四壁守禦使方蔡懋代綱時金人近城令不得施放有引砲及牀子弩者皆杖之將士憤怒及綱至施放自便中賊者賞城上爭發霹靂砲擊賊賊瀕城射却之京師不逞之徒乘機殺傷內侍取其金帛而以所藏器甲弓劍納官請功綱命集守禦使司以次納訖凡二十餘人各言名姓皆斬之并斬殺傷部隊將者二十餘人及盜衲襖一領者強取婦人絹一匹者妄斫傷平民者皆即斬以徇故外有強敵月餘日而城中竊盜無有也然金人自平仲劫寨及封丘門接戰之後頗有懼意既得三

鎮及肅王爲質即不俟金幣數足遂辭去綱奏上曰澶淵之役雖與盟而退猶遣重兵護送蓋恐其無忌肆行擄掠故也今宜速遣大兵護之出境上以爲然即日分遣將士以兵十萬數道並進已而澤州奏金粘罕兵已次高平朝廷震懼恐其復渡河而南宰臣咎綱綱曰斡離不之師既退自當遣兵護送粘罕雖來聞既和亦當自罷必無復渡河之理又太行懸車之險已遣統制官郝懷將兵二萬屯河陽控扼險道矣決無他慮也而宰臣獨密啟上於是悉追還諸將之兵綱聞之復力爭雖復得旨再進與金人相及於滹沱河然將士知朝廷議論不一不復有邀擊之意

矣於是金人復旁出抄掠深祁恩冀間而粘罕之兵聞已和果退如綱言未幾綱徃南都迎道君皇帝既還入國門見上奏曰金人退師交割三鎮三鎮官吏軍民不肯陷沒虜廷欲爲朝廷堅守臣恐秋高馬肥虜必再至以責前約宜及今飭武備脩邊防以待之於是爲上條具八事其一謂唐之藩鎮所以拱衛京師故雖屢有變故卒賴其力爲今之計莫若以太原真定中山河間建爲藩鎮擇帥付之許之世襲以捍金人又滄州與營平相直隔黃河下流及小海其勢易以侵犯宜分濱棣德博建橫海軍一道如諸鎮之制上俾宰臣共議而其間所論異同綱力爭之不能

得大抵自賊馬既退道君還宮之後朝廷恬然遂以爲無
事防邊禦寇之策皆置不問執政又密白上以綱得都城
軍民之心於是綱惶懼乞骸骨种師道以病告歸乃以綱
爲宣撫使代師道綱再拜力辭自陳書生不知兵在圍城
中不得已爲陛下料理兵事實非所長上不許即命尚書
省出敕綱入見上具道所以爲人中傷致上聽不能無惑
者上不聽綱不得已戒行號令將士斬裨將焦安節以徇
畱河陽十餘日訓練士卒修整器甲進次懷州綱以爲步
不勝騎騎不勝車金人以鐵騎奔衝非車不能制之有張
行中者獻戰車制度兩竿雙輪前施皮籬槍刃運轉輕捷

每車用甲士二十五人執弓弩槍牌之屬以輔翼之結陣
以行鐵騎遇之皆退凡造千餘兩日肄習之俟防秋之兵
集欲謀大舉而朝廷降旨凡詔書所起之兵皆悉罷減宣
撫副使制置副使察訪使勾當公事又皆事得專達進退
自如綱以節制不專恐誤國事論奏不報既而徐處仁吳
敏罷相而相唐恪許翰亦罷同知樞密院事而進用聶山
陳過庭李四等矣吳敏復責授散官安置涪州綱歎曰事
無可爲者矣因入表劄力道所以不勝任者於是上命种
師道以同知樞密院事巡邊交割宣撫司職事除綱觀文
殿學士知揚州綱奏請辭免并上疏具言宣撫司兵若干

防秋兵若干屯駐某處不曾用朝廷應副銀絹錢若干及
御前降到若干除支官兵食錢并犒賞外今皆樁留懷州
及在京降賜庫具有籍可考按乞即遣使覈實嗣是果有
言綱專主戰議喪師費財者又指綱十罪於是落職官觀
責授保靜軍節度副使建昌軍安置又以綱上疏辯論謂
退有後言以惑衆聽再謫寧江二年春復舊官領開封府
事時金兵再至都城圍急綱聞命即率湖南勤王之師入
援五月次繁昌聞都城已破二聖播遷次太平得高宗即
位赦書次實應聞已降麻告廷除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
郎矣次姑熟得御史中丞顏岐遣人投文書開覦乃諭綱

不當爲相章奏其大意謂張邦昌金人所喜雖以爲三公
眞王宜更加同平章事增重其禮綱金人所惡雖已命相
宜及其未到罷之以爲中太一宮使置之閒地前後凡五
上皆不降出故岐封以示綱欲綱見之畱而不進也會朝
廷遣使趣綱綱遂行進對內殿奏言今日急務莫先於料
理河北河東兩路今河北河東雖爲金人殘破然河東所
失者忻代太原澤潞汾晉其餘猶存也河北所失者眞定
懷衛濬四州其餘中山河間二十餘郡皆爲朝廷守然金
人善因兵於敵今兩路軍民雖懷忠義使救援之兵不至
必且憤怨朝廷金人因得撫而用之矣臣愚以謂莫若於

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置司擇有材畧者爲之使宣諭
陛下德意其能保全一州收復一郡者隨其高下以爲節
度防禦團練使如今張所可以招撫河北傅亮可以經制
河東然所嘗論潛善綱頗難之一日遇潛善欵語曰今當
艱難之秋負天下重責而四方士大夫號召未有來者前
日議置河北宣撫司獨一張所可用又以狂妄有言得罪
如所之罪孰謂不宜第今日事迫不得不試用之如用以
爲臺諫處要地則不可使之借官爲招撫冐死立功以贖
過似無嫌潛善欣然許之乃薦之於上借所通直郎直龍
圖閣亮河北招撫使以亮爲河東經制副使而以觀察使

王𤫩爲使未半月上忽降手詔欲廵幸東南綱因具劄子
極論不可且言自古中興之主起於西北則足以據中原
而有東南漢光武唐肅宗是也起於東南則不足以復中
原而有西北晉元帝是也今者自冬徂春兩河措畫就緒
即宜還駕汴都矣既而上許幸南陽而潛善伯彦又陰勸
之乃遷綱尚書左僕射除潛善右僕射既命兩相則潛善
顯沮張所而罷傅亮綱要身極論且言潛善伯彦始極力
以沮張所又極力以沮傅亮力沮二人乃所以沮臣使不
得安其職臣每鑒靖康大臣不和之失凡事未嘗不與潛
善伯彦商議而後行不謂二人設心如此乃力請求去翌

日降麻除綱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自綱罷張
所以罪去傅亮以母病辭歸招撫經制二司皆廢車駕遂
東幸兩河郡縣相繼淪陷凡綱規畫軍民之制一切廢罷
金人攻京東西殘毀關輔而中原盜賊蠭起矣紹興四年
冬金人及僞齊來攻綱具防禦三策謂僞齊悉兵南下境
内必虛倘出其不意電發霆擊擣頴昌以臨畿甸彼必震
懼還救五年詔問攻戰守備之方綱奏言議者謂敵馬既
退當遂用兵爲大舉之計臣竊以爲不然生理未固而欲
浪戰僥倖非致勝之術也夫萬乘所居必擇形勝然後能
制服中外以圖事業建康昔號帝王之宅今舊都未復莫

若且於建康駐蹕大槩近年閒暇則以和議爲得計而以
治兵爲失策倉卒則以退避爲愛君而以進禦爲誤國上
下偷安不爲長久之計天步艱難職此之由九年除知潭
州荆湖南路安撫大使綱具奏力辭次年薨年五十八綱
負天下之望以一身用舍爲社稷生民安危雖身或不用
用有不久而其忠誠義氣凛然動乎遠邇每宋使至燕山
必問李綱趙鼎安否其爲遠人所畏服如此

种師道少從張載學以廕補知懷德軍夏國使焦彦堅來
欲得故地師道曰如言故地當以漢唐爲正則君家疆土
益蹙矣童貫謀伐燕使師道盡護諸將師道諫曰今日之

壘營如盜入鄰家不能救又乘之而分其室焉無乃不可乎貫不聽既次白溝遼使來請曰女眞之叛本朝亦南朝之所甚惡也今射一時之利棄百年之好結豺狼之鄰基他日之禍謂爲得計可乎救灾恤鄰古今通義惟大國圖之貫不能對師道復諫安許之又不聽責爲右衛將軍致仕而用劉延慶代師道金人南下復加京畿河北制置使時師道方居南山豹林谷聞命即東至洛陽聞斡離不巳屯城下或止勿行師道曰吾兵少若遲廻不進形見情露祇取辱焉即揭牓沿道言种少保領西兵百萬來遂趨汴水徑逼敵營金人懼徙砦稍北增壘自衛時師道春秋高

天下稱爲老种欽宗聞其至喜甚入見問曰今日之事卿意如何對曰女眞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人境而能善其歸乎帝曰業已講好矣拜檢校少傅同知樞密京畿兩河宣撫使京城自受圍以來諸門盡閉師道請啓西南壁聽民如常出入又請緩給金幣使彼惰歸扼而殲諸河執政不可金師退乃罷爲中太一宮使御史中丞許翰以爲不安解師道兵柄上曰師道老矣及翰見師道於殿門外復上奏謂師道智慮未衰於是加進太尉爲河北河東宣撫使屯滑州師道請合關河卒屯滄衛孟滑備金兵再至朝論以大敵甫退不安勞師示弱格不用既而太原陷又使巡邊次河陽亟上疏請幸長安以避敵鋒大臣復以爲怯復召還既至病不能見遂卒年六十七及京城失守帝拊膺曰不用師道之言故至於此李生曰哀哉庸主之難扶也

趙鼎

趙鼎聞喜人登進士第擢爲開封士曹京師失守二帝北行金人議立張邦昌鼎與胡寅張浚逃太學中不書議狀高宗幸建康詔羣臣具條防秋事宜鼎言宜以六宮所止爲行宮車駕所止爲行在使敵莫測巡幸之所上納之遷殿中侍御史御史中丞拜參知政事宰相朱勝非忌鼎除

鼎知樞密院川陝宣撫使時人士皆惜其去會邊報沓至鼎朝辭上曰卿其可遠去當遂相卿九月拜尚書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制下朝士相慶時劉豫子麟與金人合兵大入舉朝震恐鼎獨論戰禦之計上曰朕當親總六師臨江決戰鼎喜曰累年退怯敵志益驕今聖斷親征成功可必也於是詔張浚以所部援韓世忠而命劉光世移軍建康且促世忠進兵世忠至楊州大破金人於大儀鎮金人遁去上謂鼎曰近將士致勇争先諸路守臣翕然自效乃朕用卿之力也五年上還臨安以鼎守左僕射知樞密院事張浚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未幾劉豫

復遣子麟猊、分路入寇、鼎移書浚、欲令張俊、與楊沂中、合兵剿敵、於是俊進一軍至藕塘、與猊戰大破之、鼎又命沂中趨合肥、以援劉光世、光世時已棄廬州、回江北矣、浚以書告鼎、鼎白上、詔浚有不用命者聽以軍法從事、光世乃大駭、復進至肥河、與麟戰破之、麟猊遂拔柵遁去、後浚遣呂祉入奏事、鼎見祉所言誇大、毋裁抑之、帝謂鼎曰、他日使浚與卿不和者呂祉也、浚後因論事意侵鼎、因求去、出知紹興府、七年、浚以王德爲都統、酈瓊副之、並聽參謀兵部尚書呂祉節制、瓊與德有宿怨、訴於祉、不得直、執祉以全軍降僞齊、浚乃引咎去位、復召鼎入對、拜尚書左僕射、

上曰、浚罪當遠竄、鼎謂浚罪不過失策耳、凡人計慮、豈不欲萬全、儻因一失便寘之死地、後有奇謀秘計、誰敢復言者、此事自關朝廷、非獨私浚也、上意乃解、遂以散官分司、居永州、鼎既再相、或議其無所施設、鼎聞之曰、今日之事、如人患羸、當靜以養之、若復加攻砭、必傷元氣矣、然鼎嘗闢和議、素與秦檜不合、及鼎以爭他事拂上意、檜乘間擠鼎、乃復出鼎知紹興府、檜徙餞鼎行、鼎不爲禮、檜益憾之、至是又徙鼎知泉州、又諷謝祖信論鼎嘗受張邦昌僞命、御史中丞王次翁復論鼎治郡廢弛、遂奪節提舉洞霄宮、鼎自泉州歸、不恩杜門謝客、仍復上書言時政、檜恐其復

用、諷次翁又論其嘗乾沒都督府錢十七萬緡、謫居興化軍、移漳州、又責清遠軍節度副使潮州安置、在潮五年、始杜門謝客、不談時事、然亦晚矣、中丞詹大方誣其賄屬潮守、故放編置人、復移吉陽軍、鼎因表謝上曰、白首何歸、悵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鼎此表實禍胎也、檜見之、果恨曰、此老倔强猶昔、鼎子汾乞侍行、鼎語之曰、紹聖初、呂微仲謫嶺南、惟一子景山同行、呂顧其子泣曰、吾老矣、汝何罪、乃同死瘴鄉耶、不若我先死、使汝護喪而歸、猶有後也、微仲大防字、鼎在吉陽三年、門人故吏皆不敢通問、惟廣西帥張宗元時饋醪米、檜知之、令本軍月具

存亡申報、鼎遂不食而死、先遣人語其子汾曰、檜必欲殺我、我死汝曹無患矣、自書墓中石、記鄉里及除拜歲月、又書銘旌云、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時紹興十七年也、天下聞而悲之、明年得旨歸葬、汾護喪歸葬衢州、守臣章傑知中外士大夫是日皆携酒來會葬、陰遣縣尉翁蒙之以搜私釀爲名、欲馳往掩取之以爲奇貨、而不知蒙之固正人也、蒙之急書片紙走僕自後垣出、密以告汾、令盡焚篋中書、以及弓刀之屬、比官兵至搜索、悉無所得、鼎之一家、賴以紓禍、蒙之力也、孝宗即位、謚忠簡、鼎有擬奏表疏雜詩文二百餘篇、號得全集行于世、李生曰、趙得

全卒不得全何其愚也又曰守臣枉出奇計縣尉自有蒙之人生品格已就豈在官爵崇卑

陳亮　五十五歲始登第

陳亮字同父永康人生而目光有芒爲人才氣超邁喜談兵論議風生下筆數千言立就嘗著酌古論郡守周葵得之曰他日國士也及葵執政朝士白事必指令揖亮因得交一時豪俊隆興初與金人約和天下欣然幸得蘇息獨亮持不可因上中興五論奏入不報亮圜視錢塘喟然嘆曰城可灌爾蓋以地下於西湖也淳熙五年孝宗即位又十七年矣亮更名同復詣闕上書書奏孝宗赫然震動欲

膀朝堂用种放故事召令上殿將擢用之左右大臣惡其直言遂有都堂審察之命亮待命十日再詣闕上書帝欲官之亮笑曰吾欲爲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以博一官乎遂渡江而歸日與邑之狂士飲醉中戲爲大言有欲中亮者以其侍郎何澹澹嘗爲考試官黜亮亮不平語數侵澹澹聞而嗛之即繳狀以聞事下大理笞掠亮無完膚孝宗知爲亮及奏入取旨帝曰秀才醉後妄言何罪之有劃其牘於地亮遂得免居無何亮家僮殺人適被殺者嘗辱亮父其家疑事由亮聞於官乃囚亮父於州獄而屬臺官論亮情重下大理時丞相王淮知帝欲生亮而

卒棄疾羅點素高亮才援之尤力復得不死亮自以屢遭大獄歸家讀書所學益博嘗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杪忽較禮於分寸以積累爲工以涵養爲正睟面盎背則於諸儒誠有愧焉至於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風雨雷雲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現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自謂差有一日之長亮意蓋指朱熹呂祖謙等云是時熹與亮往復論王霸之辨葉適曰同甫既脩皇帝王霸之學上下三千餘年考其合散發其秘藏見聖賢之精微常流行於事物儒者失其指故不足以開物成務其說皆今人所未講朱元晦意有不與

而不能奪也於時鄉人宴會多末胡椒置羹胾中以爲敬同坐者歸而暴死曰陳上舍使殺我縣令王恬實其事臺官諭監司選酷吏訊問無所得取入大理衆意必死少卿鄭汝諧閱其單辭大異曰此天下奇材也力言於光宗遂得免未幾光宗策進士問以禮樂政刑之要亮以君道師道對時光宗不朝重華宮羣臣更進迭諫皆不聽得亮策乃大喜以爲善處父子之間奏名第三御筆擢第一既知爲亮則大喜孝宗在南內寧宗在東宮聞之皆喜授僉書建康府判官廳公事未至官一夕卒年五十五亮志存經濟重許可人人見其肺肝雖爲布衣薦士恐弗及家僮中

產嶠人寒士衣食之父不衰卒之後葉適請於朝命補一子官非故典也李卓吾曰終始知公者葉雖與文公游文公不知也乃鄰守周葵早歲便知亮異哉堂堂朱夫子反以章句繩亮能豪目亮悲夫士唯患不能豪耳有能有豪而後眞精細出矣不然皆假也

虞允文

虞允文隆州人登進士第金主亮脩汴允文言金必敗盟兵出有五道願詔大臣豫思備禦時三十年正月也十月借工部尚書充賀正使與館伴賓射一發破的衆驚異之允文還奏言淮海備禦尤急金果使王全高景山來欲得

淮南地於是遣成閔爲京湖制置使將禁衛五萬禦襄漢上流允文曰兵來不除道敵爲虛聲以分我兵成其出淮奸謀爾不聽卒遣閔允文復語宰臣陳康伯曰閔軍約程在江池宜令到池者駐池到江者駐江若敵兵出上流則京湖之軍捍於前江池之軍援於後若出淮西則池州軍出巢縣江州軍出無爲是一軍而兩用也康伯然其說而閔軍竟屯武昌時金主將兵百萬自渦口渡淮先是劉錡措置淮東王權措置淮西至是權首棄廬州錡亦回楊州中外震恐上欲航海陳康伯力贊親征是月權又自和州遁歸錡回鎮江金悉大軍臨釆石朝命成閔代錡李顯忠代權又命允文趣顯忠交權軍且犒師允文至釆石權巳去顯忠未來敵騎充斥我師三五星散解鞍束甲坐道旁允文謂坐待顯忠則誤國事遂立招諸將勉之曰金帛告命皆在此以待有功衆曰旣有主請死戰允文至江見江北巳築高臺對植絳旗繡旗中建黃屋金主亮踞坐其下時金兵號百萬實四十萬馬倍之我軍一萬八千允文乃命諸軍列大陣不動分戈船爲五其二並東西岸行一駐中流藏精兵代戰二藏小港備不測部分甫畢敵巳大呼亮操小紅旗麾數百艘絕江而來瞬息抵南岸者七十艘直薄我軍軍小卻允文入陣撫時俊之背曰汝膽略聞四

方立陣後則兒女子爾俊即揮雙刀出士殊死戰中流官軍亦以海鰌船衝敵舟皆平沉敵半死半戰日暮未退會有潰卒自光州至允文授以旗鼓從山後轉出敵疑救兵始退因命勁弓尾擊追射大敗之允文乃犒將士謂之曰敵今敗明必復來夜半部分諸將分海船縋上流別遣兵截楊林口明日敵果至因夾擊之復大戰焚其舟三百始遁去再以捷聞既而敵趨瓜州顯忠至允文語之曰敵犯瓜州京口無備我當往顯忠乃分軍萬六千允文至京口敵屯重兵滁和造三牐儲水深數尺塞瓜州時楊存中成閔邵宏淵諸軍皆聚京口惟海鰌船不滿百戈船半之允

文謂遇風、則使戰船、無風、則使戰艦、數少恐不足用、遂聚材治鐵、改修馬船爲戰艦、命張深守滁河口、扼大江之衝、以苗定駐下蜀爲援、庚寅、亮至瓜州、允文與存中臨江按試、命戰士踏車船、中流上下、三周金山、回轉如飛、敵持滿以待、相顧駭愕、未幾亮爲其下所殺、奏聞、召入對、上慰藉嘉嘆、謂陳俊卿曰、虞允文朕之裴度也、孝宗受禪、朝臣有言西事者、謂官軍進討、東不可過寶雞、北不可過德順、且欲用忠義人守新復州郡、官軍退守蜀口、蓋用參知政事史浩議、欲盡棄陝西也、允文疏言、恢復莫先於陝西、陝西五路、新復州縣、又係於德順之存亡、一旦棄之、則窺蜀之路愈多、西和階成、利害至重、前後凡十五疏、不報、隆興元年入對、除兵部尚書、湖北京西制置使、湯思退又欲棄唐鄧海泗、允文五上疏力爭、思退竟決和議、割唐鄧、二年、金兵復至、思退貶、上悔不用允文言、陳俊卿亦薦允文堪大用、乾道元年、拜參知政事、兼知樞密院事、是秋、金遣完顏仲有所議、偃蹇不敬、允文請斬之、廷有異論不果、五年、拜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多薦知名士、如洪适汪應辰胡銓周必大王十朋趙汝愚晁公武李燾其尤也、詔以范成大爲祈請使、爲陵寢故、諜報金人欲以三十萬騎、奉遷陵寢來歸、中外洶洶、允文謂金方懲亮、決不輕動、不過以虛聲撼我耳、敵卒無他、會慶節、金使烏林荅天錫入見、驕倨甚、固請上降榻問金主起居、侍臣錯愕失措、允文請大駕還內、諭之曰、大駕既興、使人來日隨班上壽、金使慚而退、八年、允文舉梁克家自代、上不聽、御史蕭之敏劾允文、上過德壽宮、太上曰、采石之功、之敏在何許、上爲出之敏、且書扇製詩以留之、允文力求去、授四川宣撫使、淳熙元年卒、允文姿格偉長、慷慨磊落有大志、而言動有度、早以文學致身臺閣、晚際時艱、出入將相垂二十年、

藏書名臣傳卷十六終

富國名臣總論

卓吾曰史遷傳貨殖則羞賤貧書平準則厭功利利固有國者之所諱與然則太公之九府管子之輕重非歟夫有國之用與士庶之用孰大有國者之貧與士庶之貧孰急漢自高帝圍于冒頓高后辱於嫚書文景困於中行說堂堂天朝犬戎侮之至妻以公主而納之財猶且不得免也烽火通甘泉邊城晝警入粟塞下募民徙邊積穀屯田殆無虚歲矣武帝固大有爲不世出之主也於此肯但已乎今夫富者力本業出粟帛以給公上貧者作什器出力役以佐國用助征戍是所益於國者大也獨有富商大賈羨

天子山海陂澤之利以自比於列侯都君而不以佐國家之急果何說乎設使國家無此固無損也夫有之未嘗益則無之自無損此桑弘羊均輸之法所以爲國家大業制四海安邊足用之本不可廢也且其初亦非有意盡奪之也既拜爵以勸之矣又大封賜卜式以誇耀風厲之矣而商賈終不聽也故重征商稅使之無利自止然後縣官自爲之耳又於京師置平準以平物價使之不至騰躍而後買賤賣貴者無所售其嬴利其勢自止不待刑驅而勢禁之也弘羊既有心計又能用人其所用者前有爵賞之勸後有誅罰之威是以銖兩之利盡入朝廷奸吏無所措其手足不待加賦而國用自足太倉甘泉一歲皆滿邊餘穀賞賜日以鉅萬皆取足大農大農財帛盈溢如故也武帝之雄才如何哉甚矣孝武之未可以輕議也宋之王安石吾不知何如人者乃亦欲效之可乎夫安石不知其才之不能而冒焉遂以天下之重自任議者不以其才之不足以生財而反咎其欲以奪民之財則其所見又在安石下矣夫安石之遇神宗猶夷吾之於齊商君之於秦也言聽而計從之矣然夷吾行之迨二百餘年以至威宣猶享其利商君相秦不過十年能使秦立致富强成帝業者乃安石欲益反損欲强反弱使神宗大有爲之志反成紛更不

振之弊胡爲也哉是非生財之罪也不知所以生財之罪也嗚呼桑弘羊者不可少也

藏書名臣傳卷十七

三富國名臣

李悝

李悝謂文侯曰、善平糴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熟、上熟其收自四、餘四百石、中熟自三、餘三百石、下熟自倍、餘百石、小饑則收百石、中饑七十石、大饑三十石、故上熟則上糴三而舍一、中熟則糴二、下熟則糴一、使民適足、價平則止、小饑則發小熟之所斂、中饑則發中熟之所斂、大饑則發大熟之所斂而糴、故雖遭饑饉水旱、糴不貴而民不散、取有餘而補不足也、行之魏國、國以富强

孔僅桑弘羊

漢以東郭咸陽孔僅爲大農、領鹽鐵事、桑弘羊以計算用事侍中、咸陽齊之大煮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致生累千金、故鄭當時進言之、弘羊、洛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孔僅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臧、宜屬少府、陛下弗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鬻鹽、官與牢盆、浮食奇民欲擅斡山海之貨、以致富羨、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敢私鑄鐵器鬻鹽者、釱左趾、沒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使屬在所縣、使僅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作官府、除故鹽鐵家富者爲吏、

元封元年、桑弘羊爲治粟都尉、領大農、盡代僅斡天下鹽鐵、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與爭、物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爲賦、而相灌輸、置平準於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則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躍、故抑天下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爲然而許之、於是天子北至朔方、東封泰山、巡海上、旁北邊以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弘羊

又請令民得入粟補吏、及罪以贖、令民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復終身、不復告緡、他郡各輸急處、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諸物、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弘羊賜爵左庶長、黃金百焉、

耿壽昌

耿壽昌、宣帝時爲大司農、五鳳中、奏言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又白增海租三倍、天子皆從其計、御史大夫蕭望之奏言往年加海

租魚不出、長老皆言武帝時、縣官嘗自漁、海魚不出、後復予民、魚乃出、今壽昌欲近糴漕關內之穀、築倉治船、費直二萬萬餘、有動衆之功、恐生旱氣、壽昌習於商功分銖之事、誠未足任、宜且如故、上不聽、漕事果便、壽昌遂白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糴、以利農、貴時減價而糴、名曰常平倉、民便之、上乃下詔賜壽昌爵關內侯

長孫平

長孫平、開皇五年奏立義倉法、令諸州百姓及軍人收穫之日、隨其所得、勸課出粟及麥、熟當社造倉窖貯之、若時或不熟、即以此谷賑給、自是諸州儲峙委積、

戴胄

戴胄、安陽人、性堅正、幹局明彊、善簿最、隋末為門下錄事、貞觀二年胄奏曰、隋開皇立制、天下之人節級輸粟、名曰社倉、終文皇代得免饑饉、宜令王公以下、爰及衆庶、計所墾田稼穡頃畝、每至秋熟、準其苗以理勸課、盡令出粟、稻麥之鄉、亦同此稅、各納所在、立為義倉、太宗從其議、七年卒、房玄齡、魏徵與胄善、每至生平故處、輒流涕、可以知其人矣、夫房魏知之、如嫓亦知之、至遺言請以選舉委胄、豈直能明刑善理財已乎

劉晏　妙人

劉晏字士安、曹州人、年七歲舉神童、授秘書省正字、寶應二年、遷吏部尚書平章事、領度支鹽鐵轉運租庸使、坐與中官程元振交通、元振得罪、晏罷為太子賓客、尋授御史大夫、領東都河南江淮山南等道轉運租庸鹽鐵使如故、兵戈之後、中外艱食、京師米斗至千、宮廚無兼時之積、禁軍乏食、畿縣百姓至挼穗以供之、晏受命以轉運為職、凡所經歷、盡得其利病之由、然畏為人牽制、乃以書遺宰相元載、載得書、即以漕事委晏、故晏得盡其才、歲輸始至、天子大悅、遣衛士以鼓吹迓東渭橋、又馳使勞之曰、卿、朕酇侯也、歲凡致四十萬斛、自是關中雖水旱、而物不翔貴、至

德初、第五琦於諸道榷鹽以助軍用、及晏代其任、法益精密、初歲入錢六十萬貫、季年所入逾十倍、而人無厭苦、累遷吏部尚書、知三銓選事、尚書左僕射、晏所置諸道租庸使、皆慎簡臺閣士以充之、時經費不足、停天下摒官、獨租庸補署至數百人、皆新進銳敏、盡當時之選、趣督倚辦、故能成功、雖權貴干請、欲假職仕者、晏皆厚以稟入奉之、而不使親事、是以人人勸職、嘗言士有爵祿、則名重於利、吏無榮進、則利重於名、故檢劾出納、一委士人、吏惟奉行文書而已、所任者雖數千里外、奉教令如目前、頻伸諧戲不敢隱、惟晏能行之、他人不能也、京師鹽暴貴、詔取三萬斛

以贍關中、自楊州四旬至都、人以爲神、至湖嶠荒險去處、所出貨、皆賤弱、不償所轉、晏悉儲淮楚間貿銅、易薪、歲鑄緡錢十餘萬、其措置纖悉如此、諸道巡院、皆募駛足、置驛相望、四方貨殖低昂、及他利害、雖甚遠、不數日卽知、是以能權萬貨重輕、使天下無甚貴賤、而物常平、自言如見錢流地上、每朝謁、馬上以鞭算、質明視事、至夜分止、雖休澣不廢、所居修行里、粗樸庳陋、飲食儉約、室無媵婢、然任職久、勢軋宰相、要官華使、多出其門、四方名士無不至、其有口舌者、率以官爵名利啖之、使不得有所訾短、故議者頗言晏任數固恩、而不知欲以行其志也、始楊炎爲吏部侍

郎、晏爲尚書、盛氣不相下、晏治元載罪、而炎坐貶、及炎執政、銜之、先是代宗寵獨孤妃、而愛其子韓王、宦人劉清潭等、請立妃爲后、且言韓王數有符異、時有妄言晏與其謀者、至是炎見帝泣曰、黎幹劉晏搖動社稷、賴祖宗神靈、先帝與陛下、不爲賊臣所間、今幹伏辜、而晏猶在職、宰相不能正其罪、法當死、崔祐甫曰、陛下已廓然大赦、不當復究飛語、致人於罪、朱泚崔寧亦力救解、故晏止罷使、貶忠州刺史、炎知庾準與晏素憾、擢準爲荆南節度使、以相司察、準卽奏晏與朱泚書、語言怨望、又蒐卒擅取官物、脅詔使、誅作亂、炎證成之、建中元年、詔中人賜晏死、家屬徙嶺表、

坐累者數十人、簿錄其家、唯雜書兩乘、米麥數斛而已、淄青節度使李正已表言誅晏太暴、不加驗實、先誅後詔、致天下駭惋、請還其妻子、不報、晏歿二十年、韓洄元琇裴腆李衡包佶盧徵李若初繼掌財利、有名於時、皆晏所辟用也、陳諫以晏爲管蕭之亞、嘗曰、開元天寶間、天下戶千萬、至德後殘於大兵、十耗其九、至晏充使、戶不足二百萬、晏察州縣災害、蠲除振救、不使流離死亡、初州縣取富人督漕輓、謂之船頭、主郵遞、謂之捉驛、稅外橫取、謂之白著、人不堪命、皆去爲盜、晏始以官船漕、而吏主驛事、罷無名之斂、正鹽官法、以裨用度、晏之意曰、王者愛人、不在賜與、當

使之耕耘織紝、常歲平歛之、荒年蠲救之、又時其緩急而先後之、每州縣荒歉有端、則計官所贏、先令蠲某物、貸某戶、民未及困、而奏報已行矣、蓋善治病者、不使至危憊、善救災者、不使至賑給、賑給少、則不足以活人、活人多、則國用闕、國用闕、則復重斂矣、死賑給多僥倖、吏下爲姦、彊得之多、弱得之少、雖刀鋸在前、不可禁也、是謂二害、災沴之鄉、所乏惟糧耳、他產固尚在也、賤以出之、易以雜貨、因人之力、轉於豐處、或官自用、則國計不乏、多出菽粟、恣之糶運、散入村閭、下戶力農、不能詣市、自然轉相沿逮、不待令驅之矣、是謂二勝、晏又以常平法、豐則貴取、饑則賤與、率

諸州米皆儲三百萬斛所謂有功於國者非邪

陳恕

陳恕南昌人遷河北東路營田制置使太宗召諭以農戰之旨恕對曰古者兵出於民無寇則耕寇至則戰今之戎士皆應募而致若使之耕兵禦寇耕時仍執耒服田萬一生變悔無及矣入拜鹽鐵使恕有心計釐去宿弊太宗深器之親題殿柱曰真鹽鐵陳恕恕將立茶法召茶商數十人俾各條利害恕閱之第爲三等曰下等滅裂無取上等取利太深但可行於商賈不可行於朝廷惟中等公私皆濟吾裁損之可以經久於是始爲三法行之遷禮部侍郎

真宗即位加戶部命條具中外錢穀以聞恕久不進帝屢趣之恕曰陛下富於春秋若知府庫充實恐生侈心真宗嘉之咸平五年知貢舉王曾其首也及廷試糊名與後中甲科遷尚書左丞權知開封府數月病劇表求館職真宗曰卿求可代者聽卿去是時寇準罷樞密使恕即薦準自代遂以準爲三司使恕爲集賢殿學士判院事準檢尋恕前後改革興立之事類爲冊及所出榜別用新板躬至恕第請判恕亦不讓一一判與之自是計使無不循其舊貫焉卒年五十九真宗悼惜錄其子執中爲太常恕前後掌利柄十餘年强力幹事胥吏畏服但不喜釋氏嘗請廢譯經院真宗曰三教之興其來已久前代欲毀之者多矣但存而不論可也

趙開

趙開安居人登進士第除成都路轉運判官元符至宣和所增鹽額列其次第謂之鼠尾帳揭示鄉戶歲時所當輸折料等實數俾人人具曉由是鄉胥不得隱匿貧富嘗言財利之源當出於一祖宗朝天下財計盡歸三司諸道利源各歸漕計故利害可以參究而無牽掣室礙之患因指陳榷茶買馬五害請依嘉祐故事盡罷榷茶榷茶未可遽罷亦宜併歸轉運司痛減額以蘇茶戶輕立價以惠茶

商如此私販必衰盜賊消弭本錢既常在而息錢自足朝廷是其言擢都大提舉川陝茶馬事使遂大更茶馬之法官買官賣茶並罷給茶引使茶商執引與茶戶自相貿易於是茶引收息至一百七十餘萬緡買馬乃踰二萬匹張浚以知樞密院宣撫川蜀知開善理財即承制以開兼宣撫處置使司隨軍轉運使專一總領四川財賦開見浚曰蜀之民力盡矣錙銖不可加獨榷貨稍存贏餘而貪猾認爲已有互相隱匿惟不恤怨詈斷而敢行庶可救一時之急浚乃大變酒法自成都始明年遂徧四路行其法又於秦州置錢引務興州鼓鑄銅錢官賣銀絹聽民以錢引或

銅錢買之、凡民錢當入官者、並聽用引折納、官支出亦如
之民私用引爲市、於一千并五百上、許從便增高其直、惟
不得減削、法既流通、民以爲便、初錢引兩料通行纔二百
五十萬有奇、至是添引至四千一百九十餘萬、人亦不厭
其多、價亦不削、宣司獲僞引三十萬、斬五十人、浚欲從有
司議、當以死、開白浚曰、相君誤矣、使引僞、加宣撫使印其
上、即爲真矣、黥其徒使冶幣、是相君一日獲三十萬之錢
而起五十人之死也、浚稱善、悉如開言、時浚荷重寄、治兵
秦川、經營兩河、旬犒月賞、期得士死力、費用不貲、盡取辦
於開、開悉知慮於食貨、算無遺策、雖支費不可計、而贏貲

若有餘、然吳玠爲四川宣撫副使、數以餉饋不繼訴于朝、
開乃自劾老憊乞去、朝廷不許、特置四川安撫制置大使、
命席益爲之、開復與席益不合而卒、宋室之不競、大抵若
此矣、

李生曰、使吳玠不譖殺曲端、不訴趙開、則其材豈非大將
之選哉、然則愛惜人才、固將相之急務與、

藏書名臣傳卷十七終

藏書名臣傳卷十八

四諷諫名臣

淳于髡

淳于髡、齊人也、博聞彊記、學無所主、其諫說、慕晏嬰之爲
人也、客有見髡於梁惠王、惠王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
無言也、惠王怪之、以讓客、客以謂髡、髡曰、固也、吾前見王、
王志在驅逐、後復見王、王志在音聲、吾是以默然、客具以
報王、王大駭、曰、嗟乎、淳于先生誠聖人也、前先生之來、人
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視、會先生至、後先生之來、人有獻
善謳者、寡人未及試、亦會先生至、寡人雖屏人、然私心在
彼、有之、後淳于髡見、壹語連三日三夜、太史公曰、孔子曰、

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
易以神化、春秋道義、故曰、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談言微中、
亦可以解紛、淳于髡者、齊之贅壻也、齊威王之時、喜隱、好
爲淫樂長夜之飲、諸侯並侵、國且危亡、左右莫敢諫、淳于
髡說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廷、三年不蜚又不鳴、
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飛冲天、不鳴則已、
一鳴驚人、於是朝羣臣、行誅賞、奮兵而出、諸侯振驚、皆還
齊侵地、威行三十六年、方威王之八年也、楚大發兵加齊、
王使髡之趙請救、齎金百斤、車馬十駟、髡仰天大笑、冠纓

索絶王曰先生豈有說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穰者操一豚蹄酒一盂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於是威王乃益齎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髡辭行至趙趙王與精兵一萬革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去威王大說置酒後宮召髡賜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髡對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髡帣鞴鞠䠐侍酒於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遊久不相見卒然相睹歡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為曹握手無罰目眙不禁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三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杯盤狼藉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薌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以髡為諸侯主客宗室置酒髡嘗在側

卓吾曰連縱之忽遽奪之至極而亂極而悲極而衰真令人悚灰也況正當威王厭悔時乎

優孟

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長八尺多辯嘗以談笑諷諫楚莊王之時有所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以露牀啗以棗脯馬病肥死使群臣喪之欲以棺槨大夫禮葬之左右爭之王曰有敢以馬諫者死優孟聞之入殿門仰天大哭王驚怪而問故優孟對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王曰何如對曰臣請以彫玉為棺文梓為槨楩楠豫章為題湊發甲卒為穿壙老弱負土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衛其後廟食太牢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是乎優孟曰請為大王六畜葬之以壠竈為槨銅歷為棺齎以薑棗薦以木蘭祭以粳稻衣以火光葬之於人腹腸於是王乃使以馬屬太官曰無令天下久聞也楚相孫叔敖知其賢人也善待之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居數年其子貧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之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即為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莊王置酒優孟前為壽莊王大驚以為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為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待三日而後為

相三月後優孟復來謂王曰婦言愼無爲楚相不足爲也如孫叔敖之爲楚相盡忠爲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爲吏身貪鄙者餘財不顧恥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賕枉法爲姦觸大罪身死而家滅貪吏安可爲也念爲廉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敢爲非廉吏又安可爲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爲也於是楚莊王謝優孟召孫叔敖子封之寢丘四百戶以奉其祀後至十世不絶

優旃

優旃者秦倡朱儒也善爲笑言合於大道秦始皇時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寒優旃見而哀之謂之曰汝欲休乎陛楯者皆曰幸甚優旃曰我卽呼汝汝疾應曰諾居有頃殿上上壽呼萬歲優旃臨檻大呼曰陛楯郎郎應曰諾優旃曰汝雖長何益幸雨立我雖短也幸休居於是始皇使陛楯者得半相代始皇議欲大苑囿東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優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始皇以故輟止二世立又欲漆其城優旃曰善主上雖無言臣固將請之漆城雖於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卽欲就之易爲漆耳顧難爲蔭室於是二世大笑而止居無何二世爲趙高所殺而優旃歸漢太史公曰淳于髡仰天大笑齊威王橫行優孟搖頭而歌負薪者以封優旃臨檻疾呼陛楯得以半更豈不亦偉哉楊愼曰太史公此贊滑稽語亦滑稽而予獨惜其不能亦滑稽以回漢武之怒也然則滑稽豈易哉余爲誰卓吾子

左師觸龍

趙孝成王新立太后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爲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彊諫太后明謂左右曰復言長安君爲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言願見太后太后盛氣而胥之入徐趨而坐自謝曰老臣病

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恕而恐太后體之有所苦也故願望見太后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食得毋衰乎曰恃粥耳曰老臣閒者殊不欲食乃彊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於身也太后曰老婦不能太后不和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憐愛之願得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宮昧死以聞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塡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爲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太后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愛子則爲之計深遠媼

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為之泣念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不思也祭祀則祝之曰必勿使反豈非計長久為子孫相繼為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王之子孫為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曰此其近者禍及其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為長安君之計短也故以為愛之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為長安君約

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子義聞之曰人主之子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持無功之尊無勞之奉而守金玉之重也而況於予乎

巖下貫珠

齊襄王立田單相之過菑水有老人涉菑而寒出不能行田單見其寒解裘而衣之襄王惡之曰田單之施將欲以取我國乎不早圖之恐後之左右顧無人巖下有貫珠者襄王呼而問之曰汝聞吾言乎對曰王不如因之以為己善也王嘉單之善下令曰寡人憂民之饑也單取而食之寡人憂民之寒也單解裘而衣之寡人憂勞百姓而單亦憂之稱寡人之意單有是善而王善之善單之善亦王之善已王曰善乃賜單牛酒嘉嘆其行後數日貫珠者復見王曰王至朝日宜召田單而揖之于廷口勞之乃布令求百姓之饑寒者收穀之因使人聽于閭里聞丈夫之相與語曰田單之愛人嗟乃王之教也

敬新磨

後唐莊宗獵于中牟踐蹂民田中牟令當馬而諫莊宗大怒令叱去斬之伶人敬新磨者率諸伶走追其令擒至馬前數而讓之曰汝為縣令獨不聞天子好田獵乎奈何縱民稼穡以供歲賦何不且饑餓汝民空此田地以待天子

馳逐也汝罪當死亟請行刑諸伶復共唱和於是莊宗大笑赦之

李卓吾曰伶人敬新磨與髡與朔何異使亞子略加之意能使亞子不復縱長夜之飲也烹阿而封即墨直反覆手耳然則善引君者曷嘗有一定之途轍哉俗儒之不可以事君斷斷乎其可知矣髡之語孟子曰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孟雖好辯欲以求勝孰知其不能得也哉

附錄

晏子

景公有馬其圉人殺之公怒援戈將自擊之晏子曰此不

知其罪而死，臣請爲君數之。公曰：諾。晏子舉戈臨之曰：汝爲吾君養馬而殺之，而罪當死。汝使吾君以馬之故殺圉人，而罪又當死。汝使吾君以馬故殺人，聞於四鄰諸侯，而罪又當死。公曰：夫子釋之，勿傷吾仁也。

師曠

晉平公問叔向曰：昔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識其君之力乎，其臣之力乎。叔向對曰：管仲善制割，隰朋善削縫，賓須無善純緣，桓公知衣而已，亦其臣之力也。師曠侍曰：臣請譬之以五味，管仲斷割之，隰朋煎熬之，賓須無齊和之，羹以熟矣，奉而進之，而君不食，誰能彊之，亦君之力也。

魏敬

秦王稱帝，魏王將往賀。魏敬謂魏王曰：以河內孰與梁重。王曰：梁重。曰：梁孰與身重。王曰：身重。曰：使秦求河內，則王與之乎。王曰：弗與也。魏敬曰：河內，三論之下也；身，三論之上也。秦索其下而王弗聽，索其上而王聽之，何也。王曰：甚然。乃輟行。

東方朔

武帝時，有殺上林鹿者，下有司收殺之。朔時在旁曰：是固當死者三：使陛下以鹿殺人，一當死；天下聞陛下重鹿賤人，二當死；匈奴有急，以鹿觸之，三當死。帝默然赦之。

簡雍

先主時天旱，禁私釀，吏於人家索得釀具，欲論罰。簡雍與先主遊，見男女行道，謂先主曰：彼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曰：何以知之。對曰：彼有其具。先主於是大笑而止。

諸葛瑾

諸葛瑾與權談說諫喻，未嘗切愕，微見風采，粗陳指歸，如有未合，則舍而及他，徐復託事造端，如物類相求，于是權意往往而釋。

李忠臣

辛京杲以私杖殺部曲，有司奏京杲罪當死，上將從之。李忠臣曰：京杲當死久矣。上問其故，忠臣曰：京杲諸父兄弟一門俱戰死，獨京杲至今日尚存，故臣以爲久當死。上惻然傷之，左遷京杲。

谷那律

高宗出獵遇雨，問谷那律曰：油衣若爲不漏。對曰：以瓦爲之則不漏。上因此不復出獵。

王方慶

王方慶居相位，以子爲眉州司士參軍。天后嘗問曰：君在相位，子何遠乎。對曰：廬陵是陛下愛子，今猶在遠，臣之子

焉敢相近世以比倉唐之對

藏書名臣傳卷十八 終

藏書名臣傳卷十九

五循良名臣

張釋之 納粟

張釋之字季，南陽堵陽人也。與兄仲同居，以貲爲騎郎，事文帝，十年不得調，亡所知名。釋之曰：「久宦減仲之產，不遂。」欲免歸。中郎將爰盎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徙釋之補謁者。釋之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毋甚高論，令今可行也。」於是釋之言秦漢之間事，秦所以失，漢所以興者。文帝稱善，拜釋之爲謁者僕射。從行，上登虎圈，問上林尉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欲以觀其能口對嚮應亡窮者。文帝曰：「吏不當如此邪？尉亡賴。」詔釋之拜嗇夫爲上林令。釋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爲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其敝徒文具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夷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爭口辯，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景響，舉錯不可不察也。」文帝曰：「善。」乃止不拜嗇夫。就車，召釋之驂乘，徐行，問釋

之秦之敝，具以質言。至宮，拜釋之為公車令。頃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於是釋之追止太子梁王，毋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薄太后聞之，文帝免冠謝曰：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文帝繇是奇釋之，拜為中大夫。頃之，至中郎將。從行至霸陵，上居外臨廁。時慎夫人從，上指視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意慘悽悲懷，顧謂群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椁，用紵絮斮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前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亡可欲，雖亡石椁，又何戚焉？文帝稱善。

其後拜釋之為廷尉。頃之，上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出，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之，屬廷尉。釋之治問，曰：縣人來，聞蹕，匿橋下。久，以為行已過，既出，見車騎，即走耳。釋之奏當：此人犯蹕，當罰金。上怒曰：此人親驚吾馬，馬賴和柔，令它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天下用法皆為之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唯陛下察之。上曰：廷尉當是也。其後人有盜高廟座前玉環，得，文帝怒，下廷尉治。廷尉案盜宗廟服御物者為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亡道，乃盜先帝器！吾屬廷尉者，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然以逆順為差。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陛下且何以加其法乎？文帝與太后言之，乃許廷尉當。是時，中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恬開見釋之持議平，乃結為親友。張廷尉繇此天下稱之。文帝崩，景帝立，釋之恐，稱疾。欲免去，懼大誅至；欲見，則未知何如。用王生計，卒見謝，景帝不過也。王生者，善為黃老言，處士也。嘗召居廷中，公卿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韈解。顧謂釋之：為我結韈！釋之跪而結

之。既已，人或讓王生：獨奈何廷辱張廷尉？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亡益於張廷尉。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使結韈，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釋之。釋之事景帝歲餘，為淮南相，猶尚以前過也。年老病卒。其子摯，字長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當世，故終身不仕。

文翁　吏員

文翁，廬江舒人也。少好學，通春秋，以郡縣吏察舉。景帝末，為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辟陋，有蠻夷風，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減省少府用度，買刀布

㱿物齋計吏以遺博士數歲蜀生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為右職用次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起學官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為學官弟子為除更繇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為孝弟力田常選學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使傳教令出入閨閤縣邑吏民見而榮之數年爭欲為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繇是大化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至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為之始云文翁終於蜀吏民為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絕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

路溫舒　牧羊兒獄小吏

路溫舒字長君鉅鹿東里人也父為里監門使溫舒牧羊溫舒取澤中蒲截以為牒編用寫書稍習善求為獄小吏因學律令轉為獄史縣中疑事皆問焉太守行縣見而異之署決曹史又受春秋通大義舉孝廉為山邑丞（本旨馬獄史反為）宣帝初即位溫舒上書言宜尚德緩刑（獄然則人又不得一冊哉）其辭曰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遏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胸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也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飢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敺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傷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練而周內之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衆

文致之罪明也故俗語曰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上善其言久之遷臨淮太守治有異迹卒於官溫舒從祖父受歷數天文以為漢厄三七之間上封事以豫戒成帝時谷永亦言如此及王莽篡位欲章代漢之符著其語焉溫舒子及孫皆至牧守大官循良之報也

兒寬

兒寬千乘人也治尚書事歐陽生以郡國選詣博士受業孔安國貧無資用常為弟子都養時行賃作帶經而鉏休息輒讀誦其精如此以射策為掌故功次補廷尉文學卒

史寬爲人溫良、有廉知自將、善屬文、然懦於武、口弗能發明也、時張湯爲廷尉、廷尉府盡用文史法律之吏、而寬以儒生在其間、見謂不習事、不署曹、除爲從史之北地視畜數年、還至府、上畜簿、會廷尉時有疑奏、已再見卻矣、掾史莫知所爲、寬爲言其意、掾史因使寬爲奏、奏成、讀之皆服、以白廷尉湯、湯大驚、召寬與語、乃奇其材、以爲掾、上寬所作奏、即時得可、異日湯見上、問曰、前奏非俗吏所及、誰爲之者、湯言兒寬、上曰、吾固聞之久矣、湯由是鄉學、以寬爲奏讞掾、以古法義決疑獄、甚重之、及湯爲御史大夫、以寬爲掾、舉侍御史、見上語經學、上說之、從問尚書一篇、擢爲

中大夫、遷左內史、寬既治民、勸農業、緩刑罰、理獄訟、卑體下士、務在於得人心、擇用仁厚士、推情與下、不求名聲、吏民大信愛之、寬表奏開六輔渠、定水令以廣溉田、收租稅時裁闊狹、與民相假貸、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以負租課殿、當免、民聞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繈屬不絕、課更以最、上由此愈奇寬、及議欲放古巡狩封禪之事、諸儒對者五十餘人、未能有所定、先是司馬相如病死、有遺書、頌功德、言符瑞、足以封泰山、上奇其書、以問寬、寬對曰、陛下躬發聖德、統楫羣元、宗祀天地、薦禮百神、精神所鄉、徵兆必報、天地並應、符瑞昭明、其封泰山、禪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盛節也、然享薦之義、不著于經、以爲封禪告成、合袪於天地神祇、祗戒精專以接神明、總百官之職、各稱其宜、而爲之節文、唯聖主所由、制定其當、非羣臣之所能列、今將舉大事、優游數年、使羣臣得人自盡、終莫能成、唯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以順成天慶、不亦可乎、上然之、乃自行儀、采儒術以文焉、既成、將用事、拜寬爲御史大夫、從東封泰山、還登明堂、寬奉觴再拜、上千萬歲壽、制曰、敬舉君之觴、初梁相褚大通五經、爲博士、時寬爲弟子、及御史大夫缺、徵褚大、大自以爲得御史大夫、至洛陽、聞兒寬爲之、褚大笑、及至與

寬議封禪於上前、大不能及、退而服曰、上誠知人、

杜延年 ●

杜延年、字幼公、昭帝初立、大將軍霍光秉政、以延年三公子、吏材有餘、補軍司空、始元四年、益州蠻夷反、延年以校尉將南陽士擊益州、還爲諫大夫、左將軍上官桀父子與蓋主燕王謀爲逆亂、假稻田使者燕倉知其謀、以告大司農楊敞、敞惶懼、移病、以語延年、延年以聞、桀等伏辜、延年封爲建平侯、延年本大將軍霍光吏、首發大姦、有忠節、由是擢爲太僕右曹給事中、光持刑罰嚴、延年輔之以寬、治燕王獄時、御史大夫桑弘羊子遷亡[illegible]故吏侯史吳、後

遷掮得伏法、會赦、侯史吳自出繫獄、廷尉王平與少府徐
仁雜治反事、皆以爲桑遷坐父謀反、而侯史吳藏之、非匿
反者、乃匿爲隨者也、卽以赦令除吳罪、後侍御史治實、以
桑遷通經術、知父謀反而不諫爭、與反者身無異、侯史吳
故三百石吏、首匿遷、不與庶人匿隨從者等、吳不得赦、奏
請覆治、劾廷尉少府縱反者、少府徐仁、卽丞相車千秋女
壻也、故千秋數爲侯史吳言、恐光不聽、千秋卽召中二千
石博士會公車門、議問吳法、議者知大將軍指、皆執吳爲
不道、明日、千秋封上衆議、光于是以千秋擅召中二千石
以下、外內異言、遂下廷尉平少府仁獄、朝廷皆恐丞相坐

之、延年乃奏記光、爭以爲吏縱罪人有常法、今更詆吳爲
不道、恐于法深、又丞相素無所守持、而爲好言于下、盡其
素行也、至擅召中二千石甚無狀、延年愚以爲丞相久故
及先帝用事、非有大故、不可棄也、間者民頗言獄深、吏爲
峻詆、今丞相所議、又獄事也、如是以及丞相、恐不合衆心、
羣下讙譁、庶人私議流言四布、延年竊重將軍失此名于
天下也、光以廷尉少府、弄法輕重、皆論棄市、而不以及丞
相、終與相竟、延年論議持平、合和朝廷、皆此類也、見國家
承武帝奢侈師旅之後、數爲大將軍光言、年歲比不登、流
民未盡還、宜修孝文時政、示以儉約寬和、順天心、說民意、

年歲宜應、光納其言、舉賢良、議罷酒榷鹽鐵、皆自延年發、
之、吏民上書言便宜、有異、輒下延年平處復奏、言可官試
者、至爲縣令、或丞相御史除用、滿歲以狀聞、或抵其罪法、
常與兩府及廷尉分章、昭帝崩、昌邑王卽位廢、大將軍光
車騎將軍張安世、與大臣議所立、時宣帝養于掖廷、號皇
曾孫、與延年中子佗相愛善、延年知曾孫德美、勸光安世
立焉、宣帝卽位、褒賞大臣、延年以定策安宗廟、益戶二千
三百、與始封所食邑凡四千三百戶、延年爲人安和、備于
諸事、久典朝政、上任信之、出卽奉駕、入給事中、居九卿位
十餘年、賞賜賂遺、貲數千萬、霍光薨後、子禹與宗族謀反

誅、上以延年霍氏舊人、欲退之、延年坐免官、削戶二千、五
鳳中、徵入爲御史大夫、延年居父官府、不敢當舊位、坐臥
皆易其處、是時四夷和、海內平、延年視事三歲、以老病乞
骸骨、天子優之、使光祿大夫持節賜延年黃金百斤、牛酒
加致醫藥、延年遂稱病篤、賜安車駟馬、罷就第、後數月薨、
謚曰敬侯、子緩嗣、拜爲太常、治諸陵縣、每冬月、封具獄日
常去酒省食、元帝初卽位、穀貴民流、永光中西羌反、緩輒
上書入錢穀以助用、前後數百萬、緩六弟五人至大官、少
弟熊歷五郡二千石、三州牧刺史、有能名、唯中弟欽官不
至、而最知名、欽字子夏、少好經書、而目偏盲、故不好爲吏、

茂陵杜鄴與欽同姓字俱以材能稱京師故衣冠謂欽為
盲杜子夏以相別欽惡以疾見詆乃為小冠高廣財二寸
由是京師更謂欽為小冠杜子夏而鄴為大冠杜子夏云
時帝舅大將軍王鳳以外戚輔政求賢智自助鳳深知欽
能奏請欽為大將軍軍武庫令職閒無事欽所好也欽為
人深博有謀國家有大政鳳輒與欽慮之數稱達名士王
駿章安世王延世等救解馮野王王尊胡常之罪過及繼
功臣絕世鎮撫四夷當世善政多出于欽者見鳳專政泰
重亦將戒諭響曉之頃因日食京兆尹王章上封事求見
果言鳳專權蔽主宜廢勿用以應天變于是天子感寤召

見章與議欲退鳳鳳甚憂懼欽令鳳上疏謝罪乞骸骨文
指甚哀太后涕泣為不食上少而親倚鳳亦不忍逮廢鳳
乃復起鳳就位鳳既復視事上令尚書劾奏京兆尹章章
死詔獄章既死眾庶冤之以譏朝廷欽欲救其過復說鳳
宜因章事舉直言極諫並見郎從官展盡其意加于往前
以明示四方使天下咸知主上聖明不以言罪下也若此
則流言消釋疑惑著明鳳白行其策欽之補過將美皆此
類爾

朱邑

朱邑字仲卿廬江舒人也少時為舒桐鄉嗇夫廉平不苛
以愛利為行未嘗笞辱人存問耆老孤寡遇之有恩所部
吏民愛敬焉遷補太守卒史舉賢良為大司農丞遷北海
太守以治行第一入為大司農為人惇厚篤於故舊然性
公正不可交以私天子器之是時張敞為膠東相與邑書
曰明主游心太古廣延茂士此誠忠臣竭思之時也直敞
遠守劇郡馭於繩墨匈臆約結固亡奇也雖有亦安所施
足下以清明之德掌周稷之業猶飢者甘糟糠穰歲餘粱
肉何則有無之勢異也昔陳平雖賢須魏倩而後進韓信
雖奇賴蕭公而後信故事各達其時之英俊若必伊尹呂
望而後薦之則此人不因足下而進矣邑感敞言貢薦賢

士大夫多得其助者身為列卿居處儉節祿賜以共九族
鄉黨家亡餘財神爵元年卒天子閔惜下詔稱揚曰大司
農邑廉潔守節退食自公亡彊外之交束修之餽可謂淑
人君子遭離凶災朕甚閔之其賜邑子黃金百斤以奉其
祭祀初邑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為桐鄉吏其民愛我必
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及死其子葬之
桐鄉西郭外民果然共為邑起冢立祠歲時祠祭至今不
絕

于公于定國　獄吏

于定國字曼倩東海郯人也其父于公為縣獄史郡決曹

決獄平羅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恨郡中爲之生立祠號曰于公祠東海有孝婦少寡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謂鄰人曰孝婦事我勤苦哀其亡子守寡我老久累少壯奈何其後姑自經死姑女告吏婦殺我母吏捕孝婦孝婦辭不殺姑吏驗治孝婦自誣服具獄上府于公以爲此婦養姑十餘年以孝聞必不殺也太守不聽于公爭之弗能得乃抱其具獄哭于府上因辭疾去太守竟論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卜筮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彊斷之咎黨在是乎于是太守殺牛自祭孝婦冢因表其墓天立大雨歲孰郡中以此大敬重于公

定國少學法于父父死後定國亦爲獄史郡決曹補廷尉史以選與御史中丞從事治反者獄以材高舉侍御史遷御史中丞會昭帝崩昌邑王徵即位行淫亂定國上書諫後王廢宣帝立大將軍光條奏羣臣諫昌邑王者皆超遷定國于是爲光祿大夫平尚書事甚見任用數年遷水衡都尉超爲廷尉定國乃迎師學春秋身執經北面備弟子禮爲人謙恭尤重經術士雖卑賤徒步往過定國皆與鈞禮其決疑平法務在哀鰥寡罪疑從輕加審慎之心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爲廷尉民自以不冤定國食酒至數石不亂冬月治請讞飲酒益精明爲廷尉十八歲遷御史大夫甘露中代黃霸爲丞相封西平侯三年宣帝崩元帝立以定國任職舊臣敬重之年七十餘薨於家子永嗣以列侯爲散騎光祿勳至御史大夫永少耆酒多過失年三十乃折節修行定國死居喪如禮以孝著聞始定國父于公其閭門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謂曰少高大門閭令容駟馬高車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冤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爲丞相子永爲御史大夫封侯傳世云永尚館陶公主施施者宣帝長女成帝姑也有賢行永以選尚焉成帝方欲相永會薨子恬嗣爲侯

何武

何武字君公蜀郡郫縣人也武兄弟五人皆爲郡吏郡縣敬憚之武弟顯家有市籍租常不入縣數負其課市嗇夫求商捕辱顯家顯怒欲以吏事中商武曰以吾家租賦繇役不爲衆先奉公吏不亦宜乎武卒白太守召商爲卒吏州里聞之皆服焉久之太僕王音舉武賢良方正徵對策拜爲諫大夫遷揚州刺史所舉奏二千石長吏必先露章服罪者爲虧除免之而已不服極法奏之抵罪或至死九江太守戴聖禮經號小戴者也行治多不法前刺史以其大儒優容之及武爲刺史行部錄囚徒有所舉以屬郡聖

曰後進生何知乃欲亂人治皆無所決武使從事廉得其罪聖懼自免後爲博士毀武於朝武聞之終不揚其惡而聖子賓客爲羣盜得繫廬江聖自以子必死武平心決之卒得不死自是後聖慙服武每奏事至京師聖未嘗不造門謝恩武爲刺史二千石有罪應時舉奏其餘賢與不肖敬之如一是以郡國各重其守相州中清平行部必先即學宮見諸生試其誦論問以得失然後入傳舍出記問墾田頃畝五穀美惡已乃見二千石以爲常爲刺史五歲入爲丞相司直丞相薛宣敬重之綏和元年御史大夫孔光左遷武爲御史大夫成帝欲修辟雍通三公官即改御史

大夫爲大司空武更爲大司空封氾鄉侯食邑千戶哀帝初即位襃賞大臣更以南陽犨之博望鄉爲氾鄉侯國增邑千戶武爲人仁厚好進士獎稱人之善爲楚內史厚兩龔在沛郡厚兩唐及爲公卿薦之朝廷此人顯於世者何侯力也世以此多焉然疾朋黨問文吏必於儒者問儒者必於文吏以相參檢欲除吏先爲科例以防請託其所居亦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

卓茂

卓茂字子康南陽人也元帝時茂學長安事博士江生習詩禮及歷算究極師法特稱爲通儒性寬仁恭愛鄉黨故舊雖行能與茂不同而皆愛慕欣欣焉初辟丞相府史事孔光光稱爲長者嘗出行有人認其馬茂問之曰子亡馬幾何時矣對曰月餘日矣茂有馬數年心知非是解以與之而自挽車去將去顧而謂曰若非公馬幸至丞相府歸我他日馬主別得亡馬乃詣丞相府歸馬其好讓不爭如此後以儒術舉爲侍郎給事黃門遷密令吏民親愛不忍欺詒人嘗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辟左右而問之曰亭長無故從汝求乎抑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將汝平生自以恩意遺之也人曰吾自往遺之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邪人曰竊聞賢聖之君使人不畏吏吏不敢取人今我

畏吏是以往遺遺之而受故來言耳茂曰汝爲敝民矣凡人所以貴於禽獸者以其有仁愛知相敬事也今鄰里長老歲時尚致餽遺況吏與民哉凡人之生羣居雜處故有經紀禮義以相交接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邪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人曰既如此律何故禁之茂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汝將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初茂到縣有所廢置吏人皆相與嗤笑鄰邑聞者亦鄙其不能河南郡爲更置守宰茂不爲嫌治事自若數年之後教乃大行王莽秉政遷京部丞密

人無老幼皆涕泣相隨送數日不絕及莽居攝茂以病免歸鄉里光武即位下詔褒茂以茂爲太傅封褒德侯食邑二千戶賜几杖車馬衣一襲絮五百斤復以茂長子戎爲大中大夫次子崇爲中郎給事黃門建武四年茂薨賜棺槨冢地車駕素服親臨送葬

李生曰偉哉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之語也夫以禮教汝汝必無我怨惡若以律治汝則一門之內小可論大可殺將無所措手足矣柰之何爲民父母者不念也苟一日之間三復斯語安有不興惻惻之念者安有無所措手足之民也然茂爲密令亦必數年之後教乃大行則非久任不遷亦當以不及降調罷軟罷斥矣烏能澤及密黎聲施后世乎

魯恭

魯恭字仲康扶風平陵人也恭年十五與母弟丕俱居太學習魯詩閉戶講誦大爲諸儒所稱恭憐丕小欲先就其名託病不仕郡數禮請終謝不應建初之初丕舉方正恭始爲郡吏太傅趙熹聞恭賢辟之肅宗集諸儒於白虎觀恭以經明獨得召與衆議拜中牟令恭專以德化民不任刑罰有訟人許伯等爭田累郡守縣令不能決恭爲平理其曲直皆退而自責亭長從人借牛而不還牛主訟之恭召亭長勑令歸牛亭長不從恭歎曰是吾教化不行也急宜解印綬去於是掾史泣涕共留恭亭長慙乃還牛建初七年郡國螟災大傷禾稼犬牙緣界獨不入中牟竟河南尹袁安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廉之與恭巡行阡陌同坐桑下適有雉飛過止其旁旁有童兒肥親謂兒曰何不捕雉兒言雉方將雛肥親於是瞿然而起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政也今蟲不犯竟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童子有仁心此三異也久留徒擾賢者毋益遽還府以狀白安安即上書言狀永元九年徵拜議郎遷光祿卿十三年代呂蓋爲司徒以弟丕爲侍中兄弟父子並列朝廷永初六年卒年八十一

李生曰肥親亦甚可足稱袁安之使矣若是今人便須用一升過山銀

徐有功

徐有功舉明經累補蒲州司法參軍爲政不忍杖罰人民服其德更相約曰犯徐參軍杖者衆必共斥之以故訖代不辱一人累遷司刑丞時武后革命改唐爲周畏大臣謀已周興來俊臣丘神勣王弘義等因而創置總監牧院諸獄追捕將相大臣俾相鉤逮掩搦護送楚掠凝慘吏人爭以周內窮詆爲高而后又輒賂以官賞相告言者無虛日

朝野震恐莫敢正言獨有功數犯顏諫諍時博州刺史瑯
琊王冲坐逆誅魏州人告頻餘慶豫冲逆謀后令來俊臣
鞫治有司建議餘慶更永昌赦令據法當流侍御史魏元
忠謂餘慶與冲通書合謀甚明非支黨比宜殊死而籍其
家詔可有功駁議曰永昌赦令與虺貞同惡魁首者伏誅
支黨未發者赦原書曰殲厥渠魁律以造意爲魁首尋赦
文已伏誅則魁首無遺矣餘慶赦後被言是謂支黨今以
支爲首是以生入死也赦而復罪不如勿赦生而復殺不
如勿生竊謂朝廷不當爾后怒問曰何謂魁首有功應聲
對曰魁者太帥首者元謀也后意色稍解乃遂得免死當

是時左右及衛杖在廷陛者數百十人皆縮項噤舌不敢
息而有功氣定言詳截然不撓反當人主意大爲當時朝
士所恃賴有韓紀孝者曾受徐敬業僞官已先物故推事
使顧仲琰請籍其家詔亦已報可有功追議之曰律謀反
者斬身亡即無斬無斬則法不得相緣所緣之人既亡則
所因之罪自滅后詔從之鳳閣侍郎任知古冬官尚書裴
行本等七人被誣當死后謂宰相曰古人以殺止殺朕今
欲以生止殺就諸公丐知古等賜再生可乎俊臣獨欲引
行本更驗前罪於是有功奏曰俊臣故違陛下再生之賜
矣陛下何以示信於天下乎知古等乃俱得免死道州刺

史李仁褒兄弟爲人搆誣有功爭之不能得周興奏曰有
功故出反囚罪當誅后雖不許猶坐免官俄起有功爲左
肅政臺侍御史有功陛辭曰臣聞鹿走山林而命繫庖廚
陛下以法官用臣臣守正行法必坐此死矣后固授之天
下聞有功復用乃復洒然相慶竇孝諶妻龐氏爲其奴所
誣給事中薛季昶鞫獄當龐死罪龐子希瑊爲母訟冤有
功明之季昶劾奏有功黨逆罪當棄市是日有功方視事
令史涕泣走告有功笑曰豈獨吾死而諸人常不死邪安
步去后召而詰之曰公比斷獄多失出何邪有功對曰失
出人臣小過好生陛下大德后默然悅龐以故得減死有

功爲獄持平守正執據寃罔嘗與后反覆辭色愈厲后大
怒令拽出斬之有功迴顧言曰臣雖死法終不可改至市
臨刑得免凡三坐大辟終不挫折將死晏然后以此益重
之所全活者甚衆酷吏爲少衰然疾之如讐矣卒年六十
八贈司刑卿中宗即位加贈越州都督遣使弔祭賜物百
段授一子官選官之日有司皆曰徐公之子豈可拘以常
調乎會昌中追諡忠正鹿城主簿潘好禮稱有功仁恕過
漢于張起居舍人盧若虛諭之曰徐公當雷霆之震而能
曲全仁恕雖千載未見其比也李公曰果然哉平情待下
正直事上剛而能恕尤爲難事張文成爲有功贊曰蹋虎

尾而莫驚、觸能鱗而不懼、鳳峙鴟梟之內、直以全身、豹變豺狼之間、忠能遠害、可謂善名狀矣

房琯

房琯、河南人也、少而好學、風流秀整、與呂向偕隱陸渾山、開元中、作封禪書、上投宰相張說、說奇之、奏爲校書郎、拜監察御史、坐訊獄非是貶、仍復爲縣、所至敦上德化、興長吏以治最聞、玄宗避亂倉卒走蜀、琯馳至普安上謁、俄而與韋見素崔渙等、奉冊至靈武、傳位肅宗、具言上皇本意、便道當時利病、辭索慮情、吐辭華暢、肅宗爲改容謝之、琯既素有重名、深爲肅宗所傾倚、機務一與琯決、時第五琦

以言財利、得幸爲江淮租庸使、琯對肅宗曰、往者楊國忠聚斂、產怨天下、陛下方即位、人未見德、仍復寵琦、恐人不服、肅宗曰、六軍之命方急、無財則散、卿惡第五琦可也、何所取財、琯不能對、北海太守賀蘭進明自河南入朝、詔以進明攝御史大夫嶺南節度使、進明謝上、因言琯曰、陛下待琯至厚、以臣觀之、琯終恐不肎爲陛下用、肅宗問其故、進明曰、琯爲聖皇制置天下、而以永王爲江南節度、穎王爲劍南節度、盛王爲淮南節度、支庶悉領大蕃、皇儲反居邊鄙、此雖于聖皇似忠、於陛下即非忠也、琯蓋以聖皇諸子、但一人得天下、即不失恩寵、推此而言、琯豈盡誠以事陛下乎、肅宗入其言、於是始惡琯矣、會琯自請平賊、乃以琯持節招討西京防禦蒲潼兩關兵馬節度等使、琯用春秋戰法、以車二千乘繚營、騎步夾之、既戰、賊順風揚塵鼓譟、牛悉髀栗、賊投芻火之、人畜俱焚、殺卒四萬、流血丹野、殘衆數千不能軍、琯雖自負以天下之重、然用兵本非所長、其佐李揖劉秩、又皆儒生、不諳軍旅、琯每叱曰、彼曳落河雖多、安能當我劉秩、因能爲太子少師、乾元元年、又出爲邠州刺史、始邠以武將領州、故綱紀廢弛、琯至、治府爲營、人人自便、政聲流聞、寶應二年、召拜刑部尚書、道病卒、贈太尉

宋儒有言曰、朔方河北、天下勁兵處也、肅宗收復兩京、全賴朔方士馬力、進明險惡悖亂小人、奪顏真卿軍權、坐視張雎陽圍急而不救、其讒何足信、而肅宗遽信之、悲夫、唐末司空圖謂琯建請諸王爲都統節度、安祿山聞之大驚、蓋當難危之際、以親王重藩分布外鎮、夾輔王室、繫人心、自是長策

武元衡

武元衡、字伯蒼、祖平一、有名於時、元衡舉進士、擢爲御史中丞、嘗對延英、德宗目送之曰、眞宰相器也、元和二年、拜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憲宗素知元衡堅正有守、故眷禮信

任與於他相浙西李錡求入覲已而又稱疾憲宗以問宰相鄭絪絪請聽之元衡曰不可錡自請入朝詔既許之矣而錡不朝是朝不朝皆在錡也陛下初即位諸鎮屬耳目若鎮臣得遂其私則陛下威令去矣憲宗然之遽追錡錡計窮遂反是時蜀新定高崇文爲節度不知吏治帝難其代乃詔以武元衡爲劍南西川節度使崇文去成都盡以其金帛帟幕伎樂工巧行蜀幾爲空元衡到官緩靖約束儉已裕民比及三年上下完實蠻夷懷服雅性莊重雖淹于接物而開府極一時之選八年復召還秉政淮蔡用兵帝悉以機政委元衡王承宗上疏請赦吳元濟使人白事

悖慢無禮元衡叱去之已而元衡入朝出靖安里第夜漏未盡賊乘暗呼曰滅燭射元衡中肩復擊其左股徒御格鬪不勝皆駭亂奔走元衡遂被害批其顱骨以去邏司傳課盜殺宰相連聲十餘里達于朝堂百官恟懼不知主名少選馬逸還第中外乃審知宰相元衡受害也帝震悼罷朝獨坐延英見大臣哀慟爲再不食賴裴度帽氈不死極力勸帝用兵進李光顏李愬等卒平蔡而擒吳元濟於是諸鎮始有懼意矣初元衡自蜀再入輔政太白犯上相歷執法占者言今之三相皆不利始輕末重月餘李絳足疾免明年李吉甫暴疾卒至是元衡竟爲盜所害詔金吾有司大索都下聞有傳言者曰無搜賊搜急必反又有投其書於路者曰毋急我若急我先殺汝故吏卒不敢搜捕侍郎許孟容曰國相橫尸路隅而盜不獲賊不得當大爲朝廷羞於是乃下詔決意捕賊能得賊者賞錢千萬授以五品官雖嘗與賊有謀及舍賊但能自言即有賞有不如詔族之積錢東西市以募告言者於是左神策將軍王士則左威衛將軍王士平以賊聞捕得張晏等十八人言爲王承宗所遣皆斬之京師城門從此加兵仗凡偉狀異服燕趙言者皆驗訊公卿朝則以家奴持兵呵衛宰相則金吾鼓騎翼導每過里門撥索傳呼譬因詔寅漏上二刻乃傳

點

藏書名臣傳卷二十

六才力名臣

李斯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學已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國皆弱無可為建功者至秦會莊襄王卒李斯乃求為秦相文信侯呂不韋舍人不韋賢之任以為郎李斯因以得說說秦王曰胥人者去其幾也成大功者在因瑕釁而遂忍之昔者秦穆公之霸終不東并六國者何也諸侯尚衆周德未衰故五霸迭興更尊周室自秦孝公以來周室卑微諸侯相兼關東為六國秦之乘勝役諸侯

蓋六世矣今諸侯服秦譬若郡縣夫以秦之彊大王之賢由竈上騷除足以滅諸侯成帝業為天下一統此萬世之一時也今怠而不急就諸侯復彊相聚約從雖有黃帝之賢不能并也秦王乃拜斯為長史聽其計陰遣謀士齎持金玉以游說諸侯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結之不肯者利劒刺之離其君臣之計秦王乃使其良將隨其後秦王拜斯為客卿會韓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注溉渠而已覺秦王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為其主游間於秦耳請一切逐客李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書秦王見書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卒用其計謀二十餘

年竟并天下尊王為皇帝以斯為丞相夷郡縣城銷其兵刃示不復用使秦無尺土之封不立子弟為王功臣為諸侯者使後無戰攻之患李斯之諫逐客曰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皋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

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卻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下致崑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纖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鄭魏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駃騠不實外廄江南金錫不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傳璣之珥阿

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缻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眞秦之聲也鄭衛桑間昭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缻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彊則士勇是以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

福此五帝三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卻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産於秦可寳者多士不産於秦而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讐内自虚而外樹怨于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趙廣漢

趙廣漢字子都涿郡蠡吾人少爲郡吏州從事以廉潔通敏下士爲名舉茂才爲平準令察廉爲陽翟令以治行尤異遷京輔都尉守京兆尹會昭帝崩而新豐杜建爲京兆掾護作平陵方上建素豪俠賓客爲姦利廣漢聞之先風告建不改於是收案致法中貴人豪長者盡爲之請終無所聽宗族賓客謀欲篡取廣漢盡知其計議主名起居使吏告曰若計如此幷滅家令數吏將建棄市莫敢近者京師稱之遷潁川太守先是潁川豪傑大姓相與爲婚姻吏俗朋黨廣漢患之厲使其中可用者受記出有案問旣得罪名行法罰之廣漢故漏泄其語令相怨咎又敎吏爲缿筩及得投書削其主名而託以爲豪傑大姓子弟所言其後彊宗大族家家結爲仇讐姦黨散落風俗大改吏民相告訐廣漢得以爲耳目盜賊以故不發發又輒得一切治理威名流聞及匈奴降者言匈奴中皆聞廣漢本始中復

用守京兆尹滿歲爲眞廣漢爲二千石以和顔接士其尉薦待遇吏殷勤甚備事推功善歸之於下曰某掾卿所爲非二千石所及行之發於至誠吏見者皆輸寫心腹無所隱匿咸願爲用僵仆無所避廣漢聰明皆知其能之所宜盡力與否其或負者輒先聞知風諭不改乃收捕之無所逃案之辠立具卽時伏辜廣漢爲人彊力天性精於吏職見吏民或夜不寢至旦尤善爲鉤距以得事情鉤距者設欲知馬價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價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唯廣漢至精能行之他人效者莫能及郡中盜賊閭里輕俠其根株窟穴所在

及吏受取請求銖兩之姦皆知之長安少年數人會窮里空舍謀共劫人坐語未訖廣漢使吏捕治具服富人蘇回為郎二人劫之有頃廣漢將吏到家自立庭下使長安丞龔奢叩堂戶曉賊曰京兆尹趙君謝兩卿無得殺質此宿衛臣也釋質束手得善相遇幸逢赦令或時解脫二人驚愕又素聞廣漢名即開戶出下堂叩頭廣漢跪謝曰幸全活郎甚厚送獄勑吏謹遇酒肉至冬當出死豫為調棺給斂葬具告語之皆曰死無所恨廣漢嘗記召湖都亭長西至界上界上亭長戲曰至府為我多謝問趙君亭長既至廣漢與語問事畢謂曰界上亭長寄聲謝我何以不為致問亭長叩頭服實有之廣漢因曰還為吾謝界上亭長勉思職事有以自效京兆不忘卿厚意其發姦擿伏如神皆此類也廣漢奏請令長安游徼獄吏秩百石（○大○是○）其後百石吏皆差自重不敢枉法妄繫留人京兆政清吏民稱之不容口長老傳以為自漢興以來治京兆者莫能及

田延年

田延年字子賓延年以材略給事大將軍莫府霍光重之遷為長史出為河東太守選拔尹翁歸等以為爪牙誅鉏豪彊姦邪不敢發以選入為大司農會昭帝崩昌邑王嗣立淫亂霍將軍憂懼與公卿議廢之莫敢發言延年按劍廷叱羣臣即日議決宣帝即位延年以決疑定策封陽成侯先是茂陵富人焦氏賈氏以數千萬陰積貯炭葦諸下里物昭帝大行時方上事暴起用度未辦延年奏言商賈或豫收方上不祥器物冀其疾用欲以求利非民臣所當為請（樹○疑○甚○）沒入縣官奏可富人亡財者皆怨出錢求延年罪初大司農取民牛車三萬兩為僦載沙便橋下送致方上車直千錢延年上簿詐稱僦直車二千凡九千萬盜取其半焦賈兩家告其事下丞相府丞相議奏延年主守盜三千萬不道霍將軍召問延年欲為道地延年抵曰本出將軍之門蒙此爵位無有是事光曰即無事當窮竟御史大夫田廣明謂太僕杜延年春秋之義以功覆過當廢昌邑王時非田子賓之言大事不成今縣官出三千萬自乞之何（自乞删可自盗明不）哉願以愚言白大將軍延年言之大將軍大將軍曰誠然實勇士也當發大議時震動朝廷光因舉手自撫心曰使我至今病悸謝田大夫曉大司農通往就獄得公議之田大夫使人語延年延年曰幸縣官寬我耳何面目入牢獄使眾人指笑我卒徒唾吾背乎即閉閤獨居齋舍偏袒持刀東西步數日使者召延年詣廷尉聞鼓聲自刎死

黃霸

黃霸字次公淮陽陽夏人也霸少學律令喜為吏武帝末

察廉爲河南太守丞霸爲人明察內敏又習文法然溫良有讓足知善御衆爲丞處議當於法合人心太守甚任之自武帝末用法深昭帝立幼大將軍霍光秉政大臣爭權上官桀等與燕王謀作亂光旣誅之遂遵武帝法度以刑罰痛繩羣下由是俗吏上嚴酷以爲能而霸獨用寬和爲名會宣帝卽位在民間時知百姓苦吏急也聞霸持法平召以爲廷尉正數決疑獄廷中稱平後以他故黜廢又擢爲揚州刺史三歲宣帝下詔曰制詔御史其以賢良高第揚州刺史霸爲頴川太守秩比二千石居官賜車蓋特高一丈別駕主簿車緹油屏泥於軾前以章有德時上垂意

於治數下恩澤詔書霸爲選擇良吏分部宣布詔令令民咸知上意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去食穀馬米鹽靡密初若煩碎然霸精力能推行之吏民見者語次尋繹問他陰伏以相參考嘗欲有所司察擇長年廉吏遣行屬令周密吏出不敢舍郵亭食於道旁烏攫其肉民有欲詣府口言事者適見之霸與語道此後日吏還謁霸霸見迎勞之曰甚苦食於道旁乃爲烏所盜肉吏大驚以霸具知其起居所問毫氂不敢有所隱鰥寡孤獨有死無以葬者鄉部書言霸具爲區處某所大木可以爲棺某亭豬子可以祭吏往皆如言其識事聰明如此吏民不知所出咸稱神

明姦人去入他郡盜賊日少霸力行敎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全安長吏許丞老病聾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毋失賢者意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耗甚多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爲亂凡治道去其太甚者耳霸以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爲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秩二千石坐他事連貶秩有詔歸頴川太守治如其前前後八年郡中愈治是時鳳皇神爵數集郡國頴川尤多天子以霸治行終長者下詔稱揚賜爵關內侯後數月徵爲太子太傅遷御史大夫五鳳三年代邴

吉爲丞相封建成侯霸材長於治民及爲丞相總綱紀號令風采不及邴魏于定國功名損於治郡時樂陵侯史高以外屬舊恩侍中貴重霸薦高可太尉天子使尚書召問霸太尉官罷久矣丞相兼之所以偃武興文也如國家不虞邊境有事左右之臣皆將帥也夫宣明敎化通達幽隱使獄亡冤刑邑亡盜賊君之職也將相之官朕之任焉侍中樂陵侯高帷幄近臣朕之所自親君何越職而擧之自是後霸不敢復有所請然自漢興言治民吏以霸爲首爲丞相五歲甘露三年薨謚曰定侯始霸少爲陽夏游徼與善相人者共載出見一婦人相者言此婦人當富貴不然

相書不可用也霸推問之乃其鄉里巫家女霸即娶為妻與之終身

張敞

張敞字子高本平陽人父從茂陵又從杜陵敞本以鄉有秩補太守卒史察廉為甘泉倉長稍遷太僕丞杜延年甚奇之會昌邑王徵即位動作不由法度敞上書切諫後十餘日王賀廢敞以切諫顯名擢為豫州刺史復從為山陽太守久之渤海膠東盜賊並起敞上書自請治之以為臣敞愚駑即無以佐思慮久處閑郡身逸樂而忘國事非忠孝之節也伏聞膠東渤海左右郡歲數不登盜賊並起臣

敞不敢愛身避死唯明詔之所處願盡力摧挫其暴虐存撫其孤弱書奏天子徵敞拜膠東相賜黃金三十斤敞辭之官自請治劇郡非賞罰無以勸善懲惡吏追捕有功效者願得一切比於三輔尤異天子許之敞到膠東明設購賞開羣盜令相捕斬除罪吏追捕有功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數十人由是盜賊解散傳相捕斬吏民歙然國中遂平是時潁川太守黃霸以治行第一入守京兆尹霸視事數月不稱罷歸潁川於是制詔御史其以膠東相敞守京兆尹自趙廣漢誅後比更守尹如霸等數人皆不稱職京師寖廢長安市偷盜尤多百賈苦之上以問敞敞以為可禁敞既視事求問長安父老偷盜酋長數人居皆溫厚出從童騎閭里以為長者敞皆召見責問因貰其罪把其宿負令致諸偷以自贖偷長曰今一旦召詣府恐諸偷驚駭願一切受署敞皆以為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且飲醉偷長以赭汙其衣裾吏坐里閭閱出者汙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窮治所犯或一人百餘發盡行法罰由是枹鼓稀鳴市無偷盜天子嘉之敞為人敏疾賞罰分明見惡輒取時時越法縱舍有足大者其治京兆略循趙廣漢之迹方略耳目發伏禁姦不如廣漢然敞本治春秋以經術自輔其政頗雜儒雅往往表賢顯善不醇用誅罰以

此能自全京兆典京師長安中浩穰於三輔尤為劇郡國二千石以高第入守及為真久者不過二三年近者數月一歲輒毀傷失名以罪過罷唯廣漢及敞為久任職敞為京兆朝廷每有大議引古今處便宜公卿皆服天子數從之然敞無威儀時罷朝會過走馬章臺街使御吏驅自以便面拊馬又為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憮有司以奏敞上問之對曰臣聞閨房之內夫婦之私有過於畫眉者上愛其能弗備責也然終不得大位為京兆九歲坐與光祿勳楊惲厚善後惲坐大逆誅公卿奏惲黨友不宜處位敞使賊捕掾絮舜有所案驗舜以敞劾奏當免不肯為敞

竟事私歸其家人或諫舜舜曰吾爲是公盡力多矣今五
日京兆耳安能復案事敞聞舜語卽部吏收舜繫獄是時
冬月未盡數日案事吏晝夜驗治舜竟致其死事舜當出
死敞使主簿持教告舜曰五日京兆竟何如冬月已盡延
命乎乃棄舜市會立春行冤獄使者出舜家載尸并編敞
教自言使者使者奏敞賊殺不辜天子薄其罪免爲庶人
敞免奏既下詣闕上印綬便從闕下亡命數月京師吏民
解弛枹鼓數起而冀州部中有大賊天子思敞功效使使
者卽家在所召敞敞身被重劾及使者至妻子家室皆泣
惶懼而敞獨笑曰吾身亡命爲民郡吏當就捕今使者來

此天子欲用我也裝隨使者詣公車天子引見敞拜爲冀
州刺史敞起亡命復奉使典州既到部而廣川王國羣輩
不道賊連發不得敞以耳目發起賊主名區處誅其渠帥
廣川王姬昆弟及王同族宗室劉調等通行爲之囊橐吏
逐捕窮窘蹤迹皆入王宮敞自將郡國吏車數百兩圍守
王宮搜索調等果得之殿屋重轑中敞傳吏皆捕格斷頭
縣其頭王宮門外因劾奏廣川王天子不忍致法削其戶
敞居部歲餘冀州盜賊禁止初敞爲京兆尹而敞弟武拜
爲梁相是時梁王驕貴民多豪彊號爲難治敞問武欲何
以治梁武敬憚敞謙不肎言敞使吏送至關戒吏自問武

武應曰馭黠馬者利其銜策梁國大都吏民凋敝且當以
柱後惠文彈治之耳秦時獄法吏冠柱後惠文武意欲以
刑法治梁吏還道之敞笑曰審如掾言武必辦治梁矣

尹翁歸

尹翁歸字子兄河東平陽人也翁歸少孤與季父居爲獄
小吏曉習文法喜擊劍是時大將軍霍光秉政諸霍在平
陽奴客持刀兵入市鬬吏不能禁及翁歸爲市吏莫敢犯
者公廉不受餽百賈畏之後去吏居家會田延年爲河東
太守行縣至平陽悉召故吏五六十人延年親臨見令有
文者東武者西閱數十人次到翁歸獨伏不肎起對曰翁

歸文武兼備唯所施設遂召上辭問甚奇其對除補卒史
便從歸府案事發姦窮竟事情延年大重之自以能不及
翁歸徙署督郵河東二十八縣分爲兩部閎孺部汾北翁
歸部汾南所舉應法得其罪辜舉廉爲緱氏尉歷守郡中
所居治理遷補都內令舉廉爲弘農都尉徵拜東海太守
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家在東海欲屬託邑子兩人令坐
後堂待見定國與翁歸語終日不敢見其邑子既去定國
謂邑子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翁歸治東海明察郡中吏
民不肖及姦邪罪名盡知之縣縣各有記籍自聽其政有
急名則少緩之吏民小解輒披籍縣縣收取黠吏豪民案

致其罪高至於死取人必於秋冬課吏大會中及出行縣不以無事時其有所取也以一警百吏民皆服恐懼改行自新東海大豪剡許仲孫爲姦猾亂吏治郡中苦之二千石欲捕者輒以力勢變詐自解終莫能制翁歸至論棄仲孫市一郡怖慄莫敢犯禁東海大治以高第入守右扶風滿歲爲眞選用廉平疾姦吏以爲右職接待以禮好惡與同之其負翁歸罰亦必行治如在東海故迹姦邪罪名亦縣縣有名籍盜賊發其比伍中翁歸輒召其縣長吏曉告以姦黠主名教使用類推迹盜賊所過抵類常如翁歸言無有遺脫緩於小弱急於豪彊豪彊有論罪輸掌畜官使

斫莝責以員程不得取代不中程輒笞督極者至以鈇自剄而死京師畏其威嚴扶風大治盜賊課常爲三輔最翁歸爲政雖任刑其在公卿之間淸潔自守語不及私溫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甚得名譽於朝廷視事數歲元康四年病卒家無餘財天子賢之賜翁歸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祠翁歸三子皆爲郡守少子岑歷位九卿至後將軍而閎孺亦至廣陵相有治名由是世稱田延年爲知人

韓延壽

韓延壽字長公燕人也大將軍霍光秉政擢延壽爲諫大夫遷淮陽太守徙潁川潁川多豪彊難治先是趙廣漢爲太守患其俗多朋黨故搆會吏民令相告訐一切以爲聰明潁川由是以爲俗延壽欲改更之教以禮讓乃歷召郡中長老爲鄉里所信向者數十人設酒具食親與相對接以禮意爲陳和睦親愛銷除怨咎之路長老皆以爲便可施行因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略依古禮不得過法於是百姓尊用其教賣偶車馬下里僞物者棄之市道數年徙爲東郡太守黃霸代延壽居潁川霸因其迹而大治延壽爲吏上禮義好古教化所至必聘其賢士以禮待用廣謀議納諫諍舉行喪讓財表孝弟有行修治學官春秋鄉射陳鍾鼓管弦盛升降揖讓及都試講武設斧鉞旌旗習射

御之事治城郭收賦租先明布告其日以期會爲大事吏民敬畏趨向之又置正五長不得舍姦人閭里阡陌有非常吏輒聞知姦人莫敢入界其始若煩後吏無追捕之苦民無箠楚之憂皆便安之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約誓明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吏聞者自傷悔延壽嘗出臨上車騎吏一人後至敕功曹議罰白還至府門門卒當車願有所言延壽止車問之卒曰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今旦明府早駕久駐未出騎吏父來至府門不敢入騎吏聞之趨出毋適會明府登車以敬父而見罰得毋虧大化乎延壽舉

于與巾日微子太守不自知過歸舍召見門卒卒本諸生聞延壽賢無因自達故代卒延壽遂待用之其納善聽諫皆此類也在東郡三歲令行禁止斷獄大減爲天下最入守左馮翊滿歲稱職爲眞歲餘不肯出行縣丞掾數白宜循行郡中覽觀民俗考長吏治迹延壽曰縣皆有賢令長督郵分明善惡於外行縣恐無所益重爲煩擾丞掾皆以爲方春月可壹出勸耕桑延壽不得已行縣至高陵民有昆弟相與訟田自言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爲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令民有骨肉爭訟既傷風化重使賢長吏嗇夫三老孝弟受其恥咎在馮翊當先退是日移病不聽事因入臥傳舍閉閤思過一縣莫知所爲令丞嗇夫三老亦皆自繫待罪於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此兩昆弟深自悔皆自髡肉袒謝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復爭延壽大喜開閤延見內酒肉與相對飲食厲勉以意告鄉部有以表勸悔過從善之民延壽乃起聽事勞謝令丞以下引見尉薦郡中翕然莫不傳相勑厲不敢犯延壽恩信周徧二十四縣莫復以辭訟自言者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紿

召信臣

召信臣字翁卿九江壽春人也以明經甲科爲郞出補穀陽長舉高第遷上蔡長其治視民如子所居見稱述超爲零陵太守病歸復徵爲諫大夫遷南陽太守其治如上蔡信臣爲人勤力有方畧好爲民興利務在富之躬耕勸農出入阡陌止舍離鄉亭稀有安居時行視郡中水泉開通溝瀆起水門提閼凡數十處以廣溉灌歲歲增加多至三萬頃民得其利蓄積有餘信臣爲民作均水約束刻石立於田畔以防分爭府縣吏家子弟好游敖不以田作爲事輒斥罷之其化大行郡中莫不耕稼力田戶口增倍盜賊獄訟衰止吏民親愛信臣號之曰召父荆州刺史奏信臣爲百姓興利郡以殷富賜黃金四十斤遷河南太守治行常爲第一復數增秩賜金竟寧中徵爲少府列於九卿年老以官卒元始四年詔書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蜀郡以文翁九江以召父應詔書歲時郡二千石率官屬行禮奉祠信臣冢而南陽亦爲立祠

藏書名臣傳卷二十終

六才力名臣

薛宣　可法

薛宣字贛君東海郯人也少爲廷尉書佐都船獄吏後以大司農斗食屬察廉補不其丞琅邪太守趙貢行縣見宣甚説其能從宣歴行屬縣還至府令妻子與相見戒曰贛君至丞相我兩子亦中丞相史察宣廉遷樂浪都尉丞舉茂材爲宛句令大將軍王鳳聞其能薦宣爲長安令以明習文法詔補御史中丞是時成帝初即位宣爲中丞執法殿中外總部刺史郡國二千石所貶退稱進白黑分明繇

是知名出爲臨淮太守徙陳留太守入守左馮翊高陵令楊湛櫟陽令謝游皆貪猾不遜持郡短長前二千石數案不能竟宣視事詣府謁宣設酒飯與相對接待甚備已而陰求其罪臧具得所受取宣察湛有改節敬宣之效乃手自牒書條其姦臧封與湛曰吏民條言君如牒或議以爲疑於主守盜馮翊敬重令又念十金法重不忍相暴章故密以手書相曉欲君自圖進退可復伸眉於後即無其事復封還記得爲君分明之湛自知罪臧皆應記而宣辭語溫潤無傷害意湛即時解印綬付吏爲記謝宣終無怨言櫟陽令游自以大儒有名輕宣宣獨移書顯責之曰告櫟陽令吏民言令治行煩苛適罰作使千人以上或取錢財數十萬給爲非法賣買聽任富吏賈數不可知證驗以明白欲遣吏考案恐負舉者恥辱儒士故使掾平鐫令孔子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令詳思之方調守游得檄亦解印綬去又頻陽縣北當上郡西河爲數郡湊多盜賊其令平陵薛恭本縣孝者功次稍遷未嘗治民職不辦而粟邑縣小辟在山中民謹樸易治令鉅鹿尹賞久郡用事吏爲樓煩長舉茂材遷在粟宣即以令奏賞與恭換縣二人視事數月而兩縣皆治宣因移書勞勉之曰昔孟公綽優於趙魏而不宜滕薛故或以德顯或以功舉君子之道焉可誣

也屬縣各有賢君馮翊垂拱蒙成願勉所職卒功業宣得郡中吏民罪名輒召告其縣長吏使自行罰曉曰府所以不自發舉者不欲代縣治奪賢令長名也長吏莫不喜懼免冠謝宣歸恩受戒者宣爲吏賞罰明用法平而必行所居皆有條教可紀多仁恕愛利池陽令舉廉吏獄掾王立宣聞立受囚家錢宣以讓縣縣案驗獄掾乃其妻獨受繫者錢萬六千受之再宿掾實不知掾以是慙恐自殺宣聞之移書池陽曰縣所舉廉吏獄掾王立家私受賕而立不知殺身以自明立誠廉士其以府決曹掾書立之柩以顯其魂府掾史素與立相知者皆予送葬及日至休吏賊曹

掾張扶獨不肎休坐曹治事宣出教曰蓋禮貴和人道尚通日至吏以令休所繇來久曹雖有公職事家亦望私恩意掾宜從衆歸對妻子設酒肴請鄰里一笑相樂扶慙愧官屬善之郡中清靜遷爲少府月餘爲御史大夫數月代張禹爲丞相封高陽侯食邑千戶會卭成太后崩喪事倉卒上以過丞相御史遂册免宣宣子惠亦至二千石始惠爲彭城令宣從臨淮遷至陳留過其縣橋梁郵亭不修宣心知惠不能留彭城數日案行舍中處置什器觀視園菜終不問惠以吏事惠自知治縣不稱宣意遣門下掾送宣至陳留令掾進見自從其所問宣不教戒惠吏職之意宣

筴曰吏道以法令爲師可問而知及能與不能自有資材何可學也衆人傳稱以宣言爲然

尹賞

尹賞字子心鉅鹿楊氏人也以郡吏察廉爲樓煩長左馮翊薛宣奏賞能治劇徙爲頻陽令坐殘賊免後以御史舉爲鄭令永始元延間上怠於政貴戚驕恣紅陽長仲兄弟交通輕俠藏匿亡命而北地大豪浩商等報怨殺義渠長妻子六人往來長安中丞相御史遣掾求逐黨與詔書召捕久之乃得長安中姦猾浸多閭里少年羣輩殺吏受賕報仇相與探丸爲彈得赤丸者斫武吏得黑者斫文吏白者主治喪城中薄暮塵起剽劫行者死傷橫道枹鼓不絕賞以三輔高第選守長安令得一切便宜從事賞至脩治長安獄穿地方深各數丈致令辟爲郭以大石覆其口名爲虎穴乃部戶曹掾史與鄉吏亭長里正父老伍人雜舉長安中輕薄少年惡子無市籍商販作務而鮮衣凶服被鎧扞持刀兵者悉籍起之得數百人賞一朝會長安吏車數百兩分行收捕皆劾以爲通行飲食羣盜賞親閱見十置一其餘盡以次內虎穴中百人爲輩覆以大石數日一發視皆相枕藉死便輿出瘞寺門桓東楬著其姓名百日後乃令死者家各自發取其尸親屬號哭道路皆歔欷長

安中歌之曰安所求子死桓東少年場生時諒不謹枯骨後何葬賞所置皆其魁宿或故吏善家子失計隨輕黠願自改者財數十百人皆以貰其罪詭令立功以自贖盡力有効者因親用之爲爪牙追捕甚精甘耆姦惡甚於凡吏賞視事數月盜賊止郡國亡命散走各歸其處不敢闚長安江湖上多盜賊以賞爲江夏太守捕格江賊及所誅吏民甚多坐殘賊免南山羣盜起以賞爲右輔都尉遷執金吾督大姦猾三輔吏民甚畏之數年卒官疾病且死戒其諸子曰丈夫爲吏正坐殘賊免追思其功效則復進用矣一坐軟弱不勝任免終身廢棄無有赦時其羞辱甚於貪

汙坐贓慎毋然賞四子皆至郡守長子立爲京兆尹皆尙威嚴有治辨名

朱博

朱博字子元京兆杜陵人也家貧好客少時給事縣廷稍遷爲功曹伉俠好交隨從士大夫不避風雨是時前將軍望之子蕭育御史大夫萬年子陳咸以公卿子著材知名博皆友之後陳咸爲御史中丞坐漏泄省中語下獄博去吏間步至廷尉中候伺咸掠治困篤博詐爲醫入獄得見咸具知其所坐罪博出獄又變姓名爲咸驗治數百笿免咸死罪咸得論出而博以此顯名成帝卽位大將軍王鳳

秉政奏請陳咸爲長史咸薦蕭育朱博除莫府屬鳳甚奇之舉博櫟陽令徙雲陽平陵三縣以高第入爲長安令京師治理遷冀州刺史博本武吏不更文法及爲刺史行部吏民數百人遮道自言官寺盡滿從事白請且留此縣錄見諸自言者事畢乃發欲以觀試博博心知之告外趣駕既白駕辦博出就車見自言者使從事明勑告吏民欲言縣丞尉者刺史不察黃綬各自詣郡欲言二千石墨綬長吏者使者行部還詣治所其民爲吏所寃及言盜賊辭訟事各使屬其部從事博駐車決遣四五百人皆罷去如神吏民大驚不意博應事變乃至於此後博徐問果老從事

敎民聚會博殺此吏州郡畏博威嚴徙爲幷州刺史護漕都尉遷琅邪太守齊部舒緩養名博新視事右曹掾史皆移病臥博問其故對言惶恐故事二千石新到輒遣吏存問致意乃敢起就職博奮髯抵几曰觀齊兒欲以此爲俗邪乃召見諸曹史書佐及縣大吏選視其可用者出敎置之皆斥罷諸病吏白巾走出府門郡中大驚頃之門下掾贛遂耆老大儒敎授數百人拜起舒遲博出敎主簿贛老生不習吏禮主簿且敎拜起閑習乃止又敕功曹官屬多褒衣大袑不中節度自今掾史衣皆令去地三寸博尤不愛諸生所至郡輒罷去議曹曰豈可復置謀曹邪文學儒

吏時有奏記稱說云云博見謂曰如太守漢吏奉三尺律令以從事耳亡柰生所言聖人道何也且持此道歸堯舜君出爲陳說之其折逆人如此視事數年大改其俗掾史禮節如楚趙吏博治郡常令屬縣各用其豪桀以爲大吏文武從宜縣有劇賊及它非常博輒移書以詭責之其盡力有效必加厚賞懷詐不稱誅罰輒行以是豪强慹服姑幕縣有羣輩八人報仇廷中皆不得長吏自繫書言府賊曹掾史自白請至姑幕事畱不出功曹諸掾卽皆自白復不出於是府丞詣閤博乃見丞掾曰以爲縣自有長吏府未嘗與也丞掾謂府當與之邪閤下書佐入博口占檄文

曰府告姑幕令丞言賊發不得有書檄到令丞就職游徼王卿力有餘如律令王卿得敕惶怖親屬失色晝夜馳騖十餘日間捕得五人博復移書曰王卿憂公甚效檄到齎伐閱詣府部掾以下亦可用漸盡其餘矣其操持下皆此類也以高第入守左馮翊滿歲爲眞其治左馮翊文理聰明殊不及薛宣而多武譎網絡張設少愛利敢誅殺然亦縱舍時有大貸下吏以此爲盡力長陵大姓尚方禁少時嘗盜人妻見斫創著其頰府功曹受賂白除禁調守尉博聞知以它事召見視其面果有瘢博辟左右問禁是何等創也禁自知情得叩頭服狀博笑曰大丈夫固時有是馮

翊欲洒卿恥拔拭用禁能自效不禁且喜且懼對曰必死博因敕禁毋得泄語有便宜輒記言因親信之以爲耳目禁晨夜發起部中盜賊及它伏姦有功效博擢禁連守縣令久之召見功曹閉閤數責以禁等事與筆札使自記積受取一錢以上無得有所匿欺謾半言斷頭矣功曹惶怖具自疏姦臧大小不敢隱博知其對以實乃令就席受敕自改而已投刀使削所記遣出就職功曹後常戰栗不敢蹉跌博遂成就之遷爲大司農歲餘坐小法左遷犍爲太守先是南蠻若兒數爲寇盜博厚結其昆弟使爲反間襲殺之郡中清徙爲山陽太守病免官復徵爲光祿大夫遷廷尉職典決疑當讞平天下獄博恐爲官屬所誣視事召見正監典法掾史謂曰廷尉本起武吏不通法律幸有衆賢亦何憂然廷尉治郡斷獄以來且二十年亦獨耳剽日久三尺律令人事出其中掾史試與正監共撰前世決事吏議難知者數十事持以問廷尉得爲諸君覆意之正監以爲博苟强意未必能然即共條白焉博皆召掾史並坐而問爲平處其輕重十中八九官屬咸服博之疏略材過人也每遷徙易官所到輒出奇譎如此以明示下爲不可欺者久之遷後將軍與紅陽侯立相善立有罪就國有司奏立黨友博坐免後歲餘哀帝即位以博名臣召見起家

復爲光祿大夫遷爲京兆尹數月超爲大司空博爲人廉儉不好酒色游宴自微賤至富貴食不重味案上不過三桮夜寢早起妻希見其面有一女無男然好樂士大夫爲郡守九卿賓客滿門欲仕宦者薦舉之欲報仇怨者解劍以帶之其趨事待士如是博以此自立然終用敗卒自殺國除初博以御史爲丞相封陽鄉侯趙玄以少府爲御史大夫並拜於前殿延登受策有音如鐘聲故曰朱博翰音

翟方進

翟方進字子威汝南上蔡人也家世微賤至方進父翟公好學爲郡文學方進年十二三失父孤學給事太守府爲

小史號遲頓不及事數為掾史所詈辱方進自傷乃從汝南蔡父相問己能所宜蔡父大奇其形貌謂曰小史有封侯骨當以經術進努力為諸生學問方進既厭為小史聞蔡父言心喜因病歸家辭其後母欲西至京師受經母憐其幼隨之長安織屨以給方進讀經博士受春秋積十餘年經學明習徒眾日廣諸儒稱之以射策甲科為郎二三歲舉明經遷議郎是時宿儒有清河胡常與方進同經常為先進名譽出方進下心害其能論議不右方進（大是）方進知之候伺常大都授時遣門下諸生至常所問大義疑難因記其說如是者久之常知方進之宗讓己內不自得其後

居士大夫之間未嘗不稱述方進遂相親友河平中方進轉為博士數年遷朔方刺史居官不煩苛所察應條輒舉甚有威名再三奏事遷為丞相司直丞相宣甚器重焉常誡掾史謹事司直翟君必在相位不久是時起昌陵營作陵邑貴戚近臣子弟賓客多辜榷為姦利者方進部掾史覆案發大姦臧數千萬上以為任公卿欲試以治民徙方進為京兆尹搏擊豪彊京師畏之時胡常為青州刺史聞之與方進書曰竊聞政令甚明為京兆能則恐有所不宜方進心知所謂其後少弛威嚴永始二年遷御史大夫數月會丞相薛宣免為庶人方進亦坐為京兆尹時奉喪事煩擾百姓左遷執金吾二十餘日丞相官缺羣臣多舉方進上亦器其能遂擢方進為丞相封高陵侯食邑千戶身既富貴而後母尚在方進內行修飭供養甚篤其後母終既葬三十六日除服起視事以為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為相公絜請託不行郡國持法刻深舉奏牧守九卿峻文深詆中傷者尤多如陳咸朱博蕭育逢信孫閎之屬皆京師世家以材能少歷牧守列卿知名當世而方進特立後起十餘年間至宰相據法以彈咸等皆罷退之

李崇

李崇頓丘人孝文初為荊州刺史鎮上洛敕發秦陝二州

兵送之崇辭曰邊人失和本怨刺史奉詔代之但一宣詔旨而已不須發兵自防使人懷懼也乃只將數十騎馳到上洛宣詔綏慰邊戍略得齊人悉令遣還南人感悅兩境交和在州四年甚有稱績召還除兗州刺史兗多劫盜崇乃村置一樓樓懸一鼓盜發之處雙槌擊鼓四面諸村聞鼓齊擊咸守要路俄頃聲布百里其中險要悉有伏故盜竊始發便爾擒送諸州置樓懸鼓自崇始也延昌初都督江西諸路事先是壽春縣人苟泰有子三歲遇賊亡失後見在同縣趙奉伯家二家各言己子並有鄰證郡縣不能斷崇令二父與兒各禁別處經數旬乃告之曰君兒昨不

幸過疾暴死了也苟泰聞之悲號不自勝奉伯但咨嗟而已崇遂以兒還泰奉伯乃款引又定州流人解慶賓兄弟坐事徙揚州弟思安背役亡歸慶賓欲規絕名貫乃認城外死尸詐稱其弟爲軍兵李蓋等所殺有女巫楊氏自誣云見鬼稱說思安被害甚苦崇疑之密遣二人非州內所識者僞從外來詣慶賓告曰僕在北州比有一人見過寄宿夜中共語疑其有異便即詰問乃云是流兵背役解某我兄慶賓見住揚州相國城內脫矜愍爲我往告我兄必望相謝且勿送官也慶賓見說悵然失色故求少停此人具報崇崇一鞫即伏時霖雨十三日大水入城崇與兵泊

城中而水增未已崇乃乘船附女牆州府勸崇棄州保北山崇曰淮南萬里繫于吾身一旦動腳百姓瓦解揚州之地恐非國物昔王尊慷慨義感黃河吾豈愛一軀哉但憐士庶無辜同死可桴筏隨高人規自脫吾必死守此城時州人裴絢等受梁假豫州刺史因乘大水謀欲爲亂崇皆擊滅之是時非崇則淮南不守矣崇沈深有將略在州凡十年嘗養壯士數千人寇賊侵邊所向摧破號曰臥虎孝明踐祚褒賜衣馬徵拜尚書令孝明靈太后嘗幸左藏王公嬪主從者百餘人皆賜布絹各任其力多者過二百匹少者百餘崇與章武王融以所負多顛仆於地崇乃傷腰融至損腳時人爲之語曰陳留章武傷腰折股長子世哲性傾巧善事人以貨賂自達高肇劉騰之處勢也皆與親善世號爲李錐

張嘉貞

張嘉貞猗氏人御史張循憲使河東因決事未決問吏曰諸君頗知有佳客乎吏舉嘉貞循憲召而咨之嘉貞條析洗然循憲大驚試命草奏武后以爲能循憲對曰張嘉貞所爲也嘉貞儀止秀偉奏對偘偘后召見異之即拜監察御史擢循憲司勳郎中酬其得人嘉貞累進中書舍人歷梁秦二州都督并州長史政以嚴辦吏下畏之奏事京師

玄宗善其對數加慰勞嘉貞自陳少孤與弟嘉祐相恃以長今爲鄯州別駕願內徙使少相近帝爲徙嘉祐忻州刺史突厥九姓新內屬雜處太原北嘉貞請置天兵軍即以爲天兵使明年入朝或告其反按之無狀帝乃令坐告者嘉貞辭曰國之重兵利器皆在邊今告者一不當即罪之臣恐塞言路且爲未來之患天子大悅許以入相嘉貞因曰昔馬周起徒步謁人主血氣方壯太宗用之能盡其才甫五十而沒向使用少晚則無及已陛下不以臣不肖必用之要及其時後衰無能爲也帝曰卿第往行即召卿矣及宋璟等罷相帝欲用之而忘其名夜詔中書侍郎韋抗

曰、朕嘗記其風操而令爲北方大將姓張而複名者、可爲
我思之、抗曰非張齊丘乎、今見爲朔方節度使、帝乃令草
詔召之至夜半、帝閱大臣表疏、一閱便得遂以嘉貞爲中
書侍郎同平章事、遷中書令居位三年、善傳奏敏於裁遣、
初嘉貞在兵部、而張說已爲侍郎、及皆相、說反位其下、故
說不平、遂出嘉貞爲幽州刺史、嘉貞性簡疏與人不疑、內
曠絜也、或時以此失其始爲中書舍人、崔混輕之後與議
事正出其上、混驚曰、此終其坐後十年、果爲中書令嘉貞
雖貴不立田園、有勸之者、曰吾嘗相國矣、未死豈有餓憂、
若以譴去雖富田產猶不能有也

崔祐甫

崔祐甫、字貽孫、世以禮法聞、第進士、調壽安尉、安祿山陷
洛陽、祐甫冒矢石入私廟負木主以逃、時侍郎闕祐甫攝
省事、數與宰相常袞爭議不平、會朱泚軍中、貓鼠同乳、表
其瑞詔示袞、袞率羣臣賀、祐甫獨曰、臣聞禮迎貓爲其食
田鼠以其爲人去害、雖細必錄、今貓受畜於人不能食鼠
而交乳之無、乃失其性邪、貓職不修其應若曰法吏有不
觸邪疆吏有不扞敵、臣愚以爲當命有司察貪吏誡邊候
勤徼巡則貓能致工鼠不爲害、代宗異其言、帝崩、袞與禮
官議禮爲君斬衰三年、漢文帝權制三十六日、玄宗以來
始變天子喪爲二十七日、乃者遺詔、雖曰天下吏民三日
釋服、羣臣宜如皇帝服二十七日、乃除祐甫曰、遺詔無臣
庶人之別、袞曰賀循稱吏者官長所署、非公卿百官也、祐
甫對曰、傳曰委之三吏乃三公也、史稱循吏良吏豈胥吏
歟、袞曰、禮非天降地出人情而已、且公卿大臣膺受寵祿、
今與黔首同、信宿而除、於公安乎、祐甫曰、若遺詔何、詔而
可改孰不可改、既而袞入臨、遣從吏扶立殿墀上、祐甫謂
衆曰、臣哭君前、有扶禮乎、袞不勝怒、乃劾祐甫率情變禮、
撓國典、請貶潮州刺史、德宗以爲重、改河南少尹、始肅宗
時、天下務劇、宰相更直掌事、若休沐還第、非大詔命、則聽

直者代署以聞、是時郭子儀朱泚俱以軍功平章事、當署
勑尾、而不行宰相事、帝新卽位、袞如故事代署、子儀泚入
言祐甫不宜貶、帝曰、卿向何所言、今云非邪、二人對曰、臣
初不知、帝怒以袞爲罔上、卽兩換職、以袞河南少尹、而拜
祐甫平章事、自至德乾元以來、天下戰討、啓丐塡委、故官
賞繆紊、永泰後稍稍平定、而元載用事、非賄謝不與官、載
誅、楊綰相、未幾卒、袞當國、凡奏請一杜絕之、惟文辭入第
乃得進、然無所甄異、賢愚同滯、及祐甫則薦舉惟其人、不
自疑畏、未踰年除吏幾八百員、帝嘗謂曰、人言卿擬官多
親舊何邪、對曰、陛下令臣進擬庶官、夫進擬者、必悉其才

行如不與聞之何由得其實帝以為然神策軍使王駕鶴者典衛兵日久帝將代之懼有變祐甫曰是無足慮即召駕鶴留語移時而代者白志貞已入軍中矣淄青李正已表献錢三十萬緡帝意其詐祐甫曰正已誠詐陛下不如因遣使勞其軍以所献就賜將士若正已奉承詔書是陛下恩洽士心也若不用彼自斂怨軍且亂矣帝曰善正已慙服是歳薨年六十贈太傅故事門下侍郎未有贈三師者帝以其有大臣節特寵異之朱泚亂祐甫妻王陷賊中泚常與祐甫同列遺以贈帛救粟受而緘鐍之帝還京具封以献士君子益重其家法云

張詠

張詠字復之濮州人中進士乙科知崇陽縣民以茶為業詠曰茶利厚官將榷之不若早自異也命民拔茶植桑民始以為苦其後榷茶他縣皆失業而崇陽之桑歳至為絹百萬疋云嘗坐城下見有負菜而歸者問之云市之詠怒而笞之曰何不自種吏有一錢在髻傍者詰之乃庫中錢命杖之吏勃然曰一錢何足道爾能杖我不能斬我也詠遂援筆判云一日一錢千日千錢繩鋸木斷水滴石穿自杖劍下階斬其首申府自劾以薦人為太子中允遷秘書丞通判麟相二州太宗聞其強幹擢樞密學士淳化四年冬東西二川大旱寇賊蜂起賊首李順攻陷成都詔王繼恩充招安使討之而以詠知成都府事明年繼恩破賊收成都時闗中率民負糧以餉用詠至府見城中屯兵尚三萬人而無半月之食訪知鹽價素高乃下其估聽民得以米易鹽以故民爭趨之未踰月得米數十萬斛時益州雖收復諸郡餘寇尚充斥繼恩恃功驕恣軍不戢往往剽奪民財詠悉擒招安司吏至廷欲斬之吏股慄求活詠曰汝帥聚兵玩寇不肎出皆汝輩為之也今能亟白乃帥分兵出尚可免繼恩於是分兵隣州不數日城中兵減半諸軍請食馬芻粟詠給以錢繼恩訴曰馬不食錢給錢何也詠

召謂曰今賊餘黨所在尚多紹安使頓兵城中不討賊芻粟民所輸今城外皆賊何由得之繼恩懼乃出城詠計軍食有二歳備乃奏罷陝西運糧上喜曰向益州日以運糧為請詠至方踰月已有二歳備朕無慮矣民有訴主帥帳下卒恃勢嚇取民財者其人聞知縋城夜遁詠差衙校往捕之戒曰爾生擒得則渾衣撲入井中作逃走投井申來是時羣黨訩訩聞自投井故不復言有巡檢所領龍猛軍人劉旰為羣盜龍猛軍者本皆募羣盜不可制者充之慓悍善鬬連入數州蜀人大恐詠召鈐轄以州牌印付之曰今盜勢如此而鈐轄晏然安坐無討賊心是欲詠自行也

鈴轄宜攝州事詠將出鈴轄驚曰某行矣詠顧左右張酒具于城西門曰鈴轄將出吾今餞之詠遂與飲餞城樓上酒數行鈴轄曰某願有謁於公詠曰何也曰某須兵擡願乞應付詠曰諾老夫亦有謁鈴轄曰何也詠曰鈴轄今往必滅賊若不滅賊必斷頭于此樓之下矣已而鈴轄兵敗還走數十里許鈴轄仍召還兵而告之曰觀此翁所為眞斬我也遂復進力戰大破賊詠一日斬一猾吏吏稱無罪詠封判令至市曹讀之吏聞判辭告諸市曰爾輩得好知府矣先是李順有罪此吏縱之故也民間譌言有白頭老翁午後食男女詠召其屬謂曰近者譌言惑衆汝歸縣去

訪市肆中有大言其事者但立證解來明日果得之詠戮于市即日帖然詠曰譌言之興沴氣乘之妖則有形譌則有聲止訛之術在乎識斷不在厭勝也詠初至蜀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合軍大閱始出嵩呼者三詠亦下馬三呼遂攬轡行衆不敢讙每夕張燈炷香宴坐郡樓上鼓沓漏水歷歷分明有差必加詰問守籤者指名伏辜詠曰鼓角為中軍號令在前尚不分明其餘外事將如何也眞宗即位加左諫議大夫咸平二年以工部侍郎出知杭州屬歲歉民多私鬻鹽以自給詠捕犯者數百人悉寛其罰而遣之官屬以請詠曰錢塘十萬家饑者十八九苟不以鹽

自活一旦為盜則其患深矣杭有富民病將死其子三歲富民命其壻主家貲而遺以書曰他日分財以十之三與子而七與壻其後子訟之官壻持父書詣府詠閱之以酒酹地曰汝之婦翁智人也時子幼故以此屬汝不然子死汝手矣乃命三分其財與壻而子與七初詠之自蜀還也詔以牛冕代詠詠聞之曰冕非撫御才其能綏輯之乎踰年果致王均之亂逐冕據益州後雖討平而民尚未寧上以詠前治蜀威惠在人復以詠為樞密直學士知益州蜀民聞之鼓舞相慶詠知民信已乃易嚴以寛凡令下人情無不慰愜詠採訪民間事無遠近悉得其實門人李畋問

其旨詠曰彼有好惡亂我聰明但各於其黨詢之詢君子得君子詢小人得小人雖事有隱匿者十得八九矣祥符三年詠自益州歸復掌三班領登聞檢院以瘍生於腦求知潁州遂命知昇州范延貴為殿直押兵過金陵詠因問曰天使沿路來還曾見有好官否延貴曰昨過萍鄉縣得一邑宰張希顏詠曰何以知之延貴曰入縣境驛傳橋道完葺田萊墾闢至縣廛肆無賭博市易不敢諠夜宿邸中聞更鼓分明以是知其善也詠大笑曰希顏固善矣天使亦善也即日同薦之於朝祥符八年卒於陳年七十諡忠定詠少學劍有士人遊宦遠郡為僕夫持其不法事且欲

其女為妻歲久益恣横不可制詠知之郎陽假僕為馭單騎出城至林麓中斬之而還未第時嘗游蕩陰縣令餽與束帛萬錢張郎負之而歸或謂此去遇夜陂澤深奥人煙疎闊可俟徒伴偕行張曰秋莫矣親老未授衣但淬一短劍去行三十餘里止一孤店惟一翁洎二子夜始分其子呼曰雞巳鳴秀才可去矣詠不答郎推戶詠先以床拒左扉以手拒右扉其子既呼不應郎排闥詠忽退立其子閃身入詠摘其首斃之少時次子又至如前復殺之詠持劍視翁翁方燎火爬痒復斷其首老幼數人併命于室乃縱火行二十餘里始曉後來者相告曰前店失火舉家被焚

也少時宿鄭州有一山人自稱神和子與之語皆塵外事質明為別語云異日相會于西川及知益州因患頭瘡於龍興觀設醮是夕坐寐夢神和子謂曰頭上瘡公勿疑不是死病及覺語與道士王文正文正云曾收得鄭部州處士腊神和子歌詠索而閱之益異其事乃建大閣號曰仙遊閣詠後去蜀留一卷實封文字與僧正希白云俟十年開觀果後十年而卒計至蜀人罷市號慟希白為設大會發所留文字乃公畫像自為賛也賛云乖則違俗崖則絶物乖崖之名聊以表德因號乖崖詠嘗謂李畋曰大小之事皆須用智智猶水也不流則腐又曰子知公事有陰陽否凡百公事未著字前則屬陽陽主生也通變由之著字後屬陰陰主刑也刑貴正名名不可改初太平興國三年科場試不陣成功賦公賦有包戎臥鼓豈煩師旅之威雷動風行舉順乾坤之德自謂擅場欲奪大魁有司以對偶顯失因黜之公憤然毀裂儒服趣豹林谷以弟子事陳希夷希夷一見謂曰子當為貴公卿一生辛苦此地非棲憩之所也果後二年及第希夷以詩遺之曰征吳入蜀是尋常鼎沸笙歌救火忙乞得江南佳麗地卻應多謝腦邊瘡後詠兩入蜀定王均李順之亂又急移餘杭剪左道僧紹倫累乞閑地不許因腦邊瘡乞金陵養病方許之

藏書名臣傳卷二十一終

智謀名臣論

李生曰士之有智謀者未必正直正直者未必有智謀此必然之理也世之貴正直久矣余謂惟智謀之士不用而後正直之臣見節義之行始顯耳節義者敗亡之徵也東漢之末事可見已夫惟國家敗亡然後正直節義之士收其聲名以貴於後世則何益矣歷觀近古嬴氏興而六國之謀臣盡走咸陽而後屈平以忠諫顯於楚李牧以死戰顯於趙荆卿以匕首入秦顯於燕矣雖數子者其名美彼列國者曾奚賴乎漢興陳平之謀居多平非惟有定天下之勳亦且有安社稷之烈使當時無周昌王陵等數十百輩亦何損於漢也由此觀之創業中興之主所用所養皆可知矣予以謂智謀之士可貴也若夫惇厚淸謹士之自好者亦能爲之以之保身雖有餘以之待天下國家緩急之用則不足是亦不足貴矣是故惇謹之士於斯爲下循良之吏悃愊無華方之能吏京兆趙張才質固殊有便於民其實一也

藏書名臣傳卷二十二

七智謀名臣

蘇秦

蘇秦者東周雒陽人也東事師於齊而習之於鬼谷先生出游數歲大困而歸兄弟嫂妹妻妾竊皆笑之曰周人之俗治產業力工商逐什二以爲務今子釋本而事口舌困不亦宜乎蘇秦聞之而慙自傷乃閉室不出出其書徧觀之曰夫士業已屈首受書而不能以取尊榮雖多亦奚以爲於是得周書陰符伏而讀之期年以出揣摩曰此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求說周顯王顯王左右素習知蘇秦皆少之弗信乃西至秦秦惠王方誅商鞅疾辯士弗用乃東之趙趙肅侯令其弟成爲相號奉陽君奉陽君弗說之去游燕歲餘而後得見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林中九原南有嘑沱易水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匹粟支數年南有碣石鴈門之饒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佃作而足於棗栗矣此所謂天府者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無過燕者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甲兵者以趙之爲蔽其南也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

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軍、軍於東垣矣、渡滹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爲一、則燕國必無患矣、文侯曰、子言則可、然吾國小、西迫彊趙、南近齊、齊趙彊國也、於是資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而奉陽君已死、卽因說趙肅侯曰、天下卿相人臣、及布衣之士、皆高賢君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妒君而不任事、是以賓客游士莫敢自盡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君乃今復與士民相親也、

臣故敢盡其愚慮、竊爲君計者、莫若安民無事、且無庸有事於民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而不得、則民不安、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彊於趙、趙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數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秦之所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傅國都而止、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規、則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以爲君患也、臣竊以天下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

倍於秦、料度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爲一、并力西鄉而攻秦、秦必破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見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論哉、夫衡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予秦、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竽琴之音、前有樓闕軒轅、後有長姣美人、國被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夫衡人日夜務以秦權恐愒諸侯以求割地、竊爲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以從親、以畔秦、令天下之將相會於洹水之上、通質、刳白馬而盟、要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其糧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而佐之、趙涉河

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皐、魏塞其道、趙涉河漳博關、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渤海、韓魏皆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清河、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不如約者、五國之兵共伐之、六國從親以賓秦、則秦甲必不敢出函谷以害山東矣、如此則霸王之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立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也、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飭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以約諸侯、是時周天子致文武之胙於秦惠王、惠王使犀首攻魏、禽將龍賈、取魏之雕陰、且

欲東兵蘸秦恐秦兵之至趙也乃激怒張儀入之於秦於
是說韓宣惠王曰韓北有鞏洛成皋之固西有宜陽商阪
之塞東有宛穰洧水南有陘山地方九百餘里帶甲數十
萬天下之彊弓勁弩皆從韓出谿子少府時力距來者皆
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括蔽洞
胸近者鏑弇心韓卒之劍戟皆出於冥山棠谿墨陽合膊
鄧師宛馮龍淵太阿皆陸斷牛馬水截鵠鴈當敵則斬堅
甲鐵幕革抉㕭芮無不畢具以韓卒之勇披堅甲蹠勁弩
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
西面事秦交臂而服羞社稷為天下笑無大於此者矣是

故願大王孰計之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皋今茲効之
明年又復求割地與則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受
後禍且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逆
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結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臣聞
鄙諺曰寧為鷄口無為牛後今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異
于牛後乎於是韓王勃然作色攘臂瞋目按劍仰天太息
曰寡人雖不肖必不能事秦矣又說魏襄王曰大王之地
南有鴻溝陳汝南許鄢昆陽召陵舞陽新都新郪東有淮
潁煮棗無胥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酸棗地方千
里地名雖小然而田舍廬廡之數曾無所芻牧人民之衆

車馬之多日夜行不絕輷輷殷殷若有三軍之衆臣竊量
大王之國不下楚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
受冠帶祠春秋臣竊為大王恥之臣聞大王之卒武士二
十萬蒼頭二十萬奮擊二十萬厮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
千匹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併力一意則必無彊
秦之患故敝邑趙王使臣効愚計奉明約魏王曰寡人不
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因
東說齊宣王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瑯琊西有清河北有渤
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
如丘山三軍之良五家之兵進如鋒矢戰如雷霆解如風

雨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渤海也臨菑之中七
萬戶臣竊度之不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于
遠縣而臨菑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菑甚富而實其民
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筑鬬鷄走狗六博闒鞠者臨菑之
塗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殷人
足志高氣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彊天下莫能當今乃
西面而事秦臣竊為大王羞之且夫韓魏之所以重畏秦
者為與秦接境壤界也兵出而相當不出十日而戰勝存
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
勝則國已危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

為之臣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衛陽晉之道徑乎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比行百人守險千人不敢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秦之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深料秦之無奈齊何而欲西面而事之是羣臣之計過也今無臣事秦之名而有彊國之實臣是故願大王少留意計之齊王曰寡人不敏僻遠守海窮道東境之國也未嘗得聞餘教今足下以趙王詔詔之敬以國從乃西南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彊國也王天下之賢王也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陘塞郇陽地方五千餘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

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彊與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西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秦之所害莫如楚楚彊則秦弱秦彊則楚弱其勢不兩立故為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則鄢郢動矣故願大王早熟計之大王誠能用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燕代橐駝良馬必實外廐故從合則楚王衡成則秦帝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衡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二者大王何居焉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境秦有舉巴蜀并漢中之心秦虎狼

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與深謀恐反人以入於秦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不見勝也內與羣臣謀不足恃也寡人臥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然如縣旌而無所終薄今主君欲一天下收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於是六國從合而并力焉蘇秦為從約長并相六國北報趙王乃行過雒陽車騎輜重諸侯各發使送之甚衆擬於王者周顯王聞之恐懼除道使人郊勞蘇秦之昆弟妻嫂側目不敢仰視俯伏侍取食蘇秦笑謂其嫂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嫂委蛇蒲伏以面掩地而謝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蘇秦喟然歎曰此一

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之況衆人乎且使我有雒陽負郭田二頃吾安能佩六國相印乎於是散千金以賜宗族朋友初蘇秦之燕貸人百錢為資及得富貴以百金償之徧報諸所嘗見德者其從者有一人獨未得報乃前自言蘇秦曰我非忘子子之與我至燕再三欲去我易水之上方是時我困故望子深是以後子子今亦得矣蘇秦既約六國從親歸趙趙肅侯封為武安君乃投從約書於秦秦兵不敢闚函谷關十五年

李卓吾曰蘇秦當其難張儀為其易太史公兩人斷語極當極可賞也

蘇代

秦使犀首欺齊魏與共伐趙欲敗從約齊魏伐趙趙王讓蘇秦蘇秦恐請使燕秦惠王以其女爲燕太子婦是歲文侯卒太子立是爲燕易王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燕取十城易王謂蘇秦曰往日先生至燕而先王資先生見趙遂約六國從今齊先伐趙次至燕以先生之故爲天下笑先生能爲燕得侵地乎蘇秦大慙曰請爲王取之蘇秦見齊王再拜俯而慶仰而弔齊王曰是何慶弔相隨之速也蘇秦曰臣聞饑人所以饑而不食烏喙者爲其愈充腹而與饑死同患也今燕雖弱小卽秦王之少壻也大王利

其十城而長與彊秦爲仇今使弱燕爲鴈行而彊秦敝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是食烏喙之類也齊王愀然變色曰然則奈何蘇秦曰臣聞古之善制事者轉禍爲福因敗爲功大王誠能聽臣計卽歸燕之十城燕無故而得十城必喜秦王知以已之故而歸燕之十城亦必喜此所謂棄仇讎而得石交者也夫燕秦俱事齊則大王號令天下莫敢不聽是王以虛辭附秦以十城取天下此霸王之業也王曰善於是乃歸燕之十城人有毀蘇秦者曰左右賣國反覆之臣也將作亂蘇秦恐得罪歸而燕王不復官也蘇秦見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無有分寸之功而王親拜之

於廟而禮之於廷今臣爲王卻齊之兵而攻得十城宜以益親今來而王不官臣者人必有以不信傷臣於王者臣之不信王之福也臣聞忠信者所以自爲也進取者所以爲人也且臣之說齊王曾非欺之也臣棄老母於東周固去自爲而行進取也今有孝如曾參廉如伯夷信如尾生得此三人者以事大王何若王曰足矣蘇秦曰孝如曾參義不離其親一宿於外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事弱燕之危王哉廉如伯夷義不爲孤竹君之嗣不肯爲武王臣不受封侯而餓死首陽山下有廉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行進取於齊哉信如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

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有信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卻齊之彊兵哉臣所謂以忠信得罪於上者也燕王曰若不忠信耳豈有以忠信而得罪者乎蘇秦曰不然臣聞客有遠爲吏而其妻私於人者其夫將來其私者憂之妻曰勿憂吾已作藥酒待之矣居三日其夫果至妻使妾舉藥酒進之妾欲言酒之有藥則恐其逐主母也欲勿言乎則恐其殺主父也於是乎佯僵而棄酒主父大怒笞之五十故妾一僵而覆酒上存主父下存主母然而不免於笞惡在乎忠信之無罪也夫臣之過不幸而類是乎燕王曰先生復就故官益厚遇之易王母文侯夫人也與

蘇秦私通燕王知之而事之加厚蘇秦恐誅乃說燕王曰臣居燕不能使燕重而在齊則燕必重燕王曰唯先生之所為於是蘇秦佯為得罪於燕而亡走齊齊宣王以為客卿齊宣王卒湣王即位齊大夫多與蘇秦爭寵者使人刺蘇秦不死殊而走蘇秦且死乃謂齊王曰臣即死車裂臣以徇於市曰蘇秦為燕作亂於齊如此則臣之賊必得矣於是如其言而殺蘇秦者果自出齊王因而誅之燕聞之曰甚矣齊之為蘇生報仇也蘇秦之弟曰代代弟蘇厲見兄遂亦皆學及蘇秦死代乃求見燕王欲襲故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竊聞大王義甚高釋鉏耨而干大王臣聞明

王務聞其過不欲聞其善臣請謁王之過夫齊趙者燕之仇讐也楚魏者燕之援國也今王奉仇讐以伐援國非所以和燕也王曰夫齊者固寡人之讐所欲伐也直患國敝力不足也子能以燕伐齊則寡人舉國委子對曰凡天下戰國七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南附楚楚重西附秦秦重中附韓魏韓魏重且苟所附之國重此必使王重矣今夫齊長主而自用也南攻楚五年畜聚竭西困秦三年士卒罷敝北與燕人戰覆三軍得二將然而以其餘兵南面舉五千乘之大宋而包十二諸侯此其君欲得其民力竭惡足取乎且臣聞之數戰則民勞久師則兵敝矣燕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可以為固長城鉅防足以為塞誠有之乎對曰天時不與雖有清濟濁河惡足以為固民力罷敝雖有長城鉅防惡足以為塞且異日濟西不師所以備趙也河北不師所以備燕也今濟西河北盡已役矣封內敝矣夫驕君必好利而亡國之臣必貪於財王誠能無羞寵子母弟以為質寶珠玉帛以事左右彼將有德燕而輕亡宋則齊可亡已燕王曰吾終以子受命於天矣燕乃使一子質於齊而蘇厲因燕質子而求見齊王齊王怨蘇秦欲囚蘇厲燕質子為謝已遂委質為齊臣燕相子之與蘇代婚而欲得燕權乃使蘇代侍質子於齊

齊使代報燕燕王噲問曰齊王其霸乎曰不能曰何也曰不信其臣於是燕王專任子之已而讓位燕大亂齊伐燕殺王噲子之燕立昭王而蘇代蘇厲遂不敢入燕皆歸齊齊伐宋宋急蘇代乃遺燕昭王書曰夫以宋加之淮北彊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北夷方七百里加之以魯衛彊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二齊也夫一齊之彊燕猶狼顧而不能支今以三齊臨燕其禍必大矣雖然智者舉事因禍為福轉敗為功齊紫敗素也而賈十倍越王句踐棲於會稽復殘彊吳而霸天下此皆因禍為福轉敗為功者也今王若欲因禍為福轉敗為功則莫若挑霸

齊而尊之使使盟於周室焚秦符曰其大上計破秦其次必長賓之秦挾賓以大破秦王必患之秦五世伐諸侯今爲齊下秦王之志苟得窮齊不憚以國爲功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言說秦王曰燕趙破宋肥齊尊之爲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燕趙不利而勢爲之者以不信秦王也然則王何不使可信者接收燕趙令涇陽君高陵君先於燕趙秦有變因以爲質則燕趙信秦秦爲西帝燕爲北帝趙爲中帝立三帝以令於天下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因驅韓魏以伐齊曰必反宋地歸楚淮北反宋地歸楚淮北燕趙之所利也

並立三帝燕趙之所願也夫實得所利尊得所願燕趙棄齊如脫躧矣今不收燕趙齊霸必成諸侯贊齊而王不從是國伐也諸侯贊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今收燕趙國安而名尊不收燕趙國危而名卑夫去尊安而取危卑智者不爲也秦王聞若說必若刺心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若言說秦秦必取齊必伐矣夫取秦厚交也伐齊正利也尊厚交務正利聖主之事也燕昭王善其書曰先人嘗有德蘇氏子之之亂而蘇氏去燕燕欲報仇於齊非蘇氏莫可乃召蘇代復善待之與謀伐齊竟破齊湣王出走久之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曰楚得枳而國亡齊得

宋而國亡齊楚不得以有枳宋而事秦者何也則有功者秦之深讐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告楚曰蜀地之甲乘船浮於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乘船出於巴乘夏水而下漢四日而至五渚寡人積甲宛東下隨智者不及謀勇士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王乃欲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爲是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一日而斷大行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二日而莫不盡繇我離兩周而觸鄭五日而國舉韓氏以爲然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戟韓氏太行卷我下枳道南陽封冀包兩周乘夏水

浮輕舟彊弩在前銛戈在後決滎口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外黃濟陽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氏以爲然故事秦秦欲攻安邑恐齊救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爲木人以寫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爲齊罪秦欲攻韓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曰齊王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有齊無秦有秦無齊必伐之必亡之已得宜陽少曲致藺石因以破齊爲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則以南陽委於楚曰寡人固與韓且絕矣殘均陵

塞鄳阨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棄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鄳阨爲楚罪兵困於林中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以濟西委於趙趙得講於魏質公子延因犀首屬行而攻趙兵傷於譙石遇敗於陽馬而重魏則以葉蔡委於魏已得講於趙則劫魏不爲割困則使太后弟穰侯爲和羸則兼欺舅與母適燕者曰以膠東適趙者曰以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鄳阨適齊者曰以宋此必令言如循環用兵如刺蜚母不能制舅不能約龍賈之戰岸門之戰封陵之戰高商之戰趙莊之戰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上雒之地三川

晉國之禍三晉之半秦禍如此其大也而燕趙之秦者皆以爭事秦說其主此臣之所大患也燕昭王不行蘇代復重於燕燕使約諸侯從親如蘇秦時或從或不而天下由此宗蘇氏之從約代厲皆以壽死名顯諸侯

太史公曰蘇秦兄弟三人皆游說諸侯以顯名其術長於權變而蘇秦被反間以死天下共笑之諱學其術然世言蘇秦多異異時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蘇秦夫蘇秦起閭閻連六國從親此其智有過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時序毋令獨蒙惡聲焉

張儀

張儀者魏人也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以不及張儀張儀已學而游說諸侯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張儀共執張儀掠笞數百不服釋之其妻曰嘻子毋讀書游說安得此辱乎張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蘇秦已說趙王而得相約從親然恐秦之攻諸侯敗約後負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使人微感張儀曰子始與蘇秦善今秦已當路子何不往游以求通子之願張儀於是之趙上謁求見蘇秦蘇秦乃誡門下人不爲通又使不得去者數日已而見之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因而數讓之曰以子之才能乃自令

困辱如此吾寧不能言而富貴子子不足收也謝去之張儀之來也自以爲故人求益反見辱怒念諸侯莫可事獨秦能苦趙乃遂入秦蘇秦已而告其舍人曰張儀天下賢士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柄者獨張儀可耳然貧無因以進吾恐其樂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意子爲我陰奉之乃言趙王發金幣車馬使人微隨張儀與同宿舍稍稍近就之奉以車馬金錢所欲用爲取給而勿告張儀遂得以見秦惠王惠王以爲客卿與謀伐諸侯蘇秦之舍人乃辭去張儀曰賴子得顯方且報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知君乃蘇君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

以爲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感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盡蘇君之計謀今君已用請歸報張儀曰嗟乎此吾在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吾又新用安能謀趙乎爲吾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且蘇君在儀寧渠能乎張儀既相秦爲文檄告楚相曰始吾從若飲我不盜而璧若笞我若善守汝國我顧且盜而城秦惠王十年使公子華與張儀圍蒲陽降之儀因言秦復與魏而使公子繇質於魏儀因說魏王曰秦王之遇魏甚厚魏不可以無禮魏因入上郡少梁謝秦惠王惠王乃以張儀爲相更名少梁曰夏陽儀相秦四歲立惠王爲王居一歲爲秦將取陝築上郡塞其

後二年使與齊楚之相會齧桑東還而免相相魏以爲秦欲令魏先事秦而諸侯效之魏王不肯聽儀秦王怒伐取魏之曲沃平周復陰厚張儀益甚張儀留魏四歲而魏襄王卒哀王立張儀復說哀王哀王不聽於是張儀陰令秦伐魏魏與秦戰敗明年齊又來敗魏於觀津秦復欲攻魏先敗韓申差軍斬首八萬諸侯震恐而張儀復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地四平諸侯四通輻湊無名山大川之限從鄭至梁二百餘里車馳人走不待力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守亭鄣者不下十萬梁之地勢固戰場也梁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且夫諸侯之爲從者將以安社稷尊主彊兵顯名也今從者一天下約爲昆弟刑白馬以盟洹水之上以相堅也而親昆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僞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成亦明矣爲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臥國必無憂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者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如梁楚雖有富大之名而實空虛其卒雖多然而輕走易北不能堅戰悉梁之兵南面而伐楚勝之必矣割楚而益梁虧楚而

適秦嫁禍安國此善事也魏哀王於是乃倍從約而因儀請成於秦張儀歸復相秦秦欲伐齊齊楚從親於是張儀往相楚楚懷王聞張儀來虛上舍而自館之儀說楚王曰大王誠能聽臣閉關絕約於齊臣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王大說而許之羣臣皆賀陳軫獨弔楚王怒陳軫對曰不然以臣觀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齊秦合齊秦合則患必至矣楚王曰有說乎陳軫對曰夫秦之所以重楚者以其有齊也今閉關絕約於齊則楚孤秦奚貪夫孤國而與之商於之地六百里張儀至秦必負王是北絕齊交而生患於秦也而兩國之兵必俱至善爲王計者不若陰合而

陽絶於齊、楚王曰、願陳子閉口勿言、以待寡人得地、乃以相印授張儀、厚賂之（貼○頭○）、於是遂閉關絶約於齊、使一將軍隨張儀、張儀至秦、佯失綏墮車、不朝三月、楚王聞之曰、儀以寡人絶齊未甚邪、乃使勇士至宋、借宋之符、北罵齊王、齊王大怒、折節而下秦、秦齊之交合、張儀乃朝、謂楚使者曰、臣有奉邑六里、願以獻大王左右、楚使者還報楚王、楚王大怒、發兵而攻秦、陳軫曰、軫可發口乎、攻之不如割地反以賂秦、與之并兵而攻齊、是我出地於秦、取償於齊也、王國尚可存、楚王不聽、卒發兵而使將軍屈匄擊秦、秦齊共擊楚、斬首八萬、殺屈匄、遂取丹陽漢中之地、楚又復益發

藏書　名臣　卷二十三　十八

兵而襲秦、至藍田、大戰、楚大敗、於是楚割兩城以與秦平、秦要楚欲得黔中地、欲以武關外易之、楚王曰、不願易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地、秦王欲遣之、口弗忍言、張儀乃請行、惠王曰、彼楚王怒子之負以商於之地、是且甘心於子、張儀曰、秦彊楚弱、臣善靳尚、尚得事楚夫人鄭袖、袖所言皆從、且臣奉王之節使楚、楚何敢加誅、假令誅臣而爲秦得黔中之地、臣之上願也、遂使楚、楚懷王至則囚張儀、將殺之、靳尚謂鄭袖曰、子亦知子之賤於王乎、鄭袖曰、何也、靳尚曰、秦王甚愛張儀、而不欲出之、今將以上庸之地六郡賂楚、以美人聘楚、以宮中善歌謳者爲媵、楚王重地尊

秦、秦女必貴、而夫人斥矣、不若爲言而出之、於是鄭袖日夜言於懷王、懷王乃赦張儀、厚禮之如故、張儀既出、未去、（秦、秦、未）（然儀○不○可○謂○楚○明○矣○）聞蘇秦死、乃說楚王曰、秦與楚接境壤界、固形親之國也、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使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爲大王箕箒之妾、効萬室之都、以爲湯沐之邑、長爲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伐、於是楚王已得張儀、而重出黔中地與秦、欲許之、屈原曰、前大王見欺於張儀、張儀至、臣以爲大王烹之、今縱弗忍殺之、又聽其邪說、不可、懷王曰、許儀而得黔中、美利也、卒許張儀、與秦親、張儀去（此、後、方、明、說、六、國、以、從）楚、因遂之韓、說韓王、韓王聽儀計、張儀歸報、秦惠王封儀

藏書　名臣　卷二十三　十九

五邑、號曰武信君、使張儀東說齊湣王、西說趙王、又北之燕、說燕昭王、三國皆聽儀、欲事秦、儀歸報、未至咸陽、而秦惠王卒、武王立、武王自爲太子時、不說張儀、及即位、羣臣多讒張儀、諸侯聞張儀有郤武王、皆畔衡、復合從、張儀懼誅、乃謂秦武王曰、儀有愚計、願効之、王曰、奈何、對曰、爲秦社稷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也、今聞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之、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必興師而伐梁、梁齊之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毋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案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爲然、乃具革車三十

乘入儀之梁齊果興師伐之張儀相魏一歲而卒

太史公曰夫張儀之行事甚於蘇秦然世惡蘇秦者以其先死而儀振暴其短以扶其說成其衡道要之此兩人真傾危之士哉

陳軫

陳軫與張儀俱事秦惠王皆貴重爭寵張儀惡陳軫於秦王曰軫重幣輕使秦楚之間將爲國交也今楚不加善於秦而善軫者軫自爲厚而爲王薄也且軫欲去秦而之楚王胡不聽乎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之楚有之乎軫曰然王曰儀之言果信矣軫曰非獨儀知之也行道之士盡知之矣昔子胥忠於其君而天下爭以爲臣曾參孝於其親而天下願以爲子故賣僕妾不出閭巷而售者良僕妾也出婦嫁于鄉曲者良婦也今軫不忠其君楚亦何以軫爲忠乎忠且見棄軫不之楚何歸乎王以其言爲然遂善待之居秦期年秦惠王終相張儀而陳軫奔楚楚未之重也而使陳軫使於秦韓魏相攻期年不解秦惠王欲救之陳軫適至秦惠王曰子去寡人之楚亦思寡人不陳軫對曰王聞夫越人莊舄乎王曰不聞曰越人莊舄仕楚執珪有頃而病楚王曰舄故越之鄙細人也今仕楚執珪貴富矣亦思越不中謝對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則越聲不思越則楚聲使人往聽之猶尚越聲也今臣雖棄逐之楚豈能無秦聲哉惠王曰善今韓魏相攻期年不解或謂寡人救之便或曰勿救便寡人不能決願子爲子主計之餘爲寡人計之陳軫對曰亦嘗有以夫卞莊子刺虎聞於王者乎莊子欲刺虎館豎子止之曰兩虎方且食牛食甘必爭爭則必鬬鬬則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雙虎之名卞莊子以爲然立須之有頃兩虎果鬬大者傷小者死莊子從傷者而刺之一舉果有雙虎之功今韓魏相攻期年不解是必大國傷小國亡從傷而伐之一舉必有兩實此猶莊子刺虎之類乎臣主與王何異也惠王曰善卒弗救初秦惠王六年楚使柱國昭陽將兵攻魏破之於襄陵得八邑又移兵攻齊齊王患之陳軫適爲秦使齊齊王曰爲之奈何陳軫曰王勿憂請令罷之即往見昭陽軍中曰願聞楚國之法破軍殺將者何以貴之昭陽曰其官爲上柱國封上爵執珪陳軫曰其有貴於此者乎昭陽曰令尹陳軫曰令君已爲令尹矣此國冠之上臣請得譬之人有遺其舍人一卮酒者舍人相謂曰數人飲此不足以徧請遂畫地爲蛇蛇先成者獨飲之一人曰吾蛇先成舉酒而起曰吾能爲之足及其爲之足而後成人奪之酒而飲之曰蛇固無足今爲之足是非蛇也今君

相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功莫大焉，冠之上不可以加矣。今又移兵而攻齊，攻齊勝之，官爵不加；攻之不勝，身死爵奪，有毀於楚。此爲蛇添足之說也。不若引兵而去以德齊，此持滿之術也。昭陽曰善，引兵去。

犀首

犀首者，魏之陰晉人也。名衍，姓公孫氏。與張儀不善。張儀爲秦之魏，魏王相張儀，犀首弗利，故令人謂韓公叔曰：張儀已合秦魏矣。其言曰：魏攻南陽，秦攻三川，魏王所以貴張子者，欲得韓地也。且韓之南陽已舉矣，子何不少委焉以爲衍功，則秦魏之交可錯矣。然則魏必圖秦而棄儀，收

韓而相衍。公叔以爲便，因委之犀首以爲功。果相魏，張儀去。義渠君朝于魏，犀首聞張儀復相秦，害之。犀首乃謂義渠君曰：道遠不得復過，請謁事情。曰：中國無事，秦得燒掇焚杅君之國；有事，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其後五國伐秦，會陳軫謂秦王曰：義渠君者，蠻夷之賢君也，不如賂之以撫其志。秦王曰善，乃以文繡千純、婦女百人遺義渠君。義渠君致羣臣而謀曰：此公孫衍所謂邪？乃起兵襲秦，大敗秦人李伯之下。張儀已卒之後，犀首入相秦，嘗佩五國之相印，爲約長。

樗里子

樗里子者，名疾，秦惠王之弟也，與惠王異母。樗里子滑稽多智，秦人號曰智囊。秦惠王二十五年，使樗里子爲將伐趙，虜趙將軍莊豹，拔藺。明年，助魏章攻楚，敗楚將屈丐，取漢中地。秦封樗里子，號爲嚴君。秦惠王卒，太子武王立，逐張儀、魏章，而以樗里子、甘茂爲左右丞相。秦使甘茂攻韓，拔宜陽，使樗里子以車百乘入周。周以卒迎之，意甚敬。楚王怒，讓周以其重秦客。游騰爲周說楚王曰：智伯之伐仇猶，遺之廣車，因隨之以兵，仇猶遂亡。何則？無備故也。齊桓公伐蔡，號曰誅楚，其實襲蔡。今秦虎狼之國，使樗里子以車百乘入周，周以仇猶、蔡觀焉，故使長戟居前，彊弩在後，

名曰衛疾，而實囚之。且夫周豈能無憂其社稷哉？恐一旦亡國以憂大王。楚王乃悅。秦武王卒，昭王立，樗里子又益尊重。昭王七年，樗里子卒，葬于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歲，是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樗里子疾室在於昭王廟西渭南陰鄉樗里，故俗謂之樗里子。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直其墓。秦人諺曰：力則任鄙，智則樗里。

甘茂甘羅

甘茂者，下蔡人也。事下蔡史舉先生，學百家之說。因張儀、樗里子而求見秦惠王，王見而說之。惠王卒，武王立，以甘

茂爲左丞相、以樗里子爲右丞相、秦武王三年、謂甘茂曰、寡人欲容車通三川、以窺周室、而寡人死不朽矣、甘茂曰、請之魏、約以伐韓、而令向壽輔行、甘茂至、謂向壽曰、子歸言之於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事成、盡以爲子功、向壽歸以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甘茂至、王問其故、對曰、宐陽大縣也、上黨南陽積之久矣、名曰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險、行千里攻之難、昔曾參之處費、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頃之、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之、又一人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投杼下機、踰墻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其母信之也、三人疑之、其母懼焉、今臣之賢不若曾參、王之信臣又不如曾參之母、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始張儀西并巴蜀之地、北開西河之外、南取上庸、天下不以多張子、而以賢先王、魏文侯令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返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也、主君之力也、今臣羇旅之臣也、樗里子公孫衍二人者挾韓而議之、王必聽之、是王欺魏王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盟、卒使丞相甘茂將兵伐宐陽、五月而不拔、樗里子公孫衍果爭之、武王召甘茂、欲罷兵、甘茂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大悉起兵、使甘茂擊之、斬首六萬、遂拔宐陽、韓襄王使公仲侈入謝、與秦平、武王竟至周、而卒於周、其弟立爲昭王、向壽公孫衍怨讒甘茂、茂懼、輟伐魏蒲阪、亡去、奔齊逢蘇代、代爲齊使於秦、甘茂曰、臣得罪於秦、懼而遯逃、無所容跡、臣聞貧人女與富人女會績、貧人女曰、我無以買燭、而子之燭光幸有餘、子可分我餘光、無損子明、而得一斯便焉、今臣困而君方使秦而當路矣、茂之妻子在焉、願君以餘光振之、蘇代許諾、遂致使於秦、已因說秦王曰、甘茂非常士也、其居於秦、累世重矣、自殽塞及至鬼谷、其地形險易皆明知之、彼以齊約韓魏反以圖秦、非秦之利也、秦王曰、然則奈何、蘇代曰、王不若重其贄、厚其祿以迎之、使彼來則置之鬼谷、終身勿出、秦王曰、善、即賜之上卿、以相印迎之於齊、甘茂不往、蘇代謂齊湣王曰、夫甘茂賢人也、今秦賜之上卿、以相印迎之、甘茂德王之賜、好爲王臣、故辭而不往、今王何以禮之、齊王曰、善、即位之上卿而處之、秦因復甘茂之家以市於齊、

甘羅者、甘茂孫也、茂既死、甘羅年十二、事秦相文信侯呂不韋、秦始皇帝使剛成君蔡澤於燕、三年而燕王喜使太子丹入質於秦、秦使張唐往相燕、欲與燕共伐趙以廣河間之地、張唐謂文信侯曰、臣嘗爲秦昭王伐趙、趙怨臣曰、

得唐者、與百里之地、今之燕、必經趙、臣不可以行、文信侯
不怏、未有以強也、甘羅曰、君侯何不怏之甚也、文信侯曰、
吾令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燕太子丹已入質矣、吾自請
張卿相燕而不肎行、甘羅曰、臣請行之、文信侯叱曰、去、我
身自請之而不肎、汝焉能行之、甘羅曰、夫項橐生七歲爲
孔子師、今臣生十二歲於茲矣、君其試臣、何遽叱乎、於是
甘羅見張卿曰、卿之功、孰與武安君、卿曰、武安君南挫彊
楚、北威燕趙、戰勝攻取、破城墮邑、不知其數、臣之功不如
也、甘羅曰、應侯之用於秦也、孰與文信侯專、曰應侯不如
文信侯專、甘羅曰、卿明知其不如文信侯專與、曰知之、甘

羅曰、應侯欲攻趙、武安君難之、去咸陽七里而立死於杜
郵、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不肎行、臣不知卿所死處矣、
張唐曰、請因孺子行、令裝治行、行有日、甘羅謂文信侯曰、
借臣車五乘、請爲張唐先報趙、文信侯乃入言之於始皇
曰、昔甘茂之孫甘羅、年少耳、然名家之子孫、諸侯皆聞之、
今者張唐欲稱疾不肎行、甘羅說而行之、今願先報趙、請
許遣之、始皇名見、使甘羅至趙、趙襄王郊迎甘羅、甘羅說
趙王曰、王聞燕太子丹入質秦歟、曰聞之、曰聞張唐相燕
歟、曰聞之、燕太子丹入秦者、燕不欺秦也、張唐相燕者、秦
不欺燕也、燕秦不相欺者、伐趙危矣、燕秦不相欺、無異故、

欲攻趙而廣河閒、王不如齎臣五城以廣河閒、請歸燕太
子、與彊趙攻弱燕、趙王立自割五城以廣河閒、秦歸燕太
子、趙攻燕、得上谷三十城、令秦有十一、甘羅還報秦、乃封
甘羅以爲上卿、復以始甘茂田宅賜羅

藏書名臣傳卷二十二

七智謀名臣

范雎

范雎者魏人也字叔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資乃先事魏中大夫須賈須賈為魏昭王使於齊范雎從留數月未得報齊襄王聞雎辯口乃使人賜雎金十斤及牛酒雎辭謝不敢受須賈知之大怒以為雎持魏國陰事告齊故得此饋歸以告魏相魏相魏之諸公子曰魏齊魏齊大怒使舍人笞擊雎折脅摺齒雎佯死即卷以簀置廁中賓客飲者醉更溺雎故僇辱以懲後令無妄言者雎從簀中謂守者

曰公能出我我必厚謝公守者乃請出棄簀中死人魏齊醉曰可矣范雎得出後魏齊悔復召求之魏人鄭安平聞之乃遂操范雎亡伏匿更名姓曰張祿當此時秦昭王使謁者王稽於魏鄭安平詐為卒侍王稽王稽問魏有賢人可與俱西游者乎鄭安平曰臣里中有張祿先生欲見君言天下事其人有仇不敢晝見王稽曰夜與俱來鄭安平夜與張祿見王稽語未究王稽知范雎賢謂曰先生待我於三亭之南與私約而去王稽辭魏去過載范雎入秦至湖關望見車騎從西來范雎曰彼來者為誰王稽曰秦相穰侯東行縣邑范雎曰吾聞穰侯專秦權惡內諸侯客此恐辱我我寧且匿車中有頃穰侯果至勞王稽因立車而語曰關東有何變曰無有又謂王稽曰謁君得無與諸侯客子俱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王稽曰不敢即別去范雎曰吾聞穰侯智士也其見事遲鄉者疑車中有人忘索之於是范雎下車走曰此必悔之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乃已王稽遂與范雎入咸陽已報使因言曰魏有張祿先生天下辯士也曰秦王之國危於累卵得臣則安然不可以書傳也臣故載來秦王弗信使舍食草具待命歲餘當是時昭王已立三十六年穰侯華陽君昭王母宣太后之弟而涇陽君高陵君皆昭王同母弟也穰侯相三

人者更將有封邑以太后故私家富重於王室及穰侯為秦將且欲越韓魏而伐齊綱壽欲以廣其陶封范雎乃上書曰臣聞明主立政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故無能者不敢當職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為可願行而益利其道以臣之言為不可久留臣無為也語曰庸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而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胸不足以當椹質而要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哉且臣聞周有砥砨宋有結綠梁有縣藜楚有和朴此四寶者土之所生良工之所失也而為天下名器然則聖

王之所棄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者，何也？為其割榮也。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而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舜禹復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概於王心邪？亡其言臣者賤而不可用乎？自非然者，臣願得少賜游觀之閒，望見顏色。一語無效，請伏斧質。於是秦昭王大悅，乃謝王稽，使以傳車召雎。於是范雎乃得見於離宮，佯為不知永巷而入其中。王來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范雎謬謂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穰

侯耳。欲以感怒昭王。昭王至，聞其與宦者爭言，遂延迎，謝敬，執賓主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觀范雎之見者，羣臣莫不洒然變色易容者。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閒，秦王復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邪？范雎曰：非敢然也。臣聞昔者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為漁父而釣於渭濱耳，若是者，交疏也。已說而立為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遂收功於呂尚，而卒王天下。鄉使文王疏呂尚而不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業也。今臣羇旅之臣也，交疏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效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者也。秦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僻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辱至於此，是天以寡人慁先生而存先王之宗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王而不棄其孤也。先生奈何而言若是！事無大小，上（好漢）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拜，秦王亦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四塞以為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阪，奮擊百萬，戰車千乘，利則出攻，不利則入守，此王者之地也。民怯於私鬬而勇於公戰，此王者之民也。王并此二者而

有之。夫以秦卒之勇，車騎之衆，以治諸侯，譬若馳韓盧而搏蹇兔也，霸王之業可致也。而羣臣莫當其位，至今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為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亦有所失也。秦王跽曰：寡人願聞失計。然左右多竊聽者，范雎恐，未敢言內，先言外事，以觀秦王之俯仰。因進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綱壽，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也，則不義矣。今見與國之不親也，越人之國而攻，可乎？其於計疏矣。且昔齊湣王南攻楚，破軍殺將，再辟地千里，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有

也諸侯見齊之罷弊君臣之不和也興兵而伐齊大破之
士辱兵頓故齊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
謂借賊兵而齎盜糧者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
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釋此而遠攻不亦謬乎今夫
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其欲霸必親中國以爲
天下樞以威楚趙楚彊則附趙趙彊則附楚楚趙皆附齊
必懼矣齊懼必卑詞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因可虜矣
王曰寡人敬聞命矣乃拜范雎爲客卿謀兵事卒聽范雎
謀使五大夫綰伐魏拔懷後二歲拔邢丘客卿范雎復說
昭王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也譬如木之有

蠹也人之有心腹之病也天下無變則已天下有變其爲
秦患者孰大於韓乎王不如收韓王曰善且欲發使於韓
范雎日益親復說用數年矣因請間說曰臣居山東時聞
齊之有田文不聞其有王也聞秦之有太后穰侯華陽高
陵涇陽不聞其有王也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
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
涇陽等擊斷無諱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
之有也爲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然則權安得不傾
令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治國者乃內固其威而外重其
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制於諸侯剖符於天下政適伐

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弊御於諸侯戰敗
則結怨於百姓而禍歸於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
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亦聞
恒思有神叢與恒思有悍少年請與叢博曰吾勝叢叢籍
我神三日不勝叢叢困我乃左手爲叢投右手自爲投勝叢
叢籍其神三日叢往求之遂弗歸五日而叢枯七日而叢
亡今國者王之叢勢者王之神籍人以此得無危乎昭王
聞之大懼於是廢太后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於關外
乃拜范雎爲相封之以應號爲應侯當是時秦昭王四十
一年也范雎既相秦秦號曰張祿而魏不知以爲范雎已

死久矣魏聞秦且東伐韓魏魏使須賈於秦范雎聞之爲
微行敝衣閒步之邸見須賈須賈見之而驚曰范叔固無
恙乎范雎曰然須賈笑曰范叔有說於秦邪曰不也雎前
日得過於魏相故亡逃至此安敢說乎須賈曰今叔何事
范雎曰臣爲人庸賃須賈意哀之留與坐飲食曰范叔一
寒如此哉乃取其一綈袍以賜之須賈因問曰秦相張君
公知之乎吾聞幸於王天下之事皆決於相君今吾事之
去留在張君孺子豈有客習於相君者哉范雎曰主人翁
習知之唯雎亦得謁雎請爲見君於張君須賈曰吾馬病
車軸折非大車駟馬吾固不出范雎曰願爲君借大車駟

馬於主人翁范雎歸取大車駟馬為須賈御之入秦相府
府中望見有識者皆避匿須賈怪之至相舍門謂須賈曰
待我為君先入通於相君須賈待門下持車良久問門下
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無范叔須賈曰鄉者與我載而
入者門下曰乃吾相張君也須賈大驚自知見賣乃肉袒
膝行因門下人謝罪於是范雎盛帷帳侍者甚衆見之須
賈頓首言死罪曰賈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賈不敢
復讀天下之書不敢復與天下之事賈有湯鑊之罪請自
屏於胡貉之地唯君死生之范雎曰汝罪有幾昔者楚昭
王時申包胥為楚卻吳軍楚王封之以荊五千戶包胥辭

不受為丘墓之寄於荊也今雎之先人丘墓亦在魏公前
以雎為有外心於齊而惡雎於魏齊公之罪一也當魏齊
辱我於廁中公亦不止罪二也更醉而溺我公其何忍乎
罪三也然公之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
故釋公乃謝罷入言之昭王罷歸須賈須賈辭於范雎范
雎大供具盡請諸侯使與坐堂上食飲甚設而坐須賈於
堂下置莝豆其前令兩黥徒夾而馬食之數曰為我告魏
王急持魏齊頭來不然者我且屠大梁須賈歸以告魏齊
魏齊恐亡走趙匿平原君所昭王召王稽拜為河東守又
任鄭安平以為將軍范雎於是散家財物盡以報所嘗困

戹者

蔡澤

蔡澤者燕人也游學干諸侯小大甚衆不遇而從唐舉相
曰吾聞先生相李兌曰百日之內持國秉政有之乎曰有
之曰若臣者何如唐舉熟視而笑曰先生曷鼻巨肩魋顏
蹙齃膝攣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澤知唐舉戲之乃
曰富貴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壽也願聞之唐舉曰先生
之壽從今以往者四十三歲蔡澤笑謝而去謂其御者曰
吾持粱刺齒肥躍馬疾驅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要揖讓
人主之前食肉富貴四十三年足矣去之趙見逐入韓魏

遇奪釜鬲於塗聞應侯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於秦應
侯內慚蔡澤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
曰燕客蔡澤天下雄俊弘辯智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
困君而奪君之位應侯聞曰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說吾
既知之衆口之辯吾皆摧之是惡能困我而奪我位乎使
（不得不名）
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倨應
侯因讓之曰子嘗宣言欲代我相秦寧有之乎對曰然應
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
功者去夫人生百體堅彊手足便利耳目聰明而心聖智
豈非士之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秉義行道施德得

志於天下天下懷樂敬愛而尊慕之皆願以爲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使各得其所性命壽長終其天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千里世世稱之而無絕與天地終始豈道德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者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若夫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其卒然亦可願與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己以說復謬曰何爲不可夫公孫鞅之事孝公也極身無二慮盡公而不顧私設刀鋸以禁奸邪信賞罰以致治披心腹示情愫蒙怨咎欺舊友奪魏公子卬安秦社稷利百姓卒爲秦禽將破敵攘

地千里吳起之事悼王也使私不得害公讒不得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不爲危易行行義不辟難然爲霸主彊國不辭禍凶大夫種之事越王也主雖困辱悉忠而不解主雖絕亡盡能而弗離成功而弗矜貴富而不驕怠若此三子者固義之至也忠之節也是故君子以義死難視死如歸生而辱不如死而榮士固有殺身以成名雖義之所在雖死無所恨何爲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盛福也君明臣直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妻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而不能存殷子胥智而不能完吳申生孝而晉國亂是故有忠臣孝子而國家滅亂者何也無明君

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爲僇辱而憐其臣子今商君吳起大夫種之爲人臣是也其君非也故世稱三子致功而不見德豈慕不遇世死乎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夫人之立功豈不期於成全邪身與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其次也名在僇辱而身全者下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少得閒因曰夫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爲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閎夭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忠聖乎以君臣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閎夭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弗若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

忠惇厚舊故其賢智與有道之士爲膠漆義不倍功臣孰與秦孝公楚悼王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今主親忠臣不過秦孝公楚悼王越王君之設智能爲主安危修政治亂彊兵批患折難廣地殖穀富國足家彊主尊社稷顯宗廟天下莫敢欺犯其主主之威蓋震海內功彰萬里之外聲名光輝傳於千世君孰與商君吳起大夫種應侯曰不若蔡澤曰今主之親忠臣不忘舊故不若孝公悼王句踐而君之功績愛信親幸又不若商君吳起大夫種然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者恐患之甚於三子竊爲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

物盛則衰天地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與時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故國有道則仕國無道則隱聖人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今君之怨已讐而德已報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爲君不取也且夫翠鵠犀象其處勢非不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餌也蘇秦智伯之智非不足以辟辱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貪利不止也是以聖人制禮節欲取於民有度使之以時用之有止故志不溢行不驕常與道俱而不失故天下承而不絕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於葵丘之會有驕矜之志畔者九國吳王夫差兵無敵於天下勇彊以輕諸侯陵齊晉

故遂以殺身亡國夏育太史噭叱呼駭三軍然而身死於庸夫此皆乘至盛而不返道理不居卑退處儉約之患也夫商君爲秦孝公明法令禁姦本尊爵必賞有罪必罰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勸民耕農利土一室無二事力田稸積習戰陳之事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成秦國之業功已成矣而遂以車裂楚地方數千里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以燒夷陵再戰南并蜀漢又越韓魏而攻彊趙北阬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衆盡之于長平之下流血成川沸聲若雷遂入圍邯

鄲使秦有帝業楚趙天下之彊國而秦之仇敵也自是之後楚趙皆懾伏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而遂賜劒死於杜郵吳起爲楚悼王立法卑減大臣之威重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一楚國之俗禁游客之民精耕戰之士南收楊越北并陳蔡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禁朋黨以厲百姓定楚國之政兵震天下威服諸侯功已成矣而卒枝解大夫種爲越王深謀遠計免會稽之危以亡爲存因辱爲榮墾草入邑辟地殖穀率四方之士專上下之力輔句踐之賢報夫差之讐卒擒勁吳令越成霸功已彰而信矣句

踐終負而殺之此四子者功成不去禍至於身此所謂信而不能詘往而不能返者也范蠡知之超然辟世長爲陶朱公君獨不觀夫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宜陽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道又斬范中行之塗六國不得合從棧道千里通於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如是而不退則商君白公吳起大夫種是也吾聞之鑒於水者見面之容鑒於人者知吉與凶書曰成功之下不可久處四子之禍君何居焉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而授之

遐而巖居川觀、必有伯夷之廉、長爲應侯、世世稱孤、而有許由延陵季子之讓、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即君何居焉、恐不能自離、疑不能自決、必有四子之禍矣、易曰亢龍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詘、往而不能自返者也、願君孰計之、應侯曰善、吾聞欲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有、先生幸教、雎敬受命、於是乃延入坐、爲上客、後數日、入朝言於秦昭王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曰蔡澤、其人辯士、明於三王之事、五霸之業、世俗之變、足以寄秦國之政、臣之見人甚衆、莫及、臣不如也、臣敢以聞、秦昭王召見與語、大說之、拜爲客卿、應侯因謝病、請歸

相印、昭王彊起應侯、應侯遂稱病篤、范雎免相、昭王新說蔡澤計畫、遂拜爲秦相、東收周室、蔡澤相秦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號爲綱成君、居秦十餘年、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卒事始皇帝、爲秦使於燕、三年而燕使太子丹入質於秦焉

太史公曰、韓子稱長袖善舞、多錢善買、信哉是言也、范雎蔡澤、世所謂一切辯士、然游說諸侯、至白首無所遇者、非計策之拙、所爲說力少也、及二人羇旅入秦、繼踵取卿相、垂功於天下者、固彊弱之勢異也、然士亦有偶合、賢者多如此二子、不得盡意、豈可勝道哉、然二子不困戹、惡能激

孟嘗君

孟嘗君、名文、姓田氏、文之父曰靖郭君田嬰、田嬰者、齊威王少子、而齊宣王庶弟也、田嬰自威王時任職用事、封於薛、威王卒、宣王立、嬰與田忌孫臏俱伐魏、敗之馬陵、虜魏太子申、而殺魏將龐涓、宣王七年、嬰與韓昭侯魏惠王會齊宣王東阿南、明年、復與梁惠王會甄、是年、梁惠王卒、宣王九年、田嬰相齊、相齊十一年而宣王卒、湣王立、初田嬰有子四十餘人、其賤妾有子名文、文以五月五日生、嬰告其母曰勿舉也、其母竊舉生之、及長、其母因兄弟而見其

子文於田嬰、田嬰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頓首、因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者何故、嬰曰、五月子者、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於天乎、將受命於戶邪、嬰默然、文曰、必受命於天、君何憂焉、必受命於戶、則高其戶耳、誰能制者、嬰曰、子休矣、久之、文承閒問其父嬰曰、子之子爲何、曰爲孫、孫之孫爲何、曰爲玄孫、玄孫之孫爲何、曰不能知也、文曰、君用事相齊、至今三王矣、齊不加廣、而君私家富累萬金、門下不見一賢者、文聞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今君後宮蹈綺縠、而士不得短褐、僕妾餘梁肉、而士不厭糟糠、今君又尚厚積餘藏、欲以遺所

不知何人、而忘公家之事日損、文竊怪之、於是嬰乃禮文、使主家待賓客、賓客日進、名聲聞于諸侯、諸侯皆使人請薛公田嬰以文爲太子、嬰許之、嬰卒、謚靖郭君、而文果代立、是爲孟嘗、孟嘗君在薛、招致諸侯賓客及亡人有罪者、皆歸孟嘗君、孟嘗君舍業厚遇之、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孟嘗君待客坐語、而屏風後常有侍史主記君所與客語問親戚居處、客去、孟嘗君已使使存問獻遺其親戚、孟嘗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飯不等、輟食辭去、孟嘗君起自持其飯比之、客慚自剄、士以此多歸孟嘗君、孟嘗君客無所擇、皆善遇之、人

人各自以爲孟嘗君親己、秦昭王聞其賢、乃先使涇陽君爲質於齊、以求見孟嘗君、孟嘗君將入秦、賓客莫欲其行、諫不聽、蘇代謂曰、今旦代從外來、見木偶人與土偶人相與語、木偶人曰、天雨子將敗矣、土偶人曰、我生於土、敗則歸土、今天雨流子而行、未知所止息也、今秦虎狼之國也、而君欲往、如有不得還、君得無爲土偶人所笑乎、孟嘗君乃止、齊湣王二十五年、復卒使孟嘗君入秦、昭王即以孟嘗君爲秦相、人或說秦昭王曰、孟嘗君賢、而又齊族也、今相秦、必先齊而後秦、秦其危矣、於是秦昭王乃止、囚孟嘗君、謀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幸姬曰、妾願得君狐白裘、此時孟嘗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無雙、入秦獻之昭王、更無他裘、孟嘗君患之、徧問客、莫能對、最下坐有能爲狗盜者、曰、臣能得狐白裘、乃夜爲狗、以入秦宮藏中、取所獻狐白裘至、以獻秦王幸姬、幸姬爲言昭王、昭王釋孟嘗君、孟嘗君得出、即馳去、更封傳、變名姓以出關、夜半至函谷關、秦昭王後悔出孟嘗君、求之已去、即使人馳傳逐之、孟嘗君至關、關法雞鳴而出客、孟嘗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有能爲雞鳴、而雞盡鳴、遂發傳出、出如食頃、秦追果至關、已後孟嘗君出、乃還、始孟嘗君列此二人於賓客、賓客盡羞之、及孟嘗君有秦難、卒此二人拔之、

自是之後、客皆服孟嘗君、齊湣王不自得、以其遣孟嘗君、孟嘗君至則以爲齊相任政、後湣王滅宋益驕、欲去孟嘗君、孟嘗君恐、乃如魏、魏昭王以爲相、西合於秦趙、與燕共伐破齊、齊湣王亡在莒、遂死焉、齊襄王新立、畏孟嘗君、與連和、復親孟嘗、孟嘗卒、諸子爭立、齊魏共滅薛、孟嘗絕嗣無後也、

卓吾曰、余有狗盜偶四句、今附錄、孟嘗門下客三千、狗盜雞鳴絕可憐、自脫秦關歸去後、始知二子會叅禪（是前、是實）

馮驩

馮驩聞孟嘗君好客、躡屩而見之、孟嘗君曰、先生遠辱、何

以教文也馮驩曰聞君好士以貧身歸於君孟嘗君置傳舍十日孟嘗君問傳舍長曰客何所為荅曰馮先生甚貧猶有一劍耳又蒯緱彈其劍而歌曰長鋏歸來兮食無魚孟嘗君遷之幸舍食有魚矣五日又問傳舍長荅曰客復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兮出無輿孟嘗君遷之代舍出入乘輿車矣五日孟嘗君復問傳舍長舍長荅曰先生又嘗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兮無以為家左右皆惡之以為貪而不知足孟嘗君問馮君有親乎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乏於是驩不復歌居期年驩無所言時孟嘗君相齊封萬戶於薛其食客三千人邑入不足以奉

客使人出錢於薛歲餘不入貸錢者多不能與其息客奉將不給孟嘗君憂之問左右何人可使收債於薛者傳舍長曰代舍客馮公形容狀貌甚辯長者無他技能宜可令收債於薛孟嘗君乃進馮驩而請之曰賓客不知文不肖幸臨文者三千餘人邑入不足以奉賓客故貸息錢於薛薛歲不入民頗不與其息今客食恐不給願先生責之馮驩曰諾辭行至薛召取孟嘗君錢者皆會得息錢十萬乃多釀酒買肥牛召諸取錢者能與息者皆來不能與息者亦來皆持取錢之券書合之齊為會日殺牛置酒酒酣乃持券如前合之能與息者與為期貧不能與息者取其券

而燒之曰孟嘗君所以貸錢者為民之無者以為本業也所以求息者為無以奉客也今富給者以要期貧窮者燔券書以捐之諸君彊飲食有君如此豈可負哉坐者皆起再拜孟嘗君聞馮驩燒券書怒而使使召驩驩至孟嘗君曰文食客三千人故貸錢于薛聞先生得錢即以多具牛酒而燒券書何馮驩曰然不多具牛酒即不能畢會無以知其有餘不足有餘者為要期不足者雖守而責之十年息愈多急即以逃亡自捐之若急終無以償上則為君好利不愛士民下則有離上抵負之名非所以厲士民彰君聲也焚無用虛債之券捐不可得之虛計令薛民親君而

彰君之善聲也君有何疑焉孟嘗君乃拊手而謝之齊王惑於秦楚之毀以為孟嘗君名高其主而擅齊國之權廢孟嘗君諸客見孟嘗君廢皆去馮驩曰借臣車一乘可以入秦者必令君重於國而奉邑益廣可乎孟嘗君乃約車幣而遣之馮驩乃西說秦王曰天下之游士馮軾結靷西入秦者無不欲彊秦而弱齊馮軾結靷東入齊者無不欲彊齊而弱秦此雄雌之國也勢不兩立為雄雄者得天下矣秦王跽而問之曰何以使秦無為雌而可馮驩曰王亦知齊之廢孟嘗君乎秦王曰聞之馮驩曰使齊重於天下者孟嘗君也今齊王以毀廢之其心怨必背齊背齊入秦

則齊國之情人事之誠盡委之秦齊地可得也豈直為雄也君急使使載幣陰迎孟嘗君不可失時也如有齊覺悟復用孟嘗君則雌雄之所在未可知也秦王大悅乃遣車十乘黃金百鎰以迎孟嘗君馮驩辭以先行至齊說齊王曰天下之游士憑軾結靷東入齊者無不欲彊齊而弱秦者憑軾結靷西入秦者無不欲彊秦而弱齊者夫秦齊雄雌之國秦彊則齊弱矣此勢不兩雄今臣竊聞秦遣使車十乘載黃金百鎰以迎孟嘗君孟嘗君不西則已西入相秦則天下歸之秦為雄而齊為雌雌則臨淄即墨危矣王何不先秦使之未到復孟嘗君而益與之邑以謝之孟嘗

君必喜而受之秦雖彊國豈可以請人相而迎之哉折秦之謀而絕其霸彊之略齊王曰善乃使人至境候秦使秦使車適入齊境即召孟嘗君復其相位而與其故邑之地又益以千戶自齊王毀廢孟嘗君諸客皆去後召而復之馮驩迎之未到孟嘗君太息歎曰文常好客遇客無所敢失食客三千有餘人先生所知也客見文一日廢皆背文而去莫顧文者今賴先生得復其位客亦有何面目復見文乎如復見文者必唾其面而大辱之馮驩結轡下拜孟嘗君下車接之曰先生為客謝乎馮驩曰非為客謝也為君之言失夫物有必至事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愚不知也曰生者必有死物之必至也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也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明旦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朝者掉臂而不顧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忘其中今君失位賓客皆去不足以怨士而徒絕賓客之路願君遇客如故孟嘗君再拜曰敬從命矣聞先生之言敢不奉教焉

春申君

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黃氏游學博聞事楚頃襄王頃襄王以歇為辯使於秦秦昭王使白起攻韓魏敗之於華陽禽魏將芒卯韓魏服而事秦秦昭王方令白起與韓魏

共伐楚未行而楚使黃歇適至於秦聞秦之計恐一舉兵而滅楚歇乃上書說秦昭王曰天下莫彊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與鬭兩虎相與鬭而駑犬受其弊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物至則反冬夏是也致至則危累碁是也今大國之地徧天下有其二垂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帝文王武王之身三世不忘接地於齊以絕從親之要今王使盛橋守事於韓盛橋以其地入秦是王不用甲不信威而得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酸棗虛桃入邢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救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三

年而後復之又并蒲衍首垣以臨仁平丘黃濟陽嬰城而魏氏服王又割濮磨之北注齊秦之要絕楚趙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王之威亦單矣王若能持功守威絀攻取之心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後患三王不足四五霸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仗兵革之彊乘毀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其有後患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敗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既勝齊人於艾陵

還為越王禽三渚之浦智氏之信韓魏也從而伐趙攻晉陽城勝有日矣韓魏叛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下今王妒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彊韓魏也臣為王慮而不取也詩曰大武遠宅而不涉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云趯趯毚兔遇犬獲之他人有心余忖度之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之信越也臣聞之敵不可假時不可失臣恐韓魏卑辭除患而實欲欺大國也何則王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將十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毀刳腹絕腸折頸摺頤首身分離暴骸骨於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

境父子老弱係脰束手為羣虜者相及於路鬼神孤傷無所血食人民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為僕妾者盈滿海內矣故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資之與攻楚不亦過乎且王攻楚將惡出兵王將借路於仇讐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返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讐之韓魏也王若不借路於仇讐之韓魏必攻隋水右壤隋水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也王雖有之不為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而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兵以應王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而攻留方與銍湖陵碭蕭相故宋必盡齊人南面攻楚泗上必舉

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而使獨攻王破楚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彊足以校於秦齊南以泗水為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彊於齊魏齊魏得地葆利而詳事下吏一年之後為帝未能其於禁王之為帝有餘矣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彊一舉事而樹怨於楚遲令韓魏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臣為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為一以臨韓韓必斂手王施以東山之險帶以曲河之利韓必為關內之侯若是而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鄢陵嬰城而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內侯矣王一善楚而關內兩萬乘之主注地於

齊、齊右壤可拱手而取也、王之地、一經兩海、要約天下、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直搖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昭王曰善、於是乃止白起、而謝韓魏、發使賂楚、約爲與國、黃歇受約歸楚、楚使歇與太子完入質於秦、秦留之數年、楚頃襄王病、太子不得歸、而楚太子與秦相應侯善、於是黃歇乃說應侯曰、相國誠善楚太子乎、應侯曰然、歇曰、今楚王恐不起疾、秦不如歸其太子、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國無窮、是親與國而得儲萬乘也、若不歸、則咸陽一布衣耳、楚更立太子、必不事秦、夫失與國而絕萬乘之和、非計也、願相國孰慮之、應侯以

聞秦王、秦王曰、令楚太子之傅、先往問楚王之疾、返而後圖之、黃歇爲楚太子計曰、秦之留太子也、欲以求利也、今太子力未能有以利秦也、歇憂之甚、而陽文君子二人在中、王若卒大命、太子不在、陽文君子必立爲後、太子不得奉宗廟矣、不如亡秦、與使者俱出、臣請止、以死當之、楚太子因變衣服爲楚使者御以出關、而黃歇守舍、常爲謝病、度太子已遠、秦不能追、歇乃自言秦昭王曰、楚太子已歸出遠矣、歇當死、願賜死、昭王大怒、欲聽其自殺也、應侯曰、歇爲人臣、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必用歇、故不如無罪而歸之、以親楚、秦因遣黃歇、歇至楚三月、楚頃襄王卒、太子完立、是爲考烈王、考烈王元年、以黃歇爲相、封爲春申君、春申君相楚八年、爲楚北伐滅魯、以荀卿爲蘭陵令、當是時、楚復彊、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春申君舍之於上舍、趙使欲夸楚、爲瑇瑁簪、刀劍室以珠玉飾之、請命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慙

呂不韋呂園

呂不韋者、陽翟大賈也、往來販賤賣貴、家累千金、秦昭王有太子、初爲安國君、安國君有子二十餘人、而所甚愛姬曰華陽夫人者無子、安國君中男子楚之母曰夏姬、無愛、

子楚又爲質於趙、秦數攻趙、趙不禮子楚、子楚車乘進用不饒、呂不韋賈邯鄲、見而憐之、曰此奇貨可居也、乃往見子楚說之曰、吾能大子之門、子楚笑曰、且自大君之門而乃大吾門、不韋曰、子不知也、吾門待子門而大、子楚心知所謂、乃引與坐深語、呂不韋曰、秦王老矣、安國君爲太子、竊聞安國君愛幸華陽夫人、無子、能立適子者、獨華陽夫人耳、今子兄弟二十餘人、子又居中、不甚見幸、即大王薨、安國君立爲王、則子無幾得與長子及諸子旦暮在前者爭爲太子矣、子楚曰、然、爲之奈何、呂不韋曰、子貧客於此、非有以奉獻于親及給賓客也、不韋雖貧、請以千金爲子

西遊事安國君及華陽夫人立子為嫡嗣子楚乃頓首曰必如君策請得分秦國與君共之呂不韋乃以五百金與子楚為進用結賓客而復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自奉而西遊秦求見華陽夫人姊而皆以其物獻華陽夫人因言子楚賢智結諸侯賓客徧天下常曰楚也以夫人為天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夫人大喜不韋因使其姊說夫人曰吾聞之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今夫人事太子甚愛而無子不以此時蚤自結於諸子中賢孝者舉立以為嫡而子之夫在則重尊夫百歲之後所子者為王終不失勢此所謂一言而萬世之利也不以繁華時樹本即色衰愛弛後雖欲開一語尚可得乎今子楚賢而自知中男也次不得為適其母又不得幸自附夫人夫人誠以此時拔以為適夫人則竟世有寵於秦矣華陽夫人以為然承太子間從容言子楚質於趙者絕賢往來者皆稱譽之乃因涕泣曰妾幸得充後宮不幸無子願得子楚立以為適嗣以託妾身安國君許之乃與夫人刻玉符約以為適嗣安國君及夫人因厚餽遺子楚而請呂不韋傳之子楚以此名譽益盛於諸侯呂不韋取邯鄲諸姬絕好善舞者與居知有身子楚從不韋飲見而說之因起為壽請之呂不韋怒念業已破家為子楚欲以釣奇乃遂獻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時生子政子楚遂立為夫人秦昭王使王齮圍邯鄲急趙欲殺子楚子楚與呂不韋謀行金六百斤予守者吏得脫亡赴秦軍遂以得歸趙欲殺子楚妻子子楚夫人趙豪家女也得匿以故母子竟活秦昭王薨太子安國君立為王華陽夫人立為王后子楚為太子趙亦奉子楚夫人及子政歸秦秦王立一年薨太子子楚代立是為莊襄王以呂不韋為丞相封文信侯食河南雒陽十萬戶莊襄王即位三年薨太子政立尊不韋為相國號稱仲父不韋招致士至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為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

楚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求婦人宜子者進之甚衆卒無子趙人李園持其女弟欲進之楚王先求事春申君為舍人已而謁歸故失期還謁春申君問之狀對曰齊王使使求臣之女弟與其使者飲故失期春申君曰娉入乎對曰未也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曰可於是李園乃進其女弟即幸於春申君知其有身李園乃與其女弟謀園女弟承間說春申君曰楚王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也今君相楚

二十餘年、而王無子、卽百歲後將更立兄弟、楚更立君、亦各貴其故所親、君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貴用事久、多失禮於王兄弟、兄弟誠立、禍且及身、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誠以君之重進妾於王、王必幸妾、妾賴天有子、男、則是君之子爲王也、楚國盡可得、孰與身臨不測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李園女弟謹舍、而言之王、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爲太子、以李園女弟爲王后、楚王貴李園、園旣入其女弟立爲王后、子爲太子、恐春申君語泄、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國人頗有知者、春申君相楚二十五年、考烈王病、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毋望之福、又有毋望之禍、今君處毋望之世、事毋望之主、安可以無毋望之人乎、春申君曰、何爲毋望之福、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名相國、實楚王也、今楚王病、旦暮且卒、卒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當國、此所謂毋望之福也、何謂毋望之禍、曰李園、君之舅也、不爲兵而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卒、李園必先入據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毋望之禍也、何謂毋望之人、曰君置臣郎中、楚王卒、李園必先入、臣爲君殺李園、此所謂毋望之人也、春申君曰、足下置之、李園弱人也、僕又善之、且又何至此、朱英知言不用、恐禍及身、乃亡去、後十七日、楚考烈王卒、李園果先入、伏死士於棘門之內、春申君入、園死士俠刺春申君、斬其頭投之棘門外、於是遂使吏盡滅春申君之家、而李園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是爲楚幽王、是歲也、秦始皇帝立九年矣、嫪毐亦爲亂於秦、覺、夷三族、而呂不韋廢、太史公曰、初春申君之說秦昭王、及出身遣太子歸、何其智之明也、後制於李園、旄矣、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春申君失朱英之謂邪、

蒯通

武信君下趙十城、餘皆城守、莫肯下、乃引兵東北擊范陽、范陽人蒯通說范陽令曰、竊聞公之將死、故弔、雖然、賀公得通而生、范陽令曰、何以弔之、對曰、秦法重、足下爲范陽令十年矣、殺人之父、孤人之子、斷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勝數、然而慈父孝子、莫敢傳刃公之腹中者、畏秦法耳、今天下大亂、秦法不施、然則慈父孝子、且傳刃公之腹中以成其名、此臣之所以弔公也、今諸侯叛秦矣、武信君兵且至、而君堅守范陽、少年皆爭殺君、下武信君、君急遣臣見武信君、可轉禍爲福在今矣、范陽令乃使蒯通見武信君曰、足下必將戰勝然後略地、攻得然後下城、臣竊以爲過矣、誠聽臣之計、可不攻而降城、不戰而略地、傳檄而千里定、可乎、武信君曰、何謂也、蒯通曰、今范陽令、宜整頓其士、

卒以守戰者也怯而畏死貪而重富貴故欲先天下降畏君以爲秦所置吏誅殺如前十城也然今范陽少年亦方殺其令自以城距君君何不齎臣侯印拜范陽令范陽令則以城下君少年亦不敢殺其令令范陽令乘朱輪華轂使驅馳燕趙郊燕趙郊見之皆曰此范陽令先下者也即喜矣燕趙城可毋戰而降也此臣之所謂傳檄而千里定者也武信君從其計因使蒯通賜范陽令侯印趙地聞之不戰以城下者三十餘城至齊悼惠王時曹參爲相禮下賢人請通爲客初齊王田榮怨項羽謀舉兵叛之刧齊士不與者死齊處士東郭先生梁石君在刧中強從之及田榮敗二人相與入深山隱客謂通曰先生之於曹相國拾遺舉過顯賢進能齊國莫若先生者先生知梁石君東郭先生何不進之於相國通曰諾臣之里婦與里之諸母相善也里婦夜亡肉姑以爲盜怒而逐之婦晨去過所善諸母語以事而謝之里母曰女安行我今令而家追女矣即束縕請火於亡肉家曰昨暮夜犬得肉爭鬭相殺請火治之亡肉家遽追呼其婦故里母非談說之士也束縕乞火非還婦之道也然物有相感事有適可臣請乞火於曹相國乃見相國曰婦人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幽居守寡不出門者足下即欲求婦何取曰取不嫁者通曰然則求臣亦猶是也彼東郭先生梁石君齊之俊士也隱居不嫁未嘗卑節下意以求仕也曹相國曰敬受命皆以爲上賓通論戰國時說士權變亦自序其說凡八十一首號曰雋永初通善齊人安其生安其生嘗干項羽羽不能用其策而項羽欲封此兩人兩人卒不肯受

廝養卒

韓廣至燕燕人因立廣爲燕王趙王乃與張耳陳餘北略地燕界趙王間出爲燕軍所得燕將囚之欲與分趙地半乃歸王使者往燕輒殺之以求地張耳陳餘患之有廝養卒謝其舍中曰吾爲公說燕與趙王載歸舍中大笑曰使

者往十餘輩輒死若何以能得王乃走燕壁燕將見之問燕將曰知臣何欲燕將曰若欲得趙王耳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燕將曰賢人也曰知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耳趙養卒乃笑曰君未知此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此亦各欲南面而王豈欲爲卿相終已邪夫臣與主豈可同日而道哉顧其勢初定未敢參分而王且以少長先立武臣爲王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君乃囚趙王此兩人名爲求趙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況以兩賢王右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滅燕易矣燕

將以爲然乃歸趙王養卒爲御而歸
可惜此養卒不載名姓卓吾子曰厮卽姓養卒卽名其姓
名卽千載不朽矣豈似世之自負著姓有名望而實與草
木同腐者乎

藏書名臣傳卷二十三

藏書名臣傳卷二十四

七智謀名臣

陳平

陳平陽武戸牖鄉人也少時家貧好讀書治黃帝老子之
術有田三十畝與兄伯居伯常耕田縱平使游學平爲人
長大美色人或謂平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疾平之不視
家生產曰亦食糠覈耳有叔如此不如無有伯聞之逐其
婦父之戸牖富人張負有女孫五嫁夫輒死人莫敢取平
欲得之邑中有大喪平家貧侍喪以先往後罷爲助張負
旣見之喪所獨視偉平平亦以故後去負隨平至其家家

乃負郭窮巷以席爲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張負歸謂其
子仲曰吾欲以女孫與陳平仲曰平貧不事事一縣中盡
笑其所爲獨奈何予之女負曰固有美如陳平長貧者乎
卒與女爲平貧乃假貸幣以聘予酒肉之資以納婦負戒
其孫曰毋以貧故事人不謹事兄伯如父事嫂如母平旣
取張氏女資用益饒游道日廣里中社平爲宰分肉甚均
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爲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當如
此肉矣陳涉起使周市略地立魏咎爲魏王平已前謝兄
伯從少年往事魏王咎爲太僕說魏王王不聽人或讒之
平亡去項羽略地至河上平往歸之從入破秦賜爵卿項

羽之東王彭城也漢王還定三秦而東殷王反楚項羽乃以平爲信武君往擊之殷降而還項王拜平爲都尉賜金二千鎰居無何漢攻下殷項王怒將誅定殷者平懼乃封其金與印使使歸項王而平身間行杖劒亡渡河船人見美丈夫獨行疑其亡將要下當有寶器金玉目之平心懼乃解衣裸而佐刺船平遂至修武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漢王召入賜食畢王曰罷就舍矣平曰臣爲事來所言不可以過今日於是漢王與語而說之問曰子居楚何官平曰爲都尉是日拜平爲都尉使參乘典護軍諸將盡讙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高下而卽與共載使監護長者

漢王聞之愈益幸平遂與東伐項王至彭城爲楚所敗引師而還收散兵至滎陽以平爲亞將絳灌等或讒平曰平雖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聞平居家時盜其嫂事魏不容亡而歸楚歸楚不中又亡歸漢今大王尊官之令護軍臣聞平受諸將金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漢王疑之以讓魏無知對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巳之行而無益於勝敗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今楚漢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誠足以利國家否耳盜嫂受金又安足疑乎漢王召平而問曰吾聞先生事魏不遂事楚而去今又從吾遊信者固多心乎平曰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說故去事項王項王又不信人其所任愛非諸項卽妻之昆弟雖有奇士不能用臣聞漢王之能用人故歸大王臝身來不受金無以爲資誠臣計畫有可采者願大王用之使無可用者大王所賜金具在請封輸官得請骸骨漢王乃謝厚賜拜以爲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乃不敢復言其後楚急擊絕漢甬道圍漢王於滎陽城漢王患之請割滎陽以西和項王不聽平謂漢王曰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眜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大王誠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爲人意忌信讒必內相誅

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以爲然乃出黃金四萬斤予平恣所爲不問出入平既多以金縱反間於楚項王果疑之使使至漢漢爲太牢之具舉進見楚使卽陽驚曰以爲亞父使乃項王使也復持去以惡草具進楚使使歸具以報項王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擊下滎陽城項王不聽亞父聞項王疑之乃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乞骸骨歸歸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平乃夜出女子二千人滎陽東門楚因擊之平乃與漢王從城西門出去遂入關收聚兵而復東用其計策卒滅楚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韓信反高帝問諸將諸將曰亟發兵阬豎

子耳、高帝默然、以問平、平固辭謝、曰、人之上書言信反、人有聞之者乎、曰、未有、曰、信知之乎、曰、弗知、平曰、古者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陛下第出僞遊雲夢、會諸侯於陳、陳、楚之西界、信聞天子以好出遊、其勢必郊迎謁、而陛下因擒之、特一力士之事耳、高帝以爲然、乃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南遊雲夢、上因隨以行、行至陳、楚王信果郊迎道中、高帝豫具武士、見信、即執縛之、遂會諸侯於陳、還至雒陽、與功臣剖符定封、封平爲戶牖侯、世世勿絕、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計謀、戰勝克敵、非功而何、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乃復

賞魏無知、其明年、平從擊韓王信於代、至平城、爲匈奴所圍七日不得食、高帝用平奇計、使單于閼氏解圍、或云、陳平使畫工圖美女、間遣人遺閼氏、云漢有美女如此、今皇帝困厄、欲獻之、閼氏畏奪己寵、因謂單于曰、漢天子亦有神靈、得其土地、非能用之也、單于察之、會冒頓與王黃、趙利期、而黃、利兵不來、疑其與漢有謀、乃解圍之一角、會天大霧、漢使人往來、匈奴不覺、陳平請令彊弩傅兩矢外鄉、從解角直出、帝出圍、欲驅、太傅滕公固徐行、至平城、漢大軍亦到、胡騎遂解去、漢亦罷兵歸、高帝南過曲逆、上其城、望屋室甚大、曰、壯哉縣、吾行天下、惟見雒陽與是耳、於是

詔御史更封平爲曲逆侯、盡食之、除前所食戶牖、平自初從、至天下定後、常以護軍中尉從擊臧荼、陳豨、黥布、凡六出奇計、輒益邑封、奇計或頗祕、世莫得聞也、燕王盧綰反、上使樊噲以相國將兵擊之、既行、人有短惡噲者、高帝怒曰、噲見吾病、乃幾我死也、用平計、召絳侯周勃受詔牀下、曰、平乘馳傳載勃代噲將、平至軍中、即斬噲頭、二人既受詔、馳傳未至軍、行計曰、樊噲、帝之故人、功多、又呂后女弟呂須夫、有親且貴、帝以忿怒故、欲斬之、即恐後悔、寧囚而致上、令上自誅之、未至軍、爲壇、以節召樊噲、噲受詔、即反接、載檻車、詣長安、而令周勃代將兵定燕、平行聞高帝崩、

平恐呂后及呂須怒、乃馳傳先去、逢使者詔平與灌嬰屯於滎陽、平受詔、立復馳至宮、哭殊悲、因奏事喪前、呂后哀之、曰、君出休矣、平畏讒之就、因固請得宿衛中、太后乃以爲郎中令、曰、傅教帝、是後呂須讒乃不得行、樊噲至、即赦復爵邑、惠帝六年、相國曹參薨、安國侯王陵爲右丞相、平爲左丞相、惠帝崩、高后欲立諸呂爲王、問陵、陵曰、高帝刑白馬而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今王諸呂、非約也、太后不悅、問左丞相平及絳侯周勃等、皆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欲王昆弟諸呂、無所不可、太后喜、罷陵、讓平勃曰、始與高帝啑血而盟、諸君不在邪、今高帝崩、

太后欲王諸呂諸君縱欲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于地下乎平曰于今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劉氏後君亦不如臣於是呂太后乃陽遷陵爲帝太傅徙平爲右丞相以辟陽侯審食其爲左丞相食其亦沛人也漢王之敗彭城西楚取太上皇呂后爲質食其以舍人侍呂后其後從破項籍爲侯幸於呂太后及爲相不治事監宮中如郎中令公卿百官皆因決事呂嬃嘗以平前爲高帝謀執樊噲數讒平曰爲丞相不治事日飲醇酒戲婦人平聞日益甚呂太后聞之私喜面質呂嬃于平前曰鄙語曰兒婦人口不可用顧我於君何如耳無畏呂嬃之讒呂太后多立

諸呂爲王平僞聽之及呂太后崩平與太尉勃合謀卒誅諸呂立文帝平本謀也文帝立平以太尉勃親以兵誅呂氏功多欲讓勃位乃謝病文帝怪平病問之平曰高帝時勃功不如臣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勃願以相讓勃于是乃以太尉勃爲右丞相位第一平徙爲左丞相位第二賜平金千斤益封三千戶居頃之上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不知問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汗出洽背媿不能對上亦問左丞相平平曰各有主者上曰主者爲誰乎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何事也平謝曰主臣陛下不知其駑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責也上稱善勃大慙出而讓平曰君獨不素教我乎平笑曰君居其位獨不知其任邪且陛下即問長安盜賊數又欲彊對耶于是絳侯自知其能弗如平居頃之勃謝病請免相而平顓爲丞相孝文二年平薨謚曰獻侯傳子至曾孫何坐略人妻棄市始陳平曰我多陰謀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其後曾孫陳掌以衛氏親戚貴願得續封然終不得也

酈食其

酈食其陳留高陽人也好讀書家貧落魄無衣食業爲里監門吏然縣中賢豪不敢役自謂之狂生及陳勝梁項等起諸將徇地過高陽者數十人食其聞其將皆握齱好苛禮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食其乃自匿後聞沛公略地陳留郊沛公麾下騎士適食其里中子沛公時時問邑中賢豪騎士歸食其見謂曰吾聞沛公嫚易人有大略此真吾所願從遊莫爲我先若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歲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生自謂我非狂騎士曰沛公不喜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溺其中與人

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食其曰第言之騎士從容言
如食其所戒者沛公至高陵傳舍使人召食其食其至入
謁沛公方踞牀令兩女子洗而見食其食其入即長揖不
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欲率諸侯攻秦乎沛公罵曰
豎儒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攻秦何謂助秦食
其曰必欲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
公輟洗起衣延食其上坐謝之食其因言六國從衡事沛
公喜問曰計安出食其曰足下起瓦合之卒收散亂之兵
不滿萬人欲以徑入強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留天
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今其城中又多積粟臣知其令

今請使令下足下即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爲內應於是
遣食其往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號食其爲廣野君食
其言弟商使將數千人從沛公西南略地食其常爲說客
馳使諸侯漢三年秋項羽擊漢拔滎陽漢兵遁保鞏楚人
聞韓信破趙彭越數反梁地則分兵救之韓信方東擊齊
漢王數困滎陽成皋計欲捐成皋以東屯鞏雒以距楚食
其因曰臣聞之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王者以民爲天而
民以食爲天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乃有藏粟
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乃引而東令適卒分守成
皋此乃天所以資漢也且兩雄不俱立願足下急復進兵

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險杜太行之道距蜚狐
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
方今燕趙已定惟齊未下今田廣據千里之齊田閒將二
十萬之衆軍於歷城諸田宗彊負海岱阻河濟南近楚齊
人多變詐足下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
奉明詔說齊王使爲漢而稱東藩上曰善乃從其畫復守
敖倉而使食其說齊王齊王田廣以爲然乃聽食其罷歷
下兵守戰備與食其日縱酒韓信聞食其馮軾下齊七十
餘城乃夜度兵彭原襲齊齊王田廣聞漢兵至以爲食其
賣己乃烹食其引兵走漢十二年曲周侯酈商以丞相將

兵擊黥布有功高祖舉功臣思食其食其子疥數將兵上
以其父故封疥爲高梁侯後更食武陽方酈生被烹時田
廣謂曰汝能止漢軍我活汝生曰舉大事不細謹盛德不
辭讓而公不爲若更言乃烹酈生

張耳

張耳者大梁人也其少時及魏公子毋忌爲客張耳嘗亡
命游外黃外黃富人女甚美嫁庸奴亡其夫去抵父客父
客素知張耳乃謂女曰必欲求賢夫從張耳女聽乃卒爲
請決嫁之張耳張耳是時脫身游女家厚奉給張耳張耳
以故致千里客乃宦魏爲外黃令陳餘者亦大梁人也好

儒術數游趙苦陘富人公乘氏以其女妻之亦知陳餘非
庸人也餘年少父事張耳兩人相與爲刎頸交秦之滅大
梁也張耳家外黃高祖爲布衣時嘗數從張耳游客數月
秦滅魏數歲已聞此兩人魏之名士也購求有得張耳千
金陳餘五百金張耳陳餘乃變名姓俱之陳爲里監門以
自食兩人相對里吏嘗有過笞陳餘陳餘欲起張耳躡之
使受笞吏去張耳乃引陳餘之桑下而數之曰始吾與公
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陳餘然之秦詔書購求
兩人兩人亦反用門者以令里中陳涉起蘄至入陳兵數
萬張耳陳餘上謁陳涉涉及左右生平數聞張耳陳餘賢

未嘗見見卽大喜陳中豪傑父老乃說陳涉曰將軍身被
堅執銳率士卒以誅暴秦復立楚社稷存亡繼絕功德宜
爲王且夫監臨天下諸將不爲王不可願將軍立爲楚王
也陳涉問此兩人兩人對曰夫秦爲無道破人國家滅人
社稷絕人後世罷百姓之力盡百姓之財將軍瞋目張膽
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爲天下除殘今始至陳而王之示
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爲樹
黨爲秦益敵也敵多則力分與衆則兵彊如此野無交兵
縣無守城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諸侯亡而得立以德
服之如此則帝業成矣今獨王陳恐天下解也陳涉不聽

遂立爲王後張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城王離圍之陳餘
北收常山兵得數萬人軍鉅鹿北章邯軍鉅鹿南棘原築
甬道屬河餉王離王離兵食多急攻鉅鹿鉅鹿城中食盡
兵少張耳數使人召前陳餘陳餘自度兵少不敵秦不敢
前數月張耳大怒怨陳餘使張黶陳澤往讓陳餘曰始吾
與公爲刎頸交今王與耳旦暮且死而公擁兵數萬不肯
相救安在其相爲死苟必信胡不赴秦軍俱死且有十一
二相全陳餘曰吾度前終不能救趙徒盡亡軍且餘所以
不俱死欲爲趙王張君報秦今必俱死如以肉委餓虎何
益張黶陳澤曰事已急要以俱死立信安知後慮陳餘曰

吾死顧以爲無益必如公言乃使五千人令張黶陳澤先
嘗秦軍至皆沒當是時燕齊楚聞趙急皆來救張敖亦北
收代兵得萬餘人來皆壁餘旁未敢擊秦項羽兵數絕章
邯甬道王離軍乏食項羽悉引兵渡河遂破章邯章邯引
兵解諸侯軍乃敢擊圍鉅鹿秦軍遂虜王離涉間自殺卒
存鉅鹿者楚力也於是趙王歇張耳乃得出鉅鹿謝諸侯
張耳與陳餘相見責讓陳餘以不肯救趙及問張黶陳澤
所在陳餘怒曰張黶陳澤以必死責臣臣使將五千人先
嘗秦軍皆沒不出張耳不信以爲殺之數問陳餘陳餘怒
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豈以臣爲重去將哉乃脫解印綬

推予張耳張耳亦愕不受陳餘起如厠客有說張耳曰臣聞天與不取反受其咎今陳將軍與君印君不受反天不祥急取之張耳乃佩其印收其麾下而陳餘還亦望張耳不讓遂趨出張耳遂收其兵陳餘獨與麾下所善數百人之河上澤中漁獵由此陳餘張耳遂有郤

太史公曰張耳陳餘世傳所稱賢者其賓客厮役莫非天下俊傑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者然張耳陳餘始居約時相然信以死豈顧問哉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何鄉者相慕用之誠後相倍之戾也豈非以利哉名譽雖高賓客雖盛所由殆與太伯延陵季子異矣

婁敬

婁敬齊人也漢五年戍隴西過雒陽高帝在焉敬脫輓輅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宜虞將軍欲與鮮衣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不敢易衣虞將軍入言上上召見賜食已而問敬敬說曰陛下都雒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王天下與周異周之都雒以爲此天下中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焉然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務以德致人不欲依險阻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今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故地可全而有夫與人鬬不搤其肮拊其背未能全勝今陛下入關而都按秦之故此亦搤天下之肮而拊其背也高帝疑未能決及留侯明言入關便即日駕西都關中於是上曰本言都秦地者婁敬婁者劉也賜姓劉氏拜爲郎中號曰奉春君漢七年韓王信反高帝自往擊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擊漢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徒見其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易擊上使劉敬復往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爲匈奴不可擊也是

時漢兵以踰句注三十餘萬衆兵已業行上怒罵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乃今妄言阻吾軍械繫敬廣武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圍高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高帝至廣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已斬先使十輩言可擊者矣乃封敬二千户爲關內侯號建信侯當是時冒頓單于兵彊控弦四十萬騎數苦北邊上患之問敬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革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羣母以力爲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爲臣耳然恐陛下不能爲上曰誠可何爲不能敬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單于厚奉遺之彼知漢女送厚必慕以

為關氏生子必為太子代單于曷頓在固為子壻奴則外孫為單于可不戰以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令宗室及後宮許稱公主彼亦知不肯貴近無益也高帝曰善欲遣長公主以呂后泣諫而止乃取家人子為公主妻單于使敬往結和親約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夕可至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饒可益實臣願陛下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傑名家以實關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强本弱末之術也上曰善乃使劉敬徙所言關中十萬餘口

陸賈

陸賈楚人也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有口辯居左右常使諸侯時中國初定尉陀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賈賜陀印為南越王賈至尉陀魋結箕踞見賈賈因說陀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今足下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國禍且及身矣夫秦失其正諸侯豪傑並起唯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籍背約自立為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矣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諸侯遂誅項羽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而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倔强于此漢誠聞之掘燒君王先人冢墳夷種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于是陀乃蹶然起坐謝賈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賈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賈曰王似賢也復問曰我孰與皇帝賢賈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彊楚為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王之業統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衆車輿萬物殷富政由一家今王衆不過數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間譬如漢一郡王何乃比于漢

陀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遽不若漢乃大說賈留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賈橐中裝直千金它送亦千金賈卒拜陀為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帝大悅拜賈為大中大夫賈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高帝乃謂賈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賈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稱其語曰新語呂太后時王諸呂諸呂擅權欲劫少主危劉氏右丞

相陳平患之常燕居深念賈往不請直入坐陳平方念不見賈賈曰何念深也平曰生揣我何念賈曰不過患諸呂少主耳平曰然為之柰何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則士豫附士豫附天下雖有變則權不分君何不交歡太尉深相結為陳平畫呂氏數事平用其計乃以五百金為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亦報如之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壞及誅諸呂立孝文賈頗有力孝文即位欲使人之南越丞相平乃言賈為大中大夫往使尉佗去黃屋稱制令比諸侯皆如意指初王諸呂時太后畏大臣有口賈自度不能爭之乃病免家居以好畤田地善家焉賈

有五子乃出橐中裝賣千金分其子賈常安車駟馬從歌舞鼓琴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公約過公給吾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三過數見不鮮無久慁公為也後竟以壽終

卓吾曰賈非但有知亦且達生子房之流亞與

朱建　非但有謀且有節也

朱建楚人也故嘗為淮南王黥布相有罪去後復事布布欲反時問建建諫止之布不聽聽梁父侯遂反漢既誅布聞建諫之高祖賜建號平原君家徙長安建為人辯有口刻廉剛直行不苟合辟陽侯行不正得幸呂太后欲知建建不肯見及建母死貧未有以發喪方假貸服具陸賈素與建善乃令建發喪而身見辟陽侯賀之曰平原君母死辟陽侯曰平原君母死何乃賀我賈曰前日君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義不知君以其母故夫相知者當相恤其災危以母在故義不知君也今其母死君誠厚送喪則彼為君死矣辟陽侯乃奉百金稅列侯貴人以辟陽侯故往賻凡五百金久之人或毀辟陽侯惠帝大怒下吏欲誅之呂太后慙不可以言大臣多害辟陽侯行欲遂誅之辟陽侯困急使人欲見建建辭曰獄急不敢見建乃求見孝惠幸

臣閎孺說之曰君所以得幸帝天下莫不聞今辟陽侯下吏道路皆言君讒欲殺之今日辟陽侯誅旦日太后含怒亦誅君君何不肉袒為辟陽侯言帝帝聽君出辟陽侯太后大歡兩主俱幸君君富貴益倍矣於是閎孺大恐從其計言帝帝果出辟陽侯辟陽侯之囚欲見建建不見辟陽侯以為背之大怒及其成功出之乃大驚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辟陽侯於諸呂至深而卒不誅計畫所以全者皆陸生平原君之力也

韓長孺

御史大夫韓安國者梁城安人也後徙睢陽嘗受韓子雜

家說於騶田生所事梁孝王爲中大夫吳楚反時孝王使
安國及張羽爲將扞吳兵於東界張羽力戰安國持重以
故吳不能過梁吳楚已破安國張羽名由此顯梁孝王景
帝母弟竇太后愛之令得自請置相二千石出入游戲僭
於天子天子聞之心弗善也太后知帝不善乃怒梁使者
弗見案責王所爲韓安國爲梁使見大長公主而泣曰何
梁王爲人子之孝爲人臣之忠而太后曾弗省也夫前日
吳楚齊趙七國反時自關以東皆合從西鄉惟梁最親爲
艱難梁王念太后帝在中而諸侯擾亂一言泣數行下跪
送臣等六人將兵擊卻吳楚吳楚以故兵不敢西而卒破

亡梁王之力也今太后以小節苛禮責望梁王梁王父兄
皆帝王所見者大故出稱蹕入言警車旗皆帝所賜也即
欲以侘鄙縣驅馳國中以夸諸侯令天下盡知太后帝愛
之也今梁使來輒案責之梁王恐日夜涕泣思慕不知所
爲何梁王之爲子孝爲臣忠而太后弗恤也大長公主具
以告太后太后喜曰爲言之帝言之帝心乃解而免冠謝
太后曰兄弟不能相教乃爲太后遺憂悉見梁使厚賜之
其後梁王益親歡太后長公主更賜安國可直千餘金名
由此顯結於漢其後安國坐法抵罪蒙獄吏田甲辱安國
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田甲曰然即溺之居無何梁內

史缺漢使使者拜安國爲梁內史起徒中爲二千石田甲
亡走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甲因肉袒謝安國笑曰
可溺矣公等足與治乎卒善遇之公孫詭羊勝說孝王求
爲帝太子及益地恐漢大臣不聽陰使人刺漢用事謀臣
及殺故吳相袁盎景帝乃遣使捕詭勝必得漢使十輩至
梁相以下舉國大索不得內史安國聞詭勝匿孝王所乃
入見王而泣曰主辱臣死大王無良臣故事至此今詭勝
不得請辭賜死王曰何至此安國泣數行下曰大王自度
於皇帝孰與太上皇之與高皇帝及皇帝之與臨江王親
孝王曰弗如也安國曰夫太上臨江親父子之間然而高

帝曰提三尺劍取天下者朕也故太上皇終不得制事居
于櫟陽臨江王適長太子也以一言過廢王臨江用宮垣
事卒自殺中尉府何者治天下終不以私亂公語曰雖有
親父安知其不爲虎雖有親兄安知其不爲狼今大王列
在諸侯悅一邪臣浮說犯上禁撓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
忍致法於王太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而大王終不覺
悟有如太后宮車即晏駕大王尚誰攀乎語未卒孝王泣
數行下謝安國曰吾今出詭勝詭勝自殺漢使還報梁事
皆得釋安國之力也於是景帝太后益重安國孝王卒共
王即位安國坐法失官居家建元中武安侯田蚡爲漢太

尉親貴用事安國以五百金物遺蚡蚡言安國太后天子亦素聞其賢即召以爲北地都尉遷爲大司農建元六年武安侯爲丞相安國爲御史大夫匈奴來請和親天子下議大行王恢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復倍約不如勿許興兵擊之安國曰千里而戰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戎馬之足懷禽獸之心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得其地不足以爲廣有其衆不足以爲彊自上古不屬爲人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虜以全制其敝且彊弩之極矢不能穿魯縞衝風之末力不能漂鴻毛非初不勁末力衰也擊之不便不如和親羣臣議者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安

國爲人多大略智足以當世取合而出於忠厚焉貪嗜於財然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已者也於梁舉壺遂臧固郅他皆天下名士士亦此稱慕之唯天子以爲國器

太史公曰予與壺遂定律歷觀韓長孺之義壺遂之深中隱厚世之言梁多長者不虛哉壺遂官至詹事天子方倚以爲漢相會遂卒不然壺遂之內廉行修斯鞠躬君子也

李生曰不贊韓長孺贊壺遂異哉此韓長孺所以爲國器也歟

王先生

鄒陽王先生皆齊人也漢與諸侯王皆自治民聘賢吳王濞招致四方游士陽與吳嚴忌枚乘等俱仕吳皆以文辯著名久之吳王以太子事怨望稱疾不朝陰有邪謀陽奏書諫爲其事尚隱惡指斥言故先引秦爲諭因道胡越齊趙淮南之難然後乃致其意其辭甚懇切吳王不內於是鄒陽枚乘嚴忌皆去之梁從孝王游陽爲人有智略忼慨不苟合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勝等疾陽惡之孝王孝王怒下陽吏將殺之陽客游以讒見禽恐死而負纍乃從獄中上書書奏孝王孝王立出之卒爲上客初勝詭欲使王求爲漢嗣王又嘗上書願賜容車之地徑至長樂宮自使梁國士衆築作甬道朝太后爰盎等皆建以爲不可天子

不許梁王怒令人刺殺盎上疑梁殺之使者冠蓋相望責梁王梁王始與勝詭有謀陽爭以爲不可故見讒枚先生嚴夫子皆不敢諫及梁事敗勝詭死孝王恐誅乃思陽言深辭謝之齎以千金令求方略解罪於上者陽素知王先生年八十餘多奇計即徃見語以其事王先生曰難哉人主有私怨深怒欲施必行之誅以太后之尊骨肉之重猶不能止況臣下乎昔秦始皇有伏怒於太后羣臣諫而死者以十數得茅焦爲廓大義始皇非能說其言也乃自强從之耳茅焦亦廑脫死如毛氂故事所以難也今子欲安之乎陽曰鄒魯守經學齊楚多辯知韓魏時有奇節吾將

歷問之王先生曰子行矣還過我而西鄒陽行月餘莫適爲謀還乃復過王先生王先生曰吾先日欲獻愚計以爲衆不可蓋竊自薄陋不敢道也子行徃見王長君必能爲子謀矣鄒陽發寤於心曰敬諾即辭去徑至長安見王長君長君者王美人兄也鄒陽留數日乘間請曰臣非爲長君無使令於前而來也愚戇竊不自料願有謁於長君耳長君跪曰幸甚陽曰竊聞長君弟得幸後宮天下無有而長君行迹多不循道理者今爰盎事即窮竟梁王恐誅如此則太后怫鬱泣血無所發怒切齒側目於貴臣矣臣恐長君危於累卵故爲足下憂之長君瞿然曰將爲之奈何

陽曰長君誠能爲上言之得毋竟梁事長君必固自結於太后太后厚德長君入於骨髓而長君之弟幸於兩宮金城之固也又有存亡繼絕之功德布天下名施無窮願長君深自計之昔者舜之弟象日以殺舜爲事及舜立爲天子封之於有庳夫仁人之於兄弟無藏怒無宿怨厚親愛而已是以後世稱之以是說天子徼幸梁事不奏長君曰諾乘間入而言之及韓安國入見長公主事果不治

虞詡

虞詡字升卿陳國人祖父經爲郡獄吏案法平允嘗稱曰東海于公高爲里門而其子定國卒至丞相吾決獄六十年雖不及于公子孫何必不爲九卿邪故字詡曰升卿詡早孤孝養祖母祖母終服闋辟太尉李修府永初四年羌胡反亂殘破并涼大將軍鄧隲以軍役方費事不相贍欲棄涼州并力北邊乃會公卿集議隲曰譬若衣敗壞一以相補猶有所完若不如此將兩無所保議者咸以爲然詡聞而說李修曰竊聞公卿定策當棄涼州求之愚心未見其便夫涼州既棄即以三輔爲塞三輔爲塞則園陵單外此不可之甚者也諺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觀其習兵壯勇實過餘州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據三輔爲心腹之害者以涼州在後故也其土人所以推鋒執銳無反顧之心者

爲臣屬於漢故也若棄其境域徙其人庶安土重遷必生異念如使豪雄相聚席卷而東雖賁育爲卒太公爲將猶恐不足當禦議者喻以補衣猶有所完詡恐其疽食侵淫而無限極棄之非計修曰吾意不及此微子之言幾敗國事然則計當安出詡曰今涼土擾動人情不安竊憂卒然有非常之變誠宜令四府九卿各辟彼州數人其牧守令長子弟皆除爲冗官外以勸厲答其功勤内以拘致防其邪計修善其言更集四府皆從詡議於是辟西州豪傑爲掾屬拜牧守長吏子弟爲郎以安慰之鄧隲兄弟以詡異其議因此不平及朝歌賊甯季等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

逆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詡爲朝歌長故舊皆弔詡曰得朝歌何弔也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盤根錯節何以别利器乎始到謁河内太守馬稜稜勉之曰君儒者當謀謨廟堂反在朝歌邪詡曰初除之日士大夫皆見弔勉以詡譸之朝歌者韓魏之郊背大行臨黄河去敖倉百里而青冀之人流亡萬數賊不知開倉招衆刦庫兵守成皐斷天下右臂此不足憂也今其衆新盛難與爭鋒兵不厭權願寬假轡策勿令有所拘閡而已及到官設令三科以募求壯士自掾史以下各舉所知其攻刦者爲上傷人偷盜者次之帶喪服而不事家業爲下收得百餘人詡爲饗會悉貰

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刦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殺賊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傭作賊衣以采綖縫其裾爲幟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賊由是駭散咸稱神明遷懷令後羌寇武都鄧太后以詡有將帥之略遷爲武都太守羌乃率衆數千遮詡於陳倉崤谷詡卽停車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鈔傍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減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以戒不虞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詡曰虜衆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爲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示弱吾今示强勢有不同故也旣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衆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詡乃令軍中使彊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羌以爲矢力弱不能至幷兵急攻詡於是使二十彊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羌大震退詡因出城奮擊多所傷殺明日悉陳其衆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貿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詡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於淺水設伏候其走路虜果大奔因掩擊大破之斬獲甚衆賊由是敗散南入益州詡乃占相地勢築營壁二百八十所招還流亡假賑貧人郡遂以安永和初遷尚書令以公事去官朝廷思其忠復徵

之會卒臨終謂其子恭曰吾事君直道行已無愧所恨者爲朝歌長時殺賊數百人其中何能不有冤者自此二十餘年家門不增一口獲罪於天已可知也恭亦有俊才官至上黨太守

藏書名臣傳卷二十四 終

七智謀名臣

荀彧

荀彧字文若、潁陰人、祖父淑生八子、號爲八龍、緄其一也、彧即緄子、年少時、南陽何顒異之曰、王佐才也、董卓之亂、彧謂潁川父老曰、潁川四戰之地、天下有變、常爲兵衝、宜亟去之、鄉人猶豫未決、會冀州牧韓馥遣騎迎彧、彧乃獨將宗族至冀州、而袁紹已奪馥位、彧度紹終不能成事、聞曹操有雄略、去從之、操大悅曰、吾之子房也、以爲司馬、時年二十九、興平元年、操領兗州牧、以彧爲鎮東將軍、操征

陶謙、任彧留事、張邈陳宮以兗州反、潛迎呂布、使告彧曰、呂將軍來助使君擊陶謙、宜亟供其軍食、彧知邈爲亂、即馳告東郡太守夏侯惇、而兗州諸城皆叛應布矣、豫州刺史郭貢帥衆數萬、突至城下、欲求見彧、惇等皆曰、君一州鎮也、不可輕往、彧曰、貢與邈等、分非素結、今來速、計必未定、及其未定說之、縱不爲用、可使中立、貢果見彧無懼意、遂引去、彧因與程昱計、使說范東阿、是時兗州郡縣皆應布、唯鄄城范東阿不動、彧謂昱宜往撫之、昱乃歸過范至東阿、卒完三城、彧之謀也、操欲遂取徐州、還乃定布、彧曰、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進足以勝敵、退足以堅守、故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將軍本以兗州首事、平山東之難、百姓無不歸心悅服、且河濟、天下之要地也、今雖殘壞、猶易以自保、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且陶謙雖死、徐州未易亡也、公前討徐州、威罰實行、其子弟念父兄之恥、必人自爲守、事固有棄此取彼者、以大易小可也、以安易危可也、權一時之勢、不患本之不固可也、今三者莫利、願將軍熟慮之、自京師遭董卓之亂、人民流移東出、多依彭城間、操攻陶謙、阬殺男女數萬口于泗水、水爲不流、操又引軍從泗南攻取睢陵夏丘諸縣、皆屠之、雞犬亦盡、墟邑無復人行、故彧言云然、操乃止、大收麥、

復與布戰、分兵平諸縣、布敗走、兗州遂平、建安元年、漢獻帝自河東還洛陽、操議奉迎都許、彧勸操曰、昔晉文公納周襄王、而諸侯景從、漢高祖爲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自天子播越、將軍首倡義兵、徒以山東擾亂、未能遠赴、然猶分遣將帥、蒙險通使、今車駕旋軫、義士有存本之思、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民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雄傑、大略也、扶弘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天下雖有逆節、必不能爲累明矣、操遂至洛陽、奉迎天子都許、天子拜操大將軍、進彧爲侍中守尚書令、操雖征伐在外、軍國事皆與彧籌、自曹操之迎天子也、袁紹內懷不服、紹既幷河朔、天下畏其彊、操

方東憂呂布南拒張繡、繡又敗操軍於宛、紹益驕、與操書、言辭悖慢、操大怒、出入動靜變於常、衆皆謂操失利於張繡故、彧見操、操以書示之、彧曰、古之成事者、誠有其才、雖弱必彊、劉項之存亡、足以觀矣、今與公爭天下者、唯袁紹爾、紹外寬內忌、任人而疑其心、公明達不拘、唯才所宜、此度勝也、紹持重少決、失在後機、公能斷大事、應變無方、此謀勝也、紹御軍寬緩、法令不立、士卒雖衆、其實難用、公法令既明、賞罰必行、士卒雖寡、皆爭致死、此武勝也、紹憑世資、從容飾智、以收名譽、故士之寡能好問者多歸之、公行己謹儉、而與有功者無所恡惜、故天下忠正效實之士咸

願爲用、此德勝也、夫以四勝輔天子、扶義征伐、紹雖彊、其何能爲、操乃悅、彧又曰、不先取呂布、河北亦未易圖也、操曰、然、吾所惑者、恐紹侵擾關中、北引羌胡、南誘蜀漢、則是我以兖豫抗天下六分之五也、彧曰、關中將帥以十數、莫敢相一、唯韓遂馬騰最彊、彼見山東方爭、必各擁衆自保、今若撫以恩德、遣使連和、雖不能久、比公安定山東、亦足以不動、鍾繇可屬以西事、操乃表繇持節都督關中諸軍、三年、操既破張繡、東擒呂布、定徐州、遂與袁紹相拒、孔融謂彧曰、紹地廣兵彊、田豐許攸爲之謀、審配逢紀任其事、顏良文醜統其兵、未易克也、彧曰、紹兵雖多而法不整、田

豐剛而犯上、許攸貪而不治、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自用、此二人留知後事、若攸家犯法、必不能縱、不縱、攸必爲變、顏良文醜、一夫之勇耳、可一戰而擒也、五年、操保官渡、紹圍之、操衆少糧盡、士卒疲乏、多叛歸紹、操與彧書、議欲還許以致之、彧報曰、紹悉衆聚官渡、與公決勝、公以至弱當至彊、若不能制、必爲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今軍食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皐間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先退者、勢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衆、畫地而守之、扼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矣、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操乃住、遂以奇兵襲紹別屯、斬其將淳于瓊等、紹退走、

審配以許攸家不法、收其妻子、攸怒叛紹、奔操、說操潛兵燒其輜重、紹遂以敗、紹遣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操北救劉延、荀攸曰、今兵少不敵、必分其勢乃可、公到延津、若將渡河向其後者、紹必西應之、然後輕兵襲白馬、掩其不備、顏良可擒也、操從之、遂斬顏良、解白馬之圍、紹軍至延津南、操勒兵駐營南阪下、使騎登壘望之、曰、可五六百騎、有頃、復白騎稍多、操曰、勿復白、令騎解鞍放馬、是時白馬輜重就道、紹騎將文醜與劉備將五六千騎前後至、諸將復白上馬、操曰、未也、有頃、騎至稍多、或分趣輜重、操曰、可矣、乃皆上馬、時騎不滿六百、遂縱兵擊大破之、斬文

醜與良紹名將也再戰悉擒之紹軍奪氣而田豐以梟
見誅皆如彧所策六年操就穀東平之安民糧少不足與
河北相支欲因紹新破以其間擊討劉表彧曰今紹敗其
衆離心宜乘其困遂定之而背兗豫遠師江漢若紹收其
餘燼乘虛以出人後則公事去矣操乃復次于河上紹遇
病死操渡河擊紹子譚尚八年操錄彧前後功表封彧爲
萬歲亭侯十七年董昭等謂操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
彰殊勳密以諮彧彧謂操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秉忠貞
之誠守謙退之實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操由是心不
能平會征孫權表請彧勞軍于譙因輒留彧參丞相事操

軍至濡須彧留壽春以憂薨時年五十明年操遂爲魏公
魏氏春秋曰操饋彧食發之乃空器於是飲藥而卒彧德
行周備海內英儁咸宗焉司馬懿常稱書傳遠事自耳目
所聞見逮百數十年間賢才未有及荀令君者也操嘗曰
二荀之論人久而益信鍾繇以爲顏子既沒能備九德不
貳其過唯荀彧然或問繇曰君雅重荀君自以爲不及可
得聞乎曰夫明君師臣其次友之以曹公之聰明每有大
事常先諮之吾等受命而行猶或不盡相去顧不遠邪獻
帝春秋曰董承之誅伏后與父完書言司空殺董承帝方
爲報怨完得書以示彧彧惡之久隱而不言完以示妻弟

樊普普封以呈操操陰爲之備彧後恐事覺欲自發之因
求使至鄴勸操以女配帝操曰今朝廷有伏后吾女何以
得配上且吾以微功見錄位爲宰相豈復賴女寵乎彧曰
伏后無子性又凶邪往常與父書言辭悖惡可因此廢也
操曰卿昔何不道之彧陽驚曰昔已嘗爲公言也操曰此
豈小事而吾忘之彧又驚曰誠未語公邪昔公在官渡與
袁紹相持恐增內顧憂故不言爾操曰官渡事後何以不
言彧無對操以此恨彧典略曰中常侍唐衡欲以女妻汝
南傅公明公明不娶轉以與彧裴松之按漢紀云唐衡以
桓帝延熙七年死計彧于時年始二歲彧婚之日衡之沒

久矣慕勢之言爲不然也裴松之又以爲緄八龍之一將
有逼而然何云勢哉昔鄭忽以違齊致譏雋生以拒霍見
美致譏在於失援見美嘉其慮遠並無交至之害故得各
全其志而彧以閹豎用事四海屏氣左悺唐衡殺生在口
故于時諺云左迴天唐獨坐言威權莫二也昔蔣詡姻于
王氏無損清高之操緄之此婚庸何傷乎彧子粲字奉倩
何劭爲之傳粲常論其父彧不如從兄攸蓋彧立德高整
軌儀以訓物而攸不治外形愼密自居而已誠然乎哉李
卓吾曰荀彧既屢以高光劉項爭天下事許曹操矣却拒
董昭之請何邪世間道學好騎兩頭馬喜踹兩腳船專欲

無厭思惟兼得而不知人之不可欺卒之俱不能得而反以兩失也豈獨荀令若然哉裴松之等取唐衡生卒之年苦爲彧辨又謂其出於不得已皆無見識之甚要知無之不足爲彧奇有之不足爲彧累烏用辨也

滿寵

太尉楊彪與袁術婚曹操惡之欲誣以圖廢立收彪下獄使許令滿寵按之將作大匠孔融與荀彧屬寵曰但當受辭勿加考掠寵不報考訊如法數日見操言曰楊彪考訊無他詞語此人有名海內若罪不明白必大失民望竊爲明公惜之操於是即日赦出彪初彧與融聞寵考掠彪皆大怒及因是得出乃反善寵　不得不善矣

荀攸

荀攸字公達祖曇廣陵太守曇卒故吏張權求守曇墓時攸年十三疑之謂其叔衢曰此吏有非常之色殆將有姦乎衢推問果殺人亡命者董卓徙都長安攸與議郎何顒等謀曰董卓無道甚於桀紂今直刺殺之以謝百姓然後據殽函輔王命以號令天下此桓文之舉也事垂就而覺收顒攸繫獄顒憂懼自殺攸言語飲食自若會卓死得免曹操迎天子都許荀彧薦攸操乃徵攸爲尚書建安二年從征張繡攸言於操曰繡與劉表相恃爲強然繡以遊軍仰食於表表不能供也勢必離不如緩軍以待之若急之勢必相救操不從遂進軍繡急表果救之軍不利操謂攸曰不用君言故至是是歲操自宛征呂布議者云表繡在後而遠襲呂布不可攸以爲表繡新破勢不敢動布驍猛又恃袁術若縱橫淮泗間豪傑必應之今乘其初叛衆心未一可破也操曰善進至下邳布既戰敗退而固守攻之不拔操欲還攸與郭嘉說曰呂布勇而無謀今三戰皆北其銳氣衰三軍以將爲主主衰則軍無奮志夫陳宮有智而遲今及布氣之未復宮謀之未定進急攻之城當自拔乃引沂泗灌城城潰生禽布後從救劉延於白馬操拔白

馬還遣輜重循河而西袁紹渡河追卒與操遇諸將皆恐說操還保營攸曰此所以禽敵奈何去之操目攸而笑遂以輜重餌賊斬其騎將文醜而與紹相拒於官渡時軍食方盡攸言於操曰紹運車旦暮至其將韓荀銳而輕敵可破也操曰誰可使攸曰徐晃可乃遣晃及史渙邀擊破走之獲其輜重而還七年從討袁譚袁尚於黎陽明年操欲征劉表而譚尚爭冀州譚遣辛毗請救操以問羣下羣下多以爲表強宜先平之攸曰天下方有事而劉表坐保江漢之間其無四方志可知矣袁紹據四州之地以寬厚得衆假使二子和睦守其成業則天下之難未息也今兄弟

搆怨勢不兩全可急圖之操曰善乃許譚和親而還擊破尚冀州平表封攸陵樹亭侯攸深密有智防自從操征伐常謀謨帷幄時人及子弟莫知其所言操每稱曰公達外愚内智外怯内勇外弱内強不伐善無施勞智可及愚不可及又曰荀文若之進善不進不休荀公達之去惡不去不止與鍾繇善繇言我每有所行反覆思惟自謂無以易以咨公達輒復過人意後從征孫權道薨操言之則流涕

賈詡

賈詡武威姑臧人察孝廉為郎以疾去官西還至汧道遇叛氐同行數十人皆為所執詡曰我段公外孫也汝別埋

我我家必厚贖之時太尉段熲久為邊將威震西土故詡假以懼氐氐果不敢害與盟而送之董卓入洛陽詡以太尉掾遷討虜校尉卓壻中郎將牛輔屯陝詡在輔軍卓敗輔又死衆皆懼李傕郭汜張濟等欲自解散間行歸鄉里詡曰聞長安中議欲盡誅涼州人而諸君棄衆單行即一亭長能束君矣不如率衆而西所在收兵以攻長安為董公報仇傕乃西攻長安和出天子詡有力焉是時將軍煨屯華陰與詡同郡詡遂去傕託煨詡素知名為煨軍所望煨内恐見奪而外奉詡禮甚備詡不自安張繡在南陽詡因結繡或謂詡曰煨待君厚矣詡曰煨性多疑有忌詡意禮雖厚我去必喜又望吾結援於外必厚吾妻子繡無謀主亦願得詡則家與身俱全矣詡遂往繡執禮甚卑煨果善視其室詡乃說繡與劉表連和曹操北征繡一旦遂引軍退繡追之詡謂繡曰不可追也繡不從大敗而還詡謂繡曰促更追之更戰必勝繡謝曰不用公言故敗今已敗奈何復追詡曰兵勢有變亟往必利繡信之果得勝而還因以問詡詡曰此易知耳將軍雖善用兵非曹公敵也軍雖新退曹公必自斷後將既不敵彼士亦銳故知必敗曹公攻將軍無失策力未盡而退必國内有故已破將軍必輕軍速進縱留諸將斷後諸將雖勇亦非將軍敵故知

雖用敗兵而戰必勝也是後曹操拒袁紹於官渡紹遣人招繡并與詡書繡欲許之詡顯於繡坐謂紹使曰歸謝袁本初兄弟不能相容而能容天下國士乎繡驚曰何至是若此當何歸詡曰當歸曹公繡曰袁強曹弱今又與曹為仇詡曰此乃所以宜歸也夫曹公奉天子以令天下宜從一也紹強盛我以少衆從之必不以我為重曹公衆弱其得我必喜宜從二也夫有霸王之志者固將釋私怨以明德於四海宜從三也繡遂率衆歸操操執詡手曰使我信重於天下者子也袁紹圍操於官渡操糧方盡以問詡詡曰公明勝紹勇勝紹用人勝紹決機勝紹有此四勝而半

年不定者但顧萬全故也必決其機須臾可定也操曰善乃并兵出圍擊紹三十餘里營破之紹軍大潰河北平建安十三年操破荆州欲順江東下詡諫曰明公昔破袁氏今收漢南威名遠著軍勢既大若乘舊楚之饒以饗吏士撫安百姓使安土樂業則可不勞衆而江東稽服矣操不從軍遂無利操後與韓遂馬超戰於渭南超等索割地以和并求任子詡以爲可僞許之又問詡計策詡曰離之而已操曰解卒破遂超詡本謀也是時操子丕爲五官將而臨菑侯植才名方盛各有黨與丕使人問詡自固之術詡曰願將軍恢崇德度躬素士之業朝夕孜孜不違子道而

已操又嘗屏左右問詡詡嘿不對操曰與卿言不荅何也詡曰屬有所思操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操大笑太子遂定詡思非操舊臣而策謀深長懼見猜疑闔門自守男女嫁娶不結高門曹丕篡位以詡爲太尉丕問詡曰吾欲伐不從命以一天下吳蜀何先對曰攻取者先兵權建本者尚德化陛下應期受禪撫臨率土若綏以文德而俟其變則平之不難矣吳蜀雖蕞爾小國依阻山水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遜見兵勢據險守要汎舟江湖皆難卒謀者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故舉無遺策臣竊料羣臣無備權對雖以天威臨之

未見萬全之勢也李生曰此人非但有謀且有大識享年七十又七宜哉

一 程昱

程昱東阿人黃巾賊起縣丞王度反應之吏民盡負老幼東奔渠丘山度出城西五六里止屯昱因謂縣中大姓薛房曰度得城郭而不居其勢可知矣此不過虜掠財物耳何不相率還城而守之且城高厚多穀米若還城堅守度可破也吏民不肯從昱謂房等愚民不可計事乃密遣數騎舉幡東山上令房等望見因大呼曰賊至矣便下山趣城吏民奔走相隨昱遂與之共守度等來攻城不可下欲去昱因率吏民開城急擊度等破走東阿得全昱之力也

初平中兗州刺史劉岱與袁紹公孫瓚和親紹令妻子居岱所瓚亦遣從事范方將騎助岱後紹與瓚有隙瓚擊破紹軍而遣使語岱令遣紹妻子必與紹絕別勑范方若岱不遣紹家可將騎來還吾定紹將加兵於岱岱乃召見昱昱曰若棄紹近援而求瓚遠助此假人於越以救溺子之說也夫公孫瓚非袁紹之敵也今雖壞紹軍然終爲紹所禽岱從之范方將其騎歸瓚未至瓚已大爲紹所破矣曹公臨兗州辟昱與語說之及征徐州使昱與荀彧留守鄄城張邈等叛迎呂布郡縣皆響應唯鄄城范東阿不動布

軍降者、言陳宮欲自將兵取東阿、又使氾嶷取范、或謂昱宓往說之、昱乃歸過范、說其令靳允曰、聞呂布執君母弟妻子、孝子誠不可爲心之甚、方今天下大亂、英雄並起、必有命世能息天下之亂者、此智者所宜詳擇也、夫布粗中少親、剛而無禮、匹夫之雄耳、兵雖衆、終必無成、曹使君智略不世出、此殆天所授、君若固范、我守東阿、則田單之功可立、孰與違忠從惡而母子俱亡乎、時氾嶷已在范、允乃見嶷、伏兵誅殺之、而勒兵自守、昱又遣別騎絕倉亭津、陳宮至、又不得渡、昱至東阿、東阿令棗祗已悉屬吏民拒城堅守矣、卒完三城以待曹、曹公還、執昱手曰、微子之力、吾

無所歸矣、乃表昱爲東平相、屯范、曹與呂布戰於濮陽、不利、蝗蟲起、各引去、於是袁紹使人說曹連和、欲使曹公遣家居鄴、曹公新失兗州、軍食盡、將許之、時昱使適還、引見言曰、聞將軍欲遣家與袁紹連和、意者將軍殆臨事而懼乎、不然、何慮之不深也、夫袁紹據燕趙之地、有并天下之心、而智不能濟也、將軍自度能爲之下乎、今兗州雖殘、尚有三城、能戰之士、不下萬人、願將軍更慮之、公乃止、袁紹在黎陽、將南渡、時昱守鄄城、有兵七百、公欲以兵三千益之、昱不肯、曰袁紹擁十萬衆、自以所向無前、今見昱兵少、必不來攻、若益以兵、則必攻、攻則必克、紹果以昱兵少不肯攻、曹公謂賈詡曰、程昱之膽、過於賁育矣、其後曹公征荊州、劉備奔吳、論者以爲孫權必殺備、昱料之曰、孫權新立、未爲海內所憚、曹公無敵於天下、初舉荊州、威震江表、權雖有謀、不能獨當也、劉備有英名、關羽張飛皆萬人之敵、權必資之以禦我、難解勢分、備資以成、則又不可得而殺矣、權果多與備兵以禦曹

郭嘉

郭嘉、潁川人、初見袁紹、謂紹謀臣辛評曰、夫智者審於量主、故百舉百全、而功名可立、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未知用人之機、多端寡要、好謀無決、欲與共濟天下難矣

遂去之、先是潁川戲志才、籌畫士也、早卒、曹公與荀彧書曰、自志才亡後、莫可與計事者、汝潁固多奇士、誰可以繼之、彧薦嘉、遂召見、公曰、使孤成大業者、必子也、因謂嘉曰、本初擁冀州之衆、青并從之、地廣兵強、而數爲不遜、吾欲討之而力不敵、如何、對曰、劉項之不敵、公所知也、漢祖唯智勝、項羽雖強、終爲所禽、嘉竊料之、紹有十敗、公有十勝、雖兵強、無能爲也、嘉又曰、紹方北擊公孫瓚、可因其遠征東取呂布、公曰然、征呂布、三戰破之、遂禽布、劉備來奔、以爲豫州牧、或謂曹公曰、備有雄志、今不早圖、後必爲患、公以問嘉、嘉曰、有是然、公起義兵、爲百姓除暴、推誠仗信以

招俊傑、猶懼其未也、今備以窮歸我而害之、是以害賢爲名、則智士將自疑、回心擇主、公誰與定天下乎、孫策轉鬬千里、盡有江東、聞曹公與袁紹相持於官渡、將渡江北襲許、嘉策之曰、策新并江東、所誅皆雄豪將帥、能得人死力者也、然策輕而無備、雖有百萬之衆、無異獨行、若刺客伏起、一人之敵耳、以吾觀之、必死於匹夫之手、策臨江未濟、果爲許貢客所殺、嘉後從破袁紹、紹死、又從討譚尚於黎陽、連戰數克、諸將欲乘勝遂攻之、嘉曰、袁紹愛此二子、莫適立也、有郭圖逢紀爲之謀臣、必交鬬其間、急之則相持、緩之而後爭心生、不如南向荆州、若征劉表者、以待其變、

變成而後擊之、公乃南征、軍至西平、譚尚果爭冀州、遂從定鄴、公將征袁尚及三郡烏丸、諸將多懼劉備襲許、嘉曰、公雖威震天下、胡恃其遠、必不設備、因其無備、卒然擊之、可破滅也、且袁紹有恩於民夷、而尚兄弟生存、今四州之民、徒以威附、我耳舍而南征、尚因烏丸之資、招其死生之臣、胡人一動、民夷俱應、恐青冀非已之有也、表坐談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任之則備不爲用、雖虛國遠征、公無憂矣、公遂行、至易、嘉曰、兵貴神速、今千里襲人、輜重多、難以趨利、乃密出盧龍塞、直指單于庭、虜卒聞之、惶怖合戰、大破斬蹋頓及名王以下、尚及兄熙走遼東、嘉深通有筭略、曹公語人曰、唯奉孝爲能知孤意、年三十八、自柳城還、疾篤遂不起

董昭

董昭定陶人、袁紹使昭領鉅鹿、時郡右姓孫伉等數十人、專爲謀主、驚動吏民、昭至郡、僞作紹檄告郡云、得賊邏候安平張吉辭、當攻鉅鹿、賊孫伉等爲應、檄到、卽收伉等行軍法、惡止其身、妻子勿坐、昭按檄告令、皆卽斬之、一郡惶恐、乃以次安慰、遂皆平集、後昭欲詣漢獻帝、至河內、爲張楊所留、時曹操領兗州、遣使詣楊、欲令假塗西至長安、楊不聽、昭說楊曰、袁曹雖爲一家、勢不久羣、曹今雖弱、然實

天下之英雄也、况今有緣宜通其上事、并表薦之、若事有成、永爲深分、楊於是通曹上事、并表薦焉、昭又爲曹作書與長安諸將李傕郭汜等、各隨輕重以致殷勤、建安元年、曹公定黃巾于許、遣使詣河東、會天子還洛陽、韓暹楊奉董承及楊各違戾不和、昭以奉兵馬最强而少黨援、作曹書與奉曰、吾與將軍、聞名慕義、便推赤心、今將軍拔萬乘之艱難、反之舊都、翼佐之功、超世無儔、然羣凶猾夏、四海未寧、神器至重、事在維輔、今將軍爲內主、吾爲外援、吾有糧、將軍有兵、有無相通、足以相濟矣、奉得書喜悅、語諸將軍曰、兗州諸軍近在許耳、有兵有糧、國家所當依仰也、遂

共表操為鎮東將軍，襲父爵費亭侯，昭遷符節令，而曹遂朝天子於洛陽。曹乃引昭並坐，問曰：今孤來此，當施何計？昭曰：將軍與義兵以誅暴亂，入朝天子，輔翼王室，此五霸之功也。此下諸將人殊意異，未必服從，今留匡弼，事勢不便，惟有移駕幸許耳。然朝廷播越，新還舊京，遠近跂望，冀一朝獲安，今復徙駕，不厭衆心。夫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之功，願將軍筭其多者。曹公曰：此孤本志也。楊奉近在梁耳，聞其兵精，得無為累乎？昭曰：奉少黨援，將獨委質，且鎮東費亭之事，皆奉所定，宜遣使厚遺答謝，以安其意。說京都無糧，欲車駕暫幸洛陽，近許以便轉運，庶免縣乏之。奉為

人勇而寡慮，必不見疑。公曰：善。即遣使詣奉，從大駕至許。及關羽圍曹仁於樊，孫權遣使致辭，以即日遣兵西上，欲掩取羽，樊軍之圍可不救而自解，伏乞不漏，令羽有備。昭曰：軍事尚權，期於合宜，宜應權以密而內露之。羽聞權上，若還自護，圍則速解；又圍中將吏不知有救，倘有他意，為難不小。公曰：善。即勅救將徐晃以權書射著圍裏及羽屯中。圍裏聞之，志氣百倍；羽果猶豫，樊圍以解。曹丕篡位，遷昭為侍中。三年，大駕幸宛，征南大將軍夏侯尚等攻江陵，未拔。時江水淺狹，尚欲乘船將步騎入渚中安屯，作浮橋南北往來，議者多以為城必可拔。昭上疏曰：武皇帝智勇過人，而用兵畏敵，甚不敢輕。夫兵好進惡退，常然之數乎。地無險猶尚艱難，就當深入，還道宜利。今屯渚中，至深也；浮橋而濟，至危也；一道而行，至狹也。三者兵家所忌，而今行之。加江水向長，一旦暴增，何以防禦？就不破賊，尚當自完，奈何乘危不以為懼乎？後果如昭言。明帝太和六年薨，年八十一。

劉曄

劉曄，漢光武子阜陵王延後也。曄母產渙及曄，渙九歲，曄七歲，而母病，臨終戒渙、曄曰：介父侍人素諂害我，汝長能除之，則吾無恨矣。曄至十三，謂兄渙曰：亡母之言可行矣。

渙曰：那可爾！曄即入室殺侍者，徑出拜墓。舍內大驚，白其父普。普怒，遣人追曄。曄還拜謝曰：亡母顧命之言，敢受不請擅行之罰。普心異之。楊士多輕俠狡桀，有鄭寶、張多、許乾之屬，各擁部曲，寶最驍果，欲驅掠百姓越赴江表，以曄高族名人，欲強逼曄使唱導此謀。曄心內憂之，而未有緣。會曹操遣使詣州，有所案問，曄往見使者，為論事勢，要與俱歸，駐止數日。寶果從數百人齎牛酒來候曄，令家僮將其衆坐中門外，為設酒飯，與寶於內宴飲，密令健兒因行觴斫寶。寶性不甘酒，視候甚明，觴者不敢發。曄因自引佩刀斫殺寶，斬其首，以令其軍云：曹公有令，敢有動者，與寶

同罪眾皆驚怖走還營營有將將精兵數千曄即乘寶馬
將家僮數人詣寶營門呼其渠帥喻以禍福眾皆叩頭開
門內曄推曄爲主曄視漢室漸微己爲支屬不欲擁兵遂
委其部曲與廬江太守劉勳勳時兵强於江淮之間孫策
惡之遣使厚幣以書說勳曰上繚宗民數欺下國忿之久
矣擊之路不便願因大國伐之上繚甚實得之可以富國
請出兵爲外援勳信之外內盡賀而曄獨否勳問其故對
曰上繚雖小城堅池深攻難守易偷旬日不舉則兵疲於
外而國內虛策乘虛而襲我則將軍進屈於敵退無所歸
矣勳不從與兵伐上繚策果襲其後勳窮蹙遂奔曹曄與

蔣濟等亦皆以楊州名士爲曹所徵時廬江界有山賊眾
數萬人臨險而守先時所遣偏將皆莫能克曄曰策等小
豎因亂赴險相依爲强非有爵命威信相伏也往者偏將
資輕而中國未夷故策敢據險以守今天下略定後伏見
誅兄明公之德東征西怨先開賞募大兵臨之令宣之日
軍門啟而虜自潰矣公笑曰卿言近之遂克策後征張魯
轉曄爲主簿既至漢中山峻難登軍食頗乏公曰此妖妄
之國耳何能爲有無吾軍少食不如速還便自引歸令曄
督後曄策魯可克如糧道不繼雖退軍亦不能自全馳白
公遂攻之多出弩以射其營魯奔走漢中遂平曄因進曰

明公以步卒五千誅董卓北破袁紹南征劉表九州百郡
十并其八推此而前蜀可傳檄而定劉備人傑也有度而
遲得蜀日淺蜀人未附也今舉漢中蜀人震恐其勢自傾
以公之神明因其傾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小緩之諸葛亮
明於治國而爲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爲將蜀民既定
據險守要則不可犯矣公不聽居七日蜀降者說蜀一日
數十驚雖斬之而不能安乃延問曄曰今尚可擊不曄曰
今已小定未可擊也大軍遂還文帝時吳遣使稱藩朝臣
皆賀曄獨曰權無故求降必內有急權前襲殺關羽取荊
州四郡備怒必大興師外有强寇眾心不安又恐中國承

其釁而伐之故委地求降一以却中國之兵二則假中國
之援以强兵眾而疑敵人權善用兵見策知變其計必出
於此夫天下三分中國十有其八吳蜀各保一州阻山依
水有急相救此小國之利也今還自相攻天亡之也宜太
興師徑渡江蜀攻其外我襲其內吳之亡不出旬月矣吳
亡則蜀孤若割吳半蜀固不能久存況蜀得其外我得其
內乎帝曰人稱臣降而伐之疑天下欲來者心何不且受
吳降而襲蜀之後乎對曰蜀遠吳近又聞中國伐之便還
軍不能止也今備已怒欲興兵擊吳聞我伐吳知吳必亡
必喜而進與我爭割吳地必不改計抑怒救吳必然之勢

也文帝不聽遂受吳降拜權爲吳王曄又進曰不可權雖
有雄才故漢驃騎將軍南昌侯耳不可卽以爲王也夫王
位去天子一階耳其禮秩服御相亂也且權一受王位之
後蜀兵旣卻必外盡禮以事中國使其國內皆聞之而內
爲無禮以怒陛下待陛下赫然發怒興兵彼乃徐告其民
曰我委身事中國不愛珍貨重寶如此今無故伐我必欲
殘我國家俘我民人子女以爲僮隸僕妾吳民無緣不信
其言也信其言而感怒上下同心戰加十倍矣又不從遂
拜權爲吳王權將陸遜旣大敗劉備果內不順如曄言文
帝後興師伐吳五年幸廣陵泗口命荆揚州諸軍並進帝

問權當自來不曄曰彼謂陛下欲以萬乘之重牽已而超
越江湖者在於別將必勒兵待事未有進退也大駕停駐
積日權果不至帝乃旋師明帝卽位進爵東亭侯後出爲
大鴻臚以憂死

魯肅

魯肅字子敬臨淮人時天下已亂肅大散財貨摽賣田地
以賑窮弊結士爲務周瑜爲居巢長將數百人故過候肅
幷求資糧肅家有兩囷米各三千斛肅遂指一囷與瑜瑜
是以益知其奇也瑜東渡因與同行時孫策已薨權尚住
吳瑜因薦肅才宜佐時權卽見肅與語甚悅之因密議曰

今漢室傾危四方雲擾孤承父兄餘業思有桓文之功君
旣惠顧何以佐我肅對曰昔高帝區區欲尊事義帝而不
獲者以項羽爲害也今之曹操猶昔項羽將軍何由得爲
桓文乎肅竊料之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爲將軍
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何者北方誠多務也因
其多務剿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然後
建號帝王以圖天下此高帝之業也旣而劉表死肅進說
曰夫荆楚與國鄰接水流順北外帶江漢內阻山陵今表
新亡二子素不輯睦加劉備與操有隙寄寓於表表惡其
能而不用也若備與彼協心則宜撫安與結盟好如有離

違宜別圖之以濟大事肅請得奉命弔表二子說備使撫
表衆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備必喜而從命今不速往恐爲
操所先權卽遣肅行到夏口聞曹公已向荆州晨夜兼道
北至南郡而表子琮已降曹公備惶懼奔走欲南渡肅徑
迎之到當陽長阪與備會宣騰權旨勸備與權幷力備隨
到夏口遣諸葛亮使權會權得曹公欲東之問諸將議皆
勸權迎之肅獨不言權起更衣肅追至宇下曰向察衆人
之議專欲誤將軍不足與圖大事今肅可迎操耳如將軍
不可也將軍迎操欲安所歸願早定大計時周瑜受使至
鄱陽肅勸追召瑜還遂任瑜以後事以肅爲贊軍校尉助

畫方略、曹公破走、肅即先還、權大請諸將迎肅、因謂曰、子敬孤持鞍下馬相迎、足以顯卿未、肅趨進曰、未也、衆人聞之無不愕然、就坐、徐舉鞭言曰、願至尊威德加乎四海、總括九州、克成帝業、更以安車軟輪徵肅、始當顯耳、權撫掌歡笑、後備詣京見權、求都督荊州、肅勸權借之、共拒曹操、操聞權以土地借備、方作書、落筆於地、周瑜病亡、肅自代、即拜肅奮武校尉、代瑜、先是周瑜甘寧並勸權取蜀、權以咨備、備不肯、既備定益州、權求長沙零桂、備又不聽、權乃遣呂蒙率衆取之、備聞之、自還公安、遣羽來爭三郡、肅住益陽、邀羽與相見、但請單刀俱會、諸將恐有變、肅曰、今日之事、宜相開譬、劉備負國、是非未決、羽亦何敢重自干命乎、乃趨就羽、羽曰、烏林之役、左將軍身在行間、寢不脫介、戮力破魏、豈得徒勞、無一塊壤、而足下來欲收地邪、肅曰、不然、始與豫州遇於長阪、豫州之衆、不當一校、計窮慮極、圖欲遠竄、望不及此、主上愍豫州之身無有處所、不愛土地士人之力、以濟其患、而豫州獨飾情愆德、隳好、今已藉手於西州矣、又欲剪并荊州之土、肅聞貪而棄義、必為禍階、吾子屬當重任、曾不能明道處分、以義輔時、而負恃弱衆、以圖力爭、師曲為老、將何以濟乎、羽無以荅、備乃割湘水為界、各罷軍、肅年四十六卒、權為舉哀、臨葬、諸葛亮亦為發喪、及權稱尊號、臨壇顧謂公卿曰、昔魯子敬嘗道此、可謂明於事勢矣

劉巴

劉巴字子初、零陵人、曹操征荊州、先主奔江南、荊楚羣士從之如雲、而巴獨北詣曹操、操辟為掾、使招納長沙零陵桂陽、會先主略有三郡、巴事不成、欲由交州道還京師、時諸葛亮在臨烝、追謂巴曰、劉公雄才蓋世、據有荊土、天人去就、已可知矣、足下去欲何之、巴曰、受命而來、不成當還、此其宜也、先主深以為恨、巴復從交阯至蜀、俄而先主定蜀、巴乃辭謝、先主不責也、辟為左將軍西曹掾、張飛嘗就巴宿、巴不與語、飛大忿恚、諸葛亮謂巴曰、張飛武人、敬慕足下、足下雖天素高亮、宜少降意、巴曰、大丈夫處世、當交四海英雄、如何與兵子共語、備聞之怒曰、子初才智絕人、如孤可任用之、非孤者難獨任也、亮亦曰、運籌策於帷幄之中、吾不如子初遠矣、初攻劉璋、備與士衆約、若事定、府庫百物、孤無預焉、及拔成都、士衆盡赴諸藏、競取寶物、軍用不足、備甚憂之、巴曰、易耳、但當鑄直百錢、平諸物價、令吏為官市、備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後代法正為尚書令、吳張昭嘗對孫權論巴褊阨、不當拒張飛太甚、權曰、若令子初隨世浮沉、容悅玄德、交非其人、何足稱為高士乎

章武二年卒、

龐統

龐統字士元、襄陽人、性好人倫、勤於長養、每所稱述、多過其才、時人怪而問之、統荅曰、當今天下大亂、雅道陵遲、善人少而惡人多、方欲興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譚、即聲名不足慕企、而為善者少矣、今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乎、先主領荊州、統以從事守耒陽令、在縣不治、免官、吳將魯肅遺先主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尒、諸葛亮亦言之、先主見與談、大器之、以為治中從事、親待亞於

諸葛亮、遂與亮並為軍師中郎將、亮留鎮荊州、統隨從入蜀、益州牧劉璋與先主會於涪、統進策曰、今因此會執之、則將軍無用兵之勞、可坐定一州也、先主曰、初入他國、恩信未著、不可、璋既還成都、先主當為璋北征漢中、統復說曰、陰選精兵、晝夜兼道、徑襲成都、璋既不武、又素無備、大軍卒至、一舉便定、此上計也、楊懷高沛、璋之名將、各伏強兵、據守關頭、聞數有牋諫璋、使發遣將軍還荊州、將軍未至、遣與相聞、說荊州有急、欲還救之、並使裝束、外作歸形、此二子既服將軍英名、又喜將軍之去、計必乘輕騎來見、將軍因此執之、進取其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連引荊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若沉吟不去、將致大困、不可久矣、先主然其中計、即斬懷沛、還向成都、所過輒克、於涪大會、置酒作樂、謂統曰、今日之會、可謂樂矣、統曰、伐人之國而以為歡、非仁者之兵也、先主醉怒曰、武王代紂、前歌後舞、非仁者邪、卿言不當、宜速起出、於是統逡巡引退、先主尋悔、請統還、坐統復故位、初不顧謝、飲食自若、先主謂曰、向者之論、阿誰為失、統對曰、君臣俱失、先主大笑、宴樂如初、進圍雒縣、統率衆攻城、為流矢所中、卒、時年三十六、

法正

法正字孝直、扶風人、建安初、天下饑荒、正入蜀依劉璋、益

州別駕張松與正相善、松後於荊州見曹公還、勸璋絕曹公、而自結先主、璋曰、誰可使者、松舉正、正既還、為松稱說先主有雄略、會璋聞曹公欲征張魯、松遂說璋遣正迎先主、使之討魯、正既銜命而往、乃陰獻策於先主、先主然之、於是取璋、時璋蜀郡太守許靖將踰城先降、以事覺不果、及璋稽服、先主亦遂薄靖不用、正謂先主曰、天下有獲虛譽而無其實者、許靖是也、今主公始創大業、天下之人不可戶說、靖之浮稱、播流四海、若其不禮、天下之人必以主公為賤賢也、宜加敬重、以眩遠近、追昔燕王之待郭隗、先主乃厚待靖、而以正為蜀郡太守、楊武將軍、外統都畿、內

為謀主一飡之德睚眦之怨無不報復擅殺毀傷己者數人或謂諸葛亮亮荅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公之彊（先之為妙正在於此）東憚孫權之逼近則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之下當斯之時進退狼跋法孝直為之輔翼令翩然翱翔不可復制如何禁止以法使不得行其意耶（妙人妙人）初孫權以妹妻先主妹才捷剛猛有諸兄之風侍婢百餘人皆親執刀侍立先主每入心常凜凜故亮云然建安二十二年正謂先主曰曹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勢以圖巴蜀而留夏侯淵張郃屯守此非其智不逮力不足也必內有憂偪故耳今策淵郃才略不勝國之將帥舉衆往討必可克之先主善

其策二十四年先主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於定軍興勢作營淵將兵來爭正曰可擊矣乃命黃忠乘高鼓譟攻之大破淵軍淵等授首曹公西征聞之曰吾故知玄德不辦有此必為人所教也先主既立為漢中王以正為尚書令護軍將軍明年正卒年四十五先主為之流涕者累月諸葛亮與正雖好尚不同而以公義相取亮每奇正智術後先主將東征孫權以復關羽之恥羣臣屢諫不聽及大軍敗還亮乃歎曰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令不東行就復東行必不傾危矣

藏書名臣傳卷二十五終

藏書名臣傳卷二十六

七智謀名臣

王猛

王猛字景略北海劇人也少貧賤以鬻畚為業嘗貨畚於洛陽市有一人貴買其畚而云無直令隨取直猛從之行不覺遠忽見一父老鬚髮皓白踞胡牀上坐左右十許人有一人引猛前拜父老父老令十倍償畚直仍遣出猛既出顧視向處乃嵩高山也猛博學氣度雄遠士不參其神契即不與交（孝生同）隱於華山桓溫伐秦入關猛被褐謁溫一面談當世之務捫虱而言旁若無人溫察而異之曰吾奉天

子之命率銳師十萬仗義討逆為百姓除殘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猛曰公不遠數千里深入寇境今長安咫尺而不渡灞水百姓未知公心故也溫默然無以酬之徐曰江東無卿比也署為軍謀祭酒溫將還資猛車馬欲與之俱猛還山咨師師曰卿與桓溫豈並世哉在此可富貴何為乎遠行時秦王苻生酗虐不道而東海王苻堅有志度堅左右說堅誅秦王堅以問呂婆樓婆樓曰僕刀環上人耳不足以辦大事僕里舍有王猛其人謀略不世出殿下宜咨之堅因婆樓招猛猛一見如舊語及廢興大事異符同契堅大悅自謂如玄德之遇孔明也堅既代立以猛為

中書侍郎，掌機密。又轉猛爲始平令。猛下車，明法峻刑，鞭殺下吏，百姓上書訟猛。堅以檻車徵下廷尉，親問之曰：「爲政之體，德化爲先，莅任未幾而殺戮無數，何其酷也？」猛曰：「臣聞宰寧國以禮，治亂國以法。陛下不以臣不才，任臣劇邑，謹爲明主翦除凶猾，始殺一凶，餘尚無數。若以臣不能窮殘盡暴，肅清軌法，臣願甘心鼎鑊，以謝孤負；酷政之刑，臣實未敢聞命也。」堅謂羣臣曰：「王景略固是夷吾、子產之儔也。」以爲尚書左丞。猛舉異才，修廢職，秦民大悅。遂以猛爲京兆尹，未幾除吏部尚書，又遷左僕射、司隸校尉，加騎都尉，居中宿衛，領選如故。時猛年三十六矣，歲中五遷，權

傾中外。宗戚舊臣皆害其寵。特進姑臧侯樊世，本氐豪，佐秦主健定關中，衆辱猛曰：「君無汗馬勞，何敢專管大任？吾輩耕之，君食之邪？」猛曰：「非徒使君耕之，又將使君炊之。」世大怒曰：「要當懸汝頭於長安門外，不然吾不處世。」猛以白堅。後世入言事，堅佯問猛曰：「吾欲以楊壁尚主，何如？」世勃然曰：「楊壁，臣之壻也，陛下安得令之尚主？」猛讓之曰：「陛下帝有海內，而君敢競婚，是爲二天子也。」世怒，將擊猛，左右止之。世遂醜言大罵。堅大怒，立命斬世。尚書仇騰、丞相長史席寶亦數譖毀猛，堅黜騰爲甘松護軍，寶白衣領長史。尒後上下咸服，莫敢言者。晉興二年，秦汝南公騰謀反，誅騰。秦主生之弟也。時生弟晉公柳等猶有五人，猛屢言於堅曰：「不去五公，終必爲患。」堅不聽。明年，匈奴寇秦，堅自將往討，留李威與猛輔太子守長安。淮南公幼帥杏城之衆乘虛入襲，李威擊斬之。幼之反也，晉公柳、趙公雙皆與通謀。幼誅，雙復與魏公庾、燕公武謀作亂，柳據蒲坂，武據安定，雙與庾據上邽，而庾遂以陝城降燕，請兵接應。秦人大懼，頼雙等以次誅滅，而猛復攻破陝，擒庾誅之，秦國乃定。向使早聽猛言，安有是乎？晉桓温伐燕，至枋頭，燕遣使求救於秦，羣臣議不可。王猛密言于堅曰：「燕雖强大，慕容評非温敵也。若温舉山東，進屯洛邑，收幽冀之兵，引并豫之

粟，觀兵崤澠，則陛下事去矣。不如與燕合兵退温，温退，燕亦病矣，然後從其病而取之。」堅乃遣兵救燕。初，燕太宰慕容恪臨終，謂燕王暐曰：「吳王垂文武兼資，若任以政，國家可安；不然，秦晉必有窺窬之計。」時慕容評專國，素忌垂，故垂奔秦。堅聞慕容恪卒，已有圖燕之志，及聞垂至，大喜，郊迎，執垂手曰：「天生賢傑，必相與成大功也。」王猛曰：「慕容垂譬如龍虎，非可馴之物，若借以風雲，恐不可復制，不如早除之。」堅不聽。燕初許割虎牢以西賂秦，晉兵既退，燕復悔。秦王怒，遣猛及將軍鄧羌、楊安帥步騎三萬伐燕，進攻洛陽。猛之發長安也，請慕容垂子慕容令以爲叅軍鄉導。將

行遣丞飲謂垂曰今當遠別何以贈我垂脫佩刀贈之猛至洛陽賂垂所親金熙使詐爲垂使者謂其子令曰吾父子來此以逃死也今王猛疾人如讎泰王心亦難知丈夫逃死而卒不免將爲天下笑聞東朝比來悔寤吾今還東汝可速發令疑之奔燕軍猛卽表令叛狀垂懼而出走及藍田爲追騎所獲堅勞之曰卿家國失和委身投朕賢子心不忘本亦各其志卿何爲過懼而狼狽如是乎待之如舊猛敗燕軍取洛陽置戍金墉城而還堅以猛爲司徒錄尚書事封平陽郡侯猛固辭復督諸軍十六萬騎伐燕慕容評屯潞州猛進與相持遣將軍徐成覘燕軍期日中及

昏而反猛怒將斬成鄧羌請曰賊衆我寡詰朝將戰宜且宥之猛曰若不斬成軍法不立羌固請曰成羌郡將也雖違期應斬羌願與成效戰以贖罪猛又弗許羌怒還營嚴鼓勒兵將攻猛猛謂羌義而有勇使語之曰將軍止吾今赦之矣成既獲免羌自來謝猛執羌手而笑曰吾試將軍介將軍於郡將尚介況國家歟秋七月甲子猛陳師渭源而誓衆踊躍破釜弃糧大呼競進猛望見燕兵衆盛謂鄧羌曰今日非將軍不能破敵將軍勉之羌曰若能以司隸見與公勿憂也猛曰此非所及當以安定太守萬户侯相處羌不悅而退俄而兵交猛召羌羌弗應猛馳就許之羌

乃大飲帳中與張蚝徐成跨馬運矛馳赴燕陳出入數四殺傷數百人及日中燕兵大敗俘斬五萬餘乘勝追擊所殺及降又十餘萬慕容評單騎走還鄴於是秦兵長驅圍鄴猛之未至鄴也鄴旁剽劫公行及猛至遠近帖然號令嚴明軍無私犯燕民各安其業更相謂曰不圖今日復見太原王猛聞而歎曰慕容玄恭可謂古之遺愛矣設太牢以祭之玄恭恪字也十一月秦王留李威輔太子守長安自率精銳十萬赴鄴七日而至猛潛如安陽謁堅曰臣奉陛下威靈擊垂亡之虜譬如釜中之魚無足慮也監國幼冲鸞駕遠臨脫有不虞悔之何及秦王乃入鄴執燕主暐

以猛爲冀州牧都督關東六州軍事猛以六州任重請改授親賢別乞一州自效堅遣侍中諭旨猛乃視事俄入爲丞相稍加都督中外諸軍事猛表讓父之猛宰政公平流放尸素拔幽滯顯賢才外修兵革內崇儒學無罪而不刑無才而不任於是兵强國富垂及昇平猛之力也西平公融坐擅起學舍爲有司所糾融問申紹誰可使詣長安申理者紹曰燕尚書郎高泰清辯有膽智可使也先是猛及融屢辟泰泰不起至是泰從融命而至猛笑曰高子伯於今乃來何其遲也泰曰罪人來就刑何謂遲乎昔魯僖公以泮宮發頌齊宣王以稷下垂聲今陽平公開建學宮追

跡齊魯、未聞明詔褒美、乃煩有司舉劾、明公阿衡聖朝、懲勸如此、下吏何所逃罪乎、猛曰、是吾之過、猛疾、堅親臨省問以後事、猛曰、晉雖僻陋吳越、乃正朔相承、臣沒之後、願不以晉為圖、鮮卑羌虜、我之仇也、終為人患、宜漸除之、時鮮卑慕容垂為冠軍將軍、羌人姚萇為龍驤將軍、皆敵國來降、為堅所寵任、故猛言及之、堅比斂三臨哭、謂太子宏曰、天不欲使吾平六合邪、何奪吾景略之速也、葬之如漢霍光故事、

姚崇

姚崇字元之、陝州人、武后時拜侍郎、后嘗語左右、往時周

興來俊臣等、數治詔獄、朝臣相逮引、一切承反、朕意其枉、更畀近臣臨問、皆親得其手牒、自俊臣等誅、遂無反者、然則向論死得無冤邪、崇曰、當時以告言為功、故天下號曰羅織、甚於漢之鉤黨、雖陛下使近臣覆訊、彼尚不自保、敢一搖手以悖酷吏之意哉、且被問不承、則重罹其慘、今賴天之靈、發悟陛下、臣以一門百口、保內外官無復反者矣、后悅、賜銀千兩、聖曆三年、進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未幾、出為靈武道大總管、張柬之等謀誅二張、崇適自屯所還、遂參密議、以功封梁縣侯、武后遷上陽宮、中宗率百官問起居、五公相慶、崇獨流涕、柬之等曰、今豈涕泣時邪、恐公禍由此始、崇曰、比與討逆、不足為功、然事天后久、遽辭主而泣、人臣終節也、由此獲罪、甘心焉、後五王被害、而崇獨免、玄宗即位、講武新豐、天子行幸、牧守在三百里內、得詣行在、崇時在同州、召至、帝方獵渭濱、問崇曰、知獵乎、對曰、少所習也、臣年二十、居廣成澤、以呼鷹逐獸為樂、張璟藏謂臣當位王佐、無自棄、故折節讀書、遂待罪將相、然少為獵師、老未忘也、帝遂與俱獵、緩速如旨、是日、帝懽甚、既罷獵、乃謂崇曰、卿宜遂相朕、崇知帝銳於治、先設事以堅帝意、即陽不謝、帝怪之、崇因跪奏、臣願以十事聞、陛下度不可行、臣敢辭、帝曰、試為朕言之、崇曰、垂拱以來、以峻法繩下、

臣願政先仁恕可乎、朝廷覆師青海、未有牽復之悔、臣願不倖邊功可乎、比來壬佞冒觸憲網、皆得以寵自解、臣願法行自近可乎、后氏臨朝、喉舌之任、出閹人之口、臣願宦豎不與政可乎、戚里貢獻以自媚于上、公卿方鎮寖亦為之、臣願租賦外、一切絕之可乎、外戚貴主更相用事、班序荒雜、臣請戚屬不任臺省可乎、先朝褻狎大臣、虧君臣之嚴、臣願陛下接之以禮可乎、燕欽融韋月將以忠被罪、自是諍臣沮折、臣願羣臣皆得批逆鱗犯忌諱可乎、武后造福先寺、上皇造金仙玉真二觀、費鉅百萬、臣請絕道佛營造可乎、帝曰、朕能行之、崇乃頓首謝、翌日、拜兵部尚書同

中書門下三品、遷紫薇令、二月甲寅朔、太史奏太陽應虧不虧、崇上賀、請書之史冊、三年、以盧懷愼校吏部尚書兼黃門監、崇有子喪、謁告十餘日、政事委積、懷愼惶恐入謝上、上曰、朕以天下事委姚崇、以卿坐鎭雅俗耳、崇既出、須臾裁決俱盡、頗有德色、顧謂紫薇舍人齊澣曰、余爲相、可比何人、澣曰、公可謂救時之相、崇喜、投筆曰、救時之相、豈易得哉、崇嘗於帝前序次郎吏、帝左右顧、崇懼、再三言之、卒不荅、崇趨出、內侍高力士侍、帝曰、我任崇以政、大事吾當與決、至用郎吏、崇顧不能、而重煩我邪、開元四年、山東大蝗、崇奏曰、詩云秉彼蟊賊、付畀炎火、漢光武詔曰、勉順時

政、勸督農桑、去彼螟蜮、以及蟊賊、此除蝗誼也、請夜設火坎其旁、且焚且瘞、乃出御史爲捕蝗使、分道殺蝗、汴州刺史倪若水上言、除天災者當以德、昔劉聰除蝗不克、而害愈甚、崇移書謂之曰、聰僞主、德不勝妖、今日聖朝、妖不勝德、古者良守、蝗避其境、若謂修德可免、彼將無德致然乎、今坐視食苗不救、因以無年、刺史其謂何、乃縱捕、時議者猶讙譁不止、帝復問崇、崇對曰、庸儒泥文、不知事變、事固有違經而合道、反道而適權者、昔魏世山東蝗、小忍不除、至人相食、後秦有蝗、草木皆盡、牛馬至相噉毛、今飛蝗所在充滿、加復蕃息、討蝗縱不能盡、不愈於養以遺患乎、帝然之、蝗害訖息、盧懷愼卒、崇病痁、移告凡大政事、帝必令源乾曜就咨、乾曜所奏善、帝則曰、是必崇畫之、有不合、則曰、胡不問崇、乂之、崇還宰政、因舉宋璟自代、乃以開府儀同三司罷政事、帝將幸東都、而太廟屋自壞、帝問宋璟蘇頲、同對曰、壞壓之變、天所以示教戒、陛下宜停東巡、又問崇、崇對曰、臣聞隋取苻堅故殿營廟、而唐因之、且山有朽壤、尚不免崩、歲久枯木、自當摧折、但壞與行會耳、且陛下以關中元元輸餉告勞、因幸東都、不爲已也、百司已戒供擬、既具請車駕如期、帝曰、卿言正契朕意、賜絹三百疋、車駕遂東、八年、授太子少保、以疾不拜、明年卒、年七十二、崇

三爲宰相、皆兼兵部尚書、緣邊屯戍、士馬儲械、無不精熟、上初即位、勵精爲治、每事訪崇、崇應荅如響、故上專任之、每見便殿、必爲之興、去輒臨軒以送、他相莫如也、始爲同州、張說素恨崇、使御史大夫趙彥昭彈之、上不聽、又使殿中監丞姜皎言于上曰、陛下欲擇河東總管而難其人、臣今得之矣、上問爲誰、皎曰、姚崇文武全才、眞其人也、上曰、此張說之意也、汝何得面欺、皎叩首服、上即遣中使召崇詣行在、及當國、說懼、潛詣岐王申款、他日朝、衆趨出、崇曳踵爲有疾狀、帝召問之、對曰、臣損足、無甚痛乎、曰、臣心有憂痛不在足也、夫岐王陛下愛弟、張說輔臣、而密乘車出

入王家恐爲所誤故憂之于是出說相州及崇病戒諸子曰張丞相與吾不恊然其人素奢侈好服玩吾歿後當來弔汝具陳吾平生服玩寶帶重器張若顧卽錄致之仍以神道碑爲請旣獲其文登時錄進上覽豫礱石至便鐫刻張丞相見事常遲數日後必當有悔若復來索碑文便當引視鐫石告以上聞可也崇歿張果至悉如崇戒不數日文成敘致該詳時謂極筆其略曰八柱擎天高明之位列四時成歲亭毒之功全數日後果遣使來索原本欲加刪改諸子引使者視其碑告以奏御使者復命張撫膺曰死姚崇能筭生張說吾今日方知才之不及矣魏知古崇所

引及同列稍輕之出攝吏部尚書知東都崇二子在洛通賓客饋遺憑舊請託知古密以聞他日上召崇曰卿子才乎皆安在崇曰臣二子分司東都其爲人多欲而寡愼必嘗以事干魏知古帝始以崇必私其子及聞之大喜曰卿安從得之對曰知古臣所薦也臣子必謂其德臣而請之帝於是愛崇不私而薄知古欲斥古崇曰臣子無狀撓陛下法而逐知古外人必謂陛下私臣乃止

李泌

李泌字長源七歲知爲文開元十六年悉召能言佛道孔子者相荅難禁中有員俶者九歲升座詞辯注射帝異之因問童子豈有類若者俶奏李泌卽馳召至帝方與張說觀奕使說試其能說請賦方圓動靜泌逡巡曰願聞其略說曰方若棋局圓若棋子動若棋生靜若棋死泌曰方若行義圓若用智動若騁才靜若得意帝大悅曰是子精神要大于身賜束帛敕其家善養視之張九齡尤獎愛泌九齡與嚴挺之蕭誠善忽獨念曰嚴太苦勁蕭軟美可喜方命左右召蕭泌在旁率尒曰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而喜軟美者乎九齡驚改容謝之因呼泌爲小友嘗遊嵩華終南閒天寶中詣闕獻復明堂九鼎議帝憶其早慧召講老子得待詔翰林仍供奉東宮皇太子遇之厚楊國忠疾

之斥置蘄春肅宗卽位靈武物色求訪會泌亦自嵩潁閒冒難奔赴行在至彭原謁見陳天下所以成敗事帝悅欲授以官固辭願以客從入議國事出陪輿輦至于四方文狀將相遷除皆與泌參議衆指曰著黃者聖人著白者山人帝聞因賜金紫拜元帥廣平王行軍司馬帝嘗從容問破賊期對曰賊掠金帛子女悉送范陽志在苟得詎能定中國邪不出二年無寇矣陛下無欲速夫王者之師當務萬全圖久安使無後害今詔李光弼守太原出井陘郭子儀取馮翊入河東則史思明張志忠不敢離范陽常山安守忠田乾眞不敢離長安是以三地縶其四將也隨祿山

者獨阿史那承慶耳使子儀毋取華令賊得通關中則北
守范陽西救長安奔命數千里其精卒勁騎不逾年而敝
我常以逸待勞以所徵之兵會扶風與太原朔方軍互擊
之命建寧王爲范陽節度大使北並塞與光弼相犄角以
取范陽賊失巢窟當死河南諸將手時中書令崔圓宦官
李輔國以泌親信疾之泌畏禍願隱衡山有詔給三品祿
賜隱士服爲治室廬代宗立召至賜光福里第强詔食肉
爲娶朔方故留後李暐甥婚日勅北軍供帳元載惡不附
已出爲江西判官載誅帝召還復爲常袞所忌授澧朗峽
團練使徙杭州刺史德宗在奉天召赴行在時李懷光叛

歲又蝗旱議者欲赦懷光帝博問羣臣泌破一桐葉附使
以進曰陛下與懷光君臣之分不可復合如此葉矣三年
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累封鄴縣侯初張延賞減天下吏
員人情愁怨至流離死道路者泌請復之帝曰人既凋耗
員何可復泌曰不然戶口雖耗而事多承平十倍今州或
參軍署務縣佐史判案所謂省官者去其冗員非常員也
泌乃條奏中朝官常侍賓客可罷者又如舊制諸王未出
閣官屬皆不除則所收料奉乃多于減員矣帝悅是時州
刺史月俸至千緡而京官祿薄自方鎮入八座至謂罷權
泌以爲外太重內太輕乃請隨官閑劇普增其俸又白罷

拾遺補闕帝雖不從然因是不除諫官唯用韓皐歸登泌
因收其公廨錢令二人寓食中書舍人署故時戲曰韓諫
議雖分左右歸拾遺莫辨存亡四年八月月餘東壁泌曰
東壁圖書府大臣當有憂者吾以宰相兼學士當之矣昔
燕國公張說由是以亡又可免乎明年果卒年六十八泌
出入中禁事四君數爲權倖所疾常以智免好縱橫大言
時時讜議能寤移人主然常持黄老鬼神說故爲人所譏
獨梛玭稱兩京復泌謀居多其功乃大于魯連范蠡云泌
在衡嶽有僧號懶瓚與坐撥火中芋啗之曰勿多言領取
十年宰相鄴侯家傳云泌少時身輕極能于屛風上行竹

爇籠上立有異人云此兒十五必升騰父母惡之忽聞空
中異香作蒜汁潑之既長辟穀每導引骨節珊然人謂之
鏁子骨建寧王倓性英果有才略從上自馬嵬北行屢逢
寇盜倓自選驍勇居上前後血戰以衛上上或過時未食
倓悲泣不自勝軍中皆屬目向之上欲以倓爲天下兵馬
元帥使統諸將東征李泌曰建寧王誠元帥才然廣平兄
也若建寧功成豈可使廣平爲吳太伯乎上曰廣平冢嗣
何必以元帥爲重泌曰天下艱難衆心所屬在于元帥若
建寧大功既成陛下雖欲不以爲儲副同立功者其肯已
乎太宗太上皇即其事也上乃以廣平王俶爲天下兵馬

元帥諸將皆屬焉倓聞之謝泌曰此倓之心也上謂泌曰
張良娣祖母昭成太后之妹也上皇所念朕欲使正位中
宮何如對曰陛下在靈武以羣臣望尺寸之功故踐大位
非私已也至于家事宜待上皇之命不過晚歲月之間耳
至德二載帝又從容謂李泌曰廣平爲元帥踰年今欲令
建寧專征又恐勢分立廣平爲太子何如對曰臣固嘗言
之矣戎事交切須卽區處至于家事當俟上皇不然後代
何以辯陛下靈武卽位之意邪此必有人欲令臣與廣平
有隙耳臣請以語廣平泌出以告廣平王俶俶曰先生深
知其心也乃入固辭曰陛下猶未奉晨昏臣何心敢當儲

副願俟上皇還宮臣之幸也李輔國外恭謹寡言而內狡
險見張良娣有寵陰附會之建寧王倓數于上前詆訐二
人罪惡二人譖之于上曰倓恨不得爲元帥謀害廣平王
上怒賜倓死于是廣平王俶及李泌皆內懼俶謀去輔國
及良娣泌曰不可王不見建寧之禍乎俶曰竊爲先生憂
之泌曰泌與主上有約矣平京師則去還山俶曰先生去
則俶益危矣泌曰王但盡人子之孝良娣婦人委曲順之
亦何能爲九月廣平王俶入長安捷書至鳳翔百僚入賀
上召李泌曰朕已表請上皇東歸朕當還東宮復修人子
之職矣泌對曰上皇不來矣上驚問故泌曰理勢自然請

更爲羣臣賀表言自馬嵬請留靈武勸進及今成功主上
思戀晨昏請速還京以就孝養之意乃可上卽使泌草表
立命中使入蜀因就泌飲酒同榻寢李輔國請取契鑰付
泌泌請使輔國掌之泌曰臣今報德足矣復爲閒人何樂
如之上曰卿且眠泌對曰陛下今就臣榻臣猶不得請況
異日香案之前乎陛下不許臣去是殺臣也上曰不意卿
疑朕如此是直以朕爲句踐也對曰陛下不辦殺臣故臣
得以求去若其既辦臣安得言陛下曏日待臣如此臣于
事猶有不敢言者況天下既安臣敢言乎上良久曰卿以
朕不從北伐之謀乎對曰非也所不敢言者建寧耳上曰

建寧朕之愛子艱難時有功朕豈不知但爲小人所教欲
害其兄圖繼嗣朕以社稷大計不得已除之耳泌對曰若
有此心廣平王當怨之廣平每與臣言其寃輒流涕嗚咽
上曰渠嘗夜捫廣平意欲加害泌曰此皆讒人之言豈有
建寧之孝友聰明而爲此乎且陛下昔欲用建寧爲元帥
臣請用廣平建寧若有此心當深憾于臣而以臣爲忠益
相親善陛下以此可以察其心矣上乃泣下曰先生言是
也既往不咎朕不欲聞之泌曰臣所以言者非咎既往乃
欲陛下愼將來耳昔天后有四子長曰太子宏天后方圖
稱制酖殺之立次子雍王賢賢內憂懼作黃臺

瓜辭冀以感悟天后天后不聽賢卒夭於黔中其辭曰種瓜黄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爲可四摘抱蔓歸今陛下已一摘矣愼毋再摘是時廣平有大功良娣忌之潛構流言故泌言及泌求歸山不已上不得已乃聽歸德宗貞元中張延賞在西川與東川節度使李叔明有隙上入駱谷值霖雨道途險滑衛士多亡歸朱泚叔明之子昇等六人恐有姦人危乘輿相與齧臂爲盟更鞚上馬以至梁州及還長安上皆以爲禁衛將軍寵遇甚厚張延賞知昇私出入郜國大長公主第密以白上上謂李泌曰郜國已老昇年少何爲如是泌曰此必有欲

動搖東宮者誰爲陛下言此上曰卿勿問第爲朕察之泌曰必延賞也上曰何以知之泌具爲上言二人之隙且曰昇承恩顧典禁兵延賞無以中傷而郜國乃太子蕭妃之母也故欲以此陷之耳上笑曰是也郜國肅宗之女適駙馬都尉蕭升女爲太子妃詹事李昇出入主第或告主淫亂且厭禱上大怒幽主於禁中切責太子太子請與蕭妃離昏上召李泌告之且曰舒王近已長立孝友溫仁泌曰陛下惟有一子奈何一旦疑之欲廢之而立姪上怒曰卿何得間人父子誰語卿舒王爲姪者對曰陛下自言之大曆初陛下語臣今日得數子臣請其故陛下言昭靖諸子主上令吾子之今陛下所生之子猶疑之何有於姪舒王雖孝自今陛下宜努力勿復望其孝矣上曰卿違朕意何不愛家族耶對曰臣爲愛家族故不敢不盡言若畏陛下盛怒而爲曲從陛下明日悔之必尤臣云吾任汝爲相不力諫使至此必復殺臣子臣老矣餘年不足惜若寃殺臣子以姪爲嗣臣未得歆其祀也因嗚咽流涕上亦泣曰事已如此使朕如何而可對曰此大事願陛下審圖之臣始謂陛下聖德當使海外蠻夷皆戴之如父母豈謂自有子而疑之至此乎臣今盡言不敢避忌諱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國覆家者陛下記昔在彭原建寧何故而誅上曰

建寧叔實寃肅宗性急譖之者深耳泌曰臣昔者以建寧之故辭官爵誓不近天子左右不幸今日又爲陛下相又覩諸事臣在彭原承恩無比竟不敢言建寧之寃及臨辭乃言之肅宗亦悔而泣先帝自建寧死常懷危懼臣亦爲先帝誦黄臺瓜辭以防讒構之端上曰朕固知之意色稍解乃曰貞觀開元皆易太子何故不亡對曰臣方欲言之昔承乾屢監國託附者衆藏甲又多與宰相侯君集謀反事覺太宗使其舅長孫無忌與朝臣數十鞫之事狀顯白然後集百官議之當時言者猶云願陛下不失爲慈父使太子得終天年太宗從之并廢魏王泰陛下既知肅宗性

急以建寧爲冤臣不勝慶幸願陛下戒覆車之失從容三
日究其端緒而思之陛下必釋然知太子之無他也若果
有其迹當召大臣知義理者二三人與臣鞫實陛下如貞
觀之法行之廢舒王而立皇孫則百代之後有天下者猶
陛下子孫也至于開元之時武惠妃譖太子瑛兄弟殺之
海內冤憤此乃百代所當戒又可法乎且陛下昔嘗令太
子見臣於蓬萊池觀其容表非有蠭目豺聲商臣之相也
正恐失於柔仁耳又太子自貞元以來嘗居少陽苑在寢
殿之側未嘗接外人預外事安有異謀乎彼譖人者巧詐
百端雖有手書如晉愍懷衷甲如太子瑛猶未可信況但
以妻母有罪爲累乎幸賴陛下語臣臣敢以宗族保太子

必不知謀鄉使楊素許敬宗李林甫之徒承此旨已就舒
王圖定策之功矣上曰爲卿遷延至明日思之泌抽笏叩
頭泣曰如此臣知陛下父子慈孝如初也然陛下還宮當
自審勿露此意於左右露之則彼皆欲樹功於舒王太子
危矣上曰具曉卿意泌歸謂子弟曰吾本不樂富貴而命
與願違今累汝曹矣間日上開延英殿獨召泌流涕闌干
撫其背曰非卿切言朕今日悔無及矣太子仁孝實無他
也泌拜賀因曰陛下聖明察太子無罪臣報國畢矣臣前
日驚悸亡魂不可復用願乞骸骨上曰朕父子賴卿得全

方屬于孫傳卿代代以報德何爲出此言乎上嘗與泌論
卽位以來宰相曰盧杞忠清强介人言杞奸邪朕殊不覺
泌曰人言杞奸邪而陛下獨不覺其奸邪此乃杞之所以
爲奸邪也倘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杞以私隙殺楊
炎擠顏真卿於死地激李懷光叛賴陛下聖明竄逐之人
心頓喜不致大禍不然亂何由弭上曰楊炎以童子視朕
每論事朕可其奏則悅與之反覆問難卽怒而辭位觀其
意以朕爲不足與言故也以是忿不可忍初非由杞建中
之亂術士桑道茂預請城奉天此蓋天命非杞所能致也
泌曰天命他人皆可以言之惟君相不可言蓋君相所以

造命也若言命則禮樂政刑皆無所用矣一日與泌議復
府兵泌因爲上歷敘府兵平日皆安居田畝每府有折衝
領之折衝以農隙教習戰陣國家有事徵發則以符契下
其州及府參驗發之至所期處將帥按閱有教習不精者
罪其折衝甚者罪及刺史軍還則賜勳加賞便道罷之行
者近不踰時遠不經歲高宗以劉仁軌爲洮河鎮守以圖
吐蕃始有久戍之役武后以來承平日久府兵浸墮爲人
所賤至蒸熨手足以避役牛仙客以積財爲宰相邊將效
之山東戍卒多賫繒帛自隨邊將誘之寄於府庫晝則苦
役夜縶地牢利其死而沒入其財故自天寶以後山東戍

卒還者什無二三其殘虐如此然未嘗有外叛內侮殺帥自擅者誠以顧戀田園恐累宗族故也自開元之末張說始募長征兵謂之彍騎其後益為六軍及李林甫為相奏諸軍皆募人為之兵不土著又無宗族不自重惜禍亂遂生向使府兵之法常存不廢安有如此下陵上替之患哉上曰俟平河中當與卿議之他日復問泌對曰今歲徵關東卒戍京西者十七萬人計粟二百四萬斛國家比遭饑亂經費不充未暇以復府兵也上曰然亟減戍卒歸之何如對曰陛下誠能用臣之言（又大言真杖哉）可以不減戍卒不擾百姓糧食皆足粟麥日賤府兵亦成上曰果能如是乎對曰此須

急為之過旬月則不及矣今吐蕃久居原蘭之間以牛運糧糧盡牛無所用請發在藏惡繒染為綵纈因党項以市之每頭二三疋計十八萬疋可致六萬餘頭又命諸冶鑄農器糴麥種分賜緣邊軍鎮募戍卒耕荒田而種之約明年麥熟倍償其種其餘據時價五分增一官為糴貯來春種禾亦如之關中土沃而久荒所收必厚戍卒獲利耕者浸多邊地居人至少軍士月食官糧粟麥無以售其價必賤名為增價實比今歲所減多矣上曰卿言府兵亦集如何對曰戍卒因屯田致富則安於其土不復思歸舊制戍卒三年而代及其將滿下令有願留者即以所開田為永業家人願來者本貫給長牒續食而遣之據應募之數移報本道雖河朔諸帥得免代之煩亦喜聞矣不過數番則卒皆土著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是變關中之疲弊為富庶也上喜曰如此天下無復事矣泌曰未也臣能不用中（又大言）國之兵使吐蕃自困上曰計將安出對曰臣未敢言之俟麥禾有效然後可議也泌意欲結回紇大食雲南與圖吐蕃令吐蕃所備者多知上素恨回紇恐聞之不悅并屯田之議不行故不肯言既而戍卒應募願耕屯田者什五六先時肅宗謂泌曰今郭子儀李光弼已為宰相若克兩京則無官以賞之對曰古者官以任能爵以酬功漢魏以來

雖以郡縣治民然有功則錫以茅土傳之子孫唐初未得關東故封爵皆設虛名其食實封者給繒布而已貞觀中太宗欲復古制大臣議論不同而止由是賞功者多以官夫以官賞功有二害非才則廢事權重則難制是以功臣居大官者皆不為子孫遠圖務乘一時之權以邀利鄉使祿山有百里之國則亦惜之以傳子孫不反矣李希烈反唐宗室李勉為汴宋滑濮河陽等道都統希烈攻勉勉嬰城守累月援莫至乃裒兵萬人潰圍出東保睢陽議者多以勉失守大梁不應為相李泌言于上曰李勉公忠雅正而用兵非所長大梁不守然將士棄妻子而從之者殆二

萬人足以見其得衆心矣且劉洽出勉麾下勉至睢陽悉
舉其衆以授之卒平大梁亦勉之功也上乃命勉復其位
貞元間泌與李晟馬燧㭊渾俱入見上謂泌曰卿昔在靈
武已應爲此官卿自退讓朕今用卿欲與卿有約卿愼勿
報仇有恩者朕當與卿報之對曰臣素不與人爲仇李輔
國元載皆害臣者今日斃矣素所善及有恩者率已顯達
或多零落臣無可報也然臣今日亦願與陛下爲約可乎
上曰可泌曰願陛下勿害功臣臣受陛下厚恩固無形迹
李晟馬燧有大功於國聞有讒之者雖陛下必不聽然臣
今日對二人言之欲其不自疑耳陛下萬一害之則宿衛

之士方鎭之臣無不憤惋而反側恐中外之憂不日復生
也陛下以李懷光爲太尉而懷光愈懼遂至於叛此皆陛
下所親見也今晟燧富貴已足苟陛下坦然待之使其自
保無虞國家有事則出從征伐無事則入奉朝請何樂如
之故臣願陛下勿以二臣功大而忌之二臣勿以位高而
自疑則天下永無事矣上曰朕始聞卿言聳然不知所謂
及聽剖析乃知社稷之至計也晟燧皆起泣謝妖僧李軟
奴自言本皇族見嶽瀆神命已爲天子結殿前射生將韓
欽緒等謀作亂其黨上告上命捕送內侍省推鞫李晟聞
之驚仆於地曰晟滅族矣泌問其故晟曰晟新罹謗毀中

外有家人千餘若有一人在其黨中則兄亦不能救矣泌
乃密奏大獄一起所連引必多外間人情恟懼請出付臺
推之上從之欽緒奉天功臣遊瓌子也尋斬軟奴等八人
北軍之士坐死者八百餘人而朝廷之臣無連及者遊瓌
委官詣闕謝上遣使止之遊瓌又械送欽緒二子上亦宥
之泌曰軟奴之黨猶有在北軍未發者請大赦以安其心
正月朔赦天下咸陽人上言見白起令奏云請爲國家扞
禦西陲正月吐蕃必大下既而吐蕃入寇邊將敗之上欲
於京城立廟贈起爲司徒泌曰臣聞國將興聽於人今將
帥立功而陛下褒賞白起臣恐邊臣解體矣若立廟京城

盛爲祈禱流聞四方將立巫風臣聞杜郵有祠請勑府縣
修葺則不至驚人耳目矣初肅宗至鳳翔旬日隴右河西
安西西域之兵皆會江淮庸調亦至長安人聞車駕至從
賊中自拔而來者日夜不絕西師憩息既定李泌請遣安
西西域之衆如前策並塞東北自嬀檀南取范陽上曰今
大衆已集庸調亦至當乘兵鋒擣其腹心而更引兵東北
數千里先取范陽非迂乎對曰今以此衆直取兩京必得
之然賊必再強我必再困非久安之策上曰何也對曰今
所恃者皆西北守塞諸胡之兵性耐寒畏暑若乘其新至
之銳攻祿山已老之師其勢必克若春氣已深賊收其餘

衆遁歸巢穴關東既熱官軍必困於思歸賊休兵秣馬伺
官軍去復來則征戰之勢未有涯也不如先用之於寒鄉
除其巢穴則賊無所歸根本永絶矣上曰朕切於晨昏之
(亦戀巢穴耳下戀晨昏也)
戀不能待此決矣時德宗爲奉節王學文於李泌至代宗
世泌居蓬萊書院德宗爲太子亦與之遊興元元年德宗
急詔徵泌爲左散騎常侍日直西省時李懷光叛上問泌
曰河中密邇京城朔方兵素稱精銳如達奚小俊等皆萬
人敵奈何對曰天下事甚有可憂者若惟河中不足憂也
夫料敵者料將不料兵今懷光將也小俊之徒乃兵耳懷
光既解奉天之圍視朱泚垂亡之虜不能取而與之連和

使李晟得取以爲功今陛下已還宮懷光不束身歸罪乃
虐殺使臣鼠伏河中如夢魘之人耳但恐不日爲帳下所
梟使諸將無以藉手也陝虢都知兵馬使達奚抱暉鴆殺
節度使張勸代總軍務邀求旌節且陰召李懷光將達奚
小俊爲援上以泌爲陝虢都防禦水陸運使欲以神策軍
送之對曰陝城三面縣絶攻之未可以歲月下也臣請以
單騎入上曰單騎如何入對曰陝城之人不貫逆命此特
抱暉爲惡耳若以大兵臨之彼閉壁定矣臣今單騎抵其
近郊擧大兵則非敵若遣小校來殺臣未必不便爲臣用
且今河東全軍屯安邑馬燧入朝願勅燧與臣同辭偕行
使陝人欲加害於臣則畏河東移軍討之此亦一勢也上
曰朕方用卿寧失陝州不可失卿當更使他人往對曰他
人必不能入今事變之初衆心未定故可出其不意奪其
奸謀他人猶豫遷延彼成謀則不得前矣上許之泌見陝
州進奏官及將吏在長安者語之曰主上以陝虢飢故不
授泌節而領運使欲令督江淮米以賑之耳陝州行營在
夏縣若抱暉可用當使將之有功則賜旌節矣覘者馳以
告抱暉稍用自安泌具以白上曰使其士卒思米抱暉思
節必不害臣矣泌與馬燧俱辭行泌出潼關宿曲沃將佐
皆來迎去城十五里抱暉亦出謁泌稱其攝事保完城隍

之功曰軍中煩言不足介意公等職事皆安堵如故既入
城視事賓佐有請屏人白事者泌曰易帥之際軍中煩言
乃其常理泌到自妥貼不願聞也泌但索簿書治粮儲明
日召抱暉至宅語之曰吾非愛汝而不誅恐自今危疑之
地朝廷所命將帥不能入故丐汝餘生汝爲我賫版幣祭
節使愼無入關自擇安處潛來取家保無他也泌之辭行
也上籍陝將預於亂者七十五人授泌使誅之泌既遣抱
暉日中宣慰使至泌奏已遣抱暉餘不足問上復遣中使
詣陝必使誅之泌不得已械兵馬使林滔等五人送京師
懇請赦宥詔諭戍天德軍歲餘亦竟殺之而抱暉遂亡命

不知去向議者有言韓滉聞鑾輿在外聚兵修石頭城上
以問泌泌曰滉公忠清儉自車駕在外貢獻不絕且鎮撫
江東十五州盜賊不起滉之力也所以修石頭城者滉見
中原板蕩謂陛下將有永嘉之行以爲迎扈之備此乃人
臣忠篤之慮滉性剛不附權貴以故多謗毀願陛下察之
上曰他議洶洶章奏如麻卿弗聞乎對曰臣固聞之其子
臯爲考功員外郎今不敢歸省其親正以謗語沸騰故也
上曰其子猶懼卿奈何保之對曰滉之用心臣知之至熟
願上章明其無他乞宣示中書使朝衆皆知之上曰人亦
何易可保恐并爲卿累泌退遂上章請以百口保滉他日

上謂泌曰卿竟上章已爲卿留中雖知卿與滉親舊豈得
不自愛其身泌曰臣之上章以爲朝廷非爲身也上曰如
何爲朝廷對曰今天下旱蝗關中米斗千錢江東豐稔願
陛下早下臣章以解朝衆之惑而諭韓臯使之歸覲令滉
感激速運糧儲豈非爲朝廷邪上曰朕深諭之矣即下泌
章令韓臯謁告歸覲面賜緋衣臯至潤州滉感悅流涕即
日自臨水濱發米百萬斛既而陳少遊亦貢米二十萬斛
上謂李泌曰韓滉乃能化陳少遊亦貢米邪對曰豈惟少
遊諸道將爭入貢矣泌言於上曰江淮漕運自淮入汴以
甬橋爲咽喉地屬徐州鄰於李納刺史高明應年少不習

事若李納一旦復有異圖竊據徐州是失江淮也國用何
從而致請徙壽盧濠都團練使張建封鎮徐州割濠泗以
隸之復以盧壽歸淮南則淄青惕息而運路常通江淮安
矣及今明應幼騃可代宜徵爲金吾將軍上從之以建封
爲徐泗濠節度使建封爲政寬厚而有綱紀不貸人以法
故其下畏而悅初河隴沒于吐蕃自天寶以來安西北庭
奏事及西域使人在長安者歸路既絕人馬皆仰給于鴻
臚禮賓委府縣供之千度支受直度支不時付直長安市
肆不勝其弊李泌知胡客留長安久者或四十餘年皆有
妻子買田宅舉質取利甚厚乃命檢括胡客有田宅者凡

得四千人皆停其給胡客皆詣政府告訴泌曰此皆從來
宰相之過豈有外國朝貢使者留京師數十年不聽歸乎
今當假道于回紇或自海道各遣歸國有不願者當令鴻
臚自陳授以職位給俸祿爲唐臣人生當乘時展用豈可
終身客死邪于是胡客無一人願歸者泌皆分領神策兩
軍王子使者爲散兵馬使或押衙餘皆爲卒禁旅益壯鴻
臚所給胡客纔十餘人歲省度支錢五十萬緡市人皆喜
回紇合骨咄祿可汗屢求和親且請婚未之許會邊將告
乏馬無以給之李泌言于上曰陛下誠用臣策數年之後
馬賤于今十倍矣上曰何故對曰願陛下推至公之心屈

巳狗社稷大計臣乃敢言上曰卿何自疑若是對曰臣願
陛下北和回紇南通雲南西結大食天竺如此則吐蕃自
困馬亦易致矣上曰三國當如卿言至于回紇則不可泌
曰臣固知陛下如此所以不敢早言爲今之計當以回紇
爲先三國差緩耳上曰唯回紇卿勿言泌曰臣備位宰相
事可否在陛下何至不許臣言上曰朕于卿言皆聽之矣
至于和回紇宜待子孫朕之時固不可先是回紇助唐討
史朝義德宗時爲雍王充元帥可汗壁陝州王往見可汗
責王不舞蹈從官韋少華死之于是泌曰豈非以陝州之
恥邪上曰然韋少華等以朕故受辱而死朕豈能忘屬國

家多難未暇報之和則決不可泌曰害少華等乃牟羽可
汗陛下即位舉兵入寇未出其境今合骨咄祿可汗殺之
然則今可汗乃有功于陛下宜受封賞又何怨邪上曰卿
以和回紇爲是則朕固非耶對曰臣爲社稷計而言若苟
合取容何以見肅宗于天上上曰容朕徐思之自是泌凡
十五餘對上終不許泌曰陛下既不許回紇和親願賜臣
骸骨上曰朕非拒諫但欲與卿較理耳對曰陛下許臣言
理此固天下之福也上曰朕不惜屈己與之和但不能不
負少華輩對曰以臣觀之少華輩負陛下非陛下負之也
上曰何故對曰昔回紇葉護將兵助討安慶緒肅宗但令

宴勞之於元帥府先帝未嘗見也所以然者彼戎狄豺狼
舉兵入中國之腹不得不過爲之防也少華輩不能深慮
以萬乘元子徑造其營又不先與之議相見之儀使彼得
肆其桀驁豈非少華輩負陛下邪死不足以償責矣且香
積之捷葉護欲引兵掠長安先帝親拜之於馬前以止之
葉護遂不入城當時觀者十萬餘人皆歎息曰廣平王眞
華夷主也然則先帝所屈者少所伸者多矣葉護乃牟羽
之叔父也牟羽身爲可汗舉全國之兵赴中原之難故其
志意驕矜敢責禮于陛下陛下天資神武不爲之屈當是
之時臣不敢言其他若可汗留陛下于營中歡飲五日天

下豈不寒心哉而天威所臨豺狼馴服牟羽毋捧陛下於
貂裘叱命左右親送陛下乘馬而歸陛下以香積之事觀
之則屈己爲是乎不屈爲是乎陛下屈於牟羽乎牟羽屈
于陛下乎上謂李晟馬燧曰故舊不宜相逢朕素怨回紇
今聞泌言香積之事朕自覺少理二人對曰果如泌所言
則回紇自可恕上曰卿二人復不與朕朕當奈何泌曰臣
以爲回紇不足怨鄉來宰相乃可怨耳今回紇可汗殺牟
羽其國人有復京城之勳夫何罪乎吐蕃幸國之災陷河
隴數千里之地又引兵入京城使先帝蒙塵於陝此乃百
代必報之讎況其贊普至今尚存宰相不爲陛下別白言

此乃欲和吐蕃以攻回紇上曰朕與之爲怨已久聞吐蕃
劫盟今往與之和得無復拒我爲夷狄之笑乎對曰不然
臣曩在彭原今可汗爲胡祿都督與今國相白婆帝皆從
葉護而來臣待之頗厚故聞臣爲相而求和臣今請以書
與之約稱臣爲陛下子每使來不過二百人市馬不過千
匹無得携中國人及商胡出塞五者皆能如約則主上必
許和親如此威加北荒旁讋吐蕃足以快陛下平昔之心
也上曰至德以來與爲兄弟之國今一旦欲臣之彼又安
肯對曰彼思與中國和親久矣其可汗國相素信臣言若
其未諧但應且發一書耳上從之既而回紇可汗遣使上

表稱兒及臣凡泌所約五事皆聽上大喜謂泌曰回紇則
既和矣所以招雲南大食天竺奈何對曰回紇和則吐蕃
已不敢輕犯塞矣次招雲南則是斷吐蕃右臂也雲南自
漢以來臣屬中國楊國忠無故擾之使叛臣于吐蕃苦于
吐蕃賦役未嘗一日不思復爲唐臣也大食在西域爲最
强自葱嶺盡西海地幾半天下與天竺皆慕中國代與吐
蕃爲仇臣故知其可招也遂遣回紇使者合闕將軍歸許
以成安公主妻可汗歸其馬價五萬匹

呂夷簡

呂夷簡字坦夫由進士及第知濱州代還奏農器有筭非
所以勸力本宜相蠲之時王曾知制誥至中書見王旦旦
問識夷簡否曾曰不識旦曰此人異日與舍人對秉鈞軸
者也權知開封府治嚴辦有聲真宗識其姓名于屏風將
大用之而未及仁宗天聖七年乃拜夷簡同平章事太后
臨朝近臣頗以言事去職或謂夷簡何以不言不去夷簡
曰先帝待我厚以安寧宗廟耳故平勃不去所以安漢仁
傑不去所以安唐十年李宸妃薨太后以宫人禮治喪于
外夷簡奏喪禮宜從厚太后遽引帝起頃之后獨坐簾下
召夷簡問曰一宫人死相公云云若何豈欲離間吾母子
邪夷簡對曰陛下不以劉氏爲念臣不言尚念劉氏也喪

禮宜從厚太后始悟夷簡復請治喪皇儀殿用一品禮殯
洪福寺又謂入内都知羅崇勳曰宸妃當以后服殮用水
銀實棺後太后崩燕王謂仁宗言陛下乃李宸妃所生妃
死以非命仁宗號慟頓毁不視朝者累日是日尊宸妃爲
皇太后謚章懿詣洪福寺祭告易梓宫親哭視之帝見后
玉色如生冠服如皇太后乃嘆曰人言其可信哉待劉氏
加厚此夷簡之見也大内火百官晨朝帝御拱辰門百官
皆拜樓下夷簡獨不拜帝使問之對曰宫廷有變羣臣願
一望清光帝命舉簾夷簡乃拜帝始與夷簡謀罷樞密張
耆夏竦等退以告郭后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邪但多機

巧善應變耳由是夷簡亦罷出判陳州是歲夷簡復相初劉渙上疏請太后復政太后怒使投之嶺外屬太后疾革夷簡請留渙至是帝擢渙爲右正言顧夷簡曰向者樞密欲投渙賴卿以免也夷簡曰渙由疏外故敢言之大臣或及此則太后必疑風旨自陛下使陛下子母不相安矣帝以夷簡爲忠郭后一向憑恃太后頗驕橫上所幸尚美人嘗於上前有侵后語后不勝憤批其頰誤傷帝頸夷簡遂主廢后議仁宗疑之夷簡曰光武漢之明主也郭后止以怨懟坐廢況傷陛下頸乎夷簡遂勑有司無得受臺諫章奏中丞孔道輔率諫官伏奏殿門闔不得通乃叩鐶大呼

有詔夷簡諭旨道輔等皆曰大臣之於帝后猶子事父母也父母不和可以諫止奈何順父出母夷簡曰廢后亦有漢唐故事即奏言伏閤請對非太平美事黜道輔仲淹補外而宋庠等罰金先是太后崩遺詔尊楊太妃爲皇太后及郭后廢尚楊二美人益有寵上體爲之弊楊太后亟以爲言入內都知閻文應早暮侍上亦言之不已上頷之文應乃命氈車即載二美人以出初蔡齊力爭欲削遺詔中楊太后參決軍國大事之語夷簡嘆曰蔡中丞不知吾豈樂爲此上年少恐禁中事莫有主張耳及二美人爭寵恣橫卒賴楊太后排遣之劉太后服未除夷簡又勸上立曹后范仲淹曰夷簡又教陛下做一不好事矣夷簡謂韓琦曰此事人不知上春秋盛郭后尚美人皆以失寵廢以色進者不可勝數不立后無以正之毎事自有深意多此類也景祐四年王曾與夷簡數爭事不平曾斥夷簡於是二人皆罷寶元三年夷簡復入相契丹聚兵幽薊聲言入寇先是范仲淹建議城洛陽夷簡謂契丹畏壯侮怯遽城洛陽必長虜勢景德之役非乘輿濟河則契丹未易服也宜建都大名示將親征以伐其謀仲淹言此可張虛聲耳未足恃也洛陽既弗及城請速修京城夷簡曰此囊瓦城郢計也使契丹得渡河而固守京師殆矣故設備宜在河北

建北京議者韙之寶曆初仁宗服藥久不視朝一日促召二府夷簡聞命移刻方赴比至中使數輩催促夷簡愈緩轡徐行既見上上曰久疾方平喜與卿相見而遲遲其來何也夷簡曰陛下不豫中外頗憂一旦召臣臣若奔馳以進慮人心驚動耳夷簡有眩疾屢告退有詔拜司空平章軍國重事復降手詔曰古謂髭可療疾今翦以賜卿及罷上涕下曰安得憂國忘身如夷簡者自仁宗初立太后臨朝十餘年間天下晏然夷簡之力爲多當國柄最久雖數爲言者所詆而眷倚不衰所斥士旋復收用其於天下事屈伸舒卷動有操術善斷大事契丹借兵伐高麗堅執不

可太后曰適已微許其使矣夷簡對曰但以臣不肯拒之使人無語而去趙元昊反宥詔削奪在身官爵募能生擒元昊若斬首者即爲節度使仍賜錢萬貫夷簡時在大名聞之驚曰謀之誤矣立削奏曰前代方鎮叛命如此詰誓則有矣非所以禦戎狄也萬一反有不遜之言得無損國體乎西鄙用兵大將劉平戰死議者以朝廷委宦者監軍主帥不得專制故失利詔誅監軍黃德和或請罷監軍仁宗以問夷簡夷簡曰不必罷願詔都知押班以後但舉有不稱者與同罪可也仁宗從之翌日都知叩頭乞罷諸監軍宦官李廸與呂同相廸嘗有所規畫呂覺其非所及有

人告曰李子東之慮事過其父夷簡因謂廸曰公子東之才可大用即奏除兩浙提刑廸父子不悟皆喜受命後燕王爲其門僧求官呂與李共議許之既而呂在告獨廸奏與之廸忘其實反謂呂私燕邸呂即以案牘奏上李慚懼待罪遂免去方知東之之出爲呂所賣也王曾求復用宋綬謂呂曰公已位昭文孝先至可以集賢處之夷簡曰不然吾雖少下之何害遂奏言王曾有意復入願以首相處之上不可曾既至又與夷簡不協復求去上問之對曰夷簡政事多以賄成王博文自陳州入知開封府所入三千緡上驚召夷簡夷簡請付有司乃以付御史中丞范諷

推治無之上大怒遂曾鄆州夷簡亦以節鉞知許州景祐中范仲淹坐屢攻夷簡之短落職知饒州康定元年仍復舊職會夷簡自大名復入相言於仁宗曰仲淹賢者朝廷將用之豈可但除舊職即除淹龍圖閣直學士陝西經略安撫使仲淹面謝夷簡曰曏以公事忤犯相公不意相公乃尒奬拔也及仲淹知延州移書諭元昊以利害元昊復書悖慢仲淹具奏其狀焚其書不以上聞夷簡謂宋庠等曰人臣無外交希文何敢如此庠以夷簡誠深罪仲淹也仲淹奏臣始聞虜悔過故以書誘諭之會任福敗虜勢益振乃復書悖慢臣以爲使朝廷見之而不能討則辱在朝

廷故對官屬焚之使若朝廷初不知者宋庠曰仲淹可斬也杜衍時爲樞密副使爭甚力上問夷簡夷簡徐對曰杜衍之言是也於是罷庠知揚州而仲淹不問慶曆三年夷簡求罷上優詔不許陝西轉運使孫沔言自夷簡當國黜忠蹇直及出鎮許昌又薦王隨陳堯佐代已以張士遜冠台席此蓋夷簡引不若已者以爲自固之計欲使陛下復思而召用也陛下果召夷簡入相復三年矣西州將帥累以敗聞北虜無厭乘此求賂今夷簡又以病求退陛下親寫德音謂恨不移卿之疾在于朕躬四方義士傳聞詔語有泣下者夫夷簡在中書二十年三冠輔相言無不聽請

然不行、不知何以爲陛下報也。苟遂容身、不救前過、以乖而易制者爲腹心、以姦而可使者爲羽翼、以諂佞爲君子、以庸懦爲長者、使之居廊廟、布臺閣、是張禹不獨生於漢、而李林甫復見於今也。夷簡曰：此元規藥石之言、但恨聞此遲十年。介、仲淹經略西事、泰記夷簡云：相公有汾陽之心之德、仲淹無臨淮之才之力。歐陽修爲仲淹墓碑、有懽然相得、戮力平賊之語、正謂是也。朱熹曰：夷簡方寸隱微、雖未可測、然其補過之功、使天下實被其賜、則有不可得而掩者。李生曰：夷簡若遇得朱文公眼目、殆亦可矣。何者、道學先生責人至纖細也。

藏書名臣傳卷二十七

八直節名臣

屈原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爲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屈平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爲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爲非我莫能爲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

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怒、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踈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

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平既絀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佯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淅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地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

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昧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為令尹楚人既咎子

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愚智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為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泄不食為我心惻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王之不明豈足福

哉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眾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眾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為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溫蠖乎乃作懷沙之賦於是懷石遂自

投汨羅而死、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爲秦所滅

李卓吾曰、予讀漁父之詞、而知屈大夫非能言之而不能行也、蓋自不肯行也、人固有怨氣橫臆、如醉如夢、尋死不已者、此等是也、宗國顛覆、姑且勿論、彼見其主日夕愚弄於賊臣之手、安忍坐視乎、勢之所不能活者、情之所不忍活也、其與顧名義而死者異矣、雖同在節義之列、動非有見於節義之重、而欲博一死以成名也、其屈大夫之謂與

伍子胥申包胥

伍子胥者、楚人也、名員、員父曰伍奢、員兄曰伍尚、其先曰伍舉、以直諫事楚莊王、有顯、於楚、楚平王有太子、名曰建、平王使伍奢爲太傅、費無忌爲少傅、無忌不忠於太子建、平王使無忌爲太子娶婦於秦、秦女好、無忌馳歸報王曰、秦女絕美、王可自取、平王遂自取秦女而絕愛幸之、生子軫、無忌既以秦女自媚於王、因去太子而事平王、恐一旦王卒而太子立殺己、乃讒太子建於平王、王使建守城父、備邊兵、而無忌又日夜讒太子不已、言太子欲入爲亂、平王乃召其太傅伍奢考問之、伍奢知無忌讒太子於王、因曰、王獨奈何以讒賊小臣疏骨肉之親乎、無忌曰、王今不制、其事成矣、王見且禽、於是平王怒、囚伍奢、而使城父司馬奮揚往殺太子、行未至、奮揚使人先告太子、太子建亡奔宋、無忌言於平王曰、伍奢有二子、皆賢、不誅、且爲楚憂、可以其父質而召之、王乃使謂伍奢曰、能致汝二子則生、不能則死、伍奢曰、尚爲人仁、呼必來、員爲人剛戾忍詢、能成大事、彼見來之并禽、其勢必不來、王不聽、使人召二子、曰來、吾生汝父、不來、今殺奢也、伍尚欲往、員曰、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脫者後生患、故以父爲質、詐召二子、二子去、則父子俱死、何益父之死、往而令讎不得報耳、不如往他國、借力以雪父之恥、俱滅無爲也、伍尚曰、我知往終不能全父命、然恨父召我以求生而不往耳、汝能報殺父之讎、我將歸死、於是尚被執、而伍胥遂亡、奢聞子胥之亡也、曰楚國君臣且苦兵矣、伍尚至楚、楚并殺奢與尚、伍胥聞太子建亡走在宋、往從之、會宋有華氏之亂、乃俱奔鄭、鄭人殺建、建有子名勝、胥復與勝奔吳、到昭關、昭關欲執之、胥遂與勝獨身步走、幾不得脫、至江、江上有一漁父、知伍胥之急、乃渡伍胥、伍胥既渡、解劍與父曰、此劍直百金、父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石、爵執珪、豈徒百金劍耶、不受、伍胥行未至吳而疾、止中道乞食、至於吳、公子光爲將、胥乃因公子光以求見吳王、僚久之、吳使

公子光伐楚、拔其鍾離居巢、伍子胥說王僚曰、楚可破也、願復遣公子光、公子光謂吳王曰、彼伍胥父兄爲戮於楚、而勸王伐楚者、欲以自報其讐耳、楚未可破也、伍胥知公子光有內志、未可說以外事、乃進專諸於公子光、退而與太子建之子勝耕於野、五年而楚平王卒、平王所奪太子建秦女生子軫者立爲後、是爲昭王、吳王僚因楚喪、使二公子將兵襲楚、楚發兵絕吳兵後、吳兵不得歸、吳國內空、公子光乃令專諸襲刺吳王僚、而自立、是爲吳王闔廬、闔廬既立得志、乃召伍員以爲行人、而與謀國事、楚又誅其大臣郤宛伯州犂、伯州犂之孫伯嚭亡奔吳、吳亦以嚭爲

大夫、吳闔廬三年、乃興師與伍胥伯嚭伐楚、拔舒、因欲至郢、將軍孫武曰、民勞未可、且待之、四年吳伐楚、取六與潛、六年楚昭王使公子囊瓦將兵伐吳、吳使伍員逆擊、大破楚軍於豫章、取楚之居巢、九年闔廬謂子胥孫武曰、始子言郢未可入、今果何如、二子對曰、楚將囊瓦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之、必先得唐蔡乃可、闔廬聽之、悉興師與唐蔡伐楚、乘勝而前、五戰遂至郢、己卯楚昭王出奔、庚辰吳王入郢、始伍員與申包胥爲交、員之亡也、謂包胥曰、我必覆楚、包胥曰、我必存之、及吳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不得、乃掘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申包胥亡於山中、使

人謂子胥曰、子之報讐、其以甚乎、吾聞之、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今子故平王之臣、親北面事之、今至於僇死人、此豈其無天道之極乎、伍子胥曰、爲我謝申包胥曰、吾日暮途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於是申包胥走秦告急、求救於秦、秦不許、包胥立於秦廷、晝夜哭、七日七夜不絕聲、秦哀公憐之曰、楚雖無道、有臣若是、可以存矣、乃遣車五百乘救楚擊吳、六月敗吳兵於稷、吳王乃歸、而楚昭王復入郢、後二歲闔廬使太子夫差將兵伐楚、楚懼吳復大來、乃去郢、徙於鄀、當是時、吳以伍胥孫武之謀、西破彊楚、北威齊晉、南服越人、其後五年伐越、越王勾踐迎擊、敗吳於

姑蘇、傷闔廬指、闔廬病創將死、謂太子夫差曰、爾忘勾踐殺爾父乎、夫差對曰、不敢忘也、闔廬死、夫差立、以伯嚭爲太宰、二年後伐越、敗越於夫湫、越王勾踐乃以餘兵五千、棲於會稽之上、使大夫種厚幣遺吳太宰嚭以請和、求委國爲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越王爲人能辛苦、今王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用太宰嚭計、與越平、其後五年吳興師伐齊、伍子胥諫曰、勾踐食不重味、弔死問疾、且欲有所用之也、此人不死、必爲吳患、今吳之有越、猶人之有腹心疾也、而王不先越而乃務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伐齊、大敗齊師於艾陵、遂滅鄒魯之君以歸、益疏子胥之

謀其後四年吳王將伐齊越王勾踐用子貢之謀率其衆以助吳而重寶以獻遺太宰嚭太宰嚭既數受越賂其愛信越殊甚日夜為言於吳王吳王信用其計子胥諫曰夫越腹心之病也今信其浮辭詐偽而貪齊破齊譬猶石田無所用之願王釋齊而先越若不然後將悔之無及而吳王不聽使子胥於齊子胥臨行謂其子曰吾數諫王王不用吾今見吳之亡矣汝與吳俱亡無益也乃屬其子於齊鮑牧而還報吳吳太宰嚭因讒曰子胥為人剛暴少恩恐為深禍前日王欲伐齊子胥以為不可王卒伐之而有大功子胥耻之而今王又復伐齊子胥專愎彊諫沮毀用事徒幸吳之敗以自勝其計謀今王自行而子胥輟謝佯病

不行王不可以不備且嚭使人微伺之其使於齊也乃屬其子於鮑氏夫為人臣內不得意外倚諸侯自以為先王之謀臣不見用常怏怏怨望願王早圖之吳王曰微子之言吾亦疑之乃使使賜伍子胥屬鏤之劍曰子以此死伍子胥仰天歎曰嗟乎讒臣為亂矣王乃反聽讒臣言以殺長者乃告其舍人曰必樹吾墓上以梓令可以為器而抉吾眼懸吳東門之上以觀越寇之入滅吳也乃自剄死吳王聞之大怒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浮之江中吳人憐之為立祠於江上因命曰胥山吳王既誅伍子胥遂伐齊不勝去其後二年吳王召魯衛之君會之橐皋其明年北大會諸侯於黃池以令周室越王勾踐因襲殺吳太子破吳兵吳王聞之乃歸使使厚幣與越平後九年勾踐遂滅吳殺王夫差而誅太宰嚭以不忠於其君而外受重賂與已比周也太史公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於臣下況同列乎向令伍子胥從奢俱死何異螻蟻棄小義雪大耻名垂於後世悲夫方子胥窘於江上道乞食志豈嘗須臾忘郢邪故隱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李卓吾曰伍員既沒而後楚有屈原雖生不並世要皆楚之烈也第原自欲死而員乃為人所死屈原決擇於死生之際唯死為可故卒就死以明己之生真不如死也伍員

知吳之必亡而不知己之先亡吳猶未亡而身先亡於太宰嚭之手矣其視屈大夫實大逕庭吾是以後之雖然伍子胥之必覆楚也申包胥之必復楚也絕孝純忠驚天震地此中若妄有褒彈是誠滅卻一隻眼矣豈可豈可

豫讓

豫讓者晉人也故嘗事范中行氏而無所知名去而事智伯智伯甚尊寵之及智伯伐趙襄子趙襄子與韓魏合謀滅智伯滅智伯之後而三分其地趙襄子最怨智伯漆其頭以為飲器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為知己者死女為

說已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為報讎而死以報智伯乃變名姓為刑人入宮塗厠中挾匕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厠心動執問塗厠之刑人則豫讓内持刀兵曰欲為智伯報仇左右欲誅之襄子曰彼義人也吾謹避之耳且智伯亡無後而其臣欲為報仇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去之豫讓又漆身為厲吞炭為啞使形狀不可知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行見其友其友識之為之泣曰以子之才委質而臣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近幸子乃為所欲顧不易邪乃殘身苦形欲以求報不亦難乎豫讓曰既已委質臣事人而求殺之是懷二心以事其君也且吾所為者極難耳然所

以為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也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於所當過之橋下襄子至橋馬驚襄子曰此必豫讓使人問之果豫讓也於是襄子乃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而子不為報讎而反委質臣於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獨何以為之報讎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衆人遇我我故衆人報之至於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襄子喟然歎息而泣曰嗟乎豫子子之為智伯名既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為計寡人不復釋子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義前君已寬赦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固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焉以致報讎之意則雖死不恨也於是襄子大義之乃使使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而擊之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劍自殺死之日趙國志士聞之皆為涕泣

聶政

聶政者軹深井里人也殺人避仇與母姊如齊以屠為事久之濮陽嚴仲子事韓哀侯與韓相俠累有郤嚴仲子恐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俠累者至齊齊人或言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間嚴仲子至門請數反然後具酒

自暢聶政母前酒酣嚴仲子奉黃金百鎰前為聶政母壽聶政驚怪其厚固謝嚴仲子嚴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幸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為狗屠可以旦夕得甘毳以養親親供養備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因為聶政言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衆矣然至齊竊聞足下義甚高故進百金者將用為夫人麤糲之費得以交足下之歡耳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徒幸以養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也然嚴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死既已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

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淺鮮
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奉百金為親壽我雖不
受然是者徒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親信
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得嘿然而已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
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為知己者用乃遂西至濮陽
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不幸而
老母以天年終仲子所欲報仇者為誰請得從事焉嚴仲
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俠累俠累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
盛多居處兵衛甚設臣欲使人刺之衆終莫能就今足下
幸而不棄請益其車騎壯士可為足下輔翼者聶政曰韓

之與衛相去中間不甚遠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
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語
泄是韓舉國而與仲子為讐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聶
政乃辭獨行杖劍至韓韓相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衛
侍者甚衆聶政直入上階刺殺俠累左右大亂聶政大呼
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決眼自屠出腸遂以死韓取
聶政屍暴於市購問莫知誰子於是韓購縣之有能言殺
相俠累者予千金久之莫知也政姊榮聞人有刺殺韓相
者賊不得國不知其名姓暴其屍而縣之千金乃於邑曰
其是吾弟與嗟乎嚴仲子知吾弟立起如韓之市而死者

果政也伏屍哭極哀曰是軹深井里所謂聶政者也市行
者諸衆人皆曰此人暴虐吾國相王縣購其名姓千金夫
人不聞與何敢來識之也榮應之曰聞之然政所以蒙汙
辱自棄於市販之間者為老母幸無恙妾未嫁也親既以
天年下世妾已嫁夫嚴仲子乃察舉吾弟困汙之中而交
之澤厚矣可奈何士固為知己者死今乃以妾尚在之故
重自刑以絕從妾其奈何畏殁身之誅終滅賢弟之名大
驚韓市人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死政之旁晉楚
齊衛聞之皆曰非獨政能也乃其姊亦烈女也鄉使政誠
知其姊無濡忍之志不重暴骸之難必絕險千里以列其

名姊弟俱僇於韓市者亦未必敢以身許嚴仲子也嚴仲
子亦可謂知人能得士矣

魏子與粟賢者

孟嘗君相齊其舍人魏子為孟嘗君收邑入三反而不致
一入孟嘗君問之對曰有賢者竊假與之以故不致入孟
嘗君怒而退魏子居數年人或毀孟嘗君於齊湣王曰孟
嘗君將為亂及田甲劫湣王湣王意疑孟嘗君孟嘗君乃
奔魏子所與粟賢者乃上書言孟嘗君不作亂遂自剄宮
門以明孟嘗君湣王乃驚而蹤跡驗問孟嘗君果無反謀
乃復召孟嘗君孟嘗君因謝病歸老於薛

魏無忌侯嬴朱亥

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是時
范雎亡相秦以怨魏齊故秦兵圍大梁破魏華陽下軍走
芒卯魏王公子患之公子爲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
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
歸之致食客三千人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
兵謀魏十餘年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夷
門監者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修身絜行
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公子於是乃置酒
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

弊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
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
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俾倪故久立與其客語
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當是時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堂
待公子舉酒市人皆觀公子執轡從騎皆竊罵侯生侯生
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謝客就車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
徧贊賓客賓客皆驚酒酣公子起爲壽侯生前侯生因謂
公子曰今日嬴之爲公子亦足矣嬴乃夷門抱關者也而
公子親枉車騎自迎嬴於衆人廣坐之中不宜有所過今
公子故過之然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

過客以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嬴爲小人而以公子
爲長者能下士也於是罷酒侯生遂爲上客侯生又謂公
子曰臣所過屠者朱亥此子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屠間耳
公子往數請之朱亥故不復謝公子怪之魏安釐王二十
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公子姊爲趙惠
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數遺魏王及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
使將軍晉鄙將十萬衆救趙秦王使使者謂魏王曰吾攻
趙旦暮且下而諸侯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
恐使人止晉鄙留軍壁鄴名爲救趙陰持兩端以觀望平
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魏公子曰勝所以自附爲婚

姻者以公子之高義能爲急人之困也今邯鄲旦暮降秦
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公子患之數請魏
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公子自
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亡乃請賓客約車
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
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辭決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
臣不能從公子行數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
天下莫不聞今吾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
有所失哉復引車還問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
也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若

以肉投餧虎何功之有哉尚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
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復返也公子再拜因問侯
生乃屏人間語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卧內而如姬
最幸出入王卧內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爲人所殺如姬
資之三年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莫能得如姬爲公子
泣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之欲爲公子死無
所辭顧未有路耳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
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却秦此五霸之功也公子
從其計請如姬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公子行侯生
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即合符而晉鄙

不受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
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請朱亥
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
報謝者以爲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
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遂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果
合符疑之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
將晉鄙兵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
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
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趙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於
界平原君負韊矢爲公子先引趙王再拜曰自古賢人未
有及公子者也當此之時平原君不敢自比於人魏王怒
公子之盜其兵符矯殺晉鄙公子亦自知巳却秦存趙使
將將其軍歸魏而公子獨與客畱趙趙孝成王德公子乃
與平原君計以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意驕矜而有自功
之色客有說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
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
且矯魏王令奪晉鄙兵以救趙於趙則有功矣於魏王則
未爲忠臣也於是公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趙王埽除
自迎執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
上自言辠過以負於魏無功於趙趙王侍酒至暮口不忍

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公子竟畱趙公子聞趙有處士毛
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
不肯見公子聞所在乃閒步往從此兩人游平原君聞之
謂其夫人曰始吾聞夫人弟公子天下無雙今吾聞之乃
妄從博徒賣漿者游公子妄人耳夫人以告公子公子乃
謝夫人去曰始吾聞平原君賢故負魏王而救趙以稱平
原君平原君之游徒豪舉耳不求士也無忌自在大梁時
常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忌從之游尚恐其不
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爲羞其不足從游乃裝爲去夫人
具以語平原君平原君乃免冠謝固畱公子平原君門下

聞之半去平原君歸公子天下士復往歸公子公子傾平原君客公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兵東（秦使急魏王之親公子也）伐魏魏王患之使使往請公子公子恐其怒之乃誡門下有敢爲魏王使通者死賓客皆背魏之趙莫敢勸公子歸毛公薛公兩人往見公子（二客又出見）曰公子所以重於趙名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及卒公（始）子立變色告車趣駕歸救魏魏王見公子相與泣而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將魏安釐王三十年公子使使遍告諸侯諸侯聞公子將各遣將將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

兵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驁遂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抑秦兵秦兵不敢出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

李卓吾曰侯生之刎頸送公子也感公子之知我也是固然矣然特其一耳余嘗有侯生詠今錄之夷門畫策卻秦兵公子奪符出魏城上客功成心遂死千秋萬歲有侯嬴是亦然矣而未盡也余又有荊卿詠復錄之荊卿原不識燕丹祇爲田光一死難慷慨悲歌爲擊筑蕭蕭易水至今寒向使田光不死則荊卿決不見丹矧肯入秦乎故田光以死激荊卿而匕首發侯生以死激朱亥而晉鄙椎何者荊卿與太子本無相知之素朱亥於公子亦無深交之分也當公子親迎侯生時侯生故過朱亥而立公子車騎市中豈真不知公子之退讓而復借此以觀之哉公子既終不問然後權詞以稱之耳使公子當日果能請屠者與之同載而歸則屠者即爲公子客矣當自能爲公子死也何待竊符之日乃謂公子曰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可使擊之乎是朱亥至是尚爲侯生客未嘗爲公子客也非公子客又何以得其死力而用之故侯生死而朱亥決矣夫古之君子貴成事急然諾如是而已事苟可成然諾苟可不失則鬥鑊如飴何足怪也侯生本以智謀奇而

余獨列在節直之科者以其視死如歸不難報德以成事也噫若侯生者豈直爲節直之雄哉雖爲天子大臣可矣

虞卿平原君

虞卿者直節之臣而非游說之士也躡蹻擔簦一見趙孝成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爲趙上卿故號虞卿初秦昭王聞魏齊在平原君所欲爲范雎必報其仇乃佯爲好書遺平原君曰寡人聞君之高義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爲十日之飲平原君畏秦且以爲然而入秦見昭王昭王與平原君飲數日昭王謂平原君曰昔周文王得呂尚以爲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爲仲父今范君亦寡人

之叔父也范君之仇在君之家願使人歸取其頭來不然
吾不出君於關平原君曰貴而爲友者爲賤也富而爲交
者爲貧也夫魏齊者勝之友也在固不出也今又不在臣（卽此可見平原君）
所昭王乃遺趙王書曰王之弟在秦范君之仇魏齊在平
原君之家王使人疾持其頭來不然吾舉兵而伐趙又不
出王之弟於關趙成王乃發卒圍平原君家急魏齊夜亡
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相印與魏（卽此可見虞卿）
齊亡閒行念諸侯莫可以急抵者乃復走大梁欲因信陵
君以走楚信陵君聞之畏秦猶豫未肯見曰虞卿何如人
也時侯嬴在旁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夫虞卿躡（卽此又見侯生）

藏書　名臣　卷二十七　三十

蹻擔簦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鎰再見拜爲上卿
三見卒受相印封萬戶侯當此之時天下爭知之矣夫魏
齊窮困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祿之尊解相印捐萬戶侯（虞卿千古知己）
而閒行急士之窮而歸公子公子曰何如人人固不易知
知人亦未易也信陵君大慙駕如野迎之魏齊聞信陵君
之初難見之怒而自剄趙王聞之卒取其頭予秦秦昭王
乃出平原君歸趙虞卿既以魏齊之故不重萬戶侯卿相
之印與魏齊閒行去趙困梁魏齊已死不得意乃著書上
採春秋下觀近世曰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以刺譏
國家得失世傳之曰虞氏春秋

太史公曰虞卿料事揣情爲趙畫策何其工也及不忍魏
齊卒困於大梁然虞卿非窮愁亦安能著書以自見於後（自道）
世乎李生曰虞卿不聞魏之有侯嬴乎何不先見侯嬴也
見侯嬴則必有策矣嬴蓋有俠骨深謀遠智而隱者也虞
卿不但節義亦有智謀可次侯生

王蠋

燕之初入齊聞畫邑人王蠋賢令軍中曰環畫邑三十里
無入以王蠋之故已而使人謂蠋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
以子爲將封子萬家蠋固謝燕人曰子不德吾引三軍而
屠畫邑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

藏書　名臣　卷二十七　三十一

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
與其生而無義不如烹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
齊亡大夫聞之曰王蠋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況在位食
祿者乎乃相聚如莒求諸子立爲襄王
董份曰觀此敘王蠋事則是以齊存亡係一布衣其推蠋
至矣孰謂太史公之退節義乎

肥義

趙惠文王三年主父封長子章爲代安陽君章素侈心不
服其弟主父又使田不禮相章也李兌謂肥義曰公子章
強壯而志驕黨衆而欲大殆有私乎田不禮之爲人也忍

殺而驕二人相得必有謀陰賊起夫小人有欲輕慮淺謀
徒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同類相推俱入禍門以吾觀之必
不久矣子任重而勢大亂之所始禍之所集也子奚不稱
疾毋出傳政於公子成毋爲怨府毋爲禍梯肥義曰不可
昔者主父以王屬義也曰毋變而度毋異而慮堅守一心
以歿而世義再拜受命而籍之今畏不禮之難而忘吾籍
變孰大焉進受嚴命退而不全負孰甚焉變負之臣不容
於刑諺曰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吾言已在前矣吾欲全吾
言安得全吾身且夫貞臣也難至而節見忠臣也累至而
行明子則有賜而忠我矣雖然吾有語在前者也終不敢

失李兌曰諾子勉之涕泣而出四年主父令王聽朝而自
從旁窺羣臣宗室之禮見其長子章傫然也反北面爲臣
詘於其弟心憐之於是乃欲分趙而王章於代未決而輟
主父乃出游沙丘異宮公子章即以其徒與田不禮作亂
詐以主父令召王肥義先入殺之公子成與李兌起四邑
之兵入距難殺公子章及田不禮滅其黨賊而定王室公
子章之敗往走主父主父開之成兌因圍主父宮公子章
死公子成李兌謀曰以章故圍主父即解兵吾屬夷矣乃
遂圍主父主父不得食探爵鷇而食之三月餘而死

荊卿田光高漸離鞠武燕丹

荊軻者衛人也其先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卿之燕燕
人謂之荊卿荊卿好讀書擊劍嘗游過榆次與蓋聶論劍
蓋聶怒而目之荊軻出人或言復召荊卿蓋聶曰曩者吾
與論劍有不稱者吾目之試往是宜去不敢留使使往之
主人荊卿則已駕而去榆次矣使者還報蓋聶曰固去也
吾曩者目攝之荊軻游邯鄲與魯句踐博爭道句踐怒而
叱之荊軻嘿而逃去遂不復會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
擊筑者高漸離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
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
無人者荊軻雖游於酒人乎然其爲人沈深好書其所游

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士田光先生
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居頃之會燕太子丹質秦亡歸
燕太子丹者故嘗質於趙而秦王政生於趙其少時與丹
驩及政立爲秦王而丹質於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
故丹怨而亡歸歸而求爲報秦王者國小力不能其後秦
日出兵山東以伐齊楚三晉且至於燕太子丹患之問其
傅鞠武武對曰秦地徧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北有甘泉谷
口之固南有涇渭之沃擅巴漢之饒右隴蜀之山左關殽
之險民衆而士厲兵革有餘意有所出則長城之南易水
以北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居有

聞秦將樊於期得罪於秦王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怒於燕足爲寒心又況聞樊將軍之所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也禍必不振矣雖有管晏不能爲之謀也願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單于其後乃可圖也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窮困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以迫於彊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固丹命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夫行危欲求安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連結一人之後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此謂資怨而助禍

矣夫以鴻毛燎以爐炭之中必無事矣且以鵰鷙之秦行怨暴之怒豈足道哉燕有田光先生其爲人智深而勇沉可與謀太子曰願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先生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逢迎卻行爲導跪而蔽席田光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驥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荊卿可使也竊觀太子客無可用者夏扶血勇之人怒而面赤宋意脉勇之人怒而面青武陽

骨勇之人怒而面白光所知荊軻神勇之人怒而色不變太子曰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荊卿可乎田光曰敬諾即起趨出僂行見荊卿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也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荊軻曰謹奉教於是田光欲自殺以激荊卿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矣因遂自刎而死荊軻遂見太子言田光已死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厭今秦已

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衆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以爲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闚以重利秦王貪其勢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委命唯荊卿留意焉荊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駑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毋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荊卿爲上卿

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荊軻所欲、以順適其意、久之、荊軻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入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荊軻曰、秦兵旦暮度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荊卿曰、微太子言、臣願謁之、今行而毋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荊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為戮沒、今聞購

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於期仰天太息、流涕曰、於期每念之、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荊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於期乃前曰、為之奈何、荊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揕其胸、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搤捥而進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乃今得聞教、遂自刎、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不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於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淬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乃

裝為遣荊卿、燕國有勇士秦舞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視、乃令秦舞陽為副、荊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為治行、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曰、日已盡矣、荊卿豈有意哉、丹請得先遣秦舞陽、荊軻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反者、豎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彊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為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為羽聲忼慨、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荊軻就

車而去、終已不顧、遂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為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舉兵以逆軍吏、願舉國為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之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於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荊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陛、秦舞陽色變振恐、羣臣怪之、荊軻顧笑舞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慴、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曰、取舞陽所持地圖、軻

既取圖奏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
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
劍劍長操其室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荊軻逐秦王秦
王環柱而走羣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
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
詔召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荊軻乃逐秦王而
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
所奉藥囊提荊軻也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爲左
右乃曰王負劍負劍遂拔以擊荊軻斷其左股荊軻廢乃
引其匕首以擿秦王不中中銅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　天也

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倨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
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於是左右既前殺軻秦
王不怡者良久已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
夏無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荊軻也於
是秦王大怒益發兵詣趙燕王乃使使斬太子丹欲獻之
秦秦復進兵攻之後五年秦卒滅燕虜燕王喜其明年秦
并天下立號爲皇帝於是秦逐太子丹荊軻之客皆亡高
漸離變名姓爲人庸保匿作於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家堂
上客擊筑彷徨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從者以
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家丈人召使前擊筑一
坐稱善賜酒而高漸離念久隱畏約無窮時乃退出其裝
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客皆驚下與抗禮以
爲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而去者宋子傳客之聞
於秦始皇秦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秦始皇
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其目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
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復進得近舉筑朴秦皇帝不　天也
中於是遂誅高漸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

藏書名臣傳卷二十七　終

八直節名臣

濮陽周氏　魯朱家

季布者楚人也為氣任俠有名於楚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及項羽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及三族季布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購將軍急迹且至臣家將軍能聽臣臣敢獻計即不能願先自剄季布許之乃髡鉗季布衣褐衣置廣柳車中并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是季布乃買而置之田誡其子曰田事聽此奴必與同食朱家乃乘軺車之洛陽見汝陰侯滕公滕公留

朱家飲數日因謂滕公曰季布何大罪而上求之急也滕公曰布數為項羽窘上上怨之故必欲得之朱家曰君視季布何如人也曰賢者也朱家曰臣各為其主用季布為項籍用職耳項氏臣可盡誅邪今上始得天下獨以己之私怨求一人何示天下之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而漢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即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荊平王之墓也君何不從容為上言邪汝陰侯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季布匿其所乃許曰諾待間(滕公可人)果言如朱家指上乃赦季布召拜郎中朱家遂不復見之當是時諸侯皆多季布能摧剛為柔朱家亦以此名聞當世

季布　欒布

季布既得脫召見拜為郎中孝惠時為中郎將單于嘗為書嫚呂后不遜呂后大怒召諸將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呂后意曰然季布曰樊噲可斬也夫高帝將兵四十餘萬眾困於平城噲時亦在其中今噲奈何以十萬眾橫行匈奴中面欺且秦以事於胡陳勝等起于今瘡痍未瘳噲又面諛欲動搖天下是時殿上皆恐太后罷朝遂不復議擊匈奴事孝文時布為河東守人有言其賢者孝文召欲以為御史大夫復有言

其勇使酒難近至留邸一月見罷季布因進曰臣無功竊寵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以毀臣者夫陛下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一人之毀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聞之有以闚陛下也上默然慚良久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布辭之官楚人曹丘生數招權顧金錢事貴人趙同等與竇長君善季布聞之寄書諫竇長君曰吾聞曹丘生非長者勿與通及曹丘生歸欲得書請季布竇長君曰季將軍不說足下足下無往固請書遂行使人先發書季布果大怒待曹丘曹丘至即揖季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斤不

如得季布一諾足下何以得此聲於梁楚間哉且僕楚人足下亦楚人也僕游揚足下之名於天下顧不重邪何足下距僕之深也季布乃大說引入留數月爲上客厚送之季布名所以益聞者曹丘揚之也季布弟季心氣蓋關中遇人恭謹爲任俠嘗殺人亡之吳從袁絲匿長事袁絲弟畜灌夫籍福之屬嘗爲中尉司馬中尉郅都不敢不加禮少年多時時竊籍其名以行當是時季心以勇布以諾著聞關中

欒布者梁人也始梁王彭越爲家人時嘗與布游窮困賃傭於齊爲酒人保數歲彭越去之巨野中爲盜而布爲人

所略賣爲奴於燕爲其家主報仇燕將臧荼舉以爲都尉臧荼後爲燕王以布爲將及臧荼反漢擊燕虜布梁王彭越聞之乃上言請贖布以爲梁大夫使於齊未還漢召彭越責以謀反夷三族已而梟彭越頭於雒陽下詔曰有敢收視者輒捕之布從齊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布以聞上召布罵曰若與彭越反邪吾禁人勿收若獨祠而哭之與越反明矣趣烹之方提趣湯布顧曰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於彭城敗滎陽成皋間項王所以遂不能西徙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從苦楚也當是之時彭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而楚破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陛下一徵兵於梁彭王病不行而陛下疑以爲反反形未見以苛小案誅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烹於是上乃釋布罪拜爲都尉孝文時爲燕相至將軍吳軍反時以軍功封俞侯復爲燕相燕齊之間皆爲布立社號曰欒公社景帝中五年薨

太史公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於楚身屢典軍搴旗者數矣可謂壯士然被刑戮爲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負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爲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者非

能勇也其計畫無復之耳欒布哭彭越趣湯如歸者彼誠知所處不自重其死雖往古烈士何以加哉

李生曰季布重其死欒布不自重其死得死所也

周昌周苛

周昌者沛人也其從兄曰周苛周昌周苛自卒史從沛公入關破秦沛公立爲漢王以周苛爲御史大夫周昌爲中尉漢王四年楚圍漢王滎陽急漢王遁出去而使周苛守滎陽城楚破滎陽城欲令周苛將苛罵曰若趣降漢王不然今爲虜矣項羽怒烹周苛於是乃拜周昌爲御史大夫常從擊破項籍封爲汾陰侯昌爲人彊力敢直言自蕭曹

等皆卑下之昌嘗燕時入奏事高帝方擁戚姬昌還走高帝逐得騎周昌項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即桀紂之主也於是上笑之然尤憚周昌及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為太子大臣固爭之莫能得上以留侯策即止而周昌廷爭之彊上問其說昌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雖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既罷呂后側耳於東廂聽見周昌為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是後戚姬子如意為趙王年十歲高祖（具眼）憂即萬歲之後不全也趙堯年少為符璽御史趙人方與公謂御史大夫周昌曰君之史趙堯年雖少然奇才也君

必異之是且代君之位周昌笑曰堯年少刀筆吏耳何能至是居頃之趙堯侍高祖高祖獨心不樂悲歌羣臣不知上之所以然趙堯進請問曰陛下所為不樂非為趙王年少而戚夫人與呂后有郤備萬歲之後而趙王不能自全乎高祖曰然吾私憂之不知所出堯曰陛下獨宜為趙王置貴彊相及呂后太子羣臣素所敬憚乃可高祖曰然吾念之欲如是而羣臣誰可者堯曰御史大夫周昌其人堅忍質直且自呂后太子及大臣皆素敬憚之高祖曰善於是乃召周昌謂曰吾欲固煩公公彊為我相趙王周昌泣曰臣初起從陛下陛下獨奈何中道而棄之於諸侯乎高

祖曰吾極知其左遷然吾私憂趙王念非公無可者公不得已彊行於是徙御史大夫周昌為趙相既行久之高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以為御史大夫者熟視趙堯曰無以易堯遂拜趙堯為御史大夫

貫高

漢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朝夕袒韝蔽自上食禮甚卑高祖箕倨詈甚慢易之趙相貫高趙午等年六十餘故張耳客也生平為氣乃怒曰吾王孱王也說王曰夫天下豪傑並起能者先立今王事高祖甚恭而高祖無禮請為王殺之張敖齧其指出血曰君何言之誤且先人亡國賴

（敖亦可君一等者一首免矣一等是誰今之道）

高祖得復國德流子孫秋毫皆高祖力也願君無復出口貫高趙午等十餘人皆相謂曰乃吾等非也吾王長者不倍德且吾等義不辱今怨高祖辱我王故欲殺之何乃汙王為乎令事成歸王事敗獨身坐耳漢八年上從東垣還過趙貫高等乃壁人柏人要之置上過欲宿心動問曰縣名為何曰柏人柏人者迫於人也不宿而去漢九年貫高怨家知其謀乃上變告之於是上皆并逮捕趙王貫高等十餘人皆爭自剄貫高獨怒罵曰誰令公為之今王實無謀而并捕王公等皆死誰白王不反者乃轞車膠致與王詣長安治張敖之罪上乃詔趙羣臣賓客有敢從王皆族

貫高與客孟舒等十餘人皆自髡鉗爲王家奴從來貫高至對獄曰獨吾屬爲之王實不知吏治榜笞數千刺剟身無可擊者終不復言呂后數言張王以魯元公主故不宜有此上怒曰使張敖據天下豈少而女乎不聽廷尉以貫高事辭聞上曰壯士誰知者以私問之中大夫泄公曰臣之邑子素知之此固趙國立名義不侵爲然諾者也上使泄公持節問之箯輿前仰視曰泄公邪泄公勞苦如生平懽與語問張王果有計謀不高曰人情寧不各愛其父母妻子乎今吾三族皆以論死豈以王易吾親哉顧爲王實不反獨吾等爲之具道本指所以爲者王不知狀於是泄

公入具以報上乃赦趙王上賢貫高爲人能立然諾使泄公具告之曰張王已出因赦貫高貫高喜曰吾王審出乎泄公曰然泄公曰上多足下故赦足下貫高曰所以不死一身無餘者白張王不反也今王已出吾責已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篡弑之名何面目復事上哉縱上不殺我我不愧於心乎乃仰絶肮遂死當此之時名聞天下張敖已出以尚魯元故封爲宣平侯於是上賢張王諸客以鉗奴從張王入關無不爲諸侯相郡守者及孝惠高后文帝孝景時張王客子孫皆得爲二千石

汲黯　任子恩生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黯以父任孝景時爲太子洗馬以莊見憚武帝即位黯爲謁者東越相攻上使黯往視之不至至吳而還報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南倉粟以振貧民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遷爲滎陽令黯恥爲令病歸田里上聞乃召拜爲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遷爲東海太守黯學黄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靜擇丞史而任之其治責大指而已不苛小黯多病臥閨閤內不出歲

餘東海大治稱之上聞召以爲主爵都尉列於九卿黯爲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合己者善待之不合已者不能忍見然好學游俠任氣節內行脩潔好直諫數犯主之顏色常慕傅伯袁盎之爲人也天子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爲黯懼上退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黯多病莊助爲請告上曰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守城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賁育亦不能奪之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大將軍青侍中

上踞厠而視之丞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黯見上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張湯方以更定律令爲廷尉黯數質責湯於上前曰公爲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空虛何乃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爲公以此無種矣黯時與湯議論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伉厲守高不能屈忿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爲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是時漢方征匈奴招懷四夷黯務少事嘗言與胡和親便上方向儒術尊公孫弘而黯常毀儒者面觸弘等

弘爲丞相乃言上曰右内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請徙黯爲右内史爲右内史數歲官事不廢大將軍青既益尊姊爲皇后然黯與亢禮人或說黯曰自天子欲羣臣下大將軍大將軍尊重益貴君不可以不拜黯曰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邪大將軍聞愈賢黯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遇黯過於平生淮南王謀反憚黯曰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如說丞相弘如發蒙振落耳始黯列爲九卿而公孫弘張湯爲小吏及弘湯稍益貴與黯同位黯又非毀弘湯等已而弘至丞相封爲侯湯至御史大夫故黯時丞相史皆與黯同列或尊用過之黯褊心不能無少望見上前言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上默然有閒黯罷上曰人果不可以無學觀黯之言也益甚居無何匈奴渾邪王率衆來降漢發車二萬乘縣官無錢從民貰馬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令天下騷動罷弊中國而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及渾邪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者五百餘人黯請間見高門曰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興兵誅之死傷者不可勝計而費以巨萬百數臣愚以爲陛下得胡人皆以爲奴婢以賜從軍死事者家所鹵獲因

予之以謝天下之苦今縱不能渾邪率數萬之衆來降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譬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爲闌出財物于邊關乎上默然不語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後數月黯坐小法會赦免官於是黯隱於田園居數年會更五銖錢民多盜鑄錢楚地尤甚上以爲淮陽楚地之郊乃召拜黯爲淮陽太守黯伏謝不受印詔召見黯黯爲上泣曰臣自以爲塡溝壑不復見陛下不意陛下復收用之臣長有狗馬病力不能任郡事臣願爲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

君之重臥而治之黯居郡如故治淮陽以清上令黯以諸
侯相秩居淮陽七歲而卒

蘇武　任子官生

蘇武建之子字子卿少以父任兄弟並爲郎時漢連伐胡
數通使相窺觀匈奴留漢使郭吉路充國等前後十餘輩
匈奴使來漢亦留之以相當天漢元年且鞮侯單于初立
恐漢襲之乃曰漢天子我丈人行也盡歸漢使路充國等
武帝嘉其義乃遣武以中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留漢者
因厚賂單于答其善意武與副中郎將張勝及假吏常惠
等募士斥候百餘人俱既至匈奴置幣遺單于單于益驕

非漢所望也方欲發使送武等會緱王與長水虞常等謀
反匈奴中虞常在漢時素與副張勝相知私候勝曰聞漢
天子甚怨衛律常能爲漢伏弩射殺之張勝許之以貨物
與常後月餘單于出獵虞常等謀未發而事覺勝聞之恐
前語發以狀語武武曰事如此此必及我見犯乃死重負
國欲自殺勝惠共止之虞常果引張勝單于怒使衛律召
武受辭武謂惠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
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馳召醫鑿地爲坎置熅火覆武其
上蹈其背以出血武氣絕半日復息惠等哭輿歸營單于
壯其節朝夕遣人候問武而收繫張勝武益愈單于使使

曉武會論虞常欲因此時降武劍斬虞常已律曰漢使張
勝謀殺單于近臣當死單于募降者赦罪舉劍欲擊之勝
請降律謂武曰副有罪當相坐武曰本無謀又非親屬何
謂相坐復舉劍擬之武不動律曰蘇君律前負漢歸匈奴
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擁衆數萬馬畜彌山富貴如此蘇君
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
君因我降與君爲兄弟今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尚可
得乎武罵律曰女爲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爲降虜
於蠻夷何以女爲見且單于信汝使決人死生不平心持
正反欲鬬兩主觀禍敗南越殺漢使者屠爲九郡宛王殺

漢使者頭縣北闕朝鮮殺漢使者即時誅滅獨匈奴未
若知我不降明欲令兩國相攻匈奴之禍從我始矣律知
武終不可脅白單于單于愈益欲降之乃幽武置大窖中
絕不飲食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
奴以爲神乃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羝乳乃得歸別
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武既至海上廩食不至掘野鼠
去草頭而食之杖漢節牧牛臥起操持節旄盡落積五六
年單于弟於軒王弋射海上武能網紡繳檠弓弩於軒王
愛之給其衣食三歲餘王病賜武馬畜服匿穹廬王死後
人衆徙去其冬丁令盜武牛羊武復窮厄初武與李陵俱

爲侍中武使匈奴明年陵降不敢求武久之單于使陵至
海上爲武置酒設樂因謂武曰單于聞陵與子卿素厚故
使陵來說足下虛心欲相待終不得歸漢空自苦亡人之
地信義安所見乎前長君爲奉車扶輦折轅伏劍自刎孺
卿從祠河東詔使逐捕宦騎不得惶恐飲藥而死來時太
夫人已不幸陵送葬至陽陵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矣獨
有女弟二人兩女一男今復十餘年存亡不可知人生如
朝露何久自苦如此陵始降時忽忽如狂自痛負漢加以
老母繫保宮子卿不欲降何以過陵且陛下春秋高法令
亡常大臣亡罪夷滅者數十家安危不可知子卿尚復誰

爲乎願聽陵計勿復有云武曰武父子亡功德皆爲陛下
所成就位列將爵通侯兄弟親近常願肝腦塗地今得殺
身自效雖蒙斧鉞湯鑊誠甘樂之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
爲父死無所恨願勿復再言陵與武飲數日復曰子卿一
聽陵言武曰自分已死久矣王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懽
效死於前陵見其至誠喟然歎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
罪上通於天矣因泣下霑衿與武決去陵惡自賜武使其
妻賜武牛羊數十頭後陵復至海上語武區脫捕得雲中
生口言太守以下吏民皆白服曰上崩武聞之南鄉號哭
旦夕臨昭帝即位數年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等匈奴詭

言武死後漢使復至匈奴常惠請其守者與俱得夜見漢
使具自陳道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
繫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使者大喜如惠語以讓單于單
于視左右而驚謝漢使曰武等實在於是李陵置酒賀武
曰今足下還歸揚名於匈奴功顯於漢室雖古竹帛所載
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陵雖駑怯令漢且貰陵罪全其老
母使得奮大辱之積志庶幾乎曹柯之盟此陵宿昔之所
不忘也收族陵家爲世大戮陵尚復何顧乎已矣令子卿
知吾心耳異域之人一別長絕陵起舞歌曰徑萬里兮度
沙幕爲君將兮奮匈奴路窮絕兮矢刃摧士衆滅兮名已

隤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陵泣下數行因與武決單
于召會武官屬前以降及物故凡隨武還者九人武以始
元六年春至京師詔武奉一太牢謁武帝園廟拜爲典屬
國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彊壯出及還鬚髮盡白武來
歸明年上官桀子安與桑弘羊及燕王蓋主謀反武子男
元與安有謀坐死廷奏請逮捕武霍光寢其奏免武官數
年昭帝崩武以故二千石與計謀立宣帝賜爵關內侯食
邑三百戶久之衛將軍張安世薦武明習故事奉使不辱
命先帝以爲遺言宣帝即時召武待詔宦者署數進見復
爲右曹典屬國以武著節老臣令朝朔望號稱祭酒甚優

寵之武年老子前坐事死上憐之問左右武在匈奴久豈
有子乎武因后父平恩侯自白前發匈奴時胡婦適産一
子通國願因使者致金帛贖之上許焉後通國隨使者至
上以爲郎武年八十餘神爵二年病卒甘露三年單于始
入朝上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法其形貌署
其官爵姓名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霍氏
其次張安世其次韓增其次趙充國其次魏相其次丙吉
其次杜延年其次劉德其次梁丘賀其次蕭望之次後乃
典屬國蘇武凡十一人皆有功德知名當世是以表而揚
之明著中興輔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自丞相黃霸

廷尉于定國大司農朱邑京兆尹張敞右扶風尹翁歸及
儒者夏侯勝等皆以善終著名宣帝之世然不得列於名
臣之圖以此知其選矣

霍光

霍光字子孟驃騎將軍去病弟也去病死後光爲奉車都
尉光祿大夫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小
心謹慎未嘗有過征和二年衛太子爲江充所敗而燕王
旦廣陵王胥皆多過失是時上年老寵姬鉤弋趙倢伃有
男上心欲以爲嗣命大臣輔之察羣臣唯光任大重可屬
社稷上乃使黃門畫者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後

元二年春上游五柞宮病篤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
嗣者上曰君未諭前畫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頓
首讓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外國人不如光上以
光爲大司馬大將軍日磾爲車騎將軍皆拜臥内牀下受
遺詔輔少主明日武帝崩太子襲尊號是爲孝昭皇帝帝
年八歲政事一決於光光爲人沉靜詳審長財七尺三寸
白皙疏眉目美須髯每出入下殿門止進有常處郎僕射
竊識視之不失尺寸其資性端正如此初輔幼主政自己
出天下想聞其風采殿中嘗有怪一夜羣臣相驚光召尚
符璽郎郎不肯授光光欲奪之郎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

可得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郎秩二等衆庶莫不多光
昭帝既冠遂委任光訖十三年百姓充實四夷賓服元平
元年昭帝崩亡嗣武帝六男獨有廣陵王胥在羣臣議所
立咸持廣陵王王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光内不自安
郎有上書言廣陵王不可以承宗廟者光乃以其書示丞
相敞等即日承皇太后詔遣行大鴻臚事少府樂成等迎
昌邑王賀賀者武帝孫昌邑哀王子也既至即位行淫亂
光憂懣獨以問所親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爲
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
今欲如是於古嘗有此不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

宗廟、後世稱其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乃引
延年給事中、陰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圖計、遂召丞相御史
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宮、光曰、昌邑王
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驚愕失色、莫敢發言、田延
年前離席按劍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寄將軍以天下、以
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羣下鼎沸、社稷將傾、且漢之傳
謚常為孝者、以長有天下、令宗廟血食也、如令漢家絕祀、
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今日之議、不能旋踵、
羣臣後應者、臣請劍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天下匈
匈不安、光當受難、於是議者皆叩頭曰、萬姓之命在於將

軍、唯大將軍令、光即與羣臣俱見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
可以承宗廟狀、皇太后乃車駕幸未央承明殿、詔諸禁門
毋內昌邑羣臣、王入朝太后還、乘輦欲歸溫室、中黃門宦
者各持門扇、王入門、閉、昌邑羣臣不得入、王曰何為、大將
軍跪曰、有皇太后詔、毋內昌邑羣臣、王曰徐之、何乃驚人
如是、光使盡驅出昌邑羣臣置金馬門外、車騎將軍安世
將羽林騎收縛二百餘人、皆送廷尉詔獄、令故昭帝侍中
中臣守王、光敕左右謹宿衛、卒有物故自裁、令我負天下
有殺主名、王尚未自知當廢、謂左右、我故羣臣從官安得
罪而大將軍盡繫之乎、頃之有太后詔召王、王聞召意恐、

乃曰、我安得罪而召我哉、太后被珠襦盛服、坐武帳中、侍
御數百人皆持兵、期門武士陛戟陳列殿下、羣臣以次上
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光與羣臣連名奏王、皇太后詔曰
可、光令王起拜受詔、王曰、聞天子有爭臣七人、雖亡道不
失天下、光曰、皇太后詔廢、安得天子、乃持其手、解脫其璽
組、奉上太后、扶王下殿、出金馬門、羣臣隨送、王西面拜曰、
愚戇不任漢事、起就乘輿副車、大將軍光送至昌邑邸、光
謝曰、王行自絕於天、臣等駑怯、不能殺身報德、臣寧負王、
不敢負社稷、願王自愛、臣長不復見左右、光涕泣而去、入
朝會丞相以下議定所立、廣陵王已前不用、及燕刺王反

誅、其子不在議中、近親唯有衛太子孫號皇曾孫在民間、
咸稱述焉、光遂復與丞相敞等上奏皇太后、詔曰可、光遣
宗正劉德至曾孫家尚冠里、沐浴賜御衣、迎入未央宮、見
皇太后、封陽武侯、光即奉上皇帝璽綬、謁高廟、是為孝宣
皇帝、光自後元秉政、及上即位、乃歸政、上謙讓不受、諸事
皆先關白光、然後奏御、光每朝見、上虛己斂容、禮下之已
甚、光秉政前後二十年、地節二年春病篤、車駕自臨問、喪
上及皇太后親臨其喪

金日磾　夷人養馬者

金日磾、字翁叔、本匈奴休屠王太子也、武帝元狩中、驃騎

將軍霍去病將兵擊匈奴右地多斬首虜獲休屠王祭天金人其夏驃騎復西過居延攻祁連山大克獲於是單于怨昆邪休屠居西方多爲漢所破召其王欲誅之昆邪休屠恐謀降漢休屠王後悔昆邪王殺之并將其衆降漢封昆邪王爲列侯日磾以父不降見殺與母閼氏弟倫俱沒入官輸黃門養馬時年十四矣久之武帝游宴見馬後宮滿側日磾等數十人牽馬過殿下莫不竊視至日磾獨不敢日磾長八尺二寸容貌甚嚴馬又肥好上異而問之具以本狀對上奇焉即日賜湯沐衣冠拜爲馬監遷侍中駙馬都尉光祿大夫日磾既親近上甚信愛之賞賜累千金

出則驂乘入侍左右貴戚多竊怨曰陛下妄得一胡兒反貴重之上聞愈厚焉日磾母教誨兩子甚有法度上聞而嘉之病死詔圖畫於甘泉宮署曰休屠王閼氏日磾每見畫常拜鄉之涕泣然後乃去日磾子二人皆愛爲帝弄兒常在旁側弄兒或自後擁上項日磾在前見而目之弄兒走且啼曰翁怒上謂日磾何怒吾兒爲其後弄兒壯大不謹自殿下與宮人戲日磾適見之惡其淫亂遂殺弄兒弄兒即日磾長子也上聞之大怒日磾頓首謝具言所以殺弄兒狀上甚哀爲之泣已而心敬日磾初莽何羅與江充相善及充敗衛太子何羅弟通用誅太子時力戰得封後

上知太子冤乃夷滅充宗族黨與何羅兄弟懼及遂謀爲逆日磾視其志意有非常心疑之陰獨察其動靜與俱上下何羅亦覺日磾意以故久不得發是時上行幸林光宮日磾小疾臥廬何羅與通及小弟安成矯制夜出共殺使者發兵明旦上未起何羅亡何從外入日磾奏廁心動立入坐內戶下須臾何羅褏白刃從東廂上見日磾色變走趨臥內欲入行觸寶瑟僵日磾得抱何羅因傳曰莽何羅反上驚起左右拔刃欲格之上恐并中日磾止勿格日磾捽胡投何羅殿下得禽縛之窮治皆伏辜繇是著忠孝節日磾自在左右目不忤視者數十年賜出宮女不敢近上

欲內其女後宮不肯其篤慎如此上尤奇異之及上病屬霍光以輔少主光讓日磾日磾曰臣外國人且使匈奴輕漢於是遂爲光副光以女妻日磾嗣子賞初武帝遺詔以討莽何羅功封日磾爲秺侯日磾以帝少不受封輔政歲餘病困大將軍光白封日磾臥授印綬一日薨賜葬具冢地送以輕車介士軍陳至茂陵諡曰敬侯日磾兩子賞建俱侍中與昭帝略同年共臥起賞爲奉車建駙馬都尉及賞嗣侯佩兩綬上謂霍將軍曰金氏兄弟兩人不可使俱兩綬邪霍光對曰賞自嗣父爲侯耳上笑曰侯不在我與將軍乎光曰先帝之約有功乃得封侯宣帝即位賞爲太

僕霍氏有事萌牙賞上書去妻上亦自哀之獨得不坐元帝時爲光祿勲㪅亡子國除元始中繼絕世封建孫當爲秺侯奉日磾後初日磾所將俱降弟倫字少卿爲黄門郎早卒日磾兩子貴及孫則衰矣而倫後嗣遂盛子安上始貴顯封侯

班氏曰金日磾夷狄亡國羈虜漢庭而以篤敬寤主忠信自著勒功上將傳國後嗣世名忠孝七世内侍何其盛也本以休屠作金人爲祭天主故因賜姓金氏云

朱雲

朱雲字游魯人也徙平陵少時通輕俠借客報仇長八尺

餘容貌甚壯年四十乃變節從博士白子友受易又事前將軍蕭望之受論語皆能傳其業好倜儻大節當世以是高之是時少府五鹿充宗貴幸爲梁丘易自宣帝時善梁丘氏說元帝好之欲考其異同令充宗與諸易家論充宗乘貴辯口諸儒莫能與抗皆稱疾不敢會有薦雲者召入攝齋登堂抗首而請音動左右既論難連拄五鹿君故諸儒爲之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成帝時丞相故安昌侯張禹以帝師位特進甚尊重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亡所不至者也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逄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雲自是之後不復仕常居鄠田時乘牛車從諸生所過皆敬事焉薛宣爲丞相雲往見之宣備賓主禮因留雲宿從容謂雲曰在田野亡事且留我東閣可以觀四方奇士雲曰小生乃欲相吏邪宣

不敢復言其教授擇諸生然後爲弟子年七十餘終於家

王章

王章字仲卿泰山鉅平人也少以文學爲官稍遷至諫大夫在朝廷名敢直言元帝初擢爲左曹中郎將與御史中丞陳咸相善共毀中書令石顯爲顯所陷咸減死髡章免官成帝立徵章爲諫大夫遷司隸校尉大臣貴戚敬憚之王尊免後代者不稱職章以選爲京兆尹時帝舅大將軍王鳳輔政章雖爲鳳所舉非鳳專權不親附鳳會日有蝕之章奏封事召見言鳳不可任用宜更選忠賢上初納受章言後不忍退鳳章由是見疑遂爲鳳所陷罪至大逆語

在元后傳、初章爲諸生學長安、獨與妻居、章疾病無被、臥
牛衣中、與妻決、涕泣、其妻呵怒之曰、仲卿、京師尊貴在朝
廷人誰踰仲卿者、今疾病困戹、不自激昂、乃反涕泣、何鄙
也、後章仕宦歷位、及爲京兆、欲上封事、妻又止之曰、人當
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邪、章曰、非女子所知也、書遂
上、果下廷尉獄、妻子皆收繫、章小女年可十二、夜起號哭
曰、平生獄上呼囚、數常至九、今八而止、我君素剛、先死者
必君、明日問之、章果死、妻子皆徙合浦、大將軍鳳薨後、弟
成都侯商復爲大將軍輔政、白上還章妻子故郡、其家屬
皆完具、采珠致産數百萬、時蕭育爲泰山太守、皆令贖還

故田宅、章爲京兆二歲、死不以其罪、衆庶冤紀之、號爲三
王

李生曰、王章、王鳳所舉薦者也、非鳳專權不親附鳳、反言
鳳不宜任用、遂爲鳳所陷以死、其與趙廣漢始事霍氏、復
揣上旨、徑將兵吏入霍氏之門、搜索推破斧斬門關異矣、
吾謂王章可敬也、班氏譏之非也、雖不聽妻言而死、要無
害其爲兩賢者、烏乎、章賢者也、有妻有女又賢、是可以死

龔勝龔舍甯壽邴漢曼容薛方郇相郇越相子郭欽

蔣詡栗融禽慶蘇章曹竟

龔勝、龔舍、皆楚人、勝字君賓、舍字君倩、二人相友、並著名
節、故世謂之楚兩龔、皆好學明經、哀帝自爲定陶王、已聞
勝名、及即位、徵勝爲諫大夫、引見勝、薦龔舍及亢父甯壽
濟陰侯嘉、有詔皆徵、勝曰、竊見國家徵醫巫、常爲駕、徵賢
者宜駕、上曰、大夫乘私車來邪、勝曰唯唯、有詔爲駕、龔舍
侯嘉至、皆爲諫大夫、甯壽稱疾不至、勝爲諫大夫二歲、遷
丞相司直、徙光祿大夫、守右扶風、數月、上知勝非撥煩吏
乃復遷勝光祿大夫、諸吏給事中、甚敬任之、及勝言董賢
亂制度、始逆指、初琅琊邴漢亦以清行徵用、王莽秉政、勝
與漢俱乞骸骨、於是勝漢遂歸老于鄉里、漢兄子曼容亦
養志自修、爲官不肎過六百石、輒自免去、其名過出於漢

莽既簒國、遣五威將帥行天下風俗、將帥親奉羊酒存問
勝、明年、莽遣使者即拜勝爲講學祭酒、勝稱疾不應徵、後
二年、莽復遣使者奉璽書太子師友祭酒印綬、安車駟馬
迎勝、即拜秩上卿、先賜六月祿直以辦裝、使者與郡太守
縣長吏三老官屬行義諸生千人以上入勝里致詔、勝稱
病篤、爲牀室中、使者入戶致詔、付璽書、奉印綬、內安車駟
馬、勝對曰、勝素愚、加以老年被病、命在朝夕、隨使君上道
必死道路、無益萬分、使者要說、至以印綬就加勝身、勝輒
推不受、使者即上言、方盛夏暑熱、勝病少氣、可須秋涼乃
發、有詔許使者五日一與太守俱問起居、爲勝兩子及門

人高暉等言朝廷虛心待君以茅土之封雖疾宜移動至傳舍示有行意必爲子孫遺大業暉等白使者語勝自知不見聽即謂暉等吾受漢家厚恩亡以報今年老矣旦暮入地誼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勝因勑以棺斂喪事衣周於身棺周於衣勿隨俗動吾冢種柏作祠堂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死時七十九矣使者太守臨斂賜複衾祭祠如法門人衰絰治喪者百數有老父來弔哭甚哀既而曰嗟乎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龔生竟夭天年非吾徒也遂趨而去莫知其誰

班氏曰自成帝至王莽時清名之士琅琊有紀逡王思齊

則薛方子容太原則郇越臣仲郇相稚賓沛郡則唐林子高唐尊伯高皆以明經飭行顯名於世紀逡兩唐皆仕王莽封侯貴重歷公卿之位唐尊衣敝履空以瓦器飲食又以歷遺公卿被虛僞名郇越相同族昆弟也並舉州郡孝廉茂材數病去官越散其先人貲千餘萬以分施九族州里相王莽時徵爲太子四友病死莽太子遣使祱以衣衾其子攀棺不聽曰死父遺言師友之送勿有所受今於皇太子得託友官故不受也薛方嘗徵不至及莽以安車迎方方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節使者以聞莽說其言不彊致

隃麋郭欽哀帝時爲丞相司直杜陵蔣詡元卿爲兗州刺史亦以廉直爲名王莽居攝欽詡皆以病免官歸鄉里臥不出戶卒於家齊栗融客卿北海禽慶子夏蘇章游卿山陽曹竟子期皆儒生去官不仕於莽及世祖即位徵薛方道病卒兩龔子孫皆見褒表至大官昔武王伐紂遷九鼎於雒邑伯夷叔齊薄之餓死首陽不食其祿然孔子賢此二人以爲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也漢興有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此四人者當秦之世避而入商雒深山高祖召之不至呂后用留侯計使皇太子卑辭束帛致禮安車迎之四人既至從太子見高祖客而敬焉太子得以爲

重遂用自安其後谷口有鄭子真蜀有嚴君平皆修身自保非其服不服非其食弗食成帝時元舅大將軍王鳳以禮聘子真子真遂不詘而終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爲卜筮者賤業而可以惠衆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蓍龜爲言利害各因勢導之裁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著書十萬餘言楊雄少時從游學已而仕京師顯名數爲朝廷在位賢者稱君平德杜陵李彊素善雄久之爲益州牧喜謂雄曰吾真得嚴君平矣雄曰君備禮以待之彼人可見而不可得詘也彊心以爲不然及至蜀致禮與相見卒不敢言以爲從事乃歎曰楊子雲誠知

人君平年九十餘遂以其業終蜀人愛敬至今稱焉及雄著書言當世士稱此二人其論曰或問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盍勢諸名卿可幾曰君子德名為幾梁齊楚趙之君非不富且貴也惡乎成其名谷口鄭子真不詘其志耕於巖石之下名震于京師豈其卿豈其卿楚兩龔之潔其清矣乎蜀嚴湛冥不作苟見不治苟得久幽而不改其操雖隋和何以加諸舉茲以旃不亦寶乎

李長者曰人言西漢明經術東漢重節義以今觀之西漢之節義一何多也又有梅福逢萌王君公徐房李子雲譚賢殷謨嚴光周黨王霸譙玄費貽李業王皓王嘉任永逢信劉茂郭憲許楊皆寧死而不肎仕莽與公孫述者故復錄而表之以見西漢之節義尤多也但西漢之直節隱於下東漢之直節憤于上隱於下者本圖免死又或不免於死或不免於全家俱死憤于上者自分必死以救同類之死以冀惡黨之不敢肆而惡黨竟肆同類竟死況一身一家乎吾以是觀之處衰亂之世當危亡之朝或上或下皆未有可者也然則亦任之而已且漢自孝安而下國宜亡矣而卒不亡者何居則以賢人滿朝君子接踵虎視雖眈而虎口常探龍戰雖傷而能鱗屢逆百折不回九死靡悔李杜滅而李杜復繼之終不以于野之血玄然黃然嚇嚇

可畏而遂縮也假使何進能聽太后之語不妄召外兵以討諸閹則袁曹雖強亦何釁而起乎蓋至於老瞞專國二十五年終不敢篡漢自立則孔融雖死其所裨於漢帝者弘矣殺其身無益於君已勝於老死牖下者萬萬況有益於君耶西漢哀平未甚失德也而王莽從容焉飭智矯廉以取之向使終始謙恭下士不改漢家舊制則潛移嘿運不覺矣故知虎豹在山藜藿不採非虛語也吾又以是觀之東漢諸賢之憤于上非得已也然上焉者也憤焉不可也正已而不求人以潛消其非僻之心正已而物自正以坐收其不顯之益斯善矣雖然此必學焉而後可也世之學而後入政者能幾人哉嗚呼不憤不發夫子嘗曰殺身以成仁矣孟子亦曰舍生而取義矣事君致身此萬世律令也此而不發憤更待何時而後發憤乎若夫明哲保身之云直謂不在其位者發非謂居高食厚者發也道學先生慎勿錯引聖語以誤後世其可

梅福逢萌王君公嚴光周黨王霸等十二人別有傳在隱逸

譙玄費貽譙瑛

譙玄字君黃巴郡閬中人成帝永始二年詔舉敦樸遜讓有行義者各一人州舉玄詣公車對策高第拜議郎帝始作期門數為微行立趙飛燕為皇后后專寵懷忌皇太子

多橫夭折、玄上書諫、遷太常丞、以弟服去職、平帝元始元年、又詔公卿舉敦樸直言、大鴻臚左咸舉玄詣公車對策、復拜議郎、遷中散大夫、四年選明達政事能班化風俗者八人、時並舉玄爲繡衣使者、持節與大僕任惲等、分行天下、觀覽風俗、所至專行誅賞、事未及終、而王莽居攝、玄於是縱使者車、變易姓名、間竄歸家、因以隱遁、後公孫述僭號於蜀、連聘不詣、述乃遣使者備禮徵之、若玄不肎起、便賜以毒藥、太守乃自齎璽書至玄廬、玄仰天歎曰、唐堯大聖、許由恥仕、周武至德、伯夷守餓、彼獨何人、我亦何人、保志全高、死亦奚恨、遂受毒藥、玄子瑛泣血叩頭於太守、前

曰、方今國家東有嚴敵、兵師四出、國用軍資、或不常充、願奉家錢千萬以贖父死、太守爲請、述聽許之、玄遂隱藏田野、終述之世、建武十一年卒、明年天下平定、玄弟慶以狀詣闕自陳、光武美之、詔本郡、祠以中牢、勑所在還玄家錢、時亦有犍爲費貽不肎仕述、漆身爲厲、佯狂以避之、退藏山藪十餘年、述破後、仕至合浦太守、瑛善說易、以授顯宗、爲北宮衛士令

李業李翬王皓王嘉任永逢信

李業、字巨游、廣漢梓潼人、元始中舉明經、除爲郎、會王莽居攝、業以病去官、隱藏山谷、絕匿名迹、終莽之世、及公孫述僭號、素聞業賢、徵之、業固稱疾不起、數年、述羞不能致、乃使大鴻臚尹融持毒酒劫業、業歎曰、危國不入、亂國不居、誠然乎哉、遂飲毒而死、述聞業死、大驚、又恥有殺賢之名、乃遣使弔祠、賻贈百匹、業子翬逃辭不受、果哉有其父必有其子也、蜀平、光武下詔表其閭、益部紀載其高節、圖畫其形像、宜矣、初平帝時、蜀郡王皓爲美陽令、王嘉爲郎、王莽篡位、並棄官西歸、及公孫述稱帝、遣使徵皓嘉、恐其不至、先繫其妻子、使者謂嘉曰、速裝、妻子可全、對曰、犬馬猶識主、況於人乎、王皓先自刎、以首付使者、述怒、遂誅皓家屬、王嘉聞而歎曰、後之哉、乃對使者伏劍而死、是時犍

爲任永君業同郡逢信、並好學博古、公孫述連徵命、皆託青盲以避世、任永妻淫於前、匿情無言、見子入井、忍而不救、信侍婢亦對信姦通、及聞述誅、皆盥洗更視曰、世適平、目即清、淫者自殺、光武聞而徵之、並會病卒

郭憲

郭憲、字子橫、汝南宋人、王莽篡位、拜憲郎中、賜以衣服、憲受衣焚之、逃于東海、遂不知所在、光武即位、徵憲、建武七年、代張堪爲光祿勳、從駕南郊、憲忽回向東北、含酒三潠、詔問其故、憲對曰、齊國失火、故以此厭之、後齊果上火、與郊同日、八年、車駕西征隗囂、憲乃當車拔佩刀以斷車靷、

帝不從遂上隴其後潁川兵起乃回駕而還帝歎曰恨不用子横之言時匈奴數犯塞憲以爲天下疲敝不宜動衆諫爭不合乃伏地稱眩瞀不復言帝令兩郎扶下殿憲亦不拜帝曰嘗聞關東觥觥郭子横竟不虛也

許楊

許楊字偉君汝南平輿人王莽篡位楊變姓名爲巫醫逃匿它界莽敗方還鄉里汝南舊有鴻郤陂成帝時丞相翟方進奏毀敗之建武中太守鄧晨欲修復其功聞楊曉水脉召與議之楊曰昔成帝用方進之言尋而自夢上天天帝怒曰何故敗我濯龍淵是後民失其利多致饑困明府

今興立廢業富國安民誠願以死效力晨大悅因署楊爲都水掾使典其事楊因高下形勢起塘四百餘里百姓得其便累歲大稔初豪右大姓因緣陂役競欲辜較在所楊一不聽遂共譖楊受賂晨遂收楊下獄而械輒自解晨驚曰果濫矣太守聞忠信可以感靈今其效乎即夜出楊遣歸時天大陰晦道中若有火光照之時人異焉

范曄曰易稱遯之時義大矣哉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是以堯稱則天不屈潁陽之高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潔自茲以降風流彌繁長往之軌未殊而感致之數匪一或隱居以求其志或回避以全其道或靜已以鎮其躁或去危以圖其安或垢俗以動其槩或疵物以激其清然觀其甘心畎畝之中憔悴江海之上豈必親魚鳥樂林草哉亦云性分所至而已故蒙耻之賓屢黜不去其國蹈海之節千乘莫移其情適使矯易去就則不能相爲矣彼雖硜硜有類沽名然而蟬蛻囂埃之中自致寰區之外異夫飾智巧以逐浮利者荀卿有言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漢室中微王莽篡位士之蘊藉義憤甚矣是時裂冠毀冕相攜持而去之者蓋不可勝數楊雄曰鴻飛冥冥弋者何篡焉言其違患之遠也光武側席幽人求之若不及旌帛蒲車之所徵賁相望於巖中矣若薛方逢萌聘而不

肯至嚴光周黨王霸至而不能屈羣方咸遂志士懷仁斯固所謂舉逸民天下歸心者乎肅宗亦禮鄭均而徵高鳳以成其節自後帝德稍衰邪孽當朝處子耿介羞與卿相等列至乃抗憤而不顧多失其中行蓋錄其絕塵不反同夫作者云耳

藏書名臣傳卷二十八終

八直節名臣

朱暉朱穆

朱暉字文季南陽宛人也暉蚤孤有氣決年十三王莽敗而天下亂與外氏家屬從田閒奔宛城道遇賊刃劫諸婦略奪衣物昆弟賓客皆惶迫伏地獨暉拔劍而前曰財物可取諸母衣不可得今日朱暉死日也賊見其小笑曰童子内刀因捨去永平初顯宗舅新陽侯陰就慕暉賢自往候之暉避不見驃騎將軍東平王蒼聞而辟暉正月朔旦蒼入賀故事少府給璧是時陰就爲少府卿貴驕吏傲不

奉法蒼坐朝堂漏且盡求璧不得暉望見少府主簿持璧即往紿之曰我素聞璧而未嘗得見請一觀之主簿以授暉暉顧召令史奉璧主簿大驚遽白就就曰朱掾賢者勿與求更以它璧朝見可也蒼罷喜謂暉曰屬者掾自視孰與藺相如顯宗聞而壯之及幸長安欲嚴宿衛故以暉爲衛士令再遷臨淮太守暉好節槩所拔用皆厲行士其諸報怨以義犯率皆爲求其理多得生濟其不義之囚即時僵仆吏人畏愛爲之歌曰彊直自遂南陽朱季吏畏其威民懷其惠初暉同縣張堪嘗於太學見暉甚重之一日見暉把臂語曰欲以妻子託朱生暉以堪先達舉手未敢對

堪卒暉聞其妻子貧困乃自往候視厚賑贍之歲送穀五十斛帛五疋以爲常暉少子頡怪而問故暉曰堪嘗有知已之言吾以信於心也暉又與同郡陳揖交善揖早卒有遺腹子友暉嘗哀之及司徒桓虞爲南陽太守召暉子駢爲吏暉辭駢而薦友虞歎息遂召之其相信如此肅宗巡狩召南陽太守問暉起居即拜暉尚書僕射暉子頡修儒術安帝時至陳相頡子穆字公叔幼耽學銳意講誦或時思至不自知亡失衣冠顛墜阬岸其父嘗以爲專愚幾不知數馬足年二十爲郡督郵迎新太守太守問曰君年少爲督郵族勢耶爲有令德穆對曰郡中瞻望明府如仲尼

以謂非顏子不足以迎太守也太守因問風俗人物太奇之遂歷職股肱舉孝廉順帝末江淮盜賊羣起或說大將軍梁冀曰朱公叔兼資文武若以爲謀主賊不足平也冀亦素聞穆名乃辟之使典兵事及桓帝即位順烈太后臨朝穆以冀勢地親重望其有以扶持王室因推災異奏記以勸戒冀而引易卦龍戰于野之文又薦仲暠欒巴等明年嚴鮪謀立清河王蒜黃龍二見沛國冀無術學遂以穆龍戰之言爲驗於是請暠爲從事中郎薦巴爲議郎舉穆高第爲侍御史時同郡康叔盛者隱武當山清靜自居傳經教授穆時年五十奉書稱弟子康歿喪之如師其尊德

重道甚爲當時所服常感時澆薄作崇厚論其略曰俗之薄也有自來矣故仲尼歎曰大道之行也而丘不與焉蓋傷之也夫道者以天下爲一在彼猶在己也故行違於道則愧生於心非畏義也事違於理則負結于意非憚禮也故率性而行謂之道得其天性謂之德德性失然後貴仁義是以仁義起而道德遷禮法興而淳樸散故道德以仁義爲薄淳樸以禮法爲賊也梁冀驕暴不悛朝野嗟毒穆以故吏懼其釁積招禍奏記諫曰伏以明將軍地有申伯之尊位爲羣公之首一日行善天下歸仁頃者官人俱匱加以水蟲爲害京師諸官費用增多詔書發調或至十倍

各言官無見財皆當出民榜掠割剝彊令充足公賦既重私歛又深牧守長吏多非德選貪聚無厭遇人如虜或絕命於箠楚之下或自賊於迫切之求又掠奪百姓皆託之尊府遂令將軍結怨天下吏人酸毒道路歎嗟昔永和之末綱紀少弛財空戶散百姓離心馬免之徒乘敝而起荆揚之閒幾成大患幸賴順烈皇后初政清靜內外同力僅乃討定今百姓戚戚困於永和非守國之計所宜苟安也夫將相大臣均體元首共輿而馳同舟而濟輿傾舟覆患實共之豈可以去明即昧履危自安主孤時困而莫之邺乎宜時易宰守非其人者減省第宅園池之費拒絕郡國

諸所奉請內以自明外解人惑使挾姦之吏無所依託司察之臣得盡耳目憲度既張遠邇清一則將軍身尊事顯德燿無窮矣冀不納而縱恣日甚穆又奏記極諫冀終不悟報書云如此僕亦無一可耶永興元年河溢漂害人庶數十萬戶百姓流離冀州盜賊尤多故擢穆爲冀州刺史冀部令長聞穆濟河解印綬去者四十餘人及到奏劾諸部至有自殺者以威略權宜盡誅賊渠帥舉劾權貴或死獄中有宦者趙忠喪父歸葬安平僭爲璵璠玉匣偶人穆聞之下郡案驗吏畏其嚴明遂發墓剖棺陳尸出之而收其家屬帝聞大怒徵穆詣廷尉輸作左校太學書生劉陶

等數千人詣闕上書訟穆曰伏見弛刑徒朱穆處公憂國拜州之日志清姦惡當今中官近習竊持國柄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運賞則使餓隸富於季孫呼噏則令伊顏化爲桀跖而穆獨亢然不顧身害非好榮而惡辱惡生而好死也感王綱之不攝懼天網之久失故竭心懷憂爲上深計臣願黥首繫趾代穆校作帝覽奏乃赦之穆居家數年在朝諸人又多有推薦者復徵拜尚書穆既深疾宦官及在臺閣旦夕共事志欲除之乃上疏帝不納後因進見口自陳曰臣聞漢家舊典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書事黃門侍郎一人傳發書奏皆用姓族自和帝熹太后以女主

稱制不棱公卿乃以閹人爲常侍小黃門通命兩宮自此以來權傾人主窮困天下宜皆罷遣博選耆儒與參政事帝怒不應穆伏不肯起自此中官數因事稱詔詆毀穆矣穆素剛不得意居無幾憤懣發疽延熹六年卒年六十四追贈益州太守所著論策奏教書詩記嘲凡二十篇蔡邕嘗至其家自寫之穆爲御史時桓帝幸辟雍禮畢公卿趨出虎賁執弓者置弓階上公卿下階咸避弓穆過呵曰執天子弓何誑投地即劾奏虎賁抵罪其剛直似其祖暉以故見忌於人所在多被劾以去亦與祖同然卒亦誰不去也而肯以此易彼乎初穆父卒穆與諸儒考依古義諡曰

貞宣及穆卒蔡邕復與門人共述其體行諡曰文忠荀爽聞而非之可以見其鄙矣張璠謂朱蔡見衰世臧否不立是以私議亦謂不獲已焉耳乃范曄論之曰穆著絕交論蔡邕以爲貞而孤於是又作正交以廣其志夫古之善交者鮮矣漢興稱王陽貢禹陳遵張竦中世有廉范慶鴻陳重雷義曄蓋譏絕交也是豈識公叔著論之本意乎況荊卿豫讓歷萬世而一遇遇且不可又曷可絕也曄之見益鄙矣且夫彈冠結綬時勢相依正今士之弊曄獨以爲至交傷哉益以見世之無交也不待絕而自絕矣因爲歌曰

不須絕交交自絕我交已絕我無交可絕　一絕
爰有劉峻廣而論之可喜范曄不覩其辭　二絕
范氏若在必有褒貶著書立言有口無眼　三絕
荊卿豫讓千載無雙朱暉朱穆祖孫略同　四絕
范曄何人厥膽孔大無識無行口復利害　五絕
欲絕交游先絕此囚伯宗劉溉未足深仇　六絕

彭修

彭修字子陽毗陵人年十五時與父俱出爲盜所劫修因迫拔佩刀而前曰父辱子死卿等何不顧死邪羣盜笑曰此義童也不宜逼之遂辭去後仕郡爲功曹時西部都尉宰鼂行太守事收吳縣獄吏將殺之主簿鍾離意爭諫甚

力鼂怒亦收意掾史等皆莫敢諫修排閤直入謂宰鼂曰明府發雷霆於主簿請聞其過鼂曰受敎三日而不舉行廢命不忠豈非過乎修因拜曰昔任座面折文侯朱雲攀毀欄檻自非賢君焉得忠臣修敢慶明府爲賢君而以主簿爲忠臣也鼂乃原意而貰獄吏後賊張子林等作亂郡請修守吳令修與太守俱出討賊賊望見太守馳競射之飛矢雨集修障太守爲流矢所中死賊素聞修恩信即殺弩中修者餘悉降散太守得全賊謂太守曰我雖自爲彭君降不爲太守降也

李善　家僮

李善字次孫李元蒼頭也建武中疾疫元家相繼死沒維孤兒續纔生數旬而貲財千萬諸奴婢共計議欲殺續分其財產善深傷李氏而力不能制乃潛負續逃出隱山陽瑕丘界中親自哺養乳爲生湩推燥就濕備嘗艱勤續年十歲善與本縣修理舊業告奴婢於長吏悉收殺之〔若長吏非其奴婢可知何〕時鍾離意爲瑕丘令上書薦善行狀光武詔拜善及續並爲太子舍人顯宗時辟公府以能理劇再遷日南太守從京師之官道經淯陽過李元冢未至一里乃脫朝服持鉏去草拜墓哭泣甚悲身自炊爨執鼎俎以修祭祀泣曰君夫人善在此盡哀數日乃去到官以愛惠爲政懷來異俗遷九

江太守續至河間相

范式孔嵩

范式字巨卿山陽人少游太學與汝南張劭爲友劭字元伯二人並告歸鄉里式謂元伯曰後二載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乃共剋爲期日後期方至元伯具以白母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何相信之審邪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母曰若然當爲尒醞酒至日巨卿果到升堂拜飲盡歡而別後元伯寢疾同郡郅君章殷子徵晨夜省視元伯臨篤歎曰恨不見吾死友而死子徵曰吾與君章盡心於子是非死友而誰元伯曰若二子者吾生友耳山陽范巨卿所謂死友也尋卒式忽夢見元伯玄冕垂纓屣履而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尒時葬永歸黃泉長與子別矣式怳然覺悟悲歎泣下便服朋友之服投其葬日馳往赴之式未到而喪已發引既至壙將窆柩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耶停柩移時乃見巨卿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路異永從此辭式因執紼而引柩乃前後到京師有長沙陳平子亦同在太學與式未及相見而平子被病將亡謂其妻曰吾聞山陽范巨卿烈士也可以託死吾沒後但以尸埋巨卿戶前并裂素爲書以遺巨卿時式出行適還省書見瘞愴然感之向墳揖

哭乃營護平子妻兒身自送塟於臨湘未至四五里委素書柩上哭別而去長沙上計椽吏上書表式行狀舉茂才四遷荊州刺史友人南陽孔嵩變姓名傭爲新野縣阿里街卒式行部新野而縣選嵩爲導騎迎式式見而識之呼嵩把臂謂曰子非孔仲山邪對之歎息曰昔與子俱曳長裾游帝學吾蒙國恩致位牧伯而子懷道隱身處於卒伍不亦惜乎嵩曰侯嬴長守於賤業晨門肆志於抱關子欲居九夷不患其陋豈爲鄙哉式敕縣代嵩嵩以先傭未竟不肯去後遂辟公府之京師道宿下亭盜竊其馬尋問知其嵩也乃自相責讓曰孔仲山善士豈宜侵盜送馬歸之

嘗官至南海太守、式後遷廬江太守卒

李生曰、觀二子、官皆至刺史郡守、則前此舉動、皆馬扁也、非虞卿真節義比矣、謂之局騙不亦宜乎、然二子亦難矣、信如巨卿、則雖馬扁、吾甘奉之也

王忳

王忳字少林、廣漢新都人、嘗詣京、於空舍中、見一書生疾困甚、書生謂忳曰、我當到洛陽、今被重病、必死無疑、有金十斤、願公瘞我骸骨、忳未及問名姓、而書生命絕、忳因鬻一金以營殯瘞、其餘悉置棺下、後數年、縣署忳大度亭長、初到之日、有馬馳入亭中而止、又有卒風飄一繡被墮于

忳所、忳後乘馬到雒縣、馬馳、忳徑入它舍、主人見馬大喜、因問忳得馬之由、忳具說馬及繡被事、主人悵然良久、曰被隨風與馬俱亡、卿何陰德而致是乎、忳自念唯有瘞書生一事、因說書生形貌、及埋金處所、主人大驚號曰、是我子也、姓金、名彥、前往京師、不知去向、何意如是大恩、久不報、天故以此章卿德矣、彥父因告新都令、假忳迎喪以歸、餘金俱存、忳由是顯名、後舉茂才、除郿令、到官至斄亭、亭長曰亭有鬼、時時殺過客、不可宿也、忳不聽、夜深果有稱冤聲、忳祝曰、如有枉狀、可前求理、女人曰、無衣不敢前、忳投衣與之、女因前訴曰、妾夫爲涪令、之官過宿此亭、亭長無狀、劫取財物、仍殺妾家十餘口、埋于此樓之下、忳問亭長姓名、女曰、即今門下游徼是也、忳曰、汝何故數殺過客、對曰、妾白日不得訴、每夜陳冤、客輒不應、不勝感恚、故耳、忳曰、當爲汝理此冤、勿復殺良善也、因解衣投地、忽然不見、明旦忳召游徼詰問、具服、及同謀十餘人悉伏辜、忳因遣吏送其喪歸鄉里、亭遂清吉

戴封

戴封字平仲、濟北剛人也、年十五、詣太學、師事鄮令東海申君、申君卒、送喪到東海、道經其家、父母以封當還、豫爲娶妻、封暫過拜親、不宿而去、仍還京師卒業、時同學石敬

平瘟病卒、封養視殯斂、以所齎糧市小棺、送喪到家、更斂見敬平行時書物、皆在棺中、乃大異之、封後遇賊、財物悉被略奪、唯餘縑七匹、賊不知處、封追與之、曰知諸君乏故并相送、賊大驚曰、此賢人也、後詔書求賢良方正直言之士、有至行能消災伏異者、郡及大司農俱舉封、公車徵陛見、對策第一、擢拜議郎、遷西華令、汝潁雖有蝗災、獨不入西華界、時督郵行縣、蝗忽大至、督郵既去、蝗亦頓除、一境奇之、遷中山相、永元十一年、徵拜太常卒官

李固　杜喬 附李郃

李固字子堅、漢中人司徒郃之子也、固狀貌有奇表、少好

學徒步尋師究覽墳籍有志之士聞風來從者不遠千里
京師嘆曰是復爲李公矣陽嘉二年有地動山崩之異公
卿舉固詔特問當世之弊爲政所宜固對曰前孝安皇帝
變亂舊典封爵阿母因造妖孽使樊豐之徒乘權放恣改
亂嫡嗣至令聖躬狼狽龍興即位當沛然思惟善道而論
者猶云方今之事復同於前臣伏從山草痛心傷臆實以
漢興三百餘年賢聖相繼十有八主豈無阿母之恩故志
爵賞之寵然上畏天威俯案經典知義不可故不爲也今
宋阿母雖有勤謹之功但加賞賜足以酬勞至於裂土開
國實乖舊典又詔書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爲吏察

孝廉者以其秉威權容請託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
聲勢震天下子弟祿仕曾無限極諂偽之徒望風進舉昔
館陶公主爲子求郎明帝不許賜錢千萬所以輕厚賜重
薄位者爲官人失才害及百姓也夫陛下之有尚書猶天
之有北斗也斗爲天喉舌尚書亦爲陛下喉舌斗斟酌元
氣平運四時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誠宜審擇其人以
毘聖政至於宦官亦宜審擇不令權重順帝覽其對多所
納用即時出阿母還舍諸常侍叩頭謝罪朝廷肅然然阿
母與宦者從此疾固矣因詐爲飛章以陷固僕射黃瓊白
之久乃得拜議郎永和中荊州盜起以固爲荊州刺史固

遣吏勞問境內赦前釁與之更始餘黨悉降固因上奏南
陽太守高賜等贓穢賜等懼罪共賂大將軍梁冀冀爲千
里移檄而固持之愈急冀遂徙固爲太山太守時太山盜
賊屯聚歷年郡兵追討不能制固到悉遣郡兵歸農但留
任戰者百餘人而以恩信招誘之未滿歲賊皆弭散遷將
作大匠沖帝即位以固爲太尉與梁冀參錄尚書事明年
帝崩固以清河王蒜年長有德謂梁冀曰今當立帝宜擇
長年有德任親政事者冀不聽而立安樂王子纘年方八
歲是爲質帝時太后以比遭不造委任宰相固所匡正輒
從故一時黃門宦者並與斥遣天下咸望太平而梁冀猜

忌愈甚初順帝時諸所除官多不以次及固在事又奏免
百十餘人於是羣小怨望希望冀旨共作飛章以誣固罪
書奏冀白太后使下其事賴太后不聽而止冀畏帝聰明
令左右進鴆帝苦煩甚使促召固固入前問陛下得患所
由帝尚能言曰食煮餅令腹中煩悶得水尚可活時冀在
側曰恐吐不可飲水語未絕而帝崩固伏尸號哭推舉侍
醫冀恐事泄大患之因議立嗣固引司徒胡廣司空趙戒
大鴻臚杜喬皆以爲清河王蒜明德著聞又屬最尊親宜
立爲嗣冀嘿然先是蠡吾侯志當娶冀妹時在京師冀欲
立之而未有侯中常侍曹騰等聞之往說冀曰將軍累世

有椒房之親秉攝萬幾賓客縱橫頗多過失清河王嚴明若果立則將軍無處所矣不如立蠡吾侯富貴可長冀然其言明日重會公卿冀意氣凶凶言辭激切自胡廣趙戒而下莫不懾之皆曰惟大將軍令而固獨與杜喬堅守前議冀厲聲曰罷會固知冀不從猶以書勸冀冀愈激怒乃說太后先策免固竟立蠡吾侯是爲桓帝後歲餘甘陵劉文魏郡劉鮪各謀立蒜爲天子梁冀因此誣固與文鮪共爲妖言下獄門生渤海王調貫械上書證固之枉河内趙承等數十人亦要鈇鑕詣闕通訴太后明之乃得出固既出獄京師市里皆稱萬歲冀聞之益驚乃更奏前事固

遂被害時年五十四州郡收固二子基茲於偃城皆死獄中少子燮得脫亡命冀乃露固尸於四衢令有敢臨者加其罪固弟子汝南郭亮年始成童游學洛陽乃左提章鉞右秉鈇鑕詣闕上書乞收固尸不許因往臨哭陳辭於前守喪不去夏門亭長呵之曰李杜二公爲大臣不能安上納忠而興造異端卿曹何等腐生公犯詔書干試有司乎亮曰亮含陰陽以生戴乾履坤義之所動豈知性命何爲以死相懼也亭長歎曰居非命之世天高不敢不跼地厚不敢不蹐耳目適宜視聽口不可以妄言也太后聞而不誅南陽人董班亦往哭固而殉尸不去太后憐之乃聽襚

斂歸葬初李固既策罷知不免禍乃遣三子歸鄉里少子燮時年十三燮姊文姬爲同郡趙伯英妻賢而有智見三子歸默然獨悲曰李氏滅矣容與二兄謀藏匿燮託言燮還京師有頃難作下郡收固三子文姬乃告其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感其義乃將燮乘江東下入徐州界變姓名爲酒家傭而成賣卜於市各爲異人陰相往來燮從受學酒家異之意非恒人以女妻燮燮精專經學十餘年間梁冀既誅求固後嗣燮乃以本末告酒家酒家具車重遣之姊弟相見悲感旁人姊因戒燮曰先公爲漢忠臣遭

遇傾亂梁冀肆虐令吾宗祀將絶今幸而得濟慎無以一言加於梁氏加梁氏則連主上禍重至矣燮謹從其誨後徵拜議郎靈帝時拜安平相初安平王續爲張角賊所略國家贖王得還朝廷議復其國燮上奏曰續在國無政爲妖賊所虜損辱聖朝不宜復國故京師語曰父不肯立帝子不肯立王先是潁川甄邵爲鄴令有同歲生得罪梁冀亡奔邵邵納之陰以告冀冀即捕殺之邵當遷爲郡守會母亡邵埋屍馬屋先受封然後發喪邵還至洛陽時燮爲河南尹行塗遇之使卒投邵車于溝中恣意笞捶大署帛於其背曰諂貴賣友貪官埋母仍具表其狀邵以此終身

廢錮

李生曰快矣哉固既死而有生死之交若郭亮若董班若亭長若王成者王成大類程嬰也又有若王調若趙承何門下之多士乎或各從其類矣

李郃字孟節父頡以儒學稱官至博士郃襲父業游太學通五經善河洛風星外質朴人莫之識縣召署幕門候吏和帝即位分遣使者微服單行各至州縣觀採風謠使者二人到益部投郃候舍時夏夕露坐郃因仰觀問曰二君發京師時寧知朝廷遣二使邪二人默然驚相視曰不聞也郃指星示之云有二使星向益州分野後三年其使者

一人拜漢中太守郃猶爲吏也太守奇其隱德召署戶曹史時大將軍竇憲納妻天下郡國皆有禮慶郡亦遣使郃進諫曰竇將軍椒房之親不修禮德而專權驕恣危亡之禍可翹足而待願明府一心王室勿與交通太守固遣之郃不能止請求自行許之郃遂所在留遲以觀其變行至扶風而憲果就國自殺支黨皆伏誅凡交通憲者皆免官唯漢中太守不與郃五遷尚書令拜太常元初四年代袁敞爲司空數陳得失有忠臣節在位四年坐請託事免安帝崩北鄉侯立復爲司徒及北鄉侯病郃陰與少府河南陶範步兵校尉趙直謀立順帝而孫程等事先成故郃功不顯會將作大匠翟酺上郃潛圖大計之功於是封郃涉都侯郃辭不受年八十餘卒於家李生曰此老見識勝其子固

陳蕃朱震

陳蕃字仲舉汝南人蕃少時閒處一室而庭宇蕪穢不掃父友薛勤謂之曰孺子何不灑掃以待賓客蕃曰大丈夫處世當掃除天下安事一室乎以太尉李固表薦再遷爲樂安太守郡人周璆有高行前後郡守招之皆不至唯蕃至特爲置一榻去則縣之時有趙宣者親既葬而不閉埏隧因居其中行服二十餘年鄉邑稱孝州郡皆以禮敬請

蕃就而訪之見其五子皆自服中產因大怒曰聖人制禮賢者俯不肖者企及故祭不欲數以其易黷故也況乃寢宿冢藏孕育其中乎誑時惑衆莫此爲甚遂致之罪大將軍梁冀時遣書詣蕃不得通使者詐求謁蕃怒笞殺之坐左轉修武令稍遷拜尚書又坐忤上左右出爲豫章太守蕃性方峻不接賓客士民畏之及徵爲尚書令送者皆不出郭遷光祿勳時封賞踰制內寵猥盛蕃上疏諫帝嘉其言爲出宮女五百餘人延熹八年代楊秉爲太尉九年李膺等以黨事下獄蕃上疏極諫帝諱其言切託以蕃辟召非其人策免之永康元年帝崩竇后臨朝靈帝即位封蕃

高陽侯蕃固讓章前後十上竟不受封初桓帝欲立所幸田貴人爲皇后蕃以田氏卑微竇良族爭之甚力帝不得已乃立竇后及后臨朝蕃與后父大將軍竇武同心輔政徵用名賢天下之士莫不延頸想望太平而帝乳母趙嬈與中常侍曹節王甫等共交搆諂事太后太后信之數出詔命有所封拜及其支類多行貪虐蕃疾之常欲以事誅之會竇武有謀蕃自以既從人望而德於太后乃上疏言願出臣章宣示左右并令天下諸姦知臣疾之太后不納蕃因與竇武共謀誅節甫等未決而事泄節等矯詔殺武蕃時年七十餘聞難作將官屬諸生八十餘人拔刃突入

承天門攘臂呼曰大將軍忠以衛國黃門反逆乃云竇氏不道何邪王甫曰先帝新棄天下山陵未成竇武何功兄弟父子一門三侯又多取掖庭宮人作樂飲讌旬月之間貲財億計大臣若此是爲道邪公爲柱梁枉撓阿黨復焉求賊遂令收蕃送黃門北寺獄黃門從官騶蹋踧蕃曰死老魅復能損我曹員數奪我曹稟假不即日害蕃徙其家屬於北境宗族門生故吏皆斥免禁錮蕃友人陳留朱震時爲銍令聞而往哭收葬蕃尸匿其子逸於甘陵界中事覺繫獄合門桎梏震受考掠終不言故逸得免震字伯厚初爲州從事奏濟陰太守單匡贓罪并連匡兄中常侍車騎將軍超桓帝收匡下廷尉因以譴超超詣獄自謝三府諺曰車如雞栖馬如狗疾惡如風朱伯厚

藏書名臣傳卷二十九終

八直節名臣

皇甫規

皇甫規字威明安定朝那人永和六年西羌大寇三輔圍安定征西將軍馬賢將諸郡兵擊之不能克規見賢不恤軍事審其必敗上書言狀賢果為羌所沒郡將知規有兵略乃命為功曹使率甲士八百與羌交戰斬首數級賊遂退卻舉規上計掾其後羌衆大合攻燒隴西規乃上疏求自效曰臣比年以來數陳便宜羌戎未動策其將反馬賢始出頗知必敗臣每惟賢等擁衆四年未有成功懸師之費且百億計故江湖之人羣為盜賊青徐荒饑襁負流散夫羌戎潰叛皆由邊將失於綏御乘常守安則加侵暴苟競小利則致大害微勝則虛張首級軍敗則隱匿不言軍士困於猾吏進不得快戰以徼功退不得溫飽以全命餓死溝壑暴骨中原徒見王師之出不聞振旅之聲酋豪泣血驚懼生變是以安不能久敗則經年臣所以搏手叩心而增歎者也願假臣兩營二郡屯列坐食之兵五千出其不意與護羌校尉趙冲共相首尾土地山谷臣所曉習兵勢巧便臣已更之可不煩方寸之印尺帛之賜高可以滌患下可以納降若謂臣年少官輕不足用者凡諸敗將非

官爵之不高年齒之不邁也時不能用冲質之間梁太后臨朝規舉賢良方正對策梁冀忿其刺己以規為下第拜郎中託疾免歸州郡承冀旨幾陷於死遂以詩易教授積十四年後梁冀被誅旬月之間禮命五至皆不就後先零諸種陸梁覆沒營塢三公舉規為中郎將持節監關西兵討零吾等破之斬首八百級先零諸種羌慕規威信相勸降者十餘萬東羌遂遣使乞降涼州復通其年冬徵還拜議郎論功當封而中常侍徐璜左悺欲從求貨數遣賓客就問功狀規終不荅遂以餘寇不絕坐繫廷尉論輸左校諸公及太學生張鳳等三百餘人詣闕訟之會赦歸家徵拜度遼將軍至營數月上書薦中郎將張奐以自代規自以連在大位欲退身避第數上病不見聽會友人上郡太守王旻喪還規縞素越界到下亭迎之因令客密告并州刺史胡芳言規擅遠軍營公違禁憲當急舉奏芳曰威明欲避第仕路吾當為朝廷愛才遂不問及黨事大起天下名賢多見染逮規自以西州豪傑恥不得與乃自上言臣前薦故大司農張奐是附黨也又臣昔論輸左校時太學生張鳳等上書訟臣是為黨人所附也臣宜坐之朝廷知而不問熹平三年以疾召還未至卒于穀城年七十一所著賦銘碑讚禱文弔章表教令書檄牋記凡二十七篇

史弼裴瑜魏劭陶丘洪

史弼字公謙陳留考城人辟公府遷尚書出為平原相詔書下舉鉤黨郡國所奏相連及者多至數百唯弼獨無所上詔書前後切却州郡髠笞掾史從事坐傳責曰詔書疾惡黨人旨意懇惻青州六郡其五有黨近國甘陵亦考南北部平原何理而得獨無弼曰先王疆理天下畫界分境水土異齊風俗不同它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誣陷良善淫刑濫罰以逞非理則平原之人戶可為黨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從事大怒即收郡僚職送獄遂舉奏弼會黨禁中解弼以俸贖罪得免濟活者千餘人弼為政特挫抑彊豪其小民有罪多所容貸遷為河東太守一切詔書當舉孝廉弼知多權貴請託乃豫勅斷絶書屬中常侍侯覽遣諸生齎書積日不得通生乃說以它事謁弼而達覽書弼怒曰太守忝荷重任當選士報國尒何人乎命左右引出楚捶數百府丞掾史十餘人皆諫弼不對遂付安邑獄即日考殺之侯覽大怨詐作飛章下司隸誣弼誹謗檻車徵吏人莫敢近者唯前孝廉裴瑜送到崤澠之間大言曰明府摧折虐臣選德報國如其獲罪足以垂名竹帛願不憂不懼弼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昔人刎頸九死不恨及下廷尉詔獄平原吏人奔走詣闕前孝廉魏劭毁變形服詐為家僮護弼弼受誣事當棄市劭與同郡人賣郡邸行賂侯覽得減死罪一等論輸左校時人或譏之陶丘洪曰昔文王羑里閎散懷金史弼遭患義夫獻寶亦何疑焉刑竟歸田里稱病閉門不出裴瑜位至尚書

趙岐孫嵩

趙岐字邠卿京兆長陵人初名嘉生於御史臺因字臺卿後避難故自改名字示不忘本也岐娶扶風馬融兄女融外戚豪家岐常鄙之不與融相見仕州郡以廉直疾惡見憚年三十餘有重疾臥蓐七年乃為遺令敕兄子曰大丈夫生世遯無箕山之操仕無伊呂之勳天不我與復何言哉可立一員石於吾墓前刻其上曰漢有逸人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奈何其後疾瘳舉理劇為皮氏長會河東太守劉祐去郡而中常侍左悺兄勝代之岐恥疾宦官即日西歸京兆尹延篤復以為功曹先是中常侍唐衡兄玹為京兆虎牙都尉郡人以玹進不由德皆輕侮之岐及從兄襲又數為貶議玹深毒恨延熹元年玹為京兆尹岐懼禍及乃與從子戩逃避去玹果收岐家屬宗親陷以重法盡殺之岐遂逃難四方江淮海岱靡所不歷自匿姓名賣餅北海市中時安丘孫嵩年二十餘見岐呼與共載岐懼

失色嵩乃下帷令騎屏行人密問岐曰視子非賣餅者及
相問而色動不有重怨即亡命乎我北海孫賓石闔門百
口勢能相濟岐素聞嵩名即以實告遂以俱歸嵩先入白
毋曰出行乃得死友迎入上堂饗之極歡藏岐複壁中數
年岐作尼屯歌二十三章後諸唐死滅因赦乃出三府聞
之同時並辟九年乃應司徒胡廣之命會南匈奴烏桓鮮
卑反叛公卿舉岐擢拜并州刺史岐欲奏守邊之策未及
上會坐黨事免因撰次以爲禦寇論靈帝初復遭黨錮十
餘歲大將軍何進舉爲敦煌太守行至襄武岐與新除諸
郡太守數人俱爲賊邊章等所執賊欲脅以爲帥岐詭辭

得免展轉還長安獻帝西都復拜議郎稍遷太僕及李傕
專政使太傅馬日磾撫慰天下以岐爲副日磾行至洛陽
表別遣岐宣揚國命所到郡縣百姓皆喜曰今日乃復見
使者車騎是時袁紹曹操與公孫瓚爭冀州紹及操聞岐
至皆自將兵數百里奉迎岐深陳天子恩德宜罷兵安人
又移書公孫瓚爲言利害紹等各引兵去皆與岐期會洛
陽奉迎車駕岐南到陳留得篤疾經涉二年期者遂不至
興平元年詔書徵岐會帝當還洛陽先遣衛將軍董承修
理宮室岐謂承曰今海內分崩唯有荊州境廣地勝西通
巴蜀南當交阯年穀獨登兵人差全岐雖迫大命猶志報
國家欲自乘牛車南說劉表可使其身自將兵來衛朝廷
與將軍并心同力共獎王室承即表遣岐使荊督租糧岐
至劉表即遣兵詣洛陽助修宮室軍資委輸前後不絕時
孫嵩亦寓劉表表不爲禮岐乃稱嵩素行篤烈因共上爲
青州刺史岐以老病遂留荊州曹操爲司空舉岐自代光
祿勳桓典少府孔融上書薦岐於是就拜岐爲太常年九
十餘建安六年卒先自爲壽藏圖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四
像居賓位又自畫其像居主位皆爲讚頌勅其子曰我死
之日墓中聚沙爲牀布簟白衣散髮其上覆以單被即日
便下下訖便掩岐多所述作著孟子章句三輔決錄傳於

時

李膺　景毅　李篤　毛欽　夏馥　何顒

李膺字元禮潁川人膺性簡亢惟以同郡荀淑陳寔爲師
友初舉孝廉轉烏桓校尉鮮卑數犯塞膺常蒙矢石破走
之未幾以公事免官還居綸氏教授常千餘人荀爽嘗就
謁膺既還喜曰今日得御李君矣其見慕如此永壽二年
鮮卑寇雲中桓帝聞膺能乃復徵爲度遼將軍羌虜望風
懾服先所掠男女悉送還塞下自是膺聲振夷域拜爲司
隸校尉時張讓弟朔爲野王令貪殘無道至殺孕婦聞膺
至懼罪逃還京師匿兄讓第合柱中膺知其狀率將吏卒

破柱取朔付洛陽獄受辭畢卽殺之讓訴於帝有詔詰問
膺對曰昔晉文公執衛成公歸于京師春秋是焉禮云公
族有罪雖曰宥之有司執憲不從仲尼爲魯司寇七日而
誅少正卯今臣到官已滿一旬私懼稽留爲愆不意反獲
速疾之罪誠自知釁責死不旋踵特乞留五日尅殄元惡
然後退就鼎鑊帝顧謂讓曰此汝弟之罪司隸何愆是時
朝廷日亂綱紀頹弛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
容接者名爲登龍門帝初爲蠡吾侯受學於甘陵周福及
卽位擢福爲尚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鄕人爲
之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

相譏揣各樹朋徒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
矣汝南太守宗資以范滂爲功曹南陽太守成瑨以岑晊
爲功曹皆委心聽任使之褒善糾違肅清朝府滂尤剛勁
疾惡如讐於是二郡謡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
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太學諸生三萬
餘人郭泰賈彪爲其冠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中
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
茂于是中外承風競以臧否相尚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
貶議屣履到門宛有富賈張泛者頗以賂遺中官得顯位
用勢縱橫岑晊與賊曹史張牧勸成瑨收捕泛既而遇赦

瑨竟誅之并收其宗族賓客殺二百餘人然後奏聞小黃
門趙津貪橫放恣太原太守劉瓆使郡吏王允討捕亦於
赦後殺之於是中常侍侯覽使張泛妻上書訟寃帝大怒
徵瑨瓆皆下獄竟死獄中瑨瓆素剛直有經術知名當時
故天下惜之岑晊張牧逃竄獲免河內張成善風角推占
當赦教子殺人司隸李膺督促收捕既而逢宥獲免膺愈
懷憤疾竟案殺之宦官教成弟子牢修上書告膺等養太
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爲部黨誹訕朝廷疑
亂風俗于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案經三府太
尉陳蕃卻之曰今所考案皆海內人譽憂國忠公之臣不

宥平署帝愈怒遂策免蕃而下膺等於黃門北寺獄陳蕃
旣免朝臣莫敢復爲黨人言者賴賈彪出身西説竇武霍
諝等使訟之膺等亦頗引宦官子弟宦官懼請以天時肆
赦膺等乃得免歸居陽城山中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
而汚穢朝廷希之者唯恐不及更共相標榜爲稱號而以
竇武陳蕃劉淑爲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杜密
等爲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泰范滂尹勳等爲八顧顧
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張儉岑晊劉表等爲八及及者
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度尚張邈等爲八廚廚者言能以
財救人者也獨荀爽恐其名高致禍欲令屈節以全亂世

為書貽膺曰方今天地氣閉大人休否智者見險投以遠害頤怡神無事偃息衡門任其飛沉與時升降項之帝崩陳蕃為太傅與大將軍竇武共秉朝政謀誅諸宦故引用天下名士以膺為長樂少府及陳竇敗膺等復廢宦官疾惡膺等每下詔書輒申黨人之禁侯覽怨張儉尤甚覽鄉人朱並素佞邪為儉所棄承覽意旨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為部黨圖危社稷詔刊章捕儉等大長秋曹節因此諷有司奏諸鉤黨者故司空虞放及李膺杜密朱寓荀昱翟超劉儒范滂等請下州郡考治是時上年十四問節等曰何以為鉤黨對曰鉤黨者即黨人也上

曰黨人何用為惡而欲誅之邪對曰皆相舉羣輩欲為不軌上曰不軌欲何如對曰欲圖社稷上乃可其奏于時鄉人謂膺曰可以去矣對曰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將安之乃詣詔獄考死妻子徙邊門生故吏及其父兄並被禁錮時侍御史蜀郡景毅子顧為膺門徒而未有錄牒故不及於譴毅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師之豈可以漏脫名籍苟免遂自表免歸自黨禍起張儉亡命困迫望門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後流轉東萊止李篤家外黃令毛欽操兵到門篤引欽就席曰張儉名士亡非其罪縱在此公其忍執之乎欽因起撫篤曰蘧伯玉恥獨為君子足下如何自專仁義篤曰今日分之明廷今日載其半矣欽歎息而去篤導儉經北海戲子然家遂入漁陽出塞其所經歷伏重誅者以十數連引收考者布徧天下宗親並皆殄滅郡縣為之殘破及黨禁解儉乃還鄉里後為衛尉卒年八十四初夏馥聞張儉亡命歎曰孽自己作空汙良善一人逃死禍及萬家何以生為自剪鬚變形入林慮山隱姓名為冶家傭親突烟炭形貌毀瘁積二三年人無知者馥弟靜載縑帛追求餉之馥不受曰柰何載禍相餉乎黨禁未解而卒南陽何顒與陳蕃李膺善亦被收捕乃變名姓匿汝南間與袁紹為奔走之交常私入洛陽從紹計議為

諸名士罹黨事者求救援設權計使得逃隱所全免甚眾

賈彪

賈彪字偉節潁川定陵人也志節慷慨少與同郡荀爽齊名初舉孝廉補新息長小民貧多不養子彪嚴為其制與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劫害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案發而掾吏欲引南彪怒曰賊寇害人此則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車北行案驗其罪城南賊聞之亦面縛自首數年間人養子者千數僉曰賈父所長生男名為賈子生女名為賈女延熹九年黨事起太尉陳蕃爭之不能得朝廷寒心莫敢復言彪謂同志曰吾不西行大禍不解乃

入洛陽說城門校尉竇武尚書霍諝武等訟之桓帝以此大赦黨人李膺出曰吾得免此賈生之謀也先是岑晊以黨事逃亡親友多匿焉彪獨閉門不出時人望之彪曰傳言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公孝以要君致釁自遺其咎吾已不能奮戈相待反可容隱之乎於是咸服其裁正以黨禁錮卒于家初彪兄弟三人並有高名而彪最優故天下稱曰賈氏三虎偉節最怒

范滂

范滂字孟博汝南人也少厲清節爲州里所服時冀州饑荒盜賊羣起乃以滂爲淸詔使按察之滂登車攬轡慨然

有澄清天下之志及至州境守令自知臧汚望風解印綬去其所舉奏莫不厭塞衆議遷光祿勳主事時陳蕃爲光祿勳滂執公儀詣蕃蕃不止之滂懷恨投版棄官而去郭林宗聞而讓蕃曰若范孟博者豈宜以公禮格之蕃乃謝焉復爲太尉黃瓊所辟後牢修誣言鉤黨滂坐繫黃門北寺獄獄吏謂曰凡坐繫者皆祭臯陶滂曰臯陶古之直臣知滂無罪將理之於帝如其有罪祭之何益王甫詰曰君爲人臣不忠共造部黨評論朝廷虛搆無端並欲何爲滂對曰臣聞仲尼之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汙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爲黨乃慷慨仰天曰古之修善自求多福今之修善身陷大戮身死之日願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甫愍然爲之改容乃得並解桎梏滂初繫獄尚書霍諝理之及得免到京師往而不謝或有讓滂者對曰昔叔向嬰罪祁奚救之未聞羊舌有謝恩之辭祁老有自伐之色建寧二年復大誅黨人詔下急捕滂等督郵吳導至縣抱詔書閉傳舍伏牀而泣滂聞之曰必爲我也卽自詣獄縣令郭揖大驚出解印綬引與俱亡曰天下大矣何爲在此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離乎其母就與之訣滂白母曰弟仲博孝敬足以供養滂從龍舒君歸黃

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忍之恩勿增感戚滂父顯故龍舒侯相也母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復求壽考何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辭顧謂其子曰吾欲使汝爲惡則惡不可爲使汝爲善則我不爲惡行路聞之莫不流涕時年三十三遂被殺

王允趙戩士孫瑞王宏

王允太原人同郡郭林宗見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黃巾賊起拜豫州刺史允辟荀爽孔融爲從事擊黃巾別帥大破之與左中郎將皇甫嵩右中郎將朱儁等受降數十萬於賊中得中常侍張讓賓客書允具發其奸

以狀聞靈帝責怒讓竟不能罪讓讓遂懷挾忿怨以事中允明年遂傳下獄會赦還復刺史旬日間復以他罪被捕司徒楊賜以允素高不欲使更楚辱遣客謝之曰君以張讓之故一月再徵凶慝難量幸深爲計又諸從事好氣決者具流涕奉藥而進允允厲聲曰吾爲人臣獲罪於君當伏大辟以謝天下豈有乳藥求死之理投杯而起出就檻車既至廷尉大將軍何進太尉袁隗司徒楊賜共上疏請之得以減死論是時宦者橫暴睚眦觸死允懼不免乃變易名姓轉側河內陳留間及帝崩乃奔喪獻帝即位拜守尚書令代楊彪爲司徒及董卓遷都關中允悉收斂蘭臺

石室圖書秘緯要者以從時董卓留洛陽朝政大小悉委之允允扶持王室於危亂之間臣主內外莫不倚恃允見卓篡逆已兆密與司隸校尉黃琬尚書鄭公業等謀共誅之乃上護羌校尉楊瓚行左將軍事執金吾士孫瑞爲南陽太守並將兵出武關道以討袁術爲名實欲分路征卓而後拔天子還洛陽卓疑而留之允乃引瑞爲僕射瓚爲尚書二年卓還長安錄入關之功封允爲溫侯食邑五千戶允讓不受士孫瑞曰夫執謙守約存乎其時公與董太師並位俱封而獨崇高節豈和光之道邪允納其言乃受二千戶三年春連雨允與士孫瑞楊瓚登臺請霽復結前

謀乃潛結卓將呂布使爲內應會卓入賀呂布因刺殺之語在卓傳允初議赦卓部曲呂布亦數勸之既而疑曰此輩無罪從其主耳今若名爲惡逆而特赦之適足使其自疑非所以安之之道也呂布又欲以卓財特頒賜公卿將校允又不從而素輕布以劍客遇之布亦負其功勞多自誇伐既失意望漸不相平允性剛稜疾惡初懼董卓豺狼故折節圖之卓既殲滅自謂無復患難及在際會每乏溫潤仗正持重不循權宜是以羣下不甚親附董卓將校及在位者多涼州人允議罷其軍或說允曰涼州人素憚袁氏而畏關東今若一旦解兵則必人人自危可以皇甫義

真爲將軍就領其衆因使留陝以安撫之而徐與關東通謀以觀其變允曰不然關東舉義兵者皆吾徒耳今若拒險屯陝雖安涼州而疑關東之心甚不可也時百姓訛言當悉誅涼州人遂轉相恐動其在關中者皆擁兵自守更相謂曰丁彥思蔡伯喈但以董公親厚尚從坐今既不赦我曹而欲解兵當爲魚肉矣卓部曲將李傕郭汜等遂合謀爲亂攻長安城陷呂布走招允曰公可以去乎允曰若蒙社稷之靈上安國家吾之願也如其不獲則奉身以死之朝廷幼小恃我而已臨難苟免吾不忍也努力謝關東諸公勤以國家爲念初允以同郡宋翼爲左馮翊王宏爲

右扶風、是時三輔民庶熾盛、兵穀富實、李傕等欲卽殺允、懼二部爲患、乃先徵翼宏、宏遣使謂翼曰、郭汜李傕、以我二人在外、故未敢危王公、今日就徵、明日俱族矣、翼曰、雖禍福難量、然王命所不得避也、宏曰、義兵鼎沸、在於董卓、況其黨與乎、若擧兵討君側惡人、山東必應之、此轉禍爲福之計也、翼不從、宏不能獨立、遂俱就徵、下廷尉、傕乃收允及翼宏、並殺之、允時年五十六、天子感動、百姓喪氣、莫敢收允尸者、唯故吏平陵令趙戩棄官營其喪

孔融脂習

孔融、字文擧、魯國人、孔子二十世孫也、七世祖霸爲元帝

師、位至侍中、父伷太山都尉、融兄弟七人、而融第六、幼有自然之性、四歲時、與諸兄共食梨、融輒取小者、大人問其故、答曰、我小兒、法當取小者、由是宗人共奇之、年十歲、隨父詣京師、見河南尹李膺、年十六、藏匿張儉、事發、與母兄爭死、融由是顯名、黃巾賊反、北海爲賊衝、董卓諷三府、擧融爲北海相、融到郡、爲賊所圍、乃遣東萊太史慈求救於平原相劉備、備驚曰、孔北海乃復知天下有劉備邪、卽遣三千兵救之、獻帝都許、曹操征融爲將作大匠、又遷少府、時論欲復肉刑、融建議曰、古者敦龐、善否不別、末世陵遲、風化壞亂、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欲繩之以古刑、投之以殘棄、非所謂與時消息者也、紂斮朝涉之脛、天下謂爲無道、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各刑一人、是下常有千八百紂也、且被刑之人、慮不念生、類多趣惡、莫復歸正、夙沙亂齊、伊戾禍宋、趙高英布爲世大患、不能止人、遂爲非也、適足絕人還爲善耳、雖忠如鬻權、信如卞和、智如孫臏、兇如巷伯、才如史遷、達如子政、一離刀鋸、沒世不齒、是太甲之思庸、穆公之霸秦、南睢之骨立、衞武之初筵、陳湯之都頼、魏尚之守邊、無所復施也、及征烏桓、融復嘲操曰、大將軍遠征、蕭條海外、昔肅愼氏不貢楛矢、丁零盜蘇武牛羊、可并案也、時年饑兵興、操表制酒禁、融又書爭之、其辭

云、酒之爲德久矣、古先哲王、類帝禋宗、和神定人、以濟萬國、非酒莫以也、故天垂酒星之耀、地列酒泉之郡、人著旨酒之德、堯不千鍾、無以建太平、孔非百觚、無以堪上聖、樊噲解尼鴻門、非豚肩鍾酒、無以奮其怒、趙之厮養、東迎其主、非引卮酒、無以激其氣、高祖非醉斬白蛇、無以暢其靈、景帝非醉幸唐姬、無以開中興、爰盎非醇醪之力、無以脫其命、定國不酣飲一斛、無以決其法、故酈生以高陽酒徒、著功於漢、屈原不餔糟歠醨、取困於楚、由是觀之、酒何負於政哉、又書曰、昨承訓答、陳二代之禍、及衆人之敗、以酒亡者、實如來誨、雖然徐偃王行仁義而亡、今令不絕仁義

燕噲以讓失社稷令令不禁謙退𡚁因儒而損令令不棄文學夏商亦以婦人失天下今令不斷婚姻而將酒獨急者疑但惜穀耳非以亡王爲戒也融見操雄詐中不能堪故發辭偏宕多致乖忤又嘗奏宜準古王畿之制千里寰內不以封建諸侯操疑其所論建漸廣益憚之然以融名重天下外相容忍而潛忌正議慮鯁大業山陽郗慮承望風旨以微法奏免融官歲餘復拜太中大夫融性寬好士喜誘後進及居閒職賓客日盛曹操既積猜嫌而郗慮復搆成其罪遂令丞相軍謀祭酒路粹枉狀奏融曰少府孔融昔在北海見王室不靜而招合徒衆欲規不軌云我

大聖之後而見滅于宋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又前與白衣禰衡跌蕩放言云父之于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爲情欲發耳子之于毋亦復奚爲譬如寄物缾中出則離矣既而與衡更相贊揚衡謂融曰仲尼不死融荅曰顏回復生大逆不道宜急重誅書奏下獄棄市融時年五十六妻子皆被誅初京兆人脂習元升與融善每戒融剛直及被害許下莫敢收者習獨往撫尸曰文舉舍我死吾何用生爲操聞之大怒收習將殺之久乃得赦出魏文帝深好融文辭歎曰揚班儔也募天下有上融文章者輒賞以金帛昔宣帝時司隷校尉蓋寬饒以直言得罪鄭昌愍傷寬饒忠直憂國以言事不當意而爲文吏所詆挫于是上書訟之故范曄論之曰昔諫大夫鄭昌有言山有猛虎藜藿爲之不採是以孔父正色不容弒虐之謀平仲立朝有紓盜齊之難若文舉之高志直情眞足以動義槩而忤雄心故使移鼎之迹事隔于人存代終之規啓機于身後也夫嚴氣正性覆折而已豈有員園委曲可以每其生哉懍懍焉皜皜焉其與琨玉秋霜比質者也此范曄得意之論也亦可以見曄之不凡矣

田疇

田疇無終人也好讀書擊劒初平元年義兵起董卓遷帝

于長安幽州牧劉虞歎曰賊臣作亂朝廷播蕩身備宗室遺老欲奉使展效臣節安得不辱命之士乎衆議咸推疇虞遂署爲從事具其車騎將行疇曰今道路阻絶寇虜縱橫稱官奉使爲衆所指名願以私行期于得達而已虞從之疇乃歸自選其家客與年少之勇壯慕從者二十騎上西關出塞傍北山直趣朔方循閒徑而去遂至長安致命得報馳還未至虞已爲公孫瓚所害疇至謁祭虞墓陳發章表哭泣而去瓚聞之大怒購疇曰汝何自哭劉虞墓而不送章報于我疇荅曰漢室衰頹人懷異心唯劉公不失忠節章報所言恐非所樂聞故不敢進也且將軍方舉大

事以求所欲既滅無罪之君又讐守義之臣誠行此事則燕趙之士豈復有從將軍者乎瓚壯其對乃縱遣疇疇得北歸率舉宗族他附從數百人掃地而盟曰君讐不報吾不可以立于世遂入徐無山中營深險平敞地而居躬耕以養父母百姓歸之數年間至五千餘家疇謂其父老曰諸君不以疇不肖遠來相就衆成都邑而莫統一恐不能久安願推擇其長而賢者以爲之主皆曰善乃共僉推疇疇乃爲約束相殺傷犯盜爭訟之法法重者至死其次抵罪衆皆便之北邊翕然服其威信烏丸鮮卑並各遣驛使致貢遺袁紹數遣使招命紹死其子尚又辟之疇終不行

建安十二年曹操北征烏丸未至遣使辟疇疇戒其門下趣治嚴門人謂曰昔袁公慕君禮命五至君義不屈今曹公使來而君若恐弗及何也疇笑而謂之曰此非君所識也遂隨使者到軍署司空戶曹掾次無終時方夏水雨濘滯虜亦遮守蹊要軍不得進操患之疇曰此道秋夏有水淺不通車馬深不載舟船爲難久矣舊北平郡治在平岡道出盧龍達於柳城自建武以來陷壞斷絕垂二百載而尚有微徑可從今虜將以大軍不得進未免懈弛若回軍從盧龍口越白檀之險出虛空之地掩其不備蹋頓之首可不戰而禽也操曰善乃引軍還而署大木表于水側路傍曰方今暑夏道路不通且俟秋冬乃進遂令疇將其衆爲鄉導上徐無山出盧龍歷平岡登白狼堆去柳城二百餘里虜乃驚覺單于身自臨陣操與交戰遂大斬獲追奔逐北至柳城軍還入塞論功封疇亭侯邑五百戶疇自以始爲君難率衆遁逃反以爲利非本意也固讓不受操知其至心許而不奪復從征荊州還操追念疇功乃復封以前爵疇上疏陳誠以死自誓操不聽欲引拜之至於數四終不受有司劾疇疇素與夏侯惇善操與惇曰且往以情喻之自從君所言無告吾意也惇就疇宿如操所戒疇揣知其指不復發言惇臨去乃拊疇背曰田君主意殷勤曾

不能顧乎疇答曰是何言之過也疇負義逃竄之人耳蒙恩活命爲幸多矣豈可賣盧龍之塞以易爵祿哉若必不得已請願效死自刎於前言未卒涕泣橫流惇具答操操喟然知不可屈乃拜爲議郎年四十六卒

陶淵明擬古云辭家夙嚴駕當往志無終問君今何行非商復非戎聞有田子春節義爲士雄斯人久已死鄉里習其風生有高世名既沒傳無窮不學狂馳子直在百年中觀陶公此詩則子春始終爲漢已可知矣其不受爵祿有以也

周處

周處字子隱、陽羨人、未弱冠、膂力絶人、好馳騁、不修細行、縱情肆慾、州里患之、因慨然有改勵之志、謂其鄉父老曰、今時和歲豐、諸父老何所苦而不樂乎、父老曰、三害未除、是以不樂、處曰、何謂也、曰、南山白額猛獸、一也、長橋下蛟、二也、并子、三也、處遂入山射殺猛獸、投水搏蛟、乃入吳尋二陸、勵志修身、期年州府交辟、仕為東觀左丞、及吳平、王渾登建業宮、釃酒謂吳人曰、諸君亡國之餘、今日得無戚與、處對曰、漢末分崩、三國鼎立、魏滅於前、吳亡於後、亡國之戚、非惟一人、（不得不慚）渾大慚、入洛、累遷御史中丞、糾劾不避權戚、梁王彤嘗違法、處按劾之、至是、泰雍氏羌反、羌帥齊

萬年僭帝號、圍涇陽、詔以處為建威將軍、隸安西將軍夏侯駿以討之、時梁王彤為征西大將軍、處即其節下也、中書令陳準言於上曰、駿與梁王皆貴戚重臣、進不求名、退不畏罪、周處忠直勇果、有仇無援、宜詔孟觀以精兵萬人為處前鋒、不然、梁王當使處先驅、而不救以陷之、不聽、伏波將軍孫秀知其必敗、亦謂處曰、卿有老母、可以此辭、處曰、忠孝之道、不得兩全、既辭親事君、父母安得而子乎、時賊屯梁山、有衆七萬、梁王彤夏侯駿果使處以五千兵擊之、處知其必死、賦詩曰、去去世事已、策馬觀西戎、藜藿甘粱黍、期之克令終、自旦戰至暮、斬獲甚多、絃絶矢盡、救兵不至、左右（太是）勸處退、處按劍而言曰、是吾效節（亦是）致命之日也、遂力戰而死、處三子、玘義興郡侯、次靖、次札、會稽內史、玘靖皆有奇節大勳、諸孫勰、烏程侯、懋、清流亭侯、筵、吳興內史、贊、武康縣侯、靖、都鄉侯、一門五侯、並居列位、吳士貴盛、莫與為比

祖逖

祖逖字士稚、范陽人也、逖性豁蕩、不修儀檢、輕財好俠、每至田舍、輒散穀帛以賙貧乏、鄉黨宗族、以是重之、與劉琨俱為司州主簿、夜同寢、聞荒雞鳴、蹴琨起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或中宵起坐、謂琨曰、若四海鼎沸、豪傑並起、吾與

足下、當相避於中原矣、及京師大亂、逖率親黨數百家、避地淮泗、以所乘車載諸同行老疾者、而躬自徒步、藥物衣糧、盡與衆共、是以少長咸悅、推逖為主、行達泗口、元帝用為軍諮祭酒、居于丹徒之京口、時揚土大饑、逖賓客多為盜剽、逖撫慰之曰、比復南塘一出不、或為吏所繩、逖輒擁護救解之、談者以此少逖、然逖自若也、元帝時方定江南、未遑北伐、逖進說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由藩王爭權、自相誅滅、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土、今遺黎被殘、人有奮志、誠能發威命將、使若逖等為之統率、則郡國豪傑、必因風嚮赴、國恥可雪矣、元帝乃以逖為奮威將軍、

豫州刺史、逖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辭色壯烈、衆皆慨歎、初流人張平樊雅等俱屯結在譙、其董瞻于武謝浮等十餘部、衆各數千、皆統屬平、平衆盛、逖不得進、逖誘浮使斬平、於是遂進據大丘、樊雅復夜襲逖、直趣逖幕、逖命左右距雅、有陳川者、時號寧朔將軍、遣其將李頭援逖、逖於是復進尅譙城、據之、李頭之助討譙城也、力戰有勳、逖時獲雅駿馬、李頭欲之、而不敢言、逖遂與頭、頭感而言曰、若得此人爲主、死無恨矣、川聞之、殺頭、以其衆歸石勒、勒遣石虎領兵五萬、衛陳川、逖設奇擊之、虎大敗、收兵還襄國、留桃豹等守川故城、住于西臺、逖遣韓潛等鎮東臺、同一大城、賊從南門出入放牧、逖軍開東門、與相守、凡四旬、而賊遁、先是逖以布囊盛土如米、使千餘人運上東臺、又令數人擔米、僞爲疲極而息於路者、賊逐之、卽棄擔走、賊得米、以謂逖衆皆豐飽矣、勒乃以驢千頭、運糧往給桃豹、逖知之、密遣韓潛馮鐵等、追擊於汴水、盡獲之、豹以此宵遁、逖遂進屯封丘、而馮鐵遂據二臺、勒屯戍漸蹙、叛勒來歸附者日益衆、趙固上官巳李矩郭默等、各以雄兵相攻擊、至是皆受逖節度、逖愛人下士、雖疎交賤隷、待之皆有恩禮、由是黃河以南、盡爲晉土、河上堡固、塢主感戴、胡中有異謀、輒密以聞、逖勸

督農桑、尅巳務施、不畜資產、百姓感悅、石勒不敢窺兵河南、使成皐縣修逖母墓、而與逖書求通使互市、會朝廷復遣戴淵爲都督、逖以淵吳人、雖有才望而無弘智遠略、且巳翦荊棘、收河南地、而淵雍容一旦來統之、又聞王敦與劉隗等搆隙、慮有內難、大功不遂、感激發病而卒、先是戴洋語華譚曰、祖豫州九月當死、妖星巳見於豫州之分矣、逖亦見星而嘆曰、此爲我也、俄卒於雍丘、時年五十六、豫州士民若喪考妣、譙梁百姓爲之立祠、王敦久懷逆、畏逖不敢發、至是遂成謀矣

劉琨

劉琨字越石、琨少得儁朗之目、與祖逖俱以雄豪著名、年二十六、爲司隷從事、與征虜將軍石崇金谷澗中別廬賦詩、大爲當時所賞、永嘉元年、爲幷州刺史、時東瀛公騰自晉陽鎭鄴、幷土饑荒、百姓隨騰南下、餘戶不滿二萬、寇賊縱橫、道路阻塞、琨募得千餘人、轉鬪至晉陽、琨翦除荊棘、收葬枯骸、造府朝、建市獄、寇盜互來、倚城門以戰、百姓負楯而耕、屬鞬而耨、琨撫循勞來、甚得物情、劉淵時在離石、相去三百許里、琨密遣離間其部、雜虜降者萬餘落、淵懼、乃城蒲子居之、（成敗論人）在官未期、流人稍復、雞犬之音、亦復相接、但琨善懷撫而短於控御、一日之中、歸者數千、而去者亦

復相繼初單于猗也有救東瀛公騰之勳琨表其弟猗盧
爲代郡公以結之屬上黨太守降于劉聰鴈門烏丸復反
琨親率兵禦賊聰遣子粲梁虎襲晉陽降之琨父母並遇
害琨乃引猗盧幷力攻粲大敗粲猗盧因遺琨牛馬留其
將箕澹等與共戍晉陽而去蓋以報琨也愍帝卽位拜琨
大將軍都督幷州諸軍事假節琨上疏曰臣前表請與
鮮卑猗盧尅期會于平陽屬大司馬博陵公浚爲石勒所
虜勒勢轉盛欲來襲臣勒據襄國與臣隔山寇騎朝發夕
及今東北八州勒滅其七先朝所授存者惟臣是以勒朝
夕謀慮惟務圖臣臣孑然自守則稽聰之誅進討則勒襲
其後進退唯谷首尾狼狽徒懷憤踊力不從願俟秋穀既
登胡馬已肥臣當首啓戎行身先士卒臣與二虜勢不並
立聰勒不梟臣無歸志庶憑威靈獲展微效然後隕首謝
國沒而無悔三年琨與猗盧期討劉聰尋猗盧及兄子根
皆病死部落四散琨子遵質於盧衆皆附之及是遵與箕
澹等帥盧衆三萬人馬牛羊十萬歸琨琨自以士衆新合
欲因其銳以威勒箕澹諫曰此雖晉人久在荒裔未習恩
信且當閉關守險務農息士既服化感義然後用之則功
可立也琨不從悉發其衆命澹爲前驅而自爲後繼勒先
據險設伏擊澹大敗之一軍皆沒幷土震駭琨窮蹙不能

復守幽州刺史鮮卑段匹磾數遣信要琨欲與同奬王室
琨由是率衆赴之匹磾見琨甚相崇重與琨結婚約爲兄
弟是時西都不守元帝稱制江右琨乃令長史溫嶠勸進
建武元年琨與匹磾共討石勒匹磾推琨爲大都督歃血
載書檄諸方守俱集襄國匹磾從弟末波納勒厚賂不肎
進兵以故琨與匹磾竟爲末波所間匹磾遂拘留琨初琨
之去晉陽也亦知夷狄難以義伏冀輸寫至誠僥倖萬一
每見將佐發言慷慨悲其道窮欲率部曲死於賊壘斯謀
未果竟爲匹磾所拘自知必死因爲五言詩贈其別駕盧
諶焉琨既忠於晉室素有重望被拘經月遠近憤歎會王
敦密使匹磾殺琨匹磾亦懼衆反已遂稱有詔收琨初琨
聞敦使至謂其子曰處仲使來而不我告是欲殺我也死
生有命但恨讐恥未雪耳因歔欷不能自勝匹磾遂縊殺
琨時年四十八琨少與祖逖爲友聞逖被用與親故書曰
吾枕戈待旦志梟逆虜常恐祖生先吾着鞭其意氣如此
在晉陽嘗爲虜騎所圍城中窘迫琨乃乘月登樓淸嘯賊
聞之皆悽然長歎中夜奏胡笳賊又流涕歔欷有懷土之
恩向曉復吹賊並棄圍而走

藏書名臣傳卷三十　終

八直節名臣

嵇康嵇紹

嵇康字叔夜譙郡人土木形骸不事修飾好服食常採御上藥以爲神仙者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致（胡說）至於導養得理（非積學乎）若安期彭祖之論可以善求而得也著養生篇幷採錄上古以來聖賢隱逸遯世遺名者集爲傳贊自混沌至于管寧凡百一十九人寓居河內之山陽縣與陳留阮籍河內山濤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瑯琊王戎沛人劉伶相友善嘗遊竹林故時號爲竹林七賢焉康居貧以鍛自給時鍾會

爲司馬昭所昵聞康名而造之會名公子以才能貴幸乘肥衣輕賓從如雲康倚鍛不顧會深銜之及山濤爲選曹郎舉康自代康又答書拒絕因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故司馬昭聞而惡焉康與東平呂昭子巽及巽弟安親善安服康高致每一相思則千里命駕會巽婬安妻徐氏而誣安不孝因之安引康爲證康義不負心保明其事安亦至烈有濟世志力鍾會勸昭因此除之遂殺安及康初康採藥於汲郡北山中見隱者孫登欲與之言登默不應踰時將去復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康又遇王烈共入山得石髓如飴自服半餘半與康皆凝而爲石又於石室中見一卷素書呼康往取輒不見烈嘆曰叔夜趣非常而輒不遇命也及遭呂安事爲詩自責曰欲寡其過謗議沸騰性不傷物頻致怨憎昔慚柳下今愧孫登內負宿心外赧良朋康所著諸文論六七萬言皆爲世所玩康別傳載康臨終之言曰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固之不與廣陵散于今絕矣因援琴而鼓臨刑自若康子紹字延祖少知名山濤欲以爲秘書郎言紹平簡溫敏又曉音父子罪不相及帝曰如此便可爲丞不必復爲郎也後以侍中從惠帝北伐王師敗績百官奔走惟紹獨身扞衞兵交御輦飛矢雨集遂歿惠帝

深哀歎之及後左右欲浣帝衣帝曰此嵇侍中血也勿浣

安金藏樂工

安金藏京兆長安人在太常工籍睿宗爲皇嗣少府監裴匪躬中官氾雲仙坐私謁皇嗣皆殊死自是公卿不復見唯工優給使得進俄有誣皇嗣異謀者武后詔來俊臣問狀左右畏慘楚欲引服金藏大呼曰公不信我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也引佩刀自刺腹中五臟並出流血被地眩而仆后聞大驚輿致禁中命高醫卻納五臟以桑白皮爲線縫合傅之藥閱夕而蘇后臨視歎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不如尒之忠也卽詔停獄睿宗乃安神龍初母喪葬南

門口營石墳晝夜不息地本卬燥泉忽湧流盧之側李冬有華大鹿相擾本道使盧懷慎上其事詔表闕於閭景雲時遷右武衛中郎將玄宗屬其事于史官擢右驍衛將軍爵代國公詔鑱其名於泰華二山碑以爲榮卒配享睿宗廟廷

顏真卿 顏常山

顏真卿字清臣師古五世從孫也舉進士又擢制科再遷監察御史使河隴時五原有冤獄久不雨真卿辯獄而雨故郡人呼爲御史雨焉宰相楊國忠惡之出爲平原太守真卿度安祿山必叛陽託霖雨增陴濬隍料簡丁壯祿山

及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又使參軍李平馳入奏玄宗始聞亂歎曰河北二十四郡無一忠臣耶及平至帝大喜謂左右曰朕不識真卿何如人所爲乃若此賊破東都遣段子光傳李憕盧奕蔣清首以徇河北真卿紿諸將曰吾素識憕等其首皆非是乃斬子光藏三首是時肅宗即位靈武真卿謀於衆曰賊鋭甚委命辱國非計也不如徑赴行在至德元年真卿遂棄郡渡河間關至鳳翔謁帝詔授御史大夫兩京復出爲馮翊太守爲御史唐旻誣劾貶饒州刺史乾元二年拜浙西節度使因召爲刑部侍郎李輔國遷上皇西宮真卿率百官問起居輔國惡之貶蓬州長史代宗立改尚書右丞宰相元載又惡之乃以檢校刑部尚書爲朔方行營宣慰使後因攝事太廟載又誣以誹謗貶峽州別駕載誅楊綰薦真卿擢爲刑部尚書進吏部德宗立楊炎當國又以直不容改太子少師然猶領使如故及盧杞爲相乃改真卿爲太子太師幷使罷之而數遣人問以方鎮所便欲出之矣真卿見杞辭曰先中丞傳首平原面流血吾不敢以衣拭親舌舐之公忍不見容乎杞矍然下拜後因李希烈陷汝州遂建遣真卿欲以往諭希烈李勉以爲失一元老貽朝廷羞不聽至河南河南尹鄭叔則以希烈反狀既明不可往真卿曰君命不可避也既

見希烈宣詔旨希烈遂逼使上疏雪已真卿不聽時朱滔王武俊田悦李納使者皆在希烈所謂希烈曰聞太師名德久矣公欲建大號求宰相無如太師者真卿叱之曰若等聞顏常山否祿山反首舉義師後雖被執詬賊不絶口吾年且八十官太師吾守吾節豈受若等脅邪會其黨周曾康秀林等謀襲希烈奉真卿爲帥事洩希烈乃拘送真卿蔡州及希烈謀稱帝使問儀式真卿對曰老夫耄矣曾掌國禮所記諸侯朝覲事尒於是真卿遂被害歿年七十六真卿立朝正色剛而有禮天下皆不以姓名稱而獨曰魯公魯公善正草筆力道勁論者謂其書點如墜石畫如

夏雲鈎如屈金戈如發弩此其大槩也至其千變萬化各具一體若中興頌之閎偉家廟碑之莊重仙壇記之秀頴元魯山銘之深厚又種種不同自早季書千佛寺碑已與歐虞徐沈暮年之筆相上下皆作筆法十二章備盡師資之學然其正書真足以垂世

辛讜

龐勛爲亂泗州刺史杜慆完守備以待賊時敕使郭厚本將淮南兵救泗州至洪澤不敢進有辛讜者乘小舟潛度淮說厚本厚本不聽明日賊攻城益急讜復請往慆曰前往徒返矣今又何往也讜曰此行得兵則反不得則死之

慆與之泣而別讜復乘小舟負戶突圍出見厚本爲陳利害其都將袁公弁曰賊勢如此何暇救人讜拔劒瞋目謂公弁曰賊百道攻城陷在旦夕公授詔救援而逗留不進豈惟上負國恩若泗州不守則淮南遂爲寇場公詎獨能存邪我當殺公而後死起欲擊之厚本趨抱止之讜回望泗州慟哭終日士卒皆爲之出涕厚本因問諸將士將士皆願請行讜舉身自擲叩首以謝將士遂帥之抵淮南岸望賊方攻城有軍吏言曰賊勢似入城矣讜遂之攬得其髻舉劒欲擊士卒共救之讜曰臨陣妄言惑衆必不可捨衆請不能得共奪之讜素多力竟不能奪讜曰將士登舟

我則捨衆競登舟士卒有回顧者斫之驅至淮北勒兵擊賊慆於城上布兵與之相應賊遂敗走鼓譟逐之至晡而還久之泗州援兵又絕糧又盡人食薄粥辛讜言於杜慆請出求救於淮浙乃夜帥敢死士十人執長柯斧乘小舟潛往斫賊水寨而出明旦賊乃覺之以五舟遮其前以五千人夾岸追之賊舟重行遲讜舟輕行疾力鬭三十餘里乃得免至楊州見令狐綯至潤州見杜審權時泗州久無聲問或傳已陷讜至審權乃遣押牙趙翼將甲士二千人與淮南共輸米五千斛鹽五百斛救泗州賊水陸布兵鎖斷淮流浙西軍憚其強不敢進讜曰我請爲前鋒勝則繼

之敗則汝走衆猶不可讜乃募選軍中敢死士數十人牒補職名先以米舟三艘鹽舟一艘乘風逆流直進賊夾攻之矢著舟板如急雨及鎖讜帥衆死戰斧斷其鎖乃得過城上人見讜喧呼動地讜復自州引驍勇四百人迎糧於楊潤賊夾岸攻之轉戰百里乃得出至廣陵載鹽米二萬石錢萬三千緡還至斗山賊將萬餘拒之于盱眙密布戰艦百五十艘以塞淮流又縱火船逆之讜命以長叉托過自卯戰及未衆寡不敵賊縛木於戰艦旁出四五尺爲戰棚讜命勇士乘小舟入其下矢刃既不能及乃以槍揭火牛焚之戰艦既燃賊皆潰走官軍乃得過會馬舉亦將精

兵三萬救泗州賊衆乃敗泗州之圍始解泗州被圍凡七月守城者不得寐面目皆生瘡及平以讜為亳州刺史讜在泗州犯圍出迎兵糧往返凡十二及除亳州上表言臣之功非杜慆不能成也其為人如此

劉蕡李郃

劉蕡字去華幽州人明春秋能言古興亡事沈健有謀擢進士第元和後權綱𢙢弛神策中尉王守澄負弑逆罪更二帝不能討天下憤之文宗即位思洗宿恥而宦人握兵號北司外脅羣臣內侮天子大和二年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帝引諸儒百餘人於廷蕡對策是時第策官左散騎常侍馮宿等見蕡對嗟伏以為過古鼂董而畏中官睚眦不敢取於時被選者二十有三人所言皆冗龊常務類得優調河南府參軍李郃曰蕡逐我留吾顏其厚邪乃上疏曰陛下御正殿求直言臣才志懦劣不能質古今使陛下聞未聞之言忽忽內思愧不可言今蕡所對空臆盡言有司以言涉訐忤不敢上聞萬口藉藉至於垂泣謂蕡指切左右恐近臣含怒變與非常忠良道窮綱紀遂絕陛下以直言名天下士蕡以直言副陛下所名若臣所對遠不及蕡自謂賢良忝人言何乞回臣所授以旌蕡直使臣逃苟且之慙而陛下獲直臣之用不聽蕡對後七年遂有甘

露之難令狐楚牛僧孺節度山南東西道皆表蕡幕府授秘書郎以師禮禮之而宦人深嫉蕡誣以罪貶柳州司戶參軍卒

劉安世鄒浩

劉安世字器之魏人從學司馬光光教之以誠且令自不妄語始宣仁太后臨朝擢為右正言章惇以強市崑山民田罰金安世言惇與蔡確黃履邢恕相交結天下之人指為四凶今惇父尚在而別籍異財絕滅義理止從薄罰何以示懲不報遂請外出知成德軍章惇用事惡之黜知南安軍再貶少府少監三貶新州別駕英州安置同文館獄起蔡京乞誅滅安世等家譴雖不行猶徙梅州惇與蔡汴必欲寘之死因使者入海島諷令過安世脅使自裁又擢一豪吏為轉運判官使殺之判官未至梅守先遣其客來安世所勸其善自為計安世不動對客飲酒談笑徐書數紙付其僕曰我死依而行之客密從僕所竊視皆經紀同貶當死者之家事甚悉判官未至而嘔血死故安世得免焉昭懷后正位中宮惇汴復譴之時鄒浩亦貶詔以檻車收二人付京師行未數驛而徽宗即位赦復至安世凡投荒七年甲令所載遠惡地無不經移衙及畢然後以集賢殿修撰知鄆州曾布又惡之蔡京相復連七謫宣和七年

卒年七十八安世儀狀魁碩音吐如鍾初除諫官未拜命入白母母曰諫官天子諍臣汝父欲爲而弗得汝今幸得居此當捐身以報國若得罪流放無問遠近吾當從汝故安世在職累廷爭或帝盛怒則執簡卻立伺怒稍解復前抗辨旁侍者遠觀蓄縮悚汗咸目之曰殿上虎云平生不作草書不愛聲色貨利其忠孝正直皆則象司馬光嘗曰温公言平生只是一箇誠字更撲不破誠是天道思誠是人道天人無兩個道理因舉左右手顧之笑曰只爲有這軀殼故假思以通之及其成功一也事事着力畢竟不是只有一箇誠縱橫妙用無處不通以此杜門終日其樂無

窮嘗與其徒馬永卿言曰紹聖初莱謫領表北望中原慨然永歎念惟先人遺體遠投炎荒不復生還忽憶司馬光之言北人處烟瘴之地唯絶嗜慾可以不死趙清獻欲絶不得乃掛父母像於臥側以自儆自偃臥其下而使父母儼然臨之瀆亦甚矣卜居宋都杜門屏跡人不得見其面然田夫野叟市井細民以爲若過南京不見劉待制如過泗州不見大聖蘇軾論元祐人才至安世則曰器之眞鐵漢不可及也安世死葬祥符縣後二年金人發其冢貌如生相驚語曰異人也爲之蓋棺乃去

陳東

陳東丹陽人蚤有雋聲倜儻負氣蔡京王黼方用事人莫敢指言東獨不諱所至宴集坐客懼累或稍稍引去以貢入太學欽宗卽位率其徒伏闕上書論今日之事蔡京壞亂於前梁師成陰謀於後李彦結怨於西北朱勔結怨於東南王黼童貫又結怨於遼金創開邊隙宜誅六賊傳首四方以謝天下言極憤切明年春貫等挾徽宗東行東獨上書曰臣竊知太上皇已出幸亳社而蔡京父子朱勔父子及童貫等輩統兵二萬從行臣深慮此數賊遂引太上迤邐南渡萬一果尒實可寒心蓋東南之地沃壤數千里郡縣千百中都百需悉取給焉自從數賊用事二十年間

賢士大夫恥於遊宦東南而其監司郡守州縣之官率皆數賊門生數賊罪大難容自知不免反怨朝廷貪緣太上遂請此行臣竊料數賊南渡之後必假太上之威乘勢竊發羣惡響應間離陛下父子事必有至難言者伏望陛下速降睿旨急追此數賊復還闕下早正典刑別差忠信可委之人扈從太上前往亳社庶全陛下父子之恩以安宗廟不報李邦彦議與金和李綱及种師道主戰邦彦因小失利罷綱而割三鎭東復率諸生伏宣德門下上書請罷民從者數萬書聞傳旨慰諭衆莫肯去舁登聞鼓撾而壞之喧呼震地有中人出衆共臠磔於是亟詔綱入復領行

嘗遣撫諭乃引去金人既解朝廷用楊時爲祭酒吳敏奏補東官賜第除太學錄東又請誅蔡氏且力辞官以歸前後書五上既歸復預鄉薦高宗即位五日相李綱又五日召東至未得對會綱去乃上書乞留綱而罷黄潛善汪伯彥不報請親征以還二聖治諸將不進兵之罪以作士氣車駕歸京師勿幸金陵又不報會布衣歐陽澈亦上書言事潛善遽以語激怒高宗言不亟誅將復鼓衆伏闕書獨下潛善所於是府尹孟庾名東議事東請食而行手書區處家事已乃授其從者曰我死尒歸致此於吾親食已如厠吏有難色東笑曰我陳東也畏死即不敢言已言肯逃

死乎頃之東具冠帶出別同邸乃與澈同斬於市四明李猷贖其尸瘞之東初未識綱特以國故至爲之死識與不識皆爲流涕時年四十有二東自赴名至行在所凡十日而得罪死然東雖以言忤權貴見殺而書中所言多中時病朝廷往往施行之

李生曰此係憤激與屈平同非謂有見於君臣之義所當如是而然也

陳瓘

陳瓘南劍沙縣人中甲科僉書越州判官守蔡卞每加敬禮檄攝通判明州章惇入相瓘從衆道謁惇聞其名邀與同載詢當世之務瓘曰請以所乘舟爲喻偏重可行乎移左置右其偏一也天子待公爲政敢問公將何先惇曰司馬光姦邪所當先辨瓘曰公誤矣此猶欲平舟而移左以置右也果然將失天下之望惇厲色曰光不務纘述先烈而大改成緒誤國如此非姦邪而何瓘曰不察其心而疑其迹則不爲無罪若指爲姦邪又復改作則誤國益甚矣爲今之計惟消朋黨持中道庶可以救弊意雖忤惇然惇亦驚異頗有兼收之語至都用爲太學博士會卞與惇合正論遂絀而紹述之說成矣瓘奏哲宗言堯舜禹皆以若稽古爲訓若者順而行之稽者考其當否必使合於民情

所以成帝王之治又言天子之孝與士大夫之孝不同帝反覆究問意甚感悅約瓘再入見執政聞而憾之遂出通判滄州徽宗即位名爲左司諫御史龔夬擊蔡京朝廷將逐夬瓘言紹聖以來七年五逐言者今又罷夬若公道何瓘由是罷監楊州糧料院改知無爲軍明年遷爲著作郎權給事中宰相曾布使客告瓘曰不久即真矣瓘語其子正彙曰吾與丞相議事多不合今若此是欲以官爵相餌也吾有一書將投之以决去就但郊祀不遠恐澤不及汝耳正彙頓首請書明旦瓘遂持書入省布見書大怒諫辨移時瓘徐起曰適所論者國事是非有公議公未可失

待士禮布矍然出知泰州崇寧中除名竄廉州會正彙在杭告蔡京欲動搖東宮事下開封府併逮瓘府尹李孝稱逼使證其妄瓘曰正彙聞京將不利社稷傳於道路瓘豈得預知以所不知忘父子之恩而指其爲妄則情有所不忍狹私情以符其說又義所不爲京之姦邪必爲國禍瓘固嘗論之於諫省亦不待今日也內侍黃經臣莅鞫聞其辭歎曰主上正欲得實但如言以對可也獄具正彙猶以所告失實流海上瓘亦安置通州瓘常著尊堯集謂紹聖史官專據王安石日錄改修神宗史變亂是非不可傳信宏深明誣妄以正君臣之義張商英爲相取其書既上而

商英罷瓘又徙台州宰相徧令所過州出兵甲護送至台每十日一徙舍且命凶人石悈知州事執至庭大陳獄具將脇以死瓘揣知其意大呼曰今日之事豈被制旨邪悈失措始告之曰朝廷令取尊堯集介瓘曰然則何用如許使君知尊堯所以立名乎蓋以神考爲堯主上爲舜助舜尊堯何得爲罪時相學術淺短爲人所愚君所得幾何乃亦不畏公議干犯名分乎悈慚乃揖使退在台五年纔復承事郎帝批進目令再敘一官仍與差遣執政持不行卜居江州復有譖之者至不許出城旋令居南康纔至又移楚宣和六年卒年六十五瓘智明慮遠方赴名命至闕聞

有中旨令三省繳進前後臣僚章疏之降出者瓘謂宰屬謝聖藻曰此必有姦人圖蓋已愆而爲此謀者若盡進入則異時是非變亂省官何以自明因舉蔡京上疏請滅劉摯等家族及妄言攜劍入內欲斬王珪等數事謝驚悚即白時宰錄副本於省中其後京黨欺誣蓋抹之說不能盡行以此故也楊萬里爲零陵丞以弟子禮謁張浚時時跪請教浚曰元符貴人腰金紆紫者何限惟鄒志完陳瑩中姓名與日月爭光者也

胡銓吳師古陳剛中王廷珪

胡銓廬陵人建炎二年高宗策士淮海銓荅策凡萬餘言

高宗見而異之紹興五年兵部尚書呂祉以賢良方正薦賜對除樞密院編修官八年宰臣秦檜決策主和金使以詔諭江南爲名中外洶洶銓抗疏極言乞斬王倫秦檜孫近書既上檜以詮狂妄凶悖鼓衆劫持詔除名編管昭州給舍臺諫及朝臣多救之乃以銓監廣州鹽倉十二年諫官羅汝楫劾銓詔除名編管新州十八年新州守臣張棣訐銓謗訕怨望移謫吉陽軍二十六年檜死銓量移衡州銓之初上書也宜興進士吳師古鋟木傳之金人募其書千金其謫廣州也朝士陳剛中以啟事爲賀其謫新州也同郡王廷珪以詩贈行皆爲人所訐師古流袁州廷珪流

辰州、剛中謫、知虔州、安遠縣、遂死焉、剛中敘曰、屈滕請和
知廟堂禦侮之無策、張膽論事、喜樞庭謀遠之有人、身爲
南海之行、名有泰山之重、又曰知無不言、願借上方之劒
不遇故去、聊乘下澤之車、廷珪詩云大厦元非一木支、欲
將獨力拄傾危、痴兒不了公家事、男子要爲天下奇、當日
姦諛皆膽落、平生忠義直心知、端能飽喫新州飯、在處江
山足護持、孝宗即位、銓復奉議郎、知饒州、隆興元年、擢起
居郎、時旱蝗星變、詔問政事闕失、銓應詔上書數千言、言
堯舜明四目、達四聰、雖有共鯀、不能塞也、秦二世以趙高
爲腹心、劉項橫行而不得聞、漢成帝殺王章、王氏移鼎而

不得聞、靈帝殺竇武陳蕃、天下橫潰而不得聞、梁武信朱
异、侯景斬關而不得聞、隋煬帝信虞世基、李密稱帝而不
得聞、唐明皇逐張九齡、安史胎禍而不得聞、陛下自即位
以來、號名逐客、與臣同名者、張燾辛次膺王大寶王十朋、
今燾去矣、次膺去矣、十朋去矣、大寶又將去、惟臣在尒、以
言爲諱、而欲塞災異之源、臣知其必不能也、二年、除權兵
部侍郎、上以災異避殿減膳、詔廷臣言闕政急務、銓以賑
災爲急務、議和爲闕政、其議和之書曰、自靖康迄今凡四
十年、三遭大變、皆在和議、則醜虜之不可與和、彰彰然矣、
肉食鄙夫、萬口一談、牢不可破、今日之議若成、則有可弔

者十、若不成、則可賀者、亦有十、請爲陛下極言之、大畧謂
海泗、今日之藩籬咽喉也、彼得海泗、且決吾藩籬以瞰吾
室、扼吾咽喉以制吾命、則兩淮決不可保、兩淮不保、則大
江決不可守、大江不守、則江浙決不可安、自檜當國二十
年間、竭民膏血以餌犬羊、迄今府庫無旬月之儲、千林萬
落、生理蕭然、自此復和、則蠹國害民、殆有甚者焉、然則今
日之患、豈直兵費養兵之外、又增歲幣、歲幣之外、又有私
覿、私覿之外、又有賀正生辰、賀正生辰之外、又有泛使、一
使未去、一使復來、瘠中國以肥虜、陛下何樂而爲之、側聞
虜人嫚書、欲書御名、欲去國號大宋、欲用再拜、議者以爲

繁文小節、不必計較、臣竊以爲再拜不已、必至稱臣、稱臣
不已、必至請降、請降不已、必至納土、納土不已、必至銜璧、
銜璧不已、必至輿櫬、輿櫬不已、必至如晉帝青衣行酒、然
後爲快、事至於此、求爲匹夫、尚可得乎、儻乾剛獨斷、追回
使者、絕請和之議、以鼓戰士、下哀痛之詔、以收民心、如此
則可賀者亦有十、省數千億之歲幣、一也、專意武備、足食
足兵、二也、無書名之恥、三也、無去大之辱、四也、無再拜之
屈、五也、無稱臣之忿、六也、無請降之禍、七也、無納土之悲、
八也、無銜璧輿櫬之號、九也、無青衣行酒之冤、十也、去十
弔而就十賀、利害較然、雖三尺童稚亦知之、而陛下不悟、

春秋左氏謂無勇者爲婦人今日舉朝之士皆婦人也乾道初除寶文閣待制留經筵銓力求去乃以敷文閣直學士與外祠陛辭上問曰卿今何歸銓曰歸廬陵臣向在嶺海嘗訓傳諸經欲成之薨謚忠簡有澹菴集一百卷行于世

洪皓

洪皓鄱陽人登進士第時議遣人使金張浚薦皓爲徽猷閣待制禮部尚書充大金通問使皓至太原留一年至雲中粘罕迫使仕劉豫皓曰萬里銜命不得奉兩宮而歸恨力不能磔逆豫忍事之耶留亦死不即豫亦死願就鼎鑊

無悔粘罕怒欲殺之旁一酋唶曰此忠臣也皓乃得流遞冷山流遞唐言編竄也雲中至冷山六十日距金主所都僅百里地苦寒四月草生八月已雪穴居百家陳王悟室聚落也悟室敬皓乃使教其八子方二帝之遷居五國城也皓在雲中密遣人奏書以桃梨粟麵獻二帝二帝始知上即位紹興十年因諜者趙德書機事數萬言藏故絮中歸達于上言順昌之役金人震懼奪魄燕山珍寶盡徙以北意欲捐燕以南棄之而王師亟還自失機會十一年又求得韋太后書遣李微持歸帝又喜曰朕不知太后寧否幾二十年雖遣使百輩終不如此一書是冬復又密奏曰金已厭兵勢不能久異時以婦人逝罪今不敢矣若和議未決不若乘勢進擊又言金人見胡銓封事知中國有人益懼張丞相名動異域可惜置之散地又復言金人問李綱趙鼎安否未幾金主以生子大赦許使人還鄉皓與張邵朱弁三人皆在遣中乃得還皓自建炎己酉奉使至是凡十五年既還入對退語秦檜曰張魏公金人所憚錢塘暫居而景靈太廟皆極土木之華豈非示無中原意乎檜不懌謂皓子适曰尊公信有忠節得上眷但官職如讀書速則易終而無味須如黃鍾大呂乃可八月除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萬壽觀兼權直學士院後因議不遣趙彬等家

屬還金觸檜怒侍御史李文會遂劾皓不省母出知饒州明年大水中官白鍔宣言燮理乖繆洪尚書名聞天下而朝廷不用檜怒繫鍔大理獄諫官詹大方論皓與鍔更相稱譽罷皓提舉江州太平觀李勤又附檜誣皓作欺世飛語責濠州團練副使安置英州居九年始復朝奉郎徙袁州至南雄州卒年六十八歿後一月檜亦歿帝聞皓卒嗟惜之復徽猷閣學士謚忠宣皓初在金范鎮之孫祖平爲傭奴皓言於金人而釋之劉光世庶女爲人豢豕亦贖而嫁之他貴族流落賤微者皆力拔以出既幸得歸爲檜所嫉復貶竄以歿悲夫

汪立信汪麟金明

汪立信、六安人、淳祐六年、登進士第、荆胡制置趙葵辟充參議官、葵去、馬光祖來代之、鄂州圍解、賈似道惡閫外之臣與己分功、欲以軍興時支散官物爲罪、擊去之、光祖與葵有隙、被旨、即召吏稽勾簿書、卒不能得、乃以正月望夕張燈宴設錢三萬緡爲葵放散官物、聞于朝、立信力爭之曰、方艱難時、趙公涖事勤勞、而公以非理擿拾之、公一旦去此、後來者復效公所爲、可乎、光祖怒曰、吾不能爲度外亦本分事、知奉朝命而已、君他日處此、勉爲之、立信曰、使某不爲則已、果爲之、必不效公所爲也、遂投劾去、景定二年、差知

江陵府、時襄陽圍急、立信上疏請益安陸府屯兵、凡邊戍皆不宜抽減并移、書似道謂、今天下之勢、十去八九、而君臣晏安、不以爲虞、夫天之不假易也、從古以然、且內郡何事乎多兵、宜盡出之江干、以實外禦、算兵帳、見兵可七十餘萬人、老弱柔脆十分汰二、爲選兵五十餘萬人、而沿江之守、又不過七千里、若距百里而屯、屯有守將、十屯爲府、府有總督、其尤要害處、輒參倍其兵、無事則泛舟長淮、往來遊徼、有事則東西齊奮、戰守並用、若久拘聘使、何益、徒使敵得以爲辭耳、請禮而歸之、許輸歲幣以緩師期、苟怳愒歲日、嚅傚湖山、則天敗我也、銜璧輿櫬之禮、請備以俟、

似道得書大怒、抵之地、詬曰、瞎賊狂言、乃尒、蓋以立信眇云、遂斥去、咸淳十年、元兵大舉伐宋、復以立信爲江淮招討使、俾就建康府庫募兵以援江上諸郡、立信受詔、即日上道、以妻子託愛將金明曰、我不負國家、尒亦必不負我、遂行、與似道遇蕪湖、似道拊立信背哭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立信曰、平章、平章、瞎賊今日更說一句不得、似道問立信何向、曰、今江南無一寸乾淨地、某去尋一片趙家地上死尒、既至建康、守兵悉潰、立信知事不成、即率所部數千人至高郵、欲控引淮漢、以爲後圖、已而聞似道師潰蕪湖、江漢守臣皆望風降遁、立信歎曰、吾今日猶得死於宋

土也、乃置酒召賓佐與訣、手爲表起居三宮、夜分起步庭中、慷慨悲歌、握拳撫案者三、以是失聲三日、扼吭而卒、伯顏入建康、歎息久之、曰、宋有是人、使果用我、安得至此、命求其家、厚恤之、金明以立信之喪歸葬丹陽、立信子麟在建康、不肯降、崎嶇走入閩中而死、

陸秀夫劉鼎孫

秀夫、鎮江人也、登進士第、李庭芝鎮江南、辟至幕中、時天下稱得士、以淮南爲第一、號小朝廷、二王走溫州、秀夫追從之、與陳宜中、張世傑等共立益王于福州、宜中以秀夫久在兵間、知軍務、每事咨訪始行、旋與宜中議不合、使言

者刼之張世傑曰此如何時動以臺諫論人屬井澳風王驚殂羣臣皆欲散去秀夫曰度宗皇帝一子尚在將焉置之乃與衆共立衛王時陳宜中往古城屢召不至乃以秀夫為左丞相與世傑共秉政至元十六年厓山破秀夫走衛王舟而世傑斷維去秀夫度不可脫乃杖劒驅妻子入海即負王赴海死時年四十四翰林學士劉冉孫亦驅家屬沉海不死被執搒掠不死復赴海

文天祥文陞杜滸鄒渢趙時賞趙孟濚

天祥字宋瑞吉水人也美晳如玉秀眉而長目顧盼燁然自為童子時見學宮所祠鄉先生歐陽修楊邦乂胡銓像

欣然慕之曰沒不俎豆其間非夫也年二十舉進士對策集英殿理宗親拔為第一德祐初以江上報急詔天下勤王天祥以江西提刑安撫使召入衛其友止之曰今大兵三道鼓行破郊畿薄內地君以烏合萬餘赴之何異驅羣羊而搏猛虎乎天祥曰吾亦知之第國家養育臣庶三百餘年一旦有急徵天下兵無一人一騎入衛者吾故不自量欲以身狥之庶天下忠臣義士有聞起者耳天祥性豪華平生自奉甚厚聲伎滿前至是痛自貶損盡以家貲為軍費每與賓佐語及時事輒流涕撫几八月提兵至臨安除知平江府留不遣朝議方擢呂師孟為兵部尚書封呂

文德和義郡王欲賴以求好天祥陛辭上言朝廷姑息牽制之意多奮發剛斷之義少乞斬師孟釁鼓以作將士之氣且言宋懲五季之亂削藩鎮建郡邑一時雖足以矯尾大之弊然國亦寖弱故敵至一州則破一州至一縣則破一縣中原陸沉痛悔何及今宜分天下為四鎮以廣西益湖南而建閫於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閫於隆興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閫於番陽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閫於楊州責長沙取鄂隆興取蘄黃番陽取江東楊州取兩淮如此則敵不難卻也時議以天祥論闊遠不報明年正月元兵至皐亭山距臨安三十里上下震恐有旨天祥詣伯顏軍

前遂與宰相吳堅同行伯顏留天祥軍中獨遣堅還明日與堅賈餘慶及樞密院謝堂家鉉翁劉岊與呂師孟奉降表至天祥大罵賈餘慶賣國伯顏乃趣天祥隨祈請使北行天台杜滸從至京口與天祥謀趣眞州眞州守將苗再成聞天祥至即喜而出迎且泣曰兩淮兵足以興復特二閫小隙不能合從耳天祥即以書遺二制置時制置使李庭芝以為天祥來說降使再成亟殺之再成不忍紿天祥出相城壘天祥乃東入海道遇兵伏環堵中然亦饑莫能起從樵者乞得餘糝羹行入板橋兵又至衆走伏叢篠兵入索之執杜滸去滸解所懷金與卒獲免因募二樵者以

賓荷天祥至高郵、復汎海以達溫州、益王立、天祥以觀文殿學士召、至福州、拜右丞相、至元十四年、元兵入汀州、天祥遂移漳州、出江西、入會昌、遣參謀張汴、監軍趙時賞、趙孟濚等、將兵薄贛城、鄒鳳以贛諸縣兵搗永豐、攻太和、吉入縣、復其半、惟贛不下、臨洪諸郡、皆送款、撫州何時等、皆起兵應天祥、分寧、武軍、建康、三縣豪傑、皆遣人如軍中受約束、然時勢至此、已無可爲矣、適元江西宣慰使李恒、遣兵援贛州、而自將兵攻天祥于興國、追至空坑、軍士皆潰、天祥妻妾子女皆見執、時賞坐肩輿、後兵問謂誰、時賞曰、我姓文、衆以爲天祥也、執之而歸、天祥以此得逸去、天祥

收殘兵奔循州、駐南嶺、至元十五年、進屯麗江浦、入般澳、益王殂、衛王繼立、天祥上表自劾、有詔獎諭天祥、其略曰、方敵氛之正惡、鞠旅勤王、及皇路之已傾、稍驅徇國、脫危機於虎口、涉遠道於鯨波、雖成敗利鈍、逆睹之未能、而險阻艱難、備嘗之已熟、如金百鍊而益勁、如水萬折而必東、丞相陸秀夫筆也、十一月元帥張弘範兵濟潮陽、天祥方飯五坡嶺、弘範兵突至、衆不及戰、天祥遂被執、急吞腦子不死、鄒渢自剄、扶入南嶺、乃死、官屬士卒得脫空坑者、至是皆死、杜滸先被執、至是亦遂以憂死、惟趙孟濚得遁去、天祥至潮陽、見弘範、請劒、弘範曰、殺之名在彼、容之名在

我、遂以客禮見之、與俱入厓山、使爲書招世傑、天祥曰、吾不能扞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乃書所過零丁洋詩與之、其末有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厓山破、軍中置酒大會、弘範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天祥泫然出涕曰、國亡不能救、爲人臣者、死有餘罪、況敢逃其死而二其心乎、弘範爲改容義之、遣使護送至京師、天祥在道、不食八日、不死、即復食、至燕、館人供張甚盛、天祥不寢處、坐達旦、遂移兵馬司、設卒以守之、天祥南冠而囚、平章阿合馬入館驛、坐名天祥問曰、你何以至此、天祥曰、南朝早用我、北可不至南、南可不至北、馬顧左右曰、此人生死由我、

天祥曰、亡國之人、要殺便殺、道甚由你不由你、馬默然而去、博羅丞相倨坐、名見天祥、入長揖、通事曰、跪、天祥曰、南之揖、即北之跪、吾南人行南禮、博羅叱左右曳天祥於地、天祥曰、天下事、有廢有興、自古帝王以及將相、滅亡誅戮、何代無之、天祥今日既已至此、但早施刑、即爲大幸、博羅曰、你道有興有廢、且道盤古到今、是幾帝幾王、天祥怒曰、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我今日非赴博學宏詞科、不暇泛言、博羅愧、乃云你既不肯說、且道古時曾有人臣將宗廟城郭土地、分付與別人了、又逃走去否、天祥曰、奉國與人、是賣國之臣也、賣國者必不去、去者必非賣國者也、予

前除宰相不拜、奉使軍前尋被拘執、巳而賊臣獻國、國亡、當死、所以不死者、以度宗二子在浙東、老母在廣耳、博羅曰、棄德祐嗣君、而立二王、忠乎、天祥曰、當此之時、社稷爲重、君爲輕、吾别立君、爲宗廟社稷計也、從懷愍而死者非忠、從元帝者爲忠、從徽欽而北者非忠、從高宗者爲忠、博羅語塞、忽曰、晉元帝、宋高宗、皆有所受命、二王立不以正、是篡也、天祥曰、景炎乃度宗長子、德祐親兄、不可謂不正、登極于德祐去位之後、不可謂篡、陳丞相以太后命、奉二王出宮、不可謂無所受命、博羅怒曰、尒立二王、竟成何功、天祥曰、立君以存宗社、存一日則盡臣子一日之責、何功

之有、曰、既知其不可、何必爲、天祥曰、父母有疾、雖不可爲、無不下藥之理、今日天祥至此、有死而已、何必多言、博羅欲殺之、而元主及大臣不可、弘範病中、亦表奏天祥忠于所事、願釋勿殺、乃囚之、時世祖多求才、南官王積翁言南人無如天祥者、遂遣積翁諭旨、天祥曰、國亡、吾分一死矣、儻緣寬假、得以黄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若遽官之、非直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舉其平生而盡棄之、將焉用我、積翁欲合宋官等十人、請釋天祥爲道士、留夢炎不可、曰、天祥出、復號名江南、置吾十人於何地、事遂巳、天祥在燕凡三年、坐臥一小樓、足不履地、上知天祥終不屈也、與宰相議釋之、有以天祥起兵江西事爲言者、未幾、中山有狂人、自稱宋主、有兵千人、欲取文丞相、京城亦有匿名書、上、因召入天祥、天祥請死、乃從之、俄有詔使止之、天祥死矣、天祥臨刑、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鄉拜而死、數日面如生、年四十七、其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天祥死前四日、司天奏三台折、方天祥過南安、道人告墓以弟璧之子陞爲嗣、又寄弟詩曰、親喪君曰盡、猶子是吾兒、大德中、陞奉母歐陽夫人、歸自豐州、過京師、有欲官之者、陞甑辭

家鉉翁

家鉉翁、眉州人、以廕補官、累官知常州、拜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元兵次近郊、丞相吳堅賈餘慶檄告天下守令以城降、鉉翁獨不署、文天祥女弟、坐兄故、繫奚官、鉉翁傾橐中裝贖出之、以歸其兄璧、鉉翁狀貌奇偉、身長七尺、被服儼雅、其學邃於春秋、自號則堂、元帝改館河間、乃以春秋教授子弟、數爲諸生談宋故事、及宋興亡之故、或流涕太息、成宗即位、放還、賜號處士、數年以壽終

謝枋得謝徽明二子

枋得、字君直、弋陽人也、爲人豪爽、好直言、與人論古今治

乱國家事必撳髯抵几跳躍自奮徐霖稱其如鷙鶚摩霄
不可籠縶兵潜宣撫江東辟差幹辦公事團結民兵以扞
饒信五年彗星出東方枋得考試建康摘似道政事爲問
目言兵必至國必亡漕使陸景思銜之上其藁於似道坐
訕謗追兩官謫居興國軍德祐元年枋得以江東提刑江
西招諭使知信州是時伯顏兵入臨安進攻信州信州不
守枋得乃變姓名入建寧唐石山轉茶坂麻衣躡屨人不
識之已而又去賣卜建陽市至元二十三年集賢學士程
文海薦枋得等二十二人辭不起又明年行省丞相忙兀
台將旨詔之枋得曰上有堯舜下有巢由枋得姓名不祥

不敢赴詔丞相義之不強也二十五年詔江南求人才尚
書留夢炎以枋得薦枋得遺書夢炎曰江南無人才求一
瑕呂飴甥程嬰杵臼厮養卒不可得也紂之亡也以八百
國之精兵而不敢抗二子之正論武王太公凜凜無所容
急以興滅繼絕謝天下殷之後遂與周並立使三監淮夷
不叛武庚必不死殷命必不黜夫女直之待二帝亦慘矣
而我宋今年遣使祈請明年遣使問安當時王倫謂梓宮
可還太后可歸終則二事皆符其言今一王倫且無之則
江南無人材可見也吾年六十餘矣所欠一死豈復有他
志哉終不行郭少師從瀛國公入朝既而南歸謂枋得曰

元本無意江南屢遣使使頓兵令毋深入待遲歲幣即議
和兵交三年無一介行李之事乃挐數百年宗社而降因
相與痛哭福建行省參政魏天祐欲薦枋得枋得罵曰天
祐仕閩無毫髮德意反起銀冶病民顧以我輩飾好邪天
祐怒強之北行二十六年至京師問謝太后及瀛國所在
再拜慟哭已而病遷憫忠寺見壁間曹娥碑泣曰小女子
猶尒吾豈不汝若邪留夢炎使醫持藥雜米飲進之枋得
怒棄之於地終不食而死枋得伯父徽明以特奏恩爲當
陽尉攝縣事時天基節上壽元兵奄至徽明出兵戰死二
子趨進抱父屍亦死

藏書名臣傳卷三十一

德業儒臣前論

李生曰道之在人猶水之在地也人之求道猶之掘地而求水也然則水無不在地人無不載道也審矣而謂水有不流道有不傳可乎顧掘地者或棄井而逃或自甘於涸濁鹹苦終身不見井泉而遂止者有之然而得泉者亦已衆矣彼謂軻之死不得其傳者眞大謬也惟此言出而後宋人直以濂洛關閩接孟氏之傳謂爲知言云吁自秦而漢而唐而後至於宋中間歷晋以及五代無慮千數百年若謂地盡不泉則人皆渴死久矣若謂人盡不得道則人道滅矣何以能長世也終遂泯没不見混沌無聞直待有宋而始闢闢而後可也何宋室愈以不競奄奄如垂絕之人而反不如彼之失傳者歟好自尊大標幟而不知其詬誣亦太甚矣今夫造爲謗言誣陷一家者其罪誅今以一語而誣千百載之君臣非特其民無道其臣無道其君亦且無道一言而千古之君臣皆不免於不道之誅誣罔若此有聖王出反坐之刑當如何也而可輕易若此矣乎晚年多暇意欲一洗千古之謗而力不能致全書又老來好書目力旣竭計有行游四方就正有道日聞所不聞庶幾快之而筋力衰矣出門復難就正未易噫耳目無功聞見自狹予雖欲尚論古人以知其世何可得也姑即平生所

知者錄而別之目爲有德之儒雖師友淵源莫詳次第而僅存什一要當知道無絕續人具隻眼云耳

藏書儒臣傳卷三十二

德業儒臣

荀卿

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騶衍之術、迂大而閎辯、奭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炙轂過髡、田駢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爲老師、齊尚脩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爲祭酒焉、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爲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嘗爲弟子、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于巫祝信禨祥、鄙儒小拘、(胡說)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荀卿嘗與臨武君論兵於趙孝成王前、王曰請問兵要、卿對曰要在附民、夫仁人之兵、上下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弟之事父兄、若手足之扞頭目、而覆胸腹也、故兵要在於附民而已、齊人隆技擊、得一首者賜贖錙金、無本賞矣、事小敵毳則偷可用也、事大敵堅則渙然離耳、是亡國之兵也、其去賃市傭而戰之幾矣、魏氏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屬之甲、操二石之努、負矢五十、置戈其上、冠冑帶劍、贏三日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氣力數年而衰、

而復利未可奪也、改造則不易周也、故地雖大、其稅必寡、是危國之兵也、秦人其生民也陿隘、其使民也酷烈、懷之以慶賞、鰌之以刑罰、使民所以要利於上者、非鬬無由也、使以功賞相長、五長首而隸五家、是最爲衆強長久之道、然皆干賞蹈利之兵、未有安制綦節之理也、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明說以)之仁義、(下說道理不中用)故招延募選、隆勢詐、尚功利、是漸之也、禮義教化、是齊之也、故兵大齊則制天下、小齊則制隣敵、若夫招延選募、隆勢詐、尚功利之兵、則勝不勝無常、相爲雌雄耳、夫是謂之盜兵、君子不由也、王曰善、請問爲將、卿曰號令欲嚴以威、賞罰欲必以信、處舍欲周以固、徙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遇敵決戰、必行吾所明、無行吾所疑、夫是之謂六術、無欲將而惡廢、無怠勝而忘敗、無威內而輕外、無見利而不顧其害、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泰、夫是之謂五權、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謂三至、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故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戰如守、行如戰、有功如幸、慎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

贖夫是之謂天下之將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軍制卿曰將死鼓御死轡百吏死職士大夫死行列聞鼓聲而進金聲而退順命爲上有功次之不殺老弱不獵田稼服者不禽格者用赦奔命者不獲凡誅非誅百姓也誅其亂百姓者也百姓有捍其賊是亦賊也故順刃者生傃刃者死奔命者貢有誅而無戰不屠城不潛軍不留衆師不越時故亂者樂其政不安其上者欲其至也臨武君曰善陳囂問曰先生論兵常以仁義爲本然則又何以兵爲哉卿曰仁者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故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李生曰荀與孟同時

其才俱美其文更雄傑其用之更通達而不迂不曉當時何以獨抑荀而揚孟軻也中間亦尊周孔然非俗所以尊者亦排墨子亦非十二子然亦非世俗之所以排所以非者故曰荀孟吁得之矣

孟軻　附樂克論

李生曰孟氏之學識其大者眞若登孔子之堂而受衣鉢也其足繼孔聖之傳無疑其言性善亦甚是然至盡排衆說猶未免執定說以騁已見而欲以死語活人也夫人本至活也故其善爲至善而其德爲明德也至善者無善無不善之謂也惟無善無不善乃爲至善惟無可無不可始

爲當可耳若執一定之說持刊定死本而欲印行以通天下後世是執一也執一便是害道孟氏已自言之矣惟夫子之善言性也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上知與下愚不移不執一說便可通行不定死法便足活世故曰孔子其太極乎萬世之師也宜也孟氏知尊夫子而願學之也亦宜也然以爲賢於堯舜以爲生民未有則亦不自知其言之過矣夫孔子自謂好古敏求學而後知之者矣乃堯舜性之也何易賢也若謂舉作用而言則孔子之舉措分明是舜以下聖人之舉措也觀其蔘稱周公可見矣夫周公且非舜比也而況堯乎當堯之時洪水之害極矣衆方舉

鯀堯故知之然且順衆而用之不徒用之用之且至于九載至九載而績用弗成也乃已其舉禹舉稷舉皐陶伯益舉十六相而誅三凶且殛鯀也皆舜攝位以後事也由此觀之則堯之端拱成化後世烏能知之哉而以爲賢於堯不過情乎然此猶可委曰弟子互相神聖其師云耳乃王霸之辨則舛謬不通甚矣夫稱天下之所歸往曰王前此而王者有三故曰三王王者不足爲天下之歸往則方伯連帥修其職業佐王者以定諸侯寧一天下於是始稱方伯之任故謂之伯言其能任伯兄之事率諸兄弟以宗周無敢相攻伐也此其借之之力固所以脩方伯之職非分

外舉也何以得罪於三王乎吾以爲正有功於三王者矣故爲三王易爲五伯難夫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二百餘年之周借是以延長不滅誰之功耶而以謂無道桓文之事可歟蓋孟氏徒知夫子小管仲之器而不知夫子實心服管仲之功也其小仲之器者亦大槩爲門弟子云耳當時如子貢不免以得邦家望夫子故夫子曰待勢而彰其器小也人亦何待功業烜赫而後足以立於世哉非以夫子之事功爲能有加於仲也

李生曰孟子以樂克爲善人信人夫曰善人則不踐迹矣

曰信人則有入室之望矣可喜何如也夫人之所以終不成者謂其效顰學步徒慕前人之迹爲也不思前人往矣所過之迹亦與其人俱往矣尚如何而踐之此如嬰兒然嬰兒之初生也未能行立須藉父娘懷抱提攜乃能有往稍長便不用矣況既長且大歟今之踐迹者皆嬰兒之類須賴有人在前爲之指引者也非大人事也夫大人之學止於至善至善者無善之謂無善則無迹尚如何而踐之然則非但不必踐不可踐不當踐雖欲踐之而不得焉者也夫孔子非迹乎然而孔子何迹也今之所謂師弟子皆相循而欲踐彼迹者也可不大哀乎惟是世間一種善人自然胎合至善之初生本便自不肯依人脚跡作轅下之駒故孔子屢稱之而極言其不可得見今乃孟子遽以許樂克則樂克亦可人哉吾且極言之凡人之生負陰而抱陽陽輕淸而直上故得之則爲狂陰堅凝而執固故得之則爲狷雖或多寡不同參差難一未能純乎其純然大槩如是而已惟彼純陽之健純陰之順則其人難得見故夫子思之自今觀之聖人者中行之狂狷也君子者大而未化之聖人也善人者狂士之徽稱也有恒者狷者之別名也是皆信心人也故曰忠信之人可以學禮曰主忠信夫善人而至于信則駸駸矣是信者狂狷之所以成始成終

者也惟其不學則謂之善人從事於學則謂之君子由有學而悟無學則謂之中行而信實根抵之矣學者不識善人之實乃以廉潔退讓篤行謹默之士當之是入鄉愿之室而冒焉以爲登善人之堂也一何視善人之淺哉孔子之門曾點以狂而見道曾參以狷而信道此其彰彰較著焉求之於古必如伯夷伊尹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方可名爲狷者若柳士師則狂者流矣由此觀之放勳狂而帝文王狂而王泰伯狂而伯皆狂也若舜也禹也湯與武也以至太公周召之列皆狷也微子狂而去箕子狂而奴比干狷而死夫子曰殷有三仁焉曰三仁無彼

此也管夷吾狂之魁也漢高帝狂之神文帝狂之聖也陶朱狂而哲子房狂而義莊周列禦寇道家之所謂狂也曹相國汲長孺道家之所謂狷也皆能措刑於不用已不勞而民安之矣荀之與楊聖門之所謂狂狷也韓子何人而遽指其醇疵哉若陶淵明肆於菊東方朔肆於朝阮嗣宗肆於目劉伯倫王無功之徒肆於酒淳于髡以一言定國肆於口皆狂之上乘者也難之難者其東方生乎避世金馬門以萬乘爲僚友所謂古之狂也肆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人而與之是狷也孟氏之所謂次也猶言志至而氣即次之謂不可以軒

輕也惟天之生狂者不數故古今豪傑獨狷者差多耳吾且畧陳其一二焉伍員以孝狷屈平以忠狷藺相如以勇狷貫高以氣狷魯仲連之倫以俠狷天下後世但指以爲一偏一曲之士未有知其脩者下至東漢節義之士大率如此矣惟牛醫兒一脉頗爲害事甚至互相標榜目爲魯國顏子自謂旣明且哲實則賊德而禍來學回視家國將傾諸賢就戮上之不能如孫登之汚埋次之不能如皇甫規之不與下之不能與狐兎之悲方且沾沾自喜因同志之死以爲名高是誠何忍哉此鄉愿之學狂狷之實不可以不早辨也寧獨是文章亦然李謫仙王摩詰詩人之狂也杜子美孟浩然詩人之狷也韓退之文之狷柳宗元文之狂是又不可不知也漢氏兩司馬一在前可稱狂一在後可稱狷狂者不輓於道而狷者幾聖矣雖心源瑩徹未知何如于獨恠其論人物定是非古今前後一眼覷破如日鏡之於形影也如死者復生立而在于前相對語笑復欷歔泣涕感慨抵掌搤腕而不能已也蘓氏兄弟一爲狂一爲狷拔公論議節槩頗與謫仙相似第猶有耿耿忠愛之意卒至坎壈以死亦其宜耳當其時君相知之矣但所謂知公者亦不過以其才之奇耳則謂之不知公亦可也其殆孔北海禰正平之狂與嗟夫世無孔子則古今天下

無眞是非世無司馬則誰爲繼孔子者此予之所以語狂狷也知狂狷則知善人矣然則樂克亦可人哉

楊雄

楊雄字子雲成都人也雄少而好學不爲章句訓詁通而已爲人簡易佚蕩口吃不能劇談默而好深湛之思顧常好辭賦先是蜀有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雄心壯之每作賦常擬之以爲式又恠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作離騷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讀之未嘗不流涕也以爲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乃作書往往摭離騷文而反之自崏山投諸江流以弔屈原名

曰反離騷、又旁離騷作重一篇、名曰廣騷、又旁惜誦以下至懷沙一卷、名曰畔牢愁、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祠甘泉泰畤汾陰后土以求繼嗣、召雄待詔承明之庭、正月從上甘泉、還奏甘泉賦、甘泉本因秦離宮、既奢泰、而武帝復增通天高光迎風宮、故遂推而隆之、乃上比於帝室紫宮、若曰此非人力之所爲、黨鬼神可也、又是時、趙昭儀方大幸、每上甘泉、常法從、在屬車間豹尾中、故雄聊盛言車騎之衆、參麗之駕、非所以感動天地、逆釐三神、又言屏玉女、卻虙妃、以微戒齋肅之事、賦成奏之、天子異焉、其三月、將祭后土、上乃帥羣臣橫大河、湊汾陰、既祭、

行遊介山、回安邑、顧龍門、覽鹽池、登歷觀、陟西岳以望八荒、迹殷周之虛、眇然以思唐虞之風、雄以爲臨川羨魚、不如歸而結罔、還上河東賦、其十二月羽獵、雄從、聊因校獵賦以風、明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秋命右扶風發民入南山、西自褒斜、東至弘農、南毆漢中、張羅罔罝罘、捕熊羆豪豬虎豹狖玃狐兔麋鹿、載以檻車、輸長楊射熊館、以罔爲周阹、縱禽獸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獲、上親臨觀焉、是時農民不得收斂、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聊因筆墨成文章、故藉翰林以爲主人、子墨爲客卿以風、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

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或嘲雄以玄尚白、而雄解之、號曰解嘲、雄以賦者、將以風也、必推類而言、極麗靡之辭、閎侈鉅衍、競於使人不能加也、既乃歸之於正、然覽者已過矣、往時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賦、欲以風、帝反縹縹有凌雲之志、繇是言之、賦勸而不止、明矣、又頗似俳優淳于髡優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賢人君子詩賦之正、於是輟不復爲、而大覃思渾天、參摹而四分之、極於八十一、旁則三摹九据、極之七百二十九贊、亦自然之道也、故觀易者見其卦而名之、觀玄者數其畫而定之、客有難玄太深者、雄又解之、號曰解難、班固贊曰、此雄之自序云、初雄年四十

餘、自蜀來至游京師、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奇其文雅、召以爲門下史、薦雄待詔、歲餘、奏羽獵賦、除爲郎、給事黃門、與王莽劉歆並、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當成哀平間、莽賢皆爲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位、談說之士用符命稱功德獲封爵者甚衆、雄復不侯、以耆老久次轉爲大夫、蓋其意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也、以爲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善於倉頡、作訓纂、箴莫善於虞箴、作州箴、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皆斟酌其本、相與依放而馳騁云、於時皆忽之、唯劉歆及范逡敬焉、而桓

譚以爲絕倫王莽時劉歆甄豐皆爲上公莽旣以符命自立卽位之後欲絕其原以神前事而豐子尋歆子棻復獻之莽誅豐父子投棻四裔辭所連及便收不請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事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乃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何故在此間問其故乃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雄不知情有詔勿問然京師爲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靜作符命雄以病免復召爲大夫家素貧嗜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游學而鉅鹿侯芭嘗從雄居受其太玄法言焉劉歆亦嘗觀之謂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

玄何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雄笑而不應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侯芭爲起墳喪之三年時大司空王邑納言嚴尤聞雄死謂桓譚曰子嘗稱楊雄書豈能傳於後世乎譚曰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楊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薄仁義非禮學然後世好之者尚以爲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今楊子之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詭於聖人若使遭遇時君更閱賢智爲所稱善則必度越諸子矣

馬融

馬融扶風人爲人美辭貌有俊才博通經籍大將軍鄧騭聞融名召爲舍人不應客於涼州武都漢陽界中會羌虜起邊方擾亂米穀踊貴自關以西道殣相望融饑困乃悔而歎曰古人有云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爲所以然者生貴於天下也今以曲俗咫尺之羞滅無貲之軀殆非也故往應騭召拜爲校書郎中詣東觀典校秘書是時鄧太后臨朝騭兄弟輔政而俗儒世士以爲文德可興武功宜廢遂寢蒐狩之禮息戰陳之法故猾賊從橫乘此無備融乃感激以爲文武之道聖賢不墜五材之用無或可廢元初二年上廣成頌以諷諫頌奏忤鄧氏滯於

東觀十年不得調因兄子喪自劾歸太后聞之怒謂融羞薄詔除令禁錮之太后崩安帝親政召還郎署復在講部車駕東巡岱宗融上東巡頌大將軍梁商表爲從事中郎轉武都太守桓帝時爲南郡太守融舊得罪大將軍梁冀冀因諷有司奏融在郡貪濁免官髡徙朔方自刺不死得赦還復拜議郎重在東觀著述融才高博洽爲世通儒教養諸生常有千數涿郡盧植北海鄭玄皆其徒也善鼓琴好吹笛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嘗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弟子以次相傳鮮有入其室者嘗欲訓左氏春秋及見賈逵鄭衆注乃曰賈君精而不博鄭君博

而不精既精既傳吾何加焉但著三傳異同說注孝經論語詩易三禮尚書列女傳老子淮南子離騷年八十八卒於家族孫日磾獻帝時位至太傅論曰馬融辭命鄧氏逡巡隴漢之間將有意於居貞乎既而羞曲士之節惜不貲之軀終以奢樂恣性黨附成譏固知識能匡欲者鮮矣夫事苦則矜全之情薄生厚故安存之慮深登高不懼者胥靡之人也坐不垂堂者千金之子也原其大畧歸於所安（范氏見道語）而已矣物我異觀亦更相笑也

鄭玄

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少好學不樂爲吏其父數責

之不能禁遂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筭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者五十融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玄善筭乃召見於樓上玄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歎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玄遊學十餘年乃歸家貧客耕東萊學徒相隨已數百千及黨事起乃與孫嵩等四十餘人同被禁錮時任城何休好公羊學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玄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靈帝末黨禁解大將軍何進聞而辟之州郡廹脅玄不得已詣進進爲設几秩禮待甚優玄不受朝服而以幅巾見一宿遂逃去時年六十矣後將軍袁隗表爲侍中玄以父喪不行國相孔融深敬禮玄嘗屣履造其門又告高密縣爲玄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者之意今鄭君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皆稱曰公商山四皓潛光隱輝世嘉其高亦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爲通德門以旌異之會黃巾寇青部玄乃避地徐

州徐州牧陶謙接以賓師之禮建安元年自徐州還高密道遇黃巾倉卒羅拜因相約不入玄境袁紹時總兵冀州遣使要玄大會玄最後至玄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容儀溫偉紹客多豪俊並有才說見玄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說異端百家互起玄依方辨對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嗟服汝南應劭時亦在坐因自言曰故太山太守應中遠北面稱弟子何如玄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閥劭有慙色紹乃表玄爲左中郎將不就公車徵爲大司農給安車一乘令所過長吏送迎玄皆以病自乞五年春夢孔子告曰起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

在巳既寢以讖合之知命當終時袁紹方與操相拒於官渡令其子譚逼玄隨軍玄不得已載病而行到元城縣疾篤不進卒年七十四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縗絰赴會千人門生相與撰玄答諸弟子問依論語作鄭志八篇玄所著凡百餘萬言

王通

王通字仲淹太原人父隆開皇初以國子博士待詔雲龍門著興衰要論七篇每奏帝未嘗不稱善後出爲昌樂令秩滿退歸遂不仕四年通始生九年江東平隆歎曰王道無敘天下何爲而一乎通時甫十歲對曰上失其道民散

久矣夫子之歎蓋憂生人勞於聚斂而天下將亂乎隆異之遂告以元經之事通後受書於東海李育學詩於會稽夏琠問禮於河東關子明正樂於北平霍汲考易於族父仲華不解衣者六歲仁壽三年通始冠慨然有濟蒼生之心西遊長安見隋文帝因奏太平十二策帝喜曰此天以生賜朕也下其議於公卿公卿多不悅時將有蕭牆之釁矣通知謀不用乃歸大業元年徵不至通乃續詩書正禮樂脩元經讚易道九年而六經大就門人河南董常太山姚義京兆杜淹趙郡李靖南陽程允扶風竇威河東薛收中山賈瓊清河房玄齡鉅鹿魏徵太原温大雅潁川陳叔達等咸北面稱師受王佐之道焉十三年江都難作通有疾召薛收謂曰吾夢顏回稱孔子之命曰歸休乎吾不起矣寢疾七日而終門弟子共議謚謂文中子二子長曰福郊少曰福時

李生曰文中子於道稍有見其自負亦不小然學未離門戶教不出垣墻而責房魏不能興禮樂幷矣當太宗時門弟子羅列將相未爲不遇也而曰有君無臣曰必待董薛則仲淹之教可知矣彼其區區欲以周公之禮樂治當時之天下以井田封建肉刑爲後世之必當復一步一趨舍孔子無足法者然則使通而在猶不能致治平也況其徒

乎

胡瑗

胡瑗字翼之泰州海陵人以易經教授吳中景祐初更定雅樂范仲淹薦瑗以白衣對崇政殿與鎮東軍節度推官阮逸同較鍾律丁度等謂非古制罷之授瑗試秘書省校書郎范仲淹經畧陝西辟州推官以保寧節度推官教授湖州瑗教人有法科條纖悉備具視諸生如其子弟諸生亦信愛如其父兄從之游者常數百人慶曆中興太學下湖州取其法著爲令以殿中丞致仕皇祐中更鑄太常鐘磬驛召瑗逸與近臣太常官議秘閣遂典作樂授國子監

直講、樂成、遷大理寺丞、瑗既居太學、其徒益衆、太學至不能容、取旁官舍處之、禮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居四五、嘉祐初、擢太子中允、天章閣侍講、仍治太學、既而疾、不能朝、乃以太常博士致仕、陳瓘問徐積、佛氏有悟門、儒者有否、積曰、有、積從安定先生學、先生晩畜二姬、一日延積中堂、二姬侍側、積請於先生曰、或有問者、何以告之、先生曰、莫安排、李生曰、不安排、正安排也、胡安定尚未夢見安定在、況徐積乎、

穆修

穆修、字伯長、汝陽人、師陳摶、傳易學、性豪褊、少合人、有書

其詩于禁中者、眞宗見之而問、或對曰、穆脩、上曰、有士如此、何以不薦、宰相丁謂對曰、此人行不逮、由是上不復問、登進士第、爲潁文學參軍、當時呼曰穆參軍、老益貧、家有唐本韓柳集、脩因丐於所親、得鏤板、印數百帙、携入京鬻之、有儒生數輩至肆、共取閱、修奪取、怒視曰、先輩能讀一篇、不失一句、當以全部相送、遂終年不售、時學者方事聲律、未知古文、修始爲之倡、其後尹洙始從之學古文、又傳其春秋學、

李之才

李之才、字挺之、天聖八年、同進士出身、爲人坦率自信、無矯厲、師河南穆脩、脩性卞嚴寡合、雖之才亦頻在訶怒之中、之才事之益謹、卒能受易、初爲衛州獲嘉主簿、權共城令、時邵雍居母憂、築室於蘇門山百源之上、之才叩門來謁、勞苦之曰、好學篤志、果何似、雍曰、簡策之外、未有適也、之才曰、君非迹簡策者、其如物理之學何、他日又曰、物理之學學矣、不有性命之學乎、雍再拜、願受業、於是先示之以陸淳春秋、然後授易而終焉、之才器大、久不調、或惜之、屈延年曰、時不足以容君、盍去之、遂隱去、再調孟州司法參軍、范雍守孟、未之知也、雍初自洛建節守延安、相送者皆出境、頃謫安陸、之才沿檄見雍於洛陽、前日相送之人

無一在者、雍始恨知之之晚云、澤州判官劉羲叟從受曆法、世稱羲叟曆法、遠出古今、有楊雄張衡所未喻者、實之才啓之、歐陽脩使河東、薦羲叟及脩唐史、令羲叟專脩律曆天文五行志、

邵雍　伯溫附

邵雍、字堯夫、蚤學於百原、堅苦刻厲、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衛人善之、始居衛、師事李之才、後居洛幾三十年、築安樂窩以居、自號安樂先生、病畏寒暑、嘗以春秋時行遊、每出乘小車、士大夫家聽其車音、倒屣迎致、雖兒童奴隸、皆知歡喜尊奉、遇主人喜客、則留三五宿、或經月

忘返、與富弼早相知、富弼初入相、謂門下士田棐曰、爲我問邵堯夫可出、當以官職起之、不、卽命爲先生處士、雍謝曰、若進、(見平生矣)豈能禁吏責、旣閑、安更用名爲、弼乃因明堂祫享赦、詔天下舉遺逸、王拱辰尹洛、以雍應詔、除試將作監主簿、不起、熙寧二年、呂誨吳充祖無擇薦雍、除潁州團練推官、辭不許、旣受命、卽引疾、雍於是始爲隱者之服、烏帽緇褐、見卿相不易也、司馬光依禮記作深衣、雍曰、某爲今人、但當服今人之服、富弼自汝州得請歸洛、養疾築第、與雍天津隱居相邇、曰、自此可時相招矣、雍曰、公相招、未必來、不召、或自至、弼謝客、嘗令二青衣蒼頭掖之以行、一日與

雍論天下事、弼喜甚、不覺獨步下堂、雍戲曰、忘卻柱杖矣、弼以雍年高、勸學脩養、雍曰、不能學人胡走亂走也、熙寧十年夏、感微疾、雍笑謂司馬公曰、雍欲觀化一巡、程顥曰、先生至此、他人無以爲力、願自主張、雍曰、無可主張者、至七月四日夜五更捐館、雍卒、程顥誌其墓曰、昔七十子學於仲尼、其傳可見者、惟曾子所以告子思、子思所以授孟子者耳、其餘門人、各以其材之所宜爲學、雖同尊聖人、所因而入者、門戶則衆矣、況後此千餘歲、師道不立、學者莫知其從來、獨先生之學爲有傳也、語成德者、昔難其居、若先生之道、就所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元祐中、韓維尹

洛、請諡于朝、歐陽脩之子棐時在太常、謂人曰、棐昔入洛、先公正叅大政、臨行告戒曰、洛中有邵堯夫、吾獨不識之、棐至洛、見先生、先生特爲棐徐道其立身本末甚詳、出門揖送、猶曰、足下其無忘鄙野之人、於異日、棐伏念先生、未嘗辱教一言、雖欲不忘、亦何事耶、後二十年、棐入太常爲博士、次當作諡議、乃恍然周省先生當時之言、落筆若先生之自序、無待其家所上文字也、謝良佐云、堯夫直是偏霸手段、如富公身都將相、嚴重有威、他將做小兒樣看、明道云、堯夫欲傳數於某兄弟、一日因監試無事、以其說推算之、皆合、出謂堯夫曰、堯夫之數只是加一倍法、堯夫驚

拊其背曰、大哥恁地聰明、雍疾革、顥問從此永訣、更有見告乎、雍舉兩手示之曰、面前路徑須令寬、路窄則自無(頂門一針)著身處、況能使人行也、一日顥又往視之、曰堯夫平日所學、今無事否、答曰、你道生薑樹上生、我也只得依你說、一人云、有新報、堯夫問有甚事、曰某事、堯夫曰、我將爲收卻幽州也、治平間、雍與客散步天津橋上、聞杜鵑聲、慘然不樂、客問其故、雍曰、洛陽舊無杜鵑、今始有之、客曰、何也、雍曰、不二年、上用南士爲相、多引南人、專務變更、天下自此多事矣、客曰、何以知之、雍曰、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飛類、得氣之先者也、

春秋書六鷁退飛、鴝鵒來巢、氣使之也、自此南方草木皆可移、南方疾病瘴瘧之類、北人皆苦之矣、煕寧初、其言乃驗、煕寧三年、初行新法、天下騷然、門生故舊、仕宦四方者、皆欲投劾而去、雍曰、正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寛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投劾而去何益、雍與商州趙守有舊、時章惇作商州令、一日守請雍與惇會、惇縱横議論、初不知雍、因語及洛中牡丹、守謂惇曰、先生洛人也、知花爲甚、雍乃言曰、洛人以見根撥而別花之高下者爲上、見枝葉而知者次之、見蓓蕾而後知者下也、惇黙然、惇後欲從雍傳數學、雍謂須十年不仕乃可、伯温云、邢和叔欲從

先君學、先君畧爲開其端倪、和叔援引古今不已、先君曰、姑置是、此先天學、未有許多言語、故和叔留別詩有云、圯下毎慙呼孺子、床前時得拜龎公、先君亦云、覩君自比諸葛亮、顧我殊非黄石公、謝顯道云、堯夫之數、邢七要學、堯夫不肯、曰徒長姦雄、

邵伯温字子文、初授大名府助教、調潞州長子縣尉、蔡確之罷相也、邢恕自襄州移河陽、詣確謀造定策事、及司馬康欲詣闕、恕召之、伯温謂康曰、公休未見君、不宜枉道、先見朋友、康曰、已諾之矣、可如何、伯温曰、恕傾巧、或以事要公休、必爲異日之悔也、康不聽、恕果勸康作書稱確以爲他日全身保家之計、蓋恕以康爲司馬光之子、若言確有定策功、世必信之、紹聖初、章惇爲相、惇常事康節、因與伯温論及康節之學、曰、嗟乎、吾於先生不能卒業也、伯温曰、先君先天之學、論天地萬物之理盡矣、苟其信也、則人之仇怨可忘矣、惇方興黨獄、故伯温以此諷之、徽宗卽位、伯温上書、辨宣仁誣謗、解元祐黨、戒勞民用兵、語極懇至、紹興四年卒、年七十八、初雍常與伯温曰、世亂蜀安、稍可寧居、及宣和末、伯温載家使蜀、故免於難、伯温常論元祐紹聖之政曰、公卿大夫當知國體、以蔡確之奸、投之死地、亦何足惜、范忠宣知國體者也、故毎欲薄確之罪、時既不能

用、退而行確詞命、然後求去、君子長者用心也、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疾惡太甚、卒貽後日縉紳之禍、可奈何、趙鼎少從伯温游、嘗表伯温之墓曰、以學行起元祐、以名節居紹聖、以言廢崇寧、世以此三語、蓋伯温出處云、

周敦頤　恩蔭

周敦頤字茂叔、道州人、用舅氏龍圖閣學士鄭向奏、授洪州分寧縣主薄、部使者薦以爲南安軍司理叅軍、敦頤博學力行、聞道甚早、常作太極圖、易說、易通數十篇、在南安時、年尚少、不爲守所知、洛人程珦攝通守事、因與爲友、而使其二子顥頤往受學焉、移柳州、轉簽書合州判官、趙抃

時爲使者、人或說敦頤抃信之、及抃守虔、敦頤適通判州
事、抃熟視其所爲、乃更執其手、曰、今日乃知周茂叔也、熙
寧初以疾求知南康軍、因家廬山蓮花峰下、廬山之麓有
溪、發源於蓮花峯、潔清紺寒、下合湓江、敦頤樂之、因取營
道所居濂溪爲之號、而築書堂其上、熙寧六年卒、年五十
七、二子曰壽曰燾、敦頤每令二程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
故頤之言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
也之意、王安石爲江東提點刑獄時、茂叔遇之、與之語、獨
移時、安石退而精思至忘寢食、時安石年四十、茂叔年四
十四、或曰、荊公少年、不可一世士、獨懷刺謁濂溪、足三及

門而不見、荊公恚曰、吾獨不可自求之乎、程頤曰、周茂叔
窗前草不除、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顥少年好獵、既見
敦頤、自謂無此好矣、敦頤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
發、一日萌動、復如前矣、後十二年、見獵者、不覺有喜心、乃
知先生非虛言也、謚議曰、先生博學力行、會道有元、脉絡
貫通、上接洙泗、下逮河洛、以元易名、庶幾百世之下、知孟
氏之後、觀聖道者、必自濂溪始、蒲宗孟墓碣曰、嘉祐己亥、
泛蜀江、道合陽、與周君語、三日三夜、退而歎曰、世有斯人
歟、以妹歸之、朱震進易傳表曰、陳摶以先天圖傳种放、放
傳穆脩、脩以太極圖傳周敦頤、邵伯溫作易學辨惑、記康

節先生事、曰伊川同朱光廷公掞訪先君、先君因與論道、
伊川指面前食卓、曰此卓安在地上、不知天地安在甚處、
先君爲極論天地萬物之理、以及六合之外、伊川歎曰、平
生惟見周茂叔論至此、黃廷堅作濂溪詞序云、舂陵周茂
叔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或謂先生與胡文恭
公同師潤州鶴林寺僧壽涯、張栻曰、濂溪始學陳希夷、後
（圻說）
來自有所見、李生曰、果何見耶、吾不知矣、

程顥

程顥、字伯淳、河南人、顥生而神爽、中進士第、調鄠縣主簿、
民有借其兄宅以居者、發地得藏錢、兄之子訴于縣、縣令

曰、此無證佐、何以決之、顥曰、此易辨爾、卽先問其兄之子、
曰、爾父藏錢當幾何時、曰四十年、彼借宅以居、又幾何時、
曰二十年、卽遣吏取錢十千視之、謂借宅者曰、此錢皆爾
未借宅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遂服、令大奇之、鄠縣有
稅官以賄播聞、然怙力自恃、前此監司州將皆憚之、而未
發、顥至、其人輒言曰、外人謂某盜官錢、新主簿將發某、某
勢窮、必殺人、顥笑曰、人之爲言、一至于此、足下食君之祿、
詎肯爲盜、萬一有之、將救死不暇、安能殺人、其人不敢言、
卒私償其所盜以去、再調江寧府上元縣主簿、顥嘗云、一
命之士、苟存心于愛物、於人必有所濟、時謝景溫尹金陵

說春秋、顥時取之、至言易、則曰非是、程顥曰、二君皆通易、監司談經、而主簿曰非是、監司不怒、主簿敢言、非通易能之乎、以御史中丞呂公著薦、授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聞顥名、召對之日、從容咨訪、毎將退、必曰頻求對來、欲常相見爾、一日召對甚久、日官報午正、庭中人相謂曰、御史不知上未食邪、時王安石日益進用、親幸、一日顥被旨、赴中書議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顥、顥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之、又一日、因論事不合、謂顥曰、公之學如上壁、顥曰、叅政之學、如捉風、後來安石逐不附己者、獨不及顥、曰此人雖未知道、亦忠信人也、顥

嘗曰、熙寧初、介甫行新法、並用君子小人、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為俗學不通世務、小人苟容諂佞、介甫以為有材、能知變通、君子既去、所用皆小人、爭為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當其時、衆君子不與之爭、勢久自緩、委曲平章、尚有聽從之理、小人無隙可乘、其為害不至如此之甚也、又曰新政之改、亦是吾黨爭之太過、成就今日之事、塗炭天下、亦須兩分其罪可也、既改差簽書鎮寧軍節度判官、河清卒、於法不他役、中人程昉為外都水丞、欲盡取諸埽兵治二股河、朝廷命以八百人與之、天方大寒、役不能堪、遂逃歸、衆畏昉欲弗納、顥曰此逃死自歸耳、弗納必為亂、卽親往開門撫納、諭歸休三日、仍復役、曹村埽決、顥時方救小吳、相去百里、州帥劉渙急告顥、顥謂帥曰、曹村決、京城可虞、請盡以廂兵見付、事恐不集、公當親率禁兵以繼之、帥遂以本鎮印授顥、顥命善泅者、銜細繩先渡決口、水方奔注、達者百一、卒引大索以濟、兩岸並進、晝夜不息、數日而合、將合時、有大木自中流而下、顥顧謂衆曰、得此巨木橫流入口、則事濟矣、語纔已、木遂橫、衆皆以為至誠所致云、神宗念顥不置、會脩三經義、語執政曰、程顥可用為執政、安石不對、又有登對者、自洛至、上問曰、程顥安在、眞佳士也、哲宗卽位、召為宗正寺丞、未行、以疾終、時元豐八年也、

年五十四、文彥博采衆議、以表其墓曰明道先生、顥之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顥二子、端懿端本、陳瓘作責沈文云、葉公當世賢者、魯有仲尼而不知、宜乎子路之不對也、元豐乙丑、予為禮部貢院官、適與范淳夫同舍、淳夫云、顏子不遷不貳、惟伯淳有之、予曰、伯淳誰也、淳夫默然久之曰、不知有程伯淳耶、予時自媿不可言

謝良佐

謝良佐、字顯道、上蔡人、與游酢楊時呂大臨在二程之門、

號四先生、初良佐見明道先生、先生語之曰、此秀才展拓
得開、將來可望也、又一日謂諸弟子曰、爾輩在此、只是學
某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盍若行之、弟子請問、先生曰、
且靜坐、良佐自負該博、初見先生、每舉史書以對、先生曰、
賢却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矣、良佐汗流浹背、面發赤、
先生云、只此便是惻隱之心、及見先生讀史、又却逐行看
過、不遺一字、良佐大不服、後來省悟、乃將此事做話頭、接
引博學之士、既而見伊川、伊川曰、相別一年、做甚工夫來、
良佐曰、也只去得個矜字、曰、何故、曰子細點檢得來、病痛
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個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點頭、因

語在坐曰、此人為學、切問而近思者也、良佐後告歸應舉、
伊川曰、何不止試大學、良佐對曰、蔡人尠習禮記、決科之
利也、伊川曰、汝之是心、已不可入於堯舜之道矣、良佐乃
止、是歲亦登進士第、宰應城、胡安國以典學使者行部過
之、請以弟子禮見、入門、見吏卒植立廷中、如土木偶人、肅
然起敬、遂稟學焉、嘗言人須知命、予未及第時、夢入內庭、
不見神宗、但見太子垂涕而泣、及釋褐、而神宗晏駕、哲宗
嗣位、乃知萬事真實有命、非人力所能計較也、又言舊多
恐怖、每於危階上蹈險以習之、所著有論語說、及文集語
錄行於世、朱熹云、先生以生意論仁、以實理論誠、以常惺

惺論敬、以求是論窮理、其命意皆精當、而直指窮理居敬
為入德之門、則又最得明道教人之綱領、其同時及門之
士亦皆稱其言論閎肆、善啟發人、今讀其書、尚可想見也、
又曰孔門只說為仁、上蔡却說知仁、人能見得此心、便是
為仁、上蔡之說、一轉而為張子韶、再轉而為陸子靜、上蔡
所不敢衝突者、子韶盡衝突之、子韶所不敢衝突者、子靜
盡衝突之、上蔡說仁說覺、分明是禪、如云見此消息不下
工夫之類是也、卓吾曰、不因文公言、那得知顯道、

楊時、

楊時、字中立、將樂人、熙寧九年、中進士第、時河南程顥與

弟頤講學於熙豐之際、河洛之士、翕然師之、時調官不赴、
以師禮見顥於潁昌、其歸也、顥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四年
而顥死、時聞之、設位哭寢門、而以書赴告同學者、後又見
程頤於洛、頤偶瞑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頤既覺、則門外
雪深尺許、久之、歷知瀏陽餘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四方
之士多從之游、號曰龜山先生、會有使高麗者、國主問龜
山安在、使回以聞、蔡京乃召為著作郎、時朝廷方圖燕雲、
虛內事外、時謂燕雲之師宜退守內地、以省轉輸之勞、募
邊民為弓弩手、以殺常勝軍之勢、執政不能用、及聞金人
入攻、時謂執政曰、今日事勢、如積薪已然、當自奮厲、以竦

動覯聽、昔汲黯在朝、淮南寢謀、論蕭之才、未必能過公孫弘也、特其直氣可以鎮壓姦雄之心耳、朝廷威望弗振、使姦雄一以弘輩視之、則無復可爲也、近邊州軍、宜堅壁清野、勿與之戰、使之自困、若攻戰畧地、當遣援兵追襲、使之腹背受敵、則可以制勝矣、及金人圍京城、勤王之兵四集、而莫相統一、時又言唐九節度之師不立統帥、雖李郭之善用兵、猶不免敗衂、今諸路烏合之衆、臣謂當立統帥、一號令、示紀律、而後士卒始用命、又言童貫爲三路大帥、敵人侵疆、棄軍而歸、朝廷置不問、故梁方平何灌相繼效尤、童貫握兵三十餘年、覆軍殺將、馴至今日、今者防城仍用

閹人、覆車之轍、豈可復蹈也、金兵初退、議者欲割三鎮以講和、時又極言其不可、曰河朔爲朝廷重地、而三鎮又河朔之要藩、自周世宗、我太祖、太宗、百戰而後得之、一旦棄之北廷、使敵騎馳驅、貫吾腹心、今聞三鎮之民以死拒守、三鎮拒其前、吾以重兵躡其後、尚可爲也、疏上、欽宗詔出師、而議者多持兩端、時抗疏曰、聞金人駐磁相、破大名、劫虜驅掠、無有紀極、誓墨未乾、而遂背之、吾雖欲專守和議、不可得也、夫越數千里而遠犯人國都、危道也、見勤王之師四面雲集、亦懼而歸、非愛我而不攻、朝廷割三鎮三十州之地與之、是欲助寇而自攻也、聞肅王初與之約、及河

而返、今挾之以往、此敗盟之大者、臣竊謂宜以肅王爲問、責其敗盟、必得肅王而後已、及李綱罷、太學諸生伏闕上書、一時軍民集者數十萬、共歛乞用時以靖大學、時得召對、欽宗乃以時兼國子祭酒、高宗即位、除時工部侍郎、時連章丐外、提舉杭州洞霄宮、已而致仕、卒年八十三、朱熹曰、龜山天資高、朴實簡易、然所見一定、更不須窮究、衣服也只據見定、終日坐門限上、人犯之亦不校、其簡易率皆如此、李生曰、此豈所以稱時乎、大才卓識、有用之道學也

羅從彥

羅從彥、字仲素、南劍人、以累舉恩爲惠州博羅縣主簿、聞

同郡楊時得河南程氏學、慨然慕之、及時爲蕭山令、遂徒步往學焉、時喜曰、惟從彥可與言道、從彥見時三日、即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矣、築室山中、絕意仕進、終日端坐、閒謁時、將樂溪上、吟咏而歸、恒充然自得也、嘗采祖宗故事、爲尊堯錄、靖康中、擬獻闕下、會國難不果、嘗與學者論治、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廢法度則變亂之事起、恃德澤則驕佚之心生、又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爲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嗟怨、朱熹謂龜山倡道東南、士之游其門者甚衆、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惟仲素一人而已、紹興中卒、學者稱之曰豫章先

生

李侗

李侗字愿中南劍人幼而穎悟少長聞郡人羅從彥得河洛之學於楊時之門遂往學焉從彥清介絕俗雖里人鮮克知之見侗從游受業或頗非笑侗若不聞受春秋中庸語孟從容潛玩有會於心於是退而屏居山田結茅水竹之間謝絕世故餘四十年講誦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如何而求所謂中者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眞有在乎是也其接後學答問窮晝夜不倦隨人淺深誘之各不同而要以反身自得爲本故其言曰

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嘿坐澄心體認天理久久用力於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耳又曰學者之病在於未有灑然氷解凍釋處如孔門諸子羣居終日交相切磨又得夫子爲之依歸日用之間感化雖多恐於融釋脫落處非言說所及也不然子貢何以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耶又嘗曰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卽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知矣若直以文字求之悅其詞義以資誦說其不爲玩物喪志者幾希建安朱松與侗爲同門友嘗與沙縣鄧廸語及侗鄧曰愿中如氷壺秋月瑩徹無瑕非吾曹所及其後松子熹從侗遊晚年閩帥汪應辰來迎將相與講所疑侗因往見之至帥治坐語未終而卒年七十有一

張九成

張九成字子韶楊時高弟也幼時父積書坐旁命客就試九成置卷歛袵曰精粗本末初無二致勿謂紙上語不足多下學上達某敢以聖賢爲法諸老驚歎曰眞奇童子也十四遊郡庠閉閤終日寒折膠暑爍金不越戶限比舍生穴隙視之則歛膝危坐對寘大編若與神明伍乃相驚服而師尊之射策集英殿至晡未畢貂當促之九成曰未也方談及公等上覽其對擢寘第一曰九成文雖不甚工然

上自朕躬下逮百執事之人無所回避楊時亦曰廷對自更科以來未之有也策中言及僞豫事豫聞之不勝其忿手劒以屬客九成曰欺天罔人惡積禍稔殆自斃矣授鎮東軍簽判未幾投檄歸九成旣歸簦笈雲集九成遜辭不獲乃言曰幼而學壯而行大學平天下之道自格物入夫子不踰矩之道自志學入一心之所營卽經綸天下之業一身之所履卽綏定國家之事耳目乃禮樂之原夢寐乃居處之驗諸君亦深求而自得之以無愧所學可矣趙鼎薦于朝遂以太常博士召遷著作郎久之除浙東提刑力辭乃與祠以歸未幾復除宗正少卿兼權刑部侍郎嘗有

所奏、上曰、朕只是一箇誠、九成云、陛下對羣臣時如此、退居禁中時如何、上曰、亦只是箇誠、九成又問、對宮嬪時如何、上方經營答語、九成奏云、只此便是不誠、上嘗曰、易牛微事、孟子遽謂是心足以王、何也、九成曰、陛下不須疑、疑則心與道二、不忍一牛、仁心著見、此則王道之端、推此以往、華夏蠻貊、根荄鱗介、皆在陛下仁政中、豈非王道乎、又問顏俊尊上帝語、九成曰、陛下之心、即上帝也、招徠賢俊、格非心於未萌、是乃所以尊之也、及趙鼎罷相、秦檜使諭之曰、大凡立朝須優游委曲、九成曰、未有枉己而能直人、因入見面奏曰、外議以臣爲趙鼎之黨、雖臣亦疑之、上問

其故、加成曰、臣每造鼎見其議論無滯、不覺坐久、則人言臣爲鼎黨無足怪也、再章求去、中丞何鑄因言其矯僞欺俗、明附趙鼎、司諫詹大方言項者鼓唱浮言、九成實爲之首、徑山僧宗杲和之、乞投遠方以爲傾邪者之戒、乃落職編置南安軍、九成與徑山僧宗杲爲莫逆交、檜既惡九成乃令言者論九成與宗杲謗訕朝政、上一日謂秦檜曰、九成今在何處、檜曰、九成項以唱異惑衆、爲臺臣所論、既與郡、乃乞祠、觀其意終不肯爲陛下用、上曰、九成清貧、不可無祿、九成既謫居、談經自樂、手不停披、歲久廷磚足蹟依然、乃題其柱曰、予平生嗜書、老來目病、挑卷就明、於此者十四年矣、倚立積久、雙趺隱然可一笑也、檜死、起知溫州、丐祠歸、數月而卒、

陸九淵

陸九淵、字子靜、金谿人、九淵幼不戲弄、靜重如成人、程頤近世大儒、九淵獨曰、丱角時、聞人誦伊川語、自覺若傷我者、又曰、伊川之言奚爲與孔子孟子之言不類、又疑有子支離、幼時問其父曰、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後因讀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大省曰、元來無窮、人與天地萬物、皆在無窮之中者也、乃援筆書曰、宇宙內事、乃己內事、己分內

事、乃宇宙內事、又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乾道八年、登進士第、時年三十四矣、考官呂祖謙識其文、謂九淵曰、雖未款承足下之教、然一見高文、心開目明、知其爲江西陸子靜也、九淵嘗曰、人有可以形迹觀者、有不可以形迹觀者、必以形迹觀人、則不足以知人、必以形迹繩人、則不足以救人、淳熙元年、訪呂祖謙於衢、祖謙與汪應辰書云、陸君相聚五六日、淳篤敬直、流輩中少

見其比又與陳亮書云陸子靜篤實淳直朋游間未易多得渠云雖未相識每見尊兄文字開豁軒翥甚欲得相聚淳熙二年與朱熹呂祖謙會鵞湖九齡曰伯恭約元晦爲此集正爲學術異同某兄弟先自不同何以望鵞湖之同遂與九淵議論辨析九齡有詩云孩提知愛長知欽古聖相傳只此心九淵曰詩甚嘉但第二句微有未安及至鵞湖祖謙始問九齡別後新功九齡舉詩纔四句熹顧祖謙曰子壽早已上子靜船了也九淵曰某途中和得家兄此詩云墟墓興哀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云云熹不懌翌日熹議論數十折九淵悉破其說祖謙甚有虛心相聽之

意竟爲熹所尼朱以陸之教人爲太簡陸以朱之教人爲支離九淵更欲與熹辨以爲堯舜之前何書可讀九齡止之淳熙八年朱熹爲南康守九淵往訪熹與泛舟而樂曰自有宇宙以來已有此溪山還有此佳客否乃請九淵登白鹿洞書院講席九淵講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一章當時說得痛快至有流涕者元晦深感動史浩薦九淵之辭曰淵源之學沉粹之行輩行推之而心悟理融出於自得得旨都堂審察陞擢不赴九淵既歸學者輻輳雖鄉曲長老亦俯首聽誨言每詣城邑環坐常數百人縣大夫爲設講坐於學宮聽者貴賤老少溢塞塗巷從游之盛未見有此貴溪有山實龍虎之岡九淵登而樂之結茆其上上高五里其形如象遂名之曰象山嘗謂學者曰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人言却難或勸九淵著書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又曰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脚是時與朱熹太極圖說屢書往復辨論不合有學者因無極之辨貽書詆九淵熹復書云南渡以來八字著脚理會着實工夫者惟某與陸子靜二人而已某實敬其爲人老兄未可以輕議也除知荆門軍郡有追逮九淵唯令訴者自執狀以地近遠立限如期處決至人倫之訟既明多使領元詞自毁之以厚其俗嘗夜與僚屬坐吏白有老

者訴甚急呼問之體戰言不可解俾吏狀之謂其子爲羣卒所殺九淵判翌日呈僚屬難之九淵曰子安之不至是凌晨追究其子蓋無恙也荆門素無城壁九淵以爲此戰爭之場在江漢之間爲四集之地南捍江陵北接襄陽東護隨郢之脅西當光化夷陵之衝荆門固則四鄰有所恃否則有背脅腹心之虞乃修築子城二旬而就荆門兩縣置壘藏庫空竭調度倚辦商稅先是日差使臣暨小吏伺商人于門檢貨給引然後至務務唯據引入稅出門又覆視官收無幾而出入之費已多禁物亦或通行商苦重費多由僻途務入日縮九淵罷去之即日揭示俾徑至務是

日稅人立濟、卒年五十四、謚文安、二子持之循之、門人楊簡主富陽簿時、九淵過之、一日發本心之問、九淵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云云此卽是本心、簡曰簡兒時已曉得畢竟如何是本心、偶有鬻扇者訟至廷、簡斷其曲直訖、又問、九淵曰適來斷扇訟是者知其爲是非者知其爲非此卽吾子之本心簡忽大覺、始北面納弟子禮故簡每云簡發本心之問、先生舉是日扇訟是非以答、簡忽省此心之無始末、忽省此心之無所不通

楊簡

楊簡、字敬仲、慈谿人、舉進士、授富陽主簿常平使者朱熹

薦之先是丞相史浩亦以簡薦、遂知樂平縣、簡興學訓士、諸生聞其言有泣下者、紹興五年、召爲國子博士、會逐丞相趙汝愚祭酒李祥抗章辨之簡上書、亦遭斥、主管崇道觀、嘉定元年、授秘書郎、遷著作佐郎、兼國史院編脩官、以面對所陳未行、求外補知溫州、有私鹺五百爲羣過境內、分司幹官、檄永嘉尉、及水砦兵捕之巡尉初不白郡、簡曰、是可輕動乎、兵之節制在郡將違節制是不嚴天子命也、應斬、卽建旗立巡尉廷下、召劊手、兩行夾立、郡官盛服立西序、數其罪、將斬之郡官交進爲請久乃得釋遂奏罷分司遷駕部員外郎、兼實錄院檢討、金人大饑來歸者日以千萬、邊吏臨淮水迎射之簡曰得土地易得人心難中土故民出塗炭投慈父母顧嶄斗升粟而迎殺之嶄脫死乃速得死豈相上帝綏四方之道哉卽日上奏不報、會有疾請去提舉鴻慶宮實慶元年卒、後咸淳間、制置使劉黻、卽其居作慈湖書院、

吳澄

吳澄、字幼淸、崇仁人、澄生前一夕、鄉老見有異氣降其家、鄰媼復夢有物蜿蜒降其舍旁池中、旦以告人、而澄生、澄每夜讀書常至旦、母憂其過節膏火以與之澄乃候母就寢然後燃燈讀誦、侍御史程鉅夫奉詔求賢江南起澄至

京師、未幾以母老辭歸、行省掾元明善、常問澄易詩書春秋與義、歎曰、與吳先生言如探淵海、遂執子弟禮、左丞董士選延之於家親執饋食、曰吳先生天下士也、除江西儒學副提舉、居三月、以疾去官、至大元年、召爲國子監丞、皇慶元年、陞司業、英宗卽位、超遷翰林學士、初澄所居草屋數間、程鉅夫題曰草廬、故學者稱爲草廬先生、天曆三年、朝廷以澄耆老、特命次子京爲撫州敎授以便奉養、明年六月得疾、有大星墜其舍東北、而澄卒、年八十五、謚文正、澄嘗著尊德性道問學齋記、曰天之所以生人人之所以爲人以此德性也、漢唐千餘年間、儒者各務所長、奮迅馳

鶩而不自知其缺董韓二子依稀數語近之而原本竟昧昧也宋初如胡如孫首明聖經以立師教一時號爲有體有用之學卓行異材之士多出其門然稽其所極度越董韓者無幾則於德性猶未知所以用力逮周程張邵與始與孟氏爲一程氏四傳至朱文義之精密句談而字議又孟氏以來所未有者而其學徒往往滯於此而溺其心夫既以世儒記誦詞章爲俗學矣而其爲學亦未離乎言語之末甚至專守一藝而不復旁通他書掇拾腐說而不能自遣一辭反俾記誦之徒嗤其陋詞章之徒議其拙此則嘉定以後朱門末學之弊而未有能救之者也夫所貴乎

聖人之學以能全天之所以與我者爾天之與我德性是也是爲仁義禮智之根形骸血氣之主舍此而他求所學果何學哉假而行如司馬文正公才如諸葛忠武侯亦不免爲習不著行不察亦不過爲資器之超於人而謂有得於聖學則未也況止於訓詁之精講說之密如北溪之陳雙峰之饒則與彼記誦詞章之俗學相去何能以寸哉澄也鑽研於文義豪分縷析猶以陳爲未精饒爲未密也墮此窠臼之中垂四十年始覺其非矣

黃澤

黃澤字楚望家九江澤生有異質日誦數千言年十六慨然以明經學古自勵好爲苦思屢以成疾疾止則復苦思如故嘗夢見夫子以爲適然既而屢屢夢見最後乃夢夫子親授所校六經字畫如新乃決意歸休以繼絕學爲己任焉自是十餘年間屢悟聖經隱賾之義而失傳之旨以通乃作思古吟十章卒年八十七澤於經學以積思自悟爲主或得之幽閒寂寞之餘或得諸顛沛流離之頃或得諸疾病無聊之日或得諸道途風雨之中久則豁然無不通貫曰天地定位人物未生以前沿而下之凡遂古之初萬化之原載籍所不能具皆昭若發蒙數十年苦思而未通者氷解凍釋怡然各就條理矣蓋由專精積久而後得

非湯然也當時臨川吳澄養疾九江濂谿書院見澤所著易學濫觴春秋指要大善之題其卷端曰楚望父之著經也其志可謂苦矣又得六經辨釋補註觀之謂學者曰今人無能知黃楚望者然澤雅自愼重其學未嘗輕與人言以爲其人學不足以明聖人之心志不以六經明晦爲己任則雖與之言終日無益也學士李洞使還過九江請澤於濂溪書院受一經之學先生謝曰以君之才輟朞歲之功何經不可明然亦不過筆授其意而已若予則於艱苦之餘乃能有見吾非邵子不敢以二十年林下期君也門人惟新安趙汸爲高弟汸始拜澤請問治經之要澤告之

曰在致思然不盡悟傳註之失則亦不知所以爲思也乃知滓於六經之學以其所自得而敎人者蓋如此甞謂周易春秋二經實夫子手筆聖人精神心術所存必盡得其不傳之旨然後孔門之敎乃備是以及門之士鮮能信從領會而當世君子亦莫克知之惟臨川吳澄獨敬異焉

德業儒臣後論

李生曰聖人之學無爲而成者也然今之言無爲者不過曰無心焉耳夫既謂之心矣何可言無也旣謂之爲矣又安有無心之爲乎農無心則田必蕪工無心則器必窳學者無心則業必廢無心安可得也解者又曰所謂無心者無私心耳非眞無心也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後其心乃見若無私則無心矣如服田者私有秋之獲而後治田必力居家者私積倉之獲而後治家必力爲學者私進取之獲而後舉業之治也必力故官人而不私以祿則雖召之必不來矣苟無高爵則雖勸之必不至矣雖有孔

子之聖苟無司寇之任相事之攝必不能一日安其身於魯也決矣此自然之理必至之符非可以架空而臆說也然則爲無私之說者皆畫餅之談觀場之見但令隔壁好聽不管脚根虛實無益於事祇亂聰耳不足采也故繼此而董仲舒有正義明道之訓焉張敬夫有聖學無所爲而爲之論焉夫欲正義是利之也若不謀利不正可矣吾道苟明則吾之功畢矣若不計功道又何時而可明也今曰聖學無所爲旣無所爲矣又何以爲聖爲乎夫子曰仁者先難而後獲言先其難者其後當自獲非謂全不求獲全無所爲而率爾冒爲之也此孔子所以責夫言不顧行而

欲先行其言者以此蓋先行其言則自無不根之言由此觀之以無心及無私心尚論無爲之學者皆不根之論未嘗先行之故耳吾以爲羲皇以前未暇論矣自舜以下要皆有爲之聖人也太公之富強周公之禮樂注措雖異有爲均也孔子夢寐周公故相魯三月而禮教大行雖非黃唐以前之無爲獨非大聖人之所作爲歟安在乎必於無爲而後可耶但學者不知如何爲有爲又如何爲無爲耳是故往往以大有爲之資而不肯自竭其力反慮人之疑其爲富強功利也或眞得無爲之旨又不能堅忍不用之術輒爲有爲之業所析艷焉以故學不成章無由而達志

不歸一終難成事則自漢文漢武而後大抵如此矣夫漢文無爲之聖人也自以其身同於含哺鼓腹之民而以其可爲必爲者以付景武雖語之有爲如風過耳然則賈生雖一痛哭二流涕六太息何益乎故使汲長孺而當孝文之世則清淨寡欲固魚水之歡也使賈生生孝武之朝則三表五餌之策朝進而夕拜爵矣何者孝武帝乃大有爲之聖人也當其時拓地幾二萬餘里視漢高所遺不啻倍之雖民勞財傷騷然稱費精力亦幾竭矣然歷昭宣以及元成哀平百二十餘年邊城不閉兵車不用雖抱孺子於天下之上而單于且稽顙來朝矣蓋至於易姓更主而百

姓猶案堵如故者然後知其爲孝武之賜而不自知也截長補短其利百培有爲之功業亦大矣而又何用相羡乎然則今者人人固自有一段光明俊偉之業也第牽於意見狃於成說必欲補綴傅會勉強湊合以求萬全免譏毀是以終於無成有爲無爲皆不可焉耳

藏書儒臣傳卷三十二終

行業儒臣論

或問於予曰、德行有二乎、李生曰、何可二也、夫聖人在上、敎出於一、成德爲行、二之則不是矣、然則子之分德行爲二也何居、曰去聖既遠、學務徇名、非名弗學、非學無名、以名爲學、失其本矣、德之與行、雖欲不二、又可得耶、且夫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韓子固文學之儒也、而言德、則聖門之德行是也、君子之儒也、所謂由仁義行者也、是集義也、今無得於心、而日以號於人曰、我能行道、則亦小人之儒而已、所謂行仁義者也、是義襲也、由此觀之、在子夏已不免爲小人之儒矣、況他乎、彼親受業於聖門而爲高足之徒者猶尚如是、況千百世之後乎、在聖人已知其徒之學爲儒學爲德行者、必至於是也、故合而言之、蓋恐其爲小人而不爲君子也、蓋合之則爲君子、分之則爲小人、其在今日、則夫教人之爲君子者、已不自知其入於小人之歸矣、況學者乎、是故分之使知其德自德而行自行、斷斷乎不容以自誣也、蓋分之則爲君子、合之則爲小人、則亦不得已焉耳矣、嗟嗟、此何事也、天地之心、生民之命、萬世之平、皆在於此、而可輕乎、予是以不避忌諱、切骨而論之、要使人務實學、道期心得、墮體黜聰、心齋坐忘、則庶乎不愧君子之儒、可以列於德行之科矣、否則矜名譽而悞後

儒、是聖門之罪人也、豈不痛哉

行業儒臣

申屠嘉

申屠嘉、梁人也、孝文十六年、爲御史大夫、張蒼免、嘉爲丞相、嘉爲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大中大夫鄧通方愛幸、賞賜累鉅萬、文帝又嘗燕飲通家、嘉入朝、見通居上旁、有怠慢禮、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愛幸羣臣、則富貴之（大是）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嘉坐府中、爲檄召通、通恐、入言上、上曰、汝第往、吾今使人召若、通詣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今行斬之、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妙絶千古）上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釋之、鄧通既至、爲上泣曰、丞相幾殺臣、（如畫）嘉爲丞相五歲、文帝崩、孝景帝即位、二年、鼂錯爲內史、貴幸用事、因血歐而死、（景帝將用不著矣）

○蕭望之

蕭望之、字長倩、東海蘭陵人也、治齊詩、事同縣后倉且十年、以令詣太常受業、復事同學博士白奇、又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京師諸儒稱述焉、是時大將軍霍光秉政、長史丙吉薦儒生王仲翁與望之等數人、皆召見、先是左將軍上官桀、與蓋主謀殺光、光既誅桀等、後出入自備、吏民當見者、露索去刀兵、兩吏挾持、望之獨不肯聽、自引出閤、曰不願見、吏索持匈匈、光聞之、告吏勿持、望之既至前、說光曰、將軍以功德輔幼主、將以流大化、致於治平、是以天下之士、延頸企踵、爭願自效、以輔高明、今士見者皆先露索挾持、恐非周公相成王、躬吐握之禮、致白屋之意、（雖高然今亦罕矣）於是光獨不除用望之、而仲翁等皆補大將軍史、三歲間、仲翁至光祿大夫給事中、望之以射策甲科爲郎、署小苑東門候、仲翁出入從倉頭、廬兒下車趨門、傳呼甚寵、顧謂望之曰、不肯錄錄、反抱關爲、地節三年夏、京師雨雹、望之上疏願賜清閒之宴、口陳災異、宣帝自在民間、聞望之名、曰、此東海蕭生耶、拜爲謁者、時上初即位、思進賢良、多上書言便宜、輒下望之問狀、望之所白處奏皆可、累遷諫大夫丞相司直、歲中三遷、官至二千石、其後霍氏謀反誅、望之寖益任用、是時選博士諫大夫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以望之爲平原太守、望之雅意于本朝、遠在郡守、內不自得、乃上疏、復得徵入守少府、宣帝察望之經明持重、論議有餘材任宰相、欲詳試其政事、復以爲左馮翊、望之從少府出爲左遷、恐有不合意、即移病、（聖天子）上聞之、使侍中成都侯金安上諭意曰、所用皆更治民以考功、君前爲平原太守日淺、故

復試之於三輔非有所聞也望之即視事是歲西羌反漢
遣後將軍征之京兆尹張敞上書言國兵在外軍以夏發
隴西以北安定以西吏民並給轉輸田事頗廢素無餘積
雖羌虜以破來春民食必乏窮僻之處買無所得縣官穀
度不足以振之願令諸有罪非盜受財殺人及犯法不得
赦者皆得以差入穀此八郡贖罪務益致穀以豫備百姓
之急事下有司望之與少府李彊議以為民函陰陽之氣
有仁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
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其好義也雖桀在上不能去民
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堯桀之分在

於義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慎也今欲令民量粟以贖罪如
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壹也人情
貧窮父兄囚執聞出財得以生活將不顧死亡之患敗亂
之行以赴財利求救一人得生十人以喪如此伯夷之行
壞公綽之名滅政教一傾雖有周召之佐恐不能復於是
天子復下其議以難問張敞敞曰少府左馮翊所言常人
之所守耳昔先帝征四夷兵行三十餘年百姓猶不加賦
而軍用給今羌虜一隅小夷跳梁於山谷間漢但令辠人
出財減辠以誅之其名賢於煩擾良民橫興賦斂也又諸
盜及殺人犯不道者百姓所疾苦皆不得贖首匿見知縱

所不當得為之屬議者或頗言其法可蠲除今因此令贖
其便明甚何化之所亂甫刑之罰小過赦薄罪贖有金選
之品所從來久矣何賊之所生敞備皁衣二十餘年嘗聞
罪人贖矣未聞盜賊起也竊憐涼州被寇方秋饒時民尚
有飢乏病死於道路況至來春將必大困不早慮所以拯
救之策而引常經以難未可與權也望之彊復對不便乃
止望之為左馮翊三年京師稱之遷大鴻臚三年代丙吉
為御史大夫是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設常平倉上善
之望之非壽昌丞相丙吉年老上重焉望之又奏言三公
非其人則三光為之不明今首歲日月少光咎在臣等上

以望之意輕丞相繇是不說左遷望之為太子太傅望之
為太傅以論語禮服授皇太子及宣帝寢疾選大臣可屬
者引外屬侍中樂陵侯史高太子太傅望之少傅周堪至
禁中拜高為大司馬車騎將軍望之為前將軍光祿勳堪
為光祿大夫皆受遺詔輔政領尚書事宣帝崩太子襲尊
號是為孝元帝望之堪本以師傅見尊重上即位數宴見
言治亂陳王事望之選白宗室明經達學散騎諫大夫劉
更生給事中與侍中金敞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勸
道上以古制多所欲匡正初宣帝任用法律而中書宦官
用事中書令弘恭石顯久典樞機明習文法亦與車騎將

軍高爲表裏論議常獨持故事不從望之等恭顯又時傾仄見詘望之以爲中書政本宜以賢明之選自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國舊制又違古不近刑人之義白欲更置士人繇是大與高恭顯忤恭顯卽奏望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舉數譖訴大臣毀離親戚欲以專擅權勢爲臣不忠誣上不道請謁者召致廷尉時上初卽位不省謁者召致廷尉爲下獄也可其奏後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曰非但廷尉問邪以責恭顯皆叩頭謝上曰令出視事恭顯因使高言上新卽位未以德化聞於天下而先驗師傅既下九卿大夫獄宜因決免於是收望之前將軍光祿勳印

綬及堪更生皆免爲庶人後數月地震星變上感悟復制詔御史賜望之爵關內侯食邑六百戶給事中朝朔望方欲以爲相而望之之子散騎中郎伋又上書訟望之前事事下有司復奏望之前所坐明白無譖訴者而教子上書稱引無辜之詩失大臣體不敬請逮捕弘恭石顯等知望之素高節不詘辱建白望之前爲將軍輔政欲排退許史專權擅朝幸得不坐復賜爵邑與聞政事不悔過服罪深懷怨望教子上書歸非於上自以託師傅懷終不坐非頗詘望之於牢獄塞其怏怏心則聖朝亡以施恩厚上曰蕭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亡所憂上乃可其奏顯等封付謁者勑令召望之手付因令太常急發執金吾車騎馳圍其第使者至召望之望之欲自殺其夫人止之以爲非天子意望之以問門下生朱雲雲者好節士勸望之自裁於是望之仰天嘆曰吾嘗備位將相年踰六十矣老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因謂雲曰游趣和藥來無久留我死竟飲鴆自殺天子聞之驚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獄果然殺吾賢傅是時太官方上晝食上乃卻食爲之涕泣哀慟左右於是召顯等責問以議不詳皆免冠謝良久然後已有詔加恩長子伋嗣爲關內侯天子追念望之不忘每歲時遣使者祠祭望之

冢終元帝世望之八子至大官者育咸由育字次君少以父任爲太子庶子後爲茂陵令會課育第六而漆令郭舜殿見責問育爲之請扶風怒曰君課第六裁自脫何暇欲爲左右言及罷出傳召茂陵令詣後曹當以職事對育徑出曹書佐隨牽育育案佩刀曰蕭育杜陵男子何詣曹也遂趨出不之官

孔霸孔光

孔光字子夏孔子十四世之孫也孔子生伯魚鯉鯉生子思伋伋生子上帛帛生子家求求生子真箕箕生子高穿穿生順順爲魏相順生鮒鮒爲陳涉博士死陳下鮒弟子

襃為孝惠博士、長沙太傅、襃生忠、忠生武及安國、武生延
年、延年生霸、霸生光、安國、延年、皆以治尚書為武帝博士
安國至臨淮太守、霸亦治尚書、事太傅夏侯勝、宣帝時為
大中大夫、以選授皇太子經、遷詹事、高密相、是時諸侯王
相在郡守上、元帝即位、徵霸、以師賜爵關內侯、食邑八百
戶、號襃成君、給事中、加賜黃金二百斤、第一區、徙名數于
長安、霸為人謙退、不好權埶、上欲致霸相位、自御史大夫
禹貢卒、及薛廣德免、輒欲拜霸、霸讓位、自陳至三、上深知
其至誠、乃弗用、以是敬之、賞賜甚厚、及霸薨、上素服臨弔
者再、至賜東園秘器錢帛、策贈以列侯禮、謚曰烈君、霸四

子、光最少子也、經學尤明、年未二十、舉為議郎、成帝初即
位、舉為博士、數使錄冤獄、行風俗、賑贍流民、奉使稱旨、由
是知名、是時博士選三科、高第為尚書、次為刺史、其不
通政事、以久次補諸侯太傅、光以高第為尚書、觀故事品
式、數歲明習漢制及法令、上甚信任之、轉為僕射、尚書令
數年、遷諸吏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賜黃金百斤、
領尚書事、凡典樞機十餘年、守法度、修故事、上有所問、據
經法以心所安而對、不希指苟合、如或不從、不敢強諫爭、
以是久而安、時有所言、輒削草藁、以為章主之過、以奸忠
直、人臣大罪也、有所薦舉、唯恐其人之聞知、沐日歸休、兄

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溫室省中樹皆何
木也、光嘿不應、更答以它語、其不泄如是、光帝師傅子、少
以經行自著、進官蚤成、不結黨友、養游說、有求於人、既性
自守、亦其勢然也、徙光祿勳、為御史大夫、綏和中、上即位
二十五年、無繼嗣、至親有同產弟中山孝王及同產弟子
定陶王在、定陶王好學多材、於帝子行、而王祖母傅太后
陰為王求漢嗣、私事趙皇后昭儀及帝舅大司馬驃騎將
軍王根、故皆勸上、上於是召丞相翟方進、御史大夫光、入
禁中、議中山定陶王誰宜為嗣者、方進根以為定陶王帝
弟之子、禮曰昆弟之子猶子也、為其後者為之子、定陶王

宜為嗣、光獨以為禮立嗣以親、中山王先帝之子、帝親弟、
也、以尚書盤庚殷之及王為比、中山王宜為嗣、上以禮兄
弟不相入廟、又皇后昭儀欲立定陶王、故遂立為太子、光
以典尚書、練法令、號稱詳平、時定陵侯淳于長坐大逆誅、
長小妻乃始等六人皆以長事未發覺時棄去、或更嫁、及
長事發、丞相方進、大司空武議以為令犯法者各以法時
律令論之、明有所訖也、長犯大逆時、乃始等見為長妻、已
有當坐之罪、與身犯法無異、後乃棄去、於法無以解、請論、
光議以為大逆無道、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欲懲
後犯法者也、夫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離、長未自知當

坐大逆之法而棄去乃始等或更嫁義已絕而欲以爲長妻論殺之名不正不當坐有詔光議是後丞相方進薨召光當拜已刻侯印書贊上暴崩即其夜於大行前拜受丞相博山侯印綬哀帝初即位躬行儉約省減諸用政事由已出朝廷翕然望至治焉褒賞大臣益封光千戶時成帝母太皇太后自居長樂宮而帝祖母定陶傅太后在國邸有詔問丞相大司空定陶共王太后宜何居光素聞傅太后爲人剛暴長於權謀自帝在襁褓而養長教道至於成人帝之立又有力光心恐傅太后與政事不欲令與帝旦夕相近即議以爲定陶太后宜改築宮大司空何武曰可

居北宮上從武言北宮有紫房複道通未央宮傅太后果從複道朝夕至帝所求欲稱尊號貴寵其親戚使上不得直道而行頃之太后從弟子傅遷在左右尤傾邪上免遷官遣歸故郡傅太后怒上不得已復留遷光與大司空師丹奏言詔書侍中駙馬都尉遷巧佞無義漏泄不忠國之賊也免歸故郡復有詔止天下疑惑無所取信虧損聖德誠不小臣請歸遷故郡以銷姦黨應天戒卒不得遣復爲侍中脇於傅太后皆此類也又傅太后欲與成帝母俱稱尊號羣下多順指言母以子貴宜立尊號以厚孝道唯師丹與光持不可上重違大臣正議又內迫傅太后猗違者

連歲丹以罪免而朱博代爲大司空光自先帝時議繼嗣有持異之隙矣又重忤傅太后指由是傅氏在位者與朱博爲表裏共毀譖光後數月遂策免光退閭里杜門自守而朱博代爲丞相數月坐承傅太后指妄奏事自殺平當爲丞相數月薨王嘉復爲丞相數諫爭忤指旬歲間閱三相議者皆以爲不及光上由是思之賜光束帛拜爲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位次丞相光爲大夫月餘丞相嘉下獄死御史大夫賈延免光復爲御史大夫二月爲丞相復故國博山侯明年定三公官光更爲大司徒會哀帝崩太皇太后以新都侯王莽爲大司馬徵立中山王是爲

平帝帝年幼太后稱制委政於莽莽以光爲舊相名儒天下所信太后敬之備禮事光所欲搏擊輒爲草以太后指風光令上之睚眥莫不誅傷莽權日盛光憂懼不知所出上書乞骸骨莽白太后帝幼少宜置師傅徙光爲帝太傅明年徙爲太師而莽爲太傅光常稱疾不敢與莽並有詔朝朔望領城門兵莽又風羣臣奏莽功德稱宰衡位在諸侯王上百官統焉光愈恐固稱疾辭位光凡爲御史大夫丞相各再一爲大司徒太傅太師歷三世居公輔位前後十七年自爲尚書止不教授後爲卿時會門下大生講問疑難舉大義云其弟子多成就爲博士大夫者見師居大

位幾得其助力光終無所薦舉至或怨之光年七十元始
五年薨

王嘉

王嘉字公仲平陵人也建平三年代平當爲丞相封新甫
侯嘉爲人剛直嚴毅有威重上甚敬之哀帝初立欲匡成
帝之政多所變動嘉上疏曰臣聞聖王之功在於得人昔
魏尚坐事繫文帝感馮唐之言遣使持節赦其辠拜爲雲
中太守匈奴忌之景帝擢韓安國於徒中拜爲梁內史骨
肉以安張敞爲京兆尹會免亡命數十日宣帝徵敞拜爲
冀州刺史卒獲其用前世非私此三人貪其材器有益於

公家也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爲氏倉氏庫氏
則倉庫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
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傳相促急
吏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中材苟容求全
下材懷危內顧一切營私者多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
之或持其微過增加成罪言於刺史司隸或至上書章下
衆庶知其易危小失意則有離叛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
等從橫吏士臨難莫肯伏節死義以守相威權素奪也孝
成皇帝悔之下詔曰二千石不爲縱遣使者賜金尉厚其
意誠以爲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
能使下唯陛下留神於擇賢記善忘過容忍臣子勿責以
備人情不能不有過差宜可闊略令盡力者有所勸前蘇
令發欲遣大夫使逐問狀時見大夫無可使者召盩厔令
尹逢拜爲諫大夫遣之今諸大夫有材能者甚少宜豫畜
養可成就者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嘉因薦儒
者公孫光滿昌及能吏蕭咸薛修等皆故二千石有名稱
天子納而用之會息夫躬孫寵等因中常侍宋弘上書告
東平王雲祝詛又與后舅伍宏謀弒上爲逆雲等伏誅躬
寵擢爲吏二千石是時侍中董賢愛幸於上上欲侯之而
未有緣傅嘉勸上因東平事封賢上於是定躬寵告東平

本章擬去宋弘更言因董賢以聞欲以其功侯之而心憚
嘉乃先使皇后父孔鄉侯傅晏持詔書視丞相御史於是
嘉與御史大夫賈延上封事言陛下仁恩於賢等不已宜
暴賢等本奏語言上感而止數月遂下詔封賢等因以切
責公卿後因日食舉直言嘉復奏事於是上大不說而愈
愛賢不能自勝會祖母傅太后薨上因託傅太后遺詔令
我帝母王太后下丞相御史益封賢二千戶嘉封還詔書
因奏封事諫上及太后曰高安侯賢佞幸之臣陛下傾爵
位以貴之殫貨財以富之損至尊以寵之主威已黜府藏
已竭今陛下寢疾久不平繼嗣未立宜思正萬事順天人

之心以求福祐奈何輕身肆意不念高祖之勤苦垂立制度欲傳之於無窮哉臣謹封上詔書不敢露唯陛下省察

初廷尉梁相與丞相長史御史中丞及五二千石雜治東平王雲獄時冬月未盡二旬而相心疑雲冤獄有飾辭奏欲傳之長安更下公卿覆治尚書令鞫譚僕射宗伯鳳以爲可許天子以相等皆見上體不平外內顧望操持兩心幸雲踰冬無討賊疾惡主讐之意制詔免相等皆爲庶人後數月大赦嘉奏封事薦相等明習治獄相計謀深沈譚頗知雅文鳳經明行修聖王有計功除過臣竊爲朝廷惜此三人書奏上不能平後二十餘日而嘉封還益董賢戶

事上乃發怒召嘉詣尚書責問嘉免冠謝罪有詔假謁者節召丞相詣廷尉詔獄使者既到府掾吏涕泣共和藥進嘉嘉不肯服主簿曰將相不對理陳冤相踵以爲故事君侯宜引決使者危坐府門上主簿復前進藥嘉引藥杯擊地謂官屬曰丞相幸得備位三公奉職負國當伏刑都市以示萬衆丞相豈兒女子邪何謂咀藥而死嘉遂裝出見使者再拜受詔乘吏小車去蓋不冠隨使者詣廷尉廷尉收嘉丞相新甫侯印綬縛嘉載致都船詔獄上聞嘉生自詣吏大怒使將軍以下與五二千石雜治吏詰問嘉嘉對曰案事者思得實竊見相等前治東平王獄不以雲爲不當死欲關公卿示重愼置驛馬傳囚埶不得踰冬月誠不見其外內顧望阿附爲雲驗復幸得蒙大赦相等皆良善吏臣竊爲國惜賢不私此三人獄吏曰苟如此則君何以爲罪猶當有以負國不空入獄矣吏稍侵辱嘉嘉喟然仰天歎曰幸得充備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以是負國死有餘責吏問賢不肖主名嘉曰賢故丞相孔光故大司空何武不能進惡高安侯董賢父子佞邪亂朝而不能退罪當死死無所恨嘉繫獄二十餘日不食歐血死帝舅大司馬驃騎將軍丁明素重嘉而憐之上遂免明以董賢代嘉爲相三年誅國除死後上覽其對思嘉言復以孔光代爲丞

相徵用何武爲御史大夫元始四年詔書追錄忠臣封嘉子崇爲新甫侯追謚嘉爲忠侯畢竟忠臣得便宜也

第五倫

第五倫字伯魚京兆人其先齊諸田諸田徙園陵者多故以次第爲氏倫少介然有行義王莽末盜賊起宗族閭里爭往附之倫乃依險固築營壁有賊輒奮厲其衆引彊持滿拒之銅馬赤眉之屬前後數十輩皆不能下後遂將家屬客河東變名姓自稱王伯齊載鹽往來太原上黨所過輒爲糞除而去陌上號爲道士親友故人莫知其處數年京兆尹閻興用爲主簿倫每見詔書輒歎曰此聖主也

一見決矣建武二十七年舉孝廉補淮陽國醫工長隨王之國光武召見甚異之二十九年從王朝京師倫因此得腑對帝大悅明日復召入與語至夕帝戲謂倫曰聞卿為吏箠婦公不過從兄飯寧有之邪倫對曰臣三娶妻皆無父少遭飢亂實不敢妄過人食帝大笑拜會稽太守願宗永平五年坐法徵老少攀車叩馬號呼相隨日裁行數里不得前倫乃偽止亭舍陰乘船去衆知復追之及詣廷尉吏民上書守闕者千餘人會帝幸廷尉錄囚徒得免歸田里數歲拜為宕渠令遷蜀郡太守蜀地肥饒人吏富實掾史家皆鮮車怒馬以財貨自達倫悉簡其豐贍者遣還之

更選孤貧志行之人以處曹任於是爭賕抑絕文職修理吏多至九卿二千石者視事七歲肅宗初立擢自遠郡代牟融為司空帝以明德太后故尊崇舅氏馬廖兄弟並居職任及馬防為車騎將軍當出征西羌倫上疏曰臣愚以為貴戚可封侯以富之不當職事以任之何者繩以法則傷恩私以親則違憲也已而諸馬得罪歸國而竇氏貴倫復上疏曰伏見虎賁中郎將竇憲與司禁兵出入省闥年盛志美卑謙樂善此誠其好士交結之方然諸出入貴戚者類多瑕纍禁錮之人今三輔論議者至云以貴戚廢錮當復以貴戚浣濯之猶解酲當以酒也臣愚願陛下嚴敕憲等閉門自守無妄交通士大夫防其未萌永保福祿倫奉公盡節言事無所依違諸子或時諫止輒叱遣之吏人奏記及便宜者亦并封上時人以比前朝貢禹然少蘊藉不修威儀文采亦以此見輕云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吾兄子嘗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安豈可謂無私乎卒年八十餘

宋弘

宋弘字仲子長安人也赤眉入長安遣使逼弘弘行至渭橋自投于水家人救得出因佯死獲免光武即位徵拜大

中大夫建武二年為大司空封宣平侯帝嘗問弘通博之士弘薦沛國桓譚于是召譚拜議郎給事中每讌令譚鼓琴好其繁聲弘聞之不悅伺譚內出正朝服坐府上遣吏召而讓之譚頓首辭謝後大會羣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常度帝怪而問弘乃離席免冠自言帝改容謝焉時帝姊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弘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弘被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

聖主

袁安

袁安字邵公、汝陽人也、爲人嚴重有威、初爲縣功曹、奉檄
詣從事、從事欲因安致書於令、安曰、公事自有郵驛、私請
則非功曹所持、辭不肯受、楚王英謀爲逆、事下郡覆考、三
府舉安能理劇、拜楚郡太守、是時英辭所連及繫者數千
人、明帝怒甚、吏案之急、迫痛自誣死者甚衆、安到郡、不入
府、先往案獄、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之、府丞掾史皆叩頭
爭、以爲阿附反虜、法與同罪、不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分論理法處然明）
當坐之、不以相及也、遂分別具奏、帝感悟、即報許、得出者（北一念實地三公案）
四百餘家、歲餘、徵爲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嘗以贓罪鞫

人、嘗稱曰、凡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錮人於聖
世、尹所不忍爲也、在職十年、京師肅然、名重朝廷、章和元
年、代桓虞爲司徒、和帝即位、竇太后臨朝、后兄車騎將軍
竇憲北擊匈奴、安與太尉宋由、司空任隗等、上書諫、書連上
輒寢、宋由懼、遂不敢復署議、唯安與隗守正不移、至免冠
朝堂、固爭者十上、太后終不聽、竇憲既出、而弟衛尉篤、執
金吾景、各專威權、公於京師使客遮道奪人財物、景又擅
使乘驛馳檄緣邊諸郡、發突騎及善騎射有才力者、漁陽
鴈門上谷三郡、各遣使將送詣景第、安劾景擅發邊兵、驚
惑吏人、二千石不待符信、輒承景檄、當伏顯誅、並寢不報、

憲景等日益橫、盡樹其親黨賓客於名都大郡、賦斂吏人、
更相賂遺、安與任隗舉奏諸二千石、又他所連及貶免官
者四十餘人、竇氏大恨、但安隗素行高、計未有以害之、時
竇憲復出屯武威、明年北單于爲耿夔所破、遁走烏孫、塞
北地空、餘部不知所屬、憲自矜已功、欲結恩北虜、乃上立
降者左鹿蠡王阿佟爲北單于、置中郎將領護、如南單于
故事、事下公卿議、安與任隗奏不宜更立阿佟以增國費、
事奏、未以時定、安懼憲計遂行、乃獨上封事曰、伏惟光武
皇帝所以立南單于者、欲以安南而定北也、故匈奴遂分、
邊境無患、至章和之初、降者十萬餘人、議者欲置之濱塞、

太尉宋由、光祿勳耿秉、皆以爲失南單于心、不可、先帝從
之、且烏桓鮮卑新殺北單于、凡人之情、咸畏仇讐、今立其
弟、則二虜懷怨、漢故事供給南單于、費直歲一億九千餘
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今北廷彌遠、其費過倍、是乃
空盡天下、而非建策之要也、詔下其議、安與憲更相難折、
憲負勢、言辭驕訐、至詆毀安、稱光武誅韓歆戴涉故事、憲
竟立匈奴降者右鹿蠡王於除鞬爲單于、後遂反叛、卒如
安策、安以天子幼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與公卿言、
未嘗不噫嗚流涕、自天子及大臣皆恃賴之、（畢竟忠直佽立）四年春薨、
後數月、而竇氏敗、帝始親萬機、追思前議、乃除安子賞爲

郎初安父沒母使安訪求葬地道逢三書生問安何之安
爲言其故生乃指一處云葬此地當世爲上公須臾不見（天之報忠也）
安異之於是遂葬其所占之地故累世盛隆

黃瓊　恩蔭

黃瓊安陸人香之子也瓊初以父任爲太子舍人辭病不
就永建中公卿多薦瓊於是公車徵瓊至綸氏瓊復稱疾
有司劾不敬瓊乃不得已應詔而至李固素慕瓊以書逆
遺之曰傳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聖賢居身之所珍也誠（此至言也固亦但能言之耳）
遂欲枕山棲谷擬跡巢由斯則可矣若當輔政濟民今其
時也自生民以來善政少而亂俗多必待堯舜之君此爲（是）

志士終無時也語曰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汙陽春之曲
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近魯陽樊君被徵初至朝
廷設壇席猶待神明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亦無所缺而
毀謗布流應時折減者豈非觀聽望深聲名太盛乎是故
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名願先生弘此遠謨令衆人歎服
一雪此言瓊至即拜議郎稍遷尚書僕射初瓊父在臺閣
習見故事及後居職達練官曹爭議朝堂莫能抗奪遷尚
書令瓊以前左雄所上孝廉之選專用儒學文吏於取
士之義猶有所遺因奏增孝悌及能從政者爲四科元嘉
元年遷司空桓帝欲褒崇大將軍梁冀使中朝二千石以

上會議其禮特進胡廣等咸稱冀之勳德其制度齎賞宜
比周公錫之山川土田附庸瓊獨建議以爲不可朝廷從
之冀以爲恨會地動乃策免瓊延熹二年梁冀誅太尉胡（亦免）
廣等皆坐阿附免廢復拜瓊爲太尉瓊首居公位舉奏州
郡素行貪汙至死徙者十餘人海內由是翕然望之尋以
五侯擅權傾動內外自度力不能匡乃稱疾不起四年以（是）
寇賊免七年疾篤上疏諫曰臣聞天者務剛其氣君者務
彊其政是以王者處高自持不可不安履危任力不可不
據夫自持不安則顚任力不據則危故聖人升高不止則
以德義爲首涉危蹈傾則以賢者爲力唐堯以德化爲冠

冕以稷契爲筋力高而益崇動而愈據此先聖所以長守
萬國保其社稷者也其年卒年七十九

楊震　附蔡謨　高頻

楊震字伯起華陰人也八世祖喜高祖時有功封赤泉侯
高祖敞昭帝時爲丞相封安平侯父寶習歐陽尚書哀平
之世隱居教授居攝二年與兩龔蔣詡俱徵寶遁逃不知
去處光武高其節建武中公車特徵不到卒于家震少好
學授歐陽尚書于太常桓郁諸儒稱之曰關西孔子楊伯
起常客居于湖不答州郡禮命衆人爲之晚暮而震志愈
篤後有鸛雀銜三鱣魚飛集講堂前都講取魚進曰蛇鱣

者卿大夫服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年五十大將軍鄧騭聞而辟之舉茂才四遷荊州刺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爲昌邑令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後轉涿州太守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令其開産業震曰使後世稱爲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永陵元年代劉愷爲司徒明年鄧太后崩安帝乳母王聖因保養之勤緣恩放恣聖有女伯榮出入宮掖傳通姦賂震上疏極言伯榮又與故朝陽侯劉護從兄瓌交通瓌因以

爲妻得襲護爵位至侍中震深疾之復詣闕奏不省延光二年代劉愷爲太尉帝舅大鴻臚耿寶薦中常侍李閏兄於震震不從寶乃自往候震曰李常侍國家所重欲令公辟其兄寶唯傳上意耳震曰如朝廷欲令三府辟召故宜有尚書勑寶大恨去皇后兄執金吾閻顯亦薦所親厚于震震不從司空劉授聞之即辟此二人由是震益見怨時詔使者大爲阿母修第中常侍樊豐及侍中周廣謝惲等更相扇動傾搖朝廷震復上疏諫豐惲等見震連切諫不從益無顧忌遂詐作詔書調發司農錢穀大匠見徒材木各起家舍園池廬觀役費無數震因地震復上疏諫震前

後所上轉切至帝不能平而樊豐等又側目憤怨但以其名儒未敢加害尋有河間男子趙騰詣闕上書指陳得失帝發怒收考詔獄結以罔上不道震復上疏救之疏入不省騰竟伏尸都市會三年春東巡岱宗樊豐等因乘輿在外競修第宅震部掾高舒召大匠令史考校之得豐等所詐下詔書具奏須行還上之豐等聞之惶怖遂共譖震云自趙騰死震深用怨懟且鄧氏故吏有恚恨之心及車駕行還便視太學夜遣使者策收震太尉印綬豐等復惡之乃請大將軍耿寶奏震大臣不服罪懷恚望有詔遣歸本部震行至城西夕陽亭乃慷慨謂其諸子門人曰死者士

之常分吾蒙恩居上司疾姦臣狡猾而不能誅惡嬖女傾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身死之日以雜木爲棺布單被裁足蓋形勿歸冢次勿設祭祀因飲鴆而卒時年七十餘歲餘順帝即位樊豐周廣等誅死震門生虞放陳翼詣闕追訟震事朝廷咸稱其忠乃下詔除二子爲郎贈錢百萬以禮改葬于華陰潼亭遠近畢至先葬十餘日有大鳥高丈餘集震喪前俯仰悲鳴淚下霑地葬畢乃飛去時人爲立石鳥象于墓所震五子長子牧牧孫奇靈帝時爲侍中帝嘗從容問奇曰朕何如桓帝對曰陛下之於桓帝亦猶虞舜比德唐堯帝不悅曰卿强項眞楊震子孫死後

必復致大烏矣從獻帝西遷有功勳及李傕脅帝歸其營
奇與黃門侍郎鍾繇誘傕部曲將宋曄楊昂令反傕傕由
此孤弱帝乃東中子秉秉少傳父業兼明京氏易博通書
傳隱居教授年四十餘乃應司空辟拜侍御史頻出為豫
荊徐兗四州刺史遷任城相自為刺史二千石計日受俸
餘祿不入私門桓帝以明尚書徵入勸講拜侍中尚書出
為右扶風梁冀誅乃拜太僕遷太常延熹五年冬代劉矩
為太尉是時宦官方熾任人及子弟為官布滿天下秉與
司空周景上言內外吏職多非其人請下司隸校尉中二
千石城門五營校尉北軍中候各實覈所部應當斥罷自

以狀言三府廉察有遺漏續上帝從之於是秉條奏牧守
以下五十餘人或死或免天下莫不肅然時郡國計吏多
留拜為郎秉上言宜絕橫拜以塞覬覦之端自此桓帝世
計吏無復留拜者七年南巡園陵特詔秉從至南陽左右
並通姦利詔書多所除拜秉上疏謂宜割不忍之恩以斷
求欲之路於是詔除乃止時中常侍侯覽弟參為益州刺
史貪贓暴虐秉劾奏參取受罪贓累億檻車徵參詣廷尉
參惶恐道自殺秉因奏覽及中常侍具瑗宜免官送歸本
部書奏尚書召對秉掾屬曰公府外職而奏劾近官經典
漢制有故事乎秉使對曰春秋趙鞅以晉陽之甲逐君側
之惡傳曰除君之惡惟力是視鄧通懈慢申屠嘉召通詰
責文帝從而請之漢世故事三公之職無所不統尚書不
能詰帝不得已竟免覽官而削瑗國秉性不飲酒早喪妻
遂不復娶所在以淳白稱嘗自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
薨年七十四賜塋陪陵秉子賜少傳家學篤志博聞常退
居隱約教授門徒不答州郡禮命靈帝當受學詔太傅三
公選通尚書桓君章句宿有重名者三公舉賜乃侍講華
光殿為少府光祿勳熹平二年拜司空五年拜司徒光和
元年有虹蜺晝降于嘉德殿前帝惡之引賜及議郎蔡邕
等入金商門崇德署使中常侍曹節王甫問以祥異禍福

所在賜仰天歎曰吾每讀張禹傳未嘗不憤恚歎息不能
竭忠盡情而反留意少子乞還女壻朱雲欲得上方斬馬
劍以理之固其宜也吾以微薄之學充先師之末累世見
寵無以報國猥當大問死而後已乃以書對書上大忤曹
節等蔡邕坐直對抵罪徙朔方賜以師傅之恩得免咎中
平元年黃巾賊起賜被召會議詣省閤切諫忤旨因以寇
賊免先是黃巾張角等執左道以誑燿百姓天下繈負歸
之賜召掾劉陶告曰張角等遭赦不悔而稍益滋蔓今若
下州郡捕討恐更騷擾速成其患且欲切敕刺史二千石
簡別流人使各護歸本郡以孤弱其黨然後誅其渠帥則

不勞而定矣賜遂上書言之會去位事留中後帝徙南宮閱錄故事得賜所上張角奏及前侍講注籍乃感悟下詔封賜臨晉侯數日出爲廷尉賜自以代非法家言曰三后成功惟殷於民皐陶不得與焉蓋吝之也遂固辭以特進就第二年復爲司空薨賜子彪少傳家學以博習舊聞公車徵拜議郎遷侍中京兆尹光和中黃門令王甫使門生於郡界辜榷官財物七千餘萬彪發其姦言之司隸司隸校尉楊球因此奏誅甫徵還爲侍中中平六年代董卓爲司空其冬進司徒明年關東兵起董卓懼欲遷都以避其難乃大會公卿議曰高祖都關中十有一世光武營洛陽

於今亦十世矣按石包讖宜徙都長安以應天人之意百官無敢言者彪曰移都改制天下大事今天下無虞百姓樂安明公建立聖主光隆漢祚無故捐宗廟棄園陵恐百姓驚動必有糜沸之亂卓曰關中肥饒故秦得并吞六國且隴右材木自出杜陵南山下有武帝故瓦陶竈數千所并功營之可使一朝而辦百姓何足與議乎若有前却我以大兵驅之可令悉詣滄海矣彪曰天下動之至易安之甚難惟明公慮焉卓作色曰公欲沮國計邪司空荀爽見卓意壯恐害及彪等因從容言曰相國豈樂此邪山東兵起非一日可禁故當遷國以圖之耳卓意小解爽罷卓使

司隸校尉宣播以災異奏免彪等興平元年拜太尉錄尚書事及李傕郭汜之亂彪盡節衞主崎嶇危難之間幾不免於害車駕還洛陽復守尚書令建安元年從東都許時天子新遷大會公卿兗州刺史曹操上殿見彪色不悅恐於此圖之未得讌設託疾如廁因出還營時袁術僭亂操託彪與術婚姻誣以欲圖廢置奏收下獄劾以大逆將作大匠孔融聞之不及朝服往見操曰楊公四世清德海內所瞻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以袁氏歸罪楊公易稱積善餘慶徒欺人耳操曰此國家之意融曰假使成王殺召公周公可得言不知邪今天下纓緌搢紳所以瞻仰明

公者以公聰明仁智輔相漢朝舉直錯枉致之雍熙也今橫殺無辜則海內觀聽誰不解體孔融魯國男子明日便當拂衣而去不復朝矣操不得已遂理出彪彪見漢祚將終遂稱腳攣不復行積十年後子修爲曹操所殺操見彪問曰公何瘦之甚對曰愧無日磾先見之明猶懷老牛舐犢之愛操爲之改容修字德祖好學有俊才爲丞相曹操主簿及操自平漢中欲因討劉備而不得進欲守之又難爲功護軍不知進止何依操於是出教唯曰雞肋而已外曹莫能曉修獨曰夫雞肋食之而無所得棄之則如可惜公歸計決矣乃令外白稍嚴操於是廻師修又嘗出行籌

操有問外事逆爲答記敕守舍見若令出依次而通既而
果然操怪其速使廉之知狀於此忌修且以袁術之甥遂
因事殺之修所著賦頌碑讚詩哀辭表書凡十五篇及魏
文帝受禪欲以彪爲太尉先遣吏示旨彪辭曰彪備漢三
公遭世傾亂不能有所補益耄年被病豈可贊維新之朝
遂固辭乃授光祿大夫賜几杖衣袍因朝會引見令彪著
布單衣鹿皮冠杖而入待以賓客之禮黃初六年卒於家
年八十四自震至彪四世太尉德業相繼與袁氏俱爲東
京名族云

蔡謨陳留人拜太傅太尉司空時征西將軍庾亮欲移鎮
石城事下公卿謨議曰時有否泰道有屈伸暴逆之寇雖
終滅亡然當其彊盛皆屈而避之是以高祖受黜於巴漢
忍辱於平城也若爭彊於鴻門則亡不終日夫惟鴻門之
不爭故垓下莫能與之爭文王身圮於羑里故道泰於牧
野句踐見屈於會稽故威申於強吳今日之事亦由此矣
時朝議皆同故亮不果移鎮太尉郗鑒卒拜謨都督徐兗
青三州并揚州之晉陵豫州之沛郡諸軍事領徐州刺史
假節時石季龍死中國大亂朝廷咸謂當太平復舊謨獨
曰胡滅誠大慶然將貽王室之憂夫能順天奉時濟六合
於草昧若非上哲必由英豪度德量力皆非時賢所及遷
侍中司徒上疏固讓皇太后詔報不許六年復上疏以疾
病乞骸骨上左光祿大夫領司徒印綬章表十餘上穆帝
臨軒遣侍中紀璩黃門郎丁纂徵謨謨陳疾篤不敢奉詔
寢伏待罪自旦至申使者十餘反時帝年八歲臨軒倦甚
問左右曰所召何以不來臨軒何時當竟簡文時爲會稽
王曰蔡公傲違上命無人臣之禮若人主卑屈於上大義
不行於下亦復不知所以爲政矣於是公卿奏謨悖慢傲
上請送廷尉謨懼率子弟素服詣闕稽顙躬到廷尉待罪
皇太后乃詔免爲庶人謨被廢卒年七十六謨篤慎每事
爲防時云蔡公過浮航脫帶腰舟

高熲勃海蓨人少明敏有器局善詞令隋文帝得政素知
熲強明又習兵多謀計辟爲府司錄伐遲迴兵犯境諸軍
至河陽莫敢先進熲自請行至軍爲橋於沁水賊於上流
縱火栰熲預爲土狗以禦之既渡焚橋而戰大破賊軍還
進位柱國及文帝纂周拜尚書左僕射納言熲每坐朝堂
北槐樹下聽事樹不依行列有司後請伐樹帝不許曰留
之以示後人其見重如此嘗問熲取陳之策熲曰江南土
熱水田早熟若量彼收穫之期微徵士馬聲言掩襲賊必
屯兵禦守彼聚我散賊以爲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猶豫
之頃可以濟師又江南土薄舍多茅竹所有儲積皆非地

善儒密遣行人時時因風縱火不出數年財力盡矣帝用其策九年晉王廣大舉伐陳以熲爲元帥長史陳平晉王欲納陳王寵姬張麗華熲曰武王滅殷戮妲己王不宜取麗華遂命斬之王不悅及軍還以功加上柱國進爵齊國公時熒惑入太微犯右執法術者劉暉私謂熲曰天文不利宰相後突厥犯塞以熲爲元帥將兵擊破突厥有功熲又出白道進圖入磧遣使復來請兵於是近侍諸臣咸共譖言高熲欲反矣俄而上柱國王積以罪誅當推覈之際乃有禁中事云於熲處得之帝聞大驚乃免熲以公就第頃之熲國令上熲陰事稱其子表仁謂熲曰昔司馬仲達

託疾不朝遂有天下公今遇此安知非福帝遂大怒因熲於內史省憲司復奏熲他事請斬熲文帝不聽但除熲名初熲爲僕射其母誡曰汝富貴已極但有斫頭耳至是除名熲自謂可免禍矣不知張麗華之怨方新煬帝即位起長城行淫亂熲乃以爲病不亦過乎煬帝謂熲訕謗遂殺熲宜也

藏書儒臣傳卷三十三終

藏書儒臣傳卷三十四

行業儒臣

王珪

王珪字叔玠祖僧辯也太宗登極召珪爲諫議大夫遷侍中時太常少卿祖孝孫教樂律宮中以宮伎不進數被讓珪與溫彥博同進曰孝孫妙解音律非不用心但恐陛下顧問不得其人且孝孫修謹士陛下使教女樂又責譙之天下其以士爲輕乎帝怒曰卿皆朕腹心之臣乃附下罔上爲人游說邪彥博懼謝罪珪不謝曰臣本事前宮罪當死陛下矜其性命引置樞密責以忠效今疑臣以私是陛

下負臣臣不負陛下帝默然慚遂罷明日語房玄齡曰昔武王不用夷齊宣王殺杜伯自古帝王納諫固難矣朕夙夜庶幾前聖而責珪等公等幸勿懲是也時珪與玄齡李清溫彥博戴胄魏徵同輔政帝以珪善人物因謂之曰卿標鑒通悟試爲朕言玄齡等且自謂孰與諸子賢珪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爲臣不如玄齡資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彥博濟繁治劇衆務必舉臣不如胄以諫諍爲己任恥君不及堯舜臣不如徵至激濁揚清疾惡好善臣於數子有一日之長帝稱善而玄齡等亦以爲確論子敬直尚南平公主時帝女貴未

嘗行見舅姑禮珪曰王上循法度吾當受公主謁見於是與夫人坐堂上主執笄盥饋乃退其後公主降有舅姑者備婦禮本於珪也卒年六十九珪少孤貧母李嘗曰兒必貴然未知所與游者何人會玄齡等過其家李闚見之大驚謂珪曰二客公輔才汝貴不疑

魏徵

魏徵字玄成魏州人少孤落魄後入關隱太子引爲洗馬徵見秦王功高陰勸太子早爲討太子敗王責徵曰爾閱吾兄弟奈何答曰太子早從徵言不死今日之禍王器其直及即位拜徵諫大夫時河北州縣素事隱巢者皆不自

安徵請曰帝曰不示至公人便思亂帝曰爾行安諭河北可也徵行道遇太子千牛李志安齊王護軍李思行等傳送京師徵與其副謀曰屬有詔宮府舊人並蒙赦原今復執送志安等吾屬雖往人必不信可先貸之而後以聞使還帝悅由是徵日益親或時引至臥內訪天下事徵亦自以不世遇展盡底蘊無所欺隱進拜尚書右丞兼諫議大夫左右有毀徵阿私所親者帝使溫彥博讓徵徵見帝謝曰臣聞君臣同心是謂一體豈有令臣舍其至公反事形迹乎帝矍然曰吾失矣徵頓首曰願陛下俾臣爲良臣毋俾爲忠臣帝曰忠良異乎曰良臣稷契咎陶也忠臣龍逢

比干也貞觀三年以秘書監參預朝政四年斷死刑二十九米斗三錢先是帝嘗歎曰今承大亂之後雖欲治之實難爲力徵對曰亂之易治譬猶饑之易食也帝曰古不云善人爲邦百年亦可勝殘去殺邪徵曰此不爲聖哲論也聖哲之君其應如響期月而可更有何難封德彝曰不然三代之後澆詭日滋秦任法律漢雜霸道皆欲治不能非能治而不欲也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教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顧所行何如耳黃帝逐蚩尤七十戰而勝其亂因致無爲九黎害德顓頊征之已克而治桀爲亂湯放之紂無道武王伐之湯武皆身致太平若人漸澆詭不復

返朴今當爲鬼爲魅尚安得而化之哉封德彝不能對至是天下大治蠻夷君長襲衣冠帶刀宿衛東薄海南踰嶺戶闔不閉行旅不賫糧帝謂羣臣曰此徵勸我行仁義既效矣惜不令封德彝見之一日帝對羣臣曰徵每諫我不從我發言輒不應何徵曰臣以事有不可故諫若不從輒應恐遂行之昔舜之誡禹曰爾無面從退有後言若面從而後言非禹稷之所以事舜也帝大笑曰人言徵舉止疏慢我但見其嫵媚耳七年爲侍中拜特進知門下省事文德皇后既葬帝即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引徵同升徵熟視曰臣眊昏不能見帝指示之徵曰此昭陵邪帝曰然徵

曰臣以爲陛下望獻陵若昭陵臣固見之帝泣爲毀觀後
帝幸洛陽多所譴責徵曰隋惟責此故天命陛下伐之奈
何令人悔不爲奢乎若以爲足今不啻足矣以爲不足萬
此寧有足邪十七年徵疾甚徵家初無正寢帝命輟小殿
材爲營構令中郎將宿其第動息以聞中使者綴道帝親
問疾許以衡山公主配其子叔玉既薨帝臨哭之慟陪葬
昭陵帝作碑文手書之帝後臨朝歎曰以銅爲鑑可正衣
冠以古爲鑑可知興替以人爲鑑可明得失朕嘗保此三
鑑今魏徵逝亡一鑑矣帝嘗得佳鷂自臂之望見徵來匿
懷中徵奏事故久不已鷂竟死懷中其敬憚之如此徵嘗

薦杜正倫侯君集於朝曰此二人其才可任宰相及正倫
以罪黜君集坐逆誅衆遂指爲阿黨又有言徵嘗錄前後
諫疏以示褚遂良者帝不悅乃停叔玉昏而仆所爲碑顧
其家衰矣及遼東之役高麗靺鞨犯陣軍還帝悵然曰魏
徵若在朕有此行邪即召賜勞其妻子以少牢祠徵墓復
立碑恩禮加焉桂州督李弘節沒後其家賣珠太宗聞之
曰此人平生宰相言其清今既賣珠舉者豈得無罪徵曰
今在朝諸臣清貞自守終始不渝者屈突通張道源而已
通子三人來選共坐一匹羸馬道源兒子至不能存立陛
下皆未曾問及今弘節爲國立功前後大蒙賞賚居官而

沒自不爲貧妻子賣珠亦有何罪而欲旁責其舉者乎太
宗撫掌曰造次不思遂有此語房玄齡王珪掌內外考績
治書御史權萬紀奏其不平太宗大怒令侯君集案之徵
言玄齡王珪俱是國家重臣並以忠貞荷蒙任使所考既
多中間或有一二不當者祗是見有異同非其心有阿黨
也若即賜推繩假令實有錯謬未見齡損國家窮鞫若虛
則所失者大矣乃釋不問侯君集等平高昌還有告薛萬
均私通高昌婦人者命內出胡婦付大理與之辯對徵諫
曰臣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今遣大將軍與亡國婦
人對辯帷簿之私實則所得者輕虛則所失甚重昔秦穆

公飲盜馬之士楚莊王赦絕纓之臣況陛下道高堯舜而
曾二君之不逮乎上遣使點兵封德彝奏中男雖未十八
其軀幹壯大者亦可并點敕出徵固執以爲不可上怒曰
中男壯大者乃姦民詐妄以避征役取之何害而卿固執
至此徵對曰夫兵在御之得其道不在衆多陛下取其壯
健以道御之足以無敵何必多取細弱以增虛數乎乃不
點中男賜徵金甕一嶺南知州奏馮盎反上欲命將討之
以徵諫而止已而盎長子智戴入朝太宗曰嶺南諸郡咸
言盎反衆皆勸朕征之惟魏徵以爲千斤之弩不爲鼷鼠
發機大國之師豈爲蠻夷興動勝之不武不勝爲笑但懷

之以德彼必不召自來今嶺表無事邊隅晏然徼不可以
不賞賜絹百匹李生曰此人用得雖謂之經世名臣亦可
列在行業儒臣稍抑損之矣十漸十思套也

宋璟 附魏元忠 韓休

璟刑州人舉進士中第爲監察御史遷鳳閣舍人武后高
其才會有飛書告張昌宗引相工以觀吉凶者璟請窮治
其事后曰易之等已自言於朕矣璟曰謀反無容以首原
請下吏明國法后許之收易之等就獄俄詔原之而勑二
張詣璟謝一日晏朝堂二張列卿三品璟階六品居下坐
易之虛位揖曰公方今第一人請坐上坐璟曰才劣品卑

卿謂第一何邪續有詔按獄揚州璟奏按州縣監察御史
職耳又詔按幽州都督屈突仲翔獄璟辭曰御史中丞非
大事不出時璟爲御史中丞故也既而詔副李嶠使隴蜀
璟復言隴右無變臣以中丞副李嶠非故事易之初冀璟
出則劾奏誅之計既不行乃伺璟家婚禮將遣客刺殺璟
有告璟者璟乘庳車舍他所以故刺不得發開元初進御
史大夫遷吏部兼侍中玄宗幸東都次崤谷以馳道隘黜
河南尹及知頓使等官璟曰陛下始巡幸即以道不治罪
二臣由此相飭後必有受其敝者乃免黜璟曰陛下向以
怒責之以臣言免之是過歸於上而恩在於下姑聽待罪

於朝然後詔還其職則進退得矣帝善之初貞觀之制中
書門下及三品官入奏事必使諫官史官隨之有失則匡
正美惡必記之諸司皆於正衙奏事御史彈百官服豸冠
對仗讀彈文故大臣不得專君而小臣不得爲讒慝至許
敬宗李義府用事政多私僻奏事官多俟仗下於御座前
屏左右密奏監奏御史及待制官遠立以俟其退諫官史
官皆隨仗出仗下後事不復預聞及宋璟爲相欲復貞觀
之政制自今事非的須秘密者皆令對仗奏聞史官自依
故事括州司馬李邕儀州司馬鄭勉並有才略文詞璟以
二人多異端好是非改變若全引進則咎悔必至若長棄

捐則才用可惜請除渝峽二州刺史王毛仲有寵於上百
官附之毛仲嫁女上問所須毛仲頓首對曰臣萬事已備
但未得客上曰知汝所不能致者一人耳明日上謂宰相
朕奴毛仲有昏事卿等宜與諸達官詣其第既日中衆客
俱至未敢舉箸久之璟乃至十八年以裴光庭兼吏部尚
書先是選司注官初近後遠皆無定制光庭始奏用循資
格各以罷官若干選而集官高者選少卑者選多選滿則
注限年躡級毋得踰越非負譴者皆有升無降其庸愚沉
滯者皆喜謂之聖書而才傑之士無不怨歎璟爭之不能
得二十年請致仕許之仍賜全祿退居洛二十五年卒年

七十五後張嘉貞爲相閲堂案見其危言切議未嘗不失
聲歎息姚宋相繼爲相二人志操雖不同然協心輔佐使
賦役寛平刑罰清省百姓富庶以故唐世賢相前稱房杜
後稱姚宋他人莫得比焉

魏元忠宋州人爲太學生跌蕩少檢儀鳳中吐蕃數盜邊
元忠上言命將用兵之要授秘書省正字遷監察御史殿
中侍御史徐敬業舉兵武后詔元忠監李孝逸軍至臨淮
偏將雷仁智爲賊所敗孝逸懼按兵未敢前時敬業保下
阿鄒其弟敬猷屯于淮陰衆請先擊下阿元忠曰不然賊
勁兵盡守下阿利在一決苟有負則大事去矣敬猷博徒

不知戰且其兵寡易搖譬之逐獸弱者先擒今捨必擒之
弱而趨難敵之強非計也孝逸乃引兵擊淮陰大敗敬猷
進擊敬業平之還授司刑正遷洛陽令陷周興獄當死以
平陽楚功得流歲餘爲御史中丞復爲來俊臣所搆將就
刑神色不動死者宗室子二十餘人相枕藉於前元忠顧
曰大丈夫行居此矣俄有敕免死傳聲及於市諸囚歡叫
元忠獨堅坐曰未知實否既而敕使至宣詔流費州後復
爲中丞歲餘陷侯思止獄仍放嶺南酷吏誅乃詔復舊官
聖曆二年爲鳳閣侍郎同平章事時二張勢傾朝廷元忠
奏曰臣承先帝之顧且受陛下厚恩不能徇忠使小人在
側臣之罪也會太后不豫張昌宗恐太后一日晏駕爲元
忠所誅乃譖元忠與高戩私議云太后老矣不若挾太子
爲久長太后怒召太子相王及諸宰相使元忠與昌宗參
對昌宗曰張說聞元忠言請召問之太后召說說將入鳳
閣舍人宋璟謂曰名義至重鬼神難欺不可黨邪陷正以
求苟免若獲罪竄其榮多矣若事有不測璟當叩閤力爭
與子同死努力爲之萬代瞻仰在此舉也殿中侍御史張
廷珪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左史劉知幾曰無汙青史爲子
孫累及入太后問之說未對昌宗從旁迫趣說使速言說
曰陛下視之在陛下前猶逼臣如是況在外乎臣實不聞

元忠有是言但昌宗逼臣使誣證之耳易之昌宗遽呼曰
張說魏元忠同反說嘗謂元忠爲伊周伊尹放太甲周公
攝王非欲反而何說曰易之兄弟小人徒聞伊周之語安
知伊周之道日者元忠初衣紫臣以郎官往賀元忠語客
曰無功受寵不勝慚懼臣實言曰明公居伊周之任何愧
三品彼伊尹周公皆爲臣至忠古今仰慕陛下用宰相不
使學伊周當使學誰邪太后曰張說反覆小人宜并繫治
之他日更引問說對如前會朱敬則抗疏理之蘇安恒亦
上疏以爲陛下革命之初人以爲納諫之主自元忠下獄
里巷恟恟皆以爲陛下委信姦宄斥逐賢良忠臣烈士皆

撫髀於私室而箝口於公朝畏迮易之等矣后乃貶元忠
爲高要尉而流戮說於嶺表元忠辭曰言於太后曰臣老
矣今向嶺南十死一生陛下他日必有思臣之時時易之
昌宗侍側元忠指之曰此二小兒終爲亂階易之等下殿
叩膺自擲稱寃太后曰元忠去矣殿中侍御史王晙復爲
奏請申理宋璟曰魏公幸已得全今復冒威怒得無狼
狽乎太僕崔貞慎等八人同日出餞元忠易之詐爲告密
人柴明稱貞慎等與元忠謀反后使監察御史馬懷素鞫
之曰茲事皆實略問速以聞懷素請柴明對質太后曰我
自不知柴明處但據狀鞫審安用告者懷素遂據實聞奏

太后怒曰卿欲縱反者邪對曰臣不敢縱反者元忠宰相
謫官貞慎等以親故追送若誣以爲反臣實不敢昔欒布
奏事彭越頭下漢祖不以爲罪況元忠之刑未如彭越而
陛下欲誅其以禮相送者乎太后意乃解貞慎等由是獲
免中宗復位召元忠爲衛尉卿同中書門下三品進侍中
又爲尚書右僕射時武三思用事京兆韋月將渤海高軫
上書言其惡帝榜殺之王同皎謀誅三思不克反被族李
生曰元忠至是蓋傷於虎者亦不復論救之矣以救之無
益而反與同禍也時有陳郡男子袁楚客以書規元忠元
忠得書大慙謀欲誅三思而未有會會節愍太子起兵誅
三思引兵走闕下被殺元忠遂坐貶渠州司馬行至涪陵
卒年七十餘

韓休長安人裴光庭卒帝勑蕭嵩舉所以代者嵩稱休志
行遂拜黃門侍郎同平章事時萬年尉李美玉有罪帝將
放之嶺南休曰尉小官犯非大惡今金吾大將軍程伯獻
恃恩而貪室宅輿馬僭法度臣請先伯獻而後美玉帝不
許休固爭曰罪細不容而巨猾乃置不問陛下不出伯獻
臣不敢奉詔初嵩以休柔易故薦之及休臨事或折正嵩
嵩不能平宋璟聞之曰不意休能爾仁者之勇也帝常獵
苑中或大張樂稍過甚必視左右曰韓休知否已而疏輒

至帝時引鑑默不樂左右曰自韓休入朝陛下無一日懽
何不逐去之帝曰吾雖瘠天下肥矣蕭嵩每啓事必順旨
我退而思不安寢韓休敷陳治道多訐直我退而思寢必
安吾用韓休爲社稷非爲朕也

楊綰 附韋貫之

楊綰字公權華陰人性沈靜每獨處一室左右圖史凝塵
滿席澹如也第進士補太子正字舉詞藻宏麗科玄宗已
試又加詩賦各一篇由是擢右拾遺制舉加詩賦由綰始
天寶亂肅宗卽位綰脫身見行朝累遷中書舍人故事舍
人年久者爲閣老其公廨雜料獨取五之四綰悉均給

之歷禮部侍郎上疏曰古之選士必取行實自隋煬帝始置進士科猶試策而已至高宗時考功員外郎劉思立始奏進士加雜文明經加帖括從此成俗公卿以此待士長老以此訓子其明經則誦帖括以僥倖又令舉人投牒自應如此欲其返淳朴崇廉讓何可得也請罷孝廉科令縣令取行著鄉閭學知經術者薦之於州刺史考試升之於省人占一經問經義二十條對策三道上第涯官中第出身下第罷歸給事中李栖筠左丞賈至京兆尹嚴武並是綰議或以為明經進士行之已久不可遽改事雖不行識者偉之俄遷吏部品裁清允拜平章事修國史制下士相

賀於朝初元載秉政以仕進者多樂京師乃制俸祿厚外官而薄京官京官不能自給常從外官乞貸綰奏京官俸太薄詔加俸又減諸道觀察判官員之半舊制刺史被代若別追皆降魚書乃得去開元時始置諸道採訪使得專停刺史以故威權外移綰言若刺史不稱職但使本道具條以聞不得擅追及停刺史亦不得輒去州詣使所如有故闕聽上佐代領使司無得署攝及定府州官月廩使優狹相均稍盡復太平舊制而綰痼疾作居旬日寖劇有詔就中書療治每對邇英許挾扶於時釐補穿敝惟綰是恃而綰不幸死矣帝聞之驚悼詔羣臣曰天不使朕致太平耶何奪綰之速也綰性儉約造之者清談終暑欲干以私聞其言自止始命下御史中丞崔寬城南別墅池觀堂隍為當時第一即命撤去京兆尹黎幹每出入從騎數百後只損十餘騎自隨中書令郭子儀在邠州行營方大會除書至散音樂五之四世以比東京楊震宜其然矣

韋貫之杜陵人永貞時為監察御史宰相杜佑子從郁為補闕貫之與崔羣持不可改換左拾遺復奏曰拾遺補闕同為諫官若宰相政有得失使從郁議是子議父也後貫之為禮部侍郎從容為帝言曰禮部侍郎重於宰相帝曰侍郎是宰相所除安得重曰然為陛下擇宰相者得無

重乎帝美其言改尚書右丞俄同平章事帝之討吳元濟也貫之請釋鎮州專力淮西且言陛下不知建中事乎始於蔡急而魏應也齊趙同起德宗引天下兵誅之物力殫屈故朱泚乘以為亂此非他速於撲滅故也初討蔡以宣武韓弘為都統又詔河陽烏重胤忠武李光顏合兵進貫之謂諸將戰方力今若置都統又令二帥連營師各持重養威未可歲月下也後四年李愬雪夜入蔡州乃克蔡皆如貫之策

陸贄

陸贄字敬輿嘉興人十八第進士德宗立召為翰林學士

從狩奉天遠近調發奏請報下書詔日數百皆周盡事情
衍繹熟復人人可曉會興元赦令方具帝以藁付贄贄建
言履非常之危者不可以常道安解非常之紛者不可以
常令諭今假王者四凶僭帝者二豎其他顧瞻懷貳不可
悉數而欲紓多難收羣心惟在赦令而已動人以言所感
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唯陛下度可行者宣之不可者
措之無苟於言以重取悔帝納之故赦下四方人心大悅
及上還長安李抱眞入朝言山東宣布赦書士卒皆感泣
臣見人情如此知賊不足平也李懷光與朱泚通謀李晟
累奏恐爲所併請移軍東渭橋上與懷光革心遣陸贄詣

懷光營宣慰贄還言賊泚保聚宮苑引日偸生懷光總仗
順之師乘制勝之氣鼓行芟剪易若摧枯而乃寇奔不追
師老不用諸帥每欲進取懷光輒沮其謀據茲事情殊不
可解若不別師制持終恐變故難測伏望即以李晟表出
付中書敕下依奏別賜懷光手詔示以移軍事由則詞婉
而直理順而明雖蓄異端無由起怨矣上從之晟遂自咸
陽結陳而行歸東渭橋時鄜方節度使李建徽神策行營
節度使楊惠元猶與懷光聯營陸贄復奏言李晟見機移
軍就東建徽惠元勢轉孤弱今因李晟願行可託言晟兵
素少慮爲賊泚所邀藉此兩軍以爲犄角上曰卿所料極

善然李晟移軍懷光不免悵望若更遣二人就東恐因此
生辭轉難調息耳時李晟以懷光反狀已明緩急宜有備
蜀漢之路不可壅請以裨將趙光銑等爲洋利劒三州刺
史各將兵五百以防未然上疑未決未幾懷光遣人襲奪
李建徽楊惠元軍殺惠元行在震驚遂徙避梁駱谷道隘
供儲不豫從官乏食帝歎曰早用晟言得至是乎道有獻
瓜果者帝欲授以試官贄曰按甲令有職事官有散官有
勳官有爵號其賦事受奉者惟職事一官以敘才能以位
勳德所謂施實利而寓虛名也勳散爵號止於服色資蔭
以馭崇貴以甄功勞所謂假虛名佐實利者也今員外試

官與勳散爵號同彼獻瓜一品果一盛則授之則忘軀命
者得無曰吾之軀命乃同瓜果草木邪若草木然人何勸
哉上以李晟渾瑊兵少欲倚吐蕃以復京城贄復奏曰吐
蕃遷延觀望翻覆多端深入郊畿陰受賊使致令羣帥進
退憂虞欲捨之獨前則慮其懷怨乘躡欲待之合勢則苦
其失信稽延將帥意陛下不見信任且患蕃戎之奪其功
士卒恐陛下不恤舊勞而畏蕃戎之專其利賊黨懼蕃戎
之勝不死則悉遺之擒百姓畏蕃戎之來有財必盡爲所
掠是以順於王化者其心不得不怠陷於寇境者其勢不
得不堅今懷光別保蒲絳吐蕃遠避封疆形勢既分腹背

無患臧晟諸帥才力得伸矣不宜尚脅豢於犬羊之羣以失將士之情也上曰卿言吐蕃形勢甚善然臧晟諸軍當議規畫令其進取贄以為秦梁千里兵勢無常遙為規畫未必合宜彼違命則失君威從命則害軍事進退羈礙難以成功不若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且夫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用舍相礙否臧皆凶上有掣肘之譏下無死綏之志傳聞與指實不同懸筭與臨事有異設使其中或有肆情干命者陛下能如此時戮其違詔之罪乎時劉從一姜公輔等材不逮贄遠甚徒以單言暫謀由下位建台宰而

贄孤立為左右權倖沮短陰失帝意還京但為中書舍人俄以喪解官客東都服除復召為學士入謝伏地嗚泣帝為改容天下屬以為相而竇參又忌之貞元七年罷學士以兵部侍郎知貢舉明年參黜乃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贄秉政始請臺閣長官得自薦其屬有不職坐舉者帝初許之或言諸司所引皆親黨帝復詔宰相自擇贄奏言臺省長官陛下擇輔相多出其中今乃不能進一二屬吏則後日位宰相安能擇天下材乎夫求才貴廣考課貴精往武后收人心務拔擢非徒人得薦士士亦許自薦然而課責嚴進退速故當世稱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今擇宰相以重於庶品選官長以愈於下僚及宰相獻言長吏薦士則又納橫議廢始謀是任以重者輕其言待以輕者重其事也帝雖嘉之然卒停薦士詔初竇參惡李巽出為常州刺史及參貶巽為湖南觀察使奏參交結藩鎮上大怒欲殺參贄言朝廷大臣誅之不可無名昔劉晏之死罪不明白至使衆議為之憤邑叛臣得以為辭竇參於臣素分陛下所知豈欲營救其人蓋惜典刑有濫耳及班宏判度支卒用裴延齡代之贄言延齡僻戾躁妄不可用不聽復上書苦諫帝不懌贄遂以太子賓客罷延齡協帝意薄讒短百緒帝遂發怒欲誅贄賴陽城等交章論辨乃貶忠

州別駕順宗立召還詔未至卒年五十二謚曰宣始贄入翰林年尚少以材幸特承德宗異顧歌詩戲狎朝夕陪遊及出居艱阻之中雖有宰臣而謀猷參決多出於贄故當時目為內相天子常以輩行呼而不名在奉天朝夕進見贄小心精潔未嘗有過故帝親解衣賜之及走山南道險澀從官相失夜召贄不得驚且泣詔軍中得贄者與千金及輔政所言剴切或規其太過贄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遑他卹乎既放荒遠常闔戶人不識其面又懼謗不敢著書地苦瘴癘祗為今古集驗方五十篇李生曰到此又太謹慎矣胡不遑他卹乎

裴垍

裴垍、聞喜人、擢進士、以賢良方正對策第一、補美原尉、憲宗元和初、召入翰林爲學士、再遷中書舍人、李吉甫始執政、以情謂垍曰、吾落鬼遠裔、更十年、始相天子、比日人物、吾懵不及知、君精鑒爲我言之、垍即崖略疏三十許人、吉甫籍以薦于朝、天下翕然稱得人焉、吉甫罷、垍乃當國、請繩不軌、課吏治、分明淑慝、帝每降意順納、吐突承璀自東宮得幸、承間欲有關說、帝憚垍、誠使勿言、嶺南節度楊于陵爲監軍許遂振所誣、詔授于陵冗官、垍曰、以一中人罪藩臣、陛下之法安在、更授美官、王承宗擅襲節度、帝方屢

削叛族、意必取之、吐突承璀因探帝意、自請往、于時澤潞盧從史詭獻征討計、垍固爭久之、卒用承璀、謀會兵討承宗、從史果反覆、兵久無功、王師告病、既而從史遣步將王翊元奏事、垍從容以語動之、翊元因言從史惡稔可圖狀、垍比遣往、得其大將烏重胤等要領、乃爲帝陳從史暴戾、視承璀若小兒、往來神策軍不甚戒、可因其機致之、免輿師之勞、帝許之、俄而承璀縛從史以獻、因班師、先是天下賦法有三、曰上供、曰送使、曰留州、建中初、釐定常賦、而物重錢輕、其後輕重相反、民輸率一倍其初、而所在以留州送使之入、又降省估以自潤、故賦益苛、齊民重困、垍奏、禁之、一以省估準物、覈察使得用所治州租調、至不足、乃取支郡以贍、故送使之財、悉爲上供、自是淮江而南、民少息矣、垍器局俊整、持法度、雖宿貴前望、造請不敢干以私謁、官言得失、大抵執政多忌之、惟垍獎勵使盡言、拾遺獨孤郁、李正辭、嚴休復三人皆遷、及過謝垍、垍獨望休復曰、君與夫二人孜孜獻納者、前日進擬、上固爲疑、休復大慚、垍引李絳、崔羣與同列、及相、又擢韋貫之、裴度知制誥、呂易簡御史中丞、年少柄用、百度修舉、號稱朝無幸人、五年暴風痺、帝悵惜、遣使致問藥膳、進退輒疏聞、居三月益痼、乃罷爲兵部尚書、垍之進、李吉甫薦頗力、及居中、多變更吉

甫時約束、吉甫復用、銜之、乃徙垍太子賓客、會卒、不加贈、

李絳

李絳、字深之、趙郡贊皇人、擢進士宏辭、元和二年、授翰林學士知制誥、會李錡誅、憲宗將輦取其貲、絳與裴垍諫曰、錡僭侈誅求、六州之人怨入骨髓、今元惡傳首、願以其財賜本道代貧民租賦、從之、後絳見浴堂殿、帝曰、比諫官朋黨、論奏不實、朕欲黜其尤者若何、絳曰、此非陛下意也、必左右憸人欲以此熒誤上心、夫人臣進言於上、豈易哉、晝度夜思、始欲陳十事、俄而去五六、及將以聞、則又憚而削其半、故上達者不能百一、何哉、干不測之禍、顧身無利耳、

雖開奬納尚恐不至又欲遣詞之臣恐直士之杜口也王
士貞死上欲自朝廷除人裴垍曰李納跋扈不恭王武俊
有功於國陛下前許師道今奪承宗沮勸違理彼必不服
上以問絳絳對曰河北不遵聲教誰不憤歎然今日取之
或恐未能上曰今用王承宗爲成德留後割其德棣二州
更爲一鎮以離其勢使承宗輸二稅請官吏一如師道何
不可之有絳對曰德棣之隸成德爲日已久今一旦割之
恐承宗憂疑怨望得以爲辭所示二稅官吏願因弔祭使
至彼自以意諭承宗令上表陳乞如師道例上曰今劉濟
田季安皆有疾若其物故豈可盡如成德例付授其子對

曰羣臣見陛下西取蜀東取吳易于反掌故爭獻策畫勸
開河北臣等夙夜思之河北之勢與二方異何則西川浙
西皆非反側之地其四鄰皆國家臂指之臣劉闢李錡獨
生狂謀徒欲以貨財啗之大軍一臨自渙然離矣故臣等
當時亦勸陛下誅之成德則不然內則膠固歲深外則蔓
連勢廣其將士百姓懷其累代煦嫗之恩不知君臣逆順
之理諭之不從威之不服將爲朝廷羞又鄰道平居或相
猜恨及聞代易將合爲一心蓋各爲子孫之謀亦慮他日
及此故也太平之業非朝夕可致願陛下審處之時吳少
誠病甚絳等復上言少誠病必不起淮西事體與河北不

同四旁皆國家州縣不與賊隣無黨援相助朝廷命帥今
正其時臣願舍恒冀難制之策就申蔡易成之謀脫或恒
易連兵未得如意蔡州有釁勢可興師南北之役俱興才
力之用不足儻事不得已須赦承宗則恩德虛施威令頓
廢不如早賜分處以收鎮冀之心坐待機宜必獲申蔡之
利既而承宗久未得朝命頗懼累表自訴八月上乃遣京
兆少尹裴武詣眞定宣慰承宗受詔甚恭請獻德棣二州
以明懇款九月裴武復命以承宗爲成德軍節度恒冀深
趙州觀察使德州刺史薛昌朝爲保信軍節度德棣二州
觀察使昌朝故相州節度嵩之子也故就用之田季安得

飛報使謂承宗曰昌朝陰與朝廷通故受節鉞承宗據遣
數百騎馳入德州執昌朝至眞定囚之中使送昌朝節過
魏州季安陽爲宴勞留使者累日比至德州已不及矣上
以裴武爲欺罔又有譖之者曰武使還先宿裴垍家明旦
乃入見上怒甚以語李絳欲貶武於嶺南絳曰武昔陷李
懷光軍中守節不屈豈容今日遽爲奸回蓋賊多變詐承
宗始懼朝廷誅討故請獻二州既蒙恩貸而鄰道皆不欲
成德開分割之端計必有陰行間說誘而脅之使不得守
其初心者非武之罪也今陛下選武入逆亂之地使還一
語不相應遽竄之臣恐自今奉使賊庭者以武爲戒苟爲

便身率為依阿兩可之言莫肯盡誠具陳利害矣絳以因
爭吐突承催不宜統師又以無功不宜受崇秩又數論宦
官橫肆方鎮進獻等事自知言切且斥去悉取內署所上
疏藁焚之帝果怒絳謝曰陛下憐臣愚處之腹心之地而
惜身不言乃臣負陛下若上犯聖顏旁忤貴倖因而獲罪
乃陛下負臣於是帝動容曰卿告朕以人所難言者疾風
知勁草卿當之矣遂繇司勳郎中進中書舍人翌日賜金
紫親擇良笏與之帝遂欲相絳而承璀寵方盛陰有毀短
帝乃出承璀淮南監軍拜絳中書侍郎平章事七年春以
京兆尹元義方為鄜坊觀察使初義方媚事承璀李吉甫

因擢為京兆尹絳惡其為人故出之義方入謝因言李絳
私其同年許季同除京兆少尹出臣鄜坊專作威福明日
上以詰絳曰人於同年固有情乎對曰同年乃四海九州
之人偶同科第或登科然後相識情於何有且陛下不以
臣愚備位宰相職在量材授任若其人果才雖在兄弟子
姪之中猶將用之況同年乎魏博田季安死子懷諫弱李
吉甫請興兵討之絳以為魏博不必用兵當自歸朝廷吉
甫盛陳不可不用兵之狀絳曰臣竊觀兩河藩鎮之跋扈
者皆分兵以隸諸將不使專在一人恐其權任太重乘間
而謀己故也諸將勢均力敵莫能相制欲廣相連結則衆
心不同其謀必泄欲獨起為變則兵少力微勢必不成跋
扈者恃此以為長策然臣竊思之若常得嚴明主帥能制
諸將之死命者以臨之則粗能自固矣今懷諫非天子不
能自聽斷軍府大權必有所歸諸將厚薄不均怨怒必起
然則向日分兵之策適足為今日禍亂之階也田氏不為
屠肆則悉為俘囚矣何煩天兵哉但願陛下按兵養威嚴
敕諸道選練士馬以須後敕使賊中知之不過數月必有
自效於軍中者至時惟在朝廷應之敏速中其機會不愛
爵祿以賞其人使兩河藩鎮恐其麾下聞而效之以取朝
廷之賞亦恐懼爭為恭順矣此所謂不戰而屈人兵者也

既而田懷諫幼弱軍政皆決於家僮蔣士則士則以愛憎
移易諸將衆皆憤怒田興晨入府士卒數千人大譟環興
而拜請為留後興驚仆地久之度不免乃謂衆曰汝肯聽
吾言乎勿犯副大使守朝廷法令申版籍請官吏然後可
皆曰諾興乃殺蔣士則等十餘人遷懷諫於外冬十月魏
博監軍以狀聞上亟召宰相謂李絳曰卿揣魏博若符契
李吉甫請遣中使宣慰以觀其變李絳曰不可今田興奉
其土地兵衆坐待詔命不乘此際推心撫納結以大恩必
待敕使至彼持將士表來為請節鉞然後與之則是恩出
於下非出上將士為重朝廷為輕矣上竟遣中使出如魏

博宣慰李絳復言朝廷恩威得失在此一舉時機可惜奈何棄之利害甚明乞明旦即降白麻除興節度使猶可及也上從之乃以興爲魏博節度使制命至魏州興感泣流涕士衆無不鼓舞李絳又言魏博五十餘年不霑皇化一旦舉六州之地來歸剜河朔之腹心傾叛亂之巢穴不有重賞過其所望則無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鄰勸慕請發內庫錢百五十萬緡以賜之左右宦官以爲太多絳曰田興不貪專地之利不顧四隣之患歸命聖朝陛下奈何愛小費而遺大計不以收一道人心哉借使國家發十五萬兵以取六州期年而克之其費豈止百五十萬緡巳乎上悅

曰朕所以惡衣菲食蓄聚貨財正爲平定四方不然徒貯之府庫何爲遣知制誥裴度至魏博宣慰以錢百五十萬賞軍士六州百姓給復一年軍士監賜歡聲如雷成德兖鄆使者數輩見之相顧失色歎曰倔强者果何益乎十年絳出爲華州刺史承璀田多在部中主奴擾民絳捕繫之會遣五坊使帝戒曰至華宜自戢絳大臣有奏即行法矣絳俾儀質以直道進退望冠一時然賢不肖太分故屢爲讒邪所中文宗立召爲太常卿累封趙郡公四年蠻寇蜀道詔絳募兵千人往赴不半道蠻已去兵還受軍使楊叔元者素疾絳遣人迎說軍士曰將收募直而還爲民士皆怒乃譟而入刦庫兵絳方宴不設備遂遇害年六十七

李昉

李昉深州人太平興國八年趙普罷相昉與李琪並同平章事端拱元年昉罷復相趙普并呂蒙正淳化二年蒙正罷相昉與張齊賢並相太宗語侍臣曰朕何如唐太宗左右互辭以對獨昉無他語惟誦白居易諷諫七德舞詞曰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四百來歸獄上聞遽興曰朕不及朕不及昉與李琪同建議復時政記月終送史館先進御而後付有司時政記進御自昉始昉爲相有求差遣者見其人可取必正色拒之巳而擢用或不足收用必和顏溫

語待之或問其故昉曰用賢人主之事故峻絕之使歸恩於上若其不用既失所望又無善辭取怨之道也昉常薦王旦及病召旦勉之既退謂其子弟曰此後日太平宰相也

錢若水

錢若水河南新安人少時見陳希夷希夷謂有仙骨意未決曰明日再來若水如期往見一老僧與希夷擁地爐坐僧熟視久之以火筯畫灰作做不得三字徐曰急流中勇退人也後舉進士爲同州推官富民有女奴逃亡奴父母訟之州州命錄事推鞫錄事嘗貸富民錢不獲乃劾富民

父子殺女奴棄尸水中不得富民不勝榜楚遂自誣服其
上州審覆無異若水獨疑不敢決錄事詬若水詬曰若受
富民金欲出其死邪若水謝曰今者數人當死豈得不留
心覈句日知州屢趣亦竟未決於時上下皆怪若水終不
恤也一日詣州屏人言曰若水已訪求女奴得之矣知州
曰安在若水密送女奴與州知州垂簾引女奴父母問曰
汝今見女識之乎曰識即從簾中推出父母見女泣曰是
也富民大號曰微使君某滅族矣知州曰此錢推官之賜
也即欲奏其功若水固辭曰若水但求獄事正人不冤耳
以為功當置錄事於何地邪冠準掌選薦若水文學高第

召試翰林擢秘書丞直史館歲餘遷知制誥翰林學士俄
知審官院銀臺通進封駁司嘗草賜趙保忠詔有云不斬
繼遷開狡兎之三穴潛疑光嗣持首鼠之兩端太宗大以
為當至道初同知樞密院事李繼隆與轉運使盧之翰有
隙奏轉運司乏軍興太宗大怒立召中使乘驛馳取轉運
使盧之翰竇玭等三人首若水請先推驗有狀然後行法
上大怒拂衣起入禁中二府皆罷獨若水留庭中不去久
之上出曰爾以同州推官再期為樞密副使朕所以擢用
為爾賢爾若水對曰李繼隆外戚貴重其比陛下擇其一
偏奏誅三轉運雖有罪天下何由知鞫驗明白然後加誅

未晚也獻可替否死以守之臣之常分臣未獲死固不敢
退上意解乃先令責狀既而虜入塞事悉虛繼隆坐罷時
呂蒙正罷相以僕射奉朝請上曰呂蒙正以布衣擢用為
相今退在班列想其寂寞眼穿當望復相矣若水曰蒙正
雖驟登顯貴然其風望不為忝冒僕射師長百寮資望崇
重亦不寂寞今巖穴高士不求聞達者至多惟若臣輩苟
且官祿乃謂不能自重爾上默然真宗即位上章乞解機
務不許若水請益堅乃以本官充集賢院學士判院事從
幸大名陳禦敵安邊之策曰臣見周世宗初即位劉崇結
敵入寇當時懦將樊愛能何徽等臨敵不戰世宗大陳宴

會斬世能等拔偏將十餘人分兵擊大東劉崇聞之股慄
不敢出即遁去自是兵威大振以至收淮甸下秦鳳平關
南今陛下神武豈讓世宗若將來安邊之術我太祖時制
置最得其宜止以郭進在邢州李漢超在關南何繼筠在
真定賀惟忠在易州李謙溥在隰州姚內斌在慶州董遵
誨在通遠軍王彥昇在原州但授緣邊巡檢之名不加行
營部署之號率皆十餘年不易其任苟有邊功厚加賞賚
而位不至觀察使蓋位不高則朝廷易制任不易則邊事
盡知所以十七年中北邊西蕃不敢犯塞未幾出知天雄
軍兼兵馬部署時言事者請[illegible]屯兵積穀以備党項

巳大發丁夫將興役矣有詔若水自大名馳往視若水還
言事上嘉納遂罷役上語左右曰朕觀若水風骨秀遇止
疑其筭部蹙隘果至大用恐愈迫之六年春因疾炙兩足
創潰出血數斗自是體貌瘵羸數月始赴朝謁因與僚友
會食僧舍假寢而卒年四十四

杜衍

杜衍山陰人擢進士甲科字世昌諡正獻衍爲政不以威
刑督吏然吏民亦憚其清整自言歷知州轉安撫未嘗壞
一官其間不職者即委以事使之不暇惰不恤者諭以禍
福俾令自新其有文學政事者雖不識面未嘗不力薦之

於朝仁宗時拜樞密使務退僥倖每内降恩率寢格不行
積詔旨至十數輒納帝前諫官歐陽修入對帝曰外人知
杜衍封還内降耶凡有求於朕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
多於所封還也衍多知本朝故實善決大事初邊將議欲
大舉擊夏衍爭以爲不可及契丹與夏人爭銀甕族大戰
黃河外鴈門麟府皆警參知政事范仲淹常父事衍至是
宣府河東請以兵從衍曰二國方鬭勢必不來我兵不可
妄出與仲淹爭議帝前仲淹語詆衍衍愈降契丹亦卒不
來後契丹壻劉三嘏來歸輔臣議欲留之以詰契丹陰事
帝以問衍衍曰中國主信義若違誓約納叛亡則不直在
我矣乃還三嘏拜同平章事兼樞密使衍好薦引賢士而
沮止僥倖故爲相纔百二十日而罷出知兗州慶曆七年
致仕寓南都第室卑陋享客多用瓷器客有面稱歎者衍
即命取白金燕器陳於前每出入從者十許人烏帽皁綈
袍革帶而已或勸服居士服衍答曰老而謝事尚可竊高
士名耶嘗語人曰浙人柔懦少立某自幕府以至監司人
尚不信某及爲三司副使累於上前執奏乃曰杜衍非兩
浙生耶何以如是門人爲令將行戒之曰子之才器一縣
不足施然切當韜晦曰公平生以直亮取重于世而以此
誨其何也衍曰衍歷仕年久人主所知今子始爲令夫良

二千石甚不易得若不相知何以行志張方平奉佛甚謹
衍每對客嘲之一日病召醫醫讀楞嚴未終卷不即往衍
怒之曰楞嚴何好而卿嗜之醫出袖中衍覽不覺盡十卷
乃絕歎以爲奇因謁方平恨其已晚方平曰譬如失物既
已得之不必詰其得之之晚矣卒年八十

張方平

張方平字安道南京人穎悟絕倫家貧無書從人假三史
旬日即歸之曰吾已得其詳矣宋綬蔡齊以爲天下奇才
舉茂材異等爲校書郎又中賢良方正選遷著作佐郎當
召試館職仁宗曰是非兩策制科者乎何試也命直集賢

院俄知諫院夏人寇邊方平乞合樞密之職於中書以通謀議帝然之遂以宰相兼樞密使元昊既臣而與契丹有隙來請絕其封方平曰得新附之小羌失久和之强敵非計也宜賜元昊詔使之審處但嫌隙朝除則封冊暮下於西北爲兩得矣時用其謀拜御史中丞加端明殿學士判太常寺且將大用會判官楊儀得罪坐與交出知滁州徙益州未至或言儂智高在南詔將入寇攝守調兵築城日夜不得息朝廷聞之發陝西步騎兵仗絡繹往戍蜀詔趣方平許以便宜從事方平曰此妄也道遇戍卒皆遣歸他役盡罷適上元張燈城門三夕不閉得邛部川譯人始造

此語者梟首境上而流其餘黨蜀人遂安復以三司使召方平建言國家都陳留當四通五達之道非若雍洛有山川足恃特倚重兵立國耳兵恃食食恃漕運以汴爲主天聖已前歲調民浚之其後淺妄者爭以裁減役費爲功汴日以塞是利尺寸而喪丘山也乃畫上四十策富弼讀其奏漏盡十刻帝稱善弼曰此國計大本非常奏也悉如其說行之未幾以工部尚書帥秦州諜告夏人將壓境方平料簡士馬聲言出塞已而寇不至言者論其輕舉曾公亮曰兵不出塞何名輕舉寇之不至有備故也儻罪之邊臣將不敢爲先事之備矣方平不自安請知南京英宗立遷

爲學士承旨帝不豫召至福寧殿憑几言言不可辨方平進筆請書乃書云明日降詔立皇太子方平抗聲曰必潁王也嫡長而賢請書其名帝力疾書之乃退草制神宗即位拜參知政事御史中丞司馬光疏其不當用不聽光解中丞曾公亮議用王安石方平以爲不可數日遭父憂服闋知陳州召爲宣徽北院使帝問祖宗禦戎之要對曰太祖不勤遠略如靈夏河西皆因其酋豪許之世襲環州董遵誨西山郭進關南李漢超皆優其祿賜寬其文法諸將財力豐而威令行間諜精審吏士用命故能以十五萬人而獲百萬之用及太宗謀取燕薊又內徙李彝興馮暉於

是朝廷始旰食矣眞宗澶淵之盟至今人不識兵革三朝之事如此近歲邊場之臣乃欲試天下於一擲事成徼利不成詒患不可聽也帝曰慶曆以來卿知之乎元昊初臣何以待之對曰臣時爲學士誓詔封冊皆出臣手帝曰卿時已爲學士可謂舊德矣故事歲賜契丹金繒服召二府覲閱方平以宣徽使與召衆謂天子修貢爲辱方平獨曰陛下謂宋與契丹凡幾戰勝負幾何兩府八人皆莫知也方平對曰宋與契丹大小八十一戰惟張齊賢太原之戰才一勝耳陛下視和與戰孰便上善之除中太一宮使進南院判應天府新法斃河渡坊場司農并及宋關伯微子

廟、方平言宋、王業所基閼伯封於商丘以主災火微子爲
始封之君是二祠者亦不得免乎帝震怒批牘尾曰慢神
辱國無甚於斯於是天下祠廟皆不鬻數請老以太子少
師致仕哲宗立加太子太保元佑六年薨年八十五贈司
空遺令毋請謚尚書右丞蘇轍爲請乃謚文定方平慷慨
有氣節既告老論事益切富弼自亳移汝見方平曰人固
難知意指安石也方平曰某頃知皇祐貢舉或稱其文學
辟以考校既入院凡院中之事皆欲紛更方平惡其人檄
使出院自是未嘗與語也嘗言道非明民將以愚之國朝
自眞宗以前朝廷尊嚴天下私說不行好奇喜事之人不

敢以事搖撼朝廷故天下之士知爲詩賦以取科第不知
其他諺曰水到魚行既已官之不患其不知政也昔之名
宰相皆以此術馭天下仁宗初年王沂公呂申公爲政猶
持此論自設六科以來士之翹秀者皆爭論國政之長短
漸爲奇論以撼朝廷朝廷往往爲之動搖其始也范諷孔
道輔范仲淹三人以才能爲之稱首其後晏元獻爲政鄭
公入參政多置諫官以廣上聽二方嚮之而晏公深爲之
助乃用歐陽修余靖蔡襄孫沔等並爲諫官諫官之勢自
此日橫鄭公猶傾身下士以求譽相師成風上以謙虛爲
賢下以傲誕爲高於是私說遂勝而朝廷輕矣李生曰此
說得好然須參考之陳同甫

司馬光

司馬光字君實陝西夏縣人仁宗寶元初中進士甲科神
宗即位擢爲翰林學士上疏論修身治國之要且曰臣獲
事三朝皆以此六言獻平生力學所得盡在是矣執政以
河朔旱傷國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帛光曰救災節用宜
自貴近始王安石曰國用所以不足以未得善理財者光
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斂耳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
加賦而國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
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於加賦此蓋桑弘

羊欺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其不明耳一日邇英進
讀至曹參代蕭何帝曰漢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對曰寧
獨漢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呂
惠卿言先王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
也有五年一變者巡守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
罰世輕世重是也光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諸侯變禮易
樂者王巡狩則誅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
重典是謂世輕世重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
之非大壞不更造也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出可也不
可使執政侵其事今爲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

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則胥吏矣今爲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對光曰平民舉錢出息尚能蠶食下戶況縣官督責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取則與之不願不强也光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强富民亦不强也帝曰坐倉糴米如何光曰不便惠卿曰糴米百萬斛則省東南之漕而可以其錢供京師光曰東南錢荒而粒米狼戾今不糴米而漕錢棄其所有取其所無農末皆病矣帝是光欲用之乃拜光樞密副使光辭曰陛下所以用臣蓋察其狂直庶有補於國家若徒以祿位榮之而不取其言是以天官私非其人也臣徒以祿位自榮

而不能救生民之患是盜竊名器以私其身也遂求去帝曰王安石素與卿善卿何自疑光曰自安石執政以來如蘇軾輩安石皆毀其素履中以危法臣善安石豈如呂公著安石初舉公著後復毀之一人之身前是後非誠可笑也上曰蘇軾非佳士卿誤知之韓琦贈銀三百兩不受而販鹽及蘇木甆器以歸光曰凡察人當察其情軾販鬻之利豈能及所贈之銀乎且軾縱不佳豈不賢於李定乎定不服母喪而安石善之乃欲用爲臺官光由是出知永興軍從知許州趣入覲不赴請判西京御史臺歸洛自是絕口不論事元豐五年資治通鑑書成加資政殿學士凡居洛十五年天下以爲眞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爲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其爲君實也帝崩赴闕臨衞士望見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所至民遮道聚觀馬至不得行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哲宗幼沖太皇太后臨政起知陳州過闕留爲門下侍郎是時天下之民引領拭目以觀新政而議者猶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光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安石惠卿所建爲天下害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況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妙說杜絕爭端矣）遂罷保甲諸法或謂光熙豐舊臣多憸巧他日有以父子義間上則禍作矣光正色曰天將祚宗社必無此事元祐

元年得疾時青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而西戎之議未決光歎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折簡與呂公著云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托今以屬公乃論免役五害乞直降勅罷之拜尚書左僕射遂罷青苗錢復常平糶糴法兩宮虛己以聽遼夏使至必問光起居敕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毋輕生事開邊隙畢仲游士安之孫也與光書曰昔安石以興作之說動先帝以財之不足也故凡政之可以得民財者無不用蓋散青苗置市易斂役錢變鹽法者事也而欲興作患不足者情也苟未能杜其興作之情而徒欲禁其散斂變置之事凡號爲利而傷

民者一掃而更之則向來用事於新法者必不喜矣必操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動上意雖致石人而使聽之猶將動也爲今之策當大舉天下之計明出入之數以諸路所積之錢粟一歸地官使經費可支二十年之用數年之後又將十倍於今天子曉然知天下之餘於財則不足之論不得陳於前矣光得書聳然光自言吾平生無過人者但所爲未有不可對人言者耳誠心自然天下敬信陝洛間皆化其德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光初辭樞密副韓琦在魏聞之遣人齎書與文彥博云主上倚重之厚庶幾道行似不須堅讓光聞之曰自古被這般引得壞了名

節爲不少矣光嘗問邵雍曰光何如人雍曰君實腳踏實地人也初富弼問法於顒華嚴華嚴得之圓照大本本住蘇州瑞光寺弼遣使作頌寄之執弟子禮光與范鎮初謂不然既久亦入其說而光猶信之深後以書戲鎮曰賊子悟已久景仁今尚迷又云到岸何須筏揮鋤不用金浮雲任來往明月在天心此理極致本無差別光薨年六十八

李生曰善哉非仲游之納忠於司馬也唐肅宗之語房琯曰六軍之命方急無財則散卿惡第五琦可也何所取財琯遂不能對嗚呼光謂安石不曉理財可也而謂不加賦而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以此謂桑弘羊欺武帝之言則可笑甚矣夫武帝豈易欺者哉且光既知財貨百物皆天地之所生矣生則烏可已也而可以數計耶今夫山海之藏麗水之金崑山之璧銅鉛銀錫五金百寶之產於地者日入商賈之肆時充貪墨之囊不知凡幾也所貴乎長國家者因天地之利而生之有道耳且大學之教明言生財有大道矣又言生之衆而爲之疾不專以節用言也若專以節用言則必衣皁綈之衣惜露臺之費而後可以有天下而爲天子也夫漢文之恭儉固有道之令王然古今有天下者亦何必皆如漢文而後可若必皆孝文而後可則是富有天下者反不如千金之匹夫矣

人亦何憚而不爲匹夫何羨而必爲天子也邪固宜其不足以動安石之一顧而過神宗大有爲之願也明道所謂當兩分其過者誠然哉

呂公著

呂公著字晦叔幼嗜學父夷簡器之曰他日必爲公輔登進士第英宗親政加龍圖閣直學士神宗時召爲翰林學士知通進銀臺司司馬光以論事罷中丞還經幄公著封還其命曰光以舉職賜罷是爲有言責者不得盡其言也詔以告直付閤門公著又言制命不由門下則封駁之職因臣而廢願理臣之罪以正紀綱時王安石方行青苗法

公著極言曰、自古有爲之君、未有失人心而能圖治、亦未有脅之以威勝之以辯而能得人心者、昔人之所謂賢者、今皆以爲非、而王議者、一切詆爲流俗浮論、豈昔皆賢而今皆不肖乎、安石怒其深切、出知潁州、哲宗卽位、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三省並建、中書獨爲取旨之地、乃請事于三省者、與執事同進呈取旨而各行之、又執政官率數日一聚政事堂、事多決於其長、同列莫得預、至是始命日集、遂爲定制、與司馬光同心輔政、光薨、獨當國、先時制舉罷詞賦、專用王安石經義、且雜以釋氏、凡士子自一語上、非新義不得用、學者至不誦正經、惟竊安石之書以干

進、精熟者輒上第、以故科舉益敝、公著乃令禁主司出題不得用老莊、經義參用古今諸說、毋得專取王氏、復賢良方正科、三年拜司空、同平章軍國重事、宋興以來宰相以三公平章重事者四人、而公著與父居其二、詔建第於東府之南、啓北扉以便執政會議、凡三省樞密院之職皆得總理、間日一朝、因至都堂、其出不以時、蓋異禮也、明年薨、年七十二、謚正獻、公著平章軍國時、或曰嘉問敗壞家法可惜、公著不答、客愧而退、一客少留曰、司空尚能容呂惠卿、何況族黨、此人妄意迎合可惡也、公著又不答、既歸、子弟請問二客之言何如、公著亦不答、初嘉問竊從祖公弼論新法奏稿以示安石、公弼遂斥外、呂氏號爲家賊者也、

呂大防

呂大防京兆人、進士及第、調永壽令、縣無井、大防行近境得二泉、欲導之入縣、而地勢高、衆疑無成、大防用考工水地置泉之法以準之、不旬日果疏爲渠、民賴之、號曰呂公泉、英宗卽位、遷太常博士、監察御史裏行、出知休寧縣、哲宗卽位、爲翰林學士、遷吏部尚書、夏使來、詔訪待遇之禮、且曰向者所得邊地、雖建立城堡、終慮孤絶難保、棄之則弱國、守之恐有後悔、大防言夏人無能爲、今使者到闕、宜令押伴臣僚、扣其不賀登極之故、新收疆土、議者多言可

棄、此慮之不熟也、至於守禦之策、惟擇將帥爲先、昔太祖用姚內斌董遵誨守環慶、西人不敢入侵、昔以二州之力禦敵而有餘、今以九州之大奉邊而不足、由是言之、在於得人而已、元祐三年、呂公著告老、超拜大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大防見哲宗年益壯、請勑講讀官、取仁宗邇英御書解釋上之、又摭乾興以來四十一事、足以爲勸戒者、分上下篇、標曰仁宗聖學、大防朴厚惷直、不植黨與、與范純仁並位凡八年、宣仁后崩、爲山陵使、未幾、左正言上官均論其隳壞役法、右正言張商英、御史周秩劉拯相繼攻之、貶秘書監、分司南京、言者又以修神宗實錄、直書其事

為誣詆徙安州時章惇復相矣大防有兄大忠自渭入對哲宗詢大防安否且曰執政欲遷諸嶺南朕獨令處安陸可為朕寄聲問之大防朴直為人所賣三二年可復相見也大忠泄其語於章惇惇懼繩之愈力紹聖四年安置循州至處州信豐而病語其子景山曰章惇必欲殺我吾不復南矣吾死汝歸呂氏尚有遺種遂死年七十一大防身長七尺眉目秀發聲音如鐘自少持重過市不左右目燕居如對賓客每朝會威儀異如神宗常目送之與大忠及弟大臨同居相切磋論道考禮冠昏喪祭一本於古關中言禮學者推呂氏嘗為鄉約曰凡同約者德業相勸過失

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卹有善則書於籍有過若違約者亦書之三犯而行罰不悛者絕之

范鎮

范鎮字景仁成都人薛奎守蜀見而愛之館於府舍及還朝載以俱或問奎入蜀何所得曰得一偉人當以文學名世舉進士禮部奏名第一故事殿廷唱第過三人則首禮部者必越次抗聲自陳因得眞上列吳育歐陽修皆然鎮獨不調新安主簿為東監直講宰相龐籍言鎮有異材超授直秘閣擢起居舍人知諫院上疏論民田困敝又言周以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判鹽鐵度支今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財已匱樞密益兵無窮民已困三司取財不已請使二府通知兵民大計與三司同制國用帝天性寬仁言事者競為激訐至汙人以帷薄不明事鎮獨引大體非關朝廷安危生民利疚則潤略不言宰相陳執中有嬖妾殺婢御史劾奏欲逐去之鎮言陰陽不和財匱民困執中當任其咎今御史捨大責細暴揚燕私若用此為進退是因一婢逐宰相非所以明等級辨堂陛也識者韙之時帝未有繼嗣嘉祐初帝暴得疾鎮拜疏請擇近屬之尤賢者置之左右以繫億兆人心不報復累上章亦不報執政諭之曰奈何効希名干進之人乎鎮凡見上

面陳者三鎮泣帝亦泣曰朕知卿忠卿言是也當更俟三二年鎮章十九上待命百餘日鬚髮為白朝廷知不能奪乃罷知諫院改集賢殿修撰遂知制誥鎮雖解言職無歲不申前議見帝春秋益高每因事及之冀感帝意至是因入謝首言陛下許臣今復三年矣願定大計又因祫享獻賦以諷英宗立遷翰林學士明年出知陳州神宗即位復為翰林學士兼侍讀知通進銀臺司王安石改常平為青苗鎮言常平之法起於漢盛時視穀貴賤發斂以便農末最為近古不可改而青苗行於唐之衰世不足法時韓琦極論新法之害李常亦乞罷青苗錢有詔分析鎮皆封還

詔五下鎭執如初及鎭舉蘇軾爲諫官而御史謝景溫奏
罷之舉孔文仲制科又以文仲前對策論新法不便罷歸
故官於是鎭上疏曰臣言不行無顏復立於朝臣言青苗
不見聽一宜去薦蘇軾孔文仲不見用二宜去李定避持
服遂不認母壞人倫逆天理而欲以爲御史御史臺爲之
罷陳薦舍人院爲之罷宋敏求呂大臨蘇頌諫院爲之罷
胡宗愈王韶上書肆意欺罔以興造邊事事敗則置而不
問反爲之罪帥臣李師中疏五上不報又曰陛下有納諫
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
術疏入安石怒持其疏至手顫自草制極詆之以戶部侍

郎致仕凡所得恩典悉不與鎭表謝略曰願陛下集羣賢
爲耳目以除壅蔽之姦任老成爲腹心以養和平之福天
下聞而壯之蘇軾往賀曰公雖退名益重矣鎭愀然曰君
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萌使天下陰受其害而吾享其名
吾何心哉又之徙居許哲宗立用韓維薦起提舉中太一
宮兼侍讀且欲以爲門下侍郎從孫祖禹勸止之鎭遂固
辭以銀青光祿大夫致仕累封蜀郡公鎭於樂尤注意自
謂得古法獨主房庶以律生尺之說司馬光謂不然往復
論難凡數萬言薨年八十一鎭平生與司馬光相得議論
如出一口且約生則互爲傳死則作銘光生爲鎭傳服其

勇決鎭復銘光墓言熙寧姦朋淫縱險詖憸猾賴神宗洞
察其奸云云光子康屬蘇軾書之軾曰軾不辭書懼非三
家之福乃易他銘鎭少時賦長嘯却胡騎晚使遼遼人相
目曰此長嘯公也

范祖禹

祖禹字淳甫生時母夢一偉人被金甲而入曰吾漢將軍
鄧禹也既寤猶見之遂以爲名幼孤叔祖鎭撫育之進士
甲科從司馬光編修資治通鑑書成光薦爲秘書省正字
哲宗立擢右正言呂公著執政祖禹以壻嫌辭公著薨召
拜右諫議大夫遷給事中吳中大水詔出米賑之諫官謂

訴災不實乞加考驗祖禹封還其章云國家根本仰給東
南今一方赤子開口仰哺以脫朝夕之急奏災雖小過實
正當略而不問若稍施懲譴恐無復敢言者矣時禁中覓
乳媼祖禹以帝年十四非近女色之時上疏勸上進德愛
身又乞宣仁后保護上躬宣仁后面諭祖禹曰外間虛傳
不可信也祖禹曰外議雖虛亦足爲先事之戒凡事言於
未然則誠爲過及其已然則又無及陛下寧受未然之言
勿使臣等有無及之悔拜翰林學士宣仁太后崩中外洶
洶莫敢發言祖禹慮小人乘間害政乃奏曰先后有大功
於社稷九年之間始終如一恐羣小怨恨必將以攻先帝

之政逐先帝之臣爲言以事離間不可不察也先后因天下之心變而更化既改其法則作法之人有罪當退亦順衆言而退之豈有憎惡於其間哉初蘇軾約俱上章論列諫草已具見祖禹疏遂附名同奏曰公之文經世之文也祖禹又言先后以大公爲心罷安石惠卿所造新法而行祖宗舊政故社稷危而復安乃至遼主戒其臣勿生事曰南朝專行仁宗之政矣外夷之情如此中國之人心可知章累上不報因請對曰熙寧之初王安石呂惠卿造立新法悉變祖宗之政蔡確連起大獄王韶創取熙河章惇開五溪沈起擾交管徐禧兪充种諤興西事兵民死傷皆不

下二十萬以至吳居厚行鹽冶之法於京東王子京行茶法於福建蹇周輔行鹽法於江西李稷陸師閔行茶法市易於西蜀劉定教保甲於河北民心嗟怨比屋思亂賴陛下與先后起而救之天下之民如解倒懸惟是向來斥逐之人窺伺事變妄意修改如得至左右必進姦言希圖復用矣時紹述之論已興有相章惇意祖禹力言惇不可用不從遂請外知陝州言者論其修實錄詆誣又摭其諫禁中乳媼事連貶昭州別駕安置永州賀州又徙化州卒年五十八祖禹在邇英嘗講尚書至内作色荒外作禽荒拱手再誦却立云願陛下留聽帝首肯乃退蘇軾稱爲講官

第一進唐鑑十二卷唐鑑深明唐三百年治亂學者尊之目爲唐鑑公云

儒臣傳卷三十四終

藏書儒臣傳卷三十五

行業儒臣

鄒浩

鄒浩、晉陵人、第進士、哲宗親擢爲右正言、章惇用事、威虐震赫、浩上章劾其不忠慢上之罪、未報、而賢妃劉氏立、浩言今爲天下擇母、而所立乃賢妃、一時公議莫不疑惑、誠以國家自有仁祖故事、仁祖初廢后、并斥美人、及立后、則不選于妃嬪、而卜于貴族、今陛下之廢孟氏、天下孰不疑立賢妃爲后者、望乞追停冊禮、帝變色、猶持其章躊躇四顧、乃付外、明日章惇詆其狂妄、乃削官、羈管新州、徽宗立、

召還、復爲右正言、進中書舍人、遷兵吏二部侍郎、初浩還朝、帝首言及諫立后事、因問諫草安在、浩對曰、已焚之矣、退以告陳瓘、瓘曰、禍其始此乎、異時姦人妄出一緘、則不可復辨也、浩凡三諫立劉后、隨削其稿、蔡京用事、素忌浩、乃使其黨爲僞疏、言劉后殺卓氏而奪其子、欺人可也、詎可以欺天乎、徽宗詔暴其事、遂竄昭州、五年始得歸、稍復直龍圖閣、卒年五十二、浩所與游、田晝王回曾誕皆良士也、元符中、浩爲諫官、晝監京城門、作塈子詩、有知君慨得雲梯後、應悔當年泣涕絲、既而晝以病歸許、聞浩諫立后事得罪出新州、晝迎諸塗、浩與語出涕、晝正色責之曰、使志完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回、仙遊人、第進士、調松滋令、皇后劉氏立、浩將論之、密告回、回曰、事寧有大於此者乎、浩南遷、人莫敢顧、回斂交游錢與治裝、往來經理、慰安其母、邏者以聞、逮詣詔獄、御史詰之、對曰、實嘗預議、不敢欺也、因誦浩所上章幾二千言、獄上、除名停廢、曾誕、公亮從孫也、孟后之廢、誕三與浩書、勸力請復后、浩不報、及浩以言南遷、誕著玉山主人對問以譏之、其略謂孟后之廢、人莫不知劉氏之將立、至四年之後而冊命未行、是天子知清議之足畏也、使當其時、浩能力言復后、以感悟天子、則無今日劉氏之事矣

呂大臨

呂大臨、字與叔、藍田人、學於程頤、通六經、尤邃於禮、其論選舉曰、古之長育人才者、以士衆多爲樂、今之主選舉者、以多爲患、古以禮聘士、常恐士之不至、今以法待士、常恐士之競至、夫爲國之要、不過得人以治其事、如爲治必欲得人、惟恐人才之不足、而何患於多、如治事皆任其責、惟恐士之不至、不必憂其競至也、今取人而用、不問其可任何事、任人以事、不問其才之所堪與否、故入流之路、不勝其多、然爲官擇士、則常患乏才、待次之吏、歷歲不調、然考

其賊事則常患不治是所謂名實不稱本末交戾如此而欲得人而事治未之有也元祐中爲太學博士遷秘書省正字范祖禹薦其好學修身如古人可備勸學未及用而卒大臨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始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顔氏得心齋

陳師道

陳師道字履常又字無己曾鞏見其文奇之元祐初蘇軾傅堯俞孫覺薦其文行起爲徐州教授又用梁燾薦爲太學博士言者謂師道常越境出南京見蘇軾又論其進非科第罷之久乃召爲秘書省正字初游京師傅堯俞欲識

其面以問秦觀觀曰是人非持刺字伺候公卿之門者不可致也章惇在樞府將薦之于朝師道答書曰公卿不下士尚矣乃特見於今而親於其身幸孰大焉愚雖不足以齒士猶當從侯之後順下風以成公之名然先王之制士不傳贄爲臣則不見於王公夫相見所以成禮而其敎必至自鬻故先王謹其始以爲之防而爲士者世守焉師道於公前有貴賤之嫌後無平生之舊公雖可見禮不可見也且公之見招以能守區區之禮也若昧禮冒法聞命奔走則失其所以見招矣又何取焉終不往師道素惡趙挺之適須郊祀行禮寒衣未裝綿其妻就假挺之家師道却去不服遂因寒疾致死

張浚

張浚字德遠漢州綿竹人建炎三年春金人南侵車駕幸錢塘留朱勝非捍吳門與浚同節制軍馬已而勝非召浚獨留會苗傅劉正彦作亂改元赦書至平江時傅等僞詔以承宣使張俊爲秦鳳路總管浚知上遇俊厚急邀俊握手語以將起兵問罪之事時呂頤浩節制建業劉光世領兵鎭江浚遣人賫蠟書約以兵來會而命俊先分兵扼吳江遂上疏請復辟會韓世忠舟師亦抵常熟浚以書招之世忠至對浚慟哭浚因大犒俊世忠將士呼諸將校至前

抗聲問曰闘賊以重賞購吾首若浚此舉違天悖人汝等可取浚頭去不然一有退縮悉以軍法從事於是世忠等以兵赴闕傅正彦脫遁帝復辟浚之力也初浚次秀州忽有客夜直至前出一紙曰此苗傅劉正彦募賊公賞格也浚問何欲客曰僕河北人粗讀書知逆順豈以身爲賊用特見爲備不嚴恐有後至者耳浚下執其手問姓名不告而去浚翌日斬死囚徇衆曰此苗劉刺客也浚見帝曰今日中興當自關陝始帝乃以浚爲川陝宣撫使得便宜黜陟時金帥兀朮猶在淮西浚懼其復擾東南謀牽制之決策治兵欲令五路之師以復永興初浚以御營司提舉曲

端屢挫虜承制拜爲威武大將軍本司都統制後以人言疑之使張彬詣渭州察之彬至端告之曰彼將士精銳且因糧於我我反爲客未必可勝若按兵據險時出偏師以擾其耕穫彼不得耕穫必取糧河東則我爲主矣如此一二年乃可圖也彬還白浚浚不以爲然遂罷端兵柄萬安軍安置而檄召熙河劉錫秦鳳孫偓涇原劉琦環慶趙哲四經略及吳玠之兵合四十萬人馬十一萬匹以錫爲統帥迎敵決戰王彥進曰陝西兵將上下之情未通若不利則五路俱失不若且屯利閬興洋以固根本敵入境則檄五路之兵來援萬一不捷未大失也劉子羽吳玠郭浩亦

力言未可浚皆不從遂行次於富平縣劉錫會諸將議戰玠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宜擇高阜據之使不可勝巳而婁室引兵驟至浚乃詐立前軍都統曲端旗以懼虜婁室曰聞曲將軍巳得罪必紿我也遂輿柴囊土籍淖平行進薄諸營錫等與之力戰劉錡身率將士薄敵陳殺獲頗衆會環慶帥趙哲擅離所部哲軍將校望塵驚遁諸軍皆潰五路悉陷輜重焚棄將士散亡惟有親兵千餘自隨人情大沮浚乃斬哲以徇或請徙治夔州參軍事劉子羽叱之曰孺子可斬也四川全盛敵欲入寇久矣直以川口有鐵山棧道之險未敢遽窺爾今不堅守縱使深入而吾假

處夔峽遂與關中聲援不相聞進退失計悔將何及今宜司但當留駐興州外繫關中之望內安全蜀之心急遣官屬出關呼召諸將收集散亡分布隘險堅壁固壘觀釁而動庶幾可補前愆爾將軍曲端者建炎中嘗迫逐帥臣王庶而奪其印吳玠敗於彭原訴端不整師故憾端聞浚將復用端玠乃書曲端謀反於手以示浚王庶又言端嘗作詩題柱曰不向關中興事業却來江上泛漁舟浚遂送端於恭州獄有武臣康隨者嘗以事忤端端鞭其背及浚以隨提點夔路刑獄乃命獄吏縶維端以紙糊其口熁之以火端乾渴求飲與之酒九竅流血而死陝西士大夫以端

累立大功死非其罪莫不痛惜之帝乃詔浚赴行在以本官提舉洞霄宮居福州浚既去國慮金人釋川陝之兵必將併力窺東南上疏極言其狀未幾劉豫之子麟果引金人入攻趙鼎又薦浚乃復召浚入見除知樞密院事浚既受命即日赴江上視師五年除尚書右僕射都督諸路軍馬趙鼎除左僕射浚與鼎同志輔治七年乘輿發平江至建康浚總中外之政幾事叢委一以身任之劉光世在淮西軍無紀律浚奏罷光世命參謀兵部尚書呂祉往廬州節制且以王德爲都統制酈瓊副之都承旨張宗元深以爲不可謂浚曰瓊等畏德如虎今乃使臨其上是速之叛

也浚不以為然及德視事教場瓊登而言曰尋常伏事太
尉不周今日乞做一牀錦被遮蓋德素獷勇竟不出一語
慰撫之張宗元知其事復語浚曰業已爾今獨有終任德
或可以鎮不然變且生矣浚亦不以為然遂奏召德還以
張俊為淮西宣撫使駐盱眙楊沂中為淮西制置劉錡副
之並駐廬州且命酈瓊以所部兵赴行在意將奪其軍而
誅之宗元語人曰是速瓊等叛爾會祉復密奏罷瓊兵柄
瓊遂帥全師四萬人渡淮降劉豫呂祉被害浚乃引咎求
去落職居永州十六年彗星出西方浚極論時事疏上秦
檜大怒以張柄知潭州汪召錫使湖南使圖浚會檜死乃

免三十一年金主亮兵大入中外震動復命浚判建康府
兼行宮留守衛士見浚無不以手加額時浚起廢復用風
采隱然軍民皆倚以為重孝宗即位召浚入見除樞密使
都督建康鎮江等處軍馬浚既入見屢奏欲先取山東時
名士如胡銓王十朋汪應辰等皆浚門人交讚其謀左僕
射史浩獨不以為然曰我出兵山東以牽制川陝彼獨不
能驚動兩淮荊襄以解山東之急邪今惟當固守要害以
為不可勝之計若乃順諸將之虛勇收無用之空城寇去
則論賞於朝寇至則僅保山寨何益乎既而主管殿前司
公事李顯忠建康都統制邵宏淵皆奏乞引兵進取浩曰

二將輒自乞戰豈督府命令有不行耶李椿以書遺浚子
栻曰復讐討賊天下大義然必養威觀釁然後可圖今議
不出督府而出諸將則已為輿尸之凶矣況藩籬不固儲
備不豐將多而非才兵弱而未練乎武鋒軍都統制陳敏
曰盛夏興師恐非其時兼聞金重兵皆在大梁萬一深入
我客彼主千里爭力人疲馬倦勞逸既異勝負之勢先形
矣浚皆不聽參贊軍事唐文若陳俊卿亦以為不若養威
觀釁俟萬全而後動亦不從遂表請帝即日幸建康以成
北伐之功史浩曰古人不以賊遺君父必俟乘輿臨江而
後成功則安用都督為哉上以問浩浩陳不可者三孝宗

大悟謂浚曰都督先往行邊俟有功緒朕亦不憚一行浚
不悅尋復與浩論辯於殿廷浚曰中原久陷今不取豪傑
必起而取之浩曰中原必無豪傑若有之何不起而亡金
浚曰彼民間無寸鐵不能自起浩曰勝廣能以鉏耰棘矜
亡秦彼必待我兵至非豪傑矣若有豪傑而不能起則是
金猶有法制維持未可以遽取也且今二十萬人留屯江
淮者幾何曰十萬復為計其守舟運糧之人則各二萬則
戰卒纔六萬爾彼豈畏是哉彼或以重兵犯兩淮荊襄為
之牽制則江上危如累卵矣都督於是在山東乎在江上
乎如此詰難凡五日浩又曰平日顧執鞭而不可得幸同

事任而數數議論不同明公以大讐未復決意用兵此實
忠義之心然不觀時勢而遽爲之是徒慕復讐之名爾誠
欲建立功業宜假以數年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乃
上計也明公四十年名望如此一旦失利當如何哉浚曰
丞相言是也雖然浚老矣浩曰晉滅吳杜征南之功也而
當時歸功於羊太傅以規模出於祜也明公能先立規模
使後人藉是有功是亦明公之功何必身爲之浚默然明
日浚奏曰史浩意不可回惟陛下英斷且金人至秋必爲
邊患帝然其言於是不由三省密院徑檄諸將出師高宗
謂上曰毋信張浚虛名將來必悞大計浩遂力請罷歸出

知紹興府浚至揚州合江淮兵八萬人實可用者六萬浚
移書令宏淵聽顯忠節制淵不悅已而復令顯忠宏淵同
節制於是悉無體統矣遂夜引還至符離師大潰是舉所
喪軍資器械殆盡浚上疏待罪孝宗賜浚書曰今日邊事
倚卿爲重前日舉事之初朕與卿任之今日亦須與卿終
之勿介意也浚留平江凡八上章乞致仕乃除醴泉觀使
行次餘干得疾手書付二子曰吾嘗相國不能恢復中原
雪祖宗之恥即死不當葬我先人墓左葬我衡山下足矣
訃聞孝宗震悼輟視朝贈太師謚忠獻

張栻

栻字敬夫浚之子以蔭補官少從胡宏問河南程氏學作
希顏錄以自警時孝宗新即位浚起謫藉開府治戎參佐
皆極一時之選而栻以少年周旋其間間以軍事入奏宰
相虞允文重栻數遣人致慇懃栻皆不答（何也）明年召爲吏部
侍郎栻還朝未朞歲而召對者六七栻可謂知遇矣俄而
詔以知閤門事張說簽書樞密院事栻草疏極言其不可
旦詣朝堂詰責宰相虞允文曰宦官執政自京黼始近習
執政自相公始乃復奏命得中寢明年出知袁州淳熙改
元栻家居累年矣上復念栻詔除舊職知靜江府所統州
十有五栻爲之簡閱州兵汰冗補闕籍諸卒縣卒伉健者

以爲用改知江陵府栻入境首劾大吏之縱賊者罷之捕
姦民之舍賊者斬之羣盜相率遁去並淮姦民出塞爲盜
法皆處死至是捕得數人皆斬之仍有胡奴在其中栻命
縛以歸之卒時年四十八其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凡有
所爲而爲者皆私也非義也此尤其平生得意之論也李
生曰嗟乎世豈嘗有無所爲而爲之事哉眞欺我矣

陸九齡

九齡字子壽登進士第淳熙元年調興國軍教授淳熙二
年湖南有寇將及郡境衆請於郡乞以九齡主之或者不
可九齡曰男子生以弧矢長不能射則辭以疾文事武備

初不可析、若夫衛靈公無道既、見夫子、不知哲人是尊、社稷是計、而猥至問陳、故夫子答以俎豆、而遂行耳、然爲委吏乘田、則會計當、苗壯長、未嘗廢也、使靈公舍戰陳而問會計牧養之事、夫子將遂言之乎、已而調度有方、備禦有實、寇雖不至、而郡縣倚以爲重、是年與朱熹呂祖謙會於鵞湖、四年、到任興國、地瀕大江、民寒嗇、九齡端槃籰、勸綏引翼、士方興於學、而九齡以丁艱去矣、服除、調全州教授、未上、以疾終、年四十九

楊萬里

楊萬里、字廷秀、吉水人、中紹興二十四年進士、調永州零

陵丞、時張浚謫永、勉以正心誠意之學、萬里服其教、乃名讀書之室曰誠齋、浚入相、薦之、陳俊卿虞允文相繼爲相、亦交薦萬里于朝、乃召爲國子博士、遷太常丞、東宮講官闕、帝親擢爲侍讀、遷秘書少監、高宗崩、孝宗欲行三年喪、創議事堂、命皇太子參決庶務、萬里上疏力諫、且上太子書、言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一履危機、悔之何及、與其悔之而無及、孰若辭之而不居、太子悚然、紹熙元年、出知贛州、不赴、乞祠、自是不復出矣、寧宗嗣位、召赴行在、辭、嘉泰三年、詔進寶謨閣直學士、給賜衣帶、開禧元年、召、復辭、明年、升寶謨閣學士、卒年八十三、光宗嘗書誠齋二字以賜萬里、故學者稱爲誠齋先生

趙汝愚　附韓侂胄

趙汝愚、宗室子也、擢進士第一、除秘書省正字、光宗朝、遷知樞密院事、孝宗不豫、光宗御後殿、丞相留正率同列入請詣重華宮侍疾、不報、孝宗崩、車駕不至、留正與汝愚議介少傅吳琚請憲聖太后垂簾、暫主喪事、憲聖不許、中外人情洶洶、近習巨室、競輦金帛、藏匿村落、侍從大臣、皆欲相率出城、蓋先是、正與汝愚共請垂簾、以國本係嘉王、欲因簾前奏陳、使命出簾幃之間、事行廟堂之上、則體正言順、可無後艱、而吳琚素畏慎、且以后戚、不欲與聞大計、會

工部尚書趙彥逾至、汝愚因言此事、汝愚知彥逾素善郭杲、因繆曰、郭杲儻不同奈何、彥逾曰、某當任之、彥逾馳告郭杲曰、近日外議頗洶洶、太尉知否、太尉爲國虎臣、此事全在太尉、杲未語、彥逾曰、太尉不答、豈太尉別有謀乎、杲矍然起、曰、敢不效使令、遂與區處發軍坐甲等事、還報汝愚、議乃定、明日留正以五更肩輿出城去、人心遂搖、賴汝愚恬然處之、自吳琚之議不諧、汝愚與徐誼、葉適共謀遣韓侂胄、以內禪之意、請于憲聖、侂胄因託所善內侍張宗尹以奏、不獲、明日往、又不獲、侂胄逡巡將退、適遇重華宮提舉關禮、侂胄乃復以汝愚意告之、禮遂入見憲聖而泣曰

聖人讀書萬卷，亦嘗見有如此時而保無亂者乎。今丞相已去，所賴者趙知院，旦夕亦去矣。憲聖曰：如此，則可令諭好爲之。禮報侂胄，侂胄復命汝愚，始以其事語參政陳騤及余端禮，使郭杲及部帥閻仲夜以兵衛南北內，禮使其姻黨宣贊舍人傅昌朝密制黃袍。憲聖垂簾，皇子即位。汝愚率同列再拜，寧宗詣几筵殿，哭盡哀。汝愚即喪次召還留正，復長百僚；命朱熹待制經筵，悉收召士君子之在外者。侍御史張叔椿請議棄國之罰，汝愚不聽，加郭杲節度使，侂胄防禦使。侂胄大失望。徐誼曰：侂胄異時必爲國患，宜飽其欲而遠之。葉適亦謂汝愚曰：侂胄所望不過節鉞，

宜與之。朱熹白汝愚宜以厚賞酬勞，勿使預政。汝愚謂其易制，皆不聽。侂胄自以有定策功，且依託肺腑，出入宮掖，居中用事。朱熹進對，又每以此爲言。一日，熹講畢，因奏疏極詆侂胄姦邪。疏入，據出內批，除熹宮觀。趙彥逾亦以功大冀，汝愚引與同列，而除四川制置，乃與侂胄合謀，盡疏當時有名人士，皆指爲汝愚之黨，而誣汝愚以宗臣謀危社稷。汝愚遂罷相，以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國子祭酒李祥、博士楊簡以爲言，皆劾罷之。太府丞呂祖儉亦上書訴汝愚之忠，詔送韶州安置。太學生楊宏中等亦伏闕請留，悉送五百里外羈管。侂胄忌汝愚益深，謂不重貶，人言不已，

乃責寧遠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於是江義端行辭，用漢誅劉屈氂、唐戮李林甫事，示欲殺之之意。迪功節趙師名亦上書乞斬汝愚。汝愚怡然就道，至衡州，爲守臣錢鍪所窘，遂服藥而卒。天下聞而冤之。侂胄誅，始盡復元官，賜謚忠定。

韓侂胄，琦曾孫也。侂胄雖恨汝愚，然以傳道詔旨，故浸見親幸，得時時采聞竊威福。朱熹入侍講，白奏其姦，侂胄怒熹，使優人峩冠濶袖，象大儒，戲於上前。雲州劉弢者與侂胄同知閤門事，謂侂胄曰：趙相欲專大功，君豈惟不得節度，將恐不免嶺海之行矣。侂胄愕然問計，弢曰：惟有用臺

諫爾。侂胄問，弢即以內批除所知爲監察御史及殿中侍御史，而用劉三傑代吳獵爲監察御史，於是言路皆侂胄之黨矣。然侂胄欲逐汝愚而無其名，於是又謀之京鏜，鏜曰：彼宗姓，誣以謀危社稷可也。汝愚因此罷相，而侂胄始拜節度使，復加開府儀同三司。先是淳熙八年，以王淮爲右丞相。淮聞楊萬里曰：宰相先務何事？萬里曰：人才。因疏朱熹、袁樞以下六十人與淮，淮即以朱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下熹社倉法于諸路。及後朱熹行部至台，知州唐仲友爲其民所訟，熹按得其實，而仲友與淮同里，且姻有親，已除江西提刑，未行，而熹論之，淮匿其章不以聞，熹論益力，

章前後六上淮不得已奪仲友江西新命以授熹熹辭不
拜遂乞奉祠淮以仲友之故怨熹於是吏部尚書鄭丙上
言近世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欺世盜名不宜信用淮又
以太府丞陳賈爲監察御史賈因面對首論曰臣伏見近
世道學其說以謹獨爲能以踐履爲高以正心誠意克己
復禮爲事若此之類皆學者所共學也而其徒乃謂己獨
能之夷考其所爲則又大不然不幾於假其名以濟其僞
邪十五年王淮罷淮爲相能盡心敬事惟以唐仲友故爲
道學之禁淮既罷周必大薦熹爲江西提刑入奏事時幸
臣曾覿已死王抃已逐獨內侍甘昪尚在熹力論之帝曰

昪有才熹曰小人無才安能動人主遂除熹兵部郎官熹
以足疾乞祠先日兵部侍郎林栗與熹論易西銘不合至
是栗論熹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緒餘以爲浮誕宗主
今采其虛名俾之入奏將置朝列而熹聞命遷延不肯供
職緣熹既除兵部郎官在臣各有統攝若不舉劾厥罪惟
均帝謂栗言過當乃出栗知泉州而熹亦除直寶文閣奉
祠去及韓侂胄用事士大夫素爲清議所擯者乃教以盡
目之爲僞學云慶元二年端明殿學士葉翥與劉德秀同
知貢舉奏言僞學之魁以匹夫竊人主之柄鼓動天下乞
將語錄之類盡行除毀故是科取士稍涉義理者悉皆黜

落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爲世大禁遂有詔監司帥守
薦舉改官並於奏牘前聲說非僞學之人會鄉試漕司前
期取家狀必令書以不是僞學四字撫州推官柴中行獨
申漕司云自幼習易讀程氏易傳未委是與不是僞學如
以爲僞不願考校士論壯之時臺諫皆韓侂胄所引爭欲
以熹爲奇貨然皆未敢先發而胡紘未達時嘗謁熹於建
安熹待學子惟脫粟飯紘不說語人曰此非人情隻雞尊
酒山中未爲乏也遂與沈繼祖共論熹十罪詔熹落職名
罷祠竄蔡元定於道州已而選人余嚞上書乞斬熹以絕
僞學宰臣謝深甫抵其書於地語同列曰朱元晦蔡元定

不過自相講明耳果何罪乎事乃止中書舍人范仲藝謂
侂胄曰章惇蔡確之權不爲不甚然而至今得罪于清議
者以同文獄耳相公胡爲蹈之侂胄曰某初無此心以諸
公見迫不容但已問其人乃知京鏜劉德秀實主其議侂
胄取錄黃藏之事遂格京鏜死侂胄亦稍厭前事欲漸更
改以消中外之議或說侂胄以爲不弛黨禁後必不免侂
胄以爲然追復汝愚朱熹職留正周必大亦復秩還政徐
誼等皆先後復官僞黨之禁寖解三年侂胄拜太師侂胄
既擁勢專權遂欲立蓋世功名以自固而恢復之議興矣
朝廷後不得已斬侂胄函其首以遺金人是時金已衰弱

當路者畏懦惟恐稍失其意乃聽其恐喝一切從之當時有詩誚曰歲幣頓增三百萬和戎又送一於期自侂胄用事十四年威行宮省權震寓內當時有由竇尚書屈膝執政南閣山莊竹籬犬嗥共爲傳笑焉然侂胄非有秦檜之奸惡也不過貪富貴患得失之小人耳若皆目之爲奸欲必去之則太甚矣其釀成勢焰流毒邦家則以君子自負者激而成之殊可怪也李生曰侂胄之得志汝愚薦之也道學之受禍晦翁導之也當時汝愚若以節度使授侂胄則侂胄巳矣節度使不與而與太師可乎夫當朝廷賞功之時則宜以賞功爲重一毫巳見不可用也而曰我爲宗

臣爾爲外戚可歟我欲博宗臣不受賞之名矣而欲抑侂胄以同我又可歟縱曰其人不可吾姑欲假此以抑之則此賞功者也非所以論人也吾又安得作好惡於其間哉夫趙爲丞相朱爲講官侂胄未得志也而朱先生侍講首以侂胄爲言何哉既約彭龜年共攻之矣他日經筵復留身論奏至于再至于三必欲決去之而後巳吾恐天下之人耳盡聾目盡瞎亦必以我爲阿附丞相者矣縱家置一喙告之曰我不爲黨不立異不爲僞必不信也夫我以彼爲小人彼亦必以我爲小人此定理也彼以我爲僞學我既以爲不是則我以彼爲小人彼又安肯是我哉彼此不相爲是其又安所定也且夫我本欲決去小人者也而小人又決不去是無術也苟無術是無學也既無學又何以從政而安人乎則謂我爲僞學亦可矣浙東初命先生即以唐仲友爲奇貨甫入奏事先生又以甘昪爲首禍信如所言則凡在君側者必如先生而後可矣又安可得也夫孝宗願治之主也治貴適時學必經世彼其時爲人臣子者觸目激哀哀號痛恨不在甘昪一豎子明矣吾意先生當必有奇謀秘策能使宋室再造免於屈辱呼吸俄頃危而安弱而彊幼學壯行正其時矣乃曾不聞嘉謨嘉猷入告爾后而直以內侍爲言是爲當務之急與或者聖人正

心誠意之學直爲內侍一身而設顧不在夫夷狄中國之強弱也則又何貴於正心誠意爲也然自古及今以能去小人謂爲君子者多矣獨先生哉快一巳之喜惡流無窮之毒害僞學之禁有以也

陳俊卿

陳俊卿興化人登進士第授泉州觀察推官金主亮渡淮俊卿受詔整浙西水軍李寶因之遂有膠西之捷孝宗受禪遷中書舍人時孝宗志在興復以俊卿沈靖有謀使以本職充江淮宣撫判官兼權建康府事俊卿奏曰吳璘孤軍深入敵悉衆拒戰久不決危道也兩淮事勢巳急盍分

遣舟師直擣山東彼必還師自救則璘得乘隙以定關中矣會和議方堅詔璘班師俊卿遂還乾道八年除吏部侍郎同修國史論人才當以氣節爲主拜同知樞密院事授尚書右僕射虞允文宣撫四川俊卿薦其才堪宰相五年召爲樞密使至則以爲右相而自爲左相俊卿以兩淮備禦未設請於楊和各屯三萬人仍籍民家三丁取一以爲義兵授之弓弩農隙則給以兩月之食聚而教之沿江州郡亦用其法諸將渡江則使之城守以備緩急且以陰制州兵頡頏之患詔即行之而竟爲衆論所持尋亦去位不及成也後以少師魏國公致仕薨年七十四

眞德秀

眞德秀字希元浦城人登進士第授南劒州判官嘉定四年進禮部郎六年遷起居舍人十四年上疏言朱熹彭龜年以抗論逐呂祖儉周端朝以上書斥當時近臣猶有爭之者其後呂祖泰之貶非惟近臣莫敢言而臺諫且出力以擠之則嘉泰之失已深於慶元矣更化之初羣賢皆得自奮未幾傅伯成以諫官論事去蔡幼學以詞臣論事去鄒應龍又繼以封駁論事去是數人者非能大有所矯拂已皆不容于朝矣時史彌遠方以爵祿縻天下士德秀遂力請出爲江東轉運副使遷知泉州理宗即位召爲中書舍人尋擢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德秀因經筵侍上進曰此高孝二祖儲神燕閒之地仰瞻楹桷當如二祖在上惟學可以明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君子可以維持此心上皆虛心開納而宰相史彌遠益嚴憚之給事中王塈及御史梁成大等相繼論劾乃落職既歸修讀書記語門人曰此人君爲治之門如有用我者執此以往紹定五年復起知泉州迎者塞路深山百歲之老亦扶杖而出城中歡聲動地彌遠卒上親政聞金滅京湖帥奉露布圖上八陵而江淮有進取潼關黃河之議矣德秀乃上封事曰移江淮甲兵以守無用之空城運江淮金穀以治不耕之廢壤

富庶之效未期根本之弊立見惟陛下審之重之召爲戶部尚書入見以大學衍義進改翰林學士知制誥已得疾拜參知政事德秀長身廣額容貌如玉望之者無不以公輔期之立朝不滿十載奏疏無慮數十萬言直聲震朝廷宦遊所至惠政深洽由是中外交頌都城人時驚傳須洞奔擁出關曰眞直院至矣塡塞聚觀者不置時相益忌以故輒擯不用端平元年上既親政赫然獨斷鄭清之又慨然以天下爲己任召眞德秀魏了翁崔與之等皆相繼爲相惟與之終始辭不至故時號爲小元祐焉然是時金雖亡而清之挑敵入洛之師又大潰兵民死者數十萬中外

人耗杜範攻淸之誤國謂其貪黷尤甚於前而德秀奏言
此皆前者權臣玩愒之罪非今日宰相措置之失也譬如
和扁繼庸醫之後一藥之悞代爲庸醫受責然既有一藥
之悞矣藥其可以悞下乎況垂命之人哉宋至是蓋奄奄
垂命之人也哀哉

廉希憲　此人大用得

廉希憲布魯海牙子也世祖爲皇弟時希憲年十九得入
侍一日讀孟子以性善義利仁暴之旨對世祖嘉之目曰
廉孟子初世祖受命憲宗經理河南關右己未渡江取鄂
州命希憲入籍府庫希憲引儒生百餘拜伏軍門言王師

渡江凡軍中俘獲士人宜官贖遣還以廣異恩世祖嘉納
之還者五百餘人憲宗崩訃聞希憲啓曰殿下太祖嫡孫
先皇母弟前征雲南尅期撫定及今南伐率先渡江天道
可知今先皇奄棄萬國神器無主願速還京正大號以安
天下世祖然之乃即位分漢地爲十道併京兆四川爲一
而以希憲爲宣撫使太平霍魯海聞希憲將至乘驛入京
兆密謀爲變時有斷事官闊闊出遣使來告渾都海反云
已遣人至成都及青居諭密里乞台等各以兵來援又與
蒙古軍奧魯官等金帛使盡起新軍又約太平霍魯海同
日俱發希憲得報遂遣萬戶劉黑馬捕太平霍魯海及其

黨獲之復遣劉黑馬誅密里總師汪惟正誅乞台時關中
無兵希憲命汪惟良將秦鞏諸軍進六盤惟良以未得上
旨爲辭希憲即解所佩虎符銀印授之曰此皆身承密旨
君但成事制符已飛奏矣又付銀一萬五千兩以充功賞
出庫幣製軍衣惟良遂行又發蜀卒更戍及在家餘丁推
節制諸軍蒙古官八春將之謂之曰君所將之衆未經訓
練六盤兵精勿與爭鋒但張聲勢使不得東而已會有詔
赦至希憲命絞太平等於獄尸於道乃出迎詔而遣使自
劾停赦行刑徵調諸軍擅以惟良爲帥等罪世祖深善之
別賜金虎符使節制諸軍事時西川將紐鄰奧魯官將舉

兵應渾都海八春獲之繫其黨五千餘人于乾州獄而先
送二人至京兆希憲謂僚佐曰渾都海不能乘勢東來保
無他慮但今衆志未一彼軍或見其將校執囚別生他心
耳可因其懼死並加寬釋就發此軍餘丁往隸八春上策
也初八春既執諸校其中疑懼果駭亂四出及是諸校獲
全紐鄰奧魯官得釋反大喜過望八春果得精騎數千將
與俱西渾都海聞京兆有備遂西渡河趨甘州適阿藍荅
兒復自和林提兵與之合分結隴蜀諸將又使紐鄰兄宿
敦爲書招紐鄰於是渾都海阿藍荅兒合軍而來諸將失
利河右大震朝議欲棄兩川退守興元希憲力言不可乃

止、會親王合丹及汪惟良八春等、合兵復戰、既陣、大風吹沙、惟良令軍士下馬以短兵突其左、繞出陣後、潰其右而出、八春直擣其前、合丹勒精騎邀其歸路、大戰於西凉、大敗之、俘斬略盡、得二叛首、梟之于京兆市、事聞、帝大嘉之、曰希憲眞男子也、時希憲年三十矣、世祖誅其黨而釋之、希憲奏四川降民皆散處山谷、宜申勅軍吏禁止俘掠、違者千戶以下、與犯人同罪、又禁諸人無敗易生口、由是四川遂安、宋將劉整以瀘州降、盡繫前歸宋者數百人、希憲奏釋之、宋將家屬之在北者、歲給其糧、仕於宋者、子弟得越界省覲、於是人人感悅、乃詔希憲還京、進中書平章政

事、希憲每奏帝前、無少回借、帝曰、卿昔事王府、多所容受、今爲天子臣、乃爾木强耶、希憲對曰、王府事輕、天下事重、時方尊禮國師、命希憲受戒、對曰、臣受孔子戒矣、帝曰、孔子亦有戒乎、對曰、爲臣當忠、爲子當孝、孔子之戒也、十二年右丞阿里海牙下江陵、圖地形上於朝、請命重臣開府鎭之、帝使希憲行省荆南、希憲至鎭、阿里海牙率其屬郊迎、望拜塵中、荆人大駭、即首錄宋故宣撫制置二司幕僚能任事者、以備采訪、左右難之、希憲曰、今皆國家臣子也、何用致疑乎、凡俘獲之人、敢殺者、以故殺平人論、爲軍人所虜、病而棄之者、許人收養、病愈、故主不得復有、立契券質賣妻子者、重其罪、仍沒入其直、西南溪洞、及思播田楊二氏重慶制置趙定應、俱越境請降、帝曰、先朝非用兵不可得地、今希憲能令數千里外、越境納土、其治化可見矣、十七年、有大星隕于正寢之旁、流光照地、久之方滅、是夕希憲卒、年五十、李生曰、是足爲經國之臣矣

姚樞　用得

蒙古破許州、獲金軍資庫使姚樞、時北廷無漢人士大夫、元太祖見樞甚喜、至破棗陽、忒木觧欲盡阬士人、樞力與辨、得脫死者數千、繼扳德安得趙復、復以儒學見重于世、其徒稱爲江漢先生、既被獲、不欲北行、力求死、樞止與共宿、譬說百端、曰徒死無益、隨吾北、可保無他也、至燕、名益

著、學徒百餘人、由此北方始知經學、而樞亦初得覩程朱性理之書、宋淳祐十一年、元憲宗蒙哥立、命其弟忽必烈開府金蓮川、總治漢南、時姚樞隱居蘇門矣、忽必烈遣使召之、樞因言於忽必烈曰、今土地人民財賦、皆在漢地、王若盡有之、則天子何爲、後有間之者矣、不若付之有司、則勢順理安、忽必烈從之、二年、姚樞從忽必烈征大理、因夜宴陳說宋太祖遣曹彬取南唐不殺一人事、明日忽必烈據鞍呼曰、汝昨夕之言、吾能爲之、師至大理、忽必烈命樞裂帛爲旗、書止殺之令、分號街陌、由是民得相完、既還京

兆以樞爲勸農使專教民耕植五年或譖忽必烈得中土人心蒙古主遣荅兒行省事于京兆鈎考諸路財賦罝局關中忽必烈不樂姚樞曰帝君也大王爲皇弟臣也事難與較莫若盡王邸妃主自歸朝廷爲久居謀及忽必烈見蒙古主皆泣下竟不令有所自而止樞之謀也

虞集

虞集字伯生宋丞相允文五世孫也宋亡集父汲僑居臨川與吳澄爲友娶楊氏乃國子祭酒文仲之女咸淳間文仲守衡以汲從汲未有子文仲爲禱於南嶽集之將生文仲晨起衣冠坐而假寐夢一道士至前牙兵啓曰南嶽眞

人來見既覺聞甥館得男心頗異之歲乙亥汲挈家趨嶺外楊氏爲集口授論語孟子左氏及歐蘇諸文比還長沙始就外傅得刻本則集以盡讀諸經通其大義矣文仲世以春秋名家楊氏在室盡通其說故集與弟槃皆受業內廷出則以契家子從吳澄遊授受具有源委仁宗卽位除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官泰定初考試禮部言於同列曰國家科目之法諸經傳注各有所主者將以一道德同風俗非欲使學者專門擅業如近代五經學究之固陋也聖經深遠非一言可盡試藝之文但推其當者取之不必立定主意若先定主意則求賢之心狹矣拜翰林直學士淼國子祭酒講罷因言京師恃東南海運而實竭民力以航不測乃進曰京東瀕海數千里皆萑葦之場北極遼海南濱青齊海潮日至淤爲沃壤久矣苟用浙人之法築堤捍水以爲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分授其地而官爲之限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之田爲萬夫之長千夫百夫亦如之三年視其成則以地之高下定額于朝而以次征之五年有積蓄乃命以官就所儲給以祿十年則佩之符印俾得以傳子孫則東南民兵數萬可以近衛京師外禦島夷遠寬東南海運之力內獲富民得官之用游食之民得有所歸自然不至爲盜矣說者不一事遂寢然其後海口萬

戶之設大略宗之文宗在潛邸已知集名卽位命集仍兼經筵除奎章閣侍書學士有旨采輯本朝典故倣唐宋會要修經世大典命集專領其事再閱歲書成至正八年病卒年七十七集常闢書舍二室左室書陶淵明詩於壁題曰陶庵右室書邵堯夫詩題曰邵庵故世稱邵庵先生其交游尤厚者范梈元明善明善言集治諸經惟朱子所定者耳自漢以來先儒嘗盡心者考之殊未博集亦言凡爲文辭得所欲言而止必如明善云若雷霆之震驚鬼神之靈變然後可非性情之正也二人初相得至京師乃復不相下董士選之自中臺行省江浙也二人者俱送出都門

士選曰伯生以教導為職當早還復初宜更送我集還明善送至二十里外上選乃下馬入邸舍舉酒屬明善曰士選以功臣子出入臺省無補國家惟求得佳士為朝廷之用如復初與伯生他日必皆光顯然恐不免為人搆間今為我飲此酒切勿如是明善受卮酒跪而酹之起立言曰誠如公言不待他日今已隙開矣請公再賜二卮明善不敢忘也乃再飲而別後貞人吳全節求明善文既成明善謂全節曰伯生見吾文必有譏彈成季為我治具招伯生來觀之集至讀其文曰公能從集言去百餘字乎明善即泚筆屬集凡刪百二十字而文益當明善大喜遂驩好如初